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阅微草堂笔记

◎ 清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

(清)纪 昀

阅微草堂笔记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2 页	倣 洸	第 4 页	瞋
第 9 页	悚 阨	第 10 页	寤
第 11 页	踧 踏 蹶	第 13 页	閼 欸
第 14 页	嫚	第 15 页	嗽 劇 蹶
第 17 页	砌 踏 踏 踏 踏	第 18 页	割 綢 緼
第 19 页	剗	第 20 页	疹
第 24 页	塙	第 25 页	藎 藎 藎
第 31 页	觀	第 34 页	壤
第 35 页	瘡	第 42 页	鍤 鍤 鍤
第 45 页	坨 坨	第 46 页	鍤
第 47 页	策 愒	第 48 页	策 穀 簞
第 49 页	榮	第 50 页	紅
第 59 页	滯	第 62 页	榮 腫
第 68 页	鍤	第 69 页	翊
第 70 页	翊	第 74 页	枹
第 75 页	枹 簞	第 76 页	策 病
第 77 页	欸	第 78 页	策
第 79 页	跡	第 81 页	紵
第 82 页	藎	第 85 页	投
第 86 页	欸	第 88 页	諍
第 92 页	軋	第 98 页	蠶
第 101 页	揀	第 106 页	鵲 缺
第 118 页	簞	第 119 页	策 策
第 156 页	媒	第 159 页	簞
第 172 页	策 策 策 策 策	第 175 页	窳 窳 詎
第 177 页	廨 噉	第 178 页	暫 寤
第 179 页	絃	第 180 页	惇
第 182 页	袒 媒 欸	第 183 页	割
第 184 页	剗	第 185 页	穿
第 186 页	馐 簞	第 187 页	覺 覺
第 190 页	蹙	第 191 页	閻 榮
第 195 页	廨 寤	第 197 页	鑿 鑿 榮
第 198 页	瑯	第 199 页	杻
第 201 页	鍤	第 203 页	蔣 蒐
第 205 页	瓮	第 206 页	臺
第 207 页	瑯	第 210 页	瑄

第 215 页	剿 股	第 220 页	绠 铤
第 221 页	谯	第 222 页	瓮 扶 僂 闾 董
第 225 页	闾	第 227 页	剿
第 230 页	欸 箬	第 231 页	篦
第 232 页	谯 欸	第 238 页	媒 镬
第 240 页	媒 篦 穀 篦	第 245 页	瓮 篦 篦
第 247 页	坨 坨	第 253 页	镬
第 255 页	篦 馐	第 257 页	藿
第 262 页	箬 踏	第 272 页	窳 窳 罕 罕
第 275 页	箬	第 277 页	媒
第 291 页	箬	第 297 页	镬
第 300 页	闾	第 301 页	窳 窳 罕 罕
第 305 页	瑯	第 307 页	渗
第 311 页	箬	第 320 页	欸
第 325 页	割	第 332 页	箬 箬
第 344 页	噉	第 345 页	芮
第 350 页	窳 罕	第 352 页	刺
第 359 页	闾	第 360 页	箬 箬
第 361 页	瑯	第 364 页	批 批 鄯
第 368 页	值 瑯	第 370 页	培
第 371 页	喝 喝	第 372 页	纣
第 373 页	馐	第 383 页	噉 噉 噉 噉
第 387 页	郇	第 391 页	厓 媒 厓
第 392 页	噍 噍 袴	第 393 页	媚
第 400 页	缁	第 402 页	厓 割 厓 厓 厓 何
第 403 页	洩 酖	第 406 页	僂 媒
第 407 页	楮 厓	第 410 页	楮 栢
第 411 页	闾	第 412 页	汗
第 416 页	腴 藩 咥 咥	第 420 页	缁 钜 廋 钜 甕
第 423 页	肸 蠻	第 424 页	窳
第 426 页	惇	第 427 页	惇
第 429 页	甕 髡	第 432 页	惇
第 434 页	髡	第 441 页	箬 箬
第 443 页	瞋	第 449 页	紮
第 455 页	媒 箬	第 456 页	箬
第 467 页	箬 箬	第 472 页	坨
第 473 页	坨 坨	第 477 页	厓
第 478 页	剿 箬	第 479 页	箬
第 483 页	箬 箬	第 485 页	颰

第 494 页	岍 岍 岍 撼 岍	第 495 页	啮
第 496 页	闽 嫖	第 499 页	惇
第 508 页	种 惇 呼	第 509 页	呼 黎
第 512 页	惇	第 513 页	璟
第 514 页	噉	第 515 页	劓 策
第 516 页	颀	第 519 页	闽
第 522 页	馐	第 526 页	跼 踏
第 530 页	策	第 531 页	濠
第 537 页	噉 頰	第 538 页	策 策
第 540 页	濠	第 543 页	割
第 546 页	簪 髻 婢	第 547 页	婁 瞋
第 548 页	襦 赜 獮	第 550 页	惇
第 551 页	惇	第 552 页	秣 猥 秣
第 554 页	厓	第 555 页	魁
第 556 页	侗	第 557 页	忒 魁
第 558 页	侗	第 560 页	濫 恹 濫 鵬
第 561 页	嫖	第 564 页	嫖
第 565 页	策 策	第 567 页	策 策 肱
第 569 页	梠 偵	第 571 页	飲 噉 噉 飲
第 573 页	祺 杙 杙 绿	第 578 页	惇 馐
第 579 页	嫖	第 582 页	聲
第 583 页	玠	第 586 页	綢
第 587 页	闽 襦	第 588 页	戟 蟬
第 589 页	罍	第 590 页	牀
第 592 页	茈 铸 瞋	第 593 页	铸
第 594 页	刳	第 598 页	玕
第 600 页	茈 菟	第 603 页	隱
第 604 页	舖	第 605 页	桐 瑯
第 606 页	鎔	第 607 页	种
第 612 页	瞋	第 621 页	闽
第 626 页	霏	第 636 页	姤 柅
第 640 页	劬	第 642 页	闽 窻 宰
第 646 页	璠 玕	第 649 页	輶
第 654 页	噉	第 657 页	茈
第 659 页	窻 宰	第 661 页	馐 簪
第 662 页	策 策 嫖 策	第 663 页	嫖
第 665 页	嫖	第 666 页	嫖
第 667 页	揉	第 669 页	噉
第 670 页	髻	第 672 页	覩 覩

第 673 页	媒 閼	第 674 页	噉
第 675 页	篆	第 683 页	媒
第 685 页	鎡	第 686 页	閼
第 689 页	篆	第 690 页	閼 篆
第 691 页	熈	第 695 页	𪔐
第 703 页	篆	第 705 页	籊
第 706 页	籊	第 707 页	醖
第 715 页	籊	第 730 页	𪔐
第 731 页	灌	第 733 页	𪔐
第 734 页	杙	第 735 页	𪔐 𪔐
第 736 页	篆 𪔐	第 737 页	𪔐 𪔐 篆
第 738 页	𪔐	第 739 页	𪔐
第 745 页	𪔐	第 748 页	𪔐 𪔐
第 752 页	𪔐	第 757 页	𪔐 𪔐 𪔐
第 759 页	噉	第 761 页	扶 扶 统
第 762 页	筴	第 765 页	筴 𪔐 𪔐
第 768 页	𪔐 𪔐	第 771 页	𪔐 𪔐
第 772 页	𪔐	第 775 页	𪔐 籊
第 778 页	𪔐 𪔐	第 779 页	噉
第 781 页	𪔐	第 782 页	篆 𪔐
第 786 页	𪔐 𪔐	第 791 页	噉
第 798 页	𪔐 媒	第 800 页	𪔐 噉
第 806 页	𪔐	第 813 页	𪔐 𪔐 𪔐
第 817 页	噉	第 821 页	𪔐
第 822 页	𪔐	第 837 页	𪔐
第 844 页	媒	第 850 页	𪔐
第 859 页	𪔐	第 860 页	𪔐
第 863 页	𪔐	第 870 页	篆
第 880 页	𪔐	第 886 页	籊
第 894 页	媒	第 898 页	扶
第 903 页	𪔐	第 906 页	𪔐
第 908 页	媒	第 921 页	𪔐
第 923 页	媒	第 924 页	𪔐 籊
第 927 页	𪔐	第 929 页	𪔐
第 930 页	𪔐	第 932 页	噉

原 序

文以载道，儒者无不能言之。夫道，岂深隐莫测秘密不传如佛家之心印、道家之口诀哉！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故道在天地，如汞泻地，颗颗皆圆；如月映水，处处皆见。大至于治国平天下，小至于一事一物一动一言，无乎不在焉。文，其道之一端也。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滦阳消夏录》等五书，诡奇谲，无所不载；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低贵一时，终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顾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如明人之刻《冷斋夜话》者，读者病焉。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迩来诸板益漫漶，乃请于先生，合五书为一编，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灯手校不敢惮劳，又请先生检视一过，然后摹印。虽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传，然鱼鲁之舛差稀于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无小补云尔嘉庆庚申八月，门人北平盛时彦谨序。

作 者 简 介

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今河北献县）。乾隆十九年进士，由编修、翰林院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写成的笔记小说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另外他倾注一生心血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为研究国学者必读之作。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原文】

乾隆己酉夏，以编排秘籍，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聊付抄胥存之，命曰《滦阳消夏录》云尔。

【译文】

乾隆己酉年夏天，由于编排皇家藏书，我在滦阳从事公务。当时早已校理完毕，只是督察官吏们题签上架而已。白天时间很长，无所事事，便追述以往见闻，记起的就记录下来，全都没有体例。小说稗官，自知与著述无关；街谈巷议，或许对劝化有益。因此，姑且交付抄胥誊录，存放起来，名为《滦阳消夏录》。

【原文】

胡御史牧亭言，其里有人畜一猪，见邻叟辄目狂吼，奔突欲噬，见他人则否。邻叟初甚怒之，欲买而啖其肉，既而憬然省曰：此殆佛经所谓夙冤耶？世无不可解之冤。乃以善价赎得，送佛寺为长生猪。后再见之，弭耳昵就，非复曩态矣。尝见孙重画伏虎应真，有巴西李衍题曰：至人骑猛虎，驭之犹骐驎。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戾。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可为此事作解也。

【译文】

据胡御史牧亭说，他老家有一人养了一头猪，见了邻居老翁便瞪着眼睛发怒，狂奔过去咬他，见到别的人却没有这种情况。最初，邻翁很生气，想把猪买下杀了吃掉，以解心头之恨。事后忽然醒悟道：莫非这就是佛经中所说的宿冤吗？人世间没有解不开的怨仇。老翁便出好价钱把猪买下来，送到佛寺中，作为“长生猪”养起来。从此，猪见到老翁，就搭拉着双耳靠近他，不象往日那凶恶的样子了。我曾见过孙重画的伏虎图，巴西人李衍题诗曰：“至人骑猛虎，驾之犹麒麟。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戾。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这首诗即可作为对这个故事的解释。

【原文】

沧州刘士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话、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言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毋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刘一仆妇甚粗蠢，独不畏狐，狐亦不击之。或于对话时，举以问狐。狐曰：彼虽下役，乃真孝妇也。鬼神见之犹敛避，况我曹乎！刘乃令仆妇居此室，狐是日即去。

【译文】

沧州刘士玉举人家有间书房，被狐精所占据。这狐精白天同人对话，掷瓦片石块击打人，但就是看不到它的形体。担任知州的平原董思任，是个好官吏，他听说这件事后，就亲自前往驱除狐精。正当他在大谈人与妖路数不同的道理时，忽然屋檐头大声说：“您做官很爱护百姓，也不捞取钱财，所以我不敢击打您。但您爱护百姓是图好名声，不捞取钱财是怕有后患罢了，所以我也不躲避您。您就不要再多说了，以免自找麻烦。”董狼狈而回，好几天心里都不快活。

刘有一个女佣人，很是粗蠢，独独不怕狐精，狐精也不击打她。有人在与狐精对话时问起这件事，狐精说：“她虽然是个低微的佣人，却是一个真正孝顺的女人呵。鬼神见到她尚且要敛迹退避，何况是我辈呢！”刘于是叫女佣人住在这间房里，狐精当天就离去了。

【原文】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汨没。唯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彻，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文如屈宋斑马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莹莹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唯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斥之，鬼大笑而去。

【译文】

爱堂先生说，听说有一位老学究在夜里赶路，忽然遇到了他死去的朋友。老学究性情刚直，也不害怕，便问亡友上哪儿去。亡友答：“我在阴间当差，到南村去

勾人，恰好与你同路。”于是两人一起走。到了一间破房子前，鬼说：“这是文人的家。”老学究说你怎么知道？鬼说：“一般人在白天都忙于生计，以致掩盖了本来性灵。只有到了睡着时，什么也不想，性灵才清朗明彻，所读过的书，字字都在心中射出光芒，透过人的全身窍孔照射出来。那样子飘飘缈缈，色彩缤纷，灿烂如锦绣。学问像郑玄、孔 达，文章像屈原、宋玉、班超、司马迁的人，所发出的光芒直冲云霄，与星星、月亮争辉；不如他们的，光芒有几丈高，或者几尺高，依次递减。最次的人也有微弱的光，像一盏小油灯，能照见门窗。这种光芒人看不到，只有鬼能看见。这间破屋上，光芒高达七八尺，因此知道是文人的家。”老学究问：“我读了一辈子书，睡着时光芒有多高？”鬼欲言又止，沉吟了好久才说：“昨天到你的私塾去，你正在午睡。我看见你胸中有一部高头讲章、五六百篇墨卷、七八十篇经文、三四十篇策略，字字都化成黑烟，笼罩在屋顶上。那些学生的朗读声，好似密封在浓云迷雾之中。实在没看到一丝光芒，我不说假话。”老学究听了怒斥鬼，鬼大笑着走了。

【原文】

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棖，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

【译文】

东光人李又聃先生曾在宛平县相国的废园里，看到走廊中有两首题诗。第一首写道：“飒飒西风吹破棖，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第二首道：“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字迹暗淡无光，好像不是人写的。

【原文】

董曲江先生，名元度，平原人。乾隆壬申进士，入翰林，散馆改知县，又改教授，移疾归。少年梦人赠一扇，上有三绝句曰：曾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戌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萧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凉洲。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语多难解，后亦卒无征验，莫明其故。

【译文】

董曲江先生名叫元度，平原人。乾隆十七年进士，进入翰林院，经甄别考试后，改授知县官，又改任府学教授，上书称病辞职回家。他少年时梦见人赠送给他

一把扇子，上面有三首绝句说：“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戌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萧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 州？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语句多半难解，后来也终于没有验证，弄不清是什么缘故。

【原文】

平定王孝廉执信，尝随文宦榆林，夜宿野寺经阁下，闻阁上有人絮语，似是论诗。窃讶此间少文士，那得有此？因谛听之，终不甚了了。后语声渐出阁廊下，乃稍分明。其一曰：唐彦谦诗格不高，然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故是佳句。其一曰：仆尝有句云：阴碛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非亲至关外，不睹此景。其一又曰：仆亦有一联云：山沉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自谓颇肖边城日暮之状。相与吟赏者久之，寺钟忽动，乃寂无声。天晓起视，则扃钥尘封。山沉边气一联，后于任总镇遗稿见之。总镇名举，出师金川时，百战阵歿者也。阴碛一联，终不知为谁语。即其精灵长在，得与任公同游，亦决非常鬼矣。

【译文】

平定的举人王执信曾随着父亲到榆林赴任，夜里住在一座野庙的经阁下面，听见经阁上面有人在喃喃咕咕说话，好像在讨论诗。王执信很感奇怪，这儿没几个文人，怎么会有人在这儿讨论诗？于是便倾耳谛听，但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后来说话声渐大，传到走廊里，才听得清楚了。一个人说：“唐彦谦诗格不高，不过‘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倒是佳句。”另一个说：“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阴碛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不亲自到关外，是看不到这种景象的。”前一个又说：“我也写过一联：山沉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他自己认为这两句诗描绘边城日暮的景象极为贴切。两人一起吟诵欣赏了好久，忽然寺里的钟声响了，于是两人就不吱声了。天亮之后，王执信到经阁上面去看，只见门锁着，锁上落满了灰尘，“山沉边气”这一联诗，后来见之于任总镇的遗稿中。任总镇名字叫举，出师金川时，身经百战而阵亡。“阴碛”这一联诗，最终还是不知道是谁写的。诗作者的灵魂长在，并能与任公相处，大概也不是普通的鬼。

【原文】

沧州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似一少妇，避入河干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也。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相鬪。俄雷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吕大恚，欲提妻掷河中。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入

河流矣。旁皇无计，乃自负裸妇归。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遽回禄，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遭此难。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视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练蛇，垂首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回，奋然去。

【译文】

沧州城南的上河涯，有个无赖名叫吕四。吕四为人凶横，什么坏事都做，人们就像害怕虎狼一样怕他。一天傍晚，吕四和一群恶少在村外乘凉。忽然隐隐约约听到雷声，风雨马上就要来临。向远处望去，见一位少妇急急忙忙躲入河岸的古庙里去避雨。吕四对恶少们说：“我们可以强奸她。”当时已经入夜，阴云密布，一片漆黑。吕四带一群恶少来到庙前。他突然冲入庙内，堵住了少妇的口。众恶少扒光少妇衣服，纷纷拥上强奸。突然一道闪电穿过窗棂射进庙内，吕四见少妇的身貌好像自己的妻子，急忙松手问她，果然不错。吕四大为恼恨，要拽起妻子扔到河里淹死她。妻子大声哭叫说：“你想强奸别人，导致别人强奸我，天理昭昭，你还想杀我呀？”吕四无话可说，急忙寻找衣裤，可衣裤早已随风吹入河中漂走了。吕四彷徨苦思，无计可施，只好自己背着一丝不挂的媳妇回家。当时雨过天晴，明月高照，吕四夫妇的狼狈相一清二楚，满村人哗然大笑，争相上前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吕四无言回答，竟羞愧得自己投河自尽了。原来是吕四的妻子回娘家，说定住满一月才回来。不料娘家遭受火灾，没有房屋居住，所以提前返回。吕四不知道，结果造成此难。后来吕四的妻子梦见吕四回家看她，对她说：“我罪孽深重，该进泥犁地狱，永远都不能出来。因为生前侍奉母亲还算尽了孝道，冥间官员检阅档案，我得受一个蛇身，现在就要去投生了。你的后夫不久就到，要好好侍奉新公婆；冥间法律不孝罪最重，不要自己蹈入阴曹地府的汤锅里。”到吕四妻改嫁这天，屋角上有条赤练蛇垂头向下窥视，意思好像恋恋不舍。吕四妻记起前梦，正要抬头问蛇，突然听到门外传来迎亲的鼓乐声，赤练蛇在屋上跳跃几下，奋迅逃走。

【原文】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余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余年，过去生中，于汝有业缘当补。一日不满，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吾当去耳。一日，颯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逾于平日，恒形影不离。至十五

日，忽晨起告别。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三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陈德音先生曰：此狐善留其有余，惜福者当如是。刘季箴则曰：三日后终须一别，何必暂留。此狐炼形四百年，尚未到悬崖撒手地位。临事者不当如是。余谓二公之言，各明一义，各有当也。

【译文】

河北献县周家的仆人周虎被狐狸迷住了，他与狐狸互相恩爱，好过世间美满的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狐狸曾对周虎说：“我修炼成人形，已有四百多年了，前生我与你还有一段相处，是当补上的。天意所使，一天不满，就不能早一日升天。一旦缘分已尽，我自会离去。”一天，她脸上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忽而又泫然泪下，显出很伤心的样子。她对周虎说：“这一月的十九，我们的缘分已尽，将要离开你。我已为你相中了一个配偶，你可送财礼将这门婚事定下来。”于是拿出白金交给周虎，以备聘礼使用。从此与周虎缠绵亲昵，更加恩爱，常常形影不离。十五日早晨，急起与周虎告别。周虎责怪她怎么提前离开，狐流着泪说：“所谓的缘分，是一日不可减，也一日不可增。只是早晚可由自己安排。我想在世间留下三天的缘分，以后好再与你相见。”过了几年，狐狸果然又来与周虎相见，欢聚三天后就离去了。临行前，她哭着说：“从此，我们就永远分手了。”陈音德先生说：“这只狐狸善于留有余地，珍惜自己幸福的人，也应该如此。”刘季箴则说：“三天后终究要分别，既然这样，何必再留下三天呢？此狐练形已四百年，还没有到悬崖撒手的地步。处理事情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二公所言，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也各有各的道理。

【原文】

献县令明晨，应山人。尝欲申雪一冤狱，而虑上官不允，疑惑未决。儒学门斗有五半仙者，与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验。遣往问之。狐正色曰：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门斗返报，明为然。因言制府李公卫未达时，尝同一道士渡江。适有与舟子争诟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须臾，尚较计数文钱耶。俄其人为帆脚所扫，堕江死。李公心异之。中流风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诵咒，风止得济。李公再拜谢更生。道士曰：适堕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贵人也，遇得济，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谢焉。李公又拜曰：领师此训，吾终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尽然。一身之穷达当安命。不安命，则奔竞排轧，无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桧，即不倾陷善类，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国计民生之利害，则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设官，所以补救气数也。身

握事权，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设此官乎？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诸葛武侯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此圣贤立命之学，公其识之。李公谨受教，拜问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骇。下舟行数十步，翳然灭迹。昔在会城，李公曾话是事，不识此狐何以得知也。

【译文】

献县县令明晟，应山人。曾经要想申雪一件冤狱，而耽心上司不答应，因而犹豫不决。县学公差有个叫王半仙的，交了一个狐友，谈论些小的吉凶，多半有应验。派他前去询问，狐精正色说：“他尊驾做百姓的父母官，只应当论案件冤与不冤，不应当问上司答应不答应。难道不记得总督李公的话吗？”公差回报，明晟为此感到惊惧。因而谈起总督李公卫没有显达时，曾经同一个道士渡江，恰巧有人同船夫争骂，道士叹息说：“性命在顷刻之间，还计较几文钱吗？”随即那人被船帆的尾部所扫中，落江而死。李公心里感到惊奇。船到江中间，刮起了风，眼看将要倾覆。道士跛着脚念诵咒语，风停止了，终于渡过了江。李公再三拜谢道士的重生之恩。道士说：“刚才落江的，这是命运，我不能救；您是贵人，遇到困厄得以渡江，也是命运，我不能不救，何必要道谢呢？”李公又下拜说：“领受老师这个训戒，我终身安于命运了。”道士说：“这也不全然如此。一身的困穷显达，应当安于命运，不安于命运就要奔走争斗、排挤倾轧，无所不至。不知道李林甫、秦桧就是不倾轧陷害好人，也要做宰相，他们作恶，只是枉然给自己增加罪状罢了。至于国计民生的利和害，就不可以谈命运。天地的降生人才，朝廷的设置官员，是用来补救气数和运会的。如果一身掌握着事业权力，却袖手听凭命运的安排，那么天地何必降生这个人才，朝廷何必设置这个官职呢？《论语》里看守城门的人说：‘知道不可以而却要去做。’诸葛武侯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不是能够预料的。’这是圣贤立身安命的学问，您请记住它。”李公恭敬地接受教训，拜问他的姓名，道士说：“说了恐怕您惊怕。”下船走了几十步，隐灭不见形迹。过去在省城，李公曾经讲起过这件事，不知这个狐精怎么能够得知。

【原文】

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闫罗王方录囚。有邻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赐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处。郑私叩冥吏曰：此农家老妇，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无利己损人心。夫利己之心，虽贤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损人，种种机械，因是而生，种种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贻臭万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为害也。此一村妇而能自制其私心，读书讲学之儒对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礼乎？郑素有心计，闻之惕然而 。郑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

至但喝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锋棱顿减。王徐顾笑曰：怪公盛气耳。平心而论，要是三四等好官，来生尚不失冠带。促命即送转轮王。观此二事，知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虽贤者一念之私，亦不免于责备。相在尔室，其信然乎。

【译文】

北村的郑苏仙，一天在梦中到了冥府，看见阎罗王正在审讯被囚的鬼魂。有一位邻村老妇人来到殿前。阎罗王见了，立即改换一副笑脸，拱手相迎，又赐给一杯茶。随后命令下属官吏赶快送她到人间一个好地方去投生。郑苏仙偷偷问身旁的冥吏：“这位农家老妇人有什么功德？冥吏说：“这老妇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损人利己的心。利己之心，即使是贤士大夫，也有人难以避免。然而，追求利己的人必定要损害别人，种种诡诈奸巧行为便从这里发生出来，种种诬陷冤屈事件也在这里制造出来；甚至遗臭万年，流毒四海，都是由于这利己私念害的。这位农村妇女能够自己控制私心，读书讲学的儒生们站在她的面前，很多人会面有愧色的。冥王对她格外尊重，这又何必奇怪！”郑苏仙一向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听了这番话心中一惊，立即醒了。郑苏仙又说：在农妇到阎罗殿以前，有一官员身穿官服，昂首挺胸地走进殿来，声称自己生前无论到哪里，都是只喝一杯水，现在来冥府报到，无愧于鬼神。阎罗王微微一笑，说：“设立官职是为了治理民众的事情，下至管理驿站、河闸等，都有应该做的事。仅仅认为不要钱就是好官，那么把木偶放在大堂上，它连一杯水也不喝，不更胜过你么？”这位官员又辩解说：“我虽然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过。”阎罗王说：“你这个人不论干什么只顾保全自己，某案某案，你为了避免嫌疑而不表态，这不是有负于百姓么？某事某事，你拈轻怕重而不去做，这不是有负于国家么？《舜典》中‘三载考绩’是怎么说的？没有功劳就是罪过。”这位官员极为不安，顿时锋芒大减。阎罗王慢慢地转头看着他笑道：“只怪你有点盛气凌人。平心而论，你也能算个三四等的好官，转生还能做一个士大夫。”随即命令把这位官员送到转轮王那里。通过这两件事，可知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点杂念，也能被鬼神看穿。好人的一念之私，也免不了受责备。“鬼神时刻都在你身边。”这话真不假啊。

【原文】

雍正壬子，有宦家子妇，素无勃 状。突狂电穿牖，如火光激射，雷楔贯心而

入，洞左胁而出，其夫亦为雷焰燔烧，背到尻皆焦黑，气息仅属，久之乃苏。顾妇尸泣曰：我性刚劲，与母争论或有之，尔不过私诉抑郁，背灯掩泪而已。何雷之误中尔耶。是未知律重主谋，幽明一也。

【译文】

在雍正十年，有位官宦人家的媳妇，从来没有和谁争吵过，一天突然一道闪电穿过窗户，好像火光激射，穿进这个媳妇的心房，透过左胁而出。她的丈夫也被闪电烧伤，从后背到臀部焦黑一片，只剩了一口气。过了好久，她的丈夫才苏醒过来，望着妻子的尸体哭道：“我的性格不好，有时和母亲争吵几句，你不过私下里和我说说心中的不快、背着人抹抹眼泪而已，怎么闪电就误中了你呢？”他不知道主谋判刑重，这在阴间、阳间都是一样的。

【原文】

无云和尚，不知何许人。康熙中挂单河间资胜寺，终日默坐，与语亦不答。一日忽登禅床，以界尺拍案一声，泊然化去。视案上有偈，曰：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法近墨，此僧乃近于杨。

【译文】

有个叫无云的和尚，不知他的来历。康熙年间，他在河间资胜寺暂住，整天默默地坐着，也不与别人答话。一天，忽然登上禅床，用界尺拍打了一下几案，便静静地坐化了。几案上留下他一首偈语：“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己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家主张近于墨子，而这位无云和尚却接近杨朱。

【原文】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仍出入青楼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顷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尝与狐女曰：眠花藉柳，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雷光石火。岂特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绝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暂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吴洒然有悟。后数岁，狐女辞去，吴竟绝迹

于狎游。

【译文】

宁波吴生，喜欢游逛妓院。后来亲近一个狐女，经常幽会，但仍然出入于青楼之间。一天，狐女请求说：“我能变形幻化，凡您所眷恋的，我一见就可以幻化出她的相貌，一丝不差；只要您一想念，她就应您的念头而来，不比您用黄金买笑更好吗？”试了一下，果然能够立刻变换形貌，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于是不再外出。有一次，他对狐女说：“眠花宿柳，实在惬意舒心；可惜是幻化的，思想上终隔着一层薄膜。”狐女说：“不能这样说，声色的娱乐，本来如闪电的光、击石的火。岂但我像某某是幻化，就是她某某也是幻化；岂但某某是幻化，就是我也是幻化；就是千百年来名媛美女，都是幻化呵！白杨绿草，黄土青山，哪一处不是古来的歌舞场所？男女欢合同埋香葬玉、赋别鹤离鸾之曲，不过像臂膀一曲一伸的工夫罢了。这中间两美相遇，或用时刻计算，或用日计算，或用月计算，或用年计算，终有诀别的时候。等到诀别，那么几十年而散，同短暂的相遇而散，同样是悬崖撒手，转眼成空。依翠偎红，亲热昵爱，不都好像春梦吗？即使往昔的情谊原本很深，能够终身相守，但是青春的容颜不能长留，白发已经上头，一个人的身体，不再是过去的样子。那么当时的青黛长眉、粉白脸颊，也可以说它是幻化了，为什么独独以我像某某是幻化呢？”吴了然省悟过来。几年以后，狐女辞别而去，吴竟然从此不再涉足妓院。

【原文】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皆老儒也，并授徒于献。尝同步月南村北村之间，去馆稍远，荒原寂，榛莽翳然。张心怖欲返，曰：墟墓间多鬼，曷可久留。俄一老人扶杖至，揖二人坐，曰：世间何得有鬼？不闻阮瞻之论乎？二君儒者，奈何信释氏之妖妄。因阐发程朱二气屈伸之理，疏通证明，词条流畅，二人听之皆首肯。共叹宋儒见理之真，递相酬对，竟忘问姓名。适大车数辆远远至，牛铎铮然。老人振衣急起曰：泉下之人，岑寂久矣。不持无鬼之论，不能留二君作竟夕谈。今将别，谨以实告。毋讶相戏侮也。俯仰之顷，然已灭。是间绝少文士，惟董空如先生墓相近，或即其魂欤。

【译文】

交河的及孺爱、青县的张文甫，都是老年儒生，同在献县授徒讲学。一天晚上，二位先生在南村和北村之间散步，赏月观星，渐渐地就远离了学馆，来到一片草木丛生、寂寞荒凉的原野。张文甫心里害怕，想回去，对及孺爱说：“废墟坟墓中有许多鬼，此地不可久留。”正说着，忽然有位老翁手扶拐杖来到面前，施礼请二

人坐下说话。老翁说：“世上哪有鬼，难道没听说阮瞻之论吗？二位先生是儒家读书人，为何要信释氏的胡说八道！”接着阐发宋代程朱学派关于二气屈伸的理论，讲解通达，论证明确，条理清楚，文辞流畅。二位先生听着，连连点头称赞，叹佩宋儒掌握了大道的真谛。二位先生只顾与老翁谈论理学，竟忘记了问他的姓名。这时有几辆大车从远处驶来，牛铃之声非常响亮。老翁立刻敛衣起身，说：“我这黄泉之下的人，寂寞得太久了。如果不说无鬼论，就不能挽留二位先生进行长谈。现在马上就要分手，谨以实相告，望二位切勿惊讶，不要认为我是有意捉弄生人的鬼魂。”眨眼之间，老翁就不见了。二位先生散步的区域没有读书人，只有董空如先生的坟墓比较靠近，老翁大概就是董先生的灵魂吧。

【原文】

河间唐生，好戏侮，土人至今能道之。所谓唐瞋子者是也。有塾师好讲无鬼，尝曰：阮瞻遇鬼，安有是事？僧徒妄造蜚语耳！唐夜洒土其窗，而呜呜击其户。塾师骇问为谁。则曰：我二气之良能也。塾师大怖，蒙首股栗，使二弟子宋达旦。次日委顿不起。朋友来问，但呻吟曰有鬼。既而知唐所为，莫不拊掌。然自是魅大作，抛掷瓦石，摇撼户牖无虚夕。初尚以为唐再来，细察之乃真魅。不胜其黠，竟弃馆而去。盖震惧之后，益以惭恧，其气已馁，狐乘其馁而中之也，妖由人兴，此之谓乎。

【译文】

河间的唐生喜好闹着玩，当地人至今还知道有这么个人，所谓“唐瞋子”就是他。这位私塾先生好讲没有鬼，说：“阮瞻遇见了鬼，哪有这种事？这不过是和尚们造谣罢了！”夜里，唐生往私塾先生的窗户上洒土，然后又呜呜叫着打门。私塾先生惊问是谁。回答说：“我是二气相聚结的鬼。”私塾先生大惧，蒙头躲在被窝里发抖，叫两个弟子守他到天亮。早晨，他瘫在那儿起不来了。朋友来问，他只是呻吟着说有鬼。后来大家知道是唐生干的，都拍掌大笑。然而从此以后便闹起真鬼来，抛瓦扔石、摇晃门窗，没有一天晚上有安静之时，开始还以为是唐生在瞎闹，后来仔细观察，才知是真鬼。私塾先生受不了，竟丢下学馆离去了。这是因为他受过惊吓之后，加上惭愧，他的勇气已消减，狐鬼便乘机而入。“妖由人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薄，见柳荫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语调谑。少妇殊不答，鞭驴疾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俄某与三四人追及，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

至郊外，且疑且怒，近前诃之。妻嬉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褻百端；见自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怒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也！数讫，径行。某色如死灰，殆僵立道左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译文】

天津有一位举人与几个朋友到郊外踏青。这些人大多是轻薄少年，见柳荫中有位少妇骑驴走过，少年们欺负她独身无伴，便在少妇身后追逐，胡言戏谑。少妇并不答理他们，鞭驴疾行。有两三个人追赶上来，少妇忽然下驴温和地与他们搭话，看意思好像很高兴。一会儿，举人和另外三四人赶了上来。举人仔细一看，这不是自己的妻子吗？但是他的妻子不会骑驴，也不会到郊外来。他又怀疑又愤怒，就上前训斥她。其妻嬉笑如故。举人怒火中烧，举手欲打妻子耳光。其妻忽然飞身上驴，又改变成了另一相貌，用鞭子指着举人说：“见了别人的妻子，就无端地调戏，见是自己的妻子，就这样的愤恨。你是读圣贤之书的人，一个‘怒’尚且未弄明白，你是凭什么考中举人的？”数落完后，就打着驴子径直去了。举人面如死灰，呆呆地站立在路旁不能走了。不知这个少妇是什么鬼魅。

【原文】

德州田白岩曰：有额都统者，在滇黔间山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欲剖其心。女哀呼乞救，额急挥骑驰及，遽格道士手。女然一声，化火光飞去，道士顿足曰：公败吾事。此魅已媚杀百余人，故捕诛之以除害。但取精已多，岁久通灵，斩其首则神遁去，故必剖其心乃死。公今纵之，又貽患无穷矣！惜一猛虎之命，放置深山，不知泽麋林鹿其牙者几许命也。匣其匕首，恨恨渡溪去，此贻白岩之寓言，即所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姑容墨吏，自以为阴功，人亦多称为忠厚。而穷民之卖儿贴妇，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长者乎。

【译文】

德州田白岩说：有一个额都统，在云贵边界山间行走，看见道士把一个美艳的女子按倒在石头上，要想剖取她的心。女子哀叫求救，额连忙催动坐骑跑上去，立即猛击道士的手，女子“然”的一声，化成一道火光飞走了。道士顿着脚说：“您败坏了我的事！这个精魅已经迷杀一百多人，所以想抓住杀了它，以消除祸害。但因它吸取人的精液已经很多，年久通灵，斩它的头则元神逃脱，所以必须剖它的心才能致它于死地。您现在放走了它，又留下无穷的后患了。怜惜一只猛虎的性命，放在深山里，不知道沼泽山林中又有多少麋鹿的生命要丧在它的口中啊！”说着把匕首插入鞘中，恨恨地渡过溪水走了。这大概是白岩的寓言，也就是所谓一

家哭泣哪能比得上一方人受害吧。姑息宽容那些贪官污吏，自以为积了阴德，人们也称道他忠厚；而穷苦的百姓卖掉儿女、赔上妻子，都不想上一想，这样的长者又有什么用呢？

【原文】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有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沉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矣，无烦迂折也。是庙往往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译文】

献县县衙有一个小吏王某，精通刑律诉讼，善于巧取当事人的钱财。然而，每当他有点积蓄时，必定发生一件意外事故将钱财耗去。县城隍庙有个道童。一天夜静更深，道童在庙内行走，见两个鬼吏正在手持帐簿核算帐目。其中一个说：“他今年积蓄比较多，该用什么办法勾销呢？”说完低头沉思。另一个说：“一个翠云就够了，用不着麻烦曲折。”人们在城隍庙中常常遇见鬼，道童也早已司空见惯，因此见二鬼核帐也不害怕，只是不知翠云是谁，也不知要为什么人勾销积蓄。不久，有一位名叫翠云的小妓女来到县城，很快就博得了县吏王某的超常嬖爱。王某在小翠身上耗费了八九成积蓄，又染上了恶疮，破费了许多医药钱，等到病疮痊愈，所有积蓄已经荡然无存。有人对王某平生巧取的钱财作估计，仅屈指可数的巨额款项，就大约有三、四万金。可是，后来王某发狂疯疾暴死，竟连棺材也没有。

【原文】

陈云亭舍人言，有台湾驿使宿馆舍，见艳女登墙下窥，叱索无所睹。夜半琅然有声，乃片瓦掷枕畔。叱问是何妖魅，敢侮天使。窗外朗声曰：公禄命重，我避公不及，致公叱索，惧干神谴，惴惴至今。今公睡中萌邪念，误作驿卒之女，谋他日纳为妾。人心一动，鬼神知之，以邪召邪，不得而咎我，故投瓦相报，公何怒焉？驿使大愧，未及天曙，促装去。

【译文】

陈云亭舍人说：有位台湾驿使住在驿舍中，看见一位美女爬上墙头往下偷看。驿使呵斥她，走过去找，人又不见了。驿使睡到半夜，听到一声响，却是一块瓦片扔到枕头边。他喝问是什么妖怪，敢来欺负皇上的使者。窗外朗声回答：“你

富贵显赫，我没来得及躲避你，以致遭到你的叱责查问。我怕被神灵训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刚才你在梦中萌发邪念，误认为我是驿卒的女儿，打算日后娶来当妾。人心中一生出念头，鬼神就知道了；你的邪念召来了我这个邪鬼，你不能怪我。所以我扔了一片瓦作为回答，你有什么可恼火的呢？”驿使极为惭愧，没到天亮便整装离去了。

【原文】

叶旅亭御史宅，忽有狐怪，白昼对话，迫叶让所居，扰攘戏侮，至杯盘自舞，几榻自行。叶告张真人，真人以委法官。先书一符，甫张而裂。次牒都城隍，亦无验。法官曰：是必天狐，非拜章不可。乃建道场七日。至三日，狐犹诟詈，至四日乃婉词请和。叶不欲与为难，亦祈不竟其事。真人曰：章已拜，不可追矣。至七日，忽闻格斗砰然，门窗破堕。薄暮尚未已，法官又檄他神相助，乃就擒，以罌贮之，埋广渠门外。余尝问真人驱役鬼神之故，曰：我亦不知所以然，但依法施行耳。大抵鬼神皆受役于印，而符录则掌于法官。真人如官长，法官如胥吏。真人非法官不能为符录，法官非真人之印，其符录亦不灵。中间有验有不验，则如各官司文移章奏，或准或驳，不能一一必行耳。此言颇近理，又问设空宅深山，猝遇精魅，君尚能制伏否。曰：譬大吏经行，劫盗自然避匿。倘或无知猖獗，突犯双旌，虽手握兵符，征调不及，一时亦无如之何。此言亦颇笃实。然则一切神奇之说，皆附会也。

【译文】

叶旅亭御史的住宅，忽然有狐魅作怪，大白天和人说话，叫叶御史将这住宅让出来。它不断地胡闹，让杯盘自己在空中飞旋，桌子和床自行走动。叶御史将这告诉了张真人，张真人把这事就委托给法官办理。法官先书写符一道，刚刚将符贴出去，便被撕裂了。又写牒文告到城隍，也没有效验。法官说：“这肯定是天狐，非上奏章不可。”于是设七天道场，到第三天时，狐怪还是谩骂不休，第四天才说好话求和。叶御史不想与狐怪为仇，请张真人作罢。张真人说：“奏章已经拜送上界，是追不回来了。”第七天，忽然听到格斗声，门窗都被打破掉落下来。一直到黄昏，格斗之声还没平息。法官又作檄文，请其他神灵助战，才把狐怪擒住，用一个大腹小口的瓶子装起来，埋在广渠门外。我曾问张真人驱鬼役神的原因，他说：“我也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只是依法施行而已。一般说来，鬼神都听命于印，而符则掌握在法官手中。真人像是长官，法官像是小吏。真人离开了法官就不能使用符，法官没有真人的印，符就不灵验。其中的符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就如官府中的行文奏章，有的批准，有的被驳回，不可能都那么有效验。”这话很有些道理。我又问张真人，如果在空房子里或深山之中，突然遇到狐精鬼怪，你

能制伏它们吗？他说：“譬如大官从这里经过，强盗自然都避开了。假若有些无知的猖狂者，突然冒犯了大官，大官虽说掌有兵权，但一时不可能将大兵调来，对此强寇，一时也无可奈何。”这话也很实在。可见世间所有的神奇传说，大多是牵强附会的。

【原文】

朱子颖运使言守泰安日，闻有士人到岱岳深处，忽人语出石壁中曰：何处经香，岂有转世人来耶？然震响，石壁中开，贝阙琼楼，涌现峰顶。有耆儒冠带下迎。士人骇愕，问此何地。曰：此经香阁也。士人叩经香阁之义。曰：其说长矣，请坐讲之。昔尼山删定，垂教万年。大义微言，递相授受。汉代诸儒，去古未远，训诂笺注，类能窥见先圣之心。又淳朴未漓，无植党争名之习，惟各传师说，笃溯渊源。沿及有唐，斯文未改。迨乎北宋，勒为注疏十三部，先圣嘉焉。诸大儒虑新说日兴，渐成绝学，建是阁以贮之。中为初本，以五色玉为函，尊圣教也。配以历代官刊之本，以白玉为函，昭帝王表章之功也，皆南面。左右则各家私刊之本，每一部成，必取初印精好者，按次时代，度置斯阁，以苍玉为函，奖汲古之勤也，皆东西面。并以珊瑚为签，黄金作锁钥。东西两庑，以沉檀为几，锦绣为茵。诸大儒之神，岁一来视，相与列坐于斯阁。后三楹则唐以前诸儒经义，帙以纂组，收为一库。自是以外，虽著述等身，声华盖代，总听其自贮名山，不得入此门一步焉。先圣之志也。诸书至子刻午刻，一字一句，皆发浓香，故题曰经香。盖一元斡运，二气

，阴起午中，阳生子半。圣人之心，与天地通。诸大儒阐发圣人之理，其精奥亦与天地通，故相感也。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他人则否。世儒于此十三部，或焚膏继晷，钻仰终身，或锻炼苛求，百端掎击，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君四世前为刻工，曾手刊周礼半部，故余香尚在，吾得以知君之来。因引使周览阁庑，款以茗果，送别，曰：君善自爱，此地不易至也。士人回顾，唯万峰插天，杳无人迹。案此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似汉学粗而宋学精。然不明训诂，义理何由而知。概用诋诽，视犹土苴，未免既成大辘，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纷而起，故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序》，有曰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韦苏州诗曰：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此之谓矣。平心而论，易自王弼始变旧说，为宋学之萌芽，宋儒不攻，孝经词义明显，宋儒所争，只今文古字句，亦无关宏旨，均姑置勿议。至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傅，渊源有自。宋儒尚

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唯汉儒之学，非读书稽古，不能下一语。宋儒之学，则人人皆可以空谈。其间兰艾同生，诚有不尽贻人心者，是嗤点之所自来。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

【译文】

朱子颖运使说：他镇守泰安的时候，听说有个读书士人来到泰山的深处，忽然听到从石壁中传出人的说话声说：“是什么地方的经书香，难道有转世的人来了吗？”又听“ ”的一声震响，石壁从中间裂开，现出了紫贝美玉装饰的宫阙楼阁，耸立山顶，有位年老的儒者顶冠束带下来迎接。士人惊怕奇怪，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经香阁。”士人询问经香的意思，答：“这说来长了，请坐下慢慢听我讲来。过去孔子删定经书，传教万年，诸经的要义、精微的言辞，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汉代的各位儒者，离开上古不远，阐释注解，大概能够窥见先圣的心，而且当时风俗淳朴，尚未流于凉薄，没有培植党羽争名的习气，只是各传老师的学说，实实在在地追溯渊源。流传到唐代，斯文的风气也没有改变。到了北宋，刻为注疏十三部，为先圣所嘉许。大儒们耽心新说日日兴盛，儒家经典学说将渐渐失传，所以建造这个阁来贮藏它。中间是初刻本，用五色玉做成匣子，是尊崇先圣的遗教；配上历代官刻的本子，用白玉做成匣子，是显示帝王表彰的功德，都在南面。左右则是各家私刻的本子，每一部书成，必定取初印精好的，按照时代次序入藏这个阁中，用青玉做成匣子，是奖励钻研古籍的辛勤，都在东西面。并且用珊瑚做成书签，黄金制作锁钥。东西两边廊屋，用沈檀木做小桌子，锦绣做垫子。各位大儒的神灵，每年来观看一次，共同依次相坐在这阁里。后面三排房子，则是唐以前各位儒者解释经书义理之书，逐套编列，收入一个库房之中。除此以外，即使是著述高与身齐，声誉荣耀超出当代之上，总听任他自己贮藏于深山之中，不得进入这门一步，这是先圣的意旨呵。各种书籍每到子刻、午刻，一字一句都发出浓浓的香味，所以题名叫经香。因为一元旋转，二气交融，阴气起于午时的正中，阳气生于子时的夜半，圣人的心与天地相通。各位大儒阐发圣人的义理，它的精微深奥也与天地相通，所以互相感应。但必须是能传承这门学问的人才能闻到，其他人则不能。世上的儒者对这十三部经书，有的焚油膏以继日光，钻研仰望一辈子；有的深推曲解，吹毛求疵，百般抨击，也各自因为他的性情学识的根柢不同罢了。您四世以前做刻字工，曾经手刻过《周礼》半部，所以余香还在，我得以知道您的来到。于是引导他遍看楼阁廊屋，用茶点果品来招待，然后送别说：“您善于自爱，这里是容易来的呵！”士人回头一看，只有万峰直插天空，幽深不见人迹。

按,这件事荒唐怪诞,大概是尊汉学者的寓言。汉代儒者以解释古书字句为专门的学问,宋代儒者以阐发经书的义理为重,好像汉学粗而宋学精。但是不明白古书的字句,义理又何从知道?一概诋毁排斥,把它看成犹如渣滓,这就未免像已经造成了华美的大车,而回头去斥责原始时没有幅条的车轮;得以渡过了迷津,立即焚弃宝贵的筏子。于是攻击宋儒的,又纷纷而起。所以我编著《四库全书》诗部总叙中说:宋儒的攻击汉儒,不是为讲解儒家的经书起见,不过求得胜过汉儒罢了;后人的攻击宋儒,也不是为讲解儒家的经书起见,不过是不平于宋儒的诋毁汉儒罢了。韦苏州的诗说:“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就是这个意思了。平心静气而论,《周易》从王弼开始改变旧的说法,是宋学的萌芽。宋儒不攻击《孝经》旧疏,因为词义很明显。宋儒所争的,只是今文、古文的字句,也无关于大旨,都可以暂且搁置不予议论。至于《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各种注疏,都是根据古义,断然不是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累一生的精力,字斟句酌,也断然不是汉儒所能赶得上的。大概汉儒看重老师的传授,自有来源;宋儒崇尚心悟,研求容易深入。汉儒或者执著于旧文,过于相信传述经义的文字;宋儒或者单凭主观猜测而下判断,勇于改动经文。计算它的得失,也还相当。只是汉儒的学问,不是读书考古,不能下一句话;宋儒的学问,则人人都可以空谈。这中间兰草和艾蒿同生,确实有不能满足人心的地方,这就是讥笑指摘的由来。这种虚构的话,也不是无缘无故而起的。

【原文】

曹司农竹虚言,其族兄自歙往扬州,途经友人家。时盛夏,延坐书屋,甚轩爽。暮欲下榻其中,友人曰:是有魅,夜不可居。曹强居之,夜半有物自门隙蠕蠕入,薄如夹纸。入室后,渐开展作人形,乃女子也。曹殊不畏,忽披发吐舌,作缢鬼状。曹笑曰:犹是发,但稍乱。鬼技穷,倏然灭。及归途再宿,夜半门隙又蠕动。甫露其首,辄唾曰:又此败兴物耶?竟不入。此与嵇中散事相类。夫虎不食醉人,不知畏也。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涣,神涣则鬼得乘之。不畏则心定,定则神全,神会则戾之气不能干。故记中散是事者,称神志湛然,鬼惭而去。

【译文】

司农曹竹虚说:他的一位族兄从歙县到扬州去,途经朋友家住宿。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他的朋友把他请到书房休息。书房宽敞凉爽,他要在书房下榻过夜。朋友说:“这间书房有鬼魅,夜间是不能居住的。”可这位曹兄一定坚持要睡书房。半夜时,有怪物从门隙中向内爬,薄得像夹纸一样。入室以后,这个夹纸形状的怪物逐渐展开,化作人形,原来是一个漂亮的女子。曹兄睁眼打量着她,一点也不害

怕。女子忽然披头散发，吐出很长的舌头，成了一副吊死鬼的面貌。曹兄笑着说：“头发仍然是头发，只是稍微乱了点；舌头仍然是舌头，只是稍微长了点。这有什么值得害怕！”女子忽然把自己的头颅摘下来放到了书案上。曹兄又笑着说：“有头还值不得害怕，何况是无头呢？”鬼魅黔驴技穷，突然不见。曹兄由扬州返回时又住进了这间书房。半夜时，门隙又有怪物爬动。怪物才一露头，曹兄就唾骂说：“又是你这个败兴物！”鬼魅一听，竟没敢入室。这与《嵇中散集》所载的事相类似，虎不吃醉人，因为醉人不知道害怕。人情大体上是畏惧就会心乱，心乱就会神散，神一散鬼魅就可能乘机而入。不畏惧就会心定，心定就会神全，心神专一邪气就无从入侵。因此《嵇中散集》对这类事情，称为“神志湛然，鬼惭而去。”

【原文】

董曲江言，默庵先生为总漕时，署有土神马神二祠，惟土神有配。其少子恃才兀傲，谓土神于思老翁，不应拥艳妇，马神年少，正为嘉耦。径移女像于马神祠。俄眩仆不知人。默庵先生闻其事，亲祷移还，乃苏。又闻河间学署有土神亦配以女像。有训导谓黉宫不可塑妇人，乃别建一小祠迁焉。土神凭其幼孙语曰：汝理虽正而心则私，正欲广汝宅耳，吾不服也。训导方侃侃谈古礼，猝中其隐，大骇，乃终任不敢居。是实二事相近，或曰：训导迁庙犹以礼，董读神甚矣，谴当重。余谓董少年放诞耳，训导内挟私心，使己有利，外假公义，使人无词，微神发其阴谋，人尚以为能正祀典也。春秋诛心，训导谴当重于董。

【译文】

董曲江说，默庵先生任漕运总督时，官署中有土神、马神两座祠堂，而只是土神有配偶。他的小儿子恃才傲物，说土神这胡子拉杂的老头不该有漂亮的妻子，马神年轻，做他的配偶倒正合适。于是就把土神妻子的偶像移到了马神祠中。不一会儿，他的小儿子便昏倒不省人事。默庵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亲自祈祷，把土神妻子的偶像又搬了回来，他的小儿子这才苏醒过来。又听说河间学署中的土神也配有女子偶像。有位训导官说学署是学习的地方，不可塑有女人像，于是另建了一座小祠堂，把女人偶像迁了过去。土神便依托他年幼的孙子说：“你的理由虽然正当，实际上怀着私心，你只打算扩充你的住宅，我不服你。”训导正侃侃地大谈其古礼，突然被土神说中了心思，非常害怕，一直到任期结束，也没敢住在这儿。这两件事差不多。有人说：“训导迁女像还按着一定的礼节来进行，而小董亵渎神灵太过份了，受罚应当更重一些。”我认为小董只不过是年轻狂妄。训导骨子里藏着私心，要为自己谋利，表面上却讲出一套公理，叫人说不出什么来。如果土神不揭露出他的真正用意，人们还会以为他能够整肃祀典呢。《春秋》的大旨在于宽容

效果而苛求动机，由此看，训导受罚应当重于小董。

【原文】

戏术皆手法捷耳，然亦实有搬运术。忆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一术士置杯酒于案，举掌扞之，杯陷入案中，口与案平。然扞案，不见杯底。少选取出，案如故。此或障目法也。又举鱼脍一巨碗，抛掷空中不见。令其取回，则曰不能矣，在书室画厨夹屉中，公等自取耳。时以宾从杂沓，书室多古器，已严扃。且夹屉高仅二寸，碗高三四寸许，断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钥启视，则碗置案上，换贮佛手五，原贮佛手之盘，乃换贮鱼脍，藏夹屉中。是非搬运术乎？理所必无，事所或有，类如此。然实亦理之所有。狐怪山魃，盗取人物，不为异，能劾禁狐怪山魃者，亦不为异。既能劾禁，即可以役使，既能盗取人物，即可以代人取物，夫又何异焉。

【译文】

魔术戏法之类，大都是以手法快捷取胜。然而也有真搬运术的存在。我小时在外祖雪峰先生家，见一个玩魔术的人将一酒杯放在桌上，举手将酒杯一按，酒杯就深陷在桌子里，杯口与桌面平齐。然而用手摸摸桌子面下，并没有杯底。稍一会，将杯子拿出来，桌面还是原样。这可能用的一种障眼法。玩魔术的又用手举起一大碗切细的鱼肉，向空中一抛就不见了。叫他将鱼肉取回来，他说取不回来了，鱼肉在书房画橱的抽屉里，你们自己去取吧。当时在场的宾客很多，书屋中有许多古玩器，严严实实地锁着，并且画橱的抽屉不过二寸高，而大碗却高三四寸，是放不进去的，因此怀疑玩魔术的人胡说。于是喊人取钥匙开锁查看，发现那个大碗放在桌子上，碗里装了五个佛手；原先装佛手的盘子，换装了鱼肉，放在抽屉里。这不是搬运术吗？从理论上讲不存在什么搬运术，但事实上却是存在的，如上面所讲的这个故事。不过按理推之也讲得通。狐仙山怪盗取人的东西，人们不以为怪，术士能克制狐仙山怪，人们也不以为怪。既然能克制狐仙山怪，当然也能役使狐仙山怪；狐仙山怪既然能偷盗人们的的东西，那么也能被人役使去偷东西，术士所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原文】

旧仆庄寿言，昔事某官，见一官侵晨至，又一官续至，皆契交也。其状若密递消息者。俄皆去，主人亦命驾递出，至黄昏乃归，车殆马烦，不胜困惫。俄前二官又至，灯下或附耳，或点头，或摇手，或蹙眉，或拊掌，不知所议何事。漏下二鼓，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室中弗闻也。方疑惑间，忽又闻长叹一声，曰：何必如此！始宾主皆惊，开窗急视，新雨后泥平如掌，绝无人迹。共疑为我呓语。我时因戒勿窃听，避立南荣外花架下，实未尝睡，亦未尝言，究不知其何故也。

【译文】

有个老仆人庄寿说：过去服侍某官，看见一个官天快亮时就来了，又一个官接着而来，都是至交，看样子好像是秘密传递消息的。一会儿都走了，主人也叫人驾车马接着出门。到傍晚才回来，车危马疲，十分困乏。一会儿前面两个官又来了，在灯下或咬耳朵，或点头，或摇手，或皱眉，或鼓掌，不知道所商议的是什么事情。天交二更，我远远地听到北窗外面有吃吃的笑声，房间里却没有听到。正在疑惑之间，忽然又听得长叹一声说：“何必如此！”客人和主人才都惊起，开窗急看，新下过一场雨之后，泥地平如手掌，绝无人的踪迹，大家都怀疑是我在说梦话。我当时因为主人禁止不要窃听，回避站立在南面屋檐外的花架下，实在不曾睡，也不曾说什么，究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缘故。

【原文】

永春丘孝廉二田，偶憩息九鲤湖道中，有童子骑牛来，行甚速。至丘前小立，朗吟曰：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怪村竖哪得作此语，凝思欲问，则笠影出没杉桧间，已距半里许矣。不知神仙游戏，抑乡塾小儿闻人诵而偶记也。

【译文】

永春孝廉邱二田，偶尔在九鲤湖途中休息。有一儿童骑牛而来，行走非常迅速，来到邱二田面前时停止不进。儿童对他朗诵诗歌说：“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邱二田寻思，村野儿童作不出此诗，正要问是谁作的，小童的身影已经隐现在半里以外的树林中。不知这是神仙游戏，还是乡塾小儿听人朗诵，偶尔记住了此诗，又吟予他听。

【原文】

莆田林教谕霈，以台湾俸满北上。至涿州南，下车便旋，见破屋墙外，有磁锋划一诗曰：骡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缓踏乱山青。款曰：罗洋山人。读讫自语曰：诗小有致，罗洋是何地耶？屋内应曰，其语似是湖广人。入视之，惟凝尘败叶而已。自知遇鬼，惕然登车，恒郁郁不适，不久竟卒。

【译文】

莆田人、教谕林霈因在台湾任职俸满北上。到了涿洲南边，下车小便，看见破屋墙外用碎磁刻了一首诗：“一队队骡子队伍响着铜铃，一大早冒着寒气过驿亭。我垂下鞭子玩着残雪，驴蹄慢慢地踏着而群山青青。”署名是“罗洋山人”。林霈念完了诗自语道：“诗还有点意思；罗洋是什么地方呢？”屋里有人应声，听语调像是

湖广人。进屋一看，只有一地积尘败叶。他知道遇见了鬼，慌慌地上车，老是觉得心情郁郁不舒服。不久他竟去世了。

【原文】

景州李露园基，康熙甲午孝廉，余僚婿也。博雅工诗，需次日，梦中作一联曰：鸾翻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而不能自解。后得湖南一令，卒于官，正屈原行吟地也。

【译文】

李露园是景州人，康熙五十三年中举，是我内人的姐夫。他学识渊博，尤擅长于诗。在候补升官的那天，梦中作诗一联：“鸾翻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来后，自己也不解所作之联为何意思。后来升任湖南县令，死在任所，此地正是屈原行吟的地方。

【原文】

先祖母张太夫人，畜一小花犬。群婢患其盗肉，阴扼杀之。中一婢曰柳意，梦中恒见此犬来啗，睡辄呓语。太夫人知之，曰：群婢共杀犬，何独衔冤于柳意？此必柳意亦盗肉，不足服其心也。考问果然。

【译文】

先祖母张太夫人，家中养了一只小花狗。丫鬟们因为厌恶它偷肉，就暗地里把它掐死了。其中有一个丫鬟，名叫柳意，梦中经常看见这狗来咬她，她就常说梦话。太夫人知道后，说：“这狗是丫鬟们一起杀的，为什么只恨柳意呢？一定是柳意也偷肉，所以不能服它的心吧。”经过查问，果然如此。

【原文】

福建汀州试院，堂前二古柏，唐物也，云有神。余按临日，吏曰当诣树拜。余谓木魅不为害，听之可也，非祀典所有，使者不当拜。树枝叶森耸，隔屋数重可见。是夕月明，余步阶上，仰见树梢两红衣人，向余罄折拱揖，冉冉渐没。呼幕友出视，尚见之余。次日诣树各答以揖，为镌一联于祠门曰：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此事亦颇异。袁子才尝载此事于《新齐谐》，所记稍异，盖传闻之误也。

【译文】

福建汀州的试院，堂前有两棵古老的柏树，是唐代种植的，传说有神灵存在。我按临试院的当天，试院官吏禀告我应该去拜见古柏。我说树木精灵不害人，承认其存在就可以了，祀典中没有拜树的礼仪，朝廷使者不应当去拜古柏。古柏躯干高耸，枝叶茂盛，隔着几重房屋就能看见。当天晚上，皓月高悬，试院幽静，我踏阶散步，仰望古柏，见树梢上有两位红衣人，正在向我躬身施礼，接着就慢慢消失。

了。当时我急呼幕友出来观看，幕友也看到了两位红衣人。次日，我来到树前，对两棵古柏各揖一礼，表示答谢，并在祠门镌刻一幅对联：“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这件事情也是很怪异的。袁子才曾把这事记载于《新齐谐》中，他的记载与事实稍有差异，大概是传闻中的误差。

【原文】

德州宋清远先生言，吕道士不知何许人，善幻术，尝客田山 司农家。值朱藤盛开，宾客会赏。一俗士言词猥鄙，喋喋不休，殊败人意。一少年性轻脱，厌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几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听，亦愠形于色。满座为之不乐。道士耳语小童，取纸笔，画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数四。俗客趋东南隅坐，喃喃自语。听之，乃与妻妾谈家事，俄左右回顾若和解，俄怡色自辩，俄作引罪状，俄屈一膝，俄两膝并屈，俄叩首不已。视少年则坐西南隅花栏上，流目送盼，妮妮软语，俄嬉笑，俄谦谢，俄低唱《浣纱记》，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备诸冶荡之态。老儒则端坐石凳上，讲《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掠顾盼，如与四五人对语，忽摇手曰不是，忽瞋目曰尚不解耶？咯咯癆嗽仍不止。众骇笑，道士摇手止之。比酒阑，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凝坐，少选始醒，自称不觉醉眠，谢无礼。众匿笑散。道士曰：此小术，不足道。叶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宫，即用此符。当时误以为真仙，迂儒又以为妄语，皆井底蛙耳。后在旅馆，符摄一过往贵人妾魂。妾苏后登车，识其路径门户，语贵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礼》所以禁怪民欤。

【译文】

德州的宋清远先生说，有位吕道士，不知什么来历，善长幻术。他曾在司农官田山 家作客。正值紫藤花盛开，田山 请来客人聚会赏花。有位俗士言谈低级鄙陋，喋喋不休地很扫大家的兴。还有一位年轻人举止轻薄，尤其叫人讨厌。斥责他们不要多嘴多舌，这两人大怒，几乎要捋袖伸臂动手。一位老学究劝解他们，他们也不听；老学究也怒形于色。于是弄得满座客人都不愉快。道士和小童耳语了几句，拿来纸笔，画了三道符烧了。这三个人忽然都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之后，那位俗士奔向东南角坐下，喃喃自语起来。仔细一听，是在与妻妾谈家事。他一会儿左顾右盼地似在劝解，一会儿和颜悦色地为自己辩解，一会儿作出承认过错的样子，一会儿跪下一条腿，一会儿两条腿都跪了下去，一会儿叩头不已。看那位年轻人，则坐在西南角的花栏上，飞眼送情，卿卿我我地细声软语，一会儿嬉笑，一会儿谦逊地推辞，一会儿低声唱《浣纱记》，咿呀不已。他的手打着拍子，极尽放荡的丑态。那位老学究则端坐在石凳上，在讲解《孟子》中“齐桓晋文之事”那一章，分析字句，指东点西左顾右盼，好像在和四五个人对话，忽而摇手

说不是，忽而瞪大了眼睛说还不明白么？同时还咯咯地咳喘不已。大家又惊又笑，道士摇手制止大家笑。等到酒会快结束时，道士又烧了三道符。于是那三个人怅惘地呆坐着，过了一会儿才醒过来。他们自称酒醉不觉睡着了，向大家道歉。诸位客人憋着笑散了。道士说：“这不过是雕虫小技，没什么可称道的。叶法善引着唐玄宗进入月宫，就用的这种符。当时误认为是真的仙人，而迂腐的儒生们又认为是胡说八道，这都是些井底之蛙。”后来道士在旅馆用符摄取一位过往贵人之妾的魂魄。这个妾苏醒后上车，还记得魂魄所经的路径门户，告诉贵人迅速去搜捕，但道士已逃走了。也许因为这，《周礼》中才规定禁止旁门左道的人进入宫中。

【原文】

交河老儒及润础，雍正乙卯乡试，晚至石门桥，客舍皆满。唯一小屋，窗临马枋，无肯居者。姑解装焉。群马跳踉，夜不得寐。人静后忽闻马语。及爱观杂书，先记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事，知非鬼魅，屏息听之。一马曰：今日方知忍饥之苦，生前所欺隐草豆钱，意在何处。一马曰：我辈多由圉人转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为太息。众马皆呜咽。一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为犬？一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并淫滥，尽盗其钱与所欢，当罪之半矣。一马曰：信然，罪有轻重。姜七堕豕，身受屠割，更我辈不若也。及忽轻嗽，语遂寂。及恒举以戒圉人。

【译文】

交河老儒及润础，雍正乙卯年参加乡试，傍晚到达了石门桥。当时，客馆已经住满旅客，只有一间小屋，因窗临马槽，没人愿住，及润础也只好将就着住了进去。夜间，群马踢跳，难于入睡。人静以后，忽然听到马的说话声。及润础平常爱看杂书，记得宋人说部中有堰下牛语的事，知道不是鬼魅，就屏息听下去。一马说：“现在才知道忍受饥饿的苦楚，前生贪污骗取的草料钱，如今在哪里呢？”另一马说：“我们马辈多是由喂马的人转生的，死后才明白，生前丝毫不知，太可悲了。”众马一听，都伤心地呜咽起来。一马说：“冥间的判决也不很公平，为什么王五就能转生为狗？”一马回答说：“冥间鬼卒曾经说过，他的一妻二女都很淫荡，把他的钱全部偷去给了意中人，这可以抵他的一半罪。”一马插言说：“这是对的，罪有轻重，姜七转生了个猪身，要受宰割，比起我们马来岂不更苦。”及润础忽然轻声咳嗽了一下，马语立即停止，寂静无声。此事以后，及润础经常用以告戒喂马的人。

【原文】

余一侍姬，平生不尝出詈语。自云亲见其祖母善詈，后了无疾疾，忽舌烂至

喉，饮食言语皆不能，宛转数日而死。

【译文】

我的一个侍女，从来也没有骂过人。她说曾亲眼见到她的祖母善于骂人，后来没发现有什么病，舌头却烂到喉咙部位，不能吃饭，也不能说话。这么挨了几天之后，便死了。

【原文】

有某生在家，偶晏起，呼妻妾不至。问小婢，云并随一少年南去矣。露刃追及，将骈斩之，少年忽不见。有老僧衣红袈裟，一手托钵，一手振锡杖，格其刀，曰：汝尚不寢耶？汝利心太重，忮忌心太重，机巧心太重，而能使人终不觉。鬼神忌隐恶，故判是二妇，使作此以报汝。彼何罪焉。言讫亦隐。生默然引归。二妇云，少年初不相识，亦未相悦，忽惘然如梦，随之去。邻里亦曰：二妇非淫奔者，又素不相得，岂肯随一人？且淫奔必避人，岂有白昼公行，缓步待追者耶？其为神谴信矣。然终不能名其恶，真隐恶哉。

【译文】

一个人在家睡觉，一天早晨偶尔起得很晚，呼唤妻妾，但都不在。问家中的小婢女，回答说跟一个少年人往南去了。这个人拿起一把刀就追上去，要将三人都杀了，那少年忽然不见了。有位身着红袈裟的老和尚，一只手托着钵，一只手握着锡杖，挡开他的刀，说：“你还不醒悟么？你这个人求利心重，嫉妒心太重，奸诈心太重，而能掩饰得别人看不出来。但鬼神最忌恨这种伎俩的人，所以判你的二位妇人做出这种事来惩罚你。她们有什么罪呢？”说完也不见了。这人把自己的妻妾领了回去。二位妇人说，这位少年我们从不相识，也并不喜欢他，忽然如梦寐一般，跟他走了。邻居们也说：“这两个妇人，不是那种作风不正派的人，不可能作出私奔的事，而且她俩一直不知，怎么能同跟一个人走？况且私奔之事要回避旁人，哪能大白天公开行动，还慢慢地缓行等待追赶的人？神灵的惩罚是无疑的。然而大家一直不知他的罪恶，这真是“隐恶”啊！

【原文】

事皆前定，岂不信然。戊子春，余为人题蕃骑射猎图，曰：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又董文恪公尝为余作秋林觅句图。余至乌鲁木齐城，西有深林，老木参云，弥亘数十里，前将军伍公弥泰建一亭于中，题曰秀野。散步其间，宛然前画之景。辛卯还京，因自题一绝句，曰：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云秀野亭。

【译文】

凡事往往都是命里注定的，难道不确实是这样吗？戊子年春天，我替人题《蕃骑射猎图》说：“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这年八月，竟然投身军旅到了西域。又，董文恪公曾替我作《秋林觅句图》。我到乌鲁木齐，城西有茂密的森林，古老的树木高耸入云，绵延几十里。以前的将军伍公弥泰在里面造了一座亭子，题名“秀野”。散步在其间，很像是前面这幅画中的景色。辛卯年回到京城，就自己题一首绝句说：“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谶，老木寒云秀野亭。”

【原文】

南皮疡医某，艺颇精。然好阴用毒药，勒索重资，不履所欲，则必死。盖其术诡秘，他医不能解也。一日，其子雷震死。今其人尚在，亦无敢延之者矣。或谓某杀人至多，天何不殛某身而殛其子，有佚罚焉。夫罪不至极，刑不及孥；恶不至极，殃不及世。殛其子所以明祸延后嗣也。

【译文】

南皮有位专治疮病的医生，医术很高。不过，这位疮医好暗用毒药，向患者勒索钱财，经他手医治的病人，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必定恶疮发作，死于非命。由于他的毒术诡秘，其他医生谁也不能解救病人。一天，他的儿子被雷电击死。现在南皮这位疮医还活在世上，已经没人敢于请他看病。有人说疮医杀害了许多人，老天为什么不杀他本人却杀了他儿子？这是让他逃避了惩罚。我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正确。犯罪达不到极点，刑罚就加不到妻子儿女；作恶达不到顶端，祸殃就落不到后世子孙。老天杀死他的儿子，正说明他罪大恶极，受到了祸延后嗣的最重惩罚。

【原文】

安中宽言，昔吴三桂之叛，有术士精六壬，将往投之。遇一人，言亦欲投三桂，因共宿。其人眠西墙下，术士曰：君勿眠此，此墙亥刻当圯。其人曰：君术未深，墙向外圯，非向内圯也。至夜果然。余谓此附会之谈也。是人能知墙之内圯，不知三桂之必败乎。

【译文】

安中宽说：“过去吴三桂叛变时，有个术士精通六壬，要去投奔他。路上遇到一个人，说也要去投奔吴三桂。于是两人一起投宿。术士遇见的那人睡在西墙下，术士说：“你不要睡在这儿，这座墙将在今晚九点到十一点之间倒塌。”对方说：“你的艺业还不精。墙向外倒，而不会向里倒。”到了夜里，墙果然向外倒塌了。我

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之谈。这个人能知道墙往哪个方向倒，怎么就不知道吴三桂一定要失败呢？

【原文】

有僧游交河苏吏部次公家，善幻术，出奇不穷，云与吕道士同师、尝抔泥为豕，咒之渐蠕动。再咒之，忽作声。再咒之，跃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讫，客皆作呕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广记》载术士咒片瓦授人，划壁立开，可潜至人闺阁中。师术能及此否？曰：此不难。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语。语则术散矣。士试之，壁果开，至一处，见所慕，方卸妆就寝。守僧戒不敢语，径掩扉登榻狎昵。妇亦欢洽，倦而酣睡。忽开目则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诘，僧登门数之曰：吕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诛，君更累我耶？小术戏君，幸不伤盛德，后更无萌此念。既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录之。虽无大谴。恐于禄籍有妨耳。士果蹭蹬。晚得一训导，竟终于寒毡。

【译文】

有个游方和尚到交河县，住在苏吏部家。他擅长方术，变化无穷，自称与吕道士为同门弟子。他和泥捏为猪，念咒语，猪就渐渐蠕动；再念咒语，猪发出叫声；再咒之，猪便跳了起来。他把这头猪交给厨师屠宰了供客人吃。猪肉的味道不太好。吃完，宾客都大吐不止，吐出来的全是泥巴。有一位读书人因途中遇雨同和尚住在一起。他偷偷向和尚询问：“《太平广记》记载，术士向瓦片念咒，将瓦交给他人，用这片瓦划墙，墙马上就开了，可以偷偷地进入别人的闺房，大师的术法能否达到这种程度？”和尚说：“这不难。”和尚于是拾起一片瓦，咒念了很长时间，说：“你拿这片瓦去就可以了。但不要说话，说话就不灵了。”读书人用瓦片一试，墙果然开了。读书人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了他日夜思慕的女人，正脱去衣服睡觉。他牢记和尚的告诫，不出一声，关好门直接上床，与之交欢，那女人也很热情。第二天，读书人醒来一看，发现躺在妻子的床上。两人正在相互疑问，和尚上门数落读书人说：“吕道士因一念之差，已被雷击死，你还要连累我么？我施小术与你开玩笑，幸好没损你的大德，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存这种邪念。”之后和尚叹息说：“你这次生出的邪念，阴间司命官已经记录下来。虽然不受大的惩罚，但对你将来的仕途会有影响。”后来，这位读书人果然一生坎坷，晚年才得了个训导之职，一生穷困潦倒。

【原文】

康熙中，献县胡维华，以烧香聚众谋不轨。所居由大城、文安一路行，去京师三百余里；由青县、静海一路行，去天津二百余里。维华谋分兵为二，其一出不意，

并程抵京师；其一据天津，掠海舟。利则天津之兵亦壮趋；不利则遁往天津，登舟泛海去。方部署伪官，事已泄，官军擒捕，围而火攻之，髻馘不遗。初维华之父雄于赀，喜周穷乏，亦未为大恶。邻村老儒张月坪，有女艳丽，殆称国色，见而心醉。然月坪端方迂执，无与人为妾理，乃延之教读。月坪父母柩在辽东，不得返，恒戚戚。偶言及，即捐金使扶归，且赠以葬地。月坪田内有横尸，其仇也。官以谋杀勘，又为百计申辩，得释。一日，月坪妻携女归宁，三子并幼，月坪归家守门户，约数日返。乃阴使其党，夜键户而焚其庐，父子四人并烬。阳为惊悼，代营丧葬，且时周其妻女。竟依以为命。或有欲聘女者，妻必与谋，辄阴沮使不就。久之渐露求女为妾意，妻感其惠，欲许之。女初不愿，夜梦其父曰：汝不往，吾终不畅吾志也。女乃受命。岁余生维华，女旋病卒。维华竟覆其宗。

【译文】

康熙年间，献县胡维华以烧香为名，聚众叛乱。他居住的地方，沿大城、文安走，离京城三百多里；沿青县、静海走，离天津二百多里。胡维华计划兵分二路。一路出其不意，兼程到达京城；一路占据天津，掠夺海船。得利则天津的兵也往北赶，不利则逃往天津，登船入海而去。但当他正要给下属部署时，事情已经泄露。官军前往擒拿，先包围，后用火攻，斩尽杀绝，连幼小的孩童也一个没留下。

当初，胡维华的父亲富有资财，喜欢周济穷人，从来没有大的恶行。邻村有个老儒张月坪，生有一女，长得鲜艳美丽，可以称得上国色，胡父看到以后，不觉为之心醉。但是张月坪品行端正，又迂腐固执，没有把女儿给人做妾的道理。胡父就聘请他来家教读。

月坪因父母的灵柩在辽东，无法运回，所以经常闷闷不乐。有一次偶然与胡父谈及此事，胡父就捐助钱财让他扶灵柩而归，并且赠予埋葬的坟地。月坪田里有具横死的尸体，生前是他的仇家，官府因此要以谋杀罪审理。胡父又千方百计替他申辩，使月坪得以释放。

一天，月坪的妻子带着女儿回娘家，三个儿子都很小，月坪回自家看守门户，估计要好几天后返回。胡父就暗中指使家丁夜里锁上他的门户，焚烧他的房子，父子四人都被烧为灰烬。他却假装吃惊哀悼，代为料理丧葬，而且常常周济月坪的妻女，竟至依他为生。有人要想聘定她女儿，月坪妻必定来同他商量，他就暗中阻挠，使不能成功。时间久了，渐渐露出求她女儿做妾的意思。月坪妻感激他的恩惠，要想答应。女儿开始不情愿，夜里梦见她的父亲说：“你不去，我终不能满足我的心愿。”女儿于是听从了母命。一年多，生下维华，女儿随即病死。维华竟覆灭了她的宗族。

【原文】

又去余家三四十里，有凌虐其仆夫妇死而纳其女者。女故慧黠，经营其饮食服用，事事当意。又凡可博其欢者，冶荡狎，无所不至。皆窃议其忘仇。蛊惑既深，惟其言是听。女始则导之奢华，破其产十之七八。又谗间其骨肉，使门以内如寇仇。继乃时说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事，称为英雄，怂恿之交通盗贼，卒以杀人抵法。抵法之日，女不哭其夫，而阴携卮酒，酬其父母墓曰：父母恒梦中魇我，意恨恨似欲击我，今知之否耶？人始知其蓄志报复。曰：此女所为，非惟人不测，鬼亦不测也，机深哉！然而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者也。

【译文】

离我家三四十里的地方，有一富户。户主残暴地凌虐自己的仆人，将仆人夫妇致死以后，霸占了他们的女儿。其女一向聪明狡黠，善解人意，侍奉户主的饮食服用，样样都很称心。而且对户主温柔体贴，淫荡狎昵，打情骂俏，凡能博得他欢心的事情，无所不做。人们都背后议论她忘记了杀父之仇。户主受她迷惑，对她宠爱日益加深，以致达到了只有她的话才肯听从的程度。此女开始引导他追求奢侈豪华，把家产破费了十之七八。随后又鼓弄是非，离间骨肉关系，使一家人互相之间成为仇人。接着，经常向他讲述《水浒传》宋江、柴进等人物故事，称赞他们是英雄好汉，怂恿他去交结盗贼。这位富户户主最后竟以杀人偿命。行刑这天，此女没有去哭她的丈夫，而是暗备酒果，到父母墓前进行祭祀。她对着父母坟墓说：“双亲经常托梦指责我，对我怨恨切齿，多次要打我。今天明白了吗？”人们这才知道她原来是为了蓄志报仇，说：“这个女人的行为，非但人不能测，就是鬼也未能窥破，心机真深啊！”然而，人们并不认为她阴险。《春秋经》主张“原心定罪”，杀父之仇本来就是不共戴天的。

【原文】

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具文牒数十纸，捧墨笔请判曰：凡客死于此者，其棺归籍。例给牒。否则魂不得入关。以行于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视其文鄙诞殊甚，余曰：此胥役托词取钱耳。启将军除其例。旬日后，或告城西墟墓中鬼哭，无牒不能归故也。余斥其妄。又旬日，或告鬼哭又近城。斥之如故。越旬日，余所居墙外，有声。余尚以为胥役所伪。越数日，声至窗外。时月明如画，自起寻视，实无一人。同事观御史成曰：公所持理正，虽将军不能夺也。然鬼哭实共闻，不得照者，实亦怨公。盍试一给之，姑间执谗慝之口。倘鬼哭如故，则公亦有词矣。勉从其议，是夜寂然。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忽眩仆。久而苏云，见其母至。俄台军以官牒呈，启视则哈密报吉禄之母来视子，卒于途也。天下事何所不有？儒

生论其常耳。余尝作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中一首云：白草飕飕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竟未闻。即此二事也。

【译文】

我在乌鲁木齐时，军吏拿来几十张文书，捧着墨笔请我签批，说：“凡是客死在这儿的人，其灵柩回家乡，照例要给文书。不然死者灵魂就不能进关。”因这个文书通行于阴曹地府，所以不用朱笔签发，上面的印也是黑色的。文书上的行文字迹都极其低劣。我说：“这不过是里中小吏们变着法子捞钱罢了。应请求将军去掉这个规矩。”过了十天，有人报告我说，城西的墓地里有人哭，因为没有文书回不了家乡。我斥责他胡说八道。又过了十天，有人报告鬼哭声近城了。我还像上次那样斥责了他。之后又过了十天，我住处的墙外索索有声。我以为是小吏在捣鬼。过了几天，声音到了窗外。当时月光明亮，我亲自出去寻视，什么也没有发现。同事、御史观成说：“你坚持的是正确的，即便是将军也不能责怪你。不过鬼哭是大家都真切地听到了的，得不到文书的鬼，必定要怨恨你。何不试试给它们文书，姑且堵堵那些说三道四的人的嘴？倘若鬼还哭，那么你也有可说的了。”我勉强听从了他的建议，这天夜里鬼就寂然无声了。

又，军吏宋吉禄在印房，忽然昏倒在地。好久之后他醒过来说，看到他母亲来了。不一会儿，台军呈上来一封公文。打开一看，是哈密县报告宋吉禄的母亲来探视儿子，在路上去世了。天下什么事没有？儒生们论起来，说这很平常。我曾写了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有一首道：“白草在风中飕飕响，一直远接阴云，关隘山川的疆界是由谁来划分的？鬼魂来往随着公文，在《原鬼》中韩昌黎也没有写到这种事。”写的就是这两件事。

【原文】

范蘅洲言，昔渡钱塘江，有一僧附舟，径置坐具，倚橈竿，不相问讯。与之语，口漫应，目视他处，神意殊不属。蘅洲怪其傲，亦不再言。时西风过急，蘅洲偶得二句，曰：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未属，吟哦数四。僧忽闭目微吟，曰：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蘅洲不省所云。再与语，乃不答。比系缆，恰一少女立楼上，正著红袖，乃大惊。再三致诘，曰：偶望见耳。”然烟水淼茫，庐舍遮映，实无望见理。疑其前知，欲作礼，则已振锡去。蘅洲惘然莫测，曰：此又一骆宾王矣。

据范蘅洲说，从前渡钱塘江，有一个和尚搭船，把坐具放在船上，倚着桅杆，也不与其他人打招呼。别人与他说话，只是口中随便应答而已，眼睛却望着别的地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范蘅洲觉得和尚太傲慢，也不与他答话。当时西风很大，范蘅洲诗兴大作，就偶成两句：“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的两句还

未构思妥贴，只好三番五次地吟咏上联两句。和尚忽然闭上眼睛，轻声地吟道：“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范蘅洲不知所云。又与和尚说话，和尚仍然不回答。待船到岸边系缆绳的时候，见一位少女站在岸边的楼上，正着红衣。范蘅洲大惊，再三向和尚请问。和尚说：“我偶然望见罢了。”然而当时船在江中，烟波浩淼，庐舍遮挡，和尚根本望不见对岸的景物。范蘅洲怀疑和尚有先知先觉的功能，向他致意敬礼，但和尚却已拄着锡杖走了。范蘅洲怅然地说：“这又是一个骆宾王！”

【原文】

清苑张公钺，官河南郑州时，署有老桑树，合抱不交。云 神物，恶而伐之。是夕，其女灯下睹一人，面目手足及衣冠，色皆浓绿，厉声曰：尔父太横，姑示警于尔。惊呼媼婢至，神已痴矣。后归戈太仆仙舟，不久下世。驱厉鬼，毁淫祠，正狄梁公、范文正公辈事。德苟不足以胜之，鲜不致败。

【译文】

清苑张钺在河南郑州做官时，官署里有棵老桑树，两手还合抱不过来，说是栖息着神灵怪异之物。张觉着厌恶而把它砍伐掉了。这天夜里，他的女儿灯下看到一个人，面目手脚以及衣帽都是深绿的颜色，厉声说：“你的父亲太霸道，暂且在你身上显示警戒！”张钺吃惊地叫仆妇婢女到来，女儿神气已经痴呆了。后来嫁与太仆戈仙舟，不久死去。驱除恶鬼，毁坏淫邪的祠庙，正是狄梁公、范文正公那样人的事。德行如果不足以胜过它，少有不自取其败的。

【原文】

钱文敏公曰：“天之祸福，不犹君之赏罚乎？鬼神之监察，不犹官吏之详议乎？今使有一弹章曰：某立身无玷，居官有绩。然门径向凶方，营建犯凶日，罪当谪罚，所司允乎驳乎？又使有一荐牒曰：某立身多瑕，居官无状。然门径得吉方，营建值吉日，功当迁擢，所司又允乎驳乎？官吏所必驳，而谓鬼神允之乎？故阳宅之说，余终不谓然。此譬至明，以诘形象，亦无可置辩。然所见实有凶宅。京师斜对给孤寺道南一宅，余行吊者五。粉坊琉璃街极北道一宅，余行吊者七。给孤寺宅，曹宗丞学闾尝居之。甫移入，二仆一夕并暴亡，惧而迁去。粉坊琉璃街宅，邵教授大生尝居之，白昼往往见变异，毅然不畏，竟歿其中。此又何理欤？刘文正公曰：卜地见书，卜日见礼，苟无吉凶，圣人何卜？但恐非今术士所知耳。斯持平之论矣。

【译文】

钱文敏说：“上天降的祸福如同君主给予的赏罚，鬼神的监察如同官吏的详议。假设有一份弹章说：‘某人一生没有污点，做官也有政绩，但他家的门户向着凶方，建房时冒犯凶日，有罪应当贬官。’主管官员是批准呢还是驳回呢？假设又

有一份荐书说：‘某人一生污点很多，做官也很糟糕，但他家的门户向着吉方，建房时正值吉日，有功应当升官。’主管官员又是如何处理？是批准还是驳回呢？世上官员必定驳回的，能说鬼神会批准吗？因此，所谓阳宅之说，我始终是不相信的。”这个比喻非常明白，就是拿来去问相术家，也没有可以置辩的余地。然而，就我所见，也确实有凶宅：京师斜对面孤寺道南有一处宅院，我已经吊丧五次；粉坊琉璃街极北道西还有一处宅院，我已经吊丧七次。给孤寺宅院，宗丞曹学闵曾住过，刚搬进去，两位仆人就在同一天晚上一起暴死，曹家害怕，当即迁走。琉璃街宅院，教授邵大生曾住过，白天就往往见到怪异，邵教授不怕邪，终于死在这处宅中。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刘文正公说：“卜问吉祥宅地见于《书经》，卜问吉祥日子见于《礼经》。如果没有吉凶，圣人为什么还要卜问呢？不过，这恐怕已经不是当今术士们所能懂的了。”可谓是公平之论。

【原文】

沧州潘班，善书画，自称黄叶道人。尝宿友人斋中，闻壁间小语曰：君今夕无留人共寝，当出就君。班大骇，移出。友人曰：室旧有此怪，一婉娈女子，不为害也。后友人私语所亲曰：潘君其终困青衿乎？此怪非鬼非狐，不审何物。遇粗俗人不出，遇富贵人亦不出。惟遇才士之沦落者，始一出荐枕耳。后潘果坎以终。越十余年，忽夜闻斋中啜泣声。次日，大风折一老杏树，其怪乃绝。外祖张雪峰先生尝戏曰：此怪大佳，其意识在绮罗人上。

【译文】

沧州人潘班，擅长书画，自称黄叶道人。一次在朋友的书斋里住宿，听见墙壁里有人小声说：“你今夜不要留别人在这儿住，我出去陪你。”潘班吓得赶紧搬了出去。朋友说：“书斋里过去就有这个怪物，是一位文雅可爱的女子，不害人的。”后来这位朋友私下里对亲近的人说：“潘君可能这一辈子就当个书生了。书斋中的这个怪物不是鬼也不是狐狸，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它遇见粗俗的人不出来，遇见富贵的人也不出来，只有唯见了有才而落魄的人，它才出来陪床。”后来潘班果然坎坷一生。十多年之后的一天夜里，忽然听到书斋中有哭泣声。第二天，大风刮断一棵老杏树，这个怪物也绝迹了。外祖父张雪峰先生曾开玩笑说：“这个怪物真不错，它的见识可比一般女子高多了。”

【原文】

陈枫崖光禄言，康熙中枫泾一太学生，尝读书别业。见草间有片石，已断裂剥蚀，仅存数十字，偶有一二成句，似是夭逝女子之碣也。生故好事，竟其墓必在左右，每陈茗果于石上，而祝以狎词。越一载余，见丽女独步菜畦间，手执野花，顾生

一笑。生趋近其侧，目挑眉语，方相引入篱后灌莽间，女凝立直视，若有所思。忽自批其颊，曰：一百余年，心如古井，一旦乃为荡子所动乎？顿足数四，奄然而灭。方知即墓中鬼也。蔡修撰季实曰：古称盖棺论定。于此事，知盖棺犹难论定矣。是本贞魂，犹以一念之差，几失故步。晦庵先生诗曰：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谅哉！

【译文】

据光禄大夫陈枫崖说，康熙年间，浙江枫泾有一位太学生在别墅中读书，见草丛中有一片石，已断裂剥蚀，上面有数十字，偶然有一两句完整的句子，看来好似一位夭折女子的石碑。这位太学生向来好事，估计夭女之墓就在附近，于是就常常在残碑上陈设一些茶点，而祈祝一些猥亵之词。大约过了一年多，见到一位漂亮的女子独自在菜畦间走。她手中拿着一枝野花，对着太学生一笑。太学生走到她的身旁，挤眉弄眼。女子引着太学生来到篱笆后的灌木丛中，就站住了，两眼直楞楞地看着太学生，似略有所思。忽然她自己打自己的脸，并说：“一百多年了，心如枯井，却被这放荡小子勾引动心。”于是不住地顿脚，倏然不见了。这才知道她就是墓中之鬼。蔡季实撰修说：“古语说盖棺定论。从这件事可知，盖棺也难定论呵。这本是贞节的鬼魂，还因一念之差，几乎迷失本性。”朱熹有诗说：“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确实如此啊！

【原文】

王孝廉金英言，江宁一书生，宿故家废园中，月夜有艳女窥窗，心知非鬼即狐。爱其姣丽，亦不畏怖。招使入室，即宛转相就。然始终无一语，问亦不答，惟含笑流盼而已。如是月余，莫喻其故。一日，执而固问之，乃取笔作字曰：妾前明某翰林侍姬，不幸夭逝。因平生巧于谗构，使一门骨肉如水火，冥司见谴，罚为鬼，已沉沦二百余年。君能为书《金刚经》十部，得仗佛力，超拔苦海，则世世衔感矣。书生如其所乞。写竣之日，诣书生再拜。仍取笔作字曰：藉金经忏悔，已脱鬼趣。然前生罪重，仅能带业往生，尚须三世作哑妇，方能语也。

【译文】

王举人金英说：江宁有一个书生，住宿在老家的废园里。一天夜晚，月色明亮，有个艳丽的女子在他窗前偷看，知道不是鬼就是狐。但因爱她的姣好美丽，也不害怕。书生招呼让她进入室内，这女子就温柔多情地主动亲近。但是始终没有一句话，问她也不回答，只是含笑，流转目光看着他。像这样有一个多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天，书生拉着她一定要追问，女子才拿笔写字说：“我是前明某翰林的侍妾，不幸短命而死。因为平生巧于进谗陷害，使得一门骨肉，如同水火一样

不相容。阴司给予谴责,罚做哑鬼,已经埋没沦落二百多年了。您如能够替我写《金刚经》十部,使我得以仰仗佛的力量,超度救拔于苦海之中,那我就世代代心怀感激了。”书生依照她的请求去做。写完的这一天,女子到书生这里一拜再拜,仍旧拿笔写字说:“依凭着金经的忏悔,已经脱离了鬼的境界,但是前生的罪孽重,只能带着业障前往投生,还得要做三辈子哑妇,才能够说话哩!”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原文】

董文恪公为少司空时，云昔在富阳村居，有村叟坐邻家，闻读书声，曰贵人也，请相见。谛观再四，又问八字干支，沈思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当某年得知县，某年署大县，某年实授，某年迁通判，某年迁知府，某年由知府迁布政，某年迁巡抚，某年迁总督。善自爱，他日知吾言不谬也。后不再见此叟，其言亦不验。然细较生平则所谓知县，乃由拔贡得户部七品官也。所谓调署大县，乃庶吉士也。所谓实授，乃编修也。所谓通判，乃中允也。所谓知府，乃侍读学士也。所谓布政使，乃内阁学士也。所谓巡抚，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内外异途耳。是其言验而不验，不验而验，惟未知总督如何。后公以其年拜礼部尚书，品秩仍符。按推算干支，或奇验，或全不验，或半验，半不验。余尝于闻见最确者，反复深思，八字贵贱贫富，特大略如是，其间乘除盈缩，略有异同。无锡邹小山先生夫人，与安州陈密山先生夫人，八字干支并同。小山先生官礼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贵州布政使，均二品也。论爵，布政不及侍郎之尊；论禄，则侍郎不及布政之厚，互相补矣。二夫人并寿考，陈夫人早寡，然晚岁康强安乐；邹夫人白首齐眉，然晚岁丧子，家计亦薄，又相补矣。此或疑地有南北，时有初正也。余第六侄与奴子刘云鹏，生时只隔一墙，两窗相对，两儿并落蓐啼。非惟时同刻同，乃至分秒亦同。侄至十六岁而夭，奴子今尚在。岂非此命所赋之禄，只有此数？侄生长富贵，消耗先尽；奴子生长贫贱，消耗无多，禄尚未尽耶？盈虚消息，理固如斯，俟知命者更详之。

【译文】

董文恪任少司空时，说以前住在富阳县乡下，有个村叟坐在邻居家，听见读书声，说这是位贵人，请见见面。他再三仔细地端详我，又问了生辰八字，沉思了好半天，说：“看你的命相，都是一品官。在某某年可以任知县，某某年管辖大县，某某年正式任命为大县县令，某某年升通判，某某年升知府，某某年由知府升任布政使，某某年升巡抚，某某年升总督，请好自为之，以后你会知道我的话没错。后来再没看见过这个老人，他的话也没应验。但是仔细比较生平所任官职，则所

谓知县，就是由拔贡得任户部的七品官。所谓管辖大县，就是被任为庶吉士。所谓正式任命，就是指任编修。所谓通判，是指任中允。所谓知府，是指任侍读学士。所谓布政使，是指任内阁学士。所谓巡抚，是指任工部侍郎。这些官职品级都相符，任职时间也相符，不同的是村叟说的是地方官，而我所任的是京官。说起来他的话应验又不应验，不应验又应验。只是不知他说的总督，相应将任什么。后来董文恪在这一年里升任礼部尚书，和总督的品级也相符了。按干支推算，或有奇验，或完全不应验，或一半应验、一半不应验。我曾就听见的最确切的事例，反复深思所谓八字的贵贱贫富，大概情况也是这样。这中间，人事消长盛衰，也略有异同。无锡邹小山先生的夫人和安州陈密山先生的夫人，八字干支都一样。邹小山任官礼部侍郎，陈密山任官贵州布政使。两人都是二品官。论职位，布政使不如侍郎尊贵；论俸禄，则侍郎不如布政使丰厚。两者互有所补。两位夫人都长寿，陈夫人早寡，但晚年健康安乐；邹夫人与丈夫白头偕老，但晚年丧子，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大好。两者又互有所补。这或者可能是因两人地处南北，生辰时间不同所致。我第六个侄和奴仆刘云鹏，出生时只隔着一道墙，两扇窗户相对着，两人同时降生啼哭，不仅同一时刻，而且是同一分秒。我的侄长到十六岁时夭折，奴仆如今还在。莫非赋予这条命的福禄，有一定数量？我侄子生长在富贵之中，先把福禄消耗尽了；奴仆生长在贫贱之中，消耗不多，福禄还没有用尽？盈亏的情况，从道理上讲当然是这样，待遇见懂得命运的人来详细解释吧。

【原文】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镇番守备，云有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褫下衣鞭之，殆无虚日。里有老嫗能入冥，所谓走无常者是也。规其妻曰：娘子与是妾有夙冤，然应偿二百鞭耳。今妒心炽盛，鞭之殆过十余倍，又负彼债矣。且良妇受刑，虽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则干鬼神之忌。娘子与我厚，窃见冥籍，不敢不相闻。妻哂曰：死嫗谩语，欲我褫解取钱耶！会经略莫落，遭王辅臣之变，乱党蜂起，李殁于兵。妾为副将韩公所得，喜其明慧，宠专房。韩公无正室，家政遂操于妾。妻为贼所掠，贼破被俘，分赏将士，恰归韩公。妾蓄以为婢，使跪于堂而语之曰：尔能受我指挥，每日晨起，先跪妆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后供役，则贷尔命。否则尔为贼党妻，杀之无禁，当寸寸齑尔，饲犬豕。妻惮死矢志，叩首愿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余乃以他疾死，计其鞭数适相当。此妇真顽钝无耻哉，亦鬼神所忌，阴夺其魄也。此事韩公不自讳，且举以明果报，故人知其详，韩公又言，此犹显易其位也。明季尝游襄邓间，与术士张鸳湖同舍。鸳湖稔知居停主人妻，虐妾太甚，积不平，私语曰：道家有借形

法，几修炼未成，气血已衰，不能还丹者，则借一壮盛之躯，乘其睡与之互易。吾尝受此法，姑试之。次日，其家忽闻妻在妾房语，妾在妻房语。比出户，则作妻语者妾，作妾语者妻也。妾得妻身，但默坐；妻得妾身，殊不甘，纷纭争执，亲族不能判。鸣之官，官怒为妖妄，笞其夫，逐出，皆无可如何。然据形而论，妻实是妾。不在其位，威不能行，竟分宅各居而终。此事尤奇也。

我的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年做镇番守备。据他说，有位李太学，妻子经常虐待妾，一发怒就扒光妾的下衣用皮鞭抽打，几乎没有一天不打。当地有位老妇人，能往返冥间，就是人们所称的“走无常”者。老妇人规劝太学妻说：“娘子与这个妾有前世之冤，但她仅应该偿还你二百鞭。你现在妒心太盛，打她的鞭数几乎超过了十多倍，反而又欠下她的债。况且，良家妇女受刑，就是官府大堂也规定不许剥衣。可娘子却一定要让她裸露示辱，事情做得太过份，就冒犯了鬼神的忌讳。娘子与我交情厚，我看见过冥间档案，不敢不告诉你这一利害关系。”太学妻冷笑说：“死老婆子胡诌谎言，是要我祈祷消灾而从中取钱吧？”不久，李太学经略莫洛，遭遇了王辅臣叛乱。乱党蜂起，李太学死于兵祸，太学妾为副将韩公所得。韩公爱她聪明贤慧，宠幸专房。韩公又没正妻，家政大权就由太学妾掌握。而太学妻在兵荒中被贼党掠走，贼破以后，俘虏分赏将士，太学妻恰好分给韩公。太学妾接收太学妻做韩门奴婢，让她跪在堂前，对她说：“你能接受我的指挥，每天早晨起床后，先跪在梳妆台前，自己对镜脱去下衣，伏地受我五鞭，然后供我役使，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是作为贼党妻室来到这里的，无论杀你砍你都不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要一寸一寸地割下你的肉来去喂狗。”太学妻怕死，叩头表示愿意服从指挥。不过，太学妾不想让太学妻很快死去，鞭打的时候用力不狠，只是让她感到疼痛的滋味而已。一年多后，太学妻因为其他疾病死去。计算她所受的鞭数，正好与她所欠太学妾的鞭数相等。这个太学妻真是顽钝无耻啊！也是由于受鬼神忌恨，所以阴司勾取了她的魂魄。这件事情韩公自己不隐讳，并且常拿来举例说明因果报应的道理，因此人们能够详知其情。韩公又说：这如同明显地互相调换了位置。明朝末年，他曾行游襄阳、邓县一带，与术士张鸳湖同舍居住。鸳湖熟知房舍主人的妻过份虐待妾，甚为不平，对韩公私语说：“道家有一借人躯体的法术，名叫‘借形法’。如果丹还没有炼成，炼丹人的气血就已经衰竭，不能支持到‘还丹’成功，就借用一个年轻力壮人的躯体，乘其人入睡时，互相交换。我曾经学过这一法术，姑且在这家妻妾中间试用一下。”第二天，家人忽听妻在妾的房中说话，妾在妻的房中说话；等到她们走出门来，作妻说话的人是妾，作妾说话的人是妻。妾得到妻身只是默坐无语，妻换为妾身却很不甘心，纷纭争执，亲族谁也不能

判断。事情报到官府，官府斥为妖妄，将做丈夫的笞打一顿，轰出门来。众人全都无可奈何。按身形来说，妻的身形应居位，可实际上她的灵魂是妾，不在妻位，不能行威，最后只好妻妾分宅各居。这件事情特别离奇。

【译文】

曾伯祖光吉公，在康熙初年任镇番县守备，说是有位李太学的妻子，常常虐待妾，发怒则扒下妾的裤子鞭打，几乎没有一天不打。里中有位老太太能进入阴间，即所谓的走无常，她对李妻说：“娘子和妾有夙冤，但应该打她二百鞭。如今你妒火旺盛，鞭打她几乎超过了十多倍，那么你就又欠她的了。况且良家妇女受刑，按着官家的法也不扒衣服，而娘子则一定要扒她的衣服侮辱她。你觉得这样非常痛快，但犯了鬼神的忌讳。娘子和我交情厚，我偷看了阴间的籍册，不敢不告诉你。”李妻嘲笑道：“死婆子胡说，想让我祷告好捞钱么！”恰好这时经略使莫落，激起王辅臣的叛变，乱党蜂起。李太学在兵乱中丧生，他的妾归了副将韩公。韩公喜欢李妾的聪慧，极为宠爱。韩公没有正妻，家政便掌握在这个妾的手中。李妻被乱贼掠去，乱贼败亡，李妻被俘，分赏给将士，恰好分给了韩公。李妾把李妻当做奴婢，叫她跪在堂上说：“你如能受我指挥，每天早上起来，先跪在梳妆台前，自己脱了裤子，趴在地上挨五鞭，然后听使唤，这样就让你活命。不然，你是贼党的妻子，就把你杀了，把你割成一寸寸长，喂猪狗。”李妻害怕死了什么也没有了，便叩头愿意遵命。但是妾并非希望她马上死，鞭打也不很重，只要让她知道痛苦而已。过了一年多，李妻得病死去。计算起鞭数来，也差不多相当于李妾挨的鞭数了。李妻真是顽固无耻呵。她也遭到鬼神的忌恨，在暗中剥夺她的精力。这事韩公并不讳避，并且举它当例子来说明报应，所以人们知道得比较详细。韩公又说，这就像完全对换所处地位一样。明代他曾到襄邓一带去游玩，和术士张鸳湖住在一个馆舍里。张鸳湖知道馆舍主人的妻子虐待妾过分，心中不平，私下里说：“道家有借形法。即还没有修炼成，气血已衰弱，不能还丹，便找一个壮健的人，乘他睡觉之际和他换身体。我曾学过这种法，姑且试试。”第二天，主人忽然听见妻子在妾房里说话，妾在妻子房里说话。等出了门，则发现妻子声音的是妾，发妾声音的是妻。妾得到了妻子身体，只是默默坐在那儿；妻子得了妾的身体，很不甘心，纷纷扰扰地争执不休，亲族也断不了这事。告到官府，官员发怒说是妖妄，把她的丈夫打了一顿，赶出去了。大家都没有什么法子。不过根据形体辨别，妻子实际上是妾。妾不是妻子，不能行使妻子的权力，只好分开来住了一辈子。这事尤其奇异。

【原文】

相传有位塾师，夏夜月明，率门人纳凉河间献王祠外田塍上，因共讲《三百篇》拟题，音琅琅如钟鼓。又令小儿诵《孝经》，诵已复讲。忽举首见祠门双古柏下，隐隐有人。试近之，形状颇异，知为神鬼。然私念此献王祠前，决无妖魅。前问姓名。曰毛萇、贯长卿、颜芝，因谒王至此。塾师大喜，再拜请授经义。毛、贯并曰：君所讲话已闻，都非我辈所解，无从奉答。塾师又拜曰：《诗》义深微，难授下愚。请颜先生一讲《孝经》可乎？颜回面向内曰：君小儿所诵，漏落颠倒，全非我所传本。我亦无可著语处。俄闻传王教曰：门外似有人醉语，聒耳已久，可驱之去。余谓此与爱堂先生所言学究遇冥吏事，皆博雅之士，造戏语以诟俗儒也。然亦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乎。

【译文】

相传曾经有位塾师，夏夜月明朗朗照之时，他周围站满了一群学生，接着带他们来到河间献王祠外的田埂上乘凉，闲着无事，遂讲解《三百篇》拟题应考之法，声音洪亮，如敲钟鼓。接着，又叫学生们朗读《孝经》，正在朗诵之际，塾师抬起头来，忽见祠堂门前的两棵五围粗的古柏树下，隐隐约约好象有人。走近一看，奇形怪状，不象人样，但自信在献王祠前不会有孤魂野鬼，于是上前请问那些人的姓名，回答说叫毛萇、叫贯长卿、颜芝，又问何事至此，答曰为了拜见献王而至此。塾师求之不得，再次叩拜请求传授经义。只听见毛萇、贯长卿齐声回答：“你所讲解，无法理解，没法讲授。”塾师再拜说：“《诗》义深奥无穷，象我这样愚笨的人更能教会，颜先生给我讲讲《孝经》，可以吗？”颜芝转过脸去说：“刚才你们朗读《孝经》，句句漏落颠倒，况且，这都不是我传下的版本，不知从何讲起。”不久，好象是献王的声音传了过来：“门外何方醉鬼，一派胡言，吵了这么久，也该滚了吧。”我认为这件事是高雅有识之士编出的笑话来嘲笑那些志趣不高、目光短浅的读书人的。这正应了《庄子》里的一句话：“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原文】

先姚安公性严峻，门无杂宾，一日与一褴褛人对语，呼余兄弟与为礼，曰：此宋曼殊曾孙，不相闻久矣，今乃见之。明季兵乱，汝曾祖年十一，流离戈马间，赖宋曼殊得存也。乃为委曲谋生计，因戒余兄弟曰：义所当报，不必谈因果。然因果实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贵后，视其子孙零替，漠如陌路。后病困，方服药，恍惚见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视之，则当年乞救书也。覆杯于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译文】

先父姚安公生性严厉，家中没有杂七杂八的宾客。一天，姚安公同一个衣衫破烂的人说话，呼唤我们兄弟向他行礼说：“这是宋曼珠的曾孙，不通消息很久了，现今才见到。明末兵乱，你们的曾祖父年十一岁，在战乱中流浪，靠着宋曼珠才活了下来。”于是想方设法替他谋求生计，并告诫我们兄弟说：“道义所应当报答的，不必谈论因果报应，但是因果确实也不差。过去某公受人重生的恩惠，富贵了以后，看到恩人的子孙零落，他竟淡漠得像个陌路之人。后来某公生病困顿，正在吃药，恍恍惚惚看到恩人亲手交给他两封信，都没有封口。一看，则是当年乞求救援的信。某公把杯子打翻在地上说：‘我死得晚了！’这天晚上死去。”

【原文】

宋按察蒙泉言，某公在明为谏官，尝扶乩问寿数。仙判某年某月某日当死。计期不远，恒悒悒，届期乃无恙。后入本朝，至九列。适同僚家抚乩，前仙又降，某公叩以所判无验，又判曰：君不死，我奈何？某公俯仰沉思，忽命驾去，盖所判正甲申三月十九日也。

【译文】

按察宋蒙泉说：某公在明朝时做谏官，曾经举行“扶乩”向神仙求问自己的寿命。神仙判断他当死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计算日期，已经不远了，因此常郁郁不乐。可是，到了他当死的那个日子，却安然无恙。后来进入本朝，官至九列。一次遇上同僚家举行“扶乩”，当年在明朝告诉他寿数的那个神仙又降临下来。他乘此机遇，叩问当年判断没有应验的原因。神仙给他的判语说：“你不去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备车告退。原来，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这天正是明朝灭亡，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百官从主赴难的日子。某公没赴难才存活下来。

【原文】

沈椒园先生，为鳌峰书院山长时，见示高邑赵忠毅公旧砚，额有东方未明之硯六字，背有铭曰残月荧荧，太白耿耿。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盖劾魏忠贤时，用此砚草疏也。末有小字一行，题门人王铎书。此行遗未镌，而黑痕深入石骨，干则不见。取水濯之，则五字炳然。相传初令王铎书此铭，未及 而难作。后在戍所乃 之，语工勿 此一行。然阅一百余年，涤之不去，其事颇可。或曰忠毅嫉恶严。渔洋山人笔记称铎人品日下，书品亦日下。然则忠毅先有所见矣，削其名，搯之也。涤之不去，欲著其尝为忠毅所摈也。天地鬼神，恒于一事偶露其巧，使人知警，是或然欤。

【译文】

沈椒园先生任鳌峰书院山长时，拿出一方高邑人赵宗毅的旧砚给我看。砚额上有“东方未明之砚”六个字；砚背有铭文，写道：“残月淡淡，太白星闪闪。鸡叫三遍，更敲五声，这时写奏疏弹劾大宦官。事情成功就记你一功，不成功则和你一起遭贬。”大概在弹劾魏忠贤时，用这块砚研磨书写奏疏。末尾有一行小字，题道：“门人王铎书”。这一行字遗漏没有刻，但黑色痕迹深入砚中，砚台干时看不见。用水一浸，这五个字就清楚了。相传开始让王铎写这段铭文，还没来得及刻，赵忠毅便被贬了。后来赵忠毅在贬所刻了这段铭文，告诉刻工末一行不刻。然而过了一百多年，这一行字还没有被洗去，这事也极反常。有人说赵忠毅嫉恶如仇。渔洋山人笔记中说王铎人品日下，书品也日下。而赵忠毅已先自察觉了。去掉他的名字，即摈弃他的意思。但他的名字仍洗不去，是为了显示他曾为赵忠毅所摈弃。天地鬼神，常在一件事中偶然显露出其机巧，以使人有所警醒。这件事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原文】

乾隆庚午，官库失玉器，勘诸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作童子声曰：玉器非所窃，人则真所杀。我即所杀之魂也。问官大骇，移送刑部。姚安公时为江苏司郎中，与余公文仪等同鞠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岁上元，常明引我观灯归，夜深人寂，常明戏调我，我方力拒，且言归当诉诸父。常明遂以衣带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诸巡城，送刑部，以事无左证，议别缉真凶。我魂恒随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觉炽如烈焰，不得近。后热稍减，渐近至二三尺，又渐近至尺许。昨乃都不觉热，始得附之。又言初讯时，魂亦随之刑部，指其门乃广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检得旧案。问其尸，云在河岸第几柳树旁。掘之亦得，尚未坏。呼其父使辨识，长恸曰：吾儿也！以事虽幻查，而证验皆真。且讯问时，呼常明名，则忽似梦醒，作常明语；呼二格名，则忽似昏醉；作二格语。互辩数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语家事，一一分明。狱无可疑，乃以实状上闻。论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卖糕为活，忽高唱卖糕一声，父泣曰：久不闻此，宛然生时声也。问儿当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问常明，不复作二格语矣！

【译文】

乾隆庚午年，官库玉器被盗。官吏逐个搜查各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作童子声：“玉器没丢，人倒是杀了，杀的就是我，我是死魂。”官吏大惊，遂扭送常明到刑部接受讯问。审理此案的人是姚安公、余文仪等人。鬼魂先说：“我叫二格，十四岁，家住海淀，父亲名叫李星望。去年正月十五，常明带我看花灯，回来时，夜深

人静，常明玩弄我，我全力挣扎并说要告诉我父亲。常明恼羞成怒，解下衣带把我勒死，埋在河岸边。父亲怀疑常明把我藏了，控告至巡城御史那，因未找到证据，案件移送到刑部，决定另外缉拿真凶。我的灵魂常跟着常明，不过不能近他的身体，只要相距四五尺，便觉得他炽热如火焰一般让我热得难受，后来，他的热力稍微减弱了些，距离先减为二三尺，最后是一尺左右，昨天，我才一点儿也觉不到热力，于是赶快附在他身上。”鬼魂又说：“一审时，我已随常明到刑部。”接着，鬼魂说出了日期，于是，官府搜索出旧案宗，又得知鬼魂尸体在河岸边第几棵柳树旁。挖开一看，果见尸体仍未曾腐烂。找来他的父亲，经辨认，他父亲嚎啕不已：“是我可怜的儿子啊……”这样，一场虚幻的案子，终于查证属实。讯问时，鬼魂叫常明的名字，则好象他忽然梦醒象活人一样，说话也是常明的声调；而叫二格的名字时，又好象昏死过去，又变成了二格的声音。就这样，两种声调互相辩论了一会儿，常明终于理屈词穷，只好服罪。另外，父子俩叙说家事，皆条理分明。到此，本案已无可疑之处，于是呈报实情于上，依法判决。判决令下达之日，鬼魂异常高兴。二格生前以卖糕为生，这时，忽然高声吆喝道：“卖糕！卖糕！”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父亲又高兴又难过地说：“儿啊！好久没听到你的叫卖声了，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儿啊，你要上哪儿去呀？”鬼魂回答：“父亲，我也不知道，我走了，我走了……”此后再问常明，就不能发出二格的音调了。

【原文】

南皮张副使受长，官河南开归道，夜阅一讞牒，沉吟自语曰：自到死者，刀痕当入重而出轻，今入轻出重，何也？忽闻背后太息曰：公尚解事。回顾无一人。喟然曰：甚哉！治狱可畏也。此幸不误，安保他日不误耶？逐移疾而归。

【译文】

张受长副使，南皮人，做河南开归道道员时，曾夜里阅读一份断狱的案卷。他思考着自言自语地说：“用刀割颈自杀死的，刀痕应当进去重而出来轻，现在进去轻而出来重，为什么呢？”忽然听到背后叹息一声说：“您还算懂事。”他回头观看，却并没一人。唉的叹了口气说：“多么厉害，审理案件真可怕啊！这次幸而不错，怎么能够保证别的日子不错呢？”于是上书称病而归。

【原文】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讳荣祉，官山西陵川令。有一旧玉马，质理不甚白洁，而血浸斑斑。斫紫檀为座，承之，恒置几上。其前足本为双跪欲起之形。一日，左足忽伸出于座外。高公大骇，阁署传视，曰：此物程朱不能格也。一馆宾曰：凡物岁久则为妖，得人精气多，亦能为妖，此理易明，无足怪也。众议碎之，犹豫未决。次

日仍屈还故形。高公曰：是真有知矣。投炽炉中，似微有呦呦声。后无他异。然高氏自此渐式微。高宜人云：此马锻三日，裂为两段，尚及见其半身。又武清王庆曹氏厅柱，忽生牡丹二朵，一紫一碧。瓣中脉络如金丝，花叶葳蕤，越七八日乃萎落。其根从柱而出，纹理相连，近柱二寸许，尚是枯木，以上乃渐青。先太夫人，曹氏甥也。小时亲见之，咸曰瑞也，外祖雪峰先生曰：物之反常者为妖何瑞之有？曹氏亦式微。

【译文】

先叔母高宜人的父亲高荣祉，在山西陵川做县令。他得到一古旧玉马，玉马的质理不很白洁，而且血迹斑斑，冲洗不掉。他用紫檀木为玉马制成一个底座，常放在书案上。玉马的前腿本来是双跪欲起的状态，一天忽然左腿伸出了座外。高公大惊，合署传观这一怪物，都说程朱主张“格物”，可这个“物”他们是“格”不了的。一位馆宾说：“大凡物件，年深日久就可兴妖作怪，得到人的精气过多也能兴妖作怪。这个道理很明白，不足为奇。”众人议论将玉马击碎，一时犹豫未决。第二天，玉马左腿又屈入座内恢复了原形。高公说：“还真成精了。”便将玉马投入火炉中。玉马在火炉中好似有“呦呦”的叫声。从此以后，没有发生任何其他怪异，不过高氏门庭也逐渐破落起来。高宜人说玉马烧了三天，裂成两截，她还见到过烧毁的半个身子。还有，武清王庆曹家的厅柱上，忽然长出两朵牡丹花，一朵紫的，一朵碧的，花瓣中的脉络好象金丝，花叶繁盛，过了七八天才枯萎掉落。花的根从柱生出，纹理与柱相连；近柱二寸还是枯木，二寸以远才逐渐变青。我的先太夫人是曹氏的外甥女，小时亲眼见过厅柱的牡丹，当时都认为是吉祥征兆。我的外祖雪峰先生说：“反常的物就是妖，哪有什么吉祥征兆！”后来曹氏门庭也破落了。

【原文】

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带殉。越数年，墓前恒见一白蛇。后墓为水啮，棺坏朽。改葬之日，他珍物俱在，视玉带则亡矣。蛇身节节有纹，尚似带形，岂其悍鸷之魂，托玉而化欤？

【译文】

先外祖母说，曹化淳死后，他的家人用明代的一条玉带殉葬。过了几年，他的墓前常见有一条白蛇。后来坟墓被水浸，棺材朽损。在改葬那天，其它珍贵的东西都在，而玉带却不见了。蛇的身上有一节节的花纹，像玉带的形状。莫非他那凶悍阴鸷的魂魄，假托玉带而变化了么？

【原文】

外祖张雪峰先生，性高洁，书室中几砚精严，图史整肃。恒其户，必亲至乃开。院中花木翳如，莓苔绿缊，僮婢非奉使令，亦不敢轻踏一步。舅氏健亭公，年十一二时，乘外祖他出，私往院中树下纳凉。闻室内似有人行，疑外祖已先归，屏息从窗隙窥之，见竹椅上坐一女子，靓妆如画。椅对面一大镜，高可五尺，镜中之影，乃是一狐。惧弗敢动，窃窥所为。女子忽自见其影，急起绕镜四周呵之。镜昏如雾，良久归坐，镜上呵迹亦渐消。再视其影，则亦一好女子矣。恐为所见，蹑足而归。后私语先姚安公。姚安公尝为诸孙讲大学修身章，举是事曰：明镜空空，故物无遁影。然一为妖气所翳，尚失真形。况私情偏倚，先有所障者乎！又曰非惟私情为障，即公心亦为障。正人君子，为小人乘其机而反激之，其固执决裂，有转致颠倒是非者。昔包孝肃之吏，阳为弄权之状，而应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气之翳镜也。故正心诚意，必先格物致知。

【译文】

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品性高洁，尤喜藏书。书房里文房四宝齐全，图书史料整齐有序。他出去时常锁门，没有他来，谁也不准开。书房前的院子里花木茂盛，地上青苔争绿，丫环们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舅舅健亭公十二三岁时，趁我祖父外出，偷偷溜到院里树下乘凉，听见书房里好象有人走动。他怀疑是外祖母回来了，于是屏息观看，但见竹椅上坐着一个女子，漂亮得象画中美人一样。椅子对面有一块大镜子，高五尺，镜子里照出来的却是一只狐狸。健亭公怕得不敢动，偷偷看狐狸要干什么。这女子忽然看见镜中的影像，急忙绕着镜子呵气。顿时，镜面上一片模糊。好一会儿，狐狸才又坐回椅子上，镜子上的气雾慢慢消去。再看镜中，又变成了一个漂亮女子了。健亭公害怕被发现，轻手轻脚缩了回来。后来，他暗中告诉了姚安公。姚安公曾给几个孙子讲《大学》中修身那一章，举例说：“明镜上空白无物，所以影像无处躲藏，一旦被妖气所覆，则失去物之本形，何况因私情而偏袒，事先就蒙上自己的眼睛呢？”又说，岂止私心，公心也可蒙住眼睛。正人君子，被小人暗算已可能恼羞成怒，一时糊涂，也许颠倒是非黑白。过去包公的小吏佯装弄权之状，使本应挨打的囚犯免于挨打。这与妖气遮蔽了镜子是一个道理。所以要诚意诚心，正直无邪，必须先广泛接触生活获得知识。

【原文】

有卖花老妇言，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有丽妇夜逾短垣，与邻家少年狎，惧事泄，初诡托姓名，欢昵渐洽，度不相弃，乃自冒为圃中狐女。少年悦其色，亦不疑拒。久之，忽妇家屋上，掷瓦骂曰：我居圃中久，小儿女戏抛砖石，惊动邻

里，或有之，实无冶荡蛊惑事，汝奈何污我！事乃泄，异哉。狐媚恒托于人，此妇乃托于狐。人善媚者比之狐，此狐乃贞于人。

【译文】

有一个卖花老妇说：京城有一所住宅靠近空的园地，园中本来多狐。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夜里越过矮墙同邻家少年亲昵，因害怕事情泄漏，就开始假托姓名。后来欢爱渐渐和洽，估计不至于相抛弃，就自己冒充是园中的狐女。少年喜欢她的美色，也不疑心拒绝。很久以后，忽然这个女人家的屋上有瓦片掷来，听到骂声说：“我居住园中很久了，小儿女们戏耍抛掷砖头石块，惊动了邻里，或者是有的。实在没有放荡迷惑人的事，你为什么污辱我？”事情才泄露出来。怪啊！狐狸精的诱惑常常假托于人，这个女人竟假托于狐狸精。善于诱惑的人被比作狐狸精，这个狐狸精竟然比人还要坚贞。

【原文】

有游士以书画自给，在京师纳一妾，甚爱之。或遇宴会，必袖果饵以贻妾，亦甚相得。无何病革，语妾曰：吾无家，汝无归；吾无亲属，汝无依；吾以笔墨为活，吾死，汝琵琶别抱，势也，亦理也。吾无遗债累汝，汝亦无父母兄弟掣肘，得行己志。可勿受锱铢聘金，但与约，岁时许汝祭我墓，则吾无恨矣。妾泣受教。纳之者亦如约，又甚爱之。然妾恒郁郁忆旧恩，夜必梦故夫同枕席，睡中或昵昵呓语。夫觉之，密延术士镇以符，梦语止而病渐作，驯至绵。临歿，以额叩枕曰：故人情重，实不能忘，君所深知，妾亦不讳。昨夜又见梦曰：久被驱遣，今得再来，汝病如是，何不同归？已诺之矣。能邀格外之惠，还妾尸于彼墓，当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不情之请，惟君图之。语讫奄然。夫亦豪士，慨然曰：魂已往矣，留此遗蜕何为？杨越公能合乐昌之镜，吾不能合之泉下乎？竟如所清。此雍正甲寅乙卯间事。余时年十一二，闻人述之而忘其姓名。余谓再嫁，负故夫也；嫁而有二心，负后夫也。此妇进退无据焉。何子山先生亦曰：忆而死，何如殉而死乎？何陋庵先生则曰：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译文】

有位游士，靠书画谋生，在京都纳得一妾，非常爱她。如果有人请他赴宴，他肯定袖回水果佳食给爱妾吃。爱妾也与他情投意合。可是没有多久，游士病危，临终之际对爱妾说：“我没有家，这就会使你没有归宿；我又没有亲属，这也将会使你没有依靠。我以笔墨为生，我死以后你另寻佳婿，琵琶别抱，这是情势所迫，也是理所当然。我没有留下债务牵累你，你也没有父母兄弟掣肘。如果遇到遂心的男人，不要接受他的成婚聘金，但一定与他约定，每年祭祀时节要允许你给我

上坟祭祀。能够这样，我就死无遗恨了。”爱妾流着泪，点头答应了他的遗嘱。游士死后，爱妾嫁了一位豪士。豪士如约允她祭祀故夫，而且也很爱她。然而，这位爱妾却常郁郁寡欢，不忘游士旧恩，每夜都梦见与故夫同席共枕，有时就昵昵呓语，似与故夫说话。豪士察觉后，密请术士书写了符 镇鬼。此后，爱妾停止了梦语，却又生起病来，病情日益沉重，渐至命危。临终时，用前额叩枕对豪士说：“故夫对我恩重，实在不能忘怀，这是你很了解的，也是我从来没有隐讳的。昨夜又梦见他来对我说：‘我被赶走很长时间，今天又来了。你病到这种地步，为何还不随我归去？’妾已经答应了他。如果能得到你的格外恩惠，把妾尸葬于故夫坟墓，我会生生世世结草报恩。这个不合情理的请求，恳望你能考虑。”说罢闭目死去。豪士本来就是豪士，慷慨豪爽地对人说：“魂魄都已经走了，扣留一个遗蜕有何用处？杨越公能使乐昌公主破镜重圆，我就不能使泉下有情人重结眷属吗！”最后按妾的请求把她的遗体合葬于游士墓中。这是雍正甲寅、乙卯年间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十一二岁，听人讲述，忘记了他们的姓名。在我看来，这位妾改嫁负了故夫，嫁有贰心又负了后夫，应该说她是进退无据，都不符合礼教。何子山先生也说：“与其怀念故夫而死，不如当时殉节而死。”何励庵先生却说：“《春秋》之义责备贤人，不可用士大夫的标准去要求小儿女子。对于这位妾，可以可怜她的遭遇，同情她的心愿。”

【原文】

屠者许方，尝担酒二罍夜行，倦怠大树下。月明如昼，远闻呜呜声，一鬼自丛墓中出。形状可怖，乃避入树后，持担以自卫。鬼至罍前，跃舞大喜，遽开饮。尽一罍，尚欲开其第二罍，絨甫半启，已颓然倒矣。许恨甚，且视之，似无他技，突举担击之，如中虚空。因连与痛击，渐纵驰委地，化浓烟一聚。恐其变幻，更捶百余，其烟平铺地面，渐散渐开，痕如淡墨，如轻 ，渐愈散愈薄，以至于无。盖已渐灭矣。余谓鬼，人之余气也，气以渐而消，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世有见鬼者，而不闻见羲轩以上鬼，消已尽也。酒散气者也，故医家行血发汗开郁驱寒之药，皆治以酒。此鬼以仅存之气，而散以满罍之酒，盛阳鼓荡，蒸铄微阴，其消尽也固宜。是渐灭于醉，非渐灭于 也。闻是事时，有戒酒者，曰：鬼善幻，以酒之故，至卧而受捶。鬼本人所畏，以酒之故，反为人所困，沉湎者念哉。有耽酒者，曰：鬼虽无形而有知，犹未免乎喜怒哀乐之心。今冥然醉卧，消归乌有，反其真矣。酒中之趣，莫深于是。佛氏以涅槃为极乐，营营者恶乎知之。庄子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欤。

【译文】

屠夫许方挑着两坛子酒夜行，走累了便在大树下休息。这时月光亮得像白天一样。远处有呜呜的声音，有一个鬼从墓群中出来，相貌极可怕。许方便躲在树后，手持扁担自卫。鬼来到坛子前，高兴得手舞足蹈，便打开盖子喝起酒来。喝完了一坛子，还要开另一个坛子。刚开到一半，鬼便颓然倒在地上。许方恨极了，看了看鬼，好像没别的什么能耐，便突然用扁担猛打，好像打在虚空中。他连连痛打，鬼渐渐懈怠委顿在地上，化作一团浓烟。许方怕鬼变幻，又打了一百多下。浓烟平铺在地面上，渐渐散开，淡如墨迹，又像轻纱，越散越薄，终于不见了，大概是消失了。我认为鬼是人剩余的气，气是一点一点地消失的，所以《左传》中说新鬼大、旧鬼小。世上有看见鬼的，但没有听说谁见过远古太昊、黄帝以前的鬼，那是因为已经消失之故。酒是散气的，所以医家行血、发汗、开郁、驱寒的药，都配以酒。这个鬼仅存那么点气，却喝了满坛子的酒，阳气鼓荡，通迫阴气，那么他消失掉也是势所必然。他是被酒消灭的，而不是被扁担打得消失的。听到这件事，有位戒酒的说：“鬼善于变幻，因为喝酒，而致醉倒挨打。人本来害怕鬼，鬼喝了酒，反而被人治住了。沉湎于酒的人该记住这事。”有位爱喝酒的人说：“鬼虽然没有形体，但也有感知，也没免去喜怒哀乐的情绪。如今他昏昏然地醉卧，消失不见了，乃是反朴归真了。酒中的旨趣，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佛家以涅槃为极乐，那些为生计而忙乎的人是体会不到的。”《庄子》中所谓各有各的是非标准，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原文】

献县田家，牛产麟，骇而击杀。知县刘征廉收葬之，刊碑曰见麟郊。刘固良吏，此举何陋也。麟本仁兽，实非牛种，犊之麟而角，雷雨时蛟龙所感耳。

【译文】

献县有一农家的牛生了一头麒麟，农夫害怕，把它弄死了。知县刘征廉听说后把它埋了，并立碑，碑上写“见麟郊”三字。刘征廉本来是人们公认的清官，但这个做法，实在不敢恭维。麒麟本是吉祥之兽，不是牛种。牛生下麒麟而且头上有角，当是雷雨时与蛟龙感应，杂交而生下的。

【原文】

董文恪公未第时，馆于空宅，云常见怪异。公不信，夜篝灯以待。三更后，阴风飒然，庭户自启，有似人非人数辈，杂糅拥入。见公大骇曰：此屋有鬼！皆狼狽奔出。公持挺逐之。又相呼曰：鬼追至，可急走。争逾墙去。公恒言及，自笑曰：不识何以呼我为鬼？故城贾汉恒，时从公受经，因举《太平广记》载野叉欲啖哥舒

翰妾尸，翰方眠侧，野叉相语曰：贵人在此，奈何？翰自念呼我为贵人，击之当无害，遂起击之。野叉逃散。鬼贵音近，或鬼呼先生为贵人，先生听未审也。公笑曰：其然。

【译文】

董文恪公没有登第时，设学馆在一所空的住宅里，有人说这里常可见到怪异。董公不相信，夜里用竹笼罩着灯光等待。三更以后，阴风飒飒，庭院中的门户自动打开，有几个像人又不像人的怪物杂乱地拥进来。看见董公，大惊说：“这个屋子有鬼！”都狼狈地奔逃出去。董公拿着棍棒追逐，他们又互相呼叫着说：“鬼追来了，赶快跑！”争着越过墙头走了。董公常常谈起这事，自己笑着说：“不知道为什么叫我是鬼？”故城的贾汉恒，这时跟随董公学习经文，于是举出“《太平广记》所载夜叉要想吃哥舒翰妾的尸体，翰正睡在旁边，夜叉相互说：‘贵人在这里，怎么办？’翰自己考虑叫我做贵人，打它应当没有什么害处，于是起身击打，夜叉奔逃散去。鬼、贵的音相近，或者鬼叫先生为贵人，先生听得不清楚。”董公笑笑说：“是这样吧！”

【原文】

庚午秋，买得《埤雅》一部，中折叠绿笺一片，上有诗曰：愁烟低冪朱扉双，酸风微戛玉女窗。青磷隐隐出古壁，土花蚀断黄金瘤。草根露下阴虫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湿萤一点过空塘，幽光照见残红泣。末题靚云仙子降坛诗，张凝敬录，盖扶乩者所书。余谓此鬼诗，非仙子诗也。

【译文】

庚午年秋天，我购买了一部《埤雅》，书中折叠一片绿笺，上面写着诗：“愁烟低冪朱扉双，酸见微戛玉女窗。青磷隐隐出古壁，土花蚀断黄金。”草根露下阴虫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湿萤一点过空塘，幽光照见残红泣。”末尾题文：“靚云仙子降坛诗，张凝敬录。”原来是“扶乩”降神的人书写的。但我认为这是鬼诗，而不是仙诗。

【原文】

沧州张铉耳先生，梦中作一绝句曰：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楼十二垂杨遍，何处吹箫伴月明。自跋云，梦如非想，如何成诗？梦如是想，平生未到江南，何以落想至此，莫明其故。姑录存之。桐城姚别峰，初不相识，新自江南来，晤于李锐巖家，所刻近作，乃有此诗。问其年月，则在余梦后岁余。开篋出旧稿示之，共相骇异，世间真有不可解事。宋儒事事言理，此理从何处推求耶。又海阳李漱六名承芳，余丁卯同年也。余听事挂渊明采菊图，是蓝田叔画。董曲江曰：

一何神似李漱六？余审视信然。后漱六公车入都，乞此画去。云平生所作小照，都不及此。此事亦不可解。

【译文】

沧州人张铉耳先生在梦中作了一首绝句：“秋天江中潮水拍着岸，夜里孤舟泊着已近三更。十二座红楼遍地垂杨，何处吹箫伴着明月。”他自己写了一个跋，说：“梦到的如果不是曾想过的，怎么能成诗？梦如果是曾想过的，那么从未到过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暂且记录下来存着。桐城人姚别峰，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刚从江南来，聚谈于李锐巖家。他说新刻印的近作，其中就有这首诗。问写作的年月，则在我做梦之后的一年多。我打开箱子拿出旧诗稿给他看，大家都感到惊异，世上真有不可理解的事。宋代儒生事事都讲究理，不知这个理从哪儿来推求。又海阳人李漱六，名叫承芳，是我在丁卯年的同年。我的衙门里挂着一幅陶渊明采菊图，是蓝田叔画的。董曲江说：“画中人怎么这么像李漱六？我审视了一下，的确是像。后来李漱六进京参加会试，把这幅画要了去。他说他这一辈子所画的小照，都不如这一张画。这事也不可理解。”

【原文】

景城西偏，有数荒冢，将平矣。小时过之，老仆施祥指曰：是即周某子孙，以一善延三世者也。盖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癸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惻然心动，并出资赎之。一无生理，急刺其心死。一携归，因无子，纳为妾。竟生一男，右臂有红丝，自腋下绕肩胛，宛然断臂女也。后传三世乃绝。皆言周本无子，此三世乃一善所延云。

【译文】

景城西郊有几座荒坟，几乎与地面一样平了。小时路过这，仆人施祥指着荒坟对我说：“这儿埋的是周某的子孙，因为他做了一件善事，延嗣了三代子孙。”那是在明代崇祯末年，河南、山东连遭旱灾、虫灾，最后，连树皮草根也吃光了，人们不得不以人肉为粮食，官吏也管不了。妇女小孩被绑到市场去卖，这叫做菜人。屠户买去，像宰杀猪羊一样。周某的祖上去东昌做生意回来，在这酒店吃饭。屠夫说：“客官，肉没了，请稍等。”一会儿，只见他拉了两个女子进了厨房，招呼道：“客人久等了，赶快先砍个蹄膀来。”周某的祖上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听一声长哭，一个女子的右臂已落地，疼得在地上打滚。另一个吓得面无人色。见了周祖

上，两人一起哀叫，一个求屠夫赶紧杀了自己，一个求救命。周某的祖上痛心不已，心怀善意，出钱赎回了两个女子。断臂女子痛不欲生，自尽了。另一个带回去，自己又没儿子，于是收他为妾。这个妾为他生了个儿子。从此周氏传了三代香火。人们都说，周某的祖上命中注定本来不会有儿子，却因为做了件大善事而传了三代人。

【原文】

青县农家少妇，性轻佻，随其夫操作，形影不离。互相对嬉笑，不避忌人，或夏夜并宿瓜圃中。皆薄其冶荡。然对他人，则面如寒铁。或私挑之，必峻拒。后遇劫盗，身受七刃，犹诟詈，卒不污而死。又皆惊其贞烈。老儒刘君琢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也。惟笃于夫妇，故矢死不二。惟不知礼法，故情欲之感，介于仪容；燕昵之私，形于动静。辛彤甫先生曰：程子有言，凡避嫌者，皆中不足。此妇中无他肠，故坦然径行不自疑。此其所以能守死也。彼好立崖岸者，吾见之矣。先姚安公曰：刘君正论，辛君有激之言也。后其夫夜守豆田，独宿团焦中。忽见妇来，燕婉如平日，曰：冥官以我贞烈，判来生中乙榜，官县令。我念君，不欲往，乞辞官禄为游魂，长得随君。冥官哀我，许之矣。夫为感泣，誓不他偶。自是昼隐夜来，凡二十载。儿童或亦窥见之。此康熙末年事。姚安公能举其姓名居址，今忘矣。

【译文】

青县的一位农家少妇，性情轻佻，随夫劳动，形影不离。夫妻常相对嬉笑，打情骂俏，不避忌别人，有时夏天傍晚还共同睡在菜园里。村人都很看不起她，认为她淫荡不轨。但少妇对待别的男人，却是面如冰铁；如果有人向她挑情，必定遭到严厉拒绝。后来，少妇遭遇强盗抢劫，身上挨了七刀，仍在坚持破口大骂，终于没有受到强盗玷污，英烈而死。事过以后，村民们又都对她的忠贞壮烈感到十分惊奇。老儒刘君琢说：“这就是所谓本质好而没受教育的人。由于忠贞于夫妻感情，所以宁死不背丈夫。由于不懂礼教，所以情欲的感受表现于仪貌容态，亲密的隐私流露在言谈举止。”辛彤甫先生说：“程子有句话：‘凡避嫌者，皆中不足。’这个妇人心中没有其他杂念，不怀疑自己有错误，坦坦荡荡，按自己的心愿支配自己的行动，所以她能以死守节。那些道貌岸然，自高自傲的人，完全是虚伪的。”先父姚安公说：“刘先生是正统的评论，辛先生的评论稍有偏激。”后来，少妇的丈夫在夜间看守豆田，一个人睡在田间临时搭成的圆形草屋里，忽然见其妻走进来，象平常一样与他亲热，告诉他说：“冥司因为我是贞节烈妇，安排我来生得中乙榜，做官当县令。我思念郎君，不想去，乞求辞去官禄当游鬼，长随郎君。冥司官员同情我，允许了我的请求。”丈夫感动得掉下泪来，发誓不再另娶。从此，少妇昼隐夜

来,过了大约二十年。有的儿童曾经偷偷看见过这位少妇的鬼魂。这是康熙末年发生的事情。当初姚安公能说出他们的姓名地址,可我现在却已经忘了。

【原文】

献县老儒韩生,性刚正,动必遵礼,一乡推祭酒。一日,得寒疾。恍惚间,一鬼立前曰:城隍神唤。韩念数尽当死,拒亦无益,乃随去。至一官署,神检籍曰:以姓同误矣。杖其鬼二十,使送还。韩意不平,上请曰:人命至重,神奈何遣愤愤之鬼,致有误拘?倘不检出,不竟枉死耶?聪明正直之谓何!神笑曰:谓汝倔强,今果然。夫天行不能无岁差,况鬼神乎!误而即觉,是谓聪明;觉而不回护,是谓正直。汝何足以知之。念汝言行无玷,姑贷汝,后勿如是躁妄也。霍然而苏。韩章美云。

【译文】

献县的老儒生韩某,性情刚正,做什么事都遵守礼法,乡里推举他当祭酒。有一天,他得了寒病,恍惚之间,看见一个鬼站在面前说:“城隍神召唤你。”韩某想,气运尽了就应当死,抗拒也无益,便随着去了。到了一处官署,城隍神查验了名册,说:“因为姓一样,弄错了。”把鬼打了二十棍,叫把韩某送回去。韩某心中不平,上前问道:“人命关天,神为什么派这么个糊涂鬼,以致抓错了人?倘若没查验出来,我不是冤死了么?还说什么聪明正直!”神笑道:“听说你倔强,今天一看果然不错,老天运行还有误差,何况是鬼神呢?有错马上就能察觉,这就叫聪明;察觉了而不袒护,就叫正直,你怎么能知道这些道理?念你言行没有过失,暂且饶恕你,以后不要再这样急躁乱来了。”韩某一下子苏醒了过来。这是韩章美说的。

【原文】

先祖有小奴,名大月,年十三四。尝随村人罩鱼河中,得一大鱼,长几二尺。方手举以示众,鱼忽拨刺掉尾,击中左颊,仆水中。众怪其不起,试扶之,则血缕浮出。有破碗在泥中,锋瘳如刃,刺其太阳穴矣。先是其母梦是奴为人执缚俎上,屠割如羊豕,似尚有余恨。醒而恶之,恒戒以毋与人斗,不虞乃为鱼所击。佛氏所谓夙生中负彼命耶。

【译文】

先祖有个小奴仆,叫大月,年纪十三四岁。曾和村人到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长约二尺。正举给大家看,鱼挣扎摇摆,打了他一个左耳光,他倒在水里。大家见他躺在水里不起,很奇怪,去扶他,却见缕缕血液浮出水。有一块锋利的碗片嵌在泥中,刺中他的太阳穴。这以前,他母亲梦见他被人绑在砧板上,象屠宰猪羊一样,好象与屠夫有仇。醒来后忧心忡忡,所以常提醒儿子不要惹是非和别人打架。想不到被鱼推下水而死。按佛家的说法,这是他前辈子欠了鱼一条命。

【原文】

刘少宗伯青垣言，有中表涉元稹会真之嫌者。女有孕，为母所觉，饰言夜恒有巨人来，压体甚重，而色黝黑。母曰是必土偶为妖也。授以彩丝，于来时阴系其足。女窃付所欢，系关帝祠周将军足上。母物色得之，捽其足几断。后复密会，忽见周将军击其腰，男女并僵卧不能起。皆曰污蔑神明之报也。夫专其利而移祸于人，其术巧矣。巧者造物之所忌，机械万端，反而自及，天道也。神恶其险瘡，非恶其污蔑也。

【译文】

礼部侍郎刘青垣说：有一对中表兄妹，涉及到元稹《会真记》里所写的那种嫌疑，女方有了孕，被母亲所觉察。女子谎称夜里经常有一个巨人来压，身体很重而颜色黑黑的。母亲说：“这个必定是泥塑的神像兴妖作怪。”给了她一根彩色的丝线，叫她等那巨人来的时候，暗地里系在他的脚上。这女的偷偷地把彩色丝线给了她的情人，系到了关帝祠周将军的脚上。母亲寻觅发现了，把那周将军的脚几乎打断了。后来中表兄妹再度幽会，忽然见到周将军来击打他们的腰，男女一起直僵僵地躺着不能起来。人们都说：“这是污蔑神灵的报应啊！”要知道独得其利而嫁祸于人，这方法够巧妙了。巧是造物主所忌的，算尽了万种机关，反而算到了自家身上，这就是天道。神憎恨他们用心险恶，而不是憎恨他们的污蔑。

【原文】

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其横亡厉鬼，多年沉滞者，率在幽房空宅中，是不可近，近则为害。其憧憧往来之鬼，午前阳盛，多在墙阴，午后阴盛，则四散游行。可穿壁而过，不由门户，遇人则避路，畏阳气也。是随处有之，不为害。又曰：鬼所聚集，恒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喜围绕厨灶，似欲近食气。又喜入溷厕，则莫明其故。或取人迹罕到耶？所画有鬼趣图，颇疑其以意造作。中有一鬼，首大于身几十倍，尤似幻妄。然闻先姚安公言，瑶泾陈公，尝夏夜挂窗卧，窗广一丈，忽一巨面窥窗，阔与窗等，不知其身何处。急掣剑刺其左目，应手而没。对窗一老仆亦见，云从窗下地中涌出。掘地丈余，无所睹而止。是果有此种鬼矣。茫茫昧昧，吾乌乎质之。

【译文】

扬州人罗两峰，双眼有奇异功能，能够看见各种鬼魂。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鬼。横死的厉鬼，多年逗留不去，一般多在闲宅深屋中；人不可接近这种鬼，接近就要受害。往来游荡的鬼，因中午之前阳气旺盛，多在墙的阴面；中午以后阴气旺盛，多四处游荡；这些鬼可以穿墙而过，不走门户，遇见人则避开让路，

因为害怕阳气；游荡鬼随处都有，并不害人。”他又说：“鬼的聚集场所，常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僻地旷野中的鬼特别稀少。鬼喜欢围绕在厨灶旁，似乎想接近食气；又喜欢进入厕所，不明其中原因，也许是人迹罕到那里造成的。”罗两峰还画有《鬼趣图》，很令人怀疑他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识捏造的。图中有一鬼，头大于身体几十倍，尤其近乎荒唐虚幻。然而，我曾听先父姚安公说：“瑶泾人陈公，夏天夜晚挂起窗来卧床休息，窗有一丈宽。忽然有一副巨形面孔在窗外向室内窥视，面宽与窗相等，不知身子在哪里。陈公急忙掣剑刺击巨面怪物的左眼，巨面应手消失。对面房中的一位老仆人也目睹了这个巨面怪。据老仆人说，巨面怪是从窗下的地中涌出来的。人们掘地一丈多深，什么也没发现。由此看来，就真有这种大头鬼了。茫茫昧昧的，我到何处去问这个问题！”

【原文】

奴子刘四，壬辰夏乞假归省。自御牛车载其妇。距家三四十里，夜将半，牛忽不行。妇车中惊呼，曰：有一鬼，首大如瓮，在牛前。刘四谛视，则一短黑妇人，首戴一破鸡笼，舞且呼，曰：来来！惧而回车，则又跃在牛前呼来来。如是四面旋绕，遂至鸡鸣。忽立而笑曰：夜凉无事，借汝夫妇消遣耳，偶相戏，我去后，慎勿置我。置则我复来。鸡笼是前村某家物，附汝还之。语讫，以鸡笼掷车上去。天曙抵家，夫妇并昏昏如醉。妇不久病死，刘四亦流落无人状。鬼盖乘其衰气也。

【译文】

奴仆刘四，在壬辰年夏天请假回去探父母。他自己赶着牛车，载着妻子走。走到离父母家三四十里的时候，已近半夜，牛忽然不走了。妻子在车中惊叫，说：“有一个鬼，头像瓮那么大，在车前！”刘四仔细一看，是一个矮黑女人，头戴着一个破鸡笼，跳着舞叫“来来！”刘四害怕，便回过车。但鬼又跳到车前叫“来来！”就这么转来转去地一直折腾到鸡叫。鬼忽然站住笑道：“夜里凉快无事可做，借你们夫妇消遣消遣，开开玩笑。我走后不要骂我，要是骂我的话，我还来。鸡笼是前村某某家的，交给你还给他吧。”说完，便把鸡笼扔在车上走了。天亮后到了家，夫妇两人都昏昏地好像喝醉了似的。妻子不久便病死了，刘四也四处飘零没个人样。大概鬼就是趁着他们的气数将尽才欺负他们的。

【原文】

景城有刘武周墓，献县志亦载。按武周山后马邑人，墓不应在是，疑为隋刘炫墓。炫景城人，一统志载其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距城八十七里，约略当是也。旧有狐居之，时或戏鬻醉人。里有陈双，酒徒也。闻之愤曰：妖兽敢尔。诣墓所，且数且詈。时耘者满野，皆见其父，怒坐墓侧。双跳踉叫号，竟前呵曰：尔何醉至

此，乃詈尔父！双凝视，果父也。大怖叩首，父径趋归。双随而哀乞，追及于村外，方伏地陈说，忽妇媪环绕，哗笑曰：陈双何故跪拜其妻？双仰视，又果妻也。愕而痴立，妻亦径趋归。双惘惘至家，则父与妻实未尝出。方知皆狐幻化戏之也，惭不出户者数日。闻者无不绝倒。余谓双不詈狐，何至遭狐之戏？双有自取之道焉。狐不黠人，何至遭双之詈？狐亦有自取之道焉。颠倒纠缠，皆缘一念之妄起。故佛言一切众生，慎勿造因。

【译文】

献县志记载，刘武周的墓在景城。刘武周是山后马邑人，墓不应在这，可能是隋代刘炫的墓。刘炫才是景城人。另见《一统志》记载，刘武周的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离县城八十七里，很可能就是他的墓。过去墓里住着狐狸，常戏弄“醉鬼”，乡里有个陈双听说后愤愤地说：“妖怪，敢这么无礼！”他到了墓地，一顿大骂。当时满地都是干活的人，都看见陈双的父亲坐在墓边，怒气冲冲。陈双跺脚大骂？大伙走过来呵斥他：“你醉成这样，还骂父亲！”陈双仔细一看，真的是父亲，吓得赶紧叩头拜了一拜，父亲没理他，往回走了。陈双哀求父亲不要走，到了村外才追上。他趴在地上说明原委，忽听一伙妇女笑道：“陈双，为什么拜你的妻子？”陈双抬头一看，果然是妻子。他呆住了，妻子也径直回去了。陈双失意地回了家，知道父妻二人根本没出去过，这才明白是狐狸在嬉弄他。他好几天不敢出去。听到这事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我认为，陈双自作自受，不骂狐狸，何至于此？狐狸如果不戏耍人，何至于遭陈双谩骂？狐狸也是自作自受。恩怨纠纷，皆因一念之差。所以佛说，一切生灵，千万不要惹是生非，制造麻烦。

【原文】

方桂，乌鲁木齐流人子也。言尝牧马山中，一马忽逸去，蹊踪往觅，隔岭闻嘶声，甚厉。寻声至一幽谷，见数物，似人似兽，周身鳞瘕，如古松，发蓬蓬如羽葆，目睛突出，色纯白，如嵌二鸡卵，共按马生啗其肉。牧人多携铳自防，桂故顽劣，因升树放铳，物悉入深林去，马已半躯被啖矣。后不再见，迄不知为何物也。

【译文】

方桂，是乌鲁木齐一个被流放的囚犯的儿子。他说，曾经在山中牧马，一匹马忽然逃去。他跟踪前往寻找，隔着山岭听到马叫声很凄厉。循着声音的方向，到了一个幽深的山谷，看见几个东西像人又像野兽，全身鳞片毛糙、色彩错落，如同古松；头发蓬乱，像鸟羽装饰的车盖；眼珠突出，颜色纯白，就像镶嵌着两枚鸡蛋。这些东西一起按住马，活活地咬它的肉。放牧的人多半携带火铳防身，方桂本就顽皮暴烈，于是爬上树放铳，那几个东西全部进入到茂密的森林中去，这时，马的

半个躯体已经被吃掉了。后来没有再见到过，所以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原文】

芮庶子铁崖，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恒之。狐或夜于厨下治饌，斋中宴客，家人习见亦不讶。凡盗贼火烛，皆能代主人呵护，相安已久。后鬻宅于李学士廉衣。廉衣素不信妖妄，自往启视，则楼上三楹，洁无纤尘。中央一片如席大，藉以木板，整齐如几榻，余无所睹。时方修筑，因并毁其楼，使无可据，亦无他异，迨甫落成，突然烈焰四起，顷刻无寸椽。而邻屋苦草，无一茎被燹，皆曰狐所为。刘少宗伯青垣曰：此宅自当是日焚耳。如数不当焚，狐安敢纵火。余谓妖魅能一一守科律，则天无雷霆之诛矣。王法禁杀人，不敢杀者多，杀人抵罪者亦时有。是固未可知也。

【译文】

庶子芮铁崖的宅院中有一楼房，狐狸居住楼上，日常上锁，没人去管。狐妖有时在厨房做饭，在斋中宴请宾客，家人司空见惯，也不惊讶。一旦有了盗贼，狐狸能替主人驱贼护院。长期以来，人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后来将宅院转卖给学士李廉衣。李学士一向不信妖邪，亲自上楼开门审看，见楼屋三楹，都清洁得一尘不染，中央有一片席子大的地方铺着木板，象床几一样整齐，其他也没看到什么异常情况。李学士当时要修建新居，就连同此楼拆毁，使狐狸无处居住。楼毁后也没发生异常情况。到新居刚刚竣工这天，突然烈火四起，顷刻之间新居化为灰烬，没留半寸椽木，而邻屋却连一根草都没被烧。人们都说这是狐妖放的火。少宗伯刘青垣说：“这处房宅的命数该当这天焚烧，如果命数不该焚烧，狐妖哪敢放火呢？”我认为，如果妖魅们一一都能遵守天界的律条，那天雷也就没有诛杀任务了。人间王法禁止杀人，结果不敢杀人的多，杀人抵罪的人也时常出现。这类事情，本来就无从知道清楚。

【原文】

王少司寇兰泉言，梦午塘提学江南时，署后有高阜，恒夜见光怪。云有一雉一蛇居其上，皆岁久，能为魅。午塘少年盛气，集锺馗平之。众犹豫不举手，午塘方怒督，忽风飘片席蒙其首，急撤去，又一片蒙之，皆署中凉蓬上物也。午塘觉其异，乃辍役，今尚岿然存。

【译文】

少司寇王兰泉说，梦午塘任江南提学时，衙门后边有一座高丘，常见夜放奇光，人说丘上有只野鸡和一条蛇，都修炼多年而成妖。午塘年轻气盛，召集众人拿了铁锹土筐，要铲平这座高丘。大伙犹豫不肯动手，午塘正发火督促，忽然，大风

刮来一片席子蒙住他的头。他急忙拉掉席子，又飞来一片蒙在头上。这些席子都是衙门里凉蓬上的。午塘觉得有些反常，便停下了工作。如今高丘还在。

【原文】

老仆魏哲闻其父言，顺治初有某生者，距余家八九十里，忘其姓名，与妻先后卒。越三四年，其妾亦卒。适其家佣工人，夜行避雨，宿东岳祠廊下，若梦非梦，见某生荷校立庭前，妻妾随焉。有神衣冠类城隍，髻折对岳神语曰：某生污二人，有罪；活二命，亦有功，合相抵。岳神怫然曰：二人畏死忍耻，尚可贷。某生活二人，正为欲污二人，但宜科罪，何云功罪相抵也？挥之出。某生及妻妾亦随出。悸不敢语，天曙归告家人，皆不能解。有旧仆泣曰：异哉，竟以此事被录乎！此事惟吾父子知之。缘受恩深重，誓不敢言。今已隔两朝，始敢追述。两主母皆实非妇人也。前明天启中。魏忠贤杀裕妃，其位下宫女内监，皆密捕送东厂，死甚惨。有二内监，一曰福来，一曰双桂，亡命逃匿。缘与主人曾相识，主人方商于京师，夜投焉。主人引入密室，吾穴隙私窥。主人语二人曰：君等声音笑貌，在男女之间，与常人稍异，一出必见获。若改女装，则物色不及。然两无夫之妇，寄宿人家，形迹可疑，亦必败。二君身已净，本无异妇人，肯屈意为我妻妾，则万无一失矣。二人进退无计，沉思良久，并曲从。遂为办女饰，钳其耳，渐可受珥。并市软骨药，阴为缠足，越数月居然两好妇矣。乃车载还家，诡言在京所娶。二人久在宫禁，并白皙温雅，无一毫男子状。又其事迥出意想外，竟无觉者。但讶其不事女红，为恃宠骄惰耳。二人感主人再生恩，故事定后亦甘心偕老。然实巧言诱胁，非哀其穷，宜司命之见谴也。信乎人可欺，鬼神不可欺哉。

【译文】

老仆魏哲听他父亲说，顺治初年有位某生，距离我家八九十里，忘了叫什么名，和妻子先后去世。过了三四年，他的妾也死了。当时他家的雇工夜行避雨，宿在东岳祠的廊庑下。在似梦非梦中，看见某生戴着枷锁站在庭前，妻妾随在身后。有个神，看衣饰像是城隍，恭敬地对岳神说：“某生污辱了这两个人，有罪；救了两人的性命，也有功，应该相抵。”岳神不大高兴地说：“这两人怕死而忍垢含耻，还可原谅；某生救这两个人，正是为了奸污这两人，只能定罪，怎么能说功罪相抵呢？”于是把城隍神打发了出去。某生和妻妾也随后出去了。雇工害怕不敢吱声，天亮之后回去告诉了家人，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某生过去的仆人哭道：“真是怪事，他竟因这件事被逮了起来。这事只有我们父子知道。因为受恩深重，发誓不说。如今已改朝换代，说出来也不怕了。两位主母实际上都不是女人。在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杀死裕妃。裕妃的宫女内监，都被秘密逮捕送到东厂，死得都

很惨。有两个内监，一个叫福来，一个叫双桂，逃了出去。因为他们与我主人是旧相识，而主人正在京城经商。夜里便投奔来了。主人把两人带进密室。我从门缝往里偷看，听主人对他们说：‘你们的声音相貌，不男不女，和别人不大一样，一出去肯定会被抓住。如果改换女装，就认不出来了。但是两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寄住在别人家里，形迹可疑，也会被人看破。两位已净了身，和女人也没什么两样了，肯委屈当我的妻妾，就万无一失了。’两人进退不得，沉思了好久，只好曲从。主人便为他们采买女人饰物，扎了耳朵眼，渐渐可以挂耳环了。并买来软骨药，叫他们缠脚。过了几个月，居然变成两个美女了。于是主人使用车载两人回家，撒谎说在京城娶的。这两人久在宫禁之中，都皮肤白皙、举止温雅，没有一丝男子气。而且事情大出意料之外，所以也没人怀疑。感到奇怪的是两人都不做女红，但解释作恃宠骄惰，也就无可怀疑的了。两人感怀主人的活命之恩，所以在魏忠贤死后，仍甘心与主人在一起生活。主人实际上是巧言诱胁他们就范的，并非同情他们无处投奔。所以岳神惩罚他也是应该的。”可见，人可以欺骗，鬼神是不可欺骗的。

【原文】

乾隆己卯，余典山西乡试，有两卷皆中式矣。一定四十八名，填草榜时，同考官万泉吕令癯，误收其卷于衣箱，竟觅不可得。一定五十三名，填草榜时，阴风灭烛者三四，易他卷乃已。揭榜后拆视弥封，失卷者范学敷，灭烛者李腾蛟也。颇疑二生有阴谴。然庚辰乡试，二生皆中试，范仍四十八名，李于辛丑成进士。乃知科名有命，先一年亦不得。彼营营者何为耶。即求而得之，亦必其命所应有，虽不求亦得也。

【译文】

乾隆二十四年，我主持山西的乡试，有两份卷子，都考试合格了。一个定在第四十八名，填写草榜时，分房阅卷的考官万泉县令吕〇，错收他的卷子衣箱里，竟寻觅不到；一个定在第五十三名，填写草榜时，阴风吹灭蜡烛有三四次，换了别的卷子才罢。榜揭晓以后，拆封查看，失去卷子的叫范学敷，吹灭蜡烛的叫李腾蛟。颇为疑心两个考生有缺德之事，所以冥冥之中受到了惩罚。但是乾隆二十五年乡试，这两个考生都取中了。范仍旧第四十八名；李在乾隆四十六年成为进士。才知道科举考试是有命运的，早一年也不可得。那些忙忙碌碌钻营追逐的人为了什么呢？就是追求而得到了，也必然是命里所应该有的，不去追求也会得到的呵。

【原文】

先姚安公言，雍正庚戌会试，与雄县汤孝廉同号舍。汤夜半忽见披发女鬼，褰帘手裂其卷。如蛱蝶乱飞。汤素刚正，亦不恐怖，坐而问之曰：前生吾不知，今生则实无害人事，汝胡为来者？鬼愕眙却立曰：君非四十七号耶？曰吾四十九号。盖有二空舍，鬼除之未数也。谛视良久，作礼谢罪而去。斯须间，四十七号喧呼某甲中恶矣。此鬼殊愤愤，汤君可谓无妄之灾。幸其心无愧怍，故仓卒间敢与诘辨，仅裂一卷耳，否亦殆哉。

【译文】

先父姚安公说：雍正庚戌年会试，他与雄县人汤孝廉同在一个号舍。汤孝廉半夜忽见一个披发女鬼，掀帘用手裂碎他的试卷，试卷碎片像蝴蝶一样乱飞。汤孝廉一向刚正，也不害怕，坐而质问她：“前生我不知道，今生我确实没做害人事。你来此撕卷究竟因为什么？”女鬼惊愕地望着汤孝廉，后退两步问：“君不是四十七号舍吗？”汤孝廉回答：“我这是四十九号舍。”原来前面有二号空舍，女鬼误漏未数。她审视了许久，才施礼向汤孝廉谢罪退走。转瞬之间，四十七号舍传出喧呼，说某人中了邪气。这个女鬼也太糊涂了，汤孝廉可谓是无妄之灾。幸好他心中无愧，也不害怕，仓猝之际敢于诘辩，仅被撕裂一卷，否则也就危险了。

【原文】

顾员外德懋，自言为东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则有理，曩在裘文达公家，尝谓余曰：冥司重贞妇，而亦有差等。或以儿女之爱，或以田宅之丰，有所系恋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一日喧传节妇至，冥王改容，冥官皆振衣伫迓。见一老妇僵然来，其行步步渐高，如躋阶级。比到，则竟从殿脊上过，莫知所适。冥王恍然曰：此已生天，不在吾鬼录中矣。又曰：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又曰冥司恶躁竞，谓种种恶业，从此而生。故多困蹶之，使得得不偿失。人心愈巧，则鬼神之机亦愈巧。然不甚重隐逸，谓天地生才，原期于世事有补，人人为巢许，则至今洪水横流，并挂瓢饮犊之地，亦不可得矣。又曰：阴律如《春秋》责备贤者，而与人为善。君子偏执害事，亦录以为过。小人有一事利人，亦必予以小善报。世人未明此义，故多疑因果或爽耳。

【译文】

员外顾德懋说，他是东岳的冥官，我不怎么相信。但他说的话则有道理，以前在裘文达家，他对我说：“地府里很看重贞妇烈女，但也分等级。或因儿女之情，或

因公婆家田产丰厚，有所留恋而不改嫁的，为下等。情欲有所萌动而能以礼义克制自己的，是中等。心如枯井，不生感情的波澜，不向往富贵，饥冷也不顾，也不计较利害的，是上等。这样的人在千百人中也没有一人。如果是这样的人，鬼神也起敬。有一天盛传节妇到了。闫王脸色严肃，阴官们都穿戴齐整地站起来迎接。只见一位老妇人很疲惫地走来。她好像脚下踩着台阶，步步登高。等到了闫王殿，竟从殿顶上走过去，不知要去哪儿。闫王失望地说：“这人已升天，不在我们鬼界中了。”顾德懋又说：“贤臣也分三等。害怕法度的是下等，爱名声气节的是中等。心向王室，只知国计民生大事，不知祸福毁誉的人为上等。”他还说，地府厌恶为追求名利而竞争，认为种种罪孽都是因此而产生的。所以往往让这种人不顺利，叫他得不偿失。人心愈机诈，则鬼神的安排也愈机诈。地府不怎么看重隐士，认为天地造才，原是希望对世事有所补。如果人人都去当巢文、许由，那么至今这世界仍然是洪水泛滥，连挂瓢、饮牛犊的地方也不会有了。又说，阴间的法度像《春秋》求全责备贤者一样，而与人为善。君子因固执而坏了事，也被记录下来做为过失。小人有一件事有利于别人，也必用小善来报答他。世上的人不了解这方面的内情，所以往往怀疑因果报应有时不兑现。

【原文】

内阁学士永公，讳宁，婴疾，颇委顿。延医诊视，未遽愈。改延一医，索前医所用药帖，弗得。公以为小婢误置他处，责使搜索，云不得且笞汝。方倚枕憩息，恍惚有人跪灯下曰：公勿笞婢。此药帖小人所藏。小人即公为臬司时平反得生之囚也。问：藏叶帖何意？曰：医家同类皆相忌，务改前医之方，以见所长。公所服药不误，特初试一剂，力尚未至耳。使后医见方，必相反以立异，则公殆矣。所以小人阴窃之。公方昏闷，亦未思及其为鬼。稍顷始悟，悚然汗下。乃称前方已失，不复记忆，请后医别疏方。视所用药，则仍前医方也。因连进数剂，病霍然如失。公镇乌鲁木齐日，亲为余言之，曰：此鬼可谓谙悉世情矣。

【译文】

内阁学士永宁为病所累，精神萎靡不振。请大夫诊治，也治不好。又请一医，这个医生索要前一医生开的药方，没有找到。永公以为小婢放错了地方，叫她仔细找找，并威胁她如找不到就要鞭打她。永公靠着枕头休息，昏睡中有个人跪在灯下，说：“您不要打她，药方是小人藏起来的，小人就是您任按察使时被您救出的囚犯。”永公问：“你藏药方为了什么？”回答说：“医家同行相妒，他一定改前一个医生的药方，以显示自家的高明。您服的药没错，只是刚服一剂，药力还没发挥出来，若叫后一医生见了药方，他一定改前一个医生的药方，用相反的药，以标新

立异，那您就危险了。所以，小人偷了药方。”永公昏昏沉沉也没想到对方是鬼。过了一会儿才猛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说前一医生的药方已经丢失，记不起了，请后一医生另开药方。看这个医生所用的药，与前一样。于是，连服了几剂，病很快好了。永公镇守乌鲁木齐时，亲自给我讲了这事，说：“这个鬼真的讲人情，会报恩，知人情世故啊。”

【原文】

族叔瘡庵言，肃宁有塾师，讲程朱之学。一日有游僧乞食于塾外，木鱼琅琅，自辰逮午不肯息。塾师厌之，自出叱使去，且曰：尔本异端，愚民或受尔惑耳。此地皆圣贤之徒，尔何必作妄想？僧作礼曰：佛之流而募衣食，犹儒之流而求富贵也，同一失其本来，先生何必定相苦？塾师怒，自击以夏楚。僧振衣起曰：太恶作剧。遗布囊于地而去。意必复来，暮竟不至。扪之，所贮皆散钱。诸弟子欲探取。塾师曰：俟其久而不来，再为计。然须数明，庶不争。甫启囊，则群蜂坌涌，塾师弟面目尽肿。号呼扑救，邻里咸惊问。僧忽排闥入曰：圣贤乃谋匿人财耶？提囊径行，临出，合掌向塾师曰：异端偶触忤圣贤，幸见恕。观者粲然。或曰幻术也。或曰塾师好辟佛，见僧辄诋。僧故置蜂于囊以戏之。瘡庵曰：此事余目击。如先置多蜂于囊，必有蠕动之状，见于囊外，尔时殊未睹也。云幻术者为差近。

【译文】

堂叔 庵说：肃宁有一个学塾的老师，讲程朱之学。一天，有游方和尚在学塾外面要饭，木鱼声琅琅，从辰刻到午刻不曾停息。塾师感到讨厌，出去喝叱，让他走，并且说：“你本来是儒家之外的异端，愚民或者受你的迷惑罢了。这里都是圣贤的信徒，你何必作妄想呢？”和尚行礼说：“佛家募化衣食，就像儒家追求富贵，同样是失去它的本来面目，先生何必定要苦苦相逼呢？”塾师发怒，自己拿了责罚学童的用具来扑打。和尚抖擻衣服而起说：“太恶作剧了！”遗落布袋于地而去。塾师料想他必定再来，但到晚上竟然不到。摸一摸，袋里所贮藏的都是零散的钱。那班弟子要想伸进手去取，塾师说：“如果等候他长久再不来，再作计较。但须要数数清楚，也许可以免得争闹。”刚打开袋子，则群蜂聚集涌动，螫得老师、弟子的面目全肿了。号叫扑救，邻里的人都吃惊地前来问讯。和尚忽然推门而入说：“圣贤竟然谋划隐藏别人的钱财吗？”提起袋子径自走了。临出门，合掌对塾师说：“异端偶而触犯了圣贤，希望予以宽恕。”围观的人都笑了。有的说：“这是幻术。”有的说：“塾师喜欢辟佛，看见和尚就辱骂，所以和尚把蜜蜂放在袋里，来戏弄他。”庵说：“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如果先放许多蜜蜂在袋里，必然有蠕动的样子，在袋的外面可以看到，当时确是不曾看见。说它是幻术较为接近。”

【原文】

朱青雷言，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矣而隐。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

【译文】

朱青雷说：有个逃避仇家的人，窜匿在深山里。夜晚，月明风清，他见一个鬼徘徊在白杨树下，吓得伏在地上不敢起来。鬼忽然发现了他，问道：“你怎么不出来呢？”他战抖着回答：“我害怕你。”鬼说：“最可怕的就是人了，没有任何东西比人更可怕，鬼有什么可怕的呢？让你颠沛流离逃窜到此地的，是人呢还是鬼呢？”鬼说完这话，一笑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是朱青雷有所激愤而编造的寓言。

【原文】

都察院库中有巨蟒，时或夜出。余官总宪时，凡两见。其蟠迹著尘处，约广二寸余，计其身当横径五寸。壁无罅，门亦无罅，窗棱阔不及二寸，不识何以出入。大抵物久则能化形，狐魅能自窗隙往来，其本形亦非窗隙所容也。堂吏云，其出应休咎。殊无验，神其说耳。

【译文】

都察院的库里有大蟒，有时在夜里出来。我任都察院长时，见过两次。蟒盘绕着地印下的痕迹，约宽二寸多，估计蟒身直径有五寸。墙没有缝隙，门也没有缝隙，窗棂之间也不过二寸宽，不知蟒是怎么出入的。大概动物活得时间长了就能变形。狐魅能从窗缝之中往来，它的本形也不是窗缝所能容下的。堂吏说，蟒的出没与吉凶相应。但从来没有应验。这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

【原文】

幽明异路，人所能治者，鬼神不必更治之，示不渎也。幽明一理，人所不及治者，鬼神或亦代治之，示不测也。戈太仆仙舟言，有奴子尝醉寝城隍神案上，神拘去笞二十，两股青痕斑斑，太仆目见之。

【译文】

阴阳水火不能相容，人能够分清的，鬼神不必要去管，以表示敬重人。明暗同一准则，人不能正确处理的，鬼神有时代为处理，以防止意外。太仆寺卿戈仙舟说，有个奴仆醉倒在城隍庙的神案上，被神捉去打了二十大板，伤痕累累。戈仙舟曾亲见现场。

【原文】

杜生村，距余家十八里。有贫富室之贿，鬻其养媳为妾者。其媳虽未成婚，然

与夫聚已数年，义不再适。度事不可止，乃密约同逃。翁姑觉而追之，二人夜抵余村土神祠，无可栖止，相抱泣。忽祠内语曰：追者且至，可匿神案下。俄庙祝踉跄醉归，横卧门外。翁姑追至，问踪迹，庙祝呓语应曰：是小男女二人耶？年约若干，衣履若何，向某路去矣。翁姑急循所指路往。二人因得免。乞食至媳之父母家。父母欲讼官，乃得不鬻。尔时祠中无一人。庙祝曰：吾初不知是事，亦不记作是语。盖皆土神之灵也。

【译文】

杜生村，距离我家十八里。那村里有个贪图富家财物的人，打算卖掉他家的童养媳给人做妾。那童养媳虽然没有成婚，但是同丈夫相聚已经数年，论理不当再嫁。估计事情不可能阻止，于是秘密约定一起逃走。公婆发觉，随后追赶。两人夜里到达我村的土神祠，无处可以歇宿，相抱而哭泣。忽然祠内说话道：“追赶的人将要到来，可以藏在神桌下面。”一会儿管香火的庙祝踉踉跄跄地酒醉而归，横躺在门外。公婆追到问起踪迹，庙祝说着梦话答应道：“是年少的男女二人吗？年纪约多少，衣服鞋子又怎样，向某一条路上去了。”公婆急忙按照他所指的路前去。两人因而得以避免被发现，一路要饭到了童养媳的父母家。父母要告到官府，于是才不至于被卖掉。当时祠中没有一人，庙祝说：“我起初不知道这件事，也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大概都是土神的灵验了。

【原文】

乾隆庚子，京师杨梅竹斜街，火所毁，殆百楹。有破屋，岿然独存，四面颓垣，齐如界画，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谓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译文】

乾隆庚子年，京都杨梅竹斜街发生火灾，烈焰熊熊，焚烧了近百楹房屋。灰烬之中，有间破屋岿然独存，一点也没遭破坏，四面被焚的残墙齐整，如同给火画了一道界线，将破屋保护起来。房内有一位寡媳，守护着生病的婆母没有离去。这就是所谓的“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啊！

【原文】

于氏，肃宁旧族也。魏忠贤窃柄时，视王侯将相如土苴。顾以生长肃宁，耳濡目染，望于氏如王谢，为侄求婚，非得于氏女不可。适于氏少子赴乡试，乃置酒强邀至家，面与议。于生念许之则祸在后日，不许则祸在目前，猝不能决，言父在难自专。忠贤曰：此易耳，君速作礼，我能即致太翁也。是夕，于翁梦其亡父，督课如平日，命以二题。一为孔子曰诺，一为归洁其身而已矣。方构思，忽叩门惊醒，得子书，恍然顿悟。因复书许姻，而附言病颇棘，促子速归。肃宁去京四百余里，比

信返，天甫微明，演剧犹未散。于生匆匆束装，途中官吏迎候者，已供帐相属。抵家后，父子俱称疾不出。是岁为天启甲子。越三载而忠贤败，竟免于难。事定后，于翁坐小车，遍游郊外曰：吾三载杜门，仅博得此日看花饮酒。岌乎危哉。于生濒行时，忠贤授以小像，曰：先使新妇识我面。于氏于余家为表戚，余儿时尚见此轴。貌修伟而秀削，面白，色隐赤，两颧微露，颊微狭，目光如醉，卧蚕以上，赭石薄晕，如微肿，衣绯红，座旁几上，露列金印九。

【译文】

于氏是肃宁的大族。魏忠贤专权时，把王侯将相们都看作是粪土，但他生长在肃宁，耳闻目染，便把王氏看得像晋代的王谢大族一样，为侄子求婚，非娶王氏的女儿不可。恰好于家的小儿子去参加乡试，他便置办了酒席，强把于生请到家里面议。于生心里盘算，如答应了，大祸就在以后，如不答应，大祸就在眼前。仓促间决定不下来，便说父亲在，不敢自专。魏忠贤说：“这容易，你赶快写封信，我能马上送到太翁那里。”这天晚上，于翁梦见死去的父亲，还像以前那样给他上课，出了两个题，一是“孔子说行”，一是“回去独善其身就行了”。他正在构思，忽然被叩门声惊醒。得到儿子的信，他才恍然大悟。于是复信许婚，而附言说病很重，叫儿子赶快回来。肃宁离京城四百多里地，等回信送到，天色刚亮，演的戏还没有散场。于生匆匆地准备行装出发，途中迎候的官吏，已为他准备好路上所需一应物品，并恭听他的指示。到家之后，于氏父子都宣称有病，不露面了。这一年是天启四年。过了三年，魏忠贤垮台，于氏竟免于受牵连。大局稳定下来后，于翁坐着小车，遍游郊外，说：“我三年闭门不出，只换来今天这样看花喝酒。真是危险呵。”于生临走时，魏忠贤交给他一幅小像，说：“先叫新娘认认我。”于氏和我家是表亲，我在小时曾见过这幅小像。魏忠贤身材高大而瘦削，脸色白中透红，两边颧骨微微凸起，脸颊稍窄，眼光好像喝醉了酒，卧蚕以上部分，有赭石般淡淡的晕，好像有点肿，衣服是绯红色的，座旁的几案上，摆列着九颗金印。

【原文】

杜林镇土神祠道士，梦土神语曰：此地繁剧，吾失于呵护，至疫鬼误入孝子节妇家，损伤童稚，今镌秩去矣。新神性严重，汝善事之，恐不似我姑容也。谓春梦无凭，殊不介意。越数日，醉卧神座旁，得寒疾几殆。

【译文】

杜林镇土地庙一个道士得梦，梦中土地神说：“此地事务复杂，我失职了，以致恶鬼误入孝子节妇家，伤害了孩子，现在我要调走了。新上任的土地神性格严肃，你要好好侍奉，恐怕他不象我这么姑容坏人。”道士只当作是一场春梦，没放

在心上。几天后，他醉卧在神座旁，得了寒热病，差点死去。

【原文】

景州戈太守桐园，官朔平时，有幕客夜中睡醒。明月满窗，见一女子在几侧座，大怖，呼家奴。女子摇手曰：吾居此久矣，君不见耳。今偶避不及，何惊骇乃尔。幕客呼益急，女子哂曰：果欲祸君，奴岂能救？拂衣遽起，如微风之振窗纸，穿楮而逝。

【译文】

景州戈太守桐园在朔平做官时，有个师爷夜里睡醒，这时明月满窗，看见一个女子在小桌旁侧身而坐，大为恐怖，呼唤家奴。女子摇手说：“我住在这里很久了，您没有见到罢了。今天偶而来不及回避，为什么惊怕成这样？”师爷叫唤得更加急促。女子微笑说：“果真要想加祸于您，奴仆怎么能救呢？”拂拭衣服即刻起身，就像微风振动窗纸，穿过窗户上的格子而去。

【原文】

颍州吴明经跃鸣言，其乡老儒林生，端人也，尝读书神庙中。庙故宏阔，僦居者多。林生性孤峭，卒不相闻问。一日，夜半不寐，散步月下。忽一客来叙寒温，林生方寂寞，因邀入室共谈，甚有理致。偶及因果之事，林生曰：圣贤之为善，皆无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其事虽合无理，其心已纯乎人欲矣。故佛氏福田之说，君子弗道也。客曰：先生之言，粹然儒者之言也。然用以律己则可，用以律人则不可；用以律君子犹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则断不可。圣人之立教，欲人为善而已，其不能为者，则诱掖以成之，不肯为者，则驱策以迫之，于是乎刑赏生焉。能因慕赏而为善，圣人但与其善，必不责其为求赏而然也；能因畏刑而为善，圣人亦与其善，必不责其为避刑而然也。苟以刑赏使之循天理，而又责慕赏畏刑之为人欲，是不激劝于刑赏，谓之不善，激劝于刑赏，又谓之不善，人且无所措手足矣。况慕赏避刑，既谓之人欲，而又激劝以刑赏，人且谓圣人实以人欲导民矣。有是理欤？盖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故圣人之刑赏，为中人以下设教。佛氏之因果，亦为中人以下说法。儒释之宗虽殊，至其教人为善，则意归一辙。先生执董子谋利计功之说，以驳佛氏之因果，将以圣人之刑赏而驳之乎？先生徒见缁流诱人布施，谓之行善，谓之得福，见愚民持斋烧香，谓之行善，谓可得福，不如是者，谓之不行善，必获罪，遂谓佛氏因果，适以惑众，而不知佛氏所谓善恶，与儒无异。所谓善恶之报，亦与儒无异也。林生意不谓然，尚欲更申己意，俯仰之顷，天已将曙。客起欲去，固挽留之，忽挺然不动，乃庙中一泥塑判官。

【译文】

颍州人明经吴跃鸣说：他的同乡老儒林生，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林生曾在神庙中读书，庙宇很宽阔，就居的人也很多。林生性情孤僻，对庙中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半夜，因失眠不困，他在月下散步，忽有一位客人前来凑他闲谈。林生正在寂寞，便请客人进屋，闲谈起来。客人谈话很有条理。闲谈中，偶然涉及到一些因果报应的事情。林生说：“圣贤做善事，都是没有主观目的而做成的。如果怀着主观目的去做，即使所做的事情合乎‘天理’，其用心也就纯粹是属于‘人欲’了。所以佛家的‘福田’之说，君子是不谈论的。”客人说：“先生的话，纯粹是属于儒家的言论。然而，用来要求自己是可以的，用来要求别人则是不可以的；用来要求君子还可以，用来要求普天下的人则是断然行不通。圣人立教，无非是要人做善事而已。不能做善事的人，就诱导扶持他去做；不肯做善事的人，就用鞭子驱赶迫使他去做。于是也就产生了刑罚和赏赐。对于能因为追求赏赐而做善事的人，圣人就肯定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责怪他为了求赏才做善事；对于能因为害怕刑罚而做善事的人，圣人也承认他是善人，必定不会追究他为了逃刑才做善事。如果用刑赏手段驱使人们去遵循‘天理’，却又指责人们喜赏畏刑是‘人欲’，那么人们遵从刑赏会被说成是不善，不遵从刑赏也会被说成是不善，人们也就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做了。况且，既然把喜赏畏刑称为‘人欲’，而又使用刑赏手段，岂不成了圣人实际上是以‘人欲’引导人民，有这个道理吗？因为普天之下‘上智’少，凡民多，所以圣人的刑赏，其实是在为‘中人’以下设教的。佛家的因果，也是在为‘中人’以下说法的。佛儒两家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在教人为善这一点上，意思完全一致。先生拿董子的谋利计功学说，来批驳佛家的因果理论，是要连圣人的刑赏主张一同批驳吗？先生只见僧众诱人布施钱财，说这就是行善，可以得福；不布施，就是不行善，必定有罪。从而也就误以为佛家的因果理论，完全是欺惑民众的。并没有了解到佛家所说的善恶与儒家没有区别，所说的善恶报应也与儒家没有区别。”林生对客人的这套论述不以为然，还想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见解。这时，天已近晓，客人起身想走，林生执意挽留。客人忽然挺身不动，林生仔细一看，原来是庙内的一个泥塑判官。

【原文】

族祖雷阳公言，昔有遇冥吏者，问命皆前定，然乎？曰然。然特穷通寿夭之数，若唐小说所称预知食料，乃术士射覆法耳，如人人琐记此等事，虽大地为架，不能度此簿籍矣。问定数可移乎？曰可。大善则移，大恶则移。问孰定之孰移之？曰：其人自定自移。鬼神无权也。问果报何有验有不验？曰：人世善恶论一生，祸福

亦论一生，冥司则善恶兼前生，祸福兼后生，故若或爽也。问果报何以不同？曰：此皆各因其本命。以人事譬之，同一迁官，尚书迁一级，则宰相，典史迁一级，不过主簿耳。同一铸秩。有加级者抵，无加级，则竟矣。故事同而报或异也。问何不使人先知？曰：势不可也。先知之，则人事息，诸葛武侯为多事，唐六臣为知命矣。问何以又使人偶知？曰：不偶示之，则恃无鬼神而人心肆，暧昧难知之处，将无不为矣。先姚安公尝述之曰：此或雷阳所论，托诸冥吏也，然揆之以理，谅亦不过如斯。

【译文】

族祖雷阳公说，过去有一个人遇见了小鬼，问命运都是以前注定的，是么？小鬼说是。不过以前注定的是指特别坎坷、通达和特别短命、长寿等大事，至于唐代小说中所说预知人吃什么，乃是术士猜迷的玩艺儿。如果把每人的这种琐事也都记录下来，那么即使以大地为书架，也放不下那么多籍册。这人问定数能变么？小鬼说能变，大善能变，大恶能变。这人问，谁来定谁来变？小鬼说：“是本人自己定自己变，鬼神没有这个权。”这人问，报应怎么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小鬼说：“人间以一生论善或恶，祸福也以一生来论定。在地府论善或恶，则兼顾前生，论祸或福，则兼顾后生，所以有时就不能一事一报应。”这人问，报应为什么不一样？小鬼说：“这因每人的本命不同而不同。比如说人事，同样升官，尚书升一级就当了宰相，典史升一级不过是个主簿。同样降级，如果和加级的相比，那么不加级，就等于降级了。所以事情相同而报应有时不同。”这人问定数为什么不叫人先知道？小鬼说：“情况不允许这样。如果让人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人间就没有什么事了，那么诸葛亮就成了多事的人，唐代六个大臣就成了知天命的人了。”这人问为什么又叫人偶尔知道一些？小鬼说：“不偶尔予以指示，那么有人就会觉得没有鬼神而肆无忌惮，在背人处无所不为了。”先父姚安公曾评述说：“这可能是雷阳公的看法，而假托小鬼说出来。然而以理来衡量，也是这么回事。”

【原文】

先姚安公有仆，貌谨厚而最有心计。一日，乘主人急需，饰词邀勒，得赢数十金。其妇亦悻悻自好，若不可犯，而阴有外遇，久欲与所欢逃，苦无资斧。既得此金，即盗之同遁。越十余日捕获，夫妇之奸乃并败。余兄弟甚快之。姚安公曰：此事何巧相牵引，一至于斯。殆有鬼神颠倒其间也。夫鬼神之颠倒，岂徒博人一快哉？凡以示戒云尔。故遇此种事，当生警惕心，不可生欢喜心。甲与乙为友，甲居下口，乙居泊镇，相距三十里。乙妻以事过甲家，甲醉以酒而留之宿。乙心知之，不能言也，反致谢焉。甲妻渡河覆舟，随急流至乙门前，为人所拯。乙识而扶归，

亦醉以酒而留之宿。甲心知之，不能言也，亦反致谢焉。其邻媪阴知之，合掌诵佛曰：有是哉，吾知惧矣。其子方佐人诬讼，急自往呼之归。汝曹如此媪可也。

【译文】

先父姚安公有个仆人，外表厚道呆板，实际最有心计。一日，他趁主人要求他帮忙之机，夸大其词巧言勒索了十多两银子。他的妻子外表上看是个贞妇，男人不敢靠近，暗地里却养野汉子。早有与野老公私奔的想法，苦于没有路费。现在两人偷走了这十两银子逃走了。十多天后，两人被抓获，事情败露了。我们兄弟深感快意，姚安公说：“两事互相牵连，怎么这么巧。可能有鬼神在其中策划，鬼神介入，难道就是博人欢心么？不是，这是向人示警。所以遇到这种事，应生戒心，不应只生欢心。甲和乙是朋友，甲住下口，乙住泊镇，相距三十里。乙的妻子有事到甲家，甲把她灌醉奸污了她。乙有苦说不出，反而向甲表示谢意，认为甲留她老婆住了一晚，免了住宿费。甲的妻子渡河翻了船，急流冲到乙的门前，被人救上，乙认出是甲妻，扶回家，也留宿灌醉奸污了她。甲心里知道也说不出，反表谢意。邻居老太太暗中知道了这件事，便合掌念经：“有这种事啊，太可怕了。”她的儿子正帮人提供伪证打官司，她便亲自把儿子叫了回来。你们能做到老太太这一步，就不错了。

【原文】

四川毛公振癯任河间同知时，言其乡人有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废祠。已先有一人坐檐下，谛视乃其亡叔。惊骇欲避，其叔急止之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祸汝，汝勿怖。我歿之后，汝叔母失汝祖母欢，恒非理见捶撻。汝叔母虽顺受不辞，然心怀怨毒，于无人处窃诅詈。吾在阴曹为伍伯，见土神牒报者数矣。凭汝寄语，戒其悛改。如不知悔，恐不免魂堕泥犁也。语讫而灭。乡人归，告其叔母，虽坚讳无有，然悚然变色，如不自容。知鬼语非诬矣。

【译文】

四川毛公振担任河间府同知时，说他的家乡人有傍晚在山间行走的，避雨进入一座废弃的祠庙，已经先有一个人坐在屋檐下面。仔细一看，乃是他亡故的叔父，惊怕要想逃避，他的叔父急忙止住他说：“因为有事情告诉你，所以相等待。不会祸害你，你不要害怕。我死去之后，你的叔母失去你祖母的欢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挨打。你的叔母虽然顺从忍受不抗拒，但是心里怀着怨气仇恨，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地咒骂。我在阴曹地府做差役，看到土地神行文通报多次了。要靠你传话，劝诫她悔改。如果不知道悔悟，恐怕不免要堕入地狱呵。”说完就消失了。乡人回来告诉他的叔母，她虽然坚决遮饰说没有，但是惶恐不安地变了脸色，好像

无地自容。可知鬼的话语不是乱说的了。

【原文】

毛公又言，有人夜行，遇一人状似里胥，锁繫一囚，坐树下。囚并坐暂息。囚啜泣不已，里胥鞭之。此人意不忍，从旁劝止。里胥曰：此桀黠之魁，生平所播弄倾轧者，不啻数百，冥司判七世受豕身，吾押之往生也。吾何悯焉。此人悚然而起，二鬼亦一时灭迹。

【译文】

毛振 又说：有人夜间行路，遇到一个里胥模样的人，押着一个身戴锁链的囚徒，坐在树下休息。这人感到疲劳，也就坐在他们旁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囚徒悲泣不止，里胥还用鞭抽打他。这人看了心中不忍，便从一旁劝止里胥。里胥说：“这是一个大奸巨猾，平生惯于迫害倾轧人，受其害者多达数百。冥司判他七世做猪，我正押他去转生。你为何要怜悯他！”这人吓得急忙起身要跑，同时二鬼也杳无踪影了。

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原文】

俞提督金鳌言，尝夜行辟展戈壁中，（戈壁者，碎沙乱石不生水草之地，即瀚海也。）遥见一物，似人非人，其高几一丈，追之甚急，弯弧中其胸，踣而复起，再射之始仆。就视，乃一大蝎虎，竟能人立而行。异哉。

【译文】

提督俞金鳌说，他曾在辟展的戈壁中夜行，远远地望见一物，像人却不是人，身高近一丈，疾速地追来。俞提督弯弓射中其胸部，它倒下去后又爬了起来，射中第二箭它才趴下不动了。就近一看，是一只大蝎虎。它竟能像人似的直立行走，真是怪事。

【原文】

昌吉叛乱之时，捕获逆党，皆戮于迪化城西树林中。（迪化，即乌鲁木齐，今建为州。树林绵亘数十里，俗为之树窝。）时戊子八月也。后林中有黑气数团，往来倏忽，夜行者遇之辄迷。余谓此凶悖之魄，聚为妖厉，犹蛇虺虽死，余毒尚染于草木，不足怪也。凡阴邪之气，遇阳刚之气则消。遣数军于月夜，伏铳击之，应手散灭。

【译文】

昌吉叛乱的时候，抓住了逆党，都杀戮于迪化城西面的树林中（迪化，就是乌鲁木齐，现今建为州。树林连绵不绝，俗称为树窝），这时是戊子年八月。后来林中有黑气数团，往来迅捷，夜间行走的碰到就着迷。我说这是凶恶悖逆的魂魄，聚集而成为凶险怪异之气，就像是蛇类虽死，余毒还沾染于草木，不足为怪。凡是阴邪之气，碰上阳刚之气就会消失。派遣了几个军士，在月夜里埋伏火枪射击，应手散灭。

【原文】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市贾所施以供神者也。尝自啮草山林中，不归皂枥。每至朔望祭神，必昧爽先立祠门外，屹如泥塑。所立之地，不失尺寸。遇月小建，其

来亦不失期。祭毕，仍莫知所往。余谓道士先引至祠外，神其说耳。庚寅二月朔，余到祠稍早，实见其由雪磧缓步而来，弭耳竟立祠门外。雪中绝无人迹，是亦奇矣。

【译文】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一匹马，是特地从市场买来供神的。这马喜欢到山林中吃草，而不吃槽子里的，每当初一、十五祭神，黎明前马必先回到祠门前，屹立象泥塑一样。每次都站在一个地方，丝毫不差。遇到小月，它也不错过初一、十五这两个日子。祭神完毕，又不知到哪儿去了。我认为是道士在祭神前把马牵到了祠门外，以故弄玄虚。乾隆三十五年二月初一，我很早到了关帝祠，真的看见那匹马踏着残雪缓步而来，垂下耳朵站在祠门外。雪上绝对没有人的脚印，这也够奇怪的了。

【原文】

淮镇在献县东五十五里，即《金史》所谓槐家镇也。有马氏者，家忽见变异。夜中或抛掷瓦石，或鬼声呜呜，或无人处突火出。黦岁余不止，禱襍亦无验，乃买宅迁居。有赁居者黦如故，不久也他徙。以是无人敢再问。有老儒不信其事，以贱贾得之。卜日迁居，竟寂然无他，颇谓其德能胜妖。既有有猾盗登门与诟争，始知宅之变异，皆老儒贿盗夜为之，非真魅也。先姚安公曰：魅亦不过变幻耳。老儒之变幻如是，即谓之真魅可矣。

【译文】

献县城东五十五里的淮镇，也就是《金史》所说的槐家镇。镇上有户姓马的人家，家中忽然出现不少怪事，每到夜间，有时抛砖掷瓦，有时鬼叫呜呜，有时则在无人之处发出火来。这样搅闹了一年多还没停止，请术士祈禱消灾也毫无效果。于是，马家便另行买宅，迁到别处去了。有人赁居马家这所宅院，仍然照样不得安宁，不久也搬走了。从此，没人再敢来住。有位老儒不信会有这等怪事，用很便宜的价钱购买了马家宅院。他选择吉日搬进宅内，竟安安静静，没有发生任何异常事情。很多人都说老儒德高望重，能够镇住妖魅。不久，有个狡猾的盗贼登门与老儒争吵辱骂，人们才知道马家宅的各种怪事，都是老儒买通盗贼在夜间干的，并非真有妖魅。先父姚安公说：“鬼魅也不过是善于变幻罢了。老儒也这么巧于变幻，可以把他看作是真正的妖魅。”

【原文】

己卯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一僧，合掌作礼曰：相别七十三年矣，想见不一斋乎？适旅舍所卖皆素食，因与共饭。问其年，解囊出一度牒，乃前明成化二年

所给。问师传此几代矣，遽收之囊中，曰：公疑我，不必再言。食未毕而去，竟莫测其真伪。尝举以戒昀曰：士大夫好奇，往往为此辈所累。即真仙真佛，吾宁交臂失之。

【译文】

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到一个和尚。和尚合掌行礼说：“相别已有七十三年了，相见不请我吃一顿斋饭么？”恰好旅舍卖的都是素食，两人便一起吃饭。姚安公问和尚多大年纪了，和尚解开行囊拿出一份度牒。这度牒是明代成化二年签发的。姚安公又问传到他这一代一共有多少代了。和尚马上把度牒收进行囊中，说：“你怀疑我，不必再说了。”饭没吃完便走了，竟不知这和尚的真假。姚安公曾以这件事来告诫我说：“士大夫们好奇，往往受这类人的骗。即便是真仙真佛，我也宁可错过。”

【原文】

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余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楼之北曰绿意轩，老树阴森，适夏日纳凉处。戊辰七月，忽夜中闻琴声棋声。奴子奔告姚安公。公知狐所为，了不介意。但顾奴子曰，固胜于汝辈饮博。次日，告昀曰：海客无心，则白鸥可狎。相安已久，惟宜以不闻不见处之。至今亦绝无他异。

【译文】

我家假山上有一座小楼，狐精居住在里面五十多年了。人不上去，狐精也不下来，但时常见到门窗无风却能自动开关。楼的北面叫绿意轩，老树绿荫森森，是夏天乘凉的地方。戊辰年七月，忽然夜里听到琴声、棋声。童仆跑来禀告姚安公，姚安公知道是狐精所为，丝毫也不介意，只是对童仆说：“原就胜于你们饮酒赌博。”第二天告知昀说：“海上客没有机心，那么白鸥可以狎玩。平安相处已经很久了，只宜以不闻不见对待它。”到现在也全然没有别的变异。

【原文】

丁亥春，余携家至京师。因虎坊桥旧宅未赎，权往钱香树先生空宅中。云楼上亦有狐居，但扃锁杂物，人不轻上。余戏粘一诗与壁，曰：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厌莫闻。一日，姬人启锁取物，急呼怪事，余走视之，则地板尘上，满画荷花，茎叶苔亭，具有笔致。因以纸笔置几上，又粘一诗与壁，曰：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越数日启视，竟不举笔。以告裘文达公。公笑曰：钱香树家狐，固应稍雅。

【译文】

乾隆三十二年春天，我带全家来到京城。因为虎坊桥的旧宅没赎回，便暂住钱香树先生的一座空房里，听说该房楼上有狐狸，里面锁着杂物，一般人也不上去。我开玩笑在墙上贴了一首诗：“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厌莫闻。”一日，侍女上楼开锁拿东西，大喊出了怪事。我跑去看，只见地上尽是尘土，画满了荷花，亭亭玉立，极有功底。于是，我铺开文房四宝，又在墙上写了一首诗：“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几天后开门查看，纸笔原封不动。我把这事告诉了裘文达，裘文达说：“书香世家的狐狸，到底文雅些。”

【原文】

河间冯树楠，粗通笔札，落拓京师十余年，每遇机缘，辄无成就。干祈于人，率口惠而实不至。穷愁抑郁，因祈梦于吕仙祠。夜梦一人语之曰：尔无恨人情薄，此因缘尔所自造也。尔过去生中，喜以虚词博长者名。遇有善事，心知必不能举也，必再三怂恿，使人感尔之赞成；遇有恶人，心知必不可贷也，必再三申雪，使人感尔之拯救。虽于人无所损益，然恩皆归尔，怨必归人，机巧已为太甚。且尔所赞成拯救，皆尔身在局外，他人任其利害者也。其事稍稍涉于尔，则退避惟恐不速。坐视人之焚溺，虽一举手之力，亦惮烦不为。此心尚可问乎？由是思维，人于尔貌合而情疏，外关切而心漠视。宜乎不宜？鬼神之责人，一二行事之失，犹可以善抵，至罪在心术，则为阴律所不容。今生已矣，勉修未来可也。后果寒饿以终。

【译文】

河间人冯树楠，粗知笔墨，在京都穷困落拓，混了十几年还没混出名堂。每当遇到机缘，总是不能成功；向人请求帮助，也都是口上答应而见不到实惠。生活的穷困，精神的抑郁，迫使他寄希望于神灵指点，于是便到吕仙祠去祈梦。夜间，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上人情薄，你的处境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前生中好说空话，来博取宽厚长者的名誉；每遇到好事，心里明白必然办不成，也一定要再三怂恿，让人感激你的支持；每遇到恶人，心里明白必然不会宽恕，也一定要再三申辩，让人感激你的拯救。虽然好事没办成，坏人没救成，对任何人都没造成伤害和有益，可是恩情全都归了你，怨恨归了别人，你心中的机巧运算已经是相当过份了。况且，你参与支持和拯救的事情，都是自身处在局外，成败利害都由他人承担，与己无关。事情如果稍微涉及到你，你就会退避唯恐不速，坐视他人焚死淹死，即使抬一下手就能救，也怕麻烦而不肯抬。这种心术还可继续问吗？由自己的这种心术去思想别人，别人对你貌合情疏，表面关切而心中冷漠，应该不应该

呢？鬼神责求人的行迹，一两件错事还可以用好事抵消。至于罪行犯在心术上，就不是冥间法律所能宽容的了。你的今生也就这样了，勉修来世到是可以的。”后来。冯树 果然冻饿而死。

【原文】

史松涛先生讳茂，华州人，官至太常寺卿，与先姚安公为契友。余年十四五时，忆其与先姚安公谈一事，曰：某公尝 杀一干仆。后附一痴婢，与某公辩曰：奴舞弊当死，然主人杀奴，奴实不甘。主人高爵厚禄，不过于奴之受恩乎？卖官鬻爵，积金至钜万，不过于奴之受赂乎？某事某事，颠倒是非，出入生死，不过于奴之窃弄权柄乎？主人可负国，奈何责奴负主人？主人杀奴，奴实不甘。某公怒而击之仆，犹呜呜不已。后某公亦不会终。因叹曰：吾曹断断不至是。然旅进旅退，坐食俸钱，而每责僮婢不事事，毋乃亦腹诽矣乎。

【译文】

史松涛先生名字叫茂，是华州人，任官到太常寺卿，和我的先父姚安公是好朋友。我在十四五岁时，记得他与先父姚安公谈到一件事，说：某公曾打死了一个很能干的仆人。后来这个仆人附魂在一个呆痴的婢女身上，和某公辩论道：“我营私舞弊该当死罪，但是你杀我，我心中很不平。你得到高官厚禄，所受恩惠不是超过了我么？你卖官职，积聚了上万钱财，所得赃款不也超过了我么？你在某件事某件事上，颠倒是非，草菅人命，你窍弄权术不更甚于我么？你可以负国，为什么责备我负你？你杀我，我心中实在不平。”某公发怒，把婢女打倒了，她嘴里仍然嘟囔不停。后来某公也不得善终。于是史松涛叹道：“我们绝对不会到这地步。不过我等和众人一样随波逐流，坐享俸禄，却常常责备奴婢们不干活，他们岂不也在心里责备我们么？”

【原文】

束城李某，以贩枣往来于邻县，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比至家，其妻先已偕人逃。自诧曰：幸携此妇来，不然鰥矣。人计其妻迁贿之期，正当此妇乘垣后日。适相报，尚不悟耶。既而此妇不乐居田家，复随一少年遁，始茫然自失。后其夫踪迹至束城，欲讼李。李以妇已他去，无佐证，坚不承。纠纷间，闻里有扶乩者，众曰：盍质于仙。仙判一诗曰：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自有夫。今日相逢需一笑，分明依样画葫芦。”其夫默然径返。两邑接壤有知其事者，曰此妇初亦其夫诱来者也。

【译文】

京城李某因贩枣常到邻县去。一次偷偷拐了房东的少妇来。到了家，他妻子

已先一步跟人跑了。李某自我安慰说：“幸亏带了个女人来，不然成了光棍。”人们算了一下，他妻子私奔的时候，正是这个少妇跟李某走的第二天。这恰恰是对李某的报应，他却蒙在鼓里，洋洋自得。不久，这个少妇不愿住在农村，又跟人跑了。李某这才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少妇的先夫跟踪到京城，要告李某。李某死不承认，因为少妇已走，没留下证据。正在吵闹中，听说村里有个术士能请神仙，大家说：“去问问神仙吧。”神仙写了首诗：“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自有夫。今日相逢相一笑，分明依样画葫芦。”先夫知趣地走了。据两县交界的人说，那个少妇也是房东拐来的，她早已有丈夫。

【原文】

满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为近村民家妻。一日，闻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狈而来。时已入夜，缺月微明，顾见一人追之急，度是强暴，而旷野无可呼救。乃映身古冢白杨下，纳簪珥怀中，解绦系颈，披发吐舌，瞪目直视以待。其人将近，反招之坐。及逼视，知为缢鬼，惊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门，举家大骇，徐问得实，且怒且笑，方议向邻里追问。次日喧传某家少年，遇鬼中恶，其鬼今尚随之，已发狂谵语。后医药符 皆无验，竟颠病终身。此或由恐怖之余，邪魅趁机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恶，阴夺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作为狂且戒。

【译文】

满姓老妇，是我弟弟的乳母。她有一个女儿，名叫荔姐，出嫁到近村民家为妻。一天，荔姐听说母亲有病，来不及等待丈夫同行，就匆匆赶来探望。当时已经入夜，残缺的月亮微有光明，只见一个人在后面追得很急。荔姐估计是强横暴徒，但在空旷的野地里，无处可以呼救。于是隐身古墓的白杨树 下，把发簪和耳饰藏入怀中，解下丝带系在颈上，披发吐舌，瞪眼直视，等待来人。那人将要走近，荔姐反而招他来坐。那人走到荔姐身旁一看，发现是个吊死鬼，大吃一惊，倒地不起，荔姐就趁机赶快逃脱。等到进门，全家大惊，慢慢地询问，得知实情，又气愤又好笑。正在商议向邻里追问，第二天纷纷传说某家少年遇鬼中了邪，那鬼现在还跟着他，已经发狂胡言乱语。后来求医问药、画符驱鬼，都没有效验，竟终身得了颠病。这或者由于恐怖之余，妖邪鬼魅趁机而击中了他，就不可知了。或者一切幻象，由心而造作，也不可知了。或者明察的神诛杀恶人，暗中夺去了他的魂魄，这也不可知了。但都可以作为那些浮浪子弟的鉴戒。

【原文】

制府唐公执玉，尝勘鞫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似渐

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噉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顙曰：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辩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无如之何。一夕幕友请见，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曰：鬼从何处去？曰：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癸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谳。讳其事，亦不复深求。

【译文】

制府唐执玉审查一件杀人案，已经定案。这天夜里他独自点灯坐在屋里，忽然隐约听到哭泣声，好像渐渐临近窗户。唐制府叫小婢出去看看。小婢出去，惊叫了一声倒在地上。唐制府掀开帘子，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鬼跪在台阶下。唐制府厉声喝问，鬼叩头道：“杀我的人是甲，县官却误判是乙，这个仇报不了，死也不能瞑目。”唐制府说：“知道了。”鬼离去了。第二天，唐制府亲自提审，证人们提供死者的衣服鞋子等物，与昨夜所见的相符。唐制府更加相信了，竟按鬼所说的改判甲为凶手。原审案官百般申辩，坚持认为南山可以移动，但这个案子不能改。唐制府的助手怀疑有别的原因，婉转地问唐制府。唐制府说了见鬼之事，助手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来。一天晚上，助手来见唐制府，问：“鬼从哪儿来的？”唐制府说：“他自己来到台阶下面。”助手问：“鬼往哪儿去了？”唐制府说：“他倏然越墙而去。”助手说：“凡是鬼，都只有形影而没有肉躯，离去时应该是突然消失，而不应该越墙。”随即便到鬼越墙处查看。虽然屋瓦没有碎裂的，但因刚下过雨，几处屋顶上都隐约有泥脚印，一直到外墙，泥脚印下去了。助手指着泥脚印说：“这一定是收买了有功夫的盗贼干的。”唐制府沉思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仍改回原判。他把这事压下了，没有再追究。

【原文】

景城南有破寺，四无居人，唯一僧携二弟子司香火，皆蠢蠢如村庸，见人不能为礼。然谲诈殊甚，阴市松脂，炼为末，夜以纸卷燃火撒空中，焰光四射。望见趋问；则师弟键户酣寝，皆曰不知。又阴市戏场佛衣，作菩萨罗汉形，月夜或立屋脊，或隐映寺门树下。望见趋问，亦云无睹。或举所见语之，则合掌曰：佛在西天，到此破落寺院何为？官司方禁白莲教，与公无仇，何必造此语祸我？人益信为佛示现，檀施日多。然寺日颓敝，不肯葺一瓦一椽，曰：此方人喜作蜚语，每言此事多妖异，再一庄严，惑众者益藉口矣。积十余年渐致富，忽盗瞰其室，师弟并拷死，罄其

资去。官检所遗囊篋，得松脂戏衣之类，始悟其奸。此前明崇祯末事。先高祖厚斋公曰：此僧以不蛊惑为蛊惑，亦至巧矣。然蛊惑所得，适以自戕，虽谓之至拙可也。

【译文】

景城南边有座破寺庙，附近无人住，只有一个和尚带着两个弟子管理寺庙，料理香火，但两弟子都象村里的庸人一样蠢，见到施主行礼都不会，但他们却十分狡诈。偷偷买来松脂，碾成粉末，夜里用纸卷起点着，撒向空中，于是，火光四射，见火的人都来询问，而师徒三人却插着门酣睡，都说不知道。又暗地买来唱戏的佛衣，扮作菩萨、罗汉，在月夜或站在屋脊上，或躲在寺门树下。看过的人来问他们见过没有，也说没看见。有人把所见告诉他们，三师徒便合掌说：“佛在西天，来这破庙作甚？官方正追查白莲教，我们与你无怨无仇，何必造谣害我？”人们从此更加认为是真佛现身，所以施舍的人越来越多。寺庙日趋破落，而和尚又不肯整修。他们说：“这儿的人爱捕风捉影，若再加整修，这些人更有借口了。”十多年后，师徒三人靠施舍渐渐致富。不料却招来了强盗，打死了师徒三人，抢走了所有的钱财。官府检视剩余下来的箱子，发现了松脂、戏装等物，这才发现了和尚们的阴谋。这是明代崇祯年间的事。我的高祖厚斋公说：“这几个和尚表面老实，实际骗人手法也够巧妙。但他们却因骗财害了自己。若说他们很蠢，也未尝不可。”

【原文】

有书生嬖一妾童，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歿，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擘之乃开。后梦寐见之，灯月下见之，渐至白昼亦见之。相去恒七八尺，问之不语，呼之不前，即之则却退。缘是惘惘成心疾，符 劾治无验。其父姑令借榻丛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则见如故。一老僧曰：种种魔障，皆起于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又一老僧曰：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渠无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说病证，不疏药物耳。因语生曰：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目出。尔当思惟，此童歿后，其身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则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长一日，渐至壮伟，无复媚态，渐至癯癯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鬓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伛偻劳嗽，涕泪涎沫，秽不可近，则厌弃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诱，利饵势胁，彼未必守贞如寡女，一旦引去荐彼枕席，我在生时，对我种种淫语，种种淫态，俱回向是人，恣其娱乐。从前种种昵爱，如浮云散灭，都无余滓，

则愤恚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宠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触忤，反面诟谇；或我财不贍，不履所求，顿生异心，形色索漠；或彼见富贵，弃我他往，与我相遇，如陌路人，则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诸念起伏，生灭于心中，则心无余闲。心无余闲，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于所教，数日或见或不见，又数日竟灭。至病起往访，则寺中无是二僧。或曰古佛现化，或曰十方常住，来往如云，萍水偶逢，已飞锡他往云。

【译文】

有个书生宠幸一个变童，相爱如同夫妇。变童生病将死，对书生万般的凄切眷恋。气已经断了，还握着书生的手腕，掰开才松手。后来睡梦之中见到他，灯影月光之下见到他，渐渐到了白天也见到他，相距经常是七八尺。问他不说话，叫他不向前，靠近他则退却。因此惘惘然成了心病，画符请神治疗没有效验。他的父亲暂且叫他借住在寺院里，希望鬼不敢进入佛地。到了那里，则仍然见到，和以前一样。

一个老和尚说：“种种魔障，都是起于心。果然是这个童子吗？是心所招致；不是这个童子吗？是心所幻变。只要空你的心，一切就都消灭了。”又一个老和尚说：“师父对下等人说上等的法，他没有把握自己的意志力，心怎么能空？正像只说病症，不开药物罢了。”于是就对书生说：“邪念纠缠盘结在一起，如同草之生根。应当像物在洞孔中，用楔子把它通出来；楔子塞满洞孔，则物自然出来。你应当想：这个童子死后，他的身体渐渐僵冷，渐渐膨胀，渐渐臭秽，渐渐腐烂，渐渐尸虫蠕动，渐渐五脏六腑碎裂，血肉狼藉，显出种种颜色。他的面目渐渐改变，渐渐变色，渐渐变得像恶鬼罗刹，那么恐怖的念头生了。再想：这个童子如果还在，一天长大一天，渐渐壮实魁伟，不再有妩媚的恣态，渐渐有稀疏的胡须，渐渐脸颊上的长须长得如同能刺人的戟，渐渐面皮苍黑，渐渐头发花白，渐渐两鬓如雪，渐渐头上秃顶、牙齿缺落，渐渐弯腰曲背，病癆咳嗽，鼻涕眼泪，流涎吐沫，肮脏不可接近，那么厌弃的念头生了。再想：这个童子先死，所以我思念他；倘若我先死，他的相貌姣好，肯定有人引诱，利益的勾引，势力的胁迫，他未必能像寡妇那样保持节操。一旦离去，陪他人睡觉，我在活着的时候，对我的种种淫褻的话语，种种淫褻的姿态，都回过来向了这个，由着他任意娱乐；从前的种种亲昵欢爱，如同浮云散灭，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痕，那么愤怒的念头生了。再想：这个童子如果活着，或者倚仗宠爱，骄横任性，使我难以忍受，偶而触犯，翻脸咒骂；或者我的钱财不丰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顿时生出异心，形状脸色冷漠；或者他见人家富贵，抛弃我到了别处，同我相遇，如同陌路人，那么怨恨的念头生了。有这种种念头在心

中起伏生灭，那么心就没有多余的闲空。心没有多余的闲空，那么一切爱恋之根、欲念之根无处容纳，一切魔障不去摆脱就自行退却了。”

书生按照他的教诲去做，几天中，有时见，有时不见。又过了几天，竟然消灭了形迹。病好了前往寻访，则寺中并没有这两个和尚。有的说是古佛化身显现，有的说和尚在十方常住，来往如行云，偶而萍水相逢，很快又云游到别处去了。

【原文】

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沧州马落坡，有妇以卖面为业，得余面以养姑。贫不能畜驴，恒自转磨，夜夜彻四鼓。姑歿后，上墓归，遇二少女于路，迎而笑曰：同住二十余年，颇相识否。妇错愕不知所对。二女曰：嫂勿讶，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转磨，不意为上帝所嘉，缘是功行，得证正果。今嫂养姑事毕，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来道别，并谢提携也。言讫，其去如风，转瞬已不见。妇归，再转其磨，则力几不胜，非宿昔之旋运自如矣。

【译文】

先太夫人的乳母廖氏说：沧州的马落坡，有个妇人以卖面为业，用赚来的面赡养婆母。因家贫养不起驴，常自己推磨磨面，每夜都要磨到四更天。婆母死后，妇人去上坟，回来的路上，遇到两位少女。少女迎面笑着对她说：“我们与你共同居住了二十多年，认识我们吗？”妇人十分惊讶，不知怎样回答。二女说：“请嫂子不要惊讶，我姊妹俩都是狐仙。因被嫂子的孝心所感动，每夜帮助嫂子推磨。不想受到了上帝称赞，因为这个功德，得成正果。如今嫂子已对婆母尽完孝道，我姊妹俩也要登入仙界了。现在前来道别，并且对你的提携之恩表示感谢。”说完，去如疾风，转瞬间就没了踪影。少妇回家后再去推磨，觉得重了许多，几乎不能推动，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运转自如。

【原文】

乌鲁木齐，译言好围场也。余在是地时，有笔帖式，名乌鲁木齐。计其命名之日，在平定西域前二十余年。自言初生时，父梦其祖语曰：尔所生子，当名乌鲁木齐，并指画其字以示。觉而不省为何语，然梦甚了了，姑以名之。不意今果至此，意将终此乎。后迁印房主事，果卒于官。计其自从征至卒，始终未尝离此地。事皆前定，岂不信夫？

【译文】

乌鲁木齐，翻成中文就是好围场的意思。我在这个地方时，有个笔帖式，名叫乌鲁木齐。算起来起这个名字时，是在平定西域前二十多年。他说他初生时，父亲梦见祖父说，你的儿子应该叫乌鲁木齐，并用指头画出这几个字给他父亲看。

他父亲醒来后不明字意。但梦中之事历历在目，便起了这个名。不料他今天果然到了乌鲁木齐，是否想一辈子在这呢？乌鲁木齐后来升任房主事，果然死在官职上。自从他从军来这儿到死去，始终也没离开过这儿。命运都是注定的，难道可以不相信吗？

【原文】

乌鲁木齐又言有厮养曰巴拉。从征时，遇贼每力战，后流矢贯左颊，镞出于右耳之后，犹奋刀斫一贼，与之俱仆。后因事至孤穆第，（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之间。）梦巴拉拜谒，衣冠修整，颇不类贱役。梦中忘其已死，问向在何处，今将何往。对曰：因差遣过此，偶遇主人，一展积恋耳。问何以得官。曰忠孝节义，上帝所重。凡为国捐生者，虽下至仆隶，生前苟无过恶，幽冥必与一职事。原有过恶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转生。奴今为博克达山神部将，秩如骁骑校也。问何所往。曰昌吉。问何事。曰赍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语音似犹在耳。时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变乱之事，鬼盖不敢预泄云。

【译文】

乌鲁木齐又说，有个做饭的叫巴拉，从军出征时，每次遇到敌人都全力而战。在一次战斗中，流矢穿过他的左颊，箭头从右耳后透过来，他还奋力砍中一敌人，两人一起倒下了。后来乌鲁木齐到孤穆第办事，梦见巴拉来拜见。他衣冠齐整，一点儿不像地位低下的杂役。乌鲁木齐在梦中忘了他已死去，问他一向在什么地方，如今要上哪儿去。巴拉说：“奉命出去办事路过这儿，偶然遇到了主人，来叙叙旧情。”问他怎么当了官，他说，上帝很看重忠孝节义，凡是为国捐躯的人，即便是仆从奴隶，如生前没有做过坏事，阴间里必给他一份差事；生前做过坏事的，也可以抵偿所犯罪过，到人间去转世。我现在任博克达山神的部将，官衔相当于骁骑校。问他到哪儿去，他说去昌吉。问他去办什么事，他说带有文书，不知其中写的什么。乌鲁木齐猛然醒过来，话音似还在耳旁。这时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到了八月十六日，即发生了昌吉变乱。乌鲁木齐说鬼不敢事先泄露这个消息。

【原文】

昌吉筑城时，掘土至五尺余，得红繡丝绣花女鞋一。制作精致，尚未全朽。余乌鲁木齐杂诗曰：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藕花侵。咏此事也。入土至五尺余，至近亦须数十年，何以不坏？额鲁特女子不缠足，何以得作弓弯样，仅三寸许。此必有其故，今不得知矣。

【译文】

昌吉修筑城墙时，掘地到五尺多，得到红 丝的绣花女鞋一只，制作精致，还

没有完全朽烂。我的乌鲁木齐杂诗说：“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 花侵。”就是吟咏这件事情的。入土到了五尺多，最近也须要几十年，为什么不坏？额鲁特女子不缠脚，为什么能做成弯曲如弓的样子，只有三寸光景？这必定有它的缘故，现在不得而知了。

【原文】

郭六，淮镇农家妇，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传呼为郭六云尔。雍正甲辰乙巳间，岁大饥，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于四方。濒行，对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赡，则集邻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乞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里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邻里赳赳嚅嚅，徐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然防闲甚严，不使外人觊其面。或曰是将邀重价，亦不辩也。越三载余，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并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对汝，已为汝别娶一妇，今亦付汝。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刳矣，县令来验，目炯炯不瞑。县令判葬于祖坟，而不瘞夫墓。曰：不瘞墓，宜绝于夫也。葬于祖坟，明其未绝于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号曰：是本贞妇，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养父母，反绝代养父母者耶。况身为男子不能养，避而委一少妇，途人知其心矣。是谁之过而绝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语讫而目瞑。时邑人议论颇不一。先祖宠予公曰：节孝并重也。节孝不能两全也，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

【译文】

郭六，是淮镇的农家妇女，不知是她丈夫姓郭，还是她父亲姓郭，反正大家都叫她郭六。雍正二、三年间，闹大饥荒，她丈夫觉得活不下去了，出外到各地去谋生。临走的时候，给妻子跪下叩头说：“父母年老又有病，我就托付给你了。”郭六相貌漂亮，同乡的年轻人看她挨饿，便以金钱引诱她，她毫不理睬，只以缝纫来养活公婆。不久，靠缝纫也不足以维持生计了，她便请来乡亲们，叩头说：“我丈夫把父母托付给我，我如今无能为力了。如果不作别的打算，都得饿死。邻居们如果能帮我，那么请帮帮我；如果不能帮我，我只好卖身，请不要讥笑我。”乡亲们都犹豫地欲言又止，渐渐地都散去了。郭六痛哭着告诉了公婆，然后公然与那些浪荡子在一起鬼混。她积攒卖身钱，偷偷地找来一女子，并对她防范极严，不叫外人和她见面。有的说郭六想用这个女子来挣大钱，她也不解释。过了三年多，她的丈夫回来了。刚刚寒暄完，郭六便和丈夫去见公婆，说：“父母都在，今天就交给

你了。”又带她所养的那位女子见丈夫，说：“我的身子已被玷污，不能再忍垢含耻地和你在一起生活了。我已为你另娶了一个女子，今天也交给你。”丈夫惊得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郭六又说要到厨房去预备饭，便在厨房里自杀了。县令来验尸，郭六的眼睛圆睁着不闭。县令宣判把郭六葬在祖坟里，而以后不能与她丈夫合葬，理由是：“不合葬，以表示和她丈夫断了关系；葬在祖坟，表示她和公婆关系密切。”郭六的眼睛仍然不闭。公公婆婆哀号道：“她本来是个贞妇，因我们两人她才去卖身。儿子不能养父母，反而叫隔亲的人来养。况且身为男人不能养父母，却委托给少妇，路人也都会理解她的一番苦心。断绝了关系是谁的过错？这是我的家事，官府不必参与！”说完，郭六的眼睛闭上了。当时邻里的人议论纷纷，看法很不一致。我的先祖宠予公说：“节和孝一样重要。但节和孝又不能两全，这事的是是非非，只有圣贤才能判断，我不敢发表什么意见。”

【原文】

御史某之伏法也，有问官白昼假寐，恍惚见之，惊问曰：君有冤耶？曰：言官受赂鬻章奏，于法当诛，吾何冤？曰：不冤何为来见我？曰：有憾于君。曰：问官七八人，旧交如我者，亦两三人，何独憾我？曰：我与君有宿隙，不过进取相轧耳，非不共戴天者也。我对簿时，君虽引嫌不问，而阳阳有德色。我狱成时，君虽虚词慰藉，而隐隐含轻薄。是他人据法置我死，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患难之际，此最伤人心。吾安得不憾？问官惶恐愧谢曰：然则君将报我乎？曰：我死于法，安得报君。君居心如是，自非载福之道，亦无庸我报。特意有不平，使君知之耳。语讫，若睡若醒，开目已失所在，案上残茗尚微温。后所亲见其惘惘如失，阴叩之，乃具道始末，喟然曰：幸哉我未下石也，其饮恨犹如是。曾子曰：哀矜勿喜。不其然乎？所亲为人述之，亦喟然曰：一有私心，虽当其罪犹不服，况不当其罪乎？

【译文】

某位御史因犯重罪，被依法处死。有个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白天和衣而卧，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恍惚之中，他看见了刚刚死去的御史，吃惊地问：“君有冤屈吗？”御史说：“我身居御史，接受贿赂，出卖奏章，依法当死，有什么冤屈呢？”这人又问：“既不冤屈，为何前来见我？”御史回答：“因为对君感到遗憾。”这人说：“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有七八个人，其中你的象我这样的旧交也有两三个人，为什么单单对我有遗憾呢？”御史说：“我与君过去有隔阂，不过是功名进取途中的互相排挤，并非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我受审时，君虽因避嫌没有发问，却有洋洋得意的神色；我定案时，君虽表面同情，虚词宽慰，却隐隐流露出幸灾乐祸的心思。这实际上是他人依法处死我，君以旧怨快我死。患难之际，这是最令人伤心的，我哪

能不遗憾呢！”这人惶恐不安地对御史谢罪，问道：“这么说来，君要报复我吗？”御史回答：“我死于法律制裁，哪可报复于君。君有这样的居心，自然不是得福之道，也不用我来报复。我只是心中不平，让君知道罢了。”御史说完这话，这人若睡若醒，睁开眼睛已经不见御史，书案上的残茶还没有凉。后来，亲友见他精神恍惚失常，暗中叩问，他才把梦中的事情详述出来，并长叹一声说：“幸好我还没有落井下石，他都这样恨我。曾子说过：‘哀矜勿喜。’这话太正确了。”他的亲友对人讲述这件事，也长叹一声说：“负责审案的官员一旦有了私心，即使应当判罪罪犯还不服气，更何况是不应当判罪呢？”

【原文】

程编修鱼门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宋小岩将歿，以片札寄其友，曰：白骨可成尘，游魂终不散。黄泉业镜台，待汝来相见。余亲见之。其友将歿，以手拊床曰：宋公且坐。余亦亲见之。

【译文】

编修程鱼门说：“怨毒之心对人的影响可大啊！宋小岩临死前，寄了一封信给朋友，说：白骨可以变成尘土，但灵魂终于不会消失。在地下黄泉，我等你来相会。我亲眼见过这件事。他的朋友将死时，用手捶着床说：宋公请坐。我也亲眼见过这件事。”

【原文】

相传某公奉使归，驻节馆舍。时庭菊盛开，徘徊花下，见小童隐映疏竹间，年可十四五，端丽温雅，如靓妆女子。问知为居停主人子。呼与语，甚慧黠。取一扇赠之，流目送盼，意似相就。某公亦爱其秀颖，与流连软语。适左右皆不在，童即跪引其裾，曰：公如不弃，即不敢欺公。父陷冤狱，得公一语可活，公肯援手，当不惜此身。方探袖出讼牒，忽暴风冲击，窗扉六扇皆洞开，几为驹从所窥。心知有异，急挥之去，曰：俟夕徐议。即草草命驾行。后廉知为土豪杀人狱，急不得解，赂胥吏引某公馆其家。阴市变童，伪为其子，又赂左右，得至前为秦弱兰之计，不虞冤魄之示变也。裘文达公尝曰：此公偶尔多事，几为所中。士大夫一言一动，不可不慎。使尔时面如包孝肃，亦何隙可乘。

【译文】

相传某公奉命出使归来，驻留在接待宾客的房舍里。当时庭院中菊花盛开，某公在花下徘徊。他看见有小童隐约映现在稀疏的竹枝间，年纪约十四五岁，端丽温雅，如同盛妆的女子。经询问才知道是房舍主人的儿子。某公把他叫来谈话，发觉他十分聪慧灵巧。某公拿一把扇赠送给他，看到他目光流转送情，意思像是

主动要来亲近。某公也爱他的秀美聪颖，依恋不舍，同他温声软语，恋恋不舍。恰巧左右的人都不在，童子当即跪下，拉着某公的衣袖，说：“您如果不厌弃，我就不敢欺骗您。我的父亲陷身于冤狱，如能得到您的一句话，他就可以活命。您肯救助，我当不惜这个身子。”童子刚从袖子里摸出状纸，忽然一股暴风冲击，把六扇窗门全部吹开，他们谈话的情景，几乎被侍从们偷看到。某公知道有异样的情况，就连忙挥手让他离去，说：“到晚上再慢慢商量。”并立即叫人驾车马走了。后经访察，知道是因为土豪杀了人，罪案急切不能解免，买通了官府中的小吏，引导某公留宿他家，暗地里买了变童，假装是他的儿子；又买通左右，得以到面前，用秦弱兰引诱陶 的计策。没有料到冤魂显示变异。裴文达公曾经说：“此公偶而多事，差一点中了计。士大夫一言一行，不可不谨慎，如果当时面孔像包公，又哪里有机会可乘。”

【原文】

明崇祯末，孟村有巨盗肆掠，见一女有色，并其父母系之。女不受污，则缚其父母加炮烙。父母并呼号惨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给己，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后贼与官兵格斗，马至尸侧，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女亦有灵矣。惜其名氏不可考。论是事者，或谓女子在室，从父母之命者也。父母命之从贼矣，成一己之名，坐视父母之惨酷，女似过忍。或谓命有治乱，从贼不可与许嫁比，父母命为娼，亦为娼乎？女似无罪。先姚安公曰：此事与郭六正相反，均有理可执。而于心终不敢确信。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译文】

明朝崇祯末年，孟村出现大盗疯狂抢掠。盗贼见一个女子长得很美，就连同她的父母一起捆了起来。女子誓死不肯从贼受辱，盗贼就缚牢她的父母，用烧红的烙铁进行折磨。父母痛切惨呼，命女儿从贼。女子请盗贼释放父母，然后才肯从贼。盗贼知道女子是在欺骗自己，必定要先污辱她然后才释放她的父母。女子奋起猛批盗贼的面颊，于是与父母一同被盗贼杀死，扔在了荒野。事后，盗贼与官兵格斗，马走到女子的尸体旁，后退不肯前进，陷进泥中被擒。这位女子的魂魄显了灵，可惜已经无从考知她的姓名。评论这件事的人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女子在家未婚应该听从父母之命，父母让她从贼，她却为了成全个人的名节，坐视父母遭受酷刑，似乎是过于狠心了。有的认为，父母之命有理智和糊涂的区别，从贼不能与出嫁与否相提并论，如果父母命女儿去做妓女，难道也要听命去卖淫吗？这个女子似乎并无任何罪过。先父姚安公说：“这件事情与郭六的事情正相

反，各有各的道理，但于心总是不敢确信她们的事实。还是汉景帝说得好：‘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原文】

刘羽冲，佚其名，沧州人。先高祖厚斋公多与唱和。性孤僻，好讲古制，实迂阔不可行。尝倩董天士作画，倩厚斋公题。内《秋林读书》一幅云：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但见须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盖规之也。偶得古兵书，伏读经书，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是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诵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 隐。次日伺之，复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阿文勤公尝教昀曰：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译文】

刘羽冲，不知名叫什么，是沧州人。我的高祖厚斋公常和他用诗歌唱和。他性情孤僻，好讲过去的章法，实际上都迂腐不能施行。他曾请董天士作画，请厚斋公题诗。其中《秋林读书》画题道：“呆坐在秋天的树根下，孤独地没有伴。不知读的什么书，只见须眉都白了。手中拿着的，可能是《井田谱》。”大概是规劝他。他偶然弄到一本古代兵书读了之后，自称能带十万兵。恰好当时有土匪，他自己练兵和土匪较量，结果乡兵大败，他几乎被活捉了去。他又弄到一本古代讲水利的书，钻研了有一年时间，自吹可以使千里之地成为沃土，画了图游说州官。州官也好事，就叫他在一个村子里试验。刚挖好了沟渠，洪水来了，顺着沟渠灌进来，人几乎变成了鱼。从此他便抑郁想不开，常常在庭院中独自度步，摇头自语道：“古人能欺骗我？”每天叨咕千百遍，只有这六个字。不久，他发病死去。后来在风清月白的晚上，常见他的魂在墓前的松柏下，摇头踱步。仔细听去，嘴里念叨的还是这六个字。有人笑出了声，他的魂突然消失了。第二天观察，他的魂还和前一天晚上一样在摇头踱步。沉溺于古代的人很愚蠢，怎么能愚蠢到这个地步呢？阿文勤公曾教导我说：“满肚子都是书本知识能败事，肚里一点知识也没有同样能败事。下棋高手不忽视旧棋谱，但不照搬旧谱；名医不迷信古方，但不离古方。所以说：‘将它研究透了，而保存自己的特点。又说：它能教人以成规，但不能使人

巧。’”

【原文】

明魏忠贤之恶，史册所未睹也。或言其知事必败，阴蓄一骡，日行七百里，以备遁逃。阴蓄一貌类己者，以备代死。后在阜城尤家店，竟用是私遁去。余谓此无稽之谈也。以天道论之，苟神理不诬，忠贤断无幸免理。以人事论之，忠贤擅政七年，何人不识。使窜伏旧党之家，小人之交，势败则离，有缚献而已矣。使潜匿荒僻之地，则耕牧之中，突来阍宦，异言异貌，骇视惊听，不三日必败。使远遁于封域之外，则严世蕃尝通日本，仇鸾尝交谄达，忠贤无是也。山海阻深，关津隔绝，去又将何往。昔建文行遁，后世方且传疑。然建文失德无闻，人心未去，旧臣遗老，犹有故主之思。燕王称戈篡位，屠戮忠良，又天下所不与，递相客隐，理或有之。忠贤虐焰薰天，毒流四海，人人欲得而甘心。是时距明亡尚十五年。此十五年中，安得深藏不露乎？故私遁之说，余断不谓然。文安王岳芳曰：乾隆初，县学中忽雷霆击格，旋绕文庙，电光激射，如掣赤练。入殿门复返者十余度。训导王著起曰：是必有异。冒雨入视，见大蜈蚣伏先师神位上。钳出，掷阶前。霹雳一声，蜈蚣死而天霁。验其背上，有朱书魏忠贤字。是说也，余则信之。

【译文】

明代宦官魏忠贤的滔天罪行，史无前例。有人说，他知道自己必将垮台，因此偷偷养了条骡子，骡子一天能走七百里，以备逃跑时用。他还暗中驯养了一个和自己极端相似的人，作为替身。后来在阜城尤家店，他果然用替身救了自己的命。我认为这纯属捏造。从天道来说，如果在天有灵，老天有眼，决不会饶恕他；从人事来说，魏忠贤乱世八年，天下何人不认识他？假使他藏在旧党家，旧友也会看不惯他的小人之为，也会捉了他献出来。又假如他藏于荒僻之处，在农夫牧民的眼中，一个宦官，口音腔调相貌生活与众不同，必然引起他人的注意，用不了几天，保证附近皆知，走露风声。假如他远逃到国界之外，象严世蕃私通日本，仇鸾私通谄达，而他则没有这样。有高山深海的阻隔，又有关塞的防守，他也插翅难逃。过去传说建文帝逃了，后世尚且有不少不理解之处。建文帝虽说无德政，但还没传出去，人心仍向着他，六朝遗老对故主仍有一份忠诚。燕王依仗武力篡位，屠杀忠良，这是天下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帮助建文帝逃命，于理可通。魏忠贤罪恶滔天，流毒四海，人人都想捉到他痛打一番始才甘心。当时离明代灭亡还有十五年。他在这长长的十五年中，怎么藏得住呢？所以他私自逃走的说法，我决不相信。文安人王岳芳说：“乾隆初年，县学里忽然雷声轰轰，围绕文庙。闪电喷光，象一条条赤练绕天。闪电十多次进了殿门又出来了。训导王著起说：‘这里必有反常之事。’”

他冒雨进文庙一看，发现一只蜈蚣趴在孔子的神位上。把大蜈蚣夹出来扔在台阶前，劈死了它后，天突然晴了。查验蜈蚣的背上，有‘魏忠贤’三个红字。”这个说法，我是相信的。

【原文】

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系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焦侥之属，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邱县丞天锦，因巡视牧厂，曾得其一，腊以归。细视其须眉毛发，与人无二。知山海经所谓靖人，凿然有之。有极小必有极大。列子所谓龙伯之国，亦凿然有之。

【译文】

乌鲁木齐的深山中，牧马人经常见到小人，高一尺光景，男女老幼全都有。遇到红柳开花时，就折下柳枝盘成小圈，戴在头上，列队跳跃舞蹈，发出呦呦的声音，就像按着曲谱歌唱。有时到行军的帐篷里偷窃食物，被人逮住，就跪下哭泣。捆住它，则不进食而死。放了它，起初不敢立刻就走，走了几尺，就回头看，或者追上去喝叱它，仍旧跪下哭泣。离开人稍远些，估计追不上了，才度涧越山而去。但是它们的巢穴所在，始终找不到。这东西不是树木成精，也不是山中怪兽，大概是传说中矮人国的焦侥之类。不知道它们的名称，因为形状像小儿而喜欢戴红柳，因此叫作红柳娃。

县丞丘天锦因为巡视牧场，曾经得到一个，腌制带回。细看它的须眉毛发，同人没有两样。知道《山海经》里所说的 人，确凿无疑是有的。有极小的必然有极大的，《列子》里所说的龙伯之国，也必然确凿无疑是有的了。

【原文】

塞外有雪莲，生崇山积雪中，状如今之洋菊，名以莲耳。其生必双，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并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两丈。见其一，再觅其一，无不得者。盖如菟丝茯苓，一气所化，气相属也。凡望见此花，默往探之则获。如指以相告，则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即瘰雪求之亦不获。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欤？此花生极寒之地，而性极热。盖二气有偏胜，无偏绝，积阴外凝，则纯阳内结。坎卦以一阳陷二阴之中，剥复二卦，以一阳居五阴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为补剂，多血热妄行。或用合媚药，其祸尤烈。盖天地之阴阳均调，万

物乃生。人身之阴阳均调，百脉乃和。故《素问》曰：亢则害，承乃制。自丹溪立阳常有馀阴常不足之说，医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气。张介宾辈矫枉过直，遂偏于补阳，而参耆桂附，流弊亦至于杀人。是未知易道扶阳，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龙有悔也。嗜欲日盛，羸弱者多，温补之剂易见小效，坚信者遂众。故余谓偏伐阳者，韩非刑名之学；偏补阳者，商鞅富强之术。初用皆有功，积重不返，其损伤根本，则一也。雪莲之功不补患，亦此理矣。

【译文】

塞外有一种称为雪莲的植物，生长在崇山的积雪中，形状与现在的洋菊相似，因此起名作莲。雪莲出生，必定成双成对，一雄一雌，雄的大，雌的小。但是雌雄二莲不是并在一起生长，也不是生长在同一条根上，两者的距离总是要有一二丈远。见到其中一株，再寻找另一株，没有找不到的。大概就像兔丝、茯苓一样，都是同一种气化育出来的，所以二者气息相同。凡望见雪莲花，默不作声，前往探取，必定能得。如果大呼小叫，用手指点告诉同伴，它就会缩入雪中杳无痕迹，就是挖雪探找也不能得。草木有知，这一情理不可解释。当地人说这是由于山神爱惜雪莲所造成的，也许是这样吧！此花生在极寒的地方，但性能却是极热的。在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体中，有一方偏胜的情况，却没有偏到绝灭了一方的情况，积阴凝于外部，纯阳必定结于内部。坎卦是一根阳爻夹在两根阴爻中间，剥和复二卦是一根阳爻居于五根阴爻的上方或下方，就都是雪莲的卦象。用雪莲泡酒作补药，多会促使血液发热，畅通循环。有人用来制造春药，祸果极为强烈。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协调，万物才能正常生长。人身内部阴阳二气协调，各个系统才能正常运行。所以《素问》说：“亢则害，承乃制。”自从丹溪提出“阳常有馀阴常不足”的说法，医生没有吃透这话的本旨，往往补阴排阳，用寒药杀伐生气。张介宾等人矫枉过直，遂又偏重于补阳驱阴，大量使用人参桂枝等补药，流弊至于杀人。这是不懂得《易经》学说虽然主张扶阳，但也并非毫无限制，对乾卦中的上九一爻，就已作出“亢龙有悔”的告诫。世人的奢望和嗜欲日益强烈，不少人被嗜欲拖垮身体，补药容易暂时见效，所以坚信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偏重杀伐阳气，好似推行韩非的刑名之学；而偏重补益阳气，如同实行商鞅的富国之术。初步使用，都可见到功效，但积重不返，必会损害根本，弊病是相同的。雪莲之功不补祸患，也是这个道理。

【原文】

唐太宗《三藏圣教序》，称风灾鬼难之域，似即今辟展土鲁番地。其他沙碛中独行之人，往往闻呼姓名，一应则随去不复返。又有风穴在南山，其大如井，风不

时从中出。每出则数十里外，先闻波涛声，迟一二刻风乃至。所横径之路，阔不过三四里，可急行而避。避不及，则众车以巨绳连缀为一，尚鼓动颠簸，如大江浪涌之舟。或一车独遇，则人马辄重，皆轻若片叶，飘然莫知所往矣。风皆自南而北，越数日自北而南，如呼吸之往返也。余在乌鲁木齐，接辟展移文，云军校雷庭，于某日人马皆风吹过岭北，有无踪迹。又昌吉通判报，某日午刻，有一人自天而下，乃特纳格尔遣犯徐吉，为风吹至。俄特纳格尔县丞报，徐吉是日逃，计其时刻，自己至正午，已飞腾二百余里。此在彼不为怪，在他处则异闻矣。徐吉云，被吹时如醉如梦，身旋转如车轮，目不能开，耳如万鼓乱鸣，口鼻如有物拥蔽，气不得出。努力良久，始能一呼吸耳。按庄子称，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气无所不之，不应有穴。盖气所偶聚，因成斯异。犹火气偶聚于巴蜀，遂为火井，水脉偶聚于阆，遂为河源云。

【译文】

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中说的风灾鬼难地区，好像就是如今辟展的土鲁番。在土鲁番沙漠中独自行走的人，往往听见叫自己的名字，一回答就随着叫声而去，不再回还。又有风穴在天山，像井那么大，风不时从里面出来。每次风出来，在数十里之外的地方，先听到波涛声，过了一两刻钟风才吹到。风所经过的地域直径，宽不过三四里，人可以紧跑躲避开。躲不及，便可把许多车用粗绳连结在一起。这样也被风吹得上下颠簸，好像在大江浪涛之上的船。如果只有一辆车遇到了风，那么连车马带人和货物，都会被风卷起轻如一片树叶，飘飘地不知给吹到哪儿去了。这种风都是从南往北吹，过了几天又从北往南吹，好像呼吸的吐气吸气。我在乌鲁木齐时，接到辟展转来的公文，说军校雷庭在某日，连人带马都被风吹过岭北，问发现过他的踪迹没有。又，昌吉的通判报告，某天午时，有一人从天上下来，是特纳格尔遣送的犯人徐吉，被风吹来了。不久，特纳格尔的县丞报告，徐吉于当天逃走。一算时间，则从九点到十二点，他已飞了二百余里地。这事在这个地方不奇怪，如果在别的地方可就成了异闻了。徐吉说，被风吹时如醉如梦，身子像车轮子一样旋转不停，眼睛睁不开，耳边好像有万鼓乱鸣，嘴和鼻子好像被什么堵住了，喘不过气来。使了好半天的劲儿，才能喘过一口气来。按《庄子》中说：天地呼气，它的名字叫风。气无所不到，不应该有洞穴。大概是气偶然聚在一起，因此产生了这种反常现象。就像火气偶然聚在巴蜀，便生成火井、水脉偶然聚在于阆，便成为黄河的源头一样。

【原文】

何陋庵先生言：相传明季有书生，独行丛莽间，闻书声琅琅。怪旷野那得有

是，寻之，则一老翁坐墟墓间，旁有狐十馀，各捧书蹲坐。老翁见而起迎，诸狐皆捧书人立。书生念既解读书，必不为祸，因与揖让席地坐。问：读书何为？老翁曰：吾辈皆修仙者也。凡狐之求仙有二途：其一采精气，拜星斗，渐至通灵变化，然后积修正果，是为由妖而求仙。然或入邪僻，则干天律。其途捷而危。其一先炼形为人，既得为人，然后讲习内丹，是为由人而求仙。虽吐纳导引，非旦夕之功，而久久坚持，自然圆满。其途纡而安。顾形不自变，随心而变，故先读圣贤之书，明三纲五常之理，心化则形亦化矣。书生借视其书，皆《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有经文而无注。问：经不解释，何由讲贯？老翁曰：吾辈读书，但求明理。圣贤言语，本不艰深，口相授受，疏通训诂，即可知其义旨，何以注为？书生怪其持论乖僻，惘惘莫对。姑问其寿。曰：我都不记。但记我受经之日，世尚未有印板书。又问：阅历数朝，世事有无同异？曰：大都不甚相远。惟唐以前，但有儒者。北宋后，每闻某甲是圣贤，为小异耳。书生莫测，一揖而别。后于途间遇此翁，欲与语，掉头径去。案此殆先生之寓言。先生尝曰：以讲经求科第，支离敷衍，其词愈美而经愈荒。以讲经立门户，纷纭辩驳，其说愈详而经亦愈荒。语意若合符节。又尝曰：凡巧妙之术，中间必有不稳处。如步步踏实，即小有蹉失，终不至折肱伤足。”与所云修仙二途，亦同一意也。

【译文】

何陋庵先生说：相传明末有个书生独自行走在丛生的草木间，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奇怪在空旷的野地里哪里能有这个。循声寻找，则一个老翁坐在墓地中间，旁边有十多只狐狸，各自捧书蹲身而坐。老翁看见他，起身迎接，那些狐狸都捧着书像人一样的站立。书生考虑既然懂得读书，必定不会有祸害。因而同他们以礼相见，席地而坐。问：“读书为了什么？”老翁说：“我们都是修仙的。凡狐狸的求仙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采精气，拜星斗，渐渐到了通灵变化。然后积年修炼而成正果，这是由妖而求仙。但是设或入了邪僻一路，就触犯了天条。这条路快速而危险。其一是先炼形成为人，既然得以成为人，然后讲习内丹，这是由人而求仙。虽然吞吐导引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长久地坚持，自然能够圆满。这条路曲折而安全。但是形体不能自变，是随心而变。所以先读圣贤的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心变化那么形体也就变化了。”书生借他的书看，都是《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只有经文而没有注解。问：“经不解释，何从讲解贯通？”老翁说：“我辈读书，只求明理。圣贤的言语，本来不艰深，口头讲授与接受，疏通解释词义，就可以知道它的义理要旨，要注解做什么？”书生奇怪他所持的议论怪僻，惘惘然不知所对。姑且问他的寿数，答说：“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受经的

日子，世上还没有刻版印刷的书。”又问：“经历了几个朝代，世事有没有同异？”答：“大都相差不太远。只是在唐朝以前，只有儒者。北宋以后，常听说某甲是圣贤，这点小有差别罢了。”书生无从估量，作揖而别。后来在途中遇见这个老翁，要想同他说话，老翁却掉转头径自走了。

按，这大概是先生的寓言。先生曾经说：“用讲经文求取科第出身，残缺不全，将就应付，言词愈美而经愈是荒疏。用讲经文树立门户，众说纷纭，辩论驳难，说法愈详细而经也愈是荒疏。”他们的语意就像符节一样的符合。又曾经说：“凡是巧妙的手段方法，中间必然有不稳当的地方。如果步步踏实，即使小有失误，终不至于折臂伤足。”这同老翁所说的修仙的两条途径，也是同一个意思。

【原文】

有扶乩者，自江南来。其仙自称卧虎山人，不言休咎，惟与人唱和诗词，亦能作画。画不过兰竹数笔，具体而已。其诗清浅而不俗。尝面见下坛一绝云：爱杀嫣红映水开，小停白鹤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绿，才藉莓苔稳睡来。又咏舟，限车字；咏车，限舟字。曰：浅水潺潺二尺余，轻舟来往兴何如。回头岸上春泥滑，愁杀疲牛薄笨车。小车羸辘驾乌牛，载酒聊为陌上游。莫羨王孙金勒马，双轮徐转稳如舟。其余大都类此。问其姓字，则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应命而已。甲与乙共学其符，召之亦至。然字多不可辨，扶乩者手不习也。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越数日再召，仍不降。后乃降于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为本，二者有慊，则不可以为人。此君近与兄析产，隐匿千金，又诡言父有宿逋，当兄弟共偿，实掩兄所偿为己有。吾虽方外闲身，不预人事，然义不与此等人作缘。烦转道意，后毋相渎。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偏食儿女，而独忘孤孀，使啜泣竟夕。虽是无心，要由于意有歧视，后若再尔，吾亦不来矣。先姚安公曰：吾见其诗词，谓是灵鬼，观此议论，似竟是仙。

【译文】

有位扶乩降仙的人，从江南来。他所请下来的神仙自称卧虎山人，不预测吉凶，只与人唱诗和词，也能作画。画也不过几笔兰竹，具备形体就算成画。至于诗，却是清浅不俗的。我曾亲见该仙下坛时所作的一首绝句：“爱杀嫣红映水开，小停白鹤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绿，才藉莓苔稳睡来。”又作咏舟诗，限车字；作咏车诗，限舟字。二诗写道：“浅水潺潺二尺余，轻舟来往兴何如？回头岸上春泥滑，愁杀疲牛薄笨车。”“小车羸辘驾乌牛，载酒聊为陌上游。莫羨王孙金勒马，双轮徐转稳如舟。”其他诗大都类此。问他的姓名，则回答说：“世外之人，何必要留下姓名。如果一定要追问，那就只有胡编一个来应付了。”有甲乙二人向这位江南扶乩降

仙者学得降仙之符，也能请来该仙，但写出的字大多不可辩认，这是由于扶乩人的手还不熟练造成的。一天，乙焚烧了降仙符，但仙却没有降临。过了几天再焚符召请，仍然没来。后来，该仙降临到甲家，甲问乙召不降的缘故。仙的判文说：“人生在世，孝弟二字是做人的根本；孝弟方面有了惭愧，就不可以做人了。乙这个人近来与自己的兄长分家产，隐匿了千金；又诡言父亲有笔遗债，当由兄弟共同偿还，实际上是要把兄长偿还的部分据为己有。我虽然在外闲游，不干预人事，但从道义上讲是不能与这种人有任何缘份的。请转告我的意思，以后不要再亵渎我。”又给甲出示判文说：“你最近获得新鲜水果，普遍分发到每个儿女让他们吃，唯独忘了没给孤侄，致使他抽泣了一个夜晚。虽说不是故意不给，但也是平时歧视造成的。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会不到你这里来。”先父姚安公说：“我见到他的诗词，认为他是一个灵鬼；但观此议论，似乎竟是神仙。”

【原文】

广西提督田公耕野，初娶孟夫人。早卒。公官凉州镇时，月夜独坐衙斋，恍惚梦夫人自树梢翩然下，相劳苦如平生，曰：吾本天女，宿命当为君妇，缘满乃归。今过此相遇，亦余缘之未尽者也。公问我当终何官？曰：官不止此，行去矣。问我寿几何？曰：此难言。公卒时，不在乡里，不在官署，不在道途馆驿，亦不殁于战阵，时至自知耳。问殁后尚相见乎？曰：此在君矣。君努力生天，即可见。否则不能也。公后征叛苗。师还，卒于戎幕之下。

【译文】

广西提督田耕野，开始娶了孟夫人，很早就去世了。他镇守凉州时，月夜在衙斋里独坐，恍惚梦见夫人从树梢上翩翩下来。两人像以前那样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孟夫人说：“我本来是天女，命里该当你的妻子，缘份满了就回去了。今天路过这儿相遇，也是缘份未尽之故。”田耕野问我能当多大官？夫人说：“你的官职不会到此为止，不久就会升迁。”又问我能活多大岁数？夫人说：“这很难说。你死的时候，不在乡里，不在官署里，不在路上馆舍里，也不会死在战场上，到时候自己就知道了。”问死后还能相见么？夫人说：“这就在你了。经努力，死后升天，就可以相见，不然就见不着了。”田耕野后来征伐叛乱的苗民，回师之时，在军营中去世了。

【原文】

奴子魏藻，性佻荡，好窥伺妇女。一日，村外遇少女，似相识而不知其姓名居址，挑与语。女不答而目成，径西去。藻方注视，女回顾若招。即随以往。渐逼近，女面瘳小语曰：来往人众恐见疑，君可相隔小半里，俟到家，吾待君墙外东屋中。

枣树下系一牛，旁有碌碡者是也。”既而渐行渐远，薄暮将抵李家洼，去家二十里矣。宿雨初晴，泥将没胫，足趾亦肿痛。遥见女已入东屋，方窃喜，趋而赴。女方背立，忽转面乃作罗刹形，锯牙钩爪，面如靛，目癡癡如灯，骇而返走。罗刹急追之，狂奔二十余里，至相国庄，已届亥初。识其妇翁门，急叩不已，门甫启，突然冲入，触一少女仆地，亦随之仆。诸妇怒噪，各持捣衣杵，乱捶其股，气结不能言，惟呼我我。俄一媪持灯出，方知是婿。共相惊笑。次日以牛车载归，卧床几两月。当藻来去时，人但见其自往自还，未见有罗刹，亦未见有少女，岂非以邪召邪，狐鬼趁而侮之哉？先兄晴湖曰：藻自是不敢复冶游，路遇妇女必俯首。是虽谓之神明示惩可也。

【译文】

奴仆魏藻，性格放荡轻佻，喜欢偷看妇女的身子。一日，在村外碰到一个少女，似曾相识而不知她的姓名地址，便和她调起情来。少女半推半就一言不发，目光脉脉有情，然后嚬吟一笑，转身朝西去了。魏藻注视着她，少女又回眸一笑。魏便跟着她走。渐渐靠近了，少女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低声说：“来往的人多叫人看见难为情，你离开我半里跟着我。等到了家，我在墙外的车棚里等你，记住，枣树下拴着一条牛，旁边有一台碌碡的那家就到了。”之后，魏藻越走越远，傍晚将到李家洼，离自家已有二十里路。下了一夜的雨，天气刚晴，路上稀泥还没见脚印。魏藻远远地望见少女钻进了车棚，他暗自高兴，急奔过去。少女背着他坐立，正要去拥抱，少女忽然转过头来，却长得象罗刹鬼一样，牙如锯齿手象铁钩，脸色墨黑，眼闪如电。魏藻吓得回身便逃。罗刹鬼在后面紧追了二十多里，到了相国庄，已近晚上九点了。他知道是岳父家，撞开门，撞倒了一个少女，他也绊倒了，几个妇女乱哄哄跑来，拿着捣衣棒，一阵猛击，魏藻打得说不出话，只是“我我”乱叫。不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拿灯出来，才知是女婿。大家又惊又笑，第二天，岳父用牛车送魏藻回家。卧床养伤两个多月。而魏藻在看见罗刹鬼那天，其他人并没看见，是不是他以邪召邪，狐鬼趁机耍他呢？先兄晴湖说：“魏藻从此再不敢寻花问柳，路上遇到妇女也低头走过去。把上面这件事看作是神灵的惩罚，也是合适不过的。”

【原文】

去余家十余里，有瞽者姓卫。戊午除夕，偏诣常呼弹唱家辞岁，各与以食物，自负以归。半途，失足堕枯井中。既在旷野僻径，又家家守岁，路无行人，呼号嗌干，无应者。幸井底气温，又有饼饵可食，渴甚则咀水果，竟数日不死。会屠者王以胜驱豕归，距井有半里许，忽绳断豕逸，狂奔野田中，亦失足堕井，持钩出豕，乃

见瞽者，已气息仅属矣。井不当屠者所行路，殆若或使之也。先兄晴湖，问以井中情状，瞽者曰：是时万念皆空，心已如死，惟念老母卧病，待瞽子以养。今井瞽子亦不得，计此时恐已饿莩，觉酸彻肝脾，不可忍耳。先兄曰：非此一念，王以胜所驱豕，必不断绳。

【译文】

离我家十多里，有一个瞎子姓卫。戊午年除夕，他到所有经常叫他弹唱的人家辞岁，各家都给了他食物，自己背着回来。半路，他失脚掉到了一口枯井里。因为是在空旷的野地，路径偏僻，又家家都在守岁，所以路上没有行人。他大声呼叫，气堵口干，没有应他的。幸而井底空气温暖，又有糕饼可以吃，渴得厉害，就吃水果，竟然几天不死。碰巧屠夫王以胜赶猪回来，离井还有半里路光景，忽然绳断猪逃，疯狂奔跑在野田中，也失脚掉到井里。王以胜拿钩弄出了猪，才发现瞎子，已经只剩一点气息未断了。

那井不是屠夫所应当经过的地方，这仿佛有一种什么神力在支配。已故兄长晴湖问到在井里的情况，瞎子说：“当时万念都空，心已经如同死去。只是想到老母卧病，等待瞎眼的儿子来奉养。现在连瞎眼的儿子也不能得了，估计这时恐怕已经成了饿死的人，觉得酸痛彻于肝脾，不可忍受罢了。”已故兄长说：“不是这一个念头，王以胜所赶的猪必定不会断了绳子。”

【原文】

齐大，献县剧盗也，尝与众行劫。一盗见其妇善，逼污之。刃胁不从，反接其手缚于凳，已褫下衣，呼两盗左右挟其足矣。齐大方看庄（盗语谓屋上了望以防救者为看庄。）闻妇呼号，自屋脊跃下，挺刃突入曰：谁敢如是，吾不与俱生！汹汹欲斗，目光如饿虎，间不容发之顷，竟赖以免。后群盗并就捕拏诛。惟齐大终不能弋获。群盗云：官来捕时，齐大实伏马槽下。兵役皆云：往来搜数过，惟见槽下朽竹一束，约千余竿，积尘污秽，似弃置多年者。

【译文】

齐大是献县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强盗。他曾与一伙强盗进行抢劫，其中一盗见被劫人家的妇人美丽，就要强奸。他首先用刀威胁，妇人誓死不从。接着便反接妇人双手，将她捆在长凳上，剥去下衣，呼使另外两盗一左一右，挟住妇人的双足。齐大正在房上了望看庄，闻听屋内妇人呼号，立即从屋脊上飞跃而下，挺刃冲入屋中，厉声呵叱：“谁敢这么干，有他没有我！”汹汹欲斗，目光如同饿虎。在这间不容发的危急极点，美妇人竟靠突然出现的齐大免除了一场灾难。后来群盗全部被捕，并肩遭到诛杀，唯有齐大漏网，始终没有抓获。据群盗说，官兵搜捕的时候，

齐大实际上就藏伏在马槽底下。据负责搜捕的官兵说，他们在马槽附近往来搜查了好几遍，只看见槽下有一捆腐朽的竹竿，大约有十几根，积满了尘土污秽，似乎是放置了多年，从来没人动过。

【原文】

张明经晴岚言，一寺藏经阁上有狐居，诸僧多栖止阁下。一日天酷暑，有打包僧厌其嚣杂，径移坐具往阁上。诸僧忽闻梁上狐语曰：大众且各归房，我眷属不少，将移住阁下。僧问久居阁上，何忽又欲据此。曰：和尚在彼。问汝避和尚耶？曰：和尚佛子，安敢不避。又问我辈非和尚耶？狐不答。固问之。曰：汝辈自以为和尚，我复何言？从兄懋园闻之曰：此狐黑白太明。然亦可使三教中人，各发深省。

【译文】

贡生张晴岚说，有一寺庙的藏经阁住着狐狸，和尚大多住在阁下。一天热得难受，有个打包僧嫌下面噪杂，便搬到上面住。和尚们忽然听梁上的狐狸说：“各位暂时各回自己的住所，我的亲属不少，要移居阁下。”和尚们问他长期住上面，为何忽然要下来住。狐狸说：“和尚住在这儿。”和尚们问他躲避和尚干啥，狐狸说和尚是佛门弟子他怎敢不躲。和尚们又问：“我们不也是和尚么？”狐狸不回答了。和尚们坚持刨根问底，狐狸才说：“你们自以为是和尚，我没话说了。”我堂兄懋园听了这事说：“这狐狸黑白分明，他也可使儒、道、佛三教之人深深地自省啊！”

【原文】

甲见乙妇而艳之，语与丙。丙曰：其夫粗悍，可图也。如不吝挥金，吾能为君了此事。乃择邑子冶荡者，饵以金而属之曰：尔白昼潜匿乙家，而故使乙闻。待就执，则自承欲盗。白昼非盗时，尔容貌衣服无盗状，必疑奸，勿承也。官再鞠而后承，罪不过枷杖。当设策使不竟其狱，无所苦也。邑子如所教，狱果不竟。然乙竟出其妇，丙虑其悔，教妇家讼乙，又阴赂证佐使不胜，乃恚而嫁其女。乙亦决绝，听其嫁甲。甲重价买为妾。丙又教邑子反噬甲，发其阴谋，而教甲赂息。计前后干没千金矣。适闻家庙社会，力修供具赛神，将以祈福。先一夕庙祝梦神曰：某金自何来？乃盛仪以享我。明日来，慎勿令入庙。非礼之祀，鬼神且不受，况非义之祀乎。丙至，庙祝以神语拒之，怒勿信，甫至阶，舁者颠蹶，供具悉毁，乃悚然返。后岁余甲死，邑子以同谋之故，时往来丙家，因诱其女逃去，丙亦气结死。妇携赀改适。女至德州，人诘得奸状，牒送回籍，杖而官卖。时丙奸已露，乙憾甚，乃鬻产赎回女，使荐枕三夕，而转售于人。或曰：丙死时，乙尚未娶，丙妇因嫁焉。此故为快心之谈。无是事也。邑子后为丐，女流落为娼。固实有之。

【译文】

甲见乙的妻子漂亮，很喜爱，便告诉了丙。丙说：“她丈夫很粗鲁，可以想法子。你要不吝惜钱，我可以为你办这件事。”于是找了一个同邑的浪荡子，用金钱买通了他，嘱咐他：你在白天偷偷地藏到乙家里，而故意被乙发现。待被捉住后，你承认是想偷东西。大白天不是偷盗的时候，而且你的神情衣服也没有偷盗的迹象，那么必定怀疑有奸情，但你不要承认。等官府再次审问后再承认，按罪不过是戴枷吃板子。我会想办法使这个案子不了了之，你不会吃苦的。”这个浪荡子按丙吩咐的去做，最后果然不了了之。然而乙竟把妻子休了。丙怕乙后悔，教妻方家告乙，而丙又偷偷地贿赂证人等，使妻方败诉。妻方恼恨，便把女儿又嫁了出去。乙也恼恨，听任前妻嫁给了甲。甲花大价钱把乙妻买来当妾。丙又教浪荡子反过来咬甲，揭发他的阴谋，而教甲花钱免灾。算起来，丙前后干得了千两银子。这时丙听说家庙举行祭祀，便下力准备一应祭祀所需用具，打算去祈祷福寿。在这前一天晚上，庙祝梦见神说：“他准备了丰盛的仪礼祭祀我，钱从哪儿来的？明天他来，不要叫他入庙。不合礼仪的祭祀，鬼神尚且不接受，何况是不合道义的祭祀？”丙来到后，庙祝说了神的话，不让他进庙。丙发怒不信。刚走到台阶，抬东西的人都摔倒了，准备的器具都摔坏了。丙这才惶恐地回去了。过了一年多，甲死了。那个浪荡子因是同谋，所以时常来丙家，趁机诱拐他的女儿逃了。丙恼恨病死，丙妻带着家财改嫁了。他女儿到了德州被人审出奸情，便由官府遣送回原籍，打了一顿板子后，由官府发落。当时丙的阴谋已败露，乙恨极了，便卖了家产把丙女买了来，让她赔睡了三夜，又转卖给了别人。有人说，丙死时，乙还没有娶妻，丙妻便嫁了他。这不过是快人心的说法，没有这事。那个浪荡子后来当了乞丐，丙女沦落为娼，这倒是确实的。

【原文】

益都李词畹言，秋谷先生南游日，借寓一家园亭中。一夕就枕后，欲制一诗。方沉思间，闻窗外人语曰：公尚未睡耶，清词丽句，已心醉十余年。今幸下榻此室，窃听绪论，虽已经月，终以不得质疑问难为恨。虑或仓卒别往，不罄所怀，便为平生之歉，故不辞唐突，愿隔窗听挥麈之谈。先生能不拒绝乎？秋谷问：君为谁？曰：别馆幽深，重门夜闭，自断非人迹所到。先生神思夷旷，谅不恐怖，亦不必深求。问何不入室相晤。曰先生襟怀萧散，仆亦倦于仪文，但得神交，何必定在形骸之内耶。秋谷因日与酬对，于六义颇深。如是数夕，偶乘醉戏问曰：听君议论，非神非仙，亦非鬼非狐，毋乃山中木客解吟诗乎。语讫寂然，穴隙窥之，缺月微明，有影蓬蓬然，掠水亭檐角而去。园中老树参天，疑其木魅矣。词畹又云：秋谷与魅语时，

有客窃听。魅谓渔洋山人诗，如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无寸土艺五谷；如雕栏曲榭，池馆宜人，而无寢室庇风雨；如彝鼎饔飧，斑斓满几，而无釜甑供炊灶；如纂组锦绣，巧出仙机，而无裘葛御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钗，而无主妇司中馈；如梁园金谷，雅客满堂，而无良友进规谏。秋谷极为击节。又谓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诗，浮响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势本相因，理无偏胜。窃意二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秋谷颇不平之云。

【译文】

益都李词畹说：秋谷先生游历南方的日子里，借住在一户人家的园亭中。一天晚上，上床躺下以后，要想做一首诗。正在沉思之间，听到窗外有人说道：“您还没有睡吗？对您清丽的词句，我已经醉心了十多年。现今幸而下榻在这个房间，偷听您的言论，虽然已经有一整月，始终因没有机会提出疑难的问题请教为恨。耽心您或者会突然间到别处去，不能够尽情倾吐我心里所想的，这就成为平生的憾事了。所以不揣冒昧，希望隔窗听您的谈论，先生能不拒绝吗？”秋谷问：“您是谁？”答：“别墅幽深，重重的门户夜间都关闭，自然断不是人迹所能到。先生的神思平和旷达，想来不会恐怖，也不必深究了。”问：“为什么不进入房间相会晤？”答：“先生的胸怀洒脱闲散，我也对礼仪形式感到厌倦。只要能有精神的交往，何必一定在形体之间呢？”秋谷于是每天同他应酬答对，对《诗经》的六义探讨得颇为深刻。就这样继续了几个晚上。一次，偶而乘着醉意戏问道：“听您的议论，不是神不是仙，也不是鬼不是狐，莫非是东坡所说‘山中木客解吟诗’吗？”说完寂然无声。捅一条窗缝窥看，残缺的月亮微有光明，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掠过水亭的檐角而去。园子里老树高耸入云，怀疑它是树木的精怪。

词畹又说：秋谷同精怪谈话时，有客人在偷听。精怪说渔洋山人的诗就像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没有一寸的泥土来种植五谷；如同雕刻的栏杆，曲折的台榭，池苑馆舍，景色宜人，而没有寢室遮蔽风雨；如同彝鼎 洗这类古玩器皿，色彩错杂灿烂，堆满桌子，而没有釜甑这样的炊具供烧火煮饭；如同编织锦绣，精巧就像出自仙人的织机，而没有裘皮袍葛布衣来抵御寒暑；如同舞衣歌扇，姬妾众多，而没有主妇来主持家政料理饮食；如同梁孝王的兔园、石崇的金谷园，有满堂风雅的客人，而没有良友进劝戒谏诤的话。秋谷极为击节赞赏。又说明末的诗如平庸的音乐，杂乱鸣奏，所以渔洋用清新的诗风来挽救；近人的诗浮华的声响日日增加，所以先生用深刻显豁的诗风来挽救。其势本相承袭，从情理上说不应一方胜过另一方。私下考虑两家的宗派，应当调和互补，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说是秋谷还很觉不平哩。

【原文】

乌鲁木齐，有道士卖药于市。或曰：是有妖术。人见其夜宿旅舍中，临睡必探佩囊，出一小壶卢，倾出黑物二丸，即有二少女与同寝，晓乃不见。问之，则云无有，余忆辍耕录周月惜事，曰此乃所采生魂也。是法食马肉则破，适中营有马死，遣吏密嘱旅舍主人，问适有马肉可食否。道士掉头曰：马肉岂可食。余益疑，拟料理之。同事陈君题桥曰：道士携少女，公未亲见。不食马肉，公亦未亲见。据无稽之说，遽兴大狱，似非所宜。塞外不当留杂色人，饬所司驱之出境，足矣。余乃止。后将军温公闻之曰：欲穷治者太过，倘畏刑妄供别情，事关重大，又无确据，作何行止。驱出境者太不及，倘转徙别地，或酿事端，云曾在乌鲁木齐久住，谁职其咎。行迹可疑人，关隘例当盘诘搜检。验有实证，则当付所司；验无实证，则其牒递回原籍，使勿惑民。不亦善乎！余二人皆服公之论。

【译文】

乌鲁木齐有位道士，在街市上卖药。有人说这位道士身怀妖术，人们见到他夜宿旅舍时，临睡前总是从佩囊中掏出一个小葫芦，倒两丸黑东西，随后就出现两个少女陪他睡觉，天亮时就看不见了。问他少女在哪里，他说根本就没有。我记起《辍耕录》所载的周月惜一事，说：“这是道士采取了别人的生魂，这种妖术一吃马肉就破。”正好中营有马死了，就派人秘密嘱咐旅舍主人，说旅舍赶巧有马肉，问道士吃不吃。道士一听，掉头就走，说：“马肉哪能吃呢？”我越发怀疑道士有鬼，打算审讯处理道士。同事陈题桥对我说：“道士暗携少女，不是你亲眼所见。不食马肉，也不是你亲眼所见。周月惜的事情出自陶九成的小说，不知是真是假。所谓马肉破术之说，也不知是否灵验。你相信传闻之词，根据无凭无证的道听途说，就突然搞起狱案来，似乎不妥。塞外不该允许闲杂人逗留，命令有关部门把他驱逐出境也就可以了。”于是我就终止了原来的打算。将军温公听到这件事情后说：“对于这个道士，如果审讯穷究，那就太冒失了，倘若他畏惧刑罚，胡供别人，事关重大，又无确证，如何收场？如果驱逐出境，那就太保守了，倘若他转移外地，酿造事端，说曾在乌鲁木齐久住，谁来承担责任？按照关塞惯例，对于形迹可疑的人，应当盘问搜查，查有实证，交有司处理；查无实证，就开发公文遣返原籍，让他不能蛊惑民众，不是很好吗？”我们二人一听，都很佩服温公的意见。

【原文】

庄学士木癩，少随父书石先生泊舟江岸，夜失足落江中，舟人弗知也。漂荡间，闻人语曰：可救起福建学院，此有关系，勿草草。不觉已还挂本舟舵尾上，呼救得免。后果督福建学政。赴任时，举是事语余曰：吾其不返乎。余以立命之说勉

之。竟卒于官。又其兄方耕少宗伯，雍正庚戌在京邸，遇地震，压于小弄中，适两墙对圯，相柱如人字帐形，坐其中一昼夜，乃得掘出。岂非死生有命乎。

【译文】

学士庄木，少时随着父亲书石先生泊船在长江边，夜里失足落进水里，而船上的人却不知道。他在水里沉浮间，听见有人说：“把福建学政救起来，这有很大关系，不要马虎。”不知不觉，他又被挂在原船的舵尾上，经呼救才被拉了上来。后来他果然被任为福建学政。赴任时，他举出上述事对我说：“我要回不来了么？”我以立命之说勉励他。后来他竟死在任上。又，他的哥哥任侍郎，雍正八年，在京城私邸中赶上地震，被压在小巷里。恰好两堵墙相对塌倒，相互支撑像人字的帐篷，他的哥哥在里面过了一昼夜，才被挖出来。这不是死生有命么？

【原文】

何陋庵先生言，十三四岁时，随父罢官还京师，人多舟狭，遂布席于巨箱上寝。夜分觉有一掌扞之，其冷如冰，夙良久乃醒。后夜夜皆然，谓是神虚，服药亦无效，至登陆乃已。后知箱乃其仆物。仆母卒于官署，厝郊外。临行阴焚其柩，而以衣包骨，匿箱中。当由人眠其上，魂不得安，故作是变怪也。然则旅魂随骨返，信有之矣。

【译文】

何陋庵先生说，十三四岁时他随着父亲罢官回京。由于人多船窄，他把席子铺在大箱子上睡觉。夜里觉得有一只手压住他，手掌冰凉，这样压了好久才醒来。以后夜夜如此，说是气虚，但吃过药，不管用，可是上了岸就好了。后来知道这个箱子是仆人的。临走时，仆人偷偷地把母亲的棺材和尸体烧了，用衣服包了遗骨，藏在箱子里。也许因为人睡在大箱子上，鬼魂压得不得安宁，所以出现怪异之事？照这样说，外乡的游魂能随遗骨回家的说法，相信是真的。

【原文】

陋庵先生又云：有友聂姓，往西山深处上墓返，天寒日短，翳然已暮，畏有虎患，竭蹶力行。望见破庙在山腹，急奔入时已曛黑。闻墙隅人语曰：此非人境，檀越可速去。心知是僧，问师何在此暗坐？曰：佛家无诳语，身实缢鬼，在此待替。聂毛骨悚栗，既而曰：与死于虎，无宁死于鬼。吾与师共宿矣。鬼曰：不去亦可，但幽明异路，君不胜阴气之侵，我不胜阳气之炼，均刺促不安耳。各占一隅，毋相近可也。聂遥问待替之故。鬼曰：上帝好生，不欲人自戕其命。如忠臣尽节，烈妇完贞，是虽横夭，与正命无异，不必待替。其情迫势穷，更无求生之路者，悯其事非得已，亦付转轮。仍核计生平，依善恶受报，亦不必待替。倘有一线可生，或小忿不忍，

或借以累人，逞其戾气，率尔投缳，则大拂天地生物之心，故必使待替以示罚。所以幽囚沉滞，动至百年也。问不有诱人相替者乎？鬼曰：吾不忍也。凡人就缢，为节义死者，魂自顶上升，其死速。为忿嫉死者，魂自心不降，其死迟。未绝之顷，百脉倒涌，肌肤皆寸寸欲裂，痛如离割。胸膈肠胃中，如烈焰燔烧，不可忍受。如是十许刻，形神乃离。思是楚毒，见缢者方阻之速返，肯相诱乎？聂曰：师存是念，自必生天。鬼曰：是不敢望，惟一意念佛，冀忏悔耳。俄天欲曙，问之不言，谛视亦无所见。后聂每上墓，必携饮食纸钱祭之。辄有旋风绕左右。一岁，旋风不至，意其一念之善，已解脱鬼趣矣。

【译文】

励庵先生又说：有个友人姓聂，前往西山深处上坟回来，天冷日短，阴沉沉地天已晚了。因为害怕有老虎为患，所以跌跌撞撞，尽力赶路。望见有破庙在山腰里，急忙奔入。这时已经天黑，听到墙角有人说话道：“这里不是人境，施主可以赶紧离去。”他以为是和尚，就问：“师父为什么在这暗里坐着？”答：“佛家不说谎话，自身实在是吊死鬼，在这里等替代的。”聂恐惧战栗，过了一回说：“与其死于虎，倒不如死于鬼，我同师父一起住宿了。”鬼说：“不去也可以。但是阴间和阳世不是一条道，您承受不了阴气的侵袭，我承受不了阳气的炙烤，都不得安宁。各自占据一个角落，不要互相靠近好了。”聂远远地询问等替代的缘故。鬼说：“上帝爱好生命，不想要人自己伤害自己的性命。像忠臣的尽节，烈妇的保全贞操，这虽然是意外的横死，同寿终而死没有什么区别，不必等替代。那因情势紧迫困窘、更没有求生之路的，同情他事情出于不得已，也交付转生轮回，仍然查核计算他的生平，依照善恶接受报应，也不必等替代。倘若有一线的希望可以活命，或者因为小小的愤恨不能忍受，或者借此连累别人，放纵他的邪恶之气，轻率地上吊的，那么大大地违背天地降生万物的心，因而必定使他等替代以表示惩罚。所以囚禁之后，沉沦滞留，动不动达百年之久。”问：“不是有诱人相替代的吗？”鬼说：“我不忍心。凡是人上吊时，为节义而死的，魂从头顶上升，他的死迅速。为愤恨嫉妒而死的，魂从心处下降，他的死缓慢。没有断气的时刻，各条血脉倒涌上来，肌肤寸寸都像要裂开，痛得如同用刀在碎割，胸腹肠胃里如同烈火焚烧，简直无法忍受。像这样要过十多刻，形与神才分离。想想这样的痛苦，看见上吊的人正要阻止，让他赶快回头，肯去引诱他吗？”聂说：“师父存这样的念头，自然一定要升天。”鬼说：“这个不敢盼望。只是一心一意地念佛，企图忏悔罢了。”一会儿，天将要亮了，问他不说话，仔细观看，也没有见到什么。

后来聂每次上坟，必定携带饮食纸钱祭奠他，总有旋风围绕左右。有一年，旋

风不来，料想他因为一念之善，已经解脱鬼的处境了。

【原文】

王半仙尝访其狐友，狐迎笑曰：君昨夜梦至范住家。欢娱乃尔。范住者，邑之名妓也。王回忆实有是梦。问何以知。曰：人秉阳气以生，阳亲上，气恒发越于顶。睡则神聚于心，灵光与阳气相映，如镜取影。梦生于心，其影皆现于阳气中，往来生灭，倏忽变形一二寸小人，如画图，如戏剧，如虫之蠕动。即不可告人之事，亦百态毕露，鬼神皆得而见之。狐之通灵者，亦得见之，但不闻其语耳。昨偶过君家，是以见君之梦。又曰：心之善恶，亦现于阳气中。生一善念，则气中一线如烈焰；生一恶心，则气中一线如浓烟。浓烟罩首，尚有一线之光，是畜生道中人。并一线之光而无之，是泥犁狱中人矣。王问恶人浓烟罩首，真梦影何由复见。曰：人心本善，恶念蔽之。睡时一念不生，则此心还其本体，阳气仍自光明。即其初醒时，念尚未起，光明亦尚在。念渐起，则渐昏。念全起，则全昏矣。君不读书，试向秀才问之。孟子所谓夜气，即此是也。王悚然曰：鬼神鉴察，乃及于梦寐之中。

【译文】

王半仙曾经拜访他的狐友，狐友笑着欢迎说：“君昨夜做梦，到了范住家，竟欢快到那种程度。”范住是邑中的名妓。王半仙回忆确有此梦，问狐友何以知道。狐友说：“人秉阳气而生，阳气好上升，常冒出头顶。睡着的时候精神凝聚在心中，灵光与阳气互相映照，像镜子映照影相一样。梦从心中生出来，影相就在阳气中显示出来了，来往活动，出现消失等各种现象，都能倏忽变成一二寸高的小人形状，像图画，像戏剧，像虫在蠕动似的。即使是不可告人的心底秘事，也会百态毕露，鬼神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狐中通灵性者也能看得见，只是听不到小人的说话声而已。昨晚偶然路过君家，恰好观赏了君的美梦。”狐友又说：“心中的善恶，也表现在阳气中。产生一个善念，阳气中射出一线烈火；产生一个恶念，阳气中喷出一线浓烟。浓烟罩头，顶端如果是还有一丝光亮，表明此人是畜生道中的人；若连一丝光亮也没有，表明此人是泥犁地狱中的人。”王半仙问：“恶人浓烟罩头，梦影还怎么能够出现呢？”狐友说：“人心本来是善良的，被恶念所遮蔽。睡时一念不生，良心还其本来面貌，阳气仍然是光明的。就是恶人刚睡醒时，恶念还没兴起来，光明也还是存在的。恶念越起就越昏暗，恶念全部兴作起来就全部昏暗了。君不读书不知此理，可去试问一下秀才，孟子所说的夜气就是指此。”王半仙惶恐地说：“鬼神的鉴察，竟达到了人的梦中。”

【原文】

雷出于地，向于福建白鹤岭上见之。岭高五十里，阴雨时俯视，浓云仅发山

半，有气一缕，自云中涌出，直激而上。气之纤末，忽火光迸散，即砰然有声，与火炮全相似。至于击物之雷，则自天而下。戊午夏，余与从兄懋园坦居，读书崔庄三层楼上。开窗四望，数里可睹。时方雷雨，遥见一人自南来，去庄约半里许，忽跪于地。倏云雾气下垂，雾之不见。俄雷震一声，火光照眼如咫尺，云已敛而上矣。少顷，喧言高川李善人，为雷所殛。随众往视，遍身焦黑，乃拱手端跪，仰面望天。背有朱书，非篆、非籀、非草、非隶，点画缴绕，不能辨几字。其人持斋礼佛，无善迹，亦无恶迹，不知为夙业为隐慝也。其侄李士钦曰：是日晨起，必欲赴崔庄，实无一事，竟冒雨而来，及于此难。或曰是日崔庄大集，（崔庄市人交易，以一六日大集，三八日小集。）殆鬼神驱以来，与众见之。

【译文】

雷生出于地上，以前我在福建白鹤岭见过。白鹤岭高五十里，阴雨天在岭上俯视，见浓云仅到山半腰。有一缕气从浓云中涌出来，直冲而上。这缕气的尾部忽然有火光迸散，随即砰然一声巨响，和火炮完全相似。至于击打东西的雷，则从天上下来。乾隆三年夏天，我和堂兄懋园，坦居在崔庄三层楼上读书。开窗向四边望去，能看到几里地以内的景物。当时正下雷雨，远远地望见一个人从南边来，离崔庄约有半里地左右时，忽然跪在地上。随即云雾下垂罩住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听见一声响雷，火光闪耀好像近在眼前，这时云雾已收敛上去。过了一会儿，人们纷纷传说高川的李善人被雷殛死。我随着人们去看，只见李善人遍身焦黑，拱手端正地跪着，仰脸望着天空。他的背上有红字，不是小篆，不是大篆，也不是草书、隶书，字的点划缠绕在一起，认不出几个字来。李善人吃斋敬佛，没干什么善事，也没干什么坏事。不知他遭雷击是前生的报应呢，还是他干了坏事而有所隐瞒。他侄子李士钦说：“这天早上起来，他一定要去崔庄，其实也没什么事要办，他竟冒雨而来，遭了雷击。”有人说这一天崔庄有大集，可能是鬼神促使他来，让人们看到他。

【原文】

余官兵部时，有一吏尝为狐所媚，癯瘦骨立，乞张真人符治之。忽闻檐际人语曰：君为吏，非理取财，当婴刑戮。我夙生曾受君再生恩，故以艳色蛊惑，摄君精气，欲君以瘵疾善终。今被驱遣，是君业重不可救也。宜努力积善，尚冀万一挽回耳。自是病愈，然竟不悛改，后果以盗用印信，私收马税伏诛。堂吏有知其事者，后为余述之云。

【译文】

我在兵部任职时，有一官吏被狐狸媚惑，瘦得皮包骨。他去请求张真人用符

镇治，忽然听到屋檐处有人说：“你身为官吏，违背天理榨取钱财，应当伏法。前一辈子我受你救命大恩，所以用美色勾引你，摄取你的精气，叫你患性病得个好死，如今我被赶走，说明你罪孽深重不可救药了。但你也应努力行善，还有挽回的可能。”这位官吏的病从此好了，但他仍然不知悔改，后来果因盗用印信、私收马税被处死。堂吏有知道这事的，后来告诉了我。

【原文】

前母张太夫人，有婢曰绣鸾，尝月夜坐堂阶。呼之，则东西廊皆有一绣鸾趋出，形状衣服无少异，乃至右襟反摺其角，左袖半卷亦相同。大骇，几仆。再视之，惟存其一。问之，乃从西廊来。又问见东廊人否？云未见也。此七月间事，至十一月即谢世。殆禄已将尽，故魅敢现形欤。

【译文】

前母张太夫人，有个婢女叫绣鸾。曾经月夜坐在堂前阶上，呼叫她，则东西走廊都有一个绣鸾跑出来，形状衣服没有一点区别，以至于右襟反折一只角，左袖一半卷起也相同。张太夫人大惊，几乎跌倒。再观看，只存其中的一个，问她，是从西廊来。又问：“看见东廊的人吗？”说：“没有看见。”这是七月间的事。到十一月，张太夫人就去世了。大概福运已将尽，所以妖魅敢于现形吧。

【原文】

沧州插花庙尼，姓董氏。遇大士诞辰，治供具将毕，忽觉微倦，倚几暂憩。恍惚梦大士语之曰：尔不献供，我亦不忍饥；尔即献供，我亦不加饱。寺门外有流民四五辈乞食不得，困饿将殆。尔辍供具以饭之，功德胜供我十倍也。霍然惊醒，启门出现，果不谬。自是每年供具献毕，皆以施丐者，曰此菩萨意也。

【译文】

沧州插花庙的尼姑，姓董氏。一天，是庙神大士的生日，尼姑准备好供具，忽然身感疲倦，就倚靠几案睡了片刻。恍惚中，她梦见大士对她说：“你不献供，我也不挨饿；你就是献供，我也不会多么饱。寺门外有流民四五批，讨不到饭吃，就将要饿死了。你停止操办供品，给他们施舍饭食，功德胜于供我十倍。”尼姑猛然惊醒，开门一看，果然寺外有许多饥饿的流民。从此，她每年供神以后，都把供品施舍乞丐，说这是菩萨的旨意。

【原文】

先太夫人言：沧州有轿夫田某，母患臌将殆。闻景和镇一医有奇药，相距百余里。昧爽狂奔去，薄暮已狂奔归，气息仅属。然是夕卫河暴涨，舟不敢渡。乃仰天大号，泪随声下。众虽哀之，而无如何。忽一舟子解缆呼曰：苟有神理，此人不溺。

来来，吾渡尔。奋然鼓楫，横冲白浪而行。一弹指顷，已抵东岸。观者皆合掌诵佛号。先姚安公曰：此舟子信道之笃，过于儒者。

【译文】

先太夫人说，沧州有位轿夫田某，母亲得了鼓胀病快不行了。他听说景和镇一个医生有奇药，但距离那儿有一百多里。天刚亮他就狂奔而去，天傍晚了才狂奔回来，累得气息奄奄。但是这天晚上卫河水猛涨，船不敢渡。田某仰天大哭，声泪俱下。大家虽然都可怜他，但也没有办法。忽然一个船夫解开缆绳招呼道：“如果还有天道，这人就不会淹死。来来，我渡你过去。”他奋然摇橹，横冲滔天的波浪前进，一弹指间船已到达东岸。观看的人都合掌念诵：“阿弥陀佛。”先父姚安公说：“这个船夫信道的虔诚，超过了儒生。”

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原文】

卧虎山人降乩于田白岩家，众焚香拜祷，一狂生独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练熟手法为戏耳，岂有真仙日日听人呼唤。乩即书下坛诗曰：癯癯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狂生大骇，不觉屈膝，盖其数日前密寄旧妓之作，未经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癯幸未达，达则又作步非烟矣。此妇既已从良，即是窥人闺阁。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见诸实事耶？大凡风流佳话，多是地狱根苗。昨见冥官录籍，故吾得记之。业海洪波，回头是岸。山人饶舌，实具苦心，先生勿讶多言也。狂生鹄立案旁，殆无人色。后岁余即下世。余所见扶乩者，惟此仙不谈休咎，而好规人过，殆灵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恶淫祀，惟遇此仙必长揖曰：如此方严，即鬼亦当敬。

【译文】

卧虎山人在田白岩家扶乩，大家都烧香拜祷，唯独一个狂傲的后生斜坐在几案上说：“走江湖的练熟了手法，不过戏弄观众而已，哪有真仙天天听人使唤的。”随即，乩诗一首在坛上，诗写道：“ 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戌，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狂生看后大惊，禁不住屈膝下拜。因为这首诗是他几天前偷偷地寄给过去的妓女的，而且未经过修改。卧虎山人又下判词道：“这首诗幸亏没有寄到，寄到的话将又出第二个风流公子步飞烟了。这个女子既然已经弃暗从明，你这样做就是勾引良家妇女。白居易只是偶然写一首情诗以寄托哀思，你却来真格的。风流佳话太多是进地狱的根源。昨天偶然看见阴官记录籍册，所以我抄了下来。孽海无边，回头是岸，山人多嘴舌，实是出于一番苦心，先生不要怪我多说了几句。”狂生呆立几案旁，面无人色。后来过了一年多就死了。我见过的扶乩者，只有这位不谈吉凶祸福，而喜欢劝人改错，几乎是灵鬼中耿直之正人君子吧。先父姚安公一直讨厌乱祭祀，唯有遇到这种神仙，则一定恭敬的作揖，说：“这样严

格规矩,即使是鬼也值得尊敬。”

【原文】

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科登第,方悟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亦验。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则确有所凭附,然皆灵鬼之能文者耳。所称某神某仙,固属假托,即自称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诗文,亦多云年远忘记,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书者则书工,遇能诗者则诗工,遇全不能诗能书者,则虽成篇而迟钝。余稍能诗而不能书。从兄坦居,能书而不能诗。余扶乩,则诗敏捷而书潦草。坦居扶乩,则书清整而诗浅率。余与坦居,实皆未容心。盖亦借人之精神,始能运动。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译文】

姚安公没有登第的时候,遇到扶乩的人,问有无功名,判道:“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哪一年,判道:“登第却须要等候一万年。”姚安公以为是说或者应当从别的途径进身。等到癸巳年皇上寿诞开恩科登第,方才领悟万年的说法。后来官居云南姚安府知府,请求回家奉养父母而归,就没有再出仕。连前程万里的说法也应验了。大抵幻术多半手法快速灵巧,只有扶乩一件事,倒是的确有所凭借依附,但都是灵鬼当中的能舞弄笔墨的罢了。所称说的某神某仙,固然属于假托,就是自称某代某人的,问到本人集子中的诗文,也多半说年代久远忘记,不能回答了。那扶乩的人,碰到善书的就书写工整,碰到能诗的就作诗工巧,碰到完全不善于作诗、书写的,则虽能成篇却很缓慢。我稍稍能诗而不善书,堂兄坦居善书而不能诗。我扶乩时,则作诗敏捷而书写潦草;坦居扶乩时,则书写清整而诗意浅近粗率。我同坦居其实都没有留心,大概也是借人的精神,才能够运动。就是通常所说的鬼不自灵,待人而灵。用来占卜的蓍龟本来是枯草和腐朽的甲壳,而能够知道吉凶,也是待人而灵罢了。

【原文】

先外祖居卫河东岸,有楼临水傍,曰度帆。其楼向西,而楼之下层,门乃向东,别为院落,与楼不相通。先有仆人史锦捷之妇,缢于是院,故久无人居,亦无扃钥。有僮婢不知是事,夜半幽会于斯,闻门外癰癰似人行,惧为所见,伏不敢动。窃于门隙窥之,乃一缢鬼步阶上,对月微叹。二人股栗,皆僵于门内,不敢出。门为二人所据,鬼亦不敢入。相持良久,有犬见鬼而吠,群犬闻声亦聚吠。以为有盗,竟明烛持械以往。鬼隐而僮婢之奸败。婢愧不自容,迨夕,亦往是院缢。觉而救苏,

又潜往者再，还其父母乃已。因悟鬼非不敢入室也，将以败二人之奸，使愧缢以求代也。外祖母曰：此妇生而阴狡，死尚尔哉，其沉沦也固宜。先太夫人曰：此婢不作此事，鬼亦何自而乘。其罪未可委之鬼。

【译文】

先外祖居住卫河东岸，家中有座楼临水建在河旁，名叫“度帆”。度帆楼面水向西，楼的下层门向东，通入一个闲院，与楼上不通。原先有个仆人，名叫史锦捷，他的媳妇缢死在闲院中，因此久无人住，成了闲院，平时也不加锁钥。有一僮一婢不知闲院曾经有人缢死，半夜前往闲院去幽会。他们正在门内缠绵，听到门外

声响，似乎有人走动，怕被发现，伏身不敢移动。偷偷从门隙向外一看，只见一个缢鬼正在门阶上散步，对月叹息。二人吓得双股战栗，顿时僵于门内，未敢出门。门被二人占据，鬼也不敢入内，相持了好长时间。忽然有条狗发现了鬼，狂叫起来，群犬闻声也聚集狂吠。家人以为来了盗贼，明灯持械竞相拥进闲院。结果，鬼隐形而去，僮婢的奸情却完全败露。婢女羞愧得难以自容，夜晚也到闲院去自缢。人们发现后，将她救活。可她苏醒以后，就又潜往闲院自缢，这样往返了两次。后来把婢女交送了她的父母，她这才不再自缢。因此人们醒悟到，并非鬼不敢进屋，而是要败露僮婢二人的奸情，迫使婢女羞愧自缢，以求达到代替自己的目的。先外祖母说：“这个鬼妇人生前就很阴险狡诈，死后还是这样，她沉沦鬼域是应该的。”先太夫人说：“这个婢女如果不做这种事，鬼又从何乘机而入呢？所以这事的罪过不能委推在鬼的身上。”

【原文】

辛彤甫先生，官宜阳知县时，有老叟投牒曰：昨宿东城门外，见缢鬼五六，自门隙而入，恐是求代。乞示谕百姓，仆妾勿凌虐，债负勿通索，诸事互让勿争斗，庶鬼无所施其技。先生震怒，笞而逐之。老叟亦不怨悔，至阶下拊膝曰：惜哉此五六命，不可救矣。越数日，城内报缢死者四。先生大骇，急呼老叟问之。老叟曰：连日昏昏，都不记忆，今乃知曾投此牒，岂得罪鬼神，使我受笞耶。是时此事喧传，家家为备，缢而获解者果二。一妇为姑所虐，姑痛自悔艾。一迫于逋欠，债主立为焚券，皆得不死。乃知数虽前定，苟能尽人力，亦必有一二之挽回。又知人命至重，鬼神虽前知其当死，苟一线可救，亦必转借人力以救之。盖气运所至，如严冬风雪，天地亦不得不然。至披裘御雪，癖户避风，则听诸人事，不禁其自为。

【译文】

辛彤甫先生任宜阳知县时，有个老人递了一份状子说：“昨天宿在东城门外，看见五六个吊死鬼从门缝进来，恐怕是找替身。请告示百姓，不要虐待仆妾，不要

追逼债务，诸事都互相让着，别争斗，那么鬼就没办法了。”辛彤甫大怒，把老人打了一顿赶走了。老人也不怨不悔，走到阶下，抚着膝盖说：“可惜呵，这五六条命，不能救了。”过了几天，报告城里有四人上吊。辛彤甫大惊，急忙找来老人问话。老人说：“连着几天迷迷糊糊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今天我才知道曾递过这个状子。莫非是得罪了鬼神，叫我挨打么？”当时这事便传扬开来，于是家家防备，果然有两人上吊而得救：一个是某妇女因被婆婆虐待而上吊；婆婆深为后悔。一个是因欠债而上吊；债主当即烧了债券。于是两人都没有死。可知命运虽然在事前都已注定了，但如能尽人力争取，也必然能挽回十分之一二。又可知人命关天，鬼神虽然事前就知道某某该死，但如有一线希望，也必会转借人力加以救助。气数到了，就像严冬刮风下雪一样，大地也不得不是一派酷寒景象。至于穿着皮袄、堵了门窗避风雪，则由人去随便想办法，老天并不禁止。

【原文】

献县史某，佚其名，为人不拘小节，而落落有直气，视齷齪者蔑如也。偶从博场归，见村民夫妇子母相抱泣。其邻人曰：“为欠豪家债，鬻妇以偿。夫妇故相得，子又未离乳，当弃之去，故悲耳。史问：所欠几何？曰：“三十金。所鬻几何？曰：五十金，与人为妾。问：可赎乎？曰：券甫成，金尚未付，何不可赎。即出博场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偿债，四十金持以谋生，勿再鬻也。夫妇德史甚，烹鸡留饮。酒酣，夫抱儿出，以目示妇，意令荐枕以报。妇颌之，语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为盗，半世为捕役，杀人曾不眨眼。若危急中污人妇女，则实不能为。饮啖讫，掉臂径去，不更一言。半月后，所居村夜火。时秋获方毕，家家屋上屋下，柴草皆满，茅檐秫篱，斯须四面皆烈焰，度不能出，与妻子瞑坐待死。恍惚闻屋上遥呼曰：东岳有急牒，史某一家并除名。瘳然有声，后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跃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后，计一村之中，瘳死者九，邻里皆合掌曰：昨尚窃笑汝痴，不意七十金乃赎三命。余谓此事佑于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译文】

献县史某不知叫什么。他为人不拘小节而且豁达正直，对小人小事不屑一顾。有一次他从赌场回来，看见一村民夫妻孩子相抱大哭。村民的邻居说：“因为他欠了豪强的债，所以卖了妻子偿还。他们夫妻平时关系很好，孩子又没有断奶，就这么扔下走了，所以很伤心。”史某问欠了多少债，邻居说三十两银子，史某又问妻子卖了多少钱，邻居说卖了五十两银子给人做妾，史某问可以赎回么，邻居说：“卖身契刚写好，钱还未付，怎么不能赎？”史某当即拿出刚从赌场赢的七十两银子交给村民，说：“三十两给他还债，四十两用来谋生，不要再卖妻子了。”村民

夫妇感激不尽，杀鸡留他喝酒，酒至三巡，村民抱了孩子出去，并向妻子使眼色，暗示她陪史某睡觉作为报答。妻子点头，随即浪语满口，很不正经。史某严肃地说：“史某当了半辈子强盗，半辈子捕吏，可能杀过人不曾眨眼。要说趁人之危，奸污人家妇女，我史某绝不干。”史某吃喝完毕，大步而去，一言不发。半月之后，史某村子夜里失火。当时刚刚秋收完，家家屋前屋后都是柴草、茅草、秫秸，转眼间四面烈火，火光冲天。史某心想出不了屋了，只有与妻子儿女呆坐等死。恍惚间听见屋上远远地喊道：“东岳神有火急文书到，史某一家除名免死！”接着一声轰响，后墙倒塌了一半。史某左手拉着妻子，右手抱着儿子，一跃而出，好象有人在身后推他出来。火灭后，全村人共烧死九人。邻里都合掌祝福他说：“昨天还笑你傻，不想，七十两银子买了三条人命。”我认为史某得到司命神的保佑，其中赠金之功占十分之四，拒绝女色之功十分之六。

【原文】

姚安公官刑部日，德胜门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获。王五逃至癯县，路阻深沟，惟小桥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当道卧，近辄奋触，退觅别途，乃猝与逆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桥北，有牧童驱二牛挤仆泥中，怒而角斗。清河去京近，有识之者，告里胥，缚送官。二人皆回民，皆业屠牛，而皆以牛败。岂非宰割惨酷，虽畜兽亦含怨毒，厉气所凭，借其同类以报哉？不然，遇牛触仆，犹事理之常，无故而当桥，谁使之也？

【译文】

姚安公在刑部做官时，德胜门外有七个人共同施行抢劫，被逮捕的有五个，只有王五、金大牙两人没有抓获。王五逃到癯县，路上被深沟所阻，只有小桥，可以通过一个人。有一条健壮的牛怒瞪着眼当道而卧，靠近它就奋力顶撞，只好退回寻找别的道路，竟突然同巡罗的人相遇。金大牙逃到清河，桥的北面有牧童驱赶两条牛过来，把他挤倒在泥中，金发怒而争斗起来。清河离京城近，被人认出，告诉了里长，里长把他捆绑起来送官。二人都是回民，都以宰牛为业，而都因为牛败露。岂不是宰割悲惨残酷，即使是畜牲兽类也怀着仇恨，恶毒之气所凭依，借它的同类来报复吗！要不然，碰到牛顶撞仆倒，还是事理中所常有的；无故而挡着桥，谁使它这样的呢！

【原文】

宋蒙泉言，孙峨山先生，尝卧病高邮舟中，忽似散步到岸上，意殊爽适。俄有人导之行，恍惚忘所以，亦不问。随去至一家，门径甚华洁，渐入内室，见少妇方坐蓐，欲退避，其人背后拊一掌，已昏然无知。久而渐醒，则形已缩小，绷置锦襖中，

知为转生，已无可奈何。欲有言，则觉寒气自囟门入，辄噤不能出。环视室中，几榻器玩，及对联书画，皆了了。至三日，婢抱之浴，失手坠地，复昏然无知。醒则仍卧舟中。家人云，气绝已三日，以四肢柔软，心膈尚温，不敢敛耳。先生急取片纸，疏所见闻。遣使由某路，送至某门中，告以勿过挹婢，乃徐为家人备言。是日疾即愈，径往是家，见婢媪皆如旧识。主人老无子，相对惋叹，称异而已。近梦通政鉴溪，亦有是事，亦记其道路门户。访之，果是日生儿即死。顷在直庐，图阁学时泉，言其状甚悉，大抵与峨山先生所言相类。惟峨山先生，记往不记返，鉴溪则往返俱分明，且途中遇其先亡夫人到家。入室时见夫人与女共坐，为小异耳。案轮回之说，儒者所辟，而实则往往有之。前因后果，理自不诬。惟二公暂入轮回，旋归本体，无故现此泡影，则不可以理推。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阙所疑可矣。

【译文】

宋蒙泉说：孙峨山先生，曾在高邮的船中卧病不起。忽然觉得似乎上岸散步，并感到很轻松爽适。不一会儿有人领他向前走，他恍恍惚惚地忘记为什么要向前走，也没多问。接着来到一户人家，门庭豪华，院落清洁。渐渐走入内室，见一少妇正在分娩。他想退避，被领他的人从背后拍了一掌，就昏迷不醒人事了。等过了好久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形已经缩小，躲在襁褓中间。心里明白这是已经转生，无可奈何了。一想说话，就觉得寒气从囟门向内钻，说不出来。他环视室中，室中的家俱器物和对联书画，都十分清楚。到第三天的时候，婢女抱着他洗澡，失手掉在地上，他就又失去了知觉。醒来的时候，仍旧卧病船上。家人说，他已经气绝三天，只是因为四肢柔软，心膈还温，才没敢入殓。孙峨山先生急忙索取一纸，写出自己的见闻，派人沿他所走的路线去那户他曾转生的人家，告诉主人不要以过笞打婢女。然后，又慢慢地为家人详述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他的病就彻底好了，于是便亲自前往他曾转生的人家，见到婢女等人都如同老相识一样。这家主人老年无子，与孙峨山先生相对惋惜叹息，并称奇异。近年通政梦鉴溪也有类似事情，也记得前往道路和出生门户。事后前去访问，果然该家当天生儿立即死去。不久前在直庐，图阁学时泉对其情况作过详细叙述，大抵与峨山先生的情况相类似。唯一的一点儿不同是峨山先生记得前往转生的情况，不记得返回时的情况；梦鉴溪则往返情况都很清楚，而且途中遇见了他已经去世的夫人，到家入室时见到夫人与女儿共坐。佛家关于轮回转生的学说，是儒家避而不谈的。而实际上转生的事往往就有，前因后果，道理上自然没有错。只是峨山、鉴溪二位先生，暂时进入轮回，随后又返归了本体，无缘无故地现出了这么个轮回转生的泡影，就不可按佛家通常的轮回之说进行解释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姑且

可以作为阙疑，暂不追究。

【原文】

再从伯灿臣公言：曩有县令，遇杀人狱不能决，蔓延日众。乃祈梦城隍祠。梦神引一鬼，首戴磁盎，盎中种竹十余竿，青翠可爱。觉而检案中有姓祝者，祝竹音同，意必是也。穷治亦无迹。又检案中有名节者，私念曰：竹有节必是也。穷治亦无迹。然二人者九死一生矣。计无复之，乃以疑狱上，请别缉杀人者，卒亦不得。夫疑狱，虚心研鞫，或可得真情。祷神祈梦之说，不过慑伏愚民，给之吐实耳。若以梦寐之恍惚，加以射覆之揣测，据为信谳，鲜不谬矣。古来祈梦断狱之事，余谓皆事后之附会也。

【译文】

远房伯父灿臣公说，从前有个县令，遇到一个杀人案件不能判决，拖延下来，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到城隍庙向神求祷梦示。他梦见神带来一个鬼，鬼戴着一个口小肚大的磁罐，罐里种着十多根竹子，青翠可爱。醒后他查到案子里有姓祝的人，祝竹同音，认为凶手必是他。但用尽酷刑审讯，也没审出证据来。又查到案子里有姓节的人，他暗中寻思：竹有节，凶手必是他。于是又用尽酷刑，也没审出个究竟来。而这两个人都被审得九死一生，好歹算活了下来。没有办法，便作为疑案报到上面，请求另外追捕凶手。最后也没有捉到凶手。疑难案子，如虚心研究审讯，兴许能得到真情。请神梦示的说话，不过是吓唬愚民，骗他们吐露实情而已。若将梦中恍惚的情景，加以射覆式的猜测，作为定案的依据，则没有不错的。自古以来求梦断案的事，我认为都是事后的牵强附会。

【原文】

雍正壬子六月，夜大雷雨，献县城西有村民为雷击。县令明公晟往验，飭棺敛矣。越半月余，忽拘一个讯之曰：尔买火药何为？曰：以取鸟。诘曰：以铳击雀，少不过数钱，多至两许，足一日用矣。尔买二三十斤何也？曰：备多日之用。又诘曰：尔买药未一月，计所用不过一二斤，其余今贮何处？其人词穷。刑鞫之，果得因奸谋杀状，与妇并伏法。或问：何以知为此人？曰：火药非数十斤不能伪为雷。合药必以硫磺。今方盛夏，非年节放爆竹时，买硫磺者可数。吾阴使人至市，察买硫磺者谁多。皆曰某匠。又阴察某匠卖药于何人。皆曰某人。是以知之。又问：何以知雷为伪作？曰：雷击人，自上而下，不裂地。其或毁屋，亦自上而下。今苫草屋梁皆飞起，土炕之面亦揭去，知火从下起矣。又此地去城五六里，雷电相同。是夜雷电虽迅烈，然皆盘绕云中，无下击之状。是以知之。尔时其妇先归宁，难以研问。故必先得是人，而后妇可鞫。此令可谓明察矣。

【译文】

雍正十年六月的一个夜里下大雷雨，献县城西有一个村民被雷打死。县令明晟去查看了现场，命令把尸体装入棺材埋掉。半个多月后，县令忽然抓来一个人问：“你买火药是何用意？”这人说：“打鸟。”县令反驳道：“用枪打鸟，火药少不过用几钱，至多也不过一两就能用一天，你买二三十斤干什么？”这人说：“准备用许多天。”县令又说：“你买药不到一月，算算用过的不过一二斤，其余的都放在哪里？”这人答不上来了。经过审问，他交待了奸杀的罪状，于是和奸妇一起伏法。有人问：“怎么知道凶手是他？”县令说：“火药非几十斤不能装配成雷管。配药必用硫磺。如今正是盛夏，不是年末放爆竹之时，没几个人买硫磺。我暗中派人到市场，查问谁买得最多，回答说是某匠人。又暗查某匠人把药卖给了什么人，都说是某人，这个人就是他。”又问：“怎么知道雷打是假？”县令说：“雷击人，从上而下，地不裂。雷打屋也自上而下。本案苦草、屋梁都飞了起来，土炕也揭了起来，可知火是从下面起来的。另外，这儿离城五六里，雷电应该一样，那天夜里雷电虽然很厉害，但都在云层中盘绕，没有下击，因此知道是伪造了现场。那时，死者的妻子已先回娘家难以审问。所以一定要先捉到这个人，然后才能审讯那女人。”这个县令可谓明察秋毫的清官。

【原文】

戈太仆仙舟言，乾隆戊辰，河间西门外桥上，雷震一人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纸裹，雷火弗癘。验之皆砒霜，莫明其故。俄其妻闻信至，见之不哭，曰：早知有此，恨其晚矣。是尝诟谄老母，昨忽萌恶念，欲市砒霜毒母死。吾泣谏一夜，不从也。

【译文】

太仆寺卿戈仙舟说：乾隆十三年，河间西门外桥上，雷打死了一个人。这人死后仍端正地跪着不倒，手里还擎着一个纸包，没有被雷火烧着。查看都是砒霜，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会儿他的妻子听到消息来了，见了并不哭，说：“早知道有今天，只恨他死得晚了！这人曾经辱骂老母，昨天忽然萌生恶念，要想买砒霜毒死母亲，我哭着劝谏了一夜也不肯听从。”

【原文】

再从兄旭升言，村南旧有狐女，多媚少年，所谓二姑娘者是也。族人某意拟生致之，未言也。一日，于废圃见美女，疑其即是，戏歌艳曲，欣然流盼。折草花掷其前，方俯拾，忽却立数步外，曰：君有恶念。逾破垣竟去。后有二生读书东岳庙僧房，一居南室，与之昵；一居北室，无睹也。南室生尝怪其晏至，戏之曰：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耶。狐女曰：君不以异类见薄，故为悦己者容。北室生心如木石，

吾安敢近。南室生曰：何不登墙一窥？未必即三年不许。如使改节，亦免作程伊川面向人。狐女曰：磁石惟可引针。如气类不同，即引之不动，无多事，徒取辱也。时同侍姚安公侧。姚安公曰：向亦闻此，其事在顺治末年。居北室者，似是族祖雷阳公。雷阳一老副榜，八比以外无寸长，只心地朴诚，即狐不敢近。知为妖魅所惑者，皆邪念先萌耳。

【译文】

再从兄旭升说：村南过去有个狐女，迷惑了许多少年。人们所说的“二姑娘”，就是这个狐女。有位族人，立意要生擒狐女，心中做决定，口上没有说。一天，他在一个废菜园中见到一位美女，怀疑就是狐女二姑娘。于是便对她唱起挑情的歌曲，送去引诱的眼神，并折采花草扔到她的面前。美人正要俯身捡起花草，忽然退立数步之外，严肃地说：“君有恶念。”随后就跨过破墙走了。后来，有两位书生在东岳庙僧房读书。其中一位居住南室，与狐女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位居住北室，根本看不见狐女的活动。南室书生曾经责怪狐女到得晚，怀疑她从北室生那里来，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左手拉住浮丘袖，右手又拍洪崖肩吗？”狐女说：“君不因为我是异类而轻视我，所以我要为悦己者容，与君交好。至于北室书生，心如木石，毫不好色，我哪敢靠近呢？”南室生说：“你何不对他引诱一番，未必就能做到三年不动心。若能使他改变气节，也就免得他在人前摆出一副程伊川的面孔了。”狐女说：“磁石只能吸引铁针，如果品类不同，就吸引不动。别多事了，空自取辱。”当时我和再从兄旭升同侍先父姚安公身旁，姚安公听完旭升这段叙述，说：“以前我也听人讲过这件事，事情发生在顺治末年。居住北室的书生，似乎就是族祖雷阳公。雷阳是一位老副榜，八比以外身无一寸之长，唯有心地朴诚，就是狐妖也不敢近身。由此可知，凡是被妖魅蛊惑的人，都是因为自己首先萌生了邪念。”

【原文】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媼能视鬼。外祖母归宁时，与论冥事，媼曰：昨于某家见一鬼，可谓痴绝。然情状可怜，亦使人心脾凄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时年二十七。初死百日后，妇邀我相伴，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或闻妇哭声，或闻儿啼声，或闻兄嫂与妇诟谇声。虽阳气逼烁不能近，然必侧耳窗外窃听，凄惨之色可掬。后见媒妁至妇房，愕然惊起，张手左右顾。后闻议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来往兄嫂与妇处，则奔走随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树下，目直视妇房，泪涔涔如雨。自是妇每出入，辄随其后，眷恋之意更笃。嫁前一夕，妇整束奁具，复徘徊檐外，或倚柱泣，或癡首如有思。稍闻房内嗽声，辄从隙私窥，营营者彻夜。吾太息曰：痴鬼何必如是。若弗闻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墙隅，仍

翘首望妇。吾偕妇出，回顾，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为门尉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入则匿墙隅，望妇行礼，凝立如醉状。妇入房，稍稍近窗，其状一如整束衾具时。至灭烛就寝尚不去，为中癩神所驱，乃狼狈出。时吾以妇嘱归视儿，亦随之返。见其直入妇室，凡妇所坐处眠处，一一视到。俄闻儿索母啼，趋出环绕儿四周，以两手相握，作无可奈何状。俄嫂出，搥儿一掌，便顿足拊心，遥作切齿状。吾视之不忍，乃迳归，不知其后如何也。后吾私为妇述，妇啮齿自悔。里有少寡议嫁者，闻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嗟乎！君子义不负人，不以生死有异也。小人无往不负人，亦不以生死有异也。常人之情，则人在而情在，人亡而情亡耳。苟一念死者之情状，未尝不戚然感也。儒者见谄渎之求福，妖妄之滋惑，遂癯癯持无鬼之论，失先王神道设教之深心，徒使愚夫愚妇，悍然一无所顾忌，尚不如这里嫗之言，为动人生死之感也。

【译文】

先太夫人的娘家姓曹，有个老妈子能看见鬼。外祖母回娘家时，和她说起阴府的事，老妈子说：“昨天在某家见到一个鬼，可真是痴到极点。但是那情状可怜，也叫人心酸神伤。鬼名叫某某，住在某村，家道也算小康，死时有二十七八岁。刚死百天后，他妻子请我去作伴。我看见他常坐在院里丁香树下，有时听见妻子的哭声，有时听见儿子的哭声，有时听见兄嫂和妻子的吵骂声。虽然他怕阳气烘逼而不能靠近，但也坚持在窗外侧耳细听，满脸的凄惨表情。后来看见媒人进了妻子屋中，他愕然惊起，张着两手东张西望。后来听说没有谈成，脸上稍有喜色。过后媒人又来了，来往于兄嫂和妻子之间。他则奔走随在后面，惶惶然若有所失。送聘礼那天，他坐在树下，眼睛直盯着妻子的房，泪涟涟如下雨。此后每当妻子出入，他就随在后面，眷恋的表情更强烈。出嫁前一晚，妻子在收拾妆具，他又在檐外徘徊，或倚着柱子哭泣，或低头如有所思。听到屋里有一点咳嗽声，他就从窗缝往里看，就这么折腾了一夜。我长叹道：痴鬼何必这样！他好像没有听见。男方的人进来，拿着烛火往前走。他躲在墙角站着，仍翘首望着妻子。我陪同妻子出来，回过头去，看见他远远地随着来到男方家，被门神挡住了。他叩头哀恳，才被允许进屋。进了屋就躲在墙角，望着妻子举行婚礼，呆立着如痴如醉。妻子进了洞房，他稍稍靠近窗，那情状和妻子在屋里收拾妆具时一样。一直到吹灯就寝，他还不离开，结果被土神驱赶，才狼狈地出来了。当时我受他妻子委托，回去看看孩子，他也随着我回来了。只见他直接进入妻子的屋，凡妻子坐过、睡过的地方，他都一一看。随即听到孩子找妈妈哭啼起来。他跑出去，环绕在孩子的周围，两只手握在一起，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不一会儿，他嫂子出来，打了孩子一巴掌。

他便顿足捂着心，在远处做出切齿的样子来。我看不下去，便回去了，不知后来怎样了。后来我偷偷地告诉他的妻子，她咬着牙，后悔了。村里年轻的寡妇商量再嫁人的，听了这件事，以死发誓道：我不忍心让死去的人做出这种样子。呜呼，君子以义约束自己而不负人，不因为活着或死去而有所不同；小人经常负于人，也不因为活着或死去而有所不同。一般人的情分，是人在情分也在，人死情分也死了。但是一想起死者的情状，仍时时感到戚戚然。儒士看见人们疑惑而轻慢地求福，制造出妖妄的事来愚弄人，便振振有词地坚持无鬼论，忽视了先王根据神道设置教化措施的深意。这样只会使愚夫愚妇们悍然无所顾忌地我行我素。还不知这位老妈子说的能够触动人们对生者死者的感情。

【原文】

王兰泉少司寇言，胡中丞文伯之弟妇，死一日复苏，与家人皆不相识，亦不容其夫近前。细询其故，则陈氏女之魂，借尸回生。问所居，相去仅数十里。呼其亲属至，皆历历相认。女不肯留胡氏，胡氏持镜使自照，见形容皆非，乃无奈而与胡为夫妇。此与明史五行志司牡丹事相同。当时官为断案，从形不从魂，盖形为有据，魂则无凭。使从魂之所归，必有诡托售奸者。故防其渐焉。

【译文】

王兰泉少司寇说，中丞相胡文伯的弟媳死了一天又苏醒过来，但家人她都不认识了，也不让丈夫亲近。细问才知是陈家的女儿借尸还魂。问她的住处，离这仅十几里地。找来她的亲戚，她都能一一相认。她不肯留在胡家，胡家的人拿镜子给她照，她见相貌全非，无奈便和胡文伯的弟弟结了婚。这事和《明史·五行志》中记载的司牡丹一事相同。当时官府宣判，依从相貌而不凭借灵魂。因为相貌是实在的，灵魂则是虚无的。假若依从灵魂判决，必定有人乘机耍诡计，所以要防患于未然。

【原文】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怫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摩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

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筐，出百金付西商。西商快快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筐中少百金，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筐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译文】

有个山西商人，居住在京城信成客店里，衣服仆从和马匹都很华丽，说是准备援例报效捐官的。一天，有个贫穷的老叟来寻访，仆人们不替他通报，老叟自己等候在门口，才得以相见。山西商人神情意态冷落，一杯茶之后，没有别的问候冷暖的话。老叟慢慢地露出请求帮助的意思，商人就不高兴地说：“这时捐官的款项还不够，哪里再有余力顾及到你呢？”老叟意下不平，于是对着众人一一讲述山西商人过去穷困，十多年来，一直靠了老叟才能维持生活；又曾帮助百两银子，让他经商贩卖，渐渐成为富人。现今自己罢官流落，听到他到来，心里很高兴，以为有了救星了。也没有什么奢望，只是想得到过去帮助他的那个数目，稍稍偿还一点债务，这副老骨头能返回家乡就足够了。说完哭个不停，但山西商人好像不曾听见。忽然同房的一个江西人，自称姓杨，向山西商人作揖询问，说：“这个老叟所说的确实吗？”山西商人面色发红说：“这事固然是有的，但恨力量不能报答。”杨说：“您将要作官，不用耽忧没有借的地方。倘使有人肯借给您百两银子，一年内才偿还，不取一分一毫的利息，您肯拿来报答他吗？”山西商人勉强答应说：“很愿意。”杨说：“您只要写个借据，百两银子由我给你。”山西商人迫于公众的议论，不得已写了借据。杨收了借据，打开一个破旧的箱子，从中拿出百两银子，交付给山西商人。山西商人闷闷不乐地接过银子，交给老叟。杨又整治酒饭，留老叟及山西商人喝酒。老叟十分高兴，山西商人只是应景陪酒，直到散席。老叟称谢而去，杨几天后也搬往别处，从此就不通音讯。

后来山西商人检点箱子，发现少了百两银子，箱子上的扣锁封皮标识都像原样，无处可以查问。又少了一件狐皮背心，而在箱子里得到当票一张，写着钱二千，大约符合杨备酒所用去的钱的数目。山西商人这才知道杨本来是一个术士，姑且用来同他开一个玩笑。同房舍的人都暗暗称快。山西商人惭愧沮丧，也搬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原文】

蒋编修菱溪，赤癯先生子也，喜吟咏。尝作七夕诗曰：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诗曰：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赤癯先生见之，

愀然曰：何忽作鬼语？果不久下世。故刘文定公作其遗稿序曰：就河鼓以陈词，三更焰碧；会孟兰而说法，两岸沙红，诗讵先成。以君才过终军之岁，诔词安属，顾我适当骑省之年。

【译文】

编修蒋菱溪，是赤崖先生的儿子，喜欢吟诗。他作了一首七言诗：“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诗：“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赤崖先生见了，愀然地说：“为什么忽然说起鬼话来？”果然他不久就死了。所以刘文定公在他的遗稿序中说：“对着牵牛星而陈词，三更灯火碧蓝。等到孟兰盆会说法，两岸沙红无数。诗中已出现征兆。你才过终军的年龄，怎么就给你写起诔词来了？而我却也三十多岁。”

【原文】

农夫陈四，夏夜在团焦守瓜田，遥见老柳树下，隐隐有数人影。疑盗瓜者，假寐听之。中一人曰：不知陈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陈四不过数日，即来从我辈游，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见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陈四延寿矣。众问何故，曰：某家失钱二千文，其婢鞭数百未承。婢之父亦愤曰：生女如是，不如无。倘果盗，吾必缢杀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陈四之母怜之，阴典衣得钱二千，捧还主人曰：老妇昏愤，一时见利取此钱，意谓主人积钱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实惶愧。钱尚未用，谨冒死自首，免结来世冤。老妇亦无颜居此，请从此辞。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辞自污以救人。达城隍，城隍达东岳。东岳检籍，此妇当老而丧子，冻饿死。以是功德，判陈四借来生之寿，于今生俾养其母。尔昨下直，未知也。陈四方窃愤母以盗钱见逐，至是乃释然。后九年母死，葬事毕，无疾而逝。

【译文】

农夫陈四，夏夜在草棚里守瓜田，远远望见柳树下，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他以为是偷瓜的，便假装睡觉听着。一个人说：“不知陈四睡了没有？”另一个人说：“陈四用不了几天，便和我们在一起了，怕他什么？昨天我去土神祠值班，看见城隍的牒文了。”又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么？陈四延寿了。”大家问怎么回事。这人说：某家丢了二千文钱，婢女挨了几百鞭子也不承认是她偷的。婢女的父亲很生气，说：‘生了这样的女儿，不如没有。如果是她偷的，非勒死她不可。’婢女说：‘我承认也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呼天抢地地哭。陈四的母亲同情她，偷偷地把衣服当了，换来二千文钱，还给主人说：“我这老婆子糊涂，一时见利偷了钱，以为主人钱多，未必能马上发觉。不料牵连了这个婢女，心中实在惶恐。钱还未用，我冒死

自首，以免结下来生的冤恨。我也没脸住在这儿了，从此将到别的地方去。”婢女于是得救。土神称赞她不顾糟塌自己而救人，报告给城隍，城隍报告了东岳。东岳查阅名册，发现这老妇该晚年丧子，冻饿而死。因有这个功德，判陈四借来生的寿命，以使他在今生抚养母亲。你昨天值完班走了，不知道。陈四心中正愤恨母亲因偷钱被赶走，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过了九年，母亲去逝。葬事结束后，陈四没什么病，也去逝了。

【原文】

外舅马公周言，东光南乡有廖氏募建义冢，村民相助，成其事。越三十余年矣。雍正初，东光大疫，廖氏梦百余人立门外，一人前致词曰：疫鬼且至，从君乞焚纸旗十余，银箔糊木刀百余，我等将与疫鬼战，以报一村之惠。廖故好事，姑制而焚之。数日后，夜闻四野喧呼格斗声，达旦乃止。阖村果无一人染疫者。

【译文】

岳父马公周说：东光县南乡有个姓廖的，募捐建造埋葬无主尸骨的义冢，村民相助完成了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雍正初年，东光发生大的瘟疫。姓廖的梦见一百多个人站立在门外，其中一个上前致词说：“疫鬼将要来了，向您恳求焚烧纸旗十多面，用银箔纸糊的木刀一百多把，我等将同疫鬼战斗，以报答一村之恩惠。”廖本来是一个好事的人，就按照嘱托制作了纸旗木刀焚烧。几天之后，夜里听到四周旷野里嘈杂的呼叫和格斗的声音，直到清晨才停止。全村果然没有一个人沾染上瘟疫的。

【原文】

沙河桥张某商贩京师，娶一妇归，举止有大家风。张故有千金产，经理亦甚有次第。一日有尊官骑从甚盛，张杏黄盖，坐八人肩舆，至其门前，问曰：此是张某家否？邻里应曰是。尊官指挥左右，曰：张某无罪，可缚其妇来！应声反接是妇出。张某见势焰赫奕，亦莫敢支吾。尊官命褫妇衣，决臀三十，昂然竟行。村人随观之，至林木阴映处，转瞬不见。惟旋风滚滚，向西南去。方妇受杖时，惟叩首称死罪。后人问其故，妇泣曰：吾本侍郎某公妾。公在日，意图固宠，曾誓以不再嫁。今精魂昼见，无可复言也。

【译文】

沙河桥张某在京城里经商贩卖，娶了一个妻子回来。这女子一举一动都有名门大族人家的风度。张本来有千两银子的产业，经营得也十分有条理。一天，有一个贵官带着众多随从，张着杏黄色的伞盖，坐着八人抬的轿子，到了他的门前，问道：“这是张某的家吗？”邻里回答说：“是的。”贵官指挥左右的人说：“张某没有

罪，可把他的妻子绑来。”随从应声反绑他妻子的两手出来。张某见到那显赫的声势，也不敢随便多说。贵官命令剥去他妻子的衣服，打了三十下屁股，昂首阔步走了。村里的人跟随着观看，到那林木掩映的地方，一转瞬间，那贵官的队伍就不见了，只有旋风滚滚向西南方向而去。他妻子当受责打时，只是叩头口称死罪。后来人们问其中的缘故，他妻子哭泣着说：“我本来是侍郎某公的妾，公在世的日子，为了巩固受宠的地位，曾经发誓不改嫁。现在魂魄在白天显现，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

【原文】

王秃子幼失父母，迷其本姓。育于姑家，冒姓王，凶狡无赖，所至童稚皆走匿，鸡犬亦为不宁。一日与其徒自高川醉归，夜经南横子丛冢间，为群鬼所遮。其徒股栗伏地，秃子独奋力与斗。一鬼叱曰：秃子不孝，吾尔父也！敢肆殴！秃子固未识父，方疑惑间，又一鬼叱曰：吾亦尔父也，敢不拜！群鬼又齐呼曰：王秃子不祭尔母，致饥饿流落于此，为吾众人妻，吾等皆尔父也！秃子愤怒，挥拳旋舞，所击如中空囊，跳踉至鸡鸣，无气以动，乃自仆丛莽间。群鬼皆嘻笑曰：王秃子英雄尽矣，今日乃为乡党吐气。如不知悔，他日仍于此待尔。秃子力已竭，竟不敢再语。天晓鬼散，其徒乃掖以归。自是豪气消沮，一夜携妻子遁去，莫知所终。此事琐屑不足道，然足见悍戾者，必遇其敌。人所不能制者，鬼亦忌而共制之。

【译文】

王秃子的父母早逝，已不知自己的姓。他被养在姑家，冒姓王。他凶狡无赖，走到哪儿，哪儿的孩子们便都躲了起来，连鸡犬也不得安。一天，他和同伙从高川喝酒回来，夜里经过南横子坟莹地，被一群鬼拦住了。同伙们都吓得趴在地上，王秃子一人奋力与鬼撕斗。一个鬼叱道：“秃子不孝，我是你爸爸，敢打老子！”秃子当然不认识父亲，正在疑惑间，又一个鬼叱道：“我也是你爸爸，敢不下拜！”群鬼又一齐呼道：“王秃子不祭祀你的母亲，以致她饥饿流落到这儿，当我们大伙的妻子，我们都是你爸爸！”王秃子愤怒，挥拳又打了起来；打中了鬼则像打在空布袋子上。他跳来跳去地打到鸡叫，使尽了力气，倒在乱草丛里。群鬼都嘻笑着说：“王秃子这回英雄到头了，今天才为乡亲们出了口气。如果不知悔改，以后还在这儿等你。”王秃子已没有劲了，不敢再说什么。天亮后鬼散去，同伙把他架了回来。从此他豪气全消，一天夜里带着妻子儿子悄悄地走了，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这事琐碎得不值一提，但足以说明，那些凶悍的人，肯定要碰到对头。人不能治他，鬼神也会忌恨他而一起制服他。

【原文】

戊子夏，京师传言有飞虫夜伤人。然实无受虫伤者，亦未见虫，徒以图相示而已。其状似蚕蛾而大，有钳距，好事者或指为射工。按短蜨含沙射影，不云飞而螫人，其说尤谬。余至西域，乃知所画，即辟展之巴蜡虫。此虫秉炎炽之气而生，见人飞逐，以水灭之，则软而伏。或灭不及，为所中，急嚼茜草根，敷疮则瘥，否则毒气贯心死。乌鲁木齐多茜草，山南辟展诸屯，每以官牒移取，为刈获者备此虫云。

【译文】

戊子年夏天，京城传言有一种飞虫夜间伤人。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虫伤的人，也没有人见到过伤人的虫，只是画出了虫的样子给人们看而已。虫的形状与蚕蛾相似，比蚕蛾大，有带倒刺的钩钳，好事者有人指称为射工。可是，常说短蜨含沙射影，并没说飞着螫人，上述说法无疑是很荒谬的。我到西域后，才知道京城所画的飞虫，就是辟展一带的巴蜡虫。巴蜡虫秉受炎热之气生长出来，见人就会飞逐伤害。用水去喷巴蜡虫，巴蜡虫就会身软伏地。如果来不及喷水，被巴蜡虫所伤，可立即嚼一口茜草根，敷在疮口上就能治好，否则会毒气贯心，导致死亡。乌鲁木齐有很多茜草，南山辟展一带诸屯，每年都持官文运取一些，为从事农作的人防备虫伤。

【原文】

乌鲁木齐虎峰书院，旧有遣犯妇缢窗棂上。山长前巴县令陈执礼，一夜，明烛观书，闻窗内承尘上，癰癰有声。仰视，见女子两纤足，自纸罅徐徐垂下，渐露膝，渐露股。陈先知是事，厉声曰：尔自以奸败，愤恚死，将祸我耶？我非尔仇；将魅我耶？我一生不入花柳丛，尔亦不能惑。尔敢下，我且以夏楚扑尔。乃徐徐敛足上，微闻叹息声。俄从纸罅露面下窥，甚姣好。陈仰面唾曰：死尚无耻耶！遂退入。陈灭烛就寝，袖刃以待其来，竟不下。次日，仙游陈题桥访之，话及此事，承尘上有声如裂帛，后不再见。然其仆寝于外室，夜恒呓语，久而疾瘳。垂死时，陈以其相从二万里外，哭甚悲。仆挥手曰：有好妇，尝私就我。今招我为婿，此去殊乐，勿悲也。陈顿足曰：吾自恃胆力，不移居，祸及汝矣。甚哉！客气之害事也。后同年六安杨君逢源，代掌书院，避居他室，曰：“孟子有言，不立乎岩墙之下。”

【译文】

乌鲁木齐虎峰书院曾有个流放犯人的妻子吊死在窗棂上。院长陈执礼一天夜里点灯看书，听见窗棚上有索索声。抬头一看，发现有两个女子的小脚，从纸缝里慢慢垂下来，先露出膝盖，接着露出大腿。陈执礼知道内情，厉声道：“你因奸情败露，含羞而死，你想害我么？我又不是你仇人，你要媚我么？可我一生的风流

事，你也不能迷诱我。你敢下来，我就用木条打你。”于是，棚上的女人又慢慢地把腿收了上去，之后听见轻轻的叹息声。不一会儿，她又从纸缝中露出脸来往下看，长相好漂亮。陈执礼仰脸唾骂：“你死了还无羞耻么？”于是女鬼退回去了。陈执礼吹灭灯火就寝，手握利刃等女鬼来，却没有下来。第二天，仙游的陈题桥来访，谈及这件事时，听见棚上有声音象是撕布的声音，此后女鬼再没出现。但陈执礼的仆人住在外屋，夜里常说梦话，时间一长得了痼病。临死时，陈执礼因他相随到了两万里之外的地方，哭得很悲伤。仆从挥手说：“有个漂亮女人，曾偷偷地来追求我，现在招我做丈夫，我去了很快活，不要悲伤。”陈执礼顿足说：“我自信有胆量，没有迁居别处，却给你带来祸害，我本想虚张声势，不料竟坏了事！”后来，同年杨逢源代任院长，不再住在这间屋子里，他说：“孟子说过，不站在危墙之下。”

【原文】

德郎中亨，夏日散步乌鲁木齐城外，因至秀野亭纳凉。坐稍久，忽闻大声语曰：君可归，吾将宴客。狼狽奔回，告余曰：吾其将死乎？乃白昼见鬼。余曰：无故见鬼，自非佳事。若到鬼窟见鬼，犹到人家见人尔，何足怪焉？盖亭在城西深林，万木参天，仰不见日。旅櫟之浮屠者，罪人之伏法者，皆在是地，往往能为变怪云。

【译文】

任职郎中的德亨，夏天在乌鲁木齐城外散步，因而到秀野亭乘凉。坐的时间稍久，忽然听到大声说话道：“您可以回去，我将要宴请客人。”德亨狼狽地奔跑回来，告诉我说：“我将要死了吗？竟白天见鬼。”我说：“无缘无故见到鬼，自然不是好事。如果到了鬼的聚集处见到鬼，就像到人家见到人罢了，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亭在城西幽深的树林里，万木高耸于天空，抬头看不见太阳。客居他乡的棺木暂时停放等待归葬的，罪人被依法处死的，都在这块地方，所以往往出现变化怪异。

【原文】

武邑某公，与戚友赏花佛寺经阁前。地最豁厂，而阁上时有变怪，入夜即不敢坐阁下。某公以道学自任，夷然弗信也。酒酣耳热，盛谈《西铭》万物一体之理，满座拱听，不觉入夜。忽阁上厉声叱曰：时方饥疫，百姓颇有死亡。汝为乡宦，既不思早倡义举，施粥舍药，即应趁此良夜，闭户安眠，尚不失为自了汉。乃虚谈高论，在此讲民胞物与。不知讲至天明，还可作饭餐，可作药服否？且击汝一砖，听汝再讲邪不胜正。忽一城砖飞下，声若霹雳，杯盘几案俱碎。某公仓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学，此妖之所以为妖欤！徐步太息而去。

【译文】

武邑县某公，与亲友在一所寺院的藏经阁前赏花。阁前场地非常豁亮宽敞，可是阁上时常发生怪异事情，一到夜晚人们就不敢在阁前继续闲坐。某公自命信奉道学，神情坦然，不信有什么鬼怪。他趁着酒酣耳热，大谈《西铭》所说万物一体的道理，满坐亲友拱手恭听，不知不觉进入了夜晚。忽然藏经阁上厉声喝斥：“目前正闹饥荒，瘟疫流行，百姓死亡很多。你是一位乡宦，既不想早点倡导义行，施粥舍药，就应该趁此美好夜晚，关起门来去睡觉，还不失为一个自己管好自身的人。可是你却在这里空谈高论，讲什么‘民胞物与’！不知讲到天明，还可拿来做饭吃、当药服吗？暂且击你一砖，听你再讲‘邪不胜正’！”忽地飞来一块城砖，声响好似霹雳，杯盘几案全被打得粉碎。某公仓皇跑出寺院，说：“不信奉程朱道学，这就是妖物成为妖物的原因啊！”放慢步子，叹息着走去。

【原文】

沧州画工伯魁，字起瞻，（其姓是此伯字，自称伯州犁之裔。友人或戏之曰：君力不称二世祖太宰公。近其子孙不识字，竟自称白氏矣。）尝画一仕女图。方钩出轮廓，以他事未竟，锁置书室中。越二日欲补成之，则几上设色小碟，纵横狼藉，画笔亦濡染几遍，图已成矣。神采生动，有殊常格。魁大骇，以示先母舅张公梦征。魁所从学画者也。公曰：此非尔所及，亦非吾所及，殆偶遇神仙游戏耶？时城守尉永公宁，颇好画，以善价取之。永公后迁四川副都统，携以往。将罢官前数日，画上仕女忽不见，惟隐隐留人影，纸色如新，余树石则仍黯旧，盖败征之先见也。然所以能化去之故，则终不可知。

【译文】

沧州画工伯魁，字起瞻，曾画一幅仕女图，刚勾出轮廓，因有别的事，便搁下锁在书房里。两天之后要补画，却见几案上调色的小碟里，一片狼藉，画笔也几乎濡染了个遍，图已画成了。图上仕女神采生动，非同一般。伯魁大惊，拿给我的先母舅张梦征公看，他是伯魁学画的老师。张公说：“这不是你能画出来的，也非我能画出，莫不是神仙偶然来玩了几笔么？”当时城守尉永宁很爱画，出高价买走了。永公后来升任四川副都统，便带着画上任去了。他要被罢官的前几天，画上的仕女忽然不见了，只隐隐留下原来的身影，纸色像新的一样。画上的树木石头则像原先一样，颜色暗旧。这可能是永公衰败的兆头。但它究竟怎么化去的，最终仍是个谜。

【原文】

佃户张天锡，尝于野田见髑髅，戏溺其口中。髑髅忽跃起作声曰：人鬼异路，

奈何欺我？且我一妇人，汝男子，乃无礼辱我，是尤不可。渐跃渐高，直触其面。天锡惶骇奔归，鬼乃随至其家。夜辄在墙头檐际，责詈不已。天锡遂大发寒热，昏瞀不知人。阖家拜祷，怒似少解。或叩其生前姓氏里居，鬼具自道。众叩首曰：然则当是高祖母，何为祸于子孙？鬼似凄咽，曰：此故我家耶？几时迁此，汝辈皆我何人？众陈始末，鬼不胜太息，曰：我本无意来此，众鬼欲借此求食，怂恿我来耳。渠有数辈在病者旁，数辈在门外，可具浆水一瓢，待我善遣之。大凡鬼恒苦饥，若无故作灾，又恐神责。故遇事辄生衅，求祭赛。尔等后见此等，宜谨避，勿中其机械。众如所教。鬼曰：已散去矣。我口中秽气不可忍，可至原处寻吾骨洗而埋之。遂呜咽数声而寂。

【译文】

佃户张天锡，曾经在野田里看见一个骷髅头，开玩笑撒尿在它的口中。骷髅头忽然跳起来发出声音说：“人和鬼不同的路，为什么欺侮我？而且我是一个女人，你作为男子汉，竟然无礼的污辱我，这更加不可以。”渐跳渐高，一直碰到他的脸面。天锡惊惶地奔逃回来，鬼竟跟随着到了他家，夜里就在墙头屋檐间责骂不已。天锡于是大发寒热，神志昏乱，连人也认不出来。全家跪拜祷告，女鬼的怒气好像稍稍缓解一些。有人询问她生前的姓名、乡里、居处，鬼一一自己道来。众人叩头说：“这样说起来，应当是高祖母了，为什么要害子孙呢？”鬼像是悲凉地呜咽着说：“这里原是我的家吗？几时搬迁到这里？你们都是我的什么人？”众人讲了事情的始末，鬼不胜叹息说：“我本来无意来到这里，众鬼要想借这件事寻求食物，怂恿我来罢了。他们有几个在病人的房里，有几个在门外。可以准备一瓢浆水，等我好好地打发他们。大凡鬼经常苦于饥饿，如果是无缘无故地兴祸作灾，又恐怕神责备。所以遇到事情，就生出事端，要求祭祀酬谢。你们以后见到这种情况，要谨慎回避，不要中他们的机关。”众人照她说的办了。鬼说：“他们已经散去了。我口中的污秽之气不可忍耐，可以到原处寻找我的骨头，洗净而后埋葬掉。”于是呜咽了几声，就沉寂了。

【原文】

又佃户何大金，夜守麦田，有一老翁来共坐。大金念村中无是人，意是行路者偶憩。老翁求饮，以罐中水与之。因问大金姓氏，并问其祖父。惻然曰：汝勿怖，我即汝曾祖，不祸汝也。细询家事，忽喜忽悲，临行嘱大金曰：鬼自伺放焰口求食外，别无他事。惟子孙念念不能忘，愈久愈切。但苦幽明阻隔，不得音问。或偶闻子孙炽盛，辄跃然以喜者数日，群鬼皆来贺。偶闻子孙零替，亦悄然以悲者数日，群鬼皆来唁。较生人之望子孙，殆切十倍。今闻汝等尚温饱，吾又歌舞数日矣。回

顾再四，丁宁勉励而去。先姚安公曰：何大金蠢然一物，必不能伪造斯言。闻之使人追远之心，油然而生。

【译文】

佃户何大金，夜间看守麦田。有一位老翁前来和他共坐。何大金想村中没有这位老翁，可能是行路偶然休息一下。老翁向他讨水喝，他就把水罐递给了老翁。老翁问何大金的姓氏，并且问到他的祖父，有些凄惻地说：“你不要害怕，我就是你的曾祖父，不会害你的。”他向何大金仔细询问了许多家事，忽然高兴，忽然悲伤。临别时，老翁嘱咐何大金说：“鬼除了在祭祀时节自己等待供品求口饭吃外，别无其他事情，唯有对子孙念念不忘，年代越久思念越切。只是苦于幽明阻隔，不通音讯。有时偶尔闻听到自己的子孙兴旺发达，就会手舞足蹈，高兴好几天，群鬼都来祝贺。如果偶尔闻听到自己的子孙零替衰败，也会闷闷不乐，伤心好几天，群鬼都来安慰。今天我得知了你们生活温饱，就又可以举行歌舞，高兴几天了。”老翁一边走着，还多次回过头来再三叮咛勉励，这才离去。先父姚安公说：“何大金这么一个粗蠢东西，肯定不能伪造出这番话来。听到这番话，使人敬祖追远的孝心油然而生。”

【原文】

乾隆丙子，有闽士赴公车，岁暮抵京。仓卒不得栖止，乃于先农坛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余日，夜半，窗外有人语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读书人，数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让。后见先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师，当寻亲访友，亦不相怪。近见先生多醉归，稍稍疑之。顷闻与僧言，乃日在酒楼观剧，是一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后，起居出入，皆不相适，实不能隐忍让浪子。先生明日不迁居，吾瓦石已备矣。僧在对屋，亦闻此语，乃劝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屋。有来问者，辄举此事以告云。

【译文】

乾隆二十一年，福建一个举人赴京城参加会试，年末抵京。仓卒间没找到住处，便先农坛北的破庙里租了一间老屋。过了十多天，半夜里，有人在窗外说道：“先生且醒醒，我有几句话。我住在这儿很久了。当初因你是读书人，从几千里外辛苦奔来求功名，因此让给你住。后来发现你天天外出，以为你刚到京城，应该去寻亲访友，也没怪你。近来发现你常常喝醉了回来，便有些怀疑。不久前听你和和尚说话，才知道你天天在酒楼看戏，原来是一个浪子。我避居在佛座后面，起居出入，都很不便，实在不能忍着把房子让给浪子住。先生明天不迁走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瓦块石头。”和尚在对面屋，也听到了这些话，便劝这个人搬到别

处。从此和尚不再敢把这间屋子租给别人。有人来问，便举出这件事来告诉对方。

【原文】

由苍岭先生名丹，谦居先生弟也。谦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介，则如一。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先生以两家皆士族，劝妇父兄勿涉讼。是夜闻有哭声，远远至，渐入门，渐至窗外，且哭且诉，词甚凄楚，深怨先生之息讼。先生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讼亦不能快汝意。且讼必检验，检验必裸露，不更辱两家门户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谦居先生曰：苍岭斯言，告天下之为妇者可，告天下之为姑者则不可。先姚安公曰：苍岭之言，予与子言孝；谦居之言，父与父言慈。

【译文】

由苍岭先生是谦居先生的弟弟。谦居先生性情温和，苍岭先生个性豪爽，处事公平不二。两人都是一样。里中有个媳妇受婆婆虐待上吊。苍岭认为两家都是官宦人家，便劝媳妇的父兄不要告官。这天夜里，他听见有哭声，哭声自远而近，渐渐进了门，到了窗外，并且边哭边说，语词极为凄楚，大概是埋怨苍岭先生劝说媳妇的父兄不告官一事。先生怒斥说：“婆婆虐待媳妇致死，法律中未规定抵命的条文，即使诉讼也不能叫你满意。况且，诉讼必定要检验身体，使你裸露，以求得证据，这不更辱没了两家的门户么？”鬼听了仍然啼哭不已。苍岭说：“君臣、父子之间没有讼案可说。人们同情你死得冤枉，责备你婆婆凶残，这是正常的。你作为媳妇却要告婆婆，这就大逆不道了，不论你告到哪个神那里，也都不会赢的。”鬼竟然无声地离去了。谦居先生说：“苍岭这些话，给天下当媳妇的听来未尝不可，说给天下的婆婆听则不可以。”先父姚安公说：“苍岭的话，是教儿子们尽孝，教父辈们慈悲。”

【原文】

董曲江游京师时，与一友同寓。非其侣也，姑省宿食之贲云尔。友征逐富贵，多外宿。曲江独睡斋中，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诗稿置几上，乃似闻吟哦声，问之弗答。比晓视之，稿上已圈点数句矣。然屡呼之，终不应。至友归寓，则竟夕寂然。友颇自诧有禄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庆子借宿，酒阑以后，曲江与友皆就寝。李乘月散步空圃，见一翁携童子立树下，心知是狐，翳身窃睨其所为。童子曰：寒甚。且归房。翁摇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碍，此君俗气逼人，那可共处。宁且坐凄风冷月间耳。李后泄其语于他友，遂渐为其人所闻。衔李次骨，竟为所排挤，狼狈负笈返。

【译文】

董曲江游历京城时，和一个友人同住一个寓所。倒不是为了作伴，而是为了节省一点住宿饮食的费用。友人追逐富贵，多半在外住宿。曲江独自睡在房舍里，夜里有时听到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古物的声音，知道京城里多狐，也不奇怪。有一夜，他把未完成的诗稿放在小桌上，又好像听到吟诵的声音。曲江问是何人，却听不到回答。等到天亮一看，稿子上已经被圈点过几句了。又多次发问，终不应声。到了友人回归寓所，就通夜寂静无声。友人颇感惊奇，以为自己有福祿的命相，所以妖邪不敢来侵犯。一次，日照的李庆子偶然来借宿，饮酒尽兴以后，曲江同友人都已经睡觉。李趁月色在空园子里散步，看见一个老翁带着一个童子站立在树下，心里知道是狐，于是躲藏起来，偷看他做些什么。童子说：“冷得厉害，且回房去。”老翁摇头说：“与董公同一个房间固然没有妨碍，但这一位俗气逼人，哪里可以共同相处，宁可坐在凄风冷月之中。”李后来把这话泄露给别的友人，于是渐渐地被他所听到。因此对李怀恨入骨，终竟被他所排挤，狼狈地背着书箱回去了。

【原文】

余长女适德州卢氏，所居曰纪家庄。尝见一人卧溪畔，衣败絮呻吟。视之则一毛孔中有一虱，喙皆向内，后足皆钩于败絮，不可解。解之则痛彻心髓。无可如何，竟坐视其死。此殆夙孽所报歟。

【译文】

我的长女嫁予德州卢氏，所居住的村庄叫纪家庄。她曾看见一个人卧在小溪旁，衣着败絮，痛苦呻吟。仔细一看，全身皮肤的每一个毛孔中都有一个虱子，虱子的嘴伸入毛孔，后足钩在败絮上，不能解开，解开就会痛彻心髓。人们束手无策，竟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死去了。这大概是夙孽的报应吧！

【原文】

汪阁学晓园，僦居阎王庙街一宅。庭有枣树，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辄见斜柯上，一红衣女子垂足坐，翘着向月，殊不顾人。迫之则不见，退而望之，则仍在故处。尝使二人一立树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见树下人，手及其足；树下人固无所睹也。当望见时，俯视地上树有影，而女子无影。投以瓦石，虚空无碍。击以铙，应声散灭，烟焰一过，旋复本形。主人云：自买是宅，即有是怪，然不为人害，故人亦相安。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变幻者居多。兹独不动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晓园虑其为患，移居避之。后主人伐树，其怪乃绝。

【译文】

阁学汪晓园，租住阎王庙街一处房子。庭中有棵枣树，是一百多年以前种的。

每到月光明亮的晚上，则见斜枝之上，有一位红衣女子垂着腿坐着，翘首望月，一点儿不怕人。靠近去看就不见了；退后望去，则仍在原处。曾叫两个人一个站在树下，一个在屋里。屋里的人看见树下人手能够到红衣女的脚，但树下人什么也看不见。当望见红衣女时，俯视地上有树影，但红衣女没有影。用瓦块石头投去，就好像打过虚空一样。用枪打，她随声而灭，硝烟一过，又恢复了原形。主人说，自从买了这座房子，即有这个怪物，但她不害人，所以人和她相安无事。木魅花妖，是常见的，大多数都会变幻。而这位红衣女却不动不言，呆坐在树枝上，实在不知什么原因。汪晓园担心她为害，搬到别处躲开了。后来主人伐了树，这个怪物才绝了。

【原文】

廖姥，青县人。母家姓朱，为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适，依先太夫人终其身。歿时，年九十有六。性严正，遇所当言，必侃侃与先太夫人争。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媼遇之。余及弟妹，皆随之眠食。饥饱寒暑，无一不体察周至。然稍不循礼，即遭呵禁。约束仆婢，尤不少假借。故仆婢莫不阴憾之。顾司莞钥，理庖厨，不能得其毫发私，亦竟无如何也。尝携一童子，自亲串家通问归，已薄暮矣。风雨骤至，驱避于废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遥闻墙外人语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树下？又闻树下人应曰：汝毋多言，廖家节妇在屋内。遂寂然。后童子偶述其事，诸仆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恶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恶而避之哉？

【译文】

青县人廖姥，娘家姓朱，是先太夫人的乳母。不满三十岁就守寡，发誓不再嫁人，跟了先太夫人一辈子。去世时享年九十六岁，她个性正直，遇到该说的事一定和太夫人据理力争。先父姚安公也不把她看作普通的老妈子。我和弟妹都跟着她睡觉吃饭，饥寒饱暖，她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如果稍微违礼，就要遭她责骂。她管教奴婢尤其严格，所以奴婢们心里都恨她。这样掌管库房钥匙的，管理庖厨的，不能得到一点私利，但也对她没办法。一次，她带着一个小孩串门回来，已是傍晚时分。风雨骤来，她赶紧躲到废园子的破屋里。雨下到夜里也没有停，隐约听到墙外有人说：“我正要到你的屋子避雨，你怎么冒雨坐在树下？”树下有人说：“你不要多说，廖家的节妇在屋里。”于是再没有声音了。后来小孩偶然说起这事，奴婢们都说：“人不近情理，鬼也厌恶地躲避她。”呜呼，鬼真的是因厌恶而躲避她么？

【原文】

安氏表兄，忘其名字，与一狐为友，恒于场圃间对谈。安见之，他人弗见也。狐

自称生于北宋初，安叩以宋代史事。曰：皆不知也。凡学仙者必游方之外，使万缘断绝，一意精修。如于世有所闻见，于心必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有所爱憎；有所爱憎，则喜怒哀乐之情，必迭起循生，以消铄其精气，神耗而形亦敝矣，乌能至今犹在乎？迨道成以后，来往人间，视一切机械变诈，皆如戏剧。视一切得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皆如泡影。当时即不留意，又焉能一一而记之？即与君相遇，是亦前缘。然数百年来，相遇如君者，不知凡几。大都萍水相逢，烟云倏散。夙昔笑言，亦多不记忆，则身所未接者，从可知矣。时八里庄三官庙，有雷击蝎虎一事。安问以物久通灵，多婴雷斧，岂长生亦造物所忌乎？曰：是有二端。夫内丹导引，外丹服饵，皆艰难辛苦以证道。犹力田以致富，理所宜然。若媚惑梦魇，盗采精气，损人之寿，延己之年，事与劫盗无异，天律不容也。又惑恣为妖幻，贻祸生灵，天律亦不容也。若其葆养元神，自全生命，与人无患，于世无争，则老寿之物，正如老寿之人耳。何至犯造物之忌乎？舅氏实斋先生闻之，曰：此狐所言，皆老氏之粗浅者也。然用以自养，亦足矣。

【译文】

安姓表兄，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曾同一个狐精交友，经常在收打作物的场院里交谈，安能看见狐精，别人就看不见。狐精自称生于北宋初年，安问到宋代的历史事件，它回答说：“都不知道。凡是学仙的，必定游历于世外，使得一切因缘断绝，一心一意精心修炼。如果对世事有所见闻，在心里就必然有所是非。有所是非，必然就有所爱憎。有所爱憎，那么喜怒哀乐之情必然接连交替而生，用以消减他的精气，精神耗费而形状也就衰弊了，哪里能到现今还在呢？等到大道既成以后，来往于人世，看一切机巧变诈都像戏剧，看一切得失胜败以至于治乱兴亡，都像虚幻的水泡和影子。当时既然没有留意，又怎么能一一记得呢？就是同您相遇，这也是有前缘。但是几百年来相遇像您的，不知道有多少，大都是像浮萍随水漂泊偶而相逢，像烟云的忽而散去，过去的说笑也多半不能记忆。那么自身所未曾接触的，从这里也可以想见了。”

当时八里庄三官庙发生了一件雷打蝎虎的事，安问起物久通灵，多半遭到雷劈，难道长生也是造物主所禁忌的吗？狐精回答说：“这有两个方面，如炼成内丹导气引体，或者服食金石烧炼的外丹，都是经历艰难辛苦得以悟道，就像努力耕作得以致富，是理所当然的。若是诱惑梦魇，盗采精气，损别人的寿数，延自己的年龄，这同抢劫偷盗没有什么区别，天上的律令也是不容的。又或者任意兴妖作幻，给百姓造成祸害，天上的律令也是不容的。如果他保养精神，完善自己的生命，不给人带来祸患，于世无所争竞，那么老寿的事物，正如同老寿的人罢了，何

至于触犯造物主的禁忌呢？”舅父实斋先生听到这话后说：“这个狐精所说的，都属于老子学说中粗浅的一类。但是用来自我养生，也足够了。”

【原文】

浙江有士人，夜梦至一官府，云都城隍庙也。有冥吏语之曰：今某公控其友负心，牵君为证。君试思尝有是事否？士人追忆之，良是。俄闻都城隍升坐，冥吏白某控某负心事，证人已至，请勘断。都城隍举案示士人，士人以实对。都城隍曰：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操戈入室，理所必然。根勘已明，可驱之去。顾士人曰：得无谓负心者，有佚罚耶？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相偿也。花既结子，子又开花，因果之相生也。彼负心者，又有负心人蹑其后，不待鬼神之料理矣。士人霍然而醒。后阅数载，竟如神之所言。

【译文】

浙江有位士人，夜间梦见自己来到一处官府，说是都城隍庙。有位冥司官吏对他说：“现在某公控告他的朋友对他负了心，牵引君来作证。君想一下，是否曾有其事呢？”士人回忆了一下，确有其事。忽然闻听都城隍升堂，冥吏上前禀报某公控告某友的负心事，证人已经带到，请都城隍勘断。都城隍将诉讼状出示士人，士人如实作了回答。都城隍说：“这些人结党营私，拉拢为朋以求进取。他们以是否站在自己一边决定自己的爱憎态度，以自己的爱憎态度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势力孤单时就攀附求援，势力差不多时就互相排挤并吞。翻云覆雨，瞬间万变。本来就是小人之交，怎么能用君子之道来要求对方而进行控告呢！操戈入室，窝内自反，这是合乎道理的必然结局。现已勘察清楚，可以统统轰出门去。”都城隍又看着士人说：“你是否认为对于负心人失于惩罚呢？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就是因果相偿。花既结子，子又开花，这就是因果相生。那位负心人身后，还有一位负心人踵足相随，不需要鬼神去料理了。”士人猛然苏醒。过了几年以后，竟象神说的那样，发生了另一负心人对负以人负心的事情。

【原文】

闽中某夫人喜食猫，得猫则先贮石灰于罌，投猫于内，而灌以沸汤。猫为灰气所蚀，毛尽脱落，不烦卒治，血尽归于脏腑，肉莹如玉，云味胜鸡雏十倍也。日日张网设机，所捕杀无算，后夫人病危，呦呦作猫声，越十余日乃死。卢观察登吉子荫文，余婿也，尝为余言之。因言景州一宦家子，好取猫犬之类，拗折其足，捩之向后，观其斃子、跳号以为戏，所杀亦多。后生子女，皆足躔反向前。又余家奴子王

发，善鸟铙，所击无不中，日恒杀鸟数十。惟一子名济宁州，其往济宁州时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遍体生疮如火烙痕；每一疮内有一铁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药不痊，竟以绝嗣。杀业至重，信夫。余尝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斋，如奉律令，而居恒则不能戒杀。夫佛氏之持斋，岂以菇蔬啖果，即为功德乎？正以菇蔬啖果，即不杀生耳。今徒曰，某日某日，观者斋期，某日某日，准提斋期。是日持斋，佛大欢喜。非是日也，烹宰溢乎庖，肥甘罗乎俎，屠割惨酷，佛不问也。天下有是事理乎？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也。儒者遵圣贤之教，固万万无断肉理。然自宾祭以外，时杀亦万万不宜。以一禽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数十命，或数百命；以众生无限怖苦，无限惨毒，供我一瞬之适口，与按日持斋之心，无乃稍左乎？东坡先生向持此论。窃以为酌中之道，愿与修善果者一质之。

【译文】

福建某位夫人喜欢吃猫。捉了猫则先把小口坛子装入石灰，把猫扔进去，然后用开水浇进去。猫的毛被石灰气蒸腾得全掉光了，就用不着挺麻烦地拔毛；猫血都涌入腑脏之中，猫肉洁白似玉。她说经过这样处理，猫肉味胜过鸡雏十倍。她天天张网设置机关，捕杀的猫不知有多少。后来这位夫人病危，嗷嗷地像猫一样叫唤，过了十多天便死了。观察卢癯吉曾和这位夫人住邻居。癯吉的儿子叫荫文，是我的女婿，对我讲了这件事。于是又说起景州一个官宦子弟，爱把猫狗之类小动物的腿弄断，扭向后面，然后看它们扭来扭去地爬行、哀嚎取乐，并弄死不少。后来他的子女生下来后，脚后跟都反向前。还有我家妇仆王发，擅长打鸟枪，弹无虚发，每天都能打死几十只鸟。他只有一个儿子，叫济宁州；是在济宁州出生的。这孩子到十一二岁时，忽然全身长疮，好像是烙痕。每一个疮口里都有一个铁弹，不知是怎么进去的。用了各种药都不见效，最后竟死了。杀孽的报应最重，确实呵。我不明白的是，那些修善果的人都在一定的日子里吃斋，好像遵奉着律令，而平时则不能戒杀生。佛家吃斋，难道吃蔬菜水果就算是功德么？正是以吃蔬菜水果来避免杀生。如今的佛教徒说，某天某天，是观音斋期；某天某天，是准提斋期。在这一天吃斋，佛极高兴。如果不是这一天，在厨房里大宰大烹，菜板上堆满了肥美的肉，尽管惨酷地屠宰，佛也不管。天下有这个道理么？况且天子不无故杀牛，大夫不无故杀羊，士不无故杀狗、猪，这是礼法规定的。儒者遵奉圣贤的教义，当然万万没有不吃肉的道理；但是除了宴客和祭祀以外，如时时杀生，也万万不妥。为了吃一块肉，便骤然间杀害一条命；为了喝顿肉汤，便骤然间杀害几十条命，或几百条命；以许多生灵无限的恐怖痛苦，无限的惨毒，供我享受瞬间的口福，这与

在一定的日子吃斋，不是有点相矛盾么？苏东坡先生一向坚持这种看法。我认为这是比较中肯的观点。我愿意和修善果的人辩辩这件事。

【原文】

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然六合之中，实亦有不能论者。人之死也，如儒者之论，则魂升魄降已耳。即如佛氏之论，鬼亦收录于冥司，不能再至人世也。而世有回煞之说。庸俗术士，又有一书，能先知其日辰时刻，与所去之方向。此亦诞妄之至矣。然余尝于隔院楼窗中，遥见其去。如白烟一道，出于灶突之中，冉冉向西南而没。与所推时刻方向，无一差也。又尝两次手自启钥，谛视布灰之处。手迹足迹，宛然与生时无二，所亲皆能辨识之。是何说欤？祸福有命，死生有数。虽圣贤不能与造物争。而世有蛊毒魇魅之术，明载于刑律。蛊毒余未见，魇魅则数见之。为是术者，不过瞽者巫者与土木之工，然实能祸福死生人，历历有验。是天地鬼神之权，任其播弄无忌也，又何说欤？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断以为无是事，毋乃胶柱鼓瑟乎？李又聃先生曰：宋儒据理谈天，自谓穷造化阴阳之本，于日月五星，言之凿凿，如指诸掌。然宋历屡变而愈差。自郭守敬以后，验以实测，证以交食，始知濂洛关闽，于此事全然未解。即康节最通数学，亦仅以奇偶方圆，揣摩影响，实非从推步而知。放持论弥高，弥不免郢书燕说。夫七政运行，有形可据，尚不能臆断以理，况乎太极先天求诸无形之中者哉。先圣有言，君子于不知盖阙如也。

【译文】

天地四方之外的事，圣人置之不理、不屑一谈。然而，之内的事也有不谈论的。比如死人，按儒家的说法就是魂升天、魄入地。不能再到人间了。但却有回煞的说法，即人死后一段时间灵魂会返回原位处。庸俗的术士还有一本书，说能事先知道鬼魂回来的时辰和离去的方向。这真是荒诞之极。不过，我曾在隔院的楼窗里，远望鬼魂离去，象一道白烟，从烟囱里出去，冉冉地向西南方飘没。这和所推算的时间、方向丝毫不差。鬼魂又曾两次亲自开锁，查看落满灰尘的地方，上面留下的手迹脚印，和活人的一模一样，亲人们都能认出来，这又如何解释呢？祸福命中注定，生死自有天数，圣贤也抵抗不了命运的安排。但世上有用药物迷人和用梦魇控制人的法术，用这种法术害人的，刑律当斩。药物迷人我没见过，后者则多次见过。施用这种法术的，不外乎瞎子、巫人、以及土木工人。这种法术真的能左右人的生死祸福，常有灵验。原是天地鬼神的权力却操纵在这些人手中，胡乱实施，这又如何解释呢？其中必有道理，不过至今人们还不知道罢了。宋儒对于在道理上说不通的，则一概断定为没有这种事，是否有些象胶柱鼓瑟？李又聃

先生说：“宋儒依理学来谈论天文，自以为弄明白了阴阳造化的实质，对于日月及五大行星说起来有根有据，似乎了如指掌。其实宋代的历法几经变化，越来越不准确。自郭守敬以后，通过实际测算利用日食加以验证，才知道周程张朱四人对天文一无所知。即使是邵雍这样有名的数学家，也只是根据奇、偶数和方圆的运算来揣摩个大概，而不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来推算历法。所以，他们立论越高，就越免不了牵强附会。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运行，有实在的形体作依据，尚不能以理臆断，何况是从没有形体的时空之中推求太极宇宙呢？先圣说，对于不明白的事情，还是不说为好。”

【原文】

女巫郝媪，村妇之狡黠者也。余幼时，于沧州吕氏姑母家见之。自言狐神附其体，言人休咎。凡人家细务。一周知。故信之者甚众。实则布散徒党，结交婢媪，代为刺探隐事，以售其欺。尝有孕妇，问所生男女。郝许以男。后乃生女，妇诘以神语无验。郝瞋目曰：汝本应生男，某月某日，汝母家馈饼二十，汝以其六供翁姑，匿其十四自食。冥司责汝不孝，转男为女。汝尚不悟耶？妇不知此事先为所侦，遂惶骇伏罪。其巧于缘饰皆类此。一日，方焚香召神，忽端坐朗言曰：吾乃真狐神也。吾辈虽于人杂处，实各自服气炼形，岂肯与乡里老嫗为缘，预人家琐事？此嫗阴谋百出，以妖妄敛财，乃托其名于吾辈。故今日真附其体，使共知其奸。因缕数其隐恶，且并举其徒党姓名。语讫，郝霍然如梦醒，狼狈遁去。后莫知所终。

【译文】

女巫郝姓老妇，是村妇当中狡猾的。我小的时候在沧州吕氏姑母家里见到过她。她自己说狐神附在她身上，能说出人的吉凶。凡是人家细小的事务，一一都能知道，所以相信的人很多。实际则是分布徒众同党，结交婢女老妇，代为刺探隐秘的事情，以达到她欺诈的目的。曾经有一个孕妇问所生的是男是女，郝应许是男的，后来竟生了一个女的。这女人问，神的话为什么不灵验，郝瞪着眼睛说：“你本来应该生男，某月某日你娘家送来饼二十只，你把六只供奉公婆，藏起十四只自己吃。阴司责怪你不孝，所以转男成女你还不觉悟吗？”这女人不知道这事情先已被她所探知，于是惊惶地伏罪。她的巧于牵扯掩饰大都同这个相类似。一天，正在烧香召神，她忽然端坐朗声说道：“我是真狐神。我辈虽然同人混杂而居，其实各自吐纳修炼形体，岂肯同乡里老妇结缘，干预人家的琐事？这个老妇阴谋百出，以妖邪虚妄捞取钱财，而竟托名于我辈。所以今天当真附在她的身上，使大家都知道她的奸恶。”于是一一数落她隐微丑恶的行为，而且一并举出她的徒众同党的姓名。说完，郝忽然像梦中醒来，狼狈逃去。后来不知道她的结果如何。

【原文】

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与母妻居一破庙中。丐夏月拾麦斗余，嘱妻磨面以供母。妻匿其好面，以粗面泄秽水，作饼与母食。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忽然一声，丐起视之，则有巨蛇自口入，啮其心死矣，丐發而埋之。沈媪亲见蛇尾垂其胸臆间，长二尺余云。

【译文】

我的侍姬的母亲沈老太太说，高川县有个乞丐，和母亲、妻子住在一座破庙里。夏天乞丐拾了一斗多麦子，告诉妻子磨面给母亲吃。妻子藏起了好面，把粗面用污水和了，做饼给母亲吃。这天晚上下大雷雨。黑暗中，妻子忽然喊叫了一声。乞丐起来一看，是一条大蛇从妻子的嘴进去，咬了她的心，把她咬死了。乞丐把妻子拉出去掩埋了。沈老太太亲眼看见蛇的尾巴垂在乞丐妻的胸部，有两尺多长。

【原文】

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此或神恶其伪，故巧发其奸欤。然操此术者众矣，固未尝一一败也。闻此札既露，其计不行，寡妇之田竟得保。当由茆嫠苦节，感动幽冥，故示是灵异，以阴为阿护云尔。

【译文】

有两位塾师，邻村居住教书，都把继承和宣扬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一天，两人约定集合一处举行会讲，十几个学生门徒陪坐一旁。当他们辩论“性天”，剖析“理欲”的时候，都神态严肃，一本正经，如同面对圣贤讲话一般。忽然刮起一阵微风，吹来一些纸片，在讲坛的台阶下不停地旋转飞舞。生徒们捡起一看，原来是两位塾师的往来密信，内容都是策划夺取一位寡妇的田产。这或许是神灵厌恶他们的虚伪，才用巧妙手段揭露出他们的奸诈阴谋。然而，使用奸诈术的人多了，并非一一都能败露。听说两位塾师的私信暴露后，诡计不得行施，寡妇的田产终于保护下来。这当是那孤独的寡妇苦苦守节，感动鬼神，所以才显现出这种灵异暗中保护了她。

【原文】

李孝廉存其言，蠡县有凶宅，一耆儒与数客宿其中。夜间窗外拨刺声，耆儒叱曰：邪不干正，妖不胜德。余讲道学三十年，何畏于汝！窗外似有女子语曰：君讲道学，闻之久矣。余虽异类，亦颇涉儒书。《大学》扼要在诚意，诚意扼要在慎独。

君一言一动，必循古礼，果为修己计乎？抑犹有几微近名者在乎？君作语录，癯癯于诸儒辩，果为明道计乎？抑犹有几微好胜者在乎？夫修己明道，天理也。近名好胜，则人欲之私也。私欲之不能克，所讲何学乎？此事不以口舌争，君扪心清夜，先自问其何如，则邪之敢干与否，妖之能胜与否，已了然自知矣。何必以声色相加乎？耆儒汗下如雨，瑟缩不能对。徐闻窗外微哂曰：君不敢答，犹能不欺其本心。姑让君寝。又拨刺一声，掠屋檐而去。

【译文】

举人李存其说，蠡县有一处凶宅，一位老儒生和几个客人住在里面。夜里窗外扑楞响了一声，老儒叱喝道：“邪不能侵正，妖不能胜德。我讲道学三十年了，还怕你么？”窗外好像是一位女子的声音说：“你讲道学，我早就听说了。我虽然是个异类，但也读过不少儒家的书。《大学》的要义在于诚意，诚意的要义在于独自一人时要谨慎。你的一言一行，一定要遵循古礼，果真是为了自己修身么？或者是有点为了名声好听吧？修炼自身、宣扬道学，是天理；为了名声而争强好胜，则是私欲。连自己的私欲也抑制不了，还有什么学可讲？这事我不跟你争论，你在寂静的夜里扪心自问：你自己怎么样？你说邪敢不敢侵犯你、妖能不能胜过德？这你就完全明白了。何必对我这样声嘶力竭呢？”老儒汗流如雨，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听见窗外以嘲笑的口吻说：“你不敢回答，说明你还能不欺骗你的心。我暂让你睡吧。”于是扑楞一声，怪物又拂过屋檐离去了。

【原文】

某公之卒也，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不知其值，乞其友估之。友故高其价，使久不售。俟其窘极，乃以贱价取之。越二载，此友亦卒，所积古器，寡妇孤儿，亦不知其价，复有所契之友，效其故智，取之去。或曰：天道好还，无往不复，效其智者罪宜减。余谓此快心之谈，不可以立训也。盗有罪矣，从而盗之，可曰罪减于盗乎？

【译文】

某先生死后，遗留下来的古董寡妇孤儿不知它的价值，于是请他的朋友估价。这个朋友故意高估，使这些古董好久卖不出去。等母子俩穷得过不下去时，乘机以低价买走了去。两年后，这个朋友也死了，遗留下来的这些古董妻子儿子也不识货，于是又请他的生前好友估价变卖。这位好友照搬亡友的计谋，一古脑都将古董弄到自己手中。有人议论：“天道往反循环，所以照搬前人的诡计的人罪应当轻些。”我认为这话说的虽然大快人心，却不可以定为一个公理。小偷有罪，如果有人再偷小偷的，能说这人的罪过就比小偷轻么？

【原文】

屠者许方，即前所记夜逢醉鬼者也。其屠驴先凿地为堑，置板其上，穴板四周为四孔，陷驴足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割而取之。云必如是始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当未死时，箝其口不能作声，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惨不可视，而许恬然不介意。后患病，遍身溃烂无完肤，形状一如所屠之驴。宛转茵褥，求死不得，哀号四五十日乃绝。病中痛自悔责，嘱其子志学急改业。方死之后，志学乃改而屠豕。余幼时尚见之。今不闻其有子孙，意已殄绝久矣。

【译文】

屠夫许方，就是前面所记载的夜里碰到醉鬼的那个人。他屠宰驴子的时候，先在地上掘出一条壕沟，在上面放一块板，板的四角穿四个孔，把驴的脚嵌进去。有来买肉的，随着所买的多少，用壶灌滚水浇驴的身子，使得毛脱肉熟，然后割而取之，说是必定要这样肉才爽脆甘美。过了一两天，驴的肉被割尽，方才死去。驴还没有死时，箝住它的口不让出声，它目光怒射，炯炯地像两支蜡烛，惨不忍看，而许方却不当回事。后来许方患病，遍身溃烂得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形状同他所屠宰的驴一样。在床褥上翻来覆去，求死不得，哀声号叫了四五十天才断气。他在病中痛切地自责，并嘱咐他的儿子志学赶紧改换职业。许方死了之后，志学于是改而杀猪。我小时候还见到过他，现今没有听说他有子孙，想来已经绝嗣很久了。

【原文】

边随园征君言，有入冥者，见一老儒立庑下，意甚惶遽。一冥吏似是其故人，揖与寒温毕，拱手对之笑曰：先生平日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日果是何物？诸鬼皆灿然，老儒虬缩而已。

【译文】

边随园征君说：有个进入冥司的人，看见一位老儒生立在廊庑下，神情非常惶恐。一位冥司官吏好像是他的故人，向他施礼问候，拱手对他笑着说：“先生平日坚持无鬼论，不知先生今天究竟是何物？”群鬼哄堂大笑。老儒生尴尬地向后萎缩。

【原文】

东光马大还，尝夏夜裸卧资胜寺藏经阁，觉有人發其臂曰：起起，勿褻佛经。醒见一老人在旁，问汝为谁。曰：我守藏神也。大还天性疏旷，亦不恐怖，时月明如昼，因呼坐对谈。曰：君何故守此藏？曰：天所命也。问儒书汗牛充栋，不闻有

神为之守。天其偏重佛经耶。曰：佛以神道设教，众生或信或不信，故守之以神。儒以人道设教，凡人皆当敬守之，亦凡人皆知敬守之，故不烦神力，非偏重佛经也。问然则天视三教如一乎？曰：儒以修己为体，以治人为用。道以静为体，以柔为用。佛以定为体，以慈为用。其宗旨各别，不能一也。至教人为善，则无异。于物有济，亦无异。其归宿则略同。天固不能不并存也。然儒为生民立命，而操其本于身。释道皆自为之学，而以余力及于物。故以明人道者为主，明神道者则辅之，亦不能专以释道治天下。此其不一而一，一而不一者也。盖儒如五谷，一日不良则饥，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拂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祸福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特中病则止，不可专服常服，致偏胜为患耳。儒者或空谈心性，与瞿昙老聃混而为一，或排击二氏，如御寇仇，皆一隅之见也。问黄冠缁徒，恣为妖妄，不力攻之，不貽患于世道乎。曰此论其本原耳。若其末流，岂特释道貽患，儒之貽患岂少哉？即公醉而裸眠，恐亦未必周公孔子之礼法也。大还愧谢。因纵谈至晓乃别去。竟不知为何神，或曰狐也。

【译文】

东光人马大还，在一个夏夜光着身子在资胜寺的藏经阁里睡觉。忽然有人拉他的胳膊，说：“起来起来，不要亵渎了佛经。”马大还睁开眼，看见一个老人在身旁，便问你是谁。老人说：“我是守藏经阁的神。”马大还天性粗旷，也不害怕。当时月光明亮如白天，于是便请老人坐谈。他问：“你为什么来守藏经阁？”老人说：“这是上天的命令。”马大还问，儒家的书多得汗牛充栋，没听说有神去守着，上天怎么偏重佛经呢？老人说：“佛教根据神道来设置教化措施，百姓有信有不信的，所以派神来守着。儒家根据人道来设置教化措施，人人都该尊重并守护它，而且人人都知道尊重并守护它，所以不必借助神力。这不是偏重佛经。”马大还问，那么上天对三教都一视同仁么？老人说：“儒家以修己为本体，表现形式为治理百姓；道家以清静为主体，表现形式为阴柔；佛家以安于现状为本体，表现形式为慈悲。三教的宗旨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它们的教人向善，则没有区别。对世上万物有所帮助，也没有区别。三教的归宿也大致相同。上天自然不能不使三教并存。儒家为百姓立命，而将本体体现在自身中。佛、道两教都讲究修炼自身，而以有余的力量顾及万物。所以以体现人道的儒教为主，以体现神道的佛、道两教为辅。也不能只以佛、道两教治理天下。这就是三教中不同一中的同一，同一中的不同一。儒教像是五谷，一天不吃就饿，几天不吃必定会死。佛、道像是良药，在死生得失、喜怒哀乐之际，用来解释冤愆、消除忧郁，较之儒教来得快捷。它的

祸福因果学说，用来打动无知的百姓，也较之儒教更为容易。只是要适而可止，不能长期使用，不然就会因过分而成患。儒家有时空谈心性，把自己的主张与佛、道两家混为一谈；或者排斥佛、道，好似对付仇敌，这都是一孔之见。”马大还问，道士、和尚肆意以妖妄迷惑百姓，不全力攻击他们，那不是留祸患于世上么？老人说，这里是从本原来论述三教的。要从细枝末节上来说，岂但佛、道留下祸患，儒教留下的祸患还少么？比如你喝醉了光着身子睡，恐怕也未必是周公、孔子制定的礼法。马大还惭愧地道了歉，于是两人畅谈到天亮才分手。最终仍不知老人是什么神。有人说是狐狸。

【原文】

百工技艺，各祠一神为祖。倡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伶人祀唐玄宗，以梨园子弟也。此皆最典。胥吏祀萧何、曹参、木工祀鲁班，此犹有义。至靴工祀孙膑，铁工祀老君之类，则荒诞不可诘矣。长随所祀曰钟三郎，闭门夜奠，讳之甚深，竟不知为何神。曲阜颜介子曰：必中山狼之转音也。先姚安公曰：是不必然，亦不必不然。郢书燕说，固未为无益。

【译文】

各行各业的艺人都各自供奉着一尊神作为祖师，妓女祭祀管仲，因为他最早设立三百处女闾。乐人祭祀唐玄宗，因为他首创梨园子弟。上述祭祀历史都比较长了。小吏祭祀萧何、曹参，木工祭祀鲁班，这都有些根据。至于靴匠祭祀兵法家孙膑，铁工祭祀道家老子之类，则有点不伦不类了。长随这个人祭祀的人叫钟三郎，祭祀时在夜里关着门，神秘莫测，不知祭祀的是什么神。曲阜的颜介子说：“钟三郎大概是中山狼的同音。”先父姚安公说：“这个看法不一定对，也不一定不对。牵强附会，郢书燕说，本来不是没有一点益处。”

【原文】

先叔仪庵公，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楼上诟诮鞭笞声甚厉，群往听之。忽闻负痛疾呼曰：楼下诸公，皆当明理，世有妇撻夫者耶？适中一人方为妇撻，面上爪痕犹未愈。众哄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为怪。楼上群狐，亦哄然一笑，其斗遂解，闻者无不绝倒。仪庵公曰：此狐以一笑霁威，犹可以为善。

【译文】

先叔父仪庵公，有个当铺在西城中。一座小楼被狐精所占据，夜里经常听到它们的说话声，但是不害人，时间久了也就相安。一天夜里，楼上传出一片很响的责骂鞭打的声音，大家前往倾听。忽然听到有人忍痛高呼道：“楼下的诸位都应当

明理，世上有妻子打丈夫的吗？”恰巧其中一人刚被妻子打了，脸上的抓痕还没有痊愈。众人哄然一笑说：“这固然是有的，不足为怪。”楼上这群狐精也哄然一笑，它们的争斗才解开了。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绝倒。仪庵公说：“这狐精以一笑收敛威风怒火，还可以用善意来对待它。”

【原文】

田村徐四，农夫也。父歿，继母生一弟，极凶悖。家有田百余亩，析产时，弟以赡母为词，取其十之八。曲从之。弟又择其膏腴者，亦曲从之。后弟所分荡尽，复从兄需索，乃举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恬如也。一夜自邻村醉归，道经枣林，遇群鬼抛掷泥土，栗不敢行。群鬼啾啾渐逼近，比及覩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让产徐四兄。倏化黑烟四散。

【译文】

田村的徐四，是一位农夫。父亲死后，继母生了一个弟弟，极为凶暴不近人情。家中共有百多亩田地，分家时，弟弟以供养母亲为由，分取了十分之八，徐四委屈求全，没有进行争执。弟弟又选择好田占取，徐四也依了他。后来，弟弟把分得的田产荡卖干净，又从徐四要田种。徐四就把自己的田地全部给了弟弟，自己租田耕种，而且心情感到很舒畅。一天夜晚，他从邻村喝醉酒回家。途中经过一片枣树林时，遇到一群鬼抛掷泥土，害怕得不敢继续前进。群鬼啾啾地叫着，逐渐逼近了徐四，等看清徐四的面孔，又都惶恐地倒退起来，说：“原来是谦让田产的徐四兄。”倏地化作黑烟四处散去。

【原文】

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台一僧，夜恒梦至地狱，见种种变相。有老宿教以精意诵经，其梦弥甚，遂渐至委顿。又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恶业。出家后，渐明因果，自知必堕地狱，生恐怖心。以恐怖心，造成诸相，故诵经弥笃，幻象弥增。夫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闻之乎？是僧闻言，即对佛发愿，勇猛精进，自是宴然无梦矣。

【译文】

白衣庵和尚明玉说，从前五台山有一个和尚，夜里常梦见到地狱，看见种种可怕的景象。有位老先生教他一心诵经，结果梦作得更厉害，以至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又有一位老先生说：“这肯定是在没出家前，曾做下了罪孽。出家后，渐渐懂得了因果报应，自知死后必会堕入地狱，生出了恐怖心。由恐怖心而产生了种种可怕的景象，所以越一心诵经，幻象也越多。佛法宽宏广大，容许人忏悔；一切罪孽，只要诚心悔过便全都消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没有听说这句话么？”

这和和尚听了，即对佛发下誓愿，翻然改过，弃旧图新。从此便安然不再做梦了。

【原文】

沈观察夫妇并故，幼子寄食亲戚家，贫窶无人状。其妾嫁于史太常家，闻而心恻，时阴使婢媪，与以衣物。后太常知之，曰：此尚在人情天理中，亦勿禁也。钱塘季沧洲因言有孀妇病卧，不能自炊，哀呼邻媪代炊，亦不能时至。忽一少女排闥入，曰：吾新来邻家女也，闻姊困苦乏食，意恒不忍。今告于父母，愿为姊具食，且侍疾。自是日来其家。凡三四月，孀妇病愈，将诣门谢其父母，女泫然曰：不敢欺，我实狐也，与郎君在日最相昵。今感念旧情，又悯姊之苦节，是以托名而来耳。置白金数铤于床，呜咽而去。二事颇相类，然则琵琶别抱，掉首无情，非惟不及此妾，乃并不及此狐。

【译文】

沈观察夫妇死后，幼子寄养在亲戚家，穷得没个人样。沈观察的妾嫁到史太常家，听说了这事后，生出恻隐之心，常叫婢女、老妈子送些衣物去。后来太常知道了，说：“这是人性大理之中的事，不要禁止她这么做。”钱塘人李沧洲说有个寡妇卧病不起，不能做饭，哀求邻居老太太给做点饭，但老太太也不能常来。忽然有位少女推门进来，说：“我是新来的邻居的女儿，听说姐姐困苦吃不上饭，心里常常不忍，今天我征得父母的同意，愿意为姐姐做饭，并且侍奉你。”从此少女天天来，过了三四个月，寡妇的病渐渐好转，打算登门感谢少女的父母。少女流着泪说：“我不敢骗你，其实我是狐狸。你丈夫在的时候，我很爱他。如今我感念旧情，又同情姐姐辛苦守节，因此冒名而来。”然后在床上放了几块银子，呜咽着走了。这两件事很相似。改嫁之后便翻脸不认人的女人，不但不如这个妾，而且连这个狐狸也不如。

【原文】

吴侍读颉云言，癸丑一前辈，偶忘其姓，似是王言敷先生，忆不甚真也，尝僦居海丰寺街。宅后破屋三楹，云有鬼，不可居。然不出为祟，但偶闻音响而已。一夕，屋中有诟谇声，伏墙隅听之，乃两妻争坐位。一称先来，一称年长，哓哓然不止。前辈不觉太息曰：死尚不休耶。再听之遂寂。夫妻妾同居，隐忍相安者，十或一焉。欢然相得者，千百或一焉。以尚有名分相摄也。至于两妻并立，则从来无一相得者，亦从来无一相安者。无名分以摄之，则两不相下，固其所矣。又何怪于嚣争哉！

【译文】

吴侍读颉云说：癸丑年，有一个前辈，已忘了他的姓，好像是王言敷先生，回

忆得不很真切了。王言敷曾经在海丰寺街租屋居住，住宅后面有破屋三间，说是有鬼，不可居人。但是鬼不出来作怪，只是偶而听到声响而已。一天晚上，屋里有责骂声。王言敷伏在墙角倾听，乃是两妻争座位，一个说我先来，一个说我年长，争辩个不停。前辈不觉叹息说：“死了还不停息吗？”再听，就沉寂了。

妻妾共同居住，克制忍耐相安的，十对当中或者有一对；欢欣地互相投合的，千百对当中或者有一对，因为还有名分管辖着。至于两妻并立，则从来没有一对互相投合的，也从来没有一对相安的。没有名分管辖着，那么双方不肯互相谦让，固然是情理之中了，又何怪于吵闹纷争呢！

阅微草堂笔记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原文】

郑五，不知何许人。携母妻流寓河间，以木工自给。病将死，嘱其妻曰：我本无立锥地，汝又拙于女红，度老母必以冻馁死。今与汝约，有能为我养母者，汝即嫁之。我死不恨也。妻如所约，母藉以存活。或奉事稍怠，则室中有声，如碎磁折竹。一岁，棉衣未成，母泣号寒，忽大声如钟鼓，殷动墙壁。如是七八年，母死后乃寂。

【译文】

郑五，不知来历，携带母亲和妻子流浪到河间住下来，以木工自给度日。他身患重病，临终时叮嘱妻子说：“我本来没有锥尖大的田宅，你又不会做女工，我死之后担心老母会冻饿而死。现在和你约定：有能为我赡养老母的人，你就嫁他，我也会死无遗恨了。”郑五死后，妻子如约嫁人，老母赖以活下来。有时夫妇奉事老母稍微怠慢了一些，屋中就会出现响动，如同摔碎磁器和折断竹竿的声音。有一年，因棉衣没有做成，老母哭喊寒冷。忽然屋内响起了鸣钟击鼓似的声响，音波震动了墙壁。这样过了七八年，郑五的老母死后，才寂静下来。

【原文】

佃户曹自立，粗识字，不能多也。偶患寒疾，昏愤中为一役引去。途遇一役，审为误拘，互诟良久，俾送还。经过一处，以石为垣，周里许，其内浓烟坌涌，紫焰赫然。门额六字，巨如斗，不能尽识，但记其点画而归。据所记偏旁推之，似是负心背德之狱也。

【译文】

佃户曹自立，稍微认识几个字。他偶然患了寒病，昏昏沉沉地被一个衙役带走了。路途中遇见另一个衙役，说是带错了人，他们相互争吵了很久，最后还是把他送了回来。经过一个用石头砌墙的地方，周长有一里，墙内浓烟翻涌，紫色的火焰汹汹地燃烧着。门上刻有六个字，像斗一般大，他不能够全部认识，只是记住字的笔划回家。根据他记住的偏旁猜测，似乎是写的“负心背德之狱”。

【原文】

世称殇子为债鬼，是固有之。卢南石言，朱元亨一子病瘵，绵 时，呻吟自语曰：是尚欠我十九金。俄医者投以人参，煎成未饮而逝。其价恰得十九金。此近日事也。或曰四海之中，一日之内，殇子不知其凡几。前生逋负者，安得如许之众？夫死生转毂，因果循环，如恒河之沙，积数不可以测算；如太空之云，变态不可以思议，是诚难拘一格。然计其大势，则冤愆纠结，生于财货者居多。老子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一生，盖无不役志于是者。顾天地生财，只有此数。此得则彼失；此盈则彼亏。机械于是而生，恩仇于是而起。业缘报复，延及三生。观谋利者之多，可知索偿者之不少矣。史迁有言，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宁信其有，或可发人深省也。

【译文】

世上称短命的人为讨债鬼，这原是有的。卢南石说：朱元亨的一个儿子生痼病，当病情危急、气息微弱时，呻吟着自言自语道：“这下还欠我十九两银子。”一会儿医生在药中投入人参，药煎好，还没有来得及服就死了。所用人参正好值十九两银子。这是近日的事情。有人说：“四海之中，一日之内，短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前世欠债的哪里会有如此之多？”要知道死生如转轮，因果循环，就像恒河里的沙，堆积的数量无法测算；就像太空里的云，形态变幻不可思议；这确实难以拘泥于一种形式。但是估计它的多数情况，那么冤仇罪错纠结在一起，由于财物引起的居多。老子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的一生，大概没有不用心于这个的。不过天地所生的财物，只有这个数目。这边得到那边就失去，这边盈余那边就亏损。机巧从这里产生，恩仇从这里结下。善恶业缘的报复，可以延续到三世。我们看谋利的人之多，就可以知道讨债的人不会少了。司马迁说过：“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君子宁可相信它是有的，或者可以启发人的深思。

【原文】

里妇新寡，狂且赂邻媪挑之，夜入其闼。阖扉将寝，忽灯光绿黯，缩小如豆。俄爆然一声，红焰四射，圆如二尺许，大如镜，中现人面，乃其故夫也。男女并 然仆榻下。家人惊视，其事遂败。或疑嫠妇堕节者众，何以此鬼独有灵？余谓鬼有强弱，人有盛衰。此本强鬼，又值二人之衰，故能为厉耳。其他茹恨黄泉，冤缠数世者，不知凡几，非竟神随形灭也。或又疑妖物所凭，作此变怪，是或有之。然妖不自兴因人而兴，亦幽魂怨毒之气阴相感召，邪魅乃乘而假借之。不然，陶婴之室，何未闻黎邱之鬼哉！

【译文】

村里一个女人刚死了丈夫，一个轻佻的家伙贿赂邻居老太太牵线，夜里来到寡妇家。关了门要睡觉时，忽然灯光暗绿，缩小如豆。接着一声爆响，红光四射，形成一个方圆二尺左右、有镜子大小的光环。里面映出一张人脸，竟是寡妇的亡夫。这两个男女一声嚎叫，昏倒在床下。家人吃惊地起来查看，于是奸情败露了。有人说寡妇失节的不少，为什么只有这个鬼有灵？我认为鬼有强弱，人有盛衰。寡妇的亡夫是刚死的强鬼，又赶上这两个人心神不定，所以鬼就能作怪。其他饮恨于地下，几世也翻不了身的鬼，不知有多少。不能认为他们的灵魂会随着形体一起消失了。有人又怀疑是妖物假托亡夫作怪。这种事也不是没有。不过妖物不会自己无端作怪，它是因人而作怪。也许是在幽魂怨毒之气的感召之下，妖物乘机假托作怪。不然的话。陶婴的家里怎么不会有黎丘的鬼来闹妖呢？

【原文】

罗仰山通政，在礼曹时，为同官所轧，动辄掣肘，步步如行荆棘中。性素迂滞，渐恚愤成疾。一日，郁郁枯坐，忽梦至一山，花放水流，风日清旷，觉神思开朗，垒块顿消。沿溪散步，得一茅舍，有老翁延入小坐，言论颇洽。老翁问何以有病容？罗具陈所苦。老翁太息曰：此有夙因，君所未解。君七百年前为宋黄筌，某即南唐徐熙也。徐之画品，本居黄上，黄恐夺供奉之宠，巧词排抑，使沉沦困顿，衔恨以终。其后辗转轮回，未能相遇。今世业缘凑合，乃得一快其宿仇，彼之加于君者，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君又何憾焉？大抵无往不复者，天之道。有施必报者，人之情。既已种因，终当结果。其气机之感，如磁之引针，不近则已，近则吸而不解。其怨毒之结，如石之含火，不触则已，触则激而立生。其终不消释，如疾病之隐伏，必有骤发之日。其终相遇合，如日月之旋转，必有交会之缠。然则种种害人之术，适有自害而已矣。吾过去生中，与君有旧。因君未悟，故为述忧患之由，君与彼已结果矣。自今以往，慎勿造因可也。罗洒然有省，胜负之心顿尽。数日之内，宿疾全除。此余十许岁时，闻霍易书先生言。或曰，是卫公延璞事，先生偶误记也。未知其审，皂附识之。

【译文】

通政罗仰山在礼曹做官时，受到同僚的排挤倾轧，每一举动都被掣肘，每一迈步都似走在荆棘丛中。他的性格一向迂腐呆板，毫不灵活，便渐渐积愤成疾。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坐着，忽然做梦来到一座山中。山中水流花开，风清日丽，风光宜人。罗仰山顿时觉得神思开朗，郁闷全消。他沿溪散步，见到一所茅舍。有位老翁请他入坐，二人谈得很投机。老翁问他怎么象生病的样子，他向老翁详细陈

述了自己的苦境。老翁长叹说：“这是有夙因的，君没了解罢了。君七百年前是宋朝的黄筌，君的同僚对头就是南唐的徐熙。徐熙的画品，本来高出黄筌之上，但黄筌恐怕他夺走自己的供奉之宠，就巧词排斥压抑，致使徐熙贫困落魄，饮恨而死。以后辗转轮回，二人长期没有相遇。今生业缘凑合，徐熙才得机报其宿仇。他加在君身上的不幸，正是君曾经加在他身上的不幸，君又有什么可以憾恨的呢！世上事情，大体上没有往而不复的。往而必复，这是天道；有恩必报，这是人情。既然已经种上因，终究是要结出果。因果气机的感应，如同磁石吸针，没有靠近也就罢了，一旦靠近就会牢吸不离。怨恨的纠结，如同火石含火，不触则已，一触就会激发生火。冤结一直不消释，就像隐伏的疾病一样，必然会有骤然发作的那一天。冤家终究要相逢，就像旋转的日月一样，必然会有互相交会的那一刻。可见，种种害人之术，恰好是用来害自己的啊！我在以往的生涯中与君有过旧交，由于君没醒悟，所以给君叙述了忧患的根本来由。君与他的冤仇已经了结，从今以后，小心中不要再造因就可以了。”罗仰山听后，轻松地解除了思想结症，得失成败的心思顿时一干二净。几天之内，平常积成的疾病就彻底消失了。这是我大约十岁时，听霍易书先生讲的。有人说：“这是卫延璞的事，霍易书先生偶尔记错了。”不知究竟是谁的事，一并附记下来。

【原文】

田白岩言，康熙中，江南有征漕之案，官吏伏法者数人。数年后，有一人降乩于其友人家，自言方在冥司讼某公。友人骇曰：某公循吏，且其总督两江，在此案前十余年，何以无故讼之？乩又书曰：此案非一日之故矣。方其初萌，褫一官，窜流一二吏，即可消患于未萌。某公博忠厚之名，养痍不治，久而溃裂，吾辈遂逅其难。吾辈病民蛊国，不能仇现在之执法者也。追原祸本，不某公之讼而谁讼欤？书讫，乩遂不动。迄不知九幽之下，定讞如何。《金人铭》曰：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古圣人所见远矣。此鬼所言，要不为无理也。

【译文】

田白岩说，康熙年间，江南发生了征漕案，官吏有好几人伏法。其中一人的鬼魂在几年之后降乩到他的朋友家，说正在地府里告某公。朋友惊道：“某公是好官，况且他总督两江漕运时，是在这个案子发生前的十多年，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告他？”鬼魂又在坛上写道：“这案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刚刚有了苗头时，革除一个官员、流放一两个小吏，就可以把隐患消除了。某公为了博取忠厚的名声，眼看着脓肿而不治，终于溃烂，我们触法被杀。我们害民害国，不能恨现在的执法者。追根溯源，不去告他还去告谁？”写到这里，乩也不动了。如今不知在

九泉之下，是怎么结的案。《金人铭》说：“涓涓之流不塞住，终于成为江河；细小的树苗不拔去，将来就得找斧子来砍。”古时圣人真是看得远呵。这个鬼魂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

【原文】

里有姜某者，将死嘱其妇勿嫁。妇泣诺。后有艳妇之色者，以重价购为妾。方靓妆登车，所蓄犬忽人立怒号，两爪抱持啮妇面，裂其鼻准，并盲其一目。妇容既毁，买者委之去，后亦更无觊觎者。此康熙甲午乙未间事，故老尚有目睹者。皆曰义哉此犬，爱主人以德；智哉此犬，能攻病之本。余谓犬断不能见及此，此其亡夫厉鬼所凭也。

【译文】

我家乡有位姜某，临死时嘱咐他的妻子不要再嫁给别人。她哭泣着答应了。后来有一个喜欢她的美貌姿色的人，出了大价钱买她当妾。那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正要上车时，她家里养的狗忽然像一个人似的立起来怒声嚎叫，两只前爪抱着她的脸猛咬，鼻子被咬裂了，并且弄瞎了一只眼睛。她的容貌既然被毁坏，买她的人便不再要她，后来更是没有人愿意来娶她。是康熙五十三、四年间的事情，因此老人之中还有亲眼看见过这件事的。人们都夸赞这条狗真的是讲义气，时刻不忘主人的恩德；这条狗真的是够聪明，能够进攻要害处。我认为狗是绝对不可能想到这样一招的，这是姜某的厉鬼附在它的身上才干出来的。

【原文】

爱堂先生，尝饮酒夜归，马忽惊逸。草树翳荟，沟塍凹凸，几蹶者三四。俄有人自道左出一手挽辔，一手掖之下，曰：老母昔蒙拯济，今救君断骨之厄也。问其姓名，转瞬已失所在矣。先生自忆生平未有是事，不知鬼何以云然。佛经所谓无心布施，功德最大者欤。

【译文】

爱堂先生曾经饮酒夜归，坐马忽然惊奔起来。草深木盛，沟坎凹凸，多次差点摔下马去。忽然有人从路旁闪出，一手挽辔，一手将爱堂先生搀扶下马，说：“我的老母当初多蒙先生救济，现在我来救先生脱离断骨的厄难。”先生问他的姓名，可是转瞬之间已经人无踪影了。先生回忆自己的生平往事，从来没有救济老妇人的事情，不知拦马鬼为什么要这样讲。难道这就是佛经上所谓的“无心布施，功德最大”吗？

【原文】

张福，杜林镇人也，以负贩为业。一日，与里豪争路，豪挥扑推堕石桥下。时

河冰方结，觚棱如锋刃，颅骨破裂，仅奄奄存一息。里胥故阜豪，遽闻于官。官利其财，狱颇急。福阴遣母谓豪曰：君偿我命，与我何益？能为我养老母幼子，则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堕桥下。豪诺之。福粗知字义，尚能忍痛自书状。生供凿凿，官吏无如何也。福死之后，豪竟负约。其母屡控于官，终以生供有据，不能直。豪后乘醉夜行，亦马蹶堕桥死。皆曰：是负福之报矣。先姚安公曰：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有贿和者，甘鬻其所亲，斯已猝不易诘矣。至于被杀之人，手书供状，云非是人之所杀。此虽皋陶听之，不能入其罪也。倘非负约不偿，致遭鬼殛，则竟以财免矣。讼情万变，何所不有，司刑者可据理率断哉！

【译文】

张福是杜林镇人，以担货贩卖为业。一天，同乡里富豪争路，富豪指挥仆人把他推落到了石桥下面。当时河正结冰，棱角就像锋利的刀，他头颅骨被摔得破裂，奄奄地仅存一丝呼吸。里长原本怀恨富豪，立刻报告了官府。官府垂涎富豪的钱财，官司办得很急。张福暗中让他的母亲对富豪说：“您偿了我的命，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能够替我供养老母幼子，那么趁我没有断气，我到官府去说自己是失足掉到了桥下。”富豪答应了。张福略微通识一些文字，这时还能够忍着疼痛自己书写状纸。张生前写的供词确凿，官吏也无可奈何。张福死了之后，富豪竟背弃约言。他的母亲多次到官府控告，终于因为张生前写的供词有凭有据，所以始终不能伸雪。富豪后来乘醉夜行，也因为马颠仆从桥上掉下而死。人们都说：“这是背弃张福的报应了。”

先父姚安公说：“审理案件是多么困难啊！而人命案尤其难。有顶替凶犯的甘心替人去死，有行贿讲和的甘心出卖所亲近的人，这已经仓促间不容易询问了。至于被杀的人亲手写的供状，说不是这个人所杀，这即使是虞舜时司法官皋陶来办案，也不能定他的罪。倘若不是背弃约言不兑现，以致遭到鬼的诛杀，那么就会出钱而免罪了。诉讼的情状变化万端，有什么怪事不会发生呢？主管刑法的难道仅仅依据常理就可轻率地判决吗？”

【原文】

姚安公言，有孙天球者，以财为命。徒手积累至千金，虽妻子冻饿，视如陌路。亦自忍冻饿，不轻用一钱。病革时，陈所积于枕前，一一手自抚摩，曰：尔竟非我有乎？呜咽而歿。孙未歿以前，为狐所黠，每摄其财货去，使窘急欲死。乃于他所复得之，如是者不一。又有刘某者，亦以财为命，亦为狐所黠。一岁除夕，凡刘亲友之贫者，悉馈数金。讶不类其平日所为。旋闻刘床前私篋，为狐盗去二百余金，而

得谢柬数十纸。盖孙财乃辛苦所得，狐怪其悭吝，特戏之而已。刘财多由机巧剥削而来，故狐竟散之。其处置也顾得宜也。

【译文】

姚安公说，有个叫孙天球的人，把钱财当成他的命。他白手起家积累了千金家产，即便妻子儿女挨冻受饿，他也视作陌生人一样，不管不顾。他自己同样忍冻挨饿，不轻易用一文钱。在病重时，他把挣下的钱都摆在枕头前，一一用手抚摸着说：“你最终还是不归我所有了么？”他呜咽着死去。孙天球没死之前，狐狸戏弄他，常常把他的钱财偷了去，让他急得要死，然后再让他在别处找到。这种事有好几次。又有一位刘某，也把钱财当作命，也被狐狸戏弄过。某年除夕，凡是刘某亲友中贫困的都得到刘某馈赠的礼钱。大家奇怪这不像他平时的作为。继而听说刘某床前的箱子里，被狐狸偷去二百多两银子，却出现了几十张感谢信。这是因为孙天球的钱财都是辛苦得来的，狐狸嫌他吝啬，只是耍耍他而已。刘某的钱财都是靠玩弄手法剥削而来，所以狐狸把这不义之财分给了别人。这种处置也是极为妥当的。

【原文】

余督学闽中时，幕友钟忻湖言，其友昔在某公幕，因会勘宿古寺中。月色朦胧，见某公窗下有人影，徘徊良久，冉冉上钟楼去。心知为鬼魅，然素有胆，竟蹑往寻之。至则楼门锁闭，楼上似有二人语。其一曰：君何以空返？其一曰：此地罕有官吏至，今幸两官共宿，将俟人静讼吾冤。顷窃听所言，非揣摩迎合之方，即消弭弥缝之术，是不足以办吾事，故废然返。语毕，似有太息声。再听之，竟寂然矣。次日，阴先主人，果变色摇手，戒勿多事。迄不知其何冤也。余谓此君友，有早于主人，故造斯言，形容其巧于趋避，为鬼揶揄耳。若就此一事而论，鬼非目睹，语未耳闻，恍惚杳冥，茫无实据，虽阎罗包老，亦无可措手，顾乃责之于某公乎。

【译文】

我提督福建学政时，师爷钟忻湖说：他的朋友过去在某公的幕府里，因为会同查勘住宿在古寺里。月色朦胧中，看见某公的窗下有人影徘徊了很久，慢慢地上钟楼而去。他心里知道是鬼怪，但是素来有胆量，仍暗暗跟随前往寻找。到了钟楼前，楼门已关闭上锁，听见楼上好像有两人在谈话。其中一个说：“您为什么空着回来？”另一个说：“这里很少有官吏来，今天幸而有两个官员一起住宿，将等待夜深人静以后申诉我的冤情。刚才偷听他们所说的话，不是揣摩迎合上司的方法，就是消除填补设法遮掩的手段，这不足以办理我的事，所以失望地回来了。”说完，好像有叹息的声音。再听，竟沉寂了。第二天，暗中告诉主人，主人果然变

了脸色摇摇手，告戒他不要多事。至今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冤情。

我说这是你的朋友怀恨于他的主人，所以造出这番话，形容他的巧于趋吉避祸，被鬼所侮弄罢了。如果就这一件事情而论，鬼不是亲眼目睹，话没有亲耳听到。恍惚遥远，茫茫然没有确实的证据，即使是阎罗王、包龙图，也没有办法着手处理，而竟求之于某公吗？

【原文】

平原董秋原言，海丰有僧寺，素多狐，时时掷瓦石鬻人。一学究借东厢三楹授徒，闻有是事，自诣佛殿呵责之。数夕寂然。学究有德色。一日，东翁过谈，拱揖之顷，忽袖中一卷堕地。取视，乃秘戏图也。东翁默然。次日生徒不至矣。狐未犯人，人乃犯狐，竟反为狐所中。君子之于小人，谨备之而已。无故而触其峰，鲜不败也。

【译文】

平原人董秋原说，海丰有座和尚庙，一向有很多狐狸，常常扔弃瓦块石头耍弄人。一个学究租借东厢的三间房屋教授他的学生，听见有这种事情，就走到佛殿上去大声呵斥狐狸。从此以后安静了几个夜晚。学究自以为是，便洋洋得意。有一天，东邻的老人到他这里来聊天，两个人拱手作揖的时候，学究的袖子里面忽然有一卷东西掉落在地上。他们拾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春宫图。老人默默无语不再说什么。第二天学生们却都不来了。狐狸没有侵犯人类，人类却去冒犯狐狸，以致于反而被狐狸算计。君子对于小人，应当谨慎地进行自我防备。无缘无故地去招惹他，没有不自讨晦气的。

【原文】

关帝祠中，皆塑周将军，其名则不见于史传。考元鲁贞汉寿亭侯庙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其来已久，其灵亦最著。里媪有刘破车者，言其夫尝醉眠关帝香案前。梦周将军蹶之起，左股青痕，越半月乃消。

【译文】

关帝祠中都有周将军的塑像，他的名字却不见于史书传记。考察元代鲁贞的《汉寿亭侯庙碑》，已经有“乘赤兔兮从周仓”一语，那么可知周仓一名由来已久。周仓将军的灵通也最显著，有个叫刘破车的村里老妇，说她丈夫曾醉酒睡在关帝的香案前，梦见周将军踢他起来。起来后左股有青痕，过了半月才消失。

【原文】

谓鬼无轮回，则自古及今，鬼日日增，将大地不能容。谓鬼有轮回，则此死彼生，旋即易形而去。又当世间无一鬼。贩夫田妇，往往转生，似无不轮回者。荒阡

废冢，往往见鬼，又似有不轮回者，表兄安天石，尝卧疾，魂至冥府，以此问司籍之吏。吏曰：有轮回，有不轮回。轮回者三途：有福受报，有罪受报，有恩有怨者受报。不轮回者亦三途：圣贤仙佛，不入轮回；无间地狱，不得轮回；无罪无福之人，听其游行于虚墓，余气未尽则存，余气渐消则灭，如露珠水泡，倏有倏无，如闲花野草，自荣自落，如是者无可轮回。或有无依魂魄，附人感孕，谓之偷生。高行缙黄，转世借形，谓之夺舍。是皆偶然变现，不在轮回常理之中。至于神灵下降，辅佐明时；魔怪群生，纵横杀劫，是又气数所成，不以轮回论矣。天石固不信轮回者，病痊以后，尝举以告人曰：据其所言，乃凿然成理。

【译文】

说鬼不能轮回转生，那么从古到今，鬼天天增加，大地就要容纳不下了。说鬼能轮回转生，那么这个死了那个生了，转瞬变换形貌而去，世上就不该有鬼了。连做买卖的和种地的农妇，也往往转生，好像没有不轮回转生的；而在荒野老坟里，时常见到鬼，又好像有不轮回转生的。表兄安天石曾卧病在床，魂灵到了地府，就这事问管籍册的官吏。官吏说：“有轮回的，有不轮回的。轮回的有三类：有福的要受报应，有罪的要受报应，有恩有怨的也要受报应。不轮回的也有三类：圣贤和仙佛，不在轮回之数；堕入无间地狱中的，不能轮回；无罪无福的人，则任它在墓坟间闲逛，余气未尽就存在着，余气渐消了就灭掉，好像露珠水泡，忽有忽无，好像闲花野草，自荣自枯，这样的鬼没什么可轮回的。有的无所凭依的鬼魂，附在人身上孕育，称为偷生。德行高尚的和尚、道士，借别人的形体转世，称为夺舍。这些都是偶然的变移，不在正常的轮回范围之中。至于神灵下凡，辅佐圣明的朝代，妖魔鬼怪转世，纵横杀掠，则是由气数决定的，不能以轮回来看待。”天石本来不信轮回，病愈之后，时常举出这件事对别人说：“据这个鬼官说的看，确实有道理。”

【原文】

星士虞春潭，为人推算，多奇中。偶薄游襄汉，与一士人同舟，论颇款洽。久而怪其不眠不食，疑为仙鬼。夜中密诘之，士人曰：我非仙非鬼，文昌司禄之神也。有事诣南岳，与君有缘，故得数日周旋耳。虞因问之曰：吾于命理，自谓颇深，尝推某当大贵而竟无验。君司禄籍，当知其由。士人曰：是命本贵，以热中削减十之七矣。虞曰：仕宦热中，是亦常情。何冥谪若是之重。士人曰：仕宦热中，其强悍者必怙权。怙权者必狠而愎。其孱弱者必固位。固位者必险而深。且怙权固位，是必躁竞，躁竞相轧，是必排挤。至于排挤，则不问人之贤否，而问党之异同。不计事之可否，而计己之胜负，流弊不可胜言矣。是其恶在贪酷上，寿且削减，何止于

禄乎。虞阴记其语，越两岁余，某果卒。

【译文】

算命先生虞春潭，给人家测命，大部分都很灵验。有一次他去襄阳、汉阳一带游历，与一位读书人同乘一只船，两人闲聊非常融洽投机。时间一长发现这个读书人不睡不吃，便怀疑他是仙鬼之类。深夜里偷偷地问他，读书人回答道：“我既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怪，而是天上的文曲星。由于有事要到南岳去，因为和你有一段缘份，所以能够聚在一起盘桓几天。”虞春潭问他：“我对于算命，自认为造诣很深，但是推测某某应当大贵却不灵验。你主宰功名、禄位，理该知道原因。”读书人说：这个人的命运本来应当大贵，无奈他太热衷于做官，以致于被减去了十分之七。”虞春潭说：“热衷于做官，也是人之常情。为什么地府要惩罚他这么厉害呢？”读书人答：“热衷于做官，那些强悍的人肯定会借助权力作威作福。作威作福的人肯定阴险狠毒而且刚愎自用。软弱的人必然要保护自己的官位，这样的人必然要狡诈多变而且深藏不露。况且，持权作恶，拼命地保住官位，是一定要争宠斗胜，进而相互之间倾轧、排挤。到了这个地步，则不论人贤或者不贤，只论你与我不是一伙的。不管事情该不该办理，只管你对我有没有好处，它的弊端一时间就讲也讲不完了。这种罪恶比较贪婪残酷更加严重，因此那人还需要减短寿命，又何必止于减少福禄呢。”虞春潭暗暗地牢记住了读书人的话语，过了两年多，某某果然死去。

【原文】

张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为妾者，别营静室居之。床帷器具，与人无异，但自有婢媼，不用张之奴隶耳。室无纤尘，惟坐久觉阴气森然。亦时闻笑语，而不睹其形。张故巨族，每姻戚宴集，多请一见，皆不许。一日，张固强之，则曰某家某娘子犹可，他人断不可也。入室相晤，举止娴雅，貌似三十许人。诘以室中寒凜之故，曰：娘子自心悸耳，室故无他也。后张诘以独见是人之故，曰：人阳类，鬼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然亦阴类也。故出恒以夜。白昼盛阳之时，不敢轻与人接也。某娘子阳气已衰，故吾得见。张惕然曰：汝日与吾寝处，吾其衰乎？曰：此别有故。凡狐之媚人有两途。一曰蛊惑，一曰夙因。蛊惑者，阳为阴蚀，则病。蚀尽则死。夙因则人本有缘，气自相感，阴阳翁合，故可久而相安。然蛊惑者十之九，夙因者十之一。其蛊惑者，亦必自称夙因。但以伤人不伤人，知其真伪耳。后见之人，果不久下世。

【译文】

张铉耳先生的同族人中，有以狐女做妾的，另外营建僻静的居室给她住。床

榻帷帐日用器具同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自己有婢女仆妇，不用张的奴仆罢了。室内没有一点灰尘，只是坐久了感觉阴气森森，也时常听到室内说笑的声音，而看不见说笑者的形体。张本来是个大族，每当亲戚宴会，来宾多请求见她一面，都没有得到允许。一天，张一定要勉强她，她就说：“某家的某娘子还可以，别的人一律不见。”某娘子进入室内和她会晤，见她举止娴静优雅，相貌好像三十来岁的人。问到她室中寒冷的缘故，回答说：“娘子自己心中害怕罢了，这屋子原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后来张问起她单单见这个人的缘故，回答说：“人是阳类，鬼是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但也是阴类。所以出来经常是在夜间，白天阳气盛的时候，不敢轻易同人接触。某娘子阳气已经衰微，所以我能够见。”张惶恐地说：“你每天和我同寝共处，我恐怕衰弱了吧？”回答说：“这个别有缘故。凡是狐的诱惑人，有两条路：一叫蛊惑，一叫夙因。蛊惑的，阳气被阴气所侵蚀，侵蚀完了就死去；夙因则与人本来有缘份，气自然相感应，阴阳调合，所以可以长久而相安。但是蛊惑的占十分之九，夙因的只占十分之一。那些蛊惑的也必然自称是夙因，但用伤害人不伤害人可以知道它的真假罢了。”后来见到她的那个妇人，果然不久就去世了。

【原文】

罗与贾比屋而居，罗富贾贫。罗欲并贾宅而勒其值。以售他人，罗又阻挠之。久而益窘，不得已，减值售罗。罗经营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纸钱甫燃，忽狂风卷起，著梁上，烈焰骤发，烟煤迸散如雨落。弹指间，寸椽不遗，并其旧庐廛焉。方火起时，众手交救，罗拊膺止之。曰：顷火光中，吾恍惚见贾之亡父。是其怨毒之所为，救无益也。吾悔无及矣。急呼贾子至，以腴田二十亩，书券赠之。自是改行从善，竟以寿考终。

【译文】

罗某和贾某住邻居，罗某富而贾某贫。罗某要买贾某的房子，却使劲压价。贾某要另找买主，罗某又暗中阻挠。时间长了，贾某越发贫穷，不得已减价卖给了罗某。罗某经营改造，使之焕然一新。完工那天，大宴宾客，祭祀鬼神。他刚点燃纸钱，忽被狂风卷到房梁上，于是烈焰骤起，烧得火星灰尘迸散如下雨。弹指之间，烧得一片灰烬，连他的原住房也烧了。火刚起来时，大家一起扑火，罗某却捶着胸脯制止。后来他说：“刚才在火光中，我恍惚看见贾某的亡父。这是他因为怨恨我所进行的报复，救也没有用。我真后悔呵。”罗某急忙找来贾某，送给他二十亩良田，并写了契约送给他。从此罗某一心向善，竟得以长寿善终。

【原文】

沧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关帝也，忽大书曰：某来前，汝具文忤

悔，语多回护。对神尚尔，对人可知。夫误伤人者过也，回护则恶矣。天道宥过而殛恶，其听汝巧辩乎？其人伏地惕息，挥汗如雨。自是快快如有失，数月病卒。竟不知所忏悔者，何事也。

【译文】

沧州樊氏举行扶乩降神时，河工某位官员也来祈祷求神。降临的神是关帝。忽然乩架写出大字说：“某某官员到前面来！你写出文字作忏悔，言语多是回护自己。对神还这样，对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误伤人仅不过是一种过错，可你这一回护则构成了罪恶。天道原谅过错而诛杀罪恶，难道肯听你进行巧辩吗？”这位河工官员伏在地上不敢动，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闷闷不乐，似乎丢了魂，几个月以后就病死了。人们自始至终也不知道他忏悔的是什么事情。

【原文】

褚寺农家有妇姑同寝者，夜雨墙圯，泥土簌簌下。妇闻声急起，以背负墙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堕炕下，妇竟压焉，其尸正当姑卧处。是真孝妇，以微贱无人闻于官，久而并佚其姓氏矣。相传妇死之后，姑哭之恸。一日，邻人告其姑曰：夜梦汝妇冠帔来曰：传语我姑，无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为神矣。乡之父老皆曰：吾夜所梦亦如是。或曰：妇果为神，何不示梦于其姑？此乡邻欲缓其恸，造是言也。余谓忠孝节义，歿必为神。天道昭昭，历有证验。此事可以信其有。即曰一人造言，众人附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心以为神，天亦必以为神矣。何必又疑其妄焉。

【译文】

褚寺的农家有一个媳妇和她的婆婆在一块儿睡觉。夜晚下雨使墙壁眼看着将要倒塌了，泥土稀稀拉拉地往下掉。媳妇听见声音急忙起来，用背顶着墙壁而使劲喊叫她的婆婆醒过来。她的婆婆躬着身子掉到了炕下，媳妇却被墙壁压死，尸体正巧倒在婆婆躺卧的地方。这真是一个孝妇，可是由于她的出身低贱而没有人报告给官府，时间一长，就连她的姓名也忘记了。相传在她死了之后，她的婆婆哭得非常伤心。有一天，邻居告诉她的婆婆：深夜里，做梦见到你的媳妇戴冠披帔而来，说道——请转告我的婆婆，不要再为我哭泣不停。我因为代替我的婆婆死去的原故，如今已经被封为神灵了。乡中的父老们也都传言：我在深夜里也做了这样的梦儿。有的人便发问：这个媳妇如果真的成了神灵，她为什么不托梦给她的婆婆呢？可见这是乡亲们为了安慰老人家不要再痛心，就编造出这么一段故事来。我认为，忠孝节义的人，死去后必定会封为神灵。天道光明公正，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因此，只能相信真的有这种事情。即使是由一个人编造出来

的，大家却众声附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书·泰誓》中说：天所见就是民所见，天所听就是民所听。人们都从心里认为这个媳妇是神灵，那么上天也必定认为她是神灵。这样又有什么必要去怀疑这个传言是不是真实的呢。

【原文】

长山聂松岩，以篆刻游京师。尝馆余家，言其乡有与狐友者，每宾朋宴集，招之同坐。饮食笑语，无异于人，惟闻声而不睹其形耳。或强使相见，曰：对面不睹，何以为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测，险于山川，机阱万端，由斯隐伏。诸君不见其心，以貌相交，反以为密；于不见貌端，反以为疏。不亦悖乎？田白岩曰：此狐之阅世深矣。

【译文】

长山聂松岩以善于雕刻印章游历京城，曾经在我家坐馆，说他的家乡有同狐交友的，每当宾客朋友宴会，招呼它同坐，饮食谈笑，同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听到它的声音而看不见他的身形罢了。有人强要它相见，说：“面对面看不到，怎么算是相交呢？”狐说：“相交是以心相交，不是以貌相交。要知道人心难以测度，深险过于山川；设置种种机关陷阱坑害人，从这里隐藏埋伏。诸位不见他的心，以貌相交，反以为亲密；对于不见貌的，反以为疏远，不也荒谬吗？”田白岩说：“这个狐精的阅历世情可以说是很深了。”

【原文】

肃宁老儒王德安，康熙丙戌进士也，先姚安公从受业焉。尝夏日过友人家，爱其园亭轩爽，欲下榻于是，友人以夜有鬼物辞。王因举所见一事曰：江南岑生，尝借宿沧州张蝶庄家。壁张钟馗像，其高如人。前复陈一自鸣钟。岑沉醉就寝，皆未及见。夜半酒醒，月明如昼，闻机轮格格，已诧甚；忽见画像，以为奇鬼，取案上端砚仰击之。大声砰然，震动户牖。僮仆排闥入视，则墨汁淋漓，头面俱黑；画前钟及玉瓶磁鼎，已碎裂矣。闻者无不绝倒。然则动云见鬼，皆人自胆怯耳，鬼究在何处耶？语甫脱口，墙隅忽应声曰：鬼即在此，夜当拜谒，幸勿以砚见击。王默然竟出。后尝举以告门人曰：鬼无白昼对话理，此必狐也。吾德恐不足胜妖，是以避之。盖终持无鬼之论也。

【译文】

肃宁的老儒王德安，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进士，先父姚安公曾拜他为师。一年夏天，他到朋友家，喜爱园中亭子的宽敞凉爽，要住在这儿。朋友说这儿闹鬼，不让他住在亭子里。于是王德安说了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江南的岑某，曾在沧州的张蝶庄家借宿。屋里墙上挂着钟馗像，像人那么高。像前摆着一架自鸣钟。岑

某因大醉，没有看见这些。半夜酒醒后，外面月光明亮如白天。他听见自鸣钟的齿轮声格格响，已感到惊异，忽又看见画像，以为是奇鬼，便拿过桌上的端砚，仰面打去。砰然一声，震动了门窗。僮仆们闯进门来查看，只见岑某身上墨汁淋漓，头脸都是黑的；画像前面的自鸣钟和玉瓶磁鼎，都已碎裂了。听到这事的人都笑破了肚皮。人们动不动就说有鬼，都是自己吓唬自己。鬼究竟在哪儿？”他刚说完，墙角忽然有搭腔的说：“鬼就在这儿，夜里就来拜访你，可别用砚台砸我。”王德安默然无声地走了。后来他把这事告诉门生，说：“鬼不可能在大白天和人对话，这肯定是狐狸。我的德行恐怕制不住妖狐，所以避开它。”就是说，他还是坚持无鬼论。

【原文】

明器，古之葬礼也，后世复造纸车纸马。孟云卿古挽歌曰：冥冥何所须，尽我生人意。盖姑以缓恻云尔。然长儿汝侏病革时，其女为焚一纸马。汝侏绝而复苏曰：吾魂出门，茫茫然不知所向。遇老仆王连升牵一马来，送我归。恨其足跛，颇颠簸不适。焚马之奴泣然曰：是奴罪也。举火时实误折其足。又六从舅母常氏弥留时，喃喃自语曰：适往看新宅颇佳，但东壁损坏，可奈何。侍疾者往视其棺，果左侧朽，穿一小孔。匠与督工者，尚均未觉也。

【译文】

明器，是古代葬礼的内容之一，后来又产生了纸车纸马。孟云卿写的《古挽歌》中说：“在冥冥之中还需要什么，才能够满足我活着的人的心意。”这些做法只不过是为了安慰活着的人的悲伤难受而已。然而，我的长子汝侏病危时，他的女儿给他烧了一匹纸马。汝侏断了气却又苏醒过来说：“我的魂魄出了门口，茫茫然地不知晓要往哪儿去。遇见老仆人王连升牵着一匹马过来，送我走。遗憾的是马跛足，颠簸得很不舒服。”烧纸马的仆从哭泣着讨饶：“这是我的过错，点火的时候一不小心折了一条马腿。还有我的六堂舅母常氏在弥留之际，喃喃自语道：刚才去看了新房子真的不错，只是东边的墙壁损坏了，可怎么办呢？”守在一旁的人去查视她的棺材，果然左侧坏了，有一个小洞。木匠和监工的，都未曾发现这个洞。

【原文】

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遗卷，牒诉于文昌祠。夜梦神语曰：尔读书半生，尚不知穷达有命耶？尝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怫然曰：又聃应举之士，传此语则可，汝辈手掌文衡者，传此语则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国题联曰：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牘，帘前何处有朱衣汝未之见乎？

【译文】

李又聃先生说：过去有清寒士子落第的，焚烧他留下的试卷，状诉于文昌祠。夜里梦见神对他说：“你读书半辈子了，还不知道穷困通达都有命吗？”我曾经随侍先父姚安公，偶而说起这件事，姚安公不悦地说：“又聃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传述这样的话还可以。你等是亲手掌握判定文章高下以取士的权力的，传述这样的话就不可以了。聚奎堂柱子上有孝感熊相国题写的联语说：‘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白简；明明案牍，帘前何处有朱衣？’你没有见到吗？”

【原文】

海阳李玉典前辈言，有两生读书佛寺，夜方 狎，忽壁上现大圆镜，径丈余，光明如昼，毫发毕睹。闻檐际语曰：佛法广大，固不汝嗔，但汝自视镜中，是何形状？余谓幽期密约，必无人在旁，是谁见之？两生断无自言理，又何以闻之？然其事为理所宜有，固不必以子虚乌有视之。玉典又言，有老儒设帐废圃中，一夜闻垣外吟哦声，俄又闻辩论声，又闻器争声，又闻诟詈声，久之遂闻殴击声。圃后旷无居人，心知为鬼。方战栗间，已斗至窗外。其一盛气大呼曰：渠评驳吾文，实为冤愤。今同就正于先生。因朗吟数百言，句句手自击节。某一且呻吟呼痛，且微晒之。老儒惕息不敢言。其一厉声曰：先生究以为如何？老儒噤嚅久之，以额叩枕曰：鸡肋不足以当尊拳。其一大笑去。其一往来窗外，气咻咻然。至鸡鸣乃寂。云闻之胶州法黄裳。余谓此亦黄裳寓言也。

【译文】

海阳李玉典前辈说：有两个书生在佛寺读书，夜间二人搞同性恋，忽然墙壁上现出一面大圆镜，直径一丈多长，光明得就象白天一般，二生的毫毛头发都清清楚楚地映在了镜中。听到屋檐有声音说：“佛法广大，本不责怪你们。但你们自己朝镜中看看，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种幽期密约式的勾当，必定无其他人在场，是谁看见的呢？二生绝对没有主动向人宣扬的道理，又是从哪里听到这件事情的呢？然而，这件事是情理中应该有的事，不一定要看为子虚乌有。李玉典又说：有位老儒在一个荒废园子中设帐。一天夜间，听到墙外有吟诵诗文的声音，一会儿又听到了辩论的声音，接着又听到激烈的争吵声，随后是辱骂声，时间一长又传来了殴打的声音。园子后面是空无人居的旷野，老儒心里明白这是鬼在活动。他正在害怕发抖，殴打声已经来到窗外，其中一位盛气十足的鬼高声呼叫：“他评驳贬斥我的诗文，实在令人气愤！现在共同来请先生批正。”随后朗诵了数百句诗文，一边朗诵，还一边用手打着拍子。另一鬼呻吟喊疼，而且对朗诵流露着几分嘲笑。老儒害怕不敢作声，窗外诵诗文的鬼厉声问道：“先生究竟以为怎么

样？”老儒欲言又止，支吾了好久，这才用额叩枕说：“我这把瘦骨头可经受不住老兄的尊拳。”呻吟的鬼放声大笑着走了，朗诵的鬼气咻咻地在窗前走来走去，直到鸡叫才安静下来。据李玉典说，他是从胶州法黄裳那里听来的。我认为这也是法黄裳编造的寓言。

【原文】

天津孟生文鳧有隼才，张石邻先生最爱之。一日扫墓归，遇孟于路旁酒肆，见其壁上新写一诗，曰：东风翦翦漾春衣，信步寻芳信步归。红映桃花人一笑，缘遮杨柳燕双飞。徘徊曲径怜香草，惆怅乔林挂落晖。记取今朝延伫处，酒楼西畔是柴扉。诘其所以，讳不言。因诘之，始云适于道侧见丽女，其容绝代，故坐此冀其再出。张问其处，孟手指之。张大骇曰：是某家坟院，荒废久矣。安得有是？同往寻之，果马鬣蓬科，杳无人迹。

【译文】

天津人孟文癩很有才，张石邻先生最喜欢他。有一天，张石邻扫墓回来，在路旁的酒店里遇见了孟文癩，看见他在墙上新题了一首诗：“东风阵阵荡动春天的衣裳，信步去野外寻芳又信步回来。红花映着桃花般的娇容一笑而去，只见杨柳翠绿之中有燕子双飞。徘徊在曲径上爱怜香草，惆怅地望着夕阳已挂在树枝上。记着今天徘徊的地方，就是酒楼西边有柴门的那一家。”张石邻问他写这首诗的原因，他不谈。经再三追问，他才说，刚才在道旁见了一个美女，漂亮得倾城倾国，所以坐在这儿等她再出来。张石邻问美女去了哪儿，孟文癩指给张看。张石邻大惊道：“那是某某家的坟地，荒废已久了。哪有什么美女？”两人一起去看，果然坟丘起伏，荒草没径，连个人影也没有。

【原文】

余在乌鲁木齐时，一日，报军校王某，差运伊犁军械。其妻独处，今日过午，门不启。呼之不应，当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则男女二人共枕卧，裸体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来，亦无识者。研问邻里，茫无端绪。拟以疑狱结矣。是夕，女尸忽呻吟，守者惊视，已复生。越日能言，自供与是人幼相爱，既嫁犹私会。后随夫驻防西域，是人念之不释，复寻访而来。甫至门，即引入室，故邻里皆未觉。虑暂会终离，遂相约同死。受刃时痛极昏迷，倏如梦觉，则魂已离体。急觅是人，不知何往，惟独立沙碛中，白草黄云，四无边际。正彷徨间，为一鬼缚去。至一官府，甚见诘辱。云是虽无耻，命尚未终，叱杖一百，驱之返。杖乃铁铸，不胜楚毒，复晕绝。及渐苏，则回生矣。视其股，果杖痕重叠。驻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罚，奸罪可勿重科矣。余乌鲁木齐杂诗有曰：鸳鸯毕竟不双

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榭，一生肠断华山畿。即咏此事也。

【译文】

我在乌鲁木齐供职时，有一天，下属匆匆来报：军校王某已奉命出差伊犁押运军火，他妻子一人在家，今天已过中午门还不开，叫了几次，无人应答，恐怕出了大事。于是，我命令乌鲁木齐同知木金泰去看看。破门进去，发现两个男女赤身裸体，同床相抱，剖腹而死。问这男人的籍贯，无人知道从何地来，也没一人认识他。于是去邻居打听，也没有头绪。只好计划当作一桩疑案草草了结。当天晚上，女尸的嘴里突然发出了凄凉的呻吟声，两唇艰难地一张一合。看守吃惊不小，走近一看，原来女人已活了过来。第二天，她竟能说话了，经审，她供认道：“我从小与他两小无猜，彼此相爱，结婚后两人还保持了一种幽会的习惯。后来，我跟随丈夫驻防西域，他仍念念不忘，寻踪而来。他刚到，我就把他藏在屋里，所以邻居们都没有发现。一想到相聚是暂时的而分别是永久的，于是相约一起死后在阴间长相守。自杀时，感到痛苦不堪。接着，昏迷过去，忽然象做了个梦，灵魂脱离躯体而去，我急跟着他去，却不知他的踪影。我只好独自站在沙漠中，只见绿草白云，四周渺无边际。正在癡惶间，一个鬼把我绑走了，来到一个官府，受了好一顿严刑拷打，百般羞辱。最后，官长说我虽然无耻与野男子交合，命却没有终结，喝令又打我一百大板，把我赶了回来。那板子都是铁铸的，打在我身子上，真是痛不欲生，我又昏死过去。等慢慢苏醒过来，我才发现自己又起死回生了。”查验了她的腿，果然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驻防大臣巴公说：“她已受到了地府的惩罚，通奸罪我们就不必追究了。”我的《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鸳鸯终究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榭，一生肠断华山畿”，咏唱的正是这件事。

【原文】

朱青云言，尝与高西园散步水次，时春冰初泮，净绿瀛溶。高曰：忆晚唐有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句。无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状，如在目前，惜不记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对，闻老柳后有人语曰：此初唐刘希夷诗，非晚唐也。趋视无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见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见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见耳。对树三揖而行。归检刘诗，果有此二语。余偶以告戴东原，东原因言有两生烛下对谈，争春秋周正夏正，往复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词费也。出视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观此二事，儒者日谈考证，讲曰若稽古，动至十四万言。安知冥冥之中，无在旁揶揄者乎。

【译文】

朱青云说：他曾经同高西园在水边散步，这时早春的冰刚刚融解，明净的绿

水波纹流动。高说：“回忆晚唐有‘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的句子，没有一个字说到春水，而晴天的水波动荡不定的样子，像在眼前。可惜不记得他的姓名了。”朱正在沉思未作回答之际，听见老柳树后面有人说话道：“这是初唐刘希夷的诗，并不是晚唐人所作。”走过去看，并无一人。朱惶恐不安地说：“白日见鬼了。”高微笑着说：“像这样的鬼见一见，倒也非常好，但恐怕他不肯出来相见罢了。”说完，对着树作了三个揖而行。回来翻检刘的诗，果然有这两句话。

我偶然把这事告诉了戴东原，东原因而起，有两个书生在烛光下对谈，争论《春秋》的周正、夏正，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僵持不下。窗外忽然有声音叹息说：“左氏是周时人，不会不知道周代的正朔，二位先生何必耗费言词呢？”出去看窗外，只有一个小僮，正在熟睡。

观看这两件事，儒家学者天天谈考证，讲《尚书·尧典》的“曰若稽古”，动不动至于十四万字，怎么知道渺渺茫茫之中，没有人在旁边嘲笑的呢？

【原文】

聂松岩言，即墨于生，骑一驴赴京师，中路憩息高岗上，系驴于树，而倚石假寐。忽见驴昂首四顾，浩然叹曰：不至此地数十年，青山如故，村落已非旧径矣。于故好奇，闻之跃然起曰：此宋处宗长鸣鸡也。日日乘之共谈，不患长途寂寞矣。揖而与言，驴啮草不应。反复开导，约与为忘形交。驴亦若勿闻。怒而痛鞭之，驴跳掷狂吼，终不能言，竟折一足。鬻于屠肆，徒步以归。此事绝可笑，殆睡梦中误听耶？抑此驴夙生冤讎，有物凭之，以激于之怒杀耶？

【译文】

聂松岩说：即墨的于生，骑着一头驴子前往京师。中途在一个高岗上休息，将驴子系在树上，自己则倚着石头闭目养神。忽然看到驴子昂头向四处张望，感叹地说：“几十年没到此地来，青山如故，但村落已经不是当年的布局了。”于生一向好奇，听到驴子说话，一跃而起，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此驴就像是宋处宗的长鸣鸡呀！我每天骑着与它闲谈，就不怕一路长途的寂寞了。”于是拱手作揖，对驴说话，驴却自顾吃草，没有应声。于生反复开导恳求，表示愿与驴子结成忘形之交，驴子仍然好像没听见。于生大怒，用鞭狠抽驴子，驴子蹦跳狂吼，可就是不能说话。最后打断了驴子一条腿，只好卖给屠夫，自己徒步返回家来。这件事情十分可笑，是睡梦中听错了呢？还是这头驴有夙生冤债，灵物凭依在身上说话，用以激怒于生，使驴子遭到挨打被杀呢？

【原文】

三叔仪南公，有健仆毕四，善弋猎，能挽十力弓，恒捕鹑于野。凡捕鹑者必以

夜，先以稿秸插地，如禾陇之状，而布网于上。以牛角作曲管，肖鹑声吹之。鹑既集，先微惊之，使渐次避入稿秸中，然后大声惊之，使群飞，突起则悉触网矣。吹管时，其声凄咽，往往误引鬼物至。故必筑团焦自卫，而携兵仗以备之。一夜，月明之下，见老叟来作礼曰：我狐也，儿孙与北村狐吧蚌，举族械战。彼阵擒我一女，每战必反接驱出以辱我。我亦阵擒彼一妾，如所施报焉。由此仇益结，约今夜决战于此。闻君义侠，乞助一臂力，则没齿感恩。持铁尺者彼，持刀者我也。毕放故事，忻然随之往，翳丛薄间。两阵既交，两狐血战不解，至相抱手搏。毕审视既的，控弦一发，射北村狐踣。不虞弓劲矢瘳，贯腹而过，并老叟洞腋殪焉。两阵各惶遽夺尸，弃俘囚而遁■毕解二狐之缚，且告之曰：传与尔族，两家胜败相当，可以解冤矣。先是北村每夜闻战声，自此遂寂。此与李冰事相类。然冰战江神，为捍灾御患；此狐呈其私愤，两斗不已，卒至两伤，是亦不可以已乎。

【译文】

三叔南仪公有个很能干的仆人，叫毕四。他善于打猎，能拉动十石拉力的弓，常在野外捕鹑。捕鹑必须在夜里。先把稻麦的秆插在地上，像是禾垄的样子，而上面张上网。用牛角作成曲管，学着鹑的叫声吹。鹑飞来之后，先稍微地吓吓它们，使它们陆续躲进稻麦秆丛里，然后再大声惊吓，让它们惊飞，就触到网上了。吹牛角时，声音凄咽，往往误把妖鬼引了来，因此必须建一座茅棚自卫，并带着武器防身。一天夜里，月光明亮，一个老人来行了礼说：“我是狐狸，儿孙们和北村的狐狸结下冤仇，全族都参加械斗。混战中，对方捉去我的一个女儿，每次械斗时就把她反绑了拉出来羞辱我。我方也捉了他们的一个妾，也照他们的样子予以报复。因此双方的仇越结越深，约定今晚在这儿决战。听说你是位很讲侠义的人，请求你帮我一臂之力，那么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了你的。对方用的武器是铁尺，我用的武器是刀。”毕四本来就好事，很痛快地跟着老人前去，躲藏在树丛中。待两方交兵之后，两个狐狸血战在一起，以致相抱着搏斗起来，毕四瞄准了目标，一箭射去，把北村的狐狸射倒了。不料弓力太强，箭头太锋利，竟穿透北村狐狸的腹部，没入老人的腋下，两狐都死了。双方各自惊慌失措地抢尸，扔了俘虏逃走了。毕四给狐妾和狐女解了绑绳，告诉她们：“传话给你们的家族，两家胜败差不多，从此可以解除冤仇了。”在这以前，北村的人每到夜里就听见杀声连天，从这以后就安静下来了。这事和李冰的事差不多。不过李冰斗江神，是为了防御灾祸为民除害，这些狐狸却只为了泄私愤而斗个不停，终于两败俱伤。这是不能叫人苟同的呵。

【原文】

姚安公在滇时，幕友言署中香橿树下，月夜有红裳女子靓妆立，见人则冉冉没土中。众议发视之。姚安公携卮酒浇树下，自祝之曰：汝见人则隐，是无意于为祟也，又何必屡现汝形，自取暴骨之祸？自是不复出。又有书斋甚轩敞，久无人居。舅氏安公五章，时相从在滇，偶夏日裸寝其内，梦一人揖而言曰：与君虽幽明异路，然眷属居此，亦有男女之别。君奈何不以礼自处。矍然醒，遂不敢再往。姚安公尝曰：树下之鬼，可谕之以理；书斋之魅，能以理喻人。此郡僻处万山中，风俗质朴，浑沌未凿，故异类亦淳良如是也。

【译文】

姚安公在云南时，幕友说衙署院里的香橿树下，月夜里常见有一个红衣女子，浓妆艳抹地站在那儿，见了人便缓缓地沉入土中。大家提议挖开看看。姚安公拿来一壶酒浇到树下，祝祷说：“你见了人就藏起来，说明没打算作妖害人，那又何必屡屡现形，自找暴露尸体之麻烦呢？”此后，红衣女子便不再出来了。还有一间书房，极为宽敞，好久空在那儿没有人住。舅舅安五章跟着姚安公在云南，夏天偶尔光着身子睡在书房里，梦见一个人向他作了一个揖，说道：“我和你虽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我的眷属在这儿，也有个男女之别，你为什么举止轻浮，不守礼节呢？”安五章猛然醒来，再也不敢到书房去了。姚安公说：“树下的鬼，可以通过讲道理使它明白事理，书房的鬼，能通过讲道理让人明白事理。这个郡地处偏僻的万山丛中，风俗朴实而不开化，所以一些鬼怪什么的也受人的影响而这么淳厚。”

【原文】

余两三岁时，尝见四五小儿，彩衣金钗，随余嬉戏，皆呼余为弟，意似甚相爱，稍长时乃皆不见。后以告先姚安公。公沉思久之，爽然曰：汝前母恨无子，每令尼媪，以彩丝系神庙泥孩，归置于卧内。各命以乳名，日饲果饵，与哺子无异。歿后，吾命人瘞楼后空院中，必是物也。恐后来为妖，拟掘出之。然岁久已迷其处矣。前母即张太夫人姊。一岁，忌辰，家祭后，张太夫人昼寝，梦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经事，利刃岂可付儿戏。愕然惊醒。则余方坐身旁，掣姚安公革带，佩刀出鞘矣。始知魂归受祭，确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

【译文】

在我两三岁时，曾有四五个小孩，穿花衣、戴金钗，和我一起玩。他们都称我为弟弟，好像很喜欢我。我稍大时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先父姚安公，他沉思了好久，恍然道：“你的前母恨没有儿子，曾叫尼姑用彩丝线拴了神庙里的

泥孩来，放在卧室里。她给每个泥孩都起了小名，每天都供果品等给他们，和养育孩子一样。她去世后，我叫人把这些泥孩都埋在楼后的空院里。肯定是这些泥孩作怪。”担心今后闹妖，打算把泥孩挖出来，却因年头长了，已记不起埋在什么地方了。前母就是张太夫人的姐姐。有一年的忌日，家祭之后，张太夫人正在睡午觉，梦见前母用手推她，说：“三妹太粗心了，怎么能叫小孩玩刀。”张太夫人吃惊地醒来，发现我正坐在她身旁，玩着姚安公的革带，挂在上面的佩刀已被拉出刀鞘来。由此才知道灵魂回来接受祭祀，确有其事。因此古人说侍奉死人就像侍奉活人一样。

【原文】

表叔王碧伯妻丧，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有盗伪为煞神，逾垣入，方开篋攫簪珥。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鬼声呜呜渐近。前盗皇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对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见之，大骇，谛视乃知为盗。以姜汤灌苏，即以鬼装缚送官。沿路聚观，莫不绝倒。据此一事，回煞之说当妄矣。然回煞形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

【译文】

表叔王碧伯的妻子亡故，术士说某一天的子刻回煞——魂灵返舍。到那天，全家都回避出去。有一个盗贼伪装成煞神，越墙而入，正打开箱子偷取簪环首饰，恰巧另一个盗贼又伪装成煞神而来，鬼声呜呜，渐渐逼近。前面这个盗贼仓皇慌张地避出，在庭院里相遇，彼此都以为对方是真煞神，都惊慌而掉了魂，面对面地倒在地上。黎明时，家里人哭着回来，突然见到他们，大为惊怕；仔细一看，才知道是盗贼。用姜汤灌醒，就让他们穿着鬼的装束捆绑送官，沿路众人聚集观看，没有不大笑而不能自持的。根据这一件事情，回煞的说法应当是虚妄的了。但是回煞的形迹，我实在是多次亲眼看到过。鬼神渺茫模糊，实在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样。

【原文】

益都朱天门言，甲子夏与数友夜集明湖侧，召妓侑觞。饮方酣，妓素不识字，忽援笔书一绝句曰：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卷帘看。掷于一友之前。是人观讫，遽变色仆地。妓亦仆地，顷之妓苏而是人不苏矣。后遍问所亲，迄不知其故。

【译文】

益都人朱天门说：甲子年夏天，他与几位朋友夜集明湖边，召来歌妓劝酒。酒酣的时候，素不识字的歌妓忽然拿起笔来写了一首绝句：“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卷帘看。”写罢，将诗掷在了一位朋友面前。这位朋友看完，

顿时面无人色，仆倒在地。歌妓也仆倒地上。过了片刻，歌妓苏醒过来，而这位朋友却一直没有苏醒。后来问遍了他的亲朋好友，始终没人知道其中的缘故。

【原文】

癸巳甲午间，有扶乩者，自正定来。不谈休咎，惟作书画。颇疑其伪托。然见其为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长卷，及醉钟馗像，笔墨皆不俗。又见赠董曲江一联曰：黄金结客心犹热，白首还乡梦更游。亦酷肖曲江之为人。

【译文】

乾隆三十八、九年间，有位扶乩的从正定县来。他不谈吉凶，只作书画。我很怀疑他是假借书画另有所图，但看他为曹慕堂画的一轴着色山水画和醉后的钟馗的像，笔墨皆高洁脱俗。另外看见他赠给董曲江一副对联——“黄金结客心犹热，白首还乡梦更游。”对联也把董曲江的为人描写得淋漓尽致。

【原文】

佃户二曹，妇悍甚，动辄诃詈风雨，诟詈鬼神。邻乡里闾，一语不合，即揎袖露臂，携二捣衣杵，奋呼跳掷如虬虎。一日，乘阴雨出窃麦，忽风雷大作，巨雹如鹅卵，已中伤仆地。忽风卷一五斗栲栳，堕其前，顶之得不死。岂天亦畏其横欤。或曰：是虽暴戾，而善事其姑。每与人计，姑叱之辄弭伏。姑批前颊，亦跪而受。然则遇难不死有由矣。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岂不然乎？

【译文】

佃户曹二的妻子很是凶暴蛮横，动不动就厉声斥责风雨，辱骂鬼神。邻里之间，一句话不合，就卷起袖子露出手臂，拿着两根捣衣棒，奋力呼喊，上下跳跃，像咆哮怒吼的老虎。一天，她乘着阴雨出来偷窃麦子，忽然风雷大作，巨大的冰雹像鹅蛋，不一会，她已经受伤仆倒地上。忽然间大风卷起一个可以盛五斗的笆斗掉落在她的面前，就靠顶着它得以不被冰雹砸死。难道天也怕她的蛮横吗？有的说：“她虽然凶暴乖张，而善于服事她的婆婆。每次同人争斗，婆婆喝叱她，就驯服收敛了；婆婆打她耳光，她也跪而忍受。这样说起来，她遇难不死，是有原因的了。孔子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难道不是这样吗？

【原文】

癸亥夏，高川之北堕一龙，里人多目睹之。姚安公命驾往视，则已乘风雨去。其蜿蜒攫岭之迹，蹂躏禾稼二亩许，尚分明可见。龙神物也，何以致堕？或曰：是行雨有误，天所谪也。按世称龙能致雨，而宋儒谓雨为天地之气，不由于龙。余谓礼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故公羊传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云。是宋儒之说所本也。易文言传称云从龙，故董仲舒祈雨法，召以土

龙，此世俗之说所本也。大抵有天雨，有龙雨。油油而云，潇潇而雨者，天雨也。疾风震雷，不久而过者，龙雨也。观触犯龙潭者，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速合乎？洗昧答诵梵咒者，亦立致风雨，天地之气，能如是之刻期乎？故必两义兼陈，其理始备。必规规然胶执一说，毋乃不通其变欤。

【译文】

癸亥年夏天，高川的北面堕落了一条龙，村里多有目睹的人。先父姚安公命人驾车前往观看，但到达现场时，龙已经乘着风雨飞走了。龙的蜿蜒攫拿痕迹，毁坏了大约二亩庄稼，还看得十分清楚。龙本是神物，何至于要堕地呢？有人说：“这是行雨发生错误，被天谪罚下来的。”按照世人的传说，龙能行雨；但宋儒认为雨是天地之气，不是由龙造成的。我认为礼经上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才有《公羊传》所谓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到一个早晨就会使雨降天下的，只有泰山之云。这是宋儒之说的来源。《易·文言传》称“云从龙”，才有董仲舒的祈雨法，召请土龙行雨。这是世俗之说的来源。大抵有天雨和龙雨两种：油油而云，潇潇而雨的，是天雨；疾风震雷，来去匆匆的，是龙雨。根据触动龙潭，立致风雨来看，可见是有龙雨；不然的话，天地之气能交合得如此迅速吗？根据洗瘴答诵梵咒，也能立致风雨来看，又可见是有龙雨；否则的话，天地之气能交合得这样准时准刻吗？因此，必须兼述天雨和龙雨这两层雨义，有关雨的道理才能完备。倘若必定偏执一说，岂不是太不通变化之理了吗？

【原文】

里人王驴耕于野，倦而枕块以卧。忽见肩舆从西来，仆马甚众，舆中坐者先叔父仪南公也。怪公方卧疾，何以出行？急近前起居，公与语良久，乃向东北去。归而闻公已逝矣。计所见仆马，正符所焚纸器之数。仆人沈崇贵之妻，亲闻驴言之。后月余，驴亦病卒。知白昼遇鬼，终为衰气矣。

【译文】

村里的王驴在田里耕作，累了便枕着土块躺下来。忽然，他看见一顶轿子从西面来，后面随着的仆从车马很多；轿里面坐着的是我的先叔父仪南公。他奇怪仪南公正卧病在床，怎么出来了？便急忙到跟前去问安。仪南公和他说了好一会儿话，便往东北方向去了。王驴回来，听说仪南公已去世了。他在地里所见仪南公的仆从车马，与所烧的纸人纸马数正相符。仆人沈崇贵的妻子，亲耳听王驴讲了上述事。一个多月后，王驴也病故了。可知大白天见鬼，是因为气血衰竭了。

【原文】

余第三女，许婚戈仙舟太仆子。年十岁，以庚戌夏至卒。先一日病已革。时

余以执事在方泽。女忽自语曰：今日初八，吾当明日辰刻去，犹及见吾父也。问何以知之，瞑目不言。余初九日礼成归邸，果及见其卒。卒时壁挂洋钟，恰昂然鸣八声。是亦异矣。

【译文】

我的三女儿年幼便许配给太仆戈仙舟的儿子为妻，可惜的是，她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夏至那天，她得病死了。记得她临死前一天，她的病已经严重得快要不行了。当时我因公事在方泽出差。女儿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今天初八，我将在明天辰刻走，还来得及见上父亲一面。”问她怎么知道，她闭口不说。我在初九那天祭礼之后回家，果然没错过见她一面。她死时，墙上挂的洋钟恰好当当地敲打了八下。这真是怪极了。

【原文】

膳夫杨珩，粗知文字。随姚安公在滇时，忽梦二鬼持臯票来拘，标名曰杨珩。义争曰：我名杨义，不名杨珩，尔定误拘。二鬼皆曰：字上尚有一点，是省笔义字。义又争曰：从未见义字如此写，当仍是珩字，误滴一墨点。二鬼不能强而去。同寝者闻其呓语，殊甚了了。俄姚安公终养归。义随至平彝，又梦二鬼持票来，乃明明楷书杨义字。义仍不服曰：我已北归，当属直隶城隍。尔云南城隍，何得拘我。喧诟良久，同寝者呼之乃醒。白云：二鬼甚愤，似必不相舍。次日行至滇南胜境坊下，果马蹶堕地卒。

【译文】

厨子杨癭，粗略地知道文字，跟随姚安公在云南时，忽然梦见两个鬼拿了朱笔写的传票来拘捕，票上写的名字是“杨义”。杨癭争辩说：“我名叫杨癭，不叫杨义，你一定是错抓了。”二鬼都说：“癭字上还有一点，是省笔的癭字。”杨癭又争辩说：“从来没有见到癭字这样写法，应当仍是癭字，错滴了一滴墨点。”二鬼不能勉强他而去。同睡的人听到他的梦话，很是清楚。不久，姚安公辞官归家奉养父母，杨癭跟随到了平彝，又梦见二鬼拿了票来，上面竟明明白白用楷书写着“杨癭”的字样。杨癭仍旧不服说：“我已经回到北方，应当属于直隶城隍管辖；你们是云南城隍所派，怎么能拘捕我？”喧嚷辱骂了很久，同睡的人呼唤他才醒。杨说二鬼很是气愤，好像誓不罢休的样子。第二天，走到滇南胜境坊下，杨癭果然因马颠仆而坠落地上摔死了。

【原文】

余在乌鲁木齐，畜数犬。辛卯赐环东归，一黑犬曰四儿，恋恋随行，挥之不去，竟同至京师。途中守行篋甚严，非余至前，虽僮仆不能取一物。稍近，辄人立怒啮。

一日，过辟展七达坂，（达坂译言山岭，凡七重，曲折陡峻，称为天险）。车四辆，半在岭北，半在岭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独卧岭巅，左右望而护视之，见人影辄驰视。余为赋诗二首曰：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纪其实也。至京岁余，一夕，中毒死。或曰奴辈病其司夜严，故以计杀之，而托词于盗。想当然矣。余收葬其骨，欲为起冢，题曰义犬四儿墓。而琢石象出塞四奴之形，跪其墓前，各镌姓名于胸臆。曰赵长明，曰于禄，曰刘成功，曰齐来旺。或曰：以此四奴置犬旁，恐犬不屑。余乃止。仅题额诸奴所居室，曰师犬堂而已。初翟孝廉赠余此犬时，先一夕梦故仆宋遇叩首曰：念主人从军万里，今来服役。次日得是犬，了然知为遇转生也。然遇在时，阴险狡黠，为诸仆魁。何以作犬反忠荃，岂自知以恶业堕落，悔而从善欤？亦可谓善补过矣。

【译文】

我在乌鲁木齐时，养了几只狗。辛卯年离开乌鲁木齐东归，一只名叫四儿的黑狗，恋恋不舍地跟随队伍前行，驱赶也不回去，竟随同队伍到达京城。途中，四儿守护行装箱物非常严格，不是我亲自上前，就是僮仆也不能取出一物。稍微靠近，它就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怒咬。一天，经过辟展的七达坂，这是一个七重曲折，非常陡峻的险要地带。四辆车子，一半在岭北，一半在岭南，天已漆黑，不能全部过岭集中一处。四儿于是就卧在岭巅，左右翘望，双方监护，一见人影就奔驰察视。我曾为四儿赋诗二首：“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守东行数辆车。”“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记录了四儿的实际情况。到达京城一年多后，一天晚上，四儿中毒死去。有人说：“家奴们嫌它守夜太严，因此用计把它杀死，而推说是盗贼毒死的。”这不过是一种主观推断罢了。我收葬了四儿的尸骨，打算为它起个坟，题字“义犬四儿墓”；然后再雕琢成随我出塞的四个家奴的石像，跪在四儿墓前，各在胸部刻上他们的姓名，依次叫赵长明、于禄、刘成功、齐来旺。有人说：“将这四个家奴安置在四儿墓旁，恐怕四儿是不愿接受的。”于是，我就终止了这一打算，仅在家奴们的住室上题写了“师犬堂”三字。当初翟孝廉赠送我四儿时的前一天夜晚，我梦见已故的仆人宋遇向我叩头说：“我思念主人从军万里，现在前来服役。”第二天，得到四儿，因此清楚地知道这是宋遇转生。然而，宋遇生前阴险狡黠，是群仆的罪魁祸首，为何作狗以后反而忠心耿耿起来了呢？难道是他自知恶业堕落，悔而从善吗？若是这样，也可谓是以善补过了。

【原文】

神能化形，故狐之通灵者，可往来于一隙之中。然特自化其形耳。宋蒙泉言，其家一仆妇，为狐所媚，夜辄褫衣无寸缕，自窗棧舁出。置于廊下，共相戏狎。其夫露刃迫之，则门键不可启。或掩扉以待，亦自能坚闭，仅于窗内怒詈而已。一日，阴藏鸟铳，将隔窗击之。临期蛾铳不可得。次日，乃见在钱柜中。铳长近五尺，而柜口仅尺余，不知何以得入。是并能化他形矣。宋儒动言格物，如此之类，又岂可以理推乎？姚安公尝言狐居墟墓，而幻化室庐，人视之如真。但不知狐自视如何耳。狐具毛革，而幻化粉黛，人视之如真，不知狐自视又如何。不知此狐所幻化，彼狐视之，更当如何。此真无从而推究也。

【译文】

神能变化形状，所以狐狸通灵的，能通过一条小缝隙来来往往。但是它只能变化自己的形体。宋蒙泉说，他家里有个女仆，被狐狸媚惑，一到夜里便被狐狸脱得一丝不挂，从窗棧间抬出去放在廊下，一起来猥亵戏弄。女仆的丈夫持刀向外冲，但门被插死打不开。有时他把门虚掩着等着，那门却自动关得死死的。气得他只能在屋里怒骂。有一天，他偷偷地藏了一支火枪，打算隔着窗户射击。到时候枪却找不到了。第二天，却发现火枪在钱柜里。火枪长近五尺，柜口只有一尺多，不知是怎么放进去的。这就是说，狐狸还能变化它自身以外的人或物的形状。宋儒动不动就说：穷究事物的原理，像这类事又怎能以理来推测呢？姚安公曾说，狐狸住在坟墓中，却幻化为屋宇的模样，人看着像真的一样，不知它自己看是什么样子。狐狸披着皮毛，幻化为美女之后，人见了像真的一样，不知它自己看了是什么样子？不知这个狐狸幻化之后，另外的狐狸看来又是个什么样子？这真是没法推究的事。

【原文】

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言，此地初定时，尝巡睥至南山深处。（乌鲁木齐在天山北，故呼曰南山。）日色薄暮，似见隔涧有人影，疑为玛哈沁，（额鲁特语谓劫盗曰玛哈沁，营伍中袭其故名。）伏丛莽中密侦之。见一人戎装坐磐石上，数卒侍立，貌皆狰狞。其语稍远不可辨。惟见指挥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并姣丽白皙，所衣皆缁绀，各反缚其手，酹觥挽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号呼凄惨，声彻林谷。鞭讫径去。六女战兢跪送，望不见影，乃呜咽归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涧深崖陡，无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攒射对崖一树。有两矢著树上，用以为识。明日迂回数十里，寻至其处，则洞口尘封。秉炬而入，曲折约深四丈许，绝无行迹。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生平所见奇事，此为第一。考

太平广记载，老僧见天人追捕飞天野叉事。夜叉正是一好女，蔡所见似亦其类欤。

【译文】

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说，该地区刚刚安定时，他曾巡查到南山深处。当时夕阳西下，看见山涧对面好象有人走来走去，以为是劫盗，便躲在灌木丛中观察。只见有一个人身穿军装坐在磐石上，几个士卒侍立一旁，面目都很狰狞可怕。因隔得远听不清说话声，只见坐着的人指挥一个士卒从石洞里叫出六个女子。这些女子一个个皮肤白皙、容貌娇丽，都穿着绸缎衣，都被反绑着两手，抖抖地低头跪着。她们一个个被带到坐者面前，被剥下裤子按倒在地，一顿鞭打后，流血不止，凄惨呼叫，响彻云霄。打完后，那人便走了。这六个女人战战兢兢地跪在原地不敢动，直到望不见那人的影子，这才呜咽着回到洞里。涧对岸离这边只有一箭之遥，但涧深崖陡，无路可通。当时把总命令几个弓力强的士兵集中目标射对岸的一棵树。却只有两支箭射中，作为标记。第二天迂回盘旋了几十里找到那儿，洞口却坐封不开。于是，点了火把进洞，曲曲折折走了约有四丈多，却丝毫没有发现人的踪迹。不知昨天遇见了什么神，鞭打的是什么物。我一生中见过的，这算是第一件怪事。据《太平广记》记载，一个老僧看见天人追捕飞天夜叉，夜叉正是一个美女，蔡把总所见的莫非是夜叉一类的东西？

【原文】

六畜充庖，常理也。然杀之过当，则为恶业。非所应杀之人而杀之，亦能报冤。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言，吉木萨游击遣奴入山，寻雪莲，迷不得归。一夜梦奴浴血来，曰：在某山遇玛哈沁为齋食，残骸犹在桥南第几松树下。乞往迹之。游击遣军校寻至树下，果血污狼藉。然视之皆羊骨。盖围卒共盗一官羊，杀于是也。犹疑奴或死他所。越两日，奴得遇猎者引归。始知羊假奴之魂，以发围卒之罪耳。

【译文】

六畜供作食用，这是常理。但是杀过了头，就成为罪恶冤孽。不是应该杀的人而去杀它，它也会报冤的。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说：吉木萨游击派遣奴仆入山寻找雪莲，迷路不得回来。一天夜里，梦见奴仆满身是血而来说：“在某山碰到玛哈沁，被碎割吃掉了，剩余的骸骨还在桥南第几棵松树下面，恳求前往追寻。”游击派遣下属军官寻到树下，果然血污狼藉，但是看去都是羊骨。原来放牧的士兵共同偷盗了一只官府饲养的羊，在这里杀掉了。人们还疑心奴仆或者死在别的处所。过了两天，奴仆靠着打猎的引路归来，方才知道是羊借奴仆之魂，用来揭发放牧士兵的罪过罢了。

【原文】

李媪，青县人。乾隆丁巳戊午间，在余家司灶言其乡有农家，居邻古墓。所畜二牛，时登墓蹂践。夜梦有人诃责之。乡愚粗戆置弗省。俄而家中怪大作，夜见二物，其巨如牛，蹴踏跳掷，院中盎瓮皆破碎。如是数夕。至移碌碡于房上，砰然滚落，火焰飞腾，击捣衣砧为数段。农家恨甚，乃多借鸟铳。待其至，合手击之。两怪并应声踣。农家大喜，急秉火出现，乃所畜二牛也。自是怪不复作，家亦渐落。凭其牛以为妖，俾自杀之。可谓巧于播弄矣。要亦乘其犷悍之气，故得以假手也。

【译文】

李媪，青县人。乾隆丁巳、戊午年间，在我家做厨师。她说她的家乡有户农民，住宅邻近古墓。家中养有两头牛，时常登上古墓蹂践。夜间，农民梦见有人就这件事情对他进行斥责。他是乡村老粗，愚昧无知，没有放在心上。不久，家中接连出现怪事。每天夜晚，就会看见两个怪物，如同牛一般大，跑跳践踏，院中的坛罐家什，全被破碎干净。这样过了几夜，又出现了搬移碌碡上房的怪事。碌碡上房后，又砰的一声滚落下来，砸在捣衣砧上，金星四射，火焰飞腾，把捣衣砧裂为数段。农家非常恼恨，借了许多鸟枪，等怪物一出现，共同开火。两个怪物应声倒地，农家大喜，急忙持火出来观看，原来是打死了自家的两头牛。此后再没出现怪事，不过农家家境也逐渐衰落起来。依凭着他家的牛兴妖作怪，让他自己杀自己家的牛，这可谓是巧于播弄了；不过那也是靠着牛的犷悍之气，所以才得以假手的。

【原文】

献县城东双塔村，有两老僧共一庵。一夕，有两老道士叩门借宿。僧初不允，道士曰：释道虽两教，出家则一。师何所见之不广。僧乃留之。次日至晚，门不启。呼亦不应。邻人越墙入视，则四人皆不见，而僧房一物不失。道士行囊中藏数十金，亦具在。皆大骇，以闻于官。邑令粟公千钟来验。一牧童言村南十余里外，枯井中似有死人。驰往视之，则四尸重叠在焉。然皆无伤。粟公曰：一物不失，则非盗。年皆衰老，则非奸。邂逅留宿，则非仇。身无寸伤，则非杀。四人何以同死？四尸何以并移？门扃不启，何以能出？距井螳远，何以能至？事出情理之外。吾能鞠人，不能鞠鬼。人无可鞠，惟当以疑案结耳。径申上官。上官亦无可驳诘，竟从所议。应山明公晟，健令也。尝曰：吾至献，即闻是案。思之数年，不能解。遇此等事，当以不解解之。一作聪明，则决裂百出矣。人言粟公愤愤，吾正服其愤愤也。

【译文】

献县城东的双塔村，有两个和尚共在一个庙里。一天晚上，有两个老道敲门

借宿。和尚起初不同意，道士说：“释、道虽是两个教派，但同样都是出家人，师父的见识怎么这么短浅？”和尚这才留他们住。第二天，一直到晚上庙门也没有开，叫也叫不应。邻居爬墙进去，四个人都不见了。和尚屋里的东西一样不缺，道士的行囊中有几十两银子，也都在。大家大惊，报了官。县令栗千钟来查验，一个牧童说村南十多里外的枯井里好像有死人。栗千钟赶去一看，则四具尸体重叠在井中，尸体上都没有伤。栗公说：“一件东西也没丢，不能是盗杀；四人都已衰老，则不能是奸杀；碰巧相遇留宿，也不能是仇杀；身上一点伤也没有，就不是杀死的。四个人为什么一块死了？四具尸体怎么都在这儿？门插着没开，怎么能出来？离井这么远，怎么能到了这儿？这件事出乎情理之外，我能审理人，不能审理鬼。没有人可审，就得作为疑案结案了。”于是报告了上司，上司也提不出什么来，竟批准了栗县令的意见。应山人明晟是位很能干的县令，他曾说：“我到了献县，就听说了这个案子，思考了好几年还没有解开这个谜。遇到了这种事，只能不了了之。一旦自作聪明乱猜测，就来了麻烦了。人们说栗公糊里糊涂，我还真佩服他的糊里糊涂。”

【原文】

《左传》言：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小奴玉保，乌鲁木齐流人子也。初隶特纳格尔军屯。尝入谷追亡羊，见大蛇巨如柱，盘于高岗之顶，向日晒鳞。周身五色烂然，如堆锦绣。顶一角，长尺许。有群雉飞过，张口吸之，相距四五丈，皆翩然而落，如矢投壶。心知羊为所吞矣，乘其未见，循涧逃归，恐怖几失魂魄。军吏邬图麟因言此蛇至毒，而其角能解毒，即所谓吸毒石也。见此蛇者，携雄黄数斤，于上风烧之，即委顿不能动。取其角，锯为块，痈疽初起时，以一块著疮顶，即如磁吸铁，相粘不可脱。待毒气吸出，乃自落。置人乳中，浸出其毒，仍可再用。毒轻者乳变绿，稍重者亦青黯，极重者变黑紫。乳变黑紫者，吸四五次乃可尽，余一二次愈矣。余记从兄懋园家有吸毒石，治痈疽颇验。其质非木非石，至是乃知为蛇角矣。

【译文】

据《左传》记载：“深山老林，低湿草泽之中，一般是龙蛇生长之地。”小奴玉保是乌鲁木齐流人的儿子，起初隶属于特纳格尔军屯。他曾因追寻丢失的牛而跑到了山谷中，看见一条有房柱子那么粗的蛇，盘在高岗顶上，向着太阳晒身上的皮鳞。那蛇全身金光闪闪，五颜六色，好象堆满了锦绣，很是好看。蛇的头顶上长了一个角，有一尺左右长。忽然，一群野鸡飞过，大蛇张嘴一吸，虽然相距四五丈远，那野鸡却轻飘飘落了下来，象往壶中注水一样准确无误地进了蛇口。这一幕小奴直看得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喘，乘蛇没看见自己，沿着山涧逃了回来，吓得差点丢

了魂。军吏邬图麟说这条蛇最毒，但它头上的角能解毒，这叫吸毒石。见了这种蛇，可用几斤雄黄在蛇的上风头烧，蛇一闻到气味就浑身酥软不能动弹了。于是取来它的角，锯成一块块的，在痈疮刚发时，贴一块在疮顶上，它就象磁铁吸铁一样粘住不掉。等把毒气吸出来时，它自己便掉下来了。把它放在人奶中，浸出里面的毒，还可以再用。毒轻一点的，奶便变成绿色，重一点的便变成青色，最重的则变为紫色。奶变成紫色的，吸四五次才能把毒吸干净，其它的吸一两次就行。我记得堂兄懋园家里有吸毒石，治疗痈疽很有效。它的质地既非木头，也非石头。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蛇角。

【原文】

正乙真人能作催生符，人家多有之。此非祷雨驱妖，何与真人事？殊不可解。或曰：道书载有二鬼，一曰语忘，一曰敬遗，能使人难产。知其名而书之纸，则去。符或制此二鬼欤？夫四海内外，登产蓐者，殆恒河沙数。其天下祇此语忘敬遗二鬼耶？抑一处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其名皆曰语忘敬遗也？如天下止此二鬼，将周游奔走而为厉，鬼何其劳。如一处各有二鬼、一家各有二鬼，则生育之时少，不生育之时多，扰扰千百亿万，鬼无所事事，静待人生育而为厉，鬼又何其冗闲无用乎？或曰：难产之故多端，语忘敬遗其一也。不能必其为语忘敬遗，亦不能必其非语忘敬遗，故召将试勘焉。是亦一解矣。第以万一或然之事，而日日召将试勘，将至而有鬼，将驱之矣。将至而非鬼，将且空返，不渎神矣乎？即神不嫌渎，而一符一将，是炼无数之将，使待幽王之烽火。上帝且以真人一符，增置一神，如诸符共一将，则此将虽千手千目，亦疲于奔命。上帝且以真人诸符，特设以无量化身之神，供捕风捉影之役矣，能乎不能？然赵鹿泉前辈有一符，传自明代。曰：高行真人，精炼刚气之所画也。试之，其验如响。鹿泉非妄语者，是则吾无以测之矣。

【译文】

正乙真人能够作催生符，人家中大多有这符。这不是求雨驱妖，同真人有什么关系？这事情实在不可理解。有的说：“道书记载有两个鬼：一个叫语忘，一个叫敬遗，能够使人难产。知道它的名字而写在纸上，它就离去了。符或者是制服这两个鬼的吧？”

要知道在四海内外，登上临产的褥垫的，几乎像恒河里的沙，难以计算，那天下只有这语忘、敬遗两个鬼吗？或者是一处各有两个鬼，一家各有两个鬼，它的名字都叫语忘、敬遗呢？如果天下只有这两个鬼，它们将要到处游历奔走而兴灾祸，那是何等的劳苦？如果一处各有两个鬼，一家各有两个鬼，那么生育的时候少，不生育的时候多，纷纷乱乱地千百亿万个鬼，无所事事，静静地等待人的生育而兴

灾祸，鬼又何等的闲散无用呢？

有的说：“难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语忘、敬遗是其中之一。不能肯定它是语忘、敬遗，也不能肯定它不是语忘、敬遗，所以要召唤神将试行勘查。”这也是一种解释了。只是以万一有可能的事情，而天天召唤神将试行勘查，神将来了而有鬼，神将就驱赶了它；神将来了而不是鬼，神将就要徒劳往返，不是亵渎神灵了吗？即使神不嫌亵渎，而一道符 一员神将，这是要炼出无数的神将，使之等待如周幽王不时发出报警的烽火似的召请；上帝将要因为真人的一道符 ，增设一员神将。如果诸多的符 ，共一员神将，那么这员神将即使有千手千眼，也疲于奔命；上帝将要因为真人诸多的符 ，特地设置无数化身的神，供捕风捉影的差事了，能还是不能？但是赵鹿泉前辈有一道符 ，是从明代传下来的，说是品行高洁的真人精炼刚气所画，试了一下，它的灵验如同声音的回响。鹿泉不是不负责任乱说的人，这道符何以灵验我就无从推测了。

【原文】

俗传张真人厮役皆鬼神。尝与客对谈，司茶者雷神也。客不敬，归而震霆随之，几不免。此齐东语也。忆一日，与余同陪祀。将入而遗其朝珠，向余借。余戏曰：雷部鬼律令行最疾，何不遣取。真人为之赧然。然余在福州使院时，老仆魏成，夜夜为祟扰。一夜乘醉怒叱曰：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应声而寂。然则狐鬼亦习闻是语也。

【译文】

俗传张真人的厮役都是鬼神。他曾与客人谈话，上茶的是雷神。客人对他态度不恭敬，回去的途中震雷就尾随身后，几乎丧命。这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罢了。记得有一天，张真人和我共同陪祀，将入门时，他遗忘了朝珠，向我借。我开玩笑说：“雷部的鬼律令行最快，何不派他们去取呢？”张真人朝我一笑。然而，我在福建做提督学政的时候，老仆人魏成每夜总是受邪魅祟扰。一天夜晚，他乘着酒醉怒叱说：“我的主人一向与张天师友善，明天寄一封书信去，雷部立刻就到。”话一说完，从此也就寂静安宁了。这么看来，鬼狐也很熟悉民间对张真人的传闻了。

【原文】

奴子王廷佐，夜自沧州乘马归。至常家砖河，马忽辟易。黑暗中见大树阻去路，素所未有也。勒马旁过，此树四面旋转，当其前盘绕。数刻马渐疲，人亦渐迷。俄所识木工国姓韩姓，从东来。见廷佐痴立，怪之。廷佐指以告。时二人已醉，齐呼曰：佛殿少一梁，正觅大树。今幸而得此，不可失也。各持斧锯奔赴之。树倏化

旋风去。阴符经曰：禽之制在气。木妖畏匠人，正如狐怪畏猎户。积威所劫，其气焰足以慑伏之。不必其力之相胜也。

【译文】

奴仆王廷佐在夜里骑马从沧州回来，走到常家砖河，马忽然惊恐不前。黑暗中看见一棵大树阻在面前；这条路上以前并没有大树。王廷佐勒马从旁边过，这棵树却四面转着，在他面前绕来绕去。这么转了几刻钟，马渐渐疲惫了，人也渐渐迷了路。过了一会儿，他所认识的姓国、姓韩的两个木工从东面走来。他们看见王廷佐傻站着，很觉奇怪。王廷佐指点着大树说了原委。这两人已经喝醉，便齐声叫道：“佛殿少一根大梁，正在找大树。今天幸亏找到这一棵，不能失去了。”两人手持斧锯奔过来，树突然化为一阵旋风跑了。《阴符经》说：“制服敌人在于气势。木妖怕木匠，正如狐怪怕猎户，在积威的压迫之下，以气势足以慑伏对方，而不必以力治服对方。”

【原文】

宁津苏子庾言，丁卯夏，张氏姑妇同刈麦。甫收拾成聚，有大旋风从西来，吹之四散。妇怒，以镰掷之，洒血数滴渍地上。方共检寻所失，妇倚树忽似昏醉，魂为人缚至一神祠。神怒叱曰：悍妇乃敢伤我吏！速受杖。妇性素刚，抗声曰：贫家种麦数亩，资以活命。烈日中妇姑辛苦，刈甫毕，乃为怪风吹散。谓是邪祟，故以镰掷之。不虞伤大王使者。且使者来往，自有官路，何以横经民田，败人麦？以此受杖，实所不甘。神癡首曰：其词直，可遣去。妇苏而旋风复至，仍卷其麦为一处。说是事时，吴桥王仁趾曰：此不知为何神？不曲庇其私昵，谓之正直可矣。先听肤受之诉，使妇几受刑，谓之聪明，则未也。景州戈荔田曰：妇诉其冤，神即能鉴，是亦聪明矣。倘诉者哀哀，听者愤愤，君更谓之何？子庾曰：仁趾责人无已时。荔田言是。

【译文】

宁津苏子庾说：丁卯年夏天，张氏婆媳一起割麦。刚收拾拢来，有大的旋风从西方来，把麦子吹得四处飘散。媳妇恼怒，把镰刀掷去，只见风过处洒了几滴血沾染在地上。两人正在一起寻找拾取所散失的麦子，媳妇忽然靠在树上昏昏地像酒醉一样，觉得自己的魂被人缚住到了一个神祠。那神愤怒地喝叱说：“泼妇！竟敢伤我的小吏，快来接受鞭打。”媳妇性格向来刚强，抗议说：“穷人家种几亩麦，赖以活命。烈日之中婆媳辛苦割麦，刚刚完毕，竟被怪风吹散。以为是作祟害人的鬼怪，所以用镰刀掷它，没有想到是伤了大王的使者。而且使者来往，自有官路可走，为什么横着经过民田，糟蹋人家的麦子？如果我为了这个受鞭打，实是心所不

甘。”神低着头说：“她的言词正直，可以遣送回去。”媳妇苏醒，而旋风又吹过，仍旧把她们的麦子卷在一起。

说这件事时，吴桥王仁趾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神，不曲意庇护他的私人，可以说他是正直的了；先听浮泛不实的诉说，使媳妇差一点受刑，说他聪明就未必了。”景州戈荔田说：“媳妇诉说她的冤情，神就能够审察，这也算聪明了。倘使诉说的人一味哀求，听的人昏愤糊涂，您更说他是什么呢？”子庾说：“仁趾对人苛求没有个完，荔田的话是对的。”

【原文】

四川藩司张公宝南，先祖母从弟也。其太夫人喜鳖。一日庖人得巨鳖，甫断其首，有小人长四五寸，自颈突出，绕鳖而走。庖人大骇仆地，众救之苏，小人已不知所往。及剖鳖，乃仍在鳖腹中，已死矣。先祖母曾取视之。先母时尚幼，亦在旁目睹。装饰如职贡图中回回状。帽黄色，褶蓝色，带红色，靴黑色，皆纹理分明如绘。面目手足，亦皆如刻画。馆师岑生识之，曰：“此名鳖宝，生得之，剖臂纳肉中，则啖人血以生。人臂有此宝，则地中金银珠玉之类，隔土皆可见。血尽而死，子孙又剖臂纳之，可以世世富。庖人闻之，大懊悔。每一念及，辄自批其颊。外祖母曹太夫人曰：据岑师所云，是以命博财也。人肯以命博，则其计多矣，何必剖臂养鳖。庖人终不悟，竟自恨而卒。

【译文】

四川布政使张宝南先生是先祖母的堂弟。他的夫人爱吃鳖羹。有一天，厨子买了一只大鳖，刚砍掉鳖的头，便有一个长四五寸的小人从鳖的脖腔里蹦出来，绕着鳖跑来跑去。厨子吓得昏倒在地。大家把他救醒，小人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等剖开鳖腹，发现小人在里面，已经死了。先祖母曾拿过小人一看，先母当时还小，也在一旁观看。小人的装饰象职员图里的回回：帽子是黄色的，夹袍是蓝色的，腰带是红色的，靴子是黑色的，衣着纹理分明，象画的一样，脸面手脚却象雕刻的一样。馆师岑某认识这个人，他说：“这种小人叫鳖宝，如果能活捉它，剖开人的胳膊放在肉里，它就能靠喝人血为生。人的胳膊里有这种宝物，那么地里的金银珠宝之类，隔着土便能看见了。人被它喝光了血就死了，子孙又可以割开胳膊把它放进去，这样，就可以世代享用无穷而富裕了。”厨子听了极为懊悔。每当想到这事，就打自己的嘴巴。外祖母曹太夫人说：“据岑馆师说，这是以命换财。人既然愿意用命去拼，那发财的道儿就多了，何必割开胳膊来养鳖？”厨子始终懊恼不已，竟抑郁而死。

【原文】

孤树上人，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祯末，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斋公，尝赠以诗。一夜灯下诵经，窗外癯癯有声，似人来往。呵问为谁。朗应曰：身是野狐，为听经来此。问某刹法筵最盛，何不往听。曰：渠是有人处诵经，师是无人处诵经也。后为厚斋公述之。厚斋公曰：师以此语告我，亦是有人处诵经矣。孤树恍然者久之。

【译文】

孤树上人，不知道来历，也不知道姓名。明朝崇祯末年，住在景城的破寺中。先高祖厚斋公，曾经向他赠送诗篇。一天夜晚，孤树上人正在灯下诵经，闻听窗外声响，好似有人走动。他呵问是谁。窗外高声回答：“我是野狐，为了听经来到这里。”孤树上人问：“某寺法筵最兴盛，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听呢？”窗外说：“那里是在有人处诵经，大师是在无人处诵经啊！”后来孤树上人向厚斋公讲叙这件事情，厚斋公说：“大师把这件事讲给我听，也成为在有人处诵经了。”孤树上人好半天都流露出一副怅然失意的神情。

【原文】

李太白梦笔生花，特睡乡幻景耳。福建陆路提督马负公书，性耽翰墨，稍暇即临池。一日所用巨笔悬架上，忽吐焰。光长数尺，自毫端倒注于地。复逆卷而上，蓬蓬然逾刻乃敛。署中弁卒皆见之。马公画为小照，余尝为题诗。然马公竟卒于官，则亦妖而非瑞矣。

【译文】

李白梦见笔上开了花，不过是睡梦中的幻景。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先生酷爱书法，有功夫就书写。有一天，他所用的大笔悬在笔架上，忽然吐出光焰来，达数尺之长。光焰从笔毫倒垂向地上，又反卷而上，光芒蓬蓬地，亮了一刻多钟才消失了。衙门里的役卒们都看见了。马公将当时情景画了一幅小照，我还给他题了诗。马公后来竟死在任上。可见他所见的是妖而不是祥瑞。

【原文】

史少司马抑堂，相国文靖公次子也。家居时，忽无故眩瞽，觉魂出门外。有人掖之登肩舆，行数里矣。复有肩舆，自后追至，疾呼。且往视之，则文靖公也。抑堂下舆叩谒。文靖公语之曰：尔尚有子孙未出世，此时可前往。挥舁者送归。霍然而醒。时年七十四。次年举一子。越两年又举一子。果如文靖公之言。此抑堂七十八岁时，至京师亲为余言。

【译文】

兵部侍郎史抑堂，是相国文靖公的次子。在家里闲住时，忽然无缘无故头昏眼花，感觉魂灵出窍到了门外，有人扶着他登上轿子，行走几里路后，又有轿子从后面追来，大叫且住。停下一看，则是文靖公。抑堂下轿拜见，文靖公对他说道：“你还有子孙没有出世，这时候怎么可以前往？”挥手命抬轿的送他回来。抑堂霍然而醒，这一年他已七十四岁。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儿子，果然如文靖公所说的那样。这是抑堂七十八岁时到京城，亲口对我说的。

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原文】

乌什回部将叛时，城西有高阜，云其始祖墓也。每日将暮，辄见巨人立墓上，面阔逾一尺，翘首向东，若有所望。叛党殄灭后，乃不复见。或曰是知劫运将临，待收其子孙之魂也。或曰，东望者，示其子孙，有兵自东来，早为备也。或曰，回部为西域，向东者，面内也，示其子孙不可叛也。是皆不可知。其为乌什将灭之妖孽，则无疑也。

【译文】

乌什的回族部落在将要发生叛乱的时候，城西有一个高岗，说是他们始祖的坟墓。每天太阳将要落下时，就能看见有个巨人站在坟墓上，他的脸部有一尺多宽，头向东昂着，好像在望什么。叛乱被镇压之后，巨人就再也没见到了。有的人说是回人始祖知道厄运将到，在等待接收他的子孙的灵魂。有的人说，向东边望是告诉子孙军队将从东边来，要早做准备。有的人说，回部是在西域，面向东方，是面向京城，暗示他的子孙不要叛乱。众说纷纭，不知哪种说法对。但这个巨人是乌什将要灭亡的妖兆，则是无可置疑的。

【原文】

宏恩寺僧明心言，上天竺有老僧，尝入冥，见狰狞鬼卒，驱数千人在一大公外，皆褫衣反缚。有官南面坐，吏执簿唱名，一一选择精粗，揣量肥脊，若屠肆之鬻羊豕。意大怪之，见一吏去官稍远，是旧檀越，因合掌问讯，是悉何人。吏曰：诸天魔众，皆以人为粮。如来运大神力，摄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聚伙叛服不常，皆曰自无始以来，魔众食人，如人食谷。佛能断人食谷，我即不食人。如是哓哓，即彼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沉伦不返，无间地狱，已不能容。乃牒下阎罗，欲移此狱囚，充彼噬，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灵十王共议，以民命所关，无如守令，造福最易，造祸亦深。唯是种种冤愆，多非自作，冥司业镜，罪有攸归。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

吞声泣血。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是以清我泥犁，供其汤鼎。以白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众魔食。故先为差别，然后发遣。其间业稍轻者，一经齑割烹炮，即化为乌有。业重者，抛余残骨，吹以业风，还其本形，再供刀俎。自二三度至千百度不一。业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数度，癯剔燔炙无已时也。僧额手曰：诚不如削发出尘，可无此虑。吏曰：不然。其权可以害人，其力即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此四种人，亦未尝无逍遥莲界者也。语訖忽。僧有侄在一县令署，急驰书促归，劝使改业。此事即僧告其侄，而明心在寺得闻之。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

【译文】

宏恩寺的僧人明心说：上天竺有位老僧，曾前往阴曹地府。见到面目狰狞的鬼卒，驱赶数千鬼囚来在一所大公廨外，都被剥去衣服反捆起来。有位官员面南而坐，属吏手持名册点名，被点名的鬼囚，要一一接受皮肉精粗的检查和身体肥瘦的揣量，就像屠市买卖猪羊一样。老僧心里感到很奇怪，见一个属吏站在离主官稍远一点的地方，是自己过去相识的施主，就向他施礼问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个冥司属吏说：“诸重天界的魔众，都是用人做粮食。如来佛运用巨大神力，摄伏了魔王，使其皈依了五戒，不再杀生吃人。可是魔王的部族繁多，经常叛乱不服，都说自开天辟地以来魔众就是以吃人为生。魔众吃人就像人吃五谷一样天经地义，佛能断绝人吃五谷，我们魔众就不再吃人。这样乱哄哄，即使魔王也管束不了。佛考虑孽海洪波，沉沦在孽海中不能转生的鬼囚越来越多，无间地狱已经不能容纳。于是向阎罗发出文书，打算将这里的狱囚转移过去，供魔众吃；他们腹中有了食物，就可避免荼毒生灵了。十殿阎罗王就此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认为与民命关系重大的人物，没有超过郡守和县令的，他们造起福来最容易，造起祸来也既深又重。只是每种中冤愆大多不是他们自己造成，通过冥司的业镜一照，具体罪过就都各有所归了。其中对民危害最大的是吏、役、官的亲属和官的仆隶四种人。这四种人没有官的责任，却有官的权力。官有的还要自己顾虑到考核成绩，他们却只知道谋取私利，攀龙附凤，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他们的行为，足以使人敲骨出髓，流油滴血，是罪大恶极的。四大洲内，只有这四种恶业最多，所以现在可以趁机清理地狱，将他们清出来去供应汤锅。其中白嫩的，柔脆的，体肥的，供给魔王吃；粗糙体瘦的，供给魔众吃。因此，先要选择一番，作出区别，然后再发遣。这中间罪业稍轻的，一经碎割烹炮，就化为乌有消失了。业重的，将抛馀的残骨，用业风一吹，还会恢复本形，再提供到刀案上；从一二次到千百次不等，

要依据罪业程度。业最重的，一天要无数次化形，反复切割燔灸，永无休止。”老僧听罢，举手加额，庆幸地说：“真不如削发出家，可以免除此患。”冥吏说：“这话是不对的。他们既然有权可以害人，也就有力可以济人。灵山会上，原有宰官；即使这四种人，也未尝没有逍遥于莲界的。”语毕，老僧忽然醒寤。他有一个侄儿当时正在县署听差，于是立即修书督促回家，劝其改业。这件事情是由老僧告诉其侄，而明心在寺中得以听到的。事情虽然很荒诞，似乎是出于寓言；但神道设教，使人知道害怕，也是警告世人的一片苦心。因此，不可视为胡言妄语。

【原文】

沧州瞽者刘君瑞，尝以 索来往余家，言其偶，有林姓者。一日薄暮，有人登门来唤，曰：某官舟泊河干，闻汝善弹词，邀往一试，当有厚贲。即促抱琵琶，牵其竹杖导之往。约四五里，至舟畔。寒温毕，闻主人指挥曰：舟中炎热，坐岸上奏技，吾倚窗听之可也。林利其赏，竭力弹唱。约略近三鼓，指痛喉干，求滴水不可得。侧耳听之，四围男女杂坐，笑语喧嚣，觉不似仕宦家，又觉不似在水次。辍弦欲起，众怒曰：何物盲贼，敢不听使令！众手交捶，痛不可忍，乃哀乞再奏。久之，闻人声渐散，犹不敢息。忽闻耳畔呼曰：林先生何故日尚未出，坐乱冢间演技，取树下早凉耶？矍然惊问，乃其邻人早起贩鬻过此也。知为鬼弄，狼狈而归。林姓素多心计，号曰林鬼，闻者咸笑曰：今日鬼遇鬼也。

【译文】

沧州有位盲人叫刘君瑞，曾经来往于我家吹拉弹唱，说他有一位姓林的伙伴，一天太阳快下山时，有人找上门来说：“有一位官员船停在河岸边，听说你善于说唱弹词，邀请你去试试，而且有重赏。”当即催促他拿起琵琶，拉着他的竹杖就领他走。大约走了四五里，到了船边，寒喧完毕，主人指示说：“船里面很热，你坐到岸上弹唱，我靠着窗户听就够了。”林某竭力想得到赏识，卖力地弹唱。大约快到三更的时候，手指疼痛，喉咙干燥，想求对方给点水喝而没有得到。他侧耳细听，只见四周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笑语喧哗，感觉到好像不是宦官人家，又觉得好像不是在河边。于是他停止演奏想要起来，那些人就愤怒的喊道：“哪个瞎眼贼，敢不听指令！”于是众人对他拳打脚踢，林某疼痛难忍，于是祈求让他重新演奏。过了许久，听到人声渐渐离开，林某还不敢停止。忽然听见有人叫：“林先生为什么在太阳还没出来时就坐在这乱坟堆中演唱，是因为早晨树下凉快么？”林某吃了一惊，原来是他的邻居清早起来出去贩卖路过此地。林某知道被鬼耍弄了，狼狈地回去了。林某平时很有心计，外号叫林鬼，听说了这件事的人都取笑说：“今天是鬼遇上鬼了。”

【原文】

先姚安公曰，里有白以忠者，偶买得役鬼符咒一册，冀借此演搬运法，或可谋生。乃依书置诸法物，月明之夜，作道士装，至墟墓间试之。据案对书诵咒，果闻四面啾啾声。俄暴风突起，卷其书落草间，为一鬼跃出攫去。众鬼哗然并出，曰：尔恃符咒拘遣我，今符咒已失，不畏尔矣。聚而攒击。以忠踉跄奔逃，背后瓦砾如骤雨，仅得至家。是夜疟疾大作，困卧月余，疑亦鬼为祟也。一日诉于姚安公，且惭且愤。姚安公曰：“幸哉，尔术不成，不过成一笑柄耳。倘不幸术成，安知不以术贾祸？此尔福也，尔又何尤焉！”

【译文】

先父姚安公说：乡里有个叫白以忠的，偶而买得役使鬼的符咒一册，希望凭借这个演习搬运法，或许可以谋生。于是按照书上所写的置办各种作法的器物，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穿着道士的服装，到墓地里试验。他按着桌子对着书念诵咒语，果然听到四面啾啾的声音。一作儿暴风突然刮起，把他的书卷起落在草地，被一个鬼跳出来抢了去。众鬼吵嚷着一起出来说：“你仗着符咒拘禁差遣我们，现在符咒已经失去，我们不怕你了。”围聚拢来殴打他，以忠跌跌撞撞地奔逃，背后瓦片碎石就像急骤的雨点，只能勉强地逃回家中。这天夜里，疟疾大发，疲困地躺了一个多月，怀疑也是鬼在作祟。一天，诉说给姚安公听，既感羞惭，又感气愤。姚安公说：“幸运呵！你的法术不成功，不过成为一个笑柄罢了。倘使不幸而法术成功，哪里能知道不因为法术而招致祸患。这是你的福气，你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原文】

从侄虞 所居宅，本村南旧圃也。未筑宅时，四面无居人。一夕灌圃者田大，卧井旁小室，闻墙外诟争声。疑为村人，隔墙问曰：尔等为谁？夜深无故来扰我。其一呼曰：一事求大哥公论，不知何处客鬼，强入我家，调我妇，天下有是理耶？其一呼曰：我自携钱赴闻家庙，此妇见我嬉笑，邀我入室。此人突入夺我钱，天下又有是理耶？田知是鬼，噤不敢应。二鬼并曰：此处不能了此事，当诉诸土地耳。喧喧然向东北去。田次日至土地祠，问庙祝乃寂无所闻，皆疑田妄语。临清李名儒曰：是不足怪，想此妇和解之矣。众为粲然。

【译文】

从侄虞所居住的房宅，原是村南的旧园子。没有建成住宅时，四周空空，无人居住。一天夜晚，浇园子的田大躺在井旁的小屋里，听到墙外有人争吵，以为是村里人，隔墙问道：“你们是谁？为什么无故在深夜来打扰我？”其中一个呼喊说：

“有一件事请求大哥秉公论断。不知哪里来的客鬼，强入我家调戏我的媳妇，天下有这个理儿吗？”另一个呼叫说：“我自己带钱去家庙，这个妇人见到我对我嬉笑，邀请我进屋；这个男的突然进来夺我的钱，天下难道又有这个理儿不成？”田大知他们是鬼，噤若寒蝉，没敢应声。二鬼一齐说：“既然此处不能解决这事，我们到土地那里去解决。”于是喧喧吵吵，向东北方而去。第二天，田大到土地祠去问庙祝，庙祝说一夜寂静无声，没听见任何争吵诉讼的声音。人们一听，也都怀疑田大胡说妄语。临清人李名儒说：“这不足奇怪，想是妇人已经和解了两个男人的争执。”众人一听，粲然大笑。

【原文】

乾隆己未，余与东光李云举、霍养仲，同读书生云精舍。一夕，偶论鬼神，云举以为有，养仲以为无。正辩诘间，云举之仆卒然曰：世间原有奇事，倘奴不身经，虽奴亦不信也。尝过城隍祠前丛冢间，失足踏破一棺。夜梦城隍拘去，云有人诉我毁其室。心知是破棺事，与之辩曰：汝室自不合当路，非我侵汝。鬼又辩曰：路自上我屋，非我屋故当路也。城隍微笑顾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责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释汝，当偿之以冥镪。既而曰：鬼不能自葺棺，汝覆以片板，筑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镪，有旋风卷其灰去。一夜复过其地，闻有人呼我坐，心知为曩鬼，疾驰归。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枭鸟。迄今思之，尚毛发悚然也。养仲谓云举曰：汝仆助汝，吾一口不胜两口矣。然吾终不能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云举曰：使君鞠狱，将事事目睹而后信乎？抑以取证众口乎？事事目睹，无此理，取证众口，不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乎？君何以处焉？相与一笑而罢。

【译文】

乾隆四年，我和东光人李云举、霍养仲，一起在生云精舍读书。一天晚上，三人偶然谈论起鬼神来。云举认为有，养仲认为没有。正在辩论之中，云举的仆人忽然说：“世间有很多奇事，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我曾走过城隍庙前的乱坟间，不小心踩破了一具棺材。夜里做梦被城隍抓去，说是有人告我毁了他的屋子。我心里知道是踩破棺材的事，便辩解说：‘你的屋子不该在路上，不是我侵害了你。’鬼争辩说：‘是路通到了我的屋子上，不是我故意把屋子建在路中。’城隍微笑着对我说：‘人人都走这条路，这不能责怪你。人人都踩不破，为什么你就踩破了？不能就这么把你放回去，你应该用阴钱来赔偿。’之后又说：‘鬼不能自己修理棺材，你在上面盖上木板，铺上土就行了。’第二天，我按城隍的指示办了，之后又焚烧纸钱，一阵旋风把纸钱灰卷走了。有一天夜里，我又路过那儿，听见有人叫我坐一会儿。我知道又是原先那个鬼，便急急跑了回来。那个鬼大笑，

笑声磔磔地像是夜枭。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毛发倒竖。”养仲对云举说：“你的仆人帮助你，我一张嘴胜不过你们两张嘴。但是我不能把别人见到的当作是我见到的。”云举说：“如果叫你审案，你是事事亲眼见了之后才相信呢，还是从众人的证词中取证呢？事事都亲眼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从众人证词中取证，不是将别人见到的作为我所见到的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家一笑结束了这个话题。

【原文】

莆田林教授清标言，郑成功据台湾时，有粤东异僧泛海至。技击绝伦。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铁石。又兼通壬遁风角。与论兵，亦娓娓有条理。成功方招延豪杰，甚敬礼之。稍久，渐骄蹇，成功不能堪，且疑为间谍，欲杀之而惧不克。其大将刘国轩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诣僧款洽，忽请曰：师是佛地位人，但不知遇摩登伽，还受摄否。僧曰：参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刘因戏曰：欲以刘王大体双一验道力，使众弥信心可乎？乃选变童倡女、姣丽善淫者十许人布茵施枕，恣为狎于其侧，柔情曼态，极天下之妖惑。僧谈笑自若，似无闻见。久忽闭目不视，国轩拔剑一挥，首已然落矣。国轩曰：此术非有鬼神，特练气自固耳。心定则气聚，心一动则气散矣。此僧心初不动，故敢纵观。至闭目不视，知其已动而强制，故刃一下而不能御也。所论颇入微。但不知椎埋恶少何以能见及此，其纵横鲸窟十余年，盖亦非偶矣！

【译文】

莆田教授清标说，郑成功占据台湾时，广东东部有个怪和尚渡海来了。他的技艺相当精练，无与伦比，他袒胸露臂端正的坐着，用刀口砍，好像是砍在铁和石头上。他还精通六壬、奇门遁甲、风角。和他谈论兵法，也能娓娓道来而有条理。此时郑成功正在招揽豪杰之士，对他很敬重，以礼相待。时间一久，这和尚渐渐骄横跋扈起来，郑成功不能忍受，并且怀疑他是间谍，想杀了他而又担心不能成功。他手下大将刘国轩说：“如果一定要杀了他，那么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于是到他那里和他亲热的交谈，忽然问道：“大师是佛家的人，但不知遇到女人时，是否会受到干扰？”和尚说：“参寥子和尚，他的心好久以来就像沾了泥的柳絮，不能随风而上下飘了。”刘国轩因此开玩笑说：“我想用刘王的‘大体双’方法试验一下大师的道力，使众人坚定对佛祖的信心，怎么样？”于是选了大约十个漂亮善淫的美少年和妓女，铺下褥垫枕头，在和尚身边肆无忌惮地戏弄相交，那种柔情昵态，极尽天下诱惑之能事，这和尚谈笑自如，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没有听见什么。过了一阵子，他忽然闭着眼睛不看了，刘国轩拔出利剑来一挥，和尚的首级便一下子落下来了。刘国轩说：“这和尚的技术并不是有什么鬼神，只是练气功使自己稳定下来

罢了，心一定，气就聚集起来，心一动摇就使气散了，此和尚在刚开始时心没有动，所以能随便地看。到了闭着眼睛不看时，我就知道他已心动而极力的压制自己，所以刀口一下去，他就抵御不了。”他的这种看法很在理，但是不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少凭什么能看到这一点，他能在台湾岛纵横十几年，看来也不是偶然的呀！

【原文】

朱公晦庵，尝与五公山人散步城南，因坐树下谈易。忽闻背后语曰：二君所论，乃术家易，非儒家易也。怪其适自何来。曰：已先坐此，二君未见耳。问其姓名。曰：江南崔寅。今日宿城外旅舍，天尚未暮，偶散闷闲行。山人爱其文雅，因与接膝，究术家儒家之说。崔曰：圣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为众人言也，非为圣人言也。圣人从心不逾矩，本无疑惑，何待于占？惟众人昧于事几，每两歧罔决。故圣人以阴阳之消长，示人事之进退，俾知趋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顾万物万事，不出阴阳，后人推而广之，各明一义。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即二君所言是矣。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见智见仁，理原一贯。后人忘其本始，反以旁义为正宗。是圣人作易，但为一二上智设，非千万世垂教之书、千万人共喻之理矣。经者常也，言常道也。经者径也，言人所共由也。曾是六经之首，而诡秘其说，使人不可解乎。二人喜其词致，谈至月上未已。诘其行踪，多世外语，二人谢曰：先生其儒而隐者乎？崔微哂曰：果为隐者，方韬光晦迹之不暇，安得知名？果为儒者，方返躬克己之不暇，安得讲学？世所称儒称隐，皆胶胶扰扰者也。吾方恶此而逃之。先生休矣，毋污吾耳。然长啸，木叶乱飞，已失所在矣，方知所见非人也。

【译文】

朱公晦庵曾经同五公山人在城南散步，于是就坐在树下谈《易》。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话道：“二位所论，乃是方术家的《易》，不是儒家的《易》。”二人奇怪他刚才从哪里来，回答说：“已经先坐在这里，二位没有看见罢了。”问他的姓名，答：“江南崔寅。今天住宿在城外的旅店里，天还没到晚，偶而闲走，解解闷气。”山人爱他的文雅，于是就同他促膝而谈，推究方术家儒家的说法。崔说：“圣人作《易》，是说人事，不是说天道；是为众人而说，不是为圣人而说。圣人随心所欲而不超越法度，本来没有疑惑，何必要等待占卜来决定呢？众人不了解行事的时机，每每遇到矛盾分歧无法决断，所以圣人用阴阳的盛衰，显示人事的进退，使他们知道趋吉避凶罢了。这是儒家的根本意旨。反正万事万物，超不出阴阳两端，后来的人

推而广之，各阐明一义。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这是佛家的《易》，渊演出于王弼。陈抟、邵康节推论先天，这是道家的《易》，渊源出于魏伯阳。方术家的《易》，推演于管辂、郭璞，渊源于焦延寿、京房，就是二位所说的了。《易》之道广大，无所不包，见智见仁，各有各的见解，道理原是一贯的。后人忘记了它的根本原始，反而以旁生的歧义作为正宗。这就变成圣人作《易》，只是为一二个上等智慧的人而设，不是垂示教训于千万世的书，为千万人共同理解的道理了。经就是常，是说通常的道理；经就是径，是说人所共同遵循的道路。《易》，曾经是《六经》之首，难道可以把它说得神秘莫测，使人不可理解吗？”二人喜爱他言谈的意趣，谈论到月亮上来还没有完。询问他的行踪，多尘世之外的话。二人逊谢说：“先生是儒者而隐居的吗？”崔微笑说：“果真是隐者，那就连掩藏声名隐晦踪迹都来不及，哪里能够让你们知道我的名字？果真是儒者，连反过来要求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都来不及，哪里能够讲学？世上所称为儒者的隐者的，都是乱七八糟的角色。我正厌恶这些而逃避它，先生算了吧，不要污染我的耳朵！”一阵悠长的叫声，树叶乱飞，他已经消失了。二人这才知道所见到的不是人。

【原文】

南皮许南金先生，最有胆。在僧寺读书，与一友共榻。夜半，见北壁燃双炬。谛视，乃一人面出壁中，大如箕，双炬其目光也。友股栗欲死。先生披衣徐起曰：正欲读书，苦烛尽。君来甚善。乃携一册背之坐，诵声琅琅。未数页，目光渐隐；拊壁呼之，不出矣。又一夕如厕，一小童持烛随。此面突自地涌出，对之而笑。童掷烛仆地。先生即拾置怪顶，曰：烛正无台，君来又甚善。怪仰视不动。先生曰：君何处不可往，乃在此间？海上有逐臭之夫，君其是乎？不可辜君来意。即以秽纸试其口。怪大呕吐，狂吼数声，灭烛而没。自是不复见。先生尝曰：鬼魅皆真有之，亦时或见之；惟检点生平，无不可对鬼魅者，则此心自不动耳。

【译文】

南皮人许南金先生。胆量很大。他在寺院读书，与一位友人同睡一张床上。半夜，见北墙壁上燃起了两支灯炬。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副巨人面孔从墙壁里伸出来，象簸箕那样大，两支灯炬就是双目发出的光芒，友人两腿发抖，几乎要被吓死。许先生披上衣服，慢吞吞地起来说：“正想读书，苦于蜡烛已经点完了。君来得正好。”于是拿起一册书，背向墙壁坐好，琅琅吟诵起来。没有读完几页，目光就渐渐消失了；他拍着墙壁呼唤，巨人面没有出来。还有一天晚上到厕所，一个小童持蜡烛随往。巨人面又突然从地上冒出来，对着他们笑，小童吓得扔掉灯烛仆倒在地。许先生拾起蜡烛放在巨面怪的头顶，说：“蜡烛正没有烛台，君来得又很及

时。”巨面怪仰视着许先生没有动。许先生说：“君哪里不可以去，非要在这里？海上有逐臭夫，大概君就是吧？那么，不能辜负君的来意。”说罢，就拿起一团厕所的秽纸朝巨面怪的口擦去。巨面怪呕吐起来，狂吼了几声，就熄灭蜡烛消失了。从此，再没出现。许南金先生曾说：“鬼魅都是确实存在的，也时而亲眼见过；但检点生平，没有做过不可面对鬼魅的恶事，所以我心中无愧，一点都不害怕。”

【原文】

戴东原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崖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勿入。问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不如君燹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歿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则如生刲利天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花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答。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两字于洞口而归。

【译文】

戴东原说，明代有位宋某，选择坟地，来到歙县深山中。天色将晚，风雨即将到来，宋某见崖下有个山洞，便投奔过去打算避避。听见洞里有人说：“这里面有鬼，你别进来。”宋某问：“你怎么可以进去？”里面说：“我就是鬼。”宋某请求见见面。鬼说：“我和你见面，则阴气与阳气相撞，你必定寒热不大舒服。不如你点着火自卫，我们离开一段距离谈谈。”宋某问你肯定有坟墓，为什么呆在这儿。鬼说：“我在明神宗时当县令，厌恶那些官场上的人，见了利就争抢，相互倾轧，便辞职去务农。我死后请求阎王不要让我再转生到人世，于是便将我来生的禄位，改注我为阴间的官。不料在阴间，照样相互争抢倾轧，于是又辞了官回到坟墓里。坟墓四周有许多鬼，往来吵杂，不胜其烦，不得已躲到了这里。尽管这里清清冷冷，孤寂难挨，但较之官场上的风风雨雨、人间的尔虞我诈，则好像是在刲利天上呵。我在这空山里，忘了时间的流逝。与鬼断绝来往，不知有多少年了，与人断绝来往，更不知有多少年。我心里为断绝了身外的一切而暗自高兴，不料这里又来了人。明天早上我就得搬走。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说完，便不再吱声了。问他的姓名，也不回答。宋某带着笔砚，便研墨濡笔，在洞口写下“鬼隐”两个大字后回去

了。

【原文】

阳曲王近光言：冀宁道赵公孙英有两幕友，一姓乔，一姓车，合雇一骡轿回籍。赵公戏以其姓作对曰：乔、车二幕友，各乘半轿而行。恰皆轿之半字也。时署中召仙，即举以请对。乩判曰：此是实人实事，非可强凑而成。越半载，又召仙，乩忽判曰：前对吾已得之矣：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而走。又判曰：四日后，辰巳之间，往南门外候之。至期遣役侦视，果有卢、马两生，以一驴负新科墨卷，赴会城出售。赵公笑曰：巧则诚巧，然两生之受侮深矣。此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虽仙人亦忍俊不禁也。

【译文】

阳曲人王近光说，冀宁道的赵孙英有两个朋友，一个姓乔，另一个姓车，两人合伙雇请了一辆骡轿回家乡。赵孙英开玩笑，以他们两个的姓作了一副上联说：“乔、车二幕友，合乘半轿行。”两人的姓恰好是“轿”字的一半。当时官署里正在请神，立即列出这个对子，请求对出下联。神批道：“这是真人真事，不能勉强凑合。”又过半年，官署里又请神，神忽然批道：“上次的对子我已对出来了：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走。”接着又批道：“四天之后，辰时、巳时之间，在南门外等着。”到时派遣一小杂役去察看，果然有卢、马两个书生，用一头驴子载着新科考卷到省城去出售。赵孙英笑道：“这个下联极为巧妙，但这两个书生可受侮辱了。”这正是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使是神仙也忍不住开个玩笑。

【原文】

先祖有庄，曰厂里，今分属从弟东白家。闻未析箸时，场中一柴垛，有年矣。云狐居其中，人不敢犯。偶佃户某，醉卧其侧，同辈戒勿触仙家怒。某不听，反肆詈，忽闻人语曰：汝醉，吾不较，且归家睡可也。次日，诣园守瓜，其妇担饭来，遥望团焦中，一红衫女子与夫坐，见妇惊起，仓卒逾垣去。妇故妒悍，以为夫有外遇也，愤不可忍，遽以担痛击。某百曰不能自明，大受 楚。妇手倦稍息，犹喃喃毒詈。忽闻树梢大笑声，方知狐戏报之也。

【译文】

已故祖父有个庄子叫厂里，现今分派属于堂弟东白家。听说没有分家时，场院里一个柴垛有些年头了，说是狐精居住在其中，人不敢侵犯。偶然有个佃户某醉了，睡在它的旁边，其他佃户告戒不要触怒仙家，某不听，反而肆意地责骂。忽然听到有人说话道：“你醉了，我不计较，姑且回家去睡好了。”第二天，那佃户到园地里看守瓜田，他的妻子挑着饭来送，远远地望见圆形瓜棚中一个红衣衫的女

子同丈夫坐在一起，见到妇人吃惊地起身，急忙跳过矮墙离去。妇人原本妒忌凶悍，以为丈夫有了外遇；气愤不可忍耐，立即用扁担痛打。那佃户有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挨了一顿饱打。妇人手倦稍停，还喃喃地毒骂。忽然听到树梢头的大笑声，方才知是狐精戏弄报复他。

【原文】

吴惠叔言，其乡有巨室，惟一子，婴疾甚剧。叶天士诊之，曰：脉现鬼证。非药石所能疗也。乃请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阴风飒然，坛上烛光俱黯碧，道士横剑瞑目，若有所睹，既而拂衣竟出，曰：妖魅为厉，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虽有解释之法，其肯否解释，仍在本人。若伦纪所关，事干天律，虽绿章拜奏，亦不能上达神霄。此崇乃汝父遗一幼弟，汝兄遗二孤侄，汝蚕食鲸吞，几无余沥。又孩稚，视若路人，至饥饱寒温，无可告语。疾痛痾痒，任其呼号。汝父茹痛九泉，诉于地府。冥官给牒，俾取汝子以偿冤。吾虽有术，只能为人祛鬼，不能为子驱父也。果其子不久即逝。后终无子，竟以侄为嗣。

【译文】

吴惠叔说，他的乡里有个大户，只有一个儿子，病得很重。叶天士给诊断之后说：“从脉象看得是鬼证，这不是吃药所能治得了的。”于是便请上方山道士设坛祈祷。到了半夜，阴风飒飒，坛上的烛火都变成了暗绿色。道士横剑闭目，好像看见了什么，之后撩开衣服出来了。他说：“妖魅作怪，我能祛除。至于几代的恩怨，虽然有解救的办法，但能否解救，还在于本人。如关系到天伦、违犯了天条，即便是拜奏上绿章，也不能传达到神那里去。这个病的起因是：你的父亲撇下了你的一个幼弟，你的哥哥撇下了两个孤苦无依的侄。你蚕食鲸吞他们的财产，几乎一点没剩，又把这孤苦伶仃的孩子，视作路人，以至他们饥饱冷暖，都无处去说；疾病痛痒，任他们呼号。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非常心疼，告到阴曹地府。阴官下文，叫捉你的儿子来偿冤。我虽然有法力，但只能给人驱祛鬼神，而不能为儿子驱祛父亲。”不久，这位大户的儿子果然死去了。他这一辈子没有儿子，竟然把侄子立为后嗣。

【原文】

护持寺，在河间东四十里，有农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盗数人从屋檐跃下，挥巨斧破扉，声丁丁然。家惟妇女弱小，伏枕战栗，听所为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跃入，奋角与盗斗，挺刃交下，斗愈力。盗竟受伤，狼狈去。盖乾隆癸亥，河间大饥，畜牛者不能当秣，多鬻于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门，哀鸣伏地，不肯前。于见而心恻，解衣质钱赎之，忍冻而归。牛之效死固宜。惟盗在内室，牛在外厩，牛

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矫捷之物，外扉坚闭，何以能一跃逾墙？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为而谁为之？此乙丑冬，在河间岁试，刘东堂为余言。东堂即护持寺人，云亲见二牛，各身披数刃也。

【译文】

护持寺在河间城东四十里。那里有位姓于的农夫，家境小康。一天晚上，于某出门没有在家居住，几个劫舍的强盗从屋檐上跳下来，挥动大斧来砍门，砍得丁当乱响。家中只有妇女小孩，只能伏在枕上发抖，听任强盗行事而已。忽然，家中所养的两头耕牛，怒吼着跳进院内，奋起双角，与强盗搏斗起来。强盗挺刃交下，牛奋战更勇。强盗终于受伤，狼狈逃走。原来乾隆癸亥年，河间发生大饥荒，人们没有刍草养牛，多把牛卖给了屠市。于家这两头牛当初也被人卖给屠户。二牛走到屠户门前时，伏在地上哀叫起来，不肯再向前走。于某看到后，动了恻隐之心，当即脱下衣服质钱将二牛赎出，自己忍着寒冷牵回家来。牛为于家效死是应该的，只是强盗在内院，牛在外厩，如何就知道内院有了强盗？而且牛并不是灵巧敏捷的动物，外门坚闭，为何能一跳就过了墙？这必定有灵通驱使，不是鬼神又是谁呢？这件事情，是乙丑年冬天我在河间岁试时，刘东堂对我讲的。刘东堂就是护持寺人，他说亲眼目睹了二牛身上分别留下的几处刀伤。

【原文】

芝称瑞草，然亦不必定为瑞。静海元中丞在甘肃时，署中生九芝，因以自号，然不久即罢官。舅氏安公五占，停柩在室，忽柩上生一芝，自是子孙式微，今已无韶趾。盖祸福将萌，气机先动，非常之兆，理不虚来，第为休为咎，不能预测耳。先兄晴湖则曰：人知兆发于鬼神，而人事应之；不知实兆发于人事，而鬼神应之，亦未始不可预测也。

【译文】

人们把灵芝叫做瑞草，但也不一定就祥瑞。静海人元中丞在甘肃时，衙署中长出九个灵芝，因此自号九芝。然而不久即被罢官。我的舅舅安五占，停柩在屋里，忽然柩上长出一棵灵芝。从此子孙衰减，如今已没有后代了。一般来说，祸福将要发生之时，气机首先有所变化。反常的兆头，按道理讲不会凭空而生，只是这兆头能产生福还是祸，不能预测而已。我哥哥晴湖则说：“人知道兆头由鬼神发出，而人事加以应验。却不知这兆头实际上由人事发出，而鬼神才有所反应。这样看来，兆头也不是不可预测的。”

【原文】

大学士伍公弥泰言，向在西藏，见悬崖无路处，石上有天生梵字大悲咒，字字

分明，非人力所能，亦非人迹所到。当时曾举其山名，梵音难记，今忘之矣。公一生无妄语，知确非虚构。天地之大，无所不有。宋儒每于理所无者，即断其必无。不知无所不有，即理也。

【译文】

大学士伍公弥泰说：过去在西藏，看见悬崖上没有路的地方，有天生的梵文大悲咒，字字分明，那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那地方也不是人迹所能到达的。当时伍公曾经说出它的山名，梵文的音难记，我现在已忘记那山名了。伍公一生没有虚妄的话，知道确实不是虚构出来的。天地的广大，无所不有。宋代儒者每当理所没有的，就断定它必然没有。他们不知道，无所不有就是理呵。

【原文】

喇嘛有两种，一曰黄教，一曰红教，各以其衣别之也。黄教讲道德，明因果，与禅家派别而源同；红教则惟工幻术。理蕃院尚书留公保住，言驻西藏时，曾忤一红教喇嘛，或言登山时必相报。公使肩舆鸣驲先行，而阴乘马随其后。至半山，果一马跃起，压肩舆上，碎为礲粉。此留公自言之。曩从军乌鲁木齐时，有失马者，一红教喇嘛，取小木橙，咒良久，忽反复折转，如翻桔槔。使失马者遂行，至一山谷，其马在焉。此余亲睹之。考西域吞刀吞火之幻人，自前汉已有，此盖其相传遗术，非佛氏本法也。故黄教谓红教曰魔。或曰是即波罗门，佛经所谓邪师外道者也。似为近之。

【译文】

喇嘛教有两种，一种叫黄教，一种叫红教，以衣服相区别。黄教讲道德，阐明因果，与佛家派别不同而源头相同；红教则只擅长幻术。理蕃院的尚书留保住说他在西藏时，曾得罪了一个红教喇嘛，有人说登山时他肯定要报复。于是留保住叫肩夫随轿子先走，而他却偷偷的骑马跟在后面。到半山腰时，果然有一匹马跳跃起来，撞在轿子上，把轿子压得粉碎。这是留保住自己说的。以前我从军乌鲁木齐时，有一个人丢了马，一个红教喇嘛，取出一只小木凳，念了好久的咒语，凳子忽然反复的折来折去，如同桔槔般往前走。丢马的人于是跟随小凳走，来到一个山谷边，发现马就在这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经考查，在西域一带吞刀吞火的艺人，从西汉开始就有了，这大概是那时传下的魔术，而不是佛家自己的法术。所以黄教称红教为魔，或说是波罗门，佛教所谓邪门歪道，和这差不多。

【原文】

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诸山，皆多狐，然未闻有祟人者。惟根克忒有小儿夜捕狐，为一黑影所扑，堕山崖伤足，皆曰狐为妖。此或胆怯目眩，非狐为妖也。大抵

自突厥回鹘以来，即以弋猎为事，今日则投荒者、屯戍者、辟垦者、出塞觅食者，搜岩剔穴，采捕尤多，狐恒见伤夷，不能老寿，故不能久而为魅欤？抑僻在荒徼，人已不知导引炼形术，故狐亦不知欤？此可见风俗必有所开，不开则不习；人情沿于所习，不习则不能。道家化性起伪之说，要不为未见。姚安公谓滇南僻郡，鬼亦癯良，即此理也。

【译文】

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一带的群山中，都有很多狐狸，不过没有听说有害人的狐狸。只有根克忒有个儿童夜间捕狐时，被一个黑影扑了一下，掉下山崖摔伤了脚，人们都说黑影是狐妖。这也许是胆怯眼花，并不是狐狸成妖。大致从突厥、回鹘以来，这一带就以捕猎为事。到现在，投荒的、屯戍的、开垦的、出塞寻食的，都搜遍岩缝，踏尽山洞，其中捕猎的又很多，狐狸时常遭到捕杀伤害。是狐因不能长寿，所以也就不能成妖呢？还是由于地处边疆偏僻所在，人已经不知道导引炼形术，所以狐也不知道炼形呢？由此可见，风俗必须有所开化才能学习，不开化就不能学习；人情沿于学习，不学习就不会做。道家化性起伪的说法，并非没有见地。姚安公说滇南是偏僻地区，连鬼也淳厚善良，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副都统刘公鉴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称唐燕国公张说。与人唱和诗文，录之成帙。性嗜饮，每降坛，必焚纸钱，而奠以大白。不知龙沙葱雪之间，燕公何故而至是。刘公诵其数章，词皆浅陋，殆打油钉铰之流。客死冰天，游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欤？

【译文】

副都统刘鉴说，以前伊犁有一个善于扶乩的人，他请来的人自称是唐代的燕国公张说。他和人一块唱词做诗文，录下来就已成册。嗜酒如命，每次降坛时，一定要先烧纸钱，用白酒奠祭。张说不知为什么到了塞外葱岭雪山之间，刘公念了几章诗文，词义浅显，差不多就是打油诗之类。假如外乡人死在这冰天雪地里，游魂不回去，是不是假托张说的名义来混口饭呢？

【原文】

里人张某，深险诡譎，虽至亲骨肉，不能得其一实语。而口舌巧捷，多为所欺，人号曰秃项马。马秃项为无鬃，鬃踪同音，言其恍惚闪烁，无踪可觅也。一日，与其父夜行迷路，隔陇见数人围坐，呼问当何向。数人皆应曰向北。因陷深淖中。又遥呼问之，皆应曰转东，乃几至灭顶。蹙泥涂，困不能出。闻数人拊掌笑曰：秃项马，尔今知妄语之误人否？近在耳畔而不睹其形，方知为鬼所绍也。

【译文】

里中有位张某，阴险诡诈，即便是至亲骨肉，也得不到他的一句真话。他的伶牙俐齿，许多人都被他骗过，人们给他起外号叫“秃项马”。马秃项就是没有鬃毛，鬃和踪同音，是说他闪闪烁烁，无踪迹可寻。有一天，他和父亲走夜路迷了路，隔着田垄望见几个人围坐着，便喊着问往哪儿走。那几个人都说向北。于是张某陷在泥沼中。他又远远地呼问往哪儿走，那些人又都回答说向东。张某往东去，又差点儿淹死。他困在泥淖中，走不出来，听见那几个人拍着手笑道：“秃项马，你今天知道胡说八道害人了吧？”声音近在耳边，但不见人影。他这才知道是被鬼耍了。

【原文】

妖由人兴，往往有焉。李云举言，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戏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约曰：我与某坐月下，我惊呼有鬼，尔即从窗隙伸一手。届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宾主俱惊，仆众哗曰：此其真鬼耶？秉炬持杖入，则奴昏卧于壁角，救之苏，言中似有物，以气嘘我，我即迷闷。族叔瘡庵言，二人同读书佛寺，一人灯下作缢鬼状，立于前，见是人惊怖欲绝，急呼是我，尔勿畏。是人曰：固知是尔，尔背后何物也？回顾乃一真缢鬼。盖机械一萌，鬼遂以机械之心，从而应之。斯亦可为螳螂黄雀之喻矣。

【译文】

妖由人所兴起，往往是有的。李云举说：某甲胆子极小，另某乙要想同他开开玩笑。乙的奴仆手黑得像墨，乙让他藏在房间里，秘密约好说：“我同某甲坐在月下，我惊叫有鬼，你就从窗缝里伸出一只手。”到约定的时候，乙呼叫起来，突然一只手伸了出来，它的大小像畚箕，五个手指直挺着像舂米的棒槌。客人和主人一齐感到吃惊，仆人们都吵嚷起来说：“他难道是真鬼吗？”拿着火把手持棍棒进去，只见乙仆昏睡在墙壁角落里。众人救他醒来，他说是黑暗中好像有东西用气吹我，我就昏迷神志不清了。

同族的叔叔 庵说，有两个人一起在佛寺里读书。一个人灯下装作吊死鬼的样子，站立在面前，看到另一个人惊吓得要死。急忙呼叫：“是我，你不要怕。”另一人说：“我知道是你，但你背后是什么东西？”装鬼的人回头一看，竟是一个真的吊死鬼。大概机诈之心一旦萌生，鬼就用机诈之心跟着回应。这也可以比喻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了。

【原文】

余八九岁时，在从舅实斋安公家，闻苏丈东皋言，交河某令，蚀官帑数千，使

其奴赍还。奴半途以黄河覆舟报，阴遣其重台携归。重台又窃以北上，行至兖州，为盗所劫杀。从舅咋舌曰：可畏哉，此人之所为，而鬼神之所为也。夫鬼神岂必白昼现形，左悬业镜，右持冥籍，指挥众生，轮回六道，而后见善恶之报哉。此足当森罗铁榜矣。苏丈曰：令不窃赍，何至为奴乾没？奴不乾没，何至为重台效尤？重台不效尤，何至为盗屠掠？此仍人之所为，非鬼神之所为也。如公所言，是令当受报，故遣奴窃赍。奴当受报，故遣重台效尤。重台当受报，故遣盗屠掠。鬼神既遣之报，人又从而报之，不已颠乎？从舅曰：此公无碍之辩才，非正理也。然存公之说，亦足于相随波靡之中，劝人以自立。

【译文】

我八九岁时，在从舅安实斋家，听苏丈东皋说：交河某位县令，贪污了官库的一笔金钱，让自己的家奴带回家去。家奴行至中途，谎说在黄河中翻了船，金钱沉落河中，而暗中却派他手下役使的重台带回自己家中。重台又仿效家奴所为，窃取金钱北上，走到兖州时，被盗贼劫杀。从舅听后，咋舌说：“可怕呀！这一系列的行为都不是人做出来的，而是有鬼神在其中起了作用。鬼神何必要白天现形呢？左面悬着地府业镜，右面拿着冥间档案，指挥众生，轮回六道，终究是要见到善恶报应。善恶报应，就足以等于森罗铁榜了。”苏丈说：“县令不贪污官库资金，何致于被家奴吞没呢？家奴不吞没，何致于被重台窃取呢？重台不窃取，又何致于被盗贼劫杀呢？这仍然是人所做出来的，不是鬼神在其中起了作用。假设如同你所说，是鬼神安排的报应，那么就成了这样一个程序：县令应该受报，所以安排了家奴吞没；家奴应该受报，所以安排了重台窃取；重台应该受报，所以安排了盗贼劫杀。鬼神既然安排人家去完成报应任务，却又要派人去报复执行任务的人，这岂不是自相矛盾，是非颠倒了吗？”从舅说：“这老先生辩才很高，但不是正理。不过，记住他讲的故事，也就足以相随波靡之中了，可以劝人自立。”

【原文】

刘乙斋廷尉为御史时，尝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数人击柝，声琅琅彻晓，其转更攒点，一一与谯鼓相应。视之则无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斋故强项，乃自撰一文，指陈其罪，大书粘壁以驱之。是夕遂寂。乙斋自诧不减昌黎之驱鳄也。余谓君文章道德，似尚未敌昌黎。然性刚气盛，平生尚不作暧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迁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计无复之，惟有与鬼以死相持。此在君为困兽犹斗，在鬼为穷寇勿狐追耳。君不记太平广记，载周书记与鬼争宅，鬼惮其木强而去乎？乙斋笑击余背曰：魏收轻薄哉。然君知我者。

【译文】

刘乙斋廷尉任御史时，曾租住西河沿一座房子。每夜都有几个人敲梆子，声音琅琅地一直响到早上；转更时的梆子点，一一都和鼓楼相呼应。到外面看，则什么也没有，吵闹得夜里得不到片刻的安静。刘乙斋是个倔脾气，便写了一篇文章，指摘对方的罪状，书写张贴在墙上逐驱吵闹者。这天晚上便没有声音了。刘乙斋感到惊奇，自认为不差于韩愈驱走鳄鱼。我说，你的文章德行，似乎还赶不上韩愈。但是你性刚气盛，这一辈子还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悍然不怕鬼。加之你经济拮据，迁到这座房子，已经无力再迁往别处了。没有办法，只好和鬼拼死斗下去。这在你，可以说是困兽犹斗；在鬼，则是穷寇勿追。你不记得《太平广记》中载，周书记和鬼争房子，鬼怕周书记倔强而离开的事么？刘乙斋笑着拍我的背说：“你这个魏收真是轻薄呵，不过你还是了解我的。”

【原文】

余督学福建时，署中有笔捧楼，以左右挟两浮图也。使者居下层，其上层则复壁曲折，非正午不甚睹物。旧为山魃所据。虽不睹独足反踵之状，而夜每闻声，偶忆杜工部山精白日藏句，悟鬼魅皆避明而就晦。当由曲房幽隐，故此辈潜踪。因尽撤墙垣，使四面明窗洞启，三山翠靄，宛在目前。题额曰：浮青阁。题联曰：地回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自此山魃迁于署东南隅会经堂。堂故久废，既于人无害，亦听其匿迹。不为已甚矣。

【译文】

我在福建任督学时，衙署里有一座笔捧楼，该楼以左右挟有两座佛塔而得名。我住在下层，上层则墙壁重叠曲折，不是中午就看不大清楚东西。过去这里被山魃占住了，虽然没有看到独足向后的样子。然而夜里常听到他的叫声。偶尔记起杜工部的“山精白日藏”的句子，才悟出鬼魅都是避光而喜欢黑暗。由于房间曲折阴隐，因此鬼魅都潜藏在其中。于是把四面墙壁统统拆除，使四面明亮的窗子都打开，三山的翠色雾靄，好像就在眼前。我题了一块匾，名为“浮青阁”。并写了一副对联：地回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从此以后山魃迁到衙署东南角的会经堂。这座堂因为荒废已久，既对人无害，也就任凭它在那里销身匿迹，不能逼得太过份了。

【原文】

徐公景熹，官福建盐道时，署中篋笥，每火自内发，而扃钥如故。又一夕，窃剪其侍姬发，为祟殊甚。既而徐公罢归，未及行而卒。山鬼能知一岁事，故乘其将去肆侮也。徐公盛时，销声匿迹，衰气一至，无故侵陵。此邪魅所以为邪魅欤。

【译文】

徐公景熹官居福建盐道时，衙署中的箱笼往往有火从里面发出，而关锁如同原样。又一天夜里，有东西偷偷剪去他侍妾的头发，为祸作祟得很厉害，不义之后，徐公罢官放归，没有来得及动身就死了。山鬼能够知道一年中的事情，所以趁他将要离去的时候肆意地侮辱。徐公兴盛时，山鬼隐声藏迹；衰气一到，就无缘无故地侵害凌辱。这就是妖邪鬼魅之所以为妖邪鬼魅吧！

【原文】

余乡青苗被野时，每夜田陇间有物，不辨头足，倒掷而行，筑地登登如杵声。农家习见不怪，谓之青苗神，云常为田家驱鬼。此神出，则诸鬼各归其所，不敢散游于野矣。此神不载于古书，然确非邪魅。从兄懋园尝于李家洼见之。月下谛视，形如一布囊，每一翻折，则一头著地，行颇迟重云。

【译文】

在我家乡春苗布野的时候，每到夜间，田间就出现一物，辨不清头足，倒掷着行走，筑地的登登响声就象杵声一样。农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称其为青苗神。据说青苗神常为田家驱鬼，此神一出，群鬼就各归其所，不敢在田野继续散游了。此神不见于古书记载，然而确实不是邪魅。从兄懋园曾在李家洼目睹，月下仔细观察，形状如同一个布囊，每一次翻折，总是一头着地，行动非常笨重迟缓。

【原文】

先祖宠予公，原配陈太夫人，早卒。继配张太夫人，于归日，独坐室中，见少妇揭帘入，径坐床畔。著元帔黄衫淡绿裙，举止有大家风。新妇不便通寒温，意谓是群从娣姒，或姑姊妹耳。其人絮絮言家务得失，婢媪善恶皆委曲周至。久之，仆妇捧茶入，乃径出。后阅数日，怪家中无是人，细话其衣饰，即陈太夫人敛时服也。死生相妒，见于载籍者多矣。陈太夫人已掩黄墟，犹虑新人未谙料理，现身指示。无问幽明，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孙登科第，历仕宦者，皆陈太夫人所出也。

【译文】

我的祖父，原配夫人是陈夫人，早年死了。继室张太夫人，在过门那天，独自坐在屋里，只见一位少妇掀开帘子进来，径直就坐在床边上。她身披披肩，穿着黄衫，淡绿色的裙子，言行举止很有大家闺秀风度。新娘不便于随便搭腔，以为她是叔伯妯娌，或姑姐妹。这个人侃侃而谈家务的得失，婢女老妈子的好坏都讲得极为详细周到。谈了许久，仆妇捧着茶送来，这人才径直走出。后过了几天，张太夫人奇怪家中没有这个人，细说她的衣物及打扮，才知是陈夫人入敛时的服装。生人和死人相互妒忌，这在书中已有许多记载。陈太夫人已被埋在黄土之下，仍然

担心新娘不知怎样料理家务，而现身出来加以指示。不顾阳间和阴间的阻隔，这真是居心良苦啊！现在子孙中考中作官的，都是陈太夫人所生的。

【原文】

伯高祖爱堂公，明季有声誉序间，刻意郑孔之学，无间冬夏，读书恒至夜半。一夕梦到一公，榜额曰文仪。班内十许人治案牍，一一恍惚如旧识，见公皆讶曰：君尚迟七年，乃当归，今犹早也。霍然惊，自知不永，乃日与方外游。偶遇道士，论颇洽，留与共饮。道士别后，途遇奴子胡门德曰：顷一书，忘付汝主，汝可携归。公视之皆驱神役鬼符咒。闭户肄习，尽通其术，时时用为戏剧，以消遣岁月。越七年，至崇祯丁丑，果病卒。卒半日复苏，曰：我以褻用五雷法，获阴谴，冥司追还此书，可急焚之。焚讫复卒。半日又苏，曰：冥司查检，缺三页，饬归取。视灰中果三页未尽。重焚之，乃卒。此事姚安公附载家谱中。公闻之先曾祖，曾祖闻之先高祖，高祖即手焚是书者。孰谓竟无鬼神乎。

【译文】

伯高祖爱堂公在明代的学术界很有声望。他专攻郑孔之学，冬夏不停，常常读书到半夜。有一天晚上，他梦见来到一个官署。匾额上写着“文仪”两字，里面有十人左右，正在办理公文；一个个都恍惚是旧相识。这些人见了爱堂公，都惊讶地说：“你应该再过七年才来，如今还早。”爱堂公猛然惊醒，自知活不长了，便天天游山观景。他偶然遇到了一个道士，两人谈论很投机，便留下道士一起喝酒。道士告别后，在路上碰见奴仆胡门德。道士说：“刚才有封信忘了给你的主人了，你带回去。”爱堂公看了这封信，却都是驱神役鬼的符咒。于是闭门学习，精通了符咒术，时时用来演戏，以消磨时光。过了七年，到崇祯十年，他果然病逝。逝去半天后又醒过来，说：“我因为乱用五雷法，遭到阴间的批评；阴间要追还这本书，要赶紧烧掉。”烧完书后又逝去。过了半天他又苏醒过来，说：“阴间查验，还缺三页，叫我回来取。”查看灰烬中，果然还有三页没烧尽。重新烧了之后，才逝去。姚安公把这件事附载在家谱中。他是听曾祖父说的，曾祖父则是听高祖说的；高祖就是亲手烧书的人。谁说没有鬼神呢？

【原文】

余族所居，曰景城，宋故县也，城址尚依稀可辨。或偶于昧爽时，遥望烟雾中，现一城影，楼堞宛然，类乎蜃气。此事他书多载之，然莫明其理。余谓凡有形者，必有精气。土之厚处，即地之精气所聚处，如人之有魂魄也。此城周回数里，其形巨矣，自汉至宋千余年，为精气所聚已久。如人之取多用宏，其魂魄独强矣。故其形虽化，而精气之盘结者，非一日之所蓄，即非一日所能散。偶然现象，仍作城形。

正如人死鬼存，鬼仍作人形耳。然古城郭不尽现形，现形者又不常见，其故何欤？人之死也，或有鬼，或无鬼。鬼之存也。或见或不见，亦如是而已矣。

【译文】

我本族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叫景城，是宋朝的旧县城，城址还仿佛可以辨识。有时偶然在天刚亮时，远远望见烟雾当中现出一个城的影子，城楼女墙看上去很真切，类似于海市蜃楼。这事情别的书上多有记载，但是不明白它的道理。我说凡是有形的东西，必然有精气。土地的厚实之处，就是地的精气所聚集的地方，就像是人有魂魄一样。这城四周回绕数里，它的形可算是巨大了。从汉代到宋代一千多年，成为精气所聚集地已经很久，就像人的获取多、用途广，他的魂魄就特别强大了。所以它的形虽然化去，而精气所盘旋集结的，不是一天的积蓄，就不是一天所能散尽。偶然现出形相，仍旧作城的形状，正像人死后鬼留存，鬼仍旧作人的形状一样。但是古代的城郭不都现形，现形的又不常见，那是什么缘故呢？人的死，或者有鬼，或者没有鬼；鬼的存在，或者看见，或者看不见；也是像这样罢了。

【原文】

南宫鲍敬之先生言，其乡有陈生，读书神祠。夏夜袒裼睡庑下，梦神召至座前，诃责甚厉。陈辩曰：殿上先有贩夫数人睡，某避于庑下，何反获愆？神曰：贩夫则可，汝则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与较？汝读书而不知礼乎？盖春秋责备贤者，理如是矣。故君子之于世也，可随俗者随，不必苟异；不可随俗者不随，亦不苟同。世于违理之事，动曰某某曾为之。夫不论事之是非，但论事之有无，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可一一据以藉口乎？

【译文】

南宫人鲍敬之先生说：他家乡有位陈生，在神庙读书。一个夏夜，陈生脱衣露体地睡在廊庑下，梦见神将他召至座前，进行严厉斥责。陈生辩解说：“殿上先有几个贩夫睡了？”神说：“贩夫可以睡，而你就不可以。他们像禽兽一样愚蠢无知，哪里值得计较呢？你是读书人，难道也不懂礼节吗？”《春秋》责备贤者，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君子对于处世，可以随俗就随俗，不必搞特殊；不可随俗就不随，也不必去苟同。世俗中对于违礼的事，动不动就说某某人曾经做过。不考虑这样做是否正确，只论事情是否已有先例，自古以来，什么事情不曾有人做过，难道可以一一拿来作借口吗？

【原文】

渔洋山人，记张巡妾转世索命事，余不谓然。其言曰：君为忠臣，我则何罪，而杀以飧士？夫孤城将破，巡已决志捐生。巡当殉国，妾不当殉主乎？古来忠臣仗

节，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几。使人人索命，天地间无纲常矣。使容其索命，天地间亦无神理矣。王经之母，含笑受刃，彼何人乎？此或妖鬼为祟，托一古事求祭飨，未可知也。或明季诸臣，顾惜身家，偷生视息，造作是言以自解，亦未可知也。儒者著书，当存风化，虽齐谐志怪，亦不当收悖理之言。

【译文】

渔洋山人记载了张巡的妾转世后索命的事，我不以为然。索命的理由是：“你是忠臣，我有什么罪，却杀了我给将士吃？”孤城将被攻破，张巡已决心殉国。张巡该殉国，他的妾不该殉主人么？自古以来忠臣为尽忠而被灭宗族、妻子儿女被杀的，不知有多少。假使人人都来索命，天地之间就没有纲常了。假使容忍来索命，天地间也就没有天理了。王经的母亲含笑受刑，这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人呵。这可能是妖鬼作祟，借一件过去的事来求祭祀。或者是明末的臣子，顾惜身家性命而偷生，却制造出这个故事来自我解脱，这不是不可能。儒士著书，应当致力于风俗教化。即便是志怪的书，也不该收入违背道理的内容。

【原文】

族叔瘡庵言，景城之南，恒于日欲出时见一物，御旋风东驰，不见其身，惟昂首高丈余，长鬣 不知何怪。或曰：冯道墓前石马，岁久为妖也。考道所居，今日相国庄；其妻家，今日夫人庄，皆与景城相近。故先高祖诗曰：青史空留字数行，书生终是让侯王。刘光伯墓无寻处，相国夫人各有庄。其墓，则县志已不能确指。北村之南，有地曰石人洼，残缺翁仲，犹有存者。土人指为道墓，意或有所传欤。董空如尝乘醉夜行，便旋其侧，倏阴风横卷，沙砾乱飞，似隐隐有怒声。空如叱曰：长乐老顽钝无耻，七八百年后，岂尚有神灵？此定邪鬼依托耳。敢再披猖，且日日来溺汝。语讫而风止。

【译文】

族叔 庵说，在景城的南边，太阳要出来时常能看见一物，驭着旋风往东奔驰。看不见它的身子，只见它昂着头，有一丈多高，长鬃飘飘，不知是什么怪物。有人说，这是冯道墓前的石马，年岁久了作妖。查考冯道的住处，如今叫相国庄；他的妻家，如今叫夫人庄，离景城都很近。所以先高祖在诗中写道：“史书上空留着几行字，书生终究不如侯王。刘光伯的墓已找不到了，相国、夫人都留下了庄名。”冯道的墓，县志上也已指不出准确的位置。北村的南边，有个地方叫石人洼，那儿还余有残缺的石像。当地人说这就是冯道的墓，这或许是传说吧。董空如曾乘着酒劲夜行，在墓旁小便。突然间阴风横扫，沙石乱飞，好像隐隐约有发怒的声音。董空如怒斥道：“长乐老愚顽无耻，死了七八百年，哪还能有神灵？这一定是

邪鬼假冒他闹妖。你再敢猖狂，我天天来用小便浇你。”说完风也停了。

【原文】

南村董天士，不知其名，明末诸生，先高祖老友也。花王阁剩稿中，有哭天士诗四首，曰：事事知心自古难，平生二老对相看。飞来遗札惊投箸。哭到荒村欲盖棺。残稿未收新画册，余赏惟卖破儒冠。布衾两幅无妨敛，在日黔娄不畏寒。五岳填胸气不平，谈锋一触便纵横。不逢黄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开牖有时邀月入，杖藜到处避人行。料应尘海无堪语，且试骖鸾向紫清。百结悬鹑两鬓霜，自餐冰雪润空肠。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寒貰村醪馋破戒，老栖僧舍是还乡。只今一瞑无余事，未要青绳作吊忙。廿年相约谢风尘，天地无情殒此人。乱世逃禅聊解脱，衰年哭友倍酸辛。关河决潏连兵气，齿发沧浪寄病身。泉下有灵应念我，白杨孤冢亦伤神。天士之生平，可以想见。县志不为立传，盖未见先高祖诗也。相传天士歿后，有人见其骑驴上泰山，呼之不应。俄为老树所遮，遂不见。意或尸解登仙欤？抑貌偶似欤？迹其孤僻之性，似于仙为近也。

【译文】

南村有个董天士，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明朝末年的生员，我已去逝的高祖父的朋友，在《花王阁剩稿》中有四首悼念董天士的诗，诗是这样写的：“事事知心自古难，平生二老对相看。飞来遗札惊投箸。哭到荒村欲盖棺。残稿未收新画册，余赏惟卖破儒冠。布衾两幅无妨敛，在日黔娄不畏寒。”“五岳填胸气不平，谈锋一触便纵横。不逢黄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开牖有时邀月入，杖藜到处避人行。料应尘海无堪语，且试参鸾向紫清。”“百结悬鹑两鬓霜，自餐冰雪润空肠。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寒貰村醪馋破戒，老栖僧舍是还乡。只今一瞑无余事，未要青绳作吊忙。”“廿年相约谢风尘，天地无情殒此人。乱世逃禅聊解脱，衰年哭友倍酸辛。关河决潏连兵气，齿发沧浪寄病身。泉下有灵应念我，白杨孤冢亦伤神。”董天士的生平，由这几首诗可以想象出来。县志中没有为他立传，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已经去逝的高祖父的诗。后来传说董天士死了之后，有人见到他骑着一头驴子上了泰山，在后面叫他也不回答。一会儿就被古老的树木所遮挡住了，于是就看不见了。是他死后灵魂从尸体中解脱出来成了仙呢？还是偶然有人的相貌与他相象呢？鉴于他那孤僻的性格，似乎说他成仙了合情理一些。

【原文】

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曰：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正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复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

台柳。巧哉造化心，此罚胜枷。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挥醉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盖为许显纯诸姬，流落青楼作也。时有以死自誓者，夜梦显纯浴血来曰：我死不蔽辜，故天以汝等示身后之罚，汝若不从，吾罪益重。诸姬每举以告客，故有因果信非偶句云。

【译文】

已故高祖父集子里有《快哉行》一篇道：“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瘡，正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覆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台柳。巧哉造物心，此罚胜枷。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挥醉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原是为许显纯的诸多姬妾流落妓院而作的。起初，那些姬妾隶属妓女的名册时，有发誓宁死不从的。夜里梦见显纯满身是血而来说：“我死了也不能掩盖罪恶，所以拿你们来显示身后的惩罚。你如果不依从，我的罪更加重。”那些姬妾往往举出这事告诉客人，所以有“因果信非偶”的句子。

【原文】

先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见一骑飞驰向东北，突挂柳枝而堕。众趋视之，气绝矣。食顷，一妇号泣来，曰：姑病无药饵，步行一昼夜，向母家借得衣饰数事，不料为骑马贼所夺。众引视堕马者，时已复苏。妇呼曰：正是人也。其袱掷于道旁。问袱中衣饰之数，堕马者不能答。妇所言，启视一一合。堕马者乃伏罪。众以白昼劫夺，罪当缢首，将执送官。堕马者叩首乞命，愿以怀中数十金，予妇自赎。妇以姑病危急，亦不愿涉讼庭，乃取其金而纵之去。叔父曰：果报之速，无速于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觉在在处处有鬼神。

【译文】

先四叔栗甫公，一天前往河城去拜访朋友。途中见一人骑马向东北奔驰，突然被柳枝挂下马来。众人跑过去观看，已经断气了。过了一顿饭的时间，一个妇女哭喊着走过来，说：“婆婆生病，没钱买药，我徒步走了一天一夜，向娘家借了一点衣服首饰，打算换钱为婆母买药。不想被骑马贼夺走了。”众人领她来看堕马的人，当时堕马的人已经苏醒。妇人呼喊说：“正是这个人。”包袱就丢在了路边。人们问骑马人包袱中衣物首饰的数目，骑马人不能回答；妇人所说的数字，与包袱被打开后检得的数字完全一致。骑马人不得不低头承认抢劫之罪。众人认为白昼抢劫，罪该绞死，要捆起来送往官府。骑马人叩头请求饶命，表示愿把怀中的几

十金送给妇人，用来赎罪。妇人因婆母病情危机，也不愿到公堂打官司，于是接受了骑马人的金钱，放他走了。叔父说：“因果报应的迅速，没有比这件事更迅速的了。每一想到这事，就觉得随时随地都有鬼神。”

【原文】

齐舜庭，前所记剧盗齐大之族也。最剽悍，能以绳系刀柄，掷伤人于两三丈外，其党号之曰飞刀。其邻曰张七，舜庭故奴视之，强售其住屋广马厰，且使其党恐之曰：不速迁，祸立至矣。张不得已，携妻女仓皇出。莫知所适，乃诣神祠祷告曰：小人不幸，为剧盗逼，穷迫无路。敬植杖神前，视所向而往。杖仆向东北，乃迤逦行乞至天津。以女嫁灶丁，助之晒盐，粗能自给。三四载后，舜庭劫饷事发，官兵围捕，黑夜乘风雨脱免。念其党有在商舶者，将投之，泛海去。昼伏夜行，窃瓜果为粮，幸无觉者。一夕，饥渴交迫，遥望一灯荧然。试叩门，一少妇凝视久之，忽呼曰：齐舜庭在此。盖追缉之牒，已急递至天津，立赏格募捕矣。众丁闻声毕集，舜庭手无寸刃，乃弭首就擒。少妇即张七之女也。使不迫逐七至是，则舜庭已变服，人无识者。地距海口，仅数里，竟扬帆去矣。

【译文】

齐舜庭是前面所叙述到的大盗贼齐大的同族。他长得剽肥粗悍，能把刀用绳子系住，在两三丈远之外投刀伤人，他的同伙称他为飞刀。他的邻居叫张七，齐舜庭一向把他当作奴仆看，强迫他卖掉他的住房用以扩宽马厰，并且唆使他的同伙威吓他：“你如果不赶快走，立即就有大祸临头。”张七迫不得已，推带着妻子儿女仓皇地逃出。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才来到神祠默默地祷告：“小人不幸，被恶毒的强盗所逼，已经穷困交加，饥寒交迫，无路可走了。”然后恭恭敬敬把一根木杖立在神灵面前，看木杖倒向何方就往何方走。木杖倒向东北方，于是张七带着一家人坎坎坷坷、沿途乞讨到了天津。在天津把女儿嫁给了一个盐丁，帮助他晒盐，勉强能维持生计。三四年之后，齐舜庭打劫饷粮的事情败露了，官兵围捕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又刮风，又下雨，他于是乘着风雨逃脱了。考虑到他的同伙中有在商船上的，他想去投奔他这个同伙，偷渡逃走。于是他白天躲藏起来晚上赶路，偷来瓜果充饥，幸亏没被人发现。一天晚上，他又饥又渴，远远的看见有一盏昏昏的灯光。他走过去试着敲了敲门，一个少妇久久地盯着他看，忽然大声叫道：“齐舜庭在这里！”大概追捕他的公文，已经迅速的送到了天津，并悬赏捉拿他。众多的盐丁们听到叫喊声马上集合来对付他，齐舜庭因为手无寸铁，只好束手就擒。这个叫喊的少妇就是张七的女儿。假如不是把张七逼迫到这里来，而齐舜庭又变换了装束，根本无人认识他。而这里离海口只有几里路，就会扬帆出海逃脱

了。

【原文】

王兰洲尝于舟次买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义。云父歿，家中落，与母兄投亲不遇，附舟南还。行李典卖尽，故鬻身为道路费。与之语，羞涩如新妇，固已怪之。比就寝，竟弛服横陈。王本买供使令，无他念，然宛转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问汝不愿乎？曰不愿。问不愿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时，所畜小奴数人，无不荐枕席。有初来愧拒者，辄加鞭笞曰：思买汝何为？愤愤乃尔。知奴事主人，分当如是。不如是则当捶楚，故不敢不自献也。王蹶然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楫。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还之，且赠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复于悯忠寺礼佛忏悔。梦伽蓝语曰：汝作过改过在顷刻间，冥司尚未注籍，可无庸读世尊也。

【译文】

王兰洲曾经在乘船途中买了一个童子，年十三四岁，很是俊秀文雅，也略知字义。童子说是父亲死了，家境败落；同母亲、兄长投奔亲戚不遇想搭船回到南边去。因行李当光卖完，所以卖身作路费。同他谈话，羞涩得像新媳妇，本来已经感到奇怪了。等到就寝，竟然脱光衣服躺着。王本意买来供使唤，没有别的念头；但是如今他温顺地主动亲近，自己也就控制不住了。事后，童子伏在枕头上暗暗哭泣，王就问：“你不愿意吗？”答：“不愿意。”问：“不愿意为什么先来亲近我？”答：“我的父亲在世时，所养的几个小奴仆，没有不在枕席上侍候的。有刚来羞愧拒绝的，就加以鞭打，说：‘想想买你做什么？糊涂到这样！’知道奴仆服侍主人，本分应当这样，不这样就应当受鞭打，所以不敢不自己献身。”王急忙起身推开枕头说：“可怕啊！”连忙叫船夫鼓动船桨，一夜追上他的母亲兄长，把童子还给他们，并且赠送了五十两银子。王心里还不能安宁，又在悯忠寺礼拜佛像忏悔。梦见伽蓝神对他说：“你犯了过错在顷刻之间就改正了，阴司还没有登记上簿册，可以不必亵渎佛祖了。”

【原文】

戈东长前辈，官翰林时，其太翁傅斋先生，市上买一惨绿袍。一日 户出，归失其钥，恐误遗于床上，隔窗视之。乃见此袍挺然如人立，闻惊呼声乃仆。众议焚之。刘啸谷前辈时同寓，曰：此必亡人衣，魂附之耳。鬼为阴气，见阳光则散。置烈日中反复曝，数日，再置屋中，密觇之，不复为祟矣。又东长头早童，恒以假发续辮。将罢官时，假发忽舒展蜿蜒，如蛇掉尾，不久即归田。是亦亡人之发，感衰气而变幻也。

【译文】

戈东长前辈任官翰林时，他的太翁傅斋先生从市上买回一件暗绿色的袍子。有一天傅斋锁了门出去，回来发现丢了钥匙。他以为钥匙忘在床上，便从窗户往里看，却看见那件绿袍挺挺地像人似的站着，听到惊呼声才倒下了。大伙议论说烧掉它。刘啸谷前辈当时和傅先生住在一起，说：“这是死人穿过的衣服，魂魄还附在上面。鬼是阴气，见了阳光就散了。”把绿袍放在太阳下反复晒了几天，再放进屋里，然后监视，那袍子就不再作怪了。又，戈东长的头发早就掉光了，他常用假发续辫子。他要被罢官时，假发忽然自己舒展蜿蜒而动，好像蛇掉转尾巴。不久，戈东长便回了乡下。这也是死人的头发，感到了人的衰气而作起怪来。

【原文】

德清徐编修开厚，亦壬戌前辈。初入馆时，每夜读书，则宅后空屋有读书声，与琅琅相答。细听所诵，亦馆阁律赋也。启户则无睹。一夕，蹑足屏息，窥之，见一少年着青半臂，蓝绫衫，携一卷背月坐，摇首吟哦，若有余味，殊不似为崇者。后亦无休咎。唐小说载天狐超异科，策二道，皆四言韵语，文颇古奥。或此狐亦应举者欤？此戈东长前辈说，戈徐同年进士也。

【译文】

德清编修徐开厚，是壬戌年登第的前辈。登第后刚入馆时，每夜一读书，就听到宅后的空屋中也有读书声，与他的读书声琅琅相应。细听其诵读内容，也是馆阁律赋。开门一看，空屋中不见一人。一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屏住气息，走到屋前窃视，见一位少年，身着青半臂，蓝绫衫，手持一卷书，背月而坐，正在津津有味地摇头吟诵，很不像是作祟的邪魅。后来，也没出现什么吉凶祸福。唐代小说中载有天狐超异科，策二道，都是四言韵语，文义很古奥。或许这个少年也是应举的狐仙吧！这件事是戈东长前辈叙述的。戈前辈与徐前辈是同年进士。

【原文】

乌鲁木齐八蜡祠道士，年八十余。一夕，以钱七千布荐下，卧其上而死。众议以是钱营葬，夜见梦于工房吏邬玉麟曰：我守官庙，棺应官给，钱我辛苦所积，乞纳棺中，俟来生我自取。玉麟悯而从之。葬讫，太息曰：以钱贮棺，埋于旷野，是以敛也，必暴骨。余曰：以钱买棺，尚能见梦，发棺攘夺，其为厉必矣。谁能为七千钱，以性命与鬼争？必无恙。众皆赧然，然玉麟正论也。

【译文】

乌鲁木齐八蜡祠的道士，八十多岁了。一天晚上，他把七千钱铺在席子下面，躺在上面死了。大家讨论说用这些钱来安葬他，夜里老道士托梦给工房吏邬玉麟

说：“我为官家守庙，官家应当给我棺材。钱是我辛苦积攒的，请放在我的棺材里，等来生我自己来拿。”邬玉麟同情他，答应了。安葬完毕，邬玉麟叹息道：“把钱放在棺材里，埋在旷野之中，等于用美玉随葬，必将被人盗墓。”我说：“用他的钱买棺材，他尚且能托梦，如果开棺抢钱，他肯定要报复。谁能为七千钱而和鬼拼命呢？肯定没事。”大家都笑，然而邬玉麟说的是正理。

【原文】

辛卯春，余自乌鲁木齐归。至巴里坤，老仆咸宁，据鞍睡大雾中，与众相失，误循野马蹄迹入乱山中。迷不得出，自分必死。偶见崖下伏尸，盖流人逃窜冻死者。背束布囊有糗粮，宁藉以充饥，因拜祝曰：我埋君骨，君有灵，其导我马行。乃移尸岩窦中，遇乱石紧窒。惘惘信马行，越十余里，忽得路。出山，则哈密境矣。哈密游击徐君，在乌鲁木齐旧相识，因投其署以待余。余迟两日始至，相见如隔世。此不知鬼果有灵，导之以出，或神以一念之善，佑之使出，抑偶然侥幸而得出。徐君曰：吾宁归功于鬼神，为掩埋骸者劝也。

【译文】

辛卯年的春天，我从乌鲁木齐回来。到达八里坤的时候，老仆人咸宁在大雾中伏在马鞍上睡着了，离开了大伙，沿着野马的足迹，误入了乱山中。迷路了不能出来，他自己感觉到肯定是会死在这山里了。偶然他在山崖上面看见一具躺在地上的尸体，大概是流亡的人在逃亡路中被冻死的。这尸体背上扎了个布袋，里面装有干粮，咸宁就用来充饥，并且拜跪着祷告说：“我埋了你的尸骨，你若在天有灵，就引导我的马如何前行。”于是把尸体放到岩石洞中，用一些乱石紧紧的封闭。茫茫然的听凭马走，走了十多里，忽然发现了路。出了山，就是哈密的境地了。哈密有个游击官徐某，是我在乌鲁木齐的老相识，因此咸宁就投到他的府上等我。我迟了两天才到，相见时有一种隔世的感觉。这件事不知是鬼果真有灵，引导他出山，还是神因他的一念善心，保佑他使他能够出来，也或者是偶然碰巧侥幸出来的？徐某说：“我宁愿把这件事归功于鬼神，以鼓励那些掩埋寒骨的人。”

【原文】

董曲江前辈言，顾侠君刻元诗选成，家有五六岁童子，忽举手外指曰：有衣冠者数百人，望门跪拜。嗟乎，鬼尚好名哉！余谓剔扶幽沉，罗放佚，以表章之力，发冥漠之光，其衔感九泉，固理所宜有。至于交通声气，号召生徒，渴枣灾梨，递相神圣，不但有明末造，标榜多诬，即月泉吟社诸人，亦病未离乎客气。盖植党者多私，争名者相轧。即盖棺以后，论定犹难，况乎文酒流连，唱予和汝之日哉。昭明文选，以何逊见存，遂不登一字。古人之所见远矣。

【译文】

董曲江前辈说：顾侠君刻印《元诗选》刚刚完工，家里有个五六岁的儿童忽然举手向外指着说：“有穿戴士绅衣冠的数百人，朝着门跪拜。”唉，鬼尚且好名呵！我认为搜索沉埋的，搜集散失的，用表彰的力量，使死者的作品发出光辉，他们在九泉之下感念不尽，固然是情理上所应有的。至于互通声气，号召门徒，胡刻滥印，互相吹捧为神圣，不但明代末期，所标榜的多半名不符实，就是月泉吟社那些人，也摆脱不了虚夸浮泛的毛病。大概结党的多有私心，争名的互相倾轧，就是盖棺以后，论定还难，何况是文酒盘桓，我唱你和的日子呢！《昭明文选》因为何逊还在世，就不登他一个字，古人的见地可谓深远了。

【原文】

余次女适长山袁氏，所居曰焦家桥。今岁归宁，言距所居二三里许，有农家女归宁，其父送之还夫家。中途入墓林便旋，良久乃出。父怪其形神稍异，听其语音，亦不同，心窃有疑，然无以发也。至家后，其夫私告父母曰：新妇相安久矣，今见之心悸，何也？父母斥其妄语，使归寝。所居与父母隔一墙，夜忽闻颠扑膈膈声。惊起窃听，乃闻子大号呼。家众破扉入，见一物如黑驴，冲人出，火光爆射，一跃而逝。视其子，唯余残血。天曙，往觅其妇，竟不可得，疑亦为所啖矣。此与太平广记所载罗刹鬼事全相似。殆亦是鬼欤？观此知佛典不全诬，小说稗官，亦不全出虚构。

【译文】

我的次女嫁予长山袁氏，居住地址叫焦家桥。今年她回娘家探亲，叙述了这样一件事：距焦家桥二三里路的地方，有位农家女回娘家探望父母，由父亲送她返回夫家。途中农家女进入坟墓树林中小便，很长时间才出来。出来后形貌和神色稍微有了一点变化，说话的语音也有不同了。父亲感到奇怪，心里暗暗产生怀疑，但无从揭发出这是怎么回事。到夫家后，丈夫私下告诉自己的父母说：“我与新妇相爱相安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今天见到她却心中恐惧，这是什么原因呢？”父母训斥他胡说，强迫让他回到房间与新妇就寝。小夫妻居住的房间，与父母仅隔一墙。夜间，父母忽然听到隔壁有颠扑声和膈膈声，惊讶地起来偷听，才听见儿子大声号呼。家人们破门而入，见有一个如同黑驴的怪物，冲开人群跑出屋来，火光爆射，一跃就不见了。再看他的儿子，仅馀留了一点残血。天亮后，前往墓地寻找新妇，始终没有找到。怀疑也是被怪物吞吃了。这与《太平广记》所记载的罗刹鬼事特别相似，大概也是鬼吧！通过这件事，可知佛经并不全是胡言妄语；小说稗官之类的书籍记载，也不都是虚构出来的。

【原文】

河间一妇，性佚荡，然貌至陋，日靓妆倚门，人无顾者。后其夫随高叶飞官天长，甚见委任，豪夺巧取，岁以多金寄归。妇藉其财，以招诱少年，门遂如市。迨叶飞获谴，其夫遁归，则囊篋全空，器物斥卖亦略尽。唯存一丑妇，淫疮遍体而已。人谓其不拥厚货，此妇万无堕节理，岂非天道哉。

【译文】

河间有个女人，性情淫荡，但长相极丑，天天浓妆打扮了倚门卖笑，但没人来找她。后来她的丈夫随着高叶飞在天长任官，很受重用。他巧取豪夺，每年都寄回来许多钱。这女人使用钱财来引诱少年，于是她家便有许多人来来往往。高叶飞被罢官之后，她丈夫逃了回来，但家中钱财全空，连器具物品也差不多卖光了，只剩下了一个丑女人，而且遍身是淫疮。人们说如果他不弄来很多钱财，这女人也万万不会去乱搞，这不是天意么？

【原文】

伯祖湛元公、从伯君章公、从兄旭升，三世皆以心悸不寐卒。旭升子汝允，亦患是疾。一日治宅，匠睨楼角而笑曰：此中有物。破之则 砖如小龕，一故灯檠在焉。云此物能使人不寐，当时坛者之魔术也。汝允自是遂愈。丁未春，从侄汝伦，为余言之。此何理哉？然观此一物藏壁中，即能操主人之生死，则宅有吉凶，其说当信矣。

【译文】

我的伯祖父湛元公，堂伯父君章公，堂兄旭升，三代都因为心悸不能睡觉而死了。旭升的儿子汝允，也患了这种病。一天在修整房屋的时候，一个工匠眯着眼睛看着楼角落笑着说：“这里面有东西。”拆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用砖砌成的小龕，有一个旧灯架在里面。有人说这个东西能叫人睡不着觉，是当时的泥瓦匠的一种魔术。汝允从此以后病就好了。乾隆二十五年的春天，我的堂侄子汝伦对我说了这件事。这是什么道理呢？既然把这样一件物品放在墙壁里，就能操纵主人的生死命运，那么住宅地有吉凶的说法应当是可以相信的了。

【原文】

戴户曹临，以工书供奉内廷。尝梦至冥司，遇一吏，故友也。留与谈，偶揭其簿，正见己名下朱笔草书，似一犀字。吏遂夺而掩之，意似薄怒，问之亦不答。忽惶遽而醒，莫测其故。偶告裘文达公。文达沉思曰：此殆阴曹简便之籍，如部院之略节。户中二字，连写颇似犀字。君其终于户部郎中乎？后竟如文达之言。

【译文】

户部司员戴临，因工于书法侍奉于内廷。他曾经做梦到了阴司，遇到一个吏员，是旧时的朋友，挽留他一起谈天。偶而揭开他的簿册，正好见到自己的名字，名字下面用朱笔草书，像一个犀字。吏员夺了过去把它掩上，意思好像有些恼怒，问他，也不回答。戴在惊惧惶恐中忽然醒了过来。猜不出它的缘故。戴偶然把这事告诉了裘文达公，文达沉思着说：“这恐怕是阴司简便的簿籍，如同六部和都察院摘要的文件；户中两个字，连写颇像是犀字，您大概将以户部郎中的官职结局吧？”后来竟然如同文达所说。

【原文】

东光霍易书先生，雍正甲辰，举于乡。留滞京师，未有成就，祈梦吕仙祠中。梦神示以诗曰：六瓣梅花插满头，谁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矫矫云中鹤，飞上三台阅九秋。至雍正五年，初定帽顶之制，其铜盘六瓣，如梅花，始悟首句之意。窃谓仙鹤为一品之服，三台为宰相位，此句既验，末二句亦必验也。后由中书舍人，官至奉天府尹，坐谴谪军台，其地曰葵苏图，实第三台也。官牒省笔，皆书 为台，适符诗语。果九载乃归。在塞外日，自署别号曰云中鹤，用诗中语也。后为姚安公述之，姚安公曰：霍字上为云字头，下为鹤字之半，正隐君姓，亦非泛语。先生喟然曰：岂但是哉。早年气盛，锐于进取，自谓卿相可立致，卒致颠蹶。职是之由，第二句神戒我矣，惜是时未思也。

【译文】

东光人霍易书先生，雍正甲辰年中举于乡。后留滞京师，未有成就，于是到吕仙祠中求梦。梦见神向他出示了一首诗说：“六瓣梅花插满头，谁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矫矫云中鹤，飞上三台阅九秋。”到雍正五年，开始规定帽顶的制度，他的铜盘六瓣恰如梅花，于是开始醒悟了首句诗的意思。私下以为仙鹤乃一品服，三台是宰相位，首句既已应验，末两句也会必然应验。后来他由中书舍人的官职迁至奉天府尹，坐罪贬谪军台，所在地叫葵苏图，实际是第三军台。官文减省笔画，凡瘡都减写成台字，恰好符合诗中的“三台”。又果然是过了九年才归来。在塞外期间，他自署别号叫“云中鹤”，是采用的诗中语言。后来他对姚安公讲述此事，姚安公说：“霍字上部是个云字头，下部是鹤字的半边，正好隐藏了君的姓，也不是泛泛词语啊！”霍易书先生感叹地说：“岂止是这样呢！早年气盛，锐意进取，自认为卿相之位可以立即到手，终于导致跌足摔倒。由此看来，第二句诗是神对我的告诫，可惜当时没有深思，也没悟出其中的含义。”

【原文】

古以龟卜。孔子系易，极言蓍德，而龟渐废。火珠林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神祠率有签，而莫灵于关帝。关帝之签，莫灵于正阳门侧之祠。盖一岁中，自元旦至除夕，一日中，自昧爽至黄昏，摇筒者恒琅琅然。一筒不给，置数筒焉。杂沓纷纭，倏忽万状，非惟无暇于检核，亦并不容于思议，虽千手千目，亦不能遍应也。然所得之签，皆验如面语，是何故欤？其最奇者，乾隆壬申乡试，一南士于三月朔日斋沐以祷。乞示试题，得一签，曰：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是科，孟子题：为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至汤九尺，应首句也。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应第二句也。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第四句也。是真不可测矣。

【译文】

古代用龟卜。孔子在《系易》中大力提倡用蓍草占卜，于是龟卜渐渐没人用了。《火珠林》中首先用钱卜代替蓍卜，但是要掷六次，还嫌烦琐。《灵棋经》中的卜法是掷一次便能成卦，但是排列起来也很麻烦。至于神祠中的签，一抽便得卦词，就更简便了。神祠都有签，但都不如关帝祠灵验；关帝祠的签，最灵验的是正阳门边的关帝祠。一年之中，从元旦到除夕，一天之中，从凌晨到黄昏，始终琅琅地摇筒者不断。一个筒供不上，就预备几个筒。杂沓纷乱，转瞬之间便有各种情况，不但没功夫检核，也没功夫思考。即便是长了一千只手一千只眼，也应答不过来。但所得到签，都灵验得好像当面推算出来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最神奇的，是乾隆十七年的乡试。有位南方人在三月一日斋戒沐浴后祷告，请求透露试题。得到一签，上写道：“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毛。”这一年的考题，《孟子》题是：“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汤九尺”。那一段应了第一句；《论语》题为：“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应了第二句；《中庸》题为：“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了第四句。这事真是不可理解。

【原文】

孙虚船先生言：其友尝患寒疾，昏愤中觉魂气飞越，随风飘荡。至一官署，谛视门内皆鬼神，知为冥府。见有人自侧门入，试随之行，无呵禁者。又随众坐庑下，亦无诘问者。窃睨堂上，讼者如织。冥王左检籍，右执笔，有一两言决者，有数十言数百言乃决者，与人世刑曹无少异。琅琅引下，皆帖服无后言。忽见前辈某公盛服入，冥王延坐，问讼何事。则诉门生故吏之辜恩，所举凡数十人，意颇恨恨。冥

王颜色似不谓然，俟其语竟，拱手曰：此辈奔竞排挤，机械万端，天道昭昭，终罹冥谪。然神殛之则可，公责之则不可。种桃李者得其实，种蒺藜者得其刺，公不闻乎？公所赏鉴，大抵附势之流；势去之后，乃责之以道义，是凿冰而求火也。公则左矣，何暇尤人？某公怵然久之，逡巡竟退。友故与相识，欲近前问讯。忽闻背后叱咤声，一回顾间，悚然已醒。

【译文】

孙虚船先生说他的朋友曾经得了寒病，昏迷中只觉得灵魂飞了出去，随着风到处飘荡。他来到了一个官府，仔细地观看，只发现门里面都是一些鬼神，就知道这是阴间。他看见有人从侧门进去，他也试着跟随着走，没人阻止他。他又跟随着众人坐在廊庑下，也没人责问他。他偷偷地看了一下公堂上，告状的人川流不息。阎王左手拿着案卷，右手拿笔，有的案件一两句话就判决了，有的讲了十几句或几百句才解决，这与人世间审理案件没什么差别。判决后，罪犯们被戴上脚镣手铐给带下去，都服服贴贴没说二话。忽然他看见一位前辈穿戴整齐地进来了，阎王请他坐下，问他要告什么事，他就说他的门生和旧时的小官吏忘恩负义，所列举的有几十个人，看样子他很气愤。然而阎王的脸色似乎不以为然，等他说完了之后，便拱拱手说：“这些人到处奔走，互相排挤，狡诈万端，天下的道理是很鲜明的，他们终究要受到阴间的惩罚。但是鬼神处罚他们可以，而你责骂他们就不行。种植桃李者得到果实，种植蒺藜的得到它的刺，你难道没听说过吗？你所赏识的，大都是一些趋炎附势的人，你大势已去之后，又责怪他们，并且是用道义的原则，这就好像是凿冰求火。你错了，为什么还要埋怨别人呢？”某公于是怅然若失了好久，慢吞吞地退下去了。孙虚船的朋友与他是老相识，想上去问候一下。忽然听见有人在呵斥他，他回头去看的时候，猛地惊醒了。

【原文】

董文恪公老仆王某，性谦谨，善应门，数十年未忤一人，所谓王和尚者是也。言尝随文恪公宿博将军废园。月夜据石纳凉，遥见一人仓皇隐避，一人邀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树下曰：以为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之契厚，次责任事之负心，曰：某事乘我急需，故难其词以勒我，中饱几何。某事欺我不谙，虚张其数以给我，干没又几何。如是数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颊，怒气垒涌，似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间出，曰：渠今已堕饿鬼道，君何必相凌？且负债必还，又何必太遽？其一人弥怒曰：既已饿鬼，何从还债？老叟曰：业有满时，则债有还日。冥司定律，凡称贷子母之钱，来生有禄则偿，无禄则免，为其限于力也。若胁取诱取之财，虽历万劫，亦须填补。其或无禄可抵，则为六畜以偿。或一世不足抵，则分

数世以偿。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于仆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释手各散。老叟疑其土神也，所言干仆，王某犹及见之，果最有心计云。

【译文】

董文恪公的老仆王某，性情谨厚，善于照看门户，几十年未曾得罪过一个人，人们都称他为王和尚。他说曾随董文恪公宿在博将军的破花园里，月夜在大石头下乘凉，远远地望见一个人仓皇躲避，另一个人截住他，抓住他的胳膊，一起坐到树下，说：“我以为你早就升天了，不料在这儿相遇。”于是先叙说两人交往的密切，接着说对方做事的负心，说：某某事你乘我急需，故意说怎么怎么难而勒索我，中饱多少多少私囊；某某事你欺我不懂，夸大数量骗我，又私吞了多少多少。这么数落了有几十件事，每说一件事打一下对方的耳光，怒气冲冲地好像要把对方吞了似的。过了一会儿，从草丛里出来一个老头，说：“这家伙如今已堕入饿鬼道，你何必再逼他？况且负债必须还，又何必那么着急？”催债人更为愤怒，说：“他已成了饿鬼，怎么还能还债？”老头说：“孽缘有满的时候，那么债也有还的日子。地府制定律条，凡是高利贷，来生有禄就偿还，没有禄就免，因为他无力偿还。如果是威胁或诈骗来的钱财，即便是过了一万代，也必须偿还。也可能他没有禄可以抵偿，那么就变为六畜来偿还。如果一生也还不完债，就分为几代来还。今晚董公吃的豚，不就是他那个仆人的第十一代身么？”催债人的怒火似略平息了些，松开手各自走了。估计这老头是土神，他所说的那个仆人，王某还见过他，说是最有心计。

【原文】

福建曹藩司绳柱言，一岁，司道会议臬署。上食未毕，一仆携一小儿过堂下，小儿惊怖不前，曰：有无数奇鬼，皆身长丈余，肩承梁柱。众闻号叫，方出问，则承尘上落土簌簌，声如撒豆。急跃而出，已栋摧仆地矣。咸额手谓鬼神护持也。湖广定制府长，时为巡抚，闻话是事，喟然曰：既在在处处有鬼神护持，自必在在处处有鬼神监察。

【译文】

福建布政使曹绳柱说：有一年司道官员在按察使衙署里会议，献食还没有完，一个仆人携带小儿经过堂下，小儿惊慌恐怖地不肯向前，说：“有无数个奇鬼，都是身长一丈多，用肩膀顶承着屋梁柱子。”众人听到呼叫的声音，刚出来询问，天花板上就掉落泥土，簌簌的声音好像在抛撒豆子。众人急忙跳跃而出，转眼间已经栋梁折断倒地了。众人都庆幸说是鬼神的护佑。湖广总督定长，当时任巡抚，听到讲起这件事，叹息着说：“既然到处有鬼神护佑，自然必定到处有鬼神在察看。”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如是我闻一

【原文】

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然博雅君子，或不以为纰缪，且有以新续告者。因补缀旧闻，又成四卷。欧阳公曰：物尝聚于所好。岂不信哉！缘是知一有偏嗜，必有浸淫而不自己者。天下事往往如斯，亦可以深长思也。辛亥七月二十一日题。

【译文】

以前我撰写过一本《滦阳消夏录》，还没定搞就被书坊偷印了。其实这不是出于我的愿望，但那些博学多知的文人并不认为这部书稿有什么错漏，并且劝我续写一本，因此我根据自己的旧闻补写了四卷。记得欧阳修说过：“物尝聚于所好。”这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一旦有了偏爱，就会沉浸其中不能自己。天下的事往往是这样，这是应该去加以深思的。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题。

【原文】

太原折生遇兰言，其乡有扶乩者，降坛大书一诗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曰：柿园败将。皆悚然，知为白谷孙公也。柿园之役，败于中旨之促战，罪不在公。诗乃以房车战自比，引为已过，正人君子用心，视王化贞辈僨轹误国，犹百计卸责于人者，真三光之于九泉矣。大同杜生宜滋，亦录有此诗，空握作辜负；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凡四字不同，盖传写偶异，大旨则无殊也。

【译文】

太原折生遇兰说：他的家乡有扶乩的，降临乩坛的神大书一诗道：“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旧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署名叫“柿园败将”。乩坛中的人都肃然起敬，知道是白谷孙公。柿园的这一次战役，败在朝中旨意的催促作战，罪不在公。诗中以房癭的车战用来自比，引为自己的过错。看看正人君子

的用心，再看王化贞之流的覆败误国，还千方百计推卸责任给别人，真如日月星之光和九泉之比了。大同杜生宜滋也抄录有这首诗，“空握”作“辜负”，“春滋”作“春添”，“意若何”作“竟若何”，共有四个字不同。大概传写中偶有差异，它的大旨则没有什么区别。

【原文】

许南金先生言，康熙乙未，过阜城之漫河，夏雨泥泞，马疲不进，息路旁树下。坐而假寐，恍惚见女子拜言曰：妾黄保宁妻汤氏也。在此为强暴所逼，以死捍拒，卒被数刃而死。官虽捕贼骈诛，然以妾已被污，竟不旌表。冥官哀其贞烈，俾居此地，为横死诸魂长，今四十余年矣。夫异乡丐妇，踽踽独行，猝遇三健男子执缚于树，肆行淫毒，除骂贼求死，别无他术。其啮齿受玷，由力不敌，非节之不固也。司谏者苛责无已，不亦冤乎？公状貌似儒者，当必明理。乞为白之。梦中欲询其里居，霍然已醒。后问阜城士大夫，无知其事者。问诸老吏，亦不得其案牒。盖当时不以为烈妇，湮没久矣。

【译文】

许南金先生说，康熙五十四年，他路经阜城县的漫河。时值夏雨连绵，道路泥泞，人马疲惫不堪，便在路旁树下歇息。他坐着打盹儿，恍惚之间见一女子来拜见，说：“我是黄保宁的妻子汤氏，在此地遭暴力逼迫，我以死抗拒，最后被杀死。官府虽将强盗全都捕杀了，但因我已被玷污，所以不予表彰。阴曹官吏可怜我的贞烈，派我居住此地，作为横死的魂灵之长，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一个来自异乡的乞丐妇人，艰难独行，突然遭遇三个强健男子，被捆绑在树上肆意奸淫，除了痛骂贼人以求速死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我咬着牙遭受玷污，是由于不敌贼人暴力，而非节操不坚贞！掌管断案的官吏对我苛求不止，岂不是太冤枉我了吗？看您的相貌像是有学问的人，一定事理分明，请求您为我伸冤。”梦中，许先生还想询问女子的乡里住处，却忽然醒来。后来询问阜城县士大夫们，都不知这件事，向老吏打听，也未得到此事的档案。大概是因为没把她作为烈妇，而早已被湮没了。

【原文】

京师某观，故有狐。道士建醮，釀多金。蒞事后，与其徒在神座灯前，会计出入，尚阙数金。师谓徒乾没，徒谓师误算，盘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梁上语曰：新秋凉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数金，非汝欲买媚药，置怀中，过后巷刘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环，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转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敛簿出。剃工魏福，时寓观内，亲闻之。言其声咿咿呦呦，如小儿女云。

【译文】

在京城某个道观里，一直住着一个狐仙。有一次，有个道士募集了许多钱来设场做法事。等到法事完毕后，道士坐在神座灯前跟徒弟们结算帐目。发现缺了一些钱，师父说是徒弟私吞了。徒弟说是师父算错了。算盘珠子打得格格作响，一直到三更都没有停止。忽然听到梁上有人说：“凉凉爽爽的初秋，我困倦了正要入睡，而你们这样吵吵骂骂，把我都弄醒了。你缺的钱，不是你要买媚药，就把它放在怀里。后来你到后巷的刘二姐家，她向你要戒指，当时你醉了，信手把它塞给了她么！为什么连这样的事都忘记了吗？”徒弟听到这话后，转过脸掩口而笑。而老道士羞得无话可说，收起帐簿就走了。当时剃头师傅魏福也正住在这座道观里，他亲耳听到这番话。他说那声音咿咿呦呦的，好象是小孩发出的一样。

【原文】

旱魃为虐，见云汉之诗，是事出经典矣。山海经实以女魃，似因诗语而附会。然据其所言，特一妖神焉耳。近世所云旱魃，则皆僵尸。掘而焚之，亦往往致雨。夫雨为天地之欣合。一僵尸之火焰，竟能弥塞乾坤，使隔绝不通乎？雨亦有龙所做者，一僵尸之伎俩，竟能驱逐神物，使畏避不前乎？是何说以解之？又狐避雷劫，自宋以来，见于杂说者不一。夫狐无罪欤？雷霆克期而击之，是淫刑也，天道不如是也。狐有罪欤？何时不可以诛，而必限以某日某刻，使先知早避。即一时暂免，又何时不可以诛，乃过此一时，竟不复追理，是佚罚也，天道亦不如是也。是何说以解之？偶阅近人夜谈丛录，见所载焚旱魃一事、狐避劫二事，因记所疑，俟格物穷理者详之。

【译文】

旱魃制造旱灾，见于《诗经》中的《云汉》一诗，可见是出自经典的了。《山海经》把旱魃看作女性，似乎是在《诗经》的基础上附会出来的。然而，据上述经典所言，旱魃专指一位妖神。近世所说的旱魃，却都是僵尸。把僵尸挖掘出来焚烧掉，也就往往导致下雨。可是，雨是由天地二气的结合所形成的，一具僵尸的气焰就能塞满乾坤，使天地二气隔绝不通吗？雨也有龙形成的，一具僵尸的伎俩就能驱逐神物，使龙畏避不肯向前吗？如何来解释这些疑问呢？还有，狐躲避雷击的事情，从宋代以来就经常见于各种杂说记载。如果狐没有罪过，雷霆按期出去，那就是滥用刑罚，不合乎天道。如果狐有罪过，何时不可诛杀呢？为什么要必定限制在某日某刻，让其预先得知及早躲避呢？即使是一时侥幸躲过，又何时不可继续诛杀，却过了规定时刻竟不再追究？这显然是失于刑罚，也不合乎天道。又作何解释呢？偶尔翻阅近人所著的《夜谈丛录》，见到其中焚旱魃、狐避劫二事，因此记

下了个人的疑问，以待格物穷理的先生们详细解释。

【原文】

虎坊桥西一宅，南皮张公子畏故居也，今刘云房副宪居之。中有一井，子午二时汲则甘，余时则否，其理莫明。或曰：阴起午中，阳生子半，与地气应也。然元气昆仑，充满天地，何他并不与地气应，此井独应乎？西士最讲格物学。职方外纪载：其地有水，一旦十二潮，与晷漏不差杪忽。有欲穷其理者，构庐水侧，昼夜测之，迄不能喻。至恚而自沉。此井抑亦是类耳。

【译文】

北京虎坊桥西有一幢住宅，是南皮张子畏先生的故居，现在由左副都御使刘云房住着。宅中有一口井，在子时、午时两个时辰打水，水是甜的，其他时间则不甜。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人说：“这是由于阴气正午生起，阳气在夜里十二点时生起，阴阳二气与地气感应的缘故。”然而元气浑沦，充满天地之间，为什么其他并不与地气感应，唯独这口井与地气相感应呢？记得西洋人最讲究格物学的。在《职方外纪》中记载：某地的水一天之内十二次涨潮，其时间与十二时辰分秒不差。有个人想要探究其中的道理，就在水边筑房，日夜观测，始终未能明白。他怨愤之极就投水而死。这口井或许也属于这一类吧！

【原文】

张读宣室志曰：俗传人死数日，当有禽自柩中出，曰煞。太和中，有郑生者，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忽无所见。访里中民讯之。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今日煞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所获果是乎？此即今所谓煞神也。徐铉稽神录曰：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尝谓无鬼神。母死，俗巫戒之曰：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推门入。虎子皇遽无计。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曰：无。此即今所谓回煞也。俗云：殇子未生齿者，死无煞；有齿者即有煞。巫覡能预克其期。家奴孙文举、宋文皆通是术。余尝索视其书，特以年月日时干支推算，别无奇奥。其某日逢其凶煞，当用某符禳解，则诡词取财而已。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尤为荒诞。然家奴宋遇妇死，遇召巫斩殃，迄今所居室中，夜恒作响，小儿女亦多见其形，似又不尽诬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明之理，莫得而穷。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

【译文】

张读著的《宣室志》中说：民间传说人死几天后会有鸟从灵柩中出来，叫

“煞”。太和年间，有一姓郑的用网捕到一只大鸟，羽毛苍灰，高五尺余，鸟忽然不见了。他询问村里的人，有人告诉他：村里有个人死了数日，巫师说今天煞要离去，这家人偷偷查看，见有一只大鸟毛色苍灰，从灵柩中飞出来。您所捕到的是否就是这只？这便是现在所说的煞神。徐铉著《稽神录》中记载：彭虎子少壮有力，说不信鬼神。他的母亲死了，民间巫师告诫他说，某一天殃煞该返回了，将会有很大的伤害，应当离家躲避。于是全家男女老幼都离开家躲藏起来，彭虎子独留不去。夜里有人推门进来，彭虎子恐惧失措，见有一瓮便跳进去，用板盖住口。他觉得母亲坐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有没有人？”母亲答：“无人。”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回煞。据民间传说，未成年的孩子没长牙齿，死了不会有煞；长了牙死后便有煞。巫师能预先算出回煞的日期。我的奴仆孙文举、宋文都通晓这种巫术。我曾经将他们的书要来看，只不过是年月日干支来推算，没有什么其他奥妙之处。书里的“某日逢某凶煞，当用某符禳解”，不过是危言耸听，骗取钱财罢了。也有的人家居室狭窄，没有躲避煞的地方，巫师便又有“压制之法”，使煞不出来，这叫做“斩殃”，这就更加荒诞了。然而，我的家奴宋遇媳妇死后，请巫师斩殃，他住的地方，至今夜里经常发出响声，许多小孩儿也见到煞的形状。这似乎又不完全是瞎说。天地之大，何所未有？幽明之理，难于探究。不必迎合这种说法，也不必着力批驳这种说法。

【原文】

人死者，魂隶冥籍矣。然地球圆九万里，径三万里，国土不可以数计，其人当百倍中土，鬼亦当百倍中土，何游冥司者，所见皆中土之鬼，无一徼外之鬼耶？其在在各有阎罗王耶？顾郎中德懋，摄阴官者也，尝以问之，弗能答。人不死者，名列仙籍矣。然赤松广成，闻于上古，何后代所遇之仙，皆出近世？刘向以下之所记，悉无闻耶？岂终归于尽，如朱子之论魏伯阳耶？娄真人近垣领道教者也，尝以问之，亦弗能答。

【译文】

死了的人，魂灵隶属阴间的名册。但是地球圆周九万里，直径三万里，各国的疆土不可以用数量来计算，它的人民应当百倍于中国，鬼也应当百倍于中国。为什么游历阴司的，所见到的都是中国的鬼，没有一个边界之外的鬼呢？其所在的地方各有阎罗王吗？顾郎中德懋，是兼理阴间官吏的，我曾经问起过他，不能解答。人不死的，名字列于仙人名册的了。但是赤松、广成，在上古的时候听说过；为什么后代所遇到的仙人，都出于近世？刘向以后所记载的，都没有听说过呢？难道终归于消失，像朱子的论魏伯阳吗？娄真人近垣，是管领道教的，曾经问起过

他，也不能解答。

【原文】

里人阎勋，疑其妻与表弟通，遂携铳击杀其表弟，复归而杀妻，刀于胸，格格然如中铁石，迄不能伤。或曰：是鬼神愍其枉死，阴相之也。然枉死者多，鬼神何不尽阴相欤？当由别有善行，故默邀护佑耳。

【译文】

村人阎勋，怀疑自己的妻子与表弟通奸，就用火枪杀死了表弟，然后又回家杀妻。他把刀刃向妻子胸部刺去，就像刺在铁石上一样格格响，终于不能刺伤。有人说：“这是鬼神同情她要冤死，暗中进行了保护。”可是，冤死的人多了，为什么鬼神不全都暗中保护呢？应该是由于她做了什么其他好事，才会有神灵暗中保护的。

【原文】

景州申君学坤，谦居先生子也。纯厚朴拙，不坠家风，信道学甚笃。尝谓从兄懋园曰：曩在某寺，见僧以福田诱财物，供酒肉资。因著一论，戒勿施舍。夜梦一神，似彼教所谓伽蓝者，与余侃侃争曰：君勿尔也。以佛法论，广大慈悲，万物平等。彼僧尼非万物之一耶？施食及于鸟鸢，爱惜及于虫鼠，欲其生也。此辈藉施舍以生，君必使之饥而死，曾视之不若鸟鸢虫鼠耶？其间破坏戒律，自堕泥犁者，诚比比皆是，然因有巢鸟而尽戕羽族，因有破獐而尽戕兽类，有是理耶？以世法论，田不足授，不能不使百姓自谋食。彼僧尼亦百姓之一种，彼募化亦谋食之一道。必以其不耕不织为蠹国耗民，彼不耕不织而蠹国耗民者，独僧尼耶？君何不一一著论禁之也？且天地之大，此辈岂止数十万，一旦绝其衣食之源，羸弱者转乎沟壑，姑勿具论，桀黠者铤而走险，君何以善其后耶？昌黎辟佛，尚曰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君无策以养，而徒戕其生，岂但非佛意，恐亦非孔孟意也。驷不及舌，君其图之。余梦中欲与辩，忽然已觉，其语历历可忆。公以所论何如？懋园沉思良久曰：君所持者正，彼所见者大。然人情所向，匪今始今，岂君一论所能遏。此神刺刺不休，殊多此一争耳。

【译文】

景州人申学坤，是申谦居先生之子。为人纯厚朴拙，家风不坠，笃信道学。他曾经对堂兄懋园说：“从前在某寺庙，见一僧用劝人从善以得福田的办法诱骗财物，吃喝挥霍，因而写了一篇文章，劝诫别人不要向僧人施舍。夜里梦见一位神，像是佛教所说的伽蓝。神与我侃侃争辩说：您不要这样。以佛法而论，佛门广大慈悲，使万物平等。那些僧尼不也是万物之一吗？施食物给那些鸟类，以对虫鼠

加以保护,是为了让它们生存下去。僧尼们凭借施舍而生存,您却一定要让他们饥饿而死,不是把他们看得连鸟兽虫鼠都不如了吗?僧尼之中,破坏戒律、自堕泥淖的,当然随处都有。但是因为有枭鸟就杀尽鸟类,因为有破獍就灭绝所有兽类,哪有这种道理呢?以世法而论,田地不足以分给每个人,不能不叫百姓自谋生路。那些僧尼也是百姓之一,他们募捐化缘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果非得认为僧尼不耕不织就是害国耗民的话,那么不耕不织而害国耗民的人何止僧尼呢?您为何不一一写文章禁止他们?况且天下之大,这类人岂止数十万。一旦断了他们衣食的来源,体弱的将会填埋沟壑之中,这暂且不说;凶恶狡猾的人则铤而走险,您将怎样收拾局面?韩愈排斥佛教,但是还说鳏寡孤独废疾者可以养起来。您没有办法养民,却只是剥夺他们的生路,这不仅不符合佛义,也不符合孔孟之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您反复思考这个道理。我在梦中想要和他争辩,忽然已经醒来,那人的话历历在耳。您认为他这番议论如何?”懋园沉思了好久说:“您持理公正,他的见解博大。然而人情世态正如《诗经》所说,并非始于现在,岂是您一番议论所能遏止的?这个神喋喋不休,更是多此一举。”

【原文】

同年金门高,吴县人。尝夜泊淮阴之间。见岸上二叟相遇,就坐水次草亭上。一叟曰:君近何事?一叟曰:主人避暑园林,吾日日入其水阁,观活秘戏图。百媚横生,亦殊可玩。其第五姬尤妖艳,见其与主人剪发为誓,约他年燕子楼中,作关盼盼;又约似玉箫再世,重侍韦皋。主人为之感泣。然偶闻其与母窃议,则谓主人已老,宜早储金帛,为别抱琵琶计也。君谓此辈可信乎?相与太息久之。一叟又曰:闻其嫡甚贤,信乎?一叟掉头曰: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贤之云。夫妒而鬻争,是为渊驱鱼者也。此妇于妾媵之来,弱者抚之以恩,纵其出入冶游,不复防制,使流于淫佚,其夫自愧而去之。强者待之以礼,阳尊之与己匹,而阴道之与夫抗,使养成骄悍,其夫不堪而去之。有二术所不能饵者,则密相煽构,务使参商两败者,又多之。幸不即败,而一门之内,诟谇时闻,使其夫入妾之室,则怨语愁颜。入妻之室,乃柔声怡色,其去就不问而知矣。此天下之善妒人也,何贤之云?门高窃听所言,服其中理,而不解其日入水阁语。方凝思间,有官舫鸣钲来,收帆欲泊。二叟转瞬已不见。乃悟其非人也。

【译文】

吴县有一个同我同年进士的人,叫金门高。他曾经泊船在淮阴之间,看到岸上有两位老人相遇,在岸边的草亭中坐了下来。一位老人说:“近来您做些什么啊?”另一位说:“因我的主人在园林避暑,我每天进入水阁去看活的秘戏图。那真

是百态横生，非常有意思。那位五姨太特别妖艳。在主人面前，她与主人剪发发誓，相约来生在燕子楼当关盼盼，成为他的美姬；又约定像玉箫那样转世再侍奉韦皋。主人被她感动得哭了。然而偶然间听到她与她母亲私下议论时说，‘主人已老，应当早些储备金银财物，做好改嫁的打算。’您认为这类人可靠吗？”说完后两位老人叹息了好久。后来一位问道：“听说您主人的妻子非常贤慧，是真的吗？”另一位老人掉转头来说：“那是天底下最善于妒忌人的妇人，还说什么贤慧呢？因为妒忌，相互之间争吵不休，就象为渊驱鱼。她对新来的妾妇，弱小的施加恩惠，放纵他们的冶游放荡，不加限制，使他们淫乱荒靡。这样她丈夫感到羞愧就打发她们走。对于强者就以礼相待，表面上让她们和自己平起平坐，暗中让她们与主人对抗，使她们养成骄横的脾气；主人因受不了就会赶走她们。这两种手段如果不能得逞的话，就暗地里挑拨她们，使之两败俱伤，这类事经常发生。即使有幸没有两败俱伤者，但在同一个房子里也吵骂不断，使得主人进入妾室，只见怨语愁颜，而进入妻室里时，听到的是柔声细语，这样主人常去哪里就不言而喻了。这样的妇人是天下最善于妒忌的，还有什么贤慧可言呢！”金门高听到这里，佩服他们言之有理，但不明白那老人为什么每日要到水阁去。正在这时，有条官船鸣锣驶来，要收帆停泊。两位老人转眼不见了，这时他才知道他们不是人类。

【原文】

先兄晴湖曰：饮卤汁者血凝而死，无药可医。里有妇人饮此者，方张皇莫措，忽一媼排闥入曰：可急取隔壁卖腐家所磨豆浆灌之。卤得豆浆则凝浆为腐，而不凝血。我是前村老狐，曾闻仙人言此方也。语讫不见。试之，果见苏。刘涓子有鬼遗方，此可称狐遗方也。

【译文】

先兄晴湖说：饮卤汁者血凝固而死，没有药可医治。家乡有一妇人喝了卤汁，正慌张失措，忽然一位老妇人推门而入说：“赶快从隔壁卖豆腐的那里取来豆浆给她灌上。卤水遇到豆浆，就将卤水凝成豆腐，而不使血凝固。我是前村的老狐狸，曾听仙人说过此药方。”说完不见了。用此方一试，妇人果然活了过来。南朝刘涓子有一副药方叫“鬼遗方”，这个药方可称做“狐遗方”。

【原文】

客作秦尔严，尝御车自李家洼往淮镇，遇持铳击鹄者，马皆惊逸。尔严仓皇堕下车，横卧辙中，自分无生理，而马忽不行。抵暮归家，沽酒自庆，灯下与侪辈话其异。闻窗外人语曰：尔谓马自不行耶？是我二人掣其辔也。开户出视，寂无人迹。明日，因贳酒脯至堕处祭之。先姚安公闻之曰：鬼如此求食，亦何恶于鬼？

【译文】

雇工秦尔严，曾经驾车从李家洼前往淮镇，碰到拿火铳打鸟鹊的，马都受惊奔逃。尔严慌张中坠落车下，横躺在车辙中，自料没有活的道理，而马忽然不走了。到晚上回家，买酒自己庆贺，灯下和同伴谈起这事的奇异。听到窗外有人说：“你说马自己不走吗？是我两人扯住它的辔头呵。”开门出去观看，寂然没有人迹。第二天于是带着酒肉，到坠落的地方祭祀。先父姚安公听到这件事，说：“鬼像这样求食，鬼又有什么可怕的！”

【原文】

里人王五贤（幼时闻呼其字是此二音，不知即此二字否也），老塾师也。尝夜过古墓，闻鞭朴声，并闻责数曰：尔不读书识字，不能明理，将来何事不可为。上干天律时，尔悔迟矣！谓深更旷野，谁人在此教子弟？谛听，乃出狐窟中。五贤喟然曰：不图此语，闻之此间。

【译文】

村里人王五贤，是一位老塾师。一次，他夜间经过古墓，听到鞭打的声音，还听到斥责说：“你不读书识字，不能明白道理，将来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等到对上触犯了天律的时候，你再后悔就晚了。”他想更深夜静的，又是在旷野之中，是谁在教育子弟呢？仔细一听，原来声音出于狐洞里。王五贤感叹地说：“不料这番话是在这里听到的。”

【原文】

先叔仪南公，有质库在西城。客作陈忠，主买菜蔬。侪辈皆谓其近多余润，宜饕众。忠讳无有。次日，篋钥不启，而所蓄钱数千，惟存九百。楼上故有狐，恒隔窗与人语。疑所为，试往扣之。果朗然应曰：“九百钱是汝雇值，分所应得，吾不敢取。其余皆日日所乾没，原非尔物。今日端阳，已为汝买粽若干，买酒若干，买肉若干，买鸡鱼及瓜菜果实各若干。并泛酒雄黄，亦为买得，皆在楼下空屋中，汝宜早烹炮，迟则天暑，恐腐败。”启户视之，累累具在，无可消纳，竟与众共餐。此狐可谓恶作剧，然亦颇快意人也。

【译文】

先叔父仪南公在西城开有一个当铺。由佣人陈忠负责购买蔬菜。他的同伴们说他近来得了不少外快，应该请他们的客。陈忠死不承认。第二天，陈忠发现，钱箱自己并没有打开过，而积蓄的数千钱仅剩下九百。听说有了狐仙住在楼上，经常隔窗和人说话，陈忠怀疑是它所为，就试着去敲门询问它。狐仙果然高声回答说：“这是我干的。箱中的那九百钱是你应得的工钱，我不敢拿，其余的钱都是

你每天采购私吞的，原本不属于你。今天又是端午节，我已替你买了若干粽子，若干酒、肉、鸡、鱼及瓜果蔬菜，另外还买了雄黄酒，都放在楼下那间空房里，你还是早点做出来给同伴吃吧，迟了就会因天热腐坏变质的。”陈忠打开空房子门一看，果然食物全都放在屋里。他一个人吃不了，没办法，最后还是和大家一起吃了。这个狐仙真会恶作剧，不过倒也大快人心。

【原文】

亥有二首六身，是拆字之权舆矣。汉代图讖，多离合点画，至宋谢石辈，始以是术专门。然亦往往有奇验。乾隆甲戌，余殿试后，尚未传胪。在董文恪公家，偶遇一浙士能测字。余书一墨字。浙士曰：龙头竟不属君矣。里字拆之，为二甲，下作四点，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点庶字脚，士吉字头，是庶吉士矣。后果然。又戊子秋，余以漏言获遣，狱颇急，日以一军官伴守。一董姓军官云能拆字，余书董字使拆。董曰：公远戍矣，是千里万里也。余又书名字，董曰：下为口字，上为外字偏旁，是口外矣。日在西为夕，其西域乎？问将来得归否，曰：字形类君，亦类召，必赐环也。问在何年，曰：口为四字之外围，而中缺两笔，其不足四年乎？今年戊子，至四年为辛卯，夕字卯之偏旁，亦相合也。果从军乌鲁木齐，以辛卯六月还京。盖精神所动，鬼神通之；气机所萌，形象兆之。与揲蓍灼龟，事同一理，似神异而非神异也。

【译文】

“亥”字以“二”为字首，以“六”为字身，这是拆字法的初始。汉代的■图讖，大多是点点画画，到了宋代谢石等人才专门用此卜筮之术，但往往有奇异的灵验。乾隆十九年，我参加殿试后，还未张榜，在董文恪先生家里，偶遇一位浙江人能测字。我写一“墨”字。那人说：“状元不会属于您了。‘里’字拆开是‘二甲’，下边是四点，您是二甲第四名吧？不过您一定会进入翰林院。四点是‘庶’字脚，‘士’字是‘吉’字头，您要做庶吉士了。”后来，果真是这样。乾隆三十三年秋季，我因泄漏消息而获罪，案情很严重，每天都有一军官看守我。其中一个姓董的军官说能拆字算卦。我写一个“董”字让他拆。他说：“您将被发配远方了。这‘董’字是千万里的意思呵。”我又写一“名”字。他说：“下边是‘口’字，上边是‘外’字偏旁，这次发配是在口外。‘夕’字又是太阳偏西的意思，莫非是西域？”我问将来能回来否。他说：“‘名’字与‘君’字相像，也像‘召’字，一定会让您回来的。”我问在什么时候，他说：“‘口’字是‘四’字的外围，而中间缺少两笔。大概不到四年就会回还吧。今年是乾隆三十三年，四年后为三十六年，‘夕’字是‘卯’字的偏旁，也相合。”果然，我从军乌鲁木齐，在辛卯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还京。大概精神有所动，鬼神

便相通；气机萌发，形象便有了预兆了。这与分蓍草、烧龟甲以定凶吉一样道理，看起来神秘而并不神秘。

【原文】

医者胡宫山，不知何许人。或曰本姓金，实吴三桂之间谍。三桂败，乃变易姓名。事无左证，莫之详也。余六七岁时及见之，年八十余矣，轻捷如猿猱，击技绝伦。尝舟行，夜遇盗，手无寸刃，惟倒持一烟筒，挥霍如风。七八人并刺中鼻孔，仆。然最畏鬼，一生不敢独睡。说少年尝遇一僵尸，挥拳击之，如中木石。几为所搏，幸跃上高树之顶。尸绕树踊距，至晓乃抱木不动。有铃驮群过，始敢下视：白毛遍体，目赤如丹砂，指如曲钩，齿露唇外如利刃。怖几失魂。又尝宿山店，夜觉被中蠕蠕动，疑为蛇鼠。俄枝梧撑拄，渐长渐巨，突出并枕。乃一裸妇人，双臂抱住，如巨束缚，接吻嘘气，血腥贯鼻，不觉晕绝。次日得灌救乃苏，自是胆裂。黄昏以后，遇风声月影，即惴惴却步云。

【译文】

行医的胡宫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有的说：“他本来姓金，实际上是吴三桂的间谍。三桂失败，才改变姓名。”事情没有旁证，无法了解清楚。我六七岁时还见到过他，年纪八十多岁了，轻便敏捷如同猿猴，搏斗的技巧无与伦比。他曾经在乘船途中，夜里遇到强盗，手里没有一点武器，只倒拿一支烟筒，挥动如风，七八个人都被他刺中了鼻孔仆倒。但是他最怕鬼，一生不敢一个人睡觉。他说少年时曾经碰到一个僵尸，挥拳打去，就像打中木石，几乎被它抓住，幸而跳上高大的树顶。僵尸绕着树跳跃，到天亮才抱住树木不动。直到有系着铃铛的马帮经过，他才敢向下观看。只见那僵尸满身的白毛，眼睛红得像朱砂，手指像弯曲的钩子，牙齿露在嘴唇外面像快刀，他害怕得几乎掉了魂。他又曾经住宿在山间的旅店里，夜里觉得被中蠕蠕而动，疑心是蛇鼠之类。一会儿，支撑伸展，渐长渐大，突出与他并枕而卧，乃是一个裸体妇人。双臂抱住他就像粗绳捆缚，接吻嘘气，血腥味直贯鼻子，不觉昏晕死去。第二天得到灌救，才苏醒过来。从此以后，他吓破了胆，黄昏以后，碰到风声月影，就恐惧地后退。

【原文】

南皮令居公，在州县幕二十年。练习案牘，聘币无虚岁，拥资既厚，乃援例得官，以为驾轻车就熟路也。比莅任，乃愤愤如木鸡。两造争辩，辄面赤语涩，不能出一字。见上官进退应对，无不颠倒。越岁余，遂以才力不及劾。解组之日，梦蓬首垢面人长揖曰：君已罢官，吾从此别矣。霍然惊醒，觉心境顿开。贫无归计，复理旧业，则精明果决，又判断如流矣。所见者其夙冤耶？抑亦昌黎所送之穷鬼

耶？

【译文】

南皮县令居雍，在州县干过二十年幕僚，对案牍公文和官场应酬十分熟悉，每年都收获许多聘金。既然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金，也就按着惯例捐了官，自以为是驾轻车走熟路，做起官来必定得心应手。等到赴任以后，却头脑昏昏，呆若木鸡；两次造成争辩，都面红耳赤，言语羞涩，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见到上级官员，进退应对，总是颠三倒四。过了一年多，也就以才力不能胜任被弹劾免职了。罢官这天，他梦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向他施礼长揖，说：“君已罢官，我从此也就告别了。”猛然惊醒，顿时觉得心境开朗起来。因无以为生，于是重操旧业。这时，又恢复到以前的精明果决，判断如流。他所梦见的人，究竟是他的前生冤家，还是韩昌黎所送的穷鬼呢？

【原文】

裘文达公言官詹事时，遇值日。五鼓，赴圆明园。中途见路旁高柳下，灯火围绕，似有他故。至则一护军缢于树，众解而救之，良久得苏。自言过此暂憩，见路旁小室中有灯火，一少妇坐圆窗中，招我，逾窗入。甫一俯首，项已被挂矣。盖缢鬼变形求代也。此事所在多有。此鬼乃能幻屋宇，设绳索，为可异耳。又先农坛西北文昌阁之南（文昌阁俗曰高庙），汇有积水，亦往往有溺鬼诱人。余十三四岁时，见一人无故入水，已没半身，众而挽之，始强回。痴坐良久，渐有醒意，问何所苦而自沉。曰：实无所苦，但渴甚，见一茶肆，趋往求饮。犹记其门悬匾额，粉板青字，曰对瀛馆也，命名颇有文义。谁题之？谁书之乎？此鬼更奇矣。

【译文】

裘文达说他做詹事府詹事时，一次他当班值日，五更时去圆明园。路上看到道边一棵大柳树下，灯火环绕，好像有什么意外。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一个护军在树上自缢，大伙儿把他解救下来。过了好久，他苏醒了。护军说他路过此处暂作歇息，看见路旁小屋中有灯火，一少妇在圆窗内坐着，招呼我从窗子跳进去。我刚低下头，脖子已被挂住了。这大概是吊死鬼变了形找替身吧。这类事有很多，而这个吊死鬼却能变幻屋室，设下绳索，确实是与众不同。先农坛西北文昌阁之南，有积水汇聚于此，也常常有溺死鬼诱人。我十三四岁时，看见一个人无缘无故跳进水里。水已经没了半身，大家叫喊并拉他，才强迫他上了岸。他痴呆地坐了很久，逐渐清醒了。有人问：“你有什么苦处非要寻死？”他回答：没什么苦处，只是很渴，看见一个茶馆，想喝点茶。还记得那门上悬挂一块匾，粉板青字，写着“对瀛馆”。名字很有些雅致。是谁起的名？谁书写的？这个鬼更是奇异。

【原文】

山东刘君善谟，余丁卯同年也。以其黠巧，皆戏呼曰“刘鬼谷”。刘故诙谐，亦时以自称，于是鬼谷名大著，而其字若别号，人转不知。乾隆辛未，僦校尉营一小宅。田白岩偶过闲话，四顾慨然曰：此凤眼张三旧居也。门庭如故，埋香黄土已二十余年矣。刘骇然曰：自卜此居，吾数梦艳妇来往堂庑间，其若人乎？白岩问其状，良是。刘沉思久之，抚几曰：何物淫鬼，敢魅刘鬼谷？果现形，必痛之。白岩曰：此妇在时，真鬼谷子，捭阖百变，为所颠倒者多矣，假鬼谷子何足云？京师大矣，何必定与鬼同住？力劝之别徙。余亦尝访刘于此，忆斜对戈芥舟宅约六七家，今不得指其处矣。

【译文】

山东有个叫刘善谟的先生，是乾隆十二年同我一起中试的。由于他黠谲机智，人们都戏称他为“刘鬼谷”。刘先生本来就诙谐，再加上自己常以“刘鬼谷”自称，于是“鬼谷”的声名远扬。而他的真名倒不为人所知了。乾隆十六年，他在珠市口南校尉营租了一座小宅院。田白岩偶尔也到那儿去闲聊，等他看了四周后，慨叹地说：“这原是凤眼张三的住宅啊！门庭虽如旧，但那位美女却已死了二十多年了。”刘善谟惊骇地说：“自从我居住到这里，我多次梦见一位漂亮的妇女在屋檐下走动，难道就是她？”等到白岩询问了那位妇人的外貌后，得知果然是她。刘善谟沉思良久，摸着案几说：“那淫鬼是什么东西，竟敢冒犯我刘鬼谷。等她现了形，我一定要痛打她一顿。”白岩告诉他说：“这个美妇在世时，真可算得是个鬼谷子，手段高明，被她的妖冶所颠倒的不知有多少，你这个假鬼谷子岂在她话下？京城这么大，你还另找一处吧，何必一定要与鬼同住呢？”我曾经也到过刘善谟那里。记得斜对戈芥舟的宅院有六、七家，但现在不能指出确切的地点了。

【原文】

史太常松涛言，初官户部主事时，居安南营，与一孀妇邻。一夕盗入孀妇家，穴壁已穿矣。忽大呼曰有鬼，狼狈越墙去。迄不知其所见为何。岂神亦哀其茕独，阴相之欤？又戈东长前辈，一日饭罢，坐阶下看菊。忽闻大呼曰有贼！其声喑鸣，如牛鸣盎中，举家骇异。俄连呼不已，谛听，乃在庑下炉坑内，急邀逻者来启视，则然一饿夫，昂首长跪。自言前两夕乘隙入，伏匿此坑，冀夜深出窃。不虞二更微雨。夫人命移腌两瓮，置■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霁移下，乃两日不移，饥不可忍，自思出而被执，罪不过杖，不出则终为饿鬼，故反作声自呼耳。其事极奇，而实为情理所必至，录之亦足资一粲也。

【译文】

太常寺卿史松涛说：起初担任户部主事时，住在安南营，同一个寡妇相邻。一天晚上，盗贼进入寡妇家，在墙壁上凿洞已经凿穿了，忽然大声呼叫道：“有鬼！”狼狈地跳过墙头而去。至今不知道他见到了什么。难道神也哀怜她的孤独无依，暗中佑助她吗？

又戈东长前辈有一天吃完饭，坐在阶下赏看菊花。忽然听到大声呼叫道：“有贼！”它的声音悲咽，就像牛在瓮中鸣叫，全家惊异。一会儿，连叫不停，仔细一听，是在廊屋下的炉坑里。赶紧叫巡逻的人来，打开一看，则是疲困的一个饿夫，抬头长跪，自己说前两天乘暗私自闯入，伏藏在这个坑里，企图夜深的时候出来偷窃。不料二更天微雨，夫人命令搬两瓮腌菜放在坑板，于是不能出来。还希望雨止天晴搬下去，竟然两天不搬，饥饿不能忍耐。自己思想出来而被抓住，罪不过遭棒打；不出来，则最后要成为饿鬼。所以反而出声自己呼叫罢了。这事情极奇，而事实上为情理所必有。记录下来，也足以供人一笑。

【原文】

河间府吏刘启新，粗知文义。一日问人曰：枭鸟破獍是何物？或对曰：枭鸟食母，破獍食父，均不孝之物也。刘拊掌曰：是矣！吾患寒疾，昏懵中魂至冥司，见二官连几坐。一吏持牍请曰：某处狐为其孙啮杀，禽兽无知，难责以人理。今惟议抵，不科不孝之罪。左一官曰：狐与他兽有别，已炼形成人者，宜断以人律，未炼形成人者，自宜仍断以兽例。右一官曰：不然。禽兽他事与人殊，至亲属天性，则与人一理。先王诛枭鸟破獍，不以禽兽而贷也。宜科不孝，付地狱。左一官首肯曰：公言是。俄吏抱牍下，以掌摑吾，悸而苏，所言历历皆记，惟不解枭鸟破獍语。窃疑为不孝之鸟兽，今果然也。案此事新奇，故阴府亦烦商酌，知狱情万变，难执一端。据余所见，事出律例外者。一人外出，讹传已死，其父母因鬻妇为人妾，夫归迫于父母，弗能讼也，潜至娶者家。伺隙一见，竟携以逃。越岁缉获。以为非奸，则已别嫁；以为奸，则本其故夫。官无律可引。又劫盗之中，别有一类，曰“赶蛋”。不为盗而为盗之盗。每伺盗出外，或袭其巢，或要诸路，夺所劫之财。一日互相格斗，并执至官。以为非盗，则实强掠；以为盗，则所掠乃盗赃。官亦无律可引也。又有奸而怀孕者，决罚后，官依律判生子还奸夫。后生子，本夫恨而杀之。奸夫控故杀其子，虽有律可引，而终觉奸夫所诉，有理无情；本夫所为，有情无理，无以持其平也。不知彼地下冥官，遇此等事，又作何判断耶？

【译文】

河间府小吏刘启新粗知文理。有一天，他问别人：“枭鸟、破獍是什么东西？”

有人回答说：“枭鸟吃它母亲，破獍吃它父亲，都是不孝的动物。”刘启新拍手说：“对！我患了伤寒，在昏迷中，灵魂到了阴曹，看见两位冥官并排坐着。一位小吏手持案卷请示说：某处狐狸被它孙子咬死。禽兽无知，难以用人理来要求它。现在只能考虑抵命，而不能以不孝治罪了。左边的官员说：狐狸与其他兽类有区别。已修炼成人形的，应当按人的法律判处，未修炼成人形的，则仍然按禽兽来断案。右边的官员说：不能这样。禽兽在其他方面与人不同，亲朋至爱则是天性，与人同样。先王杀枭鸟、破獍，不因为是禽兽而宽恕它们。因此应以不孝罪，把狐孙打进地狱。左边的官员点头说：你说的很对。过了不久，小吏抱着案卷退下，用手打我耳光。我惊吓而醒，他们所讲的话历历在耳，只是不明白枭鸟、破獍是什么意思。我猜测它们是不孝的鸟兽，果然是这样。”按，这种事很新奇，所以阴府也很费斟酌，可知案情千变万化，很难偏执一端。据我所见，还有超出律条规范之外的。有一个人离家外出，讹传已死了。他的父母于是把儿媳卖给别人做妾。丈夫回家后，知道是父母卖了妻子，不能诉讼，便偷着到娶自己妻子的人家里，等着机会见了一面，竟然携妻逃了，过了一年又被抓获。认为这事不是通奸吧，则女方已另嫁人；定为通奸吧，则男方是女方原来的丈夫，官府没有法律可援引使用。又如劫盗之中，别有一种类型，称“赶蛋”，即不抢劫别人而专抢劫盗贼抢来的东西。他们每每等到盗贼出外抢劫之机，或者袭击盗贼的巢穴，或在路上抢夺盗贼劫得的财物。一天彼此格斗起来，一同被执送到官府。认为他们不是强盗，则他们确实强抢他人；把他们定为强盗，则他们抢夺的又是盗贼的赃物。官府也没有律条可以援引定案。又比如女人因奸情而有孕，断案处罚之后，官府依法将私生子判给奸夫。后来孩子生出来了，丈夫愤恨杀了孩子。奸夫控告他故意杀害自己的孩子。虽然有法可依，但总觉得奸夫所控告的有理而无情，丈夫所做的有情而无理。没法把这案子加以公平判决。不知那些阴府官员遇到此类事情，又做怎样的决断？

【原文】

丰宜门外风氏园古松，前辈多有题咏，钱香树先生尚见之，今已薪矣。何华峰云，相传松未枯时，每风静月明，或闻丝竹。一巨公偶游其地，偕宾友夜往观之。二鼓后有琵琶声，似出树腹，似在树梢，久之，小声缓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绣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晓。巨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对我作此淫词。戛然而止。俄登登复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巨公点首曰：此乃差近风雅。余音摇曳之际，微闻树外悄语曰：此老殊易与，但作此等语言便生欢喜。拨刺一响，如有弦断，再听之，寂然矣。

【译文】

丰宜门外的风氏园古松很著名，前辈们多有题诗咏叹。钱香树先生还亲眼见过古松，现在已经砍伐了。何华峰说：相传古松没有枯死时，每当风清月明，就时常听到丝竹之声。一次，有个大官偶然来到风氏园，夜间偕同宾友前往古松下聆听丝竹演奏。二更以后，开始响起了琵琶弹奏，似乎是出自古松的树干里，又似乎是从树杪上飘来。弹奏一段时间后，有小声缓缓地随着琵琶曲子唱道：“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绣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晓。”大官叱骂说：“老魅什么东西，敢对我作这种淫词！”乐声戛然而止。一会儿，清脆的琴声又弹了起来，唱道：“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大官点着头说：“这还差不多接近了风雅。”馥香缭绕之际，微微听到树外有人说了句悄悄话：“此老太容易对付，只是作了这等语言，他便欢喜了。”忽听拨刺一声响，如同断了琴弦。再听下去，就寂静无声了。

【原文】

佃户卞晋宝，息耕陇畔，枕块暂眠。朦胧中闻人语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勘某人继妻，予铁杖百。虽是病容，尚眉目如画，肌肉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呼宛转，如风引洞箫，使人心碎。吾手颤不得下，几反受鞭。问者太息曰：惟其如是之妖媚，故蛊惑其夫，荼毒前妻儿女，造种种恶业也。晋宝私念是何官府，乃用铁杖，欲起问之，欠伸拭目，乃荒烟蔓草，四顾 然。

【译文】

佃户卞晋宝枕着土块正在田垅边小睡。朦朦中听到有人问：“昨天官府中发生了什么事？”另一个人回答说：“昨天审查某人的后妻，判罚她一百铁杖。虽然她满脸病态，但眉目依旧如画，肌肤如凝脂，每打她一铁杖，她发出婉转的哀叫声，好像轻风吹来洞箫声，让人听得心碎。我的手发软，下不了手，差点儿我反被鞭打。”问话人叹息说：“正因为她如此妖媚动人，才迷惑了她的丈夫，使他残害前妻的儿女，犯了种种罪孽。”晋宝心想这是什么官府，怎能用铁杖打人？正想起身去问，等他伸腰揉眼一看，只见荒烟野草，四周一片寂静。

【原文】

故城贾汉恒言，张二酉、张三辰兄弟也。二酉先卒，三辰抚侄如己出。理田产，谋婚娶，皆殚竭心力。侄病瘵，经营医药，殆废寝食。侄歿后，恒忽忽如有失。人皆称其友爱。越数岁病革，昏瞢中自语曰，咄咄怪事。顷到冥司，二兄诉我杀其子，斩其祀，岂不冤哉。自是口中时喃喃，不甚可辨。一日稍苏曰：吾之过矣，兄对阎罗数我曰：此子非不可诲者，汝为叔父，去父一间耳。乃知养而不知教，纵所欲为，

恐拂其意，使恣情花柳，得恶疾以终。非尔杀之而谁乎？吾茫然无以应也。吾悔晚矣。反手自椎而歿。三辰所为，亦末俗之所难，坐以杀侄，春秋责备贤者耳。然要不得谓二酉苛也。平定王执信，余己卯所取士也，乞余志其继母墓。称母生一弟，曰执蒲，庶出一弟，曰执璧，平时饮食衣物，三子无所异。遇有过，责骂捶楚，亦三子无所异也。贤哉，数语尽之矣。

【译文】

故城贾汉恒说：张二酉、张三辰，是兄弟俩。二酉先死，三辰抚育侄儿如同自己所生。管理田产，谋画婚娶，都是尽心竭力。侄儿生了痼病，料理医药，几乎废寝忘餐。侄儿死后，经常忽忽如有所失，人们都称道他的友爱。过了几年，三辰病情危重，昏乱眼花中自言自语说：“咄咄怪事！刚才到阴司，二哥控告我杀了他的儿子，断绝了他的后代，岂不冤枉哩！”从此口中经常喃喃地说着，不太能分辨清楚。一天，稍稍清醒，说：“这确是我的过错了。兄长对阎罗王数落我说：‘这孩子不是不可以感化教诲的，你做叔父，离父亲只差着一点罢了，却只知道养育而不知道教育，放纵他为所欲为，总怕违背他的意思，使得他恣意任情寻花问柳，染上难以医治的毒疮而死，不是你杀了他而又是谁呢？’我茫茫然无从回答。我后悔晚了！”反手擂打着自已而死。三辰所做的，是低下的习俗所难以做到的；判以杀侄的罪，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罢了。然而终不能说二酉苛刻。

【原文】

钱遵王读书敏求纪，载赵清常歿，子孙鬻其遗书。武康山中，白昼鬼哭。聚必有散，何所见之不达耶。明寿宁侯故第在兴济，斥卖略尽，惟厅事仅存。后鬻其木于先祖。拆卸之日，匠者亦闻柱中有泣声。千古痴魂，殆同一辙。余尝与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氏尚以为泡影，区区者复何足云。我百年后，傥图器书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余则谓消闲遣日，不能不借此自娱。至我已弗存，其他何有，任其饱虫鼠，委泥沙耳。故我书无印记，砚无铭识，正如好花朗月，胜水名山，偶与我逢，便为我有，迨云烟过眼，不复问为谁家物矣。何必镌号题名，为后人计哉。所见尤洒脱也。

【译文】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记载：赵清常死后，子孙卖了他的遗书，结果在武康山中，白天就能听见鬼的哭声。有聚必有散，怎么见识这么狭窄呢？明代寿宁侯的故宅在兴济，早已被拆卖干净，只剩下一个厅堂。后来又把厅堂的木料卖给我的先祖。拆卸的时候，工匠也听到厅柱中有哭泣声。千古痴魂，如出一辙。我曾

对董曲江说：“大地山河，佛家也以为是泡影，小小的存物哪里还值得一谈呢？百年以后，如果我的图书器物散落人间，鉴赏家能指点抚摩着说：‘这是纪晓岚的故物。’也是一段佳话，还有什么憾恨的呢？”董曲江说：“君说这话，还有一种求名的心思。我却认为生前时需要消闲打发日子，不能不借用器物自己供自己娱乐。至于死后，我本人已经不存在了，其他还有什么东西呢？生前用物，可以任其喂虫子老鼠，丢进泥沙里。因此，我的书没有印章记录，砚石也没有铭刻留文，恰似花好月圆，胜水名山，偶然与我相逢便属于我所有，等云烟过眼，就不再问属于谁家所有了。哪里还能刻什么号，题什么名，为后来人作设计呢！”他的见识更为脱洒。

【原文】

职官奸仆妇，罪止夺俸。以家庭匿近，幽暖难明，律法深微，防诬蔑反噬之渐也。然横干强逼，阴谴实严。戴遂堂先生言，康熙末，有世家子挟污仆妇，仆气结成噎膈。时妇已孕，仆临歿，以手摩其腹曰，男耶女耶，能为我复仇耶。后生一女，稍长，极慧艳，世家子又纳为妾。生一子，文园消渴，俄天天年。女帷薄不修，竟公庭涉讼，大损家声。十许年中，妇缟袂扶棺，女青衫对簿。先生皆目见之，如相距数日耳，岂非怨毒所钟，生此尤物以报哉。遂堂先生又言，有调其仆妇者，妇不答。主人怒曰，敢再拒，捶汝死。泣告其夫，方沉醉，又怒曰，敢矢志，且刃汝胸。妇愤曰，从不从皆死，无宁先死矣。竟自缢。官来勘验，尸无伤，语无证，又死于夫侧，无所归咎，弗能究也。然自是所缢之室，虽天气晴明，亦阴阴如薄雾，夜辄有声如裂帛，灯前月下，每见黑气摇漾如人影，迹之则无。如是十余年，主人歿乃已。未歿以前，昼夜使人环病榻，疑其有所见矣。

【译文】

官员奸污仆人之妻，处罚不过取消俸禄而已。这是因为主仆经常生活在一起，难免亲昵，关系暧昧难以判明是非。法律从细微深远处着想，就是防止上生产诬陷或反咬一口的风气。但是如果强逼奸污，阴曹的处罚是很重的。戴遂堂先生说，康熙末年，有一世家子要挟奸污了仆人之妻。仆人怨气郁结，得了噎膈症。当时妻子已怀孕，仆人临死前用手摸着妻子的腹部说：“是男还是女？能为我复仇吗？”后来妻子生一女儿，长大后又聪明又美丽，世家子又把她纳为妾，生一儿子。但世家子得了消渴病，不久就死了。这个妾却淫乱不已，终于搞到打官司的地步，大损世家名声。十几年中，世家子的夫人身披素服，扶棺送葬，他的妾身着青衫，对簿公堂，戴先生都亲眼看到了，好像发生在几天之中的事。这岂不是那位被奸污的女子怨愤积聚，而生出这么一个女儿来报仇的吗？遂堂先生又说，有个主人调戏仆人的妻子，这女人不答应。主人生气地说：“你敢拒绝，我打死你！”女人哭

着告诉了丈夫。丈夫喝醉了，愤怒地说：“你敢失节，我就用刀刺进你的胸部！”她悲愤地说：“屈从或不屈从都是一死，不如先死的好！”终于自缢身亡。官府前来验尸，尸体无伤，所说的话没有实证，又死在丈夫身边，无法归罪于谁，追究不下去。然而，从此之后，女人自杀的屋中，即便天气晴朗，也是阴森森地如薄雾飘浮；到了夜里就发出声响，如同撕扯布帛；灯前月下，每每可见黑气摇荡，像人影一样，查询起来则什么也没有。就这么过了十几年，主人死后才停止了。主人没死之前，白天黑夜派人环绕床前。我怀疑他看到了什么。

【原文】

乌鲁木齐军吏邬图麟言，其表兄某，尝诣泾县访友。遇夜雨，投一废寺。颓垣荒草，四无居人，惟山门尚可栖止，姑留待霁。时云黑如墨，暗中闻女子声曰，怨鬼叩头，求赐纸衣一袭，白骨衔恩。某怖不能动。然度无可避，强起问之。鬼泣曰，妾本村女，偶独经此寺，为僧所遮留，妾哭誓不从，怒而见杀。时衣已尽褫，遂被裸埋，今百余年矣。虽在冥途，情有廉耻，身无寸缕，愧见神明，故宁抱沉冤，潜形不出。今幸逢君子，倘取数翻彩楮，剪作裙襦，焚之寺门，使幽魂遮体，便可盪诸地府，再入转轮。惟君哀而垂拯。某战栗诺之，哭声遂寂。后不能再至其地，竟不果焚。尝自谓负此一诺，使此鬼茹恨黄泉，恒耿耿不自安也。

【译文】

乌鲁木齐的军吏邬图麟说，他的表兄有一次到泾县去访友。在途中碰上了一场夜雨，他没有办法，只得到一座废弃的寺庙里去借宿。这座废寺已经倒塌，到处都是野草，四周寂静，没有一个人住，他只能在山门口停息，等雨停了再赶路。这时，黑云密布，只听到昏暗中有一个女子的声音：“我这怨鬼给您叩头，请求您送给我一件纸衣，我会感恩报德的。”表兄吓得动都不敢动，要躲又没有地方，还是问问她的身世吧。这时女鬼哭了起来，说：“我本来是个乡下姑娘，有一次偶然经过这里，不料被寺里的和尚拦住要留我下来，我死都不从，破口大骂起来。寺里的和尚一发怒把我杀了，当时我的衣服被这群畜生全部扒光，埋的时候也是全身裸体，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虽然我在地府，但还是有廉耻之心的，现在身上是一丝不挂，觉得愧见神明。所以我只得怀抱冤屈，不敢出来。今天有幸能遇到君子，如果您能给我找几张彩纸剪成衣服，在寺门前焚烧，使我能遮住身体，我就可以到地府中去喊冤了，希望能转世投胎，重新做人。只希望您能哀怜我，救救我吧。”等表兄战战兢兢签应了她的要求，她的哭声才停止。但是，表兄身上没有彩纸，后来也没有机会去那里，一直没有焚烧纸衣，他觉得有负于这个女鬼，让她含冤于黄泉之下，因此一直耿耿于怀，心里不得安宁。

【原文】

于道光言，有士人夜过岳庙，朱扉严闭，而有人自庙中出。知是神灵，膜拜呼上圣。其人引手掖之曰，我非贵神，右台司镜之吏，赍文簿到此也。问司镜何义，其业镜也耶。曰近之，而又一事也。业镜所照，行事之善恶耳。至方寸微暖，情伪万端，起灭无恒，包藏不测，幽深邃密，无迹可窥，往往外貌麟鸾，中蹈鬼域，隐匿未形，业镜不能照也，南北宋后，此术滋工，涂饰弥缝，或终身不败。故诸天合议，移业镜于左台，照真小人，增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圆光对映，灵府洞然。有拗捩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钩者；有拉杂如粪墙者，有混浊如泥滓者；有城府险阻，千重万掩者，有脉络屈盘，左穿右贯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剑者，有如蜂蛰者，有如虎狼者，有现冠盖影者，有现金银气者；甚有隐隐跃跃，现秘戏图者，而回顾其形，则皆岸然道貌也。其圆莹如明珠，清澈如水晶者千百之一二耳。如是者，吾立镜侧，籍而记之。三月一达于岳帝，定罪福焉，大抵名愈高，则责愈严；术愈巧，则罚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瘠恶不一，惟震伯夷之庙，天特示谴于展氏，隐匿故也。子其识之，士人拜授教，归而乞道光书额，名其室曰观心。

【译文】

于道光说：有个士人，夜里经过岳庙，红色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却有人从庙里出来，知道是神灵，就合掌加额，长跪而拜，呼叫上圣。那人伸手扶住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道，是右台司镜的胥吏，带着文簿到这里。”问：“司镜是什么意思？是业镜吗？”答：“你说的差不多了，但却又是另一件事。业镜所照，是做事的善恶罢了。至于内心细微的隐曲，真诚与虚伪万种头绪，起灭无常，包藏着难以测量之心，幽深细密，无迹可以窥看，往往外貌像麒麟鸾凤，心中掩藏着鬼蜮伎俩，隐恶没有露出形迹，业镜就不能照见。南北宋以后，这种技术更加工巧，装饰弥补，有时终身不败露。所以护法众天神合议，移置业镜于左台，照真小人；增设心镜于右台，照伪君子。圆光相对映照，心灵通明，有固执的，有偏心的，有黑如漆的，有曲如钩的，有拉杂如粪土的，有混浊如泥污的，有心机深险千重万掩的，有脉络盘曲左穿右贯的，有像荆棘的，有像刀剑的，有像蜂和蝎子的，有像虎狼的，有现出做官的冠服和车盖的，有现出金银气的，甚至有隐隐约约现出男女秘戏图的。而回顾他们的外形，则都是神态庄严的道学家的面貌。那圆润光亮像明珠，清澈像水晶的，千百个中的一二个罢了。像这样的，我站立在镜的旁边，登录而记下来，三个月送达一次给岳帝，决定降罪或赐福。大概名声愈高则责备愈严，心术愈巧则惩罚愈重。春秋二百四十年，暴露的坏人坏事不只一处，只有雷击夷伯的庙，天特意表示谴责于展氏，是因为隐恶的缘故。你要记住它。”士人下拜接受教诲，回来

后恳求道光书写匾额，把他的居室命名为“观心”。

【原文】

有歌童扇上画鸡冠，于筵上求李露园题。露园戏书绝句曰，紫紫红红胜晚霞，临风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原来不是花。皆叹其运意双关之巧。露园赴任湖南后，有扶乩者，或以鸡冠请题，即大书此诗。余骇曰，此非李露园作耶？乩忽不动，扶乩者狼狈去。颜介子叹曰，仙亦盗句。或曰是扶乩者本伪托，已屡以盗句败矣。

【译文】

有一歌童的扇面上画有鸡冠花，他在筵席上请李露园题字。李露园戏书绝句，诗写道：“紫紫红红胜晚霞，临风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原来不是花。”大家都赞叹这首绝句在运意上有一语双关之妙。露园赴任湖南后遇到一扶乩者，就请此■以鸡冠为题书写一诗。扶乩者大书了这首鸡冠诗。我惊异地说：“这不是李露园写的吗？”乩驾忽然不动，扶乩者狼狈逃走。颜介子感叹道：“乩仙也盗用他人诗句”。有人说：这个扶乩者假冒别人，经常因为剽窃句子而露馅。

【原文】

从兄坦居言，昔闻刘馨亭谈二事。其一有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狐就擒，将烹诸油釜。农家子叩额乞免，乃纵去。后思之成疾，医不能疗。狐一日复来相见，悲喜交集，狐意殊落落谓农子家曰，君苦相忆，止为悦我色耳。不知是我幻相也。见我本形，则骇避不遑矣。然扑地，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盍盍如炬，跳掷上屋，长嗥数声而去。农家子自是病痊。此狐可谓能报德。其一亦农家子，为狐媚。延术士劾治，法不验，符 皆为狐所裂。将上坛殴击，一老媪似是狐母，止之曰：物惜其群，人庇其党。此术士道虽浅，创之过甚，恐他术士来报复，不如且就尔媾眠，听其逃避。此狐可谓能远虑。

【译文】

我的堂兄坦居曾经听过刘馨亭讲过两个故事。一个讲的是有位农家子弟，因为被狐仙媚惑，就请来一个道士捉拿。狐仙被捉住后，道士正打发把她放到油锅里煎死。农家子弟叩头请他把狐仙放了，道士听从了他的。但是后来，由于他想念狐仙得了病，医治无效。一天，狐仙又来了，农家子悲喜交集，但狐仙态度冷漠。它对农家子说：“您对我苦苦相思，图的只是我的容貌，但不知这容貌是我的幻相。如果您看见我的本来面貌的话，害怕得躲避都来不及。”只见它突然扑倒在地，一条长尾巴、苍灰色毛的狐狸出现在他的面前，鼻孔气息咻咻，一双眼睛象燃烧着火，跳动不定。它跳到屋顶上，长叫了数声就离去了。农家子弟从此病也好

了。这个狐仙可算是能够以德报德的。还有一个故事，讲的也是一位农家子被狐仙所媚惑。于是延请术士惩治，而法术不灵，连符 都被狐仙弄破了。狐仙正要上法坛去殴打术士，一个象狐母的老妇人制止了它，说：“动物要保护自己的同伴，人也庇护他们的同类。这位术士法术虽浅，如果对他伤害过分，恐怕其他术士要来报复，你不如暂且到你夫婿那里睡一觉，让术士逃了吧。”这个狐仙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原文】

康熙癸巳，先姚安公读书于厂里（前明土贡登浆砖，此地砖厂故址也）。偶折杏花插水中，后花落，结二杏如豆，渐长渐巨，至于红熟，与在树无异。是年逢万寿恩科，遂举于乡。王德安先生时同住，为题额曰瑞杏轩。此庄后分属从弟东白。乾隆甲申，余自福建归，问此匾已不存矣。拟请刘石庵补书，而代葺此屋，作记刻石龕于壁以存先世之迹。因循未果，不识何日偿此愿也。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先父姚安公读书于厂里（前明土贡澄浆砖，这里是砖厂的旧址），偶而攀折杏花插在水中，后来花落，结了两枚像豆那样大小的杏子，渐长渐大，以至于红熟，同在树上没有什么区别。这一年碰到祝贺万寿开设恩科，乡试就中了举人。王德安先生当时同住，给题写匾额叫“瑞杏轩”。这个庄园后来分给了堂弟东白。

乾隆二十九年，我从福建回来，问起这个匾，已经不存在了。打算请刘石庵补写，而代东白修葺这所房屋，作记刻石嵌于墙壁，以保存先世的遗迹。后来拖延没有办成，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原文】

先姚安公言，雍正初，李家洼佃户董某，父死，遗一牛，老且跛，将鬻于屠肆。牛逸至其父墓前，伏地僵卧，牵挽鞭 皆不起，惟掉尾长鸣。村人闻是事，络绎来视。忽刘某邻叟愤然至，以杖击牛曰，渠父堕河，何预于汝。使随波漂流充鱼鳖食，岂不大善。汝无故多事，引之使出，多活十余年，致渠生奉养，病医药，死棺敛，且留此一坟，岁需祭发，为董氏子孙无穷累，汝罪大矣。就死汝分，牟牟者何为。盖其父尝堕深水中，牛随之跃入，牵其尾得出也，董初不知此事，闻之大惭。自批其颊曰，我乃非人，急引归。数月后病死，泣而埋之。此叟殊有滑稽风，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事，竟暗合也。

【译文】

先父姚安公说，雍正初年，李家洼佃户董某的父亲死了，留下一头牛，老而且

跛，打算卖给屠宰场。牛逃到他父亲墓前，伏地僵卧，牵拉鞭打都不起来，只是摇尾长叫。村里人听说此事，络绎不绝地前往观看。忽然邻居刘老头儿愤然走上前，用拐杖打牛说：“他父亲坠入河里，与你有何关系？假如让他随波漂流，充做鱼鳖食物，岂不更好？你无故多事，牵引他上岸，让他多活十几年，致使他儿子对父亲生则奉养，病则医治，死则入敛，而且留下此坟，每年需祭扫，成为董氏子孙无穷牵累。你的罪大了，死是应当的，乱叫什么？”当年董某的父亲掉入深水中，牛跟着跳进水，董父拉着牛尾才上岸。董某不知此事，听说了这事非常惭愧。自己打着嘴巴说：“我真不是人！”急忙拉着牛回家。数月后牛病死，董某哭着把它埋了。这老头儿很有些滑稽风格，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的故事竟然相合。

【原文】

姨丈王公紫府，文安旧族也。家未落时，屠肆架上一豕首，忽脱钩落地跳掷而行。市人 而逐之，直入其门而止。自是日渐衰谢，至盂粥不供，今子孙无子遗矣。此王氏姨母自言之。又姚安公言，亲表某氏家（岁久忘其姓氏，惟记姚安公言此事时称曰汝表伯），清晓启户，有一兔缓步而入，绝不畏人，直至内寝床上卧。因烹食之。数年中死亡略尽。宅亦拆为平地矣。是皆衰气所召也。

【译文】

姨夫王紫府，原是文安县的大族。家境没有衰落时，一次屠宰场架上一个猪头，忽然脱钩落地，跳着往前走。市人呼喊着重追赶，猪头直入姨丈家才停下来。从此王家日渐衰落，以至连粥都吃不上，现在子孙后代也没有了。这是王氏姨母说的。先父姚安公也说，某表亲家，一天清晨开门，有只兔子缓步而入，一点儿不怕人，走到卧室上了床。于是家人把它炖吃了。数年中他家人死得差不多了，屋宅也拆为平地了。这都是衰败之气所召来的。

【原文】

王菊庄言，有书生夜泊鄱阳湖，步月纳凉。至一酒肆，遇数人各道姓名，云皆乡里。因沽酒小饮，笑言既洽，相与说鬼，搜异抽新，多出意表。一人曰，是固皆奇，然莫奇于我所见矣。曩在京师避器，寓丰台花匠家。邂逅一士共谈。吾言此地花事殊胜，惟墟墓间多鬼可憎。士曰鬼亦有雅俗，未可概弃。吾曩游西山，遇一人论诗，殊多精诣。自诵所作，有曰，深山迟见日，古寺早生秋。又曰，钟声散墟落，灯火见人家。又曰，猿声临水断，人语入烟深。又曰，林梢明远水，楼角挂斜阳。又曰，苔痕寝病榻，雨气入昏灯。又曰，鸺鹠岁久能人语，魍魉山深每昼行。又曰，空江照影芙蓉泪，废苑寻春蛱蝶魂。皆楚楚有致。方拟问其居停，忽有铃驮琅琅，然灭迹。此鬼宁复可憎耶。吾爱其脱洒，欲留共饮，其人振衣起曰，得免君憎，已

为大幸，宁敢再入郇厨。一笑而隐。方知说鬼者即鬼也。书生因戏曰，此等奇艳，古所未闻。然阳羨鹅笼，幻中出幻，乃转辗相生。安知说此鬼者，不又即鬼耶。数人一时变色。微风飒起，灯光黯然，并化为薄雾轻烟，盪盪四散。

【译文】

听王菊庄说，有位书生夜里泊船在鄱阳湖。他在月下散步纳凉。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家酒店前，碰到许多人，他们各自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一经介绍后，才知道彼此都是同乡，于是他们买酒一起小饮，谈笑融洽，彼此都讲起鬼来，他们各自搜罗奇闻怪事，多数都在意料之外。一个人说：“这些怪异之事固然都新奇，然而其中没有比我所见的奇异。从前，我在京师的丰台一家花匠家住，不料碰到一位读书人，彼此闲谈起来。我说：‘这里养花很好，只是坟墓间有鬼，太令人恐怖了。’读书人说：‘鬼也有雅俗之分，不可一概否定。我从前游西山时，碰到一个人正在谈论诗文，见解精辟。他吟诵自己的诗，如‘深山迟见日，古寺早生秋’；‘钟声散墟落，灯火见人家’；‘猿声临水断，人语入烟深’；‘林梢明远水，楼角挂斜阳’；‘苔痕侵病榻，雨气入昏灯’；‘鸱鸢岁久能人语，魑魅山深每昼行’；‘空江照影芙蓉泪，废苑寻春蛱蝶魂’等诗句，都很有情致。我正想问他住在哪里，忽然听到驮铃琅琅作响，这人忽然就不见了。这鬼还可憎恶吗？我就喜欢这位读书人的洒脱，想留他共饮，那人站了起来说：‘能不令您憎恶已是大幸了，怎么敢麻烦您下厨呢！’说着一笑就不见了。我才知道那个说鬼的人原来也是鬼。”书生听了后开玩笑说：“这些奇异的事前所未闻，然而，正如阳羨的鹅笼，幻中生幻，能辗转相生，怎么知道说鬼的人不是鬼呢！”一听到这里，大家都变了脸色。这时候发起了一阵风，灯光也变得昏暗些，那些人化作薄雾轻烟，一下子就没见了。

【原文】

庚午四月，先太夫人病革时，语子孙曰：旧闻地下眷属，临终时，一一相见，今日果然。幸我平生尚无愧色。汝等在世，家庭骨肉，当处处留将来相见地也。姚安公曰：聪明绝特之士，事事皆能知，而独不知人有死；经纶开济之才，事事皆能计，而独不能为死时计。使知人有死，一切作为，必有索然自返者；使能为死时计，一切作为，必有悚然自止者。惜求诸六合之外，失诸眉睫之前也。

【译文】

庚午年四月，先母太夫人病情危重时，对子孙说：“旧时听说地下家眷，临终的时候一一相见，今天果然如此。幸而我平生处事严谨，面对他们还不致有羞愧的脸色。你等在世，家庭骨肉之间，应当处处为将来相见留些余地。”姚安公说：“聪明卓绝的人士，事事都能知道，而独独不知道人有死的时候；经纶满腹、开创

济世的人才，事事都能够筹划，而独独不能够为死的时候筹划。倘使知道人有死的时候，一切作为必定有意兴索然自己回头的；倘使能够为死的时候筹划，一切作为必定有所戒惧自己停止的。可惜人们往往求之于天地四方之外，而失之于眼前。”

【原文】

一南士，以文章游公卿间。偶得一汉玉璜，则理莹白，而血斑彻骨。尝用以镇纸。一日，借寓某公家。方灯下构一文，闻窗隙有声。忽一手探入，疑为盗，取铁如意欲击。见其纤削如春葱，瑟缩而止。穴纸窃窥，乃一青面罗刹鬼。怖而仆地。比苏，则此璜已失矣。疑为狐媚幻形，不复追诘。后于市上偶见，询所从来，转辗经数主，竟不得其端绪。久乃知为某公家奴，伪作鬼状所取。董曲江戏曰：渠知君是惜花御史，故敢露此柔荑；使遇我辈粗才，断不敢自取断腕。余谓此奴伪作鬼装，一以使不敢揽执，一以使不复追求。又灯下一掌破窗，恐遭捶击。故伪作女手，使知非盗，且引之窥见恶状，使知非人，其运意亦殊周密。盖此辈为主人执役，即其钝如椎；至作奸犯科，则奇计环生，如鬼如蜮。大抵皆然，不独此一人一事也。

【译文】

一位南士善长文章，周游公卿之间。一次，他偶然得到了一个汉代的玉璜，质理莹白，但是血斑浸彻了玉骨。因是一稀有古物，使用来镇纸。一天，他偶尔借居于某位大官家中。夜晚，正在灯下构思文章，闻听窗隙有声响，忽然伸进来了一只手。他怀疑是盗贼，拿起铁如意想打；可是见到这只手又白又嫩，就象春天的葱一样可爱，不忍下手，又缩回铁如意来。他把窗纸挖开一个小洞，向外偷看，只见窗外站着一个青面罗刹鬼，顿时吓昏倒地。等他苏醒以后，书案上的玉璜已经不翼而飞了。他怀疑玉璜是狐鬼的幻形，也没再追查。后来，他在市上偶然又见到了那个血斑玉璜，问卖主是哪里得到的。问知的情况是已经转易数主，无从寻出头绪。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知道当年玉璜丢失的真相，原来是那个大官的家奴伪作鬼装所窃取。董曲江开玩笑地对南士说：“他知道你是一位惜花御史，舍不得打美女，所以敢伸出一只白嫩纤手。假设遇到我们这等粗人，他绝不敢去冒断腕的危险。”我认为这个家奴伪作鬼装，有两个明显的用意：一是使物主不敢当场捉贼，二是让物主不想事后追究。还有，如果灯下一掌破窗，去取玉璜，必定遭到捶击，所以要伪作少女纤手，造成不是盗贼的假象；而且，用这种方式引诱他隔窗偷见鬼状，造成不是人而是鬼的假象。其用心可说是太周密了。这种人为主人做事，迟钝得像木头；至于作奸犯科，就能奇计环生，如鬼如蜮，机灵得很。大体都是如此，不仅是这一个人一件事。

【原文】

朱竹坪御史尝小集阎梨材尚书家。酒次，竹坪慨然曰：清介是君子分内事。若恃其清介以凌物，则殊嫌客气不除。昔某公为御史时，居此宅，坐间或言及狐媚，某公痛骂之。数日后，月下见一盗，逾墙入。内外搜捕，皆无迹，扰攘彻夜。比晓，忽见厅上卧一老人，欠身而起曰：长夏溽暑，（长夏字，出黄帝素问。谓六月也。王太仆注读上声。杜工部长夏江村事事幽句皆读平声。盖注家偶未考也。）偶投此纳凉，致主人竟夕不安，殊深惭愧，一笑而逝。盖无故侵狐，狐以此戏之也。岂非自取侮哉？

【译文】

御史朱竹坪曾到阎梨材尚书家小聚。饮酒间，竹坪慨然说：清廉耿介本是君子份内之事。如若以清廉耿介自恃，欺凌他人，就太嫌虚妄不真实了。昔日某公做御史时，居住此宅，闲谈中偶言及狐仙之事。某公痛骂狐仙。数日后，他在月下见一盗贼跳墙而入。令人内外搜捕，却不见形迹。忙乱了一夜，到天亮，忽见厅上卧一老人，欠身而起说：长夏偶然投此宅纳凉，致使主人一夜不安，深感惭愧。一笑不见了。无缘无故侵犯狐仙，狐仙以此戏弄他。这岂不是自找羞侮吗？

【原文】

朱天门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士自负书画，意气傲睨，旁若无人。至对客脱袜搔足垢，向乩晒曰：且请示下坛诗。乩即题曰：回头岁月去盪盪，几度沧桑又到今。曾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众曰然则仙及见右军耶？乩书曰：岂但右军，并见虎头。狂生闻之起立曰：二老风流，既曾亲睹，此时群贤毕至，古今人相去几何？又书曰：二公虽绝艺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见者意消，骂座灌夫，自别是一流人物。离之双美，何必合之两伤。众知有所指，相顾目笑。回视狂生，已著袜欲遁矣。此不识是何灵鬼，作此虐谑。惠安陈舍人云亭，尝题此生寒山老木图曰：憔悴人间老画师，平生有恨似徐熙。无端自写荒寒景，皴出秋山鬢已丝。使酒淋漓礼数疏，谁知侠气属狂奴。他年倘续宣和谱，画师如今有灌夫。乩所云骂座灌夫，当即指此。又不识此鬼何以知此诗也。

【译文】

有个叫朱天门的人，他家里正在扶乩求神，有许多人跑去观看。其中有个狂妄的读书人以自己的书画自负，态度非常狂傲，旁若无人，以致当着众人面，脱袜搔脚上的泥垢，并嘲笑神人说：“请把你的神诗拿给我看看。”乩神题笔写道：“回头岁月去盪盪，几度沧桑又到今。曾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大家议论说：“这样说来您看见过王右军啦？”乩神写道：“岂止见过王右军，还见过顾恺之

呢！”狂妄的读书人听到这里，站起来说：“王右军、顾恺之两位先生都是风流盖世的，既然您说曾亲眼看见了，那么当着现在有许多的贤人在场，您就说说古今贤人相差多少吧！”乩神又写道：“两位先生虽然技艺绝顶，但却非常谦虚，大有雅人风度，见到他们的人都会意气有所收敛，同骂座的灌夫相比，相差甚远。离间今古贤人彼此的美德，又何苦呢！”旁人听到这番话，知道他有所指，相互之间笑了笑。回头再去看狂士，他已经穿好袜子溜了。这不知是哪方神灵，这么戏弄他。惠安舍人陈云亭曾为这位狂士的《寒山老木图》题过诗，诗是这样写的：“憔悴人间老画师，平生有恨似徐熙。无端自写荒寒景，皴出秋山鬓已丝。”“使酒淋漓礼数疏，谁知侠气属狂奴。他年倘续宣和谱，画师如今有灌夫。”原来乩神所说的“骂座灌夫”就是指的这首诗。只是不知道这灵鬼是怎么知道这首诗的。

【原文】

舅氏张公梦征言，儿时闻沧州有太学生，居河干。一夜，有吏持名刺叩门，言新太守过此。闻为此地巨室，邀至舟中相见。适主人以会葬宿姻家，相距十余里。阖者持刺奔告，急命驾返，则舟已行。乃飭车马具贻币，沿岸急追，昼夜驰二百余里，已至山东德州界。逢人询问，非惟无此官，并无此舟，乃狼狈而归，惘惘如梦者数日。或疑其家多赀，劫盗欲诱而执之，以他出幸免。又疑其视贫亲友如仇，而不惜多金结权贵，近村故有狐魅，特恶而戏之。皆无左证。然乡党喧传，咸曰某太学遇鬼，先外祖雪峰公曰：是非狐非鬼亦非盗，即贫亲友所为也。斯言近之矣。

【译文】

舅舅张梦征说，儿时听说沧州有一太学生，住在河边。一天晚上，有一吏持名帖叩门，说新太守路过此地，听得这家是本地豪族，邀主人到舟中相见。恰逢主人因参加葬礼住在姻亲家，距此十余里地。看门人手持名帖奔往通报。太学生急忙命人驾车返回，但舟已走了。于是又叫人准备车马礼物，沿河岸急追，一昼夜奔跑了二百多里，已到山东德州地界。逢人便问询，不但没人知道这个新太守，而且连船也没看见，于是狼狈而归。他好几天迷迷糊糊如做梦一般。有人怀疑太学生家有钱财，盗贼想诱他出来劫持他，因为他出门在外而幸免。又有人怀疑他视贫穷亲友如仇人，而不惜重金结交权贵；村中原来就有狐仙，因为厌恶而戏弄他。这些都无证据。然而乡亲们传言：太学生遇到鬼了。外祖父雪峰先生说，这不是狐不是鬼也不是强盗，而是贫穷亲友们干的。这话较符合实际。

【原文】

俗传鹄蛇斗处为吉壤，就斗处点穴，当大富贵，谓之龙凤地。余十一二岁时，淮镇孔氏田中，尝有是事，舅氏安公实斋亲见之。孔用以为坟，亦无他验。余谓鹄

以虫蚁为食，或见小蛇啄取，蛇蜿蜒拒争，有似乎斗，此亦物态之常。谅必当日曾有地师为人卜葬，指蛇鹊斗处是穴，如陶侃葬母，仙人指牛眠处为穴耳。后人见其有验，遂传闻失实，为鹊蛇斗处必吉。然则因陶侃事，谓凡牛眠处吉乎？

【译文】

俗传鹊蛇争斗的地方是风水好的坟地，在争斗的地方点定墓穴，子孙就会大富大贵，称之为龙凤地。我十一二岁时，淮镇孔家田中曾经有过鹊蛇争斗这样的事，舅舅安公实斋亲眼见到过。孔用这地筑坟，也没有什么效验。我说鹊拿虫蚁作食粮，有时见到小蛇就去啄取，蛇游动抗争，有点像争斗，这也是事物情态所常有的。必定当时曾经有看风水的人替人家选择葬地，指着鹊蛇争斗的地方是坟穴，就像陶侃葬母，仙人指点牛睡眠的地方是坟穴罢了。后人见到它有应验，就传闻失实，说凡是鹊蛇争斗的地方必定吉祥。这样说起来，那么因为陶侃的事情，可以说凡是牛睡眠的地方都必然吉祥了吗？

【原文】

庆云盐山间，有夜过墟墓者，为群狐所遮。裸体反接，倒悬树杪。天晓，人始见之。掇梯解下，视背上大书三字曰：绳还绳。莫喻其意，久乃悟二十年前，曾捕一狐，倒悬之，今修怨也。胡厚庵先生，仿西涯新乐府，中有绳还绳一篇曰：斜柯三丈不可登，谁蹶其杪如猱升。谛而视之儿倒绷，背题三字绳还绳。问何以故心懵懵，恍然忽省蹶然兴，束缚阿紫当年曾。旧事过眼如风灯，谁期狭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异路炭与冰，尔胡肆暴先侵陵？使衔怨毒伺隙乘。吁嗟乎，无为祸首兹可惩。即此事也。

【译文】

庆云、盐山之间，有个人夜间经过坟墓，被群狐拦住去路，剥光衣服，反捆起来，倒悬在树杪上。天亮以后，人们才发现，于是搬来梯子，将他解救下来。人们发现他背上书写着“绳还绳”三个大字，没人知道其中之意。过了许久，这人才悟出自己二十年前曾捕捉一狐，当时也是倒悬起来，所以才有今日的报复。胡厚庵先生模仿西涯新乐府的诗中，有一篇名叫《绳还绳》：“斜柯三丈不可登，谁蹶其杪如猱升？谛而视之儿倒绷，背题字曰绳还绳。问何以故心懵懵，恍然忽省蹶然兴，束缚阿紫当年曾。旧事过眼如风灯，谁期狭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异路炭与冰，尔胡肆暴先侵陵？使衔怨毒伺隙乘。吁嗟乎！无为祸首兹可惩。”就是说的这件事。

【原文】

刘香畹言：沧州近海虞有牧童，年十四五，虽农家子，颇白皙。一日陂畔午睡

醒，觉背上似负一物，然视之无形，扪之无质，问之亦无声。怖而返，以告父母，无如之何。数日后渐似拥抱，渐似抚摩，既而渐似梦魇，遂为所污，自是狎无时，而无形无质无声，则仍如故。时或得钱物果饵，亦不甚多。邻塾师语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猎犬，俟闻媚声时，排闥喉攫之。父如所教，狐然破窗出，在屋上跳掷，骂童负心。塾师呼与语曰：君幻化通灵，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悦，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过别船者，尚不知其几。至若变童，本非女质，抱衾荐枕，不过以色为市耳。当其傅粉熏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买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资尽，贵者权移，或掉臂长辞，或倒戈反噬，翻去覆雨，自古皆然。萧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苻坚，载在史册，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报者尚如此，然则与此辈论交，如抔沙作饭矣。况君所赠，曾不及五陵豪贵之万一，而欲此童心坚金石，不亦溢乎？语讫寂然。良久，忽闻顿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痴，浩叹数声而去。

【译文】

刘香畹说，沧州近海的地方有一牧童，十四五岁。虽然是农家孩子，却长得非常白净。一天在河边午睡醒来，感觉背上好像压着一个东西，然而看去却无形，摸也摸不到，问又不回答。他害怕回家，把此事告诉了父母，父母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数日之后牧童渐渐感到怪物在拥抱他，抚摸他，渐渐地好像梦魇，终于被怪物玷污了。从此后，怪物不时地戏狎牧童，但仍然无形无影无声。怪物有时给牧童钱物，但不多。邻居一私塾先生告诉牧童的父亲说：“这恐怕是狐仙，应当在家藏只猎犬，等听到狐仙声音时，破门而入抓住狐仙。”父亲按他所教的去做，狐仙则吼着破窗而出，在屋上跳着骂牧童负心。私塾先生对狐仙说：“你能幻化通灵，一定懂得世事。男女间相互爱慕，是以情互相感动。然而早上发誓生同寝，死同穴，晚上却到了别人那里，这种人不知有多少。至于变童，本不是女性，与人同床共枕，不过是出卖色相。当他傅粉施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千金买笑之时，莫不像碧玉那样多情，投靠他人怀抱；当有钱人财尽，显贵者权力丧失，便会转身就走，有的反戈一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古都这样。萧韶对待庾信、慕容冲对待苻坚的事已载入史册，这都是非常明显的。庾信、苻坚所施恩惠那么大，尚且得到如此回报。而你们的交情如抔沙做饭那么容易，况且你所赠与的，还不及五陵豪贵的万分之一，却想让这牧童的心坚如金石，你不是太糊涂了么？”说完，对方一声没有。很久，忽听狐仙顿足说：“先生别再讲了，我现在才知道我太痴心了。”狐仙长叹几声就离去不见了。

【原文】

姜白岩言有士人行桐柏山中，遇卤簿前导，衣冠形状，似是鬼神。蒞避林内，輿中贵官已见之，呼出与语，意殊亲洽，因拜问封秩。曰：吾即此山之神。又拜问神生何代，冀传诸人世以广见闻。曰：子所问者人鬼，吾则地祇也。夫元黄剖判，融结万形，形成聚气。气聚藏精，精凝孕质，质立含灵。故神祇与天地并生，惟圣人通造化之原。故燔柴瘞玉，载在六经。自稗官琐纪创造鄙词。曰刘曰张，谓天帝有废兴；曰吕曰冯，谓河伯有夫妇。儒者病之。紫阳崛起，乃以理诂天，并皇矣之下临，亦斥为乌有。而鬼神之德，遂归诸二气之屈伸矣。夫木石之精，尚生■夔罔，雨土之精，尚生豔羊。岂有乾坤斡运，元气鸿洞，反不能聚而上升，成至尊之主宰哉？观子衣冠，当为文士。试传吾语，使儒者知圣人飨报之由。士人再拜而退。然每以告人，辄疑以为妄。余谓此言推鬼神之末始，植义甚精。然是白岩寓言，托诸鬼神耳。赫赫灵祇，岂屑与讲学家争是非哉？

【译文】

听姜白岩说，有一位士人正在桐柏山走，忽然遇到有仪仗队做前导的车队，从他们的衣冠形状来看，像是鬼神。于是他躲进树林里，但不料车中的贵官已经看到了他，态度很亲切地叫他出来说话。于是他没有办法，只得上前去拜问对方。那个高贵的官员说：“我就是这座山的神。”这位士人又问他是哪个朝代的神，希望告诉世人以增长见识。贵官回答说：“你所要打听的是人与鬼间的事，但我是地神。自开天辟地以来，我就存在，所以神灵和天地是相生并存的，只有圣人才会通晓天地造化的原理。因此才将燔柴祭天、瘞玉祭地这些条款写进《六经》中，但自小说杂记一类的野史出现后，就编造出了不少陈词滥调，说某神姓刘姓张啦，说天帝有兴废之变化啦，说河伯姓吕姓冯啦，竟然有夫有妇的，一派胡言。儒士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宋代兴起了朱子理学，用‘理’来阐释天，把《诗经·皇矣》中‘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的说法都给予否定，而把鬼神的存在归之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木石的精气还能生出夔罔等妖怪，雨土的精气都能生出豔羊等动物，哪里有乾坤运转、元气浑沦，反而不能聚万物之体而上升，成为至尊的主宰的呢？我看你的衣着是个文人学士，请给我传话，让儒家学者懂得圣人尊崇上天的缘由。”士人拜了几拜就退下了。他每将这个经历告诉给别人，别人都说他是痴人说梦语，没有人相信。我认为用这话去推论鬼神的始末，寓意深刻，这不过是姜白岩的寓言，假托鬼神的话罢了。赫赫神灵，哪有功夫去跟讲学家争论这些是非呢？

【原文】

裘编修超然言，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破屋数间，锁闭已久。云中有狐魅。适

江西一孝廉与数友过夏。(唐举子下第试谓之后读书待再过夏。)取其地幽僻,僦舍于旁。一日见幼妇立檐下,态殊妩媚,心知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惧。黄昏后诣门作礼,祝以词。夜中闻床前癩癩有声,心知狐至,暗中举手引之,纵体入怀,遽相狎昵,冶荡万状,奔命殆疲。比月上窗明,谛视,乃一白发媼,黑陋可憎。惊问汝谁,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楼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数载。感君垂爱,故冒耻自献耳。孝廉怒搏其颊,欲缚之,撑拄摆拨间,同舍闻声皆来助捉。忽一脱手,已昂然破窗遁。次夕,自坐屋檐,作软语相唤。孝廉诟骂,忽为飞瓦所击。又一夕,揭帷欲寝,乃裸卧床上,笑而招手,抽刃向击,始泣骂去。惧其后至,移寓避之。登车顷,突见前幼妇自内走出。密遣小奴访问,始知居停主人之甥女,昨偶到街买花粉也。

【译文】

翰林院编修裘超然说: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几间破屋,封锁关闭已经很久,说是其中有狐精。刚巧江西一个举人同几个朋友过夏(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下第以后,读书等待再次考试,叫做过夏),看中这个地方幽雅僻静,在旁边租了房屋。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少妇站立在屋檐下,神态很是妩媚,心里知道是狐狸精,因少年豪气旺盛,意下并不惧怕。黄昏以后,他走到门前行礼,用轻薄的言词问候。当天夜里,他听到床前有 的声音,心里知道狐狸精到了,暗中举起手拉她上来。她就纵身投入怀抱,二人立即互相亲昵廝戏,万般淫荡,举人忙于应付,弄得疲困不堪。等到月上窗明,仔细一看,竟是一个白发老妇,黑丑可憎,吃惊地问:“你是谁?”她并不羞愧,自己说:“本是城楼上的老狐,娘子怪我贪吃懒做,斥逐居住这所房屋,寂寞已经数年。感念您的见爱,所以冒着羞耻自献罢了。”举人恼怒地掴她的脸颊,要想捆起来鞭打。撑持挣扎之间,同屋的人听到声音,都来帮助捕捉,忽然一脱手,已经癩的一声破窗逃走。第二天晚上,她还自己坐在屋檐头,用温柔的语言相呼唤,举人斥责辱骂,忽然被飞来的瓦片所击中。又一天晚上,揭开帐子要想睡觉,她竟然裸体躺在床上,笑着招手。举人抽刀向她砍去,才泣骂而去。举人害怕她再来,只好迁移住处回避她。登上车的时候,突然见以前看到的少妇从里面走出,秘密地派遣小奴打听,才知道是寓所主人的外甥女,前几天偶而到街上买花粉的。

【原文】

琴工钱生(以鼓琴客裘文达公。滑稽善谐戏。因面有瘢风,皆呼曰钱花脸。来往数年,竟不能举其里居名字也。)言:一选人,居会馆,于馆后墙缺,见一妇甚有姿色,衣裳故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之。馆人有母,年五十余,故大家婢女,进

退语言，均尚有矩度。每代其子应门。料其有干才，赂以金，祈谋一晤。对曰：向未见此，似是新来，姑试侦探，作万一想耳。越十数日，始报曰：已得之矣。渠本良家，以贫故，忍耻出此。然畏人知，俟夜深月黑乃可来。切勿秉烛，勿言勿笑，勿使童仆及同馆闻声息，闻钟声即勿留。每夕赠以二金足矣。选人如所约。已往来月余。一夜，邻弗戒于火，选人惶遽起，僮仆皆入室救囊篋。一人急擎帐曳茵褥，訇然有声，一裸妇堕榻下，乃馆人母也，莫不绝倒。盖京师媒妁最奸黠，遇选人纳媒，多以好女引视，面临期阴易以下材。觉而涉讼者有之，幕首入门，背灯障扇，俟定情后始觉，委曲迁就者亦有之。此媼扭于乡风，竟以身代也。然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外实无此妇，或曰魅也。裘文达公曰，是此媼引致一妓炫诱选人耳。

【译文】

琴师钱某说，有位候补官员居住在会馆，在馆后墙缺口处看见一少妇很有些姿色，衣着破旧但修饰得很干净，心里很爱慕她。会馆主人的老母年纪五十多了，原是大家婢女，进退应答都还有些规矩。每每替儿子应酬。候补官料她有干才，以钱贿赂她，请她策划与那少妇约会。老妇说：“从未见过这女子，好像是新来的，姑且试试，请官人别抱太大希望。”过了十余天，她才告知，已说好了。少妇本是良家女，因家贫寒，忍耻干这事。她怕人知道，等夜深月黑才可来。切勿点灯，勿说笑，勿让仆人及同馆人听到声音，钟声响了就让她走。每夜给二两银子就够了。候补官员按她说的办，这么往来月余。一夜，邻居不小心引起火灾，候补官员惊慌起床，仆人都跑进来抢救行囊书篋。一仆人急忙拉开床帷，拽主人的被褥，嘭地一声响，一赤身妇人掉落床下。原来是馆主的老母，大家无不笑弯了腰。京师里的媒婆最奸诈狡黠，遇有候补官人纳妾，多以美女引见，而到时就暗中调换丑女。有的发觉后去打官司；有的蒙头入门，背着灯光、挡着扇子，等完事后才让你看见真相，只好委曲迁就。这老妇人习惯于这种风俗，却以身自代。事后访问四邻，墙缺口外并没有什么少妇。有人说这是狐仙。裘文达先生说，这是老妇人招来的妓女，以诱惑候补官员。

【原文】

安氏从舅善鸟铳。郊原逐兔，信手而发，无得脱者。所杀殆以千百计。一日遇一兔，人立而拱，目炯炯如怒。举铳欲发，忽炸而伤指，兔已无迹。心知为兔鬼报冤，遂辍其事。又尝从禽晚归，渐已昏黑，见小旋风裹一物，火光荧荧，转旋如轮，举铳中之，乃秃笔一枝，管上徽有血渍。明人小说载牛天锡供状事，言凡物以庚申日得人血，皆能成魅，是或然欤。

【译文】

从舅安氏善用鸟枪，在原野上追逐野兔，百发百中，没有一兔能够逃脱。他所杀的野兔，已经数以千计。一天，遇到一只野兔，像人一样立起来向他拱手，目光炯炯，似乎很愤怒。他举枪要打，忽然枪管炸裂，伤了手指，再看野兔，已经不见踪影。他心知这是兔鬼前来报仇，也就停止了猎兔的活动。还有一次，他猎鸟归来，天色渐已昏黑。见刮来一个小旋风，小旋风中裹着一件东西，火光荧荧，像车轮一样旋转。他举枪射中，原来是一支秃笔，笔管上微有血渍。明人小说中记载了牛天锡供状一事，说凡是物品，如果在庚申这天得到人血，都得成精。也许是这样吧！

【原文】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青县一民家，岁除日，有卖通草花者叩门呼曰：伫立久矣，何花钱尚不送出耶？诘问家中，实无人买花，而卖者坚执一垂髻女子持入。乃正纷扰间，闻一老媪急呼曰：真大怪事，厕中敝帚柄上插花数朵也。验取，果适所持入，乃锉而焚之。呦呦有声，血出如缕。此魅既解化形，即应潜养灵气。何乃作此变异，使人知而殀除，岂非自取其败耶？天下未有所成，先自炫耀；甫有所得，不自韬晦者，类此帚也夫。

【译文】

听奴仆王廷佑的母亲说，青县有户农家，在除夕的时候有一个卖通草花的人叩门大喊：“我站了很长时间，为什么不给我花钱？”主人听到后，问家中人是否有人去买过花。全家人都说没有。卖花人却坚持说有一个垂着发髻的女子拿走了花。正在争吵中，只听到一个老妇人大喊：“真是大怪事，厕所中的破扫帚把上插有几朵花。”等拿来一检验，果然是从卖花人那里拿来的花。于是主人命人把扫帚烧掉，只听到这扫帚发出呦呦的声音，同时还冒出缕缕血迹。这也奇怪，既然这鬼怪能变化形态，就应潜养灵气，为什么要无事生非，让人发觉消灭它呢！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唉，天下那些未有所成，却要妄自炫耀的人就像这把破扫帚啊！

【原文】

外祖雪峰张公家奴子王玉，善射。尝自新河携盐租返。遇三盗，三矢仆之，各唾面纵去。一日，携弓矢夜行，见黑狐人立，向月拜。引满一发，应弦饮羽，归而寒热大作。是夕绕屋有哭声，曰：我自拜月练形，何害于汝？汝无故见杀，必相报恨。汝未衰，当诉诸司命耳。数日后，窗棱上铿然有声，愕眙惊问。闻窗外语曰：王玉，我告汝，我昨诉汝于地府，冥官见籍，乃知汝过去生中，负冤讼辩，我为刑官，阴庇私囊，使你理直不得申，抑郁愤恚，自刺而死。我堕身为狐，此一矢所以报也。因

果分明，我不怨你，惟当日违心枉拷，尚负汝笞掠百余。汝肯发愿免偿，则阴曹销籍，来生拜赐多矣。语讫，似闻叩额声。王叱曰：今生债尚不了了，谁能索前生债耶？妖鬼速去，无扰我眠。遂寂然。世见作恶无报，动疑神理之无据。乌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哉？

【译文】

外祖父张公雪峰家的僮仆王玉，善于射猎。曾经从新河带着盐租返回，碰到三个强盗，连发三箭把他们一个个射倒，在各人脸上唾了唾沫，放他们走了。有一天，他带着弓箭夜里行走，看见一只黑狐像人一样站立向月而拜，就拉满弓箭射去，黑狐应着弦声中了箭。回来以后，他寒热大作。这天晚上，绕着房屋有哭泣的声音说：“我自己拜月修炼形体，对你有什么妨害？无缘无故地被杀害，所以我一定要对你进行报复。可恨你还没有衰败，当向司命之神申诉罢了。”几天以后，窗格上发出铿铿的声音，他惊异地察看询问，听得窗外说话道：“王玉，我告诉你，我昨天到阴间去告你，冥官检查簿册，才知道你过去一生中含冤告状申辩，我做掌刑法的官，暗中庇护私党，使你理由正当却得不到伸雪，抑郁愤恨，自己刺杀而死。我堕落此身成为狐，这一箭正用来报复，因果分明，我不怨你。只是当日违心冤枉地拷问你，还欠你鞭打一百多下。你肯发愿免予偿还，那么阴司就可以在簿册上注销，来生拜受你的恩赐多多了。”说完，好像听到叩头的声音。王喝叱说：“今生的债还不清楚，谁能够讨前生的债呢？妖鬼快去，不要打扰我的睡眠。”于是寂然无声。世上看见作恶的没有报应，动不动就怀疑神理的没有根据，哪里知道在冥冥之中有像这样的曲折哩！

【原文】

雍正甲寅，余初随姚安公至京师。闻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旷，虑有盗，夜遣家奴数人，更番司铃柝。犹防其懈，虽严寒溽暑，必秉烛自巡视。不胜其劳，别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磳埭比，又虑有火。每屋储水瓮，至夜铃柝巡视，如在永光寺时。不胜其劳，更典虎坊桥东一宅，与余只隔数家。见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诵经放焰口，钹鼓昂昂者数日，云以度鬼。复延道士设坛，召将悬符持咒，钹鼓昂昂者又数日，云以驱狐。宅本无他，自是以后魅乃大作。抛掷砖瓦，攘窃器物，夜夜无宁居。婢媼仆隶，因缘为奸，所损失者无算。论者皆谓妖由人兴。居未一载，又典绳匠胡同一宅。去后不通闻问，不知其作何设施矣。姚安公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其此公之谓乎？

【译文】

雍正十二年，我初随先父姚安公到京师。听说御史某公性情多疑。他最初租

住宣武门外永光寺一宅。这地方空旷，他担心有盗贼，就在夜里派家奴数人，轮流打更敲梆子。他怕打更人松懈，即便是严寒酷暑，也必秉烛亲自巡视。他不胜劳苦，又租住崇文门外西河沿一宅。这地方店铺林立，他又怕有火灾，便在每间房里备上水缸，还和以前那样夜里亲自巡视。他不胜其劳，又租住虎坊桥东一宅，与我只有几家之隔。他见房屋幽静深邃，又疑心有鬼。先是请僧人诵经，放焰口超渡亡灵，钹鼓轰轰响了好几天，说是驱除鬼魂。又请道士设法坛，招神将，念咒挂符，又是好几天钹鼓轰轰，说是驱除狐媚。这座屋宅本来没什么，自此后却真的闹鬼了。扔砖瓦，砸器皿，整夜不得安宁。仆人们借此机会行窃，所损失的钱财不可计算。人们议论说这鬼魅是人为的。住了没一年，他又租住绳匠胡同中一宅。他离开后，没通信息，不知他又搞什么防范措施了。先父姚安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某御史不正是这种人吗？

【原文】

钱塘陈乾纬言，昔与数友泛舟至西湖深处，秋雨初晴，登寺楼远眺。一友偶吟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相与慨叹。寺僧微哂曰：据所闻见，盖死尚不休也。数年前，秋月澄明，坐此楼上，闻桥畔有诟争声，良久愈厉。此地无人居，心知为鬼。谤听其语，急遽争夺，不甚可辩，似是争墓田地界，俄闻一人呼曰，二君勿喧，闻老僧一言可乎？夫人在世途，胶胶扰扰，缘不知此生如梦耳。今二君梦已醒矣。经营百计，以求富贵，富贵今安在乎？机械万端，以酬恩怨，恩怨今又安在乎？青山未改，白骨未枯，子然惟剩一魂。彼幻化黄梁，尚能省悟，何身亲阅历，反不知万事皆空。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无不死之人。大圣大贤以外，自古亦无不消之鬼。并此子然一魂，久亦不免于湮灭。顾乃于电光石火之内，更兴蛮触之干戈，不梦中梦乎？语讫，闻呜呜饮泣声。又闻浩叹声，曰：哀乐未忘，宜乎其未齐得丧，如是挂碍，老僧亦不能解脱矣。遂不复再语，疑其难未已也。乾纬曰：此是僧粲化之舌耳。然默验人情，实亦为理之所有。

【译文】

钱塘人陈乾纬说：以往他与几位朋友到西湖深处泛舟，秋雨初晴，登上寺楼向远方眺望。一位朋友诗兴大发，偶尔吟诵出“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这一诗句，众人相与慨叹。寺僧微笑着说：“据诗人的所闻所见，人死后还是仍然不肯罢休的了。几年前，一个秋月明亮的夜晚，我坐在这座楼上，听见桥旁有辱骂争吵声，吵了很长时间，越吵越急。此地没人居住，我心知是鬼在争吵。仔细听他们吵些什么，由于你争我抢吵得很激烈，分辨不太清楚，只是听出似乎是在争夺坟墓地界。忽然听到另有一人呼劝说：‘二君不要吵，能否听老僧说一句话？人

在世间，忙忙乱乱，那是由于不知道人生如梦而已。可现在二君的梦已经醒了：经营百计，以求富贵，富贵如今在哪里呢？机械万端，以报恩怨，恩怨如今又在哪里呢？青山没改，白骨已枯，只剩了一个孤零零的魂魄。那一梦黄粱的人，还能省悟过来；为什么二君这亲身阅历的，反不懂万事皆空呢？况且，真仙真佛以外，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人；大圣大贤以外，自古以来也没有不灭的鬼。都是这么孤零零一个魂魄，时间一长又都不免于要消失，可你们还在这电光石火的瞬间兴动兵戈，这不是梦中之梦吗？’语罢，只听呜呜的哭泣声。接着，又听到自称老僧的人长叹一声说：‘喜怒哀乐还没忘记，必然也就不能把得失看得毫无差别。这样挂念尘世利害，老僧也不能解脱二君了。’以后再没听见说话声，可能他们的纠葛还没结束。”陈乾纬说：“这是大师的生花之舌巧妙编出来的。不过，默验世间人情，实际上也很合乎情理。”

【原文】

陈竹吟尝馆一富室。有小女奴，闻其母行乞于道，饿垂毙，阴盗钱三千与之，为侪辈所发，鞭甚苦。富室一楼有狐，借居数十年未尝为祟。是日女奴受鞭时，忽楼上哭声鼎沸，怪而仰问。闻声应曰：吾辈虽异类，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几，而为母受，不觉失声，非敢相扰也。主人投鞭于地，面无人色者数日。

【译文】

陈竹吟曾经在一个富家教导。有一个小奴婢听到她的母亲在路上行乞，饥饿得差不多要倒毙，暗地里偷了三千钱给她，被同伴们所揭发，鞭打得很苦。富家的一间楼房，有狐借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为祸作祟。这一天，奴婢受鞭打时，忽然楼上哭声嘈杂如同开了锅，陈感到奇怪因而抬头询问，只听上面齐声答应说：“我辈虽然异于人类，也具有人心。哀痛这个女孩年纪还不到十岁，而为了母亲受鞭打，不觉失声哭泣，不是故意前来打扰。”主人把鞭子丢在地上，一连有好几天面无人色。

【原文】

竹吟与朱青雷游长椿寺，于鬻书画处，见一卷擘窠，书曰：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款题山谷道人。方拟议真伪，一乞者在旁，睨视微笑曰：黄鲁直乃书杨诚斋诗，大是异闻。掉臂竟去。青雷讶曰：能作此语，安得乞食。竹吟太息曰：能做此语，又安得不乞食？余谓此竹吟愤激之谈，所谓名士习气也。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兀傲，久而悖谬乖张，使人不敢相迓者，其势亦可以乞食。或有文无行，久而秽迹恶声，使人不屑齿录者，其势可以乞食。是岂可赋感士不遇哉？

【译文】

陈竹吟和朱青雷同游长椿寺，在卖书画处看见一卷正楷大字写的条幅：“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落款为山谷道人。两人正在议论其真伪，一乞丐在旁斜眼微笑说：“黄庭坚竟写杨诚斋的诗，真是奇闻啊！”说完甩手便走。朱青雷惊讶地说：“能说出此话，怎么会要饭呢？”陈竹吟叹息说：“能说出此话，又怎么能不当乞丐呢？”我认为这是陈竹吟愤激之语，所谓名士习气，聪明颖隽之士，或恃才傲物，这么下去就会变得悖谬常理，乖僻得使别人不敢接近，发展下去便会去乞讨；或有文才而没有品德，时间长了形迹污秽，声名败坏，使人不屑挂齿，这种人发展下去也要成为乞丐。此类人怎么配作《感士不遇赋》呢？

【原文】

一宦家子，资巨万。诸无赖伪相亲昵，诱之冶游，饮博歌舞，不数载，炊烟竟绝，盗颌以终。病革时，语其妻曰：吾为人蛊惑以至此，必讼诸地下，越半载，见梦于妻曰：讼不胜也。冥官谓妖童娼女，本捐弃廉耻，藉声色以养生。其媚人取财，如虎豹之食人，鲸鲵之吞舟也。然人不入山，虎豹焉能食，舟不航海，鲸鲵焉能吞？汝自就彼，彼何尤焉。惟淫朋狎客，如设井以待兽，不入不止；悬饵钓鱼，不得不休，是宜阳有明刑，阴有业报耳。又闻有书生昵一狐女，病瘵死。家人清明上冢，见少妇奠酒焚楮钱，伏哭甚哀。其妻识是狐女，遥骂曰：死魅害人，雷行且诛，汝尚假慈悲耶。狐女盍衽徐对曰：凡我辈女求男者，是为采补，杀人过多，天理不容也。男求女者，是为情感，耽玩过度，以致伤生。正如夫妇相悦，成疾夭折，事由自取。鬼神不追理其衽席也。姊何责耶。此二事足相发明也。

【译文】

从前有一个官宦子弟，家里十分富有。一些无赖就假装同他亲近，并诱引他到青楼妓院中玩乐，喝酒赌博，迷恋歌舞，无所不为。没过几年，家里被他搞得揭不开锅，穷得饿死了。在他临死之前，他对他妻子说，他被人迷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到地府后，一定要去控告他们。过了半年后，他托梦给他的妻子，说他败诉了。判官对他说：“那些妖童娼女，本来就是不要廉耻的人，他们依靠声色来求取生存，他们像虎豹吃人、鲸鲵吞舟那样，获取别人钱财。然而，人不进入山中，虎豹怎么会吃你？不到海中去航行，又怎么会被鲸鲵吞掉呢？你自己走到那个地步，关他们什么事呢？只是那些狐朋狗友，事先为你设下了一个陷阱，直到你套入他们的圈套为止，这又象悬饵钓鱼，鱼不上钩是不罢休的。因此阳间有明确的刑律，阴间有报应，这些人逃是逃不脱的。”又听说有一个书生因为非常亲昵一个狐女，最

后得了重病而死去。有一次清明，他家人去给他上坟，他们看见一个少妇在坟上浇酒祭奠，焚烧纸钱，趴在坟上痛哭不已。他的妻子认出就是那个狐女，站在远处骂她：“你这个死鬼，害人不浅，雷公会劈死你的，你这假慈悲的鬼！”狐女听到后，整整衣服，慢慢地说：“我们这些狐女去追求男子，都是为了采补阳气；如果杀人过多的话，天理会不容。而男子来追求女子，为的是情感，因耽色过度而伤害了自己的生命，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你又何必责备我呢！”这两件事足以互相阐发。

【原文】

干宝搜神记载马势妻蒋氏事，即今所谓走无常也。武清王庆 曹氏，有佣媪充此役。先太夫人尝问以冥司追摄，岂乏鬼卒，何故须汝辈？曰：病榻必有人环守，阳光炽盛，鬼卒难近也。又或有真贵人，其气旺；有真君子，其气刚；尤不敢近。又或兵刑之官，有肃杀之气；强悍之徒，有凶戾之气，亦不能近。惟生魂体阴，而阳气盛，无虑此数事。故必携之以为备。语颇近理，似非媪所能臆撰也。

【译文】

干宝的《搜神记》记载马势的妻子蒋氏的事情，就是现今所谓的走无常。武清王庆 曹家，有个老仆妇充任这个差使。先母太夫人曾经问起阴司追捕，哪会缺乏鬼卒，为什么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回答说：“病人的床榻必定有人四面守护，阳气炽烈，鬼卒难以接近。又或者有真正的贵人，他的气旺；有真正的君子，他的气刚，鬼卒尤其不敢接近。又或者是带兵主刑的官，有严峻酷烈之气；强横凶猛的人，有凶残暴戾之气，鬼卒也不能接近。只有生人的魂灵身体是阴的而阳气却旺盛，不用顾虑这些事，所以一定要携带他们以备不时之需。”话说得颇近情理，好像不是乡村老妇所能够杜撰出来的。

【原文】

河间一旧家，宅上忽有鸟十余，哀鸣旋绕，其音甚悲，若曰：可惜可惜。知非佳兆，而莫测兆何事。数日后，乃知其子鬻宅偿博负。鸟啼之时，即书券之时也。岂其祖父之灵所凭欤？为人子孙者，闻此宜怆然思矣。

【译文】

河间县有一世家，屋上忽然有十几只鸟，哀鸣旋转，声音很悲凉，好像在叫“可惜可惜”。家人知道不是好兆头，但又不知道预示什么祸事。几天后，才知儿子卖掉房宅偿还赌债。鸟啼叫之时，正是写字据的时候。这莫不是他祖父的亡灵凭借鸟示警么？作为子孙，听了这个故事应当深思啊。

【原文】

有游士借居万柳堂。夏日，湘帘榷几，列古砚七八，古器铜器磁器十许，古书

册画卷又十许，笔床水注酒盏茶瓯纸扇棕拂之类，皆极精致。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笔迹。焚香宴坐，琴声铿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轩驷马，不能登其堂也。一日，有道士二人，相携游览，偶过所居，且行且言曰：前辈有及见杜工部者，形状殆如村翁。吾曩在汴京，见山谷东坡亦都似措大风味。不及近日名流有许多家事。朱导江时偶同行，闻之怪讶，窃随其后。至马车杂处，红尘涨合，倏已不见，竟不知是鬼是仙。

【译文】

有位游士借居在万柳堂，时值夏天，门上挂起了湘妃竹帘，室内摆着瘠木制成的几案，案上陈列着七八方古砚，十多件古代玉器、铜器、瓷器，还有十多种古书册和古画卷。其他诸如笔床、水注、酒盏、茶盅、纸扇、棕拂之类的器物，也都极其精致。室内墙壁上张贴的也都是名人字画。游士焚起香来，安静地坐着弹琴，琴声丁东，飞出室外，人们看上去就和神仙一样。不是坐乘高车骏马的高贵人物，是不能登门拜访、跨进他的厅堂的。一天，两个道士共同游览，偶然路过游士所住的地方。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说：“我们的前辈有曾见过杜甫的，那形貌几乎就像一个村翁。我从前在宋代的京城汴梁，见到过黄庭坚、苏东坡，也都像穷书生模样。他们都赶不上现在的名流，拥有这么多的家什器物。”当时朱导江偶尔和道士走在一起，对他们的议论感到奇怪，便暗中尾随他们身后，想看个究竟。可是，走到车马混乱的地方，尘土飞扬，两个道士突然就不见了。到底还是没搞清他们是鬼是仙。

【原文】

乌鲁木齐遣犯刘刚，骁健绝伦，不耐耕作，伺隙潜逃。至根克忒，将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卡伦，（卡伦者，戍守望之地也。）恐不得过。不如暂匿我室中，候黎明耕者毕出，可杂其中以脱也。刚从之。比稍辨色，觉恍如梦醒，身坐老树腹中。再视叟，亦非昨貌。谛审之，乃夙所手刃弃尸深涧者也。错愕欲起，逻骑已至，乃弭首就擒。军屯法遣犯私逃，二十日内自归者，尚可贷死。刚就擒在二十日将曙，介在两歧，屯官欲迁就活之。刚自述所见，知必不免，愿早伏法。乃送轸行刑。杀人于七八年前，久无觉者，而游魂为厉，终索命于二万里外，其可畏也哉。

【译文】

被遣送到乌鲁木齐的犯人刘刚骁健无比，他耐不得耕作的劳苦，伺机潜逃。逃到根克忒，就要越过国境了。夜里遇到一老叟说：“你是刚逃出来的吗？前面有了望哨所，恐怕逃不过去。不如暂时藏在我屋里，等黎明时耕种的人都出来，可以

混杂其中而逃脱。”刘刚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天刚亮，他觉得恍惚如梦醒，自己坐在老树腹中；再看老叟，也不是昨天的样子，他细看，却是他从前杀死并弃尸深涧的那个人。刘刚惊愕欲起身，巡逻士兵已赶到，他只好俯首就擒。按军屯法规定，犯人私逃，二十天之内自首者还可免于一死。刘刚就擒在第二天的拂晓，正介于两者中间，屯田官想迁就让他活命。刘刚叙述了所见所闻，自知难免一死，愿早日伏法。于是被送辕门行刑。他在七八年前杀了人，好久没被发觉。而死者游魂作怪，终于在二万里外索其性命，真可怕啊！

【原文】

日南防守栅兵王十，姚安公旧仆夫也。言乾隆辛酉夏，夜坐高庙纳凉。暗中见二人坐阁下，疑为盗，静伺所往。时绍兴会馆西商放债者，演剧赛神，金鼓声未息。一人曰：此辈殊快乐，但巧算剥削，恐造业亦深。一人曰：其间亦有差等。昔闻判司论此事，凡选人或需次多年，旅食匮乏；或赴官远地，资斧艰难。此不得已而举借，其中苦况，不可殫陈。如或乘其急迫，抑勒多端，使进退触藩，茹酸书券，此其罪与劫盗等。阳律不过笞杖，阴律则当堕泥犁。至于冶荡性成，骄奢习惯，预期到官之日，可取诸百姓以偿补。遂指以称贷，肆意繁华，已经负债如山，尚复挥金如土。致渐形竭蹶，日见追呼，铨授有官，逋逃无路，不得不吞声饮恨，为几上之肉，任若辈之宰烹。积数既多，取偿难必。故先求重息以冀得失之相当，在彼为势所必然，在此为事由自取。阳官科断，虽有明条，鬼神固不甚责之也。王闻是语，疑不类生人，俄歌吹已停，二人并起，不待启钥，已过栅门。旋闻道路传喧，酒阑客散，有一人中暑暴卒。乃知二人为追摄之鬼也。

【译文】

王十，是先父姚安公的一个仆人。他曾经在京师日南坊当过守栅兵。在乾隆六年夏的一个夜里，他正在高庙前坐着乘凉，黑暗中他看见两个人在佛阁下坐着。开始他以为是盗贼，就悄悄地盯住他们，看他们到底到哪里去。当时，一个绍兴会馆的高利贷者正出资演赛神戏，锣鼓咚咚响过不停。他听到有一个人说：“你看这些人真会享乐，但这都是来自剥削和作坏事搞来的。”另一个却说：“其实也有差别。过去听判案官也议论过此事。凡是等候多年的候选官员，等到最后吃住都缺钱；有的要到远方去赴任，连路费都短缺，这些人没有办法只得去借款，其中的苦衷，一言难尽。如果有人趁其危难，大肆勒索，使得他们进退艰难，只得忍痛签押，这种罪恶与劫盗是相同的。按阳间法律只不过鞭打杖责，按阴间法律却要判入地狱。至于那些冶荡成性，习惯于骄奢的人，并且估计不久官职即可到手，可以从百姓那里巧取钱财来偿债，于是就大胆告贷，肆意挥霍。甚至到了负债如山，

仍然挥金如土。等到有一天，他们的资财渐渐变少，每天被人逼着还债，因为已经被授与了官职，逃也逃不了；不得不吞声饮恨，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他所欠的越多，偿还起来就更难，所以只得先重重地搜刮百姓的来补充他失去的。这样在高利贷者那里势所必然，对于借贷者来说是咎由自取。阴间官员断案虽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鬼神却不怎么责备他们。”王十听到这番话，觉得这两个人不像活人，歌舞一会儿就停了，只见二人起了身，不等开锁，他们已经越过栅栏离去了。不久后听到路上传来喧闹声，说有个人中暑暴死了。这时候，王十才知道这两个人是追摄魂灵的鬼。

【原文】

莆田林生霈言，闽中一县令，罢官居馆舍。夜有盗破扉而入。一媪惊呼，刃中脑，仆地。僮仆莫能出，有逻者，素弗善所为，亦坐视。盗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锦衾蒙首卧，盗掣取衾，见姣丽如好女，嘻笑抚摩，似欲为无礼。中刃媪突然跃起，夺取盗刀，径负是子夺门去。追者皆被伤，乃仅捆载所劫去。县令怪媪已六旬，素不闻其能技击，何勇鸷乃尔，急往寻视，则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后执役土神祠。闻公被劫，特来视，宦货是公刑求所得。冥官判饱盗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则盗罪当诛，故附此媪与之战。公努力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卧。救苏问之，懵然不忆。盖此令遇贫人与贫人讼，剖断亦甚公明，故卒食其报云。

【译文】

莆田的林生霈说：福建有一个县令，罢官以后住在客舍里。夜里有一群强盗破门而入。一个老妇吃惊呼叫，被刀砍中脑袋仆倒地上，僮仆没有敢出来的。巷子里有巡逻的人，一向不满意县令的所作所为，也袖手旁观。强盗于是肆意地搜索劫掠。他的幼子年纪十四五岁，用锦被蒙了头躺着，强盗扯取被子，见他美丽如同好女子，嘻笑抚摩，好像要想行非礼之事。中刀的老妇突然跃起，夺取强盗的刀，径自背着这个孩子夺门而出，追赶的人都被她所伤，于是只捆扎装载所抢劫的离去。县令奇怪老妇已经六十岁，向来没有听说她有搏斗的技能，为什么如此勇猛？急忙前往寻找看望，则老妇挺身站立，大声说道：“我是某都某甲，曾经蒙受您的再生之恩。死后在土神祠当差，听说您被抢劫，特地来看看。做官所得的钱财，是您用刑罚逼索得来的，阴司判处装入强盗的口袋，我不敢救助。至于侵犯到了公子，则强盗的罪应当诛杀，所以附在这个老妇身上同他们战斗，您努力行善吧，我去了。”于是昏昏然就像酒醉睡着了。救醒过来问她，糊糊涂涂并不记得。原来这个县令碰到穷人和穷人诉讼，剖析判处也颇公正明白，所以结果受到了善

报。

【原文】

州县官长随，姓名籍贯皆无一定。盖预防奸赃败露，使无可踪迹追捕也。姚安公尝见房师石窗陈公一长随，自称山东朱文。后再见于高淳令梁公润堂家，则自称河南李定。梁公颇倚任之，临启程时，此人忽得异疾，乃托姚安公暂留于家，约痊愈时续往。其疾自两足趾，寸寸溃腐，以渐而上，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后检其囊篋，有小册作蝇头字记所阅，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阴事，详载某时某地某人与闻，某人旁睹，以及往来书札，谳断案牘，无一不备录。其同类有知之者曰：是尝挟制数官矣。其妻亦某官之侍婢，盗之窃逃，留一函于几上，官竟不敢追也。今得是疾，岂非天道哉？霍文易曰：此辈依人门户，本为舞弊而来。譬彼养鹰，断不能责以食谷，在主人善驾驭耳。如善其便捷，任以耳目心腹，未有不倒持干戈，授人以柄者。此人不足责，吾责彼十七官也。姚安公曰：此言犹未揣其本。使十七官者，绝无阴事之可书，虽此人日日蠹笔，亦何能为哉？

【译文】

州县官的长随，都没有固定的姓名籍贯，大概是预防弄奸贪赃败露后，使人找不到追捕的踪迹。姚安公曾见到房师石窗陈先生的一名长随，自称是山东人，名叫朱文；后来，又在高淳县令梁润堂家见到他，可他却又自称是河南人，名叫李定。梁先生非常信任他。启程赴任时，这个长随忽然得了奇怪病，于是他便托姚安公说情，暂留家中，约定病好以后继续前往。这个长随的病，发自两脚脚趾，一寸一寸地沿着身体向上溃烂，直到胸膈间烂穿才死去。死后，翻检他的箱囊，发现一个小册子，上面写满蝇头小字，记录了他跟随过的十七位官员。每个官员的名下，都分条记录着各自的隐秘事，详细注明了时间和地点，哪些人参与，哪些人旁观，以及往来书信，审判文书，无不一一抄录。他的同行中有知底细的人说：“这个人已经挟制过好几个官员了。他的妻子就是某位官员的侍女，他们私奔窃逃出来。临逃之前在书案上留下一封信，那位官员竟没敢追。”现在他死于这种怪病，难道还不是上天的报应吗？霍易书先生说：“这类人投奔官员门下，原本就是为了营私舞弊才来的。使用他们好比养鹰，绝不能要求他们不吃肉，而去吃谷米，这只在主人善于驾驭罢了。如果喜欢他们机灵，当作耳目心腹使用，没有不象倒持刀枪、授人以柄的。这个长随值不得我们去责备，我所责备的是那十七位官员。”姚安公说：“这话还没抓住根本。假设十七位官员全都大公无私，谁也没有见不得人的隐事可以记录，就是这个长随每日都持笔不释，又能怎么样呢？”

【原文】

理所必无者，事或竟有，然究亦理之所有也，执理者自泥古耳，献县近岁有二事，一为韩守立妻俞氏，事祖姑至孝。乾隆庚辰，祖姑失明，百计医祷，皆无验。有黠者给以癯肉燃灯，祈神佑，则可速愈，妇不知其给也，竟癯肉燃之。越十余日，祖姑目竟复明。夫受给亦愚矣，然惟愚故诚，惟诚故鬼神为之格，此无理而有至理也。一为丐者王希圣，足双挛，以股代足，以肘撑之行。一日于路得遗金二百，移藁匿草间坐守以待觅者。俄商家主人张际飞，仓皇寻至，叩之，语相符，举以还之。际飞请分取，不受。延至家，议养贍终其身。希圣曰：吾形残废，天所罚也，违天坐食，将必有大咎，毅然竟去。后困卧斐圣公祠下，（斐圣公不知何时人，志乘亦不能详。士人云祈雨时有验。）忽有醉人曳其足，痛不可忍。醉人走后，足已伸矣，由是遂能行。至乾隆己卯乃卒。际飞故先祖门客，余犹及见，自述此事甚详。盖希圣为善宜受报，而以命自安，不受人报，故神代报也，非似无理而亦有至理乎？戈芥舟前辈，尝载此二事于县志，讲学家颇病其语怪。余谓芥舟此志，惟乱仙联句及王生殇子二条偶不割爱耳，全书皆体例谨严，具有史法。其载此二事，正以见匹夫匹妇足感神明。用以激发善心，砥砺薄俗，非以小说家言，滥登輿记也。汉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妻，葳蕤锁事，载录异传。晋武帝时，河间女子剖棺再活事，载搜神记。皆献邑故实，何尝不删蠹其文哉？

【译文】

按情理必定没有的，事实有时竟产生了。但探究下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执着情理的人过于泥古罢了。献县最近有两件事。一件是韩守立的妻子俞氏，侍奉祖姑尽孝。乾隆二十五年，祖姑失明，俞氏千方百计为她医治、祈祷，都无效果。有个奸黠的人欺哄她，说割自己的肉点灯，祈神保佑，就可以速愈。俞氏不知他在欺哄她，竟真的割肉燃灯。过了十多天，祖姑竟然复明。受欺哄是愚蠢的，然而惟因愚蠢所以真诚，因真诚鬼神才被感动。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却又最有道理。一件事是乞丐王希圣，双足蜷曲不能伸直，以股代替脚，以肘撑地而行。一天，他在路上拾得别人丢失的二百两银子，便把钱袋藏在干草中，坐等丢钱的人。一会儿，商家主人张际飞仓皇地找来，叩问王希圣。王希圣听他说的钱数符合，便举钱还给了他。张际飞要把银子分给他一半，王希圣不收。张际飞请他到家中，要养他老。王希圣说：“我身体残废，是上天的惩罚。违背天意吃闲饭，将要有大祸。”说完毅然离去。后来他困倦躺卧在斐圣公祠下，忽然有一醉酒之人拽他的脚，痛不可忍。醉人离开后，他的腿已能伸直，从此就能行走了。王希圣到乾隆二十四年死去。张际飞过去是我先祖的门客，我还见过他；他自述此事很详细。王希圣

做善事应受好报，却安身知命，不受人报，所以神灵代为报答他，这不是看似无理却又很有道理吗？前辈戈芥舟曾在县志中记载了这两件事，讲学家们责备他记载怪事。我认为芥舟修的县志，惟有乩仙联句及王生亡子二条记载，是他不肯割爱的。全书的体例是谨严的，具有史学家的笔法。书中记载这两件事，正可见出匹夫匹妇的行为足以感动神明。这可用来激发善心，砥砺薄情的俗风，不像小说家的胡编乱造。汉代建安年间，河间太守刘照的妻子赠太守葳蕤锁的故事，已载《录异传》；晋武帝时，河间女子开棺复活的事，载于《搜神记》，都是献县的故事，不是也没删除这些文字么？

【原文】

外叔祖张公紫衡，家有小圃，中筑假山，有洞曰泄云洞。前为罍菊地，山后养数鹤。有王昊庐先生，集欧阳永叔、唐彦谦句，题联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尘梦乃知鹤梦长。颇为工切。一日，洞中笔砚移动，满壁皆摹仿此十四字，拗掇欹斜，不成点画。用笔或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或应连者断，应断者连，似不识字人所书。疑为童稚游戏，重垆而 其户。越数日，启视复然，乃知为魅。一夕，闻格格磨墨声，持刀突入掩之，一老猴跃起冲人去，自是不复见矣。不知其学书何意也。余尝谓小说载异物能文翰者，惟鬼与狐差可信。鬼本人，狐近于人也。其他草木禽兽何自知声病。至于浑家门客，并苍蝇、草帚亦具能诗，即属寓言，亦不应荒诞至此。此猴岁久通灵，学人涂抹，正其顽劣之本色，固不必有所取义耳。

【译文】

外叔祖张紫衡家中有一座小花园，里面筑有一座假山，其中有个泄云洞。他在洞前种了些菊花，在山后养了几只仙鹤。有位王昊庐先生，把欧阳修、唐彦谦的两句诗集成一联：“秋花不比春花落，尘梦及知鹤梦长。”看起来颇为工整贴切。有一天，我外叔祖发现，洞中的笔砚被移动了，满墙上都是摹写这十四个字，字写得扭曲歪斜，不成点划。用笔有的自下而上，自右而左；有的应连笔的都中断了，应中断的却又连笔，像是个不识字的人写成的。于是他怀疑这是儿童涂画的，就重新刷了一下墙，并锁上了门。过了几天，当他打开门一看，满墙又是字，他这才明白这是鬼怪干的。又过了几天，我外叔祖又听到格格的磨墨声，他持刀迅速冲了进去。只见一只老猴子跳起来，朝他冲来就逃走了。从此就没有再出现。不知是它想学写字还是有其他什么想法。我曾经认为小说家记载怪物能通晓笔墨，只有鬼和狐狸还可能。因为鬼本就是人，狐狸又与人相似。至于其他草木禽兽怎么会知道诗词声律呢？说浑家门客、苍蝇、扫帚能作诗，那纯属寓言，但也不应该如此荒诞。只是这只猴子日久通了灵性，学人涂抹，正是它顽劣的本色，所以不一定有什么寓意。

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如是我闻二

【原文】

先叔仪南公言：有王某曾某，素相善。王艳曾之妇，乘曾为盗所诬引，阴贿吏毙于狱。方营求媒妁，意忽自悔，遂辍其谋。拟为作功德解冤，既而念佛法有无未可知，乃迎曾父母妻子于家，奉养备至。如是者数年，耗其家赀之半。曾父母意不自安，欲以妇归王。王固辞，奉养益谨。又数年，曾母病，王侍汤药，衣不解带。曾母临歿曰：久蒙厚恩，来世何以为报乎？王乃叩首流血，具陈其实，乞冥府见曾为解释。母慨诺。曾父亦作手书一札，纳曾母袖中曰：死果见儿，以此付之。如再修怨，黄泉下无相见也。后王为曾母营葬，督工劳倦，假寐圻侧，忽闻耳畔大声曰：冤则解矣，尔有一女，忘之乎？惕然而寤，遂以女许嫁其子。后竟得善终。以必不可解之冤，而感以不能不解之情，真狡黠人哉！然如是之冤有可解，知无不可解之冤矣，亦足为悔罪者劝也。

【译文】

已故叔父仪南公说：有王某、曾某，一向是好朋友。王艳羡曾的妻子，趁着曾某被强盗所诬告做为由头，暗中贿赂狱吏把他弄死在牢狱里。王正在谋求媒人说合，心里忽然自己感到后悔，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打算作功德来解除冤仇。既而一想佛法有无尚不可确知，于是他迎请曾的父母妻子到家里，奉养十分周到。像这样过了好几年，耗费了他家财的一半。曾的父母意下觉得自己不能安心，要想把媳妇给王。王竭力推辞，奉养得更加小心。又过了几年，曾的母亲病了，王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曾的母亲临死时，说：“长久承受厚恩，来世用什么来报答呢？”王于是叩头流血，具体陈述了实情，恳求她到阴间见到曾的时候，代为解释。曾的母亲慷慨地答应了。曾的父亲也手写了一封信，纳入曾母的袖子里说：“死后果然见到了儿子，把这个交给他。如果再要结怨，黄泉之下就不要相见了。”后来王替曾的母亲经营丧葬，督工辛劳困倦，在墓穴的旁边打盹，忽然听到耳边大声说：“你我的冤仇固然已解，但你有一个女儿，忘记了吗？”一惊而醒，于是就把女儿许嫁给了曾的儿子。后来王竟然得到善终。以必然不能解开的冤仇，而用不能不解开

的情意来感动他，真是一个狡诈的人啊！但是像这样的冤仇还可以解开，可知没有不可以解开的冤仇了，这也足以用来劝勉那些能悔罪的人。

【原文】

从兄旭升言：有丐妇甚孝其姑，尝饥踣于路，而手一盂饭，不肯释。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仅随姑乞食，听指挥而已。一日同栖古庙，夜闻殿上厉声曰：尔何不避孝妇，使受阴气发寒热？一人称手捧急檄，仓卒未及睹，又闻叱责曰：忠臣孝子，顶上神光照数尺，尔岂盲耶？俄闻鞭呼号声，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闻一妇田，为旋风所扑，患头痛。问其行事，果以孝称。自是感动，事姑恒恐不至云。

【译文】

堂兄旭升说，有个女乞丐，对婆婆很孝顺，曾饿倒在路旁，手里捧着一碗饭，却决不肯吃一口。旁人问及，她说：“婆母还没有吃呢。”她提到，当初是跟婆婆一起讨饭的，只是听婆婆的吩咐行事。一天，她们一起住在一所古庙里。夜静时分，忽然听见殿堂之上有人厉声说：“你为什么不避开孝妇，让她受了阴气得了病？”另一人说我手里拿着紧急檄文，仓卒间没有看见她。又听到斥责道：“忠臣孝子，头顶上必有数尺高的神光照耀，你难道是瞎子，没有看见吗？”不一会儿，便传来鞭棍的击打声和人的呼号声，好久才平静下去。第二天，她们进了村，果然听说有个女子到田里送饭时被旋风吹着了，患了头痛病。问及她的日常行事，果真是以孝著称。女乞丐为此深深感动，更加精心地侍奉婆婆，常恐照顾不周。

【原文】

旭升又言：县吏李懋华，尝以事诣张家口，于居庸关外，夜失道，暂憩山畔神祠。俄灯光晃耀，遥见车骑杂沓，将至祠门。意是神灵，伏匿庑下。见数贵官并入祠，坐左侧，似是城隍。中四五座则不识何神。数吏抱簿陈案上，一一检视。窃听其语，则勘验一郡善恶也。一神曰：某妇事亲无失礼，然文至而情不至；某妇亦能得舅姑欢，然退与其夫有怨言。一神曰：风俗日偷，神道亦与人为善。阴律孝妇延一纪，此二妇减半可也。令曰：善。俄一神又曰：某妇至孝而至淫，何以处之？一神曰：阳律犯淫罪止杖，而不孝则当诛，是不孝之罪重于淫也。不孝之罪重，则能孝者福亦重，轻罪不可削重福，宜舍淫而论其孝。一神曰：服劳奉养，孝之小者；亏行辱亲，不孝之大者。小孝难赎大不孝，宜舍孝而科其淫。一神曰：孝大德也，非他恶所能掩；淫大罚也，非他善所能赎。宜罪福各受其报。侧坐者罄折请曰：罪福相抵可乎？神掉首曰：以淫而削孝之福，是使人疑孝无福；也以孝而免淫之罪，是使人疑淫无罪也。相抵恐不可。一神隔坐言曰：以孝之故，虽至淫而不加罪，不使人愈知孝乎？以淫之故，虽孝而不获福，不使人愈戒淫乎？相抵是。一神沉思良

久，曰：此事出入颇重大，请命于天曹可矣。语讫俱起，各命驾而散。李故老吏，娴案牍，阴记其语，反覆思之，不能决。不知天曹作何判断也。

【译文】

旭升又说：县吏李懋华，曾经因事到张家口。在居庸关外，夜间迷失了道路，暂时进入山畔神祠中休息。忽然，灯火晃耀，远远望见车马杂糅，就要来到祠门。他想这是神灵的队伍，就伏匿在了廊庑下面。只见几位贵官并肩进入祠堂落坐，左侧似乎是城隍，中间的四五位则不知是什么神。几个冥吏抱着记录册陈列在案上，诸神一一检查起来。李懋华偷听他们说些什么，原来是勘验某郡的善恶。一神说：“某个媳妇事奉公婆不失礼节，不过也只是礼节上做到了孝，感情上却没做到。某个媳妇也能讨得公婆欢心，可是退离公婆就向丈夫发泄怨言。”一神说：“现在世风日下，人情日薄，神道也是讲究与人为善的。冥司法律规定孝妇延寿十二年。这两个媳妇减去二分之一，延寿六年就可以了。”众神都说：“好。”一会儿，一神又说：“某个媳妇事亲上达到了至孝，可是又很淫荡，如何处理呢？”一神说：“按阳世法律，犯淫罪只是打板子，而不孝则要杀头。可见不孝罪重于淫罪。因不孝的罪名重，所以孝子的福也就大。轻罪不能抵削大福，应该免去她的淫罪，只就她孝的方面酌情加福。”一神说：“服劳奉养老人，这只是孝的小节；亏行辱没公婆，这却是不孝的大节。小孝的功绩难赎大不孝的罪过，应该不论她的孝顺，只就她淫的方面酌情论罪。”一神说：“孝是一种大功德，不是其他罪恶所能掩挡的；淫是一种大罪恶，也不是其他善行所能赎免的。应该各有所报，其淫罪受恶报，其孝德受善报。”侧坐的那位神恭敬地弓腰请示说：“罪和福是否可以相抵呢？”神扭头对他说：“用淫来削夺孝的福，那就会使人怀疑孝顺得不到福；用孝来免除淫的罪，那就会使人怀疑淫乱也是无罪的。罪福相抵恐怕是不可以的。”一神隔着座位说：“由于孝的原因，就是达到至淫的程度也不加罪，这不就使人更加懂得应该孝顺了吗？由于淫的原因，就是达到至孝的程度也不加福，这不就使人更加懂得应该戒淫了吗？罪福相抵比较妥当。”一神沉思了好久，说：“这件事的处理，关系相当重大，可以请示天曹后再决定。”话音一落，众神全部站起身来，各自登车散离神祠。李懋华是一位阅历很深的老吏，十分娴熟狱案文牍，他暗中记下了众神的发言，反复思考，自己也没能决断出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众神没能处理的孝妇问题。不知天曹将会对此作何判断。

【原文】

董曲江言，邻县一嫠妇，夏夜为盗撬窗入，乘夜睡污之。醒而惊呼，则逸矣。愤恚病卒，竟不得贼之主名。越四载余，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妇合掌诵佛曰：某妇

之冤雪矣。当其呼救之时，吾亲见李十跃墙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

【译文】

听董曲江说，在邻县住着一个寡妇。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有个贼撬开她家的窗户跳了进来，趁她熟睡的时候把她奸污了。她惊醒后呼救，贼人只得逃跑。后来寡妇怨愤交加地死去，自己最终也不知道这个贼人的姓名。过了四年后，村子有个叫李十的人被雷电击死了。这时有个老妇人合掌念佛说：“这回寡妇的冤仇总算报了。当时她呼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李十跳墙逃出来的。只是我怕他行凶，才没敢说出。”

【原文】

西城将军教场一宅，周兰坡学士尝居之。夜或闻楼上吟哦声，知为狐，弗讶也。及兰坡移家，狐亦他徙，后田白岩僦居数月，狐乃复归。白岩祭以酒脯，并陈祝词于几，曰：闻此蜗庐曾停鹤驭，复闻飘然远引，似桑下浮图。鄙人匏系一官，萍飘十载，拮据称贷，卜此一监。数夕来盘笑微闻，似仙輿复返。岂鄙人德薄，故尔见侵？抑夙有因缘，来兹聚处欤？既承惠顾，敢拒嘉宾。惟冀各守门庭，使幽明异路，庶均归宁谧，异苔不害于同岑。敬布腹心，伏惟鉴烛。次日，楼前飘堕一帖，云：仆虽异类，颇悦诗书，雅不欲与俗客伍。此宅数十年来，皆词人栖息，愜所素好，故挈族安居。自兰坡先生怆然舍我后，来居者目不胜狙佻之容，耳不胜歌吹之音，鼻不胜酒肉之气，迫于无奈，窜迹山林。今闻先生山之季子，文章必有渊源，故望影来归，非期相扰。自今以往，或检书獭祭，偶动芸签，借笔鸦涂，暂磨蠹眼。此外如一毫陵犯，任先生诉诸明神，愿廓清襟，勿相疑贰。末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声息不闻矣。白岩尝以此帖示客，斜行淡墨，似匆匆所书，或曰：白岩托迹微官，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诙谐。寓言十九，是或然欤。然此与李庆子遇狐叟事，大旨相类。不应俗人雅魅，叠见一时，又同出于山左。或李因田事而附会，或田因李事而推演，均未可知。传闻异词，姑存其砭世之意而已。

【译文】

西城将军教场的一所住宅，周兰坡学士曾经居住过。夜里有时听到楼上吟诵的声音，他知道是狐，并不惊讶。等到兰坡搬家，狐也搬往别处。后来田白岩租下，住了几个月，狐才重新回来。白岩用酒和干肉祭祀，并且在几桌上陈列祝词说：“听说这蜗牛般简陋的庐舍，曾经停留过仙人的车驾。又听说飘然远去，似是沙门佛子。鄙人如同系着的匏瓜，微末一官，就像浮萍的飘泊，到现在已经十年，手头拮据，向人借贷，才选择了这一处民居。几个晚上以来，微微听到咳嗽和笑声，似乎仙人的车驾重新返回。难道是鄙人的德行浅薄，所以受到侵扰？或者是过去有

缘分，来这里相聚呢？既然承蒙惠顾，怎敢拒绝嘉宾！只是希望各守门庭，使得人与鬼神隔路，或许都能够归于宁静，不同种类的苔藓并不妨碍同在一山。恭敬地陈述心腹之言，希望鉴照。”第二天，楼前飘落下来一张帖子说：“在下虽然异于人类，颇为喜爱诗书，很不想同俗客为伍。这所宅子几十年来都是擅长文辞的人寄居之所，同素来所爱好的相投合，所以携带家族安然住下。自从兰坡先生舍我而去，以后来居住的人，我眼内不能承受他们市俗的容貌，耳内不能承受他们唱歌吹奏的声音，鼻内不能承受他们酒肉的气息，迫于无奈，遁迹到了山林。现今听得先生是山癯的少子，文章必然有师承，所以望影归来，不是有意相扰。从今以后，可能有时翻检书册如同獭祭鱼，偶而抽动书签；借笔作书如老鸦之涂沫，暂时研磨有圆形斑点的砚石。除此之外，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侵犯，任凭先生诉之于神明。希望开拓清远的怀抱，不要猜忌疑心。”末了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不再听到声音了。

白岩曾经把这张帖子给客人看，字行倾斜，墨色浅淡，像是匆匆所书写。有的说：“白岩寄身于微末的官职，滑稽玩世，故意造作此事用来寄托诙谐嘲弄。寓言十中有九，或者是这样吧？”然而这同李庆子遇狐叟的事情大意相类似，不应该尘俗的人士与风雅的精怪，重见于一时，又同出于山东。或者李因为田的事情而附会，或者田因为李的事情而推移演变，都不可知。传闻中不同的说法，姑且保存它针砭世事的意思而已。

【原文】

一故家子，以奢纵婴法网。歿后数年，亲串中有召仙者，忽附乩自道姓名，且陈愧悔。既而复书曰：仆家法本严，仆之罹祸，以太夫人过于溺爱，养成骄恣之性，故陷之井而不知耳。虽然仆不怨太夫人。仆于过去生中，负太夫人命，故今以爱之者杀之，隐藏其冤。因果牵缠，非偶然也。观者皆为太息，夫偿冤而为逆子，古有之矣；偿冤而为慈母，载籍之所未睹也。然据其所言，乃凿然中理。

【译文】

一个世家子弟，因为奢侈骄纵触犯了法网。死后几年，亲戚当中有召仙人降临的，他忽然附乩自己道出姓名，并且陈述惭愧和懊悔之情。过后又写道：“在下家法本来严格，在下的遭祸，是因为太夫人过于溺爱，养成骄奢任性的性格，所以踏上了陷阱而不知道罢了。即使如此，在下不怨恨太夫人。因为在下在过去的一世中，欠了太夫人的命，所以现在用溺爱的方式杀掉我，暗中报冤。因果牵连缠绕，并不是偶然的。”观看的人都为此叹息。因为报冤而做逆子，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因为报冤而做慈母，这是书上的记载所没有看到过的。但是据他所说的，

竟是确凿而合乎情理。

【原文】

宛平何华峰，官宝庆同知时，山行疲困。望水际一草庵，投之暂憩。榜曰：孤松庵。门联曰：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僧应门延入，具茗，颇香洁，而落落无宾主意。室三楹，亦甚朴雅。中悬画佛一轴，有八分书题曰：半夜钟磬寂，满庭风露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亦模糊不辨。旁一联曰：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亦不题款指问：此师自题耶？漠然不应，以手指耳而已。归途再过其地，则波光岚影，四顾萧然，不见向庵所在。从人记遗烟筒一枝，寻之，尚在老柏下。竟不知是佛祖还是鬼魅也。华峰画有佛光示现卷，并自记始末，甚悉。华峰歿后，想已云烟过眼矣。

【译文】

宛平县人何华峰，官居宝庆同知时，一天在山道间行走，疲惫困乏，望见溪边有一间草庵，便到那里暂且歇息一下。只见门上匾额题为“孤松庵”，门联写道：“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位老僧迎出门来，请他入庵落座，并备茶水，茶香清冽。主人很冷落，毫无待客之意。何华峰回顾，但见三间庭堂朴素典雅，墙中间上悬一轴佛像，用隶书题道：“半夜钟磬寂，满庭风露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未署姓名，印章也模糊不清。旁边一幅对联，题道：“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也未题款。何华峰指着画联问老僧：“这是师父自己题的吗？”老僧漠然不语，只用手指指耳朵。何华峰归途再经此地，却只见波光涟漪，雾气蒸腾，四外寂静无声，哪里有茅庵的影子？仆人忽然想起曾在此丢失一枝烟管。找了找，发现仍在古柏下。何华峰竟不知是佛祖，还是鬼魅。他画有《佛光示现卷》，并自记始末极详。他死后，想来那画与题记也如烟云般消亡了吧。

【原文】

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尝游嵩山。见女子汲溪水，试求饮，欣然与一瓢。试问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树下语，似颇涉翰墨，不类田家妇。疑为狐魅，爱其娟秀，且相款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几败。怪而诘之，赧然曰：吾从师学道百余年，自谓此心如止水。师曰：汝能不起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见可欲故不乱，见则乱矣。平沙万顷，中留一粒草子，见雨即芽。汝魔障将至，明日试之，当自知。今果遇君，问答流连，已微动一念。再片刻，则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几败。踊身一跃，直上木杪，譬如飞鸟而去。

【译文】

族兄次辰说，有一个与他同在康熙五十三年被举为孝廉的人，曾游嵩山，看

见一女子正在溪边打水，就试探着向她讨水喝。那女子很痛快地给他一瓢；又试着问路，她也爽快地予以指示。于是他和她坐在树下谈话，那女子似乎很有些修养，绝非田家女。他疑心是狐魅，却又爱恋她俏丽风雅，便很亲密。忽然女子拂衣而起，说：“太危险了！我几乎前功尽弃。”他有些奇怪，问她怎么了。女子羞红了脸说：“我随师父学道已有一百多年了，自以为心如止水。师父说：‘你不起邪念，可邪念仍在你心里。只是看不到所欲，心才不乱，等你看到了，心也就乱了。就像万顷平沙之中留下一粒草籽，有雨水便会发芽。你的魔障将至，明天检验一下，你自己就会明白的。’今天果然遇见你，问答间已有所留恋，心神也微微动摇了。再过片刻，恐怕就不能自持了。真是太危险了，我差点儿坏事。”言毕便耸身一跃，直上树梢。转眼间已如飞鸟般远去了。

【原文】

次辰又言，族祖征君公，讳灵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以天性疏放，恐妨游览，称疾不预试。尝至登州观海市，过一村塾小憩。见案上一旧端砚，背刻狂草十六字曰：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侧书惜哉此叟四字，盖其号也。问所自来，塾师云：村南林中有厉鬼。夜行者遇之辄病。一日众伺其出，持其杖击之，追至一墓而灭。因共发掘，于墓中得此砚。我以粟一斗易之也。按上堵吟乃孟达作。是必胜国旧臣，降而复叛，败窜山林以死者。生既进退无据，歿又不自潜藏，取暴骨之祸。真顽梗不灵之鬼哉。

【译文】

又听次辰说，我的族祖父征君公名灵。由于天性疏放，担心仕途妨害他的游山玩水，连康熙十八年开设的博学鸿词科都称病不去考。有一天，他到登州看海市蜃楼，途中暂时歇在一所村塾中。在那里他看见桌案上有一方端砚，背后刻着十六个狂草字：“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侧面书着“惜哉此叟”四个字，大概是名号吧！向村塾先生问这方端砚的来历，他说：“从前，在这座村子的南面有片森林，其中住着一个恶鬼，只要夜里过往的行人碰到它，就会染病。一天，众人看它一出来，就手持兵械追打它，追到一座坟墓前，那个恶鬼就不见了。于是大家发掘那坟墓，在墓中找到了这方端砚。我用一斗粟米才把它换来。”据考证，《上堵吟》为孟达所作。这位亡国之臣，投降魏后又背叛魏，终于失败进入山林，直到死去。孟达在活着时候，就进退无常，死后也不知销声匿迹，才招致暴露骸骨的祸患，可见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鬼魂。

【原文】

海之有夜叉，犹山之有山魈。非鬼非魅，乃自一种类，介乎人物之间者也。刘

石庵参知，言诸城滨海处，有结寮捕鱼者。一日，众皆掉舟出。有夜叉入其寮中，盗饮其酒，尽一廬，醉而卧。为众所执，束缚捶击，毫无灵异，竟困踣而死。

【译文】

海里有夜叉，犹如山中有山魈，既不是鬼也不是魅，而是自成另一种类，即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特殊动物。参知刘石庵说：诸城县滨海的地方，有筑屋捕鱼的人。一天，众人全都驾船出海捕鱼，有个夜叉进入屋中，偷喝渔人的酒，喝完一坛，结果醉倒在地。夜叉被返航的众渔人逮住，捆绑起来，接受捶击，竟毫无灵通，遭困而死。

【原文】

族侄貽孙言，昔在潼关宿一驿。月色满窗，见两人影在窗上。疑为盗，谛视则腰肢纤弱，鬢髻宛然，似一女子将一婢。穴纸潜觑，乃不睹其形。知为妖魅。以佩刀隔棂斫之，有黑烟两道，声如鸣镝，越屋脊而去。恶其次夜复来，戒仆借鸟铳以俟。夜半，果复见影，乃二虎对蹲，与仆发铳并击，应声而灭。自是不复至。疑本游魂，故无形质。阳光震烁，消散不能聚矣。

【译文】

族侄貽孙讲，当初在潼关曾住在一个馆驿里。月色满窗时分，忽见窗纸上有两个人影，疑是贼盗。仔细审视，却见腰肢纤弱，好像挽着发髻，似乎是一女子带着一个婢女。他捅破窗纸向外偷看，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心知是鬼魅，便抽出佩刀隔窗劈去。人影立时化为两道黑烟，声如响箭般越过屋脊而去。貽孙怕她们第二天夜里还会来，便吩咐仆人借来火铳以防万一。第二天夜半，果然黑影出现了。原来是两只老虎，相对蹲着。他们用火铳一同射击，那两只老虎应声消失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估计那影子原本是游魂，所以没有形质；在火铳的震慑下，便消散不能再聚合了。

【原文】

献县王生相御，生一子，有抱之者，辄空中掷与数十钱。知县杨某往视，乃掷下白金五星。此子旋夭亡，亦无他异。或曰：王生倩作戏术者般运之，将托以箕敛。或曰：狐所为也。是皆不可知，然居官者遇此等事，即确有鬼凭，亦当禁治，使勿荧民听，正不必论其真妄也。

【译文】

听说献县的王相御生了个儿子，每当有人去抱他时，天空中就掉下几十钱。知县杨某听到这件事后，也亲自去抱了一下，这次，天空中掉下的是五星白金。不久这孩子也死掉了，死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那是王生请

来耍魔术的在玩弄搬运术，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收敛钱财。有人却说那是狐狸在作怪。各有各的说法，但都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而当官者遇到这类事情，即使发现确有鬼怪在作怪，也应严令禁止，不能迷惑百姓，更不必去讨论它的真假是非。

【原文】

李又聃先生言，雍正末年，东光城内，忽一夜家家犬吠，声若潮涌。皆相惊出视，月下一人，披发至腰，蓑衣麻带，手执巨袋，袋内有千百鹅鸭声，挺立人家屋脊上。良久，又移过别家。次日，凡所立之处，均有鹅鸭二三只，自檐掷下。或烹而食，与常畜者味无异，莫知何怪。后凡得鹅鸭之家，皆有死丧。乃知为凶煞偶现也。先外舅马公周家，是夜亦得二鸭。是岁，其弟靖逆同知庚长公卒，信又聃先生语不谬。顾自古及今，遭丧者恒河沙数。何以独示兆于是夜？是夜之中，何以独示兆于数家？其示兆皆掷以鹅鸭，又义何所取？鬼神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存而不论可矣。

【译文】

李又聃先生说：雍正末年，东光城里，有一夜忽然家家狗叫，声音像潮水涌动。人们都互相惊奇地出来观望，月光下看见一个人头发披到腰间，穿着丧服，系着麻带，手里拿着一只大袋子，袋子里有千百只鹅鸭的声音，挺身直立在一户人家的屋脊上。过了好久，又移过别一家。第二天，凡是昨夜那异人站立过的地方，都有鹅鸭两三只，从屋檐头掷下。有的人煮来吃了，同平常畜养的没有什么差异，不知道是什么怪物。后来凡是得到鹅鸭的人家，都有死丧，才知道是凶煞神偶而出现。

已故岳父马公周家，这天夜里也得到两只鸭子，这一年他的弟弟靖逆卫同知庚长公死去。又聃先生的话如果确实说得不错，那么从古至今，遭受丧事的像恒河里的沙不可胜数，为什么独独显示征兆在这天夜里？这一夜之中，为什么独独显示征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之中，为什么独独显示征兆在几家？它的显示征兆，都掷给鹅鸭，又取什么意义？鬼神的事理，有的可知，有的不可知，只好留存而不议论它好了。

【原文】

道士王昆霞言，昔游嘉禾，新秋爽朗，散步湖滨。去人稍远，偶遇宦家废圃。丛篁老木，寂无人踪。徙倚其间，不觉昼寝。梦古衣冠人长揖曰：岑寂荒林，罕逢嘉宾。既见君子，实慰素心。幸勿以异物见宾。心知是鬼神，诘所从来。曰：仆耒阳张璪。元季流寓此邦，歿而旅葬。爱其风土，无复归思。园林凡易十余主，栖迟未

能去也。问：人皆畏死乐生，尔何独耽鬼趣。曰：死生虽殊，性灵不改，境界亦不改。山川风月，人见之，鬼亦见之，登临吟咏，人有之，鬼亦有之。鬼何不如人？且幽深险阻之胜，人所不至，鬼得以魂游；萧寥清绝之景，人所不睹，鬼得以夜赏。人且有时不如鬼。彼夫畏死而乐生者，由嗜欲攫心，妻孥结恋，一旦舍之入冥漠，如高官解组，息迹林泉，势不能不戚戚。不知本住林泉，耕田凿井，恬熙相安，原无所戚戚于中也。问：六道轮回事有主者，何以竟得自由？曰：求生者如求官，惟人所命；不求生者如逃名，惟己所为。苟不求生，神不强也。又问：寄怀既远，吟咏必多。曰：兴之所至，或得一联一句，率不成篇。境过即忘，亦不复追索。偶然记忆，可质高贤者，才三五章耳。因朗吟曰：残照下空山，暝色苍然合。昆霞击节。又吟曰：黄叶。甫得二字，忽闻噪叫声，霍然而悟。则渔艇打桨相呼也。再倚杖瞑坐，不复成梦矣。

【译文】

道士王昆霞说，昔日游历嘉禾，正值新秋爽朗，便在湖滨散步。行至稍稍僻远的地方，偶入一官宦人家的废园。园中草木丛生，荒寂无人。漫步其间，不觉困倦打起盹来。梦中看见一人，身着古时衣装，作了一个长揖道：“在静僻荒林之中，难见您这样的嘉宾；见到君子，实在满足了我的心愿。请不要因为我是异类而排拒我”。王昆霞知道是鬼，便问他的来历。那人说：“我本是耒阳县的张癯，元末流落至此，死后便葬在这里。因为深爱此地的风土，就不想再回去了。这园林曾先后换过十几位主人，可我仍旧迟迟不肯离去。”王问：“人都是怕死而乐生的，你却为何喜爱鬼界呢？”他答：“生死虽不同，但性情却不会改变，环境也不会改变。山川风月，人能见，鬼也能见；登高远望吟诵，人可以，鬼也可以。鬼又为何不如人呢？况且幽深险阻的胜境，人到不了，但鬼却可以去游；寂寥清绝的佳景，人看不到，而鬼却可以深夜赏玩。有时，人还是不如鬼的。那些怕死乐生的人，因嗜欲而乱了心神，又眷恋妻儿，一旦抛舍这些，进入冥冥之中，便如同为官者被罢职，隐遁山林，势必心中凄然。他们并不知道，原住山林之中的人，平素耕田凿井，恬淡安适，心中根本没有凄惻之情。”王又问：“世间六道轮回，其中各有主事的神明，你又怎么竟得以如此逍遥自在呢？”他回答说：“求生就如同求官，只好听从别人的命令。不求生的就像逃名，可以听凭自己所为。假若真不欲生，神明也不会强求。”王又问：“既然足下的胸襟如此高远，那吟咏之作一定很多了。”他回答说：“兴之所至，也偶得一联半句，但大都不成篇幅。时过境迁，也就不再刻意追忆了。偶然记得可供您这样的高贤品评的，也只是三五章而已。”继而朗声吟道：“残照下空山，暝色苍然合。”王击节称赞。他又吟：“黄叶……”刚吟了这两字，忽然响起吆喝

声，道士霍然惊醒。原来是渔父互相呼唤的声音。等到他又倚俚闭眼打盹时，却再不能入梦了。

【原文】

昆霞又言，其师精晓六壬，而不为人占。昆霞为童子时，一日蚤起，以小札付之曰：持此往某家借书。定以申刻至，先期后期皆笞汝。相去七八十里，竭蹶仅至。则某家兄弟方阅墙，启视其札，惟小字一行，曰：借晋书王祥传一阅。兄弟相顾默然，斗遂解。盖其弟正继所生云。

【译文】

道士王昆霞又说：他的师傅精通六壬之术，可是从不为人占卜。他做童子时，一天师傅起得很早，把一个小纸条交给他，说：“拿着这个纸条到某家去借书。一定要在申刻准时到达，不可提前，也不许错后，错过了申刻，回来我要打你。”离借书的人家七八十里，他疲于奔命，勉强按时到达。一进门，这家兄弟二人正在互相打仗。他们一看纸条，只有一行小字：“借《晋书·王祥传》一阅。”兄弟互相看了看对方，都沉默起来，于是争斗也就化解了。原来，这户人家的弟弟，正是继母所生的。

【原文】

嘉峪关外有戈壁，径一百二十里，皆积沙无寸土。惟居中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冬积冰，夏储水，以供驿使之往来。初，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疑此墩本一土山，为飞沙所没，仅露其顶。既有山，必有水，发卒凿之。穿至数十丈，忽持锤者皆堕下。在穴上者俯听之，闻风声如雷吼。乃辍役。穴今已圯，余出塞时，仿佛尚见其遗迹。案佛氏有地水火风穴之说。余闻陕西有迁葬者，启穴时，棺已半焦。茹千总大业，亲见之，皆地火所灼。又献县刘氏母卒，合葬启穴，不得其父棺。迹之，乃在七八步外，倒植地中。先姚安公亲见之。彭芸楣参知亦云：其乡有迁葬者，棺中之骨，攒聚于一角，如积薪然。盖地风所吹也。是知大气斡运于地中，阴气化水，阳气则化风化火。水土同为阴类，一气相生，故无处不有。阳气则包于阴中，其微者，烁动之性为阴所解；其稍壮者，聚而成硫黄丹砂矾石之类。其最盛者，郁而为风为火，故恒聚于一所，不处处皆见耳。

【译文】

嘉峪关外有一块戈壁滩，长达一百二十里，并且都是积沙所成。中央有座名叫“天生墩”的大土山。戍边的将士就驻守在这里。每到冰雪夏融时，水就储存在那里，以供往来的驿使使用。当初，威信公岳钟琪西征时，看到这座山岗便推断这原必是一座大山，只因为飞沙掩盖，如今才露出顶部。既然有山，必定就有水。于

是命令士卒去开凿水井。才打到十多丈深时，忽然看到拿铁钁的兵士纷纷掉了下去。到洞口边一听，只听见里面有雷鸣般的风声，于是他命令停止开凿。等我出关时，原来的那个洞穴已毁，但还能看出它的遗迹。根据考证，佛氏有地水风火之说，我也听说陕西有人迁葬，当打开墓穴时，棺材已有一半被烤焦的情况，千总菇大业就亲眼见过此事，他说这是地火烧灼所致。我还听说，献县有个刘氏，母亲死后替父母合葬。等他启开墓穴却找不到父亲的棺材。他却在七八步外，发现土中倒插着那副棺材，另外这件事先父也亲眼看见了。官居参知的彭芸楣也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在他家乡有个迁葬的人，他发现棺木中的骸骨都聚在一角，好象堆起的柴垛，那也是地风吹成的原故。因此可知，大气在地中旋转时，阴气化成水，阳气化为风化为了火。水土同为阳类，本是一气相生，因此无处不有。而阳气包含在阴气中，阳气较弱者，烁动之性被阴所解；稍为强壮的，则聚合成硫黄、丹砂、矾石等物体，最强盛的阳气，则郁集化为风火。所以地风地火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不是到处都可看见的。

【原文】

伊犁城中无井，皆汲水于河。一佐领曰：戈壁皆积沙无水，故草木不生。今城中多老树，苟其下无水，树安活？乃拔木就根下凿井，果皆得泉，特汲须修绠耳。知古称雍州厚土水深，灼然不谬。徐舍人蒸远，曾预斯役，尝为余言：此佐领可云格物。蒸远能举其名，惜忘之矣。后乌鲁木齐筑城时，鉴伊犁之无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杂诗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处用，随心引取到花畦。纪其实也。然或雪消水涨，则南门为之不开。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登冈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纤微皆见。故余诗又曰：山围草木翠烟平，迢整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毡盪上看棋枰。巴公彦弼镇守时，参将海起云，请于山麓坚筑小堡，为倚角之势。巴公曰：汝但能野战，汝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敌或结棚，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而利，地势逼近，取准亦不难。彼虽众，不能屯聚也。如筑小堡于上，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兵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所据，反资以保障矣。诸将莫不叹服。因记伊犁凿井事，并附录之于后。

【译文】

伊犁城里没有井，人们都出城到河里面汲水。一个佐领说：“戈壁都是堆积的沙子，没有水，所以草木不生。现今城里有许多老树，假如它的下面没有水，树怎么能活？”于是拔除树木，就它的根下面凿井，果然都得到泉水，只是汲水得要用长的绳索罢了。因此知道古代称雍州土厚水深，显然是不错的。徐公子蒸远曾经参预这件事，有一次对我说起过，这个佐领可以说是格物——能够推究事物的原

理。蒸远能说出他的姓名，可惜我已经忘记了。

后来乌鲁木齐修筑城池时，鉴于伊犁的没有水，于是选择通向湿润的地方以接近流水。我描写这个地方的杂诗有道：“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用处，随心引取到花畦。”是记录它的实情。然而有时雪消水涨，则南门就不能开。又，北山旁支山脚逼近城门的了望楼，登上山冈顶上的关帝祠戏楼，那么城里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诗中又说：“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氍毹上看棋枰。”巴公彦弼镇守这里时，参将海起云请求在山脚下坚固地修筑小的堡垒，成为互相声援的犄角之势。巴公说：“你只能在旷野里交战，实在不知道兵法。这座山虽然可以俯视城中，但是敌人如果在山上构结栅栏，可以筑起炮台仰击。火性向上燃烧，形势方便有利，地势逼近，瞄准也不难，他们决不能屯结聚集。如果修筑一个小的堡垒在上面，兵多了则地方狭小不能容纳，兵少了则力量薄弱不能守卫。如果被敌人所占据，反而资助他们用来作保障了。”各将领无不感叹佩服。因为记伊犁凿井的事情，一并附带记录下来。

【原文】

乌鲁木齐泉甘土沃，虽花草亦皆繁盛。江西蜡五色毕备，朵若巨杯，瓣葳蕤，如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药。大学士温公以仓场侍郎出镇时。阶前虞美人一丛，忽变异色，瓣深红如丹砂，心则浓绿如鸚鵡。映日灼灼有光，似金星隐耀，虽画设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抚去。余以彩线系花梗，秋收其子。次岁种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为瑞兆。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也。

【译文】

乌鲁木齐泉甘土沃，即便是花草，也都很繁茂。江西腊梅花色纷繁，花朵如同大酒杯，花瓣也丰硕得像洋菊。虞美人花大如芍药。大学士温公以仓场侍郎的身份镇守这儿时，台阶前有一丛虞美人花，忽而花瓣深红如朱砂，花心则呈鸚鵡绿，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似乎金星闪烁，忽隐忽现，画工也难绘出如此颜色。不久温公升任福建巡抚。我用丝线系在花梗上，秋天收下种子，来年种下，花色却又和普通的一样了。这才明白，这花是作为吉兆出现的，就如同扬州的芍药，偶然开几朵金带围一样。

【原文】

辛彤甫先生记异诗曰：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驴侧耳听。康熙辛丑馆余家日作也。初，里人某货郎，逋先祖多金不偿，且出负心语。先祖性豁达，一笑而已。一日午睡起，谓姚安公曰：某货郎死已久，顷忽梦之，何也？俄圉人报马生一青骡，咸曰：某货郎偿夙逋也。先祖曰：负我偿者

多矣，何独某货郎来偿？某货郎负人亦多矣，何独来偿我？事有偶合，勿神其说，使人子孙蒙耻也。然圉人每戏呼某货郎，转昂首作怒状。平生好弹三弦唱边关调，或对之作此曲，辄耸耳以听云。

【译文】

康熙六十年，辛彤甫先生在我家学馆里写了一首记异诗，诗是这样写的：“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驴侧耳听。”事情是这样的：当初，乡里有个货郎，拖欠先祖很多钱，没还却说了许多负心话，但我先祖由于性情豁达，一笑了之。有个中午，先祖睡起后，对先父说：“很奇怪，我刚才梦中碰到那个死了很久的货郎，这是为什么呢？”过了不久，马夫来报说马生了一头青骡。众人就说：“这肯定是货郎变的，他来偿还以前的欠帐来了。”先祖说：“欠我帐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他来偿还呢？并且那货郎欠了其他人许多债，又为何单单只归还给我呢？万事都有巧合，你们还是不要乱说，以免让他的子孙听了蒙受耻辱。”然而，每当马夫开玩笑用那货郎的名字来叫那青骡的时候，它就会仰起头，露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每当有人对青骡吟唱边关曲调时，它却耸起耳朵倾听，正好那个货郎生前就好弹三弦，吟唱边关曲调的。

【原文】

古书字以竹简，误则以刀削改之，故曰：刀笔。黄山谷名其尺牘曰：刀笔，已非本义。今写讼牒者称刀笔，则谓笔如刀耳，又一义矣。余督学闽中时，一生以导人诬告，戍边。闻其将败前，方为人构词，手中笔爆然一声，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祸。又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构陷善类者，方具草，笺字皆赤色。视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笔而起，遂辍是业，竟得令终。余亦见一善讼者，为人画策。诬富民诱藏其妻。富民几破家，案尚未结，而善讼者之妻，竟为人所诱逃。不得主名，竟无所用其讼。

【译文】

古时写字用竹简，有错使用刀削改，所以叫“刀笔”。黄山谷把自己的书信集称为“刀笔”，已非本义了。如今写讼状的人叫“刀笔”，意思是指他们的笔如同刀子，这又是一个含义。我在福建任督学时，有个人因唆使别人诬告，被发配到边疆。听说他在败露之前，正在写讼词给别人罗织罪名，手中的笔砰然从中间爆裂开，像刀劈的一样。可他仍不知警，终于招了祸。又文安人王岳芳说，他家乡有人构陷好人，正起草诉状，不料字忽变为红色。细看时，才见那血是从笔端流出来的。他投笔而起，不再以此为业了，竟得了个善终。我也见到过一个善写诉状的人，诬陷一个富人引诱藏匿别人的妻子。那富人几乎因此破产，案子也没能了结，

而那个善写诉状者的妻子，却真地被人拐走了，并且无从得知拐主的姓名，他的本事竟无处可用了。

【原文】

天道乘除，不能尽测。善恶之报，有时应，有时不应；有时即应，有时缓应，亦有时示巧应。余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遣犯刘允成，为逋负过多，迫而自缢。余饬吏销除其名籍，见原案注语云：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

【译文】

天道乘除消长，不能完全估量。善恶的报应，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有时立即应验，有时慢慢地应验，也有时显示出巧妙的应验。我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告发遣来的犯人刘允成因为欠债过多，被迫而上吊自杀。我命令胥吏在名册中销除他的姓名，看见原来案卷中有注语道：“为重利盘剥，逼死人命事。”

【原文】

乌鲁木齐巡检所驻，曰呼图壁。呼图译言鬼，呼图壁，译言有鬼也。尝有商人夜行，暗中见树下有人影，疑为鬼，呼问之。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结伴耳。因相趁共行，渐相款洽。其人问有何急事，冒冻夜行。商人曰：吾夙负一友钱四千。闻其夫妇俱病，饮食药饵恐不给，故往送还。是人却立树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闻公言，乃真长者。吾不敢犯公。愿为公前导可乎？不得已姑随之。凡道路险阻，皆预告。俄缺月微升，稍能辨物。谛视，乃一无首人。栗然却立，鬼亦奄然而灭。

【译文】

乌鲁木齐巡检的驻地，名叫呼图壁。“呼图”的汉语意思是鬼，“呼图壁”的汉语意思是有鬼。一次，有个商人夜间在呼图壁行走，昏暗中见树下有人影，以为是鬼，就对人影进行呼问。树下人说：“我傍晚到达此处，害怕鬼才不敢向前走，正是要等有人来好结伴行走的。”于是他俩就互相仗胆共同向前走去，途中说话，渐渐密切起来。那人问：“你有什么急事，要冒着严寒夜间走路？”商人说：“我过去欠了一位朋友四千钱，听说他们夫妇全都病了，恐怕饮食医药都成困难，所以要前往送还，以救紧急。”这人一听，退步站在树背，说：“我本想加害于你，以求得点小小祭祀。现在听了你这番话，才知道你是一位真正的仁义长者。我不敢侵犯你，希望能为你做向导引路，可以吗？”商人迫不得已，只好随他前进。一路上，凡是道路中的险阻，商人都能听得他的预告。一会儿，残缺的月亮慢慢升起，随后也就稍能辨清景物了。商人仔细一看，给他带路的原来是个没头的人。他毛骨悚然，退步而立；与此同时，带路鬼也消失不见了。

【原文】

冯巨源官赤城教谕时，言赤城山中一老翁，相传元代人也。巨源往见之，呼为仙人。曰：我非仙，但吐纳导引，得不死耳。叩其术，曰：不离乎丹经，而非丹经所能尽。其分寸节度，妙极微芒。苟无口诀真传，但依法运用，如检谱对弈，弈必败；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缓急先后，稍一失调，或结为痼疽，或滞为拘挛，甚或精气瞽乱，神不归舍，竟至于颠痫。是非徒无益已也。问：容成彭祖之术可延年乎？曰：此邪道也。不得法者，祸不旋踵；真得法者，亦仅使人壮盛。壮盛之极，必有决裂横溃之患。譬如悖理聚财，非不骤富，而断无久享之理。公毋为所惑。又问：服食延年，其法如何？曰：药所以攻伐疾病，调补气血，而非所以养生。方士所饵，不过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消化，彼且不能自存，而谓借其余气，反长存乎？又问：得仙者果不死欤？曰：神仙可不死，而亦时时可死。夫生必有死，物理之常。炼气存神，皆逆而制之者也。逆制之力不懈，则气聚而神亦聚；逆制之力或疏，则气消而神亦消，消则死矣。如多财之家，俭勤则长富，不勤不俭则渐贫；再加以奢荡，则贫立至。彼神仙者，固亦兢兢然，恐不自保。非内丹一成，即万劫不坏也。巨源请执弟子礼。曰：公于此道无缘，何必徒荒其本业。不如其已。巨源怅然而返。景州戈鲁斋为余述之，称其言皆笃实，不类方士之炫惑云。

【译文】

冯巨源任赤城教谕时，说赤城山中有一老翁，相传是元代人。他去拜见，称他为仙人。老翁说：“我不是神仙，只是懂些吐纳导引之术，才得以不死。”巨源询问他的道术，老翁说：“不外乎《丹经》，但并不完全依靠《丹经》，其中分寸极为微妙，假如没有口诀真传，只依法运用，就像靠棋谱对弈，是必败无疑的；如同拘泥于药方治病，病人必会危险。其中缓急先后，稍一失调，或者郁结成毒疮，或者凝滞为痼挛，甚至会精气紊乱，神不守舍，以至疯癫。这就不仅仅是无益的问题了。”巨源又问：“容成、彭祖之术，可以延年益寿吗？”老翁道：“那是邪道，不得其法的人修炼，祸患立时及身。得其法的，也仅能使人更强壮些。强壮到极点，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大祸患。就如逆天悖理地聚敛钱财，尽管能迅速致富，但最终绝无安享长久的。您不要为此所迷惑。”巨源又问：“服食丹药的办法怎么样呢？”老翁说：“丹药是用来治疗疾病调补气血的，并非是用来养生的。方士们用以服食的，不过是些草木金石。草木不能不朽腐，金石不能不销熔。它们尚且不能长存，又怎能借助它们的余气而长存呢？”巨源又问：“成仙的人果真能不死吗？”老翁说：“神仙可以不死，但也时时会死。生必有死，这是万物的常理。修炼精气而得以保存住神，是逆向控制死亡的办法。控制不松懈，那么精气就凝聚，神也就凝聚；控制一旦松

懈，那么精气就会消散，神也就消散了。神气消散，人也就死了。就像有钱人家，勤俭便会长久富裕，不勤俭便会逐渐贫困。若再加上奢侈放荡，就会立时贫穷起来。那些神仙们也是战战兢兢地惟恐不能自保，并非内丹一经炼成，便万劫不坏了。”巨源请求做他的弟子。老翁说：“您于此道无缘，又何必因为涉足此间而荒废了本业呢？还是不学为好。”巨源怅然而返。景州的戈鲁斋为我讲了这事，称那老翁话都很实在，不像方士们的迷惑之词。

【原文】

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称芦中人。问：岂伍相国耶？曰：彼自隐语，吾真以此为号也。其方时效时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一日降牛丈希英（姚安公称牛丈字作此二字音，未知是否。牛讳璽，娶前母安太夫人）家，有乞虚损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药所能治，但遏除嗜欲，远胜于草根树皮。又有乞种子方者，仙判曰：种子有方，并能神效。然有方与无方同，神效亦与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欲火。尚毒发为痘，十中必损其一二；况助以热药，转结成胎，其蕴毒必加数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于夭折之时，惜其不寿。而不知未生之日，已伏必死之机。生如不生，亦何贵乎种耶？此理甚明，而昔贤未悟。山人志存济物，不忍以此术欺人也。其说其理，皆医家所不肯言，或真有灵鬼凭之欤？又闻刘季箴先生尝与论医，乩仙云：公补虚好用参。夫虚证种种不同，而参之性，则专有所主，不通治各证。以脏府而论，参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荣卫而论，惟至气分，而血分不至焉。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岂但无济，亢阳不更煎铄乎？且古方有生参熟参之分。今采参者，得即蒸之。何处得有生参乎？古者参出于上党，秉中央土气，故其性温厚，先入中宫。今上党气竭，惟用辽参。秉东方春气，故其性发生，先升上部。即以药论，亦各有运用之权。愿公审之。季箴极不以为然。余不知医，并附录之，待精此事者论定焉。

【译文】

听先父说，从前有个人用扶乩的方式来治病，仙称自己为“芦中人”。有人就问：“难道您就是伍子胥吗？”这位仙人说：“那是他的暗语，而我真的是以此为号。”仙人的药方，有时见效，有时不能见效。有一天，这位仙人降坛到牛希英家，有人就向他乞求治疗虚亏的药方。他说：“你的病不是医药能够治好的，只要您戒除欲念，比服用草根树皮什么都要好。”又有一个乞求他给他治疗天花的药方。仙人说：“治天花自然有药方，并能见神效。然而有药方和无药方是相同的，有神效与无神效也是相同的。本来胎儿是精血化生的，其中就包含有欲火，假使毒生成痘，十有一二要夭折。何况您还要用热药相助，使之转结成胎，其中所包含的毒物

就会增加数倍。所以每碰到生天花的，百人中无一人能幸存。人们只知道在孩子夭折时，痛惜他命不长，却不知道在他未生之时，就留下了祸根，生下来还不如不出生，又何必对这种痘如此重视呢？本来这道理很明白，可惜过去的贤士们都不知道。我立志普救万物的，也不忍心用此术去蒙骗别人。”他的这种看法是许多医学家不肯明说的，或许真有神灵，依凭在乩坛上！我又听说刘季箴先生曾经与他谈论过医道。这仙人说：“您喜欢用人参去补虚亏，却不知虚亏之症有许多种，而人参则有克治，并不能通治各症。就肝脏而言，人参的力量有上焦、中焦，却不能达到下焦。以荣卫而言，人参药力只能到达气分，而血气是达不到的。那些是肾虚和阴亏的人，用人参去补，怎会有好处呢？它不但没有帮助，阳气就更受煎炼了。况且，古时药方中有生参和熟参之分。如今采人参的人采到后便立刻蒸熟，哪里还有生参呢？古时候人参产在上党，兼有中央的土气，所以药性温厚，先入中宫。如今上党的土气已经衰弱，只好用辽参。而辽参兼有东方的春气，因此药性发生时，先到上部。即使以药而论，也是各有所用的。但愿您能慎重应用。”季箴却不以为然。我不懂医道，就一同记录了下来，让那些精通此道的人去讨论吧！

【原文】

歙人蒋紫垣，流寓献县程家庄，以医为业。有解砒毒方，用之即痊。然必邀取重赏，不满所欲，则坐视其死。一日暴卒，见梦于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误人九命矣。死者诉于冥司，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将转轮，赂鬼卒，得来见君，特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则我少受一世业报也。言讫，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风一两，研为末，水调服之而已，无他秘药也。又闻诸沈丈丰功曰：冷水调石膏，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语，其方当亦验。

【译文】

歙县人蒋紫垣，客居在献县程家庄，以行医作为职业。有解砒毒的方子，用了有十分把握，但是一定要索取高价，不能满足他所要求的，就眼看着人死去。一天蒋突然死亡，托梦给寓所的主人说：“我因为贪利的缘故，耽误九条人命了。死去的人上诉于阴司，阴司判我九世服砒霜而死。现在将要转入轮回，贿赂了鬼卒，得以来见您，把这个方子奉送。您能够拿来救活一个人，那么我就少受一世冤业的报应。”说完，哭泣着而去说：“我后悔晚了！”那个方子用防风一两，研为细末，用水调服而已，没有其它神秘的药物。又听沈老丈丰功说：“用冷水调石膏解砒毒可神了。”沈老丈平生不说虚妄的话，他的方子应当也是有效验的。

【原文】

老儒刘挺生，言东城有猎者，夜半睡醒，闻窗纸淅淅作响。俄又闻窗下癰癰

声，披衣叱问，忽答曰：我鬼也，有事求君，君勿怖。问其何事，曰：狐与鬼自古不并居。狐所窟穴之墓，皆无鬼之墓也。我墓在村北三里许，狐乘我他往，聚族居之，反驱我不得入。欲与斗，则我本文士，必不胜。欲讼诸土神，即幸而得申，彼终亦报复，然又必不胜。惟得君等行猎时，或绕道半里，数过其地。则彼必恐怖而他徙矣。然倘有所遇，勿遽殪获，恐事机或泄，彼又修怨于我也。猎如其言。后梦其来谢。夫鹊巢鸠据，事理本直。然力不足以胜之，则避而不争；力足以胜之，又长虑深思，而不尽其力。不求幸胜，不求过胜，此其所以终胜欤？孱弱者遇强暴，如此鬼可矣。

【译文】

老儒刘挺生说，东城有个猎户，半夜睡醒，忽听见窗纸淅淅作响，不一会儿，又听到窗下有 的声音，便披衣起来喝问。外面答道：“我是鬼，有事向您求助，请千万不要害怕。”他问有什么事。鬼说：“狐与鬼自古不同居，狐狸住的墓穴都是没有鬼的。我的坟在村北三里多地外，狐狸趁我不在，就聚族而居，反而把我驱赶出来。本想与之争斗，可我是个儒生，一定打不赢的。又想诉诸土神，即便幸而得以申冤，它们终究还要报复，最终等于没打赢。只希望您在打猎时，或者能绕道半里，从那里经过几次，它们就必定惊恐，搬到别处去。但是，倘若您遇到它们，请不要立时捕杀。恐怕泄露了消息，它们又要怨恨我。”猎户按他的话办了。后来又梦见他来道谢。“鹊巢鸠据”，是非曲直本来很明显。然而，气力若不足以致胜，就退避不与之争斗；气力若足以致胜，又深思熟虑而不能竭尽全力。不求侥幸致胜，不求胜之过分，这就是那鬼最终得胜的原因吧？弱者遇到强暴时，像这鬼一样做就可以了。

【原文】

舅氏张公健亭言，沧州牧王某，有爱女婴疾沉困。家人夜入书斋，忽见其对月独立花阴下，悚然而返。疑为狐魅托形，嗾犬扑之，倏然灭迹。俄室中病者曰：顷梦至书斋看月，意殊爽适。不虞犬至，几不得免，至今犹悸汗。知所见乃其生魂也。医者闻之，曰：是形神已离，虽卢扁莫措矣。不久果卒。

【译文】

舅氏张健亭说：沧州牧王某，有个爱女被疾病缠绕，沉昏卧床。家人夜入书斋，忽然见她一个人立在花阴下赏月，顿时吓得毛骨悚然，连忙返回房间。家人正在怀疑是狐魅托形，只见家犬向她扑去，一扑就不见了。接着，听到室内床上的病人说：“刚才梦见到书斋赏月，心情特别舒畅。不料有只猛虎突然扑来，几乎没有逃脱。至今还吓得在冒汗。”家人一听，才知道自己刚才看见的是她的生魂。医生

闻听此事，说：“这是形神已经分离，就是卢敖光临，扁鹊再生也没救了。”不久，这个女孩果然去世。

【原文】

闽有方竹。燕山之柿形微方。此各一种也。山东益都有方柏，盖一株偶见，他柏树则不方。余八九岁时，见外祖家介祉堂中，有菊四盎，开花皆正方瓣，整齐如裁剪。云得之天津查氏，名黄金印。先姚安公乞其根归，次岁花渐圆，再一岁则全圆矣。或曰：花原常菊，特种者别有法。如靛浸莲子，则花青；墨揉玉簪之根，则花黑也。是或一说欤。

【译文】

福建有方形竹子，燕山的柿子也呈方形，它们是另外一个种类。山东益都有方形柏树，只是偶然发现一棵，其它的都不是方形。我在八九岁时，看见外祖父家介祉堂中有株盛开的菊花，花都是正方形的，花瓣片片整齐得像裁剪过一样。外祖父说，这是他从天津的查某那里弄来的，名叫黄金印。先父姚安公要了根须回来种，第二年，花就稍稍变圆了，再一年，花便完全圆了。有人说：“这花本是通常的菊花，只是种的人另有办法。比如用靛青浸泡莲子，则花为靛青色；用墨揉玉簪的根，则花为黑色。”这也是一种说法。

家奴宋遇，病革时，忽张目，曰：汝兄弟辈来耶？限在何日？既而自语曰：十八日亦可。时一讲学者馆余家，闻之晒曰：谵语也。届期果死，又晒曰：偶然耳。申铁蟾方与共食，投箸太息曰：公可谓笃信程朱矣。

【译文】

我家有个家奴名叫宋遇，正在他病危时，忽然睁开眼说：“你们兄弟都来了吗？我的期限是哪一天啊？”随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十八号也可以。”当时，有一个道学先生在我家讲学，听了这件事，就讥笑地说：“那是一派胡言。”但宋遇真的在十八号死了。道学先生又讥笑地说：“这还是偶然碰到的。”当时申铁蟾正和他一同进餐，他丢下筷子说：“您可真的算得上是朱程理学的信徒了。”

【原文】

奇节异烈，湮没无传者，可胜道哉！姚安公闻诸云台公曰：明季避乱时，见夫妇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缠。一贼露刃追之急，妇忽回身屹立，待贼至，突抱其腰，贼以刃击之，血流如注。坚不释手，比气绝而仆，则其夫脱去久矣。惜不得其名姓。又闻诸镇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恻，倍偿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艷然曰：荷君再

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媼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屠恨之，生割其股肉一啖。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

【译文】

奇节异烈的人，埋没没有流传下来的，哪能说得完呵。姚安公从云台公那里听说一件事：“明末避乱的时候，见到一对夫妇同逃的，那丈夫像是腰里装有钱财，一个盗贼拔出刀追赶得很急，妇人忽然回转挺身站立，等待盗贼到来，突然抱住他的腰。盗贼用刀击打她，血流如注，她坚决不肯放手。等到气绝而仆倒，她的丈夫已经脱身逃去很久了。可惜不知道她的姓名。”

又从镇番公那里听说一件事：“明末，河北五省都闹大饥荒，以至于杀人卖肉，官府不能禁止。有个客人在德州、景州之间，进入旅店午餐，看见少妇裸体伏在砧板上，手脚被捆住，正在汲水洗涤，恐怖战栗的情状，使人不忍心观看。客人心里怜悯同情，用加倍的价钱把她赎出来；解去她的捆绑，帮助她穿衣服，手碰到了她的乳房。少妇恼怒地说：‘承蒙您使我得到再生，终身从事低贱的差使没有什么懊悔的。但是做婢女仆妇就可以，做侍妾就必定不可以。我因为不肯嫁第二个丈夫，所以卖到这里的。您为什么突然对我轻薄呢？’说完就脱去衣服扔到地上，仍然裸体伏在砧板上，闭上眼睛受屠宰。屠夫恨她，生生地割下她大腿上的肉一块。她只是哀号呼叫而已，始终没有后悔的意思。可惜我也不知道她的姓名。”

【原文】

肃宁王太夫人，姚安公姨母也。言其乡有嫠妇，与老姑抚孤子，七八岁矣。妇故有色，媒妁屡至，不肯嫁。会子患痘甚危，延某医诊视。某医与邻媼密语曰：是证吾能治。然非妇荐枕，决不往。妇与姑皆怒诤。既而病将殆，妇姑皆牵于溺爱，私议者彻夜，竟饮泣曲从。不意施治已迟，迄不能救。妇悔恨投繯殒。人但以为痛子之故，不疑有他。姑亦深讳其事，不敢显言。俄而医死，俄而其子亦死。室弗戒于火，不遗寸缕。其妇流落入青楼，乃偶以告所欢云。

【译文】

肃宁的王太夫人，是先父姚安公的姨母。她说她家乡有个寡妇，与婆婆抚养着一个孩子，有七八岁了。那寡妇有些姿色，媒人屡屡登门，但她发誓不肯嫁。不料她儿子出天花，病情危急，便请某医生治疗。这医生对邻居老妇人说：“这病我能治，但除非她陪我睡觉，不然我决不肯去。”寡妇和婆婆都生气地责骂医生。不久，孩子的病情十分危险了，寡妇与婆婆因为溺爱孩子，私下商议了一个通宵，哭着曲从了医生。想不到医治已迟，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寡妇怨愤交加，自缢而死。

人们只以为她是痛失孩子而上吊，没怀疑还有其他原因。婆婆对此事也深藏不露。不久，那个医生死了。过了些日子，他的儿子也死了。医生的房子又失了火，烧得什么也没剩下。他的妻子流落于青楼之中，偶然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相好的。

【原文】

余布衣萧客言，有士人宿会稽山中。夜间隔涧有讲诵声。侧耳谛听，似谈古训诂。次日越涧寻访，杳无踪迹。徘徊数日，冀有所逢。忽闻木杪人语曰：君嗜古乃尔，请此相见。回顾之顷，石室洞开。室中列坐数十人，皆掩卷振衣，出相揖让。士人视其案上，皆诸经注疏。居首坐者，拱手曰：昔尼山奥旨，传在经师。虽旧本犹存，斯文未丧，而新说叠出，嗜古者稀。先圣恐久而渐绝，乃搜罗鬼，征召幽灵。凡历代通儒精魂尚在者，集于此地，考证遗文。以此转轮，生于人世。冀递修古学，延杏坛一线之传。子其记所见闻告诸同志，知孔孟所式凭，在此不在彼也。士人欲有所叩，忽已梦醒，乃倚坐老松之下。萧客闻之，裹粮而往。攀萝扞葛，一月有余，无所睹而返。此与朱子颖所述经香阁事，大旨相类。或曰：萧客喜谈古义，尝撰古经解钩沉。故士人投其所好以戏之。是未可知。或曰：萧客造此言以自托降生之一。亦未可知也。

【译文】

我的布衣朋友萧客说：有位士人住宿在会稽山中，夜间听见山涧对面有讲诵的声音。他侧耳细听，似乎都是古代的训诂。第二天，他到山涧对面寻访，杳无人迹。一连徘徊了几天，希望能够找到讲诵训诂的人。忽然听到树梢有人说：“君好古好到这程度，那就请到此相见吧。”他回头一看，有所石室敞开了大门，室内列坐几十个人，都合上书本站起来，出室行礼让他进内。士人看了一下书案上的书籍，都是儒家群经的注疏。居于首坐的人对他拱手说：“当初孔圣人删定六经的奥妙大义，由历代经师向下传授；虽然故本依然存在，文章还没丧失；可新的解说重叠出现，好古的人越来越少。先圣担心时代久远古学会逐渐绝灭，于是搜罗鬼录，征召幽灵。凡是历代的通儒。只要灵魂还存在，就集中到这里，做考证遗文的研究活动，然后按次序转生于人世。以期古学有所传授，使孔圣人讲台上的学问延续下去。请君记住来这里的见闻吧。回去后告诉志同道合的人们，让他们知道孔孟之学的根据是在此处，而不是在他们那里。”士人想请教一些问题，忽然好似梦醒，原来是坐在老松下。萧客听见他讲述这件事，带上食品前往寻找。他攀萝爬葛，找遍各个角落，历时一个多月，什么也没看见，只好返回山外。这与朱子颖所讲的经香阁一事大旨相同。有人说：“萧客喜欢谈论经书的古义，曾撰写《古经解钩沉》一书，因此士人投其所好，故意编出这件事捉弄他。”不知是否正确。还

有人说：“是萧客本人编了这番话，用来伪托他自己就是转生人世的历代大儒之一。”也不知是否正确。

【原文】

姚安公官刑部日，同官王公守坤曰：吾夜梦人浴血立，而不识其人，胡为乎？来耶？陈公作梅曰：此君恒恐误杀人，惴惴然如有所歉，故缘心造象耳。本无是鬼，何由识其为谁？且七八人同定一讞牒，何独见梦于君？君勿自疑。佛公伦曰：不然，同事则一体，见梦于一人，即见梦于人人也。我辈治天下之狱，而不能虑天下之囚。据纸上之供词，以断生死，何自识其人哉？君宜自傲，我辈皆宜自傲。姚安公曰：吾以佛公之论为然。

【译文】

姚安公在刑部任职时，有一天他的同僚王守坤说：“昨天晚上我梦见一个全身都是血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但我又不认识他，他这是为什么来着呢？”陈作梅告诉他说：“因为您常常怕误杀了人，心中总是忐忑不安，所以心里才造成了这种幻象来。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鬼，您又怎么认得它呢？况且七八个人断的同一案例，为什么只有您能梦得到呢？您还是不要多虑了。”佛伦却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同一定案就成为一体，一人梦见，就象人人梦见一样。我们在判定天下人的刑案时，应考虑到天下囚犯的命运啊！只根据纸上的供词，来判断一个人是生是死，又怎么去认识那个人呢！您应当自警，我们也都应该自警。”姚安公认为佛伦的话言之有理。

【原文】

吕太常含辉言，京师有富室娶妇者，男女并韶秀，亲串皆望若神仙。窥其意态，夫妇亦甚相悦。次日天晓，门不启，呼之不应。穴窗窥之。则左右相对缢。视其衾已合欢矣。婢媪皆曰：是昨夕已卸妆，何又著盛服而死耶？异哉！此狱虽皋陶不能听矣。

【译文】

太常寺卿吕含辉说：京城里有富家娶妻的，新郎新娘都美好秀丽，亲戚们都看他们像神仙中人物。看他们的意思神态，夫妻也很互相爱悦。第二天天亮，门不开，呼叫他们也不应。众人在窗纸上捅一个洞向里探看，则是两人左右相对上了吊。看他们的被子，已经同床合欢了。婢女仆妇都说：“昨天晚上已经卸了妆，为什么又穿着齐整的服饰而死呢？”奇怪呵，这个案件即使虞舜时的司法官皋陶也是不能审察的了。

【原文】

里胥宋某，所谓东乡太岁者也。爱邻童秀丽，百计诱与狎。为童父所觉，迫童自缢。其事隐密，竟无人知。一夕，梦被拘至冥府，云为童所诉。宋辩曰：本出相怜，无相害意。死由尔父，实出不虞。童言：尔不诱我，何缘受淫？我不受淫，何缘得死？推原祸本，非尔其谁？宋又辩曰：诱虽由我，从则由尔。回眸一笑，纵体相从者谁乎？本未强干，理难归过。冥官怒叱曰：稚子无知，陷尔机井。饵鱼充饌，乃反罪鱼耶？拍案一呼，栗然惊悟。后官以贿败，宋名丽案中，祸且不测。自知业报，因以梦备告所亲。逮及狱成，乃仅拟城旦。窃谓梦境无凭也。比三载释归，则邻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妇独居，饵以重币，已见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惭而自缢。然则前之幸免，岂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随形哉。

【译文】

乡官宋某，号称“东乡太岁”。他垂涎于邻家童子的秀丽，便千方百计引诱成奸。这事被孩子的父亲察觉，便逼迫孩子自尽了。这件事很隐密，竟然无人知晓。一天晚上，宋某梦见被拉到冥府，据说是被那孩子告下了。宋某分辩道：“我本出于怜爱，没有加害的意思。你的死是你父亲所致，实在出乎我的预料。”孩子说：“你不引诱我，我又怎会被淫呢？我不被淫，又怎会招致死亡呢？推究祸首，不是你又是谁？”宋某又辩解：“引诱是由我而起，可顺从的是你呀。回眸一笑，纵身相投的是谁呢？本来就不是我强迫的，按理是难以归咎于我的。”阴官怒叱道：“幼子无知，才陷入你的圈套。就像钓鱼充作佳饌，怎能反而怪罪鱼呢？”于是拍案大呼，宋某惊醒过来。后来此地长官因受贿而被罢职，宋某也被牵连进去，祸患不可料。他自知报应将至，便把梦遍告亲朋好友。等到判完，却仅被判为四年徒刑。他以为梦不足为凭，等到他服了三年刑被释放归乡，那邻家老翁因为怨恨他污辱了儿子，已趁他妻子独自在家时，用重金作诱饵，让她做出了对夫不忠的事。宋某怕人闲言碎语，竟惭愧地上吊而死。可见前次的灾祸幸免了，则可能是留待以后报应，以示所作所为必有报应，真是如影随形啊。

【原文】

旧仆邹明言：昔在丹阳县署，夜半如厕。过一空屋中，有男女狎声。以为内衙僮仆，幽会于斯，惧为累，潜踪而返。后月夜复闻之，从窗隙窃窥，则内衙无此人。又时方沍冻，乃裸无寸缕。疑为狐魅。于窗外轻嗽，倏然灭迹。偶与同伴语及，一火夫曰：此前官幕友某所居。幕友有雕牙秘戏像一盒，腹有机轮，自能运动。恒置枕函中，时出以戏玩。一日失去，疑为同事者所藏，终后无迹。岂此物为祟？遍索室中，迄不可得。以不为人害，亦不复追求。殆常在茵席之间，得人精气，久

而幻化欤。

【译文】

旧日的仆人邹明说：他以前在丹阳县署，半夜到厕所去。经过一间空屋子的时候，听到屋内有男女做爱的欢笑声，以为是内衙的家僮婢女在屋内幽会。他害怕受到连累，就轻轻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后来在有月亮的夜晚，他又听到了屋内的作爱声，便从窗隙向内窥视。见室内作爱的男女，并不是衙内的人；而且当时天气寒冷，他们却都一丝不挂地裸体行房。于是怀疑是妖魅，便在窗外轻声咳嗽，室内男女应声消失，空无一人。他偶尔对同伴谈到这件事，一个火夫说：“这是前任县令的某位幕友所住的房子。这个幕友有一盒牙雕秘戏像，腹内有齿轮机械，能自己运动。他平日放在枕头里，时常拿出来戏弄。一天丢失不见了，他怀疑是被同事藏了起来。后来也终于没有找到。难道是这盒秘戏像成了精吗？”人们搜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找到什么；考虑到他们既不害人，就没有再寻找。大概是这盒秘戏像常在褥席之间，得了人的精气，时间一久就通了灵气进行幻化吧！

【原文】

外祖雪峰张公家，牡丹盛开。家奴李桂，夜见二女凭阑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此间绝少此花，惟佟氏园与此数株耳。桂知是狐，掷片瓦击之，忽不见。俄而砖石乱飞，窗棂皆损。雪峰公自往视之，拱手曰：赏花韵事，步月雅人，奈何与小人较量，致杀风景。语讫寂然。公叹曰：此狐不俗。

【译文】

外祖父张公雪峰家里，牡丹盛开。家奴李桂夜里看见两个女子靠着栏杆站立。其中一个说：“月色很是美好。”另一个说：“这里绝少这种花，只有佟氏园的和这里的几株罢了。”李桂知道是狐狸精，抛掷一片瓦打去，忽然不见。过了一会儿砖头石块乱飞，窗格都被砸坏了。雪峰公亲自前往观看，拱拱手说：“赏花是风雅的事情，在月下散步是风雅的人，为什么同小人较量，以致大杀风景？”说完，就寂静无声了。张公叹息说：“这狐精不俗。”

【原文】

佃户张九宝言，尝夏日锄禾毕，天已欲暝，与众同坐田塍上。见火光一道如赤练，自西南飞来，突堕于地。乃一狐，苍白色，被创血流，卧而喘息。急举锄击之，复努力跃起，化火光投东北去。后牵车贩鬻至枣强，闻人言某家妇为狐所媚，延道士劾治，已捕得封廬中。儿童辈私揭其符，欲视狐何状，竟破廬飞去，问其月日，正见狐堕之时也。此道士咒术，可云有验。然无奈廬稚之窃窥。古来竭力垂成，而败于无知者之子手，类如斯也。

【译文】

听佃户张九宝说，有一个夏天的下午，他锄完地，天也快黑了，于是他和大家一同坐在田埂上谈天说地。正在这时，他看见一道像赤练般的火光从西南飞来，突然堕落到地上，却是一只苍白色的狐狸。它明显受了伤，鲜血直流，正在喘息着，他急忙举起锄头要去打，只见那狐狸又努力地跳跃起来，化作一团火光向东北方向去了。后来，佃户张九宝拉车到枣强去卖货，听人说某家的女子被狐狸所迷了，请来道士驱治，本来把狐狸逮住封在缸里，却不料孩子偷偷地揭开符封，想去看看狐狸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狐狸竟然打破缸，飞走了。询问时间，他发觉正是那只狐狸堕落的时候。自古以来，象这样的故事有好多。有人竭尽全力，眼看一件事就要成功了，却不料被无知者搞得一败涂地，往往这样。

【原文】

老仆刘琪言，其妇弟某，尝夜独卧一室，榻在北牖。夜半，觉有手扞窗，疑为盗，惊起。谛视其臂，乃从南牖探入，长殆丈许。某故有胆，遽捉执之。忽一臂又破榻而入，径批其颊，痛不可忍。方回手支拒，所捉臂已掣去矣。闻窗外大声曰：尔今畏否？方忆昨夕林下纳凉，与同辈自称不畏鬼也。鬼何必欲人畏？能使人畏，鬼亦何荣？以一语之故，寻衅求胜，此鬼可谓多事矣。裘文达公尝曰：使人畏我，不如使人敬我。敬发乎人之本心，不可强求。惜此鬼不闻此语也。

【译文】

老仆刘琪说，他的妻弟独居一室，床在北窗下。夜半时觉得有只手在他身上抚摸，怀疑是小偷，惊醒细看，只见那胳膊是从南窗探进来的，几乎有一丈多长。他素有胆量，便抓住它不放。忽然又有只胳膊破窗而入，打他的脸颊，痛不可忍。他回手抵挡时，被抓住的那只手已经掣了回去。他听到有人在窗外大声说：“如今你怕鬼了吧？”他这才记起昨晚在树下纳凉时，对同伙自称不怕鬼。鬼何必让人害怕它们呢？能叫人害怕，鬼又有什么荣耀呢？因为一句话的缘故，就去寻衅求胜，这鬼可谓太多事了。裘文达公说：“让人怕我不如让人敬我。尊敬发自内心的本心，是不可强求的。”可惜那鬼没能听到这些话。

【原文】

宗室瑶华道人言，蒙古某额驸尝射得一狐，其后两足著红鞋，弓弯与女子无异。又沈少宰云椒言，李太仆敬室，少与一狐女往来。其太翁疑为邻女，布灰于所经之路。院中足印，作兽迹。至书室门外，则足印作纤纤样矣。某额驸所射之狐，了无他异。敬堂所养之狐，居数载别去。敬堂问何时再晤？曰：君官至三品，当来迎。此语人多知之，后果验。

【译文】

宗室瑶华道人说：蒙古某个额驸曾经猎获一狐，两只后脚穿着红鞋，鞋子弓形小巧，与缠足女子的小鞋完全一样。还有，少宰沈云椒说：太仆李敬堂，少年时曾与一位狐女暗中来往。他的祖父起初怀疑她是邻居的女儿，在她所经过的路上撒上了灰，以验证自己的推测是否准确。结果，院中的灰印是野兽的足迹，到书房门外时才变成纤纤女子足迹。额驸所获之狐，一直没有发生任何怪异。李敬堂所眷恋的狐女，过了几年才告辞而去。李敬堂问她何时才能再相见。狐女说：“等君官至三品，我会来迎接。”这话许多人知道。后来果然应验。

【原文】

外叔祖张公雪堂言，十七八岁时，与数友月夜小集。时霜蟹初肥，新盱亦熟，酣洽之际，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石蓝衫，摄镶去履，拱手曰：仆虽鄙陋，然颇爱把酒持螯。请附末坐可乎？众错愕不测，姑揖之坐。问姓名，笑不答。但痛饮大嚼，都无一语。醉饱后蹶然起曰：今朝相遇，亦是前缘。后会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谊。语讫，耸身一跃，屋瓦无声，已莫知所在。视椅上有物粲然，乃白金一饼。约略敌是日之所费。或曰：仙也。或曰：术士也。或曰：剧盗也。余为剧盗之说为近之。小时见李金梁辈，其技可以至此。又闻窦二东之党，（二东，献县剧盗。其兄曰大东，皆逸其名，而以乳名传。他书记载或作窦尔敦，音之转耳。）每能夜入人家，伺妇女就寝，胁以力，禁勿语，并衾褥卷之，挟以越屋数十重。晓钟将动，仍卷之送还。被盗者惘惘如梦。一夕，失妇家，伏人于室。俟其送还，突出搏击。乃一手挥刀格斗，一手掷妇于床上。如风旋电掣已无踪。殆唐代剑客之支流乎？

【译文】

外叔祖张雪堂说，十七八岁时，与数友月夜小聚。当时秋蟹刚刚长肥，新酒也已熟了，众人正在酣饮之时，忽然有一个人站在席前。他身披草笠，穿石蓝色衣衫，脚登镶云靴，施礼道：“我虽鄙陋，但颇爱饮酒吃蟹。请坐末座可以吗？”众人惊愕，不知是什么人，姑且还礼让他坐下。问及姓名，他微笑不答，只是痛饮大嚼而已，始终不说一句话。酒足饭饱后，忽地站起，说：“今日相聚，也是前缘。后会之期茫茫，不知何日能报答这番高谊。”语毕便耸身一跃，屋瓦无声，已不知所往了。众人发现椅子上有个东西发亮，原来是一锭白金，大概与今夜这顿花费相当。有人说他是仙人。有人说是术士。有人说他是大盗。我认为大盗的说法较为接近。小时见到的李金梁等人，艺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又听说窦二东的同伙每每夜入民宅，窥伺妇女就寝后，以力迫胁她们不让出声，连同被子卷起来，挟着越过数十重房屋而去。等到晨钟快敲响的时候，仍用被卷着送回来。被盗者迷迷糊糊如在梦

中。一天夜里，丢了妇女的人家埋伏在屋里，等盗贼送还妇女的时候突然出来与之搏斗。强盗用一手挥刀格斗，一手把妇人扔到床上，然后风驰电掣般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大概是唐代剑客的支流吧。

【原文】

奇门遁甲之书，所在多有，然皆非真传。真传不过口诀数语，不著诸纸墨也。德州宋先生清远言，曾访一友。（清远尝举其姓名，岁久忘之。清远称雨后泥泞，借某人一骡骑往，则所居不远矣。）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观一戏剧可乎？因取凳十余，纵横布院中，与清远明烛饮堂上。二鼓后，见一人越垣入，环转阶前。每遇一凳，辄蹒跚，努力良久，乃跨过。始而顺行，曲踊一二百度；转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极踣卧，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诘问何来。叩首，曰：吾实偷儿。入宅以后，惟见层层皆短垣，愈越愈不能尽。窘而退出，又愈越愈不能尽。困顿故见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谓清远曰：昨卜有此偷儿来，故戏以小术。问此何术，曰：奇门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祸。君真端谨，如愿学，当授君。清远谢不愿。友太息曰：愿学者不可传，可传者不愿学。此术其终绝矣。意若有失，怅怅送之返。

【译文】

奇门遁甲的书现在虽有很多，但却不是真传。真传的只不过是几句口诀，绝不会写到纸上去。德州的宋清远先生说，他曾经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朋友留他住一晚，说：“今夜的月光真好，让我们去看出戏剧怎么样？”宋清远先生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于是他朋友取出十几个凳子，纵横地排放在院中，然后他点着蜡烛在堂上与清远饮酒。到二更后，他们看见一个人翻墙而进，在阶前环转，他每遇到一条凳子，脚就蹒跚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跨了过去。开始他是顺走，每转一二百个圈子才跨过一条凳子；后来就逆行，又每转一二百个圈子才能跨过一个凳子，到最后，他弄得疲惫不堪，倒在地上，这时天已快亮了。友人把他带到堂上，审问他的来历。那人磕着头说：“我是一个小偷，入宅后只看见层层矮墙，越跳越没有头；我窘迫不堪想退出去，也是越跳越没有头，这样才搞得精疲力尽，只得随您处置了。”友人笑了笑，打发他走了。朋友对清远说：“昨天我就算到这个小偷要来，因此用小术戏弄了他。”清远又问：“这是什么法术呢？”他回答说：“奇门术。别人学去恐怕招祸，你是个端正谨慎的人，如果愿意学的话，我一定会传授给你的。”清远谢绝了他。朋友叹息说：“愿学的人不能传，能传的人不愿学，这法术岂不是要灭绝了？”朋友十分失望，茫然若失地送清远回去了。

【原文】

有故家子，日者推其命大贵，相者亦云大贵。然垂老，官仅至六品。一日，扶

乱问仕路崎岖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谬，相者亦不谬。以太夫人偏爱之故，削减官禄至此耳。拜问：偏爱固不免，然何至削减官禄？仙又判曰：礼云继母如母，则视前妻之子当如子。庶子为嫡母服三年，则视庶子亦当如子。而人情险恶，自设町畦。所生与非所生，厘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机械万端。小而饮食起居，大而货财田宅，无一不所生居于厚，非所生者居于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离间谗构，密运阴谋，诟谇嚣陵，罔循理法。使罹毒者吞声，旁观者切齿。犹哓哓称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视，祖考怨恫，不祸谴其子，何以见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只有此数。此赢彼缩，理之自然。既于家庭之内，强有所增；至于仕官之途，阴有所减。子获利于兄弟多矣，物不两大，亦何憾于坎坷乎？其人悚然而退。后亲串中闻之，一妇曰：悖哉此仙。前妻之子，恃其年长，无不吞噬其弟者；庶出之子，恃其母宠，无不陵轹其兄者。非有母为之撑拄，不尽为鱼肉乎？姚安公曰：是虽妒口，然不可谓无此理也。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矣。

【译文】

有一个旧家子弟，占卜的推算他的命应当大贵，相面的也说应当大贵，但是已近老年，官只做到了六品。有一天扶乩，他问仕途崎岖不平的缘故，仙人下判语说：“占卜的不错，相面的也不错，因为太夫人偏爱的缘故，削减了官职禄位到这一步罢了。”他又拜问：“偏爱的确难免，但何至于削减官职禄位？”仙人又判道：“礼书上说，继母就像母亲，那么看待前妻的儿子，应当像自己的儿子；妾生的儿子为嫡母穿丧服三年，那么看待妾生的儿子也应当像自己的儿子。而人情险恶，自己设立界限，自己所生的和别人所生的划分得就像水火的不相容。私心一起，机巧诈伪万种，小而饮食起居，大而财货田宅，没有一样不是自己所生的得到优厚的，别人所生的得到菲薄的，这已经干犯造物主的忌讳了。甚至还有离间进谗陷害，秘密运用阴谋，责骂喧嚣凌辱，不遵循礼法，使遭受毒害的忍气吞声，旁观的切齿痛恨，还唠唠叨叨地称自己所生的受到了压抑。鬼神愤怒地看着，祖先怨恨悲痛，不降祸责罚她的儿子，何以见天道的公正呢？而且人的享受，只有这个数，这里富足，那里就短缺，这是自然的道理。既然在家庭之内，恃强有所增加；自然在做官的路途上，暗中有所减损。你从兄弟那里获利多了，事物不能够两面都大，那么经历些坎坷不平又有什么可以不满的呢？”那人惶恐而退。

后来亲戚当中一个女人听到了说：“这个仙人真是荒谬！前妻的儿子，依仗他年长，没有不想一口吞掉他的弟弟的；妾生的儿子，依仗他母亲的受宠爱，没有不想欺凌压倒他的兄长的。不是有母亲替他支撑抵拒，不都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和肉了吗？”姚安公说：“这虽然是妒忌的声口，但不可以说就没有这种事情。世情万

般变化，治家的人平心地对待它就可以了。”

【原文】

族祖黄图公言，顺治康熙间，天下初定，人心未一。某甲阴为吴三桂谍，以某乙骁健，有心计，引与同谋。既而梟獍伏诛，鲸鲵就筑，亦既洗心悔祸，无复逆萌。而往来秘札，多在乙处，书中故无乙名。乙胁以讦发，罪且族灭。不得已以女归乙。赘于家。乙得志益骄。无复人理。迫淫其妇女殆遍，乃至女之母不免；女之幼弟才十三四，亦不免。皆饮泣受污，惴惴然恐失其意。甲抑郁不自聊，恒避于外。一日散步田间，遇老父对话，怪附近村落无此人。老父曰：不相欺，我天狐也。君固有罪，然乙逼君亦太甚，吾窃不平。今盗君秘札奉还，彼无所挟，不驱自去矣。因出十余纸付甲。甲验之良是，即毁裂吞之。归而以实告乙。乙防甲女窃取，密以铁瓶瘞他处。潜往检视，果已无存。乃踉跄引女去。女日与诟谇，旋亦仳离。后其事渐露，两家皆不齿于乡党，各携家远遁。夫明季之乱极矣，圣朝荡涤洪炉，拯民水火。甲食毛践土，已三十余年。当吴三桂拒命之时，彼已手戮桂王，断不得称楚之三户。则甲阴通三桂，亦不能称殷之顽民，即阖门并戮亦不冤。乙从而污其闺帏，较诸荼毒善良，其罪似应未减。然乙初本同谋，罪原相埒；又操戈挟制，肆厥凶淫，罪实当加甲一等。虽后来食报无可证明，天道昭昭，谅必无幸免之理也。

【译文】

族祖黄图公说：顺治康熙年间，天下初定，民心还没安定下来。有位某甲，给吴三桂做间谍。他觉的某乙强健勇敢，素有心计，就勾引某乙做了同谋。不久，吴三桂遭到诛杀，他手下的干将们也全部落网处死。某甲决定洗心革面，不再对朝廷萌发逆心。可是，他与某乙的往来密信，多在某乙那里。密信中没有乙的姓名，乙用这些密信威胁要告发甲。如果真要告发，甲的罪是要灭族的。甲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乙，把乙赘入家中养起来。乙春风得意，日益骄横，不再遵行伦理人道，胁迫奸淫甲家的每位女性，所有妇女几乎被他淫遍。女儿的母亲也没幸免，甚至连女儿年才十三四岁的幼弟也遭到乙的奸淫。全家老幼都饮泣受辱，还每日惴惴不安，唯恐他不顺心。甲抑郁忧闷，无以自聊，常一人躲避出去。一天，他在田间散步，遇到一位老翁和他说话。他见老翁从没在附近村落中出现过，感到很奇怪。老翁说：“实不相瞒，我是天界的狐仙。君固然有罪，然而乙也逼君太甚了，我心中很不平。现在把密信盗来，奉还于君。他失去威胁的根据，就会不驱自逃了。”说完，拿出十几张纸交给甲。甲一看，正是他给乙所写的密信，立即撕碎，吞入腹中。甲回家后，将事情真相直接了当地告诉了乙。原来，乙为了防止甲女盗取密信，已经把密信藏在铁瓶中，埋在了一个没人知道的隐避地方。他听甲

这样说，不大相信，自己偷偷前去检查，密信果然已经没有了。于是慌慌张张地带着甲的女儿离开了甲家。甲的女儿天天和乙争吵辱骂，很快就离婚了。后来，甲乙两家的内幕逐渐泄露出去，两家皆为乡党不齿，都各自携家远逃外地。明朝末年的混乱，已经达到极端。圣明的大清朝平定乱世，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甲蒙受君恩已经三十多年，当吴三桂抗拒朝命的时候，他就已经反戈进杀桂王，绝对称不上是秦朝热爱故国的“楚之三户”；他暗通吴三桂，也称不上周代留恋故国的“殷之顽民”。甲就是全家伏诛，也不算是冤枉。乙乘机污辱甲家全家每一个人，罪恶似乎并不应该轻于祸害善良人家。可是，乙当初本就是甲的同谋，罪恶与甲原就是相等的；乙又操戈挟制，放肆奸淫，罪恶实际上应该加甲一等。虽然乙后来得到什么恶报还不清楚，但是天道昭昭，谅他必定不会有幸免遭报的道理。

【原文】

姚安公读书舅氏陈公德音家。一日早起，闻人语喧阗，曰：客作张珉，昨夜村外守瓜田，今早已失魂不语。灌救百端，至夕乃苏。曰：二更以后，遥见林外有火光，渐移渐近。比至瓜田，乃一巨人。高十余丈，手执竹笼，大如一间屋。立团焦前，俯视良久。吾骇极晕绝，不知其何时去也。或曰罔两，或曰当是主夜神。案博物志载主夜神咒曰婆珊婆寅底，诵之可以辟恶梦，止恐怖。不应反现异状，使人恐怖，疑罔两为近之。

【译文】

姚安公曾在舅父陈德音家读书。一天早起，听见人声沸腾，有人说：“有个叫张珉的长工，昨夜在村外看守瓜田，今早已昏迷不醒。”经过千方百计地救治，晚上才苏醒。据他说：“二更后，我远远看见树林外有火光，越移离我越近。等我到了瓜园，才发现是一个巨人，有十多丈高，他手提灯笼，如同一间屋那么大。它站在窝棚前，俯视了好久。我惊恐万分，当时便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有人说是魍魉，有人说是主夜之神，一时难以成定论。据考证，《博物志》记载有主夜神的咒语是“婆珊婆寅底”。吟诵它就可以避免恶梦，不再恐怖。因此主夜之神不应当一反常态，现出凶恶之怪相来吓唬人。我估计是魍魉。

【原文】

姚安公又言，一夕，与亲友数人，同宿舅氏斋中。已灭烛就寝矣，忽大声如巨炮发于床前，屋瓦皆震，满堂战栗，噤不能语，有耳聋数日者。时冬十月，不应有雷霆；又无焰光冲击，亦不似雷霆。公同年高丈尔眈曰：此为鼓妖，非吉征也。主人宜修德以禳之。德音公亦终日栗栗，无一事不谨慎。是岁家有缢死者，别无他故。殆戒惧之力欤。

【译文】

姚安公又说，一天晚上他和几个亲友住在舅父的书房中。已经灭烛就寝了，忽然响起一声巨响，如同大炮一般，是从床前发出的，屋瓦都震动了。于是满堂的人都吓得发抖，说不出话来，还有人耳聋了好几天。时值冬季十月，不应有雷霆；又没有电光冲击，也不像是雷霆。姚安公的同年高尔臧老丈说：“这是鼓妖，不是吉兆。主人应勤修德行，以求禳除。”德音公也终日战战兢兢，没有一事不谨慎。这年除家中有一人上吊之外，并无其他变故。大概这是他小心戒备的缘故吧。

【原文】

姚安公闻先曾祖润生公言，景城有姜三莽者，勇而憨。一日，闻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事，大喜曰：吾今乃知鬼可缚。如每夜缚一鬼，唾使变羊，晓而牵卖于屠市，足供一日酒肉资矣。于是夜夜荷挺执绳，潜行墟墓间，如猎者之伺狐兔，竟不能遇。即素称有鬼之处，佯醉寝以诱致之，亦寂然无睹。一夕，隔林见数磷火，踊跃奔赴。未至门，已星散去，懊恨而返。如是月余，无所得，乃止。盖鬼之侮人，恒乘人之畏。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也。

【译文】

姚安公听已故曾祖父润生公说：景城有叫姜三莽的，勇敢而憨直。一天听人说宋定伯卖鬼得钱的故事，姜大喜说：“我现在才知道鬼可以捆缚。如果每天夜里捆一个鬼，吐唾沫使它变羊，清早牵着卖给屠宰市场，足够供给一天酒肉的费用了。”于是夜夜背着木棒拿着绳子，暗地里行走在墓地间，如同打猎的等候狐狸、兔子，却始终不能碰到。就是向来称有鬼的地方，他假装酒醉睡着用来引诱招致，也一片寂静，没有看到什么。一天夜里，隔着树林看见几点瘴火，跳跃着奔跑前去，他还没有走到那里，已经四散而去，只好懊恼愤恨地回来。像这样的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什么才停了下来。大概鬼的欺侮人，经常趁人的畏惧。三莽确信鬼可以捆缚，心意中已经轻蔑地看待鬼了，他的气焰足以使鬼慑服，所以鬼反而躲避他了。

【原文】

益都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闥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魃厉鬼，依草附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

为而雌伏？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眈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艷然去。书生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肯举其名云。

【译文】

益都的朱天门讲，有个书生寄居在京师的云居寺中，见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时常往来于寺中。那书生本是个浪荡子，就引诱童子与他亲热，把他留在寺中同宿。天亮时，有位客人推门进来。书生很窘迫，但客人似乎什么也没看到。不久僧人送来茶饭，也像没有看到。书生疑心有异，等客人离开，就抱过那童子追问。童子说：“您不要害怕，我实是杏花精。”书生惊骇地问：“你是来诱惑我的吗？”童子说：“精与鬼不同。山魃厉鬼，依附草木作祟，那才叫鬼。千年的老树，英华内聚，时间长了成为人形，如同道家结为圣胎，这叫作精。鬼危害人，精是不害人的。”书生问：“花妖多为女子，为什么唯独你是男子呢？”童子说：“杏有雌雄，我是雄杏。”书生又问：“你为什么像女人一样呢？”童子说：“那是前缘。”书生问：“人与草木之间会有前缘吗？”童子惭愧忸怩了好一会儿，说：“不借助人的精气，我是不能修炼成人形的。”书生说：“那么你还是在媚惑我了。”他立即推开枕头起来，那童子也不高兴地离开了。这书生能悬崖勒马，可以说是很明智的人了。他是朱天门的弟子，因此天门不肯说出他的名字。

【原文】

申铁蟾，名兆定，阳曲人，以庚辰举人，官知县，主余家最久。庚戌秋，在陕西试用，忽寄一札与余诀。其词恍惚迷离，抑郁幽咽，都不省为何语。而铁蟾固非不得志者，疑不能明也。未几，讣音果至。既而见邵二云赞善，始知铁蟾在西安病数月。病愈后，入山射猎，归而目前见二圆物如球旋转如风轮，虽瞑目亦见之。数日，忽暴然裂，二小婢从中出，称仙女奉邀。魂不觉随之往。至则琼楼贝阙，一女子色绝代，通词自媒。铁蟾固谢，托以不惯居此宅。女子薄怒挥之出。霍然而醒。越月余，目中见二圆物如前爆出，二小婢亦如前，仍邀之往。已别构一宅，幽折窈窕，颇可爱。问此何地，曰：佛桑。请题堂额，因为八分书佛桑香界字。女子再申前请，而意不自持，遂定情。自是恒梦游。久而女子亦昼至，禁铁蟾弗与所亲通。遂渐病剧。时方士李某以赤丸饵之，呕逆而卒。其事甚怪。始知前札，乃得心疾时作也。铁蟾聪明绝特，善诗歌，又工八分。驰骋名场，眈然以风流自命。与人交，意气如云，邮筒走天下。中年忽慕神仙，遂生是魔障，迷罔以终。妖以人兴，象由心造。才意高广，翻以好异陨生，可惜也夫。

【译文】

申铁蟾，名兆定，阳曲人，以庚辰年举人官任知县，在我家时间最久。庚戌年秋天，他在陕西试用，忽然寄来一封书信与我诀别。信中的词语恍惚迷离，抑郁幽咽，甚至连我都看不懂他说了些什么。申铁蟾这个人，并非是一个坎坷不得志的人物，因此这封信使我非常疑惑，思不透其中的缘故。不久，果然传来了他的死讯。很快又见到邵二云赞善，这才知道申铁蟾在陕西的一段经历。申铁蟾在西安病了数月。病愈后，进山射猎，归途中目前出现了两个瘰状圆物，像风轮一样旋转，就是闭上眼睛也能看到。这样过了几天，忽然圆物爆裂，从里面出来两个小婢女，声称奉仙女之命前来请他。他的魂魄不知不觉地就随两个小婢女去了。他们来到一处宫室，只见琼楼贝阙，非常壮丽。宫中有位绝代佳人，向他问候，并亲口向他提亲。申铁蟾执意谢绝，托词是住不惯这种住宅。美女子稍稍有点生气，挥手让他出来，于是就醒了。过了一个多月，小圆物又像以前一样出现了，裂出两个小婢女，又来请他前往。这次来到一所新建住宅，曲折幽深，特别可爱。他问这是什么地方，女子回答是“佛桑”，并请他题写堂额。他用八分体书写了“佛桑香界”四个大字。女子再次提出了婚事，他心猿意马，不能自我控制，便与女子定了情。从此以后，经常梦游佛桑，时间一久，女子白天也来找他，并禁止他不与亲友来往。就这样，就这样，申铁蟾逐渐得了病。病危时，方士李某给他服用了红药丸，结果呕吐而死。这件事情非常奇怪。到此，我才知道申铁蟾给我的信，是在他得心病的时候写的。申铁蟾聪明绝特，多才多艺，既善于诗歌，又工于八分书，在名誉场中任意驰骋，飘飘然以风流自命。与人交结，意气如云，邮筒走遍天下。中年忽然羡慕神仙，于是生出这一魔障，迷迷糊糊地就死去了。妖由人兴，象由心造。才高意广，反以好奇丧命，真可惜呀！

【原文】

崔庄旧宅，厅事西有南北屋各三楹，花竹翳如，颇为幽僻。先祖在时，奴子张云会夜往取茶，目见垂鬟女子，潜匿树下，背立向墙隅。意为宅中小婢，于此幽期，遽捉其臂，欲有所挟。女子突转其面，白如傅粉，而无耳目口鼻。绝叫仆地。众持烛至，则无睹矣。或曰旧有此怪。或曰张云会一时目眩。或曰实一黠婢，猝为人阻弗能遁，以素巾幕面，伪为鬼状，以自脱也。均未知其审。然自是群疑不释。宿是院者，恒凜凜，夜中亦往往有声。盖人避弗居，斯鬼狐入之耳。又宅东一楼，明隆庆初所建。右侧一小屋，亦云有魅。虽不为害，然婢媼或见之。姚安公一日检视废书，于簾下捉得二獾。众曰是魅矣。姚安公曰：獾弭首为童子缚，必不能为魅。然室无人迹，至使野兽为巢穴，则有魅也亦宜。斯皆空穴来风之义也。后西厅析

属从兄垣居，今归从侄汝侗；楼析属先兄晴湖，今归侄汝份。子侄日繁，家无隙地，魅皆不驱自去矣。

【译文】

崔庄旧宅的厅堂以西有南北屋各三间，屋前花竹荫翳，十分幽静。先祖在时，奴仆张云会半夜去取茶，看见一个女子隐藏在树下，对墙站立着。他以为是宅中的婢女在这里幽会，就捉住她的胳膊，想要挟她。那女子忽然回头，但见那女子面如傅粉，却没有眼耳鼻口。张云会惊叫一声，顿时仆倒在地。众人拿着蜡烛到现场一看，却没有看见什么。有人说以前就有这种妖怪。有人说张云会一时眼花，有人说那是一个狡猾的婢女。她被人捉住，不能逃脱，就用白纱巾遮住脸，扮成鬼逃了。从此大家的疑心便不能消除，战战兢兢的，夜里也时常有声响。大概人们远远地避开了，狐鬼便趁虚而入。宅东又有一楼，是明隆庆初年所建。右侧一间小屋也听说有鬼。虽然不害人，但仆婢们也偶然能碰见。姚安公有一天检查废书捉了两只獾。众人都说这一定是那个鬼魅了。姚安公说：“獾老实地叫孩子捉，绝不可能作怪。”由于屋里没有人迹，野兽才把它当作巢穴，那么有鬼魅也是自然的。这就是“空穴来风”的含意。后来，西厅分给堂兄垣居，如今归了堂侄汝侗。楼分给了先兄晴湖，如今归了侄子汝份。子侄们日益增多，家中再无空闲之处，鬼魅也就不驱自去了。

【原文】

甲与乙相善，甲延乙理家政。及官抚军，并使佐官政，惟其言是从。久而货财皆为所乾没，始悟其奸。稍稍譴责之，乙挟甲阴事，遽反噬。甲不胜愤，乃投牒诉城隍。夜梦城隍语之曰：乙险恶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曰：为其事事如我意也。神喟然曰：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给而给谁耶。渠恶贯将盈，终必食报。若公则自贻伊戚，可无庸诉也。此甲亲告姚安公者。事在雍正末年。甲滇人，乙越人也。

【译文】

甲同乙相友善，甲延请乙主管家里的事务。等到做了巡抚，也让他辅助官府的事务，乙的话他没有不听从的。长久而后钱财都被乙所吞没，才觉悟到乙的奸刁，有时就稍稍谴责他。乙挟持甲的阴私立即反咬一口，甲气愤不过，于是拿公文到城隍那里投诉。夜里，甲梦见城隍对他说：“乙险恶到这样，您为什么信任不疑？”甲说：“因为他事事都称我的心意。”神叹息着说：“人能够事事如我的心意，可怕得很了。你不怕他而反喜爱他，他不欺骗您而又去欺骗谁呢？他恶贯满盈，终究必然要受到报应。像您则是自招灾祸，可以不必来投诉。”这是甲亲自告诉姚

安公的,事情在雍正末年。甲是云南人,乙是浙东人。

【原文】

杜阳杂编记李辅国香玉辟邪事,殊怪异。多疑为小说荒唐,然世间实有香玉。先外祖母有一苍玉扇坠,云是曹化淳故物,自明内府窃出。制作朴略,随其形为双螭纠结状。有血斑数点,色如溶蜡。以手摩热嗅之,作沉香气;如不摩热,则不香。疑李辅国玉,亦不过如是,记事者点缀其词耳。先太夫人尝密乞之,外祖母曰:我死则传汝。后外祖母歿,舅氏疑在太夫人处。太夫人又疑在舅氏处。卫氏姨母曰:母在时佩此不去身,殆携归黄壤矣。侍疾诸婢,皆言殓时未见。因此又疑在卫氏姨母处。今姨母久亡,卫氏式微已甚。家藏玩好,典卖绝尽,未见此物出鬻。竟不知其何往也。

【译文】

《杜阳杂编》记载了李辅国香玉辟邪的事,特别怪异,人们多疑这件事是荒唐的小说。可是,世间确实有香玉。我的外祖母有一个苍玉扇坠,据说是曹化淳的旧物,从明朝内府中盗窃出来的。玉坠的制作很朴略,是随着玉的自然形状雕刻成双螭纠结,上有几点血斑,颜色如同熔化的蜡油。用手摩热玉坠,拿到鼻前嗅,就能闻到沉香气味;如果不摩热,就没有香味。怀疑李辅国的香玉,也不过如此,只是记事的人点缀词语,作了夸张而已。一次,先太夫人向外祖母秘密乞求这个玉坠,外祖母说:“我死以后就传给你。”后来外祖母去世,舅氏怀疑玉坠在太夫人手中,太夫人又怀疑在舅氏手中。卫氏姨母说:“母亲生前佩戴这个玉坠,从来没有离过身。可能是带到土里去了。”可是,侍奉疾病的婢女们都说入殓时没见玉坠。因此,又怀疑玉坠落在了卫氏姨母手中。现在卫氏姨母早已去世,卫氏家境败落得很惨,家藏的古物器玩,全部典卖一空,一直没见出卖玉坠。到底还是没人知道玉坠落到了哪里。

【原文】

有客携柴窑片磁,索数百金。云嵌于冑,临阵可以辟火器。然无知有确否。余曰:何不绳悬此物,以铊发铅丸击之。如果辟火,必不碎,价数百金不为多;如碎,则辟火之说不确,理不能索价数百金也。鬻者不肯,曰:公于赏鉴非当行,殊杀风景。即怀之去。后闻鬻于贵家,竟得百金。夫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炮火横冲,如雷霆下击,岂区区片瓦所能御?且雨过晴天,不过酌色精妙耳。究由人造,非出神功,何断裂之余,灵尚有如是耶?余作旧瓦砚歌有云:铜省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柴片亦此类而已矣。

【译文】

有个人，拿着一片柴窑的磁片，要卖几百两银子，说嵌在甲冑中，临阵可以避开火器，但无从得知是否确实。我说：“为什么不用绳把它悬挂起来，用火铳射击它。如果能避火器，必然不碎，要价几百两银子也不为多；如果碎了，那避火的说法就是假的了，当然不能索价数百。”那人不肯，说：“你在赏鉴方面是个外行，这话真煞风景。”随即揣起磁片走了。后来听说卖给一个富家，竟得了一百两银子。君子可能被堂堂正正的方式所欺骗，却不会被没有道理的事情所欺骗。炮火横飞，如雷霆下击，难道区区瓦片就能抵御吗？柴窑雨过天晴的色彩，不过是着色精妙而已，但终究是人造的，并非出自神功，又为什么在断裂之后，反而有了这般威力呢？我作了一首《旧瓦砚歌》，大意是：铜雀台早已倾圮，怎么还有这么多残砖碎瓦。文人中也有好奇癖的人，心里明知是鬼活却仍旧自欺。买磁片也属于此类情况。

【原文】

嘉峪关外，有阔石图岭，为哈密 巴尔库尔界。阔石图，译言碑也。有唐太宗时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守将砌以砖石，不使人读。云读之则风雪立至，屡试皆不爽。盖山神木石有精，示怪异以要血食，理固有之。巴尔库尔，又有汉顺帝时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十里海子上。则随人揭摹，了无他异。惟云海子为冷龙所居。城中不得鸣夜炮。鸣夜炮则冷龙震动，天必奇寒。是则不可以理推也。

【译文】

嘉峪关外有一座阔石图岭，是哈密和巴尔库尔的边界。阔石图中文译作碑。山脊上有唐太宗时候君集平定高昌后树的碑。守将用砖石把碑彻了起来，使人读不到碑文，说读了碑文便马上会刮大风雪，这样试了几次都很灵验。大概山神木石有精灵，显示怪异索要祭祀，这种事是有的。巴尔库尔岭上还有汉顺帝时裴岑击破呼衍王后树的碑。碑在城西十里处的海子上，任人临摹，并无他异。但听说海子是冷龙呆的地方，夜里城中不得鸣炮，鸣夜炮就会惊动冷龙，那么天气必会奇冷。这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原文】

李老人，不知何许人。自称年已数百岁，无可考也。其言支离荒杳，殆前明醒神之流。曩客先师钱文敏公家，余曾见之。符药治病，亦时有小验。文敏次子寓京师水月庵，夜饮醉归，见数十厉鬼遮路，因发狂自斫其腹。余偕陈裕斋倪余疆往视，血肉淋漓，仅存一息，似万万无生理。李忽自来舁去，疗半月而创合，人颇以为异。然文敏公误信祝由，割指上疣赘，创发病卒。李疗之，竟无验。盖符 烧炼之

术，有时而效，有时而不效也。先师刘文正公曰：神仙必有，然非今之卖药道士；佛菩萨必有，然非今之说法禅僧。斯真千古持平之论矣。

【译文】

李老人，不知何许人，自称年纪已有数百多岁，但不可考证。他的言谈支离缥缈，大概是明代所说的“醒神”之流。从前他客居在钱文敏老师家，我曾经见过他。他用符咒之术治病，有时也见些效验。钱文敏的次子住在京师水月庵，夜里醉归，看见几十个厉鬼拦路，因而发狂刺自己的肚子。我和陈裕斋、倪余疆去看，只见他血肉淋漓，奄奄一息，看样子万万救不活了。李老人忽然亲自把他抬去，疗治半月，伤口竟合拢了。人们十分惊异。文敏公误信符咒治疗，竟无效验。符 炼丹之术有时见效，有时无效。先师刘文正说：“神仙是一定有的，但绝非如今的卖药道士；佛和菩萨是一定有的，但绝非今天的说法禅僧。”这真是千古的持平之论。

【原文】

杨主事盼，余甲辰典试所取士也。相法及推算八字五星，皆有验。官刑部时，与阮吾山共事。忽语人曰：以我法论，吾山半月内当为刑部侍郎。然今刑部侍郎不缺员，是何故耶？次日堂参后，私语同官曰：杜公缺也。既而杜凝台果有伊犁之役。一日，仓皇乞假归来辞余，问何匆遽乃尔，曰：家惟一子侍老父，今推子某月当死。恐老父过哀，故急归耳。是时尚未至死期，后询其乡人，果如所说。尤可异也。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

【译文】

主事杨癯，是我甲辰年主持考试时所取中的士子，他的相法以及推算八字五星都有灵验。他在刑部做官时，同阮吾山共事，一天忽然对人说：“以我的方术而论，吾山半个月之内应当做刑部侍郎。但是现今刑部侍郎的名额不缺，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二天在公堂上参谒上司以后，私下对同僚说：“杜公的官位空出来了。”过后杜凝台果然有谴谪戍守伊犁的事。有一天，他仓促地请假而归，来向我告辞。问：“为什么如此匆忙？”答：“家里只有一个儿子，侍奉老父。如今推算儿子某月当会死去，恐怕老父过于哀痛，所以赶紧回去罢了。”这时候还没有到死的日期。后来询问他家乡的人，果然如他所说的，这特别令人惊奇。我曾经问起他：“星命家说命有定数，看风水的说命可以改变，究竟是谁说得对？”回答说：“能够得到吉祥的地方就是命，误葬在凶险的地方也是命，它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个话可说是通达顺畅了。

【原文】

吉昌遣犯彭杞，一女年十七，与其妻皆病瘵。妻先歿，女亦垂尽。彭有官田耕作，不能顾女，乃弃置林内，听其生死。呻吟凄楚，见者心恻。同遣者杨兕语彭曰：君大残忍，世宁有是事？我愿舁归疗治。死则我葬，生则为我妻。彭曰大善，即书券付之。越半载竟不起。临歿语杨曰：蒙君高义，感沁心脾。缘伉俪之盟，老亲慷慨。故饮食寝处，不畏嫌疑；搔仰抚摩，都无避忌。然病骸憔悴，迄未能一荐枕衾，实多愧负。若歿而无鬼，夫复何言；若魂魄有知，当必有以奉报。呜咽而终。杨涕泣葬之。葬后夜夜梦女来，狎昵欢好，一若生人，醒则无所睹。夜中呼之终不出，才一交睫，即弛服横陈矣。往来既久，梦中亦知是梦，诘以不肯现形之由。曰：“吾闻诸鬼云，人阳而鬼阴，以阴侵阳，必为人害。惟睡则敛阳而入阴，可以与鬼相见。神虽遇而形不接，乃无害也。此丁亥春事，至辛卯春四年矣。余归之后，不知其究竟如何。夫卢充金碗，于古尝闻；宋玉瑶姬，偶然一见。至于日日相觐，皆在梦中，则载籍之所希睹也。”

【译文】

昌吉的流放犯彭杞，有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儿。这个女儿与她母亲都患肺结核，她母亲先去世，她也濒近了死亡。彭杞自己耕种官田，不能照顾女儿，就把她扔在林中，任其生死。彭女痛苦呻吟，凄惨悲凉，见的人心里都很难过。同犯杨癩对彭杞说：“君为人父，太残忍了，世间哪有这等事！我愿把她抬回去治病，如果死去就由我埋葬，如果治好就嫁我为妻。”彭杞说：“那太好了。”于是当场书写字据，交付杨癩，杨癩将彭女接回，治疗了半年，到底还是没有挽救她的生命。彭女临终时对杨癩深情地说：“承蒙郎君的高义厚恩，我的感激之情已经沁透心脾。由于结了伉俪盟约，老父亲口许诺我为君妻，所以半年来饮食就寝不怕嫌疑，抚摩搔痒都不避忌。可是，因我得病的身体憔悴不堪，至今还没对郎君尽一次床席上的为妻义务，实在是惭愧地负了郎君许许多多。如果人死后不存在鬼魂，我还能再多说什么呢？如果灵魂有知，我必定前来奉报郎君。”就这样极度悲伤地呜咽着死去了。杨癩也很伤心，流着泪埋葬了她。从此以后，他每夜都梦见彭女前来，与他亲密合欢，就像生人一样；醒来以后，却什么都看不见。他夜间呼唤彭女，彭女始终不出现；才一闭眼入睡，彭女就裸体陪在了他的怀内。时间一长，梦中的杨癩也知道自己是作梦了，于是就在梦中问她不肯现形的原因。彭女说：“我听冥间的许多鬼魂对我说：人属于阳气，鬼属于阴气，用阴气侵袭阳气，必定给人造成祸害。只有人在入睡的时候，才收敛起阳气，进入阴气状态，可以与鬼魂相见。这时生人的灵魂与死鬼的灵魂接触，但形体不接触，对人没有害处。”这是丁亥年春天的

事，到辛卯年春已经四年。我返回京城后，就不知后来怎么样了。卢充金碗于古曾有传闻，宋玉瑶姬也只是偶然一见，至于日日相逢，皆在梦中，这在文献记载中是很罕见的。

【原文】

有孟氏媼，清明上冢归，渴就人家求饮。见女子立树下，态殊婉娈。取水饮媼毕，仍邀共坐，意甚款洽。媼问其父母兄弟，对答具有条理。因戏问：已许嫁未？我为汝媒。女面赧避入，呼之不出。时已日暮，乃不别而行。越半载，有为媼子议婚者，询之，即前女。大喜过望，急促成之。于归后，媼抚其肩曰：数月不见，汝更长成矣。女错愕不知所对。细询始末，乃知女十岁失母，鞠于外氏五六年，纳币后始归。媼上冢时，原未尝至家也。女家故外姓，又颇窘乏，非媼亲见其明慧，姻未必成。不知是何鬼魅托形，以联其好；又不知鬼魅何所取义，必托形以联其好。事有不可理推者，此类是矣。

【译文】

有个姓孟的老太太清明去上坟，回来时觉得口渴极了，于是找了一户附近的人家，想要点水喝。恰在那时，她看见有个女子站在树下，很美，她用水壶端过水来让老妇喝完，还邀请她坐下，态度很热情。老太太闲谈中问到她的父母兄弟的情况，那女子都一一一条理分明地回答。一会儿，老太太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找了婆家了么？要不，我为你作媒吧。”女子一听这话，羞得满脸飞红。恰巧，半年后有人为老太太的儿子作媒，问过才知道正是以前她见到的那个女子。老妇人大喜过望，极力支持，并主张快点成亲。女子嫁过来后，老妇人拍着她的肩说：“几个月不见，你身上该凸的凸，该凹的凹，真的长成大姑娘了。”带有一种满足的神气。女子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老太太又刨根问底，才得知这女子十岁丧母，寄养在外祖父家五六年，直到收了聘礼后才回家。老太太上坟时，她还没回家呢。这女子本来出身小户人家，家境十分贫寒，要不是老太太亲眼看到她的聪明贤慧，这婚事恐怕难以成功。不知是什么鬼妖，变成人形，联姻做好事，也不知那鬼的目的何在，非得变个人形来给两家联姻。世上有些事总说不出道理来，正像这事一样。

【原文】

交河苏斗南，雍正癸丑会试归。至白沟河，与一友遇于酒肆中。友方罢官，饮醉后，牢骚抑郁，恨善恶之无报。适一人褶裤急装，系马于树，亦就对坐。侧听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好色者必病，嗜博者必败，势也；劫财者必诛，杀人者必抵，理也。同好色而禀有强弱，同嗜博而技有工拙，则势不能齐；同劫

财而有首有从，同杀人而有误有故，则理宜别论。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间功过互偿，或以无报为报；罪福未尽，或有报而不即报。毫厘比较，益微乎微矣。君执目前所见，而疑天道难明，岂不值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当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机械多端，伺察多术，工于趋避，而深于挤排，遂削官为八品。迁八品之时，自谓以心计巧密，由九品而升；不知正以心计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而语。语乞，大声曰：君忘之乎？因骇汗浹背，问何以能知微。笑曰：岂独我知，三界孰不知？掉头上马，惟见黄尘滚滚然，斯须灭迹。

【译文】

交河的苏斗南，雍正十一年会试回来，到了白沟河，同一个友人在酒店里相遇。友人刚刚罢官，畅饮以后，牢骚抑郁，恨为善为恶得不到相应的报应。刚巧一个骑服便装的人，把马系在树上，也在对面就坐，旁听了很久，向苏的友人拱手行礼而说道：“您怀疑因果有差失吗？好色的人必然生病，嗜好赌博的人必然贫穷，这是势；抢劫钱财的人必然受惩罚，杀人的人必然抵命，这是理。同样好色而禀赋有强弱，同样嗜好赌博而技术有工巧拙劣，那么势不能一般齐；同样抢劫财物而有所为的与胁从的，同样杀人而有误杀有故杀的，那么理应另有说法，其中的变化就十分微妙了。这中间功和过互相抵偿，或者以没有报应为报应；罪或福没有受尽，或者有报应而不立即报应。一毫一厘的比较，更加微乎其微了。您拿眼前所见到的，而怀疑天道的难明，不也荒谬吗？而且您又怎么可以埋怨天道，您的命本来应当从九品以下出身，官做到七品。因为您有多种多样的机诈之心，侦察的方法又多，善于趋吉避凶，而深于排挤，于是削减为八品。您升八品的时候，自以为心计灵巧细密，由九品而升，不知道正是因为心计灵巧细密，由七品而降的。”于是附着他的耳朵秘密地说了一阵，说完大声道：“您忘掉了吗？”友人惊骇地汗流浹背，问：“你怎么会知道？”那人微笑地回答说：“岂单单是我知道，三界之中谁不知道？”说完掉转头上马，只见黄尘滚滚地一会儿消失了形迹。

【原文】

乾隆壬戌癸亥间，村落男妇，往往得奇疾。男子则尻骨生尾，如鹿角，如珊瑚枝；女子则患阴挺，如葡萄，如芝菌。有能医之者，一割立愈，不医则死。喧言有妖人投药于井，使人饮水成此病，因以取利。内阁学士永公，时为河间守。或请捕医者治之。公曰：是事诚可疑，然无实据。一村不过三两井，严守视之，自无所施其术。倘一逮问，则无人复敢医此证，恐死者多矣。凡事宜熟虑其后，勿过急也。固不许。患亦寻息。郡人或以为镇定，或以纵奸。后余在乌鲁木齐，因牛少价昂，农者颇病，遂严禁屠者。价果减，然贩牛者闻牛贱，不肯复来。次岁牛价乃倍贵，弛

其禁，始渐平。又深山中盗采金者，殆数百人。捕之恐激变，听之又恐养痍，因设策断其粮道，果饥而散出。然散出之后，皆穷而为盗。巡防察缉，竟日纷纷。经理半载，始得靖。乃知天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有收目前之效，而贻日后之忧者。始服永公熟虑，其后一言，真瞻言百里也。

【译文】

乾隆七、八年间，某村落的男女往往得怪病。男子尾股后长尾巴，像珊瑚枝、鹿角。女子则阴部长出东西，像葡萄、灵芝菌。有能医治的人，只一割就痊愈了，不治就会死掉。有传闻说，是妖人在井里投了药，使人饮用生出这种病症，趁机谋取暴利。内阁学士永公当时任河间太守，有人请他下令逮捕医病之人审问。永公说：“这事实在令人怀疑，但并无实据。一村中不过两三口井，如果严加守护，自然就无从施邪术的。倘若逮捕查问，就没有人敢治病了，恐怕死的人会更多。凡事应当熟虑后果，千万不要过于着急。”他坚决不同意。怪病不久也就平息了。郡中有人认为他处事稳健，有人认为他放纵奸人。后来我在乌鲁木齐时，因为牛少价贵，农人非常忧虑。于是官府下令严禁杀牛；牛价果然下降了。但牛贩听说牛贱，都不肯来了。第二年，牛价又涨了一倍。解除禁令后，价格才渐渐趋平。又有人在深山中盗采金矿，大概有几百人。逮捕他们惟恐激起叛乱，放任又怕养痍遗患。于是设计断了他们的粮道。果然盗金者因饥饿而散去。但他们不久又都因穷困当起强盗。巡查缉拿，竟然日趋增多。整治了半年，才得以安定。由此可知，对天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顾眼前的时效，就会留下以后的忧患。我这才佩服永公深思熟虑，他的后一句话，真是高瞻远瞩。

阅微草堂笔记卷九

如是我闻三

【原文】

王征君载扬言，尝宿友人蔬圃中，闻窗外人语曰：风雪寒甚，可暂避入空屋。又闻一人语曰：后垣半圯，偷儿闯入，将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谓僮仆之守夜者。天晓启户，地无人迹，惟二犬偃卧墙缺下，雪没腹矣。嘉祥曾映华曰：此载扬寓言，以愧僮仆之负心者也。余谓犬之为物，不烦驱策，而警夜不失职，宁忍寒饿，而恋主不他往。天下为僮仆者，实万万不能及。其足使人愧，正不在能语不能语耳。

【译文】

王征君载扬说：一次，他住宿在友人的菜园中，听见窗外有人说话。一人说：“太寒冷了，可到空屋中暂避一下风雪。”另一人说：“后墙已经半塌，夜深以后，小偷进来怎么办？既吃人家的饭，就不可不尽心给人家做事。”他认为是守夜的僮仆。天明以后，他推开门一看，见雪地上没有人的足迹，只有两只狗卧在墙的缺口下，大雪已经没了狗的腹部。嘉祥人曾映华说：“这是王载扬的寓言，用来羞愧对主人负心的僮仆。”我认为狗作为一种义物，不用人驱赶就能忠于守夜的职责，宁可忍饥受冻也留恋主人不肯离去，天下作为僮仆的人，确实万万不及，家犬的行为足以使人惭愧；并不在于能否说话。

【原文】

从孙翰清言，南皮赵氏子，为狐所媚，附于其身，恒在襟袂间与人语。偶悬钟馗小像于壁，夜闻室中跳踯声，谓驱之去矣。次日语如故。诘以曾睹钟馗否。曰，钟馗甚可怖，幸其躯干仅尺余，其剑仅数寸。彼上床则我下床，彼下床则我上床，终不能击及我耳。然则画像果有灵欤？画像之灵，果躯干皆如所画欤？设画为径寸之像，亦执针锋之剑，蠕蠕然而斩邪欤？是真不可解矣。

【译文】

堂孙翰清说，南皮赵家的儿子被狐精迷住了。狐精附在他身上，常在衣襟衣袖间和人说话。偶然把钟馗的小画像挂在墙上，夜里听到屋里传来蹦跳声，以为

狐精被赶走了。第二天却依然如故。问他可曾看到了钟馗？他说钟馗真是可怕，好在他的躯干仅有一尺来长，他的剑也仅有几寸。他上床我就下床，他下床我就上床，他始终打不着我。看来画像真的有神灵。画像中的神灵，躯体长短都和画一样吗？如果画只是数寸大小，画像中的人拿着缝衣针大小的剑，像虫子那样蠕动着斩杀妖邪吗？这些事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呀。

【原文】

乾隆戊午夏，献县修城，役夫数百，拆故堞破砖掷城下，城下役夫数百，运以荆筐。炊熟，则鸣柝聚食。方聚食间，役夫辛五告人曰，顷运砖时，忽闻耳畔大声曰，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汝知之乎？回顾无所睹，殊可怪也。俄而众手合作，砖落如雹，一砖适中辛五，脑裂死。惊呼扰攘，竟不得击者主名。官司莫能诘断，令役夫之长出钱十千，棺敛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负击者命，役夫长夙生负辛五钱。因果牵缠，终相填补，微鬼神先告，几何不以为偶然耶。

【译文】

乾隆三年的夏天，献县修筑城墙。数百名役夫拆下旧城墙垛口的砖，扔到城墙下面，城墙下面的数百名役夫再用荆条筐把破砖运走。饭做好了就敲木梆子，招呼大家聚拢来，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叫辛五的役夫说，刚才运砖时，我忽然听到有人在耳旁大声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知道这件事吗？”我回头想看看是谁说话，却没有看见什么。这件事情真是很奇怪。饭后大家又一起扔砖，砖头像冰雹般落下来。有一块砖正好打在辛五头上。辛五的脑袋被砸破，当场死去了。大家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吵吵嚷嚷，整个工地一片混乱。但查来查去，竟然查不出扔砖的人是谁。案子没法判断，县官只能判罚役夫长出十千文钱，把辛五装了棺材埋掉。于是这才知道，辛五欠打死他的那个人的命，而役夫长则欠辛五的钱，因果报应互相牵连，终于互相偿还了。如果没有鬼神事先通告一声，人们会以为这事纯属偶然吧。

【原文】

诸桐屿言，其乡旧家有书楼，恒 钥。每启视，必见凝尘之上，有女子足迹，微削仅二寸有余，知为鬼魅。然数十年寂无形声，不知何怪也。里人刘生，性轻脱，妄冀有王轩之遇。祈于主人，独宿楼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烛就寝，屏息以伺，亦无所见闻。惟渐觉阴森之气，砭入肌骨，目能视，耳能听，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久而寒沁肺腑，如卧层冰积雪，苦不可忍。至天晓乃能出语，犹若冻僵。至是无敢复下榻者。此怪形踪，可云隐秀，即其料理刘生，不动声色，亦有雅人深致也矣。

【译文】

诸桐屿说：他的家乡某大户人家有一书楼，经常锁着门。每次打开，都会看到积尘上有女子足迹，纤细瘦削，才二寸多长，知道屋里有鬼怪。但几十年来从未现形出声，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鬼怪。村里人有个刘生，为人轻佻放达，妄想有王轩那样的际遇。他向主人请求，独自住在书楼上，备好茶果酒菜，焚香祷告，然后不熄灯烛就躺下，屏着呼吸等鬼来。但他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只是渐渐觉得有阴森之气直刺肌骨，目能视，耳能听，但口不能说话，四肢不能动。时间长了，觉得寒气渗透肺腑，好像躺在层冰积雪之中，痛苦得难以忍受。直到天亮，才能说话，但已像冻僵了一般。从此就再没有人敢在书楼睡觉了。这个鬼的行踪称得上是幽雅含蓄，从她不动声色地“照料”刘生看，还真有雅人的风致啊！

【原文】

顾非熊再生事，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又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其父顾况集中，亦载是诗，当非诬造。近沈云椒少宰，撰其母陆太夫人志。称太夫人于归甫匝岁，赠公即卒。遗腹生子恒周三岁亦殇。太夫人哭之恸。曰吾之为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绝也。于其敛，以朱志其臂，祝曰：天不绝吾家，若再生以此为验。时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邻而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抚之，以为后，即少宰也。余官礼部尚书时，与少宰同事。少宰为余口述尤详。盖释氏书中，诞妄者原有，其徒张皇罪福。诱人施舍，诈伪者尤多。惟轮回之说，则凿然有证。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彰人道之教。少宰此事，即借转生之验，以昭苦节之感者也。儒者甚言无鬼，又乌乎知之。

【译文】

顾非熊再生一事，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又见于孙光宪《北梦琐言》；他的父亲顾况集中，也载录了该诗，应该不是编造的。近年少宰沈云椒为他母亲陆太夫人撰志，说太夫人结婚才一年，丈夫就去世了，遗腹子出生后刚满三岁，又夭折而死。太夫人哭得万分悲痛，说：“我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有你存在；现在你又死了，我不忍心让我家的香烟从此断绝啊！在入殓时，他用红色在殇子的臂上作了标记，祷告说：“老天不绝我家香烟，你转生以后，就以此作为验证。”当时是雍正己酉年十二月。当月，比邻居住的同族人生了一子，臂上清楚地带着陆太夫人所作的红色标记。太夫人也就把婴儿收养过来，作为自己的后人。这个婴儿，就是少宰沈云椒。我做礼部尚书时，与少宰同事。少宰对我亲口讲述了这件事情，讲得很详细。佛家的书籍中，本来就有荒诞妄言的；佛教徒以传宣福罪之说，诱人布施钱财，欺诈伪骗的言论很多。其中只有轮回之说，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明。司命

之神常因一人一事，偶尔显示一点踪迹，来彰明神教。少宰这件事，就是借转生的验证，来显示苦守贞节的妇人对神灵的感化效应。儒生们极力主张无鬼，又怎么能够懂得这其中的道理。

【原文】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艺擅场，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来往京师。尝览镜自叹曰，方俊官乃作此状，谁信曾舞衫歌扇，倾倒一时耶？倪余疆感旧诗曰：落拓江湖鬓有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即为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挟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帟中，与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前定也。余疆曰：卫洗马问乐令梦，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诸夙命耶。余谓此辈沉沦贱秽，当亦前身业报，受在今生，未可谓全无冥数。余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曰：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惕以未来；余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吾终以余疆之论，可使人不放其心。

【译文】

艺人方俊官，年轻时以容貌和演技而闻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年老后，贩卖古玩器具，时常来往于京师。他曾照镜自叹说：“方俊官竟然成了这种样子！谁能相信当年曾舞衫歌扇倾倒一时呢！”倪余疆感旧诗说：“落拓江湖鬓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就是为方俊官作的。俊官说他本来是儒家子弟，年十三四岁时，在乡塾读书，忽然梦见在笙歌花烛中被拥入洞房。一看自己穿着绣裙，披着锦帔，满头珠翠头饰；低头一看两只脚，也是纤纤细细的一双小脚，俨然是一个新婚少妇。惊疑不定，不知该怎么办好。但他被许多人挟持着，不能自主，竟然被扶进了帷帐里，和一个男子并肩坐在了一起。他又怕又愧，出了一身冷汗，醒了过来。后来他被轻狂之徒引诱，竟然失身于歌舞场中。这才悟出事先都已注定了。倪余疆说：“卫瓘问乐广梦是怎么回事。乐广说这是因心中所想而成的。你大概平时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有这个梦。既然有这种想法这种梦，才会有这种堕落。结果产生于原因，原因由心造出的，怎么可以推诿给宿命呢？我觉得这种人沉沦下贱，也是前生罪孽的报应；今生受罪，不能说是全没有冥数。余疆所说的，只不过是正本清源的观点而已。后来苏杏村听说这件事。说：“纪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报应，以警戒未来。余疆以一念来论因果报应，以警戒现

在。”虽然各自表明了一个道理,我还是认为余疆的论点,可以使人不放纵思想。

【原文】

族祖黄图公言,尝访友至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觉稍远。闻秫田中有呻吟声,寻声往视,乃一童子裸体卧。询其所苦,言薄暮过此,遇垂髻妇女。招与语,悦其韶秀,就与调谑。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叶深处,有屋三楹,无一人。女阖其户,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衣登榻。比拥之就枕,则女忽变形为男子状,貌狰狞,横施暴虐。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躏毒楚,至于晕绝。久而渐苏,则身卧荒烟蔓草间,并室庐失所在矣。盖魅悦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诱之也。见利而趋,反为利饵。其自及也宜矣。

【译文】

我的族祖黄图公一次曾到北峰访友,夏夜到村外散步,听到高粱地里有呻吟声。他寻着声音找去,原来是一个少年裸体躺在那里。问他为什么这样,少年说他傍晚时路过这里,遇到一位漂亮的少女,就和她调情。女子说她的父母都外出了,邀请少年到家里。女子把他引到高粱地深处,那儿有三间屋子,寂静无人。女子拿出瓜果和他一起吃,谈笑间越发融洽,两人脱衣上床,待相抱躺下时,女子忽然变成男子,相貌狰狞,施以暴行。少年不敢抗拒,竟被污辱。粗野的蹂躏,使少年昏了过去。许久苏醒过来,才发觉自己卧在荒凉的蔓草丛中,原先的房屋都已不见了。原来是鬼魅喜欢这个少年的美色,变成女人来诱惑他。他以为有利可图,反而被人利用,真是自讨苦吃。

【原文】

先师赵横山先生,少年读书于西湖,以寺楼幽静,设榻其上。夜闻室中癩癩声,似有人行。叱问是鬼是狐,何故扰我?徐闻嗫嚅而对曰:我亦鬼亦狐。又问鬼则鬼狐则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复对曰:我本数百岁狐,内丹已成,不幸为同类所扼杀。盗我丹去。幽魂沉滞,今为狐之鬼。问何不诉诸地下。曰: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者,如血气附形,融合为一。不自外来,人勿能盗也。其由采补而成者,如劫夺之财,本非己物,故人可杀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伤害多矣。杀人者死,死当其罪。虽诉神,神不理也。故宁郁郁居此耳。问汝居此楼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韬声,修太阴链形之法。以公阳光薰铄,阴魄不宁,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适。言讫,惟闻搏颡声,问之,不复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出。尝举以告门人曰:取非所有者,终不能有,且适以自杀也。可畏哉。

【译文】

我已故的老师赵横山先生,少年时在西湖畔读书。因寺院楼上幽静,就在楼

上设榻而眠。夜里听到室内有 的声音,像是有人走动,就厉声问道:“是鬼还是狐?为什么来骚扰我?”慢慢听到轻声而迟疑的回答:“我既是鬼,又是狐。”又问道:“鬼就是鬼,狐就是狐,怎么会又是鬼又是狐呢?”过了好久,才又回答说:“我原是几百年的老狐,内丹已炼成,不幸被我的同类扼死,盗走了我的丹。我的灵魂滞留在这里,就成狐之鬼了。”又问道:“为何不到阴司告状呢?”答道:“凡是通过吐纳导引而炼成的丹,就如血、气附着于人身一样,融合为一,不是外来之物,别人是盗不走的;而通过采补之术炼成的丹,就像抢劫来的财宝,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别人可以杀死你而把丹吸走。我媚惑人而取其精,被我伤害的人很多。杀人者该杀,我的死是罪有应得,即使向神明告状,神明也不会审理的。因此宁可伤心地住在这里。”又问道:“你住这楼上,有什么打算?”答道:“本打算消声匿迹,修炼‘太阴炼形’之法。因为您阳气很盛,熏烤得我阴魂不宁,所以出来向您哀求,请让我们各自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吧。”说完,只听到磕头的声音,问它就不再回答了。先生第二天就搬了出来。他曾举这件事为例,告诫学生道:“谋取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最终是得不到的,而且正好是自己害了自己。多么可怕啊!”

【原文】

从兄万周,言交河有农家妇,每归宁,辄骑一骡往。骡甚健而驯,不待人控引,即知路。或其夫无暇,即自骑以行,未尝有失。一日归稍晚,天阴月黑,不辨东西。骡忽横逸,载妇径入林田中。密叶深丛,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寺。惟二丐者栖庑下,进退无计,不得已留与共宿。次日丐者送之还。其夫愧焉,将鬻骡于屠肆。夜梦人语曰:此骡前世盗汝钱,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嘱捕役系其妇。羁留一夜。今为骡者,盗钱报;载汝妇入破寺者,系妇报也。汝何必反结来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忏悔。骡是夕忽自毙。

【译文】

从兄万周说:交河有个农家妇,每次回娘家,都骑一驴前往。这头驴很健壮,而且也很温驯,不用人牵引就知道道路。有时丈夫很忙,她就自己骑驴回娘家,从来没出过差错。一天,她又自己骑驴回娘家了。归来时稍微晚了一点儿,又阴云遮月,途中辨不清东西南北。平常很温驯的驴忽然狂奔起来,驮着农家妇钻入了高粱地里。高粱地枝叶茂密,不见边际,迷失了回家的道路。半夜时,到达了一座破寺,破寺中只有两个乞丐睡在廊庑下。农家妇进退无计,迫不得已,只好留在寺中与两个乞丐共同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乞丐送农家妇返回家中。农家妇的丈夫感到很惭愧,要把驴卖到屠市上杀掉。夜间,他梦见有人对他说:“这驴前生盗了你的钱,你追捕他很急,他逃脱了。你嘱咐捕役捆绑他的媳妇,扣留了一夜。他今

生为驴，就是向你偿还前生的盗钱；把你媳妇驮入破庙，是报复你对他媳妇的扣留。你何必又要结来世冤仇呢？”他被惊醒，痛自忏悔。驴当天夜里忽然自己死了。

【原文】

奴子任玉病革时，守视者夜闻窗外牛吼声。玉骇然而歿。次日，共话其异。其妇泣曰，是少年尝盗杀数牛，人不知也。

【译文】

家奴任玉病危时，守护的人夜里听到窗外传来牛的吼叫声，任玉惊骇得死了。第二天，大家一起谈这件怪事，任玉的媳妇抽泣着说，任玉少年时曾偷盗杀了好几头牛，别人不知道。

【原文】

余某者，老于幕府，司刑名四十余年。后卧病濒危，灯月下恍惚似有鬼为厉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不敢妄杀一人，此鬼胡为乎来耶。夜梦数人浴血泣曰：君知刻酷之积怨，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也。夫茕茕孑弱，惨被人戕，就死之时，楚毒万状，孤魂饮泣，衔恨九泉，惟望强暴就诛，一申积愤。而君但见生者之可悯，不见死者之可悲。刀笔舞文，曲相开脱，遂使凶残漏网，白骨沉冤。君试设身处地，如君无罪无辜，受人屠割，魂魄有知，旁观讞是狱者，改重伤为轻，改多伤为少，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使君切齿之仇，从容脱械，仍纵横于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诋诮以纵恶为阴功，被枉死者，不仇君而仇谁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梦备告其子，回手自挝曰：吾所见左矣！吾所见左矣！就枕未安而歿。

【译文】

余某在衙门中资历很老，负责刑律四十多年。后来患病，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恍惚中好像有厉鬼作怪。余某感慨地说：“我一生存心忠厚，不敢胡乱杀一个人，这鬼为什么来呢？”夜里他梦到好几个浑身是血的人哭道：“你只知道刻毒严酷能积怨，却不知道忠厚也能积怨。那些孤单孑弱的人，凄惨地被人杀害，死的时候痛苦不堪。孤魂饮泪，含恨九泉，只希望凶手被处死，才能得申积恨。而你只见到活着的人可怜，没看到死了的人的可悲。舞文弄墨，想方设法开脱。于是使凶手漏网，死者含冤。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无缘无故地被人屠杀，魂魄有知，看到判这个案子的人改重伤为轻伤，改多伤为少伤，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使你切齿的仇人轻易地逃脱，仍然横行于世上，你是感激呢还是怨恨呢？你不这么想，反而欣欣然以放纵恶人作为阴间功德。那些冤死的人，不仇恨你又仇恨谁？”余某惊恐而醒，把梦中的事告诉了儿子，打自己的耳光说：“我真糊涂！”还没躺稳便死了。

【原文】

沧洲刘太史果实，襟怀夷旷，有晋人风。与怡山老人、莲洋山人，皆善友，而意趋各殊。晚岁家居，以授徒自给。然必孤贫之士，乃容执贄。修脯皆无几，眸瓢屡空，晏如也。尝买米斗余，贮罌中，月余不尽，意甚怪之。忽闻檐间语曰：仆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讶也。刘诘曰：君意诚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来？吾不能饮盗泉也。后勿复尔。狐叹息而去。

【译文】

沧州刘果实翰林，胸怀旷达，有晋人风度。和怡山老人、莲洋山人都是好朋友，但性格兴趣却各不相同。晚年住在家里，靠教授学生养活自己。但一定要孤苦贫穷的人，才肯收作学生。学生送来的学费、礼物都不多，连最清贫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但他却安然处之。曾经买了一斗多米，藏在坛子里，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吃光，觉得非常奇怪。忽然听到屋檐上有声音说道：“我是天狐，尊敬您高尚的品德，就每天偷偷地加了一些米，您不必惊讶。”刘反问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肯定不会耕作，这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能饮盗泉之水，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那狐感叹而去。

【原文】

亡侄汝备，字理含，尝梦人对之诵诗，醒而记其一联曰：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讶其非佳讖。果以戊辰闰七月天逝。后其妻武强张氏，抚弟之子为嗣，苦节终身。凡三十余年，未尝一夕解衣睡。至今婢媪能言之。乃悟二语为孀闺独宿之兆也。

【译文】

亡侄汝备，字理含。曾梦见有人对他念了首诗，醒后记得其中一联是：“草草莺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他把诗告诉了我，我吃惊这不是好的兆头。果然他在乾隆十三年七月天逝。后来他的妻子武强人张氏，养着他弟弟的儿子为后嗣，守节终身，计有三十多年，没有一晚脱衣睡觉。至今婢女老妈子还知道她的事迹。这才悟出那两句诗是她守寡独宿的征兆。

【原文】

雍正丙午丁未间，有流民乞食过崔庄，夫妇并病疫。将死时，持券哀呼于市，愿一幼女卖为婢，而以卖价买二棺。先祖母张太夫人为葬其夫妇，而收养其女，名之连贵。其券署父张立母黄氏，而不著籍贯。问之，已不能语矣。连贵自云，家在山东，门临驿路，时有大官车马往来，距此约行一月余。而不能举其县名。又云去年曾受对门胡家聘，胡家乞食在外，不知所往。越十余年，杳无亲戚来寻访，乃以

配圉人刘登。登自云山东新泰人，本姓胡，父母俱歿。有刘氏收养之，因从其姓。小时记父母为聘一

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既胡姓，新泰又驿路所经，流民乞食，计程亦可以月余，与连贵言皆符。颇疑其乐昌之镜离而复合，但无显证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为点缀，竟可以入传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饱食酣眠，不称点缀，可恨也。边随园征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诬；蜀老犹存，知诸葛之多枉。（此乃刘知几史通之文，符生事见洛阳伽蓝记。诸葛事则见魏书毛修之传。浦二田注史通以为未详，盖偶失考。）史传不免于缘饰，况传奇乎。西楼记称穆素晖艳若神仙，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短小而丰肌，一寻常女子耳。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半出虚说，此婢虽粗，倘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红氍毹上，何尝不莺娇花媚耶？先生所论，犹未免于尽信书也。

【译文】

雍正丙午、丁未年间，有外地流民讨饭路过崔庄，其中一对夫妇双双得了传染病。临终之前，他们手持卖女契约在街上哀呼，愿把幼女卖身为婢，以身价购买两口木棺。先祖母张太夫人葬了这对夫妇，收养了他们的幼女，给她起名叫连贵。契约上署着她父亲的姓名叫张立，母亲称黄氏，没有注明籍贯住址，因为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能说话了。据连贵自己说，她家在山东，门临驿路，时常有大官的车马往来，离崔庄大约要走一个多月，但她说不出县名。连贵还说，去年父母把她许配了对门胡家，已经受了聘礼，可是胡家也到外地讨饭，不知去了何方。过了十多年，因为没有亲戚来找连贵，于是就把她许配了喂马人刘登。刘登自称是山东新泰人，本来姓胡，因父母双亡，有位刘氏收养了他，因此从了刘姓。他小时候听说父母为他订了一门亲事，可是不知道女方的姓氏。既然刘登原来姓胡，新泰又是驿路必经之地，计算流民讨饭的路程也大约需用一个多月，这与连贵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因此，人们很怀疑他俩的结合就像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只是缺乏明显的证据而已。先叔栗甫公说：“这事如果稍微点缀一下，竟可以成为传奇小说了。可惜这个女子蠢笨的像猪一样，只知道吃饱了闷头酣睡，不配点缀，真可恨也。”边随园徵君说：“‘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四语乃刘知癘《史通》之文。符生事见《洛阳伽蓝记》，葛亮事见《魏书·毛修之传》。浦二田注《史通》以为未详，盖偶失考。）连史书传记都不免点缀缘饰，更何况是传奇小说呢？《西楼记》称穆素晖貌若天仙，吴林塘说他的祖父幼年时期曾经见过穆素晖，又矮又胖，只是一个寻常女子而已。由此可见，传奇小说中的所谓佳人，一半是虚构出来的。这个婢女虽然粗蠢，倘若好事者按谱填词，登场度曲，他日戏台

的红地毯上，何以见得不是一个莺娇花媚，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呢？先生所论，也不免是‘尽信书’了。”

【原文】

聂松岩言，胶州一寺，经楼之后，有蔬圃。僧一夕开牖纳凉，月明如画，见一人徙倚老树下。疑窃蔬者，呼问为谁。髻折而对曰：师勿讶，我鬼也。问：鬼何不归尔墓，曰：鬼有徒党，各从其类。我本书生，不幸葬丛冢间，不能与马医夏畦伍，此辈亦厌我非其族。落落难合，故宁避嚣于此耳。言讫，冉冉没。后往往遥见之，然呼之不应矣。

【译文】

聂松岩说，胶州有一座寺院，后面有一块菜园。有一僧人在一天傍晚开窗乘凉，明月挂在天空，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僧人看见有一个人在老树下徘徊，怀疑是偷窃蔬菜的人，便连声呼问他是谁。那人鞠躬回答说：“师父不要惊讶，我是一个鬼。”僧人问：“既然你是鬼，为什么不回到坟墓中去？”回答说：“鬼也是成群结党的，各自投奔同类。我本来是位书生，不幸被埋葬在这片坟地之间。我不能与兽医农夫在一起，他们也讨厌我。既然难以和他们相处，所以我宁愿在这里避开喧嚣。”说完便渐渐消失了。后来僧人也经常远远地看见他，但再叫他便不回答了。

【原文】

福州学使署，本前明税署也。奄人暴横，多潜杀不辜，至今犹往往见变怪。余督闽学时，奴辈每夜惊。甲寅夏，先姚安公至署，闻某室有鬼，辄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昀尝乘间微谏，请勿以千金之躯，与鬼角。因诲昀曰：儒者论无鬼，迂论也，亦强词也。然鬼必畏人，阴不胜阳也。其或侵人，必阳不足以胜阴也。夫阳之盛也，岂持血气之壮与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为阳，惨毒者为阴，坦白者为阳，深险者为阴；公直者为阳，私曲者为阴。故易象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苟立心正大，则其气纯乎阳刚，虽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炉而炽烈焰，沍冻自消。汝读书亦颇多，曾见史传中有端人硕士为鬼所击者耶。昀再拜受教。至今每忆庭训，辄悚然如左右也。

【译文】

福州学使的官署，原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太监的官署。太监残酷专横，暗中杀害了许多无辜者，所以这个官署到现在还常常出现鬼怪变异。我任福建学使时，仆人们常在夜里被鬼惊吓。乾隆二十九年夏天，先父姚安公到官署来，听到某个房间有鬼，就把床搬进去睡，整夜安然无事。我曾找机会劝告他，请他不要拿宝贵

的生命去和鬼作较量。先父教诲我说：“儒家说无鬼，那是迂阔的论调，也是强词夺理。但是鬼肯定怕人，因为阴不能胜阳；有的鬼能害人，是因为那人的阳气不足以抵御阴气。阳气之盛，难道是靠身体的壮实和性格的强悍吗？人存一心，慈祥的为阳，惨毒的为阴；坦诚的为阳，阴险的为阴；公正刚直的为阳，自私卑鄙的为阴。所以《易经》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只要为人心地光明正大，就有纯粹的阳刚之气，虽然有鬼魅，也好像在暗冷的房子里生起大炉子，燃起烈火，阴冷之气自然消失。你读的书也很多了，可曾看到史传中有端方伟大的人而被鬼所害的吗？”我深深下拜，领受教诲。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先父的教训就受到震动，就好像我站在他老人家身旁一样。

【原文】

束州邵氏子，性佻荡。闻淮镇古墓有狐女甚丽，时往伺之。一日，见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款曲，狐女正色曰：吾服气炼形，已二百余岁。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想。且彼媚人之辈，岂果相悦哉？特摄其精耳。精竭则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井也。举袖一挥，凄风飒然，飞尘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闻之曰：此狐能作此语，吾断其必生天。

【译文】

束州邵家的公子行为放荡，他听说淮镇古墓中有很漂亮的狐女，就经常去窥伺。一天，他见一个狐女坐在田埂上，就过去搭话。狐女严正地说：“我服气炼形，已经二百多年了，发誓不媚惑一个人。你不要生妄想。何况那些媚惑人的狐精，果真是出于相爱吗？不过是摄取你的精气罢了；精气衰竭，人就得死，遇上它们没有能幸免的。你又何必自投陷井呢？”说完一挥袖子，凄风扑面，飞尘迷眼，狐女不见了。先父姚安公听了这个故事，说：“这个狐女能说出这种话，日后一定能升天。”

【原文】

献县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剧盗也。一夕，金梁梦其父语曰：夫盗有败有不败，汝知之耶？贪官墨吏，刑求威胁之财；神奸巨蠹，豪夺巧取之财；父子兄弟，隐匿偏得之财；朋友亲戚，强求诈诱之财；黠奴干役，侵渔乾没之财；巨商富室，重息剥削之财，以及一切刻薄计较，损人利己之财，是取之无害。罪恶重者，虽至杀人亦无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恶也。若夫人本善良，财由义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事为悖天，悖天终必败。汝兄弟前劫一节妇，使母子冤号，鬼神怒视，如不悛改，祸不远矣。后岁余，果并伏法。金梁就狱时，自知不免，为刑房吏史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尝举以告姚安公，谓盗亦有道。又述剧盗李志鸿之言曰：吾鸣

眈跃马三十年，所劫夺多矣，见人劫夺亦多矣。盖败者十之二三，不败者十之七八。若一污人妇女，屈指计之，从无一人不败者。故恒以自戒其徒。盖天道祸淫，理固不爽云。

【译文】

献县李金梁、李金桂两兄弟都是江洋大盗。一天晚上，金梁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作强盗的人有的被捕，有的没有被捕，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凡是贪官污吏通过刑罚威逼得来的钱财，老奸巨滑的人通过巧取豪夺得来的钱财，父子兄弟通过隐瞒藏匿得来的钱财，朋友亲戚之间通过强求诈骗得来的钱财，狡猾的奴仆役官通过侵吞渔利得来的钱财；大商人和富足人家通过加重利息剥削得来的钱财，以及一切刻毒薄恩，斤斤计较，损人利己得来的钱财，你可以放心去取而不必担心有什么祸害。那些罪恶深重的人，即使杀了他们也无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上天所厌恶的人。如果一个人本来很善良，钱财也是通过正当的方法而得的，是上天所保藏的。如果你侵犯了他，就冒犯了上天，冒犯上天一定会失败。你们兄弟前不久抢劫了一个节妇，使得她们母子不停冤哭，鬼怪震怒，如不思悔改，那么灾祸不久便会降临。”过了一年多，他们兄弟二人果然被捕了。金梁入狱后，自知不能被赦免，于是对刑房吏史真儒讲述了这件事。真儒是人，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姚安公，说强盗也有强盗所必须遵循的规矩。又讲述了大盗李志鸿的话：“我当响马三十年，所抢劫的东西算多的，我抢劫的人也算多的。大概失败的有十分之二三，成功的有十分之七八。假若污辱了妇女，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常用此来训戒他的手下。大概上天惩罚淫乱的人，这些按道理来说都是不错的。

【原文】

辛卯夏，余自乌鲁木齐从军归。僦居珠巢街路东一宅，与龙臬司承祖邻。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帘恒飏起尺余，有若风鼓之者。余四室之帘则否。莫喻其故。小儿女入室，辄惊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缙徒厉鬼，何以据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已后，往往闻龙氏宅中有女子哭声，龙氏宅中亦闻之，乃云声在此宅。疑不能明，然知其凿然非善地。遂迁居柘南先生双树斋。后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环九司寇，无疾暴卒，即在龙氏宅也。凶宅之说，信非虚语矣。先师陈白崖先生曰：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未必不凶。如和风温煦，未必能使人祛病，而严寒 厉，一触之则疾生。良药滋补，未必能使人骤健，而峻剂攻伐，一饮之则洞泄。此亦确有其理，未可执定命与之争。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

【译文】

辛卯年的夏天，我从乌鲁木齐军中回来，在珠巢街路东租了一座房子，和按察使龙承祖是邻居。住宅的第二进有五间房，最南的一间，门帘常飘起一尺多高，像是有风吹似的，而其它四间房的帘子则没有飘起，说不清是什么缘故。小孩子到了这房里，马上惊哭，说是床上坐着个胖和尚，朝他嬉笑。和尚变的厉鬼，为什么要占据人家的房屋？更是难以理解。又在三更之后常常听到龙家宅院里有女子哭声，龙家也听到哭声，却说哭声是在我的宅院里。这些疑团难以解开，但知道这确实不是个好地方，就把家搬到了柘南先生的双树斋。后来住这两座房子的人，都很不吉利。刑部尚书白环九，无病而突然死去，就是在龙家宅院里。所谓的“凶宅”，确实不是无根之谈。先师陈白崖先生说：“居吉宅的人未必就吉利，但居凶宅的人则肯定有祸。就好像和风温暖，未必能使人除去疾病；而严寒侵袭，使人一碰上就生病。滋补的好药，未必能使人马上健壮；而药效强烈的毒药，一喝下就崩溃了。”这话也确实有道理，所以不能以为生死有命，而与之抗争。孟子说过：“因此那些知天达命的人，不站在岩墙之下。”

【原文】

洛阳郭石洲言，其邻县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鬻寡媳为妾者。至期，强被以彩衣，掖之登车。妇不肯行，则以红巾反接其手，媒媼拥之坐车上。观者多太息不平，然妇母族无一人，不能先发也。仆夫振舆之顷，妇举声一号，旋风暴作，三马皆惊逸不可止，不趋其家，而趋县城。飞渡泥淖，如履康庄，虽仄径危桥，亦不倾覆。至县衙，乃屹然立，其事遂败。用知庶女呼天，雷电下击，非典籍之虚词。

【译文】

洛阳郭石洲说：他家邻县有户人家，儿子死了，父母接受了富户的二百金，将守寡的儿媳卖给富户做妾。改嫁这天，公婆强迫她披上婚服，挟持上车。寡妇不肯走，公婆就用红巾把她的双手反捆起来，由媒婆抱住坐在了车上。围观的人大都为她叹息，还有的愤愤不平。可是，寡妇的娘家无人，谁也不好首先出面阻拦。车夫扬鞭催马那一刻，寡妇悲伤地高呼了一声，随着呼号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旋风，三匹马都被惊得狂奔起来，车夫不能控制。三匹马拉着车子，不向富户家中跑去，而是奔往县城。一路上，马车飞渡泥淖如同走在康庄大道上，就是经过危险的小桥也不翻车。到了县衙门口，这才屹然停立。于是，公婆强卖寡媳的事也就失败了。从这件事来看，可以知道文献中所记载的受屈平民女子呼唤上天，雷电下击的各种事情，并不是虚构出来的。

【原文】

从舅姚公介然曰：厉鬼还冤，见于典记者不一，得于传闻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盐山耿家庵还崔庄，乃亲见之。其人年约五十余，戴草笠，著明衫，以一驴驮眠被，系河干柳树下，倚树而坐。余亦系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撑拒状曰：害汝命，偿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殴也。支柱良久，语渐模糊不可辨，忽踊身一跃，已汨没于波浪中矣。同见者十余人，咸合掌诵佛，虽不知所报何冤，然害命偿命，则其所自道也。

【译文】

堂舅姚介然说，厉鬼报冤索命的事，在典记中有不少记载，在传闻中也不止一次听到。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我从盐山耿家庵回崔庄，就亲眼见到了。那人五十来岁，戴草帽，穿麻衣，用一头驴驮着被褥。拴在河边柳树下，他靠树坐着。我也系上马稍事休息。忽然间那人跳了起来，双手做出支撑的样子，说：害你的命，就还你一条命吧。何必这么打我呢？支撑了半天，话语渐渐模糊不清了。他忽然纵身一跳，消失在波浪之中。当时有十来个人都看到了，都合掌念佛。虽然不清楚是报什么冤仇。但是害命偿命则是那人亲口说的。

【原文】

戊子夏，小婢玉儿病瘵死。俄复苏曰：冥役遣我归索钱。市冥镪焚之，乃死。俄又复苏曰：银色不足，冥役不受也。更市金银箔折锭焚之，则死不复苏矣。因忆雍正壬子，亡弟映谷濒危时，亦复类是。然作冥镪果有用耶？冥役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译文】

戊子年夏天，小婢女玉儿得瘵病死了。死了一会儿又苏醒过来，说：“冥间鬼卒打发我回来要钱。”家人买来冥镪焚烧，玉儿才死。过了一会儿，她又苏醒了，说：“银子的成色不足，鬼卒不要。”家人又买回金银箔折锭焚烧，她才又死去不再复苏。这事使我想起雍正壬子年，亡弟映谷临危时，也有类似事情发生。这么看来，是冥镪果然有用了？冥间鬼卒这样向鬼魂勒索，冥官又是管什么的呢？

【原文】

胡牧亭侍御言，其乡有生为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能尽忆，大略与传记所载同。惟言六道轮回，不烦遣送，皆各随平生之善恶，如水之流湿，火之就燥，气类相感，自得本途，语殊有理。从来论鬼者未道也。

【译文】

胡牧亭侍御说：他家乡有个活着而做阴司官的人，讲述阴司的事情很详细，

虽无法全部回忆起来，但大致和书本的记载相同。只是讲到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六道轮回”，并不需要遣送，都是根据各人平生的善恶，就像水先流向潮湿处，火先烧向干燥处一样，气息相感，以类而分，自然会到他该去的地方。这话很有道理，是讲鬼神的人从来没有谈到过的。

【原文】

狐之媚人，为采补计耳，非渔色也。然渔色者亦偶有之。表兄安溥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闻草间人语曰：君爱某家小童，事已谐否？此事亢阳熏烁，消蚀真阴，极能败道。君何忽动此念耶？又闻一人答曰：劳君规戒，实缘爱其美秀，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虽艳冶，心无邪念，吾于梦中幻诸淫态诱之，漠然不动，竟无如之何。已绝是想矣。其人觉有异，潜往窥视，有二狐跳跟去。

【译文】

狐精媚人，是为了采阳补阴，并不是喜欢貌美，然而爱色的也有。表兄安溥北说，有个人夜里住在深林里，听到草丛中有人说：“你爱某家的少年，事情妥了吗？这事要受亢阳之气侵伐，消蚀你的真阴，极能败坏你的道行，你怎么动了这个念头呢？”又听另一个人说：“感谢你的规劝。我因为实在爱他的貌美秀丽，于是难以忘情。不过这个少年容貌虽艳丽，但心无邪念。我在他梦中变幻出多种淫态引诱，他竟然丝毫不动心。我没有办法，已经断了这个念头。”那人觉得奇怪，偷偷地过去看，有两只狐狸窜跳着跑了。

【原文】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记诵博洽，尤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进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开国以来，二甲一名进士，不入词馆者仅三人，田实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时，偶为从父侍姬以宫词书扇，从父疑之，致侍姬自缢死。其魂讼于地下，子田奄奄卧疾，魂亦自追去考问。阅四五日，冥官庭鞠七八度，辨明出于无心，然卒坐以过失杀人，减削官禄，故仕途偃蹇如斯。贾钝夫舍人曰：治是狱者，即顾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见，彼此如旧识。时同在坐，亲见追话冥司事。子田对之，犹栗栗然也。

【译文】

泰州人任子田，名大椿，他博闻强记，擅长于三《礼》的注疏和六书的训诂。乾隆三十四年考上二甲一名进士，在郎署上下沉浮，直到晚年才被任命为御史，还没等到上任就死了。自从开国以来，二甲一名进士，没有进入词馆的仅有三人，而任子田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自己说，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偶然为叔父的侍姬在扇子上写了宫词，叔父从而怀疑侍姬，竟使侍姬上吊自尽了。侍姬的阴魂在阴间

上告，任子田也病得气息奄奄。他的灵魂被拘捕到阴间拷问，一连拷问了四五天，阴间的判官审讯了七八回，终于辨明他确实是出于无心才那样做的，然而终究因为过失杀人，被削减了官禄，所以仕途才象这般屡屡受挫。贾钝夫舍人说，当初审理这个案子的狱官，就是顾德懋郎中。两人原来并不认识，但有一天见面，彼此都觉得面熟，象老相识一般。我当时也在座，亲眼见到他们追忆阴间发生的那些事，子田回答顾德懋时，还瑟瑟发抖呢。

【原文】

即墨杨槐亭前辈言，济宁一童子，为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余，犹无虚夕。或教之留须，须稍长，辄睡中为狐■去，更为傅脂粉。屡以符 驱遣，皆不能制。后正乙真人舟过济宁，投词乞劾治。真人牒于城隍，狐乃诣真人自诉，不睹其形，然旁人皆闻其语。自言过去生中为女子，此童为僧，夜过寺门，被劫闭窟室中，隐忍受辱者十七载，郁郁而终。诉于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狱受罪毕，仍来生偿债。会我以他罪堕狐身，窜伏山林百余年，未能相遇。今炼形成道适逢僧后身为此童，因得相报。十七年满，自当去，不烦驱遣也。真人竟无如之何。后不知期满果去否。然据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负，虽隔数世犹偿也。

【译文】

即墨杨槐亭前辈说，济宁有一个少年被狐精昵爱，每夜都一同睡觉。到这少年长到二十多岁，仍然一夜也不空着，有人让他留胡须。胡须稍微长些，狐精就在他睡觉时剃去，更给他涂脂抹粉。屡次用符咒驱狐，都没有作用。后来正乙真人■乘船路过济宁，他写信乞求真人镇治。真人往城隍那里发去一公文，狐精便找真人来诉说。看不到它的形状，但旁人都可以听到它的话。狐狸说前生我是女子，这个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里路过寺庙，被他劫持，关在窟室中，隐忍受污达十七年，郁郁而死。我告到阴曹，阴曹判这个和尚在地狱受罪完后，来生还要偿债。这时我因犯其他罪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过了一百多年，未能和他相遇。现在我修炼成形，正好和尚今世成为这个少年，所以我来报仇。十七年满之后我自己会离开，不必别人驱赶。真人也无可奈何。后来不知道期满后狐精走了没有。不过根据狐狸的话，足以知道人负了债，即使隔了几代也要偿还。

【原文】

同年项君廷模言，昔尝馆翰林某公家，相见辄讲学。一日，其同乡为外吏者，有所馈赠。某公自陈平生俭素，雅不需此。见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携归。某公送宾之后，徘徊厅事前，怅怅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数刻，家人请进内午餐，大遭诟怒。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之，视之无迹。寻之，声在承尘上。盖狐魁云。

【译文】

与我同科取中的项廷模说：从前曾在某位翰林家教读。翰林和他一见面就大谈理学。一天，翰林一位在外地做官的同乡，送来一些礼物。翰林说自己平生节俭朴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人见翰林清高严峻，便很尴尬地把礼物拿回去了。翰林送走客人之后，在厅堂里走来走去，满脸失意的表情，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家里人请他入内用午餐，被他怒声叱骂。这时忽然听到有几个人在吃吃地偷笑，环视无人，听那声音是在天花板上，大概是狐精吧。

【原文】

陈少廷尉耕岩，官翰林时，为魅所扰。避而迁居，魅辄随往。多掷小帖，道其阴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惧，恒虔祀之。一日，掷帖，责其待侄之薄，且曰：不厚资助，祸且至。众缘是窃疑其侄。密约伺察，夜闻击损器物声，突出掩执，果其侄也。耕岩天性长厚，尤笃于骨肉，但曰：尔需钱可告我，何必乃尔？笑遣之归寝。由是遂安。后吴编修朴园，突遭回禄，莫知火之自来。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当如耕岩事。朴园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迁泉州会馆，适与客坐厅事中，忽烈焰赫然，自承坐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为矣。

【译文】

大理寺少卿陈耕岩做翰林时，被鬼魅所骚扰。他为了躲避而搬家，鬼魅也随着他一起过来了。鬼魅经常投掷一些小帖子，揭露陈耕岩的隐私，都是些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于是他更加害怕，经常虔诚地祭祀。一天，鬼魅又扔下一个小帖子，责备他对待侄儿太刻薄，并且说如果不多出钱资助侄儿，灾祸就会降临。大家因此而怀疑这一切恐怕是他的侄儿干的，于是偷偷地商量好，一起观察侄儿。晚上听到打坏器物的声音，人们突然闯进去，果然是他的侄儿在捣鬼。耕岩生性宽厚待人，尤其看重骨肉之情，便说：“你如果缺钱用可明白地告诉我，何必要这样做呢？”笑着打发侄儿回去睡觉。从此，他家便安宁了。后来编修吴朴园家突然失火，没有人知道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于是搬家，但又再失火，我认为这有可能跟陈耕岩家发生的事情相类似。吴朴园说：“我也是这样怀疑的。但是第三次搬到泉州会馆，正与客人坐在大厅里，忽然烈火从顶棚上烧了起来，那是人上不去的地方，也是人进不去的地方，大概真的是鬼魅干的吧。”

【原文】

程也园舍人，居曹竹虚旧宅中。一夕弗戒于火，书画古器，多遭焚毁。中褚河南临兰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质。方虑来赎贖时，忽于火焰中拣得，匣及袱并瘳，而书卷无一毫之损。表弟张桂岩，馆也园家，亲见之。白香山所谓在在处处有神

物护持者耶？抑成毁各有定数，此卷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则奇矣，亦将来赏鉴家一佳话也。

【译文】

舍人程也园，居住在曹竹虚的旧宅中。一天夜晚，由于不慎失火，名贵书画和古器物大都遭到焚毁。其中有褚遂良临摹的一卷《兰亭》，是用五百金典押的。他正担心物主来赎时不好交待，忽然又在灰烬中拣得回来，匣子和包皮都被烧毁，可书卷却没损一字。当时表弟张桂岩住在程也园家中，亲眼看见了这件奇事。难道这就是白香山所谓“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吗？或者还是成毁各有定数，此卷不在这场火的浩劫之中呢？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奇事，也是日后鉴赏家的一段佳话。

【原文】

同年柯禹峰，官御史时，尝借宿内城友人家。书室三楹，东一室隔以纱厨，扃不敢启。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半夜，闻东室有声，如鸭鸣，怪而谛视。时明月满窗，见黑烟一道，从东室门隙出，著地而行，长可丈余，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鬟髻俨然，昂而仰视，盘旋地上，作鸭鸣不止。禹峰素有胆，拊榻叱之，徐徐却行，仍从门隙眈而入。天晓以告主人。主人曰：旧有此怪。或数年一出，不为害，亦无他休咎。或曰：未买是宅前，旧主有侍姬死此室，未知其审也。

【译文】

与我同科取中的柯禹峰，在做御史时，曾寄住在内城友人家里。那家有三间书房，东面一间用纱橱隔开，锁着门。他就在外间的南窗下设榻而眠。睡到半夜时，听到东间有鸭叫一样的声音，觉得奇怪，就仔细地观察。当时明亮的月光照着窗户，只见有一道黑烟从东间门缝中钻出，着地而行，大约有一丈多长，蜿蜒着像条巨蟒。黑烟的头部却是一个女子，头髻鬓发清晰可见，抬头仰视，身子盘旋在地上，不停地发出鸭叫的声音。禹峰向来胆大，就拍着床大声呵斥。那黑烟慢慢地退后，仍从门缝中缩了进去。天亮后，禹峰将这事告诉友人。友人说：“以前是有这个妖怪，几年出现一次，不危害人，也没有其他吉凶之事。”有人说：“没买这座住宅之前，老房主有个侍妾在这个房间里被幽禁而死。”不知是否真实。

【原文】

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财犹探物于囊，犹不持兵而劫夺也。其徒党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机械百出，犹臂指之相使，犹呼吸之相通也。鬻竖多财者，则犹鱼吞饵，犹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囊金巨万。俾其子贾于长芦，规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冶荡，好渔色。有堕其术而破家者，衔之次骨，乃乞与偕往，而阴导之为北里游。舞

衫歌扇，耽志忘归，耗其资十之九。胥魁微有所闻，自往检校，已不可收拾矣。论者谓事虽人谋，亦有天道。仇者之动此念，殆神启其心欤？不然，何前愚而后智也？

【译文】

有个官府差役的头目擅长赌博，赢别人的钱就好像探囊取物，如同不持兵器的抢劫。他和下属同党勾结，在赌场上暗示授意，狡诈万端，配合得就像指挥自己的手臂手指，就像呼吸相通。那些头脑稍笨的有钱人，就像鱼吞饵料，野鸡遇上雉媒。这样干了近十年，他积累了巨万资金，于是派儿子去长芦做买卖，当商人。他的儿子也很狡猾，不过淫荡贪色。有个曾堕入他们的圈套而破家的人，对他们有刻骨的仇恨，于是请求和他一同前去，而暗地里带他去妓院，满眼舞衫歌扇，令他沉溺其中不想归家；他的资财竟耗费了十分之九。他的父亲稍稍听到了一些传闻，亲自去查看，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了。人们评论说，这事虽然是人谋，但也有天意。报仇的人动这个念头，大概是神的启发吧。不然，为什么他以前那么傻而后来那么精呢？

【原文】

故城刁飞万言，其乡有与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诃之。狐女涕泣曰：舅姑见逐，义难抗拒。但子未离乳，当且携去耳。越两岁余，忽抱子诣其夫曰：儿已长，今还汝。其夫遵父母戒，掉首不与语。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理，但抱去之儿，不知作何究竟。将人所生者仍为人，庐居火食，混迹闾阎欤？抑妖所生者，仍为妖，幻化通灵，潜踪墟墓欤？或虽为妖而犹承父姓，长育子孙，在非妖非人之界欤？虽为人而犹依母党，往来窟穴，在亦人亦妖之间欤？惜见首不见尾，竟莫得而质之。

【译文】

据故城人刁万飞说，他的家乡有个人，与狐女生孩子，他的父母因此而怒骂他。狐女哭着说：“公公婆婆都要赶我走，按道理我实在不应该抗拒。但孩子还小，还需我喂奶，所以我暂时把孩子也一起带走。”过了两年多，狐女忽然抱着孩子来了，她对丈夫说：“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把他还给你。”她的丈夫遵从父母的训诫，转过头不和她说话。狐女叹息着把孩子抱走了。这个狐女还真有人性，但把儿子抱走，不知道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认为人所生的仍然是人，而让他居住在房屋里，吃煮熟的食物，和人群呆在一块呢？还是认为妖所生的仍然是妖，变幻通灵，隐迹在荒郊野外的废墟坟墓之中？或者虽然是妖，但继承了父亲的姓氏，长大后生儿育女，处在非人非妖的境界？还是虽然是人但却依恋母亲，和母亲的同类在一起，来往于洞穴，处在是人是妖之间的境界？只可惜这种事情只知道开头，

不知道结尾，竟然不知怎么去打听。

【原文】

同年蒋心余编修言，其乡有故家废宅，往往见艳女靓妆登墙外视。武生王某，粗豪有胆，竟携被独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语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窗外小声应曰：六娘子知君今日来，避往溪头看月矣。问汝为谁。曰六娘子之婢。又问何故独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见此腹负将军。亦不解为何语也。王后每举以问人，曰：腹负将军是武职几品。莫不粲然。后问其乡人，曰实有其人，亦实有其事。然竟旁皇尽夜，一无所见耳。其语则心余所点缀也。心余好诙谐，理或然欤。

【译文】

与我同科取中的蒋心余编修说：他家乡有座大户人家废弃的宅院，常常见到有美貌女子打扮得很漂亮，在墙头向外张望。有个姓王的武夫，为人粗野豪放，且有胆量，竟自带了被子一个人到宅院过夜，希望能有艳遇。他等到半夜，还不见动静，就拍着枕头自言自语道：“别人说这房子里有狐女，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只听窗外有人小声答道：“六娘子知道你今天来，避到溪头赏月去了。”王问道：“你是谁？”又听答道：“我是六娘子的丫环。”又问：“为什么单要避我？”答道：“我也不知为什么，只听说是怕见这腹负（少谋略）将军。”王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经常拿这话回别人：“腹负将军是几品武官？”被问的人听后都哈哈大笑。我后来问他的同乡人，答说：“这是真人真事。但王某只是徘徊了一夜，什么也没看到。那些话却是心余虚构的。”心余生性诙谐，可能真是那么回事哩！

【原文】

先母张太夫人尝雇一张媼司眊，房山人也，居西山深处。言其乡有极贫弃家觅食者，素未出外，行半日则迷路。石径崎岖，云阴晦暗，莫知所适。姑坐枯树下，俟天明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随之，并猙狞伟岸，有异常人。心知非山灵，即妖魅，度不能隐避，乃投身叩拜，泣诉所苦。其人恻然曰：尔勿怖，不害汝也。我是神虎，今为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尔收其衣物，即自活矣。因引至一处，激然长啸，众虎岔集。其人举手指挥，语啁嘶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丛莽间。俄有荷担度林者，虎跃起欲搏，忽避易而退。少顷，一妇人至，乃搏食之。捡其衣带得数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避。其天良渐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之。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然攘夺所得，犹恤其寡嫂孤侄，使不饥寒。以是一念，灵光煜煜如弹丸，故虎不敢食。后一妇人，弃其夫而私嫁，

尤虐其前妻之子，身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以贻前夫之女，即怀中所携是也。以是诸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尔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继母，辍妻子之食以养，顶上灵光高尺许，故我得而诱之，非以尔叩拜求哀也。勉修善业，当尚有后福。因指示归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张媪之父，与是人为亲串，故得其详。时家奴之妇有虐使其七岁孤侄者，闻张媪言，为之少戢。圣人以神道设教，信有以夫。

【译文】

先母张太夫人，曾雇了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做饭。她是房山人，住在西山深处。她说她乡里有个极穷的人离家外出去找活计，因为没出过门，走了半天便迷了路。石路曲折崎岖，云遮晦阴，不知往哪儿走。他就坐在一棵树底下，等天亮了认清方向再说。忽然一个人从林子里出来，三四个人跟随着。这些人相貌狰狞、身材高大，和平常人不同，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山神就是妖魅，估计已不能躲藏，就躬身下拜，哭着说了他的苦处。那人同情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是神虎，今天来给老虎们分配吃的。等虎吃了人，你把人的衣物收起来，就可以养活自己了。”于是把他引到一个地方。神虎高声长啸，众虎从各处汇集到了一起。神虎抬手指挥，语声特别，听不懂。一会儿群虎散去，只有一只虎留下来伏在草丛里。不久有个挑担子的人走过树林，虎跳起来要吃他，可忽又避开退下。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妇人，虎便捉住她吃了。神虎捡起妇人的衣物，里面有几两银子，取了给他，告诉他说：“虎不吃人，只吃禽兽。那些被吃的人，是人中的禽兽。一般天良未泯的人，他的头上一定有灵光，虎见了就避开了。那些丧尽天良的人，灵光全消失了，和禽兽没什么差别，虎便抓来吃了。刚才那个男子，虽然凶暴没有人性，但抢夺到东西，还用来抚恤他的寡嫂和孤侄，使他们不受寒挨饿。因此他的灵光莹莹像弹丸大小，虎便不敢吃。后来的那个妇人，抛弃丈夫私嫁，还虐待他丈夫前妻的孩子，打得他体无完肤。又偷后夫的钱给前夫的女儿，就是她怀中携带的那些银子。因为这些罪恶，她的灵光消尽，虎所见的她不再是人身，所以就吃了她。你今天能遇到我，也是因为善待继母，停了妻子的饭来养活她，头顶上的灵光有一尺多高，所以我叫虎来帮助你。并不是因为你叩拜我求我的缘故。好好办善事，还会有后福。”说完指示方向让他回去。他走了一天一夜才到了家。张老太太的父亲和这个人是亲戚，所以知道这些事情。当时一个家奴的妻子虐待她七岁的孤侄，听了张老太太的话，行为有些收敛。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相信有他们的理由。

【原文】

磷为鬼火，博物志谓战血所成。非也。安得处处有战血哉。盖鬼者人之余气也，鬼属阴而余气则属阳，阳为阴郁，则聚而成光。如雨气至阴，而萤火化；海气至阴，而阴火然也。多见于秋冬，而隐春夏。秋冬气凝，春夏气散故也。其或见于春夏者，非幽房废宅，必深岩幽谷，皆阴气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旷野，藪泽沮洳。阳寄于阴，地阴类，水亦阴类，从其本类故也。无兄晴湖，尝同沈丰功年丈夜行，而磷火在高树岭，青荧如炬，为从来所未闻。李长吉诗曰：多年老梟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疑亦曾睹斯异，故有斯咏。先兄所见，或木魅所为欤？

【译文】

磷为鬼火，《博物志》中说是战场上的血化成的。不对，怎么可能处处都有战场上的血呢。鬼是人的余气，鬼属阴而人的余气属阳，阳气被阴气所抑，便会聚而成光。如同雨气至阴，而化出萤火，海气至阴，就燃起阴火。鬼火多在秋冬出现，春夏隐匿。这是因为秋冬气凝结，春夏气涣散。有人春夏时也见到了鬼火，那不是幽闭的房子、废弃的宅院，就是在深山幽谷，这都是阴气经常聚在一起的地方。鬼火还多见于平原旷野中的荒沼泽潭。这是因为阳气寄居于阴气中，地属阴类，水也属阴类，物聚于同类的缘故。先兄晴湖曾和沈丰功先生夜行，而磷火高高的在树顶上，青莹莹的如火炬。这是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李长吉在诗中说：“多年老梟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可能他也见过这种怪异现象，所以有这种诗句。先兄见到的，或许是木魅变的。

【原文】

贾人持巨砚求售，色正碧而红斑点如血。沁试之，乃滑不受墨。背镌长歌一首曰：祖龙奋怒鞭顽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沧桑变幻几度经，水春沙蚀存盈尺。飞花点点粘落红，芳草茸茸眎嫩碧。海人漉得出银涛，鲛客咨嗟龙女惜。云何强遣充砚材，如以墙施司映眊凝脂原不任研磨，镇肉翻成遭弃掷。（客问镇肉事，判曰：出梦溪笔谈。）音难见赏古所悲，用弗量才谁之责。案头米老玉蟾蜍，为汝伤心应泪滴。后题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顽砚请题，立挥长句。因镌诸砚背以记异。款署奕眊二字。不著其姓，不知为谁。餐花道人亦无考。其词感慨抑郁，不类仙语，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价十金，酬以四，不肯售。后再问之，云四川一县令买去矣。

【译文】

商人拿着一方巨砚出售，巨砚颜色正碧，有点点红斑，如同血沁。以墨试磨，砚池光滑，不能研成墨汁。巨砚的背面刻着一首长歌：“祖龙奋怒鞭顽石，石上血

痕胭脂赤。沧桑变幻几度经，水春沙蚀存盈尺。飞花点点粘落红，芳草茸茸癯嫩碧。海人漉得出银涛，蛟客咨嗟龙女惜。云何强遣充硯材，如以媿施司癰癰。凝脂原不任研磨，镇肉翻成遭弃掷。（原注：客问镇肉事，判曰：“出《梦溪笔谈》。”）音难见赏古所悲，用弗量才谁之责。案头米老玉蟾蜍，为汝伤心应泪滴。”后题：“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遇以顽硯请题，立挥长句。因镌诸硯背以记异。”署名“奕癰”二字，不著姓氏，不知是谁，餐花道人也无可考。诗中的词语感慨忧郁，不似仙人之语，怀疑是个落拓不得志的才鬼。商人索价十金，给他四金他不肯出售。后来再问这个商人，他说那方巨硯已经被四川的一个县令买去。

【原文】

奴子纪昌，本姓魏，用黄犊子故事，从主姓。少喜读书，颇娴文艺，作字亦工楷。最有心计，平生无一事失便宜。晚得奇疾，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四肢不能动，周身并痿痹，不知痛痒；仰置榻上，块然如木石，惟鼻息不绝。知其未死，按时以饮食置口中，尚能咀嚼而已。诊之乃六脉平和，毫无病状，名医亦无所措手。如是数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为自古医经所不载，其业报欤？然此奴亦无大恶，不过务求自利，算无遗策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谅哉！

【译文】

家奴纪昌本来姓魏，就像黄犊子改随主人姓纪。纪昌从小喜欢读书，而且对文艺也很娴熟，写字也很工整。他最有心计，平生没有一件事情吃过亏。晚年，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口不能说，手脚不能动，全身肌肉萎缩麻痹，不知痛痒。把他仰放在床上，就象木头和石块一般，只有呼吸还在继续，因而知道他没死。每天按时把饭菜放在他口中，他还能咀嚼吞咽食物，给他诊断时，他的六脉平和，没有一点生病的状态，名医也对他束手无策。象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他才死去。老僧果成说：这种病是身体死了，而心还活着。自古以来，医书上从没有记载过。是报应吗？然而这个家奴平生并没有做过很不好的事，只不过事事只求对自己有好处，计算没有漏洞罢了。看来乖巧是上天所忌的，确实不错。

【原文】

奴子李福之妇，悍戾绝伦，日忤其姑舅，面詈背诅，无所不至。或微讽以不孝有冥谪，辄掉头晒曰：我持观音斋，诵观音咒，菩萨以甚深法力，消灭罪愆，阎罗王其奈我何？后婴恶疾，楚毒万端，犹曰：此我诵咒未漱口，焚香用灶火，故得此报，非有他也。愚哉！

【译文】

家奴李福的老婆，非常蛮横暴戾，每天顶撞公婆，不是当面吼骂，就是背后诅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有人委婉地劝告她，不孝是要受阴间的惩罚的，她却转过头去冷笑道：“我定期吃观音斋，念观音的经，菩萨法力很大，能消灾去祸，阎罗王能拿我怎样？”后来得了治不好的病，痛苦不堪，还说：“这是我念经时没漱口，烧香用灶火，所以得到这样的报应，不是因为其他的事。”真是愚蠢啊！

【原文】

蔡太守必昌，尝判冥事。朱石君中丞问以佛法忏悔，有无利益。蔡曰：寻常冤讎，佛能置讼者于善处。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业深仇，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即非佛所能忏悔，释迦牟尼亦无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谓佛法为必无，佛者谓种种罪恶皆可消灭，盖两失之。

【译文】

蔡必昌太守曾经判过阴间的案子。一次朱石君中丞问以佛法看，忏悔有没有好处。蔡说：“一般的冤仇，佛祖可以给原告有个好的处理，他得到想要的，怨仇自然就化解了。就如同人世间的调解平息。至于重大的罪孽深刻的冤仇，不是人间可以调解平息的，那也不是在佛祖面前忏悔就可以平息的。释迦牟尼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些话平易而有道理。儒家说佛法肯定没有，佛家说种种罪恶都能消除，两者都有不当之处。

【原文】

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州。地势趋东，以渐而高，故海岸绝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数百里，自碣石乃入，职是故也，海中每数岁或数十岁，遥见水云肿洞中，红光烛天，谓之烧海。辄有断椽折栋，随潮而上。人取以为薪。越数日，必互言某匠某匠，为神召去营龙宫。然无亲睹其人，话鲛室贝阙之状者，第传闻而已。余谓是殆重洋巨舶，弗戒于火，水光映射，空无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见；梁柱之类，船上皆有，亦不必定属殿材也。

【译文】

我家离海仅有百里，所以古代称河间为瀛州。这一带地势趋东渐高，因此海岸很陡，潮不能出，水也不能入。九河都在河间，大禹治水导河，不直接使河入海，而是引河北行几百里，从碣石入海，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海上每隔几年或几十年，就会远远望见在弥漫无际的水云中，有红光照亮天空，人们称为“烧海”。烧海之后，就有断椽折栋，随潮漂上海边，人们捞取烧柴。几天后，肯定会互相传言，某某

工匠被神召去修建龙宫了。可是并没有谁亲眼目睹修建龙宫的工匠，听他讲述龙宫是什么样子，只是互相传闻罢了。我认为可能是远渡重洋的巨大船舶，因不慎失火，大火经水光映射，空中又没障碍物，因此千百里外都能看见；至于残梁断柱，船舶上都有，也未必就是建筑宫殿的木材。

【原文】

献县捕役某，尝奉差捕剧盗，就紮矣。盗妇有色，盗乞以妇侍寝而纵之逃，某弗许。后以积蠹多赃坐斩。行刑前二日，狱舍墙圯，压而死。狱吏叶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叶某梦身立堂下，闻堂上官吏论捕役事。官指挥曰：一善不能掩千恶，千恶亦不能掩一善。免则不可，减则可。既而吏抱牍出，殊不相识，谛视其官，亦不识，方悟所到非县署。醒而阴贺捕役，谓且减死；不知神以得保首领为减也。人计捕役生平，只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尝不许人晚盖哉！

【译文】

献县某个捕吏，曾奉令捕捉大盗，把他擒获了。大盗的妻子很漂亮，大盗乞求捕吏把他放了，愿意把妻子献给他，他没有答应。后来捕吏因为贪赃要受斩刑。行刑前两天，监狱的墙塌了，把他压死了。狱卒叶某，因没及早修理狱舍，被判重杖。在这以前，叶某梦见自己立在大堂下，听堂上的官吏议论捕吏的案子。一个官员说：“一善不能掩千恶，千恶也不能掩一善。免罪是不能的，减刑就行了。”之后衙吏抱着文牍出来，叶某并不认识，仔细看那个官员，也不认识，这才明白这不是县署。醒后偷偷地向捕吏道贺，认为他可以减刑不死了。不料神以保全他的首级为减刑。人们估算，捕吏一生只干了这一件善事，竟然得以免刑。天理昭昭，何曾不让人补救自己的过失呢！

【原文】

吴江吴林塘言，其亲表有与狐女遇者，虽无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父母忧之，闻有游僧能劾治，试往祈请。僧曰：此魅与郎君夙缘，无相害意。郎君自耽玩过度耳。然恐魅不害郎君，郎君不免自害。当善遣之。乃夜诣其家，趺坐诵梵咒。家人遥见烛光下似绣衫女子，冉冉再拜。僧举拂子曰：留未尽缘作来世欢，不亦可乎！然而隐，自是遂绝。林塘知其异人，因问以神仙感遇之事。僧曰：古来传记所载，有寓言者，有托名者，有借抒恩怨者，有喜谈诡谲以诧异闻者，有点缀风流以为佳话，有本无所取而寄情绮语，如诗人之拟艳词者；大都伪者十八九，真者十一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灵狐，花妖木魅，而无一神仙。其称神仙必诡词。夫神正直而聪明，仙冲虚而清静，岂有名列丹台，身依紫府，复有荡姬佚女，参杂其间，动入桑中之会哉？林塘叹其精识，为古所未闻。说是事时，林塘未举其名字。

后以问林塘子钟侨，钟侨曰：见此僧时，才五六岁，当时未闻呼名字，今无可问矣。惟记其语音，似杭州人也。

【译文】

吴江人吴林塘说，他的表亲中有一个与狐女相好的人，虽然没什么变，但总是怅惘茫然，好象精神不足。他的父母为此而感到忧虑，听说有个云游僧人能镇治狐魅，便前去祈请僧人。僧人说：“这狐女与你家公子有一段姻缘，她没有害人的意思。是你家公子自己沉溺于此，玩乐过度罢了。然而我还是担心，即使狐女不伤害公子，公子也会自己害了自己。所以应当好好地把狐女送走。”于是夜里来到他们家，盘坐着念诵咒语。他们家的人远远地看见烛光下，似乎有一个身穿锦绣衣衫的女子，冉冉地下拜。僧人举起拂尘说：“留下这一段未完的姻缘，来世再结欢情，可以吗？”狐女于是一下子便消失了，以后再没来过。林塘知道僧人是一个奇异的人，便问他能否遇上神仙。僧人说：“自古以来，传记中所记载有关神仙的事，有的是寓言，有的是假冒其名，有的是借此抒发恩怨，有的是喜欢谈论一些诙谐怪异的事情而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有的是点缀风流以传为佳话，有的没有别的意图，只不过将感情寄寓在绮丽的语词之中，就象诗人所作的一些艳丽词曲。一般假的占了十分之八九，真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且这十分之一二的真事又大多数是关于才鬼灵狐，花妖木魅，没有一件是关于神仙的，那些说神仙的一定在撒谎。神正直而聪明，仙谦虚而清静，难道他们能列名于丹台，身处于紫府，又和一些放荡的女子搅在一起，轻易地与人去幽会吗？”林塘感叹僧人的见识精辟，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林塘没有说出僧人的名字。后来问林塘的儿子钟侨，钟侨说：“我见到这位僧人时，才有五六岁。当时没有听过谁叫他的名字，现在也没有办法问了。我只记得他的口音，听起来好象是杭州人。”

【原文】

李芍亭家扶乩，其仙自称邱长春。悬笔而书，疾于风雨，字如颠，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乩判曰：神仙有丹诀，无丹方，丹方是烧炼金石之术也。参同契炉鼎铅汞，皆是寓名，非言烧炼。方士转相附会，遂贻害无穷。夫金石燥烈，益以火力，亢阳鼓荡，血脉僨张，故筋力似倍加强壮；而消铄真气，伏祸亦深。观艺花者，培以硫黄，则冒寒吐蕊；然盛开之后，其树必枯。盖郁热蒸于下，则精华涌于上，涌尽则立槁耳。何必纵数年之欲，掷千金之躯乎？其人悚然而起。后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乩仙大抵皆托名。此仙能作此语，或真是邱长春欤！

【译文】

李芍亭家扶乩降仙，那乩仙自称是邱长春。乩仙悬笔写字，比风雨还快，字体

像张旭、怀素的狂草。有人拜求丹方，乩词称：“神仙有丹诀，没有丹方。丹方是烧炼金石的手段。《参同契》里提到炉鼎铅汞，都是托名，并非讲烧炼。方士们加以附会歪曲，结果贻害无穷。因为金石本身燥烈，加上火力，阳气激荡，使血脉膨胀，所以筋骨气力好像倍加强壮。但这是消耗元气，留下的祸根也深。看那些养花的人，用硫黄培在树的根部，在严寒时能吐蕊开花。但盛开之后，那树肯定枯死。因为热量在下蒸腾，其精华就从上面涌出，精华涌尽就马上枯槁了。你何必为放纵数年之欲，而抛弃千金之躯呢？”那人吓得赶紧起身。后来芍亭将此事告诉田白岩，白岩说：“乩仙大都是托名。这位仙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是邱长春吧！”

【原文】

吴云岩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太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己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

【译文】

吴云岩家扶乩召仙，乩仙也自称邱长春。有个客人问：“《西游记》果然是仙师所作，用来发挥金丹奥旨的吗？”乩架批示说：“是的。”客人又问：“仙师的《西游记》作于元初，而其中祭赛国的锦衣卫，朱紫国的司礼监，灭法国的东城兵马司，唐太宗的大学士以及翰林院中书科，都是明朝官制，这如何解释呢？”乩架忽然停止不动，再怎么问也不回答。于是，人们知道乩仙原来是托名邱长春，已经理屈词穷逃走了。无论如何，《西游记》是明人所作，伪托元人邱长春，这是无疑的。

【原文】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时，坐度帆楼中，遥见河畔停一船，有宦家中年妇，伏窗而哭，观者如堵。乳媪启后户往视，言是某知府夫人，昼寝船中，梦其亡女为人执缚宰割，呼号惨切。悸而寤，声犹在耳，似出邻船。遣婢寻视，则方屠一豚子，泻血于盎，未竟也。梦中见女缚足以绳，缚手以红带。复视其前足，信然，益悲怆欲绝，乃倍价赎而瘞之。其僮仆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极柔婉，惟嗜食鸡，每饭必具；或不具，则不举箸。每岁恒割鸡七八百。益杀业云。

【译文】

文安的王氏姨母，是先太夫人的第五个妹妹。她说未嫁以前，坐在度帆楼中，远远地看到河畔停泊的一只船中，有位官宦人家的中年妇女，伏在窗上痛哭，围观的人围得像墙。乳母打开后门去看了看，回来说是某知府的夫人，白天在船中休息，梦到她故去的女儿被人捆绑着宰割，正凄惨地呼号。她惊吓而醒，声音还在

耳畔，好像就出自邻船。派丫环过去一看，原来是正在杀一只小猪，往盆里放血，血还没放完。夫人梦中曾见女儿脚上绑着绳子，手上绑着红带子。再看小猪的前足，果然不错，越发悲痛欲绝，加倍出钱把小猪买来葬了。他们家的佣人私下里说，她的女儿十六岁就死了。活着的时候温柔恬静，唯独喜欢吃鸡，每顿饭必须有；有时没有，就不吃饭。每年要杀七八百只鸡。大概是杀孽遭报了吧。

【原文】

交河有书生，日暮独步田野间。遥见似有女子，避入秫田，疑荡妇之赴幽期者。逼往视之，寂无所睹，疑其窜伏深丛，不复追迹。归而大发寒热，且作谵语曰：我饿鬼也，以君有禄相，不敢触忤，故潜匿草间。不虞忽相顾盼，枉步相寻。既尔有情，便当从君索食，乞惠薄奠，即从此辞。其家为具纸钱肴酒，霍然而愈。苏进士语年曰：此君本无邪心，以偶尔多事，遂为此鬼所乘。小人之于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动可不慎哉！

【译文】

交河有位书生，一天傍晚独自在田野间散步。远远地看到好像有个女子，躲进高粱地里。他怀疑是荡妇来幽会的，便过去看，却什么也没有。他怀疑她可能躲到深处去了，便不再追查了。回来后便大发起冷热病来，一边还说着胡话：“我是饿鬼，因为你有禄相，不敢冲撞，所以躲藏到草中。没想到你过来查寻，既然你有情谊，我就向你索要吃食，求你祭奠一下，我就从此辞去。”家人准备了纸钱酒菜，书生的病一下就好了。苏语年进士说：“这个书生本来没有邪心，因为偶尔多事，于是被鬼缠住。小人对君子，经常伺机而动。说话行动怎能不慎重呢？”

【原文】

炎凉转瞬，即鬼魅亦然。程鱼门编修曰：王文庄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门外一坟园。园故有祟，文庄弗睹也。一岁，灯下有所睹，越半载而文庄卒矣。所谓山鬼能知一岁事耶？

【译文】

世态炎凉，转眼间万事已变，即使在鬼魅之中也是如此。程鱼门编修说：“王文庄每次陪同皇上在北郊祭祀，一定借宿在安定门外一个坟园里。坟园本来就一直闹鬼，只是王文庄一直未曾看见过。一年，他灯下看到了鬼魅，过了半年，王文庄就死了。这难道就象人们所说的，山鬼能预知一年的事情么？”

【原文】

太原申铁蟾言，昔自苏州北上，以舵牙触损，泊舟兴济之南。荒陬野岸，寂无一人，而夜闻草际有哦诗声。心知是鬼，与其友谛听之。所诵凡数十篇，幽咽断续，

不甚可辨。铁蟾惟听得一句，曰：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听得二句，曰：夜深翁仲语，月黑鬼车来。

【译文】

太原申铁蟾说：他曾经从苏州北上，因为船舵碰坏，就停船在兴济的南边。荒郊野外，空无一人，但夜晚能听到草丛中有吟诗声。申铁蟾心知是鬼，就和友人仔细地听。所吟诵的诗共数十篇，声音轻幽呜咽、断断续续，不太听得清楚。铁蟾只听出一句，是“寒星炯炯生芒角”，他的朋友听出两句，是“夜深翁仲语，月黑鬼车来”。

【原文】

张完质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入之次日，书室笔砚皆开动，又失红柬一方。纷纭询问间，忽一钱铮然落几上，若偿红柬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红柬，粘宅后空屋。完质往视，则楷书内室止步四字，亦颇端正。完质曰：此狐狡狴。恐其将来恶作剧，乃迁去。闻此宅在保安寺街，疑即翁覃溪宅也。

【译文】

舍人张完质，租借一处房宅居住，有人说宅内有狐妖。搬进去的第二天，书房的笔砚都被移动了，还缺少了一方红柬。大家正在纷纭询问的时候，忽然有一文钱为地一声落在书案上，似乎是在偿还红柬的价值。一会儿，家人喧言丢失的红柬被粘在了宅后的空屋。张完质亲自前往察看，见红柬上用楷书写着“内室止步”四字，写得十分端正。他说：“这个狐妖真狡猾。”因怕狐妖日后搞恶作剧，就搬了出去。听说这处宅院在保安寺街，怀疑可能就是翁覃溪那所住宅。

【原文】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某宅有狐，一日，忽掷砖瓦，伤盆盎。某氏置之，夜闻人叩窗语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邻里乡党比户而居，小儿女或相触犯，事理之常，可恕则恕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当处置。遽加以恶声，于理毋乃不可。且我辈出入无形，往来不测，皆君闻见所不及，提防所不到。而君攘臂以为难，庸有幸乎，于势亦必不敌。君熟计之。某氏披衣起谢。自是遂相安。会亲串中有以僮仆微衅，酿为争斗，几成大狱者。又聃先生叹曰：殊令人忆某氏狐。

【译文】

李又聃先生说，东光县某家的宅子里有狐仙。一天，忽然扔砖瓦砸坏了盆子，这家主人便骂了起来。夜里听到有人叩打窗户说：“主人睡了吗？我有些话要说。邻里乡亲住在一起，我的小儿女有时冒犯，这是平常小事，可以宽恕的就宽恕。不能宽恕的，告诉父兄，也会处置。你却张口就骂，从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况且我们

狐仙出入没有形踪，往来无法预测，都是你所听不到看不见的，也是无法提防的。你却要伸脚伸胳膊地与我们为难，又有什么好处呢？看情形你肯定胜不过我们。请主人仔细考虑一下。”主人披衣起来道歉，从此彼此便相安无事了。正好他亲戚中有家人因为佣人的一点小事，酿成争斗，几乎弄出大事。李又聃先生叹息说：“这件事让人想起那家的狐仙啊。”

【原文】

北河总督署有楼五楹，为蝙蝠所据多年矣。大小不知凡几，中一白者，巨如车轮，乃其魁也，能为变怪。历任总督，皆扁钥弗居。福建李公清时，延正乙真人劾治，果皆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复归。自是无敢问之者。余谓汤文正公驱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处一楼，与人无患，李公此举，诚为可已而已。至于猝捐馆舍，则适值其时，不得谓蝙蝠为祟。修短有数，岂妖魅能操其权乎？

【译文】

北河总督衙门有楼房五间，被蝙蝠占据多年。大大小小的蝙蝠不知道有多少只，其中有一只白色的蝙蝠，象车轮那么大，是它们的首领，能够变幻成怪。历任总督都锁着楼房不去居住。福建李公清任总督时，请求正乙真人设法镇治，果然众蝙蝠都离开了。不久，李公清死了，众蝙蝠又回来了。从此没有人再去驱赶惊动它们。我认为汤文正驱逐五通神，是为民除害。蝙蝠独自居住在一幢楼房里，对人不构成危害，李公的这一举动，实在是不必要的。至于他的猝然死去，则是碰巧罢了。不能认为这是蝙蝠在作怪。人的生命的长短本来有天数，妖魅怎么能够操纵这种权力呢？

【原文】

余七八岁时，见奴子赵平，自负其胆。老仆施祥摇手曰：尔勿恃胆，吾已以恃胆败矣。吾少年气最盛，闻某家凶宅，无人敢居，径携衾被卧其内。夜将半，然有声，承尘中裂，忽堕下一人臂，跳掷不已。俄又堕一臂，又堕两足，又堕其身，最后乃堕其首，并满屋迸跃如猿猱。吾错愕不知所为。俄已合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举手直来搦吾颈。幸夏夜纳凉，挂窗未阖，急自窗跃出，狂奔而免。自是心胆并碎，至今犹不敢独宿也。汝恃胆不已，无乃不免如我乎。平意不谓然，曰：丈原大误，何不先捉其一段，使不能凑合成形。后夜饮醉归，果为群鬼所遮，掖入粪坑中，几于灭顶。

【译文】

我七、八岁时，看到家奴赵平以有胆量自负，老仆人施祥对他摇着手说：“你不要自恃有胆，我已因为自恃有胆而遭殃了。我少年时血气最盛，听说某家凶宅

无人敢住，就径自抱了被褥睡在里面。快到半夜时，哗的一声，天花板裂了开来，忽然堕落一条人的手臂，在地上跳来跳去，过了一会儿又掉下一臂，又掉下双腿，又掉下身軀，最后掉下了头，都满屋子像猴子一样跳跃。我吓得不知该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合成一人，身上都是刀痕杖迹，腥血淋漓，伸手直冲我扑来，要掐我脖子。幸亏夏夜纳凉，挂窗没有关上，我急忙从窗口跳出，拼命奔逃，才得脱免。从此以后我的胆被吓破了，至今还不敢独宿。你还要自恃有胆，可能难免和我一样啊！”赵平很不以为然地说：“老伯当时失误了，为什么不先抓它一段，使它不能凑合成形呢？”后来赵平夜里喝醉酒回家，果然被群鬼拦住，被按到粪坑中，差点丧了命。

【原文】

同年钟上庭言，官宁德日，有幕友病亟。方服药，恍惚见二鬼曰：冥司有某狱待君往质，药可勿服也。幕友言此犹已五十余年，今何尚未了？鬼曰：冥司法至严，而用法至慎，但涉疑似，虽明知其事，证人不具，终不为狱成。故恒待至数十年。问如是不稽延拖累乎？曰：此亦千万之一，不恒有也。是夕果卒。然则果报有时不验，或缘此欤？又小说所载，多有生魂赴鞫者，或宜迟宜速，各因其轻重缓急欤？要之早晚虽殊，神理终不愆，则啻然可信也。

【译文】

我的同年钟上庭说：他在宁德做官时，有个幕友得了急病。正在服药，恍惚中看见二鬼对他说：“冥司中的某件狱案，一直等君前往对质。可以不用服药了。”幕友说：“这件狱案已经五十多年了，怎么现在还没结束？”鬼说：“冥司的法律最严厉，可是执行起来也最谨慎。一旦涉及疑点，虽然明知事实真相，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拖多久也不能定案。因此往往一拖就是几十年。”幕友问：“这样的话，那不是拖延时间牵累当事人了吗？”鬼说：“这种情况仅占千万分之一，不是常有的。”当天夜晚，幕友果然死去。由此看来，因果报应有时不灵验，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还有，小说的记载中，有许多生魂前往冥司对质的，或许是定案的迟早，要各自根据案情的轻重缓急吧？总之，定案虽有早晚的差别，神灵却毕竟不会糊涂，这是清楚可信的。

【原文】

田氏媼诡言其家事狐神，妇女多焚香问休咎，颇获利。俄而群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获不足供，乃被击破瓮盎，烧损衣物。哀乞不能遣，怖而他投。濒行时，闻屋上大笑曰：尔还敢假名敛财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徙。然并其先有之资，耗大半矣。此余幼时闻先太夫人说。又有道士称奉王灵官掷钱卜事，时有验，祈祷亦

盛。偶恶少数辈，挟妓入庙，为所阻。乃阴从伶人假灵官鬼卒衣冠，乘其夜醮，突自屋脊跃下，据坐诃责其惑众，命鬼卒缚之，持铁藜将拷问。道士惶怖伏罪，具陈虚诬取钱状。乃哄堂一笑，脱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觅道士，则已窜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随先姚安公宿沙河桥，闻逆旅主人说。

【译文】

有位姓田的老太太，骗人说她家奉着狐仙，许多妇女都去烧香问吉凶，老太太得了不少钱。不久群狐都来了，要吃要喝，老太太花尽了赚来的钱也不够供应，便被狐狸打破盆罐烧坏衣物，哀求也不走。老太太害怕要投奔他处时，听到屋上大笑说：“你还敢借我们的名声收取钱财吗！从此狐狸再没来。老太太也就不走了。但是连她原有的财产，也损失了一多半了。这是我小时听先母张太夫人讲的。还有一个道士，声称供奉王灵官，用钱占卜，常有灵验，去祈祷的人也就多起来。有一次，几个恶少带着妓女进庙，被他给挡住了。于是恶少们就暗中借来戏子衣装，趁这道士夜间做道场，突然从房梁上跳下来，坐坛上责骂他迷惑百姓，命鬼卒绑起他，拿来铁蒺藜要拷问他。道士恐惧得连忙认罪，把他虚骗诳人的真相全说了出来，大家轰然一笑，脱下衣帽高唱着走了出去。第二天去找道士，他已经逃走了。这是雍正十二年七月的事。这是我和先父姚安公在沙河桥过夜时，听旅店的主人说的。

【原文】

安邑宋半塘，尝官鄞县，言鄞有一生颇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梦至大官署，察其形状，知为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其此病得死否。曰，君寿未尽而禄尽，恐不久来此。生言生平以馆谷糊口，无过分之暴殄，禄何以先尽？吏太息曰：正为受人馆谷，而疏于训课。冥司谓无功窃食，即属虚糜。销除其应得之禄，补所探支，故寿未尽而禄尽也。盖在三之义，名分本尊，利人修脯，误人子弟，谴责亦最重。有官禄者减官禄，无官禄者则减食禄。一锱一铢，计较不爽。世徒见才士通儒或贫或夭，动言天道之难明。焉知自误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怅然而寤，病果不起，临歿，举以戒所亲，故人得知其事云。

【译文】

安邑人宋半塘，曾经在鄞县做官，说鄞县有一位书生很擅长写文章。但却没有考取功名。有一次他病了，梦中来到一座大官署，观察它的形状，知道是到了阴间。他碰上一个吏，原来是以前的老朋友，因此便问小吏，他得这种病，会不会死。小吏说：“你的寿命还没有到头，但你的禄运到头了，恐怕不久也会来阴间。”书生说他生平只以教书养家糊口，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禄运就到头了

呢？小吏叹息着说：“正是因为你拿了人家的报酬，却不好好给人上课。阴间认为没有功劳白吃饭，就属于浪费。就削减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禄运，来弥补他所浪费的。所以你的寿运还没有到头，禄运就已经到头了。老师本来是三恩之一，名份是最尊贵的，你却只收人家的学费，而耽误人家的子弟，因此受的惩罚也最重。有官禄的就削减他的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削减他的食禄。一点一滴，都计算得毫不偏差。世间的人只看见有才能的士人儒生，有的陷于贫贱，有的过早逝去，动不动就说天道不明，却不知道他们是自己耽误了自己一生，大多是触犯了这一条。”书生怅然醒来，病情果然没有起色，临终的时候，他把这件事说出来以告诫亲人，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

【原文】

道士庞斗枢，雄县人。尝客献县高鸿胪家。先姚安公幼时，见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间横斜紫带，不甚可辨，外为八门，则井然可数。投一小鼠，从生门入，则曲折寻隙而出。从死门入，则盘旋终日，不得出。以此信鱼腹阵图，定非虚语。然斗枢谓此特戏剧耳，至国之兴亡，系乎天命，兵之胜败，在乎人谋，一切术数，皆无所用。从古及今，有以壬遁星禽成事者，即如符咒厌劾，世多是术，亦颇有验时。然数千年来，战争割据之世，是时岂竟无传，亦未闻某帝某王某将某相死于敌国之魇魅也。其他可类推矣。姚安公曰，此语非术士所能言，此理亦非术士所能知。

【译文】

道士庞斗枢，雄县人。曾到献县高鸿胪家作客。先父姚安公年幼时，看到他手撮棋子布在桌上，中间横斜连带，看不太清楚；外围有八个门，则井然可数。抓一小鼠，从生门放进去，能曲曲折折地找到缝隙钻出来；从死门放进去，则在里面转一整天也出不来。由此相信鱼腹浦的八阵图，决不是虚构出来的。但斗枢说这只不过是游戏罢了。至于国家的兴亡，因天命而定；战斗的胜败，因人的谋略而定。一切方术，都起不了作用。从古到今，有靠星相之术而成就事业的吗？就是像符咒厌胜之术，世间很流行，也颇有些灵验的时候。但数千年来，战争割据的时代，那时方术难道就失传了吗？也没听说过哪个皇帝、哪个大王、哪个将军、哪个丞相死于敌国的诅咒厌胜，其他就可以推想而知了。姚安公说：“这番话不是方士能说得出的，这个道理也不是方士所能理解的。”

【原文】

从舅安公介然言，佃户刘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仓屋中数十年，一无所扰。惟岁时祭以酒五盞，鸡子数枚而已。或遇火盗，辄叩门窗作声，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日，忽闻吃吃笑不止，问之不答，笑弥甚。怒而诃之。忽应曰：吾自笑厚结

盟之兄弟，而疾其亲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预于君而见怒如是。刘大惭，无以应。俄闻屋上朗诵论语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语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太息数声而寂。刘自是稍改其所为。后余以告邵暗谷，暗谷曰：此至亲密友所难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庄论所难入；而狐以诙谐悟之。东方曼倩何加焉。子倘到刘氏仓屋，当向门三揖之。

【译文】

堂舅安介然说，佃户刘子明家稍稍富裕，有个狐仙住在他家的粮屋中几十年，也不打扰他们。只在过年祭祀时，给狐仙供上五杯酒，几枚鸡蛋而已。有时遇到火灾、盗窃等事，狐仙就敲打门窗发出声响，使主人知觉。大家平安相处了很久。一天，刘子明忽然听到吃吃不断的笑声，问也没有回答，笑声反而更大。刘子明生气地呵斥起来，忽听应声道：我笑厚待结义的兄弟，却厌恶亲兄弟；我笑厚待妻子和前夫生的儿子，却痛恨自己和前妻生的孩子。这些事与你何干，又何必如此动怒。刘子明大为惭愧，无话回答。不久又听到屋顶上朗诵《论语》中的话：“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语，能够不接受吗？改正错误才可贵；顺从自己心意的话，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才可贵。”叹息了几声便静了下来。刘子明从此稍稍改变了他的过去的所为。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邵暗谷。邵说：“这是至亲密友也难说出的话，但是狐仙却能说出来。这些话正正经经地说让人难以接受，而狐仙用诙谐的话使他觉悟。东方朔也未必能超过他。倘若我到刘氏的粮仓，一定要向门郑重地作三个揖。”

【原文】

玛纳斯有遣犯之妇，入山采樵，突为玛哈沁所执。玛哈沁者，额鲁特之流民。无君长，无部族，或数十人为队，或数人为队，出没深山中。遇禽食禽，遇兽食兽，遇人即食人。妇为所得，已褫衣缚树上，炽火于旁。甫割左股一脔，忽闻火器一震，人语喧阗，马蹄声殷动林谷。以为官军掩至，弃而遁。盖营卒牧马，偶以鸟枪击雉子，误中马尾。一马跳掷，群马皆惊，相随逸入万山中，共噪而追之也，使少迟须臾，则此妇血肉狼藉矣。岂非若或使之哉？妇自此遂持长斋。尝谓人曰：吾非皈依佛求福也。天下之痛苦，无过于脔割者，天下之恐怖，亦无过于束缚以待脔割者。吾每见屠宰，辄忆自受楚毒时。恩彼众生，其痛苦恐怖，亦必如我，固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饕餮者也。

【译文】

玛纳斯有个流放犯的妻子，入山樵采野物，突然被强盗劫获。强盗是额鲁特的流民，没有君长，也没部族，或许几十人为一伙，或许几人为一伙。他们出没深

山树丛，遇到飞禽吃飞禽，遇到野兽吃野兽，遇到活人则吃人肉。妇人既落盗手，被剥去衣服，捆在了树上。强盗们在一旁点起篝火，打算一块块从妇人身上割肉烤烧，美美饱食一顿。他们才从妇人左股上割下一块肉，忽然听到一声火枪响，顿时人语喧哗，众多的马蹄声像鼓鸣一样震动了林谷。强盗们以为大队官兵围追过来，没顾得上烤肉，扔下妇人和火堆，都慌忙逃遁了。原来，军营的士卒放马，偶尔用鸟枪射击野鸡，误中马尾。一匹马横蹶乱跳起来，群马皆惊，纷纷向深山狂奔，士卒高声呐喊着追马，无意中吓跑强盗，救了妇人一命。假设他们迟到片刻，这个妇人就血肉狼藉了，这岂不是好像有什么神灵暗中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吗？从此以后，这个死里逃生的妇人持了长斋，一次她对人说：“我并非要敬佛求福。天下的痛苦，没有超过割肉的；天下的恐怖，也没有超过被捆起来等待割肉的。我每次见到屠宰动物，就会想起自身曾经受过的痛苦和恐怖；想到那些被宰的众生，痛苦和恐怖也必然像我当初的情景一样。因此，我也就咽不下去了。”这番话，也可以用以告戒世上那些贪婪食肉的人。

【原文】

奴子刘琪，畜一牛一犬。牛见犬辄触，犬见牛辄噬。每斗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触此犬，见他犬则否；犬亦惟噬此牛，见他牛则否。后系至两处。牛或闻犬声，犬或闻牛声，皆昂首睥视。后先姚安公官户部，余随至京师，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兽不能言者，皆能记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经所谓夙冤今尚相识欤？余谓夙冤之说，凿然无疑。谓能记前生，则似乎未必。亲串中有姑嫂相恶者。嫂与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则如仇；小姑与诸嫂皆睦，惟此嫂则如仇。是岂能记前生乎？盖怨毒之念，根于性识，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药，虽枯根朽草，本自无知，其气味自能激斗耳。因果牵缠，无施不报，三生一瞬，可快意于睚眦哉？

【译文】

家奴刘琪养了一头牛、一只狗。牛看见狗就用角抵，狗看见牛就用牙齿咬，经常斗得头破血流。然而奇怪的是，牛只看见这只狗就用角抵，而看见其他的狗则不这样做，狗也只看见这头牛才用牙齿咬，看见其他的牛也不这样。后来把它们分开，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牛有时听到狗的声音，狗有时听到牛的声音，都抬头瞪眼的。后来先父姚安公在户部作官，我跟随着他一起到了京城，不知道这两头动物究竟怎么样了。有人说：禽兽不能说话，但都能记得前生。这头牛和这只狗，大概就是佛经里所说的前世冤家今世相逢吧？我认为夙冤的说法是确凿无疑的。但所谓的能记起前生，则不一定。亲戚中有姑嫂二人互相厌恶的。嫂子与其他小姑子都能和睦相处，唯独和这个小姑子仇人一般；小姑子与其他嫂子都能和睦相

处，唯独和这个嫂子仇人一般。难道这也是能记得前生的冤仇吗？相互厌恶怨恨的念头，根源在于各自的性情喜恶不同，一旦碰上，就象相反的药，即使是枯根朽草，本身没有知觉，彼此的气味就能激发相斗。因果互相牵连纠缠，没有什么作为不会受到报应的。人的一生也不过眨眼就过去了，何必为一些小事而纠缠不清呢？

【原文】

从伯君章公言，前明清县张公，十世祖赞祁公之外舅也。尝与邑人约连名讼县吏。乘马而往，经坟墓前，有旋风扑马首，惊而堕。从者舁以归。寒热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将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语曰：尔忽祈祷。扑尔马者我也。凡讼无益，使理曲，何可证；使理直，公论具在，人人为扼腕，是即胜矣。何必讼？且讼役讼吏，为患尤大，讼不胜，患在目前；幸而胜，官有来去，此辈长子孙，必相报复，患在后日。吾是以阻尔行也。言讫，仍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则霍然矣。既而连名者皆败，始信非谗语也。此公闻于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与人涉讼，盖守此戒云。

【译文】

堂伯君章公说：明朝青县的张公，是十世祖赞祁公的岳公。他曾和乡人相约，连名控告县里的吏员。张公骑马前往，经过祖坟前，一阵旋风直扑马首，马受惊跳起，他被摔下地，同去的人将他抬了回来。回到家中后，寒热病发作，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迷迷糊糊中好像见到了鬼。家人正要去请巫师来禳解，张公忽然坐了起来，发出他已死去的父亲的声音说：“你不要祈祷，扑你马的就是我。就是打官司都没益处。假如没有道理，有什么可诉讼的呢？假如有道理，是非自有公论，人人都同情你，这就是胜利，何必要打官司呢？况且告差役告吏员，祸患尤其厉害：官司打败了，祸在眼前；侥幸打胜了，做官的有来有去，而这种人根生土长，他们的子孙肯定要报复，祸在日后。因此我来拦住你。”说完，张公又躺下来，汗流如雨。等到再醒来，病一下子就痊愈了。后来连名上诉的人都遭了殃，才知道这不是说胡话。此事是堂伯从伯祖湛元公那里听来的。湛元公一生没和人打过官司，大概是恪守这个训诫吧。

【原文】

世有圆光术：张素纸于壁，焚符召神，使五六岁童子视之。童子必见纸上突现大圆镜，镜中人物，历历示未来之事，犹卦影也。但卦影隐示其象，此则明著其形耳。庞斗枢能此术，某生素与斗枢狎，尝觊觎一妇，密祈斗枢圆光，观谐否。斗枢骇曰：此事岂可渎鬼神。固强之。不得已勉为焚符，童子注视良久曰：见一亭子，

中设一榻，三娘子与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诟责童子妄语，斗枢大笑曰：吾亦见之。亭中尚有一匾，童子不识字耳。怒问：何字？曰：己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或曰：斗枢所焚实非符，先以饼饵诱童子，教作是语。是殆近之。虽曰恶谑，要未失朋友规过之义也。

【译文】

世上有一种圆光术：把一张白纸贴在墙上，焚烧符 召来神仙，让五六岁的儿童来看。儿童必然会看到纸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圆镜，镜中人物，一件件地显示未来的事。就像古时的卦影术。不过卦影隐晦地显示形象，这种术则明确显示人物形状。庞斗枢会这种法术。某生和庞关系很密切。他曾觊觎一个妇人，偷偷地请庞使用圆光术，看看他能否得到她。斗枢惊讶地说，这种事怎么可以来亵渎鬼神呢？某生不住地求他。庞不得以勉强烧化符 。儿童注视了半天说：“见到一个亭子，中间有一张床，三娘子和一个少年坐在上面。”三娘子是某生的亡妾。某生正骂儿童瞎说，斗枢大笑说：“我也见到了。亭中还有一个匾，儿童不识字罢了。”某生气地问是什么字，庞说是“己所不欲”四个字。某生默然不语，拂袖而去。有人说，庞斗枢焚化的不是符，他事先用吃的哄儿童，教他说这些话。大概是这样吧。虽然玩笑过份，但主旨仍不失为规劝朋友改过。

【原文】

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见一物，舞蹈于楼前，见人则窜避。月下循窗隙窥之，衣惨绿衫，形蠢蠢如巨鳖，见其手足而不见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仆数人，持刀杖绳索伏门外，伺其出，突掩之。踉跄逃入楼梯下。秉火照视，则墙隅绿锦袱包一银船，左右有四轮；盖外祖家全盛时儿童戏剧之物。乃悟绿衫其袱，手足其四轮也。熔之得三十余金。一老嫗曰：吾为婢时，房中失此物，同辈皆大遭捶楚。不知何人窃置此间，成此魅也。搜神记载孔子之言曰：夫六畜之物，龟蛇鱼鳖草木之属，神皆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则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然则物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译文】

先太夫人说：外祖家常夜间出现一个怪物，在楼前舞蹈，一见人就逃避起来。家人借着月光从窗隙中窥视，见怪物披着惨绿衫，身形粗蠢，就像一只巨鳖，只有手足没有头，不知是个什么怪物。外叔祖紫衡公安排了几名身体强健的仆人，手持刀杖绳索埋伏门外，等怪物一出现，突然捕捉。怪物受到惊吓，踉踉跄跄地逃进了楼梯底下。人们持火把察找，发现墙角有个绿锦包袱，包袱中包着一只银船，左右共有四轮。这是外祖家鼎盛时期的一个儿童玩具。人们这才明白原来是银船

作怪，绿衫是包袱，手足是四轮。将银船熔化，得到了三十多金。一位老妇说：“我当婢女时，房中丢失了这件玩具，同伴们都惨遭鞭打。不知当初什么人偷来放到这里，成了精怪。”《搜神记》记载孔子的话说：“家庭饲养的六畜和蛇鱼鳖草木等物，通灵以后都能兴妖作怪，所以称为五酉。五行之中，到处都有这种成精之物。酉的意思是老，物老就能作怪。杀死就没事了，有什么可怕的呢！”由此看来，物久幻形，本来就是事物运动的常理。

【原文】

两世夫妇，如韦皋、玉箫者，盖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丑会试，见贵州一孝廉，述其乡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即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时夫年若干，今年当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日程耳。此语渐闻。至十四五岁时，其故夫知有是说，径来寻问。相见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被同寝。其母不能禁，疑而窃听，灭烛以后，已妮妮儿女语矣。母怒，逐其故夫去。此子愤悒不食，其故夫亦栖迟旅舍不肯行。一日防范偶疏，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终。异哉此事，古所未闻也。此谓发乎情而不止乎礼矣。

【译文】

两世都成为夫妇的，象韦皋、玉箫那样，大概还是有的。景州人李西崖说，乾隆十年参加会试，看见贵州的一个孝廉，述说他的家乡有一村民家生了一个孩子，刚会说话，就说前生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丈夫名叫某某；死时丈夫年龄多大，现在应当多大；所居住的地方，距离村民家大约有四五天的路程。这些话渐渐地传开了。到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原来的丈夫就径自找来询问。他们俩人一见面，便痛哭流涕，述说前生的事情都一致，这天晚上，竟然抱了被褥一同就寝。她的母亲不能禁止她，便疑心而偷听他们的谈话。熄灭蜡烛以后，他们俩已经在喃喃地说着一些亲热的情话了。她的母亲勃然大怒，把她原来的丈夫赶了出去。她气愤地吃不下饭，她的故夫也住在旅馆中，迟迟不肯动身。一天防范偶然疏忽，两人竟一起逃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这件事真是奇怪，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这可以说是“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了。

【原文】

东光霍从占言：一富室女，五六岁时，因夜出观剧，为人所掠卖。越五六年，掠卖者事败，供曾以药迷此女。移檄来问，始得归。归时视其肌肤，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遍体如刻画，其母抱之泣数日，每言及，辄沾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无人理，幼时不知所为，战栗待死而已；年渐长，不胜其楚，思自裁。夜梦老人曰：尔勿短见，再烙两次，鞭一百，业报满矣。果一日缚树受鞭，甫及

百而县吏持符到。盖其母御婢极残忍，凡黻觶而侍立者，鲜不带血痕；回眸一视，则左右无人色。故神示报于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后疽发于项死。子孙今亦式微。从占又云：一宦家妇，遇婢女有过，不加鞭捶，但褫下衣，使露体伏地。白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后患颠痫，每防守稍疏，辄裸而舞蹈云。

【译文】

东光的霍从占说：有个有钱人家的女孩，五六岁时，因晚上外出看戏，被人拐卖。过了五六年，拐卖她的人被捉住，招供出曾用药麻醉这女孩。官府发下布告追查，女孩才得以解救回家。归来时只见她遍体鳞伤，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布满全身，就像刻上去的一样。她母亲抱着她哭了几天，一提起就泪流满襟。女孩说那女主人残酷凶暴，毫无人性，自己年纪小，不知所措，只有胆战心惊地等死。年纪渐大以后，实在受不了毒打，就想到自杀。一次，她夜里梦见一老人对她说：“你不要自寻短见，再被烙两次，打一百鞭，业报就满了。”果然有一天，她被绑在树上鞭打，刚打到一百鞭，县吏就拿着文书到了。原来这女孩的母亲对婢女极其残忍，那些战战兢兢侍立身边的丫头，很少有身上不带血痕的；只要她回眸一看，左右的人就吓得面无人色，所以神明就在她女儿身上显示报应。但她竟然不思悔改，后来脖子上生毒疮而死。她的子孙现在也衰落了。从占又说：有一位官太太，遇到婢女有过失，不加鞭打，只是脱去裤子，让她裸体躺在地上，自称这和“蒲鞭示辱”一样。后来得了癲痫病，家人如看管不严，她就要裸体跳舞。

【原文】

及孺爱先生言：其仆自邻村饮酒归，醉卧于路。醒则草露沾衣，月向午矣。欠伸之顷，见一人瑟缩立树后，呼问：为谁？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间群鬼喜翫醉人，来为君防守耳。问：素昧生平，何以见护？曰：君忘之耶？我歿之后，有人为我妇造蜚语，君不平而白其诬，故九泉衔感也。言讫而灭，竟不及问其为谁，亦不自记有此事。盖无心一语，黄壤已闻；然则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宁免握拳啮齿耶！

【译文】

及孺爱先生说：他的仆人从邻村饮酒归来，醉倒在途中。醒来时感到露水沾衣，月亮已经上了正南。伸懒腰的时候，他见一个人瑟缩着站在树后，便呼问是谁。那人说：“请君不要害怕，我是个鬼。这一带的群鬼喜欢捉弄醉人，我是前来为君防守的。”仆人说：“我们素不相识，为何能蒙受老兄的保护呢？”鬼说：“难道君忘了吗？我死以后，有人给我妻子制造流言蜚语，君因不平，努力辨白这是诬陷，因此我在九泉之下都很感激。”说完话就消失了。仆人没来得及问他的姓名，

也不记得自己曾经为人鸣不平。大概无意中的一句话，黄土之中就听到了。可见，对于故意造谣的人，冥冥之中，是难免有握拳切齿的冤家的。

【原文】

河间献王墓，在献县城东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二柏树，传为汉物。未知其审，疑后人所补种。左右陪葬二墓，县志称左毛茝，右贯长卿。然任邱又有毛茝墓，亦莫能详也。或曰：茝宋代追封乐寿伯，献县正古乐寿地。任邱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欤。从舅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群盗觊觎玉鱼之藏，乃种瓜墓前，阴于团焦中穿地道。将近墓，探以长锥，有白气随锥射出。声若雷霆，冲诸盗皆仆。乃不敢掘。论者谓王墓封闭二千载，地气久郁，故遇隙涌出，非有神灵。余谓王功在六经，自当有鬼神呵护，穿古冢者多矣，何他处地气不久郁而涌乎？

【译文】

河间献王墓在献县城东八里，墓的前面有座祠堂，祠堂前面有两棵柏树，传说是汉代栽种的，不知真假，怀疑是后人补种的。左右是两座陪葬的墓。县志上说左边的是毛茝，右边的贯长卿。可是任邱县也有毛茝墓，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有人说毛茝在宋代被追封为乐寿伯，献县正好是古代的乐寿；任邱的毛公墓是毛亨的墓。按道理说或许是这样。堂舅安五占，说康熙年间有一伙盗墓的人，觊觎墓中的珠宝玉器，于是在墓地前面种瓜，偷偷地在看瓜的小屋中挖地道盗墓。接近墓穴时，他们用长铁锥试探，有道白气随着铁锥喷射出来，声音像雷鸣一般，把盗贼们全冲倒了。于是他们不敢再挖下去了。有人议论此事说，献王墓封闭了二千年，地气长久郁积，所以遇到缝隙便喷涌而出，并非有什么神灵。我觉得献王的功绩在于六经，自然应该有神灵保护。盗古墓的事情多了，怎么别处的地气长久郁积却不喷涌出来呢？

【原文】

鬼魅在人腹中语，余所见闻，凡三事。一为云南李编修衣山，因扶乩与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数辈，并入居其腹中，时时与语。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竟颠痫终身。余在翰林目见之。一为宛平张文鹤友，官南汝光道时，与史姓幕友宿驿舍。有客投刺谒史，对话彻夜。比晓，客及仆皆不见。忽闻语出史腹中。后拜斗，祛之去，俄仍归腹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冤也。闻金听涛少宰言之。一为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谈休咎多验，檀施鳞集。鬼自云夙生负此尼钱，以此为偿。如北梦琐言所记田布事。人侧耳尼腋下，亦闻其语，疑为樟柳神也。闻沈云椒少宰言之。

【译文】

鬼怪在人的肚子里说话，我所看见和听到的，共有三件事。一件是云南的李

衣山编修，扶乩时同狐女一起唱和诗歌。狐女姐妹几个，都钻进他肚中，时常在肚中与他讲话。正一真人作法镇治，也没能把她们送走，后来他竟终生患癫痫。我在翰林院亲眼见过他。另一件是宛平张文鹤的朋友，在南汝光道作官时，与一位姓史的幕僚同住在驿站。有一位客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请求同史某见面，他们促膝而谈了一个晚上。等到天亮，客人和他的仆人都不见了。忽然从史某的肚子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后来史某对着北斗跪拜，把他们从肚里驱逐了出去，但不久他们又回到了史某的肚里，一直到他死去。怀疑是前生的恩怨所致。这是听吏部侍郎金听涛讲的。还有一件是说平湖有一位尼姑，有一个鬼在她的肚子里，谈吉凶祸福，大多很灵验，施主们也就越来越多。鬼自称前生欠了这位尼姑的钱，所以用这种方式偿还。就象《北梦琐言》所记载的田布的事一样，人们在尼姑的腋下侧着耳朵倾听，可以听到鬼的说话声，怀疑是樟柳神。这是听吏部侍郎沈云椒说的。

【原文】

晋杀秦谍，六日而苏。或由缢杀杖杀，故能复活。但不识未苏以前，作何情状。诂经有体，不能如小说琐记也。佃户张天锡，尝死七日。其母闻棺中击触声，开视，已复生。问其死后何所见？曰无所见。亦不知经七日，但倏如睡去，倏如梦觉耳。时有老儒馆余家，闻之，拊髀雀跃曰：程朱圣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犹未敢断其无。惟二先生敢断之。今死者复生，果如所论，非圣人能之哉！余谓天锡自气结尸厥，瞥不知人，其家误以为死耳。非真死也。虢太子事载于史记，此翁未见耶？

【译文】

晋国杀了秦国的间谍，六天后又活了过来。有人推测是缢杀或杖杀的缘故，所以能活过来。但不知道没复活以前是什么情况。注解经书有体裁限制，不能像写小说、琐记。有个佃户叫张天锡，死过去七天。他母亲听到棺材中有敲击声，打开一看，张天锡已经活过来了。问他死后都见到了什么，回答说没见到什么，也不知道经过了七天。只是好像忽然间睡了过去，忽然间醒了过来。当时有个老儒在我家教课，听这事，拍着大腿高兴地说：“程子朱子真是圣人呀！关于鬼神的事，孔子孟子尚且不敢断定有无，只有二位先生敢于断定。现在死人复活，果然如同他们说的那样。不是圣人能这么明断吗？”我觉得张天锡是气息郁结，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了。他的家人误以为他死了，并不是真的死去了。虢国太子假死的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这位老先生难道没看过吗？

【原文】

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刑赏有所不及，褒贬有所弗恤者，则佛以因果劝人善。其事殊，其意同也。缙徒执罪福之说，诱胁愚民，不以人品邪正

分善恶，而以布施有无分善恶。福田之说兴，瞿昙氏之本旨晦矣。闻有走无常者，以血盆忏经有无利益，问冥吏。冥吏曰：无是事也。夫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气，阴阳不息之机也。化生必产育，产育必秽污。虽贤媛淑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为罪，则饮食不能不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秽污。是亦当有罪乎？为是说者，盖以最易惑者惟妇女，妇女所必不免者惟产育，以是为有罪，以是罪为非忏不可，而闺阁之财，无不充功德之费矣。尔出入冥司，宜有闻见，血池果在何处？堕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犹疑而问之欤？走无常后以告人，人讫不信其言者，积重不返，此之谓矣。

【译文】

帝王用赏罚来劝人为善，圣人用褒贬来劝人为善，赏罚有所不及，褒贬有所不周的，佛就用因果来劝人为善，方式不同，目的则是相同的。和尚们拿着因果祸福的说法，诱骗胁迫那些愚民，不是以人品的正邪来区分善恶，而是以布施的有无来区分善恶。自从“福田”之说兴起，佛祖的本旨就不明了。听说有个走无常的人，问冥吏诵《血盆经》有无好处。冥吏说：“没有这样的事。世间男女相交，万物滋生，都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是阴阳相合生生不息。要繁衍就要有生育，要生育就必然有污秽，就是淑女贤母，也不得不如此，这并不是自己所干下的罪孽。如把这当作罪孽，那么要饮食就不能不大小便，口鼻难免要流口水鼻涕，这也是污秽之物，难道也应该认为是有罪的吗？编造这一说法的人，是因为只有妇女最容易被蛊惑，而妇女免不了都要生育，就以此为有罪，说这罪非要拜佛忏悔不可；于是闺阁里的钱，都充当功德费了。你出入阴司，应该有所见闻，血池真的在哪里？堕入血池的真的有谁？还要犹疑、追问吗？”走无常的人后来以此告诉别人，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积重难返啊。

【原文】

释明玉言，西山有僧，见游女踏青，偶动一念。方徙倚凝思间，有少妇忽与目成，渐相软语，云家去此不远，夫久外出，今夕当以一灯在林外相引，叮咛而别。僧如期往，果荧荧一灯，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涧，随之以行，终不能迫及。既而或隐或现，倏左倏右，奔驰转辗，道路遂迷。困不能行，踣卧老树之下。天晓谛观，仍在故处。再往林中，则苍藓绿莎，履痕重叠，乃悟彻夜绕此树旁，如牛旋磨也。自知心动生魔，急投本师忏悔，后亦无他。又言山东一僧，恒见经阁上有艳女下窥，心知是魅，然思念魅亦良得。径往就之，则一无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余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于死。临死乃自言之。此或夙世冤愆，借以索命欤？然二僧究皆自败，非魔与魅败之也。

【译文】

释明玉说：西山有个僧人，见游女春游，偶然动了儿女春心。他正徘徊凝想的时候，忽然有位少妇用眼睛给他送来情波，并逐渐情意绵绵地和他述起话来。少妇说：“我家离这里不远，丈夫出门在外，时间已经很久了。今晚我用一盏灯在林外相候，引你前往我家。”叮咛再三，告别而去。晚上，僧人遵嘱前往，果然有一盏灯，荧荧发光，相距不过半里。他穿林渡涧，随灯前进，始终没能追上。后来，灯光时隐时现，忽左忽右，他辗转奔驰，也就迷失了道路。因疲乏得不能再走，便倒在一棵老树下。天亮时，他仔细观察周围环境，发现自己仍在原来的地方。再看树林里，苍绿的苔藓上，布满了自己重重叠叠的足迹，这才悟出原来自己象牛转磨一样，绕着老树周围走了一夜。他自知心生妄念，才导致魔来，急忙投拜本师忏悔。后来也没发生其他事故。释明玉又说：山东有位僧人，常见藏经阁上有个丽女向下窥视，心知她是鬼魅。可是，他暗想鬼魅也是一种艳遇，便径自前去寻找。上阁以后，一无所见，呼唤丽女也不露面。此僧仍不甘心，每次看见丽女，就去寻找。这样找了一百多次，就迷迷糊糊地成了心病，直到死去。临死时，他才自己说出了这件事。这或许是前世冤家，借以前来索命吧？不过，上述二僧归根结底都是自己败坏自己，并非妖魔和鬼魅败坏他们。

【原文】

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有？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倘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冥官喟然曰，汝所言酌乎时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悟。

【译文】

吴惠叔讲：有一个医生，向来为人谨慎忠厚。一天夜里，有位老太太拿着一对金钏来买堕胎药。医生很惊恐，严辞拒绝。第二天傍晚，老太太又多拿来两枝珠花买药，医生更加惊恐，极力赶走了她。过了半年多，医生忽然梦见冥府把他捉去，说有人告他杀了人。到那后见一个披着头发的女人，脖子上勒着红巾，边哭边陈述着当初买堕胎药医生不给的情形。医生说：“药是用来医治救人的，怎么敢用

来杀人赚钱呢？你自己的淫行败露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女人说：“我向你求药时，所孕胎儿尚未成形，如果能打掉，我可以不死。这等于破坏一个无知觉的血块而保住一条临危的生命。结果我没能得到药，不得已生下孩子，以致孩子被扼死，遭受痛苦，我也被迫上了吊。这样，你本想保全一条性命，反倒害了两条性命。这不是你的罪过又是谁的呢？”冥府判官叹口气说：“你所说的，符合事情的实际情况，他所坚持的是理。自宋朝以来，就固执于一个理；不去考虑事情发展的利害关系的，难道就医生一人吗？你就别追究了。”判官拍案发出声响，医生被吓醒了。

【原文】

惠叔又言，有疫死还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褴褛荷校。相见悲喜，不觉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贵，竟不能带至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贵皆可带至此，但人不肯带尔。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尝不富贵耶？寄语世人，早作带来计可也。李南涧曰，善哉斯言，胜于谓富贵皆空也。

【译文】

惠叔又说，有个人得瘟疫死了，后来又还魂。在阴间遇到他以前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衣衫褴褛，戴着枷锁。他俩相见不觉悲喜交加，他握着老友的手叹息着说：“你一生富贵，财产竟不能带到这儿来。”那人神色悲戚地说：“富贵完全可以带到这儿来，但人不肯带。如果生前做了善事，积了功德，到这儿来怎么会不富贵呢？所以我想奉劝世人一句，早点做好把富贵带到这儿来的打算。”李南涧说：“这句话很对，胜过富贵是一场空的观点。”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

如是我闻四

【原文】

长山聂松岩言，安邱张卯君先生家，有书楼，为狐所据，每与人对语。媼婢僮仆，凡有隐匿，必对众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过。斯亦能语之绳规，无形之监史矣。然奸黠者，或敬事之，则讳其所短，不肯质言，盖聪明有余，正直则不足也。斯狐之所以为狐欤！

【译文】

长山的聂松岩说：安丘的张卯君先生家，有个书楼被狐仙所占。这狐仙经常和人对话。丫头佣人，凡是有所欺瞒，一定会被狐仙当众揭发。张家的人对它畏若神明，都小心翼翼地不敢有过失，这也称得上是能说话的戒律、无形的监察官了。但狡黠的人如果奉承它，它就会为他隐瞒过失而不直说。这狐仙聪明有余而正直不足，这也大概是狐之所以为狐的道理吧！

【原文】

沧州插花庙老尼董氏言，尝夜半睡醒，闻佛殿磬声铿然，如有人礼拜者。次日告其徒。曰：师耳鸣。至夜复然。乃潜起蹑足窥之。佛光青荧，依稀辨物。见击磬者，乃其亡师。一少妇对佛长跪，喁喁絮祝。回面向内，不识为谁。细听所祝，则为夫病求福也。恐怖失措，触朱罽有声。阴气冥盪，灯光骤暗。再明则已无睹矣。先外祖雪峰张公曰：此少妇已入黄壤，犹忧夫病，闻之使人增伉俪之情。董尼有言，近一卖花老媼，夜经某氏墓，突见某夫人魂立树下，以手招之。无路可避，因战栗拜谒。某夫人曰：吾夜夜在此，待一相识人寄信，望眼几穿，今乃见尔。归告我女我婿，一切阴谋，鬼神皆已全知，无更枉抛心力。吾在冥府，大受鞭笞。地下先亡，更人人唾骂，无地自容，惟日避此树边。苦雨凄风，酸辛万状。尚不知沉沦几辈，得付转轮。似闻须所夺小郎赀财，耗散都尽，始冀有生路也。又婿有密札数纸，病中置螺甸小篋中。嘱其检出毁灭，免得他日口实。丁宁再三，呜咽而灭。媼潜告其女，女怒曰：为小郎游说耶！迨于篋中见前札，乃始悚然。后女家日渐消败。亲串中知其事者：皆合掌曰：某夫人生路近矣。

【译文】

沧州插花庙老尼姑董氏讲：她曾在半夜醒来，听到佛殿中敲磬之声铿锵作响，就像有人在此做礼拜。第二天，她把这事告诉了徒弟们。徒弟们说：“师傅耳鸣了吧。”到了夜里，情况依然如故。董尼悄悄起来，蹑手蹑脚向佛殿里偷看。佛灯闪着荧荧青光，殿中景物依稀可见。敲磬的人正是董尼的亡师。一位少妇对佛长跪，口中絮絮祷告着。因为她脸向里面，看不出是谁。细听她所祷告之词，是为她生病的丈夫求福。董尼一时惊恐失措，碰响了朱红瘳扇。霎时阴气冥蒙，灯光骤暗。等光线再转明时，亡师和少妇已不见了。先外祖父张雪峰先生说：“这位少妇已命归黄泉，仍然忧虑着丈夫的病。听后使人加深夫妻恩爱之情。”董尼又讲，附近的一位卖花老太婆夜里经过某氏的墓地，突然看见这家夫人的亡灵站在树下，向她招手。卖花婆无路可避，只好哆嗦着上前拜见。某夫人说：“我夜夜在这里等，等一位相识的人带个家信，望眼欲穿，今天才见到了你。你回去告诉我的女儿女婿：一切阴谋诡计，鬼神都已全知道了，再不要枉费心机了。我为此还在阴间大受鞭笞。地下的先祖们，更是人人唾骂我，我无地自容，只好天天躲在这棵树下，经受着苦雨凄风，无比辛酸。不知还要沉沦多久，才能得以轮回转生。我好像听说，须等到女婿侵夺的小兄弟的财产消耗尽时，我才有转生之希望。还有，我女婿有几张密信，我病中给他藏在镶着贝雕的小竹箱里。嘱咐他找出来毁掉，免得以后成为别人的口实。”某夫人叮嘱再三，呜咽着消失了。卖花婆悄悄将这些告诉了某夫人的女儿，她女儿却怒道：“这是给我家小叔子游说吧！”等她找到了小箱中的密信，才感到恐怖起来。后来，这女儿家境日渐败落。知道这事的亲友们都合掌祷告说：“某夫人快要转生了。”

【原文】

乌鲁木齐提督巴公彦弼言，昔从征乌什时，梦至一处山麓，有六七行幄，而不见兵卫。有数十人出入往来，亦多似文吏。试往窥视，遇故护军统领某公。（某名凡五字，公以滚舌音急呼之，今不能记。）握手相劳苦，问：公久逝，今何事到此？曰：吾以平生拙直，得受冥官。今随军籍记战没者也。见其几上诸册有黄色红色紫色黑色数种。问此以旗分耶？微笑曰，安有紫旗黑旗？（虽旧有黑旗，以黑色夜中难辨乃改为蓝旗。此公盖偶未知也。）此别甲乙之次第耳。问次第安在？曰：赤心为国，奋不顾身者，登黄册。恪遵军令，宁死不挠者，登红册。随众驱驰，转辗而殒者，登紫册。仓皇奔溃，无路求生，蹂践裂尸，追歼断脰者，登黑册。问：同时受命，血溅尸横，岂能一一区分，毫无舛误？曰：此惟冥官能辨矣。大抵人亡魂在，精气如生。应登黄册者，其精气如烈火炽腾，蓬蓬勃勃。应登红册者，其精气如烽烟

直上，风不能摇。应登紫册者，其精气如云漏电光，往来闪烁。此三等中，最上者为神明，最下者亦归善道。至应登黑册者，其精气瑟缩摧颓，如死灰无焰。在朝廷褒崇忠义，自一例哀荣。阴曹则以常鬼视之，不复齿数矣。巴公侧耳敬听，悚然心折。方欲自问将来，忽炮声惊觉。后常以告麾下，曰：吾临阵每忆斯语，便觉捐身锋镝，轻若鸿毛。

【译文】

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说：以前从征乌什时，他梦见来到一处山麓，有六七个行帐，不见士兵守卫，几十人出入往来，也多像是文吏。他前往窥视，遇到了已经亡故的护军统领某公，便握手问候，问他：“你已经浙世很久，今天又因何事到这里来了呢？”护军统领说：“我因为生前直正，被任了个冥官。现在随军登记阵亡的官兵。”他见办公桌上放着许多登记册，有黄色、红色、紫色、黑色几种颜色，便问：“这是按旗划分的吧？”某公微笑着说：“哪有紫旗、黑旗呢？这是用来区别甲乙次第的。”他问：“怎样划分次第呢？”某公回答说：“赤心为国，奋不顾身的，登记在黄册上。严守军令，宁死不屈的，登记在红册上。随众冲锋，转战而死的，登记在紫册上。仓皇奔逃，无路求生，被蹂躏裂尸，追歼断命的，登记在黑册上。”巴彦弼问：“同时受命，同时参战，血溅横尸，战场混乱，哪就能一一区分，毫无差错呢？”某公说：“这就只有我们冥官才能分辨了。大体上人死后灵魂存在，精气就如生前。应该登入黄册的，精气像烈火炽腾，蓬蓬勃勃。应该登入红册的，精气像烽烟直上，风吹不摇。应该登入紫册的，精气像云漏电光，往来闪烁。这三等阵亡官兵，最突出的要做明神，最落下的也能归于善道。至于应该登入黑册的，精气瑟缩摧颓，像无焰的死灰一样，阳世朝廷褒扬忠义时，虽然也连他们一律褒扬，但阴曹地府却按普通鬼魂对待，不再承认他们是为国事阵亡的魂魄。”巴彦弼侧耳恭听，心里又害怕又佩服。他正想叩问一下自己的将来，忽然被炮声惊醒。后来，他常用这件事告戒部下说：“我临阵时每当想起这番话，便觉得献身于枪林箭雨中，轻如鸿毛。”

【原文】

夜灯丛录载谢梅庄戇子事，而不知戇子姓卢名志仁，盖未见梅庄自作戇子传，仅据传闻也。霍京兆易书，戊癸苏图时，轿夫王二与戇子事相类，后歿于塞外，京兆哭之恸。一夕，忽闻帐外语曰：羊被盗矣，可急向西北追。出视果然。听其语音，灼然王二之魂也。京兆有一仆方辞归，是日睹此异，遂解装不行。谓其曹曰，恐冥冥王二笑人。

【译文】

《夜灯丛录》记载有谢梅庄的傻儿子的事，却不知道这傻子姓卢名志仁。大概作者没见过梅庄自作的《憨子传》，仅仅根据传闻而已。京兆尹霍易书，戍守癸苏图时，他的轿夫王二与卢志仁差不多。后来王二死在塞外，霍易书哭得很悲伤。一天晚上，霍易书忽听见帐外有人说：“羊被偷了，赶快向西北追！”出来一看，果然不错。他觉得刚才听到的声音，显然是王二的亡魂发出的。霍易书有个仆人，正准备辞别离去，那天目睹了这件怪事，就解下行装不走了。他对同伴说：“我怕冥冥之中的王二笑话我。”

【原文】

沧州瞽者蔡某，每过南山楼下，即有一叟邀之弹唱，且对饮。渐相狎，亦时至蔡家共酌。自云姓蒲，江西人，因贩磁到此。久而觉其为狐。然契合甚深，狐不讳，蔡亦不畏也。会有以闺闼蜚语涉讼者，众议不一。偶与言及曰，君既通灵，必知其审。狐粲然曰：我辈修道人，岂干预人家琐事，夫房帟秘地，男女幽期，暧昧难明，嫌疑易起。一犬吠影，每至于百犬吠声。即使果真，何关外人之事？乃快一日之口，为人子孙数世之羞，斯已伤天地之和，召鬼神之忌矣。况蛇杯弓影，恍惚无凭，而点缀铺张，宛如目睹，使人忍之不可，辨之不能，往往致抑郁难言，含冤毕命。其怨毒之气，尤历劫难消。苟有幽灵，岂无业报？恐刀山剑树之上，不能不为是人设一座也。汝素朴诚，闻此事亦当掩耳。乃考求真伪，意欲何为？岂以失明不足，尚欲犁舌乎？投杯径去，从此遂绝。蔡愧悔，自批其颊，恒述以戒人，不自隐匿也。

【译文】

沧州有个盲人蔡某，每次经过南山楼下，就有一老者请他弹唱，并且一起喝酒。两人渐渐熟识起来，那老者也经常到蔡家对酌。老者自称姓蒲，江西人，因贩卖磁器来到这里。时间长了，发现他是个狐仙，但交情已很深，狐仙不隐讳，蔡某也不惧怕。当时有人因家庭流言而打官司，舆论很不一致。偶尔与狐仙谈及此事，说：“你既然能通灵，肯定知道其实情。”狐仙不高兴地说：“我辈是修道的人，岂能干预别人的家庭琐事？内室秘地，男女幽会，本来是暧昧不明的，容易产生嫌疑。一只狗看到影子而吠，常常导致百只狗听了狗叫声而吠。即使真有其事，和外人又有什么相干？图一时之快意而说出来，使别人子孙几代蒙羞，这已经有伤天地之间的和气，并召来鬼神的忌恨了。何况杯弓蛇影，毫无凭据，却添油加醋，好像是亲眼目睹一样。使别人既无可忍受，又不能辩解，往往导致抑郁难言，含冤丧命。这怨恨之气，更是过了几辈子也难消除。如果有幽灵，难道能没有业报？恐怕刀山剑树上，不能不为这种人设一位置啊。你向来质朴诚实，听到这种事本该

掩耳，却还要查问真伪，你想要干什么？难道是因为失明还觉不够，还想被割舌头吗？”狐仙说罢，扔下杯子就离去了，从此便绝迹不来。蔡某又惭愧又悔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常讲这事以告诫别人，而没有将此事隐瞒。

【原文】

舅氏张公梦征言，所居吴家庄西，一丐者，死于路，所畜犬守之不去。夜有狼来啖其尸，犬奋啮不使前。俄诸狼大集，犬力尽踣，遂并为所啖，惟存其首，尚双目怒张，皆如欲裂。有佃户守瓜田者亲见之。又程易门，在乌鲁木齐。一夕，有盗入室，已逾墙将出，所畜犬追啮其足，盗抽刀斫之至死，啮终不释，因就擒。时易门有仆曰龚起龙，方负心反噬。皆曰程太守家有二异，一人面兽心，一兽面人心。

【译文】

舅舅张梦征先生讲，他居住的吴家庄西有一个乞丐，死在路上。乞丐养的狗守着他的尸体不离开。夜晚有只狼来吃尸体，狗奋力拼咬使狼不能近前。一会儿，群狼聚集而至，狗筋疲力尽，终于也被狼吃掉了，只剩下一个头，仍然双眼怒睁欲裂。有个守瓜田的佃户亲眼看见了。程易门在乌鲁木齐时，一天晚上，有个强盗进了他的住所。跳墙将要出去时，被程家养的狗追上去咬住了脚。强盗抽刀砍狗，狗直到被砍死也没松口，因而强盗被捉住了。当时，程易门家有个叫龚起龙的仆人，正忘恩负义地反咬主人。人们都说，程太守家有两怪：一个人面兽心，一个兽面人心。

【原文】

余在乌鲁木齐日，骁骑校萨音绰克图言，曩守江山口卡伦，一日将曙，有乌哑哑对户啼。恶其不吉，引旼矢射之。然有声，掠乳牛背上过，牛骇而奔，呼数卒急追。入一山坳，遇耕者二人，触一人仆，扶视无大伤，惟足跛难行。问其家不远，共舁送归。入室坐未定，闻小儿连呼有贼。同出助捕，则逃遣犯韩云，方逾垣盗食其瓜。因共执焉。使乌不对户啼，则萨音绰克图不射。萨音绰克图不射，则牛不惊逸。牛不惊逸，则不触人仆。不触人仆，则数卒不至其家。徒一小儿见人盗瓜，其势必不能絜缚。乃转轹相引，终使受絜伏诛。此乌之来，岂非有物凭之哉？盖云本剧寇，所劫杀者多矣。尔时虽无所睹，实与刘刚遇鬼，因果相同也。

【译文】

我在乌鲁木齐时，听骁骑校萨音绰克图讲，过去他驻守江山口哨卡，一天天将亮时，有只乌鸦对着门哑哑啼叫。他讨厌乌鸦叫不吉利，就用箭射它。乌鸦怪叫一声，从牛背上急飞而过，牛受惊吓奔跑起来。他招呼几个士兵急忙追赶。追进一个山坳，遇见两个耕地的农夫，牛将其中一人碰倒。扶起来一看，没有大伤，

只是脚拐了难以行走。农夫家离这儿不远，就一起搀扶送他回家。进了农夫家门还没坐定，就听见一个小孩连呼“有贼”。士兵们出门追捕，竟是在逃犯韩云。他跳过墙来偷瓜吃，大家一拥而上捉住了他。假使乌鸦不对着门啼叫，则萨音绰克图不会射它；不射乌鸦，牛就不会奔逃；牛不奔逃，就不会碰倒农夫；不碰倒农夫，士兵也不会到农夫家；如果只是一个小孩看见有人偷瓜，也不可能将盗贼捉住。就这样转辗引导，终使盗贼被捕受到制裁。这只乌鸦的到来，莫非是受了什么东西引导？韩云本是一个大盗，多次劫物杀人。当时虽没有发现什么，但实际上与刘刚遇鬼的因果一样。

【原文】

又佐领额尔赫图言，曩守吉木萨卡伦，夜闻团焦外呜呜有声，人出逐，则渐退。人止则止，人返则复来。如是数夕。一戍卒有胆，竟操刀随之，寻声迤邐入山中。至一僵尸前而寂，视之，有野兽啮食痕，已久枯矣。卒还以告。心知其求瘞也，具棺葬之。遂不复至。夫神识已离，形骸何有？此鬼沾沾于遗蜕，殊未免作茧自缠。然蝼蚁鱼鳖之谈，自庄生之旷见，岂能使含生之属均如太上忘情？观于兹事，知棺衾必慎，孝子之心， 骼必藏，仁人之政，圣人通鬼神之情状，何尝谓魂升魄降，遂冥冥无知哉？

【译文】

佐领额尔赫图讲：以前他驻守吉木萨哨卡时，夜里听见窝棚外有呜呜的声音。人出来追逐，声音就渐渐退远；人停止追，声音也停下；人返回去，声音则又来了。这种情况连续了几晚上。一个胆大的士兵，竟提着刀跟随着声音追寻下去，七拐八绕进入山坳，直来到一个僵尸前，声音止住了。看那具僵尸上有野兽咬吃的痕迹，早已干枯了。士兵回来后将所见报告了。额尔赫图明白这是僵尸求葬，就置备棺材把他埋葬了。此后那呜呜声再没出现。人死后灵魂离去，还要形骸干什么？这个鬼念念不忘自己的遗体，未免是作茧自缚。然而“在土喂蝼蚁，在水食鱼鳖”，本是庄子旷达的观念，怎么能使芸芸众生都像非凡之士那样忘情忘我呢？从此事可见，恭谨地置棺治丧是孝子应尽之心；掩埋死人遗骨是仁人应做之事。圣人是通晓鬼神之情感、心境的，何尝说过人死后魂升魄降就冥冥无知觉了呢？

【原文】

献县令某临歿前，有门役夜闻书斋人语曰：渠数年享用奢华，禄已耗尽。其父诉于冥司，探支来生禄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许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尝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过奢过俭，皆足致不祥。然历历验之，过奢之罚，富者轻而贵者重。过俭之罚，贵者轻而富者重。盖富而过奢，耗己财而已。贵而过奢，其

势必至于贪婪。权力重则取求易也。贵而过俭，守己财而已，富而过俭，其势必至于刻薄。计较明则机械多也。士大夫时时深念，知益己者必损人，凡事留其有余，则召福之道也。

【译文】

献县令某人临死，他家有看门人夜里听见书斋里有人说：“他这些年享用奢华，禄数已耗尽。他父亲在阴间请求预支下辈子的一年禄运，叫他办没办完的事。不知被批准没有？”不久县令暴死。董文恪公曾说：“凡事不可做得太过分，这是天理。因此过分奢华过分节俭都足以招致不幸。然而据多次的验证，对过分奢华者的惩罚，对有钱者轻而对有权势者重。对过分节俭者的惩罚，对有权势者轻而对有钱者重。因为有钱者过分奢华，耗费自己的钱财而已；有权势者过份奢华，一定是贪婪之徒。权势大则求取财物容易。有权势者过分节俭，守自己的财而已；有钱者过分节俭，一定是刻薄之辈。斤斤计较则狡诈机巧多。士大夫们要时时多想牢记：过分利己必然损害他人。凡事要留有余地，这是招来幸福的途径。”

【原文】

小奴玉保言，特纳格尔农家，忽一牛入其牧群，甚肥健，久而无追寻者，询访亦无失牛者，乃留畜之。其女年十三四，偶跨此牛往亲串家。牛至半途，不循蹊径，负女渡岭蓦涧，直入乱山。崖陡谷深，堕必糜碎。惟抱牛颈呼号。樵牧者闻声追视，已在万峰之顶，渐灭没于烟霭间。其或饲虎狼，或委溪壑，均不可知矣。皆咎其父贪攘此牛，致罹大害。余谓此牛与此女合是夙冤，即驱逐不留，亦必别有以相报也。

【译文】

小奴玉保说：特纳格尔有户农家，忽然有头陌生牛闯入他家的牧群。这头牛很肥，也很健壮。过了好久时间，也没人前来寻问，访察附近居民也没丢牛的，于是便继续收留饲养。这家有十三四岁的女孩，偶然骑着这头牛去串亲。行至中途，牛不再沿道路前进，而是驮着女孩跨涧越岭，直入乱山深处。乱山中崖陡谷深，掉下牛背必定粉身碎骨，女孩只有抱紧牛颈高声呼号。砍柴放牧的山民们闻声追赶，载女之牛已经上了万峰之顶，很快就消失在云烟之中了。这头牛也许把女孩喂了虎狼，也许扔在了溪壑之中，虽然不知她会怎么死去，但肯定是活不成的。人们都埋怨女孩的父亲贪图收留这头来历不明的牛，以致罹遭大害。我认为此牛与这个女孩是前生仇家，就是驱逐不收留，此牛也会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报复。

【原文】

故城刁飞万言，一村有二塾师，雨后同步至土神祠，踞砌对谈，移时未去。祠前地净如掌，忽见坌起似字迹，共起视之，则泥土杖画十六字曰：不趁凉爽，自课生徒。溷入书馆，不亦愧乎？盖祠无居人，狐据其中，怪二人久聒也。时程试方增律诗，飞万戏曰：随手成文，即四言叶韵。我愧此狐。

【译文】

故城的刁飞万说：某村有两个塾师，一天雨后，两人一起散步到土地祠，蹲在台阶上谈天，过了一个时辰还没离去。祠前的土地原来很平整，这时忽然看到有隆起的地方，像是字迹。两人一齐起来细看，只见泥地上用棒画出十六个字：“不趁凉爽，自课生徒；溷入书馆，不亦愧乎？”大概是祠里没人居住，狐仙住在里面，讨厌两个人在这里喧闹得太久了。当时正巧科举考试增考格律诗，飞万开玩笑说：“出手成文，就是四言押韵。我连这狐都不如啊！”

【原文】

飞万又言，一书生最有胆，每求见鬼，不可得。一夕，雨霁月明，命小奴携罍酒诣丛冢间，四顾呼曰：良夜独游殊为寂寞，泉下诸友，有肯来共酌者乎？俄见磷光荧荧，出没草际，再呼之，呜呜相距丈许。皆止不进，数其影约十余。以巨杯挹酒洒之，皆俯嗅其气。有一鬼称酒绝佳，请再赐。因且洒且问曰：公等何故不轮回？曰：善根在者转生矣，恶贯盈者堕狱矣。我辈十三人，罪根未满，待轮回者四。业报沉沦，不得轮回者九也。问：何不忏悔求解脱？曰：忏悔须及未死时，死后无着力处矣。洒酒既尽，举罍视之，各踉跄去。中一鬼回首丁宁曰：饿鬼得饫壶觞，无以报德，谨以一语奉赠，忏悔须及未死时也。

【译文】

刁飞万又讲，有一位书生最大胆，总想见鬼，可总没见到。一天晚上，雨过天晴，明月高挂。书生命小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地中，环顾四周大声喊：“如此良宵，我独自一个非常寂寞，九泉之下各位朋友，有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一会儿，只见磷火荧荧，在草际间出没。再呼喊，在相距一丈来远处发出呜呜声。数数大约有十几条黑影，停在那里，围成半个圈儿不肯近前来。书生使用大杯盛满酒向他们洒去。众鬼都俯身去闻酒香气。有一个鬼称赞酒非常好，请求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为什么不轮回转生呢？”回答说：“善心未泯的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十三个鬼，服罪期没满、等待轮回转生的有四个，被判决沉入地狱、不得轮回的有九个。”书生问：“为什么不忏悔以求解脱呢？”回答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时，死后便无从努力了。”酒已洒光了，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

众鬼踉踉跄跄离去了。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说：“我们这些饿鬼得到您的酒喝，无以报答，谨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未死时’。”

【原文】

翰林院笔贴式伊实，从征伊犁时，血战突围，身中七矛，越两昼夜复苏，疾驰一昼夜，犹追及大兵。余与博晰斋同在翰林时，见有伤痕，细询颠末。自言被创时，绝无痛楚，但忽如沉睡，既而渐有知觉，则魂已离体。四顾皆风沙肿洞，不辨东西。了然自知为已死。倏念及子幼家贫，酸彻心骨，便觉身如一叶，随风漾漾欲飞，倏念及虚死不甘，誓为厉鬼杀贼，即觉身如铁柱，风不能摇。徘徊眈立间，方欲直上山顶，望敌兵所在。俄如梦醒，已僵卧战血中矣。晰斋太息曰，闻斯情状，使人觉战死无可畏。然则忠臣烈士，正复易为。人何惮而不为也？

【译文】

翰林院笔贴式伊实征讨伊犁时，一次血战中突围，身中七矛，死了两天后又苏醒过来，骑马急奔一昼夜，终于追上了大部队。我与博晰斋同在翰林院任职时，见到伊实身上有伤痕，便仔细询问事情的原委。伊实说受伤时毫不觉得疼痛，只是忽然间像沉睡过去似的，后来渐渐有了知觉，灵魂已离了身体。四面环顾，风沙茫茫，不辨东西。心中明白自己已经死去。突然想到孩子尚小，家中贫寒，心酸彻骨。这时就觉得身躯如一片树叶随风飘荡欲飞。突然又想到就这样白白死去不能甘心，立誓要变成厉鬼再去杀敌，顿时觉得身躯如一根铁柱，风吹不能动摇。在徘徊伫立间，正想直上山顶观看敌兵在哪儿，顷刻如梦初醒，发现自己正僵卧在血泊之中。晰斋听罢叹息说：“听到这样的情状，使人觉得战死并不可怕。那么做忠臣烈士也是容易的。人们为什么害怕而不去做呢？”

【原文】

里有古氏，业屠牛。所杀不可缕数。后古叟目双瞽，古媪临歿时，肌肤溃裂，痛苦万状，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号月余，乃终。侍姬之母沈媪，亲见其事。杀业至重，牛有功于稼穡，杀之业尤重。冥祥记载晋庾绍之事，已有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之语。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载夜叉与人杂居则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阳杂俎亦载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实不传染。小说固非尽无据也。

【译文】

里中有户姓古的人家，从屠牛为业，杀的牛已经不计其数。后来，古家老汉双目失明，老伴临死时患了肌肉皮肤溃烂病，痛苦万分。她自称冥司用屠牛的办法宰割她，惨叫了一个多月才死去。我的侍姬之母沈媪，亲眼目睹了她临终前的惨

状。杀生的罪业是最重的；牛对稼穡有功，杀牛罪业更重。《冥祥记》记载了晋庾绍的事迹，其中已经有“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这样的话，是最古老的牛戒。《宣室志》记载夜叉与人杂居会引起疫病，唯独躲避不吃牛肉的人。《酉阳杂俎》也记载了这番话。现在不吃牛肉的人，遇到疫病也确实不传染，可见小说并非尽无根据。

【原文】

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尝诲门人曰：得意时毋太快意，稍知利害者能之。失意时毋太快口，则贤者或未能。夫快口岂特怨尤哉！夷然不屑，故作旷达之语，其招祸甚于怨尤也。余因忆先高祖花王阁剩稿中载宋盛阳先生（讳大壮，河间诸生。先高祖之外舅也。）赠诗曰：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与公所论殆，似重规叠矩矣。

【译文】

海宁的陈文勤公说：他以前在别人家遇到扶乩，乩仙是安溪的李文贞公。陈拜问处世之道，文贞公的判词说：“得意的时候不要太高兴，失意的时候不要太图嘴上痛快，就可永保吉祥。”陈终身记住这席话。他曾教导门生说：“得意时不要太高兴，这是稍知利害的人能做到的；失意时不要太高图嘴上痛快，则是贤者也不一定能做到。嘴上痛快哪里只是指口出怨言呢！装作坦然不介意，故意说些旷达的话，其招来的祸害比口出怨言还厉害。”我由此想起高祖父《花王阁剩稿》中载有宋盛阳先生（名大壮，河间的秀才，是高祖父的岳父）赠诗说：“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与陈公的言论，真好像是一个规矩画出来的。

【原文】

有额鲁特女，为乌鲁木齐民间妇，数年而寡。妇故有姿首，媒妁日叩其门。妇谢曰：嫁则必嫁，然夫死无子，翁已老，我去将谁依？请待养翁事毕，然后议。有欲入赘其家代养其翁者，妇又谢曰：男子性情不可必，万一与翁不相安，悔且无及，亦不可。乃苦身操作，翁温饱安乐，竟胜于有子时。越六七年，翁以寿终。营葬毕，始痛哭别墓，易采服升车去。论者惜其不贞，而不能不谓之孝，内阁学士永公，时镇其地，闻之叹曰：此所谓质美而未学。

【译文】

有位额鲁特族妇女，是乌鲁木齐一个平民的妻子，婚后几年便守寡。这位少妇颇有姿色，常常有媒人登门。少妇辞谢说：“再嫁是必然的。然而丈夫死去，没有儿子，公公年老，我要离去后他依靠谁呢？等我将公公养老送终后再说嫁人之

事吧。”有人愿意到她家入赘，代她赡养公公。少妇又辞谢说：“男人的性情没法保险，万一与公公合不来，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也行不得。”少妇辛苦操劳，使公公生活得温饱安乐，竟胜过了以前儿子在世时。过了六七年，公公寿终正寝，少妇操办丧事完毕，在墓前痛哭辞别，然后换上鲜艳的衣服登车改嫁去了。议论者惋惜她不贞节，却不能不说她孝。内阁学士永公当时镇守乌鲁木齐，听说这事后叹惋地说：“这就是所说的本质好而没有学习修身啊。”

【原文】

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选贵州一令，贷于西商。抑勒剥削，机械百出。某迫于程限，委曲迁就，而西商枝节益多，争论至夜分，始茹痛书券。计券上百金，实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后，持金贮筐，方独坐太息，忽闻檐上人语曰：世间无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愤填胸臆。吾本意来盗公，今且一惩西商，为天下穷官吐气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癪癪有声，已越垣径去。次日，闻西商被盗，筐中新旧借券，皆席卷去矣。此盗殊多侠气，然亦西商所为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译文】

据新城人王符九说，他的朋友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县令，向一个陕西商人借债。商人趁机盘剥勒索。朋友迫于启程期限已到，委曲迁就，而商人愈发节外生枝。争执到深夜，朋友只得忍痛写了借据。借据上写的是一百两银子，实际上拿到的不足三十两。商人离去后，朋友将银两收入箱内，正独自叹息。忽听房檐上有人说：“世上意有这么不平之事！先生太软弱可欺了，让人义愤填膺。我本来打算来偷您的财物，今天且惩罚一下那个商人，为您出口气。”朋友害怕，未敢答言。随即屋角发出 声，盗贼已越墙而去。第二天，听说那商人被盗，箱中新旧借据被席卷而去。这个盗贼真够侠义，然而那商人做事也太过份了。他冒犯了造物主的忌讳，所以鬼神巧妙地让他付出代价。

【原文】

许文木言，其亲串有得新官者，盛具牲醴享祖考。有巫能视鬼，窃语人曰：某家先灵受祭时，皆颜色惨沮，如欲下泪。而后巷某甲之鬼，乃坐对门屋脊上，翘足而笑。是何故也？后其人到官，未久即服法。始悟其祖考悲泣之由，而某甲之喜，则终不解。久而有知其阴事者，曰某甲女有色，是尝遣某姬，诱以金珠，同宿数夕。人不知而鬼知也。谁谓冥冥可堕行哉！

【译文】

许文木说：和他沾点亲的一户人家刚刚得到官职，具备丰盛的祭品祭祀先

祖。有个巫师能看到鬼，暗中对人说：“某人新得官职，祭祀家祖，可他家先灵们受祭时，都面色沮丧，好像要掉泪的样子。而后巷某甲的鬼魂，却坐在他家对门的屋脊上，翘足而笑，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后来，得官的人到任不久就犯了法。巫师这才悟出他家先灵们为何悲伤。可是，某甲的幸灾乐祸，却一直没能理解。过了很久，有知道得官人秘事的人说：“某甲的女儿有姿色，他曾让某位老妇用金钱珠宝买通，陪他睡了几个晚上。”人不知道的隐事鬼是知道的，谁说冥冥之中没有神明观察，可以堕落品行呢！

【原文】

王梅序孝廉言，交河城西有古墓，林木丛杂，云藏妖魅，犯之者多患寒热，樵牧不敢近。一老儒耿直负气，由所居至县城，其地适中，过必憩息。偃蹇傲倪，竟无所见闻。如是数年。一日，又坐墓袒裼纳凉，归而发狂谵语曰：曩以汝为古君子，故任汝放诞，未敢侮汝。汝近乃作负心事，知从前规言矩步，皆貌是心非。今不复畏汝矣。其家再三拜祷。昏愤数日，自是索然气馁，每经其地，辄俯首疾趋，观此知魅不足畏，心苟无邪，虽凌之而不敢校。亦观此而知魅大可畏，行苟有玷，虽秘之而皆能窥。

【译文】

王梅序举人说：交河县城西面有座古墓，树木丛生，传说内藏妖怪，碰上的人大都得寒热病，樵夫牧童都不敢靠近。有一老儒耿直而自恃胆大，由他家到县城，古墓刚好在中途，每次经过都要在此休息，傲然睥睨，竟什么也看不到。这样过了几年。一天，他又坐在墓边，解开衣服乘凉，回到家就发了狂症，口出疯话道：“以前把你当作古君子，所以任凭你放诞，不敢冒犯你。你最近做了亏心事，才知道以前你堂堂正正的行为，都是装出来的，现在不再怕你了。”他家里人再三地拜求祈祷，昏迷了好几天，他病才痊愈。从此以后，他气馁胆虚，每次经过那地方，就低着头急步走过。由此看来，妖怪并不可怕，只要心中无邪，就是冒犯它，也不敢和你计较；但同时妖怪也很可怕，只要行为稍有玷污，即使很秘密，它也都能看到。

【原文】

门人萧山汪生辉祖，字焕曾，乾隆乙未进士。今为湖南宁远县知县。未第时，久于幕府，撰佐治药言二卷。中载近事数条，颇足以资法戒。其一曰：孙景溪先生讳尔周，令吴桥时，幕客叶某，一夕方饮酒，偃卧于地，历二时而苏。次日闭户书黄纸疏，赴城隍庙拜腧。莫喻其故。越六日，又偃仆如前，良久复起。则请迁居于署外。自言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幕，有土人告恶少调其妇。本拟请主人专惩恶少，不必妇对质。而问事谢某，欲窥妇姿色，怱怱传讯。致妇投环。恶少亦抵法。今恶

少控于冥府，谓妇不死，则渠无死法，而妇死由内幕之传讯。馆陶城隍神移牒来拘。昨具疏申辨，谓妇本应对质，且造意者为谢某。顷又移牒，谓传讯之意，在窥其色，非理其冤。念虽起于谢，笔实操于叶。谢已摄至，叶不容宽。余必不免矣。越夕而殒。其一曰：浙江臬司同公，言乾隆乙亥秋审时，偶一夜潜出，察诸吏治事状。皆已酣寝，惟一室灯烛明。穴窗窃窥，见一吏方理案牍，几前立一老翁一少妇。甚骇异，姑视之。见吏初抄一签，旋毁稿更书。少妇敛衽退。又抽一卷，沉思良久，书一签。老翁亦揖而退。传诘此吏，则先理者为台州因奸致死一案。初拟缓决，旋以身列青衿，败检酿命，改情实。后抽之卷，为宁波叠殴致死一案。初拟情实。旋以索逋理直，死由还殴，改缓决。知少妇为捐生之烈魄，老翁累囚之先灵矣。其一曰：秀水县署有爱日楼，板梯久毁，阴雨辄闻鬼泣声。一老吏言，康熙中令之母，善诵佛号，因建此楼。雍正初，有令挈幕友胡姓来。盛夏不欲见人，独处楼中。案牍饮食，皆继而上下。一日闻楼上惨号声。从者急梯而上，则胡裸体浴血，自刺其腹，并碎脊周身，如刻画。自云曩在湖南某县幕，有奸夫杀本夫者。奸妇首于官。吾恐主人有失察咎，以访拿报。妇遂坐磔。顷见一神引妇来，刃于吾腹，他不知也。号呼越夕而死。其一曰：吴兴某，以善治钱谷有声。偶为同事者所慢，因密讦其寝盗阴事于上官，竟成大狱。后自啮其舌而死。又无锡张某，在归安令裘鲁青幕。有奸夫杀本夫者，裘以妇不同谋欲出之。张大言曰：赵盾不讨贼为杀君，许止不尝药为弑父。春秋有诛意之法。是不可纵也。妇竟论死。后张梦一女子，披发持剑，搏膺而至曰：我无死法，汝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觉而刺处痛甚。自是夜夜为厉，以至于死。其一曰：萧山韩其相先生，少工刀笔。久困场屋，且无子。已绝意进取矣。雍正癸卯在公安县幕，梦神语曰：汝因笔孽多，尽削禄嗣。今治狱仁恕，赏汝科名及子，其速归。未以为信。次夕梦复然。时已七月初旬，答以试期不及。神曰吾能送汝也。寤后急理归装。江行风利，八月初二日竟抵杭州。以遗才入闾中式。次年，果举一子。焕曾笃实有古风，其所言当不妄。又所记囚关绝嗣一条曰：平湖杨研耕，在虞乡县幕时，主人兼署临晋，有疑狱，久未决。后鞫实为弟殴兄死。夜拟讞牍毕，未及灭烛而寝。忽闻床上钩鸣，帐微启。以为风也。少顷复鸣，则帐悬钩上，有白须老人跪床前叩头。叱之不见，而几上纸翻动有声，急起视，则所拟讞牍也。反覆详审，罪实无枉。惟其家四世单传，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罪，则五世之祀斩矣。因毁稿存疑如故。盖以存疑为是也。余谓以王法论，灭伦者必诛。以人情论，绝祀者亦可悯。生与杀皆碍，仁与义竟两妨矣。如必委曲以求通，则谓杀人者抵以死，死者之冤已伸。伸己之冤，以绝祖父之祀，其兄有知，必不愿。使其竟愿，是无人心矣。虽不抵不为枉，是一说也。或又谓情

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也。使凡仅兄弟二人者，弟杀其兄，哀其绝祀皆不抵，则夺产杀兄者多矣，何法以正伦纪乎？是又未尝非一说也。不有皋陶，此狱实为难断。存以待明理者之论定可矣。

【译文】

我的门生、萧山人汪辉祖，字焕曾，是乾隆四十年进士。现任湖南宁远县知县。在举进士之前，他长期在州县幕府，曾撰《佐治药言》二卷。其中记载几条最近的案例，足以供执法者参考。其一说：孙景溪先生名尔周，任吴桥县令时，有幕僚叶某。一天晚上叶某正在喝酒，忽然昏倒在地，过了两个小时才醒过来。第二天，他闭门用黄纸书写了一篇呈文，拿到城隍庙祭拜而后焚烧了。没人知道其中缘故。过了六天，又如前次一样昏倒在地，很久才醒来。他请求迁居到府外去。他说：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县做幕僚。有位士子控告一个恶少调戏了他妻子。叶某本打算报请县令只惩治恶少，不必士子妻出堂对质。但负责审问的另一幕僚谢某却想看看士子妻姿色如何，怂恿叶某传讯她。结果士子妻上吊而死。恶少以犯了人命案论罪抵命。现在恶少在阴间控告，说那女人若不死，他便不会以人命案论罪；而女人的死是由于衙门的传讯引起的。馆陶县城隍神发来文牒拘审叶某。昨天，叶某拿着呈文申辩说：“那女人本应出庭对质。况且出此主意的是谢某。”很快，城隍神又来文说：传讯那女人之意，在于看人家姿色，不是为给人家申冤。这念头虽然起于谢某，但刀笔却操在叶某手里。谢某已经拘拿到此，叶某也不能宽恕。叶某说：我是逃不过去了。第二天晚上，叶某死去。其一说：浙江按察使同公讲，乾隆二十年秋季复审各省死刑犯时，有天夜晚，他悄悄出去暗察属下官吏们办案情况。大部分官吏都已睡觉了。只有一个房间还灯烛明亮。他透过窗户向里窥视，见一官吏正在翻阅案卷，几案前站着一个老翁和一个少妇。同公很感惊奇，便观察起来。只见官吏开始抄写了一张案卷，随即撕毁了又重新书写。那少妇恭敬地退下去了。官吏又抽出一份案卷，沉思了许久，书写了一张判决书。老翁也作揖退去。此后，同公传问了这位官吏，得知先审理的是台州的强奸致死案。开始时考虑判定缓期处决，但又考虑到奸污犯是读书人，却德行败坏致人寻死，改判为立斩。后审理的是宁波斗殴致死案。开始时考虑判为立斩，随后考虑到杀人者去讨债，为自卫还击欠债者的无理殴打而致伤人命，改判为缓期处决。同公才知那少妇是位宁死不愿失节的烈女的魂魄，那老翁是在押死囚的先父。其一说：秀水县县衙门里有座爱日楼，楼梯板早已毁坏，每逢阴雨天就会听见鬼哭声。一位老吏讲，康熙年间一位县令的母亲喜好诵念佛经，于是修建了这座爱日楼。雍正初年，有位县令携同他的幕友胡某来上任。盛夏时节胡某不愿见人，独居楼

上。他所用的书籍、案卷和食物，皆由绳子吊上吊下。一天，人们听到楼上发出惨叫声。手下人急忙搭梯子而上，见胡某赤身裸体浑身是血。拿刀刺自己的肚子，并且满身刀伤，像被刻画了似的。胡某说：“过去在湖南某县做幕僚，有一桩案子是奸夫杀了本夫。奸妇向官府自首了。我恐怕县令责怪我失察，就上报说访拿住奸夫奸妇了。奸妇于是被分尸而死。刚才，我看见一位神带领着那奸妇来此，用刀刺入我腹中。我便人事不知了。”胡某呼号了一天一夜后死去。其一说：吴兴县吏，以善于治理钱财粮税著名。同事偶然怠慢了他，他就向上司密告同事贪污盗窃。该同事入了大狱。后来这个县吏竟咬烂自己的舌头而死。又，无锡的张某在归安县县令裘鲁青府上做幕僚。有个奸夫杀了本夫。裘县令认为奸妇并未参予谋杀而要释放她。张某大声争辩说：“赵盾没有讨伐弑君者，就是弑君；许世子为父亲进药而没尝，就是弑父。《春秋》中有追究动机之法，因此奸妇不能宽恕。”结果奸妇被处死。后来张某梦见一女子，披头散发，手持利剑，痛苦地来到他面前说：“我本无死罪，你为什么非急着要我死不可？”说着用刀刺他。张某惊醒，觉得被刺处剧痛。自此夜夜有此恶梦，直到死去。其一说：萧山人韩其相先生，自少年时就擅长刀笔，但他屡屡应举落第，年长后又无子嗣。他已经没有进取之心了。雍正元年，韩先生在公安县做幕僚，梦见神对他说：“你因为笔下的罪孽太多，被剥夺了官禄和子嗣。现在你治狱办案仁义宽恕，神将赏赐你科考功名和儿子，赶快启程赴试吧。”韩先生未敢全信。第二天晚上又做了此梦。当时已是七月上旬，他说去赶考已来不及了。神说我能送你。醒后，他急忙整理行装回程。船行江中一路顺风，八月初二竟然到达了杭州，作为遗才入选中举。第二年又得一儿子。焕曾治学严谨笃实，有古学者之风，他所讲的事情不会是妄言误说。其一说：汪辉祖又在“囚关绝嗣”一条中说，平湖人杨研耕在虞乡县做幕僚时，县令兼理临晋县，有桩疑案很久未能判决。后调查核实为弟弟将哥哥殴打致死。杨研耕夜办案件完毕，没来得及熄烛便上床睡去了。忽听见床上帐钩发出响声，帐子微微打开。他以为是风吹的。不一会儿帐钩又响，帐子被帐钩挂起，有一位白发老人跪在床前磕头。杨研耕叱喝一声，那老人不见了，但几案上有翻动纸的声音。他急忙起身去看，翻开的正是他刚才审阅的案卷。他反复详细审阅，罪状并无冤情，只是有一个情况：这家人四代单传，到罪犯父亲辈才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又论罪处死，那么这家在传到第五代时就要绝后了。杨研耕于是将判决书毁掉，依然存疑搁置起来。我认为存疑是对的。以王法论，灭人伦者应处死。以人情论，绝后者也值得怜悯。生与杀都有所违背，仁与义难以两存。如果定要委曲人情而求通王法，则杀人者抵命，死者之冤才能伸。死者伸了冤而使祖上绝后，他

若有知也会不情愿。假如死者情愿如此那是没有人心的。即使不抵命也不能说是枉法。这是一种说法。有人又说,人情只是一人之事,法律是天下之事。假使凡是家中只有兄弟二人,弟杀其兄,便怜悯他们家会绝后而不让抵命,那么夺产杀兄者就多了。那么法律又怎么能起到正人伦纲纪的作用呢?这未尝不是一种可考虑的说法。看来没有皋陶那样明断的官,此案确实难判决。还是存留着等待明理的人去论定吧。

【原文】

姚安公言,昔在舅氏陈公德音家,遇骤雨,自己至午乃息。所雨皆沔麻水也。时西席一老儒方讲学,众因叩曰:此雨究竟是何理?老儒掉头面壁曰:子不语怪。

【译文】

据姚安公说,有一次他在舅父陈德音家时遇到一场大暴雨,从上午九点直下到下午一点多。雨水都是沔麻水。当时家塾一位老儒正在讲学,学生便问:“老天下这样的雨,究竟是什么道理?”老儒掉头面向墙壁回答说:“孔子不谈论怪异之事。”

【原文】

刘香畹言,曩客山西时,闻有老儒经古冢,同行者言中有狐,老儒置之,亦无他异。老儒故善治生,冬不裘,夏不昧,食不肴,饮不昧,妻子不宿饱。铢积锱累,得四十金。溶为四锭,秘藏之。而对人自诉无担石,自置狐后,所储金,或忽置屋颠树杪,使梯而取。或忽在淤泥浅水,使濡而求。甚或忽投溷圉,使探而濯。或移易其地,大索乃得。或失去数日,从空自堕。或与客对坐,忽纳于帽檐。或对人供揖,忽铿然脱袖。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一日,突四锭跃掷空中,如蛱蝶飞翔。弹丸击触,渐高渐远,势将飞去。不得已焚香拜祝,始自投于怀。自是不复相觊,而讲学之火焰,已索然尽矣。说是事时,一友曰:吾闻以德胜妖,不闻以置胜妖也。其及也固宜。一友曰:使周张程朱置妖必不兴,惜其古貌不古心也。一友曰:周张程朱必不轻置,惟其不足于中,故盱眙于怀也。香畹首肯曰,斯言洞症结矣。

【译文】

刘香畹说:他以往客居山西时,听说有位老儒路经古墓,同行者说墓内住着狐妖。老儒不信世间存在着鬼魅妖怪,就对狐妖大骂了一通,当时也没发生任何怪异。老儒平常很善于俭朴持家,冬天不穿皮衣,夏季不穿细布,吃饭时没有蔬菜,平日也不饮茶,妻子经常饿着肚子。他通过节衣缩食,点点积累,有了四十金,熔铸成四个大元宝,密封起来;可是,他却对人说自己家里穷得没有一石粮。自从骂狐后,他所秘藏的元宝有时忽然被放在房顶树梢上,要搬梯去取;同时忽然被

放在淤泥浅水中，要伸手去捞；有时甚至被扔在厕所的屎坑里，要拿出冲洗；有时被移动了匿藏地点，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有时丢失了好几天，又会自己从空而落；有时老儒正在与客对坐说话，元宝忽然塞在了他的帽檐上；有时老儒正在对人拱手揖礼，元宝忽然叮癯滚出袖外。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一天，四个元宝忽然跳起来飞上空中，如同蝴蝶旋舞，好象蝉丸触击，渐高渐远，看样子是要飞走不再回来了。老儒舍不得元宝，只好焚起香来，对空拜祝，元宝这才又飞回来投进他的怀里。从此以后，狐妖再不捉弄老儒，可是老儒讲学的神气却一落千丈，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傲慢的气焰了。刘香畹讲述这件事时，一位友人说：“我常听说以德胜妖，从没听说以骂胜妖。这个老儒受到狐妖戏弄，那是活该。”另一位友人说：“假如由周、张、程、朱等贤人骂狐，狐妖必定不会兴妖作怪。可惜这位老儒貌似不俗，其实内心庸俗得很。”还有一位友人说：“周、张、程、朱等人必定不会轻易口出骂言。只有心中德识不足，所以才会恼怒流露于外而已。”刘香畹点说：“这话可谓是洞见了问题的结症。”

【原文】

香畹又言，一孝廉颇善储蓄，而性嗇。其妹家至贫，时逼除夕，炊烟不举，冒风雪徒步数十里，乞贷三五金，期明春以其夫馆谷偿。坚以窘辞。其母涕泣助请，辞如故。母脱簪珥付之去，孝廉如弗闻也。是夕有盗穴壁入，罄所有去。迫于公论，弗敢告官捕。越半载，盗在他县败，供曾窃孝廉家，其物犹存十之七。移牒来问，又迫于公论，弗敢认。其妇惜财不能忍，因遣子往认焉。孝廉内愧，避弗见客者半载。夫母子天性，兄妹至情，以嗇之故，人如陌路。此真闻之扼腕矣。乃盗遽乘之，使人一快。失而弗敢言，得而弗敢取，又使人再快。至于椎心茹痛，自匿其瑕，复败于其妇，瑕终莫匿，更使人不胜其快。颠倒播弄，如是之巧，谓非若或使之哉！然能愧不见客，吾犹取其足为善，充此一愧。虽以孝友闻可也。

【译文】

刘香畹说：从前客居山西时，听说有个老儒经过古墓，同行的人说里面有狐精，老儒骂了狐精，也没有什么怪异出现。老儒向来善于过日子，冬天不穿裘衣，夏天不穿精细的葛布，不吃荤菜，不喝苦茶，妻儿饿着肚子过夜，一厘一毫地积累，储得四十两银子，熔成四锭，偷偷地藏着，而对人则诉说自己穷得快要没饭吃了。自从骂了狐精后，藏着的银子一忽儿到了屋顶树梢，要他架起梯子去取；一忽儿又到了淤泥浅水里，要他沾湿衣服才能拿到，甚至有时忽然掉进厕所里，要他取出来洗干净。有时放到了其他地方，费好大的劲才找到。有时消失了几天，又从空中掉了下来。有时和客人坐着谈天时，银子忽然出现在他帽檐上。有时对别

人作揖时，银子忽然“咣啷”一声从袖子里掉出，千变万化，不可思议。一天，四铤银子忽然跳到空中，像蝴蝶一样飞了起来，用弹弓射它，却越高越远，眼看就要飞走。不得已，只好焚香拜祷，这才掉到他怀中。从此以后就不再戏弄他，但他讲学的气焰已消失殆尽了。讲此事时，一位友人说：“我听说能以德行战胜妖魔，没听说过能以叱骂战胜妖魔，他的遭遇是理所当然的。”另一位友人说：“假如是周敦颐、张载、程氏兄弟、朱熹叱骂，妖魔肯定不敢作祟。可惜此人貌古而心不古。”又一友人说：“周、张、程、朱肯定不会随便骂妖。正是因为此人内心修养不够，所以外表才会乖戾。”香畹点头称是，说：“这话是切中要害的。”

【原文】

卢霁渔编修，患寒疾，误延读景岳全书者投人参，立卒。太夫人悔焉，哭极恸。然每一发声，辄闻板壁格格响。夜或绕床呼阿母，灼然辨为霁渔声，盖不欲高年之过哀也。悲哉，死而犹不忘亲乎。

【译文】

编修卢霁渔得了伤寒病，误请了一个读过《景岳全书》的医生来治病，他在药中放了人参，卢霁渔服药后立即死了。太夫人很悔痛，哭得极其悲哀。她每哭一声，就听见墙板格格作响。夜间听见有人绕着床呼喊阿母，太夫人清楚地辨别出是霁渔的声音。这是卢霁渔不想让年迈的母亲过分哀伤悲痛啊！死了还不忘老母亲。

【原文】

海阳鞠前辈庭和言，一宦家妇临卒，左手挽幼儿，右手挽幼女，呜咽而终，力擘之乃释，目炯炯尚不瞑也。后灯前月下，往往遥见其形。然呼之不应，问之不言，招之不来，即之不见。或数夕不出，或一夕数出。或望之在某人前，而某人反无睹。或此处方睹，而彼处又睹。大抵如泡影空花，电光石火。一转瞬而即灭，一弹指而倏生。虽不为害，而人人意中有一先亡夫人在。故后妻视其子女，不敢生分别心。婢媼僮仆，视其子女，亦不敢生凌侮心。至男婚女嫁，乃渐不睹。然越数载，或一见。故一家恒栗栗危惧，如在其旁。或疑为狐魅所托，亦是一说。惟是狐魅扰人，而此不近人。且狐魅又何所取义，而辛苦十余年，为时时作此幻影哉。殆结恋之极，精灵不散。而为人子女者，知父母之心歿而弥切如是也，其亦可以怆然感乎。

【译文】

海阳县的鞠庭和前辈说，一位官宦人家的夫人在临终前，左手挽着幼儿，右手挽着幼女，呜咽而死；费了很大劲才把她的手臂拉开，她的眼睛却炯炯发光，不肯瞑目。后来，灯前月下，往往遥见其身形，但叫她也不答应，问她也不说话，向她

招手也不过来，走近去却不见了。有时几个晚上不出来，有时一夜出现好几回；有时望见她站在某人的面前，但那人却什么也没看见；有时在此处看见她，有时又在别处看到她。如同空花泡影，电光火石，转瞬即失，而弹指之间又倏地出现了。虽不为害于人，但人人心中都有个已亡夫人的影子。因而，后母对她的子女，不敢有歧视心；婢女僮仆对她的子女，也不敢有凌侮之心。等到男婚女嫁后，便渐渐看不见她了。但过几年就间或出现一次，因此一家人总是战战兢兢，好像她就在身边。有人怀疑是狐魅冒形作祟，这也是一种说法。只是狐魅是搅扰人的，但此鬼却不接近人。况且狐魅又为了什么非要辛苦十多年，时时变形出现呢？可能是过于眷恋，魂灵不散吧。为人子女者，得知父母死后更加关切子女，以致到了这个地步，不叫人怆然感叹吗？

【原文】

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侄者。迫胁侵蚀，殆无以自存。一夕，夫妇方酣眠，忽梦兄仓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烟焰迷漫，无路可脱，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缓须臾，则灰烬矣。次日，急召其侄，尽还所夺。人怪其数朝之内，忽跲忽夷。其人流涕自责。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胜于为厉多多矣。

【译文】

庭和又说：有一个弟弟，在哥哥死后竟侵吞侄儿的财产，逼迫、威胁、蚕食，使侄儿几乎无法活下去了。一天夜里，这个弟弟夫妻俩正在酣睡，忽然梦见哥哥急急地呼喊：“快起来！快起来！火烧来了！”他们从梦中惊醒，只见屋里烟火迷漫，已无路可逃，只得破窗而出。喘息未定，房子已经崩塌，如果逃得稍慢一点，人就成为灰烬了。第二天，他急忙叫来侄儿，把侵吞的财产全部退还。人们对他几天之内忽坏忽好觉得很奇怪。那人流泪自责，人们才知道其中原因。这位哥哥的鬼魂善于保全骨肉，比变作厉鬼要好得多了。

【原文】

高淳令梁公钦，官户部额外主事时，与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时六部规制严，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遣牒司务，司务每日汇呈堂，谓之出付。不能无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付。众疑焉。姚安公与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后，同往视之。则梁公昨夕睡后，忽闻砰訇撞触声，如怒马腾踏。呼问无应者。悸而起视，乃二仆一御者，裸体相搏，捶击甚苦。然皆缄口无一言。时四邻已睡，寓中别无一人。无可如何，坐视其斗，至钟鸣乃并仆。迨晓而苏，伤痕鳞叠，面目皆败。问之，都不自知。惟忆是晚同坐后门纳凉，遥见破屋址上，有数犬跳踉。戏以砖掷之，噪而跳。就寝后，遂有是变。意犬本是狐，月下视

之未审欤。梁公泰和人，与正一真人为乡里。将往陈诉。姚安公曰：狐自游戏，何预于人？无故击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于理不顺。李公亦曰：凡仆隶与人争，宜先克己。理直尚不可纵使有恃而妄行，况理曲乎？梁公乃止。

【译文】

高淳县令梁钦先生做户部额外主事时，与姚安公同在四川司。当时六部规章制度很严格，凡有故不能入署上班的官员，必须派人报告掌印，掌印移文司务，司务每日汇报呈堂，称为出付，谁也不能无故不到。一天，梁钦先生没有到署，也未出付；众人都疑心他出了什么事。姚安公和福建李根侯先生的住所都靠近梁钦先生，于是下班后便共同前往察问。原来梁钦先生昨夜睡后，忽然听到砰砰的撞击声，如同怒马踢踏，呼问没人应声。他惊起察看，原来是两个仆人和一个车夫裸体相斗，打成一团；互相殴打得很厉害，但都闭口不发一言。当时四邻都已入睡，家中别无一人，他束手无策，只好坐观他们互相殴斗。斗到钟鸣，这才一同仆倒地上；到天亮才苏醒，三人遍体伤痕，面目皆破。问他们为何互相殴斗，他们却都不知道殴斗的事，只是记得晚上共同坐在后门乘凉，遥见破屋上有几只狗跳来跳去，他们开玩笑地用砖投掷，狗惨叫着逃走。就寝以后，也就发生了这件互相殴斗的怪事。他们意识到那几只狗本来是狐，因为月下看不清楚，才误认作狗了。梁钦先生是泰和人，与正一真人同乡，要找正一真人控诉狐妖。姚安公说：“狐妖自己游戏，碍着人的什么事呢？无缘无故地以砖击狐，人这一方是理曲的。你找真人控诉，是偏袒理曲的一方，攻击理直的一方，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李根侯先生也劝阻说：“凡是自己的仆人与争斗，应该先管教自己的仆人；就是理直还不能放纵仆人仗势胡为，何况是理曲呢？”梁钦先生听后，便打消了找正一真人的打算。

【原文】

乾隆乙未会试前，一举人过永光寺西街，见好女立门外，意颇悦之。托媒关说，以三百金纳为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闾返舍，则破窗麈壁，无一人，污秽堆积，似废坏多年者。访问邻家，曰是宅久空。是家来住仅月余，一夕自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说中盖尝有是事。或曰是女为饵。窃货远遁，伪为狐也。夫狐而伪人，斯亦黠矣；人而为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师五六十年，见此类者不胜数，此其一耳。

【译文】

乾隆四年会试前夕，有一位举人经过永光寺西街，看见一个漂亮女子站在门前，心中十分爱慕，就托媒人说合，用三百两银子纳她为妾。于是举人就住在她

家，两人十分欢爱。考试那天，举人出了试院回去，只见破窗尘壁，静无一人，污秽堆积，好象废弃多年了。询问邻居，说：“这宅子已经空了很久，这家来住仅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忽然离开，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是狐精。传奇小说中就记有这样的事情。有人说这是用女子作饵，骗了钱财后远逃了，是伪装为狐精。狐精假扮成人，这也够狡猾的了；但人假扮成狐精，不更狡猾吗？我住在京师五六十年，这类事情见得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之一。

【原文】

汪御史泉香言，布商韩某，真一狐女，日渐羸。其侣求符 劾禁，暂去仍来。一夕，与韩共寝，忽披衣起坐曰：君有异念耶？何忽觉刚气砭人，刺促不宁也。韩曰：吾无他念，惟邻人吴某，逼于偿负，鬻其子为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后，沦下贱，捐四十金欲赎之。故转辗未眠耳。狐女蹶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即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罚。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嘘气良久，乃挥手而去。韩自是壮健如初。

【译文】

御史汪香泉说，布商韩某与一狐女亲昵，日渐羸弱起来。他的伙伴求得符加以劾禁，那狐女暂离后又回来了。一天夜晚，她与韩某共寝时，忽而披衣坐起，说：“你有异念吗？为什么我觉得刚气逼人，刺得我不能安宁呢？”韩某说：“我并无他念。只是邻人吴某迫于负债，将儿子卖为歌童了。我不忍读书人的后代沦为下贱人，便想筹措四十两银子将他赎回来，因此才辗转未眠。”狐女急忙推开枕头说：“你有这样的念头，就是善人，害善人会受大处罚，我从此就离开你。”于是，她与韩某接吻，嘘了好一会儿气，才挥手别去。韩某从此又像原先那样健壮了。

【原文】

戴遂堂先生曰，尝见一巨公，四月八日，在佛寺礼忏放生。偶散步花下，遇一游僧合掌曰：公至此何事？曰：作好事也。又问：何为今日作好事？曰：佛诞日也。又问：佛诞日乃作好事，余三百五十九日，皆不当作好事乎？公今日放生，是眼前功德。不知岁岁庖厨之所杀，足当此数否乎？巨公猝不能对。知客僧代叱曰：贵人护法，三宝增光。穷和尚何敢妄语？游僧且行且笑曰：紫衣和尚不语，穷和尚不得不语也。掉臂径出，不知所往。一老僧窃叹曰：此昵黎大不晓事。然在我法中，自是突闻狮子吼矣。昔五台僧明玉，尝曰心心念佛，则恶意不生。非日念数声佛，为功德也。日日持斋，则杀业永除。非月除数日，即为功德也。燔炙肥甘，晨昏厌饫，而月限某日某日不食肉谓之善人，然则苞苴公行，眊盬不饰，而月限某日某日不受钱谓之廉吏乎？与此游僧之言若相印合。李杏甫总宪则曰，此为彼教言之耳。

士大夫终身茹素，势必不行。得数日持月斋，则此数日可减杀。得数人持月斋，则此数人可减杀。不愈于全不持乎？是亦见智见仁，各明一义，第不知明玉尚在，尚有所辩难否耳！

【译文】

戴遂堂先生说：曾见到一个大官，四月八日在佛寺拜祝、诵经、放生。这个大官在花丛散步时，遇到一个行脚僧，合掌问道：“您到这里来干什么？”大官答道：“做好事。”又问：“为何今天做好事？”答道：“这是佛诞生的日子。”又问：“佛诞生的日子才做好事，其余三百五十九天都不该做好事吗？您今天放生，是看得见的功德；不知年年厨房里杀掉的生命，能抵得上你今天放生的数目吗？”大官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接待宾客的和尚上前喝道：“贵人护法，三宝增光。你一个穷和尚，怎敢胡说八道！”行脚僧边走边笑道：“紫衣和尚不说，所以穷和尚不得不说了。”摆着手臂径自出门，不知去了哪里。一老和尚偷偷地感叹道：“这师父太不懂世事。但对我们佛教中人来说，则好像是突然听到狮子吼一样。”从前五台山高僧明玉曾说过：“心心念佛，则恶意不生，不是每天念几声就算是功德了。日日持斋吃素，就可永远消除杀生的罪孽，不是每月吃几天斋就算是功德了。平时大鱼大肉，饱吃饱饮，而每月规定哪天哪天不吃肉，竟被称为善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公开接受贿赂，贪婪成性，而每月规定哪天哪天不受钱，就能称之为廉洁的官吏吗？”和这行脚僧所说的，好像很相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杏浦则说：“这是为他们的教派说法的。士大夫终身吃素，势必做不到。能够几天持月斋，那么这几天可以减少杀生；能够有几人持月斋，那么这几人可以减少杀牛。不是比完全不持斋要好吗？”这也是见仁见智，各自说明一个道理。只是不知道假如明玉在，还会有辩驳的话吗？

【原文】

恒王府长史东鄂洛（据八旗氏族谱，尝为董鄂，然自书为东鄂，案牒册籍，亦书为东鄂。公羊传所谓名从主人也。），谪居玛纳斯，乌鲁木齐之支属也。一日诣乌鲁木齐。因避暑夜行，息马树下，遇一人半跪问起居，云是戍卒刘青。与语良久，上马欲行。青曰：有琐事，乞公寄一语。印房官奴喜儿，欠青钱三百。青今贫甚，宜见还也。次日，见喜儿，告以青语。喜儿骇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诘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时，陈竹山闵其勤慎，以三百钱付喜儿市酒脯■钱奠之。喜儿以青无亲属，遂尽乾没。事无知者。不虞鬼之见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诬。此语当非依托也。吾以为人生作恶，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处，即可为所欲为也。今乃知无鬼之论，竟不足恃。然则负隐慝者，其可虑也夫。

【译文】

恒王府的长史东鄂洛因故被贬到玛纳斯，这儿归属于乌鲁木齐。一天，他赶夜路去乌鲁木齐，在树下歇马时，遇见一人半跪着向他问好，自称是戍卒刘青。东鄂洛和他谈了好一会儿话，上马要走。刘青说：“求您传一句话：印房官奴喜儿，欠我三百钱。我如今很穷，还望他归还。”第二天见到喜儿，东鄂洛将此事告诉了他。喜儿一听，吓得汗流如雨，面如死灰。原来刘青早已病死很久了。当初他死时，陈竹山惋惜他的勤谨，把三百钱交给喜儿，让他买些酒肉纸钱祭奠刘青。喜儿因刘青无亲属，就把钱吞没了。这事谁也不知道，不想鬼却来索要。竹山素来不信因果，到这时才惊惧地说：“此事不假，这话并非是假冒的。我为人活着时作恶，只怕别人知道；在人不知道的地方，就可以为所欲为。如今才知道无鬼之论是不足为凭的。那么有隐私的人，应该有所忧虑的。”

【原文】

昌吉平定后，以军俘逆党子女，分赏诸将。乌鲁木齐参将某，实司其事。自取最丽者四人，教以歌舞。脂香粉泽，彩服明，仪态万方，宛如娇女。见者莫不倾倒。后迁金塔寺副将，届期启行，诸童检点衣装，忽筐中绣履四双，翩然跃出，满堂翔舞，如蛱蝶群飞。以杖击之，乃堕地，尚蠕蠕欲动，呦呦有声。识者讶其不祥。行至辟展，以鞭撻台员，为镇守大臣所劾，论戍伊犁，竟卒于谪所。

【译文】

昌吉叛乱被平定后，将俘获的乱党子女分赏诸将。乌鲁木齐的某位参将掌管分配。他自己首先挑取了四个最漂亮的，教以歌舞，进行美容，然后用彩服明，精心打扮起来，个个婀娜多姿，就像天仙一般，见的人无不倾倒。后来，这位参将迁任金塔寺副将，确定了启程日期，童仆们检点衣装时，忽然箱子里的四双绣鞋跳了出来，满堂飞舞，就像蝴蝶群飞一样。仆人们用棍杖击打，才落下地来，可是仍然蠕蠕欲动，并发出呦呦的叫声。有人惊讶这是不祥之兆。果然，参将行至辟展时，因为鞭撻台员受到镇守大臣的弹劾，被论处谪戍伊犁，终于死在戍所。

【原文】

至危至急之地，或忽出奇焉。无理无情之事，或别有故焉。破格而为之，不能胶柱而断之也。吾乡一媪，无故率媪姬数十人，突至邻村一家，排闥强劫其女去。以为寻衅，则素不往来。以为夺婚，则媪又无子。乡党骇异，莫解其由。女家讼于官。官即出牒拘摄。媪已携女先逃。不知踪迹。同行婢姬亦四散逋亡。累眚多人，辗转推鞠，始有一人吐实曰：媪一子病瘵垂殁。媪抚之恸曰：汝死自命，惜哉不留一孙，使祖父竟为饿鬼也。子呻吟曰：孙不可必得，然有望焉。吾与某氏女私真，

孕八月矣。但恐产必见杀耳。子歿后，媼咄咄独语十余日，突有此举。殆劫女以全其胎耳。官恍然曰：然则是不必缉。过二三月自返耳。届期果抱孙自首，官无如之何。仅断以不应重律，拟杖纳赎而已。此事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此媼亦捷疾若神矣。安静涵言，其携女宵遁时，以三车载婢姬与己，分四路行，故莫测所在。又不遵官路，横斜曲折，歧复有歧，故莫知所向。且晓行夜宿，不淹留一日，俟分娩乃税宅，故莫迹所居停。其心计尤周密也。女归，为父母所弃，遂偕媼抚孤，竟不再嫁。以其初涉溱洧，故旌典不及，今亦不著其氏族也。

【译文】

在极危险极紧迫的时候，或许会出奇谋；不合乎情理的事情，或许会另有缘故。反常的事情，不能墨守成规地加以判断。我家乡有个老妇，无故率领几十位妇人，突然来到邻村一户人家，闯进门去把这家女儿强劫而去。以为是寻衅闹事，但彼此又素无往来；以为是夺婚，而老妇又无儿子。乡人惊异，不知何故。女家告官之后，官府就发出通牒追捕，而老妇已携女先逃，不知踪迹。同案的众妇人也已四散逃走。此事牵连多人，辗转传讯，方才有一人吐出实情，说：“老妇有个儿子，病危将亡，老妇抚着他痛哭道：你死是你的命，只可惜没有留下一个孙子，你的先人要成饿鬼了。儿子呻吟着说：孙子不能肯定得到，但仍有希望。我与某女私通，她已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但怕生下之后孩子被杀。儿子死后，老妇自言自语了十来天，才突有此举。大概劫去女子是为保全胎儿吧！”县官怅然说：“既然是这样，那就不必通缉了，过两三个月，她会回来的。”届时老妇果然抱着孙子来自首。官吏无可奈何，判决不应定重罪，只处以杖责，但纳钱赎打就可以了。这事大起大落，稍纵即逝，这老妇也是迅捷如神。安静涵沉，她携女夜逃时，用三辆车载着其他妇女，加上她自己，共分四路走，因而不知她到了哪里。她又不走官道，横斜曲折，叉路中又有叉路，因而也不知她往哪儿去了。况且晓行夜宿，一天也不停。等分娩时才租借住宅，所以也查不出所停留之处，她的心计是很周密的。女儿回来后，父母不让进屋。她便与老妇一同抚养孤儿，而且不再嫁人。因为她当初私通，因而在表彰典籍中没有她的名字，这儿也不便写出她的家族了。

【原文】

李庆子言，尝宿友人斋中，天欲晓，忽二鼠腾掷相逐，满室如飏轮旋转，弹丸迸跃，瓶彝囊洗，击触皆翻，砰铿碎裂之声，使人心戒久之。一鼠跃起数尺，复堕于地，再踊再仆，乃僵。视之，七窍皆流血，莫知其故。急呼其家僮收验器物，见晒中所晾媚药数十丸，啮残过半。乃悟鼠误吞此药，狂淫无度，牝不胜牝而窜避，牡无所发泄，蕴热内燔以毙也。友人出视，且骇且笑，既而悚然曰：乃至是哉！吾知惧

矣。尽复所蓄药于水。夫燥烈之药，加以锻炼，其力既猛，其毒亦深。吾见败事者多矣。盖退之硫黄，贤者不免，庆子此友，殆数不应尽，故鉴于鼠而忽悟欤。

【译文】

李庆子说：曾夜宿友人家中，天快亮时，忽有两只老鼠奔跳追逐，在房间里像风轮一样旋转，像弹子一样跳跃，瓶罐炉盆，全被撞翻，砰铿碎裂的声音，使人心惊。过了很长时间，一只老鼠跳起有几尺高，又落到地上，再跳起再倒下，才死去。看它七窍流血，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急忙叫友人家的僮仆收拾器物，见盘中晾着的几十粒媚药，大半被咬过了。这才明白老鼠误吞了这药，狂淫无度，雌的吃不消而逃避，雄的无处发泄，热火内烧而死。友人出来一看，又惊又笑，随后惊恐地说：“居然会这样啊！我知道厉害了。”把藏着的药全都倒进了水中。燥烈的药物，加以提炼，其药力很猛，而毒性也很大。我见过因服用这药而坏事的人太多了。大概像韩愈用硫黄，贤者也不免于此。庆子的这位朋友，也许是命不该尽，所以能从老鼠处得到启示而忽然悔悟吧！

【原文】

张昭朝野僉载曰，唐青州刺史刘仁轨，以海运失船过多，除名为民，遂辽东效力。遇病，卧平壤城下，褰幕看兵士攻城。有一兵直来前头背坐，叱之不去。须臾，城头放箭，正中心而死。微此兵，仁轨几为流矢所中。大学士温公征乌什时，为领队大臣。方督兵攻城，渴甚，归帐饮。适一侍卫亦来求饮，因让茵与坐。甫拈碗，贼突发巨炮，一铅丸洞其胸死。使此人缓来顷刻，则必不免矣。此公自为余言，与刘仁轨事绝相似。后公征大金川，卒战歿于木果木。知人之生死，各有其地，虽命当阵陨者，苟非其地，亦遇险而得全。然畏缩求免者，不徒多一趋避乎哉！

【译文】

唐朝的张洎在《朝野僉载》一书中说：唐代青州刺史刘仁轨，因海运船只失事过多被除名为民，流放到辽东效力。后来他病了，躺在平壤城下，揭开帐幕看兵士攻城。有一个士兵径直来到他面前，背对他而坐，喝斥他也不离去。不久城上放箭，正中士兵心脏而死。若无此士兵，仁轨差点被流箭射中。大学士温公出征乌什时为领队大臣。正督兵攻城，忽觉口渴异常，便回帐中饮水。恰好一侍卫也来喝水，于是温公让出垫子给他坐。刚拿起碗，敌阵突放大炮，一枚铅弹击穿侍卫胸膛，立刻死了。假如此人迟来片刻，那么温公就不免一死。此事是温公亲口告诉我的，与刘仁轨之事极相似。后来他出征大金川，终于战死在木果木。可知人的生死，各有自己的地方，即使命当阵亡者，若非其地，也能遇险而安。而那些畏敌求生的人，只是多一次逃避罢了。

【原文】

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殊途，狐则在仙妖之间。故谓遇狐为怪，可谓遇狐为常亦可。三代以上无可考。史记陈涉世家称篝火作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必当是已有是怪，是以托之。吴均西京杂记称广川王发柩书冢，击伤冢中狐，后梦见老翁报冤。是初化人形，见于汉代。张昭《朝野僉载》称唐初已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广记载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证矣。诸书记载不一，其源流始末则刘师退先生所述为详。盖旧沧州南一学究与狐友，师退因介学究与相见。躯干短小，貌如五六十人，衣冠不古不时，乃类道士，拜揖亦安详谦谨。寒温毕，问枉顾意。师退曰：世与贵族相接者，传闻异词，其间颇有所未明。闻君豁达，不自讳，故请祛所惑。狐笑曰：天生万物，各命以名。狐名狐，正如人名人耳；呼狐为狐，正如呼人为人耳。何讳之有？至我辈之中，好胖不一；亦如人类之内，良莠不齐。人不讳人之恶，狐何讳狐之恶乎？第言无隐。师退问：狐有别乎？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灵者曰狐。此如农家读书者少，儒家读书者多也。问：狐生而皆灵乎？曰：此系乎其种类。未成道者所生，则为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则自能变化也。问：既成道矣。自必驻颜。而小说载狐，亦有翁媪。何也？曰：所谓成道，成人道也。其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亦与人同。若夫飞升霞举，又自一事。此如千百人中，有一二人求仕宦。其炼形服气者，如积学以成名；其媚惑采补者，如捷径以求售。然游仙岛，登天曹者，必炼形服气乃能；其媚惑采补，伤害或多，往往干天律也。问：禁令赏罚，孰司之乎？曰：小赏罚统于长，其大赏罚则地界鬼神鉴察之。苟无禁令，则往来无形，出入无迹，何事不可为乎？问：媚惑采补，既非正道，何不列诸禁令，必俟伤人乃治乎？曰：此譬诸巧诱人财，使人喜助，王法无禁也。至夺人杀人，斯论抵耳。列仙转载酒家姬，何尝干冥诛乎？问：闻狐为人生子，不闻人为狐生子，何也？微哂曰：此不足论。盖有所取，无所与耳。问：支机别赠，不惮牵牛妒乎？又哂曰：公太放言，殊未知其审，凡女则如季姬子之故事，可自择配。妇则既有定偶，弗敢逾防。若夫赠芍采兰，偶然越礼，人情物理，大抵不殊，固可比例而知耳。问：或居人家，或居旷野，何也？曰：未成道者，未离乎兽，利于远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与人同，利于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则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贵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与通都大邑，一也。师退与纵谈，其大旨惟劝人学道，曰：吾曹辛苦一二百年，始化人身。公等现是人身，功成已抵大半，而悠悠忽忽，与草木同朽，殊可惜也。师退腹笥三藏，引与谈禅。则谢曰：佛家地位绝高，然或修持未到，一入轮回，便迷却本来面目，不如且求不死，

为有把握。吾亦屡逢善知识，不敢见异而迁也。师退临别曰：今日相逢，亦是天幸。君有一言赠我乎？踌躇良久曰：三代以下，恐不好名，此为下等人，言自古圣贤，却是心气和平，无一毫做作。洛闽诸儒，撑眉弩目，便生出如许葛藤。先生其念之。师退恍然自失。盖师退崖岸太峻，时或过当云。

【译文】

人和野生动物不是同类，狐则处于二者之间；阳世和冥世不是一个领域，狐则处于二者之间；仙和妖不是一条途径，狐则处于二者之间。因此，说遇到狐是怪事也可以，说遇到狐是常事也可以。夏、商、周三代以上，有关狐的事迹无可考察。《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等人点起篝火，伪作狐鸣说：“大楚兴，陈胜王。”可知当时必定已有狐妖作怪的现象，因而他们才作这种伪托。吴均《西京杂记》说广川王发掘栾书的墓葬，击伤了墓中之狐，后来梦见有个老翁前来报仇。可见狐妖幻化人形的事迹，已经见于汉代。张元《朝野僉载》称唐初以来，百姓多供奉狐神，而且当时流行一句谚语：“无狐魅，不成村。”看来唐代狐妖最盛。《太平广记》记载狐妖事迹十二卷，唐代狐妖占十分之九，可以作为明证。各书对狐妖记载不一，关于狐妖的源流始末，刘师退先生讲述得最详细。原来旧沧州南有个学究与狐妖为友，师退请学究介绍，拜见了他的狐友。这位狐友身躯短小，貌似五六十岁的人，衣帽不今不古，类似道士，揖礼会见时态度安详谦谨。见面相互问侯完毕，狐友问师退的来意。师退说：“我们人类世代代与仙族相处，但对仙族的传闻却大不一样，这其中我有许多不明白地方。听说君的性格豁达，并不自讳，因此前来请教，解除疑惑。”狐友笑着说：“天生万物，各命名称。狐名叫狐，就如人名叫人而已；呼狐为狐，正如呼人为人而已。有什么可讳的呢？至于我们狐类中善恶不一，也如同人类中良莠不齐一样，人并不讳人类的丑恶，狐何必要讳狐的丑恶呢？你尽可放心说话，勿须隐讳。”师退问：“狐类中是否有区别呢？”狐友说：“凡是狐都可以修道，最灵通的狐族叫狷狐。这就好比人类中有农家儒家之分，农家读书的人少，儒家读书的人多。”他问：“狷狐一出生就都通灵吗？”狐友说：“这关系到种族遗传，狷狐的遗传基因比较优秀。不过，并非所有狷狐都通灵，没成道的狷狐所生的狷狐就是常狐，已成道的狷狐所生的狷狐一出生就自能变化。”他问：“狐既成道，自然必定驻颜不老。而小说中所载之狐却有老翁老妇，这是什么道理？”狐友说：“所谓成道，仅指得修成了人道。修成人道后也要饮食起居，男女结合，生老病死，这些都与人类相同。至于飞升天界，云来霞去，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好比人类读书，千百人中，才能有一两个人求得官做。狐的修道，采用炼形服气的方法如同人的积学成名，使用媚惑采补的方法如同人的捷径求售。但是，要达到游仙岛、登天

界的地步，必须炼形服气才能成功；媚惑采补，伤害很多，往往会干犯天律。”他问：“由谁掌管对狐辈的禁令赏罚呢？”狐友说：“小赏罚由狐族自己的首领掌管，大赏罚则由地界的鬼神暗中监察。如果没有禁令，狐类来往无形，出入无迹，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他问：“媚惑采补既然不是正道，为什么不列入禁令，必定要等到伤人之后才惩罚呢？”狐友说：“这比如人类中以巧妙手段诱骗人的钱财，受诱惑的人喜欢出钱资助，王法是无从禁止的。至于因夺财而杀害了人命，那就要依法抵罪了。《列仙传》记载的酒家婆，又何尝违犯律条受到冥司诛杀呢！”他问：“常听说狐为人生子，没听说人为狐生子，这是什么原因呢？”狐友微笑着说：“这个问题不足讨论。因为狐要采补成道，对人只有所取，而无所予。”他问：“狐妻别赠他人，就不怕狐郎妒嫉吗？”狐友又笑着说：“先生之言太放荡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的详情。狐类中凡是未婚的狐女，都象人类历史上季姬嬖子的故事一样，可以自己任意选择配偶。已婚狐妇既然已有定偶，是不敢逾越防线的。至于偷郎献花，偶越礼仪，既是人之常情，也是事物常理，大体上人狐没有区别，从人情稍加推论也就明白了。”他问：“有的狐居住在人家，有的狐居住在旷野，这是何故？”狐友说：“狐中未成道者还没脱离野兽，利于远人，不住山林不方便；已成道者事事和人同，利于近人，不住城市不方便；道行高者城市山林都可居住，如同大富大贵的人家一样，财力可致百物，住荒村僻壤与通都大邑没有差别。”师退与狐友横谈纵论，狐友的大旨只是劝人学道，说：“我们狐类辛苦一二百年，才修炼得化成了人身。你们现在就是人身，成仙功夫已抵大半，却悠悠忽忽浪费一生，与草木一样归宿于腐朽，太可惜了。”师退满腹佛经理论，扭转话题与狐友谈禅。狐友谢绝说：“佛家地位绝高，可是有的人修持不到，一入轮回就迷失本来面目。不如且求不死，这样较有把握。我也曾多次遇到过真佛真师，可从来没敢见异思迁。”师退临别时说：“今日相逢，也是天大的幸运。君能否赠送我一句话？”狐友踌躇很久，说：“三代以下恐怕难于举出姓名，都是给下等人说的。不过，自古圣贤却是心平气和，毫无做作的。洛闽诸儒，张眉怒目，也就生出了许多纠葛。望先生多加注意。”师退一听，怅然自失，因为他一向都很傲慢，时常有些过份言行。

【原文】

裘文达公言，尝闻诸石东村曰：有骁骑校，颇读书，喜谈文义。一夜寓直宣武门城上乘凉，散步至丽樵之东，见二人倚堞相对语，心知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举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书院，今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制作器物，实巧不可阶。其教则变换佛经，而附会以儒理。吾曩往窃听，每谈至无归宿处，辄以天主解结，故迄不能行。然观其作事，心计亦殊黠。其一曰：君谓其黠，我则怪其太

痴。彼奉其国王之命，航海而来，不过欲化中国为彼教。揆度事势，宁有是理。而自利玛窦以后，源源续至，不偿其所愿终不止。不亦 乎？其一又曰：岂但此辈痴，即彼建首善书院者，亦复大痴。奸 柄国，方阴伺君子之隙，肆其诋排；而群聚清谈，反予以钩党之题目，一网打尽，亦复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则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与讲肄者，公孙丑万章等数人而已。洛闽诸儒，无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万，泉鸾并集，门户交争，遂酿为朋党，而国随以亡。东林诸儒，不鉴覆辙，又骛虚名，而受实祸，今凭吊遗踪，能无责备于贤者哉？方相对叹息，忽回顾见人，翳然而灭。东村曰：天下趋之如鹜，而世外之狐鬼，乃窃窃不满也。人误耶？狐鬼误耶？

【译文】

裘文达说，曾听石东村讲：有个骁骑校，读过不少书，好谈论文义。一天夜里在宣武门城上值班，乘凉散步。走到谯楼东侧，看见有二人倚靠着城堞谈话。他知道是狐鬼，便屏息观察。其中一人抬手指着北面说：“这里原先是明代的首善书院，如今成了西洋天主教堂。他们观察天体推算月历，制作器物，精巧得实在学不来。但他们的教则变换佛经，而又以儒家学说加以附会。我从前去偷听，每逢谈到不能解释的地方，就用天主来排解，因此他们的教至今不能推广。但看他们行事，心计也十分狡猾。”另一个说：“你说他狡猾，我却认为太痴迷。他们奉国王之命，航海来此，不过是想使中国归化于他们的教派。揣变一下事势，哪有这样的道理！但自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们陆续地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不有点儿痴癫吗？”另一个说：“哪只是这些人痴迷，即便是建首善书院的那班人也是太痴了。奸臣宦官掌权，正在暗中窥伺君子的闪失，大肆毁谤。而那些君子却聚在一起清谈，反而给宦官拉帮结党的把柄，被一网打尽，这又去怨谁呢？况且收三千弟子，只有孔子还可以。孟子揣变不及孔子，来听他讲课的不过公孙丑、万章等数人而已。二程、朱熹等诸儒生，没有孔子的德行，却也招收学生，达几千几万，良莠并杂，以至于门户相争，结成朋党，而国家也随之灭亡了。东林党的诸儒，不借鉴前辙，又去追求虚名而遭受灾祸。如今凭吊遗迹，对贤者能没有责备吗？”两人正相对叹息，忽然回头发现有人，便倏然消失了。东村说：“天下人趋之如鹜的事，世外的狐鬼却窃窃私语地不满。是人错了呢？还是狐鬼错了呢？”

【原文】

王西园先生，守河间时，人言献县八里庄河，夜行者多遇鬼。惟县役冯大邦过，则鬼不敢出。有遇鬼者，或许称冯姓名，鬼亦却避。先生闻之曰：一县役能使鬼畏，此必有故矣。密访将惩之。或为解曰：本无是事，百姓造言耳。先生曰：县

役非一，而独为冯大邦造言，此亦必有故矣。仍檄拘之。大邦惧而亡去。此庚午辛未间事，去郡后数载，大邦尚未归，今不知如何也。

【译文】

王西园任河间太守时，传说献县八里庄河走夜路的人大多碰见了鬼；只有县役冯大邦经过时鬼才不敢出来。有些碰到鬼的人谎称自己是冯大邦，鬼也退避三舍。王先生说：“一个县役能叫鬼害怕，其中必有缘由。”于是暗中察访，打算惩处冯大邦。有人为他辩解说：“本来没有这回事，不过是老百姓造谣罢了。”王先生说：“县役并非只他一人，而单单给冯大邦造谣，这也是有缘故的。”乃传檄逮捕他。冯大邦逃走了。这是乾隆十五六年间的事情。王西园离开河间几年后冯大邦仍没回来，不知后来怎样了。

【原文】

里有崔某者，与豪强讼，理直而弗能伸也。不胜其愤，殆欲自戕。夜梦其父语曰：人可欺，神则难欺；人有党，神则无党。人间之屈弥甚，则地下之伸弥畅。今日之纵横如志者，皆十年外，业镜台前覈觥对簿者也。吾为冥府司茶，更见判司注籍矣。汝何患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复一言。

【译文】

家乡有个姓崔的人，和豪强打官司，虽有理却不能胜诉，不胜悲愤，几乎想要自杀。夜里梦见他父亲说：“人可欺，神则难欺；人有朋党，神则没有朋党。人间受屈越深，那么地下伸冤就越酣畅。今天纵横称意的人，都是十年后业镜台前发抖着受审的人。我在冥府做司茶吏，已看到判官登记在册了，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呢！”崔某从此怨恨全消，再也不说一句话。

【原文】

有善讼者，一日，为人书讼牒，将罗织多人。端绪缴绕，猝不得分明。欲静坐构思，乃戒毋通客，并妻亦避居别室。妻先与邻子目成，家无隙所窥，伺岁余，无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间焉。后每构思，妻则嘈杂以乱之。必叱其避出，袭为例；邻子乘间而来，亦袭为例，终其身不败，歿后岁余，妻以私孕，为怨家所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实。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笔巧矣，乌知造物更巧乎？

【译文】

有位善于打官司的人，一天为人起草诉讼书，要罗织许多人。由于头绪很乱，仓促间难于梳理分明，想静坐下来构思一段时间。于是传命闭门谢客，连妻子也避居到了其他房间。妻子原来早已与邻家子互相以目定情，只是因为家中没有隐蔽所在，等了一年多，也没能接近一次，直到这天才有了机会。以后他每次构思讼

词，妻子就嘈杂干扰，一定要乱到受叱骂避居。久而久之，沿袭成例；邻家子乘机而来，也沿袭成例。二人的幽会，直到他死都没败露。他死后一年多，妻子怀了孕，被怨家揭露告发。官府审问她外遇的来由，她这才吐露出全部实情。问官拍着几案感叹地说：“这位先生的刀笔可谓巧了，可他哪里知道造物主比他更巧呢！”

【原文】

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门人吴生冠贤，为安定令时，余自西域从军还，宿其署中。闻有幼男幼女，皆十六七岁，并呼冤于舆前。幼男曰：此我童养之妇。父母亡，欲弃我别嫁。幼女曰：我故其胞妹。父母亡，欲占我为妻。问其姓，犹能记。问其乡里，则父母皆流丐，朝朝转徙，已不记为何处人也。问同丐者，则曰：是到此甫数日，即父母并亡，未知其始末，但闻其以兄妹称。然小家童养媳，与夫亦例称兄妹，无以别也。有老吏请曰：是事如捉风捕影，杳无实证，又不可刑求。断离断合，皆难保不误。然断离而误，不过误破婚姻，其失小；断合而误，则误乱人伦，其失大矣。盍断离乎？推研再四，无可处分，竟从老吏之言。因忆姚安公官刑部时，织造海保，方籍没官，以三步军守其宅。宅凡数百间。夜深风雪，三人坚扃外户，同就暖于邃密寝室中，篝灯共饮。沉醉以后，偶剔灯灭。三人暗中相触击，因而互殴。殴至半夜，各困卧。至曙，则一人死焉。其二人，一曰戴符，一曰七十五，伤亦深重，幸不死耳。鞫讯时，并云共殴致死，论抵无怨。至是夜昏黑之中，觉其扭者即相扭，觉有殴者即还殴，不知谁扭我，谁殴我，亦不知我所扭为谁、所殴为谁。其伤之重轻，与某伤为某殴，非惟二人不能知。即起死者问之，亦断不能知也。既一命不必二抵，任官随意指一人，无不可者。如必研讯为某人，即三木严求，亦不过妄供耳。竟无如之何。相持月余，会戴符病死，藉以结案。姚安公尝曰：此事坐罪起衅者，亦可以成狱。然考其情词，起衅者实不知。虽锻炼而求，更不如随意指也。迄今反覆追思，究不得一推鞫法。刑官岂易为哉？

【译文】

肯定不能断的案，不一定在情理之外；越在情理之中，就越不能分明。门生吴冠贤任安定县令时，我从西域从军回来，住在他的衙署中。听说有少男少女两个人，都十六七岁，一起在车前喊冤枉。少男说：“她是我的童养妇。父母死后，就想抛弃我另嫁。”少女说：“我本是他的胞妹。父母死后，他想霸占我为妻。”问他们的姓名，两人还能记起来。问他们的乡里，则说他们的父母都是到处流浪的乞丐，每天迁徙，已不记得是哪儿的人。问起与他们一起行乞的人，则说：“他们到这里才几天，父母就亡故了，因而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听到他们以兄妹相称。但小家

小户的童养媳，与丈夫按惯例互称兄妹，这可没法分别。”一个老吏说：“这事就像捕风捉影，没有证据，又不能用刑逼供。断合断离都难保不错。但如果是断离错了，只不过破坏了一桩婚姻，算是小过失；如果是断合错了，就会乱了人伦，那过失就大了。不如断离。”推敲再四，也没更好的办法，竟依从了老官吏建议。由此回忆起姚安公任职于刑部时，织造官海保家资被没收入官，官府派三个军士严守他的房宅。房宅共有数百间，夜深时风雪大作，三人插牢外门，一同在幽深的寝室中点了灯一起喝酒。大醉之后，偶然把灯剔灭了。三人在黑暗中相互碰撞，因而殴斗起来。打到半夜，都放挺了。躺倒睡觉。到了早晨，才发现一人死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戴符，一个叫七十五，受伤也很重，幸而没有死。审讯时，两人都说是一起把那人打死的。被判抵命也不怨。至于那夜在黑暗之中，觉得有人扭我就扭对方，觉得有人打我就打对方。不知是谁扭了我、打了我，也不知我扭的是谁、打的是谁。至于受伤轻重以及谁的伤是谁打的，不但这两个人不能知道，就是使死者复生，也必不能知道。既然一条命不能用两条来抵偿，那么任凭官随意判定其中一人有罪，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一定要审讯出是某人所为，那么就是颈项手足上都给带上刑具，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假供词。官府竟无可奈何。这么挺了一个多月，恰巧戴符病死，便借此了结了此案。姚安公说：“把这件事归罪于最先挑衅的人，也可结案。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及供词，挑衅者实在不知是谁。如果用刑逼供，还不如随意判决。至今反复考虑，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审理的方法。刑官难道是容易当的吗？”

【原文】

文安王岳芳言，其乡有女巫，能视鬼，尝至一宦家，私语其仆妇曰：某娘子床前一女鬼，著惨绿衫，血渍胸臆，颈垂断而不殊，反折其首，倒悬于背后，状甚可怖。殆将病乎？俄而寒热大作。仆妇以女巫言告。具楮钱酒食送之。顷刻而痊。余尝谓风寒暑，皆可作疾，何必定有鬼为祟。一女巫曰：风寒暑之疾，其起也以渐而觉，其愈也以渐而灭。鬼病则陡然而剧，陡然而止。以此为别，历历不失也。此言似亦有理。

【译文】

据文安人王岳芳说，有个女巫能看见鬼。她曾到一宦人家，偷偷对女仆说：“你家娘子床前有一个女鬼，穿着暗绿衣衫，胸前沾满了血，脑袋倒挂在背后，样子非常恐怖。你家娘子快要生病了。”不久，夫人寒热大作。女仆把女巫的话告诉了主人。主人便准备纸钱酒食送鬼，夫人的病便好了。我认为风寒暑热都可能作病，何必非得说是鬼在作祟呢。一个女巫说：“风寒暑热引起的疾病，发病时是逐

渐地有所感觉，病愈时也是逐渐退去。鬼作祟的病症却是突然而起，突然而止的。绝不会有错。”似乎也有些道理。

【原文】

陈石闾言，有旧家子，偕数客观剧九如楼。饮方酣，见一客中恶仆地。方扶掖灌救，突起坐，张目直视。先拊膺痛哭，责其子之冶游。次啮齿握拳，数诸客之诱引。词色俱厉，势若欲相搏噬。其子识是父声语，蒲伏战栗，殆无人色；诸客皆瑟缩潜遁，有踉跄失足破额者。四坐莫不太息。此雍正甲寅事。石闾曾目击之，但不肯道其姓名耳。先师阿文勤公曰：人家不通宾客，则子弟不亲士大夫，所见惟姬婢僮奴，有何好样？人家宾客太广，必有淫朋匪友，参杂其间，狎昵濡染，貽子弟无穷之害。数十年来，历历验所见闻，知公言真药石也。

【译文】

陈石闾说：有一大户人家的儿子和几个宾客在九如楼看戏。酒正喝得高兴，忽然有一客人发病倒在地上。在搀扶灌水抢救时，这位客人突然坐起，睁开眼睛直视。先是捶胸痛哭，责骂那儿子放荡游乐；然后咬牙切齿，握紧拳头，责备宾客们引诱儿子。那声色俱厉的样子，好像是要和人打架。那儿子听出是父亲的声音，吓得爬在地上发抖，面无人色。客人们都躲避潜逃，有的还踉跄跌倒，摔破了额头。四座的人看了，无不叹息。这是雍正十二年的事，石闾曾亲眼目睹，只是他不肯说出其姓名罢了。我已故的老师阿文勤公说：“如果一个人家不交往宾客，那么孩子就无从接近士大夫，所见到的只有婢女家奴，就没有榜样好学习了。但一个人家宾客太多，也肯定会有好色之徒或恶人混杂其间，和他们亲近，受他们影响，会给孩子带来无穷之害。”几十年来，用我所见闻的事来一一验证，知道阿公的话真是药石之言。

【原文】

五军塞王生言，有田父夜守枣林，见林外似有人影。疑为盗，密伺之。俄一人自东来，问：汝立此有何事？其人曰：吾就木时，某在旁窃有幸词，衔之二十余年矣。今渠亦被摄，吾在此，待其繯过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译文】

五军塞王生说：有位田父夜间看守枣树林，见林外好象有人影。他怀疑是偷枣的，便在暗中监视。一会儿，从东面走来一人，向黑影问道：“你站在这里有什么事？”人影说：“当年我进棺材时，某人站在一旁，暗中说了幸灾乐祸的话，我已经怀恨二十多年了。今天他的魂也要被冥司拘摄，我在等着看他如何被捆着经过这里。”怨毒情绪对于人来说，真是太厉害了！

【原文】

甲与乙有隙，甲妇弗知也。甲死，妇议嫁，乙厚币娶焉。三朝后，共往谒兄嫂。归而迂道至甲墓，对诸耕者。者拍妇肩呼曰：某甲，识汝妇否耶？妇恚，欲触树。众方牵挽，忽旋飏飒然，尘沙眯目，则夫妇已并似失魂矣。扶回后，倏迷倏醒，竟终身不痊。外祖家老仆张才，其至戚也，亲目睹之。夫以直报怨，圣人弗禁；然已甚，则圣人所不为。素问曰：亢则害。家语曰：满则覆。乙亢极满极矣，其及也固宜。

【译文】

甲与乙有怨仇，甲的妻子不知道。甲死后，妻子要再嫁，乙用重金把她娶过来。三天之后，夫妻一起去见兄嫂，回来时绕道到甲墓前。乙对着耕地的、送饭的，拍着妻子的肩说：“甲，你还认识你的妻子么？”妻子怨愤，想撞树而死。大家正在拉她，忽然旋风突起，尘沙迷眼，乙夫妇俩都昏了过去。扶回来后，他们有时迷糊有时清醒，竟然终身不愈。外祖父家的老仆张才，是他的至亲，亲眼看到此事。有理而去报冤，圣人不会禁止，但过分，则是圣人所不能容忍的。《素问》中说：“过分就有害。”《家语》说：“过满就倒了。”乙过分到极点，过满到极点，落到这个地步，也是自然的。

【原文】

僧所诵焰口经，词颇俚。然闻其召魂施食诸梵咒，则实佛所传。余在乌鲁木齐，偶与同人论是事，或然或否。印房官奴白六，故剧盗遣戍者也，卒然曰：是不诬也。曩遇一大家放焰口，欲伺其勿扰取事。乃无隙可乘。伏卧高楼檐角上，俯见摇铃诵咒时，有黑影无数，高可二三尺，或逾垣入，或由窬入，往来摇漾，凡无人处皆满。迨撒米时，倏聚倏散，倏前倏后，如环绕攘夺；并仰接俯拾之态，并仿佛依稀。其色如轻烟，其状略似人形，但不辨五官四体耳。然则鬼犹求食，不信有之乎？

【译文】

和尚所诵的焰口经很通俗，但听说和尚召魂施食的梵咒，是佛祖传下来的。我在乌鲁木齐时，偶然和同伴说起此事，有人肯定，有人否定。印房的官奴白六原来是个大盗，后被遣送到这里戍边，他说：“这一点儿不假。以前遇见一个大户放焰口，我想趁他们混乱时偷盗，却无机可乘。我趴在高楼的檐角上，俯瞰和尚摇铃念咒的时候，发现有无数的黑影，高约二三尺，有的翻墙进来，有的从洞穴钻进来，往来纷乱，凡是没人的地方都挤满了。等到撒米的时候，鬼影一会儿聚集，一会儿散开，一会儿上前，一会儿退后，好像围着争抢，甚至连仰头接米弯腰捡拾的神态，也模模糊糊地能辨别出来。他们的颜色如同轻烟，形状略似人形，只是分不清五官和四肢罢了。”可见鬼还是要求食，这能叫人不相信吗？

【原文】

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关帝祠中。屯军耕垦，得之土中也。其事不见后汉书。然文句古奥，字画浑朴，断非后人所依托。以僻在西域，无人摹■，石刻锋棱犹完整。乾隆庚寅，游击刘存仁（此是其字，其名偶忘之矣，武进人也。）摹刻一木本，洒火药于上，烧为斑驳，绝似古碑。二本并传于世。赏鉴家率以旧石本为新，新木本为旧。与之辩，傲然弗信也。以同时之物，有目睹之人，而真伪颠倒尚如此，况以千百年外哉！易之象数，诗之小序，春秋之三传，或亲见圣人，或去古未远，经师授受，端绪分明。宋儒曰：汉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其类此也。

【译文】

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的《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湖上游的关帝祠中，是屯军垦荒时，从土中挖得的。其内容不见于《后汉书》，但文辞古奥，书法浑朴，肯定不是后人依托的。因为是在偏僻的西域，没有人摹拓，石刻上的刀痕笔划还完整无缺。乾隆三十五年，游击官刘存仁（这是他的字，其名偶而忘记了。武进人）摹刻了一个木本，将火药洒在上面，烧成斑斑驳驳，极像古碑。两个本子并传于世，鉴赏家大都以旧石本为新，以新木本为旧。与之争辩，傲然不信。同是一个时代的东西，又有亲眼目睹的人，却还会如此的真伪颠倒，更何况千百年之外的事呢？《周易》的象数，《诗经》的小序，《春秋》的三传，或者是和圣人同时，或者是离古代不远，师徒授受，头绪很清楚。宋代的理学家却说：“汉代以前的人都不懂，我凭借理弄懂了。”和此事很相像吧！

【原文】

康熙十四年，西洋贡狮，馆阁前辈多有赋咏。相传不久即逸去，其行如风，已刻绝锁，午刻即出嘉峪关。此齐东语也。圣祖南巡，由卫河回銮，尚以船载此狮。先外祖母曹太夫人，曾于度帆楼窗隙窥之，其身如黄犬，尾如虎而稍长，面圆如人，不似他兽之狭削。系船头将军柱上，缚一豕饲之。在岸犹号叫，近船即噤不出声。及置狮前，狮俯首一嗅，已怖而死。临解缆时，忽一震吼，声如无数铜钲。陡然合击。外祖家厩马十余，隔垣闻之，皆战栗伏枥下；船去移时，尚不敢动。信其为百兽王矣。狮初至时，吏部侍郎阿公礼稗画，为当代顾陆，曾盞笔对写一图，笔意精妙。旧藏博晰斋前辈家，阿公手赠其祖者也。后售于余，尝乞一赏鉴家题签。阿公原未署名，以元代曾有献狮事，遂题曰：元人狮子真形图。晰斋曰：少宰丹青，原不在元人下。此赏鉴未为谬也。

【译文】

康熙十四年，西洋进贡了一头狮子，翰林院的前辈们对此多有赋咏。相传这头狮子不久就逃走了，行走如风，十分迅速，已刻挣开锁链，午刻就出了嘉峪关。这只是齐东野语，荒诞奇说而已。康熙皇帝南巡，由卫河回京，还用船载着这头狮子。先外祖母曹太夫人当时曾在度帆楼窗口窥视，狮身如同黄犬，狮尾如虎稍长，面孔圆如人面，不象其他兽类那样狭削。狮子系在船头将军柱上，有人捆着一头猪前来喂狮。猪在河岸时还号叫，靠近船就吓得不出声了，等放到狮子面前，狮子低头一闻，猪竟恐怖而死。临开船时，狮子忽然一声震吼，犹如无数铜钲猛然合击，外祖家的十多匹厩马隔墙听见，都战栗着伏在槽下，船离开好久还没敢动。狮为百兽之王，真是名不虚传啊！狮子刚由西洋入京时，绘画技艺号称当代顾、陆的吏部侍郎阿公礼稗，曾对狮秉笔画成一图，笔意十分精妙。这幅图以前藏于博晰斋前辈家，因为当初阿公亲手赠给了他的祖父。后来卖给了我，我曾请一位鉴赏家题签。因阿公原未署名，鉴赏家以元代曾有献狮的事，遂题为“元人狮子真形图”。博晰斋说：“阿公的丹青技艺，本不在元人之下。这一赏鉴不为谬误。”

【原文】

乾隆庚辰，戈芥舟前辈扶乩，其仙自称唐人张紫鸾，将访刘长卿于瀛洲岛，偕游天姥。或叩以事，书一诗曰：身从异域来，时见瀛洲岛。日落晚风凉，一雁入云杳。隐示鸿冥物外，不预人世之是非也。芥舟与论诗，即欣然酬答，以所游名胜破石崖、天姥峰、庐山联句三篇而去。芥舟时修献县志，因附录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为五言律诗八韵，对偶声韵俱谐；第九韵以下，忽作鲍参军行路难，李太白蜀道难体。唐三百年诗人无此体裁，殊不入格。其以东冬庚青四韵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诗；以穿鼻声七韵为一部例，又似稍读古书者。盖略涉文翰之鬼，伪托唐人也。

【译文】

乾隆二十五年间，戈芥舟前辈扶乩，降坛的仙人自称是唐代的张紫鸾，正要去瀛洲岛找刘长卿，一同去游天姥山。有人问他一些事，他写了一首诗道：“身从异域来，时见瀛洲岛。日落晚风凉，一雁入云杳。”诗里暗示他是世外的神仙，不愿干预人世间的是非。芥舟和他论诗，他便欣然应答。以他游览的名胜破石崖、天姥峰、庐山为题，写了三首诗离去。芥舟当时正在编写献县志，于是将这件事附录在志后。其中《破石崖》一首，前边为八韵五言律诗，对偶声韵全都合谐；第九韵以下，忽然变成鲍参军《行路难》、李太白《蜀道难》的诗体。唐代三百年间的诗人都没有这种诗体，实在不入格调。诗里用东、冬、庚、青四韵通押，模仿韩愈的《此日

足可惜》一诗，用鼻音七韵作为一个部例，又像是稍稍读过古书的人。大概这是个略微涉猎过翰墨的鬼，而假冒唐代人。

【原文】

河城（在县东十五里，隋乐寿县故城也。）西村民，掘地得一镜，广丈余，已触碎其半。见者人持一片去。置室中，每夕吐光。凡数家皆然。是亦王度神镜，应月盈亏之类。但残破之余，尚能如此，更异耳。或疑镜何以如此之大，余谓此必河间王宫殿中物。陆机与弟云书曰：仁寿殿中，有大方镜，广丈余，过之辄写人影。是晋代犹沿此制也。

【译文】

河城西村的村民挖地时挖到一块镜子，有一丈多宽，已经碎了一半。见到的人都拿了一片回家，放在屋子中，晚上都放出光亮。好几家都是这样。这也许像王度的神镜，能够与月亮的盈亏相应。但是它破损后的碎片还能放光，就更奇异了。有人不明白镜子怎么会这么大，我认为一定是河间王宫中的物品。陆机给他弟弟陆云的信中写道：“仁寿殿中有大方镜，有一丈多宽，能映出人影。”可见晋代还沿用这种规格。

【原文】

乾隆己卯庚辰间，献县掘得唐张君平墓志。大中七年，明经刘伸撰，字画尚可观，文殊鄙俚。余拓示李廉衣前辈，曰：公谓古人事胜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实，善笔札者必称晋，其时亦必有极拙之字。善吟咏者必称唐，其时亦必有极恶之诗。非晋之厮役皆羲献，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东家，实为一姓，盗跖柳下，乃是同胞，岂能美则俱美，贤则俱贤耶？赏鉴家得一宋砚，虽滑不受墨，亦宝若球图；得一汉印，虽谬不成文，亦珍逾珠璧。问何所取，曰取其古耳。东坡诗曰：嗜好与俗殊酸咸，斯之谓欤！

【译文】

乾隆二十四、五年间，献县挖出唐代张君平的墓志，为大中七年明经刘伸所撰，书法还可以，文章则很鄙俗。我拓了一本给李廉衣前辈看，说：“先生说古人事胜今人，这不是唐人的文章吗？天下人大都是以名气相互炫耀罢了，如果从实际看，善书法的人言必称晋，其实当时也肯定有极拙劣的字；善吟诗的人言必称唐，其实当时也肯定有极差的诗。并非晋代的差役走卒都是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屠夫和酒贩都是李白、杜甫。西施、东施是同姓，柳下跖、柳下惠是同胞，岂能够美就俱美，贤就俱贤呢？鉴赏家得到一方〔宋砚〕，虽然光滑不受墨，也看得像美玉样宝贵；得到一枚汉印，虽然错得不成字形，也把它看得比珠宝还珍贵。问他看中

了什么，说是看中它的古。东坡案：应作韩愈诗曰：‘嗜好与俗殊酸咸。’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吧！”

【原文】

交河老儒刘君琢，名璞，素谨厚，以长者称。在余家设帐二十余年，从兄懋园坦居，从弟东白羲轩，皆其弟子也。尝自河间岁试归，中途遇雨，借宿民家。主人曰：家惟有屋两楹，尚可栖止；然素有魅，不知狐与鬼也。君能不畏，则请解装。不得已宿焉。灭烛以后，承尘上轰轰震响，如怒马奔腾。君琢起著衣冠，长揖仰祝曰：偃蹇寒儒，偶然宿此，欲祸我耶？我非君仇；欲戏我耶？与君素不狎昵，欲逐我耶？今夜必不能行，明朝亦必不能住，何必多此扰攘耶？俄闻承尘上似老嫗语曰：客言殊有理，尔辈勿太造次。闻足音盖盖然，向西北隅去，顷刻寂然矣。君琢尝以告门人曰：遇意外之横逆，平心静气，或有解时。当时如怒詈之，未必不抛砖掷瓦。又刘景南尝僦一寓，迁入之夕，大为狐扰。景南诃之曰：我自出钱租宅，汝何得鸠占鹊巢？狐厉声答曰：使君先居此，我续来争，则曲在我。我居此宅五六十年，谁不知者。君何处不可租宅，而必来共住？是恃气相凌也，我安肯让君？景南次日遂移去。何陋庵先生曰：君琢所遇之狐，能为理屈；景南所遇之狐，能以理屈人。先兄晴湖曰：屈狐易，能屈于狐难。

【译文】

交河老儒刘君琢，名璞，一向淳谨宽厚，以长者著称。在我家做了二十多年家庭教师，从兄懋园和从弟东白，都是他的学生。一次，刘先生从河间岁试归来，中途遇到大雨，借宿在一户民家。主人说：“家中只有两间空屋可以住宿，可是一向有妖魅，不知是狐是鬼。先生如不害怕，就请解装住进去吧。”刘先生迫不得已，只好住了进去。灭烛以后，听到承尘纸上轰轰震响，如同怒马奔腾。他起身穿戴好衣冠，仰面对屋顶长揖施礼，祝告说：“我乃一介坎坷寒儒，偶然路宿此室。要害我吗？我与君无仇；要戏弄我吗？我与君素来不开玩笑；要驱逐我吗？今晚我肯定不能走，明晨也必定不能再住。君何必要多此一举，进行扰攘呢？”接着，听到承尘纸上似乎是一位老太婆的语气说：“客人说得很有道理，你们这些晚辈不要太造次。”随后听到一阵囊囊的脚步声，集中向西北角走去，顷刻就寂静无声了。刘君琢先生曾告戒学生说：“遇到意外险境，平心静气，或许有化解的可能。当时如果破口大骂，未必不会抛砖掷瓦。”还有，刘景南曾经租借一处住宅，搬进去的当天夜晚，就受到了狐妖的严重骚扰。刘景南呵斥说：“我自己出钱租宅，你怎么能鸠占鹊巢呢？”狐妖厉声回答说：“假设是君先居此宅，我后到来争，可说是我理曲。我居住此宅已经五六十年，谁不知道！君哪里不可以租处住宅呢，却偏要与我共

住？况且，君既对我盛气相凌，我安肯让君！”第二天刘景南就搬走了。何陋庵先生说：“刘君琢所遇到的狐妖，能被人的道理屈服；刘景南所遇到的狐妖，能用道理屈服人。”先兄晴湖说：“屈服狐妖容易，能屈服于狐妖却很难。”

【原文】

道家有太阴炼形法，葬数百年，期满则复生。此但有是说，未睹斯事。古以水银敛者，尸不朽，则啗然有之。董曲江曰：凡罪应戮尸者，虽葬多年，尸不朽。吕留良焚骨时，开其棺，貌如生，刃之，尚有微血。盖鬼神留尸伏诛也。某人（是曲江之亲族，当时举其字，今忘之矣。）时官浙江，奉檄莅其事，亲目击之。然此类皆不为祟。其为祟者曰僵尸。僵尸有二：其一新尸未敛者，忽跃起搏人；其一久葬不腐者，变形如魑魅，夜或出游，逢人即攫。或曰旱魃即此。莫能详也。夫人死则形神离矣，谓神不附形，安能有知觉运动？谓神乃附形，是复生矣，何又不为人而为妖？且新死尸厥者，并其父母子女，或抱持不释，十指抉入肌骨。使无知，何以能踊跃？使有知，何以一息才绝，即不识其所亲？是则殆有邪物凭之，戾气惑之，而非游魂之为变欤？袁子才前辈新齐谐载南昌士人行尸夜见其友事，始而祈请，继而感激，继而凄恋，继而变形搏噬。谓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始来也。一灵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百魄滞。魂在则为人也，魂去则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惟有道之人，为能制魄。语亦啗啗有精理。然管窥之见，终疑其别有故也。

【译文】

道家有太阴炼形法，埋葬几百年后，到了期限人便复生了。不过只有这种说法，并没看见这种事。古时用水银收敛死者，尸体不腐烂，则是确有其事。董曲江说，凡是罪大恶极应当戮尸的人，即使埋葬多年，尸体也不腐朽。吕留良的尸骨要被焚烧时，打开他的棺材，他的相貌还同活人一样，用刀一砍，还有血迹。大概是鬼神保留着他的尸体，使他受刑。某人当时在浙江做官，奉令主持这件事，曾亲眼见到。不过这一类尸体都不会作祟。那些作祟的叫作僵尸。僵尸有两种：一种是刚死还未收敛的，忽然跳起来伤人；一种是安葬了很长时间还没腐朽的，变成魑魅的样子，有时夜里出来，遇到人就抓。有人说这就是旱魃。没有人能说明白。一般人死后神与形就分离了，既然神不附在形上，尸体怎么还有知觉能运动？说神仍附在形上，这就是复生了。那怎么又不成为人而变成妖？而且刚死去的发生尸变，不分父母子女都会抱住不放，十个指头都插入肌肉里了。若说他没有知觉，又怎么能跳跃起来？若说他有知觉，为什么呼吸刚停就不认亲人了？这大概是另有邪物依凭着他，戾气迷惑了他，而不是游魂的变异造成的？袁子才前辈的《新齐

谐》中记载南昌的士子死后行尸，夜里见到他朋友的事。他开始时请求，继而表示感激，继而恋恋不舍，继而忽然变形去扑打朋友。因此说人的魂善良而魄凶恶，人的魂灵巧而魄愚蠢。当人在世上，魂没有泯灭，魄便附在魂上行动；当人去世时，心事已了，魂散去而留下了魄。魂在时就是人，魂去就不是人了。世上的行尸走影，都是魄干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制住魄。其中所说，道理确实精妙。不过据我看来，始终认为其中另有原因。

【原文】

任子田言，其乡有人夜行，月下见墓道松柏间，有两人并坐。一男子年约十六七，韶秀可爱；一妇人白发垂项，佝偻携杖，似七八十以上人。倚肩笑语，意若甚相悦。窃讶何物淫姬，乃与少年狎真。行稍近，冉冉而灭。次日，询是谁家冢，始知某早年夭折，其妇孀守五十余年，歿而合窆于是也。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情之至也。礼曰：“殷人之瘼也，离之，周人之瘼也，合之。善夫！圣人通幽明之礼，故能以人情知鬼神之情也。不近人情，又乌知礼意哉！”

【译文】

据任子田说，有一个人走夜路，看到墓地松柏之间有两个人并肩坐着，一个男子年纪在十六七岁，清秀可爱；另一个妇人白发垂颈，拿着拐杖，在七八十岁以上。他们相挨着谈笑，很亲热。那人十分奇怪，哪来的淫荡老太婆，和少年这么热乎。他走近了些，两人便消失了。第二天，他打听是谁家的墓地，这才知道那位少年夭折后，他的媳妇守寡五十多年，死后合葬在这里。《诗经》中说：“生则异室，死则同穴”。这是最亲的亲情。《礼》中说：“殷人之瘼也，离之；周人之瘼也，合之。善夫。”圣人理解阴阳间的礼仪，所以能通过人情了解鬼的情感。不近人情，又怎么知道礼义呢？

【原文】

族侄肇先言，有书生读书僧寺，遇放焰口。见其威仪整肃，指挥号令，若可驱役鬼神。喟然曰：冥司之敬彼教，乃逾于儒。灯影朦胧间，一叟在旁语曰：经纶宇宙，惟赖圣贤，彼仙佛特以神道补所不及耳，故冥司之重圣贤，在仙佛上。然所重者真圣贤。若伪圣贤，则阴干天怒，罪亦在伪仙伪佛上。古风淳朴，此类差稀。四五百年以来，累囚日众，已别增一狱矣。盖释道之徒，不过巧陈罪福，诱人施舍。自妖党聚徒，谋为不轨外，其伪称我仙我佛者，千万中无一。儒则自命圣贤者，比比皆是。民听可惑，神理难诬。是以生拥皋比，歿沉阿鼻，以其贻害人心，为圣贤所恶故也。书生骇愕，问此地府事，公何由知。一弹指间，已无所睹矣。

【译文】

族侄肇先说：有个书生在寺院读书，遇到放焰口。看见和尚威严整肃，指挥号令，好像可以驱使鬼神。书生感叹地说：“阴司敬重佛教，竟胜过儒教。”灯影朦胧中，有一老翁在旁边说道：“处理天下大事，只能靠圣贤，那些仙佛只是以神道来补圣贤所不及罢了。所以阴司敬重圣贤，在仙佛之上；但所敬重的是真圣贤。如果是伪圣伪贤，则触犯天怒，其罪也在伪仙伪佛之上。古代风俗淳朴，这类人很少。近四五百年以来，拘押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多，已另增一所地狱了。因为和尚道士之流，不过是巧说祸福，诱人施舍。除妖党聚众、谋为不轨外，伪称我是仙我是佛的人，千万人中没有一个。儒士中自命圣贤的人，则比比皆是。老百姓可以被迷惑，神却难以被骗。因此活着时高坐讲学，死后沉入阿鼻地狱，都是因为他贻害人心，被圣贤所嫌恶的缘故。”书生大惊，问：“这地府的事，你怎么会知道？”弹指之间，已什么也看不见了。

【原文】

甲乙有夙怨。乙日夜谋倾甲，甲知之，乃阴使其党某，以他途入乙家。凡为乙谋，皆算无遗策；凡乙有所为，皆以甲财密助其费，费省而功倍。越一两岁，大见信，素所倚任者皆退听。乃乘间说乙曰：甲昔阴调我妇，讳弗敢言。然衔之实刺骨，以力弗敌，弗敢婴。闻君亦有仇于甲，故效犬马于门下，所以尽心于君故，以报知遇，亦为是谋也。今有隙可抵，合图之。乙大喜过望，出多金使谋甲。某乃以乙金为甲行赂，无所不曲到。并既成，伪造甲恶迹，乃证佐姓名以报乙，使具牒。比庭鞫，则事皆子虚乌有，证佐亦莫不倒戈，遂一败涂地，坐诬论戍。愤恚甚，以真某久，平生阴事，皆在其手，不敢再举，竟气结死。死时誓诉于地下。然越数十年，卒无报。论者谓难端发自乙。甲势不两立，乃铤而走险，不过自救之兵，其罪不在甲。某本为甲反间，各忠其所事，于乙不为负心，亦不能甚加以罪。故鬼神弗理也。此事在康熙末年，越绝书载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危也。岂不信哉。

【译文】

甲乙二人之间有夙怨，乙日夜都想害甲。甲知道了，便暗中派他的亲信某人，从其他途径进入乙家，凡是他为乙谋划的事，都算计得没有疏漏；凡是乙要干什么，他都利用甲的钱暗中加以资助。这样，乙的经费没用多少而功效倍增。过了一两年，他极得乙的信任，乙平素所倚重的人都排到他后边了。于是某人便趁机对乙说：“甲过去曾暗中调戏我的媳妇，我不敢说，但刻骨地恨他。因为力量不敌，所以不敢和他斗。听说你和甲也有仇，所以我便到你门下效犬马之劳。我尽心尽

力为你办事，一方面是报答你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是为了报复。现在有机会，咱们一起对付他吧。”乙大喜过望，拿出许多钱财来算计甲。某人却用这些钱为甲疏通关系，各个关节都打通了。布置好了圈套，某人便伪造甲的恶劣行径和证人姓名告诉了乙，让乙写状子上告。等到在法庭上审问时，所有的事情都是没影的事，证人们也都不认帐，乙于是一败涂地，因犯诬陷罪被判戍边发配。乙又气又恨，但因为和某人关系长期以来很亲密，平生的隐私都被他掌握着，因此不敢上告，竟然气闷郁结而死。死时发誓要告到地下，可是过了几十年，还是没有报应。议论这事的人说是乙首先发难，甲与乙势不两立，这才铤而走险。这不过是为了自救，罪过不在甲。某人本来就是为甲使反间计，忠于他的职责，他对乙也不算负心，不能把罪名加给他。所以鬼神也不管这事。这事发生在康熙末年。《越绝书》中记载子贡对越王说：“有害人的心思，而叫别人知道，这就危险了。”这话实在叫人信服。

【原文】

里人范鸿禧，与一狐友真。狐善饮，范亦善饮，约为兄弟，恒相对醉眠。忽久不至。一日，遇于林田中，问何忽见弃，狐掉头曰：亲兄弟尚相残，何有于义兄弟耶？不顾而去。盖范方与弟讼也。杨铁崖白头吟曰：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头吟。与此狐所见正同。

【译文】

里人范鸿禧与一位狐妖友好。狐友善饮酒，范鸿禧也善饮酒，互相约为兄弟，常相对饮醉睡在一起。忽然狐友很久没来找范鸿禧，一天他们偶尔在高粱地相遇，范鸿禧问狐友：“为什么忽然不理我了？”狐友掉转头去说：“亲兄弟还手足相残呢，何况我这结义兄弟！”连头也没回就走了。原来当时范鸿禧正与弟弟打官司。杨铁崖《白头吟》说：“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头吟。”与这位狐妖所见完全相同。

【原文】

献县捕役樊长，与其侣捕一剧盗。盗跳免，繫其妇于官店（捕役拷盗之所，谓之官店，实是私居也。）。其侣拥之调谑，妇畏楚，噤不敢动，惟俯首饮泣。已缓结矣，长突见之，怒曰：谁无妇女，谁能保妇女不遭患难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即鸣官。其侣而止。时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长女嫁为农家妇，是夜为盗所劫，已褫衣反缚，垂欲受污，亦为一盗呵而止。实在子刻，中间仅仅隔一亥刻耳。次日，长闻报，仰面视天，舌侨不能下也。

【译文】

献县的治安队长带人去逮捕一个大盗。大盗逃脱了，于是把他的妻子抓到了官店。手下人抱着盗妻调戏，她害怕挨打，不敢动弹，只是低头哭泣，她的衣带已被松开了。这时队长突然见了，生气地训斥道：“谁家没有妇女？谁能保证妇女不会遭难落入他人之手？你敢这样，我现在就上告官长。”同伴害怕了，住了手。当时是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队长的女儿这天正嫁到农家，晚上被强盗劫走了，被反绑着剥去了衣服，眼看就要遭人污辱，也被一个强盗严厉制止了。那件事发生在子刻，中间仅仅隔了亥刻这一段时间。第二天，队长听到了这个消息，惊得舌头都僵了。

【原文】

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越年既久，又窈窕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人害也。厅事西小屋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异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琴师钱生，独不畏，亦竟无他异。钱面有癩风，状极老丑。蒋春农戏曰：是尊容更胜于鬼，鬼怖而逃耳。一日，键户外出，归而几上得一雨缨帽，制作绝佳，新如未试。互相传视，莫不骇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无敢取者。钱生曰：老病龙钟，多逢厌贱，自司空以外，（文达公时为工部尚书。）怜念者曾不数人。我冠诚敝，此狐哀我贫也。欣然取著，狐亦不复摄去。其果赠钱生耶？赠钱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译文】

皇上赐给裘文达公的宅第，在宣武门内的石虎胡同。文达宅第的前身，是右翼宗学。宗学之前，是吴驸马的府第。吴驸马的府第之前，是明朝大学士周延儒的府第。因为年代久远，又宏丽幽深，所以难免常常有鬼怪，但不害人。厅堂西侧有两间小屋，名为“好春轩”，是文达会见宾客的地方。北墙有一门，又横着通往另两间小屋。僮仆夜里睡在这屋内，睡着后都被鬼怪抬出。但不知是鬼还是狐。因此，没有人再敢到里面去睡觉。只有琴师钱生不怕，而且从来没遇到什么怪异。钱生脸上有白癩风，样子又老又丑。蒋春农向他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尊容更胜于鬼，所以鬼被吓跑了。”一天，钱生锁了房门外出，回来时桌上多了一顶雨缨帽，制作精美，而且崭新。大家互相传看，无不惊笑。由此知道是狐而不是鬼，但没人敢拿这帽子。钱生说：“我老病龙钟，总遭到嫌弃鄙视。除司空（文达公当时为工部尚书）外，同情我的没有几个人。我的帽子确实破旧，这狐是同情我贫穷。”于是欣

然取来戴上，狐也不再拿回去。帽真的是送给钱生的吗？又为什么要送给钱生呢？这真是难以理解。

【原文】

尝与杜少司寇凝台，同宿南石槽，闻两家轿夫相语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独宿。闻园中树下有斗声，破窗纸窃窥，见二人攘臂奋击，一老翁举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并现形为狐，跳踉摆拨，触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顿足曰：当诉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闻满园铃铛声，似有所搜捕，觉几上瓦瓶似微动，怪而视之，瓶中小语曰：乞勿言，当报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报，何有于我。举瓶掷门外碑趺上，旬然而碎，即闻 有声，意其就执矣。一轿夫曰，斗触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台顾余笑曰：非轿夫不能作此言。

【译文】

我曾与少司寇杜凝台共同住宿在南石槽，听两家轿夫闲谈说：“昨天出了一件怪事：我的表兄朱某在海淀为人看守坟墓，因进城没有返回，表嫂独自宿在坟园。夜间，听到园内的树下有格斗声，她挖破窗纸向外窥视，见二人正在奋力搏击，一位老翁举杖分隔二人，仍旧不能制止搏斗。忽然二人打倒在地，都现形为狐，跳踉摆拨，继续争斗，将老翁也触倒在地。老翁一跃而起，一手按住一狐呼叫说：‘逆子不孝！朱五嫂快出来助我一臂之力。’表嫂藏在屋内没敢出去，老翁气得顿足说：‘我要到土神那里控告你们。’于是都带着恼恨情绪散去了。次日夜间，又听见满园锁链银铛声，似乎是在进行搜捕。忽然觉得几案上的瓦瓶好象微微一动，表嫂感到奇怪，便到案前察看，听见瓶内低声细语地说：‘请别声张，日后我会向你报恩。’表嫂气愤地说：‘父母的恩还不肯报，更何况我！’连瓦瓶一起向门外的碑坐上掷去，瓦瓶碎裂之后，就听到了 叫声，好象是瓶中之物被捉住了。”一个轿夫说：“因打斗触倒父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竟至于被土神捕捉？真是太可怕了。”杜凝台回过头来对我笑着说：“非轿夫不能说出这句话。”

【原文】

里有张媼，自云，尝为走无常，今告免矣。昔到阴府，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养求佛降福，则廉吏尚不受赂，曾佛受赂乎？又问忏悔有益否？吏曰：忏悔须勇猛精进，力补前愆。今人忏悔，只是首求免罪，又安有益耶？此语非巫者所肯言，似有所受之耳。

【译文】

乡里有个张老太太，曾是走无常，如今不干了。以前到了阴府，曾经问冥吏拜佛有没有好处？冥吏说：“佛只是劝人做善事，做善事自然有福，并不是佛降福。如果说供养求佛就能降福，那么清廉的官吏尚且不受贿赂，佛怎么会接受贿赂呢？”她又问忏悔有没有益处。冥吏说：“忏悔必须勇于上进，努力补救以前犯下的罪过。现在的人忏悔，只是首先要求免罪，这又怎么能有益处呢？”这些话不是巫师肯说出来的，好像是受命这么说的。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一

槐西杂志一

【原文】

余再掌乌台，每有法司会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婿数楹，榜曰“槐西老屋”。公余退食，辄憩息其间。距城数十里，自僚属白事外，宾客殊稀。昼长多暇，晏坐而已。旧有《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二书，为书肆所刊刻。缘是友朋聚集，多以异闻相告。因置一册于是地，遇轮直则忆而杂书之，非轮直之日则已，其不能尽忆则亦已。岁月盻寻，不觉又得四卷，孙树馨录为一帙，题曰《槐西杂志》；其体例则犹之前二书耳。自今以往，或竟懒而辍笔欤，则以为《挥尘》之三录可也；或老不能闲，又有所缀欤，则以为《夷坚》之丙志亦可也。壬子六月，观弈道人识。

【译文】

我再次担任了御史台这个官职，由于经常遇到一些案件需要聚在一起研究审理，所以，我住在西苑的时候要多一些。后来，又借了袁家女婿家里的几间屋子，匾额上写着“槐西老屋”四个大字。工作结束后，我就到老屋里吃饭、休息。这里离京城有几十里地，除了所属官员到这里回禀公事以外，其他宾客就很少了。夏日，白天很长，有很多富裕时间，我经常闲坐消磨时光。我过去写的《滦阳消夏录》和《如是我闻》两卷书，已被书店刊印成册。由于亲朋好友经常聚到一起，彼此之间谈论一些异闻轶事，聊以消遣，所以，就在这里放了一个记事册子。每当轮到值班的时候，就回忆大家谈论过的事情，并潦草地把它们记录下来。若不值班，就暂时搁笔。有些事情回忆不起来，也就算了。岁月飞快地流逝，不知不觉中又写了四卷。孙树馨抄录了其中的一册，书名叫作《槐西杂志》，这册书的体例与前两册大体相同。从现在追溯到过去，有时候是因为懒惰而停笔，我觉得《挥尘》之三记载的内容还算说得过去；有时候又觉得虽然年迈但不能闲适，于是又提笔写了一些，我以为《夷坚》篇里的第三章也是可以的。乾隆五十七年六月，观弈道人记。

【原文】

《隋书》载兰陵公主死殉后夫，登于《列女传》之首。颇乖史法。（祖君彦《檄隋

文》称兰陵公主逼幸告终。盖欲甚炀帝之恶，当以史文为正。）沧州医者张作霖言，其乡有少妇，夫死未周岁辄嫁。越两岁，后夫又死，乃誓不再适，竟守志终身。尝问一邻妇病，邻妇忽瞋目作其前夫语曰：尔甘为某守，不为我守何也？少妇毅然对曰：尔不以结发视我，三年曾无一肝鬲语，我安得为尔守！彼不再醮轻我，两载之中，恩深义重，我安得不为彼守！尔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语塞而退。此与兰陵公主事相类。盖亦豫让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土遇我，国土报之之意也。然五伦之中，惟朋友以义合；不计较报施，厚道也；即计较报施，犹直道也。兄弟天属，已不可言报施；况君臣父子夫妇，义属三纲哉。渔洋山人作《豫让桥》诗曰：国土桥边水，千年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傲公。自谓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厉叔以不见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难，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见刘向《说苑》。）是犹怨怼之意，特与君较是非，非为君捍社稷也。其事可风，其言则未协乎义。或记载者之失乎？

【译文】

《隋书》记载兰陵公主用死来为后夫殉葬，所以《列女传》把她列在第一篇。这种记载与传统史学相违背。沧州有位名叫张作霖的医生，说有一位少妇，丈夫死了不到一年就嫁人了。过了两年，后夫又死了，她就赌咒发誓不再改嫁，竟然守了一辈子。有一天她去看望邻居家中一位有病的妇女。那位妇女忽然瞪起眼睛，以少妇前夫的声调喝叱说：“你怎么甘心为后夫守节，竟不为我守节？”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你不把我当作结发妻子，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你却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体贴温存的话，我凭什么为你守节？后夫不嫌我是二婚，结婚二年中，夫妻恩爱，情深义重，我怎么能不为他守节呢！你不扪心自问，反倒来责怪我！”鬼魂被问得无话可说。这个故事跟兰陵公主用死来缅怀后夫的故事差不多。这也和豫让曾说过的“你以普通人待我，我也像普通人一样地对待你；你把我当作国宾，我就用国宾的身份来回报你”一个意思。但是，在五常之中，只有朋友是以义相交的，朋友之间不讲报答，这就是厚道。就是讲求报答，也说得过去。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天然的，不能谈报答；更何况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在三纲之内。渔洋山人在诗《豫让桥》中说：“国土桥边水，千年恨不穷；如闻柱厉叔，死报莒傲公。”他认为这诗可以敦睦世风，这看法倒是不错。然而，柱厉叔因为不被国君了解而被放逐。于是他挺身死难，以使不了解臣下的君主惭愧。他的这个行动含着不满和怨恨，只为与君王计较是非，而不是为了捍卫江山社稷。他的事迹可以传说，但他的话却不合乎义。也许这是记叙者的过失吧？

【原文】

江宁王金英，字菊庄，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为诗，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颇近宋末四灵。尝画艺菊小照，余戏仿其体格题之，有以菊为名字，随花入画图句，菊庄大喜。则所尚可知矣。撰有诗话数卷，尚未成书，霜雕夏绿，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犹记其中一条云：江宁一废宅，壁上微有字迹。拂尘谛视，乃绝句五首。其一曰：新绿渐长残红稀，美人清泪沾罗衣。蝴蝶不管春归否，只趁菜花黄处飞。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圯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废馆芳草多，踏青年少时行歌。谯楼鼓动人去后，回风袅袅吹女萝。其四曰：土花漠漠围颓垣，中有桃叶桃根魂。夜深踏遍阶下月，可怜罗袜终无痕。其五曰：清明处处啼黄鹂，春风不上枯柳枝。惟应夹溪双石兽，记汝曾挂黄金丝。字亦英伟，不著姓名，不知为人语鬼语。余谓此福王破灭以后，前明故老之词也。

【译文】

江宁王金英，别字菊庄，是壬午年间我当考官时所录取的士子。他喜欢作诗，但才气稍弱。不过诗作清秀，不落俗套，与宋末的四灵派很相近。他曾画过一幅种菊花的画像，我有意按他的风格题辞在画上，其中有“以菊为名字，随花入画图”的句子。菊庄很高兴。由此，他的爱好就可想而知了。他写有诗话几卷，还没有成书。岁月流逝，现在书稿不知流落到何方了。我还记得其中有一条说：江宁有一间废弃的住宅，墙壁上隐约有字迹。扫去灰尘，仔细辨认，原来是五首绝句。第一首说：“新绿渐长残红稀，美人清泪沾罗衣。蝴蝶不管春归否，只趁菜花黄处飞。”第二首说：“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圯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何曾回。”第三首说：“荒池废馆芳草多，踏青年少时行歌。谯楼鼓动人去后，回风袅袅吹女萝。”第四首说：“土花漠漠围颓垣，中有桃叶桃根魂。夜深踏遍阶下月，可怜罗袜终无痕。”第五首说：“清明处处啼黄鹂，春风不上枯柳枝。惟应夹溪双石兽，记汝曾挂黄金丝。”字迹雄健怪异，没有写上作者姓名，不知道是人的诗还是鬼的诗。我想，这是福王被歼灭之后，明朝的遗老所写的诗。

【原文】

董秋原言，昔为钜野学官时，有门役典守节孝祠，即携家居祠侧。一日秋祀，门役夜起洒扫，其妻犹寝。梦中见妇女数十辈，联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见所识二贫媪亦在其中，再三审视，真不谬。怪问其未邀旌表，何亦同来。一媪答曰：人世旌表，岂能遍及穷乡 屋？湮没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虽祠不设位，亦招之来飨。或藏瑕匿垢，冒滥馨香，虽位设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颇创闻，然揆以神理，似当如是。又献县礼房吏魏某，临终喃喃

自语曰：吾处闲曹，自谓未尝作恶业；不虞贫妇请旌，索其常例，冥谪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发明。信忠孝节义，感天地动鬼神矣！

【译文】

董秋原说：以前他做钜野学官时，有个门役典守节孝祠，也就携带家眷居住在节孝祠旁。一天时值秋祀，门役深夜起身洒扫祠堂，门役妻子仍在睡觉。她梦见有几十批妇女，拉着手进入了节孝祠。心里明白是神降临，也没害怕。忽然看见她所认识的两位贫家婆也在其中，开始还以为自己认错了人，经再三辨认，确实没错。她感到奇怪，问：“你们没有邀请旌表，为何也同她们一起来了？”其中一个贫家婆说：“人世间的旌表，哪能遍及穷乡草房呢？湮没不闻的到处都有。神明同情贞妇苦守，虽然祠中没有设位，也招来享受祭祀。有的人隐藏污垢，冒充贞妇，虽然在祠中没有其位，反不允许进入。因此我们俩今天能够前来。”这件事可谓一大创闻，不过按神的道理推测，似乎应该如此。还有，献县礼房吏魏某，临终时喃喃自语说：“我在轻闲部门任职，自认为没作恶业；想不到对贫家妇前来请旌，按惯例索取小钱，冥司的惩罚是如此严重。”上述二事足以互相证明，可信忠孝节义是能感动天地和鬼神的。

【原文】

族叔行止言，有农家妇，与小姑并端丽。月夜纳凉，共睡檐下。突见赤发青面鬼，自牛栏后出，旋舞跳掷，若将搏噬。时男子皆外出守场圃，姑嫂悸不敢语。鬼一一攫搦强污之，方跃上短墙，忽噉然失声，倒投于地。见其久不动，乃敢呼人。邻里趋视，则墙内一鬼，乃里中恶少某，已昏仆不知人；墙外一鬼屹然立，则社公祠中土偶也。父老谓社公有灵，议至晓报赛。一少年哑然曰：某甲恒五鼓出担粪，吾戏抱神祠鬼卒置路侧，便骇走，以博一笑；不虞遇此伪鬼，误为真鬼惊踣也。社公何灵哉！”中一叟曰：某甲日日担粪，尔何他日不戏之而此日戏之也？戏之术亦多矣，尔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尔何独置此家墙外也？此其间神实凭之，尔自不知耳。乃共醵金以祀。其恶少为父母舁去，困卧数日，竟不复苏。

【译文】

我的本家叔叔行止说，有一位农家妇女和她的小姑子都长得端庄秀丽。二人月夜乘凉，睡在屋檐下。突然，从牛栏后窜出了一个红发青面鬼。旋转蹦跳着好像要吃人。当时，男人们都去看守田园了，姑嫂二人吓得大气不敢出。红发青面鬼便把两人一一摁着奸污了。之后鬼跳上了短墙，却“噉”地一声怪叫，仰面掉了下来。姑嫂见鬼倒地好久不动，才敢大声呼叫。左邻右舍纷纷赶来察看，原来墙里躺着的鬼是本村的恶少某某，已昏迷不省人事；墙外有一个鬼巍然挺立，原来

是土地庙里的泥胎。父老们议论说土地爷显灵，天亮要去祭祀。一位年轻人哑然失笑说：“甲某每天都是五更天起身去挑粪，我把土地庙里的小鬼扛到这儿来，想吓唬他一下，取个笑，不料让这个假鬼给撞上了，倒把他给吓趴下了。土地爷有什么灵？”有位老叟说：“甲某天天挑粪，你为什么别的时候不吓唬他，唯独今天才去吓唬他？开玩笑的方法多得很，为什么忽然扛来这尊泥胎来？这尊泥胎放在哪儿不行，为什么偏偏放在这家人的墙外？这里边一定有鬼神支使啊，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于是大家募集了些钱，祭祀了一番。那个恶少被他的父母抬回家去，昏昏沉沉地睡了好几天，也没有苏醒过来。

【原文】

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其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皆似乎，故“突”转为“涂”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译文】

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的白城村再有一座糊涂神祠。当地人对这位糊涂神敬奉极严。传说稍有不敬，就会遭受大风冰雹的灾祸。然而不知这位糊涂神是哪一代人，也不知为什么得了这个雅号。后来查阅《通志》，才知道是“狐突祠”，是元朝中统三年奉皇帝之旨建造的，本名“利应狐突祠”。“糊”与“狐”同音，当地人读入声和平声相似，所以“突”也就成了“涂”。这又是一个“杜十姨”的故事。

【原文】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绍书《韵石轩笔记》，言见一石子，作太极图。是犹纹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颜介子尝见一英德砚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点画波磔耳。谛视，非嵌非雕，亦非渍染，真天成也。不更异哉！夫山与地俱有，石与山俱有，岂开辟以来，即预知有程邈隶书欤？即预知有东坡《赤壁赋》欤？即曰山孕此石，在宋以后，又谁使仿此字，谁使题此语欤？然则天工之巧，无所不有，精华蟠结，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测矣。世传河图洛书，出于北宋，唐以前所未见也。河图作黑白圈五十五，洛书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国《论语注》，称河图即八卦。（孔安国《论语注》今已不传，此条乃何晏《论语集解》所引。）是孔氏之门，本无此五十五点之图矣，陈抟何自而得之？至洛书既谓之书，当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与河图相同，是宜称洛图不得称书。系词又何以别之曰书乎？刘向、刘歆、班固并称洛书有文，孔颖达《尚书正义》并详载其字数。（《洪范》初一日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

载此一章，云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皆禹所叙第，其龟文惟有二十字云云。虽所说字数不同，而足见由汉至唐，洛书无黑白点之伪图也。）观此砚山，知石纹成字，凿然不诬，未可执卢辨晚出之说，（明堂九室法龟文，始见北齐卢辨《大戴礼注》。朱子以郑康成说，偶误记也。）遂以太乙九宫，真为神禹所受也。（今术家所用洛书，乃太乙行九宫法，出于《易纬·乾凿度》，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太乙家，当明原不称为洛书也。）

【译文】

石头中有事物的形象，常常出现。姜绍书《韵石轩笔记》中说，见过一块石头，上面有太极图的纹样。这还是石头纹理呈螺旋形，偶然分为黑白两色而已。颜介子曾经见过一块英德产的石砚，上面有白色线纹，成为“山高月小”四个字，笔画分明。这白色线纹一直透入石砚背后，隐隐约约还像字的反面，只是模糊不清，点折撇捺不很分明而已。仔细地察看，这几个字并非嵌镶也非雕刻，更不是染上去的，真是天然生成，这不是更奇异吗！山岭和

大地是共存的，石头与山岭也是共存的，哪里有开天辟地的时候，就预先知道有程邈的隶书呢？就预先知道有苏东坡的《赤壁赋》呢？即使是山岭孕育了这块石砚，时代在宋以后，那么又是谁模仿了程邈的隶书？又是谁题了苏东坡《赤壁赋》中的字句？可见天然物象的巧妙，真是无所不有！精华汇集，自成文章，并不是常理所能理解的。世间流传的河图洛书，出现在北宋，唐以前没有出现过。河图上有黑白圆圈五十五个，洛书上有黑白圆圈四十五个。据孔安国《论语注》说，河图就是八卦。（孔安国《论语注》已经失传，这里引用的是何晏《论语集解》一书中曾引用过的材料。）这是说，孔夫子的学说，本来没有这种五十五点的河图，陈抟又从何处得到呢？至于洛书，既然叫做书，应当有文字，却也是四十五个圈，和河图相同，这应该称为洛图，不能称为洛书。系辞又怎能别称为书呢？刘向、刘歆、班固等人都说洛书有文字，孔颖达《尚书正义》还详细地记载了洛书的字数。（《洪范》“初一日五行”一章的注疏说，《五行志》全文记载了这一章，说这六十五字都是洛书本来的文字。估计上天的言语简单扼要，一定没有次序的数目。“初一日”等二十七字，是大禹加上去的；“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大刘和顾氏认为龟背先有，共三十八字，小刘认为“敬用”等话都是大禹所解释的，那龟文只有二十字。虽然说的字数不同，但完全可以看出，从汉代至唐代，洛书没有黑白点的伪图形。）看到这个石砚，知道石头的纹理形成文字，是确凿可信的，不能偏信卢辨晚

出的说法(明堂九室法龟文,首先出于北齐卢辨的《大戴礼注》。朱子以为是郑康成的说法,是偶然记错了)。就以为太乙九宫真是大禹神所传授的。(现在的术士所用的洛书,是太乙行九宫法,出于《易纬·乾凿度》,也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太乙家,当时本来就不叫洛书。)

【原文】

表兄刘香畹言,昔官闽中,闻有少妇素幽静,殁葬山麓。每月明之夕,辄遥见其魂,反接缚树上,渐近则无睹。莫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谴之故,而必使人见其受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译文】

表兄刘香畹说:以前在闽中做官时,听说有位少妇素好幽静,死后埋葬在山脚下。每到月明的夜晚,就会遥见她的灵魂被反手捆在树上,逐渐靠近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没人明白其中的缘故。我说:“这是有所表示:人不知道她受惩罚的缘故,却必定要让人看见她受惩罚,表示人所不知道的隐迹,鬼神是知道的。”

【原文】

陈太常枫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辄作呻吟声,疑其病也。问之,云无有。既而时作呓语,呼之不醒。其语颇了了,谛听皆狎之词,其呻吟亦受淫声也。然问之终不言。知为魅,牒于社公。夜梦社公曰:魅诚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于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马卒无故首自陨,始悟社公所谓力不能制也。然一驺耳,未必城隍之所爱;即城隍之所爱,神正直而聪明,亦必不以所爱之故,曲法庇一驺。牒一陈而伏冥诛,城隍之心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顾畏,隐忍而不敢言,其视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视此社公,又何如也?

【译文】

太常寺卿陈枫说,有一个小孩子,约十四、五岁,每当睡熟时便呻吟不止。家里人都怀疑他是有病,问他,他说没有。后来,小孩子又在睡觉时说起了梦话,叫也叫不醒他。梦话很真切,仔细一听,尽是一些淫褻的话,他的呻吟声,也是被奸褻的声音。然而问他他始终不说。家里人断定他是魅怪,便到土地庙里告状。这天夜里土地爷托梦说:“鬼魅确实有,但不是我的能耐可以制服的。”于是又告到城隍庙。过了一宿,城隍庙中泥塑的牵马卒的脑袋无缘无故地掉了下来。人们这才意识到土地爷说的“制不了”的缘由。一名小小的牵马卒,不见得就为城隍所钟爱;即使是城隍所钟爱的,以神灵的正直和聪明而言,也不会因所爱枉法而庇护一名牵马卒。状子一呈上去,牵马卒立刻被阴间处死,城隍公怎么想的也就很明白了。那位土地爷却揣摩别人,畏畏缩缩,不敢说真话。他把城隍看成什么了呢?

城隍又会怎样看这位土地神呢？

【原文】

赵太守书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见。俄飞瓦击落其帽。次日睡起，见窗纸细书一诗，曰：深院满枝花，只应蝴蝶采； 草下虫，尔有蓬蒿在。语殊轻薄，然风致楚楚，宜其不爱纨 儿。

【译文】

据赵守三说，一个人晚上遇见了狐女，便上前去挑逗，狐女一下子不见了。不一会儿飞来了一块瓦，击落了那人的帽子。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他发现窗户纸上写了一首诗：“深院满枝花，只应蝴蝶采， 草下虫，尔有蓬蒿在。”诗的语句极为轻薄，但却很别致。人们不喜欢纨裤子弟，看来是有道理的。

【原文】

田白岩言，尝与诸友扶乩，其仙自称真山民，宋末隐君子也。（按：山民有诗集，今著录《四库全书》中。）倡和方洽，外报某客某客来，乩忽不动。他日复降，众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云水散人，拙于应对，不如避之为佳。其一心思太密，礼数太明，其与人语恒字字推敲，责备无已。闲云野鹤，岂能耐此苛求，故遁逃尤恐不速耳。后先姚安公闻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译文】

田白岩说：曾经和朋友们一起扶乩，请来的神仙自称叫真山民，是宋代末年的隐士。（按：山民有诗集，现今著录在《四库全书》中。）大家唱和诗歌，正在高兴的时候，仆人从面进来报告，说有某某、某某两位客人来到，乩马上就停下不动了。后来扶乩时，真山民又降临了，大家问他那天突然离开，是什么原因？真山民在沙盘上写乩语说：“那两个人，一个十分世故，应酬方法很熟练，一见面必定有几百句阿谀的话。我是浮云流水般懒散的人，不善于应酬，不如躲开他为好。另一个人心思太细致，礼数太苛刻，他和别人说话，常常一字一句地推敲，要求很多。我像闲云野鹤，怎能忍受这种苛求呢？所以只得避开，还怕跑得不够快呢！”后来，姚安公听说这件事，便说：“这位仙人毕竟是拘束谨慎的读书人，器度胸襟不够开阔。”

【原文】

从兄懋园言，乾隆丙辰乡试，坐秋字号中。续一人入号，号军问姓名籍贯，拱手致贺曰：昨梦女子持杏花一枝插号舍上，告我曰：明日某县某人至，为言杏花在此地。君名姓籍贯适符，岂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考具，称疾而出。乡

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花，逼乱之而终弃之，竟流落不知所终，意其赍恨以歿矣。

【译文】

从兄懋园说：乾隆丙辰年乡试，他坐在秋字号中。接着有一人入号，号军问了他的姓名籍贯，拱手祝贺说：“今天我梦见一个女子，手持一枝杏花，将花插在号舍上，并告诉我说：‘明天某县某人报到后，请你转告他，就说杏花在此。’君的姓名籍贯恰与她说的相符，岂不是可喜的佳兆！”这人一听，大惊失色，连随身带来的考试文具都没解下来，就推说有病又走了。有位了解这人的同乡说：“这位书生有个小婢女名叫杏花。他逼迫杏花为他献身，后来又抛弃了杏花。可怜的杏花姑娘孤身流浪，不知落到何处，恐怕是早已饮恨身亡了。”

【原文】

从孙树森言，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愤愤，不牒其商所问其贗，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无人理，金曰：其妇夙与其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按陈业滴血，见《汝南先贤传》，则自汉已有此说。然余闻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则商之弟不上诉，商之弟不上诉，则其妇之野合生子亦无从而败。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译文】

堂孙纪树森说，山西有个人把家产都托付给弟弟，自己出外经商去了。他旅居在外，娶了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过了十多年，妻子有病去世了。商人带着儿子返回老家。他的弟弟害怕他讨还资产，就诬告说哥哥带回来的孩子是抱养的，不能继承父业。兄弟俩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只得告到官府。县令是个昏庸的官，他没有仔细审问商人有关问题的真假，而是依据传统的滴血法来作试。幸好父子的血相合，县令便把商人的弟弟揍了一顿板子，赶走了。商人的弟弟不相信滴血的事，他也有一个儿了，便刺血相验，果然他与儿子的血不相合。于是，他就以此做为证据，说县令的判断是不足为凭的。乡里人都厌恶他贪婪、没有人味儿，便向官府作证说：“他媳妇以前跟某人相好，那儿子根本不是他的，因此血也不合。”人们

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也验证，终于证实有奸情，拘来他妻子的相好一审，对方也低头认罪。商人的弟弟羞愧无地自容，竟然休了妻子赶走了儿子，自己也弃家外逃，连他的那份家产也一同归了他的哥哥。听说此事的人无不称快。陈业滴血辨认兄长骸骨的故事，见于《汝南先贤传》。可见从汉朝以来就有用滴血法辨认血缘关系的说法。然而我听一位老吏说：“亲骨肉的血必能相合，这是在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在冬天把验血的容器放在冰雪上，冻得使它极凉；或者在夏天用盐醋擦拭容器，使容器有酸咸的味道，那么所滴的血一接触容器，就会马上凝结，即使是骨肉至亲的血也不会相合。所以用滴血验亲法断，并不能断得完全正确。但是这位县官如果不使用滴血法，那么商人的弟弟就不会上诉，而他妻子私通生孩子的事就不会败露。也许有什么神秘的原因所驱使，不可完全责备这位县官拘泥于古法。

【原文】

都察院蟒，余载于《滦阳消夏录》中，尝两见其蟠迹，非乌有子虚也。吏役畏之，无敢至库深处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启库检视，乃一无所睹。知帝命所临，百灵慑伏矣。院长舒穆鲁公因言内阁学士札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遥见其出入曝鳞。墓前两槐树，相距数丈，首尾各挂于一树，其身如彩虹横亘也。后葬母卜圻，适当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类千百蜿蜒去。葬毕，乃归。去时其行如风，然渐行渐缩，乃至长仅数尺。盖能大能小，已具神龙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围如柱，而能出入窗棂中，隙才寸许，亦犹是也。是月，与汪蕉雪副宪同在山西马观察家，遇内务府一官，言西十库贮硫黄处亦有二蟒，皆首矗一角，鳞甲作金色。将启钥，必先鸣钲。其最异者，每一启钥，必见硫黄堆户内，磊磊如假山，足供取用，取尽复然。意其不欲人入库，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即守库之神，理或然欤！《山海经》载诸山之神，蛇身鸟首，种种异状，不必定作人形也。

【译文】

都察院出现蟒蛇的事，我在《滦阳消夏录》中记载过，并曾经两次见到它蟠踞的痕迹，并非凭空虚构的。衙署中的差役害怕蟒蛇，没有一个人敢走到库房深处的。壬子年二月，我奉旨维修都察院房屋，亲自打开仓库检查，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大概是皇帝命令所到的地方，各种生灵都害怕地躲开了。院长舒穆鲁公说，内阁学士札大人的祖坟墓地也有巨蟒，经常远远看到它出来晒太阳。墓前两株槐树，相距几丈远，大蟒蛇的头和尾各挂在一株树上，蛇身像彩虹一般横挂空中。后来埋葬母亲时，墓地刚好在那个地方，便祭祀祈祷，果然见大蟒蛇带着成千上百的蛇蜿蜒离去。等他母亲葬礼结束，蟒蛇才回来。大蟒蛇行走时，快得像风一

样。不过一面行走，一面缩小，最后缩到只有几尺长。这蟒蛇能大能小，已经有神龙的技能了。于是醒悟到都察院的蟒蛇，粗得像柱子一样，却能在窗阜中出出进进，那缝隙只有一寸来阔，也是神龙的技能啊。这个月，我与副宪汪蕉雪在山西马观察家，遇到内务府的一位官员。据这位官员说，内务府西十库中藏有硫黄的地方，也有两条蟒蛇，头上都长出一只角，全身布满金色的鳞片。为了安全，开库取硫黄时，必先打铃，使蟒蛇听到铃声后躲避。最奇怪的是，每次开库，必见门内硫黄堆积如山，足够取用；用完了又堆得满满的。料想它是不要人进入库房，所以人也不敢随便进去。有人说这就是守库之神，从道理上说，或者是的。《山海经》中记载的许多山神，或蛇身，或鸟首，形状怪异，不必一定像人的样子。

【原文】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丧爱子，痛不欲生。一夜偶过其墓，徘徊凄恋，不能去。忽见其子独坐陇头，急趋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辄引退。与之语，神意索漠，似不欲闻。怪问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缘也，缘尽，则尔为尔我为我矣，何必更相问讯哉！掉头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顿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义，当不丧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变幻，以绝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见，父子兄弟夫妇，均视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趋于薄哉！

【译文】

我的兄长晴湖曾说，王震升晚年失去了爱子，痛不欲生。一天夜里他偶尔路过儿子的坟墓，便徘徊留恋不忍离去。忽然他看见儿子独自坐在田陇尽头，便急忙跑过去。鬼也不避他。他想握儿子的手，鬼便后退。他和儿子说话，儿子却非常冷漠，仿佛不爱听。他感到奇怪，便问怎么回事。鬼嘲笑道：“父子之情，不过是宿缘，如今缘份已尽，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何必再来呢？”说完掉头就走了。王震升便不再思念儿子了。有客人说：“如果西河明白这个道理，也不会失明了。”先兄晴湖说：“这是孝子的至情，做这样的变幻，就是要断绝父亲对他的思念之情。这与晋人郗超密信的用意一样，并不是正理。如果每人心中都存有这个念头，那么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情谊都被看作萍水相逢，人情不就更加淡薄了吗？”

【原文】

某公纳一姬，姿采秀艳，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独坐则凝然若有思，习见亦不讶也。一日，称有疾，键户昼卧。某公穴窗纸窥之，则涂脂傅粉，钗钏衫裙，一整饬，然后陈设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问，姬蹙然敛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宠婢也。翰林将歿，度夫人必不相容，虑或鬻入青楼，乃先遣出。临别，切切私嘱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于密室靓妆私祭我；我魂若

来，以香烟绕汝为验也。某公曰：徐铉不负李后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听汝。姬再拜炷香，泪落入俎。烟果袅袅然三绕其颊，渐蜿蜒绕至足。温庭筠《达摩支曲》：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此之谓欤！虽琵琶别抱，已负旧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犹愈于同床各梦哉。

【译文】

某公纳得一姬，不但姿貌秀丽，连言谈举止也很迷人，而且十分善解人意。可是，每当她独自静坐时，就会凝神发呆，若有所思。某公司空见惯，也没感到惊讶。一天，她自称有病，关起门户来昼卧在床。某公在室外挖破窗纸向室内窥视，见她涂脂敷粉，戴好钗钏，穿上衫裙，周身上下一一精心打扮妥当，然后陈设酒果，似乎要祭祀什么人的亡灵。某公推门而入，盘问她要干什么。她紧皱眉头，整了整衣袖跪在地上说：“妾原来是某位翰林的宠婢。翰林临终前，揣度身后夫人必定不会容我，担心我会被卖入青楼，于是就提前安排我出了府门。临别时，他情恳意切地私嘱我说：‘你嫁人我毫无怨恨，嫁得其所更是我的欣慰。只是希望每逢我的忌日，你一定要在密室中靓妆私自祭祀我；我的灵魂如果前来，就用香烟缠绕在你的周围，作为验证。’”某公说：“徐铉不负李后主，宋皇没有怪罪他。我成全你又有何妨。”于是，她开始焚香拜祀。想起翰林的深情厚爱，不禁泪水纷纷，落到了供桌上。果然，袅袅香烟围着她的面颊绕了三周，并逐渐蜿蜒向下，一直缠绕到双足。温庭筠的《达摩支曲》说：“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就是描写的这种情况呀！虽然是琵琶别抱，已负旧恩，但身去心留，不胜于同床异梦吗！

【原文】

交河一节妇建坊，亲串毕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谑者，戏问曰：“汝今白首完贞矣，不知此四十余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动心否乎？节妇曰：人非草木，岂得无情。但觉礼不可逾，义不可负，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扫毕，忽似昏眩，喃喃作呓语。扶掖归，至夜乃苏，顾其子曰：顷恍惚见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劳慰甚至，言人世所为，鬼神无不知也。幸我平生无瑕疵，否则黄泉会晤，以何面目相对哉！越半载，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论之曰：佛戒意恶，是铲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胶胶扰扰，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为，抑亦贤矣。此妇子孙，颇讳此语。余亦不敢举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谓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讳之！

【译文】

交河县一位守节的寡妇女建了牌坊，亲戚们都来了，有一位表姊妹从小就和她戏谑，开玩笑地说：“如今你是守节到白头，不知在这四十年的岁月中，面对晨

花夕月，你能一点不动心吗？”节妇回答：“人不是草木，哪能没情。但我觉得不能越礼，不能负义，因此能够克制自己，不干违背礼义的事。”有一天是清明节，祭扫坟墓完毕，这位节妇忽然感到眩晕，喃喃地说起胡话来。人们将她搀扶回家，到了夜间，才清醒过来。她对儿子说：“刚才恍惚中看见了你父亲。他说不久就要来接我，还说了很多安慰我的话，说人世间的所做所为，鬼神没有不知道的。幸好我这一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然，有何脸面在九泉之下去与他相见？”过了半年，她果然死去了。这是举人王梅序对我说的。王梅序评论说：“佛教严禁恶念，这是铲除邪恶根本的方法。不是上流人就做不到这一点。一般人忙忙乱乱的，什么念头没有？只因有所畏惧，而不敢干。能做到这一点，也可以算是贤人了。”节妇的子孙很忌讳这番话，所以我也不敢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家族。但是她的话光明磊落，如同白日青天，明明白白地不自欺欺人，又何必隐讳呢？

【原文】

姚安公监督南新仓时，一廩后壁无故圯。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几如猫。盖鼠穴壁下，滋生日众，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压也。公同事福公海曰：方其坏人之屋，以广己之宅，殆忘其宅之托于屋也耶？余谓李林甫、杨国忠辈尚不明此理，于鼠乎何尤。

【译文】

我的父亲姚安公任南新仓监督时，仓库的后墙无故倒塌了。挖开来一看，发现死鼠足有一石多，其中个儿大的几乎像猫。这是因为老鼠长期在这墙下打洞，繁殖得越来越多，洞也越打越大，以至于这垛墙下全被掏空了。地面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终于倒塌了。先父的同事福海说：“当老鼠破坏别人房屋，扩大自己的洞穴时，可能忘了自己的洞穴依赖房屋而存在的吧。”我认为，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尚且不明白这番道理，又怎么能苛求老鼠呢？

【原文】

先曾祖润生公，尝于襄阳见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颇悉，相与叹劫数难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数人所为，非天所为也。明之末年，杀戮淫掠之惨，黄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叶以后，官吏率贪虐，绅士率暴横，民俗亦率奸盗诈伪，无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积百年冤愤之气，而发之一朝。以我所见闻，其受祸最酷者，皆其稔恶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数耶？昔在贼中，见其缚一世家子，跪于帐前，而拥其妻妾饮酒，问：敢怒乎？曰：不敢。问：愿受役乎？曰：愿。则释缚使行酒于侧。观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贼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尝调仆妇，仆有违言，捶而缚之槐，使旁观与妇卧也。即是一端，可类推矣。

座有豪者曰：巨鱼吞细鱼，鸷鸟搏群鸟，神弗怒也，何独于人而怒之？僧掉头曰：彼鱼鸟耳，人鱼鸟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游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书二十字曰：尔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说。楼下寂无人，楼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阴事也。后豪者卒覆其宗。

【译文】

我曾祖父润生公，曾在襄阳遇见一个僧人，本来是明末流寇首领惠登相幕下的僚属，讲述流寇的事相当详细，大家都感叹劫数难逃，僧人说：“按我的看法，劫数是人自己造成的，并非上天所为。明朝末年，杀人奸淫抢掠的残酷，连黄巢那时所谓杀人流血三千里，都不能相比拟。原因是明朝中叶以后，官吏都贪污枉法，地主富豪都残暴横行，社会风气也都是奸诈偷窃欺骗成风，无所不至。所以下面百姓蕴积着怨恨，上面引起天神的愤怒，百多年来积下的冤枉怨愤的怒气，一下子发作起来。从我所见所闻来说，受到最残酷的灾祸的人，都是作恶最多的人。这能说是天命吗？那时我在流寇队伍里，看到他们绑住一个贵族官僚的公子，要他跪在军营帐篷前面，他们却抱着他的妻子姬妾饮酒，还问这个公子：‘你敢生气吗？’公子说：‘不敢。’又问：‘你愿意做奴才吗？’答说：‘愿意。’于是给公子松绑，叫他在旁边斟酒侍候。看到的人中，有人感叹，觉得于心不忍。有一个被困在流寇中的老人说：‘我今天才明白因果报应了。’原来这个公子的祖父曾经调戏仆人的老婆，仆人发牢骚，被主人打了一顿，绑在槐树上，让他在旁边看着主人和自己老婆睡觉。就从这一件事，可以类推其他了。”一位在座的富豪说：“大鱼食小鱼，老鹰抓小鸟，上天都不谴责，为什么光是谴责人呢！”僧人转过头去说：“那些是鱼类、鸟类，难道人是鱼是鸟吗？”富豪生气地站起来走了。第二天，这富豪找了一批打手，冲到僧人寄住的寺院，想羞辱僧人一番。谁知僧人已经带着包裹离开了，只见墙上写有二十个大字：“尔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说。楼下寂无人，楼上有明月。”大家疑心这是讽刺富豪暗中干的坏事。后来，这个富豪终于出事，被灭了族。

【原文】

有郎官覆舟于卫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两掌各握粟一掬，咸以为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于水者，上视暗而下视明，惊惶瞽乱，必反从明处求出，手皆掬土。故检验溺人，对十指甲有泥无泥别生投死弃也。此先有运粟之舟沉于水底，粟尚未腐，故掬之盈手耳。此论可谓入微，惟上暗下明之故，则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张衡《灵宪》曰：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又刘邵《人物志》曰：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然则上暗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译文】

有一位郎官乘坐的船在卫河里翻了，他的一位侍姬溺水而死。把她的尸体打捞上来，发现她的两只手各攥着一把米，人们都感到很奇怪。河岸上的一位老人说：“这可一点儿也不奇怪。凡是沉到水里的人，往上看黑暗，往下看明亮。惊恐慌乱之中，只想从往亮的地方逃生，溺水者都攥着两把泥。所以，检验淹死者，就看十个指甲里有没有污泥来分别是自己投水还是死后弃尸水中。这儿原先沉了一艘运粮船，米还没有完全腐烂。所以死者就攥了两把米。这一分析可以说细致入微。只是上暗下明这一说法，还不能分析出个所以然来。张衡在《灵宪》篇中说：“太阳好比是火，月亮好比是水；火的光芒外露，水则内蕴其中。”刘劭在《人物志》一文中说：“火光向外映时，在里面看不见；水光向内收敛，不能映射在外。”可见上面暗下面亮，是水的本性。

【原文】

程念伦，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间，来游京师，弈称国手。如皋冒祥珠曰：是与我皆第二手，时无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门人吴惠叔等扶乩，问：仙善弈否？判曰：能。问：肯与凡人对局否？判曰：可。时念伦寓余家，因使共弈。（凡弈谱，以子记数。象戏谱，以路记数。与乩仙弈，则以象戏法行之。如纵第九路横第三路下子，则判曰：“九三。”余皆仿此。）初下数子，念伦茫然不解，以为仙机莫测也。深恐败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颤，始敢应一子，意犹惴惴。稍久，似觉无他异，乃放手攻击。乩仙竟全局覆没，满室哗然。乩忽大书曰：吾本幽魂，暂来游戏，托名张三丰耳。因粗解弈，故尔率答。不虞此君之见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长安道上，鬼亦诳人。余戏曰：一败即吐实，犹是长安道上钝鬼也。

【译文】

程念伦，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年间来到京师，弈技号称国手。如皋人冒祥珠说：“他和我都是二流弈手，因为还没发现一流高手，他只是匆匆忙忙地自我称雄罢了。”一天，我的学生吴惠权等人扶乩招仙，众人问：“仙人善于对弈吗？”乩仙判说：“能。”又问：“肯与凡人对一局吗？”乩仙判说：“可。”当时程念伦住在我家，因此让他去与乩仙对弈。（凡弈谱，以子纪数。象戏谱，以路记数。与乩仙弈，则以象戏法行之。如纵第九路横第三路下子，则判曰：“九三。”余皆仿此。）刚下几个子的时候，程念伦茫然不解，以为仙机莫测，唯恐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凝思苦索，汗流夹背，手发着颤，好不容易才敢应落一子，落子后还惴惴不安。时间稍微一长，似乎觉得乩仙并无高深技能，于是放手攻击。乩仙越战越败，竟全局覆灭，满室哗然。乩架忽然大字书写说：“我本是个幽魂，暂来游戏，托名张三丰。因为

自己粗知对弈，也就草率答应下来。不料受到这位先生的围困，我从今也就往而不复了。”吴惠叔感叹地说：“长安街上，鬼也会诳人。”我开玩笑说：“一败就吐真情，还不过是长安街上的一个钝鬼。”

【原文】

景州申谦居先生，讳诩，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尝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风。衣必袍，食必粗粝。偶门人馈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异，实食之不惯也。尝从河间岁试归，使童子控一驴；童子行倦，则使骑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无一物，而地下芜秽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横卧户前。夜半睡醒，闻祠中小声曰：欲出避公，公当户不得出。先生曰：尔自在户内，我自在户外，两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声曰：男女有别，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户内户外即是别，出反无别。转身酣睡。至晓，有村民见之，骇曰：此中有狐，尝出媚少年人，入祠辄被瓦砾击。公何晏然也？后偶与姚安公语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中谦居，亦大异事。姚安公戏曰：狐虽媚尽天下人，亦断不到君。当是诡状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惊怖欲逃耳。可想见先生之为人矣。

【译文】

景州人申谦居，名诩，是与我父亲姚安公同在康熙五十二年中的举人。申先生天性温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但他孤高自赏，一尘不染，具有古君子之风。他穿的必是粗麻袍子，吃的必是粗茶淡饭。偶尔他的学生把祭祀用过的肉送给他，他却把肉拿到市上去换豆腐。他说：“不是我好与众不同，实在是我吃不惯这些东西。”一次他从河间参加岁试归来，叫小童牵着驴。小童疲倦了，他就让小童骑驴，自己牵着走。天色将晚，又下起雨来，他们只好投宿在一所破庙里。这座破庙里只一间房子，屋里什么也没有，地面上污秽不堪。他摘下一扇门板，横躺在门前。半夜醒来，他听到庙里有人轻声说：“我想出去回避您，可您在门口挡着，出不去。”申谦居说：“你在屋里，我在屋外，互不影响，何必回避呢？”呆了一会儿，又听到屋内小声说：“男女有别，还请您放我出去。”申先生说：“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已经是男女有别了，出来反而不方便。”说完又酣睡起来。天亮后，村民发现申先生睡在这儿，吃惊地说：“这儿有狐仙，经常出来迷惑少年，进庙就会遭到砖头瓦块的袭击。您为什么平安无事呢？”后来他偶然和姚安公谈起这件事，笑道：“狐仙要迷我申谦居，可是一件大奇闻！”姚安公开玩笑说：“狐仙即便媚遍了天下人，也轮不到你申谦居。您这副诡状奇形，狐仙恐怕没有见过，弄不清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所以被吓得逃跑了。”由此可见申谦居先生的为人了。

【原文】

董曲江前辈言，乾隆丁卯乡试，寓济南一僧寺。梦至一处，见老树下破屋一间，欹斜欲圯。一女子靓妆坐户内，红愁绿惨，摧抑可怜。疑误入人内室，止不敢进。女子忽向之遥拜，泪涔涔沾衣袂，然终无一言。心悸而悟。越数夕，梦复然，女子颜色益戚，叩额至百余。欲逼问之，倏又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园，见庀下有故柩，已将朽。忽仰视其树，则宛然梦中所见也。询之寺僧，云是某官爱妾，寄停于是，约来迎取。至今数十年，寂无音问。又不敢移瘞，旁皇无计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与历城令相善，乃醵金市地半亩，告于官而迁葬焉。用知亡人以入土为安，停搁非幽灵所愿也。

【译文】

老前辈董曲江说：乾隆十二年乡试，住在济南一所寺院里。做梦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棵大树下有间破败的屋子，歪歪斜斜，快要倒塌的样子。屋子里坐着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愁眉苦脸，样子十分可怜。他怀疑错进入别人家里，就站住不敢进去。这个女人忽然向董曲江远远地行礼，眼泪滴湿了衣襟，但始终不讲一句话。董曲江一害怕，梦就醒了。过了几夜，又做同样的梦，那女人的神色更加悲伤，行礼叩头一百多次。想靠近去问她，突然梦又醒了。这个疑团一直不理解，告诉同住的朋友，也都解释不出。有一天，他在寺院的园林中散步，看见廊屋下面停放一具旧棺材，都快要烂掉了。忽然间，抬头看那棵大树，好像是梦中所见的一般。向寺院僧人询问，说是这棺材里是某某官员的小老婆，停放在这里，约好以后来运走。从停放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又不敢送去安葬，想来想去没有办法，已经很长久了。董曲江一下子明白过来。他本来和历城县令是朋友，于是就拿出银子，买了半亩坟地，禀告过县官，把棺材迁葬了。从这件事知道，死人以入土为安，棺材长期停放，并非幽灵的愿望呀！

【原文】

朱青雷言，高西园尝梦一客来谒，名刺为司马相如。惊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数日，无意得司马相如一玉印，古泽斑驳，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亲昵者不能一见。官盐场时，德州卢丈雅雨为两淮运使，闻有是印，燕见时偶索观之。西园离席半跪，正色启曰：凤翰一生结客，所有皆可与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二物：此印及山妻也。卢丈笑遣之曰：谁夺尔物者，何痴乃尔耶！西园画品绝高，晚得末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挥毫。虽生硬倔强，乃弥有别趣。诗格亦脱洒。虽托迹微官，蹉跎以歿，在近时士大夫间，犹能追前辈风流也。

【译文】

朱青雷说，高西园（凤翰）曾梦见一位客人来拜访他，名片上写的是“司马相如”。他惊奇地醒来，不知道预示什么。几天以后，高西园无意之中得到司马相如的一枚玉印。玉印古色古香，锈迹斑驳，篆刻极为精妙，真是昆吾刀刻的。高西园佩带着不离身，除非是至亲好友，谁也不让看。他在盐场任职时，德州人卢雅雨任两淮盐运使，听说他有这方玉印，便在宴席间偶然向他索要观看。高西园离席半跪着严肃地说：“我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我的身外之物无一不可以与朋友共享，唯有两样东西不可割爱：一是这枚玉印，再就是我的妻子。”卢雅雨笑着说：“谁想夺你的东西？怎么痴心到这个样子。”高西园的画艺极高，晚年患了偏瘫，右臂残废，就用左臂作画。画出的画看起来生硬不流畅，却别有一番风趣。他的诗风格也洒脱，虽然他官职低微，坎坷一生，但在近时的士大夫中，也称得上是具有前辈的才气之人了。

【原文】

杨铁 词章奇丽，虽被文妖之目，不损其名。惟鞋杯一事，猥褻淫秽，可谓不韵之极，而见诸赋咏，传为佳话。后来狂诞少年，竞相依仿，以为名士风流，殊不可解。闻一巨室，中元家祭，方举酒置案上，忽一杯声如爆竹，然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数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铁 故事也。

【译文】

杨铁 诗文奇丽，虽然被视为文妖，但并不损害名声。只有鞋杯一事，猥褻淫秽，可说是不雅到了极点，可是却被人赋咏，传为佳话。后来，狂诞少年们竞相模仿，认为是名士风流，真是太不可理解了。听说有家富豪，中元节举行家祭，刚把酒放在供桌上，忽然声如爆竹，酒杯从中裂开，没人能够解释其中的缘故。时间一久，才知道祭祀的前几天，这家富豪的子弟邀了妓女，此杯爆裂是借铁 故事进行警告。

【原文】

太常寺仙蝶、国子监瑞柏，仰邀圣藻，人尽知之。翰林院金槐，数人合抱，瘿磊如假山，人亦或知之。礼部寿草，则人不尽知也。此草春开红花，缀如火齐，秋结实如珠。《群芳谱》、《野菜谱》皆未之载，不知其名。或曰即田滕公道老。（此草种两家田滕上，用识界限。犁不及则一茎不旁生，犁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过所侵之数。故得此名。）余谛审之。叶作锯齿，略相似，花则不似，其说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处阶前甬道之西。相传生自国初，岁久渐成藤本。今则分为二歧，枝格杈丫，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长春草”。余官礼部尚书时，作木栏护之。

门人陈太守，时官员外，使为之图。盖化湛深，和气涵育，虽一草一虫，亦各遂其生若此也。礼部又有连理槐，在斋戒处南荣下。邹小山先生官侍郎，尝绘图题诗。今尚贮库中。然特大小二槐相并而生，枝干互相缠抱耳，非真连理也。

【译文】

太常寺的仙蝶，国子监的瑞柏，都受到圣上的称赞，无人不知。翰林院的金槐，好几个人才能抱过来，树身上木瘤累累像假山，有些人也知道。但礼部衙门的寿草，却很少有人知道。寿草春天开红花，连缀起来如火齐；秋天结子如珠子。《群芳谱》、《野菜谱》中都没有关于寿草的记载，不知道它的名称。有人说，这种草就是“田埂公道老”。叶子呈锯齿形，和“田埂公道老”大体相像，它的花则不像。所以我认为上述说法不对。这种寿草生长在礼部衙门的穿堂以北，治事处台阶前甬道以西的地方。相传草生长于开国之初，天长日久，渐渐长成藤科植物。如今它分成两支，枝杈繁茂，俨然成了一棵老树。曹地山先生把它称为“长春草”。我任礼部尚书的时候，曾制作木栏杆加以保护。我的门人、知府陈兑，当时任礼部员外郎，我还请他画了一幅图画。这是因为酝酿精湛，天地之气孕育，即便是一草一虫，也都这么生机勃勃。礼部还有一棵连理槐，在斋戒处的南翼下。邹小山先生任礼部侍郎的时候，曾为这棵连理槐画了一幅图，并在图上题了诗。这幅画如今还保存在府库中。这不过是大小两棵槐树并列而生，枝干互相缠抱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枝杈相连。

【原文】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忏悔，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阳公畜数羊，一羊忽人立而舞。众以为不祥，将杀羊。雷阳公曰：羊何能舞，有凭之者也。石言于晋，《左传》之义明矣。祸已成欤，杀羊何益？祸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岂在杀羊？自是一言一动，如对圣贤。后以顺治乙酉拔贡，戊子中副榜，终于通判，讫无纤芥之祸。

【译文】

道家主张以祈祷免灾，佛家主张以忏悔赎过，儒家则主张以修德来战胜邪魔。道家、佛家是治末，只有儒家才是治本。本家祖父雷阳公养了几只羊，有一只羊忽然像人似的站立起来跳舞。人们都以为不吉利，主张把这只羊杀掉。雷阳公说：“羊怎么能跳舞呢？一定是有什么灵物依凭着它。石头对着晋人魏榆自言自语，《左传》不是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吗？如果灾祸已经形成，杀掉这只羊有何好处？如果灾祸没有形成，那就是鬼神对我提出的警告，这只能去修德，杀羊管什么用？”从此以后，雷阳公的一举一动都像面对着圣人。后来，他在顺治二年成为拔

贡。顺治五年考中副榜，最终官至通判，一直没有遭遇过一点灾祸。

【原文】

三从兄晓东言，雍正丁未会试归，见一丐妇，口生于项上，饮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异气耳，非妖也。骈拇枝指，亦异于众，可曰妖乎哉！余所见有豕两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于闻家庙社会见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则如常；日以右手操笔鬻字画。使谈讖纬者见之，必曰此豕祸，此牛祸，此人疴也，是将兆某患；或曰：是为某事之应。然余所见诸异，讵毫无征验也。故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

【译文】

堂兄晓东三哥说：雍正五年会试回来，看见一个讨饭妇人，嘴巴生在脖子上，饮食却和常人一样。这是个人妖吗？我说：“这是偶然间感受到奇怪的精气而已，并非妖怪。有人两个脚趾头连生，一手长出第六个手指，也不同于正常人，难道可以叫他为妖怪吗？我见过有两个头的猪，有背上长一只蹄的牛。在闻家庙的祭社赛会上，我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掌大得像畚箕，手指像锤子，但左手却很正常。平日他用右手拿笔写字画画出售。假如谈论讖纬征兆的人见了，一定说那是猪的灾祸，那是牛的灾祸，那是人的怪病了，将会预兆什么什么；还有人会说，这是某件事的报应。但是，我见到的各种异常的事物，一直毫无因果报应。所以，我对于汉代儒者的学说，最不相信的是《春秋》讲阴阳，以及《洪范五行传》；对于宋代儒者的学说，最不相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

【原文】

房师孙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后所作，与醒时无异。馆阁诸公，以为斗酒百篇之亚也。督学云南时，月夜独饮竹丛下，恍惚见一人注视壶盏，状若朵颐。心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盏曰：今日酒无多，不能相让。其人瑟缩而隐。醒而悔之，曰：能来猎酒，定非俗鬼。肯向我猎酒，视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访意。市佳酿三巨碗，夜以小几陈竹间。次日视之，酒如故。叹曰：此公非但风雅，兼亦狷介。稍与相戏，便涓滴不尝。幕客或曰：鬼神但歆其气，岂真能饮！先生慨然曰：然则饮酒宜及未为鬼时，勿将来徒歆其气。先生侄渔珊，在福建学幕，为余述之。觉魏晋诸贤，去人不远也。

【译文】

房师孙端人先生，文章深雅，天性好饮。醉后的作品，与醒时所作没有差别。翰林院诸公，都认为他是继李白之后的第二个斗酒百篇。孙先生督学云南时，一

次在月夜的竹丛下独自饮酒，恍惚见一人注视酒杯，好像也在饮酒。他心里明白这是鬼魂，也不恐怖，只是用手按住酒杯说：“今天酒不多，不能相让。”这人一听，就退缩着消失了。他醒后很后悔，说：“能来猎酒，肯定不是俗鬼。肯向我猎酒，是看得起我。怎么当时就辜负了他前来相访的好意呢？”于是买来三大碗好酒，夜晚用小桌陈放在竹丛下。次日一看，酒丝毫也没动用。于是叹息说：“这位先生非但风雅，也很耿直清正。稍微和他开了开玩笑，他便一滴酒都没肯尝。”有个幕客说：“鬼神只是歆享酒食的气味，岂能真饮！”孙先生一听，又感慨地说：“由此看来，应该在成鬼以前抓紧时间痛饮，不要等将来成鬼后空闻酒气。”孙先生的侄子渔珊在福建学幕对我讲了此事。我认为魏晋时期的诸位贤士，与孙先生比较起来，相差不远。

【原文】

钱塘俞君祺（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乾隆癸未，在余学署。偶见其《野泊不寐》诗曰：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围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诗曰：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张继诗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均从对面落笔，以半夜得闻，写出未睡，非咏巴童舟、寒山寺钟也。君用此法，可谓善于夺胎。然杜、张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说鬼，不太鹘兀乎？俞君曰：是夕实遥见月下一人倚树立，似是文士。拟就谈以破岑寂，相去十余步，竟冉冉没，故有此语。钟忻湖戏曰：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唐人谓之见鬼诗，犹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译文】

钱塘人俞祺，乾隆二十八年，在我的学署里任职。我偶然看到他的一首名为《野泊不寐》的诗作，写道：“芦荻荒寒夜水明，四围唧唧夜虫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孤松看月明。”我说：“杜甫的诗：‘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张继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都是从对面落笔，以半夜听到声音，写出没有入睡，所吟的不是巴童与客船，也不是寒山寺的钟声。您用了这种笔法，真称得上是善于脱胎换骨。然而，杜甫、张继描写的都是眼前景物，您却忽然说起鬼来。不是太唐突了吗！”俞祺说：“这天晚上，我确实遥见一个人倚树而立，看上去是个文士。我想过去与他攀谈解闷，距离他几十步远，他竟慢慢地消失了。所以有了这么几句诗。”钟忻湖开玩笑说：“‘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唐朝人说这是见鬼诗，不过仍然属于假借。您这首诗作，真的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见鬼诗了。”

【原文】

霍丈易书言，闻诸海大司农曰：“有世家子，读书坟园。园外居民数十家，皆巨

室之守墓者也。一日，于墙缺见丽女露半面，方欲注视，已避去。越数日，见于墙外采野花，时时凝睇望墙内，或竟登墙缺，露其半身，以为东家之窥宋玉也，颇萦梦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应有此艳质；又所见皆荆布，不应此女独靓妆，心疑为狐鬼。故虽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词。一夕，独立树下，闻墙外二女私语。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我为狐鬼，何必徒使惊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痴儿不解事至此。世家子闻之窃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称非狐鬼，其为狐鬼也确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称小人者，岂惟不自称，且无不痛诋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术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访之。果无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来。

【译文】

听霍易书老先生说，户部尚书海先生曾告诉他：有一位官宦子弟在看坟园里念书。园外住着几十户人家，都是为人家看坟的。有一天，他在墙缺口处看见一个美女，露出半张脸来。他刚要仔细看看，女子已经避开了。过了几天，这位女子在墙外采野花，并时时往墙里看。有一回竟然爬上墙缺口，露出上半身。他以为这美女对自己有意，但他转念一想，这儿住的都是些粗俗之人，哪来这么漂亮的女人？而且这里女人都衣着朴素，没有人像这样浓妆艳抹，便疑心是狐鬼。所以她虽然眉目传情，他始终没搭一句话。一天晚上，他独自站在树下，听到墙外两个女人窃窃私语。一个女人说：“你的意中人正在月下散步，还不快点儿找他去。”一个女人说：“他正疑心我是狐仙鬼怪，何必让他担惊受怕。”一个又说：“青天白日的哪来的狐仙鬼怪？这家伙怎么傻到这个份上。”他听了这话暗自高兴，提了提衣服就要出去。忽然又猛地醒悟，自称不是狐仙鬼怪，就一定是狐仙鬼怪了。天下的小人没有自称是小人的，不但不自称是小人，还都痛骂小人，以表明自己不是小人。这两个狐狸精玩的也是这套把戏。他一甩胳膊竟回去了。第二天，他秘密查访，果然没有这样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也再没出现过。

【原文】

吴林塘言：曩游秦陇，闻有猎者在少华山麓，见二人然卧树下。呼之犹能强起，问：“何困踈于此？”其一曰：“吾等皆为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一少女绝妍丽，伺隙调我。我意不自持，即相狎。为其父母所窥，甚见羞辱。我拜跪，始免捶挞。既而闻其父母絮絮语，若有所议者。次日，竟纳我为婿，惟约山上有主人，女须更番执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载后，病瘵，夜嗽不能寝，散步林下。闻有笑语声，偶往寻视，见屋数楹，有人拥我妇坐石看月。不胜恚忿，力疾欲与角。其人亦怒曰：鼠辈乃敢瞰我妇！亦奋起相搏。幸其

亦病惫，相牵并仆。妇安坐石上，嬉笑曰：尔辈勿斗，吾明告尔：吾实往来于两家，皆托云上直，使尔辈休息五日，蓄精以供采补耳。今吾事已露，尔辈精亦竭，无所用尔辈。吾去矣。奄忽不见。两人迷不能出，故饿踣于此。幸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语亦同。猎者食以乾，稍能举步，使引视其处。二人共诤曰：向者墙垣故土，梁柱故木，门故可开合，窗故可启闭，皆确有形质，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净如拭。今何土窟以外，崎岖不容足耶？窟广不数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岂我二人之形亦为所幻化耶？一人见对面 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楼失手所碎，今峭壁无路，当时何以上下耶？四顾徘徊，皆惘惘如梦。二人恨狐女甚，请猎者入山捕之。猎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无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不便宜者存。鱼吞钩，贪饵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尔二人宜自恨，亦何恨于狐？二人乃惘默而止。

【译文】

吴林塘说，以前游历秦陇一带，听说有一个猎人，在少华山的山脚下，看见有两个人奄奄一息地躺在树下。猎人叫醒他们，还能勉强坐起来。猎人问：“你们为什么累得躺在这里？”其中一个人说：“我们都是被狐狸精迷惑的人。当初，我晚上赶路，走错了路口，到一户山民家里借宿。这户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悄悄地和我调情。我把持不住，就和她相爱了。这件事被她父母发现，大骂一顿。我跪下求饶，才免得挨打。不久，听到她的父母反复商量，好像议论什么。第二天，居然招我为女婿。只是山上还有主人，姑娘要轮流去做工，五天上班，五天在家里。我也安下心来。过了半年，我的病越来越沉重，晚上咳嗽得不能睡觉，就起来到树林去散步。我听到那边有谈笑说话的声音，偶然走过去看看。只见有几间屋子，有一个人抱着我妻子，坐在石头上看月亮。我很愤怒，撑着病体要痛打那人一顿。那个人也很生气，说：‘你这小子竟敢偷看我老婆！’也愤然而起和我打起来。幸而那个人也是有病的，我们相互拉扯，都倒在地下。那个女人却安安稳稳地坐在石头上，笑嘻嘻地说：‘你们两个不要打了，我给你们讲明白吧：我实在来往于你们两个人之间，都是借口值班，让你们一次各自有五天休息，养精蓄锐，便于我采补罢了。现在我的行为已经败露了，你们的精力也已枯竭，用不着你们了。我走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两人昏昏沉沉，走不出山，又饿又累，所以躺在这里。幸好碰到你们，我们的命有救了。”另外一个人讲的，内容也相同。猎人给他们吃干粮，然后勉强能行走。叫他们带去看看原来住的地方，两人都很奇怪，说：“以前的墙壁是泥的，屋梁屋柱是木头的，大门和窗户都可开可关，都是实实在在的，并非虚幻的影子，现在怎么都成了土洞呢？原来院子地面平坦，干净得像洗擦过一

样，现在怎么在土洞之外，坑坑洼洼的地面，连人站都站不住呢？土洞不过几尺大小，狐狸自己躲藏没问题，又怎么能容纳我们两个人呢？难道我们两个的形体也被狐狸精变化了吗？”其中一个人看见对面山崖上有几片破磁片，便说：“这是我上楼时失手跌碎的碗，现在悬崖峭壁，路都没有，当时怎能上上下下呢？”四处东张西望，走来走去，觉得迷迷糊糊，像做了一场梦。这两个人十分憎恨那个狐狸精，要求猎人上山追捕。猎人说：“意外的相逢，就成为好夫妻，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事情太便宜了，一定有不便宜的东西在里面。鱼吞食钓钩，是贪吃鱼饵的原故；猩猩被刺流血，是贪喝酒的原故。你们两个应该悔恨自己，又怎能憎恨狐狸精呢！”两个人才愁容满面，不说什么了。

【原文】

林塘又言，有少年为狐所媚，日渐羸困，狐忧时时来。后复共寝，已疲顿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辞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顾。怒责其寡情，狐亦怒曰：与君本无夫妇义，特为采补来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势交者，势败则离；以财交者，财尽则散。当其委曲相媚，本为势与财，非有情于其人也。君于某家某家，皆向日附门墙，今何久绝音问耶？乃独责我！其音甚厉，侍疾者闻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内，寂无一言。

【译文】

吴林塘又说：有个少年受到狐女迷惑，身体日益羸弱，狐女还时常照来不误。后来他们共寝时，少年已经疲顿得不能与狐女交合。狐女这才披衣起身，要告辞而去。少年流着泪进行挽留，狐女却毫不顾念少年的恋情。少年气愤地指责狐女薄情，狐女也怒形于色地说：“我与君本来就没有夫妻情义，只是为采补才来的。既然君的膏髓已竭，我不走还能采补什么！这好比以权势交往朋友，权势败落朋友就会离开，又好比以钱财交往朋友，钱财用光朋友就会散去。朋友委曲攀附，本来就是为的权势和钱，并不是对人有情义。君对于某家某家，向来都是攀附门墙，为什么至今已经很长时间不通音信了呢？却单单指责我！”狐女声色俱厉，侍疾者听后无不叹息。少年这才反面向内，静默无言。

【原文】

汪旭初言，见扶乩者，其仙自称张紫阳。叩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轻传而已。会有仆妇窃资逃，仆叩问：尚可追捕否？仙判曰：尔过去生中，以财诱人，买其妻；又诱之饮博，仍取其财。此人今世相遇，诱汝妇逃者，买妻报；并窃资者，取财报也。冥数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语。然此论一出，凡奸盗皆诿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澜尔？乩不能答。有

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从狡狴恶少游，安知不有人匿仆妻而教之作此语？阴使人侦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则聚而呼卢，仆妇方艳饰行酒矣。潜呼逻卒围所居，乃弭首就缚。律禁师、巫，为奸民窜伏其中也。蓝道行尝假此术以败严嵩，论者不甚以为非，恶嵩故也。然杨、沈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争者，一方士从容谈笑，乃制其死命，则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为嵩，使因而排及清流，虽韩、范、富、欧阳，能与枝梧乎？故乩仙之术，士大夫偶然游戏，倡和诗词，等诸观剧则可；若借卜吉凶，君子当怖其卒也。

【译文】

汪旭初说，我见过一个扶乩的，乩仙自称张紫阳。问他《悟真篇》中内容，乩仙竟不能回答，只是判道：“炼金丹是大道行，不敢轻易传给别人。”恰巧有一位仆人的妻子偷了钱逃跑了，仆人就问乩仙：“还能把她抓回来么？”乩仙下判语说：“你上辈子用钱财诱骗人，把他的妻子买到了手。又引诱他喝酒赌博，把他的钱再赚回来。这人今世相遇，拐骗走你的妻子，是报复你买他的妻子；偷走了你的钱，是对你诈骗人家钱财的报应。气数已经事先定，去追捕也不会抓到，不如罢手。”汪旭初说：“真仙自然不胡说，他说出这种观点，那么凡是奸盗都把责任推到夙因上，无需追捕，这不就等于推波助澜吗？”乩仙回答不下来。有人怀疑说：“这个扶乩的人常常和一伙狡猾的恶少混在一起，怎么能知道不是他们藏了仆人的妻子，而叫他说这种话？”于是暗地里派人去侦察。天刚擦黑，扶乩人果然往一个曲巷去了。侦察的探子上了屋顶观察，只见一帮人正在赌博，仆人的妻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在为大家敬酒。探子悄悄地叫来巡逻兵，把房子团团围住，屋里的人俯首就擒。法律禁止巫师、巫婆活动，是因为作奸犯科的往往潜伏其中。蓝道行曾用巫术除掉了严嵩。舆论界并不认为他不对，因为人民太恨严嵩了。然而像杨继盛、沈炼等忠臣，抛头颅、洒热血所办不到的事，一个方士在谈笑之间就置他于死地，那么方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幸亏他所除掉的是严嵩，排挤的是那些清官，恐怕就是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的名臣，也很难说是否能相抗衡。所以说，乩仙术只能供士大夫们偶然游戏一下，作诗唱和，把它当作看戏还可以。如果用它来卜问吉凶，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君子就得小心。

【原文】

从叔梅庵公曰：淮镇人家有空屋五间，别为院落，用以贮杂物。儿童多往嬉游，跳掷践踏，颇为喧扰。键户禁之，则窃逾短墙入。乃大书一贴粘户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秽污！姑以怖儿童云尔。数日后，夜闻窗外语：感君见招，今已移入，当为君坚守此院也。自后人有入者，辄为砖瓦所击，并僮奴运杂物者亦不敢

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颓，狐仙乃去，此之谓妖由人兴。

【译文】

我的堂叔梅庵公说：淮镇有户人家有五间空房，自成院落，用来贮存杂物。儿童常聚集到这里戏耍，蹦跳吵闹。主人把院门锁上，孩子们就跳墙而入。主人挥笔写了一个告示贴在门上，说：“这是狐仙住的地方，请勿干扰”想吓唬那些孩子们。过了几天，夜里听到窗外有人说：“感谢主人召唤，我们已经搬过来住了，今后要为你看守这个院落。”从此以后，只要有人进入这个院落，就会遭到砖瓦的袭击。就连僮仆搬运杂物，也不敢去了。由于长久不修整，房屋竟全部倒塌了，狐仙这才离去。这就是所谓妖由人起。

【原文】

余有庄在沧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旧有水明楼五楹，下瞰卫河。帆墙来往栏下，与外祖雪峰张公家度帆楼，皆游眺佳处。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纳凉，诸孙更番随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见男妇数十人，登一渡船，缆已解。一人忽奋拳击一叟落近岸浅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愤置，船已鼓棹去。时卫河暴涨，洪波直泻，汹涌有声。一粮艘张双帆顺流来，急如激箭，触渡船，碎如。数十人并没，惟此叟存，乃转怒为喜，合掌诵佛号。问其何适。曰：昨闻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养媳为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质田得金如其数，赍之往赎耳。众同声曰：此一击神所使也。促换渡船送之过。时余方十岁，但闻为赵家庄人，惜未问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沧州人有逼嫁其弟妇而鬻两侄女于青楼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贩绿豆泛巨舟诣天津，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盐舟纤索中断，横扫而过，两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号呼数日乃死。先外祖一仆闻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惨祸，真大怪事！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间事。

【译文】

我有处庄园在沧州南，名叫上河涯，现在已经卖给别人。庄园中过去有五间水明楼，下瞰卫河。卫河中的帆船就在楼下来往，与外祖张雪峰先生家的度帆楼，都是游览远眺的好地方。我的先祖母和太夫人夏季常居住楼上乘凉，儿孙们轮流侍奉。一天，我推窗向南眺望，见几十名等待渡河的男女登上渡船，船已解去缆绳正在离岸的时候，一位老翁忽然被人奋击一拳，落到岸边的浅水里，衣服鞋子全被淹湿。老翁起身怒骂，渡船已经离开岸边向深水划去。当时卫河正在暴涨，洪波直泻，汹涌湍急。一艘满张双帆的粮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急如快箭，将渡船撞得几乎碎成了烂柿子。船上的几十个人全部丧命，只有在岸边被击落浅水的老翁幸

存没死。老翁一见，转怒为喜，合掌高诵佛号。人们问他到何处去。老翁说：“昨天听说有个族弟，以二十金的价格把童养媳卖给人作妾，约定今天书写卖身契。我急忙典质田产，凑足身价，想用这笔钱赎留下来。”众人异口同声地说：“看来这一拳是神灵指使的。”都催促船家立即用另一只渡船快送老翁过河。当时我年甫十岁，只是听说老翁是赵家庄的人，可惜没问他的姓名。这是雍正癸丑年的事。还有，先太夫人说：有个沧州人，逼身弟媳改嫁，并把两个侄女卖到了青楼，邻里都感到愤愤不平。一天，他腰缠重金，乘巨船到天津贩卖绿豆，晚上将船停在河边，坐在船舷上，垂下双足冲洗。忽然西岸的一艘盐船断了纤索，横扫而过，两舷相切，他从两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同割截一般，一连嚎叫了几天才死。先外祖的一个仆人听到这件事，急忙奔告外祖说：“某甲遭到这等惨祸，真是一大怪事！”外祖若无其事地说：“这事并不奇怪。如果他不遭此祸，那才反而成了怪事。”这是雍正甲辰、乙巳年间的事。

【原文】

交河王洪绪言，高川刘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东厢三楹，以妻歿无葬地，停柩其中；西厢二楹，幼子与其妹居之，一夕，闻儿啼甚急，而不闻妹语。疑其在灶室未归，从窗罅视已息灯否。月明之下，见黑烟一道，蜿蜒从东厢户下出，萦绕西厢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儿，黑烟乃冉冉敛入东厢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后每月夜闻儿啼，潜起窥视，所见皆然。以语其妹，妹为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译文】

交河县王洪绪说：高川县刘某，有住房七间，自己住中间三间；东厢房两间，因为还没有坟地，停放着亡妻的棺木；西厢房两间，是妹妹带着刘的小儿子住着。一天晚上，他听到小孩高声啼哭，却听不到妹妹的声音，怀疑妹妹在厨房没有回来，就从窗缝中看看西厢房熄灯了没有。在月光下，他看见有一道黑烟，从东厢房门下面蜿蜒飘出，到西厢房的窗户下面，盘来盘去，很久都不飘走。等到妹妹醒来，抚慰小儿子，那道黑烟才慢慢地退入东厢房里去。刘某知道，这是妻子的魂魄。从此以后，每次听到孩子啼哭的月夜，刘某都偷偷爬起来观察，见到的情形都是这样。刘某告诉了妹妹，妹妹感动得哭起来。多悲伤呀，父母的良知，死后还不忘记孩子吧？做子女的想念父母，能够这个样子吗？

【原文】

先师桂林吕公 斋言，其乡有官邑令者，莅任之日，梦其房师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忧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棹未归，是诸弟子之过也。然念之未敢忘。

今幸托荫得一官，将拮据营窀穸矣。盖某公卒于戍所，尚浮屠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归我之骨，不如归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羁于此也。我初为此邑令，有试垦莱者，吾误报升科。诉者纷纷，吾心知其词直，而恐干吏议，百计回护，使不得申，遂至今为民累。土神诉与东岳，岳神谓事由疏舛，虽无自利之心，然恐以检举妨迁擢，则其罪与自利等。牒摄吾魂，羁留于此，待此浮粮减免，然后得归。困苦饥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时爵禄，所得几何？而业海茫茫，竟杳无崖岸，诚不胜泣血椎心。今幸子来官此，傥念平生知遇，为吁请蠲除，则我得重入转轮，脱离鬼趣。虽生前遗蜕，委诸蝼蚁，亦非所憾矣。邑令检视旧牒，果有此事。后为宛转请豁，又恍惚梦其来别云。

【译文】

我的老师、桂林人吕吧斋先生说，他的家乡有位任县令的人，上任那天，夜里梦见他的房师某先生。某先生面容憔悴，好像有很深的忧虑。县令急忙迎上前去拜见说：“您的遗体寄居在外，是我们几个弟子的过错。但我心里总惦念着这件事，并没有忘记。如今托您的福得了一官半职，正想方设法在筹备安葬。”原来这位先生死在贬所，遗体还寄存在庙中。这位先生说：“这很好。但是，与其归葬我的骸骨，不如使我的灵魂有所归。你只知道我的遗体在滇南，却不知道我的灵魂仍被拘留在此地。当年，我曾在此地任县令，有人开垦了一些荒地，我误报为升科，百姓纷纷写状子上告。我明知他们有理，却又怕舆论对我不利，就千方百计地阻挠，使他们告不赢，于是至今还使百姓受损失。土地爷报告了东岳神，东岳神认为这是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虽然并非出于自私，但怕被检举影响升迁，所犯过错和自私一样。于是把我的灵魂拘留在此，等租税免除了，才能回去。所受饥寒困苦，我也不忍心再说了。回想起来，一时的爵禄，究竟又得到多少好处？如今业海茫茫，遥无边际，实在令人痛苦万分。今天幸好你来这儿任官，倘若你念着我的知遇之情，呼吁免除不合理的租税，那么我就可以重新进入转轮，脱离鬼界。我的遗体就是去喂蚂蚁，我也毫无怨言。”县令翻阅旧时卷宗，果然有这件事。他通过各种渠道请求废除之后，说是又恍惚梦见老师来告别。

【原文】

交河及方言曰：说鬼者多诞，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静海之南。微月朦胧，散步岸上，见二人坐柳下对谈。试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谛听所说，乃皆幽冥事。疑其为鬼，瑟缩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讶，我等非鬼。一走无常，一视鬼者也。问：何以能视鬼？曰：生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问：何以走无常？曰：梦寝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共话至二鼓，大抵缕陈报应。因问：冥司以儒

理断狱耶？以佛理断狱耶？视鬼者曰：吾能见鬼，而不能与鬼语，不知此事。走无常曰：君无须问此，只问己心。问心无愧，即阴律所谓善；问心有愧，即阴律所谓恶。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与佛乎？其说平易，竟不类巫覡语也。

【译文】

据交河人及方言说，关于鬼的传说，大多荒诞不经，但也有让人觉得可信的。雍正十三年七月，我的船停泊在静海以南的岸边。月色朦胧，我上岸散步，见有两人坐在柳树下聊天。我试探着走近他们，他们热情地让我坐。我仔细听了一会儿，他们讲的全是阴曹地府的事儿。我以为他们是鬼，想转身逃走。那两人拦住我说：“别害怕，我们俩不是鬼，一个是临时为阴间当差，一个能看见鬼。”我问：“怎么能看见鬼呢？”对方回答：“生来就这样，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又问：“怎么当上走无常的？”回答说：“在梦里突然被逮去担当这个差事，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聊到二更天，大都是因果报应的事。我又问：“阴曹断案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据，还是以佛家思想为根据？”能看见鬼的人说：“我能看见鬼，但是不能和鬼说话，所以不知道这事。”走无常说：“你不必问这问题，只要问问自己就行了。能做到问心无愧，就是阴间法律认为的好人；问心有愧，就是阴间法律认定的坏人，何是何非，阳间阴间同一个道理，用不着分什么儒家佛家。”他的道理很平易，并不像巫士那样故弄玄虚。

【原文】

里有视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扰扰，若有所营，但不知所营何事；亦有喜怒哀乐，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与鬼竞，亦如人与人竞耳。然微阴不足敌盛阳，故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据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现变相驱之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骜强魂，戾气未消。如人世无赖，横行为暴，皆遇气旺者避，遇运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厉魄，得请于神，报复以申积恨者，不在此数。若夫欲心所感，淫鬼应之；杀心所感，厉鬼应之；愤心所感，怨鬼应之，则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数矣。我尝清明上冢，见游女踏青，其妖媚弄姿者，诸鬼随之嬉笑；其幽闲贞静者，左右无一鬼。又尝见学宫有数鬼，教谕鲍先生出（先生讳梓，南宫人，官献县教谕。载县志《循吏传》。），则瑟缩伏草间；训导某先生出，则跳掷自如。然则鬼之敢侮与否，尤视乎其人哉！

【译文】

同乡有个能看到鬼魂的人说：鬼魂也经常忙忙碌碌、心乱神疲，仿佛要干点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干些什么事；也有喜怒哀乐，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大概鬼与鬼竞争，也和人与人竞争一样。不过，微弱的阴气不能抵挡旺盛的阳气，

所以没有不怕人的鬼。那些不怕人的鬼，一是人占领了鬼居住的地方，刺激得鬼日夜不安，因而变出怪样子，把人驱逐出去；一是兴妖作怪，要求人们祭祀；一是强横刚烈的鬼魂，贪暴的脾气还没有消散。就像世间的流氓无赖，横行霸道，他们的鬼魂碰上阳气旺盛的人就躲避，遇到时运困顿的人才敢欺侮。另外有些冤魂恶鬼，得到神的批准，向某人报复，发泄心中的愤怨，就不在这个范围内了。人们有淫欲愿望，就有淫鬼去回应；有凶杀的愿望，就有恶鬼去回应；有怨恨的心思，就有怨鬼去回应。都是因为那些人自己找来的，更不在这个范围内了。我曾经在清明时上坟，看到出来春游的女人，那些装嗲作娇的，鬼魂就跟着她们玩耍嘻笑；那些端庄稳重的，旁边一个鬼也没有。又曾经看到学宫里有几个鬼，教谕鲍先生出来的时候（先生名梓，南宫县人，担任献县的教谕，事迹记载在县志的《循史传》中）。就躲在草丛中发抖；训导某先生出来的时候，就自由自在地蹦蹦跳跳。所以，鬼敢不敢欺侮人，只是看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了。

【原文】

侍姬之母沈媪言，盐山有刘某者，患癰闭，百药不验。一夕，梦神语曰：铜头煨灰，酒服之，即通。问：铜头何物？曰：汝辈所谓蝼蛄也。试之果愈。余谓此湿热蕴结，以湿热攻湿热，借其窅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气不能化，则求之于本原，非此物所能导也。

【译文】

我的侍姬之母沈媪说：盐山有位刘某人，得了癰闭病，小便不通，百药无效。一天夜晚，他梦见神对他说：“将铜头煨为灰沫，用酒服下去，就可流通了。”他问：“铜头是什么？”神说：“就是你们所说的蝼蛄。”刘某人照方试用，果然痊愈。我认为刘某的病是湿热蕴结，以湿热攻湿热，借用了窅利下行的性能而已。若州都之官，气不能化，那么推本求原，就不是此药所能疏导的了。

【原文】

梁铁幢副宪言，有夜行者，于竹林边见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应，知为精魅，拾瓦石击之。其物化为黑烟，缩入林内，啾啾作声曰：我缘宿业，堕饿鬼道中，既瞽且聋，艰苦万状。公何忍复相逼？乃委之而去。余《滦阳消夏录》中，记王菊庄所言女鬼以巧于谗构受哑报，此鬼受聋瞽报，其聪明过甚者乎？

【译文】

都察院右都御史梁铁幢说，有个走夜路的人，在竹林边看见一个怪物，样子像人，又不是人，行动很笨，摸索着往前走。大声呵斥它，它也没什么反映。他断

定它是个鬼怪，拾起一块石头朝它打去。鬼怪化作一团黑烟，缩进竹林，发出啾啾的声音说：“我因造孽，堕身饿鬼道中。现在又瞎又聋，苦不堪言。您怎能忍心再逼迫我？”这人便丢下鬼走了。我在《滦阳消夏录》中，记叙王菊庄讲的女鬼因喜欢编排别人的坏话，结果遭到做哑巴的报应。这个鬼遭受又聋又瞎的报应，大概是他生前聪明过分了吧。

【原文】

先师汪文端公言，有欲谋害异党者，苦无善计。有黠者密侦知之，阴裹药以献，曰：此药入腹即死，然死时情状，与病卒无异；虽蒸骨验之，亦与病卒无异也。其人大喜，留之饮。归则以是夕卒矣。盖先以其药饵之。为灭口计矣。公因太息曰：献药者杀人以媚人，而先自杀也。用其药者，先杀人以灭口，而口终不可灭也。纷纷机械何为乎？张樊川前辈时在坐，因言有好变童者，悦一宦家子。度无可得理，阴属所爱姬托媒姬招之，约会于别墅，将执而胁污焉。届期，闻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堕荷塘板桥下，几于灭顶。喧呼掖出，则宦家子已遁，姬已鬓乱钗横矣。盖是子美秀甚，姬亦悦之故也。后无故开阁放此姬，婢姬乃稍泄其事。阴谋者鬼神所忌，殆不虚矣。

【译文】

据先师汪文端先生说，有个人设计害死他的对头，苦于没有好办法。有个狡猾的人了解了他的想法，暗中揣着毒药献给他，说：“这种药一下肚就死，死的情状与病死的没什么两样，即使用蒸骨法检查也无用。”这人非常高兴，就留献药人喝酒。献药人回去，当天晚上就死了。原来这人用所献毒药毒死了献药人，为的是杀人灭口。王文端先生长叹说：“献药人企图通过杀人拍马屁，结果先遭杀身之祸；预谋杀人的先杀人灭口，而最终还是灭不了口。他们纷纷扰扰地使巧施奸，为的是什么呢？”前辈张樊川当时也在座，说，有个喜欢变童的人，看上了一个当官人的孩子。他估计弄不到手，就暗中派他的爱姬托媒婆把那个少年招来，在别墅约会，然后抓住他强奸。他听说少年已到，便赶紧去捉拿，却突然失足掉进了荷塘的板桥下，差点儿淹死。待众人把他救上来，那少年已经跑了，而他的爱姬早已披头散发了。原来那少年秀美，这个姬也喜欢上了他。后来，这人无缘无故赶走了这个姬，婢女老妈子们才把这事泄露出来。善于耍弄诡计的人是鬼神所不容许的，此话一点不假。

【原文】

卖花者顾媪，持一旧磁器求售：似笔洗而略浅，四周内外及底皆有韵色，似哥窑而无冰纹，中平如砚，独露磁骨，边线界画甚明，不出入毫发，殊非剥落。不知何

器，以无用还之。后见《广异志》载嵇胡见石室道士案头朱笔及杯语，《乾子》载何让之所见天狐有朱盏笔砚语，又《逸史》载叶法善有持朱钵画符语，乃悟唐以前无朱砚，点勘文籍，则研朱于杯盏；大笔濡染，则贮朱于钵。杯盏略小而口哆，以便搦笔；钵稍大而口敛，以便多注浓也。顾媪所持，盖即朱盏，向来赏鉴家未及见耳。急呼之来，问：此盏何往？曰：本以三十钱买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斥为无用，以二十钱卖诸杂物摊上。今将及一年，不能复问所在矣。深为惋惜。世多以高价市贗物，而真古器或往往见摈。余尚非规方竹漆断纹者，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则蓄宝不彰者，可胜数哉。（余后又得一朱盏，制与此同，为陈望之抚军持去。乃知此物世尚多有，第人不识耳。）

【译文】

卖花人顾媪，拿着一个旧磁器出售。这个旧磁器好象笔洗，但是略微浅了一些，四周内外和底部都有釉色；似乎是哥窑，但是没有冰纹，中平如砚，独露磁骨，边线界划分明，出入不差丝毫，绝对不是剥落的。因为不知是何器物，看后认为无用，又还给了顾媪。后来读阅《广异志》中记载嵇胡见石室道士案上的朱笔和杯语，《乾觚子》中记载何元让所见天狐朱盏笔砚语，还有《逸史》中记载叶法善有持朱钵画符语，才悟出唐代以前本无朱砚，点校文籍时都是在杯盏中研调朱色，大笔濡染时都是把朱色贮放在钵中。杯盏略小，口是张开的，便于搦笔；钵容量大，口是收敛的，便于多注浓汁。顾媪所拿的器物，就是朱盏，只是鉴赏家们向来没有鉴识而已。于是，急呼顾媪前来，问：“那个器物何在？”她说：“本来是三十钱买的，据说是从井中所得。因先生说没有用处，二十钱卖到杂货摊上了。至今快有一年了，已经无从追问现在何处。”我一听，深为惋惜。世人多以高价买贗物，而真正的古器物却往往遭到摈弃。我还不是规方竹漆断纹的人，可是失之交臂尚且如此，可见蓄宝不彰者也就不可胜数了。（我后来又得到一个朱盏，形制与顾媪所拿的相同，被抚军陈望之拿去。于是才知道此物世间还有许多，只是人们没认识而已。）

【原文】

先师介公野园言，亲串中有不畏鬼者，闻有凶宅，辄往宿。或言西山某寺后阁，多见变怪。是岁值乡试，因僦住其中。奇形诡状，每夜环绕几榻间，处之恬然，然亦弗能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见艳女立树下，然曰：怖我不动，来魅我耶？尔是何怪，可近前。女亦然曰：尔固不识我，我尔祖姑也，歿葬此山。闻尔日日与鬼角，尔读书十余年，将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奋身科目，为祖父光、为门户计耶？今夜而斗争，昼而倦卧，试期日近，举业全荒，岂尔父尔母遣尔裹

粮入山之志哉？我虽居泉壤，于母家不能无情，故正言告尔。尔试思之。言讫而隐。私念所言颇有理，乃束装归。归而详问父母，乃无是祖姑。大悔，顿足曰：吾乃为黠鬼所卖。奋然欲再往。其友曰：鬼不敢以力争，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尔矣，尔何必追穷寇！乃止。此友可谓善解纷矣。然鬼所言者正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权词能禁之。可以悟销熔刚气之道也。

【译文】

我去世的老师介野园先生说：他亲戚中有个不怕鬼的人，听到有闹鬼怪的房子，就去住宿。有人说，西山某个寺院的后阁楼，经常出现妖怪。这一年他正好参加乡试，就租了那个地方居住。每天夜里，他都看到有奇形怪状的东西，围着书桌睡床团团转。这个人若无其事地住着，怪物也不能害他。一个月明之夜，他推开窗子观看，看到有个美女站在树下，就笑着说：“吓不了我，就来迷惑我么？你是什么妖怪，走到前面来！”美女也笑着说：“你当然不认识我。我是你的姑奶奶，死后葬在这座山上。听说你天天与鬼争斗，你读了十几年书，只想换来一个不怕鬼的名声吗？还是也想中举人进士，为祖宗争光，光大门庭呢？现在，你每天夜里和鬼斗，白天疲劳得睡大觉，考试日子临近了，学业荒废，难道你父母让你带着食物到山上读书的本意仅仅是这样吗？我虽然在黄泉之下，对娘家却不能无情无义，所以严正地警告你。你再想想吧！”说罢，就不见了。这个人心里想，她所讲的有道理，于是就收拾行李回家去。回到家中，详细地向父母询问，并没有这个姑奶奶。这个人很后悔，跺着脚说：“我竟然被狡猾的鬼暗算了！”于是想再上山去。他的朋友劝他说：“鬼不敢和你斗力，就改变形状，用好话来解决争斗，鬼已经怕了你，你何必穷追不舍呢！”这个人听了朋友的劝告，就不上山了。这位朋友可说是善于调解纠纷了。不过，鬼所讲的是严正的道理，严正的道理不能制止这个人，巧妙的说法却能制止他，从这里可以领悟缓和消解血气之争的道理。

【原文】

前记阁学札公祖墓巨蟒事，据总宪舒穆鲁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蒋少司农戟门邀看桃花，适与札公联坐，因叩其详。知舒穆鲁公之语不诬。札公又曰：尚有一轶事，舒穆鲁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刘媪，恒与此蟒同寝处，蟒其榻上几满。来必饮以火酒，注巨碗中，蟒举首一嗅，酒减分许，所余已味淡如水矣。凭刘媪与人疗病，亦多有验。一旦，有欲买此蟒者，给刘媪钱八千，乘其醉而舁之去。去后，媪忽发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卖我。我必褫汝魄。自挝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视，亦无如何。逾数刻竟死。夫妖物凭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祸，亦事所恒有。惟得钱卖妖，其事颇奇；而有人出钱以买妖，尤奇之奇耳。此

蟒今犹在，其地在西直门外，土人谓之红果园。

【译文】

前面记载的内阁学士札公的祖坟里出现巨蟒的事，是根据督察院左都御史舒穆鲁先生讲的。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十，户部侍郎蒋戟门先生邀请我观赏桃花，恰好与札公坐在一起。于是我又详细地询问了这事，得知舒穆鲁说的句句是实。札公又说还有一件轶事，舒穆鲁先生也不知道：看坟人的老伴刘老太，常与这条巨蟒同床睡觉。巨蟒盘曲几乎占满了床。巨蟒一来，刘老太就给它烧酒喝。把酒倒进大碗里，巨蟒抬头一闻，杯中的酒只减少了几分，剩下的酒就味淡如水了。巨蟒凭附于刘老太身上给人看病，也多有灵验。一天早晨，有人购买这条巨蟒，给刘老太八千钱，趁巨蟒酒醉把它抬走。人走了后，刘老太忽然发病说：“我待你不薄，你竟然把我卖掉，我要了你的命！”并不停地打自己的嘴巴。老太太的弟弟跑去报告札公。札公亲自去看，也没有办法。过了几刻钟，刘老太太竟死了。妖物凭附在巫婆身上这本是常有的事儿；触犯了妖物而遭祸，这事儿也不少见。为了得钱出卖妖物，这事儿很离奇；有人花钱买妖物，这可能更加离奇了。这条巨蟒至今还在，那地方在西直门一带，当地人把那儿叫作“红果园”。

【原文】

育婴堂、养济院，是处有之。惟沧州别有一院养瞽者，而不隶于官。瞽者刘君瑞曰：昔有选人陈某，过沧州，资斧匱竭，无可告贷，进退无路，将自投于河。有瞽者悯之，倾囊以助其行。选人入京，竟得官，荐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费数百金，将申漂母之报。而偏觅瞽者不可得，并其姓名无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养瞽者。此瞽者与此选人，均可谓古之人矣。君瑞又言：众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陈公。余谓陈公之侧，瞽者亦宜设一坐。君瑞嗫嚅曰：瞽者安可与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则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义而祀之，则瞽者之义与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间，尚能举居是院者为某某。今已三十余年，不知其存与废矣。

【译文】

育婴堂、养济院到处都有，可沧州有一个院专门收养盲人，却不隶属于官府。据有个叫刘君瑞的盲人说：有位候补官员陈某，路过沧州，路费用完，进退无路，想投河自尽。有位盲人同情他，解囊相助。陈某赶赴京城，得到官职，后来被举荐为一州之长。陈某一直念念不忘那位盲人，便亲自带了几百两银子，打算像韩信那样报答有恩的漂母。但他四处寻访，始终没有找到那位盲人，而且连盲人的姓名也没查询到。于是就捐钱在沧州修建了这个养瞽院，收养盲人。这个盲人和这

位陈某，都称得上是古道热肠的人。刘君瑞又说：盲人们在院里留出一间房子，早晚烧香膜拜陈公。我认为在陈公的座位旁，也应为盲人设一个座位。刘君瑞不安地说：“盲人怎敢与州官平起平坐？”我说：“如果按官位来祭祀，盲人当然不能坐。如果因为‘义’来祭祀，那么盲人的义和官员相等，怎么不能坐呢？”这件事发生在康熙年间，而刘君瑞讲给我听时，是在乾隆二十、二十一年间。当时，刘君瑞还能说出院中许多盲人的名字，如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不知养瞽院还在不在。

【原文】

明季兵乱，曾伯祖镇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临清。遇旧客作李守敬，以独轮车送归。崎岖戎马之间，濒危者数，终不舍去也。时宋太夫人在，酬以金。先顿首谢，然后置金于案曰：故主流离，心所不忍，岂为求赏来耶！泣拜而别，自后不复再至矣。守敬性戇直，侪辈有作奸者，辄癯癯与争，故为众口所排去。而患难之际，不负其心仍如此。

【译文】

明朝末年发生兵乱时，我的曾伯祖镇番公年仅十一岁，被掠到了临清。在临清遇到家中以前的佣工李守敬，被他用独轮车送回家来。一路上兵荒马乱，道路崎岖，多次濒临生命危险，可是李守敬一直没有丢下曾伯祖自己逃命。当时宋太夫人在世，向李守敬酬谢重金。李守敬先叩头表示感谢，然后将金钱放在案上说：“目击故主流离，心中不忍，岂是为求赏才来的呢！”流着泪拜别而去。从此再没前来。李守敬性格耿直，同伙有人作奸骗主，他就会奋起进行争辩，因此受到众口攻击，被排挤离去。在患难之际，他也竟如此不对故主负心。

【原文】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将出而霞明，雨将至而础润，动乎彼则应乎此也。余自四岁至今，无一日离笔砚。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庐，戏语诸公曰：“昔陶靖节自作挽歌，余亦自题一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百年之后，诸公书以见挽足矣。”刘石庵参知曰：“上句殊不类公，若以挽陆耳山，乃确当耳。”越三日而耳山讣音至，岂非机之先见欤！

【译文】

凡事都有先兆，不知是怎么回事。比如太阳将升，云霞放出光明；将要下雨，柱墩础石湿润，那边一动，这边就响应。我从四岁开始到今天，没有一天离开过笔砚。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三，我在值班房偶然和同事们开玩笑说：“过去陶渊明曾为自己写了一首挽歌，我也为自己题写了一副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在我百年之后，诸位用这副挽联来悼念我，我就知足了。”刘石庵参知

说：“上半联很不像您。假若用来悼念陆耳山先生，更确切些。”过了三天，陆耳山先生的讣音便来了。这不是气机给予的先兆吗？

【原文】

申苍岭先生言，有士人读书别业，墙外有废冢，莫知为谁。园丁言夜中或有吟哦声，潜听数夕，无所闻。一夕，忽闻之。急持酒往浇冢上曰：泉下苦吟，定为词客。幽明虽隔，气类不殊。肯现身一共谈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树荫中，忽掉头竟去。殷勤拜祷，至再至三。微闻树外人语曰：“感君见赏，不敢以异物自疑。方拟一接清谈，破百年之岑寂。及遥观丰采，乃衣冠华美，翩翩有富贵之容，与我辈袍，殊非同调。士各有志，未敢相亲。惟君委曲谅之。士人怅怅而返，自是并吟哦亦不闻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子乃独诘老夫也！

【译文】

申苍岭先生说：有个秀才在别墅读书，墙外有座荒废的坟，也不知埋的是什么人。管别墅的人说，晚上有时听到吟诗的声音。这秀才悄悄地听了几个晚上，什么也没听到。一天晚上，忽然听到吟诗声，急忙拿酒前去浇在坟上，说：“在阴间还不停地吟诗，一定是诗人。阴阳虽然间隔，但读书人的气质是没有两样的，愿不愿意出来谈谈呢？”一会儿，有个人影从树荫下慢慢出现，忽然掉转头就走。秀才很有礼貌地再三邀请，远远地听到树荫下的人影说：“很感谢你的赏识，我也不能因为自己是鬼魂就多疑了。我正想和你谈谈，解除我一百年来的孤独寂寞。等到远远看见你的风度神采，衣服华贵精美，潇洒之中有富贵人家的样子，和我这些布衣普通人，并非同一类人。每个人有自己的志趣，我不敢和你亲近，只有请你体谅了。”秀才只好惆怅地回去了，从此吟诗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我说：“这是先生您玩世不恭的寓言故事罢了。鬼的话，先生既没有亲自听到，旁边又没有别人听到，难道这个秀才被鬼嘲笑，还肯自己说出来吗？”申苍岭先生摸着胡子笑道：“春秋时撞槐树自杀时说的话，卫侯梦中浑良夫的喊叫，谁在旁边听说到了呢？你怎么只是诘难我这个老头子啊！”

【原文】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废寺，皆焦土也。相传初有僧居之，僧善咒术。其徒夜或见山魃，请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两无涉也。人自行于昼，妖自行于夜，两无害也。万物并生，各适其适。妖不禁人昼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昼亦魃人，僧寮无宁宇，始施咒术。而气候已成，党羽已众，竟不可禁制矣。愤而云

游，求善劬治者偕之归。登坛檄将，雷火下击，妖歼而寺亦烬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术始足以胜之，而弗肯胜也；吾道力不足以胜之，而妄欲胜也。博善化之虚名，溃败决裂乃至此。养痍貽患，我之谓也夫！

【译文】

举人邱二田说，福建永春县深山里有一座破庙，全是一片焦土。相传当初这里有僧人居住，他善于念咒降妖。他的徒弟夜间偶然看见山魃，请他镇制。僧人说：“人归人，妖归妖，两者毫不相干。人在白天活动，妖在夜间活动，谁也碍不着谁。世上万物并生，各得其所。妖不干预人白天活动，而人为何要管妖夜间活动？”时间长了，山魃在大白天也骚扰起人来，僧舍没有安宁的地方，和尚这才施法术。但是，山魃已成气候，它们广结党羽，竟然制不住了。和尚发怒，云游各地，请来善于镇治的人。他们登坛派将，雷火下击，山魃被歼灭。同时寺庙成了灰烬。僧人捶着胸脯说：“我的罪过呀！当初，我的法术足以治服它们，可我却不管；等我已经无法制服它们时，我却妄想一战求胜。我博得善于度化的虚名，却一败涂地到这地步。养痍遗患，说的不正是我吗？”

【原文】

飞车刘八，从孙树珊之御者也。其御车极鞭策之威，尽驰驱之力，遇同行者，必募越其前而后已，故得此名。马之强弱所不问，马之饥饱所不问，马之生死亦所不问也。历数主，杀马颇多。一日，御树珊往群从家，以空车返。中路马轶，为轮所轧，仆辙中。其伤颇轻。竟昏瞽不知人，舁归则气已绝矣。好胜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东野稷以善御名一国，而极马之力，终以败驾。况此役夫哉！自陨其生，非不幸也。

【译文】

飞车刘八是我堂孙纪树珊的车夫。他驾起车来，抖尽威风，用尽全部力气。遇到别人的马车，非要拼命超越过去才算完，因此得了“飞车”这个名称。他不问马的强弱、饥饿，连马的生死也不问。他换了若干家主人，在他手下死了不少马。一天他赶车送纪树珊到伯兄弟家去，空车返回时，路上马忽然惊了。他被车轮压在车辙里，看起来伤很轻，竟昏迷不省人事。把他抬回家时，已经断了气。好逞强逞能的人，必然殃及自己；不仁不义的人，也必定殃及自己。东野稷因善于驾车驰名全国，但他用尽了马的力气，终于在表演驾车时失败，何况刘八这个普通车夫呢。他自己送了命，并不是什么不幸。

【原文】

先祖光禄公，有庄在沧州卫河东。以地恒积潦，其水左右斜袤如人字，故名人

字汪。后土语讹人字曰银子，又转汪为洼，以吹唇声轻呼之，音乃近娃，弥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贫，雕敝日甚。庄南八里为狼儿口。（土语以狼儿二字合声吹唇呼之，音近辣，平声。）光禄公曰：人对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庄门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间。），自改门后，人字汪渐富腴，而木沽口渐雕敝矣。其地气转移欤？抑孤虚之说竟真有之？

【译文】

先祖光禄公，有处庄园在沧州卫河东。因为那里常存积水，积水左右斜袤如人字形，所以名为“人字汪”。后来土语把“人字”讹成“银子”，又转“汪”为“洼”，用吹唇声轻呼，发音近似“娃”字，就更失去了原来的名称本义。人字汪土瘠民贫，日益破败。庄南八里是狼儿口。光禄公说：“人对狼口，因此才不兴旺。”于是，改庄门向北。北去五里是木沽口。自从改门以后，人字汪逐渐富腴，而木沽口却日益衰落。是地气转移了呢，还是孤虚之说真有道理？

【原文】

人字汪场中有积柴（俗谓之垛），多年矣。土人谓中有灵怪，犯之多致灾祸；有疾病，祷之亦或验。莫敢撷一茎，拈一叶也。雍正乙巳，岁大饥，光禄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赈。一日，柴不给，欲用此柴，而莫敢举身。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达理。今数千人枵腹待毙，汝岂无恻隐心？我拟移汝守仓，而取此柴活饥者，谅汝不拒也。祝讫，麾众拽取，毫无变异。柴尽，得一秃尾巨蛇，蟠伏不动；以巨畚舁入仓中，斯须不见。从此亦遂无灵。然迄今六七十年，无敢窃入盗粟者，以有守仓之约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为理所屈，妖不胜德，此之谓矣。

【译文】

人字汪的晒场上有一堆多年积聚的柴草（土语叫做垛），当地人说柴堆里面有灵验的妖怪，冒犯了它会有灾祸。有人生病，到柴堆祈祷，有时也灵验。人们都不敢取柴堆上的一枝一叶。雍正三年大饥荒，光禄公捐助六千石粮食，煮粥来赈荒。有一天，柴草不够用，想用这柴堆的柴草，却没有谁敢动手。光禄公亲自前往禀告神灵说：“你既然有灵验，一定能通情达理。现在，几千人空着肚子等死，你难道没有恻隐之心吗？我准备把你迁移去看守粮仓，把这柴堆用来煮粥，救活那些饥饿的人，大概你不会拒绝吧？”禀告之后，指挥众人拉取柴草，一点奇异变化也没有。柴草搬光，现出一条秃尾巴的巨蛇，蟠着一动也不动。大家就用大畚箕，把巨蛇抬到粮仓里，一下子就不见了。从此以后，也没有什么灵验。不过，至今六七十年，没有人敢进粮仓偷粮，因为有过叫巨蛇守粮仓的约定。最毒的东西，也不能不被道理所制服，妖怪不能战胜德行，就是指这种事情了。

【原文】

从孙树宝言，韩店史某，贫彻骨。父将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将以斂。其母曰：家久不举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余，何为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会有失银钏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于粪壤中。皆曰：此天偿汝衣，旌汝孝也。失钏者以钱六千赎之，恰符衣价。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为偶，则王祥固不再得鱼，孟宗固不再生笋也。幽明之感应，恒以一事示其机耳。汝乌乎知之！

【译文】

堂孙纪树宝说，韩店镇有位史某，家里简直穷透了。史某的父亲病得要死，家里仅有一件青布衣袍，史某要用这件衣服装殓。母亲说：“家里好几天揭不开锅，把它拿去换米，还能活一个多月，为什么把它埋进土里呢？”史某于心不忍，还是用袍子装殓了父亲。这事有很多人知道。有个人丢了一副银手镯，怎么找也没找到。史某忽然在粪堆里发现了这副银手镯。大家都说：“这是老天爷偿还给你的棉袍子钱，用来表彰你的孝心啊。”失主用六千大钱将手镯赎回，恰好是一件棉袍的价。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有人说这是偶然的。我说：“如果认为是偶然，那么，王祥再卧冰也不能得鱼，三国的孟宗再流泪，冬天也不会生出笋来。阴阳之间的互相感应，常会通过一件事来显现它的玄机，你们哪里知道？”

【原文】

景州李晴嶙言，有刘生训蒙于古寺，一夕，微月之下，闻窗外癯癯声；自隙窥之，墙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盗。忽隔墙语曰：我辈非盗，来有求于君者也。骇问：何求？曰：猥以夙业，堕饿鬼道中，已将百载。每闻僧厨炊煮，辄饥火如焚。窥君似有慈心，残羹冷粥，赐一浇奠可乎？问：佛家经忏，足济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辈过去生中，营营仕宦，势盛则趋附，势败则掉臂如路人。当其得志，本未扶穷救厄，造有善因；今日势败，又安能遇是善缘乎？所幸货赂丰盈，不甚爱惜，孤寒故旧，尚小有周旋。故或能时遇矜怜，得一沾余沥。不然，则如目连母键在大地狱中，食至口边，皆化猛火，虽佛力亦无如何矣。生惻然悯之，许如所请，鬼感激呜咽去。自是每以残羹剩酒浇墙外，亦似有，然不见形，亦不闻语。越岁余，夜闻墙外呼曰：久叨嘉惠，今来别君。生问：何往？曰：我二人无计求脱，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内野鸟至多，有弹射者，先惊之使高飞；有网罟者，先驱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动神明，今已得付转轮也。生尝举以告人曰：沉沦之鬼，其力犹可以济物。人奈何谢不能乎？

【译文】

据景州人李晴麟说，有位刘生在古庙中教儿童读书。一天晚上，月色微明，他听到窗外有 的声音。从窗户缝隙往外一看，见墙缺口处有两个人影。刘生急忙喊：有贼！忽然隔墙有人说：“我们不是贼，是来求您的。”刘生吃惊地问：“求我干什么？”墙外答道：“我们前生罪孽，堕入饿鬼道中，已将近一百年了。每当闻到厨房中的饭香，就饥火如焚。我们觉得您有慈悲心，能否用残羹剩饭祭奠我们呢？”刘生说：“佛教徒们整天诵经忏悔，足以周济阴间的鬼，你们为什么不向和尚求助超度？”饿鬼回答：“鬼逢超度也是前因。我俩前生在官场钻营，谁有势就巴结谁，一旦衰败了，就转脸如同陌路人。我们得意时，也没做过济贫救弱的好事以积下功德，如今又怎能得到善报呢？幸运的是，当初对所得不义之财，还不那么吝惜，对亲朋好友、饥寒孤寡也小有周济。因此，有时也能得到些小小的怜悯，吃上一口残羹剩饭。不然，一定会像目连的母亲一样，被关进大狱，食物到了嘴边都化为猛火，就是神佛之功，也无能为力呵！”刘生可怜这两个饿鬼，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鬼感激地呜咽而去。从此以后，刘生经常把残羹剩酒洒向墙外，也能听到墙外有虫一样的叫声，但见不到形，也听不见说话。过了一年多，夜里听到墙外有人说：“感谢对我们的长期赐予，今天特向您告别。”刘生问：“到哪儿去？”鬼说：“我们俩没办法求得超脱，只想做点好事以求自拔。这片树林里野鸟很多，有来射杀的，我俩先惊吓鸟叫它们高飞；有用网捕捉的，我俩就事先驱赶它们，不叫入网。因为这一心念，感动了神明，已允许我俩转轮托生了。”刘生曾把这段故事讲给别人听，说：“沉沦的鬼尚且能用微薄之力救济生物，为什么人却说力不能及呢？”

【原文】

族兄中涵知旌德县时，近城有虎暴，伤猎户数人，不能捕。邑人请曰：非聘徽州唐打猎，不能除此患也。（休宁戴东原曰：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于虎。其妇后生一子，祝之曰：尔不能杀虎，非我子也；后世子孙如不能杀虎，亦皆非我子孙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币往。归报唐氏选艺至精者二人，行且至。至则一老翁，须发皓然，时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满，半跪启曰：闻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赐食未晚也。遂命役导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尔尚畏耶？入谷将半，老翁顾童子曰：此畜似尚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啸声。果自林中出，径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纵八九寸，横半之，奋臂屹立。虎扑至，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流仆地。视之，自颌下至尾闾，皆触斧裂矣。乃厚赠遣之。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十年。其目

以毛帚扫之不瞬，其臂使壮夫攀之，悬身下缒不能动。《庄子》曰：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信夫。尝见史舍人嗣彪，暗中捉笔书条幅，与秉烛无异。又闻静海励文恪公，剪方寸纸一百片，书一字其上，片片向日叠映，无一笔丝毫出入。均习而已矣。非别有谬巧也。

【译文】

族兄中涵任旌德知县时，靠近县城的地方有老虎，咬伤了几名猎手，无法捕捉，这县的人们请求说：除非聘请专门打猎的徽州唐家，否则不能消除虎患。（休宁县戴东原说：“明代有个姓唐的人，刚结婚就被老虎吃了。后来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祈祷说：‘你如果不能杀死老虎，就不是我的儿子。后代子孙如果不能杀死老虎，也都不是我的子孙！’所以唐家世世代代都会捕杀老虎。”）于是派属吏带着银钱前去聘请。属吏回来报告，唐家选派两位武艺最高强的，马上就要来了。等到唐家两个人来到，原来一个是老头子，胡子头发雪白，还经常咯咯地咳嗽；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中涵感到很失望，勉强命令手下给这两个猎手准备酒饭。老头子觉察中涵不满意，就行礼报告说：“听说这只老虎在离城不到五里的地方，不如先去捕杀，回来再赏饭也不迟。”中涵就派差役带这两个人去。差役走到山谷入口，不敢再走。老头子轻蔑地笑着说：“有我在这里，你还害怕吗？”进入山谷一半时，老头子回头对少年说：“这只畜生好像还在睡觉，你来喊醒它。”少年就模仿老虎的啸声。老虎果然从树林里冲出，直向老头子扑去。老头子手拿一把短柄的斧头，长八九寸，阔只有四五寸，高举手臂，直挺挺地站着。老虎扑过来，老头子把头一歪，让老虎越过。老虎从老头子的头顶飞跃而过，就流血滚地死去了。仔细一看，老虎从下巴至尾骨，都擦着斧头而过，全身开裂两半了。于是，中涵就重赏两个猎人，送他们回去。老头子说，臂力练了十年，眼力练了十年。他的眼睛，练到用毛帚扫也不会眨眼；他的手臂，即使强壮汉子抓住，把身子吊在手臂上，也不会动一动。《庄子》说：“训练能折伏神奇，取巧的人不敢经过素有训练者的门口。”这是可信的。我曾经见过史嗣彪舍人，他可以在黑暗中提笔写条幅，写出的条幅，和在灯光下写的完全一样。又听说静海的砺文恪公，剪一百张一寸正方的纸片，每片都写上一个相同的字，把这些纸片叠在一起，向太阳透视观察，每张纸片的字没有一笔一画有丝毫相差。这些都是练习勤奋而已，并不是另有什么巧妙的作伪。

【原文】

李庆子言，山东民家，有狐居其屋数世矣。不见其形，亦不闻其语；或夜有火烛盗贼，则击扉撼窗，使主人知觉而已。屋或漏损，则有银钱铿然坠几上。即为修

葺，计所给恒浮所费十之二，若相酬者。岁时必有小馈遗置窗外。或以食物答之，置其窗下，转瞬即不见矣。从不出鬻人，儿童或反鬻之，戏以瓦砾掷窗内，仍自窗还掷出。或欲观其掷出，投之不已，亦掷出不已，终不怒也。一日，忽檐际语曰：君虽农家，而子孝弟友，妇姑娣姒皆婉顺，恒为善神所护，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过，敬谢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绝。从来狐居人家，无如是之谨饬者，其有得于老氏“和光”之旨欤！卒以谨饬自全，不遭劾治之祸，其所见加人一等矣。

【译文】

李庆子说，山东一家百姓，有狐仙居住在他家已经几代了。狐仙不见身形，也听不见声音；有时夜间如果有火警盗警，狐仙就敲门摇窗，让主人知道。屋子漏损，就有银钱铛啷一声落到几案上。用以修缮房屋，所费总是能富裕十分之二，好像是对主人的酬谢。到了过年时，狐仙必定赠送些小礼品，放在窗外。主人有时以礼物答谢，放在狐仙所住屋子的窗外，便转眼不见了。狐仙从来不扰人，有时候小孩子去惹狐仙，往里抛掷砖头瓦块，狐仙也只是再从窗户扔出来。有时小孩子要看里面怎么往外扔，便不停地往里投，狐仙不过不停地往外扔，始终不发怒。有一天，忽然听到房檐上有人说：“您虽说是农家，但是儿女孝敬，兄弟友爱，婆媳、妯娌和睦，常被神保护着，所以我长期居住在您家里，以避雷劫。如今大劫已过，敬谢主人，告辞了。”此后，再也没有狐仙了。狐仙居住在人家，从来也没有这么小心自我约束的，大概他们体会了老子关于“和光同尘”的要旨了吧。他们终于因小心自我约束保全了自己，避开了劾治之祸，他们的见识可以说高人一等了。

【原文】

从侄虞，从兄懋园之子也。壬子三月，随余勘文渊阁书，同在海淀槐西老屋。（余婿彭煦之别业，余葺治之，为轮对上直憩息之地。）言懋园有朱漆藤枕，崔庄社会之所买，有年矣。一年夏日，每枕之，辄嗡嗡有声，以为作劳耳鸣也。旬余后，其声渐厉，似飞虫之振羽。又月余，声达于外，不待就枕始闻矣。疑而剖视，则一细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围无针芥隙，蜂何能遗种于内？如未漆时先遗种，何以越数岁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他处不化而化于枕？他枕不化而化于此枕？枕中不饮不食，何以两月余犹活？设不剖出，将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晓也。

【译文】

我的从侄虞，是从兄懋园的儿子。壬子年三月，他随我在文渊阁校勘书籍，共同在海淀的槐西老屋中休息。他说懋园有个朱漆藤枕，是从崔庄的集市上买的，已经有了年数。一年夏天，每当枕上这个藤枕，就会听到嗡嗡声。起初以为是

操劳过度，自己耳鸣；十几天后，声音越来越大，好像是飞虫在振动羽翼；又过一个多月，嗡嗡声传出枕外，不等脑袋就枕也能听见了。因疑惑不解，便剖开藤枕察看，结果有一只细腰蜂鼓动着双翼飞了出来。藤枕周围密闭，连针尖大的孔隙都没有，蜂是如何能在里面遗种的呢？如果是没漆以前遗的种子，何以过了几年以后才生出蜂来？有人说：“这是化生的。”可是，蜂向来都是蛹生，从不化生。即使真的是化生，为何不在别处化生而单在枕中化生？为何不在其他枕中化生而单在此枕中化生？蜂在枕中不吃不喝，何以两个多月还能活下来？假设不是剖枕飞出来，岂不死了？这其中的缘故太不可理解了。

【原文】

虞 又言，掖县林知州禹门，其受业师也。自言其祖年八十有余，已昏耄不识人，亦不能步履，然犹善饭。惟枯坐一室，苦郁郁不适。子孙恒以椅舁至门外延眺，以为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独坐以俟。侍者出，则并椅失之矣。合家悲泣惶骇，莫知所为；裹粮四出求之，亦无踪迹。会有友人自劳山来，途遇禹门，遥呼曰：若非觅若祖乎？今在山中某寺，无恙也。急驰访之，果然。其地距掖数百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觉有二人舁之飞行，亦不知其为谁也。此事极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老人以为游戏耳。

【译文】

虞癯又说，掖县知州林禹门是他的老师。林禹门曾说，他祖父八十多岁了，年老昏聩，已经不认人了，也不能走路，但是饭量很大。他一个人在屋里干坐着，心里烦闷不适。子孙们经常用椅子把他抬出去，看一看远处的风景，聊以消遣。有一天，老人让侍候他的人进去拿东西，他独自坐在那里等。仆人拿东西出来，老人和椅子全不见了。全家人惊恐悲泣，不知怎么办才好。带上干粮，四处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恰巧有个朋友从崂山来，在路上遇到了林禹门。他说：“你是来找爷爷的吧？他在崂山的一座庙里，一切都很好。”林禹门急忙奔赴崂山，果然老人在那里。崂山与掖县相距几百里，庙里的和尚也不知老人是怎么来的。老人只觉得有两个人抬着他的椅子飞跑，但不知是什么人。这件事可怪又不可怪。也许是山魃、狐仙之类耍弄老人玩吧。

【原文】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辈长子也。天姿朗彻，诗格书法，并有父风。于父执中独师事余。余期以远到，乃年四十余，始选一学官，后得心疾，忽发忽止，竟夭天年。余深悲之，偶与从孙树珏谈及。树珏因言其未歿以前，读书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灯黯淡。属对未就，忽其友某揭帘入，延与坐谈，因告以此句。

其友曰：何不对以魂归故里月凄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语？转瞬不见，乃悟其非人。盖衰气先见，鬼感衰气应之也。故式之不久亦下世。与《灵怪集》载曹唐《江陵佛寺》诗“水底有天春漠漠”一联事颇相类。

【译文】

举人戈廷模，字式之，是前辈戈芥舟的长子。戈廷模形貌清俊，诗艺书法，都有他父亲的风格。在他父亲的同辈人中，他唯独把我当作他的老师。我对他也抱着很大的期望，但他直到四十岁，才被选任了个学官。后来得了心脏病，时发时停，竟然早逝了。我深感悲痛，偶然和堂孙纪树珏提起了戈廷模，纪树珏于是说廷模去世之前，读书到深夜，偶然即景写了一句诗：“秋入幽窗灯黯淡。”下联还没写出，忽见他的一位朋友掀帘进来。廷模让坐，告诉他这一句诗。那位朋友说：“你何不以‘魂归故里夜凄清’来对？”廷模吃惊地问：“你怎么说起鬼话来了？”朋友转瞬就不见了。戈廷模这才醒悟对方不是人。因为他先已出现了衰气，鬼感受到了才来的。这和《灵怪集》里记载的曹唐所作《江陵佛寺》诗中“水底有天春漠漠”一句的事特别相似。

【原文】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奋力与角，俄群鬼大集，或抛掷沙砾，或牵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击，颠踣者数矣。而愤恚弥甚，犹死斗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灯呼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虽猛士，已陷重围，客主异形，众寡异势，以一人气血之勇，敌此辈无穷之变幻，虽贲、育无幸胜也，况不如贲、育者乎？知难而退，乃为豪杰。何不暂忍一时，随老僧权宿荒刹耶！此人顿悟，奋身脱出，随其灯影而行。群鬼渐远，老僧亦不知所往。坐息至晓，始觅得路归。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谓善知识耳。

【译文】

曹慕堂宗丞说：有一个人赶夜路，遇到鬼，就尽力同鬼争斗。不一会，一大群鬼拥过来，有的抛掷沙石，有的拉手拖脚。这个人左挡右防，处处挨打，跌倒爬起几次。这人愈加愤怒，拚死斗争不停。忽然山坡上有个老和尚举着灯笼喊道：“施主不要再打了。这里是鬼的老窝，施主虽然很勇猛，已经陷入重围了。客人和主人形势不同，人数多寡又不对等，用你一个人的勇猛，去对付这些鬼无穷的变化，即使有古代勇士孟贲、夏育的能力，也没有取胜的希望，何况你还不及孟贲、夏育呢！知难而退，才是豪杰。你为什么暂时忍耐一下，跟老衲去荒凉寺院中住一个晚上呢？”这个人顿时醒悟，奋力脱身，跟着老和尚的灯光而走。鬼群渐渐地落后了，老和尚也不知去向。这人坐下休息，到早晨才找到路回家。这个老和尚不

知是人是鬼，但可称为识时务的了。

【原文】

海淀人捕得一巨鸟，状类苍鹅，而长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可畏。非 非鹤，非鸕非鸕鹚，莫能名之，无敢买者。金海住先生时寓直澄怀园。独买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裔，觉胸膈间冷如冰雪，坚如铁石；沃以烧春，亦无暖气。委顿数日，乃愈。或曰：张读《宣室志》载，俗传人死数日后，当有禽自柩中出，曰杀。有郑生者，尝在隰川，与郡官猎于野，网得巨鸟，色苍，高五尺余；解而视之，忽然不见。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数日，卜者言此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果有巨鸟苍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记》载，韦滂借宿人家，射落杀鬼，烹而食之，味极甘美。先生所食，或即杀鬼所化，故阴凝之气如是欤！倪余疆时方同直，闻之笑曰：是又一终南进士矣。

【译文】

海淀的人捕捉到一只很大的鸟，外形像只灰鹅，嘴巴又长又尖，两眼突出，直瞪瞪地吓人。这只大鸟不是昂，不是鹤，不是鸕，不是鸕鹚，没人能说出它的名字，也没人敢买它。当时金海住先生正在澄怀园值班，竟买来杀吃了，味道不怎么样。吃下去一两块，就觉得胸膈之间冷如冰雪，坚硬如铁石。喝了两杯烧酒，仍然没有暖气。困顿了好几天，才慢慢好了。有人说：张读的《宣室志》中记载，民间传说人死几天之后，就有鸟从灵柩中飞出来，管它叫“杀”。有个姓郑的，在隰川和郡官一起去打猎，网住了一只大鸟，灰色，有五尺多高。把大鸟从网里取出来观察，却忽然不见了。村子里有人说某人死了好几天，卜者说这一天“杀”要离去。家属偷看，果然有一只灰色大鸟从棺材里飞出。又，《原化记》载，韦滂寄宿人家，用箭射落了“杀”鬼，烹做了之后吃了，味道极美。先生所烹食的那只大鸟，大概也是“杀”鬼所幻化的，所以它的阴凝之气才这么冰冷吧？倪余疆先生正与金海住先生一起轮值，听了后，笑着说：“咱们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终南进士钟馗。”

【原文】

自黄村至丰宜门（俗之谓之南西门。），凡四十里。泉源水脉，络带钩连，积雨后污潦沮洳，车马颇为阻滞。有李秀者，御空车自固安返。见少年约十五六，娟丽如好女，蹙 泥涂，状甚困惫。时日已将没，见秀行过，有欲附载之色，而愧沮不言。秀故轻薄，挑与语，邀之同车。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饵食之，亦不甚辞。渐相软款，间以调谑。面癢微笑而已。行数里后，视其貌似稍苍，尚不以为意。又行十余里，暮色昏黄，觉眉目亦似渐改。将近南苑之西门，则广颡高颧，癯癯有须矣。自讶目眩，不敢致诘。比至逆旅下车，乃须 皓白，成一老翁，与秀握手作别曰：蒙君

见爱，怀感良深。惟暮齿衰颜，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负耳。一笑而去，竟不知为何怪也。秀表弟为余厨役，尝闻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无状，致招狐鬼之侮云。

【译文】

从黄村到丰宜门，共有四十里。这一带的泉水脉络带钩连，积雨后道路泥泞，车马行走很不方便。有人名叫李秀的人，驶着空车从固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漂亮得像一位美女子，艰难地走在泥路上，看样子已经十分疲惫。当时天色已晚，少年见李秀顺路空车，流露出搭车之意，但由于羞愧，没有开口。李秀向来轻薄，主动发言挑逗少年，邀他上车。少年羞答答地上了车。沿途李秀买了一些果品给少年吃，少年也没过于推辞。于是，李秀便逐渐用温柔话与少年款洽起来，并不断进行调戏。少年也只是红着脸微笑而已。走了几里路后，见少年变得貌色稍老起来，一时还没有在意。又走了十几里路，时已暮色昏黄，他觉得少年的眉目似乎也在随着暮色逐渐改变。将近南苑西门的时候，少年变成一副宽脑门，高颧骨，长胡须的相貌。他自惊眼花，没敢多问。等到旅店下车，少年已经是须发皓白，成了一个老翁。老翁与李秀握手告别说：“蒙受君爱，深怀感激。只是老朽已是垂暮之年，颜色衰败，今晚是不堪与君同床了。有负君意，十分惭愧。”朝李秀微微一笑，转身而去，竟不知是何精灵鬼怪。李秀的表弟是我的厨师，曾听李秀亲口讲述这件怪事。李秀自己讲述这件事时，表示很后悔青年时期荒唐，才受到了狐鬼的捉弄。

【原文】

文安王岳芳言，有杨生者，貌姣丽，自虑或遇强暴，乃精习技击，十六七时，已可敌数十人。会诣通州应试，暂住京城。偶独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强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与饮啖，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诱至空寺，左右挟坐，遽拥于怀。生一手按一人，并跽于地，以足踏背，各解带反接，抽刀拟颈曰：敢动者死！褫其下衣，并淫之；且数之曰：尔辈年近三十，岂足供狎昵！然尔辈污人多矣，吾为孱弱童子复仇也。徐释其缚，掉臂径出。后与岳芳同行，遇其一于途，顾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窜去。乃为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还命，攘财者使还财，律也，此当相偿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无还使受淫之律，此不当偿者也。子之所为，谓之快心则可，谓之合理则未也。

【译文】

据文安人王岳芳说，有位杨生长得十分俊秀，他担心因此受侮辱，便精练武艺。十六七岁就己能抵挡几十个人了。他去通州应考，在京城暂住。偶然到陶然亭散步，遇到两个回民，强拉他到酒店喝酒。杨某知道他们不怀好意，姑且与他们

吃喝，并故意点贵菜。两个回民非常高兴，把他骗到一座空庙里，一左一右挟他坐着，随即把他拥到怀里。杨生一手一个，将两人按在地上，用脚踏住他们的脊背，解下他们的裤带，反绑了两手，抽出刀说：“谁敢动就要他的命！”他扒下两人的裤子，都给奸污了。并教训他们说：“你们近三十岁了，真不值得玩弄。不过你们欺辱的人太多了，我要为被你们污辱的弱童子们报仇！”说完，从容地给他俩松了绑，扬长而去。后来，杨生与王岳芳同行，碰上了那两个回民中的一个。杨生向他微微一笑，吓得那人抱头鼠窜。杨生便把来龙去脉告诉了王岳芳。王岳芳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就是刑律，这是应该偿还的。只是污辱他人的人，自有法律来治罪，没有让污辱人的人受污辱的法律，这是不该偿还的。你的所为，说是痛快还可以，说它合理就不见得了。”

【原文】

从孙树棣言，南村戈孝廉仲坊，到遵祖庄（土语呼榛子庄，遵榛叠韵之讹，祖子双声之转也。相近又有念祖桥，今亦讹为验左。）会曹氏之葬。闻其邻家鸡产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数客往观，时已昏暮，灯下视之，无异常卵；撤去灯火，果吐光荧荧，周卵四围如盘盂。置诸室隅，立门外视之，则一室照耀如昼矣。客或曰：是鸡为蛟龙所感，故生卵有是变怪。恐久而破壳出，不利主人。仲坊次日即归，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华《海赋》曰：“阳冰不治，阴火潜然。”盖阳气伏积阴之内，则郁极而外腾。《岭南异物志》称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岭表录异》亦称黄蜡鱼头，夜有光如笼烛，其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与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错始有光者，积水之所聚，即积阴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郁阳气，惟海能郁也。至暑月腐草之为萤，以层阴积雨，阳气蒸而化为虫。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岩，阳气聚而附于木。萤不久即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两岁亦不生明。出潜离隐，气得舒则渐散耳。惟鸡卵夜光则理不可晓，蛟龙所感之说，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阳杂俎》称岭南毒菌夜有光，杀人至速。盖瘴疠所钟，以温热发为阳焰。此卵或 之气，偶聚于鸡；或鸡多食毒虫，久而蕴结，如毒菌有光之类，亦未可知也。

【译文】

侄孙树阜说：南村有个举人戈仲坊，到遵祖庄（土语叫榛子庄，“遵”成“榛”是叠韵的变化，“祖”成“子”是双声的转换。相近地方又有念祖桥，现在也变音为验左。）参加曹家的葬礼。他听说曹家邻居的鸡生一只蛋，到夜晚会发光，就和几位宾客一起去参观。当时已是黄昏，在灯下观察这只蛋，和一般鸡蛋没有不同。拿走灯火后，果然发出荧荧的光芒，在鸡蛋周围围成一圈，仿佛盘子盂钵一般。把它放在房间的一角，站在门外观看，就见光芒把整个房间都照得像白天一样明亮。

有个客人说：“这只鸡恐怕是受了蛟龙的孕，所以生下这样奇怪的蛋。只怕以后小鸡破壳而出，对主人有不吉利的事。”仲坊第二天就回家了，不知道最后有什么事情发生。根据木华的《海赋》说：“向阳的冰块不融化，阴火会深深地保存着。”原来阳气潜伏在积累阴气之中，蕴藏容纳到饱和的程度，就要爆发出来。《岭南异物志》说海里产生的鱼蜃，放在暗处会发光。《岭表录异》也说有一种黄蜡鱼头，夜晚能发光，像一只灯笼，它的肉也是一片片会发光。水里的产物，和水的性质相同。一定要是海水才会有火，一定是海中各种海产品才会发光。水积聚的地方，也是阴气积聚之处，所以河流不能够包容阳气，只有海才能包容。至于暑天野草腐烂产生了萤火虫，因为阴云堆积就下雨，阳气蒸腾就化育昆虫。塞外的夜光木，因为有冰山雪峰的阳气聚集依附在树木上，萤火虫很快死亡，夜光木移栽到盆缸中，过一两年也不会发光了。离开潜伏隐蔽的地方，阳气得到伸展，也就渐渐消散了。只是鸡蛋夜里发光的道理，还是不清楚，蛟龙使鸡受孕的说法，也不一定对。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到岭南有一种毒菌，晚上能发光，毒死人的速度最快。这是瘴疠之气所聚集，因为温热气候引发为明亮的火焰。这只鸡蛋或者是灾害不祥之气偶然地聚集在鸡身上所致，或者是鸡吃的有毒昆虫太多，长期来毒素郁结在蛋上，就像毒菌有光的一样，也不是不可能的。

【原文】

从侄虞言，闻诸任丘刘宗万曰：有旗人赴任丘催租，适村民夜演剧，观至二鼓乃散。归途酒渴，见树旁茶肆，因系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茶半杯出，色殷红而稠粘，气似微腥。饮尽，更求益。曰：瓶已罄矣，当更觅残剩。须坐此稍待，勿相窥也。既而久待不出，潜窥门隙，则见悬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撑之，而持杯刮取其血。惶骇退出，乘马急奔。闻后有追索茶钱声，沿途不绝。比至居停，已昏瞽坠仆。居停闻马声出视，扶掖入。次日乃苏，述其颠末。共往迹之，至系马之处，惟平芜老树，荒冢累累，丛棘上悬一蛇，中裂其腹，横支以草茎而已。此与裴铏《传奇》载卢涵遇盟器婢子杀蛇为酒事相类。然婢子留宾，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为耶？鬼所需者冥镪，又向人索钱何为耶？

【译文】

堂侄虞癯说，听任丘人刘万宗讲，有位旗人到任丘县来收租，赶上村民夜里演戏。他看到二更天戏才散。返回途中，因酒后口渴，见大树边有个茶馆，于是拴了马进了茶馆。茶馆主人说火已熄灭，只有凉茶了。店主人进去半天，才端出半杯茶。那茶殷红而粘稠，有点腥味儿。旗人一饮而尽，还要喝。主人说：“茶壶已经控干了，我再去找找。您坐在这里稍等片刻，别往里边偷看。”等了好久，也不见

主人出来，旗人偷偷从门缝往里看，只见悬挂着一个裸体女人，肚子已经开膛，用一支木棍撑着。主人正拿着杯子刮女人肚子里的血。旗人吓得急忙逃出店门，上马拼命奔跑。只听后面有人追赶索要茶钱声，一路不停。等他跑回住处，已昏迷从马上掉了下来。主人听到马声出来，把他搀扶进屋里。第二天他才缓过劲儿来，讲述了始末。大家一起去察看。只见昨天拴马的地方，只有一棵半死不活的老树，到处都是坟丘。在一处荆棘丛中，悬挂着一条蛇，腹部被剖开，有一根草棍横向撑着。这和唐朝裴铏所著《传奇》中殉葬女俑杀蛇取血为酒的故事相似。然而那个女俑留客人是为了寻求配偶。这个鬼以蛇血为茶，为的是什么呢？鬼需要的是纸钱，向人讨茶钱干什么用呢？

【原文】

田香谷言，景河镇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邹某者，夜半闻犬声，披衣出视。微月之下，见屋上有一巨人坐。骇极惊呼，邻里并出。稍稍审谛，乃所畜牛昂首而蹲，不知其何以上也。顷刻喧传，男妇皆来看异事。忽一家火发，焰猛风狂，合村几尽为焦土。乃知此为牛祸，兆回禄也。姚安公曰：时方纳稼，豆秸谷草，堆秫篱茅屋间，蔓延相接。农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尔遭焚，则此村无噍类矣。天心仁爱，以此牛惊使梦醒也。何反以为妖哉！

【译文】

田香谷说：景河镇西南有个小村庄，共有三四十户居民。有位邹某半夜听见狗叫，披衣出来察看，在微弱的月光下见屋顶上坐着一个巨人。他十分惊恐地呼喊起来，邻里全被惊醒，起身出门。再稍微仔细地去看巨人，原来是所养的牛昂首蹲在房上，谁也不知是怎么上去的。这个新闻顷刻传遍全村，男女老少都来观看牛上房的怪事。这时，忽然有一家着了火，风狂火猛，全村几乎尽成焦土。人们这才明白牛上房的怪事是牛祸，预兆火灾。姚安公说：“当时正在秋收，豆秸谷草堆积在秫篱茅屋之间，连绵相接。农家白天劳累一天，半夜时家家都在酣睡，这时如果突然遭到焚烧，全村男女老少都会被烧死。天心仁爱，用这头牛惊醒全村人避火，怎么能反说成是牛妖牛祸呢？”

【原文】

同郡某孝廉未第时，落拓不羁，多来往青楼中。然倚门者视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树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戏谑之称也。）独赏之，曰：此君岂长贫贱者哉！时邀之狎饮，且以夜合资供其读书。比应试，又为捐金治装，且为其家谋薪米。孝廉感之，握臂与盟曰：吾傥得志，必纳汝。椒树谢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识富家儿；欲人知脂粉绮罗中，尚有巨眼人耳。至白头之约，则非所敢闻。妾性冶荡，

必不能作良家妇；如已执箕帚，仍纵怀风月，君何以堪！如幽闭闺阁，如坐圜墙，妾又何以堪！与其始相欢合，终致仳离，何如各留不尽之情，作长相思哉！后孝廉为县令，屡招之不赴。中年以后，车马日稀，终未尝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韩淮阴能知此意，乌有鸟尽弓藏之憾哉！

【译文】

我同郡的一位举人没有考取功名之前，穷困潦倒，放荡不羁，常来往于妓院。然而烟花女子都不怎么搭理他。只有一个叫椒树的妓女赏识他，说：“这位郎君怎会长久地贫穷下去呢？”时常请他来宴饮亲热，并拿出接客钱资助他读书。等到应考时，椒树又出钱为他准备行装，并为他家准备了柴米油盐，这人感激她，拉着椒树的手说：“倘若我得到一官半职，一定娶你。”椒树辞谢说：“我所以器重您，只是怪姐妹们只认识富家儿，我想让人们明白，在脂粉堆里，也有慧眼识贤的人。至于白头偕老的约定，我是不敢想的。我性情放荡，必定当不成良家妇女。如果我成了您的夫人，依然纵情声色，您怎么受得了？如果把我幽禁在闺阁中，对我就像进了监狱，我怎么忍受？与其开始欢合，最终离异，还不如互留相思之情，作为长久的思念。”后来，这位举人果然官居县令，他多次请椒树来，她都没有答应。中年以后的椒树门前车马日渐稀少。她也没有到县衙去。这也可称得上是一位奇女子了。假如当年淮阴侯韩信能够明白这种心意，也就不会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慨叹了。

【原文】

胶州法南野，飘泊长安，穷愁颇甚。一日，于李符千御史座上，言曾于冻口旅舍见二诗，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风尘。西楼一枕鸳鸯梦，明月窥窗也笑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 鸦。多谢西川贵公子，肯持红烛赏残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谁作也。余曰：此君自寓坎坷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行》矣。

【译文】

胶州人法南野，流浪飘泊在长安城，十分穷困潦倒。一天，他在御史李符千家中作客时，说他曾在冻口旅馆见过两首诗。第一首说：“流落江湖十四春，徐娘半老尚风尘。西楼一枕鸳鸯梦，明月窥窗也笑人。”第二首说：“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低头掠 鸦。多谢西川贵公子，肯持红烛赏残花。”诗后没署年月、姓名，不知是谁所作。我说：“这是你自寓坎坷处境的诗。不过这五十六个字，能够抵得上白居易的《琵琶行》了。”

【原文】

益都李生文渊，南涧弟也。嗜古如南涧，而博辩则过之。不幸夭逝，南涧乞余志其墓。匆匆未果，并其事状失之，至今以为憾也。一日，在余生云精舍讨论古礼，因举所闻一事曰：博山有书生，夜行林莽间，见贵官坐松下，呼与语。谛视，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谒。问家事甚悉。生因问：古称体魄藏于野，而神依于庙主。丈人有家祠，何为在此？某公曰：此泥于古不墓祭之文也。夫庙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来格，以是地是位为依归焉耳。如神常居于庙，常附于主，是世世祖妣与子孙人鬼杂处也。且有庙有主，为有爵禄者言之耳。今一邑一乡之中，能建庙者万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能设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亿万贫贱之家，其祖妣皆无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之情状者，莫若圣人。明器之礼，自夏后氏以来矣。使神在主而不在墓，则明器当设于庙。乃皆瘞之于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于神所不至也，圣人顾若是颠耶？卫人之蠃离之，殷礼也；鲁人之蠃合之，周礼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则墓之分合，了无所异，有何善不善耶？《礼》曰：父歿而不忍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亡而不忍用其杯箸，口泽存焉尔。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顾以先人体魄，视如无物，而别植数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类耶？寺钟将动，且与子别。子今见吾，此后可毋为竖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东方已白。视之正其墓道前也。

【译文】

益都的李文渊秀才，是南涧的弟弟，和南涧一样喜好古物，但见识的广博和议论的精到，超过南涧。不幸年纪轻轻就死了，南涧请我写一篇墓志。我在匆忙之间，没有写成，而且连文渊的事迹行状都丢失了，到现在还感到遗憾。以前有一天，在我的生云精舍中讨论古代礼仪，李秀才就谈到听来的一件事：博山有位书生，晚上在树林中经过，看到松下坐着一位官员，叫他过去说话。仔细一看，这官员是去世的表丈某人。没有办法，书生只好上前行礼。官员详细地询问书生家里的情况，书生就问：“自古以来，人家都说人死后遗骸埋在郊野，灵魂依附在家庙的神主牌位上。表丈本来有家祠，怎么会在这里呢？”官员说：“这是人们拘泥于自古不去坟墓祭祀的说法而已。家庙家祠是祭祀的地方，主要祭祀神主牌位。灵魂的降临，是以祠庙神主作为依附的。如果灵魂经常留在家庙里，附在神主牌位上，那就会使世世代代的祖先们和活着的子孙人鬼杂处。而且，家庙里有神主牌位，是对有封号有官位的人而说的。现在一个地区一个乡村之中，能建造家庙的，一万家也不到一二家；能建立祠堂的，一千家也不到一二家；能设立神主牌位的，一百家也不到一二家。如果灵魂只是依附牌位而不依附坟墓，那么千千万万贫穷

卑贱的人家，他们的祖先都成了无处依附的鬼魂了，有这种道理吗？明癘鬼神的情形的，再没有比得上圣人的了。墓中放着明器的礼制，从夏后氏以来就有了。假使灵魂在神主牌位，而不在坟墓中，那么明器应当放在家庙里。可是明器都埋在坟墓里，难道是用明器供奉灵魂，却偏偏放到灵魂不到的地方，圣人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呢！卫国人夫妻合葬，两棺之间有东西隔开，是殷代的礼制；鲁国人夫妻合葬，两棺之间不隔开，是周代的礼制。孔子推重周代的礼制。假使灵魂不在坟墓，那么合葬后隔不隔开，都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推重不推重呢！《礼记》上说：‘父亲死后，不忍心阅读父亲的书籍，因为其中有父亲亲手书写的字迹。母亲死后，不忍心用她的杯碗，因为其中有母亲饮食过的痕迹。’一件那样小的物品，还这样重视，居然对先辈的遗体看得没有什么重要，而另外竖起几寸长的木块，说是父母的神魂所在，不是太不会区别事情的性质吗？寺院的钟声快要响了，我就和你告别了。你今天见到我，今后就不会被那些卑贱的儒生所迷惑了。”书生连忙站起来，天已经亮了。书生一看，原来自己正在那官员坟墓前面的墓道上。

【原文】

陈裕斋言，有僦居道观者，与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数日不见，莫测何故。一夜，褰帘含笑入。问其旷隔之由。曰：观中新来一道士，众目曰仙。虑其或有神术，姑暂避之。今夜化形为小鼠，自壁隙潜窥，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复来也。问：何以知其无道力？曰：伪仙伪佛，技止二端：其一故为静默，使人不测；其一故为颠狂，使人疑其有所托。然真静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伪也。真托于颠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张皇者伪也。此如君辈文士，故为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为狷；或纵酒骂座，使人疑为狂，同一术耳。此道士张皇甚矣，足知其无能为也。时共饮钱稼轩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镜，然词锋太利，未免不留余地矣。

【译文】

陈裕斋说，有个人租住在道观里，跟一个狐女亲热，狐女没有一夜不来。忽然狐女好几天没来，不知怎么了。一天晚上，狐女掀开门帘含笑进屋。那人问几天没来的缘故。狐女说：“道观里新来了一位道士，众人都把他看成是神仙。我担心他真有神术，所以暂避一时。今天晚上，我变幻成一只小老鼠，从墙洞偷偷地观察他。原来这道士是个说说大话、欺骗世人的人。所以我又来了。”那人问：“你凭什么说他没有道力？”狐女说：“凡是伪仙伪佛，大抵只有两套伎俩：一种是假装沉默，使人揣摩不透；另一种是假装颠狂，使人疑心他真的有所依仗。然而，真正静默的人，必然表现为淳朴、肃穆、闲适、恬静；凡是表现为矜持的必定是假的。真正颠狂的人，必然游走自如；凡是神色慌张的，一定是假的。比如像您这样的文士，

故作高傲，有的迂腐孤僻，使人觉得他耿直；有的使酒骂座，让人觉得他有些颠狂，这是同一种把戏。这道士极为张皇，我断定他没有什么本事。”当时，几个人一起在钱稼轩家里饮酒。钱先生说：“这位狐女眼光明亮如镜，然而她的词锋过于锋利，没有做到留有余地呵。”

【原文】

司炊者曹媪，其子僧也。言尝见粤东一宦家，到寺营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灯下见形曰：自到黄泉，无时不忆，尚冀君百年之后，得一相见。不意今配入转轮，从此茫茫万古，无复会期。故冒冥司之禁，赂监送者来一取别耳。其夫骇痛，方欲致词，忽旋风入室卷之去，尚隐隐闻泣声。故为饭僧礼忏，资来世福也。此夫此妇，可谓两个不相负矣。《长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种来世因耶！

【译文】

我的厨师曹媪的儿子是个僧人。他说曾经见到一位粤东籍的官员，到寺内营斋。这位官员说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十九年。一天夜晚，妻子的形象出现在灯下，对他说：“自从前往黄泉，我无时不在思念郎君，还指望郎君百年之后，夫妻得以相见。不料今日被送入转轮投生，从此茫茫万古，再也没有相见之期。因此，我才冒着冥司的禁令，买通了监送我的鬼卒，来与郎君绝别。”他又惊讶又悲伤，正要与妻说话，忽然一个旋风进屋将妻卷走，还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妻子的哭泣声。所以他才来寺院饭僧礼忏，以修来世之福。这对夫妇，可谓两不相负啊！白居易的《长恨歌》说：“但令心如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怎么能知道不因为这一念，又种下来世的姻缘呢！

【原文】

《桂苑丛谈》记李卫公以方竹杖赠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云云。案方竹今闽、粤多有，不为异物。大宛即今哈萨克，已隶职方，其地从不产竹，乌有所谓方者哉！又《古今注》载乌孙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乌孙即今伊犁地，问之额鲁特，皆云无此。又《杜阳杂编》载元载造芸晖堂于私第。芸香，草名也，出于阆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曰芸晖。于阆即今和阗地，亦未闻此物。惟西域有草名玛努，根似苍术，番僧焚以供佛，颇为珍贵；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说附会之词也。

【译文】

《桂苑丛谈》记载李德裕把方竹杖赠给甘露寺的老和尚，说这种竹子出自大

宛国，质地坚实，呈正方形，竹节枝叉四面都是对称的。这种方竹在福建、广东很多，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大宛就是今天的哈萨克，已隶属兵部职方司。那儿从不产竹子，哪来的什么方竹？晋人崔豹在《古今注》里记载，乌孙国出产一种青田核，有盛六升水的葫芦瓢那么大。把核挖空灌进水，不一会儿，水就会成变酒。据考，乌孙就是今天的伊犁地区。我曾问过当地的额鲁特人，他们都说没有。唐人苏鹗撰写的《杜阳杂编》里记载，唐大臣元载在他的私宅里建造了一座芸晖堂。芸香是一种草，产于于阗国，它洁白如玉，埋入土中，不腐烂。舂成碎末，用来粉刷墙壁，因此取名为芸晖堂。于阗就是现在新疆和阗地区，也没有听说过出产芸香。只有西域有一种名叫玛努的草，根很像中药的苍术。番地的僧人焚烧它来供奉神佛，非常珍贵。然而它的颜色并不洁白，也不可用来涂抹墙壁。这些都是小说的附会之词。

【原文】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于外，久不归。无所约束，因为囊家所诱，博负数百金。囊家议代出金偿众，而勒写鬻宅之券。不得已从之。虑无以对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缢。甫结带，闻马蹄隆隆，回顾，乃其父归也。骇问：何以作此计？度不能隐，以实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于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归家，吾自往偿金索券可也。时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识，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诱引之非，次责以逼迫之过。众错愕无可置词。既而曰：既不肖子写宅券，吾亦难以博诉官。今偿汝金，汝明日分给众人，还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愿如命。其父乃解腰缠付囊家，一一验入。得券即就灯焚之，愤然而出。其子还家具食，待至晓不归。至囊家侦探，曰：已焚券去。方虑有他故。次日，囊家发篋，乃皆纸铤。金所亲收，众目共睹，无以自白，竟出己橐以偿，颇自疑遇鬼。后旬余，讣音果至，歿已数月矣。

【译文】

黎苻塘说：有个青年，父亲出外经商，很久不回家了。青年没有人管束，就被赌窝主人引诱，参与赌搏，输去了几百两银子。赌头和青年商量，由他代为出钱还大家的赌债，而逼勒青年写下把住宅卖给他的契约。青年没有办法，只好按赌头所说的去做。青年害怕无法跟母亲、妻子说，就不回家，晚上到树林里去上吊。刚把带子结上，就听到很响的马蹄声音，回头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回来了。父亲惊讶地问：“你怎么这样做？”青年无法隐瞒，就据实把事情说了出来。父亲也不生气，说：“这也是常有的事，何必寻死呢！我这次回家，赚到的钱还可以抵赌债。你自己先回家，我亲自去还赌债，并讨还卖房契约就是了。”当时，赌头家的赌场还

未散，父亲突然闯进门去。这些人父亲本来都是认识的，于是一一指名道姓，先是骂他们引诱儿子，接着又骂他们追逼赌债不对。赌徒们惊讶万状，都说不出话来。后来，父亲说：“既然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写了卖房契约，我也知道不能以赌债告官处理。现在我还给你银子，你明天去分给其他人，就把卖房契约还给我，行吗？”赌头知道自己没道理，就接受他的意见。青年的父亲把身上带的银子交给赌头，赌头一一检验之后收好。青年的父亲收回卖房契约，就在灯火上烧了，气愤地走了出去。青年回到家，为父亲准备了饭食，可是等到天亮，他的父亲还没有回家。青年到赌头家去探看，说是他父亲已经烧掉卖房契约，走了。青年正担心有其他的原因。第二天，赌头打开银箱，发觉那些银子都是纸钱。但银子是自己亲自点收的，大家也都看到，现在没有办法说清楚，只好拿出自己的银子来还债。赌头心中有点怀疑，大概是碰上鬼了。过了十几天，青年听到了父亲的死讯，原来已经死去几个月了。

【原文】

李樵风言，杭州涌金门外，有渔舟泊神祠下，闻祠中人语嘈杂。既而神诃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当笞。又闻辩诉曰：人静月明，诸幽魂暂游水次，稍释羁愁。此二措大独讲学谈诗，刺刺不止。众皆不解，实所厌闻。窃相耳语，微示不满，稍稍引去则有之，非敢有所触犯也。神默然，少顷，曰：论文雅事，亦当择地择人。先生休矣。俄而磷火如萤，自祠中出。遥闻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译文】

李樵风说：杭州涌金门外，有只渔船停在神祠下，听到祠中人声嘈杂。接着听到神祠中的神诃斥说：“你们这些野鬼，怎么能羞辱文士呢？真该打。”又听见野鬼申辩说：“月明人静，我们这些野鬼幽魂到水边暂时闲游，以望稍能解脱一点愁闷。这两个措大却专门讲学谈诗，喋喋不休地吵扰。众鬼都不懂他们说的什么，实在讨厌继续听他们说话，于是便窃相耳语，流露出一不满情绪。渐渐离去的倒是有，可并没敢触犯他们二位。”神沉默了片刻，对两位文士说：“谈论诗文本是雅事，不过也应该选择地点和对象。二位先生还是去休息吧。”一会儿，只见荧荧磷火从神祠中出来，裹杂着吃吃笑声，向四处散去。

【原文】

刘暎，沧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岁，尚强健善饭。屡逢恩诏，里胥欲为报官支粟帛，辄固辞弗愿。去岁，欲为请旌建坊，亦固辞弗愿。或询其弗愿之故。慨然曰：贫家嫠妇，赋命蹇薄，正以颠连困苦，为神道所怜，得此寿耳。一邀过分之福，则死期至矣。此媪所见殊高。计其生平，必无胶胶扰扰分外

之营求，宜其恬然冲静，颐养天和，得以保此长龄矣。

【译文】

刘臯是沧州人。他母亲生于康熙三十一年，到了乾隆五十七年，已经是一百零一岁了，依然身板硬朗，饭量不小。皇上屡次颁布恩诏，乡官想报官府领取粮食布匹，她都坚决辞谢了。去年又要为她请求旌表，建立牌坊，她也坚决不同意。有人问她不愿意的原因，老人慨然说：“我是一个穷人家的寡妇，天生命薄。正因为我这辈子颠沛困苦才为神明怜悯，得以长寿。一求非分之福，那么死期就会来啦。”这老太太的见识非常高明。估计她这一生，绝没有忙忙碌碌地进行份外的争求。她顺和着天，当然就能恬淡静和地颐养天年，才得以能长寿啊。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

槐西杂志二

【原文】

安中宽言，有人独行林莽间，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行。一人怀中落一书册，此人拾得。字甚拙涩，波磔皆不甚具，仅可辨识。其中或符、或药方、或人家春联，纷糅无绪，亦间有经书古文诗句。展阅未竟，二人遽追来夺去，倏忽不见。疑其狐魅也。一纸条飞落草间，俟其去远，觅得之。上有字曰：《诗经》於字皆音乌，《易经》睽字左边无点。余谓此借言粗材之好讲文艺者也。然能刻意于是，不愈于饮博游冶乎！使读书人能奖励之，其中必有所成就。乃薄而挥之，斥而笑之，是未思圣人之待互乡、阙党二童子也。讲学家崖岸过峻，使人甘于自暴弃，皆自沽己名，视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译文】

据安中宽说，有个人独自在山林中行走，碰上了两个人，像是书生，一边走一边吟诵诗文。一个人的怀中掉下一本书，被赶路人拾起。书中的文字十分拙笨，撇捺都不太齐全，仅仅能让人辨认。其中有符、药方，有家用春联，显得纷乱混杂，毫无头绪。还夹杂着经书、古文、诗词等。没等赶路人看完，那两个人急忙追上来把书夺去，转眼就不见了。赶路人怀疑他们是狐仙。有一张纸条飘落到草丛里，等那两个人走远后，他才拣起来。上面写着：“《诗经》中的‘於’字都读作‘乌’，《易经》中的‘睽’字左边没有点。”我认为这是借此讽刺那些才疏学浅而又喜欢谈论学问的人。然而能在这方面专心一意，岂不胜过只知饮酒赌博、沾花惹草的人！假如这些人都能受到称赞和勉励，那么其中有些人一定会学有所成。如果鄙视他们、斥责他们、嘲笑他们，是没有想到圣人是如何对待互乡、阙党两个小童子的。那些道学家过于高傲，让人甘心自暴自弃，而他们却只顾沽名钓誉，把社会人心看作与己无关的事。

【原文】

景州宁逊公，能以琉璃舂碎调漆，堆为擘窠书。凹凸皴皱，俨若石纹。恒挟技游富贵家，喜索人酒食。或闻燕集，必往搀末席。一日，值吴桥社会，以所作对联

匾额往售。至晚，得数金。忽遇十数人邀之，曰：我辈欲君殫一月工，堆字若干，分赠亲友，冀得小津润。今先屈先生一餐，明日奉迎至某所。宁大喜，随入酒肆，共恣饮啖。至漏下初鼓，主人促闭户。十数人一时不见，座上惟宁一人。无可置辩，乃倾囊偿值，懊恼而归。不知为幻术为狐魅也。李露园曰：此君自宜食此报。

【译文】

景州的宁逊公，能够把琉璃舂成碎末，用油漆调匀，堆砌成大字。这些字有立体的凹凸，还有皱纹，很像石头的花纹。宁逊公自恃有这种技能，常在富贵人家走动，还喜欢要人家招待他酒食。他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有宴会，一定去混吃混喝。有一天，他刚好是吴桥镇赛神集会，宁逊公就把自己做的对联匾额拿去出售。到了傍晚，对联匾额卖出去了，得了几两银子。忽然，碰到十几个人来邀请他，说：“我们想请您花一个月的工夫，堆砌一批字，分送给亲友，也希望得点利润。今天晚上，我们先请您吃一顿，明天我们再请你到一个地方去堆字。”宁逊公很高兴，跟着他们进了酒店，一起大吃大喝。到头更天时，酒店主人催他们离开，说要关店了。这时，那十几个人一下子不见了，酒席上只剩下宁逊公一个人。宁逊公没有话说，只好把口袋中的银钱都拿出来付酒席费，又懊丧又气愤地回家去。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法术还是狐狸作怪。李露园说：“这位先生应该受到这种报应。”

【原文】

某公眷一妾童，性柔婉，无市井态，亦无恃宠纵意。忽泣涕数日，目尽肿。怪诘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荐枕席，殊不自觉。昨寓中某与某童狎，吾穴隙窃窥，丑难言状，与横陈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污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终快快不释。后竟逃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读书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莲花记》，若此童者，亦近于青泥莲花欤！又奴子张凯，初为沧州隶，后夜闻罪人暗泣声，心动辞去，鬻身于先姚安公。年四十余，无子。一日，其妇临蓐，凯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问：何以知之？曰：我为隶时，有某控其妇与邻人张九私。众知其枉而事涉暧昧，无以代白也。会官遣我拘张九。我稟曰：张九初五日以逋赋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宽其限。官检征比册，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张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妇室乎？杖而遣之。其实别一张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岁，闻此妇死。昨夜梦其向我拜，知其转生为我女也。后此女嫁为贾人妇，凯夫妇老且病，竟赖其孝养以终。杨椒山有《罗刹成佛记》。若此奴者，亦近于罗刹成佛欤！

【译文】

某公眷恋着一个妾童，他性情温柔和婉，既无市侩的习气举止，也没有恃着

受宠而骄纵的意思。忽然他连着哭了好几天，眼睛都哭肿了。某公奇怪地问他怎么了。他感慨地说：“我天天给您侍寝，却一点儿也没察觉什么。昨天，寓所里的某人和某童鬼混，我从缝隙中偷看，那种丑态简直难以形容，和躺着的女子玉体相比，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因此我想到，我这堂堂的男子却受到如此的污辱，真是后悔都来不及呀，所以我羞愧愤恨，想一死了之。”某公想方设法劝解他，但他始终郁郁不乐。后来他终于逃走了。有人说：“那位变童已经改名换姓，用心读书、求取功名去了。”梅禹金写有《青泥莲花记》，像这位变童，也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差不多了。又，奴仆张凯，起初是沧州的差役，后来在半夜听到罪犯偷偷的哭泣声，内心受到震动而辞去，卖身到先父姚安公家。张凯四十多岁时，还没有儿子。一天，他的媳妇临产了，张凯神情忧伤地说：“恐怕是个闺女吧。”孩子生出来果然是个女儿。妻子问：“你怎么知道的？”张凯说：“我当差役时，有个人指控他的妻子和邻居张九通奸。众人都知道张九冤枉，可事情关系到弄不清的男女奸情，因而没人替他辨白。恰好上司派我拘捕张九。我就禀告说：‘张九在初五因拖欠田税被拘捕，初八那天挨了十五大板后被放了。现已不知他上哪儿去了，请您再宽限几天吧。’上司查看了证据，翻阅了簿册，确实如此，于是就怒斥告状人说：‘初七那天张九正被关押着，他怎么能到你媳妇的卧室里去呢？’把他打了一通后赶出了衙门。其实这是另一个张九，我不过是借他搪塞一番。去年，我听说那个女人死了。昨天夜里，梦见她向我下拜，知道她将转世托生，成为我的女儿了。”后来，这个女儿嫁给商人作妻子，张凯夫妇年老又多病，最终全都仰仗她孝敬奉养以终天年。杨椒山撰有《罗刹成佛记》一书。像这位奴仆的经历，也和恶鬼成佛的过程相差无几吧！

【原文】

冯平字言，有张四喜者，家贫佣作。流转至万全山中，遇翁姬留治圃。爱其勤苦，以女赘之。越数岁，翁姬言往塞外省长女，四喜亦挈妇他适。久而渐觉其为狐，耻与异类偶，伺其独立，潜弯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跃直至四喜前，持矢数之曰：君太负心，殊使人恨！虽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则父母所命，以礼结婚，有夫妇之义焉。三纲所系，不敢仇君；君既见弃，亦不敢强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数刻，乃蹶然逝。四喜归，越数载，病死，无棺以敛。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谒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儿未嫁故敢来也。其母感之，詈四喜无良。狐女俯不语。邻妇不平，亦助之詈。狐女视曰：父母詈儿，无不可者。汝奈何对人之妇，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后，于四喜尸旁得白金五两，因得成葬。后四喜父母贫困，往往于盎中篋内无意得钱米，盖亦狐女所致也。皆谓此狐非惟形化

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谓狐虽知礼，不至此，殆平宇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宇虽村叟，而立心笃实，平生无一字虚妄；与之谈，讷讷不出口，非能造作语言者也。

【译文】

据冯平宇说：有张四喜其人，因家贫，靠给人打工为生。漂流到万全山中，被一对老夫妇收留，在其菜园做活。老夫妇喜欢他的勤劳刻苦，将女儿嫁给他，招他入赘。过了几年，老夫妇说要去塞外看望长女，四喜也带着他妻子离开了。时间久了，张四喜逐渐发现他妻子原来是狐精变的，感到与异类为配偶很羞耻，趁她单独站在某处时，偷偷地弯弓而射，射中左腿。狐女用手拔出箭，一下子跳到四喜面前，拿箭指着他责备说：“你太无情，真让人痛恨。尽管这样，别的狐狸媚人，都是苟且野合的。我则是受父母之命，按照礼仪与你结婚的，有夫妇之义在。由于三纲的约束，不愿向你复仇，你既然嫌弃我，我也不愿强住下去招你讨厌。”说完握着四喜的手痛哭，过了一会儿，突然消逝了。四喜回到家中，过了几年，病死了，穷得连敛葬的棺材也没有。忽然，狐女从外面哭到家中，拜见公婆，向他们详细诉说其经历；又说：“媳妇未再嫁，所以敢来探望。”四喜的母亲非常感动，痛骂四喜不良。狐女俯首不语。有一个邻妇感到不平，也跟着骂。狐女很不高兴地对她说：“父母骂儿，没什么不可以的。你怎能当着人家的妻子，骂人家的丈夫！”怒冲冲地拂衣就走，不知哪里去了。去后，在四喜的尸身旁边发现白金五两，用它才得以安葬。后四喜父母很贫穷，但往往能在箱子或盆盎中意外地发现钱米，大约也是狐女所给的。听者都说这个狐女不但身形化作人，心灵也化作人了。有人又说，狐精即使知礼，恐怕到不了这种地步，很可能是平宇故意编造一个故事，以使不如狐女的人感到惭愧。姚安公说：“平宇虽然是个村叟，但立心诚笃忠实，平生没说过一句虚妄不实的话；与他谈话，都出言迟钝，不是能够编造故事的人啊。”

【原文】

卢观察登吉言，茌平县有夫妇相继死，遗一子，甫周岁。兄嫂咸不顾恤，饿将死。忽一少妇排门入，抱儿于怀，置其兄嫂；尔弟夫妇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儿付我，犹可觅一生活处也。挈儿竟出，莫知所终。邻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旧情，来视遗孤乎？是亦张四喜妇之亚也。

【译文】

观察使卢癯吉说，茌平县有对夫妇相继死去，遗留下一个孩子，刚满周岁。死者的兄嫂都不怜悯他，不照顾他，致使快要饿死了。忽然一位少妇推门而入，把小

孩抱在怀里，骂死者的兄嫂说：“你们弟弟夫妇的尸骨未寒，你们俩怎么能忍心到这种地步！不如把孩子交给我，还可以找到一个活命的地方。”她带着孩子离开，谁也不知她去了哪儿。邻里们全都亲眼看到这一场景。有了解内情的人说：“那个弟弟在世的时候，时常和一个狐女亲近。估计那狐女也许是不忘旧情，来探望孤儿吧？”恐怕这位少妇也是张四喜的妻子那类人。

【原文】

乌鲁木齐多狭斜，小楼深巷，方响时闻。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灯火恒荧荧也。冶荡者惟所欲为，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门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鞫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杂诗，有曰：石破天惊事有无，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于如此者！乃知以理断天下事，不尽其变；即以情断天下事，亦不尽其变也。

【译文】

乌鲁木齐有很多妓院，小楼深巷，丝竹之声不绝于耳。从谯楼的鼓声刚响，到清晨寺院打钟时，那里总是灯火闪耀。冶荡的人在那里为所欲为，官府不禁止，也禁止不了。宁夏的布商何某，年轻貌美，风姿绰约，积累了千金资财。他也不太吝啬，却不喜欢去逛青楼妓馆。只是养了十几头母猪，饲养得格外肥壮，洗刷得极为爽洁，他每天关起门来，轮番狎弄它们。母猪们也和他依偎在一起，就像和公猪相亲相爱一样。他的仆人一直在偷看，何某却没有察觉。一次他的朋友借着醉酒的机会，开玩笑问起这事，何某羞惭难当，跳井而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说：“如果不是我亲自审理这桩案子，即使是司马光把这事告诉我，我也不会相信。”你创作的乌鲁木齐杂诗中，有一首写道：“石破天惊事有无，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那首诗吟咏的就是这件事。人的性情竟怪癖到这个地步。由此可知用理来判断天下的事，不能穷尽天下事的变化，即使用情来判断天下的事，同样也不能穷尽天下事的变化。

【原文】

张一科，忘其何地人。携妻就食塞外，佣于西商。西商昵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厌薄之，诟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爱我，昵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

不继矣，彼亦不能责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之，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因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五十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曰：我与尔妇最相昵，尔不知也。尔妇垂歿，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归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二事相去不一月。相国温公，时镇乌鲁木齐。一日，宴僚佐于秀野亭，座间论及。前竹山令陈题桥曰：一不以贫富易交，一不以死生负约，是虽小人，皆古道可风也。公颦蹙曰：古道诚然。然张一科曷可风耶？后杀妻者拟抵，而谏语甚轻；赠金者拟杖，而不云枷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即如是可也。

【译文】

张一科这个人，已经忘记他的籍贯了。他带着妻子到塞外谋生，在一个西北商人家里做雇工。西域商人爱恋他的妻子，为她挥金如土，没有几年，财产都转手成了一科的，反而在一科家中寄食。妻子讨厌轻蔑这个西北商人，谩骂着叫他出去。张一科说：“没有这个人，我们也没有今天的日子，抛弃他是不吉利的。”坚决不肯把西北商人赶出去。有一天，妻子拿着木棒去赶西北商人，张一科愤怒地骂妻子，妻子也反口骂道：“他并不是喜爱我，而是迷恋我的姿色。我也不是喜欢他，而是贪得他的财产。他用财产来交换女色，女色已经得到了，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对不起他；我用女色来博取财产，他的财产已经光了，他也不能责备我。这时候不赶他走，留着干什么呢！”张一科更加愤怒，竟然拔刀把妻子杀死了。他先拿出一百两银子送给西北商人，然后自首进了监狱。还有一个人，忘了他的姓名了。他也带着妻子到塞外去。妻子病死后，他又穷得回不了家乡，就要讨饭了。忽然，有个西北商人把他叫到店里，送他五十两银子。这个人觉得赠送的银子丰厚得出奇，一定要商人讲出理由。西北商人悄悄地说：“我和你妻子最亲热，你并不知道。你妻子临死前，偷偷地把你托付给我。我不忍心辜负死者，所以资助你回家乡。”这个人愤怒地把银子抛在地下，和西北商人打起来，直到打官司。这两件事相隔不到一个月。温相国当时镇守乌鲁木齐。有一天，在秀野亭宴请下属，酒席之间谈论到这两件事。当过竹山县令的陈题桥说：“一个不因为贫富变化就改变交情，一个不因为生死变化就背弃诺言，他们虽然都是市井小民，但都有古时纯朴的道义，值得流传的。”温公皱着眉头说：“当然是古时纯朴的道义。不过，张一科的行为值得宣扬吗？”后来，杀妻的张一科被判抵罪，但判决很轻；赠送银子的商人被判杖刑，但不用带枷示众。温公想了很久，感慨地说：“都不符合法律呀！不过，人情淡薄已经很长久了，有关衙门这样报上来，就这样发落算了。”

【原文】

嘉祥曾映华言：一夕秋月澄明，与数友散步场圃外。忽旋风滚滚，自东南来，中有十余鬼，互相牵曳，且殴且詈。尚能辨其一二语，似争朱、陆异同也。门户之祸，乃下彻黄泉乎！

【译文】

据嘉祥人曾映华说：有一个秋月澄明的晚上，他正与几个朋友在园外散步。忽然，从东南方刮来一阵滚滚的旋风，其中有十几个鬼，互相纠缠着，又打又骂。还能辨明他们说的一两句话，似是争论宋代理学家朱熹、陆九渊的学术异同。学术门派之争的祸患，难道竟能一直延续到阴间么！

【原文】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傥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右见《永乐大典》，题曰《李芳树刺血诗》，不著朝代，亦不详芳树始末。不知为所自作，如窦玄妻诗；为时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诗也。世无传本，余校勘《四库》偶见之。爱其缠绵悱恻，无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馆吏录出一纸，久而失去。今于役溧阳，检点旧帙，忽于小篋内得之。沈湮数百年，终见于世，岂非贞魂怨魄，精贯三光，有不可磨灭者乎！陆耳山副宪曰：此诗次韩蕲王孙女诗前；彼在宋末，则芳树必宋人。以例推之，想当然也。

【译文】

“去去复去去，凄恻门前路。行行重行行，辗转犹含情。含情一回首，见我窗前柳。柳北是高楼，珠帘半上钩。昨为楼上女，帘下调鹦鹉。今为墙外人，红泪沾罗巾。墙外与楼上，相去无十丈。云何咫尺间，如隔千重山？悲哉两决绝，从此终天别。别鹤空徘徊，谁念鸣声哀！徘徊日欲晚，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裾，泣寄稿砧书。可怜帛一尺，字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旧爱牵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甘鞭捶。不然死君前，终胜生弃捐。死亦无别语，愿葬君家土。傥化断肠花，犹得生君家。”此诗见于《永乐大典》，题目叫做《李芳树刺血诗》，没有注明创作年代，也不清楚芳树的底细。不知该诗是自述，就像窦玄妻子写的诗一样呢？还是由同时代的人代写，就像焦仲卿妻诗一样。这首诗世上没有流传的本子，我在校刊《四库

全书》时偶然发现的。我喜欢诗中缠绵悱恻的情调，却没有一丝怨恨的情绪，恐怕连鬼神听后都会为之落泪的。我让馆吏把这首诗抄录出一份，但时间一长就找不到了。来到溧阳供职后，在清点旧书时，忽然在一个小箱子里找到了这首诗。它被埋没了几百年，终于又重见于世，这难道不是那位女子的贞魄，直贯日、月、星三光，才使诗具有了不可磨灭的价值吗？陆耳山副都御史说：“这首诗编排在南宋韩世忠孙女的诗前，她生活在宋代末年，那么芳树一定是宋朝人。”根据惯例推断，想来应当是这样。

【原文】

舅氏安公实斋，一夕就寝，闻室外扣门声。问之不答，视之无所见。越数夕，复然。又数夕，他室亦复然。如是者十余度，亦无他故。后村中获一盗，自云我曾入某家十余次，皆以人不睡而返。问其日皆合，始知鬼报盗警也。故瑞不必为祥，妖不必为灾。各视乎其人。

【译文】

舅亲安实斋，在某晚上床睡觉，忽听到室外有敲门声。问是谁，没有回答，去看，也没看见人。过了几晚，又发生这事。再过几晚，其家别的居室也发生这事。就这样发生过十多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变故。后来村中擒获一个盗贼，供称他曾进入某家十多次，都因为人没睡，空手而归。问其日期，与舅亲家听到扣门的日期完全符合，这才知道是鬼发出的有盗之警。所以，瑞兆不见得就吉祥，妖异之事也未见得就一定带来灾祸，这要因人而异。

【原文】

明永乐二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始祖椒坡公，自上元徙献县之景城。后子孙繁衍，析居崔庄，在景城东三里。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庄，故皆称崔庄纪，举其盛也。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城、崔庄间，兵燹久圯，其址属族叔嫠庵家。嫠庵从余受经，以乾隆丙子举乡试，拟筑室移居于是。先姚安公为预题一联曰：当年始祖初迁地，此曰云孙再造家。后室不果筑，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弃诸孤。卜地惟是处吉，因割他田易诸嫠庵而葬焉。前联如公自讷也。事皆前定，岂不信哉！

【译文】

明朝永乐二年，朝廷降旨把江南大族迁往京师一带。我家始祖椒坡公从上元县迁到献县的景城。后来子孙繁衍，一部分人就到崔庄居住，地址在景城东面三里外。现在，当地人中科举做官的，大多出在崔庄，所以都称为崔庄纪，称赞崔庄的纪氏兴旺。我家的一族自称为景城纪，表示不忘根本出处。椒坡公的旧居在景

城、崔庄之间，经过战乱，早已倒塌了，宅基属于堂叔 庵先生一家所有。 庵曾经跟我读过经书，乾隆二十一年乡试中举，想在原来宅基上建房居住。姚安公预先为他题了一副对联：“当年始祖初迁地，此日云孙再造家。”后来，房子没有建成，姚安公在甲申年八月去世了。风水先生占卜，只有这里是吉地，因此拿出其他田地与 庵交换，把姚安公葬在这里。那副对联好像是姚安公自己的谶语一样。凡事都是早已预定的，难道还不可信吗？

【原文】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睇。其祖长洲人，流寓河间，其父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彻，殊不类小家女。常私语其姊曰：我不能为田家妇。高门华族，又必不以我为妇。庶几其贵家媵乎？其母微闻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尝忤一人。初归余时，拜见马夫人。马夫人曰：闻汝自愿为人媵，媵亦殊不易为。敛衽对曰：惟不愿为媵，故媵难为耳。既愿为媵，则媵亦何难！故马夫人始终爱之如娇女。尝语余曰：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仅三十。初仅识字，随余检点图籍，久遂粗知文义，亦能以浅语成诗。临终，以小照付其女，口诵一诗，请余书之，曰：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泊然而逝。方病剧时，余以侍值圆明园，宿海淀槐西老屋。一夕，恍惚两梦之，以为结念所致耳。既而知其是夕晕绝，移二时乃苏，语其母曰：适梦至海淀寓所，有大声如雷霆，因而惊醒。余忆是夕，果壁上挂瓶绳断堕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题其遗照有曰：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又曰：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恰记铜瓶坠地时。即记此事也。

【译文】

我的妾沈氏，我为她取字为明睇。她的祖先是长洲人，后来流落到河间县，她的父亲就把家安置在那里了。她父母生下两个女儿，沈氏行二。她头脑灵活，极为聪敏，一点儿也不像小家小户的女子。她经常私下对姐姐说：“我不能作种田人的媳妇，而高门大户又肯定不会娶我为夫人。将来我也许会成为显贵人家的妾吧？”她母亲隐约听说了她的想法，最终满足了她的愿望。她生性乖巧伶俐，一辈子不曾得罪过一个人。她最初嫁给我时，去拜见马夫人。马夫人说：“听说你自愿作妾，妾也是很不容易作的呢。”沈氏恭敬地回答说：“只因不愿意作妾，故而妾才难作。既然情愿去作妾，那妾又有什么难作的呢！”因此马夫人始终像对待娇宠的女儿一样喜爱她。沈氏曾经对我说：“女子应该在四十岁以前死，这样人们还会追

念她，怜惜她。假如活到身穿黑裙、满头白发时，像孤雏、腐鼠那样被人嫌弃，我实在不愿意！”后来也终于遂了她的心愿。她在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去世，年仅三十岁。起初，她只认得几个字，以后随着我核查校对图书，时间长了，于是就能粗通文章的意思，也能用浅显的语言写诗了。临死前，她把自己的一幅小像交给女儿，嘴里朗诵着一首诗，请我书写下来。诗中写道：“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之后，平静地死去了。在她病重的时候，我因在圆明园值班，就住在海淀槐西老屋。一天夜里，我恍恍惚惚两次梦见她，以为是自己一心挂念她才梦见的。后来才知道她在这天夜里曾经昏厥过，过了两个时辰才苏醒过来。她对她母亲说：“刚才我梦见自己来到海淀的寓所，听见像打雷一样的巨响，就被吓醒了。”我追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确实墙上的挂瓶因绳子断了摔在地上，我这才领悟到她的活魂来到槐西老屋。因此我就在她的遗像上题写了诗句：“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另一首写道：“到死春蚕尚有丝，离魂倩女不须疑。一声惊破梨花梦，恰记铜瓶坠地时。”诗中所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原文】

相去数千里，以燕赵之人，谈滇黔之俗，而谓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确。然耶否耶？晚出数十年，以髻髻之子，论耆旧之事，而曰见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确。然耶否耶？左丘明身为鲁史，亲见圣人；其于《春秋》，确有源委。至唐中叶，陆淳辈始持异论。宋孙复以后，哄然佐斗，诸说争鸣，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说可信。何以异于是耶！盖汉儒之学务实，宋儒则近名，不出新义，则不能耸听；不排旧说，则不能出新义。诸经训诂，皆可以口辩相争；惟《春秋》事迹厘然，难于变乱。于是谓左氏为楚人、为七国初人、为秦人，而身为鲁史，亲见圣人之说摇。既非身为鲁史、亲见圣人，则传中事迹，皆不足据，而后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赵鹏飞作《春秋经筌》，至不知成风为僖公生母，尚可与论名分、定褒贬乎？元程端学推波助澜，尤为悍戾。偶在五云多处（即原心亭）检校端学《春秋解》，周编修书昌因言：有士人得此书，珍为鸿宝。一日，与友人游泰山，偶谈经义，极称其论叔姬归睥一事，推阐至精。夜梦一古妆女子，仪卫曾严，厉色诘之曰：武王元女，实主东岳。上帝以我艰难完节，接迹共姜，俾隶太姬为贵神，今二千余年矣。昨尔述竖儒之说，谓我归睥为淫于纪季，虚辞诬诋，实所痛心！我隐公七年归纪，庄公二十年归睥，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妇，何由知季必悦我？越国相从，《春秋》之法，非诸侯夫人不书，亦如非卿不书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诸简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笔。程端学何所依凭而造此暧昧之谤耶？尔再妄传，当齑尔舌。

命从神以骨朵击之，狂叫而醒，遂毁其书。余戏谓书昌曰：君耽宋学，乃作此言！书昌曰：我取其所长，而不敢讳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论矣。

【译文】

相隔几千里，身为燕赵地方之人，去谈论云南、贵州的风俗，却认为居住在那里的人，还不如我所了解得真实可信。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比别人晚出生几十年，作为一个扎着发髻、缺牙露齿的小孩子，去谈论老前辈的事，却说那些见过他们的人，还不如我所了解得真实可信。这种说法是对不对呢？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亲眼见过圣人。他对于《春秋》一书，的确了解它的源流始末。到了唐朝中叶，陆淳等人开始持有不同的见解。宋代人孙复以后，又有些人一哄而起，都认为左丘明的说法不可信，只有自己的说法才可信。为什么有不同的观点呢？因为汉代儒者治学致力于实际，宋代儒者看重名声，假如推演不出新义，就不能耸人听闻；假如不推翻旧说，也就推不出新义。其实，对各种经典的注疏，都能加以争辩讨论，只有《春秋》记事井然有序，很难改动。于是宋儒们就提出左丘明是楚国人，是战国初年的人，是秦朝人等等一系列说法，而左丘明是鲁国史官，亲眼见过圣人的说法就被动摇了。既然左丘明不是鲁国史官，又没有亲眼见过圣人，那么《左传》的记事就都不足为凭了。宋儒们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种风气沿袭到宋代末年，赵鹏飞写作《春秋经筌》时，竟然不知道成风就是鲁僖公的生母。这样怎么还能和他们一起讨论名分、决定褒贬呢？元代人程端学更是推波助澜，尤为蛮横。我偶然在原心亭校订程端学的《春秋解》，编修周书昌就说：有个士人得到这部书，当作宝贝一样珍视它。一天，他和朋友到泰山游览，偶尔谈起经义，便极力称赞程端学评论叔姬回归酈地一事，认为他推阐得极为精辟。到了夜里，他梦见一位身着古代装束的女子，仪仗及卫士庄重而有威严。女子正颜厉色地质问他说：“武王的长女，是主宰泰山的神。天帝认为我在艰难中守节，事迹接近共姜，因此让我归属于太姬成为尊贵的神，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昨天你称赞那个竖儒的看法，认为我前往酈地是和纪侯的弟弟纪季淫乱，真是胡说八道，实在让我痛心！我在鲁隐公七年嫁给纪侯，又在庄公二十年回到酈地，其间相距三十四年，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就凭我这鬓发斑白的一个寡妇，怎么知道纪季会喜欢我呢？按照《春秋》的记事原则，一个女人远嫁他国，如果不是诸侯夫人就不记入史册，正像不是公卿不记入史册一样。当时我只是个待嫁的陪嫁女子，按照《春秋》义例不该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中，只是因为我忠贞不二，孔子才破例记了下来。程端学根据什么捏造出这种不明不白的诽谤呢？你要是再敢胡乱传播，就切碎你的舌头。”她命令随从的神用骨朵揍士人。士人吓醒了，连忙毁掉了《春秋解》一书。我

开玩笑地对书昌说：“你爱好并沉溺在宋学当中，才编造出这些话！”书昌说：“我吸取宋学的长处，而不敢掩饰宋学的短处。”这才是公正之论。

【原文】

杨令公祠在古北口内，祀宋将杨业。顾亭林《昌平山水记》，据《宋史》谓业战死长城北口，当在云中，非古北口也。考王曾《行程录》，已云古北口内有业祠。盖辽人重业之忠勇，为之立庙。辽人亲与业战，曾奉使时，距业仅数十年，岂均不知业殁于何地？《宋史》则元季托克托所修（托克托旧作脱脱，盖译音未审。今从《三史国语解》），距业远矣，似未可据后驳前也。

【译文】

在古北口内有杨令公神祠，祭祀宋将杨业。顾亭林的《昌平山水记》，据《宋史》说杨业战死于长城北口，当在云中郡，不是古北口。考宋人王曾的《行程录》，已载古北口内有杨业祠堂。大约辽国人敬尊杨业的忠勇，为他立庙。辽人亲自与杨业战斗，王曾奉命使辽时，距杨业战死仅几十年，他与辽人怎能都不知杨业死于何地呢？《宋史》则为元代末年的托克托所修，距杨业的年代远了，似乎不能根据后人记载推翻前人的意见。

【原文】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避暑山庄：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时之胜胥览焉。每泛舟至文津阁，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树色泉声，都非尘境；阴晴朝暮，千态万状，虽一鸟一花，亦皆入画。其尤异者，细草沿坡带谷，皆茸茸如绿盼，高不数寸，齐如裁剪，无一茎参差长短者。苑丁谓之规矩草。出宫墙才数步，即明眸滋蔓矣。岂非天生嘉卉，以等宸游哉！

【译文】

我因为校勘皇室的典籍，四次到避暑山庄：丁未年的冬天，戊申年的秋天，己酉年的夏天，壬子年的春天。四季的风景都游赏过了。每次泛舟到文津阁，只见山的容颜、水的意韵，都是天然模样；树木姿态、流泉声响，都不是尘世的境界。阴晴朝暮，千态万状，即使一只鸟一朵花，也可以写入画图之中。其中特别奇怪的是，沿坡连谷的细草，都是绿茸茸的像地毯一样，只有几寸高，整齐得像裁剪出来似的，没有一棵长一棵短。园丁称这些细草为规矩草。出了山庄围墙才几步远，这种草就参差不齐随意滋长了。这难道不是天生美好的草木，等待皇上来游玩吗！

【原文】

李又聃先生言，有张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晤。偶散步场圃间，遇一士，甚

温雅。各道姓名，颇相款洽。自云家住近村，里巷无可共语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共至塾，见童子方读《孝经》。问张曰：此书有今文古文，以何为是？张曰：司马贞言之详矣。近读《吕氏春秋》，见《审微》篇中引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国时人所见如是，何处更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读书人也。自是屡至塾。张欲报谒，辄谢以贫无栖止，夫妇赁住一破屋，无地延客。张亦遂止。一夕，忽问：君畏鬼乎？张曰：人未离形之鬼，鬼已离形之人耳，虽未见之，然觉无可畏。其人怱然曰：君既不畏，我不欺君，身即是鬼。以生为士族，不能逐焰口争钱米。叨为气类，求君一饭可乎？”张契分既深，亦无疑惧，即为具食，且邀使数来。考论图籍，殊有端委。偶论太极无极之旨，其人怱然曰：于传有之：天道远，人事近。《六经》所论皆人事，即《易》阐阴阳，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而言天道，已为虚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讼，安用此为？谓君留心古义，故就君求食。君所见乃如此乎？拂衣竟起，倏已影灭。再于相遇处候之，不复睹矣。

【译文】

李又聃先生说，有个叫张子克的人，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教书，清冷寂寞，没有伴侣。一天，他偶然在场园一带散步，遇到一位读书人，外表很是温文尔雅。两人各自通报了姓名后，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读书人说自己住在邻近的村子里，小街小巷的竟没有一个能谈得来的人，如今碰到张子克，就好像在寂静的山谷里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一样，倍感亲切。接着，两人一起来到私塾，看到孩子们正在读《孝经》。读书人就问张子克：“这部书有今文的和古文的两种，您认为哪部书是真的呢？”张子克说：“对此，司马贞论述得很详尽了。最近我读《吕氏春秋》时，看到《审微》篇中引用《孝经》中“诸侯”一章中的词句，那就是今文。战国时的人所看到的《孝经》是今文，哪里还会有古文的《孝经》呢？”那个读书人非常高兴地说：“您可真是个读书人。”从那以后，他多次到私塾来。张子克打算到那人家里回访，读书人总是说家中贫困，没有栖身之地，夫妇俩现租赁着一间破房，实在没地方接待客人。张子克也就不再提回访的事了。一天夜里，那个读书人突然问张子克：“您怕鬼吗？”张子克说：“人不过是魂魄没有离开躯体的鬼，而鬼则是灵魂出窍的人而已，我虽然没见过鬼，但是觉得鬼并没什么可怕的。”读书人一脸羞惭的样子说道：“您既然不怕鬼，那我就不再瞒您了。我就是个鬼。因为我生在世家大族，不愿追着放焰口时争饭抢钱。如今我和你相投，请您给我吃顿饭行不行？”张子克与鬼的情分已经很深了，也就不再怀疑、惧怕他，立即为他备下饭菜，而且邀请他常来。他们在一起考订、探讨图书典籍，条分缕析，谈得很有头绪。偶尔谈论到“太极无极”的旨义时，读书人不高兴地说：“《左传》早就说过：‘天道远，人事近。’

《六经》所谈论的都是关于人的问题，即使《易经》在阐释阴阳变化时，也是用天道在证明人事。舍弃人事去论说天道，已经是虚幻渺茫了；这里又推而谈及开天辟地以前的事，泛泛而谈，争论不休，这又有什么用处呢。我本以为您是注重古代学术的人，因此才到您这里找饭吃。难道您的见识就是这样吗？”他把衣服一甩站了起来，转眼工夫就无影无踪了。后来，张子克再到与他相遇的地方去等候，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原文】

余督学闽中时，院吏言，雍正中，学使有一姬堕楼死，不闻有他故，以为偶失足也。久而有泄其事者，曰姬本山东人，年十四五，嫁一窶人子。数月矣，夫妇甚相得，形影不离。会岁饥，不能自活，其姑卖诸贩鬻妇女者。与其夫相抱，泣彻夜，啗臂为志而别。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贩鬻者，潜随至京师。时于车中一窥面，幼年怯懦，惧遭诃詈，不敢近，相视挥涕而已。既入官媒家，时时候于门侧，偶得一睹，彼此约勿死，冀天上人间，终一相见也。后闻为学使所纳，因投身为其幕友仆，共至闽中。然内外隔绝，无由通问，其妇不知也。一日病死，妇闻婢媪道其姓名、籍贯、形状、年齿，始知之。时方坐笔捧楼上，凝立良久，忽对众备言始末，长号数声，奋身投下死。学使讳言之，故其事不传。然实无可讳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则碌柱纲常，宁死不辱。此本乎礼教者也。一则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乐昌破镜，再得重圆；至望绝势穷，然后一死以明志。此生于情感者也。此女不死于贩鬻之手，不死于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残，得故夫凶问而后死，诚为太晚。然其死志则久定矣，特私爱缠绵，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当死不死为负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为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误，则可矣；必执《春秋》大义，责不读书之儿女，岂与人为善之道哉！

【译文】

我在闽中督学时，听院吏讲过这样一件事：雍正年间，此地学使有一位姬妾从楼上落下摔死，没有听说其他原因，都以为是偶然失足所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泄露了事情真相。据说此妾本是山东人，十四、五岁时嫁给一个贫家子。嫁后几个月中，夫妇感情很好，形影不离。恰值当时出现荒年，无法生活，她的婆婆就将她卖给专门买卖妇女的人贩子。她与其夫相抱，啼泣了一夜，最后在臂膀上咬出齿痕作纪念标志而分别。她的丈夫放心不下，沿途讨饭，兼程赶上买走她的人贩子，偷偷跟随着到了京城。一路上常在她坐的车上看到她，但因年幼胆小，怕受到呵斥责骂，不敢挨近，只是相互看着挥泪而已。其后，她被送到官衙中承办发堂择配和看管的官媒女役家中，其丈夫还常常在门边等候，偶然见了一面，彼此相

约都不要萌死志，希望将来天上人间，总有再聚首的时候。后来她的丈夫听说她被学使纳为姬妾，就投身学使的幕僚手下为仆人，一同到了闽中。但他们两人内外隔绝，无法通音讯，其妇也不知道。有一天，这男人因病死了，其妇听婢女们说起他的姓名、籍贯、形貌和年龄，这才知道。她当时正坐在笔捧楼上，听后凝立了许久，忽然对众人详细诉说了事情始末，大哭几声，奋身跳下楼而死。学使对此很忌讳，不让讲它，所以这件事没有传扬开来。但是，这事其实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大抵女子殉夫而死，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坚持纲常礼教，宁死不受污辱。这是以礼教为原则的人。另一是忍辱偷生，苟延生命，希望与所爱之人破镜重圆，到了完全绝望的形势，这才一死以表明心志。这是用情感维系生命的人。这里所叙的这个女子，不死于人贩子之手，不死于官媒之家，直到玉玷花残，得到其原来丈夫的凶讯而后死，确实死得太晚了。但是她以死相从的心愿早已确定了，只不过由于缠绵的情爱，使她难以割舍而已。在她的意识里，本来就没有将应当死而不死看作是辜负了丈夫的恩爱，而是将能够等待而没有等待才看作是辜负了丈夫的期望。我们哀挽她的遭遇，悲悼她的志向，可惜其专情中的错误，是应该的；非要举出《春秋》大义，以贞节等礼教来要求未读过书的儿女，难道是与人为善之道吗？

【原文】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谈狐事。聂松岩曰：贵族有一事，君知之乎？曩以乡试在济南，闻有纪生者，忘其为寿光为胶州也。尝暮遇女子独行，泥泞颠蹶，倩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试与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状。因语之曰：我识尔，尔勿诳我。然得妇如尔亦自佳。人静后可诣书斋，勿在此相调，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者数夕，觉渐为所惑，因拒使勿来。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权在于男。男求女，女不愿，尚可以强暴得；女求男，男不愿，则心如寒铁，虽强暴亦无所用之。况尔为盗我精气来，非以情合，我不为负尔情。尔阅人多矣，难以节言，我亦不为堕尔节。始乱终弃，君子所恶，为人言之，不为尔曹言之也。尔何必恋恋于此，徒为无益？狐女竟词穷而去。乃知一受蛊惑，缠绵至死，符不能驱遣者，终由情欲牵连，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动，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译文】

乾隆十七年七月，几个朋友在宋蒙泉家聚会，偶然谈到狐狸的事。聂松岩说，您纪氏族中发生过一件事，不知您知道不知道？我在济南参加乡试时，听说有位姓纪的人，忘记他是寿光人还是胶州人了。一个傍晚碰到一个女子独自赶路，在泥泞的路上差点摔倒，请纪某扶扶她。纪某知道她是个狐女，便打算和她亲热，也

可以了解一下妖魅的情形。因此说：“我认识你，你也别骗我。然而能得到像你这样的女子我也就知足了。等到夜深人静时你可以到我的书房去，可别在这里调情，自找麻烦。”那女子笑着走了。到了半夜，那女子果然来到书斋。两人在一起亲热了好几个夜晚。纪某觉得自己渐渐被狐狸精迷住了，就不让她再来了。狐女却不肯离去。纪某声色俱厉地说：“不要这样。男女之间的事，主动权在男子手中。男子追求女子，女子不答应，男人还可以凭借强暴的手段得到她；而女人追求男人，假如男子不愿意的话，那么他的心就像铁一样又冷又硬，即使施用强暴的手段，也是毫无用处的。更何况你是为盗取我的精气而来，并非与我情意相投。我这样做算不上是辜负了你的感情。你经历过的男人多啦，很难还有什么节操，因此我与你厮混，也算不上是败坏了你的节操！那种始乱终弃的行为，是君子所厌恶的，但那是针对人而说的，并不是对你们那些狐狸精说的呀。你又何必对此念念不忘，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那狐女无话可说，走了。由此可知：一旦受到妖精的蛊惑，以致缠绵而死，用符 也不能驱走的原因，都是因情欲牵连，不能割舍。假使对各种引诱毫不动心，妖怪得不到什么，又为何不走？

【原文】

法南野又说一事曰，里有恶少数人，闻某氏荒冢有狐，能化形媚人。夜携置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变幻，急以锥刺其髀，贯之以索，操刀胁之曰：尔果能化形为人，为我辈行酒，则贷尔命。否则立磔尔！二狐嗥叫跳掷，如不解者。恶少怒，刺杀其一。其一乃人语曰：我无衣履，及化形为人，成何状耶？又以刃拟颈。乃宛转成一好女子，裸无寸缕。众大喜，迭肆无礼，复拥使侑觞，而始终掣索不释手。狐妮妮软语，祈求解索。甫一脱手，已瞥然逝。归未到门，遥见火光，则数家皆焦土，杀狐者一女焚焉。知狐之相报也。狐不扰人，人乃扰狐，多行不义，其及也宜哉。

【译文】

法南野又讲了一件事：乡下有几个品行恶劣的青年，听说某家荒坟中有狐精，能够变化形状，迷惑人们。于是，乘夜色带着捕野兽的网，布置在狐狸洞口，果然抓到两只雌狐。为了防止狐狸变形，连忙用锥子刺穿狐狸的大腿，用绳索穿过吊住，拿着刀威胁说：“你们如果能变成人形，侍候我们喝酒，就饶你们的性命，否则立即把你们杀了！”两只狐狸又叫又跳，就像听不懂似的。这些青年大怒，杀了一只狐狸。另一只狐狸才口吐人言说：“我没有衣服，变化成人形，成什么样子呢？”青年又把刀架在狐狸的颈上，这狐狸才变成一个漂亮女人，一丝不挂。众人大喜，轮流进行非礼，又抱住狐女，让她侍候饮酒，但那条绳索却一直抓住不肯松

手。狐女温柔地讲好话，请求解开绳索。青年刚一松手，狐女马上就逃走了。这些品行恶劣的青年还没有回到家，就远远看见了火光，原来他们几家都被烧光了。杀死狐狸的人，有个女儿也被烧死了。这才知道是狐精的报复。狐狸精没有骚扰人，人却去攻击狐精，做了很多缺德的事，这种结局也是应该的了。

【原文】

田白岩说一事曰，某继室少艾，为狐所媚，劾治无验。后有高行道士，檄神将缚至坛，责令供状。金闻狐语曰：我豫产也，偶挞妇，妇潜窜至此，与某昵。我衔之次骨，是以报。某忆幼时果有此，然十余年矣。道士曰：结恨既深，自宜即报，何迟迟至今？得无刺知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前妇贞女也，惧干天罚，不敢近。此妇轻佻，乃得诱狎。因果相偿，鬼神弗罪，师又何责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尔妇几日？曰：一年余。尔昵此妇几日？曰：三年余。道士怒曰：报之过当，曲又在尔，不去，且檄尔付雷部！狐乃服罪去。清远先生（蒙泉之父。）曰：此可见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报施之理，鬼神弗能夺也。

【译文】

田白岩讲了一件事，他说：某人娶了个二房年轻漂亮，但她被狐狸精迷惑住了，镇治也无济于事。后来有一位操行高尚的道士，命令神将把妖狐捆到法坛前，责令他从实招供。在场的人听狐狸说：“我出生在河南，有一次偶尔把媳妇打了一顿，她就偷偷地逃到这里，与某人相好了。我恨之入骨，因此来报复。”某人想起来自己年轻时的确有这么一回事，但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道人说：“既然怨恨结得那么深，理应当时就报复，你为什么迟迟不报复？该不是你从哪儿打听到有这么一回事，以此为借口吧？”狐狸说：“某人的前妻是位有贞操的女子，我惧怕受到上天的惩罚，因此不敢接近她。而这个女人轻薄放荡，这才引诱她上了钩。因果报应，就连鬼神都不加惩罚，尊师何必指责我呢？”道士沉思了很长时间，问道：“某人和你的媳妇相好了多长时间？”回答说：“有一年多时间。”“那么你和这个女人又相好了多长时间？”回答说：“有三年多时间。”道士大怒道：“你的报复过了头，理屈的又在你，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将把你押送到雷神那里去！”狐狸认罪后离开了。清远先生说：由此可见关于“邪正”的观念，连妖精们都知道。因果报应，即便是鬼神也不能阻拦。

【原文】

清远先生亦说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长，渐慧黠，眉目亦渐秀媚，因纳为妾。颇有心计，摒挡井井，米盐琐屑，家人纤毫不敢欺，欺则必败。又善居积，凡所贩鬻，来岁价必贵。朱以渐裕，宠之专房。一日，忽谓朱曰：君知我为谁？朱笑

曰：尔颠耶？因戏举其小名曰：尔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为某地某人妇，生子已七八岁。我本狐女，君九世前为巨商，我为司会计。君遇我厚，而我乾没君三千余金。冥谪堕狐身，炼形数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负累，终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计十余年来，所入足以敌所逋。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后，必现狐形。君可付某仆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为饿殍时，我未成道，曾啖其尸。听彼碎磔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长数寸，出顶上，冉冉去；其貌则别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为此仆窃发，剥卖其皮。朱知为夙业，浩叹而已。

【译文】

清远先生也讲述一事说：朱某有一婢女，颇粗蠢。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变得聪明起来，眉目形貌也渐渐改变，变得秀美了，因此被朱某纳为妾。她颇有心计，料理家事井井有条，柴米油盐等日常费用，家中仆人丝毫不敢贪占，贪占则必然败露。又善于做买卖，凡是她购回的货物，第二年价格肯定会上涨。朱某因此渐渐富裕起来，对她十分宠爱，甚至不接近其他姬妾了。有一天，她忽然问朱某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朱某笑着说：“你疯了吧？”开玩笑地说出她的小名道：“你不是某某吗？”她回答：“不是，某某人早已从你这里逃走了，现在她在某地为某人的妻子，生的孩子也已七、八岁了。我本是狐女。你九世前是个富商，我是你的会计。那时你对我很好，而我却侵吞了你三千多两银子。冥间遭到谴谪，轮回堕落成为狐狸，我修道炼形几百年，幸而成道。但因侵吞你银子之事的负累，最后还是不能成仙。所以我借这个婢女逃走的机会，幻化为她的形貌来侍奉你。十多年来，总计我所创造的收入，足以偿还当初侵吞的数目了。现在，我就要用尸解的方法成仙去了。我成仙去后，遗下的身体一定会现出狐形。你可将我的尸首交付仆人某某埋葬，他必然将我的尸首剖开而取走皮革，你不要处罚他。他在四世前成为饿死鬼，当时我还未得道，曾吃了他的尸身。现在任他剖裂我的尸身，才可解除冤债啊。”说完化作狐狸仆地而死，同时有个仅几寸长的美貌女子，从狐狸的头顶上出来，冉冉飘去；这女子的容貌，则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另一人了。朱某不忍心将她的尸身交出，就自己掩埋了，但最后还是被狐女所说的那个仆人从埋葬处将尸身又偷偷发掘出来，剥取狐皮并卖掉。朱某知道这是前世的冤业所致，也只有浩叹而已。

【原文】

从孙树棣言，高川贺某，家贫甚。逼除夕，无以卒岁，诣亲串借贷无所得，仅沽酒款之。贺抑郁无聊，姑浇块垒，遂大醉而归。时已昏夜，遇老翁负一囊，蹙不

进，约贺为肩至高川，酬以雇值。贺诺之，其囊甚重。贺私念方无度岁资，若攘夺而逸，龙钟疲叟，必不能追及。遂尽力疾趋，翁自后追呼，不应。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门急入。呼灯视之，乃新斫杨木一段，重三十余斤，方知为鬼所弄。殆其贪狡之性，久为鬼恶，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则来往者多，何独戏贺？是时未见可欲，尚未生盗心，何已中途相待欤？

【译文】

据堂孙树棧说，高川的贺某家里很穷。快到除夕了，家里还没有过年的东西。他去亲戚家借，也没借来什么，只是备些酒食招待他。贺某闷闷不乐，倍感无聊，姑且用酒来浇灭心中的愁闷，于是喝得酩酊大醉而归。天已全黑了，他碰到一个老头，身背一个大口袋，走起来路来歪歪斜斜，半天也没走几步。他与贺某约定：替他把手袋扛到高川，就付给他报酬。贺某答应了。那口袋特别沉重。贺某暗中盘算，自己正没有过年的钱呢，要是抢了这口袋东西，那个老态龙钟、疲惫不堪的老头子必定追不上。于是他猛跑起来，老头在身后连追带喊，他也不答应。他狂奔了七八里路，一进家门便连忙关上大门，让人拿灯来一看，口袋里却是新砍下来的一段杨树，重达三十多斤，这才知道被鬼捉弄了。大概贺某贪心、狡诈的本性早就被鬼所厌恶了，因此才趁他穷困到极点时耍弄了他。要不然来往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戏弄贺某一个人呢？况且那时贺某还没看见想要的东西，也还没生出盗心，鬼为什么已在半路等着他了呢？

【原文】

树棧又言，埭庄张子仪，性嗜饮，年五十余，以寒疾卒。将斂矣，忽苏曰：我病愈矣。顷至冥司，见贮酒巨瓮三，皆题张子仪封字；其一已启封，尚存半瓮，是必皆我之食料，须饮尽方死耳。既而果愈，复纵饮二十余年。一日，谓所亲曰：我其将死乎！昨又梦至冥司，见三瓮酒俱尽矣。越数日，果无疾而卒。然则《补录纪传》载李卫公食羊之说，信有之乎！

【译文】

树棧又说：埭庄的张子仪，喜欢饮酒，五十多岁时，生寒病死去。家人收殓他的遗骸时，他忽然苏醒了过来，说：“我病好了。刚刚到阴间，看见有大酒缸三只，都帖上‘张子仪封’字样。其中一只缸已经打开，还有半缸酒。这些一定都是我的饮料，必须喝光才会死呀。”接着，病果然痊愈了，又痛痛快快地喝了二十多年酒。有一天，他对亲属说：“我大概快死了。昨天作梦又到阴间，看见那三缸酒都空了。”过了几天，果然无病就去世了。那么，《补录纪传》记载的李卫公吃羊的故事，也可以相信是有的吧！

【原文】

宝坻王孝廉锦堂言，宝坻旧城圯坏，水啮雨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后修城时，毁其旧垣，失所凭依，遂散处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为所媚。忽来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炼七日，以击妖物，应手死。锦堂家多空屋，遂为所据；一仆妇亦为所媚。以道人所炼豆击之，忽风声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创死矣！趋视，见一巨蛇，豆所伤处，如铙炮铅丸所中。因问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阜精气，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闻风声，即似梦魇，觉有吸其精者，精即涌溢。则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见妖物，豆在纸裹中，猝不及解，并纸掷之，妖物亦负创遁。又一人被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耽其色美，不肯击，竟以陨身。夫妖物之为祟，事所恒有，至一时群聚而肆毒，则非常之恶，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后，适以是时来，或亦神所假手欤！

【译文】

宝坻县的举人王锦堂说，宝坻县的旧城坍塌毁坏后，经雨水冲刷剥蚀，形成了许多洞穴，于是妖物们就在里边藏身。后来修城时，拆毁了旧墙，妖物便失去了安身之处，于是就分散到空屋子或古寺中。它们四出害人，不少男女都被它们迷惑住了。忽然，县里来了位道士，他让人们拿来四十九粒黑豆，口念咒语炼了七天。用黑豆击打妖物，豆一出手妖物便立刻死去。锦堂家里有许多空屋子，被许多妖物占据了。一个仆人的媳妇也被妖物迷惑了，用道士炼过的黑豆打去，忽然响起一阵大风声，好像听见许多人在呼喊：“太夫人被击伤致死了！”跑过去一看，是一条大蛇；被黑豆击伤的地方，就像被铙炮的铅弹击中一样。人们问道士：“凡是迷惑女人的必定是男妖，这条蛇为什么称作太夫人呢？”道士说：“这是条母蛇。当蛇诱惑人的时候，它的头和尾都可以吸取人的精气，不一定非要采用性交的方式。”不久便有人一听见风声，便像梦魇一样；觉得有人在吸取自己的精气，精气便即涌流而出。可见道士的话是可信的。又一个人突然发现妖物，可黑豆包裹在纸里来不及打开，就连同纸一齐扔了出去，妖物也照样受了伤逃走了。还有一个人被女妖所迷惑，虽然把黑豆给了他，可他却沉湎在女妖的美色中不肯击打她，最后因此而丧命。妖怪们祸害人的事，那是常常会发生的。到了一时汇聚成群，放肆地害人的时候，就为天道所不容了。这位道士不早不晚恰巧在这时候来到宝坻，或许是神假手他来消除祸害吧。

【原文】

某侍郎夫人卒，盖棺以后，方陈祭祀，忽一白鸽飞入帟，寻视无睹。调扰间，烟

焰自棺中涌出，连薨累栋，顷刻并焚。闻其生时，御下严，凡买女奴，成券入门后，必引使长跪，先告戒数百语，谓之教导；教导后，即褫衣反接，撻百鞭，谓之试刑。或转侧，或呼号，撻弥甚。撻至不言不动，格格然如击木石，始谓之知畏，然后驱使。安州陈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曾至其家。常曰其僮仆婢媼，行列进退，虽大将练兵，无如是之整齐也。又余常至一亲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内室，见门左右悬二鞭，穗皆有血迹，柄皆光泽可鉴。闻其每将就寝，诸婢一一缚于凳，然后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后死时，两股疽溃露骨，一若杖痕。

【译文】

有个侍郎的夫人死了，装进棺材以后，正安放祭祀，忽然有一只白鸽从外面飞入帐幔里，人们到处寻找，却又找不到。正在忙乱的时候，从棺材里冲出浓烟大火，把棺木连房屋都一下子烧光了。听说这夫人生前对奴仆十分严酷：凡买进女奴，签了契约进家门后，一定要让女奴跪下，先警告一通，叫做教导；教导之后，就把女奴衣服剥掉，反绑双手，打一百鞭子，叫做试刑。如果挣扎、叫喊，就打得更凶。一直打到不敢叫喊不敢挣扎，就像鞭打木头石块那样格格作声，才叫做知畏，然后再供她驱使。安州陈宗伯的夫人，是我先母太夫人的姨辈，曾经到过侍郎夫人家里，经常说起她家的男女仆人都要列队行动，即使是大将军训练士兵，也没有这样整齐有序。还有一位老前辈，是我的亲戚。我常常到他家去，进他的内室，只见门的左右挂着两条鞭子，鞭上都有血迹，鞭柄都磨得很光滑，能照见人影。听说，他要睡觉时，把婢女一个个缚在长凳子上，然后再盖上被子，防止婢女逃走或者自杀。后来他死的时候，两条大腿生疮腐烂，骨头都露出来，仿佛是鞭打的痕迹。

【原文】

刑曹案牘，多被殴后以伤风死者，在保辜限内，于律不能不拟抵。吕太常含晖，尝刊秘方：以荆芥、黄蜡、鱼鳔三味（鱼鳔炒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入无灰酒一碗，重汤煮一炷香，热饮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内，不得食鸡肉。后其子慕堂，登庚午贤书，人以为刊方之报也。

【译文】

刑曹的案卷中，多有被打伤后得伤风病而死者。按刑律规定，凡打人致伤，由官府立出限期，责令被告为伤者治疗，如伤者在期限内因伤致死，则伤人者不得以死罪抵命。太常吕含晖，曾经刊出秘方：用荆芥、黄蜡、鱼鳔（鱼鳔炒成黄色）各五钱，艾叶三片，掺入一碗无灰酒，兑成浓汤，煮一炷香的时间，趁热饮服，出汗则立刻痊愈；只是要求在百日以内，不得吃鸡肉。后吕含晖的儿子吕慕堂，于庚午

年乡试中式，众人都认为是刊出秘方的善报。

【原文】

《酉阳杂俎》载骰子咒曰：伊帝弥帝，弥揭罗帝。诵至十万遍，则六子皆随呼而转。试之，或验或不验。余谓此犹诵驴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气机应之。气机所感，鬼神通之。所谓至诚则金石为开也。笃信之则诚，诚则必动；姑试之则不诚，不诚则不动。凡持炼之术，莫不如是，非独此咒为然矣。

【译文】

《酉阳杂俎》中载有骰子咒：“伊帝伊帝，弥揭罗帝。”据说将诵至十万遍，则六只骰子就可随赌博者的呼叫随意转动。试着做，有应验的也有不应验的。我认为这就好像诵读着“驴”字治病一样。一般说来，精神凝聚，则有气机感应。气机所感，可交通鬼神。这就是所谓“至诚则金石为开”啊。你要特别相信就心诚，心诚就必动；报着暂且试一试的心理则心不诚，心不诚则不动。所有修持修炼之方术，都是这样的，并非仅止此咒是这样。

【原文】

旧仆兰桂言，初至京师，随人住福清会馆，门以外皆丛冢也。一夜月黑，闻汹汹喧呶声、哭泣声，又有数人劝谕声。念此地无人，是必鬼斗；自门隙窃窥，无所睹。屏息谛听，移数刻，乃一人迁其妇柩，误取他家柩去。妇故有夫，葬亦相近，谓妇为此人所劫，当以此人妇相抵。妇不从而诟争也。会遯者鸣金过，乃寂无声。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误取之妇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则谓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译文】

据我家仆人兰桂说，他刚到京城的时候，住在福清会馆里。会馆门外是乱坟岗。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听到乱纷纷的喧闹声、哭泣声，还有劝解的声音。想来这片荒地没有人家，一定是鬼在争斗。兰桂从门缝偷偷地向外张望，却什么也没看见。屏住呼吸仔细听，过了好几个时辰才听明白，原来是一个男子为他的媳妇迁葬，错把别人家媳妇的棺柩挖走了。被错取走棺柩的女人有丈夫，埋在附近。这个死鬼说自己的媳妇被人抢走了，就该用迁坟人的媳妇来抵偿。可那媳妇不答应，于是吵起来。恰好巡夜的人敲锣而过，鬼们这才没了声响。不知这场争执后来到底怎样了，也不知那位错迁的女鬼，将来合葬又是怎样的情形。

【原文】

虞 有佃户孙某，善鸟铳，所击无不中。尝见一黄鹌，命取之。孙启曰：取生者耶？死者耶？问：铁丸冲击，安能预决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则

惊使飞而击其翼。命取生者。举手铤发，黄鹂果堕。视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适一人能诵放生咒，与约曰：我诵咒三遍，尔百击不中也。试之果然。后屡试之，无不验。然其词鄙俚，殆可笑噱，不识何以能禁制。又凡所闻禁制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实皆有验，均不测其所以然也。

【译文】

虞癯家有个佃户孙某，擅长打鸟枪，瞄准的目标没有击不中的。虞癯曾经看见一只黄鹂，就让孙某捉来。孙某问道：“你是要活的呢？还是要死的？”虞癯奇怪地问：“铁弹发射，怎么能预先决定黄鹂是生是死呢？”孙某说：“假如要死的，我就直接击中它；假如要活的，我就先把它惊飞起来，再打它的翅膀。”虞癯就让他抓活的。孙某抬手射击，黄鹂果然掉落下来。拿来一看，它折了一只翅膀。孙某的射术就精湛到如此程度。碰巧，有个人能诵念放生的咒语，他与孙某相约说：“我诵念三遍咒语，而你就是射上一百次也击不中。”试了一下果然这样，以后又多次试验，没有不灵验的。然而那咒语粗俗不堪，听起来实在可笑，不知它怎么能让神射手射不中的。而且，凡是听到过的起禁制作用的各种咒语，那粗俗可笑的程度大致全都像放生咒一样，却都很灵验，猜不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文】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库书，坐讹字夺俸者数矣，惟一事深得校书力：吾一幼孙，偶吞铁钉，医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日渐踰弱。后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云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三碗，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炭屑裹铁钉而出。乃知杂书亦有用也。此书世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其全部。余领书局时，属王史亭排纂成帙。苏沈者，苏东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讲医药。宋人集其所论，为此书云。

【译文】

蔡葛山先生说：我校勘四库全书时，因为校错文字而被罚了好几次俸禄。只有一件事，真可以说是因校勘图书而得了意外的收获。我有个小孙子，意外吞下一枚铁钉，医生用朴硝等药物催泻，但铁钉并没有泻下来，人却一天天瘦弱了。后来，我校勘《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说剥取新炭的皮，磨成粉末，用它调三碗粥，给小孩子吃了，铁物自然会泻出来。我按照药方试了试，果然见炭末裹着铁钉泻了出来。这才知道杂书也有用处。这本书世间没有流传本子，只有在《永乐大典》中收录全文。我在主持书局工作时，让王史亭编定成册。苏沈就是苏东坡、沈存中。这两位先生都喜欢谈论医药。宋代的人收集他们的议论，编成这本书。

【原文】

叶守甫，德州老医也，往来余家，余幼时犹及见之。忆其与先姚安公言：常从平原诣海丰，夜行失道，仆从皆迷。风雨将至，四无村墟，望有废寺，往投暂避。寺门虚掩，而门扉隐隐有白粉大书字。敲火视之，则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语也。进退无路，乃推门再拜曰：过客遇雨，求神庇荫；雨止即行，不敢久稽。闻承尘板上语曰：感君有礼。但今日大醉，不能见客，奈何！君可就东壁坐，西壁蝎窟，恐遭其螫；渴勿饮檐溜，恐有蛇涎；殿后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发植立，噤不敢语。雨稍止，即惶遽拜谢出，如脱虎口焉。姚安公曰：题门榜示，必伤人多矣。而君得无恙，且得其委曲告语。盖以礼自处，无不可以礼服者；以诚相感，无不可以诚动者。虽异类无间也。君非惟老于医，抑亦老于涉世矣。

【译文】

叶守甫，是德州地方的老医生，与我家有来往，我年幼时还见过他。我记得他曾与先父姚安公说过：曾有一次，从平原到海丰，夜里迷路，仆从也都走失了。风雨将至，四周又没有村落，他遥望见远处有一荒废的古寺，就走去避雨。寺门虚掩着，门扇上隐隐约有白粉写成的字，他打着火一看，上面写着“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两句话。但他当时进退无路，于是推开门，拜告说：“过客途中遇雨，恳求神灵暂且容纳，雨一停就走，绝不敢久留。”忽听屋顶尘板上有声音说：“钦佩你的礼貌。但今天我喝醉了，无法见客，真没办法！你可靠东墙坐，西墙有蝎窟，怕它螫着你；渴了不要喝屋檐流下的水，怕里面掺有蛇的口涎；殿后的酸梨树已结熟果，你可摘下来吃。”守甫听了吓得毛发直立，一声不敢出。雨渐停，就慌忙拜谢，急匆匆走了，像脱离虎口一样。姚安公说：“在门上题字告示，必定因为伤人很多了。而你能够平安无事，得益于委婉的话语。大约以礼要求自己的人，没有不能够以礼征服的事情；以真诚感动别人的人，没有不能够用真诚打动的人。即使是异类之间也无差别。你不仅是老于医道，而且也老于处世啊。”

【原文】

朱导江言，新泰一书生，赴省乡试。去济南尚半日程，与数友乘凉早行。黑暗中有二驴追逐行，互相先后，不以为意也。稍辨色后，知为二妇人。既而审视，乃一姬，年约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妇，年约二十，甚有姿首。书生频目之。少妇忽回顾失声曰：是几兄耶！生错愕不知所对。少妇曰：我即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见，故兄不识妹。妹则尝于帘隙窥兄，故相识也。书生忆原有表妹嫁济南，因相款语。问：早行何适？曰：昨与妹婿往问舅母疾，本拟即日返。舅母有讼事，浼妹婿入京，不能即归；妹早归为治装也。流目送盼，情态嫣然，且微露十余岁

时一见相悦意。书生心微动。至路歧，邀至家具一饭。欣然从之，约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钟动不来。次日，亦无耗。往昨别处，循歧路寻之，得其驴于野田中，鞍尚未解。遍物色村落间，绝无知此二妇者。再询，访得其表妹家，则表妹歿已半年余。其为鬼所惑、怪所啖，抑或为盗所诱，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长已矣。此亦足为少年佻薄者戒也。时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陇时，闻一事与此相类，后有合窆于妻墓者，启圹，则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双魂，作何相见。焦氏《易林》曰：两夫共妻，莫适为雌。若为此占矣。戴东原亦在座，曰：《后汉书》尚有三夫共妻事，君何见不广耶？余戏曰：二君勿喧。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独忘之欤！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虑及后来之合窆，未免纵欲忘患耳。东原喟然曰：纵欲忘患，独此鬼也哉！

【译文】

朱导江说，新泰县有一位书生，到省城去参加乡试。在距离济南还有半天路程的时候，和几个朋友趁凉快在天没亮时就上路了。黑暗中有两头驴跟着，时而在前，时而在后，他们也没有在意。等到天蒙蒙亮时，这才看出骑驴的是两个女人。再仔细一看，一个是老太太，大约五六十岁的样子，长得又胖又黑；另一个是少妇，差不多二十岁左右，身材，相貌都很不错。那书生不断地打量她。她忽然回头大声问道：“是几表哥呀！”书生一听，愕然地不知怎样回答。少妇说：“我就是某氏的表妹，我们的家法中规定，表兄表妹不能见面，所以你不认得我。我却曾经隔着门帘偷偷地见过你，所以我能认得你。”书生想起来，原先是有个表妹嫁到了济南。于是两个人就慢慢地聊了起来。书生问：“你这么早赶路要上哪去？”少妇回答说：“昨天和你妹夫一起到舅母家去探问她的病情，本来打算当天就赶回来。可舅母家碰上了件打官司的事，央求你妹夫到京城去周旋，就没能在当天赶回来。我今早回来是为他收拾行装的。”少妇说话时眉目传情，神态妩媚动人，还流露出早在十几岁时就对书生一见钟情的意思。书生有点动心了。等走到岔路口时，少妇邀请书生到家一起吃顿饭。书生高兴地答应了，就和一起赶路的人约定晚上在某个地方等着他。但他们一直等到报晓的钟声敲响也不见书生来。第二天，还是没消息。后来他们又到那天分别的地方，沿着岔路寻找，发现他骑的那头驴还在田野中，驴鞍子都没卸下来。又找遍了村子的各个地方，竟没有一个人认得那两个女人。于是又打听到书生的表妹家，而他表妹早就死去半年多了。那个书生到底是被鬼所迷惑、被妖怪吃掉了呢，还是让盗贼诱拐了，就都不得而知了。而这个书生从此也就再没有消息了。这件事也足以让那些轻薄的青年男子引以为戒。当时方可村也在座，他说：我曾经去过秦陇一带，也听说过一件类似的

事情。有个男子死后，家人打算给他和亡妻合葬，打开墓穴一看，发现里面有个男人的尸首。真不知这对夫妻的鬼魂，该怎么在阴间相见呢。焦延寿《易林》中写道：“两个丈夫娶一个妻子，妻子死后不知该随哪一个。”好像就是为这种事占卜的。”戴东原也在座，他说：“《后汉书》中还记载了三个丈夫共娶一个妻子的事呢，您的见识怎么这么不开阔呢？”我开玩笑地说：“你们二位别吵。山阴公主有三十个面首，难道你们都忘了吗！但是，那种女人都是不怕丈夫的。而这个女鬼却私藏着年轻男人，不考虑以后与丈夫合葬的事，未免太放纵情欲而不顾及后患了。”戴东原长叹一声说：“放纵情欲、忘记后患的人，难道只有这个鬼吗！”

【原文】

杂说称变童始黄帝，（钱詹事辛楣如此说，辛楣能举其书名，今忘之矣。）殆出依托。比顽童始见《商书》，然出梅賾伪古文，亦不足据。《逸周书》称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礼》有不男之讼，注谓天阉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讼者；经文简质，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变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给，或势劫利饵言。相传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买端丽小儿未过十岁者；与诸童亵戏时，使执烛侍侧。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过三数年，稍长可御，皆顺流之舟矣。有所供养僧规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为，然因其自愿。譬诸挟妓，其过尚轻；若处心积虑，凿赤子之天真，则恐干神怒。某不能从，后卒罹祸。夫术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术取哉！

【译文】

据杂书记载，“变童”最早始于黄帝时代，这大概是出自后人的伪托。玩弄变童的事始见于《商书》，但《商书》属于晋人梅賾的伪古文，也不足以作为根据。《逸周书》有美男破老的记载，大概指的就是变童吧？《周礼》谈及生理有缺陷的男子打官司的事，注释认为这种人是先天生理缺陷，不能与女子交媾。然而从古到今，没有因为不能与女子交媾而打官司的事。经文简洁，我怀疑说的也是变童一类的事。大凡女子纵欲放荡，是出自她们性欲的本能。而变童没有这种欲望，只因他们年幼而受骗，或被胁迫，或被利诱。相传某个富豪喜欢玩弄变童，可又怕他们拒绝，就买回许多不足十岁的端丽男孩。当他和变童亲昵时，就让小孩们手持蜡烛在一边侍奉。久而久之，种种淫秽的情状，小孩子看惯了，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等过了三几年，孩子们长大些时，就可以供他玩弄了，都像顺水船一样，听从他摆布。有一个由富豪供养的和尚规劝他说：“世上常有这种事，我也不能禁止施主不去做这等事。然而要出于他们的自愿，就如同玩弄妓女一样，罪过还算轻些。假如处心积虑，去摧残孩子纯洁的本性，恐怕天神也会发怒的。”富豪不听劝告，终

于招致大祸。凭借权术谋取,是造物主所忌恨的,更何况是这种下三烂的事呢?

【原文】

东光王莽河,即胡苏河也。旱则涸,水则涨,每病涉焉。外舅马公周言:雍正末,有丐妇一手抱儿,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妇弃儿于水,努力负姑出。姑大诟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张氏数世,待此儿延香火,尔胡弃儿以拯我?斩祖宗之祀者尔也!妇泣不敢语,长跪而已。越两日,姑竟以哭孙不食死。妇呜咽不成声,痴坐数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许人,但于其姑置妇时,知为姓张耳。有著论者,谓儿与姑较,则姑重;姑与祖宗较,则祖宗重。使妇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则弃儿是。既两世穷嫠,止一线之孤子,则姑所责者是,妇虽死有余悔焉。姚安公曰:讲学家责人无已时。夫急流汹涌,少纵即逝,此岂能深思长计时哉!势不两全,弃儿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儿存,终身宁不耿耿耶?不又有责以爱儿弃姑者耶?且儿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儿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妇所为,超出恒情已万万。不幸而其姑自殒,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犹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

【译文】

东光县有一条王莽河,即是胡苏河。天旱时水干见底,发大水时河流涨满,经常使人过河感到困难。岳父马周先生说:在雍正末年,有个讨饭妇人,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扶着生病的婆婆,涉水过河。走到河中间,婆婆摔倒,讨饭妇人把儿子抛到水里,用力背起婆婆出水。婆婆大骂道:“我是七十岁的老太婆,死了有什么关系!张家几代人,就指望这个孩子承继香火,你为什么把儿子抛开来救我?断绝祖宗的祭祀的人,就是你呀!”讨饭妇人只是哭,不敢回答,直挺挺地跪着。过了两天,婆婆痛哭孙子,绝食而死。讨饭妇人哭到发不出声音,痴痴呆呆地坐了几几天,也很快死了。不知她是那里人,只听婆婆骂她时,知道她姓张。有人写文章议论,说儿子与婆婆比较,婆婆重要;婆婆与祖宗比较,祖宗重要。假使讨饭妇人还有丈夫,或者丈夫有兄弟,那么抛开儿子是对的。既然两代穷寡妇,只有一线单传的独子,那么婆婆的责备是对的。这个讨饭妇人即使死后,还是应该后悔的。姚安公说:“讲理学的道学家责备人真是没个完。在汹涌湍急的河流中,机会一下子就过去了,怎能有时间深思熟虑从长计议呢!在势不两全的形势下,抛开儿子去挽救婆婆,是天理的正道,也是人心可以感到安帖的。假使婆婆死了,儿子活着,讨饭妇人一生就不会于心有愧吗?不是又有人会责备她因为爱护儿子而抛弃婆

婆吗？而且，儿子还只是手抱的婴儿，能否养活下去还不知道。假使婆婆淹死后儿子也养不活，讨饭妇人更不知道怎样后悔了。这个讨饭妇人的行为，超出一般情况已经许多了。她婆婆不幸自尽，她又跟着去死，这也真够悲哀的了！还有人还唾沫横飞地张口乱讲，认为是精深的理学，这不是使死者受到冤屈，阴间的灵魂也要怨恨吗？孙复写《春秋尊王发微》，对二百四十年中的人物，只有批评没有表扬。胡致堂写《读史管见》时，写到夏、商、周三代以后，就没有一个品德完美的人了。这些议论雄辩倒是够雄辩的了，只是并非我所愿意听到的。”

【原文】

郭石洲言，朱明经静园，与一狐友。一日，饮静园家，大醉，睡花下。醒而静园问之曰：吾闻贵族醉后多变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变，何也？曰：此视道力之浅深矣。道力浅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则变，睡则变，仓皇惊怖则变；道力深者能脱形，犹仙家之尸解，已归人道，人其本形矣，何变之有！静园欲从之学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难，人气纯，物气驳也；成道物易而人难，物心一，人心杂也。炼形者先炼气，炼气者先炼心，所谓志气之帅也。心定则气聚而形固，心摇则气涣而形萎。广成子之告黄帝，乃道家之秘要，非庄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见不闻，惟凝神导引，与天地阴阳往来消息，阅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忆丁卯同年某御史，尝问所昵伶人曰：尔辈多矣，尔独擅场，何也？曰：吾曹以其身为女，必并化其心为女，而后柔情媚态，见者意消。如男心一线犹存，则必有一线不似女，乌能争蛾眉曼睂之宠哉？若夫登场演剧，为贞女则正其心，虽笑谑亦不失其贞；为淫女则荡其心，虽庄坐亦不掩其淫，为贵女则尊重其心，虽微服而贵气存；为贱女则敛抑其心，虽盛妆而贱态在；为贤女则柔婉其心，虽怒甚无遽色；为悍女则拗戾其心，虽理诎无巽词。其他喜怒哀乐，恩怨爱憎，一一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人视之竟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种种女状而不能有种种女心，此我所以独擅场也。李玉典曰：此语猥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虽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诣极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诣极者。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小而僚之丸、扁之轮，大而皋、夔、稷、契之营四海，其理一而已矣。此与炼气炼心之说，可互相发明也。

【译文】

郭石洲说：明经朱静园，与一狐精交了朋友。有一天，狐精来静园家饮酒，喝得大醉，在花木下睡着了。当他醒后，静园问道：“我听说贵族们醉后多会变成原形，所以用被子给你盖上，并亲自在旁边看守。你竟然没有变，为什么？”答道：“这

就要看道力的深浅了。道力浅的能够变成人形或幻化人形，所以酒醉则变，睡着则变，仓皇惊怕的时候也会变回原形；道力深的能够脱掉形骸，就像神仙的尸解一样，已经归入人道了，人就是它的本形，还有什么可变的呢！”静园想跟他学道。他说：“你不能够学。对修道过程来说，人比较容易而动物比较难，这是因为人的气纯，动物的气杂；而修成道，则动物较易达到，而人很难达到，是因为动物的心单纯，人心则复杂。要修炼形体，必须先炼气，要炼气又须先炼心，这就是所谓志为气之主帅。内心安定才能使气凝聚、形体牢固；内心摇荡就全使气涣散、形体枯坏。广成子对黄帝所说的话，确实是道家的核心要义，并非是庄子的寓言。在深山幽谷之中，不看不听，凝聚精神下导引功夫，精神与天地阴阳一起变化流转，百年如一日地这样修炼，人能够做到吗？”朱静园听了此话，打消了修道的念头。我由此想起我的一位丁卯年的同年某御史，曾经问他所喜爱的一个男伶说：“你们演戏的多了，你为什么能胜过众人？”答道：“我们以男身演女子，必须要将心也变成女子之心，然后才能表达出来柔情媚态，使观者意往神迷。假使演戏时还存有一丝男子之心，则必然有一丝不像女子的地方，这样怎能争得观众对女子一样的爱悦呢？说到登场演剧，演贞洁的女子则要端正其心，即使在笑谑的时候也不能失其内在的贞洁；演淫荡女子的时候则要淫荡其心，虽然端庄而坐的时候也掩蔽不住其内心的淫荡；演身份高贵的女子时也要使其内心尊严起来，虽然穿着平民的衣服也要使其流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演身份卑贱的女子则要收敛压抑其内心，即使穿着高贵华丽的服装也总显示出卑贱之态；演贤慧的女子则要使其内心温柔婉顺，即使在发怒时也没有窘急的神色；演性格蛮横凶暴的女子则要使其内心乖戾，虽然在理屈词穷的时候也不说懦弱的话。其他喜怒哀乐、恩怨爱憎等各种感情，都要一一设身处地去体会，在内心不以为是在演戏而是真实生活，观众看起来也就当作真的一样了。别的演员在演女子的行为时不能保存女子心态，做种种女人的姿态时不能有种女子的心理，这就是所以只有我能够胜过众人的原因。”李玉典说：“这些话意义猥褻不值得称道，但是包含的道理却很精辟；这种事情虽然渺小，却可用来说明大的事情。天下没有心不在某事而能使某事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的，也没有专心在某事而不能使某事登峰造极的。专心用在某种技艺上，必然使这种技艺精巧；专心用在某种职务上，必然使这种职务完成得很好。小至熊宜僚之弄丸、轮扁之斫木造车轮，大至皋、夔、稷、契等人之治理国家，其道理都不过是专一罢了。这与狐精所谈的炼气、炼心之说，可以相互参证。”

【原文】

石洲又言，一书生家有园亭，夜雨独坐。忽一女子褰帘入，自云家在墙外，窥

宋已久，今冒雨相就。书生曰：雨猛如是，尔衣履不濡，何也？女词穷，自承为狐。问：此间少年多矣，何独就我？曰：前缘。问：此缘谁所记载？谁所管领？又谁以告尔？尔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结缘以何事？在何代何年？请道其详。狐仓卒不能对，嗫嚅久之，曰：子千百日不坐此，今适坐此；我见千百人不相悦，独见君相悦。其为前缘审矣，请勿拒。书生曰：有前缘者必相悦。吾方坐此，尔适自来，而吾漠然心不动，则无缘审矣，请勿留。女赧赧间，闻窗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觅此木强人！女子举袖一挥，灭灯而去。或云是汤文正公少年事。余谓狐魅岂敢近汤公，当是曾有此事，附会于公耳。

【译文】

郭石洲又说，一个书生家中有座花园，园中有一座亭子。一个下雨的夜晚，他一人独坐。忽然一个女子掀帘子走了进来，说自己就住在园墙外，对书生爱慕已久，现在冒雨前来与他相会。书生说：“暴雨下得那样急，你的衣服鞋子都没湿，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女子无话可说，只好承认自己是狐女。书生说这一带年轻人很多，你为什么偏偏来和我相会呢？狐女回答：“因为我们俩前世有缘。”书生说：“这缘份是由谁记载下来的？由谁来掌管？又是谁把这缘份告诉你？你前世是什么人？我前世又是什么人？我们又因为什么结下了缘份？这缘份又结在哪一朝代、哪个年份？请你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狐女仓促回答不上来，吭哧了半天才说：“你长年累月也不到这里来，恰巧今天来到这里；我见过上百上千的男人，都不喜欢，唯独见到您才有了爱慕之心。这就是缘份所定，这不很清楚吗？请您别再拒绝了。”书生说：“既然前世有缘，我就该喜欢你。可我刚才坐在这里，你从外面进来，你却并没引起我的好感，可见我们俩没有缘份，这也是很清楚的，你不能留在这儿！”正当狐女进退两难的时候，只听窗外喊道：“你这个小女子怎么这样不懂事，何必非得找这种榆木疙瘩一样的男人！”狐女举起衣袖一挥，扇灭油灯离开了。有人说，这是汤文正公年轻时候的事。狐怪们怎么敢靠近汤公呢？我估计是曾有这种事附会到汤公身上去了。

【原文】

乌鲁木齐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为群，角利如矛；其行以强壮者居前，弱小者居后。自前击之，则驰突奋触，铕炮不能御，虽百炼健卒，不能成列合围也；自后掠之，则绝不反顾。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随之行止。尝有一为首者，失足落深涧，群牛俱随之投入，重叠殪焉。又有野骡野马，亦作队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见人辄奔。其状真骡真马也，惟被以鞍勒，则伏不能起。然时有背带鞍花者，（鞍所磨伤之处，创愈则毛作白色，谓之鞍花。）又有蹄嵌踏铁者，或曰山神

之所乘，莫测其故。久而知为家畜骡马逸入山中，久而化为野物，与之同群耳。骡肉肥脆可食，马则未见食之者。又有野羊，《汉书·西域传》所谓暇羊也，食之与常羊无异。又有野猪，猛鸷亚于野牛，毛革至坚，枪矢弗能入，其牙瘁于利刃，马足触之皆中断。吉木萨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辄被伤；常率其族数百，夜出暴禾稼。参领额尔赫图牵七犬入山猎，猝与遇，七犬立为所啖，复厉齿向人。鞭马狂奔，乃免。余拟植木为栅，伏巨炮其中，伺其出击之。或曰：傥击不中，则其牙拔栅如拉朽，栅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驼，止一峰，裔之极肥美。杜甫《丽人行》所谓紫驼之峰出翠釜，当即指此。今人以双峰之驼为八珍之一，失其实矣。

【译文】

乌鲁木齐的野牛很多，像普通的牛却高大些，成百上千的聚集成群，牛角锋利如同长矛。野牛群行动时，强壮的牛在前面领头，瘦弱年幼的跟在后面。假如在前边向牛群射击，野牛们就会狂奔冲撞，就连枪炮也抵挡不住，即使身经百战的强健兵卒也不能包围它们，假如在牛群后面袭击，野牛群则绝不回头。野牛群中有一头个头最大的，就像蜜蜂有蜂王一样，牛群都跟随着它或行或止。曾有一头为首的野牛，因失足跌进了深渊，群牛也都随着它一个个跳了下去，重重叠叠地摔死在一起。乌鲁木齐还有野骡子和野马，也是成群结队地行动，却不像野牛那样凶猛暴躁，见到人就逃跑。它们的样子和家养的骡马一样，只是给它们带上鞍子或拴上缰绳时，它们就趴在地下不起来了。然而，也时常能见到背上有鞍花的骡马，也有蹄子上镶有铁掌的骡马。有人说那是山神骑过的，但谁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时间长了，人们才知道，那是家养的骡马逃进了深山，久而久之就变成

【原文】

杨槐亭言，即墨有人往劳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后门，门外缭以短墙为菜圃。时日已薄暮，开户纳凉，见墙头一靓妆女子，眉目姣好，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视间，闻墙外众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于树，而首阁于墙上。乃知蛇妖幻形，将诱而吸其血也。仓皇闭户，亦不知其几时去。设近之，则危矣。

【译文】

据杨槐亭说，即墨县有个人到崂山去，晚上借住在山民家里。那间屋子有个后门，门外围了一圈矮墙，墙里就是菜园。当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他打开窗户纳凉，看见墙头上有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子，露出一张脸，冲他微笑。那人正盯着女子看，就听见墙外一群孩子喊叫：“快看！一条大蛇把身子缠绕在树上，脑袋放到了墙头上！”那人一听，才知道是蛇妖变成了如果小人有了好兆头，那是上天以

此来加重他的罪恶；君子没有不祥之兆，如果君子有了不祥之兆，那是上天向他报警。

【原文】

琴工钱生（钱生尝客裘文达公家，日相狎习，而忘问名字乡里。）言，其乡有人，家酷贫，佣作所得，悉以与其寡嫂，嫂竟以节终。一日在烛下拈腥线，见窗隙一人面，其小如钱，目炯炯内视。急探手攫得之，乃一玉孩，长四寸许，制作工巧，土蚀斑然。乡僻无售者，仅于质库得钱四千。质库置棧中，越日失去，深惧其来赎。此人闻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岂可复胁取人财！具述本末，还其质券。质库感之，常呼令佣作，倍酬其直，且岁时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达公曰：此天以报其友爱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质库始失哉？至慨还质券，尤人情所难，然此人之绪余耳。世未有锷薄奸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锷薄奸黠者也。

【译文】

琴师钱生（钱生曾在裘文达公家作清客，我和他很熟悉，但忘记问他的姓名籍贯）说：他家乡有个人，家庭十分贫苦，他做雇工所得的钱粮，都交给他那守寡的嫂嫂，嫂嫂竟得以守节到去世。有一天，他在灯下搓麻线，看见窗缝里有个人面，像铜钱那样小，双眼炯炯有神地向屋里看着。他连忙伸手抓进来，原来是一个玉雕孩儿，长约四寸多，制作精巧，长久埋在泥土中的斑纹十分明显。乡下偏僻，没有地方可以出售，只在当铺当得四千铜钱。当铺把玉雕孩儿放在木箱子内，过一天后就不见了，当铺很怕这个人来赎回。这个人听说这件事，就说：“这玉雕孩儿本来是奇怪的东西，我偶然间抓到，怎能以此再来威胁人家博取赔偿金呢！”他就把事情经过讲了出来，还把当票还给当铺。当铺很感激他，经常请他来做工，加倍给他工钱，而且逢年过节经常周济他，他竟然家道变得不愁温饱了。裘文达公说：“这是上天对他友爱的报答。不然的话，玉雕孩儿在他家时为什么不变走，要到当铺才失去呢！至于归还当票，更是人情难得，但不过是他的品质所必然产生的行为罢了。世界上还没有刻薄奸狡却友爱兄弟的人，也没有友爱兄弟却又刻薄奸狡的人。”

【原文】

王庆 一媼，恒为走无常。（即《滦阳消夏录》所记见送妇再醮之鬼者。）有贵家姬问之曰：我辈这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恶相抵，大善恶则不相掩。姨等皆积有小善业，故今生得入富贵家；又兼有恶业，故使有一线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业，则恶业已偿，善业相续，来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恶业，则善业已销，恶业又续，来生恐不可问矣。然增修善业，非烧香拜佛之谓也，孝亲敬嫡，和睦家

庭，乃真善业耳。一姬又问：有子无子，是必前定，祈一检问，如冥籍不注，吾不更作痴梦矣。曰：此不必检，但常作有子事，虽注无子，亦改注有子；若常作无子事，虽注有子，亦改注无子也。先外祖雪峰张公，为王庆曹氏婿，平生严正，最恶六婆，独时时引与语，曰：此姬所言，虽未必皆实，然从不劝妇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译文】

王庆的一位老妇人，是常常走无常的巫婆（即《滦阳消夏录》所记见到送妇再醮之鬼的那位）。有贵族家庭的姬妾问她：“我们这些人都做人家的姬妾，是从何因果而来？”她说：“阴间的法律是小的善恶行为可以相互抵偿，大的善恶则不能相互抵偿。你们都积下了小的善业，所以此生可进入富贵家庭；又都兼有恶业，所以使你们还有美中不足。你们在此生如果能增修善业，则可抵偿过去的恶业，善业相加，下辈子就能十全十美了。此生如增修恶业，将善业抵销，恶业相加，下辈子恐怕就不堪闻问了。但增修善业，并非是烧香拜佛之举，孝顺长辈，尊敬嫡妻，使家庭和睦，才是真正的善业。”其中一人又问：“有子无子，这必然是命运前定的，请你查一查。如果阴间的簿籍上注定我无子，我也就不再作这梦想了。”她说：“这不必查，只要常作有子的善事，即使阴籍注着无子，也可改注有子；要是老作无子的恶事，即使阴籍上注着有子，也可改注无子。”先外祖父张公雪峰，是王庆曹家的女婿，平生严肃正直，最恨媒婆、巫婆等类走家串户的“六婆”，但却常常叫这位妇人来说话，并说：“这个老妇人所说的，虽然不见得都符合事实，但从不劝妇女信佛或向僧人施舍财物，这是她的可取之处。”

【原文】

翰林院供事茹某（忘其名，似是茹铤）言，曩访友至邯郸，值主人未归，暂寓城隍祠。适有卖瓜者，息担横卧神座前。一卖线叟寓祠内，语之曰：尔勿若是，神有灵也。卖瓜者曰：神岂在此破屋内？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纳凉，闻殿中有人声。蹑足潜听，则有狐陈诉于神前，大意谓邻家狐媚一少年，将死未绝之顷，尚欲取其精。其家愤甚，伏猎者以铙矢攻之。狐骇，现形奔。众噪随其后。狐不投己穴，而投里许外一邻穴。众布网穴外，熏以火，阖穴皆殪，而此狐反乘隙遁。故讼其嫁祸。城隍曰：彼杀人而汝受祸，讼之宜也。然汝子孙亦有媚人者乎？良久，应曰：亦有。亦曾杀人乎？又良久，应曰：或亦有。杀几人乎？狐不应。城隍怒，命批其颊。乃应曰：实数十人。城隍曰：杀数十命，偿以数十命，适相当矣。此怨魄所凭，假手此狐也。尔何讼焉？命检籍示之。狐乃泣去。尔安得谓神不在乎？乃知祸不虚生，虽无妄之灾，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论事者，不能一一知其故耳。

【译文】

翰林院供事茹某说，从前，我到邯郸去拜访一位朋友，主人不在家，就暂时住在城隍庙里。刚好有个卖瓜的人，把担子一放，就横躺在神像前面了。一个住在庙里的卖线人对卖瓜的人说：“你可别躺在这里呀，神可是有灵的。”卖瓜人说：“神怎么会呆在这破旧的房子里呢？”卖线的老人说：“当然在这儿。我半夜起来乘凉，就听见过殿堂里有人声。我蹑手蹑脚地听了一阵，原来是一只狐狸在神像前诉苦呢。大概意思是：邻居家的一只狐狸把一位青年迷惑住了，在年轻人快要死去、但还剩下一口气的时候，那狐狸还想吸取他的精气。年轻人家里的人气极了，就埋伏下猎人用枪、箭袭击狐狸。狐狸惊吓得现了原形逃跑了。大伙吵吵嚷嚷地在后边追赶。那狐狸不钻自己的窝，却跑到离自己家一里多远的的一个邻居的窝里去了。大家把网安置在洞口外面，用火熏，一窝的狐狸都被熏死了，而这只狐狸反倒趁机逃走了。所以狐狸在神像前告状，说迷惑人致死的狐狸嫁祸于人。城隍说：‘它杀了人而你家遭了难，你状告它是应该的。可是，你的子孙中也有迷惑人的吗？’过了很久，狐狸才答道：‘也有。’‘也杀死过人吗？’又过了很长时间，狐狸才回答：‘或许也有。’‘杀了几个人呢？’狐狸不吭气。城隍发了怒，命手下人扇狐狸的嘴巴。狐狸这才说‘有几十个人。’城隍说：‘你们杀死几十条命，又用几十条命抵偿，这样一来，也就相当了。这是冤魂依凭着狐狸，借助它而报仇。你还告什么状呢？’城隍说完，就让人翻查生死簿让狐狸看。狐狸看后，只好哭着走了。你怎么能说神灵不存在呢？”由此可知：灾祸不会凭空出现，即使是突如其来的灾祸，也一定有导致灾祸的原因。只是那些就事论事的人，不能一一搞清其中的原因罢了。

【原文】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坛诗曰：我游天目还，跨鹤看龙井。夕阳没半轮，斜照孤飞影。飘然一片云，掠过千峰顶。未及题名，一客窃议曰：夕阳半没，乃是反照，司马相如所谓凌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乩忽震撼久之，若有怒者，大书曰：小儿无礼！遂不再动。余谓客论殊有理，此仙何太护前，独不闻古有一字师乎？

【译文】

据主事汪康谷说，有人在西湖扶乩，降坛诗道：“我游天目还，跨鹤看龙井。夕阳没半轮，斜照孤飞影。飘然一片云，掠过千峰顶。”还没来得及写上姓名，一个游客就议论道：“既然是夕阳一半落了山，就该是光线反射，正如司马相如所说的‘凌倒影’，怎么能说是‘斜照’呢？”吊笔的架子突然震动起来，又写下四个大字：

“小儿无礼！”之后就不再动了。我觉得那位游客说得很有道理，那位乩仙何必过于护短呢，难道就没听说过古代有一字师吗？

【原文】

俞君祺言，向在姚抚军署，居一小室。每灯前月下，睡欲醒时，恍惚见人影在几旁，开目则无睹。自疑目眩，然不应夜夜目眩也。后伪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侧听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略转，则已缩入矣。乃悟幽魂滞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计彼非为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才一举念，已仿佛见其遥拜。可见人心一动，鬼神皆知；十目十手，岂不然乎！次日，遂托故移出。后在余幕中，乃言其实，曰：不欲惊怖主人也。余曰：君一生缜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后来必有居者。负其一拜矣。

【译文】

俞君祺说：以前在姚抚军的衙门里时，独住一个小房间。每当灯前月下，自己睡到将醒未醒的时候，隐隐约约看到桌子边有个人影，睁开眼睛看时，又不见了。怀疑自己眼花，但是也不会夜夜都眼花的呀。后来，我装睡等着，原来人影是个粗使婢女，慢慢从墙角走出来，仔细听了很久，才敢移动脚步。我稍稍翻身，她就缩进墙角去了。我这才醒悟，这个幽魂滞留此地不能离开，又怕人，不敢走近，用心也很仔细。因此，心里想她也并不是作怪，何必靠近她，使她不安宁呢？不如搬出去算了。刚一有搬出去的想法，就仿佛看见婢女远远地向自己行礼。可见人的心思一动，鬼神都会知道。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人们的耳目，难道不是这样吗？第二天，我就找个借口搬了出去。后来，俞君祺做了我的幕僚，才把这件事说出来，还说：“我不想让主人受到惊吓。”我说：“先生一生谨慎，但是还没有了结这个鬼的事情。以后一定还有人到那小房间住的，你辜负那婢女对你行礼了。”

【原文】

族侄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时，有掘地遇古墓者，棺骸俱为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犹赤，惧而投诸水。有石方尺余，尚辨字迹。中涵叔闻而取观。乡民惧为累，碎而沈之，讳言无是事，乃里巷讹传。中涵叔罢官后，始购得录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黄泉蒙耻。魂断水湄，骨埋山趾。我作誓词，祝霾圯底。千百年后，有人发此。尔不贞耶，消为泥滓。尔倪衔冤，心终不死。末题壬申三月，耕石翁为第五女作。盖其女冤死，以此代志。观心仍不朽，知受枉为真。然翁无姓名，女无夫族，岁月无年号，不知为谁。无从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译文】

我的本族侄子肇先说，从前，中涵叔在旌德做官时，有个人挖地发现了一座

古墓，棺材、骨头都化成了灰土，只有一颗心还在，血的颜色还是红的。这人害怕，就把心扔进了水里。墓穴里还有一块一尺见方的石碑，还能辨认出上面的字迹。中涵叔听说后就派人取来看看。可是乡里的百姓害怕因此而受连累，就砸碎了石碑，把碎块扔进河里，都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是乡里人在瞎传。中涵叔被罢官后，才买到那块墓碑的抄本，碑文上写道：“白玉有瑕疵，却在黄泉蒙耻。灵魂断送在水边，白骨埋葬在山脚。我写下誓词，把祝告埋在坟里。过千百年后，定会有人挖开此穴。你若是不贞节，就会化作泥土。倘若你含恨而死，则心永不会枯朽。”碑石题写着：“壬申三月，耕石翁为第五女作。”因为耕石翁的女儿是含冤而死的，老人在借碑文替女儿申冤明志。看那颗心依然不朽，就知道那女子确实是受了冤枉。可是，那位耕石翁没有留下姓名，也没留下女子的夫族的情况，岁月没有年号，不知冤死的到底是谁。没办法考察事情的原委，就使这奇特的事迹无法显扬，实在太可惜了。

【原文】

许文本言，康熙末年，鬻古器李鹭汀，其父执也。善六壬，惟晨起自占一课，而不肯为人卜，曰：多泄未来，神所恶也。有以康节比之者。曰：吾才得六七分耳。尝占得某日当有仙人扶竹杖来，饮酒题诗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携一雕竹纯阳像求售，侧倚一贮酒壶卢，上刻朝游北海一诗也。康节安有此失乎年五十余无子，惟蓄一妾。一日，许父造访，闻其妾泣，且絮语曰：此何事而以戏人，其试我乎？又闻鹭汀力辩曰：此真实语，非戏也。许父叩反目之故。鹭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课，有二客来市古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缘；一其后夫，结好当在半年内，并我为三，生一堂矣。吾以语彼，彼遽恚怒。数定无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讳而彼讳之，岂非痴女子哉！越半载，鹭汀果死。妾鬻于一翰林家，嫡不能容，过一夕即遣出。再鬻于一中书舍人家，乃相安云。

【译文】

许文本说：康熙末年，有一个卖古玩的李鹭汀，是他父亲的朋友。善于阴阳五行的占卜之术，只是每天早晨起来，为自己占一卦，而不肯为别人占，据说是：“太多泄露未来的事，会遭到神灵的厌恶。”有人将他与康节相提并论。他说：“我不过得到康节之术的六、七分罢了。我曾算出某日当有神仙拄着竹杖到来，饮酒并题诗而去。当天立刻焚香等候。原来是有人来卖一个竹雕的吕纯阳像，雕着吕纯阳斜倚在一个装酒葫芦上，还刻着他的《朝游北海》一诗。康节哪里会有这种失误呢？”他五十多岁了，还没有孩子，家里有一个妾。有一天，许文本的父亲去拜访他，听到他的妾在那里哭，并说：“这是什么事，能拿来开玩笑，是不是在试探我？”

又听到鹭汀使劲辩解说：“这是真话，不是开玩笑。”许父打听他们吵架的原因。鹭汀说：“此事真是特别奇怪！今天占卦，有两个客人要来买古玩：一个是她的前世丈夫，还有一夜之缘；另一个是她的后夫，在半年内就要与她结合，加上我一共是三个丈夫，都生在一处。我将这卦告诉她，她立刻发起怒来。命数已定，不可更改，我不为此哭泣而她倒哭泣，我不忌讳而她倒忌讳，真是个痴女子啊！”过了半年，鹭汀果然死了。他的妾被卖到一个翰林家中，因为嫡妻不能容纳，只过了一夜就被打发出来。又卖到一个中书舍人家，这才安顿下来。

【原文】

庞雪 初婚日，梦至一处，见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曰：此汝妇也。醒而恶之。后再婚殷氏，宛然梦中之人。故《丛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诗曰：漫说前因与后因，眼前业果定谁真？与君琴瑟初调日，怪煞箜篌入梦人。记此事也。按箜篌入梦凡二事：其一为《仙传拾遗》载薛肇摄陆长源女见崔宇，其一为《逸史》载卢二舅摄柳氏女见李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太恶作剧。近时所闻吕道士等，亦有此术。（语详《滦阳消夏录》。）

【译文】

庞雪崖刚结婚时，梦中来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位穿着黑衣、梳着高髻的女子。旁边一个人指着她说：“这就是你的妻子。”他醒后很不高兴。后来他第二次结婚娶了殷家的女儿，她长得很像梦中见到的人。因此他在《丛碧山房集》中写了首悼亡诗：“漫说前因与后因，眼前业果定谁真？与君琴瑟初调日，怪煞箜篌入梦人。”诗中记载的就是这件事。关于“箜篌入梦”在古书中有两处记载：一是《仙传拾遗》记载薛肇摄来陆长源的女儿与崔宇见面，一是《逸史》记载卢二舅摄来柳家的女儿与李生相见。这两件事都把当事人的未婚妻当作歌女来为他们劝酒，太恶作剧了，最近听说吕道士等人也有这种法术。

【原文】

叶旅亭言，其祖犹及见刘石渠。一日，夜饮，有契友逼之召仙女。石渠命扫一室，户悬竹帘，燃双炬于几。众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咒，取界尺拍案一声，帘内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视之，乃其妾也，奋起欲殴。石渠急拍界尺一声，见火光蜿蜒如掣电，已穿帘去矣。笑语友曰：相交二十年，岂有真以君妾为戏者。适摄狐女，幻形激君一怒为笑耳。友急归视，妾乃刺绣未辍也。如是为戏，庶乎在不即不离间矣。余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远观而不使相近，恐亦是摄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译文】

叶旅亭说，他的祖父还见到过刘石渠。一天，他们在夜晚相聚喝酒，有位好友逼着他召仙女来。石渠就让人打扫出一间屋子，门上挂着一个竹帘子，在几案上点燃起两根蜡烛。喝酒的人都坐到院子里，石渠则走着禹步念起咒语来。然后用界尺在几案上“啪”地一拍，竹帘内果然有一位女子风姿绰约地站立在那里。好友仔细一看，那仙女竟然是自己的姨太太，他跳起来要打，石渠赶忙又拍了一下界尺，只见一道火光弯弯曲曲的像一道闪电，穿过竹帘消逝了。刘石渠笑着对好友说：“咱们相交了二十年，哪能真拿您的姨太太开玩笑？刚才，我只是招来一只狐女，化作你姨太太的模样来激怒你，博取大家一笑而已。”好友听后急忙跑回家去看，他的姨太太一直在刺绣，没有中断过。像这样的法术，差不多都是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让人隐约去看的。由此我想起李少君为汉武帝招引来李夫人，只允许他远看而不让他接近，恐怕也是招来了妖精，化作夫人的模样。

【原文】

费长房劾治百鬼，乃后失其符，为鬼所杀。明崇俨卒，刃陷胸，莫测所自。人亦谓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术者终以术败，盖多有之。刘香畹言，有僧善禁咒，为狐诱至旷野，千百为群，嗥叫搏噬。僧运金杵，击踣人形一老狐，乃溃围出。后遇于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杀，深自忏悔。今愿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顶，忽掷一物幂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脱，瞋闷不可忍，使人奋力揭去，则面皮尽剥，痛晕殆绝。后痂落，无复人状矣。又一游僧，榜门曰“驱狐”。亦有狐来诱，僧识为魅，摇铃诵梵咒。狐骇而逃。旬月后，有媪叩门，言家近墟墓，日为狐扰，乞往禁治。僧出小镜照之，灼然人也，因随往。媪导至堤畔，忽攫其书囊掷河中，符法物，尽随水去。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迹，方懊恼间，瓦砾飞击，面目俱败；幸赖梵咒自卫，狐不能近，狼狈而归。次日，即愧遁。久乃知媪即土人，其女与狐昵；因其女，赂以金，使盗其符耳。此皆术足以胜狐，卒为狐算。狐有策而僧无备，狐有党而僧无助也。况术不足胜而轻与妖物角乎！

【译文】

费长房能用符咒惩治各种鬼怪，后来失去了符咒，终于被鬼怪杀死。明崇俨死时，有刀插入胸膛，也不知凶器从何而来。有人说，他驱使鬼怪很刻薄，最后被鬼怪刺杀。依赖法术的人，最后会失败在法术上面，这是很多的。刘香畹说：有个很会念惩治符咒的僧人，被狐精引诱到荒野的地方，成千上百的狐群围着他又叫又咬。僧人挥动金杵，击倒了一个化作人形的老狐狸，突围逃出来。后来在路上遇到那只老狐狸，老狐狸跪在地上行礼，说：“感谢您以前没有杀我，我也觉得十

分后悔。现在，我愿意皈依佛法，接受五戒为僧。”僧人正想摸摩老狐的头顶，老狐忽然把一片面膜掷在僧人脸上，马上变形逃走了。这块面膜不是丝绸，也不是皮革，颜色像琥珀，粘胶像油漆，贴在脸上剥不下来。僧人又盲又闷，不能忍受，就请人用力把这层膜揭掉，连脸上皮肤都剥了下来，僧人痛得几乎晕死过去。后来脸上结痂脱落之后，僧人已经不像人样了。还有一个云游僧人，在门上张贴告示，自称能够驱赶狐精。也有狐精来引诱，被僧人识破，摇起铃儿，念动咒语，狐精吓得逃走了。一个月后，有个老太上门，说家里靠近坟场，天天被狐精骚扰，请僧人前去禁制惩治狐精。僧人拿出一枚小镜子照照老太，确实是人类，就跟着她前往。老太带僧人走到堤岸边，突然抢过僧人的书袋丢到河里去，里面的符、施法的器具，都沉没到水里了。老太跑到庄稼地里躲起来，找也找不到。僧人正在懊恼时，忽然有碎砖烂瓦砸过来，打得他头破血流。好在僧人还会念咒自卫，狐精不能靠近，狼狈地逃回来。第二天，就惭愧地走了。时间一久，人们才知道老太是当地人，她的女儿和狐精很亲密。狐精就利用女儿的关系，用钱收买老太，让她去抢僧人的符。这些都是有法术可以战胜狐精，最终却被狐精用计打败了。因为狐精有计谋，僧人没有准备；狐精有同党，僧人没有帮手，何况，法术并不十分高明，而轻易和狐精对抗呢！

【原文】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庄木匠某，从卜者问婚姻，卜者戏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将死，其妻数合嫁汝。急往访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问：某甲居何处？其人问：访之何为？匠以实告。不虑此人即某甲也，闻之悲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后，逾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内，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斗，竟杀主人，论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则均未及问也。后年余，有姬同一男一妇过献县，云叔及寡嫂也。姬暴卒，无以敛，叔乃议嫁其嫂。嫂无计，亦曲从。匠尚未娶，众为媒合焉。后询其故夫，正某甲也。异哉，卜者不戏，匠不往；匠不往，无从与某甲斗；无从与某甲斗，则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则某甲不论抵；某甲不论抵，此妇无由嫁此匠也。乃无故生波，卒辗转相牵，终成配偶，岂非数使然哉！又闻京师西四牌楼，有卜者日设肆于衢。雍正庚戌闰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横死。相距一两日耳，自揣无死法，而爻象甚明。乃于是日键户不出，观何由横死。不虑忽地震，屋圯压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设肆通衢中，乌由覆压？是亦数不可逃，使转以先知误也。

【译文】

舅氏安五占公说：留福庄的一个木匠，向卖卜者占问婚姻之事，卖卜者对他

开玩笑说：“从此地向西南走一百里，某地的甲某现在要死了，他的妻子按定数应该嫁给你。快点去找，就能成事。”木匠相信了，到了那个地方，住在村中客店里。他碰到一个人，就问“甲某在哪里住？”那人问他：“找他作什么？”木匠就如实对他说了。没想到这人就是甲某，听了以后羞愤难当，从身上抽出佩刀就要杀他。木匠逃进客店里，翻墙跑了。这人怀疑店主将木匠藏在屋里，要进去搜。店主不许，就格斗起来，格斗中竟失手将店主杀了，官府判甲某死刑。而木匠的姓名籍贯，连甲某也没来得及问。过了一年多，有位老妇人带着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少妇路过献县，据说是小叔和守寡的嫂子。老妇人突然病死，他们无钱敛葬，小叔就提议让他的嫂子再嫁。其嫂子也没办法，只好委曲答应了。那个木匠这时还没婚娶，众人就为他说媒撮合。后来木匠询问这少妇的前夫是谁，哪知正是甲某。真是怪事啊！假如卖卜者不开玩笑，木匠不会去；木匠假如不去，没有和甲某争斗的原因；假如没有与甲某争斗，店主就不会死；店主不死，甲某就不会判死刑；甲某不判死刑，则这少妇就不会嫁给木匠了。真是平地生起风波，辗转牵连，终于凑成一对配偶，这难道不是命运使然吗？又听说京城西四牌楼，有个卖卜的人日日在大街上摆摊算卦。雍正庚戌年六月，此人自己算了一卦，算出他自己当在此月十八日遭横祸死亡。只差一两天就到日子了，他想不出有什么死的道理，但爻象显示得很明白。于是他就闭门不出，倒要看看会怎样遭横祸死。没想到那天忽然发生地震，房屋倒塌，被砸死了。假使他不为自已占卜，那天必然会在大街上摆卦摊，怎会被砸死？这也是定数不可逃，反而利用卖卜者先知的特点将他自己葬送了。

【原文】

画士张无念，寓京师樱桃斜街，书斋以巨幅阔纸为窗暉，不著一闌，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夕，必有一女子全影在暉心。启户视之，无所睹，而影则如故。以不为祸祟，亦姑听之。一夕谛视，觉体态生动，宛然入画。戏以笔四周钩之，自是不复见；而墙头时有一女子露面下窥。忽悟此鬼欲写照，前使我见其形，今使我见其貌也。与语不应，注视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隐。因补写眉目衣纹，作一仕女图。夜闻窗外语曰：我名亭亭。再问之，已寂。乃并题于暉上，后为一知府买去。（或曰是李中山。）或曰狐也，非鬼也。于事理为近。或曰本无是事，无念神其说耳。是亦不可知。然香魂才鬼，恒欲留名于后世。由今溯古，结习相同，固亦理所宜有也。

【译文】

画师张无念，住在京城的樱桃斜街。他的书斋贴了一张巨大的画纸，窗户中间没有一根窗框，为的是便于南窗采光。每到天清月朗的夜晚，肯定有一位女子的全影映在画纸的中央。打开房门看，却什么也没看见；那全影依然映在窗纸上。

画师觉得那身影既不惹祸，也就随它的便了。一天夜里，画师仔细地端详窗上的全影，觉得女子体态生动，可以入画。他就随便用笔在那全影四周勾画了下来。从那以后，那影子就再没有出现；而墙头上却不时有一位女子露出脸来向下看。画师突然明白，这个鬼想让我为她画张像，前些时候，让我看到她的身形，现在又想让我看看她的相貌。画师和她说话，她却不吭声；注视她时，她也不害羞躲避，过了很久她才隐去。画师于是补画了女鬼的眉毛、眼睛及衣服的褶皱，终于创作出一幅仕女图。夜里，画师听见窗外有人说：“我的名字叫亭亭。”再问她，就悄无声响了。画师就把“亭亭”的名字也题写在画纸上。后来仕女图被一位知府买走了。有人说那女子是狐女，而不是鬼。这种猜测更近于情理。有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张无念自己编造了一通神话而已。这也说不定。然而香魂才鬼，常常想让自己名垂千古。从现在追溯到古代，人的习性都是相同的。按道理说，这是自然的事。

【原文】

姚安公官刑部江苏司郎中时，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强污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盖是少年游西顶归，见是女撷菜圃中，因相逼胁。逻卒闻女号呼声，就执之。讯未竟，两家父母俱投词：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误犯也。于律未婚妻和奸有条，强奸无条。方拟议间，女供亦复改移，称但调谑而已。乃薄责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母受重赂，女亦爱此子丰姿；且家富，故造此虚词以解纷。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与贿和人命，冤沈地下者不同。其奸未成无可验，其贿无据难以质。女子允矣，父母从矣，媒保有确证，邻里无异议矣，两造之词亦无一毫之踳舛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横加锻炼，入一童子远戍也。

【译文】

姚安公任刑部江苏司的郎中时，西城移来一桩案子，是一个少年奸污一名幼女。少年十六岁，幼女十四岁。这个少年从外面回家，发现女孩在菜园里摘菜，就胁迫女孩。巡逻的兵卒听到女孩呼叫，就把少年抓起来。审讯还没结束，男女两家的父母都到衙门里说，女孩本是男孩的未婚妻，因为不认识才冒犯了女孩。按照法律条文规定，未婚夫妻发生性关系，没有罪；男子强奸女子，则不能宽容。官员们正在商量如何处置，女孩的口供也改了，说男孩只是调戏了她。于是官员不疼不痒地训斥了少年一通就让他走了。有人说：“这个女孩的父母接受了男方的一大笔贿赂，女孩也看上了少年的翩翩风度。男孩的家境宽裕，所以才编造了一套假话来解决这场纠纷。”姚安公说：“这桩案子只事关婚姻，与那些贪赃枉法、使死者含冤九泉的案子不同。少年强奸未遂，就查不出什么，贿赂没有证据也无法对质。女孩已经认可了这桩婚事，父母也同意，媒人、保人加以证实，街坊邻居也

都没有什么异议，男女双方的话也没有一丝矛盾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君子只能听信这种哄骗，却不能重定罪名，让一个少年去戍边。”

【原文】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于静室昼寝。会阍者启事，问：主人安在？一僮故与阍者戏，漫应曰：主人方拥尔妇睡某所。妇适至前，怒而詈詈。主人出问，笞逐此僮。越三四年，阍者妇死。会此婢以抵触失宠，主人忘前语，竟以配阍者。事后忆及，乃浩然叹曰：岂偶然欤！

【译文】

某公子在夏天退朝之后，拉着婢女在幽静的房间里午睡，刚好守门人来报告事情，就问：“主人在哪里？”一个僮仆故意同守门人开玩笑，就随口说：“主人正抱着你老婆在某处睡觉。”守门人老婆恰好来这里，听了就愤怒地臭骂僮仆。主人出来问明原因，就把僮仆打了一顿，赶了出去。过了三四年后，守门人老婆死了。又碰上那个婢女顶撞主人，失去宠爱，主人也忘记以前的事，就把婢女配给了守门人。事后，主人记起以前的事，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岂是偶然的事呢！”

【原文】

文水李华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废寺，云有魅，无敢居者。有贩羊者十余人，避雨宿其中。夜闻呜呜声，暗中见一物，臃肿团臃，不辨面目，蹒跚而来，行甚迟重。众皆无赖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砖掷。击中声铮然，渐缩退欲却。觉其无能，噪而追之。至寺门坏墙侧，屹然不动，逼视，乃一破钟，内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冶以铸器。自此怪绝。此物之钝极矣，而亦出鬻人，卒自碎其质。殆见夫善幻之怪，有为祟者，从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沧州山果庄人也。言是庄故盗藪，有人见盗之获利，亦从之行。捕者急，他盗格斗跳免，而此人就执伏法焉。其亦此钟之类也夫。

【译文】

文水的李华廷说：离他家百里远的地方有一座荒废的寺庙，据说其中有鬼怪，没人敢住。有十几个贩羊的人，为了避雨住在那里。夜里听见呜呜的声音，然后看见一个东西，圆浑浑的，显得很臃肿，看不出面目来，它蹒跚走过来，行动非常迟缓笨重。那些人本来都是无赖少年，一点儿也不害怕，一同用碎砖头砍它。打中时发出铮铮的声音，它渐渐缩回要跑。众人觉得它也没什么本事，就大喊着追上去。那东西跑到庙门边倒塌的墙边，就立住不动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口破钟，里面还有许多碎骨头，想来是被它吃掉的人骨。第二天，他们告诉了当地人，将这钟重新冶炼以铸成别的东西。从此庙里就不再闹妖怪了。按说这种东西愚

钝极了，还要出来害人，终于坏了自身。可能是它见过一些善于变幻的怪物，有作怪害人的，它也就跟着仿效。我家有个婢女，是沧州山果庄人。说那个庄就是个强盗窝，有人看强盗获利很多，很是羡慕，就跟着他们走。恰巧捕捉强盗的人急急追上来，别的强盗厮杀一番逃跑了，而这人却被抓住杀了头。这与那口作怪的钟也是一路货色吧。

【原文】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与一狐女，甚昵。柳故贫，狐恒周其衣食。又负巨室钱，欲质其女。狐为盗其券，事乃已。时来其家，妻子皆与相问答，但惟柳见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不能遣，募能劾治者予百金。柳夫妇素知其事。妇利多金，怂恿柳伺隙杀狐。柳以负心为歉，妇诤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为汝女制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阴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会柳与乡邻数人坐，狐于檐际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陈相周之久，次乃一一发其阴谋曰：吾非不能为尔祸，然周旋已久，宁忍便作寇仇？又以布一匹、棉一束自檐掷下，曰：昨尔幼儿号寒苦，许为作被，不可失信于孺子也。众意不平，咸诮让柳。狐曰：交不择人，亦吾之过。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齿于乡党，亦无肯资济升斗者。挈家夜遁，竟莫知所终。

【译文】

我舅舅安介然说，有个姓柳的人和一个狐狸友好，关系非常亲密。柳某很穷，那狐友就常常救济他。柳某欠一个大户的钱，大户想让柳某的女儿去当人质。狐友替他从那家偷出了借钱的字据，了结了这事。狐友时常到柳家去，妻子儿女全都和狐友说话，但只有柳某能看到狐友的形。后来这位狐友媚惑了一个富家女，用符也赶不走。富家就用一百两银子招募能制伏狐狸的人。柳某夫妇一向了解狐友的情况，柳某的妻子贪图赏金，就怂恿柳某找机会杀死狐狸。柳某觉得那样做背弃友情，对不住狐友。妻子骂道：“那狐狸能勾引某家的女儿，就不能勾引你的女儿吗？昨天它还用五两银子为女儿做了一身棉衣，恐怕它有这种心思吧。这个祸害非除掉不可。”柳某于是暗地里买回砒霜，打了酒等狐友来喝。狐友已经知道了柳家夫妇的歹心，它趁柳某和几个乡邻在一起，就在房檐上叫柳某的名字，先叙往日交情的深厚，然后又述说周济柳某家已有很长的时间，之后一一揭发他们夫妇商定的阴谋。它说：“我并不是不能给你家带来灾祸，只是我们交往时间长了，不能忍心与你们为敌。”说完，又把一匹布、一束棉花从房檐上扔下来，说：“昨天你的小儿子哭着喊冷，我答应为他弄条被子。我不能对小孩子失信。”大

伙听了狐狸的话，都愤愤不平，一起谴责柳某。狐狸说：“我交友没选择好对象，这是我的过失。世态人情就是这样，你们又何必过多地指责他呢？我姑且让他心里明白就是了。”狐狸说完，叹着气离去了。从那以后，柳某就被乡人看不起，也没人肯资助、救济他了。他只得携带一家老小连夜逃走，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原文】

舅氏张公梦征言，沧州佟氏园未废时，三面环水，林木翳如，游赏者恒借以宴会。守园人每闻夜中鬼唱曰：树叶儿青青，花朵儿层层。看不分明，中间有个佳人影。只望见盘金衫子，裙是水红绫。如是者数载。后一妓为座客殴辱，恚而自缢于树。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缢鬼候代，先知其来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译文】

舅氏张梦征公说：沧州佟家花园没有荒废时，三面环水，绿荫覆盖，常常有人借那地方举办宴会，游赏风景。守园人在夜里老听到有鬼唱歌，歌辞是：“树叶儿青青，花朵儿层层。看不分明，中间有个佳人影。只望见盘金衫子，裙是水红绫。”这样唱了好几年。后来有个妓女，受到客人的殴打和羞辱，悲愤至极，在园中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她穿的衣服颜色与那歌辞形容得完全一样，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是吊死鬼在等候替身，她已经预知替身是什么模样，所以高兴得唱歌。”

【原文】

青县一农家，病不能力作。饿将殆，欲鬻妇以图两活。妇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尽仍饿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饮食医药，得以检点。或可冀重生。我宁娼耳。后十余载，妇病垂死，绝而复苏曰：顷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当堕为雀鸽；以我一念不忘夫，犹可生人道也。

【译文】

青县有个农民，生病不能劳动，眼看就要饿死，想把老婆卖掉，只望两个人都能活下去。他老婆说：“我走了，你怎能自理呢？而且卖我得到的钱用完之后，你仍会饿死的。不如把我留下侍奉你，使饮食医药，都有人照料收拾，或者你能恢复健康。我宁可去做娼妓。”十几年后，这农妇病重，昏迷过去又醒过来说：“刚才恍惚之间到了阴间，阴间的官员说当娼妓的应当投胎为麻雀鸽子，因为我念念不忘丈夫，所以还可以再托生为人。”

【原文】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时，其母梦鬻端午彩符者，买得一枝，因

以为名。年十三，归余。生数子皆不育；惟一女，适德州卢荫文，晖吉观察子也。晖吉善星命，尝推其命，寿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时，姬已病瘵，祈签关帝，问：尚能相见否？得一签曰：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有归心。绣帟重结鸳鸯带，叶落霜雕寒色侵。谓余即当以秋冬归，意甚喜。时门人邱二田在寓，闻之，曰：见则必见，然末句非吉语也。后余辛卯六月还，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转剧，日渐沈绵，遂以不起。歿后，晒其遗篋，余感赋二诗，曰：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醾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姬以三月三十日亡，恰送春之期也。）百折湘裙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讖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诗也。）即用签中意也。

【译文】

我的姨太太郭氏，她父亲是大同人，流落到了天津。郭氏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梦见端午节有个卖彩符的人，当即买下一枝，后来就用“彩符”给她取了名字。她十三岁那年嫁给了我，生了几个儿子，都没有养活，只有一个女儿，长大以后嫁给了德州人卢荫文，他是观察使卢晖吉的儿子。卢晖吉喜欢占卜天像、替人算命。他曾推算郭氏的命运，说她活不到四十岁。果然，她在三十七岁时就死了。我在西域的时候，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她到关帝庙里求了一签，询问：“我还能不能和老爷再见上一面？”她得到一签，上写：“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有归心。绣帟重结鸳鸯带，叶落霜雕寒色侵。”说我应该在秋冬之际回到京城，她看后心里非常高兴。当时，我的弟子邱二田正在我家住，他听后说道：“你们见面倒是一定能见面，可是诗的最后一句可不是吉利话呀。”后来我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回到家中，她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到了九月，病情忽然恶化，而且一天比一天重，最后竟去世。郭氏死后，翻晒她生前用过的衣箱物品，我写下两首感怀诗，一首道：“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醾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另一首道：“百折湘裙晴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讖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这两首诗就化用了郭氏所求神签的意思。

【原文】

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曰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睽彼织女，

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文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至五星之说，世传起自张果。其说不见于典籍。考《列子》称禀天命，属星辰，值吉则吉，值凶则凶，受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易，而圣智不能回。王充《论衡》称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施气而众星之气在其中矣，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于张果。又韩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奋其角，箕张其口。杜樊川自作墓志曰：余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疾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土。杨暄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无虞也。余曰：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于角足矣，火土还死于角宜哉。是五星之说，原起于唐，其法亦与今不异。术者托名张果，亦不为无因。特其所托之书，词皆鄙俚，又在李虚中命书之下，决非唐代文字耳。

【译文】

传说算命是从唐朝人李虚中开始的。他只要了解人出生的年、月、日，而不问人出生的时辰。这种说法来自韩愈为他写的墓志铭。李虚中论述算命的书，《宋史·艺文志》中有记载，现已失传，只有《永乐大典》还保存了他的《命书》三卷，还算是个完好无缺的本子。他所说算命实际上兼论到生辰八字，并不是不问出生的时辰。有人怀疑《命书》是宋朝人假冒的，没有谁能说得清。韩愈在《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中说李虚中对阴阳五行学说最精通，他只要把人出生的年、月、日以及生辰记录下来，就可以利用干支相生相克的规律去推求，从而推算出人的寿命、地位等。一天有十二个辰，所以一天分为十二个时。太阳运行到某一辰，也就是到了某一时刻，因此“时”也叫作“日辰”。《国语》中说“星与日辰的位置，都在天空的北方”，就是这个意思。《诗经》中说：“织女三星鼎足而立，从早到晚历经七辰。”孔颖达的疏说：“织女星从清晨到天黑经历了七个时辰，因此人们把这称作‘七襄’。这就是日辰即时辰的证明。《楚辞》中有“吉日啊良辰”的句子，王逸作注说：“日指的是甲乙，辰指的是寅卯。”把“辰”与“日”分开说，就显得格外明白了。根据上述推论，似乎“所直日辰”这四个字，应该与上文的“年、月、日”相连，变成一句话。后人却错误地把这四个字与下文拼接在一起了，因此才出现李虚中算命不考虑出生时辰的说法。我在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时，也说过李虚中算命不考虑出生的时辰，仍然沿用了旧说。现在把这事写在这里，记录自己的过失。至于用金、木、

水、火、土来算命的学问，传说是从唐朝人张果开始的。可他的学说在典籍中没有载入。《列子》一书说：人禀承天命，隶属于星辰，命中该吉则吉，该凶则凶，命数早已注定，即使鬼神也不能改变，即使有超凡才智的人也无力回天。王充在《论衡》中指出：“自然界给人元气而众星散布光明。”天施予元气而众星之气也就包含在其中了。人的命运取决于含气的多少，元气充足生命才能生长，该贵则贵，该贱则贱。尊贵的人有等级高低的差别，富裕的人钱则有多有少，这些差别都是人所归属的星位的大小尊卑决定的。因此利用五星算命，自古就有，不一定是从张果开始的。此外，韩昌黎的《三星行》中写道：“我出生的时刻，正值月亮居于南斗之位，牛宿用力昂起犄角，簸宿张开了簸箕口。”杜牧替自己写的墓志铭说：“我出生时正值角宿、星宿、昴宿、毕宿同时出现在中天，而角宿居于主疾患、厄运、生杀的第八宫，即‘疾厄宫’，也叫做‘八杀宫’，当时土星正守在这里，而木克土，火克木，火星不久将紧随木星运行到土星所守的位置。杨皚说：‘木星守于张宿，刚好角宿处于第十一福德宫。木星是福分大的星，所以您不会有忧患。’我说：‘我担任湖州刺史还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当然是木星把福分带给了角宿，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而火星步木星后尘，运行到土星所守的位置，又把死亡带给了角宿，这对我来说也是应该的呀！’”五星算命起源于唐代，占卜的方法也和今天不一样。术士们假冒张果的名字，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只不过他们伪托的书籍，语言都俗不可耐，水平远在李虚中的《命书》之下，决不是唐人的作品。

【原文】

霍养仲言，一旧家壁悬仙女骑鹿图，款题赵仲穆，不知确否也。（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每室中无人，则画中人缘壁而行，如灯戏之状。一日，预系长绳于轴首，伏人伺之。俟其行稍远，急掣轴出，遂附形于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渐淡，俄而渐无，越半日而全隐。疑其消散矣。余尝谓画无形质，亦无精气，通灵幻化，似未必然；古书所谓画妖，疑皆有物凭之耳。后见林登《博物志》载北魏元兆，捕得云门黄花寺画妖，兆诘之曰：尔本虚空，画之所作，奈何有此妖形？画妖对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化。臣实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译文】

霍养仲说：某大户人家墙上悬挂了一幅仙女骑鹿图，落款是赵仲穆的名字，不知是否是真迹（仲穆名雍，是赵松雪的儿子）。每当屋子里没人的时候，画中人就沿着墙壁走动起来，象是走马灯的情景。有一天，人们预先用长绳系在画轴上，埋伏下等候。等到画中人走得远一点时，赶快把画轴拽出屋子，画中人只好将形

象附在墙壁上，彩色还很鲜艳。过了一会儿，色彩渐渐变淡，渐渐变无，过了半天连轮廓也没有了。人们怀疑它消散了。我过去总认为画上的东西既没有质地，也没有精气，说它能通灵幻化，似乎不可能。后来看林登《博物志》，记载北魏的元兆，抓住了云门黄花寺的画妖，元兆责问它说：“你本来不过是一片虚空，画出来的东西，怎会有你这种妖怪的体形呢？”画妖回答说：“形象以画为根本，画是为了摹写真实的，真实的显示之中，就含有精神在里面。何况画出的形迹，使精灵有凭借可以通神，这就是我能够感通，并由感通而幻化出形迹的原因。我确实是有罪的”等等。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啊。

【原文】

骁骑校萨音绰克图与一狐友，一日，狐仓皇来曰：家有妖祟，拟借君坟园栖眷属。怪问：闻狐祟人，不闻有物更祟狐，是何魅欤？曰：天狐也，变化通神，不可思议；鬼出电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问：同类何不相惜欤？曰：人与人同类，强凌弱，智给愚，宁相惜乎？魅复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势，辗转相胜；天下之巧，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岂一端所可尽乎！

【译文】

骁骑校尉萨音绰克图与一只狐狸为友。有一天，狐友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我家里有妖精作怪，想借您家的坟地安顿我的家眷。”萨音绰克图奇怪地问：“我只听说狐狸给人捣乱，却没听说过有别的妖精给狐狸捣乱的，这到底是什么妖怪？”狐友说：“是天狐，它的变化神奇莫测，不可思议；进出如同鬼怪，闪电般地迅疾，谁也搞不清它们的行踪。如果天狐害人，人肯定来不及防备；要是和狐狸为难，狐狸也看不见它。”萨音绰克图说：“天狐与狐狸本是同类，为什么不彼此怜惜呢？”狐友说：“人与人也是同类，可是照样强大的欺负弱小的，聪明的哄骗愚笨的，难道人类彼此怜惜了吗？”狐怪又碰上了天狐，这事非常稀奇。从天下的大势看来，都是一物降一物。天下的奇能异技，层出不穷。世上万物千变万化，怎么能只持一端就能穷尽事理了呢！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

槐西杂志三

【原文】

丁卯同年郭彤纶，戊辰上公车，宿新中驿旅舍。灯下独坐吟哦，闻窗外曰：公是文士，西壁有一诗请教。出视，无所睹。至西壁拂尘寻视，有旅邸卧病诗八句，诗甚凄苦，而鄙俚不甚成句。岂好疥壁人死尚结习未忘耶？抑欲彤纶传其姓名，俾人知某甲旅卒于是，冀家人归其骨也。

【译文】

丁卯科同年郭彤纶，在参加戊辰科考试的途中，留宿在新中驿的旅舍里。晚上，他一个人在灯下读诗，听到窗外有人说：“先生是读书人，西墙上有一首诗，请您指教。”郭彤纶走出房看时，又看不见人，便走到西墙边，拭去墙上的灰尘，仔细寻找，果然有八句诗，是一个旅客生病时所作，词语十分凄凉痛苦，但粗俗不堪，甚至语句不通。这难道是喜欢乱题壁的人到死还忘不了老习惯吗？还是想请郭彤纶替他扬名，使人们知道某某人死在某某旅舍，希望家属能来收拾他的骸骨，运回家乡呢？

【原文】

奴子宋遇，凡三娶。第一妻，自合卺即不同榻，后竟仳离。第二妻，子必孪生，恶其提携之烦，乳哺之不足，乃求药使断产。误信一王媪言，舂硃石为末，服之，石结聚肠胃死。后遇病革时，口喃喃如与人辩。稍苏，私语其第三妻曰：吾出初妻时，吾父母已受人聘，约日迎娶，妻尚未知。吾先一夕引与狎，妻以为意转，欣然相就。五更尚拥被共眠，鼓吹已至，妻恨恨去。然媒氏早以未尝同寝告后夫，吾母兄亦皆云尔。及至，彼非完璧，大遭疑诟，竟郁郁卒。继妻本不肯服石，吾痛捶使瞑尽。歿后惧为厉，又贿巫斩殃，今并恍惚见之，吾必不起矣。已而果然。又奴子王成，性乖僻，方与妻嬉笑，忽叱使伏受鞭。鞭已，仍与嬉笑，或方鞭时，忽引起与嬉笑。既而曰可补鞭矣，仍叱使伏受鞭。大抵一日夜中，喜怒反复者数次。妻畏之如虎，喜时不敢不强欢，怒时不敢不顺受也。一日，泣诉先太夫人，呼成问故，成跪启曰：奴不自知，亦不自由，但忽觉其可爱，忽觉其可憎耳！先太夫人曰：此无人理。殆佛

氏所谓夙冤耶？虑其妻或轻生，并遣之去。后闻成病死，其妻竟著红衫。夫为妻纲，天之经也。然尊究不及君，亲究不及父，故妻又训齐，有敌体之义焉。则其相与，宜各得情理之平。宋遇第二妻，误歿也，罪止太悍。其第一妻，既已被出而受聘，则恩义已绝，不当更以夫妇论，直诱污他人未婚妻耳，因而致死。其取偿也宜矣。王成酷暴，然未致妇于死也。一日居其室，则一日为所天，歿不制服，反而从吉，其悖理乱常也。其受虐，固无足悯焉。

【译文】

奴仆宋遇，共三次娶妻。第一个妻子，自从结婚起就没有同床，后来竟然离了。第二个妻子，生孩子就是双胞胎。他讨厌带孩子麻烦、奶水不足，于是找药使妻子绝育。他误信一个王老婆子的话，把磨刀石捣成粉末，让她服下去。结果石粉集结在肠胃里死去。后来宋遇得了重病，嘴里喃喃地像和人争辩。稍有苏醒，便悄悄对第三个妻子说：“我休弃第一个妻子时，我父母已接受了别人的聘礼，约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妻子还不知道。一个晚上我和她亲热，妻子以为我回心转意了，便欣然相就。五更天时，还和我睡在一个被窝里，鼓乐声已响到门前，妻子恨恨而去。然而媒人已告诉她的后夫，她未曾与男人同居过；我母亲和哥哥也都这么说。到了人家，证明她不是处女，遭到怀疑和谩骂，终于忧郁而死。第二个妻子本来不肯服磨石粉，我痛打她逼她吞咽下去。死后害怕她报复，又花钱买通巫婆斩殃。现在我恍恍惚惚又见到她们，我必死无疑。”不久他果然死了。还有个奴仆叫王成，性情怪僻。他正与妻子调情嬉笑，忽然又责令她趴下受鞭打。打完，仍然与她嬉笑；或正在鞭打时，忽然搂起她嬉笑，随后又说要补几鞭子，仍然责令她趴下挨打。大概一天一夜中，他喜怒无常能反复数次。妻子怕他像老虎。他高兴时不敢不强装欢笑；发怒时不敢不顺从忍受。一天，她哭着告诉了先太夫人。先太夫人叫王成来问是怎么回事，王成跪下说：“奴才自己不知道，不由自主。只是忽然觉得她可爱，忽然又觉得她可恨。”先太夫人说：“这从人情上说毫无道理，这大概就是佛门所说的上辈子结下的怨恨吧？”她担心他妻子轻生，就把他们打发走了。后来听说王成病死，他妻子竟穿上红衣裳。夫为妻纲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丈夫尊贵毕竟不如皇帝，亲近毕竟不如父亲，所以“妻”字又解释作“齐”，有与丈夫平等之义。因此，夫妻相处，都应该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宋遇第二个妻子，是误杀，罪过是太暴戾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既然已被休而受聘于人，则恩义已不存在，更不当视作夫妻；这同诱奸他人的未婚妻一样，终于使她郁郁而死。她来要求偿命，也是有道理的。王成残酷暴虐，然而并未致妻子于死地。他一天住在屋里，就应一天把他当作丈夫。丈夫死后她不穿孝服，反而穿上红衣裳，这是悖伦理而乱

纲常。她受虐待，也就不值得怜悯了。

【原文】

吴惠叔言，太湖有渔户嫁女者，舟至波心，风浪陡作，舵师失措，已欹仄欲沉，众皆相抱哭。突新妇破帘出，一手把舵，一手牵篷索，折馘飞行，直抵婿家，吉时犹未过也。洞庭人传以为奇。或有以越礼讥者，惠叔曰：此本渔户女，日日船头持篙橹，不能责以必为宋伯姬也。又闻吾郡有焦氏女，不记何县人，已受聘矣。有谋为媵者，中以蜚语，婿家欲离婚。父讼于官，而谋者陷阱已深，非惟证佐凿凿，且有自承为所欢者。女见事急，竟倩邻媪导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阖户弛服，请姑验。讼立解。此较操舟之新妇更越礼矣，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

【译文】

吴惠叔说：太湖畔有位渔民的女儿出嫁。迎亲船行至湖心，忽然风浪大起，舵师惊慌失措，那船歪斜倾侧，有马上沉下去的危险。众人相互抱头痛哭，毫无办法。

突然，新娘子从内舱破帘而出，只见她一手把舵，一手牵住风帆的绳索。那船跌跌撞撞，却似强弩之箭，一直飞向对岸。到了新娘家，吉日良辰尚未错过。东、西洞庭湖一带将此传为佳话；也有人讥笑这位新娘子超越了礼仪。

吴惠叔说：“这位新娘子本是位渔家女，持篙掌舵本是她平日天天干的活儿。尤其到了危急时刻，怎么能责备她不像宋伯姬那样，宁可让火烧死，还要温文尔雅地保持那妇人之道呢！”

另一个故事说，我们河间府有位姓焦的姑娘，忘了她是那一县的人了。她的父母已经接受了聘礼，将她许配了人家。

可是，有人谋求娶这位姑娘为妾，就千方百计破坏这桩婚事。他们制造了种种流言蜚语，恶毒中伤这位姑娘不贞洁。婆婆家信以为真，便提出解除婚聘。姑娘的父亲一气之下诉讼于官府。但害人者所设的陷阱已经很深。不但显得证据确凿，而且有人出面，做自己曾与姑娘通奸的人证。

姑娘见事态紧急，且无可收拾。就拜托一位邻居大妈，将她带到婆婆家里。她在堂上款款拜见过婆婆，然后说：“婆婆明鉴。姑娘的身子可和媳妇大不一样，贞洁与否自可明断。孩儿与其在官媒面前受验献丑，还是难免被他们诬陷，不如献丑在婆婆面前！”说罢，驱避了闲人，关闭了门户，脱下了内衣，请婆婆检验。事后，婆家立即恢复了婚聘，这场官司立即了结。

这位姑娘越礼的范围比那位渔家姑娘又大多了。但是,到了危急存亡、生死攸关的时刻,人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那些假道学家们动不动就责备别人不以死来明志,简直是太不通人情了。

【原文】

杨雨亭言,劳山深处有人兀坐木石间,身已与木石同色矣。然呼吸不绝,目炯炯尚能视,此婴儿炼成,而闭不能出者也。不死不生,亦何贵于修道,反不如鬼之逍遥矣。大抵仙有仙骨,质本清虚;仙有仙缘,诀逢指授。不得真传而妄意冲举,因而致害者不一。此人亦其明鉴也。或曰以刀破其顶,当兵解去,此亦臆度之词,谈何容易乎?

【译文】

杨雨亭说:在劳山的深处,有一个人直挺挺地坐在树木石头之间,身体已经和树木石头一样的颜色了,但还有呼吸,两眼还挺有神采地看来看去。这是道家修炼铅汞,元神中已经炼成了一个婴儿,可是被封闭着不能升出体外。这样不死不生,修道又有什么可贵呢,反而不如做鬼那样逍遥自在了。大概仙人有仙骨,体质本来清净空虚;仙人有仙缘,口诀有人传授。有些人得不到真传就随意炼仙,由此受害的人不只一二个,这个人就是一个明证!有人说:“用刀砍他的头,就可以解脱躯壳成仙了。”这也是猜想的话,做起来哪像讲的那样容易呢!

【原文】

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人家惟祭灶神。若门神、若井神、若厕神、若中癩神,或祭或不祭矣。但不识天下一灶神欤?一城一乡一灶神欤?抑一家一灶神欤?如天下一灶神,如火神之类,必在祀典,今无此祀典也。如一城一乡一灶神,如城隍社公之类,必有专祀,今未见处处有专祀也。然则一家一灶神耳。又不识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数,天下灶神亦当如恒河沙数。此恒河沙数之灶神,何人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人家迁徙不常,兴废亦不常,灶神之闲旷者何所归?灶神之新增者何自来?日日铨除移改,神不又太烦耶?此诚不可以理解。然而遇灶神者,乃时有之。余小

时见外祖雪峰张公家,一司眊姬,好以秽物扫入灶。夜梦乌衣人呵之,且批其颊。觉而颊肿成痛,数日巨如杯,脓液内溃,从口吐出,稍一呼吸,辄入喉,呕啜欲死,立誓虔祷乃愈。是又何说欤?或曰人家立一祀,必有一鬼凭之。祀在则神在,祀废则神废。不必一一帝所命也。是或然矣。

【译文】

在古代,大夫要祭祀五种神祇,现在人们只祭灶神,象门神、井神、厕神、中晶

神等，就有的祭，也有的不祭了。但不知天下只有一个灶神呢？还是每一城每一乡有一个灶神？或者是每一家就有一个灶神？如果天下只有一个灶神，象火神之类那样，必定有按一定礼仪和制度祭祀灶神的祀典，但现在没有这种祀典。如果每一城每一乡就有一个灶神，象城隍和土地那样，必有城隍庙和土地庙的专祠，但现在也不是处处有祭祀灶神的专祠。假如说每一家就有一个灶神，那么天下人家，像恒河沙数那样多，不知天下灶神，是否也应该像恒河沙数那样多？这众多的灶神，是何人做的？何人任命的？神似乎太多了吧？人的家庭迁移无常，兴废无常，留下的那些闲暇的灶神去哪里？新增加的灶神又从哪里来？灶神每天的任免迁移，不又太烦乱了吗？这些问题真难以理解。但是遇到灶神的事，又经常发生。外祖父雪峰张公家有一个做饭的老婆子，好把脏东西扫进灶膛。有天夜里，她梦见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呵骂她，而且打她的嘴巴。醒后，她的脸颊肿成一个肿包，几天就长得像杯子那样大，肿包在口腔里面溃烂，从嘴里吐出脓液；有时随着呼吸流到喉咙里，又呛又吐，难受得要死。后对神立下誓言，虔诚地祈祷，才痊愈。这又怎样解释呢？有人说：“人在家中每立一祀，必然就有一个鬼来依附。祀在则神在，祀废则神废，不一定是上帝一一任命的。”这也有可能吧。

【原文】

孙叶飞先生，夜宿山家，闻了鸟（了鸟门上铁系也。李义山记作此二字。）丁东声。问为谁，门外小语曰：我非鬼非魅，邻女欲有所白也。先生曰：谁呼汝为鬼魅，而先辨非鬼非魅也。非欲盖弥彰乎？再听之，寂无声矣。

【译文】

孙叶飞先生一天夜宿山民家，听见门上铁环叮咚作响。他问是谁，门外小声说：“我不是鬼，也不是妖，是邻居的女儿，有话想跟你说。”先生说：“谁说你是鬼、是妖了？而你却声称不是鬼不是妖，这不是欲盖弥彰么？”再听，外边就寂然无声了。

【原文】

崔崇晔，汾阳人，以卖丝为业，往来于上谷云中有年矣。一岁，折阅十余金。其曹偶有怨言，崇晔恚愤，以刀自剖其腹。肠出数寸，气垂绝。主人及其未死，急呼里胥与其妻至。问有冤耶？曰：吾拙于贸易，致亏主人资本。我实自愧，故不欲生，与人无预也。其速移我返，毋以命案为人累。主人感之，赠数十金为棺敛费。奄奄待尽而已。有医缝其肠纳之腹中，敷药结痂，竟以渐愈。惟遗矢从刀伤处出，谷道闭矣。后贫甚，至鬻其妻。旧共卖丝者怜之，各赠以丝，俾贖线自给，渐以小康。复娶妻生子。至乾隆癸巳甲午间，年七十乃终。其乡人刘炳为作传，曹受之侍御，

录以示余。因撮其大略。夫贩鬻丧资，常事也。以十余金而自戕，崇曙可谓轻生矣。然其本志，则以本无毫发私，而其迹有似于乾没。心不能白，以死自明，其平生之自好可知也。濒死之顷，对众告明里胥，使官府无可疑。切嘱其妻，使眷属无可讼，用心不尤忠厚欤。当死不死，有天道焉。事似异而非异也。

【译文】

崔崇，山西汾阳人。以卖丝为业，来往于河北中部、北部及内蒙古地区已有几年了。有一年，他亏损了十几两银子，他的伙伴偶然有怨言。崔崇怨愤，用刀剖腹自杀，肠子流出几寸长，生命垂危。主人趁着他未死，急忙叫来当地官员和他的妻子，问：“有什么冤呀？”崔说：“我作买卖很笨，以致亏了主人的本儿。我实在自觉羞愧，所以不想活了，与别人没有关系。请快把我送回去，不要因人命案连累别人。”主人很感动，赠送数十两银子作为丧葬费。崔崇气息奄奄，只等死了。有位医生将他的肠子收回腹中，缝上伤口，敷了药，后来结痂竟逐渐痊愈了。只是排泄粪便从刀伤处流出；排泄道已堵塞。以后，他更贫困，终于卖了妻子。与他一起卖丝的人可怜他，各自送给他丝，让他线自给自足。渐渐地生活好起来，他又娶妻生子。到乾隆三十八、九年间，年七十岁而死。他的同乡人刘炳为作传，侍御使曹受之抄了来给我看，我便摘录大要，写了这段故事。做买卖赔钱，是常事。因为十几两银子就自杀，崔崇可以说是太轻生了。然而从他本质来说，他没有丝毫的私心。但他的形迹似乎是私吞。心里委曲，不能表白，所以只有一死来证明自己。可见他一生是非常自重的。临死的片刻，还当众明告官府，使官府没有什么可疑的；又切切嘱咐他的妻子，使家属不可控告别人，不是更是用心忠厚吗？他应当死却没有死，岂不是天意吗？事情好像奇怪，其实并不奇怪。

【原文】

文安王丈紫府言，灞州一宦家娶妇。甫却扇，新婿失声狂奔出。追问故。曰：新妇青面赤发，状如奇鬼。吾怖而走。妇故中人姿，莫解其故。强使复入，所见如前。父母迫之归房，竟伺隙自缢。既未成礼，女势当归。时贺者尚满堂，其父引之遍拜诸客，曰：小女诚陋，然何至惊人致死哉？幽怪录载卢生娶宏农令女事，亦同于此。但婿未死耳。此殆夙冤，不可以常理论也。自讲学家言之，则必曰是有心疾，神虚目眩耳。

【译文】

文安人王紫府前辈说：灞州有个世代做官的人家娶儿媳。婚礼已毕。新婚夫妇进入洞房。按照礼节，撤去遮掩新娘面容的遮布。这时候，新郎忽然狂叫一声，从新房里跑了出来。人们焦急地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新郎说：“那新娘子青

面红发，像个奇形怪状的鬼，我怎么能不跑出来？”但是，谁都知道，这位新娘子虽说称不上是艳丽多娇，但也是个中等人材。人们摸不清是什么原因。便又把他推入新房。他再次跑出来，说所见到的和刚才一样。到了夜晚，他的父母更强迫他归房。他竟然寻找机会上吊自尽了。

既然婚礼未成，女方就得休回娘家。当时贺喜的满堂宾客尚未散去，新娘的父亲带领着女儿拜见了所有的宾客，而且说：“小女虽说长得丑陋，但何至于到了吓死人的地步？请各位长辈评评理！”

《幽怪录》记载着卢生娶弘农令女儿的故事，内容与此差不多，但新郎没有被吓死。

这个故事是出于前世的冤怨，不能用常理来解释。如果让那假道学家来评论这件事，他们必然会说：“这位新郎神经不正常，当时可能是头晕目眩了。”

【原文】

李主事再瀛，汉三制府之孙也。在礼部时，为余属，气宇朗澈。余期以远到，乃新婚未几，遽天天年。闻其亲迎时，新妇拜神，怀中镜忽堕地，裂为二，已讶不祥。既而鬼声啾啾，彻夜不息。盖衰气之所感，先兆之矣。

【译文】

李再瀛是总督李汉三的孙子。他是我在礼部时的下属。他性情开朗，我对他的前途抱有很大期望。不想新婚没几天就突然夭折了。听说他迎亲的时候，新娘拜神，怀中的镜子忽然掉在地上，摔成两半。人们已惊讶这是不祥之兆。随后就听见鬼声啾啾，彻夜不停。这是由于衰气有所感应，事先预告给人。

【原文】

选人某在虎坊桥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为患，入居者祭之则安。某性啬不从，亦无他异。既而纳一妾。初至日，独坐房中，闻窗外帘隙，有数十人悄语品评其妍媸。忸怩不敢举首。既而灭烛就寝，满室吃吃作笑声。（吃吃，笑不止。出飞燕外传，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 者。盖据毛亨诗传。然毛传 乃笑貌，非笑声也。）凡一动作，辄高唱其所为。如是数夕不止。诉于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于人无损，譬互相戏谑，未酿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岂可以猥褻细事，渎及神明？某不得已设酒肴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应酬之礼不可废。

【译文】

某位候官员，在虎坊桥租了一套住宅。有人说：这宅中有妖狐，然而不扰人。居住的人祭祀一下就安全了。这位候选官员生性吝啬，不愿意祭；也没有发生什

么意外。不久，他娶了一位小老婆。初到的那一天，她独自坐在房中，就听见窗外有许多人在议论她的美丑。她只是忸忸怩怩低着头，没敢抬头。灭烛之后，听见满屋吃吃的笑声；凡是有所动作，都有大声加以宣布。这样连续几天，候选官无奈，告到正乙真人面前。真人手下法官汪某说：“狐仙鬼怪出来害人，才能予以镇治。如今它们不过嘻笑戏谑，就是王法也无法禁止呀！怎能用这些琐事去亵渎神灵呢？”候选官不得已，只好备了酒菜祭拜了一番，于是当夜便平静了。他喟然长叹说：“现在才知道，应酬的礼节是必不可免的啊！”

【原文】

王符九言，凤凰店民家，有儿持其母履戏，遗后圃花架下，为其父所拾。妇大遭诟詈，无以自明，拟就缢。忽其家狐祟大作，妇女近身之物，多被盗掷弃他处，半月余乃止。遗履之疑遂不辩而释，若阴为此妇解结者，莫谕其故。或曰其姑性严厉，有婢私孕，惧将投缢。妇窃后圃钥纵之逃。有是阴功，故神遣狐救之欤？或又曰：即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无迹乎。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为然。

【译文】

王符九说：住在凤凰店的一家平民，他家的小孩拿着母亲的鞋子玩耍，后来将它扔在房后菜园的花架下面，被他的父亲拾到。由此这个妇人遭到诟问和诟骂，她无法表白，就打算上吊自杀。忽然他家发生了狐祟，凡是妇女贴身的衣物，多被盗走扔到别处，闹了半个多月才停止。这样，丢鞋的嫌疑，就不用辩解也明白了，好像有意暗中给这个妇人帮忙，谁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有人说：“她的婆婆很厉害，她家有个婢女与人私通怀孕了，十分害怕，打算自杀。她偷偷拿到菜园园门的钥匙，打开门放这个婢女跑了。由于有这种阴功，所以神派遣狐精来救她之难。”有人又说：“她既然为神所庇护，为什么不派遣狐精把她的鞋先收走，不是更不露痕迹了吗？”符九说：“神正是要露出痕迹以表明因果报应。”我也同意符九的说法。

【原文】

胡太虚抚军，能视鬼。云尝以葺屋，巡视诸仆家。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然。问之，曰：某所居也。然此仆蠢蠢无寸长，其妇亦常奴耳。后此仆死，其妇竟守节终身。盖烈妇或激于一时，节妇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饮冰茹蘖数十年。其胸中正气，蓄积久矣。宜鬼之不敢近也。又闻一视鬼者曰：人家恒有鬼往来，凡闺房狎，必诸鬼聚观，指点嬉笑。但人不见不闻耳。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妇节妇，即孝妇贤妇也。与胡公所言，若重规叠矩矣。

【译文】

胡太虚抚军能够看到鬼魂。他说，曾经因为修缮房屋，巡视过奴仆们的家，各个房子都有鬼魂出出进进，只有一间房子没有鬼魂。查问一下，回答说：“是某奴仆住的地方。”不过这个仆人粗笨得很，没有什么能力，他的老婆也是一般的女仆罢了。后来这个奴仆死后，他的老婆竟然终身守节不嫁。原来烈妇有的还是激于一时义愤，节妇如果不是平日有坚定的信念，一定不能做到的。含辛茹苦几十年，她心中的正气积蓄已经很久，鬼魂当然不敢靠近了。又听到一个能够看到鬼魂的人说：“某家人家里经常有鬼魂来往，凡在房间里男女调笑亲热，鬼魂们一定都来观看，还指指点点，讲讲笑笑，只是人们听不见看不见而已。鬼魂看见就远远避开的人，不是将来成为烈妇、节妇的，就是成为孝妇、贤妇的了。”这话和胡太虚先生所讲的，如出一辙。

【原文】

朱定远言，一士人夜坐纳凉，忽闻屋上有噪声，骇而起视，则两女自檐际格斗堕，厉声问曰：先生是读书人，姊妹共一婿，有是礼耶？士人噤不敢语。女又促问。战栗嚅囁曰：仆是人，仅知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非仆之所知也。二女唾曰：此人模棱不了事，当别问能了事人耳。仍纠结而去。苏味道模棱，诚自全之善计也。然以推诿僨事获谴者，亦在在有之。盖世故太深，自谋太巧，恒并其不必避者而亦避，遂于其必当为者而亦不为，往往坐失事机，留为祸本，决裂有不可收拾者。此士人见谄于狐，其小焉者耳。

【译文】

朱定远说，有位士人夜晚坐在院子里乘凉，忽听见房顶上有吵闹声，他惊骇地站起身向屋顶上看，只见两个女子自房檐上格斗而堕落，厉声说：“先生是读书人，请问姊妹共有一位丈夫，有这个礼法吗？”士人吓得不敢说话。女人又催问。士人战栗着小声说：“我是人，只知道人礼；鬼有鬼礼，狐有狐礼，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两个女人唾了他一口，说：“这人模棱两可，应当问一个明白人。”于是相互拉扯着走了。苏味道办事模棱两可。这倒是一种自我保全的妙计。然而因为推诿责任而遭到惩罚的人，也到处都有。因为太老于世故、算计得太巧妙的人，不应回避的事也回避了，应当作的也不作。所以往往坐失机会，留下祸根。到了祸殃暴发，已不可收拾了。这士人受到狐仙的讥笑，还是小事。

【原文】

济南朱青雷言，其乡民家一少年，与邻女相悦，时相窥也。久而微露盗香迹，女父疑焉。夜伏墙上，左右顾视两家，阴伺其往来。乃见女室中有一少年，少年室

中有一女，衣饰形貌皆无异。始知男女，皆为狐媚也。此真黎邱之伎矣。青雷曰：以我所见，好事者当为媒合，亦一佳话。然闻两家父母皆恚甚，各延巫驱狐。时方束装北上，不知究竟如何也。

【译文】

据济南人朱青雷说，他的家乡有位少年与邻女相爱，时常眉来眼去，时间长了，就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女方的父亲很疑惑，夜里爬到墙上，左右察看，看他们是否有往来。他见女儿房中有一个少年，少年的房中有一个女子，衣服装饰、形体相貌都一模一样，这才知道少年和女儿都被狐仙迷惑了。这真是黎丘之鬼的伎俩。朱青雷说：“依我看，不如找个热心人作媒撮合，也是一段佳话。”但听说两家的父母都很气愤，各自请了巫师驱狐。当时我正整装北上，不知后来究竟如何了。

【原文】

有视鬼者曰，人家继子，凡异姓者，虽女之子，妻之侄，祭时皆所生来享，所后者弗来也。凡同族者，虽五服以外，祭时皆所后来享，所生者虽亦来，而配食于侧，勿敢先也。惟于某抱养张某子，祭时乃所后来享。久而知其数世前，本于氏妇，怀孕嫁张生。是于之祖也。此何义欤？余曰：此义易明。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不以远而阻也。琥珀拾芥不引翬，磁石引翬不拾芥，不以近而合也。一本者气相属，二本者气不属耳。观此使人睦族之心，油然而生。追远之心，亦油然而生。一身歧为四肢，四肢各歧为五指。是别为二十歧矣。然二十歧之痛痒，吾皆能觉，一身故也。昵莫近于妻妾。妻妾之痛痒，苟不自言，吾终不觉，则两身而已矣。

【译文】

有位能看见鬼的人说，过继的儿子，凡异姓的，即便是姐妹的儿子、妻子的侄子，祭祀时，来享用的鬼，都是亲生父母；而继父母的鬼魂却不来。凡同族祭祀时，有的虽已出了五服，祭祀时，都是他们的继父母的鬼魂来享用，亲生父母的鬼魂虽然也来了，只能坐在一旁陪伴，不敢抢先。只有于某抱养张某的儿子，祭祀时，来享用的依然是于某。后来得知几代以前，于家的一名妇女怀孕后嫁给了张家。这孩子就是现在于家的祖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说：“这很容易明白。铜山在西方崩塌，洛钟在东方响应，不因相距远而受阻。琥珀摩擦后能吸草，但不能吸铁针；磁石能吸铁针，但不吸草，它们不因相近而相合。属于一类的，应相互感应；属于两类的，相互就没有感应。由此而使人油然产生了和睦家族之心，油然产生了追念远古祖先之心。人的一身有四肢，而每肢又有五指，则就有了二十支了。二十支的痛痒，我们都能感觉到。这是因为全身浑然一体。亲近莫过于妻妾了；妻妾的痛痒，她们自己不说，我终究不会知道，因为毕竟是两个身体啊。

【原文】

宋子刚言，一老儒，训蒙乡塾。塾侧有积柴，狐所居也，乡人莫敢犯。而学徒顽劣，乃时秽污之。一日，老儒往会葬，约明日返。诸儿因毆几为台，涂朱墨演剧。老儒突返，各搥之流血，恨恨复去。众以为诸儿大者十一二，小者七八岁耳，皆怪师太严。次日老儒返，云昨实未归，乃知狐报怨也。有欲讼诸土神者，有议除积柴者，有欲往诟詈者。中一人曰：诸儿实无礼，搥不为过。但太毒耳。吾闻胜妖当以德。以力相角，终无胜理。冤冤相报，吾虑祸不止此也。众乃已。此人可谓平心，亦可谓远虑矣。

【译文】

宋子刚说：一位老儒在村塾教学，村塾旁有堆柴草，狐精住在里面。村中人们都不敢碰那堆柴草，但学生们顽皮淘气，常常在上面大小便。有一天，老儒去某处行会合送葬之礼，约定第二天返回。孩子趁机将桌子拼摆成戏台，脸上涂上朱和墨演起戏来。老儒突然返回，把孩子们都打了一顿，直打得头破血流，才恨恨连声地又走了。孩子大的有十一、二岁，小的才七、八岁，众人都怪老师过分严厉了。第二天，老儒返回，说昨天并没有回来过。众人这才知道是狐精为了出怨气而变成老儒的模样干的。有的人提议要向土地神控诉，有的提议把那堆柴除掉，有的要去那里痛骂；其中有一个人说：“这些孩子确实无礼，打一顿也不为过，只是下手太狠毒了。我听说要想制服妖精必须用德行，以力相博，永远不可能制服。如果冤冤相报的话，我恐怕灾祸不止是这些。”众人听了，才没有行动。这人可说是公平之心，也可说是远虑啊。

【原文】

雍正乙卯，佃户张天锡家，生一鹅，一身而两首。或以为妖。沈丈丰功曰：非妖也。人有孿生，卵亦有双黄。双黄者雏必枳首，吾数见之矣。与从侄虞，偶话及此。虞曰：凡鹅一雄一雌者，生十卵，即得十雏。两雄一雌者，十卵必瞎一二。父气杂也。一雄两雌者，十卵亦必瞎一二。父气弱也。鸡鹜则不妨，物各一性尔。余因思鹅鸭，皆不能自伏卵，人以鸡代伏之。天地生物之初，羽族皆先以气化，后以卵生，不待言矣。（凡物皆先气化而后形交。前人先有鸡先有卵之争，未之思也。）第不知最初卵生之时，上古之氏，瞋瞋闷闷，谁知以鸡代伏也。鸡不代伏，又何以传种至今也。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矣。

【译文】

雍正十三年，佃户张天锡家里生了一只鹅，一个身体有两个头。有人认为是妖怪。沈丰功老先生说：“不是妖怪。人有双胞胎，蛋也有双黄蛋，双黄蛋孵出的

小鸡，一定两个头。我见过几次了。”我和堂侄虞癭谈到这件事时，虞癭说：“凡是一雄一雌配对的鹅，生下十只蛋会孵出十只小鹅，两只雄鹅一只雌鹅配对的，生下十只蛋一定会败坏一两只，是因为雄性精气混乱。一只雄鹅两只雌鹅配对的，生下十只蛋也一定会败坏一两只，因为雄性精气薄弱。鸡鸭就不要紧，各种动物的性质不一样罢了。”我由此想到，鹅鸭都不能亲自孵卵，人们让鸡代替去孵卵。天地产生万物的时候，羽毛类都先以气化，然后卵生，就不必再细说了。（凡是物种都是先有精气变化然后有形体交配，过去的人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是没有深入思考呀！）只是，不知道最初卵生的时代，原始人类还浑浑沌沌，谁会知道用鸡来代替孵卵呢？鸡不去代替鹅孵卵，鹅又怎能传种到现在呢？这些事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原文】

刘友韩侍御言，向寓山东一友家，闻其邻女为狐媚。女父迹知其穴，百计捕得一小狐。与约曰：能舍我女，则舍尔子。狐诺之。舍其子而狐仍至。置其负约。则谢曰：人之相诳者多矣，而责我辈乎？女父恨甚，使女阳劝之饮，而阴置砒焉。狐中毒变形，踉跄去。越一夕，家中瓦砾交飞，窗扉震憾，群狐合噪来索命。女父厉声道始末。闻似一老狐语曰：悲哉，彼徒见人皆相诳，从而效尤。不知天道好还，善诳者终遇诳也。主人词直，犯之不祥，汝曹随我归矣。语讫寂然。此狐所见，过其子远矣。

【译文】

侍御刘友韩说，他曾住在山东一位朋友家，听说他邻居的女儿被狐仙迷了。她父亲找到狐穴，逮住一只小狐崽。他对与狐仙说：“你能放我女儿，我就放了你的小崽儿。”狐仙答应了，于是放了狐崽，而狐仙仍不放过他女儿。他大骂狐仙负约，狐仙说：“人互相诳骗的事多了，你还来责怪我？”他恨透了狐仙，让女儿劝狐仙喝酒，在酒中放了砒霜。狐仙中毒，现出原形逃走了。第二天夜里，砖瓦纷飞，门窗砸得山响，群狐聚集来向这家人索命。父亲厉声说明了事情始末。就听一只老狐狸说：“太可悲了！它只知人互相诳骗而效仿，不知天道报应，骗人者自己也会受骗。主人有理，侵犯这样的人不吉利。你们都跟我回去吧。”说完四周便寂静无声了。这只老狐狸的见识，比它的子孙们要深远得多。

【原文】

季廉夫言，泰兴旧宅，后有楼五楹，人迹罕至。廉夫取其僻静，恒独宿其中。一夕，甫启户，见板阁上有黑物，似人非人，囊晶长毳，如蓑衣。扑灭其灯，长吼冲人去。又在扬州宿舅氏家，朦胧中，见红衣女子推门入。心知鬼物，强起叱之。女子

跪地，若有所陈。俄仍冉冉出门去。次日问主人，果有女缢此室，时为祟也。盖幽房曲室，多鬼魅所藏。黑物殆精怪之未成者，潜伏已久，是夕猝不及避耳。缢鬼长跪，或求解脱沉沦乎？廉夫壮年气盛，故均不能近而去也。俚巫言凡缢死者，著红衣，则其鬼出入房闼，中癡神不禁。盖女子不以红衣敛，红为阳色，犹似生魂故也。此语不知何本。然妇女信之甚深。故衔愤死者多红衣就缢。以求为祟。此鬼红衣，当亦由此云。

【译文】

季廉夫说，泰兴有一旧宅，后院有五间楼房，很少有人到这里来。季廉夫图它清静，独自一人住在里面。一天晚上，他刚一推开房门，见板阁上有一黑乎乎的怪物，像人又不是人，浑身长毛，像穿了一件蓑衣。怪物扑灭了灯，大声吼叫着冲开人跑了。还有一次季廉夫住在舅舅家，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子推门而入。季廉夫心知这是个鬼物，便壮着胆子起来呵斥她。女子跪在地上，像在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就飘飘忽忽地离去了。第二天，他问主人，才知果然有一女人吊死在这房里，时常出来作怪。凡是幽静的房子里，大多有鬼魅隐藏。那个黑物大概就是还没修炼好的怪类，在这儿潜藏已久，那天晚上仓促间来不及躲开。那个吊死的鬼长跪不起，或许是请求解脱沉沦吧？季廉夫正在壮年，气血旺盛，所以鬼怪不敢接近他而躲开了。巫婆们说：凡是穿红衣服吊死的鬼，当出入人家时，宅神都不阻拦。所以女人死后不用红色的衣服装殓。因为红衣是阳色，穿上红衣像活着一样。这些话不知根据是什么？然而妇女们对这些非常相信。因此，那些委屈含冤的女人们大多穿上红衣服去上吊，以便死后兴妖作怪。季廉夫碰上的红衣女鬼，当然也是听信了这话。

【原文】

先兄晴湖言，沧州吕氏姑家，（余两胞姑皆适吕氏，此不知为二姑家五姑家也。）门外有巨树，树家言其不利，众议伐之。尚未决，夜梦老人语曰：邻居二三百，忍相戕乎。醒而悟为树之精。曰：不速伐，且为妖矣。议乃定。此树如不自言，事尚未可也。天下有先期防祸，弥缝周章，反以触发祸机者。盖往往如是矣。（闻李太仆敬堂，某科磨勘试卷，忽有举人来投刺。敬堂拒未见，然私讶曰：卷其有疵乎。次日检之，已勘过无签。覆加详核，竟得其谬，累停科。此举人如不干谒，已漏网矣。）

【译文】

先兄晴湖说：我家有位姑姑，嫁给沧州吕家。她家院子门前有一棵大树，据风水先生们说，这棵树很不吉利。人们便议论纷争，准备把这棵大树放倒，但还没有

最后定下来。

夜里，吕家的主事人便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老人对他说：“咱们是二三百年的老街坊了，您就忍心害死我吗？”主事人醒来，意识到这棵老树已经成精，说道：“不快快儿地砍倒它，它将要兴妖作怪了！”于是，悬而未决的纷争定了下来，大树被伐倒。

如果这个树精不去托梦说情，说不定或许还有不被砍伐的可能。天下有很多这样的事，人们为了防止灾祸发生，事先去说三道四，仓皇中企图弥补漏洞，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触发灾祸早日到来，事实往往如此。

【原文】

奴子王敬，王连升之子也。余旧有质库，在崔庄。从官久，折阅都尽。群从鸠赀复设之。召敬司夜焉。一夕，自经于楼上，虽其母其弟，莫测何故也。客作胡兴文，居于楼侧。其妻病剧，敬魂忽附之语，数其母弟之失，曰我自以博负死，奈何多索主人棺敛费，使我负心。此来明非我志也。或问：尔怨索负者乎？曰：不怨也。使彼负我，我能无索乎？又问：然则怨诱博者乎？曰：亦不怨也。手本我手，我不博，彼能握我手博乎？我安意候代而已。初附语时，人以为病者瞽乱耳。既而序述生平，寒温故旧，语音宛然敬也。皆叹曰：此鬼不昧本心，必不终沦于鬼趣。

【译文】

奴仆王敬是王连升的儿子。过去我在崔庄开有当铺，在外作官时间长了，本差不多折光了。众亲又集资把当铺办了起来，叫王敬夜里值更。一天夜里，王敬在楼上上吊死了，他的母亲和弟弟也不知死因。打工的胡兴文住在当铺隔壁，妻子病重。王敬的灵魂忽然附在她身上，数落他母亲、弟弟的过失，说：“我因为赌博输了钱而死，你们为何向主人索要那么多丧葬费，使我有愧于心？今天来声明这不是我的本意。”有人问：“你不恨向你要债的人？”他说：“不恨。如果你欠了我的钱，我能不要吗？”又问：“你不恨引诱你赌博的人？”他说：“也不恨。手是我的手，我不赌，别人能拉着我的手去赌吗？我现在只是安心地等待替身。”刚附体时，人们以为是病人说胡话，接着历述生平往事以及亲朋故旧，言语声调都是王敬的。人们说：“这鬼有良心，最终不会沦入鬼界的。”

【原文】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则前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姑前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

一巨碑，螭额篆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又都过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多姍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于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子孙耳。士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尝谏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谤乎？不谓后起者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白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

【译文】

李玉典说：有个世代做官的人家的子弟，赶夜路过深山，迷了路，看见一个岩洞，只好进去休息，却看到自己去世的长辈某先生在岩洞里。这子弟心里害怕，不敢进岩洞，但是某先生很亲切地招呼他。他估计不会有什么灾祸，就进岩洞见面行礼。某先生好像生前一样，问寒问暖地慰劳，又问家中事情，都很悲伤感慨。这子弟就问道：“您在坟墓在另外地方，您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游玩呢？”某先生感叹地说：“我在世时没有过失，但是，读书只是随着家人的安排，做官只是按本分供职，也没有什么建树。没想到死后埋葬了几十年，坟墓前面突然看到一块巨大的碑石，碑首刻着螭头和弯弯曲曲的篆字，是我的官职姓名；碑文中所讲的，许多都是我不知道的事迹；其中比较有点根据的，又都言过其实。我一生朴实愚拙，看到这碑文心中已经不安，加上游人到此，读碑时讥笑评论；鬼怪到此观看，取笑嘲讽就更多了。我忍受不了这些风言冷语，只好躲到这里居住。只在逢年过节晚辈祭祀时，到坟墓的地方看望一下子孙罢了。”这子弟委婉地劝慰他说：“仁人孝子，也常用这来荣耀祖先。蔡中郎还不免讲违心的话，韩吏部也给人写过吹捧的墓志。古代这样的例子很多，您又何必放在心里呢！”某先生严肃地说：“公道是非，每个人心中都能分辨的。即使可以欺骗别人，扪心自问也会惭愧的。何况公众的评论客观存在，欺骗别人有什么好处？让祖先荣耀应当实事求是，何必讲假话引起别人的诽谤攻击呢？想不到你一个名门望族的后代，见识也不过这个样子！”抖抖衣服，站起来走了。这个子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去。我说，这个故事是李玉典讲的寓言。他的岳父田白岩说：“这件事不一定真有，但这道理却可以成立。”

【原文】

交河老儒刘君琢，居于闻家庙，而设帐于崔庄。一日，夜深饮醉，忽自归家。时积雨之后，道途间两河皆暴涨，亦竟忘之。行至河干，忽又欲浴，而稍惮波浪之深。忽旁有一人曰：此间原有可浴处，请导君往。至则有盘石如渔矶，因共洗濯。君琢

酒少解，忽叹曰：此去家不十余里，水阻迂折，当多行四五里。其人曰：此间亦有可涉处，再请导君。复摄衣径度。将至家，其人匆匆作别去。叩门入室，家人骇路阻何以归。君琢自忆，亦不知所以也。揣摩其人，似高川贺某。或留不住（村名，其取义则未详。）赵某。后遣子往谢，两家皆言无此事。寻河中盘石，亦无踪迹。始知遇鬼。鬼多酩酊醉人，此鬼独扶导醉人。或君琢一生循谨，有古君子风。醉涉层波，势必危。殆神阴相而遣之欤。

【译文】

交河县有位老儒叫刘君琢，住在闻家庙，却在崔庄授徒。一天夜里，他喝醉了，忽然自己回家。当时刚几场大雨，回家的路上要过两条河，都因下雨而暴涨，他竟然忘了。走到河边，忽然又想洗澡，却怕汹涌的河水很深。忽然旁边有人说：“这里原来有可洗澡的地方，我带你去。”走到一个有一块大礁石的地方，类似渔矶，两人一起洗起来。刘君琢酒醒了一些，又叹息道：“这里到家不过十余里，被水阻隔，要多走四五里了。”那人说：“这里也有可以淌水过河的地方，我带你去。”于是两人提起衣服径渡过河去，快要到家时，那人匆匆告别而去。他叩门进屋，家里人都惊讶道路受阻是怎么回来的。刘君琢自己也想不起是怎么回事。琢磨那人，像高川镇的贺某人，或是留不住村的赵某。后来他派儿子前往感谢，两家都说没有这事。寻找河中礁石，也没有踪迹了。这才知道是碰上鬼了。鬼大多戏弄喝醉的人，而这个鬼却扶助醉人。大概因为刘君琢一生因循守礼，做事谨慎有古君子之风。喝醉过水深浪急的河，是很危险的，可能是神明在暗地里帮助他吧。

【原文】

奴子董柱言，景河镇某甲，其兄歿，寡嫂在母家。以农忙，与妻共诣之。邀归，助踰饷。至中途，憩破寺中。某甲使妇守寺门，而入与嫂调谑。嫂怒叱，竟肆强暴。嫂瞋拒呼救。去人踰远，无应者。妇自入沮解，亦不听。会有踰妇踣于途，碎其瓶甕，客作五六人皆归就食。适经过，闻声趋视。具陈状，众共愤怒。纵其嫂先行，以二人更番持某甲，裸其妇而迭淫焉。频行叱曰：尔淫嫂有我辈证，尔当死。我辈淫尔妇，尔嫂决不为证也。任尔控官，吾辈午餐去矣。某甲反叩额于地，祈众秘其事。此所谓假公济私者也。与前所记杨生事同一非理，而亦同一快人意。后乡人皆知，然无肯发其事者。一则客作皆流民。一日耘毕，得值即散，无从知为谁何。一则恶某甲故也。皆曰踰妇之路，不先不后，是岂非若或使之也哉。

【译文】

家奴董柱说：景河镇的甲某，其兄长死了，寡嫂住在娘家。因为至了农忙时节，就和他妻子一同去嫂子家，邀请她回来帮助给在田里耕作的人做饭送饭。走

到半路，在一座破庙中休息。甲某让妻子去守着寺门，他走到里面调戏他的嫂子。嫂子愤怒叱骂，他竟动手强暴。他嫂子推拒着呼救，因为离有人的地方很远，没有人听见。他的妻子自己进去劝解，他也不听。有个送饭的妇人因在路上摔倒，砸碎了盛饭的瓶瓶罐罐，所以她家的五六个佣工，都回去吃饭，恰恰经过这里，听到呼救声急忙跑去看。他的嫂子把事情说明。这些人很愤怒，就让他嫂子先走了；用两个人替换着抓住甲某，其他人将他妻子衣服扒光，将她轮奸了。临走时，他们呵叱他说：“你奸淫嫂子，有我们作证，你罪该当死。我们奸淫你妻子，你的嫂子绝不会作证。任凭你到官府去告！我们吃午饭去了。”甲某反而在地上磕头，乞求众人不要张扬此事。这些人实际就是所谓假公济私的，与前面所记录的杨生的故事，都属于无理，但也同样大快人心。后来村中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人肯去告发：一是因为佣工都是流民，一旦耕耘完毕，拿到报酬就散了，无法知道谁是谁；二是因为他们厌恶甲某的行径。都说：“送饭妇人摔的那跤，不先不后，难道不像有什么故意使她摔的么！”

【原文】

缢鬼溺鬼皆求代，见说部者不一。而自瞠自瞽，以及焚死压死者，则古来不闻求代事。是何理欤？热河罗汉峰，形酷似趺坐老僧，人多登眺。近时有一人坠崖死，俄而市人时有无故发狂，奔上其顶，自倒掷而陨者。皆曰鬼求代也。延僧礼忏无验，官过以逻卒乃止。夫自戕之鬼候代，为其轻生也。失足而死，非其自轻生。为鬼所迷而自投，尤非其自轻生。必使辗转相代，是又何理欤？余谓是或冤谴，或山鬼为祟，求祭享耳，未可概目以求代也。

【译文】

据说吊死鬼和淹死鬼都要找替身，这种事常见于小说。但自刎、喝毒药以及烧死、砸死的鬼，自古以来没听说寻找替身的事。这是什么道理呢？热河罗汉峰，形状很像打坐的老和尚，许多人登上峰顶去看山景。最近有一个人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了。不久，镇上的人无缘无故地发疯，跑上罗汉峰顶，自己跳下去摔死。人们都说是鬼魂寻找替死鬼。请和尚做法事，也没有效，官府只好派兵守着，才没人去跳崖。自杀的鬼魂等候替代是因为轻生。失足堕崖而死的人，不是轻生，被鬼迷惑的更不是他自己不想活。一定要使他们循环往复地找替身，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认为，这件事或是冤冤相报，或是山鬼作怪害人，以求得到祭品。总之不能一概视为鬼魂寻找替代。

【原文】

余乡产枣，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土人多以为恒业。枣未

熟时，最怕雾。雾眊之，则瘠而皱，存皮与核矣。每雾初起，或于上风，积柴草焚之。烟浓而雾散，或排鸟铳迎击，其散更速。盖阳气盛，则阴霾消也。凡妖物皆畏火器。史丈松涛言，山陕间，每山中黄云暴起，则有风雹害稼。以巨炮迎击，有堕蛤蟆如车轮大者。余督学福建时，山魃或夜行屋瓦上，格格有声。遇辕门鸣炮，则踉跄奔逸，顷刻寂然。鬼亦畏火器。余在乌鲁木齐，曾以铳击厉鬼，不能复聚成形。（语详滦阳消夏录。）盖妖鬼亦皆阴类也。

【译文】

我的老家献县盛产大枣。这些大枣装车北运，供应京城市场。还有一部分顺着运河的漕船运往南方，行销各省。所以，家乡人很多以种枣、贩枣为职业。

枣儿没成熟之前，最怕下雾。被雾气闷过的枣儿，就变得肉少皱纹多，吃起来像是皮包核儿。所以，每当大雾初起时乡亲们总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加以驱散。

最常见的方法，是在枣林的上风处堆积柴草，然后燃起熊熊大火，借热气浓烟将雾驱散；或者是集聚众多的火枪，一齐迎着雾的来头射击，这样做，大雾消散得更快。大火和武器都有强大的阳气，阳气盛则阴霾就会消散。大凡妖物都惧怕火器。

史松涛老先生说：山西、陕西的一些深山的上空，往往会突然出现黄色的云层，云层来临，会出现风暴和冰雹，严重地毁灭庄稼。用大炮轰击这黄色云层，有时候会掉下车轮子那么大的蛤蟆来。

我督学福建的时候，夜里，山魃在房上走来走去，踩得那房瓦咯噔乱响。后来，官府在辕门前鸣放礼炮，把它吓得仓皇逃窜，夜里顿时清静下来了。

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曾经用火枪射击厉鬼，它们中枪之后，再也不能收聚成形。这个故事，我在本书上册中已有记载。所以说，妖、鬼之辈也属于阴类。

【原文】

董秋原言，东昌一书生，夜行郊外。忽见甲第甚宏壮，私念此某氏墓，安有是宅，殆狐魅所化欤？稔闻《聊斋志异》青凤、水仙诸事，冀有所遇，踟躅不行。俄有车马从西来，服饰甚华，一中年妇女揭帏指生曰：此郎即大佳，可延入。生视车后一幼女，妙丽如神仙，大喜过望。既入门，即有二婢出邀。生既审为狐，不问氏族，随之入。亦不见主人出，但供张甚盛，饮饌丰美而已。生候合卺，心摇摇如悬旌。至夕，箫鼓喧阗，一老翁褰帘揖曰：新婿入赘，已到门。先生文士，定习婚仪，敢屈为宾相，三党有光。生大失望，然原未议婚，无可复语；又饫其酒食，难以遽辞。草草为成礼，不别而归。家人以失生一昼夜，方四出觅访。生愤愤道所遇，闻者莫不拊掌曰：非狐戏君，乃君自戏也。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贫不自存，赴京师谋食。途

遇一少妇骑驴，李趁与语，微相调谑。少妇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妇掷一帕与之，鞭驴径去，回顾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启其帕，乃银簪珥数事。适资斧竭，持诣质库；正质库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诬为盗。是乃真为狐戏矣。秋原曰：不调少妇，何缘致此？仍谓之自戏可也。

【译文】

董秋原说：东昌有位书生，晚上在郊外行走，忽然看见一所大宅子十分高大华丽，心中想：这是某某家的墓地，怎会有这所大宅子？大概是狐精变化出来的吧？他熟悉《聊斋志异》中青凤、水仙等故事，希望自己也有这种机遇，就故意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不久，有马匹车辆从西边过来，车马上的人们衣服装饰都很华丽，其中一个中年妇女揭开车帘，指着书生说：“这位郎君就很好，可以请他进去。”书生看到车子后面坐着一位少女，美丽得像天仙似的，就高兴得不得了。车子进了大宅子大门之后，就有两个婢女走出来邀请书生。书生既然已经知道这些是狐精，也不再问她们姓名门第，就跟着进了门。看不到主人出来见面，只是招呼供应十分周到，酒菜十分丰盛。书生等着做新郎，心里东想西想。忐忑不安。到了晚上，音乐声响十分热闹，有一个老头掀开门帘走进来，行了礼，说：“新姑爷入赘，现在已经来到门口了。先生是读书人，一定熟悉结婚仪式，委屈你当个宾相，我们全家族都有光彩了。”书生大失所望，但本来没有人和他说过结婚，现在就没话好说了；又吃过人家的酒菜，很难再推辞，于是只好马马虎虎地做一回婚礼宾相，以后不辞而别，回到家里。家里的人因为书生失踪了一天一夜，正四处出外寻找。书生愤愤不平地把自己的遭遇讲了出来，听到的人都拍手大笑，说：“这不是狐精戏弄你，是你自己戏弄自己。”接着，我也说了个故事：有个叫李二混的人，穷得活不下去了，就到京城谋生。路上碰到一位骑驴的少妇，李二混趁着同她说话时，乘机悄悄地同她调笑。少妇不回答，也不生气。第二次，两人又碰到了，少妇抛了一个手帕包给李二混，给驴子加了一鞭就走，还回头说道：“我今天在固安住宿。”李二混打开手帕包，里面有几件银首饰。李二混正缺乏旅费，就拿银首饰到当铺去当。这银首饰恰好是当铺昨夜失窃的东西，于是李二混被毒打一顿，并屈打成招，自认是偷盗。这才真的是狐精戏弄了。董秋原说：“他不去调戏少妇，怎会到这个地步呢？这仍然可以叫做自己戏弄自己啊！”

【原文】

蒲田李生裕暄言，有陈至刚者，其妇死，遗二子一女。岁余，至刚又死。田数亩，屋数间，俱为兄嫂收去，声言以养其子女，而实虐遇之。俄而屋后夜夜闻鬼哭。邻人久不平，心知至刚魂也。登屋呼曰：何不祟尔兄，哭何益。魂却退之数丈外。

呜咽应曰：至亲者兄弟，情不忍崇。父之下兄为尊矣，礼亦不敢崇。吾乞哀而已。兄闻之感动，詈其嫂曰：尔使我不得为人也。亦登屋呼曰：非我也，嫂也。魂又呜咽曰：嫂者兄之妻。兄不可崇，嫂岂可崇也。嫂愧不敢出。自后善视其子女，鬼亦不复哭矣。使遭兄弟之变者，尽如是鬼，尚有阅墙之衅乎？

【译文】

据蒲田人李裕 说，有个叫陈至刚的人妻子死了，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年后，陈至刚也死了。他的田房产，全被兄嫂收去，声称抚养他的儿子和女儿，实际上却虐待他们。不久，屋子后面每天都听到鬼哭声。邻居早就对他们不满，明白是至刚的魂在哭，就登上屋顶喊：“你为什么不作祟害你的哥哥，哭有什么用？”鬼魂听后退到几丈远之外，呜咽说：“最亲近的人就是兄弟，手足之情使我不忍心作祟。父亲以下兄长为尊，按礼法我也不敢作祟。我只能乞求。”他哥哥听后非常感动，责骂妻子说：“你让我无法做人。”他也登上屋顶说：“兄弟，不是我要干的，是你嫂子要这么干的。”鬼魂又呜咽说：“嫂子是兄长的妻子，我对兄长不能作祟，对嫂子怎么可以伤害呢？”嫂子惭愧得不敢露面。这以后兄嫂对他的子女很好，鬼也不再哭泣了。假如世上那些兄弟不和的人，都像陈至刚那样，还会发生骨肉相残的事吗？

【原文】

卫媼，从侄虞 之乳母也。其夫嗜酒，恒在醉乡。一夕键户自出，莫知所往。或言邻圃井畔有履。视之果所著。窥之，尸亦在。众谓墙不甚短。醉人岂能逾？且投井何必脱履？咸大惑不解。询守圃者，则是日卖菜未归，惟妇携幼子宿。言夜闻墙外有二人邀客声，继又闻牵拽固留声。又匐然一声，如人自墙跃下者，则声在墙内矣。又闻延坐屋内声，则声在井畔矣。俄闻促客解履上床声，又匐然一声，遂寂无音响。此地故多鬼，不以为意，不虞此人之入井也。其溺鬼求代者乎？遂堙是井，后亦无他。

【译文】

卫老婆子是我堂侄纪虞癯的奶妈。她的丈夫嗜酒，成天醉醺醺的。一天夜里，他锁上门出去，不知到哪儿去了。有人说邻居菜园的水井旁有双鞋子。卫婆子赶出看，果然是丈夫穿的。探头看井里，尸体也在里面。大家认为院墙不矮，醉鬼怎么能够跳得过去呢？而且投井为什么要脱掉鞋子？大家都非常疑惑，无法解释。去问看菜园的，他说这天他出去卖菜没有回来，只有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睡觉。据他妻子说：夜里听到墙外有两个人邀请客人的声音，随后又听到拉扯挽留客人的声音。接着 地一声响，就像有人从墙头跳下来，声音就在院墙内。又听

到请客人进屋里坐的邀请声，这回声音就在水井旁边了。一会儿，听到催促客人脱鞋上床的声音。接着又是 地一声响，于是就寂静无声了。这个地方本来就经常闹鬼，我没把它当回事儿，没料到是这个人掉进井里。这大概是淹死鬼寻找替身的吧？于是填了这口井，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原文】

族叔瘠庵言，尝见旋风中有一女子，张袖而行，迅如飞鸟，转瞬已在数里外。又尝于大槐树下，见一兽跳掷，非犬非羊，毛作褐色。即之已隐，均不知何物。余曰：叔平生专意研经，不甚留心于子史，此二物古书皆载之。女子乃飞天夜叉。博异转载唐薛淙于卫州佛寺，见老僧言居延海上，见天神追捕者是也。褐色兽，乃树精。史记秦本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注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水中出，复见于丰水之中。列异传，秦文公时，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堕地，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头骑。庾信枯树赋曰：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蠢文曰：丰有大特，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旄头，即用此事也。

【译文】

族叔纪 庵说：曾看见有一位女子在旋风中张开袖子飞行，象飞鸟一样迅速，转眼就飞出几里地了。又曾于大槐树下看见一只野兽跳跃，那兽非犬非羊，毛是褐色的，近前一看就消失不见了。都不知是什么东西。我说：“叔叔平时一心一意地研读儒经，对于子书和史书都不怎样留意。这两种东西，古书上都有记载。女子乃是飞天夜叉，《博异传》记载唐代薛淙在卫州佛寺见过一个老和尚，说见到过在居延海上被天神追捕的，就是这种东西。褐色的兽乃是树精，《史记·秦本纪》载：‘（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注解：‘现在武都故地，还有怒特祠，里面画着大的神牛，身上生长着树木。还有神牛从树木中走出来，走入丰水之中。’《列异传》载：秦文公时，梓树变成神牛，派骑兵进攻它，骑兵斗不过；有人从马上摔下来，发髻解开，披头散发的，神牛看见了反而很害怕，跑到水中躲起来。所以秦国因为这件事，特地设置了称之为‘旄头骑’的站在战旗前的骑兵。庾信《枯树赋》说：‘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柳宗元《祭蠢文》说：‘丰有大特，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旄头。’就是用的这个典故。”

【原文】

王德圃言，有县吏夜息松林，闻有泣声。吏故有胆，寻往视之，则男女二人，并坐石几上，喁喁瞢语，似夫妇相别者。疑为淫奔，诘问其由。男子起应曰：尔勿近，我鬼也。此女吾爱婢，不幸早逝。虽葬他所，而魂常依此。今被配入转轮，从此一

别，茫茫万古，故相悲耳。问：生为夫妇，各有配偶，岂死后又颠倒移换耶？曰：惟节妇守贞者，其夫在泉下暂留。待死后同生人世，再续前缘，以补其一生之曠苦。余则前因后果，各以罪福受生。或及待，或不及待，不能齐矣。尔宜自去，吾二人一刻千金，不能与尔谈冥事也。张口嘘气，木叶乱飞，吏悚然反走。后再过其地，知为某氏墓也。德圃为凝斋先生作秋灯丛话，漏载此事。岂德圃偶未言及，抑先生偶失记耶？

【译文】

王德圃说：有个县府的小吏，晚上在松林里休息，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这个小吏本来胆子大，就循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寻找察看，发现有男女两人并肩坐在石块上，轻声细语地交谈，仿佛是夫妻在告别的样子。小吏怀疑他们是通奸后外逃，就过去追问情况。那男子站起来回答道：“你不要走过来，我是鬼。这个女子是我钟爱的婢女，不幸过早去世，虽然葬在另外地方，但她的鬼魂常常留在这里。现在她要被分配入轮回投生，从此分别之后，永远永远不能相逢，所以我們都很伤悲。”小吏问：“生前是夫妻，每人都有配偶了，难道死后又重新变换吗？”男子说：“只有坚守忠贞的节妇，她丈夫能在阴间暂时停留，等节妇死后再一起投生人世，再继续前生的姻缘，用来弥补她一生孤独的痛苦。其他人按照生前的各种因缘，使各人按其罪过、福分去投生。有些夫妻能在阴间等候得到，有些夫妻就等候不到，不能一起投生了。你应该走了，我们俩一刻千金，没功夫再同你讲阴间的事情！”男子张口吐了一口气，只见树叶乱飞，吓得小吏赶快回身便走。后来再经过那个地方，才知道是某人的墓地。王德圃是凝斋先生的侄子。凝斋先生写《秋灯丛话》时，漏记了这件事。难道是王德圃没有讲过，还是凝斋先生偶然失于记载呢？

【原文】

先外祖母曹太恭人，尝告先太夫人曰：沧州有宦家妇，不见答于夫，郁郁将成心疾。性情乖刺。琴瑟愈不调。会有高行尼至，诣问因果。尼曰：吾非冥吏，不能稽配偶之籍也。亦非佛菩萨，不能照见三生也。然因缘之理，则吾知之矣。夫因缘，无无故而合者也。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欢，以怨结者必相忤。又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者，必负欠使相取相偿也。如是而已。尔之夫妇，其以怨结者乎？天所定也，非人也。虽然，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故释迦立法，许人忏悔。但消尔胜心，戢尔傲气，逆来顺受，以情感而不以理争，修尔内职，事翁姑以孝，处娣姒以和，待媵妾以恩，尽其在我，而不问其在人，庶几可以挽回乎？徒问往因，无益也。妇用其言，果和睦如初。先太夫人尝以告诸妇曰：此尼所说，真闺阁中解冤神咒也。信

心行持，无不有验。如或不验，尚是行持未至耳。

【译文】

我的外祖母曹太恭人曾对先太夫人说：沧州有一个官宦的妻子，不被丈夫宠爱，心中郁郁不欢，成了心病，性格变得乖戾，夫妇俩更合不来。恰好一位修行高深的尼姑来了，她前往询问因果。尼姑说：“我不是阴间的官吏，不能查你们配偶的名册。我也不是菩萨，不能看到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因缘的道理我却知道。人没有无缘无故结合的，有恩情而结合的夫妻，必定相互欢爱，因怨恨而结合的夫妻，必然相互对立。也有非恩非怨、亦恩亦怨而结合的，必然双方互有负欠而彼此相互取偿。你们夫妻莫不是因怨恨而结合的？这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虽然这样，天定胜人，人也能胜天。所以释迦牟尼创立创法，准许人们忏悔。只要消除你的好胜心，收敛你的傲气，逆来顺受，用情感动而不用理争吵，修好你内房的职分，孝顺地侍奉公公婆婆，和睦地处理妯娌关系，宽容地对待姬妾婢女。做到这些全在自己，而不用管别人怎样，这样也许能挽回你们夫妻感情吧。一味询问以往的原因，没有任何好处。”这位妻子按尼姑的话去做，果然像刚结婚时那样和睦相爱。先太夫人曾用这事告诫几位儿媳妇说：这个尼姑所说的道理，真是闺阁之中解除怨恨的神咒。持之以恒地实行，无不灵验。如果不灵验，是没有坚持到底的原故。

【原文】

蔡太守必昌云判冥，论者疑之。然朱竹君之先德，（唐人称人故父曰先德，见北梦琐言。）蔡君先告以亡期，蔡君之母，亦自预知其亡期，皆日辰不爽。是何说欤？朱石君抚军，言其他事甚悉。石君非妄语人也。顾郎中德懋，亦云判冥，后自言以泄漏阴府事，谪为社公，无可验也。余尝闻其论冥律，已载滦阳消夏录中。其论鬼之存亡，亦颇有理。大意谓人之余气为鬼，气久则渐消。其不消者有三：忠孝节义，正气不消。猛将劲卒，刚气不消。鸿材硕学，灵气不消。不遽消者亦三：冤魂恨魄，茹痛黄泉。其怨结，则气亦聚也。大富大贵，取多用宏。其精壮，则气亦盛也。儿女缠绵，埋忧赍恨。其情专，则气亦凝也。至于凶残狠戾，气亦不遽消。然堕泥犁者十之九，又不在此数中矣。言之凿凿，或亦有所徵耶？

【译文】

太守蔡必昌说他能判断阴间的事，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但朱竹君的先父，蔡先生事先告诉了他的死期。蔡先生的母亲，也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说的日子时辰都不差，这又怎么解释呢？巡抚朱石君说起蔡必昌的其他事，都极详。石君不是爱胡说八道的那种人。郎中顾德懋，也说能判断阴间的事。后来他自称因泄露

了阴曹地府的事情，被贬作土地神。这是没法验证的。我曾听他谈论阴间戒律，已经记载在《滦阳消夏录》中。他论述鬼的存在和消失，也很有一定道理。大概是说人的余气成为鬼，时间长了气就逐渐消散。那些不消散的有三种：忠孝节义之人，他们的正义之气不消散；猛将勇卒，他们的刚强之气不消散。大材博学之人，他们的聪明之气不消散。不会立即消散的也有三种：冤魂恨魄，在地下含恨忍痛，它的怨恨凝结，气也就聚集在一起；非常富贵的，获取得多，用去的也多，他的精魄强壮，气也就强盛；儿女情长，缠绵不断，怀忧含恨，感情专一，气也就凝结了。至于那些凶狠残暴的鬼，气也不立即消散，但十之八九堕入地狱，这又不在所讨论的范围之中。他说得实实在在，或许是有真凭实据吧。

【原文】

雍正戊申夏，崔庄有大旋风，自北而南，势如潮涌。余家楼堞半揭去。（北方乡居者，率有明楼以防盗，上为城堞。）从伯灿宸公，家有花二盎，水一瓮，并卷置屋上。位置如故，毫不睺侧。而阶前一风炉铜铫，炭火方炽，乃安然不动，莫明其故。次日，询迤北诸村，皆云未见。过村数里，即渐高入云。其风黄色，嗅之有腥气。或地近东瀛，不过百里。海神来往，水怪飞腾，偶然狡狴欤？

【译文】

雍正戊申年夏天，崔庄发生了大旋风，从北到南，风势如潮，我家明楼上的矮墙都被揭去一半（北方农村中，大都建有防盗的明楼，上面有矮墙）。我的从伯纪灿宸家，有两盆花，一缸水，都被风卷到屋顶上，相互间的距离却仍然如故，而且一点也不倾斜；而阶前摆着一个护风的铜火炉，其中炭火烧得正旺，却在原地安然不动，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第二天，询问北面各个村庄，都说没见到这股风。这风从崔庄刮过几里地，就逐渐升高入云。此风是黄色的，带有一股腥气。也许是由于此地接近东海，不过百里之遥，或者是海神来往，或者是水怪经过，偶然起意开个玩笑吧？

【原文】

从侄虞，甲辰闰三月，官满城教谕时，其同官戴君，邀游抱阳山。戴携彭刘二生，从山前往。虞偕弟汝侨、子树瞻及金刘二生，由山后观牛角洞、仙人室诸胜。方升山麓，遥见一人岩上立，意戴君遣来迎也。相距尚里许，急往赴之。愈近，其人渐小，至则白石一片，倚岩植立，高尺五六寸，广四五寸耳。绝不类人形，而望之如人。奇矣。凡物远视必小，欧罗巴人所谓视差也。此石远视大，而近视小，抑又奇矣。迨下山里许，再回视之，仍如初见状。众谓此石有灵，拟上山携取归。彭生及树瞻先往觅，不得。汝侨又与二刘生同往，道路依然，物物如旧，石竟不可复

睹矣。盖瞞谷深崖，神灵所宅。偶然示现，往往有之。是山所谓仙人室者，在峭壁之上，人不能登。土人每遥见洞口人来往，其必炼精羽化之徒矣。

【译文】

族侄纪虞癯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任满城教谕的时候，同事戴先生邀请他同游抱阳山。戴领着彭、刘两人从山前上山，虞癯带着弟纪汝侨、儿子纪树 和金、刘两人，从山后去看牛角洞、仙人室几处名胜。他们刚刚走到山脚，远远望见一个人站在岩石上，以为是戴先生派来迎接他们的；相距还有一里左右，便急忙赶过去。越靠近，那个人越小。到了跟前，却是一片白石，靠着山岩树立着，高一尺五六寸，宽四五寸。它绝不像人的形状，而远远望去就和人一样，太奇怪了。凡是从远处看东西，必定觉得小，就是欧洲人所说的视差。这片石头从远处看着大而近处看着小，就更奇怪了。等下山走了一里左右，再回头看那石头，仍然像开始看见那样。大家都说这石头有灵气，打算上山取来带回去。彭生和树 两人先去找，没找到。汝侨又和两位刘生一起过去，走的还是原路，景物也都依旧，竟然没再见到那片石头。凡是幽谷深崖，都是神灵所居的地方。神灵偶然显形，也是常有的现象。这座山里的仙人室，在陡峭的石壁之上，人不能登上去。当地人总是远远看见洞口有人进进出出，那必定是修炼成精、羽化成仙的人。

【原文】

申丈苍巖言，刘智庙有两生应科试，夜行失道，见破屋，权投宿息。院落半圯，亦无门窗，拟就其西厢坐。闻树后语曰：同是士类，不敢相拒。西厢是幼女居，乞勿入。东厢是老夫训徒地，可就坐也。心知非鬼即狐，然疲极不能再进。姑向树拱揖，相对且坐。忽忆当向之问路，再起致词，则不应矣。暗中摸索，觉有物触手。扪之乃身畔各有半瓜，谢之亦不应。质明将行，又闻树后语曰：东去二里，即大路矣。一语奉赠：周易互体，究不可废也。不解所云，叩之又不应。比就试，策果问互体。场中皆用程朱说，惟二生依其语对，并列前茅焉。

【译文】

申苍巖老先生说：刘智庙有两个书生前去应试，晚上赶路迷了方向，看到有间破房子，只好进去休息。这所房子的院落倒塌了一半，又没有了门窗，就想到西厢房坐坐，突然听到树后面有声音说：“大家都是读书人，我不敢拒绝你们进来休息。西厢房是我小女儿住的，请不要进去。东厢房是我老汉教学生的地方，可以去坐坐。”两个书生知道，这声音不是鬼魂就是狐精，但是身体疲倦极了，不能再赶路，只好向树行个礼，就面对面坐了下来。忽然，书生想起应当问问路，就再站起来讲话，却听不见回答了。书生在黑暗中摸索，感到有东西碰在手上；再抓过

来，原来各人身边都有半只瓜。书生表示感谢，又没有声音答应。到天色微明，书生就要起程时，又听到树后的声音说：“向东走二里，就是大路了。有一句话送给你们：‘《周易》卦爻里互体的说法，到底不可以废除。’”书生不明白所说的意思，再问又不回答。等到考试时，策论部分果然问到互体，考生们都用程朱的说法，只有这两个书生按树后声音所讲，用旧有的说法来回答，结果都名列前茅。

【原文】

乾隆甲子，余在河间应科试。有同学以帕瞋首，云堕驴伤额也。既而有同行者知之，曰：是于中途遇少妇，靓妆独立官柳下。忽按辔问途，少妇曰：南北驿路，而车马往来岂有迷途之患，尔直欺我孤立耳。忽有飞瓦击之，流血破面。少妇径入秫田去，不知是人是狐是鬼也。但未见举手，而瓦忽横击，疑其非人。鬼又不应当白日出，疑其狐矣。高梅村曰：此不必深问。无论是人是狐是鬼，总之当击耳。又丁卯秋，闻有京官子暮过横街东，为娼女诱入室。突其夫半夜归，胁使尽解衣履，裸无寸缕，负置门外丛冢间，京官子无计，乃号呼称遇鬼，有人告其家，迎归。姚安公时官户部，闻之笑曰：今乃知鬼能作贼。此均足为佻薄者戒也。

【译文】

乾隆九年我在河间府参加科考，有一个同学用手帕包着头，说是从驴背上掉下来摔伤了额头。有和他一起来的人说出了真情。他在中途遇到一位少妇，浓妆艳抹，站在官道边的柳树下。他突然拉住缰绳向她问路。少妇说：“南北大道往来的车马很多，怎么可能迷路呢？你不过是欺我孤身一人。”突然有块瓦打中了他，当即血流满脸，少妇却走进高粱地里，也不知道她是人是狐还是鬼。没见她抬手，瓦却横打过来，怀疑她不是人。鬼又不应该白天出来，估计是狐。高梅村说：“这事不必深究。无论她是人是狐还是鬼，总之应当打他。”又，乾隆十二年秋天，我听说有位京官的儿子，晚上路过横街东口，被妓女诱骗进屋。突然，她的丈夫半夜回家，胁迫他脱掉全部衣服鞋子，赤裸裸地一丝不挂，被扛到门外的坟地里。京官的儿子没有办法，就大声叫喊，声称遇到鬼了。有人告诉他家里人，才把他接了回去。姚安公当时在户部做官，听说后笑着说：“现在才知道鬼能作盗贼。”这些事都足以让轻薄之人引为借鉴。

【原文】

乌鲁木齐千总柴有伦言，昔征霍集占时，率卒搜山。出于珠土斯深谷中，遇玛哈沁。射中其一，负矢奔去，余七八人亦四窜。夺得其马及行帐，树上缚一回妇，左臂左股已啖食见骨，作虫鸟鸣。见有伦，屡引其颈，又作叩颡状。有伦知其求速死，拔刀贯其心，瞠目长号而绝。后有伦复经其地，水暴涨不敢涉，姑憩息以

待减退。有旋风来往马前，忽行忽止，若相引者。有伦悟为回妇之鬼，乘骑从之，竟得浅处以渡。

【译文】

乌鲁木齐的千总柴有伦说，从前征讨霍集占的时候，他率领兵卒搜山，在珠土斯的深谷中，遇到强盗，张弓射中一人，伤者带着箭跑了，剩下七八个人也四处窜逃了。兵卒夺了强盗的马匹和行帐，又看见树上绑着一个回族妇女，左臂和左边大腿上的肉已经被割下来吃了，都能看见骨头了。她呻吟的声音像虫鸟鸣叫那么微弱，看见了有伦，几次伸出她的脖子，又作叩头的动作。有伦明白她请求快点死，便拔出刀扎进她的心脏。那妇女瞪着眼睛发出一声长叫后死了。后来，有伦又经过这个地方，河水暴涨，不敢过河，便暂时休息以待河水减退。突然有股旋风在马前来回刮，一会儿走一会儿停，好像在引导他的样子。有伦明白是回族妇女的鬼魂，就骑上马跟着，竟从浅的地方渡过河去。

【原文】

季廉夫言，泰兴有贾生者，食饫于庠，而僻好符 禁咒事。寻师访友，炼五雷法竟成，后病笃，恍惚见鬼来摄。举手作诀，鬼不能近。既而家人闻屋上金铁声，奇鬼狰狞，汹涌而入。咸惊悚避出，遥闻若相格斗者，彻夜乃止。比晓视之，已伏于床下死。手掬地成一深坎，莫知何故也。夫死生数也。数已尽矣，犹以小术与人争，何其不知命乎？

【译文】

季廉夫说：泰兴有个贾生，以考试优等，得到官给食粮，而他却嗜好符 咒语等道法，四出寻师访友，求炼五雷法，竟然炼成功。后来他病重的时候，恍恍惚惚看到鬼来扑摄。举起手作咒语口诀，鬼无法靠近身边。之后家里人听到金属响声，看到许多面目狰狞的恶鬼，气势汹汹地涌入屋中，都惶恐地躲开了。远远听见相互格斗的声音，经过一整夜才停止。到早晨进去看，贾生趴在床下死了，手把地刨成了一个深坑，不知是什么原因。按说生死都有定数，定数已尽了，还要以小的法术与天抗争，贾生怎么这样不识天命。

【原文】

廉夫又言，钟太守光豫，官江宁时，有幕友二人，表兄弟也。一司号籍，一司批发，恒在一室同榻寝。一夕，一人先睡，一人犹秉烛。忽见案旁一红衣女子坐，骇极呼。其一醒，拭目惊视，则非女子，乃奇形鬼也。直前相搏，二人并昏仆。次日，众怪门不启，破扉入，视其先见者已死，后见者气息仅属。灌治得活，乃具述夜来状。鬼无故扰人，事或有之。至现形索命，则未有无故而来者。幕府宾佐非官，而

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易，为恶亦易。是必冤讎相寻，乃有斯变，第不知所缘何事耳。

【译文】

季廉夫又说：钟光豫太守在江宁做官时，有两位幕僚，是表兄弟。一个掌管编号登记，一个掌管公文收发，经常在一个房间里同床而睡。一天晚上，一个人已经睡下了，另一个还在灯下看书，突然发现书桌边坐着一个穿红衣的女人。他害怕极了，连忙把睡着的人喊醒。睡着的人惊醒后，揉着眼睛察看，发现并非女人，而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鬼。那鬼冲上前来就打，两个人都昏倒地上。第二天，众人见他们不开房门，都感到奇怪，就打破门板进去查看，发现第一个看见鬼的人已经死了；后来看见的人只剩下一口气，经过服药治疗才活了过来。醒过来的人就把昨夜的情况讲了一番。鬼魂无缘无故去骚扰人，这是可能会有事；说到现出原形来追讨性命，那就不会无缘无故而来的。官府的幕僚宾客，虽然自身不是官，却掌握官的权力。在行文之间，动不动就关系到人的生死，所以在这里行善较容易，作恶也较容易。这件事一定是有冤魂前来报复，才有这样大的变故。只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罢了。

【原文】

乌鲁木齐军吏茹大业言，古浪回民有踞佛殿饮博者。寺僧孤弱，勿能拒也。一夜，饮方酣，一人舒拇指呼曰一，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自门探入，五指齐张，厉声呼曰六，举掌一拍，烛灭几碎，十余人并惊仆。至晓，乃各渐苏，自是不敢复至矣。佛于众生无计较心，其护法善神之示现乎。

【译文】

据乌鲁木齐军吏茹大业说，古浪县的几个回民踞坐在佛殿饮酒、赌博。庙里的和尚不敢惹他们。一天夜里他们正喝得高兴，一个人竖起大拇指叫：“一。”突然有一只大拳头从门缝伸进来，五指一齐张开，大声喊：“六！”举掌一拍，灯灭了，桌子也碎了，十几个人全吓得昏倒在地上。直到拂晓才渐渐苏醒，从此后再也不敢来了。佛对于芸芸众生并不计较，这可能是护法善神现形示警吧。

【原文】

苏州朱生煥，举壬午顺天乡试第二人。余分校所取也。一日，余集阅微草堂，酒间各说异闻。生言曩乘舟，见一舵工，额上恒粘一膏药，纵约寸许，横倍之。云有疮，须避风数日。一篙工私语客曰：是大奇事。云有疮者伪也。彼尝为会首，赛水神，例应捧香而前。一夕犯不洁，方跪致祝，有风 炉灰扑其面，骨栗神悚几不成礼。退而拂拭，则额上现一墨画秘戏图，神态生动，宛肖其夫妇。洗濯不去，转

更分明，故以膏药掩之也。众不深信，然既有此言，出入往来，不能不注视其额。舵工觉之，曰：小儿又饶舌耶。长喟而已。然则其事殆不虚，惜未便揭视之耳。又余乳母李媪，言曩登泰山，见娼女与所欢，皆往进香，遇于逆旅。伺隙，偶一接唇，竟胶粘不解。擘之，则痛彻心髓。众为忏悔乃开。或曰：庙祝贿娼女作此状，以耸人信心也。是亦未可知矣。

【译文】

苏州人朱生焕，考中乾隆二十七年顺天乡试的第二名举人，是我分阅他的试卷后录取的。一天，我的几位朋友聚集在阅微草堂，酒席之间，各讲奇闻异事。朱生焕说：以前乘船，发现一个舵工脑门上总是贴着一块膏药，竖高约一寸左右，横长有两寸。他自称长了一个疮，必须在几天之内避风。一个撑篙的船工悄悄告诉客人说：“这是件大怪事，疮是假的。他曾经是船工行会的头儿，祭祀水神，按规矩他应该捧着香在前祷祝。一天晚上，他犯了不洁的忌讳，正跪着致祝词，一阵风吹起炉中香灰扑在他脸上。他毛骨悚然，几乎没能完成仪式。退下来拂拭，却在额头上出现一幅用墨画的春图。画中人物神态逼真生动，极像他们夫妇二人。洗也洗不去，反而更清晰。所以他用膏药盖着额头。”众人并不很相信。然而，既然有这种说法，出出进进，大家不能不注意察看他的额头。舵工觉察出来，骂道：“这小混蛋又在多嘴多舌了。”他也只是长叹罢了。可见这件事不是虚构，可惜不便于揭开膏药察看。又，我的奶妈李太太，说从前攀登泰山的时候，一个妓女和她的情人都去进香祈祷，在旅店里相遇。两人找了个机会，接了一下吻，竟像被胶粘住分不开了。用力拉，就痛彻心髓。大家为他们忏悔，才分开了。有人说是庙祝贿赂妓女干的，以加强人们对这座庙的信仰。不知真假。

【原文】

献县刑房吏王瑾，初作吏时，受贿，欲出一杀人罪。方濡笔起草，纸忽飞著承尘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钱，恒举以戒其曹，偶不自讳也。后一生温饱，以老寿终。又一吏恒得贿舞文，亦一生无祸。然三女皆为娼，其次女事发，当杖。伍伯夙戒其徒曰：此某师傅女，（土俗呼吏曰师傅。）宜从轻。女受杖讫，语鸩母曰：微我父曾为吏，我今日其殆矣。嗟乎，乌知其父不为吏，今日原不受杖哉。

【译文】

献县的刑房官吏王瑾，最初任职时，接受了贿赂，要开脱一件杀人罪案。刚沾湿笔要起草文书，桌上的纸忽然飞到屋顶承尘上，旋转飞舞，就是不飘落下来。从此他再不敢贪脏枉法地弄钱了，并举这件事情警戒他的部下，不隐讳它。后来，他一生不愁温饱，高寿善终。还有一个官吏，总是接受贿赂，舞弄文笔，也一生都没

有遇到祸患，但死后他的三个女儿都沦为娼妓。他的第二个女儿因事被判决挨刑杖，执行的伍长私下对手下人说：“这是某师傅的女儿（当地风俗称吏为师傅），下手要轻点。”此女挨完刑杖，对鸨母说：“要不是我的父亲曾经作过官吏，我今天就要危险了。”可叹啊，要知她父亲要是没作过官吏，她今天本来还不会挨到刑杖的啊！

【原文】

交河有姊妹二妓，皆为狐所媚，羸病欲死，其家延道士劾治，狐不受捕。道士怒，趣设坛，牒雷部。狐化形为书生，见道士曰：炼师勿苦相仇也。夫采补杀人，诚干天律。然亦思此二女者，何人哉。饰其冶容，蛊惑年少。无论其破人之家，不知凡几。废人之业，不知凡几。间人之夫妇，不知凡几。罪皆当死。即彼摄人之精，吾摄其精。彼致人之疾，吾致其疾。彼戕人之命，吾戕其命。皆所请君入瓮，天道宜然，炼师何必曲庇之。且炼师之劾治，谓人命至重耳。夫人之为人，以有人心也。此辈机械万端，寒暖百变，所谓人面兽心者也。既已兽心，即以兽论。以兽杀兽，事理之常。深山旷野，相食者不啻恒河，可一一上渎雷部耶。道士乃舍去。论者谓道士不能制狐，造此言也。然其言则深切著明矣。

【译文】

交河县有姐妹两个妓女，都被狐鬼迷惑住了，瘦弱多病几乎要死了。家里人请来道士惩治狐鬼。狐鬼反抗拒捕。道士非常愤怒，设起神坛，告到雷部。狐变成书生模样，去见道士说：“法师不要苦苦与我作对。我采补人的精气杀人，的确干犯天庭律条。但也应该考虑，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呢？她们打扮得妖艳诱人，去蛊惑那年少无知的人。她们败坏别人的家业，不知有多少；荒废他人的事业，不知有多少；离间他人的夫妻关系，不知有多少。这些罪都该处以死刑。现在她们摄取别人的精气，我摄取她们的精气；她们使别人生病，我使她们生病；她们害别人的命，我害她们的命，这都是‘请君入瓮’的做法，顺应了天道。法师为什么要去庇护她们？况且，法师前来劾治，认为人命至关重要。人所以是人，是因为有人的心肠。这些妓女机诈乖巧得很，百般变化，是人们所说的人面兽心的家伙。既然已是兽心，就以野兽来对待她们。野兽杀死野兽，是很平常的道理。在深山旷野之间，相互捕食的野兽，像恒河的沙子那么多，你能请雷部神一个一个地都加以捕杀吗？”道士听后，就不再管这事了。人们议论说，道士没有本领制服狐狸，就编造出这些话来。但是，狐狸的一番话，却深刻明白。

【原文】

程鱼门言，朱某昵淮上一妓，金尽被斥出。一日有西商过访妓，仆舆奢丽，挥

金如土。妓兢兢恐其去，尽谢他客，曲意效媚。日赠金帛珠翠，不可缕数。居两月余，云暂出赴扬州，遂不返。访问亦无知者。货货既饶，拟去北里为良家。检点篋笥所赠，已一物不存。朱某所赠，亦不存。惟留二百余金，恰足两月余酒食费。一家迷离惝恍，如梦乍回，或曰：闻朱某有狐友，其殆代为报复云。

【译文】

程鱼门说：朱某钟爱淮河边上的一个妓女，钱花光时，就被妓女赶了出来。有一天，有位西北商人去拜访这妓女，商人的仆从车马十分奢华美丽，商人又挥金如土。妓女心里很紧张，只怕商人离开，就谢绝了其他客人，殷勤地讨好商人。商人每天赠送她金银绸缎、珍珠翡翠，多得数也数不清。商人住了两个多月，说是暂时去一趟扬州，就去一去不返了。妓女托人去访查，都说不知道商人的去向。妓女积蓄的财物很丰富，就想离开妓院，做个良家妇女。她检点自己的箱笼，商人所送的财物不翼而飞，连朱某所送的东西也不见了，只剩下二百多两银子，刚好够两个多月的酒食费用。妓女全家人都觉得迷迷糊糊的，好像作梦刚醒过来似的。有人说，听说朱某有一位狐精朋友，大概是代朱某去报复妓女的。

【原文】

鱼门又言游士某，在广陵纳一妾，颇娴文墨，意甚相得，时于闺中倡和。一日夜归，僮婢已睡，室内暗无灯火。入视 然，惟案上一札曰：妾本狐女，僻处山林。以夙负应偿，从君半载。今业缘已尽，不敢淹留。本拟重住待君，以展永别之意。恐两相凄恋，弥难为怀。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临风回首，百结柔肠。或以此一念，三生石上，再种后缘，亦未可知耳。诸惟自爱，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损清神。则妾虽去，而心稍慰矣。某得书悲感，以示朋旧，咸相瞋叹。以典籍尝有此事，勿致疑也。后月余，妾与所欢北上，舟行被盗。鸣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数月，其事乃露。盖其母重鬻于人，伪以狐女自脱也。周书昌曰：是真狐女，何伪之云，吾恐志异诸书所载，始遇仙姬，久而舍去者，其中或不无此类也乎。

【译文】

程鱼门又说，有一个士人在广陵纳了一个妾。她工于文墨，两人情投意合，经常在闺房中你唱我和。一天夜里士人回家，仆人侍女已经熟睡，房间里没有灯光，静悄悄的。桌案上有一封信，信中说：“我原本是狐女，住在偏僻的山林，因为前生欠债应还，所以跟随您半年。现在缘份已尽，不敢久留。本来准备等您回来，以诉永别情怀。又怕悲哀留恋，难以割舍，只好忍痛先走，不敢再见到您。迎着晚风，回头眺望，柔肠百转。或许因有这一心念，三生石上再结来世良缘。您要自爱，不要因为一个女子以至伤神。这样妾虽离去，心里稍微能得到安慰。”士人拿着信悲

伤感叹，给朋友故旧们看，大家都相对叹息。因为书中曾记过这种事情，也都不怀疑。一个多月后，那个妾和她的相好北上，船在半路被盗。她报告官府等待捕捉盗贼，因此留在淮上好几个月，事情就败露了。原来她母亲把她重金卖给别人，她便假冒狐女脱身。周书昌说：“这是真正的狐女，怎么说是假的呢？那些志怪小说所载，开始遇到的仙女，不久就分手的，其中可能也有这类女子吧。”

【原文】

余在翰林日，侍读索公尔逊，同斋戒于待诏厅。（厅旧有何义，门书衡山旧署一匾，又联句一对。今联句尚存，扁则久亡矣。）索公言前征霍集占时，奉参赞大臣檄调，中途逢大雪，车仗不能至。仅一行帐随，姑支以憩。苦无枕，觅得三四死人首，主仆枕之。夜中并蠕蠕掀动，叱之乃止。余谓此非有鬼，亦非因叱而止也。当断首时生气未尽，为严寒所束，郁伏于中，得人气温蒸，冻解而气得外发，故能自动。已动则气散，故不再动矣。凡物生性未尽者，以火炙之皆动，是其理也。索公曰：自古战场，不闻逢鬼。吾心恶之，谓吾命衰也。今日乃释此疑。

【译文】

我在翰林院供职的时候，有一天和侍读索尔逊公同值班于待诏厅（此厅原有何义门书写的“衡山旧署”之匾额，左右有联句一对，现在联句尚存，而匾额久已不见了）。索公说：他曾参加征讨霍集占的战役，奉参赞大臣的命令随部调动。中途遇上大雪，道路艰难，车仗等物资不能及时接济，一行人仅带着帐篷走，没有其它物资。到了晚上，支起帐篷歇息，没有枕头，难以歇息，他们主仆等人就找到几个死人头，枕着睡，权当枕头。不料到了半夜，那几个死人头蠕动起来，他对着这些头大声喝斥，才止住不动，至今想起还觉心惊。我告诉他说：这并非可证明有鬼，死人头也非经喝斥而停止不动。这些人被斩首时，生气还没有完全消尽，残余的生死被严寒凝固，郁结在死人头中；由于人的体温，冰冻消解而生气外发，所以能动；而一动之后，生气消散，所以又不再动了。凡是生气未尽的动物躯体，你用火烤它，都会有颤动，就是这个道理。索公说：“自古不曾听说战场上会遇到鬼，遇到此事，本来心里非常嫌恶，以为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听君此言，才消释了疑团。”

【原文】

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余小时闻有妇女数人，出挑菜。过树下，有小儿坐树杪，摘红熟者掷地下。众竞拾取，小儿急呼曰：吾自喜周二姐娇媚，摘此与食，尔辈黑鬼，何得夺也，众怒詈。二姐恶其轻薄，亦怒詈，拾块击之。小儿跃过别枝，如飞鸟穿林去。忽悟村中无此小儿，必妖魔也。姚安公曰：赖周二姐一詈

一击，否则必为所媚矣。凡妖魅媚人，皆自招致。苏东坡范增论曰：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

【译文】

崔庄枣树多，到处枣树成林，当地人习惯称它为枣行。我小的时候听说有几名妇女，出去挑菜，路过枣树下，有一个小孩儿坐在树梢上，摘了长熟变红的枣扔到地下。这几个人争着拣拾，小孩急忙叫喊道：“我喜欢周二姐娇艳妩媚，摘这些枣给她吃，你们这些黑家伙，为什么也来抢呢？”众人气愤地骂他。周二姐厌恶他的轻薄，也气愤地骂，并拣起石头打他。小孩儿跳到别的树枝上，就像飞鸟一样穿过树林跑了。她们这才想起村子里没有这个小孩，肯定是妖魔。姚安公说：“亏得周二姐一骂一打，否则必定被妖魔媚惑了。凡是妖魅媚惑人，都是人自己招引的。苏东坡在《范增论》中说：“物必定是先腐烂了，然后才生虫。”

【原文】

有选人在横街夜饮，步月而归。其寓在珠市口，因从香厂取捷径。一小奴持烛笼行中路，踣而灭。望一家灯未息，往乞火。有妇应门，邀入茗饮。心知为青楼。姑以遣兴。然妇羞涩低眉，意色惨沮。欲出，又牵袂固留。试调之，亦宛转相就。适携数金，即以赠之。妇谢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爱，有长随某，住某处。渠久闲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饥寒。君肯携之赴任，则九泉感德矣。选人戏问卿可相随否？泫然曰：妾实非人，即某妻也。为某不能贍子女，故冒耻相求耳。选人悚然而出，回视乃一新冢也。后感其意，竟携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长随，至鬼亦荐枕。长随之多财，不知财自何来。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

【译文】

有个候选官员晚上到横街饮酒，酒后趁月色步行回去。他住在珠市口，就从香厂那一头取捷径行走。有个小僮仆拿着灯笼带路，走到半路，小僮仆跌了一跤，灯笼弄灭了。远看有一户人家还没有熄灯，就过去借火。有个妇人开门出来，还请官员进去喝茶。官员心想，这是妓女，就随便玩玩好了。不过，那妇人神情羞涩，低着头，神色像是沮丧无奈的样子。官员想离开时，妇人又拉着他的衣袖，一定要他留下。官员就和她调情，那妇人也很温柔地顺从了。官员身边刚好带了几两银子，就拿出来送给她。妇人推辞，不肯接受，只是请求地说：“如果您还想到今夜的恩爱，有一件事请您帮助。有个会做官员仆役的人，住在某个地方，失业很久了。老婆死了，孩子年幼，生活很困难。假使您能雇用这个仆人，带他去上任，那么他的亡妻也会感谢您的恩德的。”候选官员开玩笑地说：“你能不能跟我去呢？”妇人流出眼泪来，说：“我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仆人的妻子。因为他不能贍养子女，所以

我不顾羞耻来求您了。”候选官员吓了一跳，赶快离开这房子，回头看时，却是一座新坟。后来，候选官员为妇人的诚意所感动，就把那个仆人及子女带着赴任去了。为了请求做一个官员的仆人，甚至鬼也会用自动献身的方法，官员仆人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想见了。财从哪里来？他贪污公家的和搜刮百姓的情况，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原文】

牛犊马驹，或生麟角。蛟龙之所合，非真麟也。妇女露寝，为所合者亦有之。惟外舅马氏家一佃户，年近六旬，独行遇雨，雷电晦冥，有龙爪按其笠。以为当受天诛，悸而踣。觉龙碎裂其矚，以为褫衣而后施刑也。不意龙捩转其背，据地淫之，稍转侧缩避，辄怒吼磨牙其顶，惧为吞噬，伏不敢动，移一二刻，始霹雳一声去。呻吟膝上，腥涎满身。幸其子持蓑来迎，乃负以返。初尚讳匿，既而创甚，求医药始道其实。耘苗之候，妇众矣，乃狎一男子，牧竖亦众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译文】

牛犊马驹，有的长出麟角，是蛟龙和母畜结合的产物，并不是真的麒麟。妇女露天睡觉，也有与龙交合的。岳父马先生家里有个一佃户，快六十岁了。一次他独自走路遇到下雨，雷电交加，有只龙爪按住他。他以为自己要受到上天的诛杀，吓得跌倒在地。龙撕扯开他的裤子，他以为是剥去衣服后再施加刑罚。没想到龙扭转他的背，与他交合。稍稍转身闪避，龙就大声吼叫，在他的头上磨牙。他怕龙吞吃他，就趴着不敢动。过了一两刻，龙才霹雳一声飞走了。老农在田埂上痛苦地呻吟，腥臭的龙涎沾满全身。幸好他儿子抱着蓑衣来迎接他，才把他背回家。一开始他还隐瞒，后因创伤严重，求医时才说出实情。当时正是锄草间苗的季节，送饭的妇女很多，却凌辱一个男子；放牧的童子也很多，却凌辱一个老头子，这也是不能用常理解释得了的。

【原文】

王方湖言，蒙阴刘生，尝宿其中表家。偶言家有怪物，出没不恒，亦不知其潜何所。但暗中遇之，辄触人倒，觉其身坚如铁石。刘故喜猎，恒以鸟铳随。曰：若然，当携此自防也。书斋凡三楹，就其东室寝。方对灯独坐，见西室一物向门立，五官四体，一一似人，而目去眉约二寸，口去鼻仅分许，部位乃无一似人。刘生举铳拟之，即却避。俄手掩一扉，出半面外窥，作欲出不出状。才一举铳，则又藏。似惧出而人袭其后者。刘生亦惧怪袭其后，不敢先出也。如是数回，忽露全面，向刘生摇手吐舌。忽发铳一击，则铅丸中扉上，怪已冲烟去矣。盖诱人发铳，使一发不

中，不及再发，即乘机遁也。两敌相持，先动者败。此之谓乎？使忍而不发，迟至天晓，此怪既不能透壁穿窗，势必由户出，则必中铙。不出则不能不现形矣。然自此知其畏铙。后伏铙窗棂，伺出击之。昂然仆地，如檐瓦堕裂声。视之，乃破瓮一片，儿童就近沿无睥处，戏笔画作人面。笔墨拙涩，随意涂抹其状，一如刘生所见云。

【译文】

王方湖说：蒙阴人刘生，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他的一位表亲家。偶听他家人说，家中有怪物，出没无常，也不知潜居在何处。人在黑暗中碰到这个怪物，常被碰倒，只觉其身坚硬，如铁如石。刘生本来喜欢打猎，总是随身携带着火枪，听了此话后说：“要是这样，就带着这把火枪自卫吧。”表亲家的书斋共三间，刘生就在东间住宿。有一天夜晚，刘生正对灯独坐着，忽见西间有一个东西对着门站立。那物有五官四肢，样子像人，只是眼睛离眉毛有二寸多远，嘴巴离鼻子却只有几分，几乎挨到一起，那部位比例又绝不似人。刘生举起火枪向它瞄准，它就退避。过了一会儿，它用手掩着一扇门，露出半个脸向外看，看样子好像打算逃出屋但又不敢冲出。只要刘生举起火枪，它就藏到门后，像是怕冲出时被人袭击其后的样子。刘生也怕怪物袭击其后，也不敢冲出屋，两者就僵持着。怪物欲出不出地好几次，忽然把整个脸都露出，向刘生摇头吐舌地做怪脸，急忙开枪一击，铅弹打在门扇上，那怪物却乘硝烟弥漫之际，冲出去了。它是故意引刘生开枪的，如果一枪不中，因要换枪弹，来不及再射击，它就可以乘机逃遁了。两敌相持的情况下，谁先草率发动，谁就会失败，道理就在这儿！如果当时刘生沉住气，不盲目开枪，这怪物既没有透墙穿窗的本事，就只能从门跑出，相持到天亮，出就必中枪，不出就必现形了。但经过这事之后，刘生倒是知道此怪怕枪了。后来他持枪埋伏在窗格后，等怪物出现，突然射击，那怪物倒地时发出劈里啪啦的声音，像是房檐上的瓦掉到地上的碎裂声。近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片破坛子片儿，小孩在掉釉子的地方画了眉眼耳鼻，笔法拙劣，随意涂抹，那形象正如刘生所看到的怪物。

【原文】

有富室子病危，绝而复苏。谓家人曰：吾魂至冥司矣。吾尝捐金活二命，又尝强夺某女也。今活命者在冥司具状保，而女之父亦诉牒喧辩，尚未决，吾且归也。越二日，又绝而复苏曰：吾不济矣，冥吏谓夺女大恶，活命大善，可相抵，冥王谓活人之命，而复夺其女，许抵可也。今所夺者此人之女，而所活者彼人之命。彼人活命之德报，此人夺女之仇以何解之乎？既善业本重，未可全销。莫若冥司不刑赏，注来生恩自报恩，怨自报怨可也。语讫而绝。欧罗巴书不取释氏轮回之说，而取

其天堂地狱，亦谓善恶不相抵。是绝恶人为善之路也。大抵善恶可抵，而恩怨不可抵，所谓冤家债主，须得本人是也。寻常善恶可抵，大善大恶不可抵。曹操赎蔡文姬，不得不谓之义举，岂足抵篡弑之罪乎？（曹操虽未篡，然以周文王自比，其志则篡也。特畏公议耳。）至未来生中，人未必相遇，事未必相值。故因缘凑合者，或在于数世之后耳。

【译文】

有位富家子病危。他死后又苏醒过来，告诉家里人说：“我的魂到了阴曹地府。我曾经捐钱救活两条命，还曾强抢某个女子。现在，被救活性命的人在阴曹投递状书保我，而女子的父亲也哭诉申辩，还没有结果，我就先回来了。”过了两天，他气绝后又苏醒过来说：“我不行了。阴官说，强夺女子罪大恶极，救人活命是大仁大义，可以相互抵销。阎王说救人活命，又抢他的女儿，抵销还可以。现在被强夺的是这个人的女儿，而被救活的是那个人的性命。那人救命的恩德报答了，女儿被抢的仇怨怎么了结呢？善行本来更重，不能全部勾销。不如地府不作赏罚，让你们在来生有恩的报恩，有怨的报怨。”说完，他就咽气了。欧洲的书里不讲佛家轮回的学说，而采纳天堂和地狱的说法，也讲到善行和恶举不能相互抵销。这是断绝了恶人向善的路。一般来说善与恶可以抵销，但恩和怨不能抵销。这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冤家债主，必须要本人来清算。一般的善恶可以抵销，大的善行和恶事不能抵销。曹操赎回蔡文姬，不能不说是义举，但怎么能抵销他篡权弑君的罪恶呢？在来生中，人们不一定再相遇，恩怨相报不一定相等。所以，因为有缘而聚合到一起，或许在几世之后。

【原文】

宋村厂（从弟东白庄名，土人省语，呼厂里。）仓中，旧有狐。余家未析箸时，姚安公从王德庵先生读书是庄。仆隶夜入仓院，多被瓦击，而不见其形。惟先生得纳凉其中，不遭扰戏。然时见男女往来，且木榻藤枕，俱无纤尘，若时拂拭者。一日暗中见一人循墙走，似是一翁。呼问之曰：吾闻狐不近正人，吾其不正乎？翁拱手对曰：凡兴妖作祟之狐，则不敢近正人。若读书知礼之狐，则乐近正人。先生君子也，故虽少妇稚女，亦不相避。信先生无邪心也，先生何反自疑耶？先生曰：虽然，幽明异路，终不相宜。相接请勿见形可乎？翁磬折曰诺。自是不复睹矣。

【译文】

宋村厂（堂弟东白的庄子名称，当地人简称为厂里）仓库里原有狐精。我们家族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姚安公在这庄子跟随王德庵先生读书。奴仆夜晚走进仓库院子，很多人被瓦片打中，却看不见狐精的形状。只有王先生在院子里乘凉，没有

碰到狐精骚扰戏弄。不过，经常看见有男男女女走来走去，而且所用的木床藤枕，没有一点灰尘，好像时常擦拭似的。有一天，王先生在昏暗中看见一个人沿着墙脚走过，好像是个老头子，就喊住问他：“我听说狐精不敢靠近正人君子，我大概不是正人君子吧？”老头子拱手行礼，回答说：“凡是兴妖作怪的狐精，就不敢靠近正人君子；如果是知书识礼的狐精，就喜欢靠近正人君子。先生您是正人君子，所以即使是狐精中的少妇少女，也不回避先生，相信先生没有邪念呀！先生怎么反过来怀疑自己呢？”王先生说：“虽然这样说，但是阴间和人世到底不同，相互接近总是不合适的。”老头子鞠躬说：“好吧。”从此再也看不见狐精了。

【原文】

沈瑞彰寓高庙读书。夏夜，就文昌阁廊下睡。人静后，闻阁上语曰：吾曹亦无用钱处，尔积多金何也？一人答曰：欲以此金铸铜佛，送西山潭柘寺供养，冀仰托福佑，早得解形。一人作啐声曰：咄咄大错，布施须己财。佛岂不问汝来处，受汝盗来金耶？再听之，寂矣。善哉野狐，檀越云集之时，倘闻此语，应如霹雳声也。

【译文】

沈瑞彰寄宿在高庙读书。一个夏夜，他在文昌阁的廊下睡觉。夜深人静时，他听到阁楼上有人说：“我们没有用钱的地方，你积攒许多钱干什么？”另一个回答：“我想用这些钱去铸个铜佛，送到西山的潭柘寺供养起来，希望托福保佑，使我早些脱形为人。”前一个讥笑说：“真是大错，布施必须用自己的钱，佛难道不问你钱的来处，就接受你偷来的钱吗？”再听，没有声音了。野狐说得好啊！当施主们云集的时候，听到这些话，应当如雷贯耳。

【原文】

瑞彰又言，尝偕数友游西山。至林峦深处，风日暄妍，泉石清旷。杂树新绿，野花半开。眺赏间，闻木杪诵书声。仰视无人。因揖而遥呼曰：在此朗吟，定为仙侣。叨同儒业，可请下一谈乎？诵声忽止，俄琅琅又在隔溪。有欲觅路追寻者。瑞彰曰：世外之人，趁此良辰，尚耽研典籍，我辈身列簧宫，乃在此携酒睥看游女，其鄙而不顾，宜矣。何必多此跋涉乎？众乃止。

【译文】

沈瑞彰又说：曾与几个朋友到西山游玩，至山林深处，景物明媚，泉石清旷，满山新绿，野花半开。众人正眺望欣赏间，忽听到树顶上有朗朗的读书声，抬头看，并无人迹。有位朋友便向发出声音的地方作揖施礼，大声说：“在此朗吟读书者，必是神仙中人，我们忝与您同事儒业，是否不吝赐教，请您下来与我们倾谈一番？”读书的声音忽然停止，过了一会儿，读书声又响起，却在远处的小溪对岸了。

有的朋友要寻声追寻，瑞彰劝阻他们说：“世外之人，值此良辰美景尚知珍惜时间，钻研典籍。我们列身学宫，却在此携酒壶，看游女。他因此鄙视我们，不与我们结交，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何必不知趣，还要去追寻呢？”众人听了这话，惕然而止。

【原文】

沧州有一游方尼，即前为某夫人解说因缘者也。不许妇女至其寺，而肯至人家，虽小家以粗粝为供，亦欣然往。不劝妇女布施，惟劝之存善心，作善事。外祖雪峰张公家，一范姓仆妇，施布一匹，尼合掌谢讫，置几上，片刻仍举付此妇曰：檀越功德，佛已鉴照矣。既蒙见施，布即我布。今已九月，顷见尊姑犹单衫。谨以奉赠，为尊姑制一膜衣可乎？仆妇 无一词，惟面赧汗下。姚安公曰：此尼乃深得佛心，惜闺阁多传其轶事，竟无人能举其名。

【译文】

沧州有一个游历四方的尼姑，就是前边说过给某位夫人解说因缘的那位。她不允许妇女们到她的寺里去，却肯到人家，即便小家小户用粗茶淡饭招待，她也高兴去。她不劝说妇女们布施财物，只劝她们存善心，做善事。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家里有一个姓范的仆妇，捐献一匹布料。尼姑双掌合十表示感谢后，把布料放在桌上。过一会儿又拿起来交给这个仆妇，说：“施主的功德，佛已经知道了。既然承蒙你捐献，这布料就是我的了。现在已经到了九月，刚才看见你婆婆还穿着单薄的衣裳，我把这些布送给你，给你婆婆做一件棉衣，怎么样？”仆妇局促不安地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满脸通红汗往下流。先父姚安公说：“这个尼姑才是深刻领会了佛家的精髓。”可惜女人们中间关于她的轶事流传不少，竟然没有人能说出她的名字。

【原文】

先太夫人乳母廖媪言，四月二十八日，沧州社会也，妇女进香者如云。有少年于日暮时，见城外一牛车向东去，载二女，皆妙丽，不类村妆。疑为大家内眷，又不应该无一婢媪，且不应坐露车。正疑思间，一女遗红帕于地，其中似裹数百钱，女及御者皆不顾。少年素朴愿，恐或追觅为累，亦未敢拾，归以告母，谯诃其痴。越半载，邻村少年为二狐所媚，病瘵死。有知其始末者，曰：正以拾帕索帕，两相调谑媾合也。母闻之，憬然悟曰：吾乃知痴是不痴，不痴是痴。

【译文】

先太夫人的乳母廖婆婆说：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是沧州的传统庙会之日，赶庙会的妇女从四方云集而来。有位少年在这天傍晚时回家，在城外遇见一辆牛

车向东走去，上面载着两位美丽的女子，从衣服装束看，不像是农家妇女。少年寻思她们也许是大户人家的眷属，但又似乎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仆从，且大户人家的内眷不应坐敞篷车。他正在注视寻思着，忽见其中一位女子扔出个红色手绢包，里面似乎包着几百文钱。扔出后，那两位女子和车夫却头也不回而去。这少年生性淳朴敦厚，本想拾起来追送给他们，但觉得行迹可疑，怕招来什么麻烦，所以也没有去拾。回家以后，少年将此事告诉母亲，其母埋怨他太痴。过了半年，邻村少年被两个狐精所媚迷，病重不救而死。据知情人说，正是以拾手绢、索要手绢为起因，两相调情戏谑，而发生此事的。这位少年的母亲听说后，忽然感悟，叹息说：“我这才知道，痴是不痴，不痴是痴啊。”

【原文】

有纳其奴女为媵者。奴勿愿，然无如何也。其人故隶旗籍，亦自有主。媵后生一女，年十四五，主闻其姝丽，亦纳为媵。心勿愿，亦无可如何也。喟然曰：不生此女，无此事也。其妻曰：不纳某女，自不生此女矣。乃爽然自失。又亲串中有一女，日瞭其嫂，使受谯责不聊生。及出嫁，亦为小姑所瞭，日受谯责如其嫂。归而对嫂挥涕曰：今乃知妇难为也。天道好还，岂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窥妇女，窗罅帘隙，百计潜伺。一日醉而寝，或戏以膏药糊其目，醒觉肿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并拔尽。且所糊即所蓄媚药，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渐盲。又一友好倾轧往来播弄，能使胶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饮冷茶。中先堕一蝎，陡螫其舌，溃为疮。虽不致命，然舌短而瞰戾，语言不复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译文】

有人把奴仆的女儿收为侍妾，奴仆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这个人属旗籍，也有主人。侍妾后来生了个女儿，长到十四、五岁。主人听说这姑娘美丽，就收为侍妾。这个人心里不愿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长叹说：“不生这个女儿，就没有这件事。”他的妻子说：“不收奴仆女儿做侍妾，自然不会生下这个女儿了。”这个人沉默下来，茫茫然不知所措。又有一个亲戚的女儿，经常诋毁她嫂子，使嫂子老挨骂，无法好好生活。等到这女儿出嫁后，也常常被小姑诋毁，像她嫂子一样常挨骂。这女儿回娘家对嫂子流着泪说：“今天才知道做媳妇的艰难呀！”按上天的道理什么行为得什么报应，难道还不可信吗？又有一个青年，喜欢偷看妇女，从窗门缝隙中，千方百计地去偷看。有一天喝醉了睡觉，有人开玩笑地用膏药糊住他的眼睛。醒来后眼睛又肿又痛，不能忍受，连忙把膏药掀掉，把眉毛和睫毛都拔光了。而且，涂在眼上的原来是青年收藏的促进性欲的药物，药性十分猛烈。眼睛受到药物的熏烘灼烧，竟然因此渐渐失明了。又有一个人喜欢人整人，来来去去

搬弄是非，能够使很亲密的朋友都变成冰炭不相容的关系。有一天夜晚喝酒过后口渴，他就饮了杯冷茶。茶杯里先前刚掉进一只蝎子，在他饮茶时猛然间螫了他的舌头，溃烂成疮。虽然不到伤害性命，但舌头变得粗短僵硬，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敏了。这也仿佛是冥冥之中有人指使，而不是偶然的。

【原文】

先师陈文勤公言，有一同乡，不欲著其名，平生亦无大过恶。惟事事欲利归于己，害归于人，是其本志耳。一岁北上公车，与数友投逆旅。雨暴作，屋尽漏。初觉漏时，惟北壁数尺无渍痕。此人忽称感寒，就是榻蒙被取汗。众知其诈病，而无词以移之也。雨弥甚，众坐屋内如露宿，而此人独酣卧。俄北壁颓圯，众未睡，皆急奔出。此人正压其下，额破血流，一足一臂并折伤，竟舁而归。此足为有机心者戒矣。因忆奴子于禄，性至狡。从余往乌鲁木齐。一日早发，阴雨四合，度天欲雨，乃尽置其衣装于车箱，以余衣装覆其上。行十余里，天竟放晴，而车陷于淖。水从下入。反尽濡焉。其事亦与此类。信巧者造物之所忌也。

【译文】

我的老师陈文勤先生说，他有一位同乡，这里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一生没有什么大过错，只是事事占好处，害怕吃亏。有一年参加科举考试，他和几个朋友投宿旅店，突然下起大雨，屋子全都漏起来。开始只有紧靠北墙的几尺地方没有水痕。这人忽然说着凉了，便躺在北墙根的床上蒙被发汗。大家知道他是装病，但没有什么理由让他移开。雨越下越大，大家就像坐在露天一样，而这个人却独自酣睡。不一会儿，北墙倒塌，众人没睡，都急忙跑了出去。这个人正好被压在墙下，砸得头破血流，一条腿一条胳膊也被压断了，被抬了回去。这事足以让有机诈心的人引为借鉴。由此我想起奴仆于禄。他为人十分奸猾，他跟随我去乌鲁木齐，一天早晨出发后，阴云四合。他估计天将下雨，就把自己的衣服行李全都放在车箱里，把我的衣服行李盖在上面。走了十几里，天气忽然放晴，但车轮陷在泥坑里，泥水从车下渗进来，反而把他的衣服全都浸湿了。这事和上面那件事相似，可见机心巧诈是造物主所忌恨的。

【原文】

沈淑孙，吴县人，御史芝光先生孙女也。父兄早死，鞠于祖母。祖母，杨文叔先生妹也，讳芬，字瑶季。工诗文，画花卉尤精。故淑孙亦习词翰，善渲染。幼许余侄汝备，未嫁而卒。病革时，先太夫人往视之。沈夫人泣呼曰：招孙（其小字也），尔祖姑来矣，可以相认也。时已沉迷，独张目视，泪承睫，举手攀太夫人钏，解而与之，亲为贯于臂，微笑而冥。始悟其意，欲以纪氏物敛也。初病时，自知不起，

画一卷，緘封甚固，恒置枕函边。问之不答。至是亦悟其留与太夫人。发之，乃雨兰一幅。上题曰：独坐写幽兰，图成只自看。怜渠空谷里，风雨不胜寒。盖其家庭之间有难言者，阻滞嫁期，亦是故也。太夫人悲之，欲买地以葬。姚安公谓于礼不可，乃止。后其柩附漕船归，太夫人尚恍惚梦其泣拜云。

【译文】

沈淑孙，吴县人，是御史沈芝光先生的孙女。她的父亲、兄长死得早，由祖母抚养。她的祖母是杨文叔先生的妹妹，名字叫芬，字叫瑶季，擅长诗文，画花卉尤其精美。所以，淑孙也学写诗词文章，画儿也画得好。她小的时候许配给我侄子纪汝备，没等出嫁就死了。病危的时候，我母亲去看望她。沈夫人哭着呼唤说：“招孙，你祖婆婆来了，你睁眼认认。”当时她已经昏迷，却睁开眼睛，睫毛上挂着泪，抬起手抓着我母亲的手镯。母亲摘下手镯亲自为她套在手腕上。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这才明白她是打算带着纪家的东西入土。她刚生病的时候，自知将一病不起，便画了一幅卷轴，封得非常严实，总放在枕头边；问她也不回答。到这时也就明白她是留给祖婆婆的。打开卷轴看，是一幅雨中兰花图，上面题写道：“独坐写幽兰，图成只自看。怜渠空谷里，风雨不胜寒。”大概说因为她的家庭之间有难言之隐，耽误了嫁期，也是这个原因。我母亲悲怜她，打算买块地葬她。我父亲姚安公说，从礼法上讲不能这么做，我母亲也就作罢了。后来，她的灵柩搭运货船运送回去，母亲还恍恍惚惚梦见她哭泣着拜别。

【原文】

王西候言，曾与客作都四，夜行淮镇西，倦而少憩，闻一鬼遥呼曰：村中赛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饮啖。众鬼曰：神筵哪可近，尔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争，叔侄互轧。乖戾之气，充塞门庭，败征已具。神不享矣，尔辈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候素有胆，且立观其所往。鬼渐近，树上系马皆惊嘶。惟见黑气盪盪转绕从他道去，不知其诣谁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祸以恶积，非可禳也。苟能为善，虽不祭，神亦助之。败理乱常，而瞞祀以冀神佑，神其受赇乎。

【译文】

王西候说，他曾与雇工都四夜行赶路，走到淮镇西边的一处地方，坐下来休息。忽听有个鬼在远处喊：“村中正在祭神祭祖，酒食有的是，大家快去吃喝。”众鬼七嘴八舌地说：“祭神的筵席哪可接近？你别闯祸。”那个先呼喊的败家的征候已明显，神灵拒绝享祭，所以我们要快些去，别让别的鬼占了先。”西候素有胆量，听了此话，就站起身来，看他们到底去哪里。鬼群渐渐走近的时候，但见黑气蒙蒙，西候拴在树上的马都惊叫嘶鸣，那黑气转绕另一条路而去，到底未弄清去了

谁家。按说，福份以道德为基础，不是靠祈求能得到的；祸殃是积恶所致，也非祈禳可以避免。假如能一心向善，即使不祭神灵，神灵也会保癯；而败伦理、乱纲常，却希望以祭祀的方法获得神灵的癯护，怎不想一想，神灵岂是接受贿赂者？

【原文】

梁谿堂言，有廖太学悼其宠姬，幽郁不适，姑消夏于别墅。窗俯清溪，时开对月。一夕，闻隔溪旁掠冤楚声，望似缚一女子伏地受杖。正怀疑凝眺，女子呼曰：君乃在此，忍不相救耶？谛视，正其宠姬，骇痛欲绝，而崖陡水深，无路可过。问：尔葬某山，何缘在此。姬泣曰：生前恃宠，造孽颇深，歿被谪配于此，犹人世之军流也。社公酷毒，动辄鞭，非大放焰口不能解脱也。语讫，为众鬼牵曳去。廖爱恋既深，不违所请。乃延僧施食，冀拔沉沦。月余后，声又如前。趋视则诸鬼益众。姬裸身反接，更推辱可怜。见廖哀号曰：前者法事未备，而牒神求释，被驳不行。社公以祈灵无验，毒虐更增。必七昼夜水陆道场，始能解此厄也。廖猛省：若社公不在，谁此监刑。社公如在，鬼岂敢斥言其恶。且社公有庙，何为来此。毋乃黠鬼幻形，诒求经忏耶。姬见廖凝思，又呼曰：我实是某，君毋过疑。廖曰：此灼然伪矣。因诘曰：汝身有红痣，能举其生于何处，则信汝矣。鬼不敢答，斯须间稍稍散去，自是遂绝。此可悟世情狡狴，虽鬼亦然。又可悟情有所牵，物必抵隙，廖自云有灶婢歿，葬此山下。必其知我眷念，教众鬼为之。又可悟外患突来，必有内间矣。

【译文】

梁谿堂说：有位姓廖的太学生，哀悼他宠爱的姬妾，忧郁不已，身心不舒服，就到别墅去消夏。别墅有个窗口对着清清的溪水，廖生就常开窗望月。一天晚上，听到溪对岸有人挨打叫冤的声音。他远远望去，仿佛绑着一个女子，伏在地下挨棒打。正在疑惑观看时，女子高喊：“你原来在这里，能忍心不来救我吗？”仔细看时，女子正是他宠爱的姬妾，廖生又惊慌又心痛，差点晕过去。但溪岸陡峭，溪水很深，没有路可以过去，就问道：“你埋葬在某个山上，怎会到这里呢？”姬妾哭着说：“我生前仗着你的宠爱，犯了不少罪过。死后被贬谪，发配到这里，好比人间的流放。土地公十分狠毒，动不动就对我鞭打棒敲。如果不大放焰口，我是不能解脱的了。”姬妾说完，就被鬼魂们拉着走了。廖生十分宠爱怀念姬妾，不能违反她的请求，于是就请来僧人布施食物，希望把姬妾超度出痛苦的境地。一个多月后，姬妾哭喊声又像以前一样，廖生靠近些注视，只见那些鬼魂更多了，姬妾裸着身体，双手反绑着，被摧残侮辱得更加可怜。姬妾看到廖生，就哭叫着说：“上次的法事还不够分量，我去请求神灵释放，被神灵批驳了，不准放行。土地公因为你的祈祷没有灵验，更加虐待我，一定要办一次七日七夜的水陆道场，才能解救我的危

难呀！”廖生猛然省悟，土地公不在场，由谁来监督行刑呢？土地公如果在场，她的鬼魂敢当面讲他的坏话吗？而且土地公有自己的庙，来这里干什么？不要是狡猾的鬼变化形象，欺骗我请僧人念经超度吧？姬妾看见廖生仔细考虑，又喊道：“我实在是某某，你不要过分疑心。”廖生心里说：“这就表明是假鬼了。”随即反问姬妾说：“你身上有颗红痣，你能说出长在什么地方，我就相信你了。”鬼回答不出来，一会儿鬼群就慢慢散去。从此，鬼魂就不再来了。这件事可以体会到世间人情狡猾虚伪，连鬼也是如此。又可以醒悟到感情有所牵挂时，怪物一定乘虚而入。廖生自己说：“有个烧火丫头死后埋葬在这座山脚下，一定知道我想念什么人，就让那些鬼变作姬妾的样子。”这又可以明白，外面的灾祸突然发作，一定内部有人作奸细了。

【原文】

豁堂又言，一粤东举子赴京，过白沟河，在逆旅午餐。见有骡车载妇女，住对屋中。饭毕先行，偶步入，见壁上新题一词曰：垂杨袅袅映回汀，作态为谁青。可怜弱絮随风来去，似我飘零。盈盈乱点罗衣袂，相送过长亭。丁宁，嘱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按此调名秋波媚，即眼儿媚也。）举子曰：此妓语也，有厌倦风尘之意矣。日日逐之同行。至京，犹遣小奴记其下车处。后宛转物色，竟纳为小星。两不相期，偶然凑合，以一小词为红叶。此真所谓前缘矣。

【译文】

梁豁堂又说，有一个广东举人进京会试，路过白沟河，在旅馆里吃午饭，看见有一辆骡车上载着一个妇女来旅馆，住在他对面的客房里。这妇女吃完饭先离开了旅馆。举人偶然散步，走进对面客房，看见墙上刚题写了一首词：“垂杨袅袅映回汀，作态为谁青。可怜弱絮随风来去，似我飘零。乱点罗衣袂，相送过长亭。丁宁，嘱汝沾泥也好，莫化浮萍。”举人说：“这是妓女写的词，有厌倦风尘的意思。”他天天追随着她同行。到京城，又派小奴记住她下车的地方，后来辗转寻找，终于纳她为小妾。两人没有约定，偶然相遇，用一首小词作为婚媒，这真是所谓的前世有缘啊！

【原文】

舅祖陈公德音家，有婢恶猫窃食，见则拏之。猫闻其盘笑即逃避。一日，舅祖母郭太安人，使守屋。闭户暂寝，醒则盘中失数梨。旁无他人，猫犬又无食梨理。无以自明，竟大受捶楚。至晚，忽得于灶中，大以为怪。验之，一一有猫爪齿痕。乃悟猫故衔去，使亦以窃食受拏也。蜂蚕有毒，信哉。婢愤恚，欲再拏猫。郭太安人曰：断无纵汝杀猫理。猫既被杀，恐冤冤相报，不知出何变怪矣。此婢自此不拏猫。

猫见此婢，亦不复窜避。

【译文】

我舅爷爷陈德音先生家有一个婢女，讨厌猫偷东西吃，见了猫就打。猫听到她的声音就逃。一天舅奶奶派她看守房屋。她关好门窗后睡觉，醒来发现盘中几个梨不见了。旁边没有其他人，猫狗也不可能吃梨。婢女说不清，挨了一顿打。晚上，忽然在灶坑中找到了梨。她非常奇怪，拿出来查看，每一个上面都有猫爪子、猫齿的痕迹。这才明白是猫在报复她。蜂蜜有毒，确实如此。婢女非常气愤，要打猫。舅奶奶说：“我不能让你把猫打死。猫如果被打死，恐怕会冤冤相报，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故。”婢女从此不再打猫，猫见到婢女也不再逃避了。

【原文】

桐城耿守愚言，一士子游嵩山，搜剔古碑，不觉日晚。时方盛夏，因藉草眠松下。半夜露零，寒侵衣襟，噤而醒，偃卧看月，遥见数人从小径来。敷席山岗，酌酒环坐。知其非人，惧不敢起，姑侧听所言。一人曰：二公谪限将满，当入转轮，不久重睹白日矣。受生何所，已得消息否？上坐二人曰：尚不知也。既而皆起，曰：社公来矣。俄一老人扶杖至，对二人拱手曰：顷得冥牒，来告喜音。二公前世良朋，来生嘉耦。指右一人曰：公官人。指左人一曰：公夫人也。右者顾笑，左者默不语。社公曰：公何悒悒，阎罗王宁误注哉。此公性刚直，刚则凌物，直则不委曲体人情。平生多所树立，亦多所损伤，故沉沦几二百年，乃得解脱。然究君子之过，故仍得为达官。公本长者，不肯与人为祸福。然事事养痾不治，亦貽患无穷，故堕鬼趣二百年，谪堕女身。以平生深而不险，柔而不佞，故不失富贵。又以此公多忤，而公始终与相得，故生是因缘。神理分明，公何悒悒哉。众哗笑曰：渠非悒悒，直初作新妇，未免娇羞耳。有酒肴，请社公相礼，先为合卺可乎？酬酢喧杂，不复可辨。晨鸡俄唱，各匆匆散去。不知为前代何许人也。

【译文】

桐城耿守愚说：有个书生游览嵩山，寻访古代碑刻，不知不觉天已黑了。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就躺在松树下面草地上睡觉。半夜露水下来，寒气直透衣衫，书生受冻醒过来，就躺在地下看月亮。突然远远地看见有几个人从小路上山，把酒席摆在山头上，团团围坐饮酒。书生知道这些不是人类，怕得不敢站起来，只好侧耳倾听，看看他们说些什么。其中有一个鬼说：“两位贬谪期限快要满了，应当进入轮回投生，不久就可以重新看到青天白日了。投生到哪里，有没有消息呢？”在上座的两个鬼说：“还不知道呢！”接着，众鬼都站起来，说：“土地公来了。”不久，一位老汉拄着拐杖过来，对那两个鬼拱手行礼，说：“刚刚接到阴间的公文，特来向

两位报喜：两位前生是好朋友，来生会成为好夫妻。”土地公指着右边一个鬼说：“你是当官的男人。”又指着左边一个鬼说：“你是夫人。”右边的鬼看着左边的笑起来，左边的鬼却不声不响。土地公说：“你又何必闷闷不乐呢？阎罗王难道安排会有错吗？这位性格刚直，刚毅就会盛气凌人，直率就不会深切体会别人的心情。他平生建树很多，伤害的人也很多，所以死后在阴间沉沦二百年，才能解脱投生。不过，他犯的仍然是正人君子的过失，所以仍然可以做大官。你本是一位忠厚长者，不肯有意地制造别人的大福大祸。但是你对每件事的失误都不去纠正，也留下无穷的祸患。所以你变成鬼魂有二百年，才惩罚性地准你投生为女性。因为你前生深刻却不阴险，柔弱却不奸诈，所以仍然享受富贵。还有，因为这位先生很容易得罪人，而你和他始终交情很好，所以就出现这个姻缘了。神仙的道理十分清楚明白，你又何必闷闷不乐呢！”众鬼喧哗取笑说：“他并非闷闷不乐，只是刚当新娘子，不免觉得难为情罢了。这里有酒有菜，请土地神主持仪式，先办一办结婚礼好吗？”于是敬酒劝菜，应酬道谢，声音又乱又杂，再听不清他们讲些什么了。当清晨鸡啼的时候，那些鬼匆匆忙忙地分开走了，也不知是前代的什么人。

【原文】

李应弦言，甲与乙邻居世好，幼同嬉戏，长同砚席，相契如兄弟。两家男女时往来，虽隔墙，犹一宅也。或为甲妇造谤，谓私其表弟。甲侦无迹，然疑不释，密以情告乙，祈代侦之。乙故谨密畏事，谢不能。甲私念不侦而谢不能，是知其事而不肯侦也，遂不再问，亦不明言，然由是不答其妇。妇无以自明，竟郁郁死。死而附魂于乙，曰：莫亲于夫妇，夫妇之事，乃密祈汝侦，此其信汝何如也。使汝力白我冤，甲疑必释；或阳许侦而徐告以无据，甲疑亦必释。汝乃虑脱侦得实，不告则负甲，告则汝将任怨也。遂置身事外，怏然自全，致我赍恨于泉壤，是杀人而不操兵也。今日诉汝于冥王，汝其往质。竟颠痫数日死。甲亦曰：所以需朋友，为其缓急相资也。此事可欺我，岂能欺人？人疏者或可欺，岂能欺汝？我以心腹托汝，无则当言无，直词责我勿以浮言间夫妇；有则宜密告我，使善为计，勿以秽声累子孙。乃视若路人，以推诿启疑窦，何贵有此朋友哉！遂亦与绝，死竟不吊焉。乙岂真欲杀人哉？世故太深，则趋避太巧耳。然畏小怨，致大怨；畏一人之怨，致两人之怨。卒杀人而以身偿，其巧安在乎？故曰：非极聪明人，不能作极懵懂事。

【译文】

李应弦说，甲和乙是上辈人就友好的邻居，从小一起玩耍，长大一起上学，性情相投像兄弟。两家的男男女女时常来往，虽然隔着一道墙，像是一家人。有人给甲的妻子造谣，说她和表弟私通。甲调查没有证据，可是疑心没有消除，暗地里

把此事告诉乙，求他代为侦察。乙向来谨慎怕事，推辞办不了。甲心想没有侦察就推辞办不了，明明是知道这回事，所以不肯侦察，就不再追问，也不明说，但从此不再和妻子说话。他妻子没有办法表白自己，竟然忧郁而死。死后鬼魂附在乙的身上，说：“没有比夫妻更亲密的，夫妻之间的事，却秘密地求你侦察，可见信任你到了什么程度。假使你尽量洗刷我的冤枉，甲的疑心一定消除；就是表面上答应侦察，然后再告诉他没有证据，甲的疑心也一定会消除。你却顾虑如果侦察出实情，不说就辜负了甲，说了你就要受埋怨。于是置身事外，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致使我怨恨死去，这是杀人不用刀子呀！今天在阎王那里控告了你，你去对质吧。”乙竟发了几天疯死去。甲也说：“为什么需要朋友？是为了有急难的时候互相帮助。这件事可以骗我；怎能骗别人？关系疏远的人或者可以骗，怎能够骗你？我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你，没有就该说没有，直言责备我不能因为流言蜚语损害夫妻感情；如果有就该暗中告诉我，使我想好办法，不因臭名声连累子孙。你却把我看成过路的人，用推委加深我的疑团。我又何必重视这样的朋友呢？”于是也和乙绝交了。乙死了也不去吊唁。乙难道真想杀人吗？只是过于精通世故，趋利避害的心机过于巧妙罢了。可是害怕小的怨恨，招致大的怨恨；害怕一个人的怨恨，招致两个人的怨恨，结果害死了人，自己的命也搭上了。他的巧妙又在哪里呢？所以说，不是绝顶的聪明人，不会做出绝顶的糊涂事。

【原文】

窦东皋前辈言，前任浙江学政时，署中一小儿，恒往来供给使。以为役夫之子弟，不为怪也。后遣移一物。对曰不能。异而询之，始自言为前学使之僮，歿而魂留于是也。盖有形无质，故能传语，而不能举物，于事理为近。然则古书所载，鬼所能为，与生人无异者。又何说欤？

【译文】

据窦东皋前辈说：他过去任浙江学政的时候，官衙中有个小童，与别的差役一同服役，任他驱使。他以为是什么役夫的子弟，指使这童子做事时，也没有很注意。后来，让这童子搬一件不重的东西，他竟回答说搬不动。窦东皋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这孩子这才告诉他：本是前学使的童子，已经死了，魂魄留于此地，自愿供他差遣的。由于有形象而无质地，所以能够跑腿传话，而不能搬东西。这说法倒是合乎情理，但是古书上曾说过，生人能做到的事情，鬼也同样能作到，这又如何解释呢？

【原文】

特纳格尔为唐金满县地，尚有残碑。吉木萨有唐北庭都护府故城，则李卫公

所筑也。周四十里，皆以土壑垒成。每壑厚一尺，阔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旧瓦变广尺余，长一尺五六寸。城中一寺已圯尽，石佛自腰以下陷入土，犹高七八尺。铁钟一，高出人头，四围皆有铭。锈涩模糊。一字不可辨识，惟刮视字棱，相其波磔，似是八分书耳。城中皆黑煤，掘一二尺乃见土。额鲁特云，此城昔以火攻陷。四面炮台，即攻城时所筑。其为何代何人，则不能言之。盖在准噶尔前矣。城东南山岗上一小城，与大城若相犄角。额鲁特云，以此一城阻碍，攻之不克，乃以炮攻也。庚寅冬，乌鲁木齐提督标增设后营。余与永余斋（名庆，时为迪化城督粮道，后官至湖北布政使。）奉檄筹画驻兵地。万山丛杂，议数日未定。余谓余斋曰：李卫公相度地形，定胜我辈。其所建城必要隘，盍因之乎。余斋以为然，议乃定，即今古城营也。（本名破城，大学士温公为改此。）其城望之似悬孤。然山中千蹊万径，其出也必过此城。乃知古人真不可及矣。褚筠心学士修西域图志时，就访古迹，偶忘语此。今附识之。

【译文】

特纳格尔在唐代时属金满县管辖，现在还有残存的唐碑。吉木萨有唐代北庭都护府的城址，是卫公李靖建筑的。城周长四十里，用土坯垒成。土坯厚一尺，宽一尺五六寸，长二尺七八寸。旧瓦也有一尺多宽，一尺五六寸长。城内有一座寺庙已经全部倒塌，石制佛半截埋进土里，剩下的上半身还有七八尺高。有一口铁钟有一人多高，四周都铸有铭文，锈蚀得模模糊糊，一个字也辨认不清。刮去锈斑，根据字的笔画，像是隶书。城中到处是黑煤，挖地一二尺才能看见土。额鲁特人说：“这座城过去是用火攻陷的。四面的炮台就是攻城时修筑的。这事发生在哪一代、是什么人，就说不清了，大约是在准葛尔部占领之前。城东南的山岗上有一个小城，和大城形成犄角之势。额鲁特人说：“因为有这个城的阻碍，城没能攻下来，于是就用炮攻。”乾隆三十五年冬天，乌鲁木齐提督指令在这一带增设后营，我和迪化城的督粮道永余斋奉命筹划驻兵扎营的地方。由于山重路杂，议论了好几天也没定下来。我对余斋说：“李卫公勘察地形，肯定比我们强，他筑城的地方必是要塞，不如就在他造的地方扎营。”余斋认为对，这才商定下来。这就是现在的古城营。这个城看上去好像很孤单，但山中千万条大小路径，都要经过这座小城。由此才知古人的才能真使人望尘莫及。学士褚筠心编修西域图志时，到这一带寻访古迹，我忘了告诉他这座小城，现在附记在此。

【原文】

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瞰平处，有人马像回人。相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刻本，真迹则莫古于斯矣。后戍卒

燃火御寒，为烟气所薰，遂模糊都尽。惜初出师时，无画手盞笔，摹留一纸者也。

【译文】

喀什噶尔的山洞里，在石壁铲平的地方，画有人员马匹的画像。回族居民相传说，这是汉代的画像，所以都相当爱护，虽然年月很久，还可以看出来。汉代画像如武梁祠堂画像之类，只看过刻本。那么，真迹再没有比这里更古老的了。后来，戍边的兵卒点柴火抗寒，画像被烟气薰染，就模糊不清了。可惜刚出师的时候，没有会画画的人，临摹一幅留下来。

【原文】

次子汝传妇，赵氏，性至柔婉，事翁姑尤尽孝。马夫人称其工容言德皆全备，非偏爱之词也。不幸早卒，年仅三十有三。余至今悼之。后汝传官湖北时，买一妾，体态容貌，与妇竟无毫发差，一见骇绝。署中及见其妇者，亦莫不骇绝。计其生时，妇尚未歿，何其相肖至此欤。又同妇一夫，尤可异也。然此妾入门数月，又复夭逝。造物又何必作此幻影，使一见再见乎？

【译文】

次子汝传的媳妇赵氏，性格温柔和顺，侍奉公婆特别尽孝。马夫人称赞她，说她具备了妇女的女工、容貌、语言、品德。这并非是偏爱的话。赵氏不幸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只有三十三岁。到现在我还想念她。后来，汝传在湖北做官时，买到一个姬妾，体态容貌，和赵氏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刚见时吓一跳，官署里见过赵氏的人见了，也都没有不吃惊的。计算一下这个姬妾出生时，赵氏还没有去世，怎么会这样相像呢？而且又嫁同一个丈夫，这就更加奇怪了。不过，这个姬妾进门几个月后，又病死了。上天又何必造出赵氏的幻影，让人们一见再见呢？

【原文】

桐城姚别峰，工吟咏，书仿赵吴兴，神骨逼肖。尝摹吴兴体作伪迹，薰其纸，赏鉴家勿能辨也。与先外祖雪峰张公交相善，往来恒主其家，动淹旬月。后闻其观潮没于水，外祖甚悼惜之。余小时多见其笔迹，惜年幼不知留意，竟忘其名矣。舅祖紫衡张公（先祖母与先母为姑侄，凡祖母兄弟，惟雪峰公称外祖，有服之亲，从其近也。余则皆称舅祖，统于尊也。）尝延之作书，居宅西小园中。一夕月明，见窗上有女子影，出视则无。四望园内，似有翠裙红袖，隐隐树石花竹间。东就之，则在西。南就之，则在北。环走半夜，迄不能一睹。倦而憩息，闻窗外语曰：君为书金刚经一部，则妾当相见拜谢。不过七千余字，君肯见许耶？别峰故好事，急问卿为谁。寂不应矣。适有宣纸素册，次日尽谢他笔墨，一意写经。写成，炷香供几上，觐其来取。夜中已失之。至夕，徘徊怅望，果见女子冉冉花外来，叩颡至地。别

峰方举手引之，挺然起立，双目上视，血淋漓胸臆间，乃自刭鬼也。然惊仆。馆僮闻声持烛至，已无睹矣。顿足恨为鬼所卖。雪峰公曰：鬼云拜谢，已拜谢矣。鬼不卖君，君自生妄念，于鬼何尤。

【译文】

桐城姚别峰擅长吟诗咏词，书法摹仿吴兴赵孟頫，神韵骨架都非常相似。他曾摹写赵孟頫的字体，用烟火把纸薰黑，书画欣赏家们都辨不出真假。他和我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关系很好，我外祖父经常去他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后来听说他去观潮淹死了，外祖父极为怀念他。我小的时候多次看过他的笔迹，可惜当时年幼无知，没有在意，现在竟然把他的名字忘记了。我的舅祖父张紫衡先生，曾经请他写字，安排他住在宅西小园中。一天夜里月光明亮，他看见窗户上有个女子的身影，出屋去看却没有了。四处观望园内，好像有绿裙红袖，隐隐闪动在树石花竹之中。往东边去找，却在西边；到南边去找，却在北边。来回跑了半夜，最终也没能见一面。别峰先生疲倦，回屋休息，听到窗外说道：“您为我书写《金刚经》一部，我就当面拜谢您。全文不过只有七千多字，先生肯答应吗？”别峰本就好事，急忙问她是谁。但没有回答。恰好他有一叠宣纸，第二天，便谢绝其他笔墨之托，一心一意地抄写《金刚经》。书写完成后，点起一炷香，把经文供在案几上，等着她来拿。半夜时，《金钢经》不见了。这天晚上，别峰正在园中徘徊张望，果然见一个女子慢慢从花丛后边走出来，叩头至地。别峰刚要伸手扶她。那女子忽然挺身站起来，双眼向上翻着，胸前洒满了淋漓的鲜血，原来是个自杀的女鬼。姚别峰噉地大叫一声，吓倒在地。书房的僮仆听到叫声举着灯烛赶来，已经看不到什么了。别峰跺脚恨自己被鬼哄骗了。雪峰先生说：“那女鬼说来拜谢，已经拜谢过了。鬼没有欺骗您，您自己产生了妄想，怨得着鬼吗？”

【原文】

于南溟明经曰：人生苦乐，皆无尽境。人心忧喜，亦无

定程。曾经极乐之境，稍不适则觉苦。曾经极苦之境，稍得宽则觉乐矣。尝设帐康宁屯。馆室湫溢，几不可举头，门无帘，床无帐，院落无树，久旱炎郁如坐炊甑。解衣午憩，蝇扰扰不得交睫，烦躁殆不可耐。自谓此猛火地狱也。久之。倦极睡去，梦乘舟去大海中。飓风陡作，天日晦冥。樯断帆摧，心胆碎裂。顷刻覆没，忽似有人提出，掷于岸上。即有人持绳束缚，闭置地窖中。暗不睹物，呼吸亦咽塞不通。恐怖窘急，不可言状。俄闻耳畔唤声，霍然开目，则仍卧三脚木榻上。觉四体舒适，心神开朗，如居蓬莱方丈间也。是夕月明，与弟子散步河干。坐柳下，敷陈此义。微闻草际叹息曰：斯言中理。我辈沉沦水次，终胜于地狱中人。

【译文】

明经于南溟说：人的一生，苦和乐都没有止境；人心的忧喜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曾经过极端的快乐，稍有不适就会觉得痛苦；曾经过极端的痛苦，稍得宽松就会觉得快乐。他曾经在康宁屯教书，所住的馆舍低矮狭窄，几乎抬不起头来。门上没有门帘，床上没有蚊帐，院子里没有树木。久旱少雨又热又闷的日子，住在里面如同在热锅上；中午脱衣午休，又被苍蝇搅扰得无法合眼，心情之烦躁，真难以表达，感到自己是在猛火地狱中受煎熬。躺得时间长了，因极疲倦而睡去。梦见自己乘一叶扁舟，在大海上飘泊，忽然刮起飓风，天昏地暗，桅标吹折，篷帆吹倒，吓得肝胆俱裂，小船很快被淹没。接着又像被人从水中提出，扔在岸上，马上有人过来用绳索捆绑，禁闭在地窖中。那窖中伸手不见五指，又觉空气渐无，渐渐要窒息。恐怖慌乱之情，难以述说。忽闻身边有人呼叫，睁眼一看，发现自己仍然睡在那张三脚木榻上。经此一恶梦，顿觉周身舒适，心情开朗，虽仍处于原来的环境，却好像已置身蓬莱仙境之中了。当天晚上月白风清，于南溟和他的学生们去河边散步，坐在柳树下，谈起这番感受。忽听到水边草丛中有微微叹息之声，并搭话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们这些人，沉沦于水边，总比下地狱的强多了。”

【原文】

外舅周 马公家，有老仆曰门世荣。自言尝渡吴桥钩盘河，日已暮矣。积雨暴涨，沮洳纵横，不知何处可涉。见二人骑马先行，迂回取道，皆得浅处，似熟悉地形者。因随之行。将至河干，一人忽勒马立，待世荣至，小语曰：君欲渡河，当左绕半里许，对岸有枯树一株可行。吾导此人来此，将所有为，君勿与俱败。疑为劫盗，悚然返辔，从所指路别行。而时时回顾，见此人策马先行，后一人随至中流，突然灭顶，人马俱没，前一人亦化旋风去。乃知报冤鬼也。

【译文】

我岳父马周 先生家有一个老仆人叫门世荣。他说一次渡吴桥县的钩盘河。太阳西沉，河水暴涨，水流纵横，不知什么地方可以过河。他看见两个人骑马走在前面，迂回着找路，走的都是浅处，好像熟悉地形。门世荣也跟着他们走。快到河岸的时候，一个人忽然勒住马，等世荣到了跟前，小声对他说：“您要想渡河，应当向左绕半里路左右，看到对岸有一棵枯树的地方，就可以过河。我引这个人来这里，是有目的的，您千万别跟着他受连累。”世荣猜他是盗贼，惊恐地勒转马头，从他指的另一条路走，却时时回头看。他看见这个人打马走在前边，后边一个人跟随他到了河中间，突然水淹过头顶，人和马都沉没了。前边那个人顿时化作一股旋风飞走了，他这才知道是来报仇的鬼。

【原文】

田丈耕野，官凉州镇时，携回万年松一片。性温而活血，煎之，色如琥珀，妇女血枯血闭诸证，服之多验。亲串家递相乞取，久而遂尽。后余至西域，乃见其树，直古松之皮，非别一种也。主人煮以代茶，亦微有香气。其最大者，根在千仞深涧底。枝干亭苔，直出山脊，尚高二三十丈。皮厚者二尺有余。奴子吴玉保，尝取其一为床。余谓闽广芭蕉叶，可容一二人卧。再得一片作席，亦一奇观。又尝见一人家，即树孔施门窗，以梯上下。入之，俨然一屋。余与呼延化州同登视。（名华国，长安人，乙未进士，前化州知州。）化州曰：此家以巢居兼穴处矣。盖天山以北如乌孙突厥，古多行国。不需梁柱之材，故斧斤不至。意其真盘古时物。万年之名，殆不虚矣。

【译文】

田耕野老先生在凉州镇当官时，带回来一片万年松，药性温和，能活血，煎出汤水的颜色像琥珀一样。治疗妇女的血枯、血闭等病症，大多数灵验。亲朋家都相互介绍，到家来讨取，时间一久，就分光了。后来，我到了西域，才见到这种树，是古松树的树皮，并非另外一种松树。当地人煮松树皮汤代替茶，也有淡淡的香气。最大的古松树，根在千丈深的山涧底下，枝干高高地耸立，超出山脊还有二三十丈，树皮最厚的有二尺多。仆人吴玉保曾经挖出一片来做床。我说，福建、广东的芭蕉叶大得可以躺一两个人，要拿到一片芭蕉叶来做席子配这张床，也算是一种奇观了。我还见到一家人，在大树洞上装上门窗，用梯子上下。进到大树洞里，真像一间房子。我和呼延化州（各华国，长安人，己未年进士，以前担任过化州的知州。）一起爬上去参观。化州说：“这户人家既是住在巢中，又是住在洞穴里了。”原来大山以北，如乌孙、突厥等地，古时大多是游牧国度，不需要用建房屋梁柱的材料，所以不来砍伐这些树木。想来这些都是盘古氏年代的植物，称为万年松，真是名不虚传。

【原文】

田白岩曰，名妓月宾，尝来往渔洋山人家，如东坡之于琴操也。苏斗南因言少时，见山东一妓。自云月宾之孙女，尚有渔洋所赠扇。索观之，上画一临水草亭，傍倚二柳。题庚寅三月道冲写。不知为谁。左侧有行书一诗曰：烟缕盈盈蘸水青，纤腰相对斗娉婷。樽前试问香山老，柳宿新参第几星。不署名字，一小印已模糊。斗南以为高年耆宿，偶赋闲情，故讳不自著也。余谓诗格风流，是新城宗派，然渔洋以辛卯夏卒，庚寅是其前一岁，是时不当有老友。香山老定指何人。如云自指，又不当云试问。且词意轻巧，亦不类老笔。或是维摩丈室，偶留天女散花。他少

年代为题扇，以此调之。妓家借托盛名，而不解文义，遂误认颜标耳。

【译文】

田白岩说，有个名妓女叫月宾，她经常来往于渔洋山人家，他们的关系就像苏东坡和琴操一样。苏斗南于是说起小时候，见过山东一个妓女，自称是月宾的孙女，还存有渔洋山人赠送的扇子。他要过来观看，扇子上画着临水的一间草亭，旁边长着两棵柳树。题款是“庚寅三月道冲写”，不知道这人是谁。左边用行书写有一首诗道：“烟缕 蘸水青，纤腰相对斗娉婷。樽前试问香山老，柳宿新参第几星。”诗没有署名，只有一方小印，已经模糊。苏斗南认为是年高的老儒，偶尔抒发些闲情，所以不愿自己暴露姓名。我认为，从诗的风格看，这是新城派的作品。但是，王渔洋已在乾隆三十六年夏季去世，庚寅年是他死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他不该称别人为“老”。那么“香山老”指的是什么人？如果说是指自己，又不应该说“试问”；况且词意轻巧，也不像出自老年人的笔。或者是他的弟子中有沾花惹草的？某个年轻人冒名题扇，用以调情。妓女只借重渔洋山人的大名，却不了解诗义，于是便误以为是渔洋山人了。

【原文】

王觐光言，壬午乡试，与数友共租一小宅读书。觐光所居室中，半夜灯光忽黯碧，剪剔复明。见一人首出地中，对灯嘘气。拍案叱之，急缩入。停刻许，复出。叱之又缩。如是七八度，几四鼓矣，不胜其扰。又素以胆自负，不欲呼同舍，静坐以观其变。乃惟张目怒视，竟不出地。觉其无能为，息灯竟睡。亦不知其何时去。然自此不复睹矣。吴惠叔曰：殆冤鬼欲有所诉，惜未一问也。余谓果为冤鬼，当哀泣，不当怒视。粉房琉璃街迤东，皆多年丛冢。居民渐拓，每夷而造屋。此必其骨在屋内，生人阳气薰烁，鬼不能安，故现变怪驱之去。初拍案叱，是不畏也，故不敢出。然见之即叱，是犹有鬼之见存，故亦不肯竟去。至息灯自睡，则全置此事于度外，鬼知其终不可动，遂亦不虚相恐怖矣。东坡书孟德事一篇，即是此义。小时闻巨盗李金梁曰：凡夜至人家，闻声而嗽者怯也，可攻也。闻声而启户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无声，莫测动静，此必瞋京敌。攻之，十恒七八败，当量力进退矣。亦此义也。

【译文】

王觐光说：壬午年他参加乡试时，与几位朋友共同租住一处小宅院读书。有天半夜，觐光所居住的屋室中，灯光忽然发绿色，变得昏暗。他挑剪灯芯之后，灯光又明亮了，此时突然看见有个人头从地上冒出来，对准几案上的灯架吹气。王觐光手拍几案，大声叱骂，那人头急缩回地里去。过了一会儿，又冒上来，一骂又

缩回去；这样反复折腾了七、八次，快到四更天了，仍搅扰不休。王觐光素以有胆量著称，所以也不愿去叫同院的朋友，索性不再斥骂，静坐下来看它有什么举动。那人头也只是瞪着眼睛对他怒视着，终究没有从地里浮出来。王觐光觉得这鬼头也没多大本事，干脆吹灭灯上床睡觉了。那鬼头也不知何时消失的，反正从此以后就再不出现了。吴惠叔说：“这可能是个冤鬼，想要诉说什么，可惜王觐光没有问问他。”我认为，假如真是冤鬼，应该哀哭而不应怒视。粉房琉璃街往东一带，是历代的乱坟岗，民房渐渐扩展到那里，老百姓常是平了坟，就在上面盖屋。这必是屋内地下有遗骨残留，受到活人阳光的熏灼，鬼魂感到不安，所以变现怪异，想把活人吓跑。王觐光第一次拍案叱骂，证明他不怕鬼，鬼也因此不敢从地下浮出。但一见就叱骂，说明虽然不怕，但心中还存有对鬼的戒备防范，在心中给鬼留下一席之地，所以鬼也不肯完全退去。到王觐光索性熄灯睡觉的时候，已把鬼之有无置之度外，鬼知道其意志不可摧，也就不再无谓地吓唬他了。《东坡志林》中，记载了曹操征乌桓后的感慨，他说胜利虽有时出于侥幸，但事前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说的就是同一个道理。我小时听人说，大盗李金梁曾说过这样的话：“凡夜入家，凡听见响动就咳嗽的人，说明他胆怯，可以攻击他；凡听见响动就开门、严阵以待的，说明他害怕，却强作英勇，也可以攻击他。凡是听见响动而寂然无声，摸不清在干什么，这样的必是劲敌，你攻击他，十有七八是要失败的，对此要特别小心，量力而行，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李金梁的话和前面所述的故事，是一个道理。

【原文】

列子谓蕉鹿之梦，非黄帝孔子不能知。谅哉斯言。余在西域从办事大臣巴公履视军台。巴公先归，余以未了事暂留，与前副将梁君同宿。二鼓有急递，台兵皆差出。余从睡中呼梁起，令其驰送。约至中途，遇台兵则使接递。梁去十余里，相遇即还，仍复酣寝。次日，告余曰：昨梦遣我赍廷寄，恐误时刻，鞭马狂奔，今日髀肉尚作楚。真大奇事。以真为梦，仆隶皆粲然。余乌鲁木齐杂诗曰：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归。人生事事无痕过，（东坡诗：事如春梦了无痕。）蕉鹿何须问是非。即纪此事也。又有以梦为真者。族兄次辰，言静海一人，就寝后，其妇在别屋夜绩。此人忽梦妇为数人劫去，噩而醒，不自知其梦也，遽携挺出门追之。奔十余里，果见旷野数人携一妇，欲肆强暴，妇号呼震耳。怒焰炽腾，力奋死斗，数人皆创被逸去。前近慰问，乃近村别一人妇，为盗所劫者也。素亦相识，姑送还其家，惘惘自返。妇绩未竟，一灯尚荧然也。此则鬼神或使之，又不以梦论矣。

【译文】

《列子》所载用蕉叶藏鹿当成梦幻之事，只有黄帝、孔子那样的圣贤才能解释，的确是这样。我在西域曾跟随办事大臣巴公巡视军台。巴公先回去了，我因事没处理完暂时留下，和前任副将梁君住在一起。二更时分，有一件紧急公文急需传送。当时军士全都派出去了，我把梁君从梦中叫起，让他骑马去送。并告诉他，半路上只要遇到军士就命他们转送。梁君走了十几里路，遇上军士就回来了，于是又上床酣睡。第二天，他告诉我：“昨晚梦见派遣我递送公文，我怕耽误时间，鞭马奔驰。现在我的大腿还疼。”这真是怪事，他把真事当作了梦。仆从们都笑起来。我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说：“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归。人生事事无痕过，蕉鹿何须问是非！”记载的就是这件事。有的人又把梦当作实事。我的族兄次辰说，静海县有一个人，上床后，他妻子在别屋夜织。这人忽然梦见妻子被几个人劫走，惊醒后，急忙抄起木棍，冲出门追去。跑了十几里路，果然看见旷野里有几个人抓着一名妇女要强奸。这个人怒火中烧，冲上去拼死格斗，那几个人都被打伤逃跑了。他上前去慰问，才认出是邻村某人的妻子，被强盗劫到这儿。他把她送回家，心情沉重地回来了。妻子还在织布，屋里还亮着一盏灯。也许是鬼神指使他去的，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是梦了。

【原文】

交河黄俊生言，折伤骨者，以开通元宝钱（此钱唐初所铸，欧阳询所书，其旁微有偃月形，乃进蜡样时文德皇后误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当回环读之，俗读为开元通宝。以为元宗之钱，误之甚矣。）烧而醋淬，研为末，以酒服下，则铜末自结而为圈，周束折处。曾以一折足鸡试，果续如故。及烹此鸡，验其骨，铜束宛然。此理之不可解者。铜末不过入肠胃，何以能透膜自到筋骨间也。惟仓卒间，此钱不易得。后见张鹞朝野僉载曰：定州人崔务堕马折足，医令取铜末酒服之，遂痊愈。及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然则此本古方。但云铜末，非定用开通元宝钱也。

【译文】

交河县黄俊生说，骨折的病人用“开元通宝”铜钱烧红后淋上醋，碾成碎末，用酒冲服下去。铜末会自己凝结为铜圈儿，环绕箍住骨折的地方。有人曾用一只断腿的鸡作试验，果然接好了断骨。等到杀这只鸡吃时，看它的腿骨，铜圈依然裹在上面。这个道理不可解释。铜末不过进入肠胃，怎么能透过肠胃到了筋骨之间呢？只是仓卒之间，这种铜钱不容易找到。后来看到张鹞在《朝野僉载》中说，定州人崔务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脚骨。医生让他拿铜末用酒冲服，于是痊愈了。到

他死后十几年改葬的时候，人们看他的脚腕骨折的地方，有铜末箍着，可见这本来是古代医方。只说用铜末，不一定非用“开元通宝”钱。

【原文】

招聚博塞，古谓之囊家，见李肇国史补。是自唐已然矣。至藏蓄粉黛，以分夜合之资，则明以前无是事。家家有妓，官有官妓故也。教坊既废，此风乃炽，遂为豪猾之利源，而监痴之陷阱。律虽明禁，终不能断其根株。然利旁倚刀，贪还自贼。余尝见操此业者，花娇柳媚，近在家庭，遂不能使其子孙皆醉眠之阮籍，两儿皆染淫毒，延及一门，痼疾缠绵，因绝嗣续。若敖氏之鬼，竟至馁而。

【译文】

招众聚赌的头子，古时候叫做囊家，在李肇的《国史补》里有记载，可见唐代已经有这类人了。至于收养妓女，晚上供人取乐，分取她们所得的钱，在明代以前还没有这种事。因为那时家里有家妓、官府设官妓的原故。教坊废除之后，这种风气就开始盛行，成了恶霸流氓谋利的来源，成了笨汉痴人的陷阱。法律上虽然明令禁止，但始终不能挖断这种事情的根子。不过，利字旁边是一把刀，贪财的人最后还是害了自己。我曾见到做这个行业的人，烟花女子就在自己家庭，于是他的子孙受到诱惑，不能像阮籍醉眠一样无所沾染。他的两个儿子都生了性病，传染全家，病势严重拖，终于断绝了后嗣。这家人死后就像古时楚国若敖氏的鬼一样，没有后代祭祀，只好挨饿了。

【原文】

临清李名儒言，其乡屠者买一牛。牛知为屠也。绝不肯前，鞭之则横逸，气力殆竭，始强曳以行。牛过一钱肆，忽向门屈两膝跪，泪涔涔下。钱肆悯之，问知价钱八千，如数乞赎。屠者恨其犷，坚不肯卖。加以子钱，亦不许。曰：此牛可恶，必刃而甘心，虽万贯不易也。牛闻是言，蹶然自起，随之去。屠者煮其肉于釜，然后就寝。五更自起开釜，妻子怪不回。疑而趋视，则已自投釜中，腰以上与牛俱糜矣。凡属含生，无不畏死。不以其畏而怜悯，反以其畏而悲愤，牛之怨毒，加寻常数等矣。厉气所凭，报不旋踵。宜哉。先叔仪南公，尝见屠者许学，牵一牛。牛见先叔跪不起，先叔赎之，以与佃户张存。存蒙之数年，其驾耒服辕，力作较他牛为倍。然则恩怨之间，物犹如此，人可不深长思哉。

【译文】

临清人李名儒说：他的家乡有位屠户买了一条牛，那牛知道它将要被屠宰，怎样拉缰绳也不肯往前走，鞭打它则向侧面躲，一直闹到精疲力竭时，才勉强被拉着往前走。走到一家钱庄门前，那牛突然前腿一屈，对着大门跪下了，眼泪长

流。钱庄老板可怜它，问明牛价是八千钱，便与屠户商议，愿按原价买下此牛。屠户恨这牛倔强，坚决不卖，八千之外再加一些，仍然不卖，并说：“这条牛太可恨，非要宰了它不可，就是给一万也不卖。”那牛听他说完这话，猛然站起，跟着屠户走了。屠户把牛杀了，放进大锅里煮，五更的时候，他从床上起来去开锅捞肉。他的妻子不知他为什么好长时间不回来，便也起来去煮牛肉的地方看，才发现这屠户头下脚上地投到锅里，上半身已与牛肉一起被煮烂了。凡是有生之灵，无不恋生畏死。不但不因为其畏死而生怜悯之心，反而因为其畏死而更生愤恨，这就使牛的怨仇，远远超过常情了。凭着一股报复的厉气，使屠户转眼之间遭到报应，亦是必然的。我的先叔父仪南公，曾遇见屠户许学牵着一头牛走，那牛看见他，即跪地不起。先叔就把这头牛买过来，交给佃户张存去使用。在张存豢养它的几年中，它拚命驾耒服辕，比别的牛都卖力气。恩怨之间，畜类亦如此分明，能不令人深思吗？

【原文】

甲与乙，望衡而居。皆宦裔也，其妇皆以姣丽称。二人相契如弟兄，二妇亦相契如姊妹。乙俄卒，甲妇亦卒，乃百计图谋娶乙妇。士论讥焉。纳币之日，厅事有声登登然如挝瞢鼓。却扇之夕，风扑花烛灭者再。人知为乙之灵也。一日，甲妇忌辰，悬画像以祀。像旁忽增一人影，立妇侧，左手自后凭其肩，右手戏摩其颊。画像亦侧眸流盼，红晕微生。谛视其形，宛然如乙，似淡墨所渲染，而绝无笔痕。似隐隐隔纸映出，而眉目衣纹，又纤微毕露。心知鬼祟，急裂而焚之。然已众目共睹，万口喧传矣。异哉。岂幽冥恶其薄行，判使取偿于地下，示此变幻，为负死友者戒乎？

【译文】

有甲乙两人对门而居。两人都是官宦后裔，妻子都以美丽著称。两人的交情亲如兄弟，两人的妻子也亲如姐妹。不久乙去世，甲的妻子也死了。甲千方百计娶了乙的遗孀，遭到士人们的非议。下聘礼那天，客厅里发出登登的响声，就像擂鼓一样。拜天地的那天晚上，洞房花烛多次被风吹灭，人们明白是乙显灵。甲前妻的忌日那天，家里挂起她的画像祭奠。画像旁边忽然多出一个男人影，站在甲的前妻身边，左手从身后搭在她的肩上，右手抚摸她的脸颊。甲的前妻也斜转眼睛看他，脸上微微泛出红晕。仔细看去，那男人影子恰似乙的样子。好像是用浅淡的墨汁涂染上去的，丝毫没有笔画的痕迹，似乎是隐约隔着纸透出来的，眉毛眼睛、衣服纹路，连极细微的地方都显得很清晰。甲明白是鬼在作怪，急忙把画像撕碎烧掉。但是已经被许多人看到，纷纷传扬开去。真奇怪！难道是阴间也厌恶

甲的鄙劣行径,判乙在地下得以补偿,并显出这种变幻,作为对亡友负心的人的鉴戒吗?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

槐西杂志四

【原文】

林教谕清标言，曩馆崇安，传有士人居武夷山麓，闻采茶者言，某岩月夜有歌吹声，遥望皆天女也。士人故佻达，借宿山家，月出辄往，数夕无所遇。山家亦言有是事，但恒在月望，岁或一两闻，不常出也。士人托言习静，留待旬余。一夕，隐隐似有声，乃潜踪急往，伏匿丛薄间，果见数女皆殊绝。一女方拈笛欲吹，瞥见人影，以笛指之。遽僵如束缚，然耳目犹能视听。俄清响透云，曼声动魄，不觉自赞曰：虽遭禁制，然妙音媚态，已具赏矣。语未竟，突一帕飞蒙其首，遂如梦魇，无闻不见，似睡似醒。迷惘约数刻，渐似苏息。诸女叱群婢曳出，谯呵曰：痴儿无状，乃窥伺天上花耶？趣折修篁，欲行 楚。士人苦自申理，言性耽音律，冀窃听幔亭法曲，如李媵之傍宫墙，实不敢别有他肠，希彩鸾甲帐。一女微哂曰：悯汝至诚，有小婢亦解横吹，姑以赐汝。士人匍匐叩谢，举头已杳。回顾其婢，广颡巨目，短发瞠目，腰腹彭亨，气咻咻如喘。惊骇懊恼，避欲却走。婢固引与，捉搦不释。愤击仆地，化一豕，嗥叫去。岩下乐声自此遂绝。观于是婢，殆是妖非仙矣。或曰仙借豕化婢戏之也，倘或然欤。

【译文】

教谕林清标说，过去，他住在福建崇安县，传说有位住在武夷山麓的读书人听采茶人说，在一个山岩上，月明之夜常有歌唱和吹奏声。远远望去，都是些天上仙女。这读书人本就放荡轻薄，借宿在山里人家，每到月出就上山岩去，一连几个夜晚，什么都没遇见。山里人也说有这回事，但通常在每月十五时出现，一年也就能听到一两次，不是经常出现。读书人借故说自己喜欢清静，留下来又住了十余天。有一夜晚，他隐隐约约听到好像有乐声。于是急忙悄悄地前往，躲藏在密草丛中，果然看见几个女子，个个绝色艳丽。其中一个女子刚刚拈起笛子要吹，瞥见有人影，就用笛子一指，那读书人顿时周身僵木，如同被绳索捆住一样，但耳目仍能听到、看见。一会儿，清越的笛声响彻云霄，悠长的乐曲动人心魄。读书人不觉脱口赞道：“我虽身遭禁锢，但是美妙的音乐、妩媚的舞姿已经全都欣赏了。”话没

说完，突然一块手帕飞来蒙在他头上。于是他就像梦魇了似的，听不见看不见，好像睡着，又好像清醒。迷迷糊糊了有几刻钟，才渐渐苏醒过来。众女子叫几个婢女将他拉出来，呵斥说：“你这没德性的傻小子，竟敢偷窥仙家姐妹！”让婢女折来长竹条，准备揍他。读书人苦苦申辩说自己生性喜好音乐，只是想暗中领教仙家法曲，就像李■倚靠宫墙记录明皇宫中度曲一样，实在不敢有其他念头，企图有所艳遇。一个女子微微冷笑讥讽道：“我同情你这么至诚，我有一个小婢女也很会吹奏乐曲，姑且把她赏给你吧。”读书人趴在地上，磕头致谢。等他抬起头来，仙女们已经不知去向。回头看那婢女，宽脑门儿大眼珠，发髻蓬松杂乱，粗腰大肚，气喘咻咻地。他惊骇懊恼，想转身躲避。婢女强拉硬拽，一意求欢，死抓着不放。他愤怒地一拳将她打倒在地，她变成了一头猪，嗷嗷叫着跑了。乐曲声从此就再也听不到了。从这个婢女来看，大概那些女人都是妖魅而不是仙女。也有人说是仙女把一头猪变成婢女来戏弄他。也许真是这样。

【原文】

刘甫言，有一学子，年十六七，聪俊韶秀，似是近上一流，甚望成立。一日，忽发狂谵语，如见鬼神。俟醒时问之，自云景城社会观戏，不觉夜深，归途过一家求饮。唯一少妇，取水饮我，留我小坐。言其夫应官外出，须明日方归，流目送盼，似欲相就。爱其婉媚，遂相燕好。临行涕泣，嘱勿再来，以二钏赠我。次日视之，铜青斑斑，微有银色，似多年土中者。心知是鬼，而忆念不忘，昨再至其地，徘徊寻视。突有黑面长髯人，手批我颊。踉跄奔归，彼亦随至，从此时时见之，向我诟厉。我即忽睡忽醒，不知其他也。父母为诣墓设奠，并埋其钏。俄其子目呼曰：我妇失钏，疑有别故，而未得主名。仅倒悬鞭五百，转鬻远处。今见汝窃来，乃知为汝所诱，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金钱谢耶？颠痫月余，竟以不起。然则钻穴逾墙，即地下亦尚有祸患矣。

【译文】

刘燮甫说：有一个书生，十六七岁，长得清秀聪明，属于要上进的一类，很有希望取得功名。有一天，他突然发狂讲胡话，好像遇见鬼神一般。等他醒过来时问他，他说：“我到景城的土地神赛会上看戏，不知不觉夜已深了，才开始回家，归途上经过一户人家，我进去讨水喝。这户人家只有一个少妇，拿水给我喝，还留我坐下休息，说她丈夫因官差外出，要明天才回来。少妇用眼睛传情达意，仿佛想和我亲热。我也喜欢她柔顺妩媚，就和她成了好事。分别的时候，她流着眼泪，吩咐我不要再去了，还送给我两只手钏。第二天，我看那手钏，上面有斑斑点点的铜绿，透出淡淡的银色，仿佛是埋在泥土里多年似的。我心里明白，少妇是鬼，但还

是怀念不已。昨天，我再到那个地方，来来去去地寻找，突然有一个黑面长髯的人出现，抽我巴掌，我跌跌撞撞地跑回家，他也跟着来了。从此，我经常看到他对着我痛骂。我就变成忽睡忽醒，其他都不知道了。”书生的父母就到那坟墓上祭奠，并且把手钏埋回坟墓里。不久，他们的儿子睁大眼睛大叫道：“我老婆丢失手钏，我疑心另外有原故，只是没有查实得到手钏的人，只好把老婆倒吊鞭打五百下，卖到遥远的地方去了。现在看到你们偷偷把手钏送回来，才知道我老婆是被你儿子所引诱。这不是别的什么事，怎能用酒食金钱致谢赔礼就可以解决呢？”书生发狂了一个多月，就死去了。可见，偷鸡摸狗的行为，即使在阴间也是会带来灾祸的！

【原文】

李云举言，东光有薰狐者，每载燧挟罟来往墟墓间。一夜，伏伺之际，见一方巾衫人，自墓顶出，（苦侯反。说文曰：鬼声也，音。）长啸。群狐四集，围绕丛薄，狰狞嗥叫，齐呼捕此恶人，煮以作脯。薰狐者无路可逃，乃攀援上高树。方巾者指挥群狐，令锯树倒，即闻锯声訇訇然。薰狐者窘急，俯而号曰：如蒙见释，不敢再履此地。群狐不应，锯声更厉。如是号再三，方巾者曰：果尔可设誓。誓讫，鬼狐具不见。此鬼此狐，均可谓善了事矣。盖侵扰无已，势不得不铤而走险，背城借一。以群狐之力，原不难于杀一人。然杀一人易，杀一人而激众人之怒，不焚巢犁穴不止也。仅使知畏而纵之，姑取和焉，则后患息矣。有力者不尽其力，乃可以养其威。屈人者使人易从，乃可以就服。召陵之役，不责以僭王，而责以苞茅，使易从也。屈完来盟，即旋师。不尽其力，以养威也。讲学家说春秋者，动议齐桓之小就，方城汉水之固，不识可一战胜乎。一战而不胜，天下事尚可为乎。淮西符离之事，吾征诸史册矣。

【译文】

李云举说，东光县有个以烟薰之法捉狐的人，每年常常带着火种、网罟，来往于废墟墓地之间。一天晚上，正当他躲藏着观察之时，只见一个头戴方巾、身穿衣裤相连服装的人，从一座坟顶冒出来，嘴里嗷嗷地叫着。大群狐鬼从四面云集而来，围绕着这人藏身的树丛，发出阵阵狰狞恐怖的号叫，一齐大呼抓住这个恶人，煮熟了作肉干吃。薰狐人无路可逃，只好爬上一棵很高的树。戴方巾的人指挥着群狐，让它们把树锯倒。随即听见锯树声訇訇地响起来。薰狐人又怕又急，俯身向下叫道：“如承蒙你们放了我，再也不敢到这里来了。”狐狸们根本不理睬他，锯树声更加急切。薰狐人再三哀求，那戴方巾者才说：“果真如此，你必须先起誓。”薰狐人发完誓，鬼狐们都不见影了。这些鬼狐都称得上是善于了事的了。如果没

完没了地侵扰，就逼得人不得不铤而走险，背城决一死战了。以这群狐鬼的力量，杀死一个人原本不是件难事。然而杀一人容易，杀死一人却激起更多人的愤怒，非焚巢掘穴不可。所以，群狐们仅仅让那人知道害怕就放了他，姑且和解了事，就可能防止后患了。有力量的人不用尽气力，就可以蓄养自己的威力；要使人屈服的人让人容易顺从，就可以来归服。齐楚召陵之战时，齐不追究楚国僭越天子，却只责怪楚国贡献苞茅太迟。这就使楚国容易接受，屈完来签订了盟约之后，齐军当即撤回。不用尽军力，为的是蓄养军威。道学家谈论起《春秋》来，动不动就说，齐桓公只满足于获得小利。难道楚国当时不知道依靠方城之固、汉水之利，拼死一战吗？这样拼死一战而不能胜，天下还有可为之事吗？南宋淮西军的叛乱，符离一战宋军的惨败，是我从史书中得到的证明。

【原文】

族弟继先，尝宿广宁门内友人家。夜大风雨，有雷火自屋山穿过，（近房脊之墙谓之屋山，以形似山也。范石湖诗屡用之。）如电光一掣然，墙栋皆摇。次日视其处，东西壁各一小窦，如钱大。盖雷神逐精魅，贯而透也。凡击人之雷，从天而下；击怪之雷，则多横飞，以遁逃追故耳。若寻常之雷，则地气郁积，奋而上出。余在福宁度岭，曾于山巅，见云中之雷，曾于旷野，见出地之雷，皆如烟气上冲，直到天半。其端火光一爆，即訇然有声，与铙炮之发无异，然皆在无人之地。其有人之地，则从无此事。或曰天心仁爱，恐触之者死。语殊未然。人为三才之中，人之聚处则天地气通，通则弗郁，安得有雷乎？塞外苦寒之地，耕种牧养，渐成墟落，则地气渐温，亦此义耳。

【译文】

我的本族弟弟继先曾借宿在广宁门内一位友人家里。那天夜里，风雨大作，有雷光电火从屋山上穿过。在电光闪动之时，屋子的墙壁和栋梁都发生了振动。第二天，他发现东西墙壁上各有一个铜钱大的圆洞，这是雷神追逐精怪时穿透的。凡击人之雷，皆从天而降。击怪之雷，大多横飞，这是因为精怪四处逃遁，雷跟踪捕捉的缘故。平常之雷，则由于地气郁积，奋而冲击地面，升到空中形成的。我在福宁过白鹤岭时，曾在山顶上见过云中之雷；在淮镇遇到大雨，曾在旷野上见过出于地面之雷，这些雷都像是烟气上冲，到空中后，它的上端火光一爆，随即轰然出声，与铙炮发出火药没有什么两样。但这些雷都发生在无人居住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则没有发生过。有人说：“这是因为天心仁爱，恐怕触雷者遭到不幸。”这话不一定对。天、地、人三才，人居中，人聚集之处，天地之气通畅，气通就不会郁结，怎么会生出雷呢？正如塞外贫瘠寒冷之地，由于人们耕种牧养，渐渐形

成村落，地气也随之渐温，正是这个道理。

【原文】

王岳芳言其家有一刀，廷尉公故物也。或夜有盗警，则格格作爆声，挺出鞘外一二寸。后雷逐妖魅穿屋过，刀堕于地，自此则不复作声矣。世传刀剑曾渍人血者，有警皆能自响。是不尽然，惟曾杀多人者乃如是尔。每杀一人，刀上必有迹二条，磨之不去。幼年在河间扬威将军哈公元生家，曾以其佩刀求售。云夜亦有声。验之，信然也。或又谓作声之故，乃鬼所凭。是亦不然。战阵所用，往往曾杀千百人，岂有千百鬼长守一刀者哉？饮血既多，取精不少，厉气之所聚也。盗贼凶鸷，亦厉气之所聚也。厉气相感，跃而自鸣，是犹抚琴者鼓宫宫应，鼓商商应而已。蕤宾之铁，跃乎池内；黄钟之铎，动乎土中。是岂有物凭之哉。至雷火猛烈，一切厉气遇之皆消。故一触焰光，仍为凡铁。亦非丰隆列缺，专为此物下击也。

【译文】

据王岳芳说他家有一把刀，是廷尉公的遗物。夜间若有盗贼进入宅院，这刀就格格地发出响声，刀身也自鞘中跳出一二寸。后来有雷霆追逐妖怪穿屋而过，刀掉到地上，从此不再发出声响了。传说，凡是沾过人血的刀剑，只要有警都能自动发声。也不完全这样。只有杀过许多人的刀剑才会这样。每杀一个人，刀上必然留下两条痕迹，磨也磨不去。我小时候在河间府扬威将军哈元生公家里。他要卖掉佩刀，说这刀夜里发出声响。经过验证，真是这样。有人说发声的原因是鬼因为凭附在上面。战场上用过的刀，杀人成百上千，岂有千百个鬼上期守着一口刀的道理？沾的血既然很多，吸取的精气就不少，于是聚集了不少暴戾之气。盗贼凶猛残暴，也聚集着暴戾之气。两种暴戾之气相互感应，刀剑就会发出声响。这就好像弹琴的人，弹宫调具有宫声的器物就会共鸣，弹商调具有商调的器物就会共鸣。能发出蕤宾之调的铁，当有人弹奏此调时，便在水池中跳跃；能发出黄钟调的大钟，遇有人敲出此音，会在泥土中共鸣。并不是什么东西凭附在上面呢。至于猛烈的雷火，一切暴戾之气触到它就全部消失了。所以一遇到强烈的电光，刀就变为凡铁一块。可知霹雳闪电，并不是专为下击这些能发出声响的器物才爆发的。

【原文】

余尝惜西域汉画毁于烟煤，而稍疑一二千年笔迹，何以能在。从侄虞 曰：朱墨著石，苟风雨所不及。苔藓所不生，则历久能存。易州满城接壤处，有村曰神星。大河北来，复折而东南，有两峰对峙河南北，相传为落星所结，故以名村。其峰上哆下敛，如云朵之出地，险峻无路。好事者攀踏其孔穴，可至山腰。多有旧人题名，

最古者有北魏人、五代人，皆手迹宛然可辨。然则洞中汉画之存于今，不为怪矣。惜其姓名，虞 未暇一一记也。易州满城皆近地，当访其土人问之。

【译文】

我曾为西域的汉代壁画毁于兵火和煤灰而叹惜，但又感到奇怪，一二千年的笔迹，怎么能保持到现在呢？堂侄纪虞癭告诉我：“用朱砂和黑墨画在石壁上，如果风雨吹打不着，石上不生苔藓，就能够长期保留下来。”易州与满城县交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神星。黄河自北而来，至此又折向东南，有两座山峰相对峙于河的南北，相传是陨落的流星生成的，所以就给村子起了这个名。这两座山峰都是上面张开下面收敛，恰似云朵拔地而出。山势险峻，无路可寻。那些好事的人踩着山崖上的孔穴攀缘而上，只能到达山腰。上面有不少前人的题词刻名，最早的竟有北魏人和五代人，仍旧字迹清晰可辨。可见西域洞中的汉代壁画能保留到今天，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惜的是，山上题词人的姓名，虞癭没来得及记录下来。好在易州、满城都不算远，应该走访当地居民询问一下。

【原文】

虞 又言落星石北有渔梁。土人世擅其利，岁时以牺牲祀梁神。偶有人教以毒鱼法：用芫花于上流际渍，则下流鱼虾皆自死浮出，所得十倍于网罟。试之良验，因结团焦于上流，日施此术。一日天方午，黑云自龙潭暴涌出，狂风骤雨，雷火赫然，燔其庐为烬，众惧乃止。夫佃渔之法，肇自庖羲。然数罟不入，仁政存焉。绝流而渔，圣人尚恶，况残忍暴殄聚族而坑哉。干神怒也宜矣。

【译文】

虞癭又说：在落星石北面有一条渔梁，当地人世代独享捕鱼的好处，每年过节就杀猪宰牛祭祀渔梁神。有一次，有人教当地人毒鱼的办法，在上游投放挤出的芫花汁，下游的鱼虾吃了，就都被毒死，浮出水面，收获的鱼虾要比用网捕多上十倍。经过试验，十分管用。于是就在上游搭起窝棚，日用这方法毒鱼。有一天，正是正午时刻，有一片黑云从龙潭里飞涌出来，一时狂风骤雨大作，雷电轰闪，把窝棚烧成了灰烬了。大家害怕起来，就不再毒鱼了。打渔为生的方法，从伏羲时代就开始了。不过，细密的网不入鱼池，这里也有仁政存在。截断河流来抓鱼的行为，圣人都很反感，何况用残忍手段去摧残生命，把鱼类家族一下子消灭掉呢！惹得神仙生气，也是当然的事了。

【原文】

周书昌曰，昔游鹄华，借宿民舍。窗外老树森翳，直接冈顶。主人言时间鬼语，不辨所说何事也。是夜月黑，果隐隐闻之，不甚了了。恐惊之散去，乃启窗潜出。

匍匐草际，渐近窃听。乃讲论韩柳欧苏文，各标举其佳处。一人曰：如此乃是中声，何前后七子，必排斥不数，而务言秦汉，遂启门户之争。一人曰：质文递变，原不一途。宋末文格猥琐，元末文格纤，故宋景濂诸公，力追韩欧，救以春容大雅。三杨以后，流为台阁之体日就肤廓。故李崧峒诸公，又力追秦汉，救以奇伟博丽。隆万以后，流为伪体，故长沙一派，又反唇焉。大抵能挺然自为宗派者，其初必各有根柢，是以能传。其后亦必各有流弊，是以互诋。然董江都、司马文园，文格不同，同时而不相攻也。李杜王孟，诗格不同，亦同时而不相攻也。彼所得者深焉耳。后之学者，论甘则忌辛，是丹则非素。所得者浅焉耳。语未竟，我忽作嗽声，遂乃寂然。惜不尽闻其说也。余曰：此与李词畹记饴山事，均以平心之论托诸鬼魅，语已尽，无庸歇后矣。书昌微愠曰：永年百无一长，然一生不能作妄语。先生不信，亦不敢固争。

【译文】

周书昌说：“当年我游鹄华山时，借宿在百姓家中。窗外老树枝叶茂盛，一直绵延到山岗顶端。主人说时常听到附近有鬼说话，不知是在说什么。当天夜里，乌云遮月，四周一片黑暗，我果然隐隐听到有人说话，只是听不太清楚。我恐怕惊散他们，就打开窗子悄声而出，匍匐在草丛中，渐渐接近，去听他们说些什么。原来，他们是在谈论韩、柳、欧、苏的文章，各自标举他们文章的妙处。其中一位说：‘如此评论，还是很中肯的，为什么前后七子把这些名家的作品排斥在外，非要言必秦汉，由此而挑起门户之争呢？’另一人说：‘文风的变更，原本无须通过同一途径。宋末文风猥，元末文风纤，所以明初宋景濂等人竭力追寻韩、欧，欲挽救文风，使之恢复质朴与典雅。三杨之后，流行台阁体，文章内容日趋肤浅，所以，李梦阳诸人又力主追寻秦汉文风，以使文风恢复奇伟、博丽。隆庆、万历之后，这种文风又流于摹仿，内容空洞，变成假古文体，所以长沙一派，又反唇相讥了。大抵能于文坛上自立宗派的人，当初必然各有自己的根柢，正因为如此，那派别才能流传，其后又必然出现各种流弊，所以又互相诋毁。但是，董江都、司马文园的文风不同，他们同时而处却并不互相贬低。李、杜、王、孟，诗的风格不同，也是同时而从不互相攻击，这是因为他们学识渊博啊。后世的学者，谈论起甜就忌辛辣，这是因为他们见识浅薄。’那人的话尚未说完，我忽然咳嗽了一声，于是再也没有声音了，可惜，我没有能够听全他的议论。”我说：“这件事与李词畹讲的饴山一事，皆为自己的平心之论，托之于鬼魅之口，话已说得很详尽，用不着再回味思索了。”周书昌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周永年虽毫无长处，却一生不会说谎，先生不相信，我也不敢再争执了。”

【原文】

董曲江言，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以不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吾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踰瘠，因以成癆。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亦非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先生贤者也，责备贤者，春秋法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先生，其何以教我？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宋清远先生闻之曰：此所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译文】

据董曲江说，有位儒生很注重道学，平时也循规蹈矩，没什么过失。但他性情高傲，动不动就责难别人。有个朋友在五月除了孝服，七月就想娶妾。这个儒生写信，指责道：“服完孝不满三个月就娶妾，可见你蓄谋已久了。《春秋》对动机追究极严。鲁文公虽说不是在守丧时婚娶，但等于在丧期婚娶。因为朋友有规劝的义务，所以我提醒你。”他的看法一般都类似这样。一天，他妻子回娘家，约定某一天回来，却提前一天回来了。他很奇怪，妻子回答说：“我记错了，还以为这月小呢。”儒生也没在意。第二天，又一个妻子回到家里，他大为惊愕，再找昨天那个，已经不见了。然而，从这一天起，他日渐瘦弱，终于得了癆病。因为狐女假冒他妻子摄取了他的精气，一晚上就耗去了很多。娶妾的那个朋友听说了此事，也给他写了封信说道：“夫妻同居，不能说不正当。狐魅假托人形，也不能意料到的。但是一夜就大伤元气，不是纵欲不至于这样吧。难道男女私情，不能以礼法来节制吗？况且妖魅不能胜过有德之人，这是古人的训教。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没听说他们遇到妖魅。而这个狐女公然冒犯先生，莫不是先生的德行还存在不完美的地方吗？先生是贤人，求全责备圣贤是《春秋》的大旨。朋友有规劝过错的义务，因此不敢不说出我的想法。你将怎么来回答我？”儒生收到书信，极力辩解，说是乡里人造谣。宋清远先生听了这件事后说：“这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原文】

袁愚谷制府，(讳守侗，长山人，官至直隶总督，谥清惠。)少与余同砚席，又为姻家。自言三四岁时，尚了了记前生；五六岁时，即恍惚不甚记。今则但记是一岁贡生，家去长山不远。姓名籍贯，家世事迹，全忘之矣。余四五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暗；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盖嗜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译文】

袁愚谷总督(名守侗，长山人，官做到直隶总督，死后赐号清惠。)小时候和我同学，又是亲家。他自己说，三四岁时还清清楚楚记得前生的事。五六岁时，就恍恍惚惚记忆不清了。到现在只记得前生是一个岁贡生，家乡离长山不远；至于姓名、籍贯、家世事迹等等，全都忘记了。我四五岁时，夜晚黑暗中能看见东西，和白天一样。七八岁以后，逐渐昏暗不清了。十岁以后，就全看不见了。有时半夜醒来，偶然还能看见黑暗中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和平常一样。十六七岁以后直到现在，有时一两年见上一次，好像闪电光、打石火一般，一弹指间就过去。原来人的爱好欲望一天天增加，那么神智清明就一天天减少。

【原文】

景州李西癘言，其家一佃户最有胆，种瓜亩余，地在丛冢侧。熟时恒自守护，独宿草屋中。或偶有形声，恬不为惧。一夕，闻鬼语嘈杂，似相喧诟。出视，则二鬼冢上格斗，一女鬼痴立于旁。呼问其故，一人曰：君来大佳，一事乞君断曲直，天下有对其本夫，调其定婚之妻者耶？其一人语亦同。佃户呼女鬼曰：究竟汝与谁定婚？女鬼腴腆良久曰：我本妓女。妓家之例：凡多钱者，皆密订相嫁娶。今在冥途，仍操旧术，实不能一一记姓名，不敢言谁有约，亦不敢言谁无约也。佃户笑且唾曰：何处得此二痴物。举首则三鬼皆逝矣。又小时闻舅祖陈公(讳颖孙，岁久失记其字号。德音公之弟，庚子进士，仙居知县秋亭之祖也。)说亲见一事曰：亲串中有歿后妾改适者，魂附病婢灵语曰：我昔问尔，尔自言不嫁，今何负心？妾殊不惧，从容对曰：天下有夫尚未亡，自言必改适者乎？公此问先愤愤，何怪我如是答乎？二事可互相发明也。

【译文】

景州李西说，他家的一个佃户最有胆量，种一亩多瓜田，瓜田在坟地旁边，瓜熟的时候总是他自己守护，独自睡在草屋里。有时偶然有黑影、声响，也一点儿不害怕。一天夜里，他听到鬼声嘈杂，好像相互吵骂。他出来看，发现两个鬼在坟

上打斗，一个女鬼呆呆地站在旁边。他问为什么打斗，一人说：“您来得太好了，有一件事请您评评。天下有当着未婚夫的面，调戏未婚妻的吗？”另一个说的也是这样。佃户问女鬼说：“究竟你和谁订婚了？”女鬼忸怩了半天才说：“我本来是个妓女。按妓院的规矩，凡是钱多的嫖客，都偷偷商定要娶。现在我在阴间，仍操旧业，实在不能一一记住每个嫖客的姓名，不敢说和谁有约定，也不敢说和谁没约定。”佃户笑着唾了一口说：“哪儿找你们这两个傻东西？”一抬头，三个鬼都消失了。我小时候又听舅爷陈公说过他亲自见过的一件事，说亲戚中有一人死后，小老婆改嫁，他的魂附在一个生病的奴婢身上说：“我过去问你，你自己说我死后不改嫁。现在为什么背信弃义？”小老婆一点也不害怕，从容地回答说：“天下有丈夫还没死，就自称以后必定改嫁的女人吗？您问得本来就糊涂，那就别怪我这么回答了。”这两件事可以互相对照启发理解。

【原文】

有讲学者论无鬼，众难之曰：今方酷暑，能往墟墓中独宿纳凉一夜乎？是翁毅然竟往，果无所见。归益自得，曰：朱文公岂欺我哉。余曰：重赍千里，路不逢盗，未可云路无盗也。纵猎终日，野不遇兽，未可云野无兽也。以一地无鬼，遂断天下皆无鬼；以一夜无鬼，遂断万古皆无鬼，举一废百矣。且无鬼之论，创自阮瞻，非朱子也。朱子特谓魂升魄降为常理，而一切灵怪，非常理耳，未言无也。故金去伪录曰：二程初不说无鬼神，但无如今世俗所谓鬼神耳。杨道夫录曰：雨风露雷，日月昼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谓有啸于梁，触于胸，此则所谓不正邪暗，而或有或无，或来或去，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谓祷之而应，祈之而获，此亦所谓鬼神同一理也。包扬录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释家所云、世俗所见也。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且莫要理会。又曰：南轩亦只是硬不信。如禹鼎魑魅魍魎之属，便是有此物；深山大泽，是彼所居。人往占之，岂不为祟。豫章刘道人居一山顶结庵。一日，众蜥蜴入来，尽吃庵中水。少顷，庵外皆堆雹。明日，山下果雹。有一妻伯刘大，人甚朴实，不能妄语。言过一岭，闻溪边林中响，乃无数蜥蜴，各抱一物，如水晶，去未数里下雹，此理又不知如何。旧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后被一无状宗子断其首，民聚哭之，佛颈泥木出舍利。泥木岂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吴必大录曰：因论薛士龙家见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谓实有在天地间。其不信者，断然以为无鬼。然却又有真个见者，郑景望遂以薛氏所见为实。不知此特虹霓之类耳。问虹霓只是气，还有形质。曰既能吸水，亦必有肠肚，只才散便无，如雷部神亦此类。林赐录曰：世之见鬼者甚多，不审有无如何，曰世间人见者极多，如何谓无？但非正理耳。如伯有为厉，伊川谓别是一理。

盖其人气未当尽而强死，魂魄无所归，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见无数形像，似人非人，出没于两水之间。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冲之而过。询之，此地乃昔人战场也。彼皆死于非命，衔冤抱恨，固宜未散。坐间或云，乡间有李三者，死而为厉。乡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设此人一分。后因为人放爆仗，焚其所依之树，自是遂绝。曰是他枉死气未散，被爆仗惊散。沈 录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气不散，为妖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神道务养精神，所以凝聚不散。）万人杰录曰：死而气散，泯然无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气不散。又恁生去凑著那生气便再生。叶贺孙录曰：潭州一件公事，妇杀夫，密埋之，后为祟。事已发觉，当时便不为祟。以是知刑狱里面，这般事若不与决罪，则死者之冤必不解。李壮祖录曰：或问世有庙食之神，绵历数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散。昔守南康久旱，不免遍祷于神。忽到一庙，但有三间敝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灵如响。有人来，而帷中之神与之言者。昔之灵如彼，今之灵如此，亦自可见。叶贺孙录曰：论鬼神之事，谓蜀中灌口二郎庙，是李冰因开离堆立庙。今乃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初间封为王，后来徽宗好道，遂改封为真君。张魏公用兵，祷于庙，其夜梦神语曰：我向来封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得行。今号为真君，虽尊，人以素食祭我，无血食之养，故无威福之灵。今须复封我为王，当有威灵。魏公遂乞复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梦，是一时用兵托为此说。又有梓潼神极灵，此二神似乎割据两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气为灵。古人衅钟衅龟皆此意。汉卿云：李通说有人射虎，见虎后数人随之，乃是为虎伤死之人，生气未散，故结成此形。黄义刚录曰：论及请紫姑神吟诗之事，曰亦有请得正身出现。其家小女子见，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人事一神，只开所录事目于纸而封之祠前，少间开封，而纸中自有答语。此不知是如何？凡此诸说，黎靖德所编语类，班班具载，先生何竟诬朱子乎？此翁索书观之良久，恍然曰：朱子尚有此书耶？惘然而散。然余犹有所疑者。朱子大旨，谓人秉天地之气生，死则散还于天地。叶贺孙录所谓如鱼在水，外面水便是肚里水。鳊鱼肚里水，与鲤鱼肚里水，只是一般，其理精矣。而无如祭祀之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遂不得不云子孙一气相感，复聚而受祭。受祭既毕，仍散入虚无。不识此气散还以后，与元气混合为一欤，抑参杂于元气之内欤？如混合为一，则如众水归海，共为一水，不能使江淮河汉，复各聚一处也。如五味和羹，共成一味，不能使姜盐醯酱各聚一处也。又安能于中掣出某某之气，使各与子孙相通耶？如参杂于元气之内，则如飞尘四散，不知析为几万亿处；如游丝乱飞，不知相去几万亿里。遇子孙享荐，乃星星点点，条条缕缕，复合为一，于事理毋乃不近耶？即以能聚而论，

此气如无知，又安能感格，安能歆享？此气如有知，知于何起，当必有心；心于何附，当必有身。既已有身，则仍一鬼矣。且未聚以前，此亿万微尘，亿万缕缕，尘尘缕缕，各有所知，则不止一鬼矣。不过释氏之鬼，地下潜藏。儒者之鬼，空中旋转。释氏之鬼，平日常存；儒家之鬼，临时凑合耳，又何以相胜耶？此诚非末学所知也。

【译文】

有位讲学者言说世上无鬼，一些人向他问难：“现在正值酷暑，你敢到墓地去独宿纳凉一夜吗？”这位老先生毫不犹豫地去了，一夜平安无事。回来后洋洋自得，说：“朱文公说世上有鬼，难道不是在骗人吗！”我说：“携带许多财物远行千里，路上没有遇上强盗，不能说路上就没有强盗；纵猎终日，没见到野兽，不能说野外就没有野兽。因为一个地方没有鬼，就断言天下根本没鬼；因为一夜没遇上鬼，就断言万古皆无鬼，这等于是举一废百啊。况且，无鬼论的创始人，是晋朝人阮瞻，不是朱文公。朱文公只是说，人死后魂升天魄降地，此为常理，而一切灵怪的出现并非常理，他并未肯定天下无鬼。金去伪记录道：‘二程（程颢、程颐）当初没有说无鬼神，只是说没有现在世俗所说的那种鬼神。’杨道夫记录道：‘雨风露雷，日月昼夜，这些都是鬼神存在的迹象，这里所说的鬼神是光天化日之下公平正直的鬼神。至于所说的于梁间呼啸，触人心胸者，则是所谓阴暗邪妄、忽隐忽现、忽来忽去、忽聚忽散的鬼神。有人祷告，他们就应允，有人祈求，他们就赐与，这足以说明：鬼域与人间同出一理。’包扬记录道：‘鬼神主人生死之理，绝不像佛家所说、世俗人主张的那样，但其事又十分明白，这就不能用道理推论，所以也就不必理会了。’包扬又记录道：‘南轩（宋·张 栻）坚决不信鬼神。可夏禹时期的一尊鼎上铸有魑魅 魍的图像，可见那时已有鬼神，深山大泽，是他们居住之地。人们去占领他们的住地，他们怎么会不出来作祟呢。豫章的刘道人，在一个山顶上结庵居住。一天，许多蜥蜴进庵，喝光了庵里的水。不一会儿，庵外堆满了冰雹。次日，山下果然下了冰雹。有一个女子，他的丈夫叫刘文。刘文人很朴实，不会说假话。刘文说，他曾路过一座山岭，听到溪边林子里有响动，原来是无数只蜥蜴，各自抱着一个像水晶一样的东西。刘文继续向前走了不过几里地，天上就下起了冰雹。这道理又不知该如何解释。过去，有一座城镇，镇里有一尊泥塑的大佛，这一带人十分崇信它。后来有一个无赖砍去了大佛的头，百姓们聚集在大佛面前哭泣，大佛颈部的泥木上长出了舍利。泥木上怎么能长出这种东西，大概是人心所致吧。’吴必大记录道：‘因为谈论到薛士龙家见到了鬼，（朱子）说：世上信鬼神的人，都说天地间确实有鬼；不信鬼神的人，则断定世上无鬼。可是，又有自称真见过鬼的人，郑景望就是以薛氏所见为根据，认为世上有鬼神。其实，他们不知道他

们所见的不过是虹霓之类的东西罢了。有人问：虹霓只是气呢，还是有形有质？（朱子）回答说：它既然能吸水，也自然就有肚肠，只有虹霓消散才形质全无，像雷神一样同属一类。’林赐记录道：‘世上见过鬼神的人很多，不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朱子）说：既然世上有很多人见过鬼神，怎么能说没有呢，但这不是正理。如春秋时伯有为人所杀，死后变为厉鬼，伊川（程颐）认为这说明另一个道理，即一个人气数未尽而强使他死去，他的魂魄无所归依，自然要变为厉鬼。当年有人乘船在淮河上夜行，见到无数影子，似人非人，出没于船两边的水面上。这人明知是鬼，不得已硬冲了过去。一打听，此地是古战场，那些人都死于非命，含冤抱屈，所以死后魂魄不散。在座的一人说：我家乡有个叫李三的人，死后变为厉鬼。乡间只要有祭祀典礼，也一定给他设个牌位。后来因为有人放爆仗，烧掉了李三所依附的一棵树，从此他不再作祟。（朱子）说：这是因为他受屈而死，精气未散，现在被爆仗惊散了。’沈 记录道：‘有人对他的死不服气，所以虽然已死但精气不散，于是便兴妖作怪。如横死之人和僧道死后皆聚气不散。（原注：僧道务养精神，所以凝聚不散。）’万人杰记录道：‘人死后气散，泯然而不留痕迹，是正常现象。那么，因何又有托生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死后气聚未散，又正好与生气凑在一起，于是得以再生。’叶贺孙记录道：‘潭州有一件公案：妻子杀了丈夫，偷偷埋掉了。后来被杀的人出来作祟。事发后，即不再作祟。对这种罪犯如不惩处，则死者的冤枉就不能化解。’李壮祖记录道：‘有人问：世上有许多享受庙祀的神，绵延经历数百年，又是什么道理呢？（朱子）说：庙神享受祭祀久了，也会逐渐消散。以前，我在南康做太守时，那里久旱，人们不免向神祷告求雨。他们偶然来到一座庙宇前，见有三间破屋，颓败不堪。那里的人说，三、五十年前，这座庙非常灵验，以至于求神者可以隔着帷帐与神谈话。当初是那样灵验，而今却如此颓败，可见神也会消散。’叶贺孙记录道：‘谈论鬼神之事，有人说蜀中灌口二郎庙是因为李冰开凿离堆治水有功而为他立的，现在庙里出现许多灵怪，这是他的二儿子闹的，而不是李冰。最初，封庙里的神为王，后来宋徽宗好道，改封真君。张魏公（张浚）用兵时，曾到庙中祷告，夜里梦见庙神对他说：我一向被封为王，得到荤食的祭祀，所以威福得以施行。现在号为真君，虽名份尊贵，但人们用素食祭祀我，尝不到肉腥儿，威福无法施行，自然就不灵了。现在，必须仍封我为王，才能恢复我的威灵。于是张魏公向皇上求情，恢复庙神的原封号。不知道魏公是真做了这个梦，还是因为一时用兵，托此说以鼓舞士气。此地还有一个梓潼神，也很灵。这两个神分别占领两川，形成割据之势。一般地讲，用生物祭祀鬼神，都是借着生气显灵，古人用牲畜血、龟血来祭钟，都是这个意思。汉卿说，李通讲有人射虎，见到虎身后有一

些人相随,这些人都是被虎伤害的人的鬼魂,他们虽死但生气未散,所以聚成人形。’黄义刚记录道:‘谈到请紫姑神吟诗的事,(朱子)说:有时,也能请出神的真身,其家有个女孩子就亲眼见过,但她不知是神是鬼。如衢州有个人事奉一位神,他只要把要问的事儿写在纸上,封起来放在祠堂前,过一会儿开封取纸,答案就已写在纸上了。不知这是什么道理。’凡此种种,皆出于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其中朱子关于鬼神有无的观点写得明明白白,先生为什么竟诬陷朱子,说他主张无鬼呢?”这位老先生赶忙要来《朱子语类》,细心阅读,过了好一会儿,才渐疚地说:“原来朱子还有这样一本书!”说完,沉默地走了。然而我对朱子的观点还有疑惑之处:按朱子的主张,人是秉承天地之气而生,死则气散而还归于天地。叶贺孙记录的所谓“(人的生死)如同鱼在水中,外面的水就是肚子里的水,鳊鱼肚子里的水与鲤鱼肚子里的水是一样的”,其道理十分精辟;但这不能像祭祀之礼那样由圣人制订,载于经典。所以不得不说先人与子孙一气相通,聚起来接受祭祀。受祭之后,又散入虚无之中。我不明白这种气散还之后,是与天地间的元气混为一体呢?还是混杂于元气之内呢?如果混为一体,那就如同百川归海,众水合一,无法分清哪是长江水,哪是淮河水,哪是汉水之水了;又如同用五种调料做汤,合成一种味儿,然后也就无法分出这味儿中哪是姜味儿,哪是盐味儿,哪是醋味儿,哪是酱味儿。又怎能从天地间分离出某某人的气,使之与各自子孙的气相通呢?如果是掺杂于元气之内,那么它就会像灰尘一样四散飞扬,不知会分离到几万亿处,像游丝乱飞,不知会相距几万亿里。遇到子孙祭祀,他们只是星星点点,条条缕缕,分散在广阔的空间,如果说能聚合为一,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即便是能聚合,此气若无知觉,又怎能感觉到子孙的祭祀呢?又怎能享用祭品呢?此气若有知觉,知觉由何而起?有知觉必然有心,那么心附于何处呢?所以若有心就一定有身,有了身,就是鬼了,于是又成为有鬼论。再回过头来说,这种气聚集起来之前,如果那亿万微尘,亿万缕缕,尘尘缕缕皆有知觉的话,就不止是一个鬼了。不过是佛家所说的鬼,潜藏于地下;儒家所说的鬼,旋转于空中。佛家的鬼,平时一直存在,儒家的鬼,是临时凑合起来的,他们又怎么能相互取胜呢?这实在不是学问浅薄的人所能明了的。

【原文】

乌鲁木齐千总某,患寒疾。有道士踵门求诊,云有夙缘,特相拯也。会一流人高某妇,颇能医。见其方,骇曰:桂枝下咽,阳盛乃亡。药病相反,乌可轻试。力阻之。道士叹息曰:命也夫。振衣竟去。然高妇用承气汤竟愈,乃以道士为妄。余归以后,偶阅邸抄,忽见某以侵蚀屯粮伏法,乃悟道士非常人,欲以药毙之,全其

首领也。此与旧所记兵部书吏事相类，岂非孽由自作，非智力所可挽回欤？

【译文】

乌鲁木齐的某千总，得了寒疾。有一个道士上门为他诊治，说他们过去有缘，特地前来相救。恰好一个被流放的高某的妻子，很懂医术，看了药方，吃惊地说：“桂枝吃下去，会使阳气过盛而死亡。药物和病情相反，怎能轻易服用？”就极力阻止他。道士叹息一声说：“真是命啊！”抖抖衣服走了。高某的妻子用承气药汤治愈了千总的病，于是就认为道士是骗人。我回来偶然阅读邸报，得知千总因侵吞屯粮而伏法，才醒悟那道士不是平常之人。他想用药物药死千总，使他保全身首。这与过去我记述的兵部书吏的事情相类似。可见如果罪孽出自自己，不是智慧所能挽回的。

【原文】

姚安公云，人家奇器妙迹，终非佳事。因言癸巳同年牟丈家（不知即牟丈，不知或牟丈之伯叔，幼年听之未审也。），有一砚，天然作鹅卵形，色正紫，一鹄眼如豆大，突出墨池中心，旋螺旋理分明，瞳子炯炯有神气。拊之，膩不留手。叩之，坚如金铁。呵之，水出如露珠。下墨无声，数磨即成浓沈。无款识铭语，似爱其浑成，不欲椎凿。匣亦紫檀根所雕，出入无滞，而包裹无纤隙，摇之无声。背有紫桃轩三字，小仅如豆，知为李太仆日华故物也。（太仆有说部，名紫桃轩杂缀。）平生所见宋砚，此为第一。然后以珍此砚忤上官，几罹不测，竟恚而撞碎。祸将作时，夜闻砚若呻吟云。

【译文】

姚安公说：人们家里有奇妙的器具用品，到底不是好事。他说起癸巳年科举同榜的牟老先生家里，（记不清是牟老先生，还是牟老先生的伯叔父了，幼年时听得不详细。）有一方砚台，天然形成鹅卵形，紫色十分纯正，有一个鹄眼，像豆子大小，突出在墨池中心，上面螺旋形的纹理很分明。鹄眼的眼珠子闪闪发光，很有神气的样子。抚摸的时候，滑膩得一点不粘手。用手敲一下，坚硬得像金属似的。用口呵气时，砚台上形成露珠。研墨时一点声音也没有，只要磨几次墨汁就很浓很黑了。砚台没有刻着款识铭语，仿佛因为喜欢这砚台保留天然模样，不想刻上文字。砚匣也是紫檀树的树根雕成，砚台放进去很方便，但装进砚台后就把匣子填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摇动也没有撞击声。匣背有“紫桃轩”三个字，字小得像豆子那样，从这一点可知是太仆寺少卿李日华的遗物。（李日华著有杂记《紫桃轩杂缀》。）平生见过的宋砚之中，这方砚台当数第一。但是，后来因为珍惜这方砚台却得罪了上司，几乎遭到意想不到的灾祸，就很生气地把这方砚台掼

碎了。在灾祸将要发作时，晚上听到砚台发出好像是呻吟的声响。

【原文】

余在乌鲁木齐日，城守营都司朱君，馈新菌。守备徐君，因言昔未达时，偶见卖新菌者欲买。一老翁在旁，诃卖者曰：渠尚有数任官，汝何敢此？卖者逡巡去。此老翁不相识，旋亦不知其何往。次日，闻里有食菌死者。疑老翁是社公；卖者后亦不再见，疑为鬼求代也。吕氏春秋，称味之美者，越骆之菌。本无毒，其毒皆蛇虺之故，中者使人笑不止。陈玉仁菌谱，载水调苦茗白矾解毒法。张华博物志、陶宏景名医别录，并载地浆解毒法，盖以此也。（以黄泥调水，澄而饮之曰地浆）。

【译文】

我在乌鲁木齐时，守城军营都司朱君送了一些鲜蘑菇给我，守备徐君因所以说：当年他还没有通达为官时，偶尔见到一位卖鲜蘑菇的人，想买一点。旁边有一位老者，却大声斥责卖鲜蘑菇的人说：“他还要在这里做几任官，你怎么敢这样做，把这种东西卖给他吃？”卖者犹豫而去。徐君并不认识那位老者，事后老者亦不知去向。第二天，听说有人吃了蘑菇后死掉了。徐君怀疑那位老者是土地爷的化身。那个卖蘑菇的人也再没遇见，怀疑是找替身的鬼。《吕氏春秋》称味道最美的蘑菇莫过去越骆之地出产的蘑菇。这样蘑菇本来无毒，有毒的都是被毒蛇、毒虫污染过的。吃了这种毒蘑菇，会使人不停地笑。陈仁玉所作《菌谱》中，载有用苦茗白矾的解毒药方，张华的《博物志》、陶宏景的《名医别录》都载有地浆解毒法。地浆解毒法，是用黄泥调水，澄清以后饮用。

【原文】

亲串家厅事之侧，有别院，屋三楹。一门客每宿其中，则梦见男女裸逐，粉黛杂沓，四周环绕，备诸状。初甚乐观，久而夜夜如是，自疑心病也。然移住他室，则不梦。又疑为妖。然未睡时，绝无影响，秉烛至旦，亦无见闻。其人亦自相狎戏，如不睹旁尚有人，又似非魅，终莫能明。一日，忽悟书厨贮牙镌石琢横陈像，凡十余事，秘戏册卷，大小亦十余事。必此物为祟，乃密白主人尽焚之。有知其事者曰：是物何能为祟哉？此主人征歌选妓之所也，气机所感，而淫鬼应之。此君亦青楼之狎客也，精神所注，而妖梦通之。水腐而后蠅蠹生；酒酸而后醯鸡集，理之自然也。市肆鬻杂货者，是物不少，何不一一为祟？宿是室者，非一人，何不一一入梦哉？此可思其本矣。徒焚此物无益也。某氏其衰乎。不十年，而屋易主。

【译文】

我的一个亲戚家大厅的旁边，有别人家的一座小院，院内有三间屋子。有一个门客在里面住宿，总梦见男男女女赤身裸体地相互追逐，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

淫态。他开始很喜欢看，时间长了，夜夜都做这种梦，便怀疑自己得了心病。但是换别的房子住，却不作梦，又怀疑是妖魅。但没睡着的时候，丝毫没有动静。点着灯烛直至天明，也没看见听见什么。梦中的那些人相互狎玩，旁若无人，又觉得不像是妖魅，最终也没弄明白。一天门客忽然想起书橱里放着牙雕石刻的各种淫态裸女像，共有十几件。还有闺房秘戏图，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卷。他想肯定是这些东西作怪，就悄悄全都烧了。有知道这事的人说：“这些东西怎么能作怪呢？这个地方是主人征选歌妓的地方。由于气机感应，淫鬼便前来响应。这个门客也是出入妓院的嫖客，他精神贯注在这方面，妖便与他在梦中相通。水腐发臭，才会生虫；酒变质发酸，才会引来醯鸡，这是当然的道理。街肆上卖杂货的地方，这种东西并不少，为什么不作怪呢？住过这间屋子的也不只他一人，别人为什么不做这种梦呢？这就要从自身找原因了。仅仅烧掉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家人可能要衰败了吧？不到十年，果然这幢房子换了主人。

【原文】

明公恕斋，尝为献县令，良吏也。官太平府时，有疑狱，易服自察访之。偶憩小庵，僧年八十余矣，见公合掌肃立。呼其徒具茶。徒遥应曰：太守且至，可引客权坐别室。僧应曰：“太守已至，可速来献。公大骇曰：尔何以知我来？曰：公一郡之主也，一举一动，通国皆知之，宁独老僧。又问：尔何以识我？曰：太守不能识一郡之人。一郡之人，则孰不识太守。问：尔知我何事出？曰：某案之事，两造皆遣其党，布散道路间久矣，彼皆阳不识公耳。公恍然自失。因问：尔何独不阳不识？僧投地膜拜曰：死罪死罪！欲得公此问也！公为郡不减龚黄。然微不嫌于众心者，曰好访。此不特神奸巨蠹，能预为蛊惑计也。即乡里小民，孰无亲党？孰无恩怨乎哉？访甲之党，则甲直而乙曲；访乙之党，则甲曲而乙直。访其有仇者，则有仇者必曲；访其有恩者，则有恩者必直。至于妇人孺子，闻见不真；病媪衰翁，语言昏愤，又可据为信讞乎？公亲访犹如此，再寄耳目于他人，庸有幸乎？且夫访之为害，非仅听讼为然也。閭阎利病，访亦为害，而河渠堤堰为尤甚。小民各私其身家，水有利则遏以自肥；水有患则邻国为壑，是其胜算矣。孰肯揆地形之大局，为永远安澜之计哉？老僧方外人也，本不应预世间事，况官家事耶？第佛法慈悲，舍身济众，苟利于物，固应昌死言之耳。惟公俯察焉。公沈思其语，竟不访而归。次日，遣役送钱米。归报公曰：公返之后，僧谓其徒曰：吾心事已毕。竟泊然逝矣。此事杨丈汶川尝言之。姚安公曰：凡狱情虚心研察，情伪乃明。信人信己，皆非也。信人之弊，僧言是也；信己之弊，亦有不可胜言者。安得再一老僧，亦为说法乎。

【译文】

明恕斋先生曾任献县令，是一位好官。他任太平府知府时，因有一宗疑案，便换上便装亲自查访。偶然在一座小庙里休息，庙中的和尚八十多岁了，见了他合掌肃立，呼唤他的徒弟备茶。徒弟在远处应声说：“太守要来了，可否先引客人在旁屋休息？”和尚回答说：“太守已经到了，赶快献茶来。”明大人大吃一惊说：“怎么知道我要来？”和尚回答说：“大人是一郡之主，一举一动，全郡都知道，岂止我一人知道？”又问，你怎么认识我？回答说，太守不能认识郡中所有的人，全郡的人谁不认识太守呢？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事出来？和尚说，是为某件案子的事而来。双方早就派了他们的同伙，分散在您经过的沿路上了，不过都假装不认识大人。明公听了，恍然若有所失，又问，你怎么不佯装不认识我呢？老僧急忙跪下磕头，说：“死罪死罪！就想等大人这么问呢。大人作为一郡之主，政绩不差于龚遂、黄霸。但使百姓心中稍嫌不足的就是好微服私访。这不仅容易让那些大奸大恶们施计加以利用，就是乡里小民，谁没有亲朋好友？谁没有恩怨呢？访查到甲的朋友，那么甲就有理而乙没有理；访查到乙的同伙，甲就没理而乙有理。询问到与当事人有仇的，那么当事人肯定没理；询访到与当事人有恩的，那么当事人肯定有理。至于妇女小孩，所见所闻不真实；衰翁病婆，话语胡涂，这怎能做为定案的根据呢？大人亲自访查还是这样，如果再依靠别人的所见所闻来定案，能有好效果吗？而且，私访的弊端，不仅仅体现在判案上。民情败坏，私访也有害。在修河渠、筑堤堰上尤为突出。小民们只顾自身的利益，当水有利于自己时，就竭力拦截自用；当水成患时，就把邻里当作沟壑，转嫁灾祸，这就是他们的神机妙算。谁肯出面根据地形的大局，制定长久的治水计划呢？老僧是世外之人，本不应该干预人世间的物事，何况官府的事务？但是佛法慈悲，舍身帮助众人，只要有利于事，就应该冒死直言相告。望大人明察。”明公深思老僧的一番话，竟不再私访而回府去了。第二天，明大人派衙役给老和尚送钱粮。衙役回来向他报告说：“大人回府之后，老和尚对他的徒弟们说，我的心事已经了结。”竟恬静地辞世了。杨汶世先生曾讲过这件事。姚安公说：“凡是审案断案，只要虚心研究观察，真伪就会明了。过分相信别人和自己，都是不对的。过分听信别人的弊端，正如老僧所讲的；盲目相信自己的害处，也有说不完的例子。真想再有一个老和尚，也为我们说法。”

【原文】

舅氏健亭张公言，读书野云亭时，诸同学修楔佟氏园，偶扶乩召仙，共请姓名，乩题曰：偶携女伴偶闲行，词客何劳问姓名？记否瑶台明月夜，有人嗔唤许飞琼。再请下坛诗词，又题曰：三面纱窗对水开，佟园还是旧楼台。东风吹绿池塘草，

我到人间又一回。众窃议诗情凄婉，恐是才女香魂。然近无此闺秀，无乃炼形拜月之仙姬乎？众情颠倒，或凝思伫立，或微谑通词。乩忽奋迅大书曰：衰翁憔悴雪盈颠，傅粉熏香看少年。偶遣诸郎作痴梦，可怜真拜小婵娟。复大书一笑字而去。此不知何代诗魂，作此狡狴。要亦轻薄之意，有以召之。

【译文】

舅舅张健亭先生说：在野云亭读书时，同学们到佟氏花园举行修楔活动。有人扶乩请仙，请问仙人姓名。乩仙题词说：“偶携女伴偶闲行，词客何劳问姓名？记否瑶台明月夜，有人嗔唤许飞琼。”同学再请仙人题下坛诗，乩仙又写道：“三面纱窗对水开，佟园还是旧楼台。东风吹绿池塘草，我到人间又一回。”大家窃窃私语，认为诗歌的感情凄凉动人，恐怕是才女的幽魂来了。不过，附近没有这样一个大家闺秀，难道是在这里炼形拜月的仙女吗？大家都动情了，有人站立沉思，有人讲一些有调情色彩的话。乩坛上忽然挥动木笔，大书道：“衰翁憔悴雪盈颠，傅粉熏香看少年。偶遣诸郎作痴梦，可怜直拜小婵娟。”后面又写了一个大大的“笑”字，仙人就回去了。这不知是那个朝代的诗人鬼魂，做出这种狡猾的行为。大概也是因为同学叫他来时，也有些轻薄的态度，所以会这样。

【原文】

胡厚庵先生言，有书生昵一狐女，初遇时，以二寸许壶卢授生，使佩于衣带，而自入其中。欲与晤，则拔其楔便出。婉，去则仍入而楔之。一日行市中，壶卢为偷儿剪去，从此遂绝，意恒怅怅。偶散步郊外，以消郁结，闻丛翳中有相呼者，其声狐女也。就往与语，匿不肯出，曰：妾已变形，不能复与君见矣。怪诘其故，泣诉曰：采补炼形，狐之常理。近不知何处一道士，又搜索我辈，供其采补。捕得，禁以神咒，即僵如木偶，一听其所为。或有道力稍坚，吸之不吐者，则蒸以为脯，血肉既啖，精气亦为所收。妾入壶卢，盖避此难，不意仍为所物色，攘之以归。妾畏罹汤镬，已献其丹，幸留残喘。然失丹以后，遂复兽形，从此炼形，又须二百年，始能变化。天荒地老，后会无期，感念旧恩，故呼君一诀。努力自受，毋更相思也。生愤恚曰：何不诉于神？曰：诉者多矣。神以为悖入悖出，自作之愆。杀人人杀，相酬之道，置不为理也。乃知百计巧取，适以自戕。自今以往，当专心吐纳，不复更操此术矣。此事在乾隆丁巳戊午间。厚庵先生曾亲见此生。后数年，闻山东雷击一道士，或即此道士淫杀过度，又伏天诛欤。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挟弹者，又在其后，此之谓矣。

【译文】

胡厚庵先生说：有个书生与一个狐女亲昵相爱。最初相遇时，狐女就给了书

生一个二寸长的葫芦，让他佩带在衣带上，自己钻入其中。书生想要见她，就拔去葫芦塞儿，狐女就出来与他幽会，然后仍钻回到葫芦中。一天，书生在街上行走，葫芦被小偷儿偷去了。从此后，他与狐女断绝了往来，心中总是闷闷不乐。一次，偶尔到效外散步，以排解心中的郁结。忽然，听到丛林中有人招呼他，那是狐女的声音。书生寻声而往，想与她谈话，但狐女藏匿起来不肯露面，说：“奴家模样已经变了，不再是人形，所以不能再和您相见了。”书生奇怪地问她原因何在，狐女哭泣着说：“采补炼形，是狐家修炼之常理。近来，不知哪儿来了一个道士，又来搜捕我们狐辈，供他采补。只要被他抓住，他就念神咒来施以控制，使被俘者僵滞如木偶，任其所为。偶或遇上道力较强的狐，吸不出他的精气，道士就把他蒸成肉脯吃掉。肉体被道士吃掉，精气自然也被他吸收。奴家钻入葫芦就是为了躲避这一劫难，想不到还是被他找到了，抓回了他的住处。奴家惧怕受汤镬之苦，已将丹真献出，方得苟延残喘。但是因为失去了丹真，所以又恢复了兽形，如果想再化做人形，又需修炼二、三百年。到那时天荒地老，恐怕你我再无相会之期了；奴家感念您的旧恩，所以现在呼唤您以为诀别。请您千万保重，不要再思念我了。书生听罢愤愤地说：“为什么不到神那里去告他？”狐女说：“告他的多了。但是神认为狐类采补炼形，悖于天理；道士采狐类精气修炼，是悖于上述之理的理；杀人者被人杀，是自作自受，所以神对此置之不理。由此可知，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实际上是自我戕害。从今以后，我将专心于吐纳之功，不再重操采补之术了。”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丁巳、戊午年间，厚庵先生曾经亲眼见过上面说的那位书生。几年之后，听说山东境内有一个道士被雷劈死了。有人说，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道士，他因为淫杀过度，遭到天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挟弹者又在其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从弟东白宅，在村西井畔后。前未为宅时，缭以周垣，环筑土屋。其中有屋数间，夜中辄有叩门声，虽无他故，而居者恒病不安。一日门旁墙圯，出一木人，作张手叩门状，上有符。乃知工匠有卑于主人，作是镇魇也。故小人不可与轻作缘，亦不可与轻作难。

【译文】

我的堂弟东白住宅在村西的井旁。从前还没有建造他这所住宅的时候，围了一圈土墙，沿着土墙，又建了一圈土屋。其中有几间土屋，夜里总有敲门声。虽然没出什么事，但住在里面的人总是坐卧不安。一天，门旁的一堵土墙倒塌了，墙里露出一个木头人来，作着抬手敲门的姿势，身上贴有符。人们这才知道是工匠

对主人有怨，造下这个木人来报复。所以说，不能轻易与小人交友，但也不可轻易得罪他们。

【原文】

何子山先生言，雍正初，一道士善符，尝至西山极深处，爱其林泉，拟结庵习静。土人言是鬼魅之巢窟，伐木采薪，非结队不敢入，乃至狼虎不能居。先生宜审。弗听也。俄而鬼魅并作，或窃其屋材；或魇其工匠；或毁其器物；或污其饮食。如行荆棘中，步步挂碍，如野火四起，风叶乱飞，千手千目，应接不暇也。道士怒，结坛召雷将。神降，则妖已先遁。大索空山，无所得。神去，则数日复集，如是数回，神恶其渎，不复应。乃一手结印，一手持剑，独与战。竟为妖所踣，拔须败面，裸而倒悬，遇樵者得解，狼狈逃去。道士盖恃其术耳。夫势之所在，虽圣人不能逆，党之已成，虽帝王不能破。久则难变，众则不胜诛也。故唐去牛李之倾轧，难于河北之藩镇。道士昧众寡之形，客主之局，不量力而撓其锋，取败也，宜哉。

【译文】

何子山先生说，雍正初年，有一道士善用符。他来到西山深处，喜爱这里的山林和泉水，打算建屋修身静养。当地人说，这儿是鬼魅的巢穴，伐木、打柴的人不成群结队，都不敢上这里来，甚至豺狼虎豹也不能在此居住。先生应当慎重。道士不听。没过多久，鬼魅一起作怪，有的偷建屋用的材料；有的迷魇工匠；有的毁坏器具物品；有的则弄脏饮水和食物。使他像行走在荆棘丛中，步步是阻碍；像四周野火烧起，草叶乱飞，即便有千手千眼，也应付不过来。道士大怒，设坛作法请雷部神将。神降下，而妖鬼已先逃跑了。神搜索空山，毫无所获，便离去了。但过了几天鬼魅又集合而来。这样反复几次，神怪罪道士轻慢，请也不来了。道士便一手拿印，一手持宝剑，独自与鬼魅战。竟被鬼妖打翻在地，拔去胡须，打得鼻青眼肿，扒光衣服倒挂在树上。幸亏遇到个砍柴的把他解救下来。他狼狈地逃走了。道士不过依仗自己的法术。在大势所趋之时，即使是圣人也难于扭转局势。团伙已形成，纵然是帝王也不能攻破。时间一久就会发难；这种人多了杀也杀不光。所以唐王朝排除了牛李党争，但对河北的藩镇割据却束手无策。道士不知寡众的形势，不辨主客的局面，自不量力地往刀刃上撞，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

【原文】

小人之计万变，每乘机而肆其巧。小时闻村民夜中闻履声以为盗，秉炬搜捕，了无形迹，知为魅也，不复问。既而 篋者知其事，乘夜而往，家人仍以为魅，偃息勿省，遂饱所欲去。此犹因而用之地。邑有令，颇讲学，恶僧如仇。一日，僧以被盗告，庭斥之曰：尔佛无灵，何以庙食？尔佛有灵，岂不能示报于盗，而转渎官长

耶。挥之使去。语人曰：使天下守令用此法，僧不沙汰而自散也。僧固黠甚，乃阳与其徒修忏祝佛，而阴赂丐者，使捧衣物跪门外，状若痴者。皆曰佛有灵，坛施转盛。此更反而用之，使厄我者助我也。人情如是，而区区执一理与之角，乌有幸哉。

【译文】

小人的计谋千变万化，常常趁有机会就施行巧计。小时候，听说村里有户人家半夜听到脚步声，以为是强盗，就举着火把到处搜捕，却又不见踪迹。大家知道是妖怪，也就不再找了。不久，小偷知道这件事，晚上就去这户人家偷窃。这户人家仍然以为是妖怪，就只顾睡觉，不去理睬，小偷就痛快地干了一番。这件事还是乘机而做的。这县有个县令，相信理学，憎恨僧人像仇人一样。有一天，僧人报告被盗，县令当堂训斥道：“你的佛法没有灵验的话，怎能得到供养？你的佛法有灵验的话，难道不会让盗贼得到报应，却反过来要麻烦长官吗？”说罢，摆了摆手，就让僧人离开，还对人说：“假使天下的太守县令都用我这办法，僧人不用淘汰，就会自动解散了！”僧人本来十分狡猾，就明里和徒弟们做佛事祈祷，暗中收买一个讨饭人，让他捧着一些衣物跪在寺门外，样子像呆子一样。大家都说这寺里佛法灵验，百姓们的布施越发丰盛。这是反用计谋，使害我的人变成助我的人。人情都是这样，依仗一种道理和小人争斗，哪有什么好处呢！

【原文】

张某瞿某，幼年同学，长相善也。瞿与人讼。张受金，刺得其阴谋，泄于其敌，瞿大受窘辱，衔之次骨。然事密无左证，外则未相绝也。俄张死，瞿百计娶得其妇。虽事事成礼，而家庭共语，则仍呼曰张几嫂，妇故朴愿，以为相怜相戏，亦不较也。一日，与妇对食，忽跃起自呼其名曰：瞿某尔何太甚耶？我诚负心，我妇归汝足偿矣。尔必仍呼嫂，何也？妇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妇嫁；即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义，亦不能责汝娶朋友妇也。今尔不以为妇，仍系我姓呼为嫂，是尔非娶我妇，乃淫我妇也。淫我妇者，我得而诛之矣。竟颠狂数日死。夫以直报怨，圣人不禁，张固小人之常态，非不共之仇也。计娶其妇，报之已甚矣。而又视若倚门妇。玷其家声，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其愤激为厉哉。

【译文】

张某和瞿某，小时候是同学，长年友善。后来，瞿某与人打官司，张某接受了人家的金钱，探出了瞿某的秘密，泄露给瞿某的仇家。瞿某因此而大受其辱，陷于窘境。瞿某听说张某从中捣鬼，对他恨之入骨。但因张某事情办得机密，未抓到他的把柄，所以瞿某表面上仍与他维持关系。不久，张某突然死了，瞿某千方百计娶来张某的媳妇。虽然事事依礼而行，但平时谈话，瞿某对她仍以嫂相称。张某

的媳妇为人质朴，以为新夫出于怜爱，与她往来戏谑，所以并不介意。一天，瞿某与她一同进餐，忽然蹦起来喊着自己的名字说：“瞿某，你太过分了！我固然是负心之人，但我的媳妇已经归你了，这完全可以补偿我的过失，你为什么还要称她为嫂呢？女人死了丈夫转嫁他人是常事，男人娶再嫁之妇也是常事。我既然已经死了，就不能禁止我的媳妇嫁人，当然也不能禁止你娶她。我已经失掉了朋友的义气，也就无权责备你娶朋友的媳妇。现在，你不把她当成媳妇来对待，仍带着我的姓称她为张大嫂，所以，你不是娶了我的媳妇，而是在奸淫我的妻子。对奸淫我妻子的人，我就有权将他杀死了。”瞿某从此颠狂起来，没几天就死了。如果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进行报复，圣人也不好禁止。张某的行动，固然表现了小人的处世态度，但还不能算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瞿某用计谋娶了张某的媳妇，报复的手段已经过份了；却又把她当作倚门之妓，玷污张某的门风，真是太过份了。怎么能怪张某的魂灵如此愤激。

【原文】

一恶少感寒疾，昏愤中魂已出舍，怅怅无所适。见有人来往，随之同行，不觉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为检籍良久，蹙额曰：君多忤父母，于法当付镬汤狱。今寿尚未终，可且反，寿终再来受报可也。恶少惶怖，叩首求解脱。吏摇首曰：此罪至重，微我难解脱，即释迦牟尼亦无能为力也。恶少泣涕求不已。吏沉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禅师登座，问，虎颌下铃，何人能解？众未及对，一沙弥曰：何不令系铃人解。得罪父母，还向父母忏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虑罪业深重，非一时所可忏悔。吏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之闻杀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归，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涤虑，转为父母所爱怜。后年七十余乃终，虽不知其果免地狱否，然观其得寿如是，似已许忏悔矣。

【译文】

有一个恶少患了寒症，昏迷中灵魂离开了肉体，茫茫然不知往哪里去。见有人来来往往，便跟着一起走，不知不觉到了阴曹地府。遇见一个小吏正好是他的熟人。小吏替他翻生死簿，皱着眉头说：“您太不孝顺父母，按法律应当下油锅。现在你寿命还没完，先回去，寿命完了再来受报应好了。”恶少吓坏了，磕头请求解救。小吏摇头说：“这种罪过很重，不但我解救不了，就是释迦牟尼也无能为力。”恶少痛哭流涕哀求不止。小吏想了一会儿说：“有一个故事，您知道吗？一个禅师登上法座，问老虎脖子上的铃铛，谁能解下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小和尚说：‘为什么不叫系铃人去解？’得罪了父母，还得向父母悔罪，或许有希望免罪吧。”恶少担心罪恶太重，不是一时所能忏悔的。小吏笑着说：“还有一个故事，您

没听说杀猪的王屠户，放下屠刀，立刻成了佛吗？”地府派一名鬼卒送他回去，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从此他洗心革面，反而得到了父母的怜爱，后来活到七十多岁才死。虽然不知道他是否免除了地狱的报应，可看他这么长寿，似乎已获准他悔过了。

【原文】

许文本言，老僧澄止有道行，临歿，谓其徒曰：我持律精进，自谓是四禅天人。世尊嗔我平生议论，好尊佛而斥儒。我相未化，不免仍入轮回矣。其徒曰：崇奉世尊，世尊反嗔乎？曰此世尊所以为世尊也。若党同而伐异，扬己而抑人，何以为世尊乎？我今乃悟，尔见犹左耳。因忆杨槐庭言，乙丑上公车时，偕同年数人行。适一僧同宿逆旅，偶与闲谈。一同年目止之曰：君奈何与异端语。僧不平曰：释家诚与儒家异，然彼此均各有品地。果为孔子，可以辟佛，颜曾以下勿能也。果为颜曾，可以辟菩萨，郑贾以下勿能也。果为郑贾，可以辟阿罗汉，程朱以下勿能也。果为程朱，可以辟诸方祖师，其依草附木，自托讲学者，勿能也。何也，其分量不相及也。先生而辟佛，毋乃高自位置乎？同年怒且笑曰：惟各有品地，故我辈儒可辟汝辈僧也。几于相哄而散。余谓各以本教而论，譬如居家，三王以来，儒道之持世久矣，虽再有圣人勿能易，犹主人也。佛自西域而来，其空虚清静之义，可使驰鹜者息营求，忧愁者得排遣。其因果报应之说，亦足警戒下愚，使回心向善，于世不为无补，故其说得行于中国，犹挟技之食客也。食客不修其本技，而欲变更主人之家政，使主人退而受教，此佛者之过也。各以末流而论，譬如种田，儒犹耕耘者也。佛家失其初旨，不以善恶为罪福，而以施舍不施舍为罪福，于是惑众蠹财，往往而有。犹侵越疆畔，攘窃禾稼者也。儒者舍其耒耨，荒其阡陌，而皇皇持挺荷戈，日寻侵越攘窃者与之格斗。即格斗全胜，不知己之稼穡如何也，是又非儒之耶？夫佛自汉明帝后，蔓延已二千年，虽尧舜周孔复生，亦不能驱之去。儒者父子君臣、兵刑礼乐，舍之则无以治在下。虽释迦出世，亦不能行彼法于中土。本可以无争，徒以缁徒不胜其利心，妄冀儒缁佛伸，归佛者檀施当益富。讲学者不胜其各心，著作中苟无辟佛数条，则不足见卫道之功。故两家语录，如水中泡影，旋生旋灭，旋灭旋生，互相诟厉而不止。然两家相争，千百年后，并存如故；两家不争，千百年后，亦并存如故也。各修其本业可矣。

【译文】

许文本说，老和尚澄止很有道行，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徒弟们说：“我坚持佛门戒律，精诚修进，自认为是第四禅天的人。世尊佛祖却怪我平生所发议论，一味推崇佛理、排斥儒学。我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死后仍不免进入轮回转生之中。”

他的徒弟说：“您崇奉世尊佛祖，世尊为何反而嗔怪呢？”澄止说：“这就是佛祖之所以成为佛祖的原因。如果佛祖也党同而伐异，褒扬自己而排斥他人，怎么能为佛祖呢？我现在已醒悟，你们却还糊涂呢。”由此想起杨槐庭说，乾隆十年进京赴考时，他和几位举人同行，恰巧和一位和尚同住一个旅馆。他偶然与这位和尚闲谈，一位同年使眼色制止说：“你怎么和持异端邪说的人闲聊。”和尚不平地说：“佛家诚然与儒家不同，然而彼此都各有品第。如果是孔子，可以批评佛，颜回、曾参以下的就不行了；如果是颜回、曾参，可以批评菩萨，郑兴、贾逵以下就不行了；如果是郑兴、贾逵，也还可以批评阿罗汉，程颐、朱熹以下就不行了；如果是程颐、朱熹还可以批评各方祖师。那些攀龙附凤、自称是道学家的人，就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份量不够。你来批评佛，是不是高抬自己了呢？”那位同年又气又笑，说：“正因为各有品第，所以我们几个儒生就可以批评你这个和尚了。”双方几乎相互争吵起来，不欢而散。我认为，分别以本教而论，比如居家过日子；三王以来，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很久了，即便再有贤能之人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就像是主人一样；佛教从西域传来，它那空虚清净的教义，可以使钻营奔走的人停止这种忙乱，可以使有忧愁的人得到排解。它的因果报应之说，也足以警告那些蠢蠢众生，促使他们回心向善，这对人世不是没有补益的。所以佛家学说得以流传于中国，就像掌握了某种技能的食客。食客不修炼自己的技能，却要变更主人的家政，使主人放弃主人的地位而接受食客的调遣，这就是佛家的过错了。以两家的效果而论，比如种田：儒家就像种田的人；而佛家却失去了他的初衷，不以善恶判定有罪有福，而是用施舍还是不施舍来判定有罪有福。于是蛊惑群众、侵吞钱财的事经常发生。这就像越过田界、窃夺别人的庄稼一样。这样儒家也舍弃了耕具，任田地荒芜，却匆匆忙忙地手持棍棒，天天寻找越界窃夺的人格斗。即便格斗全胜，却不知自己的庄稼怎样了。这不又是儒家的错了吗？佛教自东汉明帝传入后，已流传了两千年，纵然尧、舜、周公、孔子再生，也不能将他们驱逐出去。儒家倡导君、臣、父、子，兵、刑、礼、乐，舍弃这些便无法治理天下。就是释迦牟尼出世，也不能在中国推行他的主张。两家本来可以不争，只是僧徒们在求利心的驱使下，妄想排斥儒家，光大佛教，皈依佛门的人多，布施也更多。道学家们在求名心的驱使下，著作中如果没有几条批判佛家的内容，就显不出卫道的功劳。所以两家的语录，好像水中泡影，忽生忽灭，忽灭忽生，互相大骂不止。然而，两家相争，在千百年后，还像原先那样并存；两家不相争，千百年后，也还像原先那样并存。所以还是各自修行自己的本业好了。

【原文】

陈瑞庵言，献县城外诸邱阜，相传皆汉冢也。有耕者误犁一冢，归而寒热谵语，责以触犯。时瑞庵偶至，问汝何人？曰汉朝人。又问汉朝何处人？曰我即汉朝献县人，故冢在此，何必问也。又问此地汉即名献县耶？曰然。问此地汉为河间国，县曰乐成，金始改献州，明乃改献县，汉朝安得有此名？鬼不语，再问之，则耕者苏矣。盖传为汉冢，鬼亦习闻，故依托以求食，而不虞适以自败也。

【译文】

陈瑞庵先生说，献县城外有一些土丘，相传都是汉代的坟墓。有一位耕地的农夫，不小心犁了一座坟，回家后发冷发热说胡话，责难他触犯了古人。这时陈瑞庵先生偶然到此，问你是什么人？回答说是汉朝人。又问是汉朝什么地方的人？回答说我就是汉朝献县人，所以坟墓就在这儿，这又何必问。又问这地方汉朝时就叫献县吗？鬼回答是。陈瑞庵问：这地方汉朝时是河间国封地，这个县叫乐城，金朝时改为献州，明朝时才改为献县，汉朝时怎么会叫献县？鬼不说话。再问时，那农夫已经苏醒了。因为传说是汉代的坟墓，鬼也听习惯了，所以假冒汉鬼来求祭，不料恰恰自己露了馅。

【原文】

毛其人言，有耿某者，勇而悍。山行遇虎，奋一梃与斗，虎竟避去，自以为中黄、飞之流也。偶闻某寺后多鬼，时酩酊人，愤往驱逐。有好事数人随之往。至则日薄暮，乃纵饮至夜，坐后垣上待其来。二鼓后，隐隐闻啸声，乃大呼曰：耿某在此。倏人影无数涌而至，皆吃吃笑曰：是尔耶，易也耳。耿怒跃下，则鸟兽散去，遥呼其名而詈之。东逐则在西，西逐则在东，此没彼出，倏忽千变。耿旋转如风轮，终不见一鬼。疲极欲返，则嘲笑以激之，渐引渐远。突一奇鬼当路立，锯牙电目，张爪欲搏。急奋拳一击，忽然自仆，指已折，掌已裂矣，乃误击墓碑上也。群鬼合声曰：勇哉！瞥然俱杳。诸壁上观者闻耿呼痛，共持炬舁归。卧数日，乃能起，右手遂废。从此猛气都尽，竟唾面自干焉。夫能与虎敌，而不能不为鬼所困，虎斗力，鬼斗智也。以有限之力，欲胜无穷之变幻，非天下之痴人乎？然一惩即戒，毅然自返，虽谓之大智慧人，亦可也。

【译文】

毛其人说：有个耿某，勇敢凶狠，走山路时碰上老虎，抓起一根木棒就和老虎相斗，老虎竟然躲开逃走了。他自己认为属于中黄、飞一类勇士。有一次，听说某寺院后面有许多鬼，时常作弄喝醉的人，耿某很生气，就要去驱逐那些鬼。有几个喜欢看热闹的人跟着耿某前去。到那寺院时，天已黄昏，大家痛饮到夜晚，然后

坐在后墙上等鬼群出现。二更后，隐隐约约听到呼啸声，耿某就大声喊道：“耿某人在这里！”一下子无数人影，汹涌而至，都吃吃地笑着，说：“是你呀，容易对付的！”耿某愤怒地跳下墙头，人影就作鸟兽散开，还远远地喊耿某的名字，臭骂他。耿某追到东面，它们跑到西面；追到西面，又跑到东面，彼出此没，变化迅速。耿某团团转得像风车一般，始终见不到一个鬼，疲倦极了，就想回去，那些鬼又发出嘲笑来刺激他。慢慢地，鬼把耿某引到比较远的地方。突然，耿某看见一个奇怪的鬼站在路中间，牙齿像锯子，眼光像闪电，张牙舞爪，想和耿某搏斗。耿某急忙用力一拳打过去，又突然自己大喊一声倒在地上，手指骨头都断了，手掌也裂开了，原来是错打在墓碑上。鬼群一起喊道：“真勇敢啊！”一转眼都不见了。在墙头上观看的人听到耿某痛苦的叫喊，一起举着火把，把耿某抬回家去。躺了几天，他才能起床，但右手就此残废了。从此，耿某的刚猛之气消除，竟能做到逆来顺受。可以与咆哮的猛虎对敌，却不能不被鬼所围困，虎是以力气相斗，鬼是以智谋相斗的呀。用有限的力气，想去战胜无穷的变幻，这不是天下的痴呆人吗？不过，耿某受一次惩戒后就觉悟，毅然地回头，即使称他为有大智慧的人，也是可以的。

【原文】

张桂岩自扬州还，携一琴砚见赠。斑驳剥落，古色黝然。右侧近下，镌西涯二篆字，盖怀麓堂故物也。中镌行书一诗曰：如以文章论，公原胜谢刘。玉堂挥翰手，对此忆风流。款曰稚绳，高杨孙相国字也。左侧镌小楷一诗曰：草绿湘江叫子规，茶陵青史有微词。流传此砚人犹惜，应为高阳五字诗。款曰不凋，乃太仓崔华之字。华，渔洋山之门人，渔洋论诗绝句曰：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时，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即其人也。二诗本集皆不载，岂以诋诃前辈，微涉讪直，编集时自删之欤。后以赠庆大司马丹年，刘石庵参知颇疑其伪。然古人多有集外诗，终弗能明也。又杨丈汶川（讳可镜，杨忠烈公曾孙也。以拔贡官户部郎中，与先姚安公同事。）赠姚公一小砚，背有铭曰：自渡辽，携汝伴。草军书，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见。款题芝冈铭，盖熊公廷弼军中砚。云得之于其亲串家。又家藏一小砚，左侧有白谷手琢四字，当是孙公传庭所亲制。二砚大小相近，姚安公以皆前代名臣，合为一匣。后在长儿汝侗处。汝侗夭逝，二砚为婢媼所窃卖，今不可物色矣。

【译文】

张桂岩从扬州回来时，带了一方琴形砚台赠送给我。这方砚的表面上虽有斑驳剥落之处，但仍古色黝然。在砚的右侧下方，刻有“西涯”两个篆字，从这两个字上，可以得知这方砚是明代李东阳所居怀麓堂的旧物。其中以行书字体刻有一

诗，道是：“如以文章论，公厚胜谢刘。玉堂挥翰手，对此忆风流。”落款是“稚绳”，这是明朝高阳孙相国的字。砚左侧用小楷字刻诗一首：“草绿湘江叫子规，茶陵青史有微词。流传此砚人犹惜，应为高阳五字诗。”落款是“不凋”。“不凋”是太仓人崔华的字。崔华是渔洋山人（清王士禛）的门人。王渔洋有一首论诗绝句是：“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红似去年时。江南肠断何人会？只有崔郎七字诗。”诗中所说的崔郎，即指崔华，而七字诗，就是刻于砚上的这首。上面所引两首诗，在作者的诗集中皆未收入，大概是因为诗中有指责前辈（指李东阳）的含义，且语言直率，所以编辑时自己有意删掉了的。后来，我将此砚转赠大司马庆丹年，参知刘石庵就认为砚上之诗属于伪作。但古人多有集外之诗，所以不能因集中未收此诗就认定它是伪作。不过，这两首诗的真伪也确实无法辨明。再有，杨汶川先生曾赠给姚安公一方小砚，砚的背面刻有铭文道：“自渡辽、携汝伴。草军书，恒夜半。余之心，惟汝见。”落款是“芝冈铭”。这是明熊廷弼的军中之砚。杨先生称，这方小砚是从一个亲戚那里得到的。我家里也藏有一方小砚，左侧刻有“白谷手琢”四字，应该是明孙传庭亲手制作的。两方砚大小相仿，姚安公因它们皆出自前朝名臣，所以合装于一个匣内。后来，这两方砚放在我的长子汝佶那里。汝佶不幸夭折，两方砚被小丫环、老妈子偷去卖掉了。现今，无法再找到这样的珍贵物件了。

【原文】

余十七岁时，自京师归，应童子试，宿文案孙氏。（土语呼若巡诗，音之转也。）室庐皆新建，而土坑下钉一桃，上下颇碍。呼主人去之，主人颇笃实，摇手曰：是不可去，去则怪作矣。诘问其故，曰吾买隙地构此店，宿者恒夜见炕前一女子立，不言不动，亦无他害。有胆者以手引之，乃虚无所触。道士咒桃，钉之，乃不复见。余曰其下必古冢，人在上，鬼不安耳。何不掘出其骨，具棺迁葬？主人曰然。然不知其果迁否也。又癸巳春，余乞假养病北仓。姻家赵氏请余题主，先姚安公命之往。归宿杨村，夜已深。余先就枕，仆隶秣马尚未睡。忽见一衣女子揭帘入，甫露面，即退出。疑为趁座妓女，呼仆隶遣去。皆云外户已闭，无一人也。主人曰：四日前有宦家子妇宿此卒，昨移柩去。岂其回煞耶？归告姚安公，公曰：我童子时，读书陈氏舅家，值仆妇夜回煞。月明如昼，我独坐其室外，欲视回煞作何状，迄未见也。何尔乃有见也，然则尔不如我多矣。至今深愧此训也。

【译文】

我十七岁时，从京城回来应试考秀才，住在文案孙氏家里。孙家的房屋都是新建的，而土炕下却钉了个小桃木桩子，上下炕很碍事儿。我叫主人去掉木桩。主人非常淳朴，摇着手说：“这可去不得，去了木桩就会作怪。”问其中原因，他说：

“我买了块空地建了这所房子，住在这里的人夜里总看见一个女子站在炕前，不说不动，也不伤害人。有个胆大的用手拉她，却什么也抓不到。道士咒了桃木桩子钉在炕下，那女子才不再出现了。”我说这下边必定是古墓，人在上面，鬼不安宁。不如挖出骸骨，装入棺中迁葬。主人说对。但不知他迁葬没有。乾隆二十六年春天，我请假在天津北仓养病，有一姓赵的亲戚请我题写块灵牌，先父姚安公命我前往。我回来时宿在杨村，夜已深了。我先上了床，仆隶们喂马还没有睡。忽然看见一位穿着花衣服的女子揭帘进来，刚露面，又马上退出去了。我以为是上门的妓女，叫仆隶们打发她走。仆隶们说外面大门已关闭，院里一个人也没有。房主说：“四天前，有一官宦人家的儿媳妇住在这里死了，昨天才把灵柩移走，会不会是她回煞？”回来后禀告姚安公。姚安公说：“我小时候，住在舅舅陈氏家读书，赶上一个仆人的妻子回煞。晚上月色明亮如同白昼，我独坐在院子里，想看回煞是什么样子，但一直没看见。怎么你就会看见回煞了？可见你的见识比我差多了。”想起父亲的教训，至今仍然有愧。

【原文】

河豚惟天津至多。土人食之，如园蔬。然亦恒有死者，不必家家皆善烹治也。姨丈惕园牛公，言有一人嗜河豚，卒中毒死。死后见梦于妻子曰：祀我何以无河豚耶？此真死而无悔也。又姚安公言，里有人，粗温饱，后以博破家。临歿，语其子曰：必以博具置棺中。如无鬼，与白骨同为土耳，于事何害？如有鬼，荒榛蔓草之间，非此何以消遣耶？比大殓，金曰：死葬之以礼，乱命不可从也。其子曰：独不云事死如事生乎？生不能几谏，歿乃违之乎？我不讲学，诸公勿干预人家事。卒从其命。姚安公曰：非礼也，然亦孝思无已之心也。吾恶夫事事遵古礼，而思亲之心，则漠然者也。

【译文】

河豚天津产得最多，当地人就像吃蔬菜一样。但也常有中毒而死的人，因为不一定家家都善于烹治此物。姨丈牛惕园先生说，有一个人爱吃河豚，终于中毒而死。死后妻子梦见他说：“我的供品里为什么没有河豚？”这真是死而无悔。姚安公说，有个人勉强能温饱，后因赌博败了家。临死前对儿子说：“一定要把赌具放进棺材里。如果没有鬼，与白骨一齐化为粪土，也没有什么坏处？如果有鬼，在荒草丛中，没它用什么消遣呢？”装殓时，人们都说要根据礼法下葬，临终前说的话是不可遵从的。他儿子说说：“你们难道没有听说侍奉死者应该像伺候活人一样吗？他生前我不能劝阻，死了我还能违拗他吗？我不信道学，诸位也别来干预人家的事。”最终还是遵从了死者的遗命。姚安公说：这种做法不合礼仪，但体现

了孝心。我厌恶那些事事遵从古礼,而亲情却很淡薄的人。

【原文】

一奴子业针工,其父母鬻身时,未鬻此子,故独别居于外。其妇年二十余,为狐所媚,岁余,病瘵死。初不肯自言,病甚,乃言狐初来时为女形,自言新来邻舍也。留与语,渐涉谑,继而渐相逼,遽前拥抱,遂昏昏如魇。自是每夜辄来,必换一形,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忽丑忽好,忽僧忽道,忽鬼忽神,忽今衣冠,忽古衣冠。岁余,无一重复者。至则四肢缓纵,口噤不能言,惟心目中不了了而已。狐亦不交一言,不知为一狐所化,抑众狐更番而来也。其尤怪者,妇小姑偶入其室,突遇狐出,一跃即逝。小姑所见,是方巾道袍人,白须鬢鬢;妇所见则黯黑垢膩,一卖煤人耳。同时异状,更不可思议耳。

【译文】

有一位奴仆以缝纫为业。他父母卖身为奴时,没有连他一起卖了,所以他独自居住在别处。他的妻子二十多岁,被狐狸媚惑了一年多,病重而死,开始她还不肯说。病情加重时,才说狐精一开始来的时候是个女人形,自称是新搬来的邻居。她留下来和她说话,渐渐地开起玩笑来,随即逐渐靠近,突然上前拥抱,这少妇便昏昏沉沉地就像被魇住似的。从这以后,每到夜里狐精就来,而且一定要改变形象;忽然是男的,忽然是女的,忽然是老人,忽然是年轻人,忽然丑陋,忽然俊美,忽然是和尚,忽然是道士,忽然是神,忽然是鬼,忽然穿戴着当今衣着,忽然穿戴着古代衣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是重复的。它一来,少妇就是四肢无力,嘴不能说话,只是心中明白罢了。狐精也不和她说一句,不知道是一个狐精变的,还是许多狐精轮流而来。其中尤为奇怪的是,少妇的小姑子偶然进她屋里,突然遇上狐精出去,一跳就不见了。小姑子所看见的是个头戴方巾、身穿道袍的人,满脸白胡须乱蓬蓬的。少妇所见的却是浑身脏黑油腻的一个卖煤的。同一时间里有不同的形象,就更不可思议了。

【原文】

及孺爱先生言,(先生于余为疏从表侄,然幼时为余开蒙,故始终待以师礼。)交河有人,田在冢旁。去家远,乃筑室就之。夜恒闻鬼语,习见不怪也。一夕,闻冢间呼曰:尔狼狽何至是。一人应曰:适路遇一女,携一童子行。见其面有衰气,死期已近,未之避也。不虞女忽一嚏,其气中人,如巨杵舂撞,伤而仆地。苏息良久,乃得归。今胸膈尚作楚也。此人默记其语。次日,耘者聚集,具述其异。因问昨日谁家女子傍晚行,致中途遇鬼?中一宋姓者曰:我女昨晚同我子自外家归,无遇鬼事也。众以为妄语。数日后,宋女为强暴所执,捍刃抗节死。乃知贞烈之气,

虽届衰绝，尚刚劲如是也。鬼魅畏正人，殆以此夫。

【译文】

及孺爱先生说：（先生是我的远房表侄，但我小时候他对我做启蒙教育，所以我对他一直以师礼相待。）交河有人的田地靠近坟堆，离家比较远，就在田边建间屋居住，晚上常听到鬼讲话，见惯了也不奇怪。一天晚上，听到坟墓里有喊声说：“你怎么这样狼狈呢？”另一个声音回答道：“刚才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孩子赶路。我见她面有衰气，死期快到了，就没有躲避。没想到那女子忽然打了个喷嚏，那股气打中了我，就像大棒槌舂米撞（平声）击一样，我受伤倒在地上，休息了很久，才能回来。现在胸膛还隐隐作痛。”这个种田人默默地记下这番话。第二天，耘田的人聚在一起，这个人就把事情讲出来，还问：“昨天傍晚，谁家的女子在路上碰到鬼了？”其中有个姓宋的说：“昨晚我女儿和我儿子从外婆家回来，并没有碰到鬼的事。”大家都认为那个人乱讲。几天以后，宋家女儿被人抓住要强奸，她坚决反抗，被杀死了。人们才知道，女人贞烈的正气，虽然临近死亡，仍然刚强有力。鬼怪所以害怕正直的人，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原文】

张完质舍人言，有与狐为友者，将商于外，以家事托狐。凡火烛盗贼，皆为警卫；童婢或作奸，皆摘发无遗，家政井井，逾于商未出时。惟其妇与邻人真，狐若勿知。越两岁商归，甚德狐。久而微闻邻人事，又甚咎狐。狐谢曰：此神所判，吾人敢违也。商不服，曰鬼神祸淫，乃反导淫哉？狐曰：是有故。邻人前世为巨室，君为司出纳。因其倚信，侵食其多金。冥判以妇偿负。一夕，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今所欠祇七十余金矣。销尽自绝，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试以所负偿之，观其如何耳。商乃诣邻人家曰：闻君贫甚，仆此次幸多赢，谨以八十金奉助。邻人感且愧，自是遂与妇绝。岁暮，馈肴品示谢，甚精腆，计其所值，正合七十余金所赢数。乃知夙生债负，受者毫厘不能增，与者毫厘不能减也。是亦可畏也已。

【译文】

中书舍人张完质说：“有一个与狐仙交了朋友的人，将要到外地去经商，临走之时，把家托给狐仙照管。这个狐仙还真尽心，不管是防火还是防盗，他都像警卫一样；僮仆、婢女若偷奸耍滑，他决不放过。于是，家事被料理得井井有条，超过了商人未离家时。只是有一件事他不管，那就是商人的妻子与邻家的一个男人通奸。两年后，商人回来，对狐仙治理家政的功绩十分感激。后来，他渐渐听到了妻子的有关传闻，又怪罪起狐仙来，并当面责备他。狐仙对此表示歉意，他说：“这是神所判定的，我不敢违背神的意愿。”商人不服气地说：“神对于淫乱之人，应该降

罪惩罚，怎么还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呢？”狐仙说：“这里面有个原因。你们这位邻居前世是个豪富，您在他家管理财物。您凭借着他对您的信任，侵吞了大量金银，阴府判决，今生要以您的妻子来还债。他与您妻子同居一夜，阴府就在帐上销去欠银五钱，现在，您欠他的钱只有七十多两了。等到还完了欠款，他们自然会断绝关系，您着什么急呀！如果您不信我的话，可以试着把欠银还给那位邻居，看看如何。”商人接受了狐仙这个建议，来到了那个邻居家，说：“听说您生活很困难，我这次外出经商，有幸赚了点钱，现在奉上纹银八十两，如果能对您有所帮助，我将感到很荣幸。”那位邻居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从那以后，与商人的妻子断绝了来往。年底，那位邻居置办了一些精美的礼品回赠给商人，按价值计算，去掉这些礼品所需的花费，商人赠给他的钱恰好是七十多两银子。由此可知，前生的债，今世必须偿还，但接受者一点不能多得，还债者分毫不能少给。这也是很可畏的事情啊！

【原文】

族侄竹汀言，有农家妇少寡，矢志不嫁，养姑抚子有年矣。一日，华服少年，从墙缺窥伺，以为过客误入，置之去。次日复来。念近村无此少年，土人亦无此华服，心知是魅，持挺驱逐。乃复抛掷砖石，损坏器物。自是日日来，登墙自道相悦意。妇无计，哭诉于社公祠，亦无验。越七八日，白昼晦冥，雷击裂村南一古墓，魅乃绝。不知是狐是鬼也。以妖媚人，已干天律，况媚及柏舟之妇，其受殛也，固宜。顾必迟久而后应，岂天人一理，事关殊死，亦待奏请而后刑。由社公辗转上闻，稍稍时日乎。然匹妇一哭，遽达天听，亦足见孝弟之通神明矣。

【译文】

我的族侄竹汀说，有个农家妇女年轻守寡，发誓不再嫁人，赡养婆母、抚育儿子过了些年。一天，有位衣裳华丽的少年，从院墙缺口处窥探。寡妇以为是过路人走错了门，便把他骂走了。第二天，少年又来了。她想附近村子里没有这个少年，当地人也不穿这么华丽的衣服，便明白是鬼魅，于是抄起木棍驱赶他。少年就抛掷砖头石块，损坏器皿物品。从此少年天天来，登上墙头表达对寡妇的爱慕。少妇没办法，只好到土地庙来哭诉，也没效。过了七八年，大白天忽然天昏地暗，雷将村边的一座古墓击毁，鬼魅才绝了根。也不知是妖狐还是鬼魅。妖鬼媚惑人，已触犯了天律，何况媚惑的是贞节的寡妇。妖魅遭雷击，也是理所当然。上天迟迟才执行惩处，因为天上和人间一样，关系到死刑，要由土地神辗转上报，就要耽误几天。但民家妇一哭，马上就直达天廷，这也说明孝悌能通神灵。

【原文】

沧州一带，海滨煮盐之地，谓之灶炮。袤延数百里，并斥卤不可耕种。荒草粘天，略如塞外，故狼多窟穴于其中。捕之者掘地为阱，深数尺，广三四尺，以板覆其上，中凿圆孔如盂大，略如枷状。人蹲阱中，携犬子或豚子，击使噪叫。狼闻声而至，必以足探孔中攫之。人即握其足立起，肩以归。狼隔一板，爪牙无所施其利也。然或遇其群行，则亦能搏噬。故见人则以喙据地噪，众狼毕集，若号令然，亦颇为行客道途患。有富室偶得二小狼，与家犬杂畜，亦与犬相安。稍长，亦颇驯，竟忘其为狼。一日，主人昼寝厅事，闻群犬呜呜作怒声，惊起周视，无一人。再就枕将寐，犬又如前。乃伪睡以俟，则二狼伺其未觉，将啮其喉，犬阻之不使前也。乃杀而取其革。此事从侄虞言。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

【译文】

沧州一带海边煮盐的地方，称为灶泡。这片土地广袤数百里，充斥盐碱，不能耕种，荒草连天，有点像塞外，所以狼多数把巢穴设在那里。捕狼人挖开地面成陷阱，深约几尺，阔三四尺，用木板盖在上面，木板中间凿一个圆孔，有杯子大小，有点像枷锁的样子。人蹲在陷阱里，带着小狗或小猪，敲打它们，让它们叫喊。狼听到喊声就跑过来，一定用脚伸到木板洞内探查。人马上抓紧狼脚站起来，背在肩上回家去。狼隔着一层板，爪子牙齿都无法抓咬到人。但是遇到狼群，也会被咬死的。所以，狼一见有人，就把嘴靠近地面噪叫，狼群就集中过来，好像听到号令一般，这也是旅客在旅途上的祸患。有个富户意外得到两只小狼，就把它放到家里的狗群里一起养，小狼和狗也能平安相处。小狼长大一些时，也比较驯良，富人也忘记它们是狼了。有一天，主人在客厅午睡，听到狗群发出愤怒的呜呜声。他吃了一惊，起来四处查看，没有看见什么人。当他靠着枕头又要睡觉时，狗群又像前面一样发出叫声。于是，他装假睡着，静静等待，原来那两条狼想趁主人没有发觉，要咬主人的喉咙，狗群却在阻止，不让狼靠近主人。主人就把两条狼杀了，留下狼皮。这件事是堂侄虞癘说的。狼子野心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假。不过，说野心不过指逃跑而已；表面上亲热，暗地里心怀不轨，就不仅仅是野心了。野兽的本性不值一说，这个人怎么为自己制造祸患呢！

【原文】

田村一农妇，甚贞静。一日 饷，有书生遇于野，从乞瓶中水。妇不应，出金一铤投其袖。妇掷且詈，书生惶恐遁。晚告其夫，物色之，无是人，疑其魅也。数日后，其夫外出，阻雨不得归。魅乃幻其夫形，作冒雨归者。入与寝处，草草息灯，

遽相 戏。忽电光射窗，照见乃向书生。妇恚甚，爪败其面。魅甫跃出窗，闻呦然一声，莫知所往。次早夫归，则门外一猴脑裂死，如刃所中也。盖妖之媚人，皆因其怀春而媾合。若本无是心，而乘其不意，变幻以败其节，则罪当以与强污等。揆诸神理，自必不容。而较前记竹汀所说事，其报更速。或社公权微不能立断，此遇天神立殛之，抑彼尚未成，此则已玷，可以不请而诛欤？

【译文】

田村有位农妇，极为忠贞贤静。一天，她往田里送饭，一个书生在野外遇到她，向她要瓶中的水喝。农妇不答应，书生就拿出一锭银子扔到她衣袖里。农妇扔掉银锭，把书生骂得惊恐地跑了。晚上，农妇告诉丈夫，四处寻找，并没有这么个人；怀疑他是狐魅。几天之后，农妇的丈夫外出，被大雨阻止不能回家。狐魅变成她丈夫的模样，假装冒雨回家。进门便和农妇睡觉，赶紧熄了灯，便即做爱。忽然，闪电照亮窗户，照出这人原来就是那个书生。农妇非常愤恨，抓破了他的脸，狐魅刚跳出窗去，就听到嗷地一声叫，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第二天早晨，丈夫回来，看见门外有一只猴子脑袋裂开而死，像被刃砍中的一样。凡是妖魅媚惑人，都是因为对方怀春这才做爱交欢。如果本来没有这份心思，却趁对方不注意，变化形象去败坏她们的贞节，就和强奸罪相当了。根据神理，这肯定不能容。与上一篇中纪竹汀所说的事比较，这次报应更快。或许是土地爷权力小不能立即判定，这回遇到了天神就立即诛死了妖魅？或者前一事中鬼魅逼奸未遂，这次已经玷污了农妇，可以不加请示就杀呢？

【原文】

同年邹道峰言，有韩生者，丁卯夏，读书山中。窗外为悬崖，崖下为涧，涧绝陡。两岸虽近，然可望而不可至也。月明之夕，每见对岸有人影。虽知为鬼，度其不能越，亦不甚怖。久而见惯，试呼与语，亦响应。自言是堕涧鬼，在此待替。戏以余酒，凭窗洒涧内，鬼下就饮，亦极感谢。自此遂为谈友，诵肆之暇，颇消岑寂。一日，试问人言鬼前知，吾今岁应举，汝知我得失否？鬼曰：神不检籍，亦不能前知，何况于鬼。鬼但能以阳气，之盛衰，知人年运；以神光之明晦，知人邪正耳。若夫禄命，则冥官执役之鬼，或旁窥窃听而知之；城市之鬼，或辗转相传而闻之；山野之鬼勿能也。城市之中，亦必捷巧之鬼乃闻之，钝鬼亦勿能也。譬君静坐此山，即官府之事不得知，况朝廷之机密乎？一夕，闻隔涧呼曰：与君送喜，顷城隍巡山，与社公相语，似言今科解元是君也。生亦窃自贺。及榜发，解元乃韩作霖。鬼但闻其姓同其。生太息曰，乡中人传官里事，果若斯乎。

【译文】

与我同年的举人邹道峰说：有个姓韩的书生于乾隆丁卯年夏天住进山里，读书用功。他的窗外是悬崖，悬崖下面是山涧。山涧十分陡峭，与对面峭壁虽相距不远，却只能相望而不能及。月明之夜，韩生常常看见对面峭壁下方的岸边有人影晃动，虽然知道那一定是鬼，但估计他过不到这边来，所以也不怎么害怕。时间一长，渐渐习惯了，就试着与他对话。那边也有回声，自我介绍是坠入山涧摔死的鬼，在这里等着找替身。韩生开玩笑地把喝剩下的酒隔着窗子洒到山涧内，鬼急忙扬脖接着喝了，并表示了谢意。从此后，他与鬼成了聊天的朋友，在读书闲暇时，很能消愁解闷。一天，韩生试探地问：“人都说鬼有先知。我今年要去应举，你能不能算算我的前途如何？”鬼说：“神仙不查阅簿册，也做不到先知，何况我们鬼类。鬼只能通过阳气的盛衰，测知人的寿数与命运；根据神光的明郎与晦暗，探得人是正直还是邪恶。至于官场前途之类的事，那些冥官和执事的鬼，也只能通过偷听才能得知；城市里的鬼，是从传闻中获取信息；而山野之鬼，连这些也达不到啊。在城市里面，也得是机灵乖巧的鬼，至于愚钝笨拙的，照样是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就如同您独自住在山里，官府的事尚不得而知，何况朝廷的机密呢！”一天夜里，韩生听见那鬼隔着山涧喊他，说：“我给您报喜了。刚才，城隍到这里巡山，和土地爷扯了会儿闲天儿，好像是说，今科解元正是您。”韩生暗中高兴。等到发榜时，那上面写的解元是一个叫韩作霖的人。原来，鬼所得知的，不过是一个同姓的人罢了。韩生叹息道：“乡里的人传说官府里的来，就像这样吧。”

【原文】

王史亭编修言，有崔生者，以罪戍广东。恐携孥有意外，乃留其妻妾，只身行。到戍后，穷愁抑郁，殊不自聊。且回思少妇登楼，弥增怆恨。偶遇一叟，自云姓董，字无念，言颇契。愍其流落，延为子师，亦甚相得。一夕，宾主夜酌，楼高月满，忽动离怀，把酒倚栏，都忘酬酢。叟笑曰：君其有云鬟玉臂之感乎？托在契末，已早为经纪，但至否未可知，故先不奉告。旬月后，当有耗耳。又半载，叟忽戒僮婢扫治别室，意甚匆遽。顷之，则三小肩舆至，妻妾及一婢揭帘出矣。惊喜怪问，皆曰得君信相迓，嘱随某官眷属至，急不能久待，故草草来。家事托几房几兄代治，约岁得租米，岁岁鬻金寄至矣。问婢何来？曰即某官之媵，嫡不能容，以贱价就舟中鬻得也。生感激拜叟，至于涕零。从此完聚成家，无复故园之梦。越数月，叟谓生曰：此婢中途邂逅，患难相从，当亦是有缘，似当共侍巾栉，无独使向隅也。又数载，遇赦得归。生喜跃不能寝，而妻妾及婢俱惨惨有离别之色。生慰之曰：尔辈念主人恩耶？倘不死，会有日相报耳。皆不答，惟趣为生治装。濒行，翁治酒作饯，

并呼三女出曰：今日事须明言矣。因拱手对生曰：老夫地仙也，过去生中，与君为同官。歿后，君百计营求，归吾妻子，恒耿耿不忘。今君别鹤离鸾，自合为君料理。但山川绵邈，二孱弱女子，何以能来？因摄招花妖，先至君家中半年，窥尊室容貌语言，摹拟具似，并刺知家中旧事，便君有证不疑。渠本三姊妹，故多增一婢耳。渠皆幻相，君勿复思。到家相对旧人，仍与此间无异矣。生请与三女俱归。叟曰鬼神各有地界，可暂出，不可久越也。三女握手作别，洒泪沾衣。俯仰间，已俱不见。登舟时遥见立岸上，招之不至。归后，妻子具言家日落，赖君岁岁寄金来，得活至今。盖亦此叟所为也。使世间离别人，皆逢此叟，则无复牛衣银河之恨矣。吏亭曰：信然。然粤东有地仙，他处亦必有地仙；董仙有此术，他仙亦必有此术。所以无人再逢者，当由过去生中，原未受恩，胡不肯竭尽心力，缩地补天耳。

【译文】

翰林院编修王史亭说，有位崔某，因有罪被发配广东。他担心携带家眷会发生意外，就把妻妾留在家中，只身一人前往。到了发配的地方后，他愁闷忧郁，不能排解。而且，当他回忆过去那种“少妇登楼”的情景时，更增添了无限忧愁。他偶然遇到一位老人，自称姓董，字无念。两人很谈得来。老人同情他流落异乡，便请他担任儿子的老师；师生之间也很融洽。一天晚上，两人夜里对酌。面对高楼满月的景色，崔某心中忽然涌起离愁别绪，便手持酒杯，靠着栏杆忘了身边还有别。老人笑着说：“您是怀念家人了吧？既然我是你的朋友，我早已为您操办了，但因不知什么时候到，所以没有告诉您。再过十天半月，就会有信儿了。”又过半年，老人忽然让僮仆婢女打扫出一间房子，看样子非常匆忙。过不一会儿，就有三乘小轿来到，崔某的妻妾和一个婢女挑起帘子走出来了。崔生非常惊喜，奇怪地问怎么来的。她们说收到郎君的书信要我们来，嘱咐我们随同某位官员的眷属来。因那官员着急不能久等，所以我们草草收拾就来了。家里的事托给第几房的第几兄代为管理。约定每年收取租米，年年卖了钱给寄来。崔某问这婢女是哪里来的？妻妾说，就是那位官员的小妾，正房夫人不能容她。使用便宜的价钱在船中被买下来了。崔生感激地拜谢老人，以致流泪。从这以后，就团圆有家了，不再思念故园家乡了。过了几个月，老人对崔某说：“这个婢女是中途偶然遇到的，一路患难与共相随到这儿来，也是和你有缘份，好像应该和妻妾一样陪你安寝，不要撇下她不管。又过了几年，崔某遇到赦免，可以回去了。他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但是妻和婢女却都凄惨悲伤，好像要离别。崔某安慰她们说：“你们是感念主人对我们的恩情吧？假如不死，就会有报答他的那一天。”妻妾们都不答话，只是忙着给他整理行装，临出发时，老人治办了酒席给他饯行，并且把三个女子叫出

来说：“今天必须把事情讲明了。”于是拱手对崔某说：“我是地仙，在前生中我和您一同做官。死后，你千方百计把我妻子送回家乡，我总是耿耿于怀，不能忘记。现在，您离别故乡亲人，我自然应该为您办些事情。但是山高路远，两个孱弱的女子，怎么能够前来？因此，我摄来花妖，先让她们到您家里去住半年，观察尊夫人的容貌和说话习惯，摹仿相似，并且了解家中的旧事，使您能不生疑心。她们原本是姊妹三个，所以多增加了一个婢女。她们的形象都是变幻的，您不要再思念了。回家见了妻妾，和在这里所见不会有区别的。”崔生请求和三个女子一起回乡。老人说：“鬼神各自都有他们的地界，能够暂时离开，不能长期不归。”三个女子握手话别，泪水沾湿了衣裳。正在他话别间，她们已经全都不见了。登船时，他远远望见她们站河岸上，招呼她们也不过来。回到家里后，妻子说家境一天天衰落，依靠郎君年年寄些钱回来，才得以活到现在。原来这也全是那老人做的。假使世间离别的人，都能遇到这个老人，就不再有牛郎、织女离别之恨了。王史亭说：“这话不错。”然而广东有地仙，别的地方也必定有；董仙能有这种法术，别的地仙也必定有这种法术。之所以没有人再遇到这种事，可能是由于前生中没有接受恩惠，所以地仙不愿意竭尽心力，施展缩地补天的法术相报。

【原文】

有客在泊镇宿妓，与以金。妓反覆审谛，就灯铄之。微笑曰：莫纸锭否？怪问其故。云数日前粮艘演剧赛神，往看，至夜深归，遇少年与以金，就河干草屋野合。至家探怀，觉太轻，取出乃一纸锭。盖遇鬼也。因言相近一妓家，有客赠衣饰甚厚。去后皆已筐中物，钥故未启，疑为狐所给矣。客戏曰：天道好还。又 者刘君瑞言，青县有人与狐友时共饮，甚真。忽久不见。偶过丛莽，闻有呻吟声，视之，此狐也。问何狼狈乃尔？狐愧沮良久曰：顷见小妓颇壮盛，因化形往宿，冀采其精，不虞妓已有恶疮。采得之后，毒渗命门，与平生所采混合为一，如油入面，不可复分。遂溃裂蔓延，达于面部，耻见故人，故久疏来往耳。此又狐之败于妓者。机械相乘，得失倚伏。胶胶扰扰，将伊于胡底乎？

【译文】

有一个客商在泊镇嫖妓，给她银子。妓女反复审着银子，又放在灯上烧，微笑说：“不是纸做的吧？”客商奇怪地问妓女怎么回事，妓女说几天前运粮船演戏祭神，我去观看。夜深时回来，遇到一个少年给我银子，就在河边茅草屋和他做爱。到家后从怀里摸出银子，感觉很轻，是个纸锭。原来遇到鬼了。她又说：“附近一个娼妓，有位客人赠送衣服首饰非常丰厚。客人走了以后才发现都是她自己箱子里的衣物，而锁一直没打开过，估计是被狐狸骗了。”客商开玩笑地说：“这就是一

报还一报。”盲人刘君瑞说：青县有一个人和狐狸友好，时常一起饮酒，非常亲密，忽然很长时间不见那狐狸了。一天这人偶然经过草丛，听见有呻吟声。一看，是那个狐狸。问它为什么这么狼狈？狐狸惭愧沮丧了好一会才说：“前不久，我遇见一个小妓女，阳气非常旺盛，就变形去嫖宿，想采撷她的精气。不料小妓染有性病，采到精气后，病毒也跟着渗进我的命门穴，与一生所采的精气混合在一起，如同把油掺到里面，不能再分开了。病毒迅速蔓延开来，传到脸上。我羞于见朋友，所以不和朋友来往了。”这又是狐狸败在妓女手里的事。奸诈相因，得失相依，纷纷扰扰，将把世人引向何方？

【原文】

李千之侍御言，某公子美丰姿，有卫 璧人之目。雍正末，值秋试，于丰宜门内租僧舍过夏。以一室设榻，一室读书。每晨兴，书室几榻笔墨之类，皆拂拭无纤尘。乃至瓶插花，砚池注水，亦皆整顿如法，非粗材所办。忽悟北地多狐女，或藉通情愫，亦未可知，于意亦良得。既而盘中稍稍置果饵，皆精品，虽不敢食，然益以美人之贻，拭目以待佳遇。一夕月明，潜至北牖外，穴纸窃窥，冀睹艳质。夜半器具有声，果一人在室料理。谛视，则修髯伟丈夫也。怖而却走，次日即移寓。移时承尘上似有叹声。

【译文】

李千之侍御说：某公子英俊漂亮，被人称作美男子。雍正末年，他参加乡试，就在丰宜门内的寺院中租房过夏，一个房间放床，一个房间读书。每天早起，他发现书房的桌子、椅子、笔墨之类，都被人打扫得一尘不染，甚至瓶子插花、砚池注水，都办得很有条理。这绝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做得到的。忽然，公子醒悟到，北方狐女很多，或者借这机会表示相爱，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想，心中便很得意。后来，在盘上还会出现一些水果点心，都是精美的物品。公子虽然还不敢吃，但更加认为是美人赠送的，要留心等候好事。一个月明之夜，公子偷偷地跑到北窗外，把窗纸弄破一个洞偷看，希望看到美女。到了半夜，听到室内器具有响声，果然有一个人在室内打扫。靠近观看时，原来是一个长着胡须的壮实汉子。公子吓得退回寝室去。第二天，马上搬家。搬家的时候，天花板上似乎有叹气的声音。

【原文】

康师，杜林镇僧也。北俗呼僧多以姓，故名号不传焉。工疡医，余小时及见之。言其乡人家一婢怀春死，魂不散，时出祟人。然不现形，不作声，亦不附人语，不使人病。惟时与少年梦中接。稍踰瘦，则别媚他少年，亦不至杀人。故为祟而不以为祟，即尝为所祟者，亦梦境恍惚，莫能确执。如是数十年，不为人所畏，亦不为人

所効治。真黠鬼哉。可谓善藏其用，善遁于虚，善留其不尽，善得老氏之旨矣。然终有人知之，有人传之，则黠巧终无不败也。

【译文】

康师，是杜林镇的和尚，北方大多习惯用姓氏称呼僧人，所以他的名号没有传下来。他善长治疗外科病，我小时候还见过他。他说他家乡有一家的婢女怀春死了。阴魂不散，时常出来作怪害人。但她不现形，不发出声响，也不附在人身上说话，也不使人生病。只是时常和少年在梦中做爱。少年稍微病瘦下来，她就去媚惑其他年青人，也不致把人杀死。所以她作怪却不认为是作怪。就是被她媚惑过的人，也因在梦中恍惚，不能确定。这么过了几十年，人们不怕她，也就不去镇治她。真是狡黠的鬼啊！可以说是善于储藏她所用的，善于躲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善于留有余地，真正领会了老子的旨义。但是，既然有人知道了她，有人传说着她，那么她的狡猾机巧总有失败的那一天。

【原文】

相传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阳门之南而偏东。）有少年病瘵，不能出，并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与俱死，知其病为狐媚也，然不知狐何以亦死。或曰狐情重，救之不出，守之不去也；或曰狐媚人至死，神所殛也。是皆不然。狐鬼乃能变幻，而鬼能穿屋透壁出。（罗两峰云尔。）鬼有形无质，纯乎气也。气无所不达，故莫能碍。狐能大能小，与龙等，然有形有质。质能化而小，不能化而无，故有隙即遁，而无隙则碍不能出。虽至灵之狐，往来亦必由户牖。此少年未死间，狐尚来媚，猝遇火发，户牖具焰，故并为烬焉耳。

【译文】

相传在康熙年间，北京正阳门附近的瓜子店失火，店里有一个患重病的青年，因不能起床被烧死在里面。火灭之后，众人扒出了他的尸体。那尸体已被烧焦，奇怪的是，旁边还有一只死狐狸。大家推知，他的病是被狐狸迷的。但是，谁都不明白，这狐狸为什么跟着他一块儿死了。有人说：“狐重感情，当她看到不能救青年出去时，就守在他身边不离开，宁肯同归于尽。”又有人说：“狐女迷人将死，这是天神降火对她施以惩罚。”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狐鬼都能变化。罗两峰说过，鬼能够穿墙壁而出。鬼仅有形而无实体，不过是一团气；气是无所不到的，所以鬼的行动不会受到阻碍。狐像龙一样，能大能小。它既有形，又有实体。实体可以缩小，可不能化为乌有。所以，有空隙的地方，狐可以通过，没有空隙，它就会被阻隔，而无法出入。即便是最机智的狐，往来也必须经过门窗。那位青年于尚存之际，狐女还在与他亲热，火灾是突然发生的，一时间，门窗都燃烧起来，

狐女无法逃脱，所以和那青年一同被烧死了。

【原文】

门人徐通判敬儒言，其乡有富室，真一婢，宠眷甚至，婢亦倾意向其主，誓不更适。嫡心妒之，而无如何。会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侏鬻诸人，待富室归，则以窃逃报。家人知主归，事必有变也，伪向女侏买出，而匿诸尼庵。婢自到女侏家，即直视不语，提之立则立，扶之行则行，捺之卧则卧，否则如木偶，终日不动。与之食则食，与之饮则饮，不与亦不索也，到尼庵亦然。医以为愤恚痰迷，然药之不效。至尼庵仍不苏，如是不死不生者月余。富室归，果与嫡操刀斗，屠一羊沥血告神，誓不与俱生。家人度不可隐，乃以实告。急往尼庵迎归，痴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如梦觉。自言初到女侏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当必不见弃，因自奔归。虑为主母见，恒藏匿隐处，以待主人之来。今闻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见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历历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归也。因是推之，知所谓离魂倩女，其事当不过如斯，特小说家点缀成文以作佳话。至云魂归后，衣皆重著，尤为诞谩。著衣者乃其本形，顷刻之间，襟带不解，岂能层层掺入？何不云衣如委蜕，尚稍近事理乎？

【译文】

据我的学生徐敬儒说，他家乡有一个富人，昵爱一个婢女，婢女也倾心于主人，发誓不嫁别人。富户的正房很嫉妒她，却无可奈何。等富户有事出门后，正房秘密招来个女人贩子，把婢女卖了。富户回来后却告诉他婢女逃跑了。家人明白主人回来后，事情必定没完，便冒名从人贩子那里把婢女买了出来，藏在尼姑庵里。婢女自从到了人贩子家，就眼睛发直，提她站起来就站起来，搀着她走她就走，按她躺下她就躺下，像个木偶一样，整天一动不动。给她吃她就吃，给她喝她就喝，不给也不要。到了尼姑庵里也是这样。医生认为是由于愤怒所致，但是吃了药也不见效。就这么不生不死地持续了一个多月。富户回来后，果然拿着刀和正房夫人打起来，并宰了一只羊祭告神灵，发誓要与正房夫人没完。家人不能再隐瞒了，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他急忙前往尼姑庵，把婢女接回家。婢女痴呆如故。主人趴在她耳边呼唤她的名字，她才突然像从睡梦中醒来。婢女说她刚到入贩子家，心想这准是夫人的意思，主人肯定不会抛弃我，所以自己跑回来。因怕被夫人发现，老是躲藏在隐蔽的地方，等待主人的归来。现在听到主人呼唤，就出来了。她又说起在家里哪一天看见哪个人，某人哪天做了什么事，说得一点不错。这才明白她的形体不在，灵魂却回来了。照这事推论，可知所说的离魂倩女的事，也不过如此。只是被小说家们加以修饰点缀文章，传为佳话。至于说灵魂回来之后，

与形体相合，穿的衣服也重叠在一起，这就荒诞了。穿衣服的才是她的本形，在极短的时间里，衣带也不解开，怎么能够一层层掺入原来的衣服里？不如说衣服像虫脱皮一样脱掉了，也许能说得通。

【原文】

客作田不满，（初以其取不自满假之义，称其命名有古意。既乃知以饕餮得此名，取田填同音也。）夜行失道，误经墟墓间，蹋一骷髅。骷髅作声曰：毋败我面，且祸尔。不满戇且悍，叱曰：谁遣尔当路？骷髅曰：人移我于此，非我当路也。不满又叱曰：尔何不祸移尔者？骷髅曰：彼运方盛，无如何也。不满笑且怒曰：岂我衰耶？畏盛而凌衰，是何理耶？骷髅作泣曰：君气亦盛，故我不敢崇，徒以虚词恫喝也。畏盛凌衰，人情皆尔，君乃责鬼乎！衰而拨入土窟中，君之惠也。不满冲之竟过，惟闻背后呜呜声，卒无他异。余谓不满无仁心，然遇卤莽之人，而以大言激其怒，鬼亦有过焉。

【译文】

有个雇工叫田不满，夜间走路迷路，走到坟地里，一脚踩上一个骷髅。骷髅说：“别踹破我的脸，我要报复你！”不满戇而且横，叱喝说：“谁让你挡在路上？”骷髅说：“别人把我迁到这里，不是我要挡在路上。”不满又骂道：“你为什么不报复迁你的人？”骷髅说：“他的阳运正旺盛，我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不满又笑又气地说：“难道我衰败了吗？畏惧强盛欺负衰弱，这是什么道理？”骷髅抽泣着说：“您的阳气也很旺盛，所以我不敢害你，只是用空话吓唬您。畏惧强盛，欺凌衰弱，世道人情都这样，您怎么能责怪鬼呢？您可怜我将我埋进土坑里，这就是您对我的恩情了。”不满理也不理，就走了。只听见背后呜呜的哭泣声，最终也没有什么怪异的事。我认为田不满没有仁爱之心。但遇上卤莽的人，却还用大话激起他的怒气，这个鬼也是有过错的。

【原文】

蒋苕生编修言，一士人北上，泊舟北仓杨柳青之间。（北仓去天津二十里，杨柳青距天津四十里。）时已黄昏，四顾淼漫，去人家稍远。独一小童倚树立，姣丽特甚，然衣裳华洁，而神意不似大家儿。士故轻薄，自上岸与语。口操南音，自云流落在此，已有人相约携归，时尚未至。渐相款洽，因挑以微词，解扇上汉玉佩为赠。摩颜谢曰：君是解人，亦不能自讳。然故人情重，实不忍别抱琵琶。置佩而去。士人意未已，欲覘其居停，躡迹从之。数十步外，倏已灭迹，惟丛莽中一小坟，方悟为鬼也。女子事夫，大义也。从一则为贞，野合乃为荡耳。男子而抱衾，已失身矣。犹言从一，非不揣本而齐末乎？然较反面负心，则终为差胜也。

【译文】

将莒生编修说：有个书生坐船北上，停泊在北仓、杨柳青之间。（北仓离天津二十里，杨柳青离天津四十里。）当时已是黄昏时分，四面迷迷蒙蒙。在离开村落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少年靠着树站着。这少年十分漂亮，衣服华丽整洁，但神情意态不像大户人家的儿郎。书生本来是轻薄人，就上岸和少年谈话。少年带南方口音，自己说流落在这里，已经有人约定带他回去，现在还没有等到。两人谈话渐渐融洽，书生就用语言去挑动少年，还把扇带上的汉代玉佩送给他。少年红着脸拒绝了，说：“你是个明白人，我也不必隐瞒。不过老朋友情深意重，我实在不忍心投到别人怀抱去。”把玉佩放在地上就走了。书生还不满足，想偷看少年居住的地方，就轻手轻脚在后面追踪。走过几十步之外，少年一下子就不见了，只在草木丛中有一座小坟墓，这才醒悟少年是鬼。女子侍奉丈夫，是大道理。只嫁一个丈夫就叫做贞节，在野外与情人幽会就叫做放荡。做男子的却去和男人同性爱恋，已经失了身，还说要只爱一个人，这不是弃本逐末吗？但是，比那种翻脸负心的行为，还稍为好一些。

【原文】

先师陈白崖先生言，业师某先生，（忘其姓字，似是姓周。）笃信洛闽，而不鹜讲学名，故穷老以终，声华寂。然内行醇至，粹然古君子也。尝税居空屋数楹，一夜，闻窗外语曰：有事奉白，虑君恐怖奈何。先生曰：第入无碍。入则一人戴首于项，两手扶之。首无巾而身衫，血渍其半。先生拱之坐，亦谦逊如礼。先生问何语？曰：仆不幸，明末戕于盗，魂滞此屋内。向有居者，虽不欲为祟，然阴气阳光，互相激薄，人多惊悸，仆亦不安。今有一策，邻家一宅，可容君眷属。仆至彼多作变怪，彼必避去。有来居者，扰之如前，必弃为废宅，君以贱价售之，迁居于彼。仆仍安居于此，不两得乎？先生曰：吾平生不作机械事，况役鬼以病人乎？义不忍为。吾读书此室，图少静耳。君既在此，即改以贮杂物，日扃锁之可乎？鬼愧谢曰：徒见君案上有性理，故敢以此策进，不知君竟真道学，仆失言矣。既荷见容，即托宇下可也。后居之四年，寂无他异。盖正气足以慑之矣。

【译文】

先师陈白崖先生说：我的启蒙老师某先生，笃信程朱理学，但是并不追求道学家的名声，所以，他一辈子无声无息，最后穷困而死。他内心纯正，很有古代君子之风。他曾经租了人家几间空屋，住在里面。一天夜里，他听窗外有人说：“我有事想要奉告，可又怕先生害怕，不敢进屋，怎么办呢？”某先生说：“请进来吧，没关系。”一会儿，门外进来一人，只见他的脑袋虚放在脖子上，由两只手扶着，似乎

是怕它掉下来；脑袋上没有戴头巾，身上的长衫大半被血浸透了。某先生拱手让坐，来人亦谦逊有礼。某先生问：“敢问您有什么话要说？”来人道：“我很不幸，于明末被强盗杀死，至今阴魂未散，一直呆在这几间屋子里。最近，不时有人到这儿来住，我虽不想作祟伤害他们，但由于阴阳二气互相冲激，居住的人常常受惊吓，我也不得安宁。现在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邻近的一家有处宅子，大小足够您全家居住。现在那里还有人住着，我可以常去那里兴妖作怪，他们一定会搬走；如果再有来住的，我还像先前一样折腾他们，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敢再来住了。这样，主人一定会把这所宅子贱价出售，您乘机买下，然后搬过去，踏踏实实地住在那里。我也可以安居在此。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某先生说：“我一辈子不干鸡鸣狗盗之事，何况驱使鬼魅去害人呢？这样做也太不道德了。我在这里读书，也是为图清静。您既然也住在这里，那我就把这几间屋子改做贮藏室，放些杂物，每天都锁上门，您看是否可以？”鬼听完了这话，十分惭愧地谢罪道：“我见到您案头上有关于性理方面的书，所以才敢出这个主意。不想您是个真正的道学家，我刚才的话太冒失了。既然您如此宽宏，能够容人，我也不应再提过份的要求，只要能住在这屋子的廊下就可以了。”后来，某先生在这里住了四年，再没有出现什么变故。这就是某先生的一身正气所起到的威慑作用啊。

【原文】

凡物太肖人形者，岁久多能幻化。族兄中涵言，官旌德时，一同官好戏剧，命匠造一女子，长短如人；周身形体以及隐微之处，亦一一如人；手足与目与舌，皆施关捩，能屈伸运动；衣裙簪珥，可以按时更易。所费百金，殆夺偃师之巧。或植立书室案侧，或坐于床凳，以资笑噱。一夜，童仆闻书室格格声。时已锁闭，穴纸窥视。月光在牖，乃此偶人来往自行。急告主人。自覘之，信然，焚之，嚶嚶作痛声。又先祖母言，舅祖蝶庄张公家，有空屋数间，贮杂物。婢媼或夜见院中有女子，容色姣好，而颌下修髯如，两颊亦磔如毛，携四五小儿游戏。小儿或跛或盲，或头面破损，或无耳鼻。人至则倏隐，莫知何妖。不为人害，亦不外出。或曰目眩，或曰妄语，均不甚留意。后检点此屋，见破裂虎邱泥孩一床，状如所见。其女子之须，则儿童嬉戏，以笔墨所画云。

【译文】

凡是物，如果太像人形，一旦年代久了，大多能够幻化。我的族兄中涵说，他在旌德县的时候，有一位同僚爱好戏剧。他让工匠制作了一个女子，高矮和真人差不多，体态形状以及隐秘部位，也都像人。手脚、眼睛、舌头等都设置有机关，能弯曲运动。衣裙首饰等也都按季节更换。耗费了一百两银子，几乎超过了偃师的

技艺。他有时候将偶人立在桌案旁边，有时让它坐在床或凳子上，用来取乐。一天夜里童仆听到书房里发出格格的声音仆人捅破窗纸往里偷看。月光照在窗上，只见那个假人在房中来回地走动。仆人急忙报告主人。主人一看确实是这样。他把假人烧了，假人嚶嚶地发出痛苦的声音。又听祖母说，舅祖张蝶庄先生家有几间空房，贮存着杂物。婢女、老妈子有时夜里看见院中有一个女子，容貌美丽，但下巴上长着一大把胡子，两颊也长着刺猬般的硬胡子。她带着四五个小孩作游戏。小孩有的跛足，有的眼瞎，有的头破，有的没有鼻子耳朵。有人来了就突然不见了，不知是什么妖怪。她们不害人，也不到外面去。有人说是眼睛看花了，有人说是瞎编的后来清点这间房里的杂物时，看见破损开裂的虎丘泥人散了一床，形状和人们所看见的一样。那女子脸上的胡须，原来是孩子们玩耍时用笔墨画上去的。

【原文】

景州方夔典，言少尝患心气不宁，稍作劳则如簌簌动，服枣仁远志之属，时作时止，不甚验也。偶遇友人家扶乩。云是纯阳真人，因拜乞方。乩判曰：此证现于心，而其原出于脾，脾虚则子食母气故也。可炒白术常服之。试之，果验。夔典又言尝向乩仙问科第。乩判曰：场屋文字，只笔酣墨饱，书味盎然，即中式矣，何必预问乎？后至乾隆丙辰登进士，本房同考官，出阅卷簿视之，所注批词，即此八字也。然则科名前定，并批词亦前定乎？

【译文】

景州人方夔典说，小时候曾经患心气不宁的病，稍微劳累心就扑扑地跳。吃了枣仁、远志之类的药，有时好了有时仍发作，不很灵验。一次恰逢朋友家扶乩，乩仙称是纯阳子吕洞宾。他趁便拜求仙人开个治病的良方。仙人判道：“你这个病症表现在心脏部位，但它的病原在脾。脾虚是因为子食母气。可以把白术炒后经常服用。”他试了一下，果然很灵验。方夔典又说，他曾向乩仙求问自己科考的情况。乩仙判道：“考场中写的文章，只要能做到笔酣墨饱，书味盎然，就会考中了，何必事先问明白呢？”后来到了乾隆元年，他登进士科。他所在的那一房同考官拿出阅卷簿来看，上面批的就是这八个字。如此说来，科举功名是前定的，那么连批词也是以前定好的么？

【原文】

高梅村言，有二村民同行，一人偶便旋，蹴起片瓦。下有一 ，瓦上刻一字，则同行者姓也。惧为所见，托故自返，而潜伏荃翳中，望其去远，乃往私取。则满皆清水矣，不胜其悲，举而尽饮之。时日已暮，无可栖止，忆同行者家尚近，径往借

宿。夜中忽患霍乱，呕泄并作，秽其席几遍，愧不自容，竟宵遁。质明，其家视之，则皆精银，如熔汁泻地成片。然余谓此语特供谐笑，未必真有，而梅村坚执谓不诬。然则物各有主，非人力可强求，凿然信矣。

【译文】

高梅村说：有两个村民一起走路，一个人去小便，路上遇到一块瓦片，用脚踢开，看到下面有一只坛子。瓦片上刻有一个字，是同行的人的姓。他担心被同行者看见，就找个借口回身走开，却悄悄地伏在草丛里。望见同行者走远了，才走出来，去拿坛子，只见满坛都是清水。这个人很生气，把坛子的水一饮而尽。当时已傍晚，没有地方住宿，想到同行者家在附近，就到那家去借住。半夜，这个人忽然患霍乱症，大吐大泻，把床铺弄得污秽不堪。这个人惭愧得很，就连夜偷偷走了。到天亮时，同行者的家人来看望，看到地下床上都是精制的银子，好像银汁融化后泻在地下床上，成了一片片的形状。我认为这只是讲笑话罢了，不一定真有其事。但高梅村坚持说不是编出来的故事。那么，每件物品都各有主人，并非人力可以勉强追求得到的，这个道理是十分明白可信的了。

【原文】

梅村又言，有姜挺者，以贩布为业，恒携一花犬自随。一日独行，途遇一叟呼之住。问不相识，何见招？叟遽叩首有声，曰我狐也，夙生负君命。三日后，君当噬花犬断我喉。冥数已定，不敢逃死。然窃念事隔百余年，君转生人道，我堕为狐，必追杀一狐，与君何益？且君已不记被杀事，偶杀一狐，亦无所快于心。愿纳女自赎，可乎？姜曰：我不敢引狐入室，亦不欲乘危劫人女，赏则赏汝。然何以防犬终不噬也？曰：君但手批一帖曰，某人夙负，自原消除。我持以告神，则犬自不噬。冤家债主，解释须在本人，神不违也。适携记簿纸笔，即批帖予之，叟喜跃去。后七八载，姜贩布渡大江，突遇暴风，帆不能落，舟将覆。见一人直上樯竿杪，掣断其索，骑帆俱落，望之似是此叟，转瞬已失所在矣。皆曰此狐能报恩。余曰：此狐无术自救，能数千里外救人乎？此神以好生延其寿，遣此狐耳。

【译文】

高梅村又说：有个叫姜挺的人，以卖布为生，他出入时常随身带着一只花狗。一天，他独自外出，半路上，碰到一位老者将他叫住。姜挺问：“我与你并不相识，叫我有什么事吗？”老者慌忙趴在地上，磕头有声，说：“我是狐狸幻化的，前生欠下了您一条命，三天后，您会噬使花狗咬断我的喉咙。我的冥数已到，不敢逃死求生。然而，我私下以为，事情已经过去百余年，况且您已经托生为人，我却沦为狐辈，非要追杀一只狐狸，于您有什么好处呢？再说，您早已忘掉了前生被杀之事，

偶然间杀死一只狐狸，心里也不一定会感到快乐。现在，我愿意把女儿奉献给您，以赎前生之罪，不知您能否答应？”姜挺说：“我不敢引狐入室，也不愿乘人之危，夺人之女。我可以饶了你，但是，有什么办法使我的花狗最终不去伤害你呢？”老者说：“您只要拿一个贴子，在上面写道：‘某人夙负，自愿消除。’我拿这贴子向神明秉告，狗就不会再咬我了。关于恩怨报复的事，只要冤家债主本人出面，声明不再追究，就可以了结，神明是不会违背本人的意愿的。”正巧姜挺随身带着纸笔，就写了一个贴子给了老者。老者高兴得跳跃而去。过了七、八年，姜挺卖布，途经大江，突然遇上了暴风，船帆来不及降下，眼看船就要翻了。只见一个人飞快地爬上桅杆，扯断了绳索，然后骑着船帆一同落下来。看上去，像是那个老者，但转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大家都说：“这是狐狸报恩。”我说：“这狐狸救自己尚且不能，怎能到几千里外去救他人呢？这是神明看到姜挺有放生的功劳，特延长其寿数，所以派这只狐狸前往救援的。”

【原文】

周泰宇言，有刘哲者，先与一狐女狎，因以为继妻。操作如常人，孝舅姑，睦娣姒，抚前妻子女如己出，尤人所难能。老而死，其尸亦不变狐形。或曰是本奔女，讳其事，托言狐也。或曰实狐也。炼成人道，未得仙，故有老有死。已解形，故死而尸如人。余曰：皆非也。其心足以持之也。凡人之形，可以随心化。邠皇后之为蟒，封使君之为虎，其心先蟒先虎，故其形亦蟒亦虎也。旧说狐本淫妇阿紫所化，其人而狐心也，则人可为狐。其狐而人心也，则狐亦可为人。缙衣黄冠，或坐蛻不仆。忠臣烈女，或骸存不腐。皆神足以持其形耳。此狐死不变形，其类是夫。泰宇曰：信然。相传刘初纳狐，不能无疑惮。狐曰：妇欲宜家耳。苟宜家，狐何异于人？且人徒知畏狐，而不知往往与狐侣。彼妇之容止无度，生疾损寿，何异狐之采补乎？彼妇之逾墙钻穴，密会幽欢，何异狐之冶荡乎？彼妇之长舌离间，生衅家庭，何异狐之媚惑乎？彼妇之隐盗资产，私给亲爱，何异狐之攘窃乎？彼妇之器凌诟谗，六亲不宁，何异狐之崇扰乎？君何不畏彼而反畏我哉？是狐之立志，欲在人上矣。宜其以人始，以人终也。若所说种种类类狐者，六道轮回，惟心所造。正恐眼光落地。不免堕入彼中耳。

【译文】

据周泰宇说，有个人叫刘哲，和一个狐女相好，后来续她填房。狐女就像平常人一样操持家务，孝顺公婆，与妯娌们和睦相处，照顾前妻的子女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老死的时候，尸体也没变为狐形。有人说她本是个私奔的女子，假说是狐。有人说她本来是狐，修炼成了人，但还没有成仙，所以也有老有死。由于她

脱了狐的本形，所以死后尸体像人一样。我说：这些说法都不对。这是因为她的心灵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了。人的身体可以随着心灵变化。郗皇后变成巨蟒，汉宣城太守封邵变为猛虎，是因为他们的心先已变成蟒变成虎了，所以身形也成了蟒和虎。过去说，狐本是叫阿紫的淫荡女人变化的。人有着狐的心肝，人可以成为狐。狐有人的心肠，狐也可以成为人。和尚、道士们坐化，躯体往往不倒；忠臣、烈女们的尸骨长期存留不腐烂，这都是因为精神能够支配形体之故。这个狐女死后形状不改变，就属于这类情况。周泰宇说：确实如此。人们传说刘哲开始娶狐女为妻的时候，还有所疑惧。狐女说：“娶妻是为了成家，如果她合乎要求，那狐有什么不同于人的呢？而且人只知道惧怕狐，却不知道常常和狐做伴侣。那些贪欲无度，使人生病损寿的女人，和狐的采补行为有什么区别？那些翻墙和人幽会的女人，和狐的放荡有什么两样？那些挑拨离间，在家中制造事端的女人，和狐媚惑人有什么不同？那些偷盗家中财物送给相好的女人，和狐的抢窃有什么分别？那些嚣张狂傲，搅得六亲不宁的女人，和狐的作怪骚扰有什么不一样？您怎么不惧怕她们却反而害怕我呢？”可见这个狐的心志在人类之上。怪不得她开始是人，到死还是人。就像她所说具有种种狐狸行为的人，六道轮回，都是由自己的心灵所致。只怕眼光落地，也就难免堕入其中了。

【原文】

古者世禄世官，故宗子必立后，支子不祭，则礼无必立后之文。孟皮不闻有后，亦不闻孔子为立后，非嫡故也。支子之立后，其为 嫠 守志，不忍节妇之无祀乎。譬诸士本无主谏，而县贡父，则始谏，死职故也。童子本应殇，而汪 则不殇，卫社稷故也。礼以义起，遂不可废。凡支子之无后者，亦遂沿为例不可废，而家庭之难，即往往由是作焉。董曲江言，东昌有兄弟三人，仲先死无后。兄欲以其子继，弟亦欲以其子继。兄曰：弟当让兄。弟曰：兄子幼而其子长，弟又当让兄。讼经年，卒为兄夺。弟恚甚，郁结成疾。疾甚时，语其子曰：吾必求直于地下。既而昏眩。经半日复苏，曰：岂特阳官悖哉？阴官之悖乃更甚。顷魂游冥司，陈诉此事。一阴官诘我曰：汝为汝兄无后耶，汝兄已有后矣，汝特为赘产争耳。见兽于野，两人并逐，捷足者先得。汝何讼焉。竟不理也。夫争继原为赘产，乃 目与我讲宗祀，何不解事至此耶？多置纸笔我棺中，我且诉诸上帝也。此真至死不悟者欤。曲江曰：吾犹取其不自讳也。

【译文】

古人世代食禄做官，所以嫡长子都立后嗣，庶子不能享受家祭，但礼法中并没有必须立后嗣的说法。没听说孟皮有后嗣，也没听说孔子为他立过后嗣。这是

因为他不是嫡子的缘故。庶子立后嗣，也许是因为寡居的偏房守贞节而不忍心让她百年后得不到祭祀吧？譬如士死后本来没有悼文，但从县贡父起有了悼文，因为他死于职守。儿童死了本应算是夭亡，但汪 死了却不算夭亡，因为他是为了保卫社稷而死。礼法是根据义制定的，所以不能偏废。凡是庶子没有后嗣的，也就沿续成惯例不能废除。而家庭中的矛盾，就往往因此而产生了。董曲江说，东昌县有兄弟三人，老二死了没有儿子。哥哥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老二的家业，弟弟也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哥哥说：“弟弟应当让哥哥。”弟弟说：“哥哥的儿子年幼而我儿子年长，弟弟又应该让哥哥。”官司打了有一年多，终于哥哥夺去了继承权。弟弟非常气愤，郁郁成病。病危时，告诉儿子说：“我一定到地下去讨个公道。”于是就昏迷不醒。过了半天又苏醒过来说：“哪只是阳间的官府不讲理，阴间官府更不讲道理。刚才我的魂魄到了阴曹，陈述了这件事。一个阴官质问我：‘你是因为你哥哥没有后代吗？你哥哥已经有后代了。你不过是为了财产而争夺的吧。在野地里看见野兽，两个人一起追赶，跑得快的人先得到。你来告什么状呢？’竟然不受理。争继承权为的就是财产，还瞪眼和我讲宗亲祭祀的事，怎么不懂事理到了这种地步？你们多放些纸笔在我的棺材里，我将向上帝起诉。”这真是到死也不觉悟的人。董曲江说：“我倒是赞赏他的毫不隐讳”。

【原文】

己卯典试山西时，陶序东以乐平令充同考官。卷未入时，共闲话仙鬼事。序东言，有友尝游南岳，至林壑深处，见女子倚石坐花下，稔闻智琼、兰香事，遽往就之。女子以纨扇障面曰：与君无缘，不宜相近。曰：缘自因生，不可从此种因乎？女子曰：因须夙造，缘须两合，非一人欲种即种也。翳然灭迹，疑为仙也。余谓情欲之因缘，此女所说是也。至恩怨之因缘，则一人欲种即种，又当别论矣。

【译文】

乾隆乙卯年，我到山西主考乡试时，陶序东以乐平县令的身份，任同考官。在试卷尚未收进来时，我们一起闲聊神鬼之事。陶序东说：他有一个朋友曾经游览南岳衡山，走到林壑深处，见到一个女子背靠山石坐在花丛下。他想起以前曾听说过的关于智琼、兰香等天女临凡的故事，就急忙走过去，来到那女子身边。女子用纨扇挡着脸说：“我和您并无缘份，不宜相互接近。”那位朋友说：“缘份是由某些因素构成的，难道我们不能从现在开始培养这种因素吗？”女子说：“姻缘为前世所定。缘份须双方情愿，不是一个人能够培养出来的。”说完这话之后，女子转眼间不见了。那位朋友疑心是遇上了神仙。我说，关于男女之间的情欲姻缘，那位女子的说法还是不错的。至于人间的恩怨相报，那可是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又当别论了。

【原文】

大同宋中书瑞，言昔在家中戏扶乩。乩动，请问仙号。即书曰：我本住深山，来往白云里。天风忽飒然，云动如流水。我偶随之游，飘飘因至此。荒村茅舍静，小坐亦可喜。莫问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问此门前，去山凡几里？书讫，乩遂不动。或者此乃真仙欤。

【译文】

大同人中书宋瑞说，以前他在家里扶乩取乐，乩动起来的时候，他请问仙人法号。乩坛上即写道：“我本住深山，来往白云里。天风忽飒然，云动如流水。我偶随之游，飘飘因至此。荒村茅舍静，小坐亦可喜。莫问我姓名，我忘已久矣。且问此门前，去山凡几里？”写完，乩就不动了。或者这是真仙吧？

【原文】

和和呼通诺尔之战，兵士有没蕃者，乙亥平定伊犁，望大兵旗帜，投出宥死，安置乌鲁木齐，呼之曰小李陵。此人不知李陵为谁，亦漫应之，久而竟迷其本名。己丑庚寅间，余在乌鲁木齐，犹见其人，已老矣。言在准噶尔转鬻数主，皆司牧羊。大兵将至，前一岁八月中旬，夜栖山谷，望见沙碛有火光。西域诸部，每互相钞掠，疑为盗。登冈眺望，乃见一巨人，长丈许，衣冠华整。侍从秉炬前导，约七八十人。俄列队分立，巨人端拱向东拜，意甚虔肃，知为山灵。时适准噶尔乱，已微闻阿睦尔撒纳款塞请兵事，窃意或此地当内属？故鬼神预东向耶？既而果然。时尚不知八月中旬为圣节，归正后，乃悟天声震叠，为遥祝万寿云。

【译文】

在和和呼通诺尔战役中，有个兵士被番邦俘获。乙亥年，平定伊犁，这士兵看到大军旗帜，就逃跑回来，被免去死罪，安置在乌鲁木齐，大家喊他为“小李陵”。这个人不知道李陵是谁，人家叫他，他也随口答应。时间长了，大家也忘记了他的本名。己丑、庚寅年间，我在乌鲁木齐时，还见到这个人，年纪已经老了。他说，在准噶尔时，被转卖过几个主人，都当牧羊人。大军到来前一年的八月中旬，晚上睡在山谷里，远远望见沙漠中有火光。西域各个部落，经常相互抢掠，他疑心碰上强盗，就爬上山头眺望，看见一个巨人，有一丈多高，衣冠华美整齐，有侍从举着火炬在前面开路，大约七八十人之多。不久，就排好队伍，分两边站立。巨人严肃地向东方拱手行礼，神情十分虔诚肃穆，心知是山神了。当时正是准噶尔叛乱，又听到传说阿睦尔撒纳决定内附，请求政府出兵的事，心中猜想，也许这个地方要归属内地了，所以鬼神预先向东行礼吧？后来果然如此。当时还不知道八月中旬是

天子的生日。等到回到政府这边，才醒悟到，天子的声威震动一切，所以山灵也遥祝天子的寿辰。

【原文】

甘肃李参将名璇，精康节观梅之术，占事多验。平定西域时，从大学士温公在军营。有兵士遗火，焚辕前枯草，阔丈许。公使占何祥。曰：此无他，公数日内当有密奏耳。火得枯草行最速，急递之象也。烟气上升，上达之象也。知为密奏，凡密奏，当焚草也。公曰：我无当密奏事。曰：遗火亦无心，非预定也。既而果然。其占人终身，则随手拈一物，或同拈一物，而所断又不同。至京师时，一翰林拈烟筒。曰：贮火而其烟呼吸通于内，公非冷局官也。然位不甚通显，尚待人吹嘘故也。问历官当几年。曰：公毋怪直言。火本无多，一熄则为灰烬，热不久也。问寿几何。摇首曰：铜器原可经久，然不见百年烟筒也。其人愠去。后岁余，竟如所言。又一郎官同在座，亦拈此烟筒，观其复何所云。曰：烟筒火已息，公必冷官也。已置于床，是曾经停顿也。然再拈于手，是又遇提携复起矣。将来尚有热时，但热又占与前同耳。后亦如所言。

【译文】

参将李璇精通邵雍的观梅术，占卜往往很灵。平定西域时，他随从大学士温公在军营中。有一位士兵不慎失火，烧着了军营辕门前的一片枯草。温公让他占卜是什么兆头。他说：“这没有别的意思，您几天之内有急密奏折上报。火遇到枯草是紧急传递的象征，烟气向上升去是向上送达的迹象。由此知是密奏凡是密奏，都要烧掉草稿。”温公说：“我没有密奏的事。”他说：“失火也是无意的，并不是预定的。”后来果然如此。他为别人占卜一生命运，就随手拿一件东西。有时拿同样的一件东西，占卜结果又不同。回到京师后，一位翰林学士拿着烟袋请他占卜。他说：“水烟筒中贮存着火，烟通过呼吸在里边通行，说明您不是被冷落的官。但是你的官运不大通，是因为还需要别人为你吹嘘。”翰林又问自己还能做几年官。他说：“恕我直言。火本来不多，一旦熄灭就化为灰烬，热得时间不会长了。”翰林问自己的寿命有多长。他摇摇手说：“铜制器物本可经历很长时间，但世上没见过一百年的烟筒。”翰林不高兴地走了。过了一年多，事情竟然像他说的一样。当时一位郎官在座，也拿起这只烟袋问他。他说：“烟筒中的火已经熄灭，您必定受冷落。烟筒已经放在了床上，这是说您的官运停顿过。但是它又被拿在手里，说明要重新起用了。将来还会有热的时候。不过热后的结果和前面相同。”后来一切都果然如此。

【原文】

吴惠叔携一小幅挂轴，纸色似百年外物，云得之长椿寺市上。笔墨草略，半以淡墨扫烟霭，半作水纹，中惟一小舟，一女子坐篷下，一女子摇橹而已。右角浓墨写一诗，曰：“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款曰：画中人自画并题，无年月，无印记。或以为仙笔。然女仙手迹，人何自得之。或以为游女，又不应作此世外语。疑是明末女冠，避兵于渔庄蟹舍，自作此图，无旧人跋语，亦难确信。惠叔索题，余无从著笔，置数日，还之。惠叔歿于蜀中，此画不知今在否也。

【译文】

吴惠叔带来一幅挂轴小画，从纸的颜色上可以看出，这画少说也有一百年了。吴惠叔说，他是从长椿寺市上买来的。画的笔墨潦草，一半是用淡墨烘成的烟雾，一半是水纹，只有中间部份画着一只小船，一位女子坐在船篷下，另一位女子在船头摇橹。画的右上角是用浓墨题的一首诗，那诗写道：“沙鸥同住水云乡，不记荷花几度香。颇怪麻姑太多事，犹知人世有沧桑。”落款写道：“画中人自画并题。”画上没有题年、月、日，没有盖印章。有人认为，这幅画出自仙女手笔。但是仙女的手迹，俗人怎么能得到呢？也有人认为，这是沦落飘游的女子所作，但是，此种女子又不可能讲出超脱世俗的话语。我怀疑是明朝末年的女道士，因逃避兵乱，住在渔村，自己画了这幅画以寄托情思。但由于画面上没有前人的跋语，所以，这个猜测也就无法确定。吴惠叔请我在这幅画上题辞，我无从下笔，在案头放了几天，又还给了他。后来，惠叔死于蜀地，如今，这幅画是不是仍存于世，就不得而知了。

【原文】

舅氏实斋安公言，程老，村夫子也，女颇韵秀，偶门前买脂粉，为里中少年所挑，泣告父母。惮其暴，弗敢较，然悲愤不可释，居恒郁郁。故与一狐友，每至辄对饮。一日，狐怪其惨沮，以实告，狐默默去。后此少年复过其门，见女倚门笑，渐相软语，遂野合于小圃空屋中。临别，女涕不舍，相约私奔。少年因夜至门外，引以归。防程老追索，以刃拟妇曰：敢泄者死。越数日，无所闻，知程老讳其事，意甚得，益狎真无度。后此女渐露妖迹。乃知为魅。然相悦甚，弗能遣也。岁余病瘵，惟一息仅存，此女乃去。百计医药，幸得不死。货产已荡然，夫妇露栖，又踰弱不任力作，竟食妇夜合之资，非复从前之悍气矣。程老不知其由，向狐述说。狐曰：是吾遣黠婢戏之耳。必假君女形，非是不足饵之也。必使知为我辈，防败君女之名也，濒危而舍之。其罪不至死也，报之已足，君无更快快矣。此狐中之朱家郭解欤？

其不为己甚，则又非朱家郭解所能也。

【译文】

我的舅舅安实斋先生说，程老先生是村里的老夫子。他的女儿长得很秀丽，有一天在门前买脂粉，被村里一个少年调戏，哭泣着告诉了父母。他们怕那少年的蛮横，不敢和他计较，但心中的愤怒怎么也消解不了，常常郁闷不乐。程老夫子一直和狐狸为友，每次狐狸来就对坐饮酒。一天，狐友见他一脸凄惨沮丧的表情很奇怪，他就把实情告诉了狐友，狐友没说什么就走了。后来，那个少年又路过他们的家门口，看见程女靠在门框上对他笑。两人渐渐地说些温柔的话，于是就在小菜园的空屋中私通。临分手的时候，程女流泪哭着不愿分手，于是两人约定私奔。那少年夜里来到程家门外，带着程女回来。为了防止程老夫子追索女儿，他用刀子威胁妻子说：“敢泄露出去，就杀了你。”过了几天，没有听到什么动静，他以为程老夫子不敢张扬这件事，心中非常得意，和程女越加亲昵无度。后来，程女渐渐显露出妖迹来，他知道她是狐魅，但是彼此很欢愉，不能打发她走。一年多后，少年痼病缠身，只剩下一口气了，程女才离去了。少年多方请医求药，幸而得以不死，财产却已用光了。夫妻露宿街头，他又身体羸弱，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只有靠妻子的卖淫钱饱肚，不再有从前那种凶悍之气了。程老夫子不知其中缘由，向狐友述说了这事。狐友说：“这是我派了一个狡猾的狐婢去戏弄戏弄他。必须假冒您女儿的形象，不这样就不能引他上钩的。必须让他知道是我们狐狸干的，以避免败坏了您女儿的名声。等到他生命垂危就放过他，他的罪过还不至于死。报复一下已经够了，您不要再快快不快乐了。”这是狐类中的朱家、郭解呀。它做事不为己甚，却又不是朱家、郭解所能做到的。

【原文】

从孙树宝言，辛亥冬，与从兄道原，访戈孝廉仲坊。见案上新诗数十纸，中有二绝句云：到手良缘事又违，春风空自锁双扉。人间果有乘龙婿，夜半居然破壁飞。岂但蛾眉斗尹邢，仙家亦自妒娉婷。请看搔背麻姑爪，变相分明是巨灵。皆不省所云，询其本事。仲坊曰：昨见沧州张君辅，言南皮某甲，年二十余，未娶。忽二艳女，夜相就，诘所从来。自云是狐，以夙命当为夫妇。虽不能为君福，亦不至祸君。某甲眈眈其色，为之不婚。有规戒之者，某甲谢曰：狐遇我厚，相处日久，无疾病，非相魅者。且言当为我生子，于似续亦无害，实不忍负心也。后族众强为纳妇。甲闻其女甚姣丽。遂顿负旧盟。迨洞房停烛之时，突声若风霆，震撼檐宇。一手破窗而入，其大如箕，攫某甲以去。次日，四出觅访，杳然无迹。七八日后，有数小儿言某神祠中，有声如牛喘。北方之俗，凡神祠无庙祝者，虑流丐栖息，多以土

鑿其户，而留一穴置香炉。自穴窥之，似有一人裸体卧，不辨为谁。启户视之，则某甲在焉，已昏昏不知人矣。多方疗治，仅得不死。自是狐女不至，而妇家畏狐女之报，亦竟离婚。此二诗记此事也。夫狐已通灵，事与人异。某甲虽娶，何碍倏忽之往来，乃逞厥凶锋，几戕其命，狐可谓妒且悍矣。然本无夙约，则曲在狐。既不慎于始而与约，又不善其终而背之，则激而为祟，亦自有词，是固未可罪狐也。

【译文】

侄孙树宝说：辛亥年冬天，他和堂兄道原去拜访戈仲坊举人，看见戈仲坊的书桌上有写上新诗的几十张信笺，其中有两首绝句说：“到手良缘事又违，春风空自锁双扉。人间果有乘龙婿，夜半居然破壁飞。”“岂但娥眉斗尹、邢，仙家亦自妒娉婷。请看搔背麻姑爪，变相分明是巨灵。”都不知所说的是什么事，就向戈仲坊请教诗所吟咏的事实。戈仲坊说：“昨天遇见沧州的张辅，他说：在南皮县有个某甲，二十多岁，还未娶妻。突然有两个漂亮姑娘晚上来和他亲热。某甲问两个姑娘从哪里来，她们说：‘我们是狐精，因为前生注定要与你成为夫妻。虽然我们不能给你带来福分，但也不至于害你。’某甲贪恋她们的美色，就不肯另外择女结婚。有人规劝某甲，某甲拒绝了，说：‘狐女对我很好，我们相处的日子已很长，我也没有生病，说明她们不是作怪害我的。她们还说要给我生儿子，也不会影响我传宗接代，实在我不忍心辜负她们。’后来，家族强行给某甲定亲，某甲听说未婚妻十分美丽，就忘记了对狐精所起的誓言了。等到洞房花烛夜，突然出现像风暴的声响，房屋都震动了，有一只巨大得像畚箕般的大手，从外面破窗而入，抓起某甲就离开了。第二天，人们四处寻找，一点消息都没有。七八天后，有几个小孩子说，在一座神庙里有像牛喘气的声音。北方的风俗，凡是神庙都不设庙祝，又担心流浪乞丐住在神庙里，大多用泥砖堵住大门，只留下一个洞放香炉。人们从那个洞中察看，仿佛有一个人赤条条地躺在里面，但看不清是什么人。大家打开门口再看时，原来就是某甲，早已是昏迷不省人事了。经过多方治疗，总算留住了一条性命。从此，狐女再也不来了。要和他结婚的女子家里，害怕狐女报复，也和某甲解除了婚约。这两首绝句，就是记述这件事情的。”狐精已经通灵性，办事和人不同。某甲即使娶妻，又怎能阻碍她们飞快地来往呢？狐精竟然逞凶，几乎杀了某甲性命，可说是又妒嫉又凶悍了。不过，如果本来没有约定婚姻，那么错误在狐女一方。现在，某甲既然开始时不慎重，和狐精约定婚姻，后来又不好好处理，背叛了狐女。那么，狐女愤激而兴妖作怪，也是有道理的。这就不能怪罪狐女了。

【原文】

北方之桥，施栏，以防失足而已。闽中多雨，皆于桥上覆以屋，以庇行人。邱

二田言，有人夜中遇雨，趋桥屋坐。有一吏携案牍，与军役押数人避屋下。枷锁琅然，知为官府录囚，惧不敢近，但畏缩于一隅中。一囚号哭不止，吏叱曰：此时知惧，何如当日勿作耶？囚泣曰：吾为吾师所误也。吾师日讲学，凡鬼神报应之说，皆斥为佛氏之妄语。吾信其言，窃以为机械能深，弥缝能巧，则种种惟所欲为，可以终身不败露。百年之后，气反太虚，冥冥漠漠，并毁誉不闻，何惮而不恣吾意乎？不虞地狱非诬，冥王果有，始知为其所卖，故悔而自悲也。一囚曰：尔之堕落由信儒，我则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堕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死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作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恃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耶？语讫长号，诸囚亦皆痛哭，乃知其非人也。夫六经具在，不谓无鬼神。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自儒者沽名，佛者渔利，其流弊遂至此极。佛本异教，缙徒藉是以谋生，是未足为责。儒者亦何必乃尔乎？

【译文】

北方的桥上，大都装有栏杆，以防行人失足落水。闽南地区多雨，所以，桥上往往建有棚屋，为行人挡雨。邱二田说：有个行人夜间遇雨，赶忙躲进了桥棚。他见桥棚里已经有了许多人，其中一个官吏模样的人手拿案卷，几个军役押着一些戴枷的犯人。这人明白这是官府在押送囚犯，就躲闪着，蜷缩到一个角落里。只听一个囚徒大哭不止。官吏叱责他说：“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不干那事多好啊！”那个囚徒哭着说：“我是被老师害了，我的老师每日讲学，总是把鬼神报应之说，统统斥为佛门虚妄之谈。我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不管做了什么事，只要机智、乖巧，都能隐蔽起来，即便时常为非作歹，也可以终身不败露；到了百年之后，魂返太虚，冥冥漠漠，一切诋毁与赞誉我全听不到了，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不敢恣情纵意去干的呢！可是没想到，地狱不是胡说，阎王果然存在。我这才明白被老师出卖了，所以，又是悔恨又是自悲啊。”另一个囚徒说：“你的堕落是由于相信了儒家的说教，而我却是被佛家骗了。按佛家的说法，一个人虽然做了恶事，以后只要有了功德，就可以把原先的罪恶抹掉；虽然进了地狱，只要经过忏悔就可以超生。那么，我生前多去庙中烧香磕头，布施香火，死后请僧人念经超度，不就可以得到佛法保护了吗？这些我都可以办到。有了佛法保护，我自然可以无所不为，将来死去，地狱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没想到，阴间给人降罪或降福，是根据一个人所作善事、恶事的情况来定，不管舍弃钱财是多还是少。现在，我的钱财耗尽，却仍逃脱不了酷刑折磨。如果不是过份信赖佛门之说，又怎么敢恣情纵欲，

以致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呢？”说完后大哭不止。其他囚徒也都一齐痛哭。那位行人这才明白，他们不是人而是鬼。儒家的《六经》具在，其中并没有主张无鬼神的文字；三藏真经所说的，也没有唆使佛门弟子收敛财物贿赂的内容。自从儒者以经沽名，佛者以教图利以来，其流弊才发展到如今严重的地步。佛家本为异教，它的徒众借以谋生，不必过份指责。但是，道貌岸然的儒家学者何必这样做呢？

【原文】

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以死自誓。舅姑怒，逐诸门外，使自谋生，流离艰苦。抚二子一女，皆婚嫁，而皆不才，无倚。惟一女孙度为尼，乃寄食佛寺，仅以自存。今七十八岁矣。所谓青年矢志。白首完贞者欤。余悯其节，时亦周之。马夫人尝从容谓曰：君为宗伯，主天下节烈之旌典。而此媪失诸目睫前，其故何欤？余曰：国家典制，具有条格，节妇烈女，学校同举于州郡，州郡条上于台司，乃具奏请旨。下礼曹议，从公论也。礼曹得察核之，进退之，而不得自罗之，防私防滥也。譬司文柄者，棘闱墨牍，得握权衡，而不能取未试遗材，登诸榜上。此媪久去其乡，既无举者，京师人海，又谁知流寓之内，有此孤嫠？沧海遗珠，盖由于此，岂余能为而不为欤？念古来潜德，往往借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厥大儿，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

【译文】

倪老婆婆是武清县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了丈夫。公婆想要嫁她，她发誓不嫁。公婆生气，把她赶出家门，让她自谋生路。她流离失所，非常艰苦。她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抚养成人，结婚成了家，却都没有出息，她孤零零地没有依靠。只有一个孙女削发做了尼姑，她就寄食在尼姑庵里，赖以生存。如今她已七十八岁了。她可以说是年轻时立志，一辈子贞洁。我怜悯她的气节，也时常周济她。马夫人曾经对我说：“老爷身为礼部尚书，主管天下节妇烈女的旌典表彰，而这个老太太就在眼前却顾不到，这是为什么？”我说：“国家的典章制度都有程序。节妇烈女，由学校推举到州郡，州郡上报给御史台，然后才启奏皇上下圣旨，下达礼部衙门评议，为的是听从公论。礼部可以调查核实，可以决定去留，但不能擅自搜罗人选，以防止营私或滥加表彰。比如掌管科考的，可以在科考的答卷中，行使权力录取，但不能录取没有经过考试的遗漏人。这位老太太长期离开家乡，既没有推举她的人，在京城的人海中，又有谁知道有这么个孤寡的老太太？沧海遗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我能做而不做。”想古往今来被埋没的有德之人，往往借助小说，才得以发出一点光亮。因此，我大略记些倪老太太的情况，附在这本琐谈录中。虽

然本书属于志怪,写进这些内容与体例不合,但在表彰教化的宗旨上,却是一致的。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原文】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故已成《滦阳消夏录》等三书，复有此集。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谈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怀挟恩怨，颠倒是非，如魏泰、陈善之所为，则自信无是矣。适盛子松云欲为剞劂，因率书数行弁于首。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之语名曰《姑妄听之》。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观弈道人自题。

【译文】

我喜好钻研而甘于寂寞，总也闲不住。书籍笔墨等，自从我到了学龄以来，就没曾离开过。在三十岁之前，我钻研考证学；学习的地方，经典书籍等环绕着我像獭祭。三十岁以后，我的文章便传扬于天下，常常面前摆着稿纸，彻夜构思。五十岁以后，负责编辑整理秘籍，又回过头来讲考证。如今老了，再也没有当年的兴致了，只是偶尔拿过纸笔，追写旧闻，用以消磨时光而已。所以在写成《滦阳消夏录》等三本书后，又有了这个集子。缅怀古时的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他们的著作引经据典，博采兼收；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等人的著作，风格简淡、自然而妙趣深远。我实在不敢狂妄地以先贤来自比，但本书的大旨则期望不与风俗教化有违。至于挟嫌报复、颠倒是非，如魏泰、陈善之所为，我自信是没有的。恰好盛子松要给我出版这本书，因此写几句话放在最前面。因本书的素材大多是来自于传闻，于是便取《庄子》中的一句话，定名为“姑妄听之”。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观弈道人自题。

【原文】

冯御史静山，家一仆忽发狂自挝，口作谵语云：我虽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

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愿尔使知。静山自往视之。曰：君白昼现形耶？幽明异路，恐于理不宜。君隐形耶，则君能见此辈，此辈不能见君，又何从而相避？其仆俄如昏睡，稍顷而醒，则已复常矣。门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与人争礼数。余尝与论此事，曰：儒者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圣贤，虽王侯拥彗不能荣。虽胥靡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则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是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舆台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毋乃自视太轻欤？守愚曰：公生长富贵，故持论如斯。寒士不贫贱骄人，则崖岸不立，益为人所贱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驳之，其为客气不待辩。即就其说而论，亦谓道德本重，不以贫贱而自屈。非毫无道德，但贫贱即可骄人也。信如君言，则乞丐较君为更贫，奴隶较君为更贱，群起而骄君，君亦谓之能立品乎？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论，七字可以千古矣。

【译文】

冯静山御史家有个仆人忽然发狂，一边打自己的嘴巴，一边说胡话道：“我虽潦倒不得志而死，毕竟还是个读书人。你是什么东西，敢不给我让路？今天要好好惩罚你一下，让你明白点。”静山亲自跑来探望，问那鬼魂说：“您是在白天显形吗？阴间与阳间有别，您这样做恐怕不合适；您是 着形吗？那么您能看见这些仆人，而这些仆人却看不见您，他们又怎么知道回避您呢？”他的仆人随即变成昏睡的样子，不久便醒过来，恢复正常了。我有个学生叫耿守愚，是桐城人，很注意自己的操守，而喜欢与人争礼节。我曾经与他谈论此事，说：“读书人往往盛气凌人，想让别人尊敬自己，以为这就是自重。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重还是不重，需取决于本人的作为。如果自己的品德与圣贤相比也没有什么好惭愧的，那么虽然王侯拿着扫把扫地来迎接自己，也不能增添荣耀；虽然自己作以土垒墙的苦力，也不算什么耻辱。可贵的东西在我自身，外在的东西根本不值得计较。如果一定要根据别人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轻重，那就要靠别人尊敬，自己才感到荣耀；别人不尊敬，自己就感到屈辱。这样，男女奴仆们就都可操纵我的荣辱，这不是把自己看得太轻了吗？”守愚说：“您生来富贵，所以才持这种看法。贫寒的读书人如果因贫贱而失去傲气，就见不出读书人的尊严，也就更会被人看不起了。”我说：“这是田子方的观点，朱熹已经批驳过了。这是一种重外而不重内的态度，不必再辩了。即就这种说法本身而论，它的意思也不过是说要以道德为重，不应该因为贫贱而自己轻视自己，而并不是说可以毫无道德，只是因为贫贱就可以在别人面前傲气十足。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么乞丐比你更贫穷，奴仆比你更低贱，他们都在你面

前傲气十足，你能说这是他们在树立自己的品格吗？我已去世的老师陈白崖先生曾在书房中题写一副对联：‘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才是真正说到了根本上，这七个字真可以千古流传了。”

【原文】

龚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师寓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时共杯酌。一日观剧，邀同往，亦欣然相随。薄暮归，道士拱揖曰：承诸君雅意，无以为酬，今夜一观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边略具酒果，中央则陈一棋局。呼童子闭外门，请宾四面围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声，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落局上。合声演剧，呦呦嚶嚶，音如四五岁童子。而男女装饰，音调关目，一一与戏场无异。一出终，（传奇以一折为一出，古无是字，始见吴任臣字汇补注，曰读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今亦从俗体书之。）瞥然不见。又数人落下，别演一出。众且骇且喜，畅饮至夜分。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鸡卵数百，白酒数罍。戛然乐止，惟闻 啜之声矣。诘其何术。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戏，为一宵之娱。然惟供驱使则可，若或役之盗物，役之祟人，或摄召狐女荐枕席，则天谴立至矣。众见所未见，乞后夜再观。道士诺之。次夕诣所居，则早起已携童子去。

【译文】

龚集生说：乾隆己未年。他住在京城灵佑宫，结识了一位道士，时常在一起饮酒对酌。一天，龚集生请朋友们去看戏，也邀请了这位道士，道士欣然相随。看完了戏，归来时天色将晚，道士拱手对大家说：“承蒙诸位雅意，邀我看戏，无以为报。今夜，我想请大家看一场木偶戏，不知是否可以？”众人自然愿意。到了夜间，他们走进道士的住房，见屋里只有一张大方桌，桌边摆放了一些水酒和果品。桌子中央，放着一只棋盘。道士招呼小童关了外面的门，请诸位来宾围着桌子坐好。酒过三巡，道士将界尺一拍，“啪”地一声，只见有几个八、九寸高的小人儿落到了棋盘上，一块儿呦呦嚶嚶地演起戏来，声音如同四、五岁的小孩儿，而男女演员的穿装打扮以及戏中的唱腔、道具，都和剧场里一样。一出戏唱完，这些小人儿忽地不见了。紧接着，又有几个落到棋盘上，另演了一出。众人又是惊讶又是高兴。他们开怀畅饮，直至午夜时分。道士又命小童在外屋的桌子上放置了数百枚鸡蛋和几坛白酒，棋盘上发出的乐曲声戛然而止，紧接着，外屋传出了吃喝声。众人忙问道士：“这是什么法术？”道士说：“凡是炼成五雷法的人，都可以驱使狐辈去做事。狐辈能够变化，可大可小，所以我调遣他们来演戏，满足咱们一夜的消遣。不过，驱使他们干这种事可以，如果让他们去偷盗，或是去作祟害人，或者摄召狐女寻

欢作乐，那么上天就会立即施以惩罚。”此情此景，众人见所未见，于是恳请道士于第二天夜间再演一次，道士答应了。第二天晚上，众人又抵达道士的住所，可是没见到主人。原来，道士带着小童早已离去了。

【原文】

卜者童西，言尝见有二人对弈。一客预点一弈图，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封置笥中。弈毕，发视，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术。按前定录载，开元中，宣平坊王生，为李揆卜进取。授以一缄，可数十纸。曰：君除拾遗日发此。后揆以李侯荐，命宰臣试文词。一题为紫丝盛露囊赋，一题为答吐蕃书，一题为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涂八字，旁注两句。翌日，授左拾遗。旬余，乃发王生之缄。视之，三篇皆在其中。涂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术，此人偶得别传耳。夫操管运思，临枰布子，虽当局之人，有不能预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为之事，尚莫逃数，巧取强求，营营然日以心斗者，是亦不可以已乎？

【译文】

据占卦人童西涧说，他曾见两人下棋，其中一人事先画出一张棋局图，放在竹筐里。下完棋，打开一看，与棋盘上的棋局完全一致。不知这是什么法术。《前定录》中载，开元年间，宣平坊的王某，为李揆卜算功名。王某交给李揆一个信封，里面有几十张纸，说：“你被任为拾遗那天再打开看。”后来李揆经李 推荐，皇上叫大臣考他的文章。第一个题目是《紫丝盛露囊赋》，第二个题目是《答吐蕃书》，第三个题目是《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李揆从上午十一点一直写到下午七点才写完。三篇文章中，共涂改了八个字，旁边加了两句注释。第二天，他被任为左拾遗。过了十多天，他才拆开王某给他的信封，里面有三篇文章，和他写的三篇文章相同，连涂改、注释处都一模一样。可见古时就有这种法术，下棋人不过是向别人学得了这种法术而已。举笔构思、临盘布子，即便是当事人也往往料不到结局，而算卦的却能预先知道。可见任意的事还逃不过定数，那些巧取豪夺，整天忙于勾心斗角的人，能不能罢手呢？

【原文】

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有二人诣西藏贸易，各乘一骡，山行失路，不辨东西。忽十余人自悬崖跃下，疑为夹坝。（西番以劫盗为夹坝，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渐近则长皆七八尺，身毵毵有毛，或黄或绿。面目似人非人，语啁嘶不可辨。知为妖魅，度必死，皆战栗伏地。十余人乃相向而笑，无抮噬之状。惟挟人于胁下，而驱其骡行。至一山坳，置人于地。二骡一推坠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环坐吞啖。亦提二人就坐，各置肉于前。察其似无恶意，方饥困，亦姑食之。既饱之

后，十余人皆扞腹仰啸，声类马嘶。中二人仍各挟一人，飞越峻岭三四重，捷如猿鸟。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绿松也。携归货之，得价倍于所丧。事在乙酉丙戌间。朝荣曾见其一人，言之甚悉。此未知为山精，为木魅。观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岩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种野人，从古未与世通耳。

【译文】

被遣送到乌鲁木齐的犯人刚朝荣说，有两人到西藏做生意，各骑着一头骡子，在山中迷了路，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忽然有十多人从悬崖上跳下来。他们以为遇上了劫盗，待来至近前才看清这些人都身高七八尺，混身上下都长着黄或绿色的毛，脸面似人非人，声调像鸟叫，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两人知道这是些妖怪，心想这下完了，便颤抖着趴在地上。这十多人却相视而笑，好像没有要抓来活吃的意思，而只是把两人夹在腋下，赶着骡子走。到了一个山坳，把人放在地上，将一头骡子推在坑里，拔出刀子杀了另一头，然后点火烧熟，围坐大吃起来。他们还把两个商人拎来就坐，在面前放上肉。这两人看他们好像没有恶意，况正饿得慌，也便吃起来。吃饱之后，这十多个怪物都拍着肚子仰头长啸，声音像马嘶。其中两个怪物仍各夹着一个人，攀越了三四道峻岭，敏捷得像猿猴、飞鸟。把两人送上大道后，各赠给了一个石头，转眼便不见了。这石头像瓜那么大，是绿松石。两人回来卖掉了绿松石，得的钱是他们所受损失的一倍。这事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十一年之间。刚朝荣曾见过其中一人，说得很详细。这不知是山精还是木魅。看他们的作为，好像不是妖怪。也可能是在崇山幽谷之中有这么一种野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与外界接触吧。

【原文】

漳州产水晶，云五色皆备。然赤者未尝见，故所贵惟紫。别有所谓金晶者，与黄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种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为扇坠，视之如精金熔液，洞澈空明，为稀有之宝。杨制府景素官汀漳龙道时，尝为余言。然亦相传如是，未目睹也。姑录之以广异闻。

【译文】

福建漳州出产水晶，据说各种颜色都有，然而赤色的从不曾见到，所以以紫色的最为贵重。另有一种叫做金晶的，与黄晶完全不同，最不易得到。即使偶尔得到，也只不过豇豆、瓜籽那么大。只有海澄公家有一颗，像一只三条腿的蛤蟆，可以作扇坠，看去像纯金的液凝成，晶莹透明，是件希有宝物。杨景素巡抚做福建汀漳龙道道员时，曾对我说起，但也不过是传闻如此，并不曾亲眼见到。姑且记载在这里，让人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吧。

【原文】

陈来章先生，余姻家也。尝得一古砚，上刻云中仪凤形。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其鸣锵锵，乘云翱翔。有劬之祥，其鸣归昌。云行四方，以发德光。时癸巳闰三月也。至庚子，为人盗去。丁未，先生仲子闻之，多方购得。癸丑六月，复乞铭于余。余又为之铭曰：失而复得，如宝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适逢。譬威凤之眇云，翩没影于遥空。及其归也，必仍止于梧桐。故家子孙，于祖宗手泽，零落弃掷者多矣。余尝见媒媪携玉佩数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残纸，乃北宋槧公羊传四页。为怅惘久之。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载购得，又乞人铭以求其传。人之用心，盖相去远矣。

【译文】

陈来章先生，是我的亲家。他曾经得到一方古砚，上面雕有云中仪凤的图案。梁瑶峰相国为此砚题铭道：“其鸣将将，乘云翱翔。有劬之祥，其鸣归昌。云行四方，以发德光。”当时是乾隆癸巳年闰三月。乾隆庚子年，这方砚被人盗去。到了乾隆丁未年，陈先生的次子得知了这方砚的下落，多方设法，才又买了回来。乾隆癸丑年六月，陈家又来求我题铭。我写的铭文是：“失而复得，如宝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适逢。譬威凤之云，翩没影于遥空；及其归也，必仍止于梧桐。”富贵人家的子孙，从祖宗手里得到传家宝物而又丢弃散落的，为数不少啊。我曾经见过一个媒婆，带着几件玉佩，说是替某先生寻找买主。外面裹着的废纸，竟是四页北宋刻本的《公羊传》。为此，丢失八年，又被后人买回来，并求人题写铭文以传于后世。人们的用心，真是相差太远了。

【原文】

董家庄佃户丁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赘曹宁甯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宝。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联名曰四宝。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数日耳。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结婚姻。三宝四宝又甚相爱。稍长，即跬步不离。小家不知别嫌疑，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妇也。二儿虽不知为何语，然闻之则已稔矣。七八岁外，稍稍解事。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锦夫妇并歿。曹宁先流转至京师，贫不自存，质四宝于陈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为江南人。）二牛继至，会郎中求馆僮，亦质三宝于其家，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郎中家法严，每笞四宝，三宝必暗泣。笞三宝，四宝亦然。郎中疑之，转质四宝于郑氏，（或云即貂皮郑也。）而逐三宝。三宝仍投旧媒媪又引与一家为馆僮。久而微闻四宝所在，乃夤缘入郑氏家。数日后，得见四宝，相持痛哭。时已十三四矣。郑氏怪之，则诡以兄妹相逢

对。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遂不疑。然内外隔绝，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后岁稔，二牛曹宁并赴京赎子女，辗转寻访至郑氏。郑氏始知其本夫妇，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不知古今事异，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以去就力争。郑氏故良懦，二牛曹宁亦乡愚，闻违法罪重，皆慑而止。后四宝鬻为选人妾，不数月病卒。三宝发狂走出，莫知所终。或曰四宝虽被迫胁去，然毁容哭泣，实未与选人共房帟。惜不知其详耳。果其如是，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以自侍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

【译文】

董家庄有个佃户叫丁锦，生了一个儿子叫二牛，还有一个女儿，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叫曹宁。他帮助这家人干活，关系处得很好。二牛生了个儿子叫三宝。女儿生了一个女孩，因住在娘家，便随着排下来叫四宝。这两个小孩在同年同月出生，只差几天。姑嫂一起看护、哺养这两个孩子，在襁褓中就已定下了婚姻。三宝四宝又非常友爱，渐渐长大之后，两人便形影不离。小户人家不知避嫌，看见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时，即常指着说：“这是你丈夫。”“这是你老婆。”两个孩子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但已经听顺了耳。到了七八岁，稍稍懂事了，但两个孩子仍然跟着二牛的母亲同睡同起，也不避忌。康熙六十年到雍正元年间，年年歉收。丁锦夫妇相继去世，曹宁流落到京城，穷得养活不了自己，便把四宝典卖到陈郎中家。二牛跟着来到京城，赶上陈郎中需要馆童，也把三宝典卖给了陈家。二牛告诉三宝不要说他和四宝已定为夫妻。陈郎中家法严厉，每当打四宝时，三宝就在私下里哭；打三宝时，四宝也是这样。陈郎中生疑，便把四宝转卖给郑家，赶走了三宝。三宝又去找介绍他来陈家的老妈子，老妈子又把他介绍到一家去当馆童。过了一段时间，他打听到四宝的所在，便通过各种关系，也来到了郑家。几天之后，他才见到了四宝，两人抱头痛哭。当时两人都十三四岁了。郑某觉得奇怪，两人便谎称是兄妹。郑某看他们的名字排行相连，也就不怀疑了。然而内外宅隔绝，两人只能在出入时彼此眉目传情而已。后来年成好了，二牛、曹宁一起到京城赎子女，辗转寻访到了郑家。郑某这才知道这两个孩子本来定为夫妻，便很同情他们，想帮助操办婚礼，于是留他们仍在郑家服役。郑家的馆师严某，是一个道学家。他不了解如今世情与古时不同，便提出异议说：“中表结婚是违背礼法的，也是律令所禁止的。犯了这一条，上天也要施以惩罚。主人的想法很好，但我们这些读书

人，应当以端正风俗教化为己任，见了违理乱伦的事而不阻止，是促成别人做坏事，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以辞职相要挟。郑某本来就善良懦弱，二牛、曹宁都是乡巴佬，听说违法罪重，都吓得打消了让两人结合的念头。后来四宝被卖给一个后补官员做妾。没过几个月，四宝便病逝了。三宝发疯跑出去，也不知哪儿去了。有人说，四宝虽然被胁迫而去，但她毁容之后不停地哭泣，实际上并没有与后补官同房。可惜不知详情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这样，这两个人在天上人间，会再次相见，肯定不会就此永别。只是严某做出这种罪孽，不知出于什么心，也不知他究竟要干什么。不过天理昭昭，他不会有好报的。还有人说，严某不是拘泥于古法，也不是沽名钓誉，而是对四宝存有非分之想，妄图夺为己有。如果是这样，那么地府设立的地狱，正是为这种人预备的。

【原文】

乾隆戊午，运河水浅，粮艘衔尾不能进，共演剧赛神。运官皆在。方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泪随声下，口喃喃诉不止。语作闽音，啁啾无一字可辨。知为鬼附。诘问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语。或投以纸笔，摇首似道不识字。惟指天画地，叩额痛哭而已。无可如何，掖于岸上，尚呜咽跳掷，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苏，自云突见一女子，手携其头自水出。骇极失魂，昏然如醉，以后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羁魂，见诸官会集，故出鸣冤。然形影不睹，言语不通。遣善泅者求尸，亦无迹。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诘。乃连衔具牒，焚于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无故自刎死。或即杀此女子者，神谴之欤。

【译文】

乾隆三年，运河水浅，运粮船不能航行，于是演戏祭神。运粮官也在场。正上演《荆钗记》中投江那一出，扮演钱玉莲的演员忽然跪在舞台上哀哭起来，声泪俱下，喃喃说个不停。说的是福建话，一句也听不懂。人们明白是鬼附体了。追问他怎么了，鬼又听不懂话。扔给他纸笔，这人摇头好像不识字，只是指天画地，叩头痛哭。大家没办法，便把他扶到岸上。他仍呜咽挣扎，直到人们散去才停止。过了一会儿，这人清醒过来，说突然看见一个女子，手里拎着自己的头从水里出来，把他吓得灵魂出了窍，后来的事就不知道了。这肯定是滞留水底的鬼魂，看见官员在此，所以出来喊冤。但看不见她的形体，言语又不通。打发会水的下河去寻找尸体，也没有找到。兵丁中也没有女子的，查不出究竟。官员只好联名写了份状子，送到城隍祠里烧了。四五天后，有个水手无缘无故地自杀了。可能他就是害死这位女子的凶手，终于遭到神的惩罚吧。

【原文】

郑太守慎人，言尝有数友论闽诗，于林子羽颇致不满。夜分就寝，闻笔砚格格有声，以为鼠也。次日，见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檄雨古潭暝，礼星寒殿开。似钱郎诸公，都未道及。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时同寝数人，书皆不类。数人以外，又无人能作此语者。知文士争名，死尚未已。郑康成为厉之事，殆不虚乎。

【译文】

郑慎人太守说：曾有几位朋友在一起评论福建人写的诗，对明代的福建诗人林鸿的诗颇为不满。半夜就寝后，听到笔和砚发出“格格”的声音，大家都以为是老鼠。第二天，见桌上有两行字，写的是：“像‘檄雨古潭暝，礼星寒殿开’这样的诗句，好像唐代诗人钱起、郎士元等人也不曾写到，你们能说我的诗全是模拟唐诗吗？”当时一起睡觉的几个人，笔迹都与桌上的字不同。除开这几个人，另外又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语句。可见文人喜欢争名，死了还不罢休。传说东汉时的郑玄死后还化为恶鬼为自己争名，这事也许是真的呢。

【原文】

黄小华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坛诗曰：策策西风木叶飞，断肠花谢雁来稀。吴娘日暮幽房冷，犹著玲珑白明衣。皆不解所云。乩又书曰：顷过某家，见新来稚妾，锁闭空房，流落此离。自其定命，但饥寒可念，枵触人心，遂惻然咏此。敬告诸公，苟无驯狮、调象之才，勿轻举此念，亦阴功也。请问仙号。书曰无尘。再问之，遂不答。按李无尘，明末名妓，祥符人。开封城陷，没于水。有诗集，语颇秀拔。其哭王烈女诗曰：自嫌予有泪，敢谓世无人。措词得体，尤为作者所称也。

【译文】

黄小华说：西城有个算命先生。一次，他扶乩之后，乩仙下坛，写诗道：“簌簌西风木叶飞，断肠花谢雁来稀。吴娘日暮幽房冷，犹著玲珑白明衣。”众人都不解其意。乩仙又写道：“顷过某家，见新来稚妾，锁闭空房。流落此离，自其定命；但饥寒可念，枵触人心，遂惻然咏此。敬告诸公，苟无驯狮、调象之才，勿轻举此念，亦阴功也。”众人询问乩仙名号，乩书写道：“无尘”。再问别的，就没有答复了。据考察，李无尘是明末著名歌妓，河南祥符人，清军攻陷开封时，投水而死。她有诗集传世，作品语言隽秀拔俊。所作《哭王烈女》一诗中，有“自嫌予有泪，敢谓世无人”之句，措词得体，尤为文人们所称道。

【原文】

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

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有数人在静海之东，日暮后趁凉夜行。遥见一处有灯火，往就乞饮。至则门庭华焕，僮仆皆鲜衣。堂上张灯设乐，似乎燕宾。遥望三贵人据榻坐，方进酒行炙。众陈投止意，阖者为白主人。颌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嘱。阖者出，引一媼悄语曰：此去城市稍远，仓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赏。媼为通词，犒赏当加倍。媼密告众，众利得货，怂恿幼妇应其请。遂引三人入，沐浴妆饰，更衣裙侍客。诸妇女皆置别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阖家皆灭烛就眠。诸妇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晓。比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矬矬，一望无际而已。寻觅三妇，皆裸露在草间。所更衣裙已不见，惟旧衣抛十余步外，幸尚存。视所与金皆纸铤，疑为鬼。而饮食皆真物，又疑为狐。或地近海滨，蛟螭水怪所为欤！贪利失身，乃只博一饱。想其惘然相对，忆此一宵，亦大似邯郸枕上矣。先兄晴湖，则曰舞衫歌扇，仪态万方，弹指繁华，总随逝水。鸳鸯社散之日，茫茫回首，旧事皆空。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同一梦醒耳。岂但海市蜃楼，为顷刻幻景哉。

【译文】

遗下一把稻穗，以接济寡妇家的生活。这种事最远见之于周代的小雅中。乡村里麦子熟时，妇女儿童几十人成群，跟在收割人的后面，拾取遗留下来的麦穗，称之为“拾麦”。农家沿习下来成为一种风俗，割麦时任她们在身后拾，并不干涉，就像古时那样。随后人性渐渐淡薄，唯利是图，于是收割时遗留不多；拾来的不够吃，于是便发生了盗窃抢夺之事。渐渐地也就有悖于古时仁慈的心意了。所以到了四五月间，露宿的妇女遍地都是。有几位妇女在静海的东边，乘夜凉赶路，远远地望见一个地方有灯火，便去讨水喝。到后见门庭华丽，僮仆都穿着新衣服。堂上点灯奏乐，似乎正在宴客。只见有三位贵人正坐在榻上，在喝酒吃菜。这几位妇女说了来意，把门的报告主人。主人答应了，转过头又把把门的叫回去，附耳说了几句。把门的出来，小声对一个年岁大的妇女说：“这儿离城市较远，仓卒中不能叫来妓女。主人想在你的同伴中，选出三位长相端正的去陪酒陪床，每人赠给百两银子。别人也都有赏。你如果能转达这个意思，赏钱会加倍。”这位老妇女悄悄地对另几位说了。大家贪图钱财，便怂恿年轻妇女答应下来。于是有三位妇女便被领进去，洗澡打扮，换了衣服陪客。其他几个妇女则在另一间屋里，也有酒有菜。到了夜里，三个贵人各自搂着一个女人到了自己的住处，全院里都灭灯就寝了。几位妇女走路疲乏，也酣然大睡。等太阳高高地升起来，她们才睁开眼，则住

宅人物等，什么都没有了，只有野草萋萋，一望无际。寻找那三位年轻女人，却都赤裸裸地躺在草丛里，新换的衣服也不见了，唯有旧衣服扔在十余步外的地方，幸好还在。再看所给的银子，却都是纸钱。她们怀疑遇上了鬼，但吃的都是真的，又怀疑是狐狸。或者这儿离海不远，是蛟龙水怪干的？贪利失身，只换来一饱。当她们怅然相对而回忆这一夜时，大概也像是做了一场黄粱梦吧。先兄晴湖说：“歌舞美女，风情万种，不过是瞬间的繁华，总会像流水一样逝去。待鸳鸯离散之时，茫茫回首，万事皆空。这和三位女子赤裸地在草丛中大梦醒来一样，哪海市蜃楼才是顷刻间的幻景呢？”

【原文】

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向在甘州，见互控于张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有实证。讯其事，则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东数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贵家仆，言此僻径少人，我主人去此不远，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随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唤汝等入。进门数重，见一人坐堂。问姓名籍贯，指挥曰：夜深无宿饭，只可留宿。门侧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与媼婢睡可也。二人就寝后，隐隐闻妇唤声。暗中出现，摸索不得门。唤声亦寂，误以为耳偶鸣也。比睡醒，则在旷野中。急觅妇，则在半里外树下。裸体反接，鬟乱钗横，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灯导至此，有华屋数楹，婢媼数人。俄主人随至，逼同坐。拒不肯，则婢媼合手抱持，解衣缚臂置榻上。大呼无应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颈旁，屋宇顿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视颈旁物，乃银二铤，各镌重五十两。其年号则崇祯。其县名则榆次。土蚀黑黯，真百年以外铸也。甲戒乙勿言，约均分。后违约，乙怒诟争，其事乃泄。甲夫妇虽坚不承，然诘银所自，则云拾得。又诘妇缚伤，则云搔破。其词闪烁，疑乙语未必诳也。令笑遣甲曰：“于律得遗失物，当入官。姑念尔贫，可将去。又视乙曰：尔所告如虚，则同拾得，当同送官，于尔无分。所告如实，则此为鬼以酬甲妇，于尔更无分。再多言，且笞尔。并驱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谓善矣。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一以巧诱而以利移其心，一以强胁而以利消其怒。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俩亦略相等。

【译文】

据乌鲁木齐参将德楞额说，他在甘州府时，有两人告状告到张掖县令那儿。甲说对方造谣，乙说有事实。一问，事情原来是这样：这两人是表兄弟，甲带妻子到塞外，乙也同行。到了甘州东数十里的地方迷路了，遇见一人像是贵人家的仆人，说这儿偏僻人少，我的主人离这儿不远，不如去住一宿，明天告诉你们走大

道。一行人走了三四里，果然有个小堡。仆人进去，好一会儿才出来招手叫他们进来。走过好几道门，看见一人坐在堂上，问了他们的姓名籍贯，便说：“夜深了不能预备饭，只留宿。门边的小屋，只能睡两人，妇女可以和婢女老妈子一起睡。甲和乙就寝后，隐隐听见甲妻的呼唤声。黑暗中出来看，却找不到门，呼唤声也停止了，以为是错觉。睡醒后发觉躺在旷野之中。两人急忙去找甲妻，发现在半里之外的树下赤裸着被反绑了两手，鬓发散乱，衣服挂在树枝上。她说有一个婢女拿着灯笼带她到这儿。这儿有几间漂亮的房子，几个婢女、老妈子。不一会儿主人也来了，逼着我和他一起坐，我抗拒，婢女、老妈子们一起抱着我，解开衣服，绑了胳膊，把我放在床上，便被他奸污了。天快亮时，主人把两件东西放在我的脖子旁。房屋顿时不见了，而我则躺在沙石上。查看扔在脖子旁的东西，却是两锭银子，各刻着重五十两，年号是明代崇祯，县名却是榆次。银子黯淡无光，确实是一百年前铸造的。甲告诫乙不要说出去，约定均分银子。后来甲违约，乙与之争吵，这事才泄露了。甲夫妇坚决不承认。问银子从哪儿来的，说是拾的。又问甲妻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说是挠破的。甲夫妇的回答支支吾吾，县令猜测乙的话未必是假。县令笑着打发甲说：“按律法拾了东西应当交官。考虑你贫困，可以带回去！”然后又怒视乙说：“你告的如有假，那么失了东西就应当一起交官，你也分不到什么；你告的如果是实，则是鬼给甲妻的报酬，更没有你的份。再废话就打你。”于是把两人都哄了出去。县令不按常理来处理这事，可以说是上策。这与拾麦妇女的事差不多。一个是施巧诱骗用利打动女人的心，一个施暴用利打消女人的愤怒。这些鬼怪揣摩人心，投其所好，伎俩都差不多。

【原文】

金重牛鱼，即沈阳鲟鳇鱼，今尚重之。又重天鹅，今则不重矣。辽重毗离，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黄鼠。明人尚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栈鹿。栈鹿当是以栈饲养，今尚重之。消熊则不知为何物。虽极富贵家，问此名亦云未睹。盖物之轻重，各以其时之好尚，无定准也。记余幼时，人参珊瑚青金石，价皆不贵。今则日昂。绿松石碧鸦犀，价皆至贵。今则日减。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乾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又灰鼠旧贵白，今贵黑。貂旧贵长毳，故曰丰貂，今贵短毳。银鼠旧比灰鼠价略贵，远不及天马，今则贵几如貂。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今则贵淡红如樱桃。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儒者读周礼饔飧，窃窃疑之，由未达古今异尚耳。

【译文】

金朝人爱吃牛鱼，即沈阳鲟鳇鱼，现在的人也以它为珍贵的食品。金朝人又喜欢吃天鹅肉，现在的人则不爱吃。辽代人爱吃毗离（狸），也称作毗令邦，即宣化鼠，明代人也爱吃，现在的人也不喜欢。明代人也以消熊栈鹿为贵，栈鹿是用畜栏饲养的，在当今仍受到珍视；至于消熊，则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即便是极富贵的人家，提到这个名字，也都说从未见过。说起东西的贵贱，是随时人的爱好而变更的，没有一定的标准。记得我小时候，人参、珊瑚、青金石都不贵，现在的价格却越来越高。而绿松石、碧鸦犀当时很贵，现在却便宜了。云南翡翠玉，是与蓝田乾黄一样的东西，当时没人以它为玉，只不过强加了一个玉的美名；现在却被人当作珍贵的玩物，价格远远超过真玉。再如灰鼠皮，过去白的贵，现在黑的贵。貂皮呢，以前长毛的价格高，称作丰貂，如今短毛的价格高。早先，银鼠皮的价钱比灰鼠皮略贵，远不如天马皮，而今，几乎与貂皮同价了。至于珊瑚，过去的人喜欢石榴花一样鲜红色的，现在人却喜欢樱桃般淡红色的，还有人把像车渠石一样白色的视为珍宝。从我小时到现在，不过相隔五、六十年，物价的变更已如此明显，如果与数百年前比较，那差距自然更大了。儒生读《周礼》，见到食蚁酱的说法，嘀嘀咕咕，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尚未明了古今风俗在不断变迁的缘故啊。

【原文】

八珍惟熊掌鹿尾为常见。驼峰出塞外，已罕膾炙。（此野驼之单峰，非常驼之双峰也。）猩唇则仅闻其名。乾隆乙未，闽抚军少仪，饷余二枚。爇以锦函，似甚珍重。乃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戏场面具，不仅两唇。庖人不能治，转赠他友。其庖人亦未识，又别赠人，不知转落谁氏。迄未晓其烹饪法也。

【译文】

八珍中唯有熊掌、鹿尾常见。驼峰出于塞外，已不容易见到了。猩唇则只听到有这个名。乾隆四十年，巡抚闽少仪赠我两个猩唇，装在锦盒里，好像极为珍贵。实际上是把猩猩从额到下颏完整地剥下来晾干的，口鼻眉眼都在，极像演戏用的面具，不仅仅是两个猩唇。厨子不会弄，便转赠给了朋友。朋友的厨子也不会做，又转赠别人。不知最后转到了谁的手中。至今我也不知道猩唇是怎么个烹饪法。

【原文】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毕公（偶忘其名，官贵州通判时运饷遇寇，血战阵亡者也。）尝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宴款接，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启视，

则贮一盂如蜈蚣，蠕蠕旋动。译者云，此盂兰开则生，兰谢则死，惟以兰蕊为食，至不易得。今喜值兰时，搜岩剔穴，得其二。故必献生，表至敬也。旋以盐末少许洒杯中，覆之以盖。须臾启视，已化为水，湛然净绿，莹澈如琉璃，兰气扑鼻。用以代醯，香沁齿颊，半日后尚留余味。惜未问其何名也。

【译文】

李又聃先生说：东光人毕公（偶尔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曾任贵州的通判，征讨苗民时负责运送粮饷，遇到匪徒袭击，血战阵亡。）曾奉朝命勘定苗族人居住地的地界，苗族酋长盛宴接待。宾主前面各放一个杯子，用磁盖盖着。酋长站起来用手捧起杯子，打开来看，则里面装着一一条虫，样子像蜈蚣，在杯里慢慢地翻滚爬动。翻译说：这虫兰花开时就生，兰花谢时就死，只吃兰花的花蕊，非常不容易抓到。现在幸好是兰花盛开的时候，派人到山岭峡谷中到处搜寻，好不容易抓到两条，所以一定要把活的献给您，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接着他们洒了一点盐末在杯子里，再盖上，稍过一会儿，再打开一看，则已经化成水，绿色清澈透明，像玻璃一样，兰香气扑鼻。用它代替醋，香味满口，半天过后口里还有余香，只可惜没有问它叫什么名字。

【原文】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于土鲁番，瓜莫盛于哈密。蒲桃京师贵绿者，取其色耳。实则绿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渐熟则黄，再熟则红，熟十分则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岩额驸（名福增格，怡府婿也。）镇辟展时为余言。瓜则充贡品者，真出哈密。馈赠之瓜，皆金塔寺产。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途间封闭包束，瓜气自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则蒸而霉烂矣。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额敏和卓之子）：“京师园户，以瓜子种植者，一年形味并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俱变尽。岂地气不同欤？”苏来满曰：“此地土暖泉甘而无雨，故瓜味浓厚。种于内地，固应少减，然亦养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种之，虽此地味亦不美，得气薄也。其法当以灰培瓜子，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三五年后乃可用。年愈久则愈佳，得气足也。若培至十四五五年者，国王之圃乃有之，民间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坏也。”其语似为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节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国以意为之，亦未必能如所说。

【译文】

西域水果，葡萄以土鲁番的最有名，瓜以哈密最负盛名。葡萄在京城以绿色为贵，实际上绿色刚有些熟，不怎么甜。再熟些就变成黄色，红色，熟透了是紫色。这是福松岩额驸镇守辟展时对我说的。一般充作贡品的瓜都是哈密产的互相馈

赠的瓜都是金塔寺产的。用作贡品的瓜只有六分熟，把瓜包装了，它在运送途中彼此以气相蒸，到了京城就有八成熟了。如果贮运的是八九成熟的瓜，就会在途中发热烂掉。我曾问哈密国王苏来满：“京城瓜农用哈密瓜籽种出的瓜，第一年形状味道没变，第二年味道就变了，只是形状还像，第三年，则形状味道都变了。是什么原因？”苏来满说：“哈密土暖泉甜而不下雨，所以瓜味浓厚。内地种植味道自然要稍差，但也在于种植不得法。如果把当年的瓜籽放到第二年种，这在哈密也不会种出好瓜来，因为它得到的培育之气较少。应当用灰埋上瓜籽，放在不干不湿的空仓里，三五年后才能拿来种。放置的年头越久越好，因为它得到的培育之气充足。在灰里埋上十四五年的种子，只有在国王的园子里才有，老百姓等不了那么久，况且放那么久也容易腐烂。”他的话好像有理。不过用灰埋法，肯定有个节度，也一定有些讲究。如果内地随意操作，也未必能达到他说的那个效果。

【原文】

裘超然编修，言杨勤惠公年幼时，往来乡塾。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与目成。公始终不侧视。一日，拾块掷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痴骨。公拱手对曰：钻穴矚墙，实所不解。别觅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视曰：汝狡黠如是，安能从尔索命乎？且待来生耳。散发吐舌而去，自此不复见矣。此足见立心端正，虽冤鬼亦无如何。又足见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树立如此也。

【译文】

翰林院编修裘超然说：杨勤惠先生年少时，经常来往于家门与乡塾之间，时常看到一个绿衣女子依在一堵墙的缺口处偷偷看他。有时偶然回避他，也一定要回过头来冲他笑一笑，以目传情。杨先生始终目不邪视。一天，绿衣女子居然拣石块打他，并说：“可惜这么漂亮的外皮，却包着一堆傻骨头！”杨先生一边行礼一边回答说：“年轻女子钻洞越墙，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些不傻的人呢？”那女子听完这话，圆睁双目，直楞楞地说：“你如此狡猾，怎么能从你这儿索命呢？只好等来生了。”说完之后，忽然变为散发长舌的鬼怪，转眼不见了。从此以后，再也没露面。由此可见，只要一个人立心端正，虽遇冤鬼，拿他也毫无办法；又使我们看到一代名臣的美好形象，他少年时，就已经注意培养自己的良好品质了。

【原文】

河间王仲颖先生，（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无人称其改字也。）名之锐，李文贞公之高弟。经术湛深而行谊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

卯丙辰间，余随姚安公在京师，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未能一见，至今怅然。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拔所种菜菔下酒，似恍惚见人影。疑为盗，倏已不见，知为鬼魅。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闻丛竹中人语曰：先生邃于易，一阴一阳，天之道也，人出以昼，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人居无鬼之地，鬼居无人之地。是即异路焉耳。故天地间无处无人，亦无处无鬼。但不相干，即不妨并育。使鬼昼入先生室，先生责之是也。今时已深更，地为空隙。以鬼出之时，入鬼居之地，既不炳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责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词直，姑置勿论。自拔菜菔而返。后以语门人。门人谓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暂假词色，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与鬼狎矣，何幽明异路之云乎？”

【译文】

河间人王仲颖先生名叫之锐，是李文贞公的门下高足。他对经书造诣很深，而且行为方正，完全符合古代君子的标准。在康熙十四、十五年间，我随姚安公在京城，那时他还任国子监助教。没能见他一面，至今我仍怅然若失。传说他在夜里偶然到屋后空院里，拔他种的萝卜来下酒，恍惚中好像看见一个人影，以为是小偷，却倏然不见了。他知道是鬼魅，于是便根据幽明异路的道理，严厉责备鬼。在一丛竹子间有人回答说：“先生精通《易经》，一阴一阳，就是天道。人白天活动，鬼晚上活动，这就是幽与明的区别。人住在没有鬼的地方，鬼住在没有人的地方，这就是异路。所以天地之间，无处无人，无处无鬼。只要互不影响，就不妨相安并存。假如鬼在白天进了先生的家，你责备是有道理的。如今已是深更半夜，这儿又是人迹难到之处；先生在鬼活动的时间里出来，进入鬼住的地方，既不拿着灯烛，又不出声，以致猝不及防地突然相遇，这是先生冒犯了鬼，而不是鬼冒犯了先生。我敬而避开已经够了，先生为什么这样严厉地责备我呢？”王仲颖笑道：“你说得有理，就算了吧。”便拔了萝卜回来。后来他和门生说起这事，门生说鬼既然能说，先生又不害怕，为什么不打听一下对方的姓名，装作词严色厉，问问关于地府的说法是真是假，这或者也是广博知识的方式之一。王仲颖说：“这不是人与鬼不大庄重了么？这就谈不上幽明异路了。”

【原文】

郑慎人言曩与数友往九鲤湖，宿仙游山家。夜凉未寝，出门步月。忽轻风泠然，穿林而过。木叶簌簌，栖鸟惊飞。觉有种种花香，沁人心骨。出林后沿溪而去，水禽亦磔格乱鸣，似有所见。然凝睇无睹也，心知为仙灵来往。次日，寻视林内，微雨新晴，绿苔如刳，步步皆印弓弯。又有跣足之迹，然总无及三寸者。溪边泥迹

亦然。数之，约二十余人。指点徘徊，相与叹异，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诗纪之，忘留其稿，不能追忆矣。

【译文】

郑慎人说他曾和几个朋友到九鲤湖，住在仙游县的一个山民家。夜里凉睡不着，在月下散步。忽然一阵清风穿林而过，树叶哗哗作响，宿鸟惊飞，闻到有花香，沁人心脾。来到林子后面，沿溪水走去，水鸟也吱喳地乱叫，好像看到了什么。但仔细看有什么异常，心里明白是有仙怪来往。第二天到林子里，只见微雨新晴，绿苔如茵，上面布满了弓鞋印，还有光脚脚印，但都不到三寸长。溪边泥地上也有鞋印。数了一下约有二十多人。大家指点徘徊，相互惊叹奇异，不知这是什么神女。郑慎人有四句诗记叙这件事，但已记不起来了。

【原文】

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开，闻婢姬惊相呼唤。推窗视之，竟以手指桂树杪。乃一蛱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须过墙去。邻家儿女，又惊相呼唤矣。此不知为何怪。殆所谓花月之妖欤？说此事时，在刘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闺阁游戏，以通草花朵中人物缚于蝶背而纵之耶？是亦一说。慎人曰：实见小人在蝶背，有髻控驾驭之状。俯仰顾盼，意态生动，殊不类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译文】

郑慎人又说：有一天，庭院里百花盛开，忽然听到家里的丫环仆妇们惊叫起来。推开窗户一开，只见她们都用手指着桂树顶端。原来是一只蝴蝶，有巴掌那么大，背上坐着一个穿红衫的女子，大如拇指，在那里翩翩起舞。不一会儿，就飞过墙去，邻居家的儿女又惊叫起来。这不知是何种妖怪，大概就是所谓的花月之妖吧。我们谈论这件事时，正在刘景南家。景南说：“怎可知道这不就是闺房中女孩子们玩的游戏呢？用阮草扎成一个小人，把它绑在蝴蝶背上，然后把蝴蝶放掉而已。”这也算是一种说法。但郑慎人说：“确实见到那小人在蝴蝶背上，做出驾驭的样子，而且前俯后仰，左顾右盼，活灵活现，根本不像是阮草扎的小人。”这又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原文】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闻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黑发鬼，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压于其下。视之，则里中少年某，伪为鬼状也。已断脊死矣。众相骇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邻妇少艾，挑之，为所置。妇是日往母家。度必夜归过祠前，祠去人稍远，乃伪为鬼状伏

像后，待其至而突掩之。将乘其惊怖昏仆，以图一逞，不虞神之见谴也。盖其妇弟预是谋，初不敢告人。事定后，乃稍稍泄之云。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荡妇，相遇于河间文庙前，调谑无所避忌。忽飞瓦破其脑，莫知所自来也。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岂如二氏之教，必假灵异而始信，必待护法而始尊哉。然神鬼癸呵，则理所应有。必谓朱锦作会元，由于前世修文庙，视圣人太小矣。必谓数仞宫墙，竟无灵卫，是又儒者之迂也。

【译文】

舅父安介然先生说：早先，他曾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到瑞州做官，有一天，听说城西土地庙里，有一个泥塑鬼像忽然倒了，另有一个衣着面貌与泥鬼相同的青面赤发鬼，被压在泥像下面。众人赶到这里，仔细一看，被压在下面的青面赤发鬼，竟是本村一个青年装扮的，已经被砸断脊椎死去了。众人惊骇异常，不知是何缘故。没多久，一位知道内情的人透露说：“那个青年的邻居家有位少妇，生得十分美貌，他曾挑逗人家，被骂了一顿。这天，少妇回娘家，青年估量她夜里回来时，一定会路过土地庙，又见土地庙离住户较远，就装成恶鬼藏在泥像后面，准备等少妇来时，突然扑上去，乘她惊恐昏倒之际，实现预谋。没想到被神明惩治了。”这位青年的内弟事前知道这个阴谋，开始不敢说出来，等事情平定以后，才渐渐吐出了真情。介然先生又说：一个狂徒和一个荡妇在河间文庙前碰上了，二人相互调情，毫无顾忌。忽然，他们被飞来的瓦块打得头破血流，可始终不知那瓦块来自何方。圣人的道德与天地等同，哪像佛道二教，必须借助于灵异的显现才能使人相信，必须有神灵护法，才能显出尊严啊！然而鬼神惩恶扶弱，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定要把朱锦中会元说成是因为前生修了文庙的缘故，那么把圣人也看得太渺小了；但是，如果一定要说高墙之内的文庙没有神灵护卫，恐怕又是儒生的迂腐之见了。

【原文】

三座塔（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汉唐之营州柳城县，辽之兴中府也。今为喀刺沁右翼地）：金巡检言（裘文达公之侄婿，偶忘其名）：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随入。穴故嵌空而缭绕，辗转内避，渐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强入。樵者窘迫，见旁一小窠，仅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数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运数石，窒虎退路，两穴并聚柴以焚之。虎被熏灼，吼震岩谷。不食顷，死矣。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

【译文】

三座塔巡检金某说，有个樵夫在山中碰见了老虎，躲进了石洞里，老虎也跟

了进去。石洞一直延伸而弯弯曲曲。樵夫一点一点地往里面躲，洞渐渐地窄下去，老虎就过不去了。老虎一心要吃樵夫，便硬往里钻。樵夫危急之中，见旁边一个小洞，仅能容身，便像蛇似的爬了进去。不料爬了几步，忽然看见了光亮，竟然出了洞口。他拼命弄来几块大石头，塞住了老虎的退路，在两头堆积柴草焚烧。老虎被薰得吼声震动山谷，不到一顿饭工夫便死了。这事可以叫那些应当止步却不止步的人引以为戒。

【原文】

金巡检又言巡检署中一太湖石，高出檐际。皴皱斑驳，孔窍玲珑，望之势如飞动。云辽金旧物也。考金尝拆艮岳奇石，运之北行。此殆所谓卿云万态奇峰耶？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今大宁城是也。辽兴中府，金降为州，不应置石于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皆艮岳故物。余幼时尚见之。余虎坊桥宅，为威信公故第。厅事东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亦移自兔儿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为第一。余又号孤石老人，盖以此云。

【译文】

金某又说，巡检办公楼中有一块太湖石，高过屋檐。石上坑坑洼洼，有一个个的洞眼，望去有飞动的气势。据说是辽金时代留下来的旧物。金代曾开采艮岳的奇石，运往北方。难道这就是所谓“卿云万态奇峰”？不过金代以大定府为北京，即如今的大宁城。辽代的兴中府，金代降为州，不应该在州的首府里放置这块石头。这又让人不明白了。传说京城兔儿山的山石，都来自于艮岳山，我幼时还见过。我在虎坊桥的住宅原是威信公的故宅。大厅东侧有一块石头高七八尺，说是雍正年间建造这座住宅时皇上所赐，也是从兔儿山运来的。南城所有的太湖石，都比不上这一块大。我又号孤石老人，就是根据这块石头取的。

【原文】

京师花木最古者，首给孤寺吕氏藤花，次则余家之青桐，皆数百年物也。桐身横径尺五寸，耸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惜虫蛀一孔，雨渍其内，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犹在，其架用梁栋之材，始能支柱。其阴覆厅事一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书室一院。花时如紫云垂地，香气袭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龙，庚午举人，朱石君之妹婿也。与余同受业于董文恪公。）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觞咏殆无虚夕。迄今四十余年，再到曾游，已非旧主，殊深邻笛之悲。倪穗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书法精妙，如渴骥怒猊，亦不知所在矣。

【译文】

京城最古老的花木，要属给孤寺吕家的藤花，其次就是我家的梧桐，它们都已经生存数百年了。这棵梧桐，直径有一尺五寸。它清秀挺拔，枝叶茂盛，高耸于庭院之中，每到夏季，院内一片绿色。可惜的是，树干被虫子蛀了一个洞，雨水长年积于内，久而久之，树干腐烂连及树根，终于枯死。吕家那所宅院，后来卖给了太守高兆煌，高太守又转卖给主事程振甲。如今，那株藤花还在，支撑藤箩的架子是用栋梁之材搭成，十分结实。藤箩枝叶形成的树荫覆盖着厅前的院子。藤花盛开时，犹如紫云垂地，香气袭人。孝廉慕堂住在吕宅时，有时宴请客人，有时朋友借以款待佳宾，饮酒赋诗殆无虚夕。光阴荏苒，转眼四十余年过去，旧地重游，已非旧主，我感触颇深，如有邻笛之悲。倪矸畴年丈曾为藤花题了副对联：“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书法之精妙，如同渴骥怒猊一般，气势袭人。如今，不知这副对联落于何处了。

【原文】

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置书十余筐于庭。似闻树后小语曰：三十余年，此间不见此物也。视之 如。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语，狐亦大佳。

【译文】

陈句山前辈搬家，搬运家具器用时，先将十多箱书运到新房的院里。树后好像有人小声说：“三十多年，这儿没有见过这东西了。”寻声去看，却什么也没有。有人说这肯定是狐狸。陈句山掉过头去说：“能说出这种话来，是狐狸也是不错的狐狸。”

【原文】

先祖光禄公，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司事者沈玉伯也。尝有提傀儡者，质木偶二箱。高皆尺余，制作颇精巧。逾期未赎，又无可转售，遂为弃物，久置废室中。一夕月明，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剧之状。听之，亦咿嚤似度曲。玉伯故有胆，厉声叱之。一时进散。次日，举火焚之，了无他异。盖物久为妖，焚之则精气烁散，不复能聚。或有所凭亦为妖，焚之则失所依附，亦不能灵，固物理之自然耳。

【译文】

我已去世的祖父（曾任光禄寺官）康熙年间在崔庄开了一家典当铺，管事的是沈玉伯。曾经有个演木偶戏的，拿了两箱木偶来当。那些木偶都有一尺多高，制作得很精巧。当期过了，那人也不来赎回，又没有人可以转卖，于是便成了无用之物，长时期放在一间废弃的房屋中。一天晚上，月光明亮，玉伯见木偶在院子里

跳舞，好像是在演戏。仔细一听，它们还发出“咿咿嚶嚶”的声音，好像在唱曲。玉伯历来胆子大，大声一喝，那些木偶一下子就散开消失了。第二天，点火将那些木偶全部烧掉，也没发生什么怪事。大约物体年深月久就会成精怪，如果烧掉它，则它的精气消散，不再能聚合成形。有的妖精还附在某些物体上，也能作怪。只要烧掉那东西，则妖怪便失去了依凭，也就不能再显灵了。世界上事物的道理固然就是这样的。

【原文】

献县一令，特吏役至有恩。歿后，眷属尚在署，吏役无一存问者。强呼数人至，皆狰狞相向，向复曩时。夫人愤恚，恸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见令语曰：此辈无良，是其本分。吾望其感德已大误，汝责其负德，不又误乎。霍然忽醒，遂无复怨尤。

【译文】

献县有一个县令，对手下官吏、衙役有恩。他死后家属还在衙中，可那些官吏、衙役竟没有一个来吊问的。县令夫人硬叫来几个人，也都横眉竖目，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夫人又恨又气，在棺材前痛哭。哭累了闭眼休息，恍惚中见丈夫对她说：“这些人没有良心是他们的本性。我期望他们感恩已是大错，你责备他们负恩，不又大错了么？”夫人猛然醒悟，于是不再怨恨。

【原文】

康熙末，张歌桥（河间县地。）有刘横者，（横读去声，以其强悍得此称非，其本名也。）居河侧。会河水暴满，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偶见中流一妇，抱断橹浮沉波浪间，号呼求救。众莫敢援。横独奋然曰：汝曹非丈夫哉，乌有见死不救者。自掉舢舨，追三四里，几覆没者数，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余，横忽病，即命妻子治后事。时尚能行立，众皆怪之。横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梦至一官府。吏卒导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积恶种种，当以今岁某日死，坠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收一日活二命，作大阴功，于冥律当延二纪。今销除寿籍，用抵业报，仍以原注死日死。缘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尔证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并完矣，来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恶之，未以告人。今届期果病，尚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见神理分明，毫厘不爽。乘除进退，恒合数世而计之。勿以偶然不验，遂谓天道无知也。

【译文】

康熙末年，张歌桥有个叫刘横的人，住在河边一侧。一年，连降暴雨，河水猛涨，载着重物的小船往往会被激流吞没。这天，人们偶然在水流中看到一位妇女，

呼喊求救。众人没有敢上前的，惟独刘横激愤地说：“你们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这样见死不救的！”于是他独自划着小船，追赶了三、四里，几次差点儿翻了船，终于把那位妇女救了回来。过了一天，那妇女生下了一个男孩。一个多月后，刘横忽然得了病，他嘱咐妻子办理后事。当时，他尚能行走站立，众人认为他的言行十分奇怪。刘横却叹息道：“我好不了了。就在我救起落水女子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恍惚之中，来到某官府门外，一个吏卒把我带进去，有位官员手持帐簿指点着对我说：‘你平生做恶多端，该于今年某日死，死后堕为猪身，以后五代都要受到宰杀刑法的惩处。幸亏那一天你救了两条命，积了阴德，按阴间法律可延寿两年。现在，用这两年寿数抵销你平日的罪恶，所以，你还应按原订日期死去。因为期限已经临近，我怕世人不明真相，弄不清你做了善事，为什么反而短命。所以召你来讲明此事，让你明白其中的缘故。这辈子因果已经完结，望你来世努力向善。’我醒来后，因为讨厌这梦，所以没告诉别人。现在到了死期，果然发病，我还能希望活吗？”不久，刘横果真死去。由此可见，神鬼理法井然，分毫不差。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总以他几代的情况综合看待，然后给以判定。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表现与所受的报应偶然不相附，就认为天道无知啊。

【原文】

郑苏仙言有约邻妇私会，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负妻家钱数千，乃遣妻赍还。妻欣然往。不意邻妇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强暴，尽夺衣裙簪珥，缚置秫丛。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诘。其夫惟癡首太息，无复一言。人亦不知邻妇事也。后数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为媪所觉。反覆戒饬，举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盖此人与邻妇相闻，实此媪通词，故■之审。惟邻妇姓名，则媪始终不肯泄，幸不败焉。

【译文】

郑苏仙说，有一个人约邻居的女人幽会，而嫌他的妻子在家碍事。恰好他欠着妻家几千钱，便打发妻子回去还钱。妻子高高兴兴地去了。不料邻居的女人失约，而他的妻子却在路上遭到强暴，抢走了她的衣服首饰等，把她绑了放在高粱地里。作案的都是打短工的和流民，无从查询罪犯。她的丈夫只能低头叹气，说不出话来。人们也不知他与邻居女人的关系。后来过了几年，村里有个老婆子的儿子挑逗别人家的女人，被老婆子知道了。她反复劝戒儿子，举出这件事来叫他知道因果报应。这以后，人们才渐渐知道了这段风流事。因为这人和邻居女人私通，实际上是这个老婆子牵的线，所以知道得很详细。只是邻居女人的姓名，老婆子始终不肯说出来，这女人幸好没有坏了名声。

【原文】

吴僧慧贞，言有浙僧立志精进，誓愿坚苦，胁未尝至席。一夜，有艳女窥户。心知魔至，如不见闻。女蛊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后夜夜必至，亦终不能使起一念。女技穷，遥语曰：师定力如斯，我固宜断绝妄想。虽然，师忉利天中人也。知近我则必败道，故畏我如虎狼。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亦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垢。不能离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镜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离色相矣。再到诸菩萨天，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为自在神通，不可思议。师如敢容我一近，而真空不染，则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复再扰阿难矣。僧自揣道力，足以胜魔，坦然许之。偎倚抚摩，竟毁戒体。懊丧失志，砑砑以终。夫磨而不磷，砑而不缁，惟圣人能之，大贤以下弗能也。此僧中于一激，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卒至溃败决裂者，皆此僧也哉。

【译文】

吴地的和尚慧贞说：浙江有一个和尚，立志修行成佛，志向坚定，刻苦修炼，从来没有两胁靠着席子躺下睡觉。一天晚上，有个美女在窗口窥视。和尚心里明白，这是妖魔到了，但装得好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那女子千方百计诱惑，也靠近不了和尚所坐的蒲团。此后每天晚上都来，也终究不能使和尚生起一丝欲念。女子的伎俩用尽了，于是远远地对和尚说：“师父坚守自己意志的能力到了这种地步，我确实应该抛弃妄想了。不过，您还只是佛教所说的‘忉利天’这一层境界中的人物，知道一旦靠近我，就会败坏自己的道行，所以怕我像害怕虎狼一样。即使您进一步努力修行，得以达到‘非非想天’，也不过只能做到女人柔软的肌肤靠着自己的身体，就像抱着冰雪；美女娇媚的姿态呈现在眼前，就像见到的是灰尘而已，还是不能摆脱色相。如果您的心灵达到了‘四禅天’，则能觉察不到任何外在物象的影响，像花自然映照在镜子里，镜子并不知道有花，月亮自然映照在水中，水也并不知道有月亮，这就是摆脱色相了。再进一步达到‘诸菩萨天’，则花也无所谓花，镜子也无所谓镜子，月亮也无所谓月亮，水也无所谓水，没有颜色也没有物象，也无所谓离，也无所谓不离，这便是佛的自在神通，进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妙境界了。您如果能让我靠近一下，而本心不受影响，则我将一心一意敬服您，就像当初妖女摩登伽敬服佛祖的大弟子阿难一样，再也不来干扰您了。”和尚揣度自己的道行法力足以战胜魔女的诱惑，于是很轻松地答应了。那女子偎依在和尚怀中，百般抚摸挑逗，这和尚终于控制不住欲念，与她发生性关系，损坏了自己修行的清净身体。事后悔恨不已，结果在苦恼悲愤中死去。所谓经过碾磨也不变成

粉末，放在黑水中也不变成黑色，这种经受考验而不改变的行为，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大贤人以下的人都做不到。这和尚一下子中了魔女的激将法，便开门把强盗请进门。天下凡以为自己能做到什么，于是就去做人们不敢做的事，结果惨败完蛋的，都是属于这个和尚一类的人。

【原文】

德慎斋扶乩，其仙降坛不作诗，自署名曰刘仲甫。众不知为谁。有一国手在侧曰：是南宋国手，著有棋诀四篇者也。固请对弈。乩判曰：弈则我必负。固请，乃许。乩果负半子。众曰：大仙谦挹，欲奖成后进之名耶？乩判曰：不然。后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与奕棋，则皆胜古。或谓因古人所及，更复精思，故已到竿头，又能进步。是为推步言，非为弈棋言也。盖风气日薄，人情日巧。其倾轧攻取之术，两机激薄，变幻万端，研诌出奇，不留余地。古人不肯为之事，往往肯为。古人不敢冒之险，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计，皆出古人上。弈棋亦心计之一，故宋元国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则差一路半矣。然古之国手，极败不过一路。今之国手，或败至两路三路。是则踏实蹈虚之辨也。问弈竟无常胜法乎？又判曰：无常胜法，而有常不负法。不弈则常不负矣。仆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闲身，名心都尽。逢场作戏，胜败何关。若当局者角争得失，尚慎旃哉。四座有经历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译文】

德慎斋有一次扶乩，大仙降临却不作诗，只署名刘仲甫不知是谁。有位围棋国手说：“他是南宋的围棋国手，著有棋诀四篇。”他便请大仙下棋。坛上判道：“下棋我必输。”再三请求，大仙同意了，果然输了半子。大家说：“是大仙谦让，鼓励后进么？”大仙判道：“不是。后人事事都不如古人，唯有测算天象和下棋胜过古人。有人说，在古人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以能够更进一步。这是就测算天象而言，而不是指下棋。因为世风日薄，人情越来越狡诈。倾轧攻取之术，相互激发，变幻万端，不留一点余地。古人不肯干的事，后人往往肯干；古人不敢冒的险，后人往往敢冒；古人不忍用的计策，后人往往敢用，所以处世钻营都超过了古人。棋术是心计的一种，所以宋、元的国手与明代比差了一路，与现在的国手比，则差了一路半。古时的国手大败不过输一路。如今的国手有的输至二路三路。这就是踏实和虚浮之别。”大家问下棋有没有常胜秘诀。大仙又判道：“没有常胜秘诀，只有常不输的秘诀，不下棋就常不输。我靠前生的聪慧做了鬼仙，置身世外，名利之心全无，一切都是逢场作戏，胜败有什么关系？当事者为一得一失而争斗，还当谨慎呀。”在场有久经世故的人，不禁叹息。

【原文】

季沧洲言，有狐居某氏书楼中数十年矣，为整理卷轴，驱逐虫鼠，善藏缺者不及也。能与人语，而终不见其形。宾客宴集，或虚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词气恬雅，而谈言微中，往往倾其座人。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无理者罚，非所独畏者亦罚。有云畏讲学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云畏贵官者，有云畏善谑者，有云畏过谦者，有云畏礼法周密者，有云畏缄默慎重、欲言不言者。最后问狐，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请浮大白。”狐晒曰：“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夫瓠、越之人，与奚、碭不争地；江海之人，与车马不争路。类不同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座有经历险阻者，多称其中理。独一客酌酒狐前曰：“君言诚确。然此天下所同畏，非君所独畏。仍宜浮大白。”乃一笑而散。余谓狐之罚觞，应减其半。盖相碍相轧，天下皆知之；至伏肘腋之间，而为心腹之大患，托水乳之契，而藏钩距之深谋，则不知者或多矣。

【译文】

季沧洲说：有个狐仙，住在某人的书楼上已经几十年了，它为主人整理卷轴，驱除虫鼠，收藏管理图书的本领，使那些收藏家望尘莫及。它常与人对话，而始终不露其形。有时，主人宴请宾客，偶而为它虚设一席，它也匿形出来应酬。它谈吐文雅，妙语连珠，令在座之人大为倾倒。一天，在宴席上，大家行酒令取乐。令官宣布酒令规定：在座之人各说出自己所怕的人，而且要合乎情理，否则须受罚；如果说的人非自己一人所怕，也要受罚。于是，有的说怕道貌岸然的讲学家，有的说怕卖弄风雅的名士，有的说怕为富不仁的阔老儿，有的说怕给官吏拍马屁的人，有的说怕精通逢迎之道的人，有的说怕过份谦虚的人，有的说怕礼法太多的人，有的说怕谨小慎微、有了话想说又不说的人。最后问狐仙，它说：“我最怕狐仙。”众人轰然笑道：“要说人怕狐仙，还差不多，您亦属狐类，有什么可怕呢？讲得没道理，该罚一大杯。”狐仙讥笑地说：“天下只有同类是最可怕的。南方的瓠、越之人，不会与北方的奚、碭之人争夺土地；生活在江海中的渔民，不会与车夫来争夺陆路。这是因为他们非同类之人。凡是争夺遗产的，必是同父之子；凡是争宠的，必是同夫之妻；凡是争权的，必是同朝之官；凡是争利的，必是同一市上的买卖人。势利接近就会相互妨碍，相互妨碍就要彼此倾轧了。猎人射野鸡时，要以野鸡做诱物，而不用野鸭；捕鹿时则以鹿为诱物，而不用猪羊。凡施用反间计作内应的，

也必定是同类人；不是同类人，就不能投其所好，伺机而进。由此可以想见，狐仙怎能不怕狐仙呢？”在座的一些有艰难生活经历的人，都称赞狐仙的话入情入理。只有一位客人不以为然，他斟了一杯酒，敬到狐仙座前说：“您的话确有道理。不过，狐仙并非您一人所怕，因此，还是要罚一大杯。”众人一笑而散。我认为，罚狐之酒，应该减半。因为相互妨碍倾轧之事，尽人皆知；至于睡在身边，实为心腹大患，借水乳之情，却包藏祸心的事例，不知道的人可就多了。

【原文】

老儒周懋官，口操南音，不记为何许人。久困名场，流离困顿，尝往来于周西擎、何华峰家。华峰本亦姓周，或二君之族欤？乾隆初，余尚及见之。迂拘拙钝，古君子也。每应试，或以笔画小误被贴，或已售而以一二字被落。亦有过遭吹索，如题目写曰字，偶稍狭即以误作日字贴。写己字，末笔偶锋尖上出，即以误作已字贴。尤抑郁不平。一日，焚牒文昌祠，诉平生未作过恶，横见沮抑。数日后，梦朱衣吏引至一殿。神据案语曰：尔功名坎坷，遽读明神，徒挟怨尤，不知因果。尔前身本部院吏也。以尔狡黠舞文，故罚尔今生为书痴，毫不解事。以尔好指摘文牒，虽明知不误，而巧词锻炼，以挟制取财。故罚尔今生处处以字画见斥。因指簿示之曰：尔以曰字见贴者，此官前世乃福建驻防，音德布之妻。老节妇也。因咨文写音为殷，译语谐声，本无定字。尔反覆驳诘，来往再三。使穷困孤嫠。所得建坊之金，不足供路费。尔以已字见贴者，此官前世以知县起服。本历俸三年零一月，尔需索不遂，改其文三字为五，一字为十。又以五年零十月移计，应得别案处分。比及辨白，坐原文错误，已沉滞年余。业报牵缠，今生相遇。尔何冤之可鸣欤？其他种种，皆有夙因，不能为尔备陈，亦不可为尔预泄。尔宜委顺，无更哓哓。傥其不信，则缙袍黄冠，行且有与尔为难者，可了然悟矣。语讫，挥出。霍然而醒，殊不解缙袍黄冠之语。时方寓佛寺，因迁徙避之。至乙卯乡试，闱中已拟第十三。二场僧道拜父母判中，有长揖君亲字，盖用傅弈表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语也。考官以为疵累，竟斥落。方知神语不诬。此其馆步丈陈谟家，（名登廷，枣强人。官制造库郎中。）自详述于步丈者。后不知所终。殆坎硃以歿矣。

【译文】

老学究周懋官，说一口南方腔，不记得他是何许人了。他在考场上长期没什么造就，生活困顿，曾来往于周西擎、何华峰家。何华峰本来也姓周，也许周懋官是这两位的本家？乾隆初年，我还见过他。他迂拙拘谨，真是个古时的君子。每次应试，他或者因笔划上的小毛病而被剔出，或已初步通过却又因一两个字而落选。也是考官吹毛求疵，比如题目有个“曰”字，偶然写得稍窄了些，便以误写为

“日”而被剔出。写“己”字笔锋偶然再往上出点头，便以误写为“已”字而被剔出。周懋官心中忧郁不平，有一天，他到文昌祠焚烧了一份状子，诉说一生没有干过坏事，却横遭压抑遏制。几天之后，他梦见一个朱衣吏把他带到一座殿中。神坐在几案前说道：“你求取功名不顺利，却来埋怨神灵，你心怀怨望，不知因果报应。你前生本是部院的一名官吏，因你狡诈善于舞文弄墨，所以这一生罚你当个书呆子，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故。因为你好挑剔别人的文章，明知没错，也要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这种方法来捞钱。所以罚你这一辈子老是因为字的笔划而落选。”神指着籍册给他看，说：“因为‘日’字把你剔出榜外的考官，前一辈子是福建驻防官音德布的妻子。她是位老节妇。因为表彰她为节妇的呈文里，把‘音’写作‘殷’，这是译语而且谐声，本来没有确定的字，你却反复驳退。她多次地来来去去，使这位穷困的寡妇所得建牌坊的钱，还不够路费。因‘己’字把你剔出榜外的考官，前一辈子任县令时犯了律令，本来罚他三年零一个月的俸禄，你勒索不成，便将文中的‘三’字改为‘五’，‘一’字改为‘十’。然后又以五年零十个月计，则应是‘另案处理’了。等到弄清楚了，他则因原文错误，已被闲置了一年多。你种下了孽因，这辈子你们又相遇，自然得到报应，你有什么冤可告的呢？你的其它种种不顺，都有前生的孽因在，不能一一细讲，也不能事先泄露给你。你应当委曲顺从，不要再大呼小叫地告状。你要不信，那么和尚、道士也即将为难你。到时候就完全明白了。”说完，把周懋官赶了出来。他忽然醒了过来，一点也不明白和尚、道士要为难他是什么意思。当时他正寓居在佛寺中，因此便搬到别处躲避一下。雍正十三年，他参加乡试，已内定录取他为第十三名举人。在第二场考试中，他的试卷里有关于“僧道拜父母”的论述。其中有“长揖君亲”的句子，用的是傅弈奏章里“不忠不孝，削了头发而只给君亲作揖不拜”的句意。考官认为多余，竟把他刷掉了。他这才知道神的话没错。这是他在步丈陈谟家当馆师时对陈谟讲述的。后来他不知哪儿去了，也许是坎坷落拓而死了。

【原文】

虞倚帆待诏，言有选人张某，携一妻一婢至京师，僦居海丰寺街岁余，妻病歿。又岁余，婢亦暴卒。方治殓，忽似有呼吸。既而目睛转动，已复苏。呼选人执手泣曰：一别年余，不意又相见。选人骇愕。则曰君勿疑谗语。我是君妇，借婢尸再生也。此婢虽侍君巾栉，恒郁郁不欲居我下，商于妖尼，以术魇我，我遂发病死。魂为术者收瓶中，镇以符咒，埋尼庵墙下。局促昏暗，苦状难言。会尼庵墙圯，掘地重筑。圯者砸土破瓶，我乃得出。茫茫昧昧，莫知所往。伽蓝神指我诉城隍。而有魔法者，皆有邪神为城社。辗转撑拄，狱不能成。达于东狱，乃捕逮术者，鞠治

得状，拘婢付泥犁。我寿未尽，尸已久朽，故判借婢尸再生也。阖家悲喜，仍以主母事之。而所指作魔之尼，则谓选人欲以婢为妻，故诈死片时，造作斯语。不顾陷人于重辟，汹汹欲讦讼。事无实证，惧干妖妄罪，遂讳不敢言。然倚帆尝私叩其僮仆。具道妇再生后，述旧事无纤毫差。其语音行步，亦与妇无纤毫异。又婢拙女红，而妇善刺绣。有旧所制履未竟，补成其半，宛然一手。则似非伪托矣。此雍正末年事也。

【译文】

虞倚帆待诏说：有个姓张的人，到京城候选官职，带着一妻一妾，租住在海丰寺街。一年多后，妻子生病而死。又过了一年多，妾也突然死去。正在制作棺材时，那妾突然又好像有了呼吸，接着眼睛转动，已重新醒过来。她叫着张某的名字，握着他的手哭道：“一别就是一年多，没想到还能见面。”张某非常吃惊，女人便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在讲胡话，我是你的妻子，现在是借妾的身体复生了。这妾虽然服侍你，但总是愤愤不平，不愿居于我的下面。她与坏尼姑商量，用妖术诅咒我，我就发病而死。我的魂魄被坏尼姑收在瓶子中，用符咒镇住，埋在尼姑庵的墙下。我在里面憋得难受，苦不堪言。碰上尼姑庵的墙倒了，挖地重筑，泥工挖土时砸破了瓶子，我才得出来。只见外面一片茫茫，我昏昏然不知到哪里去。伽蓝神指示我去向城隍申诉，而行妖术的人也都有邪神作后台来庇护他们，因此互相僵着拖了下来，案子不能了结。后来申报到东岳神那里，才下令逮捕使妖术的人，审问清楚，将那妾抓送泥犁地狱。我的寿命未尽，但尸体早已腐烂，所以判我借妾的身体复生。”全家听到这里，都又悲又喜，于是把复生的女人当女主人对待。而她指认的那个使妖术的尼姑，则一口咬定是张某想让妾升为正妻，所以让她假装死一会儿，然后造出这种鬼话来，而不惜将杀头的大罪栽在别人头上，气势汹汹地说要告到官府。张某因没有实在的证据，怕官府以乱造妖言加罪，于是闭口不敢提了。不过倚帆曾经私下询问张家的仆人，他们都说那女人再生后，说起从前的事没有一丝差错；她讲话的声音、走路的样子也与原来的女主人没有丝毫差别。又说那妾做针线活技术很差，而女主人则善于刺绣。以前她有一双鞋没有做完，复生后把剩下的一半补做完成，完全像同一双手做出来的。这样看来，这事又似乎不是假的了。这是雍正末年的事。

【原文】

范衡洲（山阴人，名家相，甲戌进士，官柳州府知府之。）之侄女，未婚殉节。吞金环不死，卒自投于河。曾太守（嘉祥人，曾子裔也，偶忘其名字。）之女，以救母并焚死。其事迹始末，当时皆了了知之。今四十余年，不能举其详矣。奇闻易记，庸

行易忘，固事理之常欤。附存姓氏，冀不泯幽光。孔子家语载弟子七十二人，固不必一一皆具行实尔。

【译文】

范家相的侄女未婚而为未婚夫殉节。她吞金环没有死，又投河。曾知府的女儿因救母亲，和母亲一起被烧死了。这两件事的始末，当时知道得很清楚，过去四十多年了，不大记得起来了。奇闻好记，平常事易忘，也许是常理吧。记下她们的姓氏，希望不致于泯灭她们的事迹。《孔子家语》载，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当然不必要一一记下他们的事迹。

【原文】

蘅洲言其乡某甲甚朴愿，一生无妄为。一日昼寝，梦数役持牒摄之去。至一公署，则冥王坐堂上，鞫以谋财杀某乙。某乙至，亦执甚坚。盖某乙自外索逋归，天未曙，趁凉早发，遇数人。见腰缠累然，共击杀之，携货遁，弃尸岸旁。某甲偶棹舴艋过，见尸大骇，视之，识为某乙，尚微有气。因属邻里抱置舟上，欲送之归。某乙垂绝，忽稍苏。张目见某甲，以为众夺财去，某甲独载尸弃诸江也。故魂至冥司，独讼某甲。冥王检籍，云盗为某某，非某甲。某乙以亲见固争。冥吏又以冥籍无误理，与某乙固争。冥王曰：冥籍无误，论其常也。然安知千百万年不误者，不偶此一误乎？我断之不如人质之也，吏言之不如囚证之也。故拘某甲。某甲具述载送意。照以业镜如所言，某乙乃悟。某甲初窃怪误拘，冥王告以故，某甲亦悟。遂别治某乙狱，而送某甲归。夫折狱之明决，至冥司止矣。案牒之详确，至冥司亦止矣。而冥王若是不自信也，又若是不惮烦也。斯冥王所以为冥王欤。

【译文】

蘅洲说：他的家乡有个甲某，生性朴实憨厚，一辈子没做过出格的事儿。一天午睡，他梦见几个差役手持牒文将他抓去。来到一处公堂，阎王坐在大堂上。他上前见过，阎王对他进行审讯，让他交待因谋财而杀害乙某的经过。乙某也到了，咬定自己被甲某所杀。其实，事情的真象是这样的：一天，乙某外出讨债回归，天没亮，他便乘早上凉爽踏上了归程。半路上，遇到几个人。那些人见他腰间鼓鼓囊囊，知道他带着金钱，就围了上来，将他打死，把钱抢走，尸体被丢弃在岸边。正巧甲某划着小船经过这里，见到尸体，大惊失色，一看认出是乙某，还有一口气儿。因为是邻居，甲某不能不管，就把乙某抱到船上，打算送他回家。乙某咽气之前，忽然苏醒过来，睁开眼睛看见甲某，以为他与强盗是一伙的，那些人先拿着钱走了，他却划船到江中投尸灭迹。所以，乙某之魂来到阴间，专告甲某。阎王查看了生死簿，对乙某说：“抢劫你的，是某某等人，不是甲某。”乙某不服，以亲眼所见

为理由极力争辨。一位冥吏也坚持说生死簿不会出错儿，与乙某争执。阎王说：“生死簿不会有误，这是常理。但千百万年没出错儿，哪能保证不偶然出一次错呢？我的判断不如对质更真实，冥吏的话不如囚徒的证词更可信。”基于这种原因，阎王命人拘捕了甲某。甲某当场叙述了载送乙某尸体的目的。阎王命人搬来业镜，照出了乙某被害的全部经过。乙某这才醒悟过来。甲某初时责怪阎王误抓了自己，现在明白了阎王的用意，也心平气和了。阎王命将乙某另案发落，将甲某送回阳间。要说案件的公断，到了地府也算到头了；案情的详确在冥司也可以说位于极限了。但是，阎王并未过于自信，而是不厌其烦地调查核实，使案子水落石出，令涉及案情者心服口服。阎王到底是阎王啊！

【原文】

仲尼不为己甚，岂仅防矫枉过直哉？圣人之所虑远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夫民未尝不畏死，至知必死乃不畏，至不畏死则无事不可为矣。小时，闻某大姓为盗劫，悬赏格购捕。半岁余，悉就执，亦俱引伏。而大姓恨盗甚，以多金赂狱卒，百计苦之。至足不蹶地，胁不到席，束缚不使如厕，裤中蛆虫蠕蠕嘬股髀。惟不绝饮食，使勿速死而已。盗恨大姓甚，私计强劫得财，律不分首从斩。轮奸妇女，律亦不分首从斩。二罪从一科断，均归一斩，万无加至磔裂理。乃于庭鞠时，自供遍污其妇女。官虽不据以录供，而众口坚执，众耳共闻，迄不能灭此语。不善大姓者，又从而附会。谓盗已论死足蔽罪，而不惜多金，又百计苦之，其衔恨次骨正以此。人言籍籍，亦无从而辨此疑，遂大为门户玷，悔已无及。夫劫盗骍戮，不能怨主人。即拷掠追讯，桎梏幽系，亦不能怨主人。法所应受也。至虐以法外，则其志不甘。掷石击石，力过猛必激而反。取一时之快，受百世之污，岂非已甚之故乎？然则圣人之所虑远矣。

【译文】

《孟子》说孔子不做过火的事。这岂是仅仅为了防止矫枉过正？圣人的考虑很深远。老子说：“民不怕死，为什么以死来威胁他？”实际上民不是不怕死，而到了自知必死时才不怕死；到了不怕死的时候，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时听说某大户被盗贼抢劫，大户悬赏捉拿，半年多就都逮捕归案了，并都被判了死刑。大户极恨这些盗贼，拿出许多钱来贿赂狱卒，想尽各种方式折磨罪犯。以致他们站也站不了，躺也躺不下。还把他们的饮食，好让他们不死不活地受罪。盗贼也极恨这个大户，便私下里计议，强抢财物，按律法不分首从都要处死；轮奸妇女，不论首从也都要处死。两罪同犯，也不过一死，绝不会被碎尸万段。于是在审讯时，供称曾把大户

家的女人都奸污了。官府虽然不是他们说什么便记录什么，但这几个盗贼供认不讳，大家也都听见了，此话不免就传扬开来。与这家大户不睦的，又进而附合说，盗贼被判了死刑，已足够抵罪的了，这大户却不惜重金贿赂，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们。大户恨之入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说得有根有据，这事就更难辨真伪了。大户家受到这种玷污，后悔也来不及了。盗贼伏法，不能怨大户，即便被拷打审讯、戴着枷锁关押着，也不能怨大户。这是依法办事。在律法之外百般加以虐待，他们当然心中不甘。用石头打石头，力量过大必会反弹回来。只图一时的痛快，而受百世的玷污，难道不是做事过火之故么？圣人的考虑是真够深远的啊。

【原文】

霍养仲言雍正初，东光有农家，粗具中人产。一夕，有劫盗不甚搜财物，惟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后圃，仰缚曲项老树上。盖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闻之，跃起，挺刃出与斗，盗尽披靡，女以免。女悲愤泣涕，不语不食。父母宽譬终不解。穹诘再三，始出一语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见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与楚钟建事适相类。然斗始愿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为医药。及死为棺敛，葬以隙地，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咏朱亥诗曰：高论唐虞儒者事，负君卖友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至哉言乎。

【译文】

据霍养仲说，雍正年间，东光县有一户中等农家。一天晚上，劫盗来到农家，但不劫掠财物，只从被窝里把女儿拖出来，挟持到后园，仰面朝天地绑在一棵老树上。看来劫盗的本意不在劫财。农女又哭又骂，有个睡在园里的长工叫高斗，听到声音持刀和劫盗打了起来。把劫盗都打跑了，农女得救了。她又羞又恨，不说话也不吃饭。父母宽慰也不行。经过再三追问，她才说：“我赤着身体，能让高斗看见么？”父母明白了她的意思，就把她嫁给了高斗。这和楚钟建的事差不多。不过高斗出来救人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只因他的父亲有病时，主人曾帮助请医配药，父死后又帮助筹办丧事，提供空地下葬，又让他的母亲到厨房里做饭。因此他感激主人而死力报答。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中载有咏朱亥的诗道：“高论尧舜儒者事，负君卖友言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报恩。”说得太好了。

【原文】

太白诗曰：徘徊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此为冶游言也。人家夫妇有睽离阻隔，而日日相见者，则不知是何因果矣。郭石洲言，中州有李生者，娶妇旬余而母病，夫妇更番守侍，衣不解结者七八月。母歿后，谨守礼法，

三载不内宿。后贫甚，同依外家。外家亦仅仅温饱，屋宇无多，扫一室留居。未匝月，外姑之弟远就馆，送母来依姊。无室可容，乃以母与女共一室，而李生别榻书斋，仅早晚同案食耳。阅两载，李生入京规进取，外舅亦携家就幕江西。后得信，云妇已卒。李生意气懊丧，益落拓不自存，仍附舟南下觅外舅。外舅已别易主人，随往他所。无所栖托。姑卖字糊口。一日，市中遇雄伟丈夫，取视其字曰：君书大好。能一岁三四十金，为人书记乎？李生喜出望外，即同登舟。烟水渺茫，不知何处。至家，供张亦甚盛。及观所属笔札，则绿林豪客也。无可如何，姑且依止。虑有后患，因诡易里籍姓名。主人性奢侈，声伎满前，不甚避客。每张乐，必召李生。偶见一姬，酷肖其妇，疑为鬼。姬亦时时目李生，似曾相识。然彼此不敢通一语。盖其外舅江行，适为此盗所劫，见妇有姿首，并掠以去。外舅以为大辱，急市薄斂，诡言女中伤死，伪为哭敛，载以归。妇惮死失身，已充盗后房，故于是相遇。然李生信妇已死，妇又不知李生改姓名，疑为貌似，故两相失。大抵三五日必一见，见惯亦不复相目矣。如是六七年，一日，主人呼李生曰：吾事且败，君文士不必与此难。此黄金五十两，君可怀之，藏某处丛荻间。候兵退，速觅渔舟返。此地人皆识君，不虑其不相送也。语讫，挥手使急去伏匿。未几，闻哄然格斗声。既而闻传呼曰：盗已全队扬帆去，且籍其金帛妇女。时已曛黑，火光中窥见诸乐伎皆披发肉袒，反接系颈，以鞭杖驱之行，此姬亦在内，惊怖战栗，使人心恻。明日，岛上无一人，痴立水次。良久，忽一人棹小舟呼曰：某先生耶？大王故无恙，且送先生返。行一日夜，至岸。惧遭物色，乃怀金北归。至则外舅已先返。仍住其家，货所携，渐丰裕。念夫妇至相爱，而结碣十载，始终无一月共枕席。今物力稍充，不忍终以薄斂葬。拟易佳木，且欲一睹其遗骨，亦夙昔之情。外舅力沮不能止，词穷吐实。急兼程至豫章，冀合乐昌之镜。则所俘乐伎，分赏已久，不知流落何所矣。每回忆六七年中，咫尺千里，辄惘然如失。又回忆被俘时，縲绁鞭笞之状，不知以后摧折，更复若何，又辄肠断也。从此不娶，闻后竟为僧。戈芥舟前辈曰：“此事竟可作传奇，惜末无结束，与《桃花扇》相等。虽曲终不见，江上峰青，绵邈含情，正在烟波不尽，究未免增人悵悵耳。”

【译文】

李白有首诗说：“徘徊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这是写那些寻花问柳的人的。普通人家的夫妻有相互分离隔阻，却天天见面的，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因果造成的了。郭石洲说：河南有个李生，娶妻才十多天，母亲就病了。夫妻俩轮换守护照料，一直忙了七八个月，没有脱衣在床上好好休息过。母亲死后，他们又严格遵照礼法，丈夫三年不进房与妻同宿。后来他们穷得过不下

去，只好投靠妻子的娘家。娘家也仅仅能维持温饱，房子也不多，只能打扫一间屋给他们住。还不到一个月，岳母的弟弟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给人做家庭教师，把老娘送到姐姐家。没有地方安置，只好把老太太与李生的妻子安排在一间房里住，李生则在书房中搭了一个铺。夫妻俩只在早晨和晚上同桌吃饭而已。这样过了两年，李生到京城去想找一条出路，岳父也带着全家到江西去给官府做幕僚。后来李生接到岳父的来信，说妻子已死，李生感到非常悲伤。后来李生越来越混不下去了，又搭别人的船南下，到江西投靠岳父。而他的岳父已经换了主人，并随新的主人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李生无地安身，只好卖字度日。一天，在街上遇到一个长得雄壮魁梧的好汉，那人拿起李生写的字看了看，说：“你的字写得很好，三四十两银子一年，替人照管文件书信之类的事，你愿意干吗？”李生喜出望外，便与那好汉一起上船。只见烟水茫茫，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到那好汉的家后，招待供应也很丰盛。及看那些需要起草回答的书信，原来主人是绿林强盗。李生无可奈何，只好暂且安身。他担心以后会有麻烦，于是谎报了自己的籍贯姓名。那主人既豪爽又生活奢侈，歌妓很多，也不大注意避开男客。他家每次有歌舞表演，都邀李生一起观赏。李生偶尔见到一个歌妓特别像自己的妻子，怀疑她是鬼；那歌妓也总是朝李生看，好像曾经认识，然而两人不敢相互说一句话。原来，他岳父带家人乘船去江西时，正好遭到这个强盗抢劫，见李生的妻子长得很漂亮，便一起抢走了。他岳父认为这是丑事，于是急忙买了一副薄棺材，声称女儿受伤已死，假装哭泣收殓，然后带回去了。这女人怕死，因此已失身，成为强盗众多侍妾中的一个，所以两人得以在强盗家相遇。但李生因相信自己的妻子已死，女人又不知道李生已经改了姓名，两人都怀疑只是长相相似，因此相见却没有相认。大约过那么三五天，两人必定见面，见惯了，也就不再你我对看了。这样过了六七年。一天，强盗对李生说：“我的事要败露了。你是个读书人，不必一起遭难。这里是黄金五十两，你可带着，藏在某个地方的芦苇丛里，等来追捕我们的兵退走了，你赶紧找一只渔船乘着回家。这地方的人都认识你，不必担心他们不送你。”说完，挥手让李生快去藏起来。不一会，只听得外面喊杀声响成一片，接着听到一些人高声传报说：“强盗已经全部乘船跑掉了，就查封没收强盗的钱财、女人吧。”当时天色已暗，李生借着火光偷偷望去，只见那些歌妓都披散头发，被剥去了上衣，双手反绑，用绳子系在脖子上，连成一串，被用鞭子赶着走，而那个像自己妻子的歌妓也在里面。她惊慌恐惧，浑身发抖，显得非常可怜。第二天，岛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李生呆呆地站在水边，过了很久，忽然有个人驾着一只小船过来，叫道：“您就是某某先生吧，我们大王没事，我现在送您回去。”过了一天一夜，就到了岸边。李生

担心有人查问，于是带着金子往北走。到了老家所在的地方，他岳父也先已回家，于是李生仍住在他家，卖掉随身带回的金子，生活渐渐充裕起来。他想起与妻子深深相爱，但结婚十年，同寝的时间总共不到一个月。现在家产稍宽裕一些了，不忍心让妻子用薄薄的棺材埋着，打算换一副优质木料做的棺材，同时也想再看看妻子的遗骨，也算是夫妻一场的情分。岳父尽力阻止，李生也不听。岳父无奈，只好说明真相。李生急忙日夜兼程赶到南昌，希望能与妻子破镜重圆。但上次被官府俘获的歌伎早已分赏，李生的妻子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李生每回忆起两人六七年间近在咫尺却好似相隔千里的情景，就惘然若失。又回忆妻子被俘时遭捆绑殴打的情形，不知那以后遭到凌辱折磨又是什么样子，往往伤心肠断。李生从此不再娶妻，听说后来竟作了和尚。戈芥舟老先生说：“这事真可以编一个传奇剧本，只可惜没有结局，与《桃花扇》一样。虽然文学作品的韵味，往往就在那似了未了的结尾，有如钱起的诗所写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山水的韵味，正在那若有若无、浩渺无穷的烟波中，但李生夫妇之事这样收场，终究不免使人感到惆怅。”

【原文】

金可亭言（此浙江金孝廉，名嘉炎，与金大司农同姓同号，各自一人。）：有赵公者，官监司。晚岁家居，得一婢曰紫桃，宠专房，他姬莫当夕。紫桃亦婉娈善奉事，呼之必在侧，百不一失。赵公固聪察，疑有异，于枕畔固诘。紫桃自承为狐，然夙缘当侍公，与公无害。真爱久，亦弗言。家有园亭，一日立两室间，呼紫桃。则两室各一紫桃出，乃大骇。紫桃谢曰：妾分形也。偶春日策杖郊外，逢道士与语，甚有理致，情颇洽。问所自来。曰为公来。公本谪仙，限满当归三岛。今金丹已为狐所盗，不可复归。再不治，虑寿限亦减。仆公旧侣，故来视公。赵公心知紫桃事，邀同归。道士踞坐厅事，索笔书一符。曼声长啸，邸中纷纷扰扰，有数十紫桃，容色衣饰，无毫发差，跪庭院皆满。道士呼真紫桃出。众相顾曰：无真也。又呼最先紫桃出。一女叩额曰：婢子是。道士叱曰：尔盗赵公丹已非，又呼朋引类，务败其道。何也。女对曰：是有二故。赵公前生，炼精四五百年，元关坚固，非更番迭取不能得。然赵公非碌碌者，见众美沓进，必觉为蛊惑，断不肯纳。故终始共幻一形，匿其迹也。今事已露，愿散去。道士挥手令出。顾赵公太息曰：小人献媚旅进，君子弗受也。一小人伺君子之隙。投其所尚，众小人从而阴佐之，则君子弗觉矣。易讼卦之初六，一阴始生。其象为系于金铉，铉以止车，示当止也。不止则履霜之初，即坚冰之渐，浸假而剥卦六五至矣。今日之事，是之谓乎。然苟无其隙，虽小人不能伺。苟无所好，虽小人不能投。千金之堤，溃于蚁漏。有罅故也。公先误

涉旁门，欲讲容成之术。既而耽玩艳冶，失其初心。嗜欲日深，故妖物乘之而麀集。衅因自起，于彼何尤。此始此终，固亦其理。驱之而不谴，盖以是耳。吾来稍晚，于公事已无益。然从此摄心清静，犹不失作九十翁。再三珍重，瞥然而去。赵公后果寿八十余。

【译文】

金可亭说：有位赵先生，曾做过监司。晚年闲居在家，得到了一个名叫紫桃的婢女，十分宠爱，日夜厮守，其他妻妾则靠不到近前了。紫桃貌美多情，善于侍奉，一呼即到，百无一失。赵公一向聪明机警，他疑心紫桃不是一般人，所以常在枕边盘问她的来历。紫桃终于承认是狐女，并说与赵公前世有缘，此生该当侍奉他，还请他放心，决无加害之意。赵公与她相爱日久，又听她这样说，也就无所顾虑了。赵家有个花园，园中有个亭子，亭子两侧皆有居室。一天，赵公站在亭子边呼唤紫桃。转眼间，两侧居室各走出一个紫桃。赵公大惊。紫桃上前道歉说：“您不必害怕，这是奴家用的分身术。”开春的一天，赵公偶然拄杖到郊外散步，遇见一位道士闲聊起来，感觉道士的话颇为有理。二人越谈越投机，于是赵公问起对方来此地的原因。道士回答说：“我专为赵先生而来。先生原是遭贬的仙人，限期一满，即可回归三岛。如今，您体内的至宝金丹已被狐仙盗走，回归仙界已经无望。如再不医治，恐怕寿数也会减少。我和您是老朋友，所以来探望您。”赵公明白，道士为紫桃之事而来，就邀他一同回家。道士傲然坐在大厅里，要来笔墨写了一道符，然后拉长声音吼叫，随着叫声，忽然间四周纷纷扰扰，出现了几十个紫桃，她们的姿容服饰都一模一样，而且都一样地跪在地上，遍及庭院。道士大叫：“真紫桃出来！”众紫桃互相看了看，齐声答道：“这里没有真紫桃。”道士又叫最先变为紫桃的人出来。一个紫桃走到厅前，跪下磕头，道：“奴家就是。”道士喝斥她说：“你偷赵公的至宝金丹，已是大错特错，又招引同类，一定要彻底毁了他，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紫桃说：“有两个缘故：赵公于前世曾修炼了五百年，精关坚固，非众人轮番摄取而不能得。再有，赵公决非碌碌之辈，如见众位美人环绕身边，定会有所觉察，断然拒受蛊惑。因此，众狐女始终幻化成一种形象，隐匿行迹。现在事已败露，愿意从此散去。道士挥挥手，放她们离去了，然后回过头来对赵公叹息道：“小人以献媚的方式向君子进攻，君子不易上当。如果有一个小人抓住君子的弱点，投其所好，发动攻势，其他小人再暗中帮忙，那么，君子就不易察觉了。《易·卦》的初六卦形，为一阴始生，筮辞象形是系于金。是止车的木块，象征着做事应当止则止。如果当止不止，就如同初履冰霜而不知返，脚下渐渐变为坚实的冰块。这种坚实属于假象，冰块迟早要溶化。这说明危险在开始时即已存在了，

越往前走危险性越大。如同《剥卦》六五所示之理。眼下您的遭遇,就属于这种情形。然而,如果您做事无隙可乘,小人的阴谋就不能得逞;如果您没有不良的嗜好,小人就无法接近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因为有缝隙的缘故啊。先生误入左道旁门,想使用容成御女之术;即而贪恋女色,失去初衷。由于色欲日渐其深,妖物也就乘势聚集而来。漏洞出在您自己身上,这与狐女有何关系呢?这件事自始至终,皆为此理。我将妖女驱散而不加惩处,也是这个原因。我来得稍晚了些,对您的帮助不大。然而,希望您从此清心寡欲,不要再想入非非,这样的话,您的寿数仍可超过九十。”临别时,道士再三告诫赵公要注意保重,然后飘然而去。后来,赵公果真活了八十多岁。

【原文】

居卫河侧者,言河之将决,中流之水必凸起,高于两岸。然不知其在何处也。至棒椎鱼集于一处,则所集之处,不一两日溃矣。父老相传,验之百不失一。棒椎鱼者,象其形而名。平时不知在何所,网钓亦未见得之者。至河暴涨乃麇至,护堤者见其以首触岸。如万杵齐筑,则决在斯须间矣。岂非数哉。然唐尧洪水,天数也。神禹随刊,则人事也。惟圣人能知天,惟圣人不委过于天。先事而绸缪,后事而补救,虽不能消弭,亦必有所挽回。

【译文】

住在卫河岸边的人说,河堤决口的时候,河水中流必然凸起,高于两岸。但不知将在什么地方决口。到了棒椎鱼集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地方用不了一两天就要决口了。父老们都这么传说,这条经验百无一失。棒椎鱼是因为它像棒椎而得名的。它平时不知在什么地方,下网下钩也捉不到它。到了河水暴涨之时,它才集合到一起。护堤的人看见它们用头撞堤岸,好像千万个棒椎向堤岸猛捣,那么决口就是转瞬间的事了。这不是天数么?不过,唐尧时朝的洪水,是天数;大禹实地勘察,因势利导,则是人事。只有圣人才能掌握天的规律;唯有圣人才不把过错推给上天。他们事事预算筹划,并在事后加以补救,这虽然不能完全消除祸患,但也必然有所挽回。

【原文】

蒋心余言有客赴人游湖约。至则画船箫鼓,红裙而侑酒者,谛视乃其妇也,去家二千里,不知何流落到此。惧为辱,噤不敢言。妇乃若不相识,无恐怖意,亦无惭愧意。调丝度曲,引袖飞觞,恬如也。惟声音不相似。又妇笑好掩口,此妓不然,亦不相似。而右腕红痣如粟颗,乃复宛然。大惑不解,草草终筵,将治装为归计。俄得家书,妇半载前死矣。疑为见鬼,亦不复深求。所亲见其意态殊常,密诘再三,

始知其故，咸以为貌偶同也。后闻一游士来往吴越间，不事干谒，不通交游，亦无所经营贸易，惟携姬媵数辈闭门居。或时出一二人，属媒媵卖之而已。以为贩鬻妇女者，无与人事，莫或过问也。一日，意甚匆遽，急买舟欲赴天目山，求高行僧作道场。僧以其疏语掩抑支离，不知何事，又有本是佛传，当求佛佑，仰藉慈云之庇，庶宽雷部之刑语，疑有别故，还其衾施，谢遣之。至中途，果殁于雷。后从者微泄其事，曰：此人从一红衣番僧受异术，能持咒摄取新斂女子尸，又摄取妖狐淫鬼，附其尸以生，即以自侍。再有新者，即以旧者转售人。获利无算。因梦神责以恶贯将满，当伏天诛，故忏悔以求免，竟不能也。疑此客之妇，即为此人所摄矣。理藩院尚书留公亦言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术，故黄教斥以为魔云。

【译文】

据蒋心余说，某客应人之邀游湖。到了湖上，画船箫鼓，有位穿红裙的女人前来陪酒，仔细一看，竟是他的妻子。这儿离家有两千多里，不知她怎么流落到这儿。某客难堪，不敢做声。红裙女好像不认识他，并没有害怕惭愧的意思。她调弦奏曲、推杯换盏，从容不迫。只是她的声音和妻子不一样，而且妻子笑时好掩口，这位红裙女不这样，动作也不像。但她右腕有颗像粟粒那么大的红痣，则与妻子一样。他大惑不解，草草应酬了几杯，打算整顿行装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信，说他妻子半年前死了。他又怀疑在席上见的是鬼，但也没有去深究。他的朋友见他神情反常，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其中原因，大家都认为是相貌偶然相同而已。后来听说一个游人来往于吴越之间，不求官职，也不和别人交往，也不经商贸，只是领着几个姬妾，整日闭门不出。有时则通过中间人，卖掉一两位姬妾。人们以为他是妇女贩子。因他不妨害别人，也就没有去管他。有一天，这位游人极为匆忙地买船要到天目山，临行前请高僧作道场。高僧因这人话语支支吾吾、掖掖藏藏，不知作道场为的是什么事，他还说“本来是佛传的，应当求佛保癖。希望得到上天的庇护，宽免雷神的惩罚”，等等。高僧怀疑他有别的缘故，把他的布施退还回去，打发他走了。这位游人走到半道，果然被雷打死了。后来跟随他的人泄露了其中秘密，说：“这人跟红衣番僧学得异术，能念咒摄取刚葬的女人尸体，又摄来妖狐淫鬼附在女尸上复活，用来侍候自己。等有新的，再把旧的转卖给人，不知获了多少利。他因梦见神斥责他恶贯满盈，将受到上天的诛杀，所以想通过忏悔请求免死，却没能奏效。”估计某客的妻子，就是被他摄来的。理藩院尚书留公也说红教喇嘛有摄召妇女之术，所以黄教斥之为魔教。

【原文】

表叔王月阡，言近村某甲买一妾。两月余，逃去。其父反以妒杀焚尸讼。会

县官在京需次时，逃妾构讼，事与此类。触其旧愤，穷治得诬状，计不得逞。然坚不承转鬻。盖无诱逃实证，难于究诘。妾卒无踪，某甲妇弟住隔县，妇归宁。闻弟新纳妾，欲见之。妾闭户不肯出，其弟自曳之来。一见即投地叩额，称死罪。正所失妾也。妇弟以某甲旧妾，不肯纳。某甲以曾侍妇弟，亦不肯纳。鞭之百，以配老奴，竟以鬻婢终焉。夫富室构讼，词连帷薄，此不能旦夕结也，而适值是县官。女子转鬻，深匿闺帏，此不易物色求也，而适值其妇弟。机械百端，可云至巧。乌知造物更巧哉。

【译文】

表叔王月阡说：邻近的村子里有某甲买了一个妾，两个多月后，那妾就逃走了。妾的父亲反而去官府告状，说是某甲正妻因妒忌杀死他女儿，并已焚尸灭迹。正好那位县官在京城中等候委任时，自己也经历过妾逃走而妾的父亲反而诬告的事。这个案子触起了他的旧恨，因此他极力追查，弄清了妾的父亲诬告的真相，使其阴谋没有得逞，但妾的父亲坚决不承认是转卖给另一家了。因为没有引诱逃走的证据，所以也无法再审，那妾也一直没有下落。某甲的妻子的弟弟住在邻县，某甲的妻子回娘家，听说弟弟新娶了一个妾，想见见，那妾关门不肯出来，妻子的弟弟自己把她拖了出来。一见面，她就跪在地上叩头，称自己有死罪，原来她就是某甲逃走的妾。妻子的弟弟因为她是姐夫的旧妾，不肯要了；某甲又因为她已经与妻子的弟弟同寝，也不肯要了。于是打了她一百鞭，配给一个老奴仆，最后一直做烧饭的女佣。有钱人家打官司，又涉及家庭内部的男女之事，往往是不可能几天就了结的，而这次正好碰上了这样一位县官；女子已被转卖，整天生活在闺房内室里，一般是查找不到的，而这次又碰巧是卖在原主人妻子的弟弟家。这妾和她的父亲设计了这个圈套，算是够巧妙的了，哪知上天的安排比他们更巧妙呢！

【原文】

宋人咏蟹诗曰：水清讵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借寓朱矸之贪婪必败也。然他物供庖厨，一死焉而已。惟蟹则生投釜甑，徐受蒸煮。由初沸至熟，至速亦逾数刻，其楚毒有求死不得者。意非夙业深重，不堕是中。相传赵公宏燮，官直隶巡抚时（时直隶尚未设总督。）一夜，梦家中已死僮仆媼婢数十人，环跪阶下。皆叩额乞命，曰奴辈生受蒙养恩，而互结朋党，蒙蔽主人。久而枝蔓牵缠，根柢生固，成牢不可破之局。即稍有败露，亦众口一音，巧为解结，使心知之而无如何。又久而阴相掣肘，使不如众人之意，则不能行一事。坐是罪恶，堕入水族，使世世罹汤镬之苦。明日主人供膳蟹，即奴辈后身，乞见赦宥。公故仁慈，天曙，以梦告司庖，饬举蟹投水，且为礼忏作功德。时霜蟹肥美，使宅所供，尤精选膏腴。奴辈皆窃笑曰：

老翁狡狴，造此语怖人耶？吾辈岂受汝诒者。竟效校人之烹，而以已放告。又乾没其功德钱，而以佛事已毕告。赵公竟终不知也。此辈作奸，固其常态。要亦此数十僮仆婢媼者，留此锢习，适以自戕。请君入瓮，此之谓歟。

【译文】

宋代人咏蟹诗说：“水清也难免两只蟹是黑色，到了秋天躲不过被人捉了吃。”以借喻朱 贪婪必定要垮台。不过别的动物用来做菜，不过是刀下一死而已，唯有螃蟹则被活活地放在锅里，慢慢地蒸死。从刚开锅到蒸熟，最快也得几刻钟。所遭痛苦惨烈，真是求死不得。我想若不是罪孽深重，不会投生成螃蟹。传说赵宏燮任直隶巡抚时，一天夜里，梦见家中几十个已经死去的僮仆媼婢，在阶下跪了一圈，都叩头喊饶命。说奴辈活着时受豢养之恩，却互结朋党，蒙蔽主人。时间一长，这种朋党关系牵枝拖蔓，根深蒂固，已成牢不可破的局面。即便稍有败露，也众口一词，巧妙地加以解脱，即使主人心中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无可奈何。之后又暗中作梗，假使不能中我们的意，则一件事也办不成。因为这些罪恶，我们被投生为水族，使我们世世受蒸煮的痛苦。明天主人膳食中的螃蟹，就是我们的后身，因此请求宽宥。赵宏燮本来就仁慈，天亮后，把梦告诉了厨师，叫他把螃蟹扔到水里，并为这些奴仆设道场超度他们。当时正值秋蟹肥美之际，供给巡抚的螃蟹尤其好。奴仆们都偷偷地笑着说：“这老头子狡猾，编出这一套来吓唬人，我们哪能受骗上当？”竟学着校人把螃蟹都煮吃了，然后报告说放掉了。他们又私吞了给亡灵做道场超度的钱，回报说已做完了道场。赵宏燮始终被蒙在鼓里。这些奴仆们作奸，当然是他们的本性。那数十个已死的奴仆媼婢，留传下这种恶习，恰恰害了自己。“请君入瓮”，就是这个意思吧。

【原文】

有州牧以贪横伏诛。既死之后，州民喧传其种种冥报，至不可殫书。余谓此怨毒未平，造作讹言耳。先兄晴湖，则曰天地无心，视听在民。民言如是，是亦可危也已。

【译文】

有位知州大人，由于贪婪专横被朝廷处决。他死后，州里的百姓纷纷传说：知州大人在阴间受到种种报应。这种传闻流传很广，多得无法记录。我认为，这是百姓们心中不平，编出故事来发泄怨恨的。先兄晴湖说：“天地本无心，他们对官吏的奖惩，要根据百姓的反映；百姓的言论是这样，那位知州大人自然十分危险了。”

【原文】

乌鲁木齐军校王福，言曩在西宁，与同队数人，入山射生。遥见山腰一番妇独行，有四狼随其后。以为狼将搏噬，番妇未见也。共相呼噪，番妇如不闻。一人引满射狼，乃误中番妇，倒掷堕山下。众方惊悔，视之，亦一狼也。四狼则已逸去矣。盖妖兽幻形，诱人而啖不幸遭殪也。岂恶贯已盈，若或使之欤。

【译文】

乌鲁木齐有个军官王福说：从前在西宁与同队的几个人进山打猎，远远望见山腰有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妇女独自行走，有四只狼跟在后面。士兵们以为狼想吃那女子，而女子还没察觉，于是一起叫喊，但那女子像没听见似的。一个士兵猛力一箭向狼射去，却误中那女子。女子倒地滚下山坡。大家正在惊慌后悔，仔细一看，原来也是一只狼，另四只狼则已逃走了。大概这是妖怪变成女人的样子来诱惑人，好吃掉他，没想到自己被射死了。或者这妖怪作恶太多，已到末日，所以上天使它落得这个下场吧？

【原文】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视如何，其互相视又如何，尝于滦阳消夏录论之。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至鬼则人之余气，其灵不过如人耳。人不能化无为有、化小为大、化丑为妍。而诸书载遇鬼者，其棺化为宫室，可延人入；其墓化为庭院，可留人居。其凶终之鬼，备诸恶状者，可化为美丽。岂一为鬼而即能欤？抑有教之者欤？此视狐之幻，尤不可解。忆在凉州路中，御者指一山坳曰：曩与车数十辆，露宿此山。月明之下，遥见山半有人家，土垣周络，角有一一可数。明日过之，则数冢而已。是无人之地，亦能自现此象矣。明器之作，圣人其知此情状乎。

【译文】

狐狸在变幻了形体后，不知它看自己是什么感觉？它们彼此相看又是什么样？我曾在《滦阳消夏录》中讨论过。狐狸是很善于迷惑人的，至于鬼，则是人的剩余之气，它的能量也不过和人一样。人不能变无为有、变小为大、变丑为美，鬼应该也不能。但许多书中载，说棺材变为宫殿，可以请人进去；坟墓变作庭院，可以留人住下。那些横死的鬼，全是凶狠狠的模样，却能变得美丽。难道一成了鬼便有这种能量了么？还是有人教给鬼变形术？这比起狐狸变幻，尤其不可理解。记得以前去凉州的路上，驾车人指着一处山坳说：“从前我与几十个赶车的宿在这里，明月之下远远望见山半腰有人家，围着土墙，屋宇参差。第二天路过，不过是几座坟墓而已。就是说在没有人的地方，也能自动显现出这种景象。那么人们制作明器送葬，圣人理解其中的情状么？”

【原文】

沧州李媪，余乳母也。其子曰柱儿，言昔往海上放青时，（海滨空旷之地，茂草丛生，土人驱牛马往牧，谓之放青。）有灶丁夜方寝，（海上煮盐之户，谓之灶丁。）闻室内癪癪有声。时月明穿牖，谛视无人，以为虫鼠类也。俄闻人语嘈杂自远而至。有人连呼曰：窜入此屋矣。疑讶间已到窗外，扣窗问曰：某在此乎？室内泣应曰在。又问留汝乎？泣应曰留。又问汝同床乎？别宿乎？泣良久，乃应曰不同床，谁肯留也。窗外顿足曰败矣。忽一妇大笑曰：我度其出投他所，人必不相饶。汝以为未必。今竟何如？尚有面目携归乎？此语之后，惟闻索索人行声，不闻再语。既而妇又大笑曰：此尚不决，汝为何物乎？扣窗呼灶丁曰：我家逃婢投汝家，既已留宿，义无归理。此非尔协诱，老奴无词以仇汝。即或仇汝，有我在，老奴无能为力也。尔等且寝，我去矣。穴纸私窥，然无影。回顾枕畔，则一艳女横陈，且喜且骇，问所自来。言身本狐女，为此冢狐买作妾。大妇殴甚，日日加捶楚。度不可住，逃出求生。所以不先告君者，虑恐怖不留，必为所执。故殛伏床角。俟其追至，始冒死言已失身，冀或相舍。今幸得脱，愿生死随君。灶丁虑无故得妻，或为人物色，致有他虞。女言能自隐形，不为人见。顷缩身为数寸，君顿忘耶？遂留为夫妇。亲操井臼，不异贫家。灶丁竟以小康。柱儿于灶丁为外兄，故知其审。李媪说此事时，云女尚在。今四十余年，不知如何矣。此婢遭逢患难，不辞语诡以自污，可谓铤而走险。然既已自污，则其夫留之为无理，其嫡去之为有词。此冒险之计，实亦决胜之计也。婢亦黠矣哉。惟其夫初既不顾其后，后又不为之所，使此婢援绝路穷，至一决而横溃。又何如度德量力，早省此一举欤。

【译文】

沧州的李婆婆，是我的乳母。她的儿子叫柱儿。他说以前在海边放牧，有个盐户夜里刚睡下，听见室内有 的声音。当时月光透过窗户射进来，他仔细查看并没有人，以为是虫鼠之类。不一会又听见人说话的嘈杂声，由远而近。有人连声喊：“窜进这个屋子了！”盐户惊疑之间，人已到窗外，敲窗问道：“某某在这儿么？”屋里哭着回答：“在。”外边又问：“留你么？”屋里哭着答：“留。”又问你是同床呢，还是独宿？屋里的哭了好久，才回答：“不同床谁肯留我？”窗外的人跺脚说坏事了。忽然有个女人大笑道：“我估计她出去投奔别处，人必定饶不过她，你还说未必。如今怎样？还有脸带她回去么？”于是只听见有索索的走动声，不再有说话声。那女人又大笑道：“你还不能下决心么？你图个什么！”随后敲窗道：“我家逃出一个婢女投到你家，你既已留宿，她就不能再回来了。这不是你诱胁她来的，老奴也不可能恨你。即便是恨你，有我在，老奴也不能怎样。你们睡吧，我走了。”

灶户把窗纸捅了个洞往外偷看，则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却有一个美女躺在身边。他又惊又喜，问她从哪儿来。美女说，我是狐女，被那个坟里的狐狸买去当妾。狐妻极为妒忌，天天揍我，住不下去，因此逃出来求生。之所以事先不告诉你，是怕你害怕不留我，这样就得被抓回去了。所以我躲在床角，待他们追来时，才甘冒危险说已经失身，期望他们放过我。今天幸亏得以脱身，愿意生死都跟随着你。盐户担心平白无故地得到一个妻子，日后可能被人认出，再生出麻烦来，狐女说我能隐形，别人看不见。刚才我把身子缩为几寸长，你忘了么？盐户便留下她结为夫妻。狐女亲自担水舂米，和贫家女一样辛苦劳作，盐户渐渐成了小康人家。柱儿和这个盐户是姑表兄弟，因此知道得很详细。李婆婆讲这件事时说，那狐女还在。如今已过了四十多年，不知狐女怎样了。这个婢女遭逢苦难，不惜说谎污辱自己，可以说是铤而走险。她既然已被玷污，那么她的丈夫再留她就没道理了，而排挤虐待她的正妻也有了理由。这是个冒险的法子，实际上也是个取得成功的法子。这个婢女也算是有心计的了。只是她丈夫在当初既不考虑纳妾的后果，后来又不为妾找出路，使得这个婢女没了指望，终于逃走。她丈夫如果量力而为不纳妾，早省下这么多麻烦事了。

【原文】

哈密屯军，多牧马西北深山中。屯弁或往考牧，中途恒憩一民家。主翁或具瓜果，意甚恭谨，久渐款洽。然窃怪其无邻无里，不圃不农，寂历空山，作何生计。一日，偶诘其故。翁无词自解，云实蛻形之狐。问狐喜近人，何以僻处。狐多聚族，何以独居。曰修道必世外幽栖，始精神坚定。如往来城市，则嗜欲日生，难以炼形服气，不免于媚人采补，摄取外丹。傥所害过多，终干天律。至往来墟墓，种类太繁，则踪迹彰明，易招弋猎，尤非远害之方。故均不为也。屯弁喜其朴诚，亦不猜惧，约为兄弟。翁亦欣然。因出便旋，循墙环视。翁笑曰：凡变形之狐，其室皆幻。蛻形之狐，其室皆真。老夫尸解以来，久归人道。此并葺茅伐木，手自经营。公毋疑如海市也。他日再往，屯军告月明之夕，不睹人形。而石壁时现二人影，高并丈余，疑为鬼物，欲改牧厂。屯弁以问。此翁曰：此所谓木石之怪夔罔两也。山川精气，翕合而生。其始如泡露，久而渐如烟雾，久而凝聚成形，尚空虚无质。故月下惟见其影。再百余年，则气足而有质矣。二物吾亦尝见之，不为人害。无庸避也。后屯弁泄其事，狐遂徙去。惟二影今尚存焉。此哈密徐守备所说。徐云久拟同屯弁往观。以往返须数日，尚未暇也。

【译文】

哈密的驻军大多在西北的深山中牧马。驻军军官有时去考察放牧情况，途中

常常住在一百姓家。这家主人有时端来瓜果，态度恭谨，时间长了便渐渐熟悉起来。军官发现这儿没有邻居，没有村子，老翁不种庄稼也不种菜，在这空山之中，以什么为生呢？有一天偶然问起，老翁回答不上来，便实说自己是变形的狐狸。军官说，狐狸好接近人，你为什么住在这偏僻之地？狐狸往往聚族而居，你为何又独住这儿？老翁说，修道必须在远离尘世的幽静地方，这样精神才能稳定。如果往来于城市，各种欲望就会增长，难于炼形补气。这就不免媚人采补精气、偷取外丹。害人太多，终会违犯天条。至于往来坟墓之间，则惹人瞩目，容易引来猎人，这尤其不是远祸避害的方式，所以我不能这样。军官喜欢老翁的诚实，也不猜忌、惧怕，便和他结为兄弟。老翁答应了。军官出去小便，沿着墙转着看。老翁笑道：“凡是变形的狐狸屋子也是假的，蜕形的狐狸屋子都是真的。我早已归于人道。这座房子就是我割草砍树亲手盖起来的。你不要怀疑是海市蜃楼。”后来军官又到牧场考察，驻军告诉他，在月光明亮的晚上，石壁上时时显出两个人影，有一丈多高，怀疑是鬼类，因此打算换牧场。军官对老翁说了这事，老翁说：“这就是木石之怪，叫夔罔两。它是由山川的精气混合生成的。开始时它像泡影、露水，时间长了渐渐像烟雾，时间再长一些就凝聚成形了。由于它还是空虚无质的物体，所以只能在月光下才能看见。再过一百多年，它精气足了就有质了。这两个影子我也曾见过，它不害人，不用换牧场。”后来军官泄露了老翁的情况，老翁便迁走了，只有那两个影子如今还在。这是哈密的徐守备讲的。他说早就打算去看，因往返需要许多天，还没有倒出工夫来。

【原文】

乌鲁木齐牧厂，一夕大风雨，马惊逸者数十匹，追寻无迹。七八日后，乃自哈密山中出。知为乌鲁木齐马者，马有火印故也。是地距哈密二十余程，何以不十日即至？知穷谷幽岩，人迹未到之处，别有捷径矣。大学士温公，遣台军数辈，裹粮往探，皆粮尽空返，终不得路。或曰台军惮路远，在近山逗遛旬日，诡云已往。或曰台军惮伐山开路劳，又惮移台般运费，故讳不言。或曰自哈密辟展至迪化，（即乌鲁木齐城名，今因为州名。）人烟相接，村落市廛，邮传馆舍如内地。又沙平如掌。改而山行，则路既险阻，地亦荒凉，事事皆不适，故不愿。或曰道途既减大半，则台军之额，驿马之数，以及一切转运之费，皆应减大半，于官吏颇有损。故阴掣肘。是皆不可知。然七八日得马之事，终不可解。或又为之说曰：失马谴重，司牧者以牢醴祷山神，神驱之故马速出，非别有路也。然神能驱之行，何不驱之返乎。

【译文】

乌鲁木齐牧场在一天晚上遭到大风雨的袭击，马受惊跑了几十匹，去追寻也

没有找到。七八天后,这些马从哈密山中跑出来了。所以知道这些马是乌鲁木齐牧场的,是因为马身上都有火印。从乌鲁木齐到哈密深山,得走二十多天,这些马怎么不到十天便跑来了?可知在穷山深谷、人迹罕至之处,别有一条近路。大学士温公派了几位驻军军士,带着干粮去探查。这些人吃完了干粮,却没有找到近路,毫无所获地回来了。有人说军士怕路远,在近处逗留了几天,谎称已往探。有人说军士怕掘山开路辛苦,又怕搬迁驻地费劲,所以探到了近路也不说。有人说从哈密辟展到迪化,人烟不断,村落、市镇、驿站、馆舍相连,像在内地一样,而且路又极平坦。如果改为山行,则路既艰险,又一路荒凉,什么事都不方便,所以不愿有这条近路。有人说,走近路近了大半,那么军士的名额、驿站马匹的数量以及一切转运费等,都要相应减去大半,这对官员是一个大损失,所以暗中作梗。这些说法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七八天在哈密发现失马的事,终于还是没探出个所以然来。还有人说:“丢了马处罚重,管牧场的备下祭品祭山神。山神来催赶马,所以马很快便出来了,并不是有别的近路。”但是神能催马出山,为什么不催赶它们回来呢?

【原文】

奴子王廷佑之母,言幼时家在卫河侧。一日晨起,闻两岸呼噪声。时水暴涨,疑河决。踉跄出视,则河中一羊头昂出水上,巨如五斗栲栳,急如激箭,顺流向北去。皆曰羊神过。余谓此蛟螭之类,首似羊也。埤雅载龙九似,亦称首似牛云。

【译文】

奴仆王廷佑的母亲说:她小时候,住在卫河边,一天早上,忽听两岸呼噪声。当时,正值雨季,河水猛涨,她以为是河堤决口了,踉踉跄跄跑到外面观看,只见河中心有一个羊头昂然探出水面,大得好象是能装五斗米的竹筐,它如箭一样疾驰,顺流向北而去。人们都说这是羊神路过,我却认为这是蛟螭之类的东西,只不过长着一个羊头罢了。《埤雅》载道:龙有九象。其中就有头像牛头的说法。

【原文】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旬时,宾客满堂。奴子李荣司茶酒,窃沧酒半罍,匿房内。夜归将寝,闻罍中有鼾声。怪而撼之,罍中忽语曰:我醉欲眠尔勿扰。知为狐魅,怒而极撼之,鼾益甚。探手引之,则一人首出罍口,渐巨如斗,渐巨如栲栳。荣批其颊,则掉首一摇,连罍旋转。砰然有声,触瓮而碎,已涓滴不遗矣。荣顿足极骂。闻梁上语曰:长孙无礼,(长孙荣之小名也。)许尔盗不许我盗耶?尔既惜酒,我亦不胜酒。今还尔。据其项而呕。自顶至踵,淋漓殆遍。此与余所记西城狐事相似,而更恶作剧。然小人贪冒,无一事不作奸。稍料理之,未为过也。

【译文】

先曾祖母王太夫人八十大寿那天，宾客满堂。奴仆李荣负责茶酒，偷了半坛子沧州酒，藏在屋里。晚上他回来要睡觉，听见坛子里有鼾声。他疑惑地摇了摇坛子，里面忽然说道：“我醉了要睡觉，不要打扰我。”李荣知道是狐怪，便怒冲冲地使劲晃坛子，里面的鼾声反而更大。他伸手到坛子里往外拉，拉出一个人头。那头渐渐变得像斗那么大，又渐渐地像栲栳那么大。李荣给了这怪物一个大嘴巴，怪物一摇头，连着坛子旋转起来。接着砰然一声，坛子被撞碎了，连一滴酒也没有剩下。李荣跺脚大骂，听见梁上说道：“长孙这么无礼，许你偷不许我偷么？你既然舍不得酒，我也醉得不行，如今还给你吧。”便朝着他的脖子吐起来。吐得李荣从头到脚，一身淋漓。这和我所记叙的西城狐狸的事差不多。而这个狐狸更恶作剧。小人贪婪，没有一件事不要诡计。稍稍修理他们一下，也不过分。

【原文】

外祖父安公，前母安太夫人父也。歿时，家尚盛。诸舅多以金宝殉。或陈之戒，不省。又筑室墓垣外，以数壮夫逻守。柝声铃声，彻夜相答。或曰是树帜招盗也。亦不省。既而果被发。盖盗乘守者昼寝，衣青蓑，斫垣伏草间。故未觉其入。至夜，以椎凿破棺。柝二击则亦二椎，柝三击则亦三椎。故转以铃柝不闻声。伏至天欲晓，铃柝皆息，乃斫垣遁。故未觉其出。一含珠巨如龙眼核，亦裂颔取去。先闻之也。告官，大索未得间。诸舅同梦外祖父曰：吾夙生负此三人财，今取偿，捕亦不获。惟我未尝屠割彼，而横见酷虐，刃脊断我颐，是当受报。吾得直于冥司矣。后月余，获一盗，果取珠者。珠为尸气所蚀，已青黯不值一钱。其二盗灼知姓名，而千金购捕不能得，则梦语不诬矣。

【译文】

外祖父安公，是我前母安太夫人的父亲。他死的时候，家境还很兴盛，几个舅舅主张用金银珠宝作为老人家的殉葬品。有人以美玉被盗的事例进行劝阻，他们不听。安公下葬后，他们在墓墙外盖了几间房，雇了几位壮汉巡逻守护，梆子和铃声彻夜不停。有人说：“这等于是树起旗子招引盗贼。”他们还是不听。后来，坟墓果然被盗了。盗贼是乘守墓人白天闷头大睡的机会，穿着青色的蓑衣，跳过坟墙藏到草丛里的，所以未被发觉。到了夜间，他们先用铁椎挖开坟土，再凿击棺木。打更人在二更天敲两下梆子，他们就凿两下，三更天敲三下梆子，他们就凿三下，巧妙地用梆子声，掩盖了凿棺木的声音。棺材破开以后，他们将里面的珠宝收拾停当，潜伏到天亮，梆子声、铃声都停歇了，他们越墙而出，神不知鬼不觉。安公嘴里含着的一颗龙眼核儿大小的珠子，也被他们割裂面颊取走了。安家得知此事

后，立即报了官，官府派人大肆搜捕，连点线索也没找到。后来，几个舅舅同时梦见了外祖父，外祖父对他们说：“我前世曾欠下那三个人的债，现在他们取走了，就算我偿还了债务，你们不必再抓他们，即便抓也抓不到。只是当初我并未屠割他们，现在他们却残酷地虐待我，割断我的面颊，凭这一点，他们应该受到报应，我要直接去找阎王爷了。”过了一个多月，抓住了一个盗贼，果然是那个割安公面颊、偷去珠子的人。那颗珠子被尸气腐蚀，已青锈斑斑，不值一钱了。官府已经得知另外两个盗贼的姓名，悬赏千金捉拿，但始终没有抓到，可见安公托梦之言是不错的了。

【原文】

门人葛观察正华，吉州人。言其乡有数商，驱骡纲行山间。见樵径上立一道士，青袍棕笠，以碎尾招其中一人曰：尔何姓名。具以对。又问籍何县。曰是尔矣。尔本谪仙，今限满当归紫府，吾是尔本师，故来导尔，尔宜随我行。此人私念平生不能识一字，鲁钝如是，不应为仙人转生。且父母年已高，亦无弃之求仙理。坚谢不往。道士太息。又招众人曰：彼既堕落，当有一人补其位。诸君相遇，即是有缘。有能随我行者乎？千载一遇，不可失也。众亦疑骇无应者。道士磊然去。众至逆旅，以此事告人。或云仙人接引，不去可惜。或云恐或妖物，不去是。有好事者，次日，循樵径探之。甫登一岭，见草间残骸狼藉，乃新被虎食者也。惶遽而返。此道士殆虎伥欤？故无故而致非常之福，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惧也。无故而作非分之想，侥倖者其偶，颠越者其常也。谓此人之鲁钝，正此人之聪明可矣。

【译文】

我的学生葛正华观察御史是吉州人。他说他的老家有几个商人，赶着骡队在山中走，见山上小道上站着一个人道士。他身穿青袍，头戴棕笠，用拂尘招呼其中一个人说：“你姓什么叫什么？”那人回答了。道士又问原籍是哪个县？接着又说就是你了，你本来是被贬下凡的仙人，如今期限已满，你该回紫府宫了。我是你的本师，所以来引导你，你跟我走。这人暗想，这一辈子大字不识一个，蠢笨到这步天地，不应当是仙人转世。况且父母年纪已高，也没有丢下他们去求仙的道理。于是谢绝不去。道士叹息，对大家说：“他既然自甘堕落，应当有一个人顶替他。诸位与我相遇就是有缘，有跟我走的么？千载难遇的机会不会失去呵。”大家又疑又怕，没有答应。道士不高兴地走了。到了旅舍把这事告诉了别人。有人说仙人来迎接不去可惜。有人说可能是妖物，不去是好事。第二天沿着山道查看，刚登上一道岭，只见草中残骸狼藉，是刚被虎吃剩的。于是人们惊慌地跑回来了。这道士莫非是虎伥？所以无缘无故地得到不同一般的福分，是贪婪者所欢喜的，却是

明智者所惧怕的。无缘无故地产生非分之想，侥幸成功是偶然的，而失败却是常见的。这人的蠢笨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不是这样吗？

【原文】

魂与魄交而成梦，究不能明其所以然。先兄晴湖尝咏高唐神女事曰：他人梦见我，我固不得知。我梦见他人，人又乌知之。孺王自幻想，神女宁幽期。如何巫山上，云雨今犹疑。足为瑶姬雪谤。然实有见人之梦者。奴子李星，尝月夜村外纳凉。遥见邻家少妇，掩映枣林间。以为守圃防盗，恐其翁姑及夫或同在，不敢呼与语。俄见其循塍西行半里许，入秫丛中。疑其有所期会，益不敢近，仅远望之。俄见穿秫丛出行数步，阻水而返。痴立良久，又循水北行百余步，阻泥泞又返。折而东北入豆田，诘屈行，颠蹶者再。知其迷路，乃遥呼曰：几嫂深夜往何处，迤北更无路，且陷淖中矣。妇回头应曰：我不能出，几郎可领我还。急赴之，已无睹矣。知为遇鬼，心惊骨栗，狂奔归家。乃见妇与其母，坐门外墙下。言适纺倦睡去，梦至林野中，迷不能出。闻几郎在后唤，我乃霍然醒。与星所见，一一相符。盖疲矜之极，神不守舍。真阳飞越，遂至离魂。魄与形离，是即鬼类。与神识起灭，自生幻象者不同。故人或得而见之。独孤生之梦游，正此类耳。

【译文】

魂和魄相互交合便成为梦。但这说法还是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来。先兄晴湖曾作诗咏高唐神女的事，诗道：“别人梦见我，我自然不知道；我梦见别人，别人又怎能知道？那软弱的楚王不过是幻想，神女怎能和他幽会？说什么在巫山云上神女行云布雨，至今还是值得怀疑。”这足以瑶姬平反昭雪了。不过倒真有人见过别人的梦。奴仆李星，月夜在村外纳凉，远远地望见邻居少妇在枣林里忽隐忽现。李星以为她在看守园子防小偷，恐怕她的公公、丈夫都在，所以不敢和她打招呼。继而见她沿着塍台往西走了半里左右，进入高粱丛中。李星怀疑她有幽会，更不敢靠近了，只是远远地望着。不一会儿，又看见她穿过高粱地出来走了几步，遇到水又返了回来。她呆立了好久，又沿着河水往北走了一百多步，因道路泥泞又返了回来。之后折向东北进入豆地。她艰难地走着，跌倒了两次。李星知道她迷了路，便在远处呼喊道：“嫂子深夜往哪儿去，往北去更没有路，要陷进泥潭中了。”少妇回头说：“我出不来了，兄弟来领我回去。”李星急忙奔过去，少妇却不见了。他知道遇见了鬼，心惊肉跳，狂奔回家。却看见少妇和她母亲坐在门外墙下，说刚才纺线困倦睡去，梦见到了树林田野中，迷路出不来，听见某某兄弟在身后唤我，才一下醒了过来。这和李星所见到的——相符。她可能是过于疲劳，神不守舍，真阳飞跃出去，以至离了魂。魄与形体相离，这就是鬼一类的了。这与神思中生

生灭灭的幻象不同，所以人有时还能看见。独孤生所遇见的梦游，正属于此类。

【原文】

里媪遇饭食凝滞者，即以其物烧灰存性，调水服之。余初斥其妄，然亦往往验。审思其故，此皆油腻凝滞者也。盖油腻先凝，物稍过多，则遇之必滞。凡药物入胃，必凑其同气。故某物之灰，能自到某物凝滞处。凡油腻得灰即解散，故灰到其处，滞者自行，犹之以灰浣垢而已。若脾弱之凝滞，胃满之凝滞，气郁之凝滞，血瘀痰结之凝滞，则非灰所能除矣。

【译文】

村里有个老太太，遇上积了食的，积的是什么食使用什么烧灰调养，把灰用水和了服用。我开始认为这方法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却常常有效。经仔细琢磨，才领悟到见效的都是因油腻而积食的。油腻凝住了，吃得稍多一些，遇到凝住的油腻，必然积食。药物进入胃中，必定接近与它性质相同的食物，所以某种东西的灰，能自动到某种食物的滞积处。油腻见了灰便消散，所以灰到了积食的地方，就会自行复元通畅；这就像用灰擦洗污垢一样。如果是脾弱的凝滞、胃满的凝滞、气郁的凝滞、血郁痰结的凝滞，就不是灰所能治的了。

【原文】

安州陈大宗伯，宅在孙公园，（其后废墟，即孙退谷之别业。）后有楼贮杂物。云有狐居，然不甚露形声也。一日，闻似相诟谇，忽乱掷牙牌于楼下，昂昂如电。数之得三十一扇，惟阙二四一扇耳。二四么二，牌家谓之至尊，（以合为九数故也。）得者为大捷。疑其争此二扇，怒而抛弃欤？余儿时曾亲见之。杜工部大呼五白韩昌黎博塞争财，李习之作五木经，杨大年喜叶子戏。偶然寄兴，借此消闲，名士风流，往往不免。乃至元邱校尉亦复沿波。余性迂疏，终以为非雅戏也。

【译文】

安州陈公做过礼部尚书，他的住宅在孙公园。（它的后面有一片废墟，就是原来孙退谷的别墅。）宅后有一间楼房贮藏杂物，据说有狐狸住在里面，然而不大显露形体和声音。一天，听到它们好像在争吵，忽然向楼下乱扔牙牌，叮当作响，好像下冰雹一样。家人捡起一数，共有三十一张，只缺一张“二四”。“二四”和“么”，打牌的人称为“至尊”，（因它们合成“九”的缘故。）得到的人就可大赢。怀疑狐狸们就是为了争这两张牌，才发怒把牙牌扔下楼的。我小的时候，曾亲眼看到这事。杜甫曾大叫“五白”，韩愈曾参加六博和格五之类的赌博来赢钱财，李 写过《五木经》，杨亿喜欢叶子格之类的赌博游戏。偶然以此寄托兴致，消遣闲暇时光，作为名士风流潇洒的一种表现，古今名人往往不免喜欢这类东西，以至狐狸也跟着

染上了这种嗜好。不过我天性迂腐,总还是认为这不是一种高雅的游戏。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

姑妄听之二

【原文】

天下事情，理而已，然情理有时而互妨。里有姑虐其养媳者，惨酷无人理，遁归母家，母怜而匿别所，诡云未见。因涉讼，姑以朱老与比邻，当见其来往，引为证。朱私念言女已归，则驱人就死；言女未归，则助人离婚。疑不能决，乞签于神。举筒屡摇签不出。奋力再摇，签乃全出。是神亦不能决也。辛彤甫先生闻之曰：“神殊愤愤！十岁幼女，而日日加炮烙，恩义绝矣。听其逃死不为过。”

【译文】

天下之事，情理为上，但依情理行事，也有行不通的时候。我们村有一个当婆婆的，总是虐待她家的童养媳，手段可谓惨无人道。童养媳受不了，偷偷跑回了娘家。娘家妈可怜女儿，就把她藏了起来。婆家来人找，娘家人谎称没见过，于是婆家告了官，两家打起了官司。有个姓朱的老头儿与童养媳的娘家是邻居，那个当婆婆的认定他知道真情，想请他出庭作证。朱老头私下琢磨：把童养媳回娘家的事说出来，等于置人于死地；如果谎称她没回来，又等于助人离婚。他犹豫不决，就去向神明求签。他举着签筒摇了半天，一根也没甩出来。用力再摇，所有的签全甩了出来。看来，神明对此事也难于决断。辛彤甫先生听到此事后说：“这神也太昏愤了！一个十岁的幼女，终日酷刑折磨，与婆家的恩情早就断了。即便放她逃走，又有什么错呢？还用得着这样举棋不定？”

【原文】

戈孝廉仲坊，丁酉乡试，后梦至一处，见屏上书绝句数首。醒而记其两句曰：知是蓬莱第一仙，因何清浅几多年。壬子春，在河间见景州李生，偶话其事。李骇曰：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题梅花作也，句殊不工，不知何以入君梦。前无因缘，后无征验。周官六梦竟何所属乎。

【译文】

举人戈仲坊在乾隆四十二年参加乡试，梦中到了一处，见屏风上题写了几首绝句。醒来还记得其中两句：“知是蓬莱第一仙，因何清浅几多年。”乾隆五十七年

春天，他在河间遇见景州人李某，偶然说起这事。李某惊道：“这是近人给我族弟家的屏风上题写的咏梅诗，句子很不佳，不知为什么入了你的梦？”前生没有因缘，后来也没有应验，不知这个梦属于六种梦中的哪一种？

【原文】

新齐谐（即子不语之改名。）载雄鸡卵事，今乃知竟实有之。其大如指顶，形似闽中落花生，不能正圆，外有斑点。向日映之，其中深红如琥珀。以点目眚甚效。德少司空成、汪副宪承霈，皆尝以是物合药。然不易得，一枚可以值十金。阿少司农迪斯曰：是虽罕睹，实亦人力所为。以肥壮雄鸡闭笼中，纵群雌绕笼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气抟结，自能成卵。此亦理所宜然。然鸡秉巽风之气，故食之发疮毒。其卵以盛阳不泄，郁积而成，自必蕴热。不知何以反明目。又本草之所不载，医经之所未言，何以知其能明目。此则莫明其故矣。汪副宪曰：有以蛇卵售欺者，但映日不红，即为伪托。亦不可不知也。

【译文】

《新齐谐》中载关于公鸡蛋的事，如今才知道竟实有其事。这种蛋有手指肚那么大，样子像是福建的花生米，不是正圆的，上面有斑点。把它对着太阳看，蛋中是深红的琥珀色。用来点眼治翳障极有效。工部侍郎空成、右都御使汪承霈，都曾用公鸡蛋配药。但它不容易弄到；一个蛋价达十两银子。户部侍郎阿迪斯说：“这种蛋虽然罕见，但也是人力造成的。把肥壮的公鸡关在笼子里，笼外放一群母鸡，使它们能够相近但不能相交。时间一长，公鸡的精气聚结，便生成鸡蛋。这从道理上也讲得通。不过鸡秉承巽、风的气息，所以吃不好要发毒疮。公鸡蛋是因为盛阳得不到发泄郁积而成的，自然应该是大热之物，不知为什么反而能明目。而且《本草纲目》中没有这种记载，医家经典中也没有论及，怎么能知道它能明目？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汪承霈说：“有人用蛇卵假冒公鸡蛋卖。如果对着太阳照蛋不红，就是假冒品。”这是不能不知道的。

【原文】

沈媪言里有赵三者，与母俱佣于郭氏。母歿后年余，一夕，似梦非梦，闻母语曰：明日大雪，墙头当冻死一鸡。主人必与尔，尔慎勿食。我尝盗主人三百钱，冥司判为鸡以偿。今生卵足数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赵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覆穷诘，始吐其实。此数年内事也。然则世之供车骑受癯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辈之狡黠攘窃者，亦必有后果焉，人不思耳。

【译文】

沈老太说：村里有个赵三，与母亲一起在郭家做工。母亲死了一年多后的一

个晚上，赵三躺在床上，像做梦又不像做梦，听见母亲说：“明天下大雪，院墙外会冻死一只鸡，东家肯定会送给你，你千万别吃。我曾偷过主人三百文钱，阴间官府判我变鸡还债。现在生的蛋已经够卖三百文钱，我将离开这里了。”第二天，果然一切都像她所说的。赵三不肯吃那只鸡，哭着将它埋掉。主人反复追问，赵三才说实话。这是近几年的事。由此看来，世界上供人骑和拉车的马牛，供人吃受屠宰烹煮的鸡猪等，前一辈子必定欠了这些人的债，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这些奴仆狡猾偷窃，下辈子也必遭报应，只是他们没有好好想想而已。

【原文】

余十一二岁时，闻从叔灿若公言，里有齐某者，以罪戍黑龙江，歿数年矣。其子稍长。欲归其骨，而贫不能往，恒蹙然如抱深忧。一日，偶得豆数升，乃屑以为末，水抟成丸，衣以赭土，诈为卖药者以往。姑以给取数文钱供口食耳。乃沿途买其药者，虽危症亦立愈。转相告语，颇得善价。竟藉是达戍所。得父骨，以筐负归。归途于窝集遇三盗。急弃其资斧，负筐奔。盗追及，开筐见骨，怪问其故。涕泣陈述。共悯而释之，转赠以金。方拜谢间，一盗忽擲硃大恟曰：此人孱弱如是，尚数千里外求父骨。我堂堂丈夫，自命豪杰，顾及不能耶？诸君好住，吾今往肃州矣。语讫，挥手西行。其徒呼使别妻子，终不反顾。盖所感者深矣。惜人往风微，无传于世。余作滦阳消夏录诸书，亦竟忘之。癸丑三月三日，宿海淀直庐，偶然忆及。因录以补志乘之遗。傥亦潜德未彰，幽灵不泯，有以默启余衷乎。

【译文】

我十一、二岁时，听从叔灿若公说：老家有个姓齐的人，因犯了罪，被罚往黑龙江戍守边关，已经死在那里几年了。他的儿子长大后，想把父亲的遗骨迁回老家，可家境贫寒，不能如愿，为此，他终日忧愁不已。一天，他偶然得到了几升豆子，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把豆子研成细末，用水抟成丸，外面挂了一层赭石色，看上去像是药丸。然后，他带着假药丸，谎称卖药的奔赴黑龙江，一路上，就靠骗几文钱糊口。可也怪了，沿途凡吃了他的药的，即便是重病也会立即痊愈。于是人们争相转告，使他的药卖出了好价，终于，他靠着卖药的钱到达了戍地，找到了父亲的遗骨，用一个匣子装好，然后背着匣子踏上归程。归途中，他在丛林里碰上了三个强盗，慌忙之中，丢弃了钱财，只背着骨匣奔跑。强盗以为匣子里装有宝物，就追上去抓住了他。等打开匣子见到骨骸，感到十分奇怪，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哭着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强盗听后，深受感动，不仅退回他的财物，还赠了他一些银钱。他急忙拜谢。忽然，一个强盗顿足大哭道：“这人如此孱弱，尚能历尽艰辛，到千里之外寻找父亲的遗骨。我这个堂堂男子汉，自命英雄豪杰，反而

做不到哇！诸位保重，我也要到甘肃去收父亲的遗骨了。”说完，他挥了挥手，奔西方而去。他的同伙呼喊他，请他回家与妻子告别，他连头也没回，这是被齐某之子的行为深深感动的结果呵。可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齐某之子的义行未能流传开来。我曾作《滦阳消夏录》诸书，也忘掉收录了。癸丑年三月三日，我住在海淀直庐，偶然想起了这件事，便记录下来，以补充地方志记载中的遗漏。倘若这些好人的美德虽未昭明，但幽灵却没有泯灭，他们也会默默理解我的心意的。

【原文】

李蟠木言其乡有灌园叟，年六十余矣。与客作数人同屋寝，忽闻其哑哑作颤声，又呢呢作媚语，呼之不应。一夕，灯未尽，见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问之亦不言。既而白昼或忽趋僻处，或无故闭门。怪而覘之，辄有瓦石飞击。人方知其为魅所据。久之不能自讳，言初见一少年至园中，似曾相识，而不能记忆。邀之坐，问所自来。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与我为密友。后忽藉胥魁势，豪夺我田。我诉官，反遭笞。郁结以死，盍于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末，当以欢喜解冤，判君为我妇二十年。不意我以业重，遽堕狐身，尚有四年未了。比我炼形成道，君以再入轮回，转生今世。前因虽昧，旧债难消。夙命牵缠，遇于此地。业缘凑合，不能待君再堕女身，便乞相偿，完此因果。我方骇怪，彼遽嘘我以气。惘惘然如醉如梦，已受其污。自是日必一两至。去后亦自悔恨，然来时又帖然意肯，竟自忘为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闻狎昵声，渐闻呻吟声，渐闻悄悄乞缓声，渐闻切切求免声，至鸡鸣后，乃然失声。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笞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后葺治草屋，见梁上皆白粉所画圈，十圈为一行。数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数。乃知为所记淫筹。计其来去，不满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悦其色，摄其精耳。鸡皮鹤发，有何色之可悦？有何精之可摄？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讲分桃之好逆来顺受，亦太不情。其为身异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针，亦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虚语。然则怨毒纠结，变端百出，至三生之后而未已。其亦慎勿造因哉。

【译文】

据李蟠木说，他家乡有个管菜园子的老头，六十多岁了，和几个帮工住在一个屋里。一天帮工忽然听见他哑哑地大叫，一会儿又呢喃地说悄悄话，叫也不应。一天晚上，灯还没熄，人们见他在被窝里蠕蠕地动，好像是在相交，问他也不回答。此后在白天，他有时忽然跑到僻静处，或者无缘无故地关着门。帮工们感到奇怪，偷偷地观察，则有瓦块石头飞来。这才知道他被鬼怪迷住了。时间一长，他

自己也保不住秘密了。他说开始看见一个少年来到园子里，好像认识，但记不起来了。请他进来坐，问他来干什么。少年说：“你在四世前和我是密友，后来你忽然借助官豪的势力，强抢我的地。我告了官，反被打了一顿，因此忧郁而死。告到冥官，他说两人开始交情深厚，也该有个善终，还是用欢喜的方式来解这个冤仇，便判你当我的妻子二十年。不料因我罪孽深重，投生为狐狸。你我还有四年的缘分没了。等我炼形得道，你已死去进入轮回，投生为今世。前因虽然茫茫，旧债不能勾销，夙命把你我牵缠在一起，相见于此。因缘凑合，我不能再等你投生为女人，请你现在就偿了旧债，了结这个因果。”我正惊异，他向我吹了一口气，我惘惘然如醉如梦，被他奸污了。从此他每天来一两次。那少年走后，我也悔恨，可那少年一来，我又服服贴贴地，竟忘了自己是个老头，不知是什么原因。一天夜里，帮工们开始听见狎昵声，渐渐地听见呻吟声，渐渐地听见请求慢一点儿，渐渐地又听见恳切的求饶声。鸡叫时，老头又失声叫唤起来。突然梁上有人大笑道：“已够抵偿我那三十大板了。”从此少年不再来。后来要修房，见梁上有白粉画的圈，一数，一共是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的天数。才知道是那少年淫侮老头的次数。可那少年来往的天数不满四年，大概他是把一次抵作一天了。有人说，这狐狸要媚这个老头，故意编出这一套。但狐狸媚人一是贪图美色，二是采补精气。这么个鸡皮鹤发的老头有什么美色？有什么精气可采补？可见不是贪图美色。况且在拄拐杖的年纪，还有什么男色？对别人的污辱逆来顺受，也不近情理。也许他虽然是个老头，但仍是女性，夙缘没有泯灭，自然会投身那个少年，像是磁石吸铁，这是很明显的。也许狐狸说的不是谎话。可见怨仇纠结，变化万端，一直到三世之后还没了结。世人应当谨慎小心，不要造孽。

【原文】

文水李秀升，言其乡有少年山行，遇少妇独骑一驴。红裙蓝帔，貌颇娴雅，屡以目侧睨。少年故谨厚，虑或招嫌，恒在其后数十步，挽首未尝一视。至林谷深处，妇忽按辔不行。待其追及，语之曰：君秉心端正，大不易得，我不欲害君。此非往某处路，君误随行。可于某树下绕向某方，斜行三四里，即得路矣。语讫，自驴背一跃，直上木杪。其身渐渐长丈余。俄风起叶飞，瞥然已逝。再视其驴，乃一狐也。少年悸几失魂。殆飞天野义之类欤？使稍与狎昵，不知作何变怪矣。

【译文】

文水县的李秀升说，他的乡里有个少年在山里走，遇见一个少妇独自骑着驴。她穿着红裙子、披着蓝披肩，容貌很娴雅，老是斜眼瞅他。这少年性情谨慎敦厚，怕招惹是非，便在她身后离开几十步远，低着头一眼也不看少妇。走到林中深

处，少妇忽然停驴不走了。等这少年跟上来，对他说：“你居心端正，真是难得，我不想害你。这不是往某某处去的路，你跟我身后走错了路。在某棵树下绕向某某方向，斜着走三四里，就找到路了。”说完，少妇在驴背上一跃，直上树梢，她的身子渐渐高到一丈多。不一会儿，风起叶飞，转眼不见了。再看那头驴，却是一只狐狸。少年吓得差点丢了魂。莫非这是飞天野叉之类？假如和她亲近亲近，不知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原文】

癸丑会试，陕西一举子，于号舍遇鬼，骤发狂疾。众掖出归寓，鬼亦随出。自以首触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随至。卒以刃自刺死。未死间，手书片纸付其友。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字。虽不知所为何事，其为冤报则凿凿矣。

【译文】

癸丑年会试时，陕西的一位举人在考试的号舍里碰到了鬼，突然发狂。大家把他扶出，回到住处，那鬼也跟了出来。举人自己用头撞墙壁，头皮和头骨都撞破了。于是躲到外城，那鬼又跟到外城，结果举人用刀自杀而死。还没死时，他写了一张纸条给友人，上面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八个字。虽然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事，但这属冤孽报应，则是肯定无疑的。

【原文】

南皮郝子明，言有士人读书僧寺，偶便旋于空院，忽有飞瓦击其背。俄闻屋中语曰：汝辈能见人，人则不能见汝辈。不自引避，反嗔人耶？方骇愕间，屋内又语曰：小婢无礼，当即笞之，先生勿介意。然空屋多我辈所居，先生凡遇此等处，宜面墙便旋，勿对门窗。则两无触忤矣。此狐可谓能克己。余尝谓僮仆吏役，与人争角而不胜，其长恒引以为辱。世态类然。夫天下至可耻者，莫过于悖理。不问理之曲直，而务求我所隶属人不能犯以为荣，果足为荣也耶？昔有属官私其胥魁，百计袒护。余戏语之曰：吾侪身后，当各有碑志一篇。使盖棺论定，撰文者奋笔书曰：公秉正不阿，于所属吏役，犯法者一无假借。人必以为荣。谅君亦以为荣也。又或奋笔书曰：公平生喜庇吏役，虽受赇徂法，亦一一曲为讳匿。人必以为辱。谅君亦以为辱也。何此时乃以辱为荣，以荣为辱耶？先师董文恪曰：凡事不可载入行状，即断断不可为。斯言谅矣。

【译文】

南皮郝子明说：有位士人借住在一座寺庙里读书。一次，他刚在一个空院里解完手，忽然被一块飞来的瓦片击中后背。过了一会儿，只听空屋里有人说：“你们能看见人，人不能看见你们。不知道自己回避，反倒嗔怪人家，有道理吗？”士人

正在惊骇时，忽又听屋里的人说：“这些丫环无礼，我马上去惩罚她们，请先生不要介意。但是，这些空屋子是我们的住所，先生以后再到这里，请脸冲着墙小便，不要对着门窗，这样，就不会发生冲突了。”这位狐仙可以说是很能自我克制了。我想，有的人家因为僮仆吏役与人争斗败下阵来，主人总是引以为辱，世情一向如此。但我却以为，天下最可耻的，莫过于违悖情理。不问是非曲直，只求自己的下属不败于人，还要以此为荣，果然值得引以为荣吗？过去，我手下曾有位属官，千方百计袒护他的胥吏头目。我开着玩笑对他说：“我们这些人死后，当各有一篇碑志，以便盖棺论定，如果撰文者奋笔疾书道：‘公秉正不阿，于所属吏役，犯法者一无假借。’人们必定以此为荣，估计您也会以此为荣的。如果撰文者奋笔疾书道：‘公平生喜庇吏役，虽受赇徂法，亦一一曲为讳匿。’人们一定会以此为耻，您也会以此为耻的。那么，您现在为什么以耻为荣，以荣为耻呢。”先师董文恪曾说：“凡不能载入个人简历的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这话诚然可信啊。

【原文】

侍鸞川言，（侍氏未详所出，疑本侍其氏。明洪武中，凡复姓皆令去一字，因为侍氏也。）有贾于淮上者，偶行曲巷，见一女姿色明艳殆类天人。私访其近邻曰：新来未匝月。只老母携婢数人同居，未知为何许人也。贾因赂媒媼觐之。其母言杭州金姓，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不幸子遭疾，卒于舟。二仆又乘隙窃赀逃。孤姪，惧遭强暴，不得已税屋权住此，待亲属来迎，尚未知其肯来否。语讫，泣下。媒舔以既无所归，又无地主，将来作何究竟。有女如是，何不于此地求佳婿，暮年亦有所依。母言甚善，我亦不求多聘币，但弱女娇养久，亦不欲草草。有能制衣饰奁具，约值千金者，我即许之。所办仍是渠家物，我惟至彼一阅视，不取纤芥归也。媒以告贾，贾私计良得。旬日内，趣办金珠锦绣，殫极华美。一切器用，亦事事精好。先亲迎一日，邀母来观。意甚惬足。次日，箫鼓至门，乃坚闭不启。候至数刻，呼亦不应。询问邻舍，又未见其移居。不得已叩墙入视，则阒无一人。遍索诸室，惟破床堆髑髅数具，乃知其非人。回视家中，一物不失。然无所用之，重鸞仅能得半价，懊丧不出者数月。意莫测此魅何所取。或曰魅本无意惑贾。贾妄生窥伺，反往觐魅。魅故因而戏弄之。是于理当然。或又曰贾富而慳，心计可以析秋毫，犯鬼神之忌，故魅以美色颠倒之。是亦理所宜有也。

【译文】

据侍鸞川说，有个商人在淮河做生意，偶然在小胡同里见一个女子，姿色艳丽似天仙。他悄悄向她的近邻打听，邻居说她刚来不到一个月，只和老母带着几个婢女同住，不知是什么人。商人便贿赂媒婆去打听消息。女子的母亲说是杭州

人，姓金，和一子一女来投奔女婿。儿子不幸得病死在船上，两个仆人乘机偷了财物跑了。母女孤苦零丁，租了这座房子暂住，等亲戚来迎，还不知肯不肯来。”说完便抹眼泪，媒婆劝她，既然无处投奔，家中又无男人，将来怎么办呢？有这么漂亮的女儿，何不在这儿找个女婿，也有个依靠。老太太说这样也好，也不要许多聘礼，但这个女儿娇贵惯了，也不想草草了事。能出一千两银子，我就答应。以后这些东西还是他家的，我不带一根草回来。媒婆告诉了商人，商人置办了金银珠宝首饰、锦绣衣服，务求华美，一切器具也样样精致。迎亲的前一天，他请岳母来看看，岳母很满意。第二天，敲锣打鼓地迎到门前，门却关得死死的。等了好久，叫也没人应声。询问邻居，说没看见她们搬家。翻墙而入，却不见一人。各屋都找了，只发现破床上堆着几具骷髅，这才知道这一家不是人类。商人回到新家，一件东西不少，但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处，转卖只能卖半价。他懊丧得好几个月没出门，最后仍不知这魅怪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魅怪本来没打算迷惑商人，商人自生妄念，反去迷惑魅怪，魅怪才耍弄他。这话说得在理。又有人说，商人富有但吝啬，有心计，这犯了鬼神的忌，所以用女色来惩罚他。这话也在理。

【原文】

宣室志载陇西李生，左乳患痈。一日痈溃，有雉自乳飞出，不知所之。闻奇录载崔尧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剖之，有黄雀鸣噪而去。其事皆不可以理解。札阁学郎阿亲见其亲串家小婢，项上生疮。疮中出一白蝙蝠。知唐人记二事非虚。岂但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哉。

【译文】

《宣室志》一书记载：陇西有个李生，左乳上生一个肿瘤，一天肿瘤穿孔，有小野鸡从乳中飞出，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闻奇录》又记载：崔尧封的外甥李言吉左眼上长瘤子，剖开时有黄雀鸣叫着飞走。这种事都不可能用道理解释。内阁学士札郎阿亲眼见到他亲戚家有个小婢女，脖子上生疮，疮中出来一只白蝙蝠。由此可知唐代人记载的上述两件事不假。世上难以用道理解释的事本来就不少，难道仅仅是人世之外的东西我们弄不清楚，只好知道有那么回事而不去讨论吗？

【原文】

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画醉钟馗图，余题以二绝句曰：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多新样，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终南进士亦壶觞。太平时节无妖疢，任尔闲游到醉乡。画者题者，均弄笔狡狴而已。一日，午睡初醒，听窗外婢媪悄语说鬼。有王媪家在西山，言曾月夕守瓜田，遥见双灯自林外冉冉来，人语嘈杂，乃一大鬼醉欲倒，诸小鬼掖之踉跄行，安知非醉钟馗乎？天

地之大，无所不有。随意画一人，往往遇一人与之肖。随意命一名，往往有一人与之同。无心暗合，是即化工之自然也。

【译文】

宗丞曹慕堂有一幅乩仙画的《醉钟馗图》，我在上面题了两首绝句道：“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多新样，又道先生是酒徒。”“午日家家蒲酒香，终南进士亦壶觞；太平时节无妖厉，任尔闲游到醉乡。”其实，不论是画画者还是题诗者，都是在做笔墨游戏。有一天，我午睡初醒，听见丫环老妈子在窗外谈论鬼：西山上，有个姓王的老婆子，据她说，她曾在一个月明之夜看守瓜园，远远地，看见有两盏灯从林子外冉冉而来，紧接着，又听到嘈杂的人声渐渐离近，原来是个大块头的鬼喝醉了，站立不稳，一群小鬼扶着他踉跄而行。说不定他还是醉钟馗呢？天地之大，无所不有。有时随意画一幅人像，往往可以找出一个与画像酷似的人来；随意取一个名字，也往往有人恰巧就叫这个名字。无意中的巧合，正是大自然造化的神秘之处啊。

【原文】

相传魏环极先生尝读书山寺，凡笔墨几榻之类，不待拂拭，自然无尘。初不意为，后稍稍怪之。一日晚归，门尚未启，闻室中蟋蟀有声；从隙窃覩，见一人方整饬书案。骤入掩之，其人警穿后窗去。急呼令近，其人遂拱立窗外，意甚恭谨。问：汝何怪？髻折对曰：某狐之习儒者也。以公正人，不敢近，然私敬公，故日日窃执仆隶役。幸公勿讶。先生隔窗与语，甚有理致。自是虽不敢入室，然遇先生不甚避，先生亦时时与言。一日，偶问：汝视我能作圣贤乎？曰：公所讲者道学，与圣贤各一事也。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其用意已稍别。圣贤之于人，有是非心，无彼我心；有诱导心，无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户，不能不争。既已相争，不能不巧诋以求胜。以是意见，生种种作用，遂不尽可令孔孟见矣。公刚大之气，正直之情，实可质鬼神而不愧，所以敬公者在此。公率其本性，为圣为贤亦在此。若公所讲，则固各自一事，非下愚之所知也。公默然遣之。后以语门人曰：是盖因明季党祸，有激而言，非笃论也。然其抉摘情伪，固可警世之讲学者。

【译文】

传说魏环极先生曾在山寺中读书，凡是笔墨几榻之类，不用擦拭，便自然没有灰尘。开始时他不以为意，后来才感到有些奇怪。一天晚上回来，门还没有开，却听见屋里 有声。他从门缝往里看，发现一个人正在整理书桌，他突然冲进去，那人倏然穿窗而出。魏环极急忙叫他回来，那人便拱手站在窗外，表情极恭

谨。魏问：“你是什么怪？”那人弯腰回答：“我是学习儒教的狐狸。因为你是正人君子，不敢靠近你，但是心中敬重你，所以天天偷着给你做仆人应该做的事，请不要吃惊。”魏隔着窗户和他说话，对方谈吐很有学问。有一天，魏偶然问：“你看我能当圣贤么？”狐狸说：“你讲习的是道学，和儒家圣贤是两回事。圣贤的依据是中庸，以实心实意来激励实际行为，以真实的学问来求得实际运用。道学则讲求精微，首先重视理、气，其次才讲人伦道德。重视性命，轻视事业和功绩。其宗旨，已和圣贤之道有些不同了。圣贤对于人，有是非心，没有彼此之心；有诱导心，没有苛刻心。道学则各立门派，因此就不能不相争。既然已经相争，不能不相互诋毁以压倒对方。由此种种，造成种种后果，于是有许多东西就见不得孔孟了。先生的刚大之气、正直之性，可以面对鬼神而无愧，我敬重你的原因就在这儿。先生言行正大出自本性，这也是当圣贤的条件。至于先生所讲习的学说，则是另外一回事，我这个下愚就说不好了。”魏环极默默地打发狐狸走了。后来他和门生讲起这事，说：因为有明代的党祸，狐狸有所感触才说了这番话。这个评论并不确切。然而他剔出虚假之处，自然是对道学家敲了警钟。

【原文】

沧州南一寺临河干，山门圯于河，二石兽并沉焉。阅十余岁，僧募金重修，求二石兽于水中，竟不可得。以为顺流下矣，棹数小舟，曳铁钁，寻十余里无迹。一讲学家设帐寺中，闻之笑曰：尔辈不能究物理。是非木柿，岂能为暴涨携之去？乃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湮于沙上，渐沉渐深耳。沿河求之，不亦颠乎？众服为确论。一老河兵闻之，又笑曰：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求之下流，固颠；求之地中，不更颠乎？如其言，果得于数里外。然则天下之事，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多矣，可据理臆断欤！

【译文】

沧州南有座临河的寺庙，山门倒塌，两个石兽也沉入水中。过了十多年，和尚募捐重修寺庙，到水里找两个石兽，却没有找到。和尚以为石兽被水冲下去了，便驾着几条小船，拖着铁钁在水中寻找，找出十多里仍没有踪迹。有一个道学家在寺里讲学，听了后笑道：“你们不懂其中的道理。石兽不是木屑，怎能被河水冲走？石头又硬又重，沙土松浮。石兽压在沙土上，会越沉越深。你们沿河去找，不是颠倒了么？”大家认为他说的有理。一个护河的老兵听了，又笑道：“凡河里的石头，应当到上游去找，因为石头又硬又沉，沙土松浮，水冲不动石头，它的反作用力，

把石头下迎水那一面的沙土冲出坑来,越冲越深。沙坑有石头的一半大小时,石头必定翻倒在沙坑中。水再冲,石头又翻倒,如此翻倒不已,石头便逆流而上了。到下游找,当然不对,到地下找,更错了。按老兵的话到上游找,果然在几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天下之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多了。怎能根据一理臆断呢?

【原文】

交河及友声,言有农家子,颇轻佻。路逢邻村一妇,砲目睨视。方微笑挑之,适有 者同行,遂各散去。阅日,又遇诸途。妇骑一乌碣牛,似相顾盼。农家子大喜,随之。时霖雨之后,野水纵横。牛行沮洳中,甚速。沾体濡足,颠蹶(音致。噉也。)者屡。比至其门,气殆不属。及妇下牛,觉形忽不类。谛视之,乃一老翁。恍惚惊疑,有如梦寐。翁讶其痴立,问到此何为。无可置词,诡以迷路对,踉跄而归。次日,门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余。大书其上曰:私窥贞妇,罚行泥泞十里。乃知为魅所戏也。邻里怪问,不能自掩,为其父 几殆。自是愧悔,竟以改行。此魅虽恶作剧,即谓之善知识可矣。友声又言一人见狐睡树下,以片瓦掷之。不中。瓦碎有声,狐惊跃去。归甫入门,突见其妇缢树上。大骇,呼救。其妇狂奔而出,树上缢者已不见。但闻檐际大笑曰:亦还汝一惊。此亦足为挑达者戒也。

【译文】

交河的及友声说:有个农家之子,颇为轻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邻村的一位女子,就站下来傻呆呆地盯着人家,嘻皮笑脸地打算上前挑逗。正巧,有几位到田间送饭的人约那女子一同回家,他也只好作罢。过了几天,他又在途中与那女子相遇。那女子骑在一头小母牛背上,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他,目光中流露出丝丝情意。农家子惊喜万分,急忙尾随而行。当时,正值霖雨之后,地面泥水横流,道路沮洳难行,可小母牛却行走如飞。农家子紧紧跟随,一路坎坷绊绊,频频跌跤,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水。好不容易到了那女子的家门外,他累得几乎快要断气儿了。等到女子从牛背上下来,农家子忽然觉得她模样有些不对劲儿;仔细一看,原来是个老头子。他惊疑不定,恍恍惚惚仿佛是在梦中。那老头子见他在一旁呆立,奇怪地问:“你是什么人,到此有何贵干?”他无言以对,只好诡称迷了路,然后,慌忙转身,踉踉跄跄逃回了家。第二天,他家门前的一棵老柳树,被削去了三尺多长的一块树皮,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着几个大字道:“私窥贞妇,罚行泥泞十里。”他这才知道,自己是被鬼魅戏弄了。邻居们对此事感到奇怪,一再追问,他见瞒不住,只好照实讲了事情的经过,结果,挨了老爹几次狠打。他悔恨不已,从此竟改邪归正。鬼魅此行虽属恶作剧,却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友声又说:有个人看见一只狐狸睡在树下,就抛瓦片打它,没有打中。瓦片掉在地上,“哗啦”一声摔

碎了，狐狸被这声音惊醒，一溜烟逃走了。这人若无其事地向家中走去，一进院门，忽然发现自己的媳妇吊在树上。他惊恐万分，大声呼救。他媳妇由屋内狂奔而出，而树上吊着的那位却不见了。只听屋檐上有人大笑道：“让你也吃一惊。”这个故事，足以使轻佻之徒引以为戒了。

【原文】

同年陈半江，言有道士善符，驱鬼缚魅，具有灵应。所至惟蔬食茗饮而已，不受铢金寸帛也。久而术渐不验，十每失四五。后竟为群魅所遮，大见窘辱。狼狈遁走，盍于其师。师至，登坛召将，执群魅鞠状。乃知道士虽不取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财，乃为行法。又窃其符，摄狐女狎。狐女因窃污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仇言之者得以逞也。师拊髀叹曰：此非魅败尔，尔徒之败尔也。亦非尔徒之败尔，尔不察尔徒，适以自败也。赖尔持戒清苦，得免幸矣。于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体从令。此儒者之常谈也。然奸黠之徒，岂能以主人廉介，遂辍贪谋哉。半江此言，盖其官直隶时，与某令相遇于余家，微以相讽。此令不悟，故清风两袖，而卒被恶声。其可惜也已。

【译文】

与我同年考中的陈半江说：有个道士善于画符驱除鬼怪，缚捉妖魅，都很灵验。每到一个地方，他只吃蔬菜喝茶而已，从不接受主人丝毫钱财。久而久之，他的法术渐渐变得不灵验了，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成功。后来竟在降妖时被妖怪们围住，受到妖怪的戏弄侮辱，只得狼狈逃走。他去告诉自己的师父。师父赶来，登坛召唤神将，命他们把妖怪全部抓来审问，这才知道，道士虽没有收取任何财物，但他的徒弟们则往往向人索取财物，然后才肯行使法术。而且他们还常常偷道士的符，用它召来狐女淫乐。狐女们乘机污染道士的法器，所以神灵发怒，不肯降临，而妖怪们因此得逞。师父拍着大腿叹息道：“这不是妖怪来败坏你，是你的徒弟在败坏你；也不是你的徒弟败坏你，而是你不注意管教徒弟，自己败坏自己。亏得你本人持戒清苦，得以免受伤害，这就算幸运的了，有什么好怪妖魅的呢？”师父说完，一摆衣袖走了。人的头脑清静，浑身都听使唤；主宰者安宁清静，所有的部下都会随之清静；这是信奉儒家学说的人常说的。然而奸诈狡猾的部下或仆人，难道会因为主人清廉正直，便停止他们贪婪的阴谋吗？半江说这话，是因为他在直隶做官时，与某位县令正好在我家相遇，所以用这个故事暗示他，而那位县令却没有领悟。结果虽然他两袖清风，却落了个丑恶的名声，真是可惜啊。

【原文】

里有少年，无故自掘其妻墓，几见棺矣。时耕者满野，见其且詈且掘，疑为颠

病，群起阻之。诘其故，坚不肯吐。然为众手所牵制，不能复掘，荷锺恨恨去。皆莫测其所以然也。越日，一牧者忽至墓下，发狂自挝曰：汝播弄是非，间人骨肉多矣。今乃诬及黄泉耶？吾得请于神，不汝贷也。因缕陈始末，自啮其舌死。盖少年恃其刚悍，顾盼自雄，视乡党如无物。牧者碍焉，因为造谤曰：或谓某帷薄不修，吾固未信也。昨偶夜行，过其妻墓。闻林中呜呜有声，惧不敢前，伏草间窃视，月明之下，见七八黑影，至墓前，与其妻杂坐调谑，声艳语，一一分明。人言其殆不诬耶。有闻之者，以告少年。少年为其所中，遽有是举。方窃幸得计，不虞鬼之有灵也。小人狙诈，自及也宜哉。然亦少年意气凭陵，乃招是忌。故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译文】

乡里有个年轻人，无缘无故自掘妻子的墓，几乎要挖到棺材了。许多耕种的人，见他一边骂一边挖，以为他发了疯，便来劝阻。他什么也不说，但被大家拉着不能再挖了，便恨恨地走了。大家都猜不出什么原因。第二天，一个放牧人忽然来到墓前，发疯地打着自己的嘴巴道：“你播弄是非，离间了许多骨肉，如今还要诬陷黄泉之下的人。我已得到神的允许，饶不了你。”于是他细述事情始末，咬断舌头死了。原来这个年轻人倚仗自己悍勇，自以为了不起，把乡亲们看得一钱不值。放牧的气不过，便大肆造谣说：“有人说某某家门风不正，我还不信。昨天夜里偶然过某某妻的坟地，听见树林里呜呜有声，藏在草丛里偷看。只见月光下有七八个黑影来到墓前，和某某的妻子坐在一起调笑，淫声浪语，可见人们说的一点不错。”有人告诉了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信以为真，便有了挖墓那一幕。放牧的正以为得计，不料鬼神有灵，小人奸诈自取祸，也是罪有应得。年轻人太盛气凌人，才招致的忌恨。所以君子不要把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

【原文】

从孙树宝，盐山刘氏甥也。言其外祖有至戚，生七女，皆已嫁。中一婿，夜梦与僚婿六人，以红绳连系，疑为不祥。会其妇翁歿，七婿皆赴吊。此人忆是噩梦，不敢与六人同眠食。偶或相聚，亦稍坐即避出。怪诘之。具述其故。皆疑其别有所舛，托是言也。一夕，置酒邀共饮，而私键其外户，使不得遁。突殡宫火发，竟七人俱烬。乃悟此人无是梦则不避六人，不避六人则主人不键户，不键户则七人未必尽焚。神特以一梦诱之，使无一得脱也。此不知是何夙因，同为此家之婿，同时而死。又不知是何夙因，七女同生于此家，同时而寡。殆必非偶然矣。

【译文】

堂孙树宝，是盐山刘家的外甥。他说他的外祖父有个至亲，生了七个女儿，都

已出嫁。其中有一个女婿夜里梦见和另外六位女婿一起，被用红绳拴在一起，便疑心这个梦不祥。这时岳父去世，七个女婿都来吊唁。这个女婿想起这个噩梦，便不敢和另外六个女婿一起睡觉、吃饭。偶然相聚，也只是稍稍坐一会儿便借故避开了。大家问他怎么了。他便讲了做的梦。大家怀疑他另有原因，不过以梦为借口罢了。有一天晚上，岳父家备办了酒席，请女婿们来喝酒。主人又在外边把门锁死了，以防他退席。突然灵堂起了火，这七个人竟都被烧死。人们这才明白，这个女婿如没有做这个梦，就不会躲避另外六个人；不躲避这六个人，则主人就不会锁门；不锁门则七个人未必都会烧死。神灵故意用梦来诱骗他，使他们一个也逃不脱，不知这是什么前因。同是这一家的女婿，同时而死，又不知是什么前因。七个女儿都出生在这一家，而同时守寡，这可不是偶然的。

【原文】

周密庵言其族有孀妇，抚一子十五六矣。偶见老父携幼女，饥寒困惫，踣不能行，言愿与人为养媳。女故端丽，孀妇以千钱聘之。手书婚帖，留一宿而去。女虽孱弱，而善操作。井臼皆能任，又工针黹，家藉以小康。事姑先意承志，无所不至。饮食起居，皆经营周至，一夜往往三四起。遇疾病，日侍榻旁，经旬月，目不交睫。姑爱之乃过于子。姑病卒，出数十金，与其夫使治棺衾。夫诘所自来。女低回良久曰：实告君，我狐之避雷劫者也。凡狐遇雷劫，惟德重禄重者，庇之可免，然猝不易逢。逢之又皆为鬼神所呵护，猝不能近。此外惟早修善业，亦可以免，然善业不易修。修小善业，亦不足度大劫。因化身为君妇，黽勉事姑。今藉姑之庇，得免天刑。故厚营葬礼以申报，君何疑焉。子故孱弱，闻之惊怖，竟不敢同居。女乃泣涕别去。后遇祭扫之期，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迹。疑亦女所为也。是特巧于遁死，非真有爱于其姑。然有为为之，犹邀神福。信孝为德之至矣。

【译文】

周密庵说：他同族中有个寡妇，抚养一个儿子，已经十五、六岁了。一天，见一个老头带着个女儿，又冷又饿，精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老头说愿意把女儿送给人作童养媳。那女孩长得端端正正，老寡妇用一千文钱作聘礼，双方写好婚约，那老头住了一晚便走了。女孩虽瘦弱，而善于料理家务，打水舂米样样都能干，针线活又好，寡妇家靠她过上了小康生活。她侍候婆婆十分尽心，凡是婆婆想的事情，她总是不待分付就做了。她照料婆婆的饮食起居，也十分周到，一夜往往要起来三四次。遇上婆婆生病，她便天天守护在床头，十天半月不合眼。婆婆对她比对自己的儿子还喜欢。婆婆病死后，她拿出几十两银子给丈夫，让丈夫买棺材做寿衣。丈夫问她钱是从哪里来的，她低头犹豫了好久，才说：“实话告诉你，我是一只

躲避雷击的狐狸。凡是狐将受到雷击，只有品德高尚地位显赫的人才能庇护它们避免，然而一时间很难遇到这样的人，遇到了他们周围又往往有鬼神保护着，不能靠近。除此之外，只有早早行善，积下功德，也可以避免，然而行善积德不容易，积点小小的善德也不足以度过大的劫难。因此，我变为你的妻子，勤勤恳恳侍候婆婆。现在靠婆婆的庇佑，我得以免遭上天的惩罚，所以要隆重地厚葬婆婆，来报答她的恩情，你还要怀疑什么呢？”她的丈夫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听了这话，又惊又怕，竟不敢再与她住在一起，她只好哭着离去。以后每逢祭祀扫墓的日期，婆婆坟上必定先就有人烧过纸钱浇过酒，怀疑也是狐女做的。这狐女只是善于利用人来逃避死亡，并不是真心爱戴婆婆。然而尽管是有个人目的而做这些事，仍然得到了神灵的宽恕，可见孝道确实是最重要的品德。

【原文】

闻有村女，年十三四，为狐所媚。每夜同寝处，笑语 狎，宛如伉俪。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饮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恒给钱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为女制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类。所值逾数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岁余，狐忽呼女父语曰：我将还山，汝女奁具亦略备，可急为觅一佳婿。吾不再来矣。汝女犹完璧，无疑我始乱终弃也。女故无母，倩邻妇验之，果然。此余乡近年事。婢媼辈言之凿凿。竟与乖癘还婢，其事略同。狐之媚人，从未闻有如是者。其亦夙缘应了，夙债应偿耶？

【译文】

我听说，某村有一位少女，年龄有十三、四岁，被狐仙迷惑了。每天夜间，狐仙都要与她同居，亲狎调笑，宛若夫妻。然而，少女的言行并无变态，也不得病，饮食起居一如正常人，少女安然处之。狐仙常常送些钱粮布匹，足够少女一家人的用度。又为少女置办了衣服首饰以及枕头被褥等用品，总计起来，大约花费了几百两银子。少女的父亲见狐仙如此大方，也就安于现状了。这样，过了一年多，忽然有一天，狐仙招呼少女的父亲说：“我要回山里去了。你女儿的嫁妆，已置备了一些，你要尽快为她选个好女婿，从此以后，我不会再来了。我保证，你的女儿完好无损，请不要怀疑我干了始乱终弃的勾当。”因为少女之母早丧，她父亲就请来邻家的女人帮忙查验，证实少女确实没有破身。这是近几年来发生在我家乡的事，丫环老妈子们传得有鼻子有眼。这件事与宋代张乖崖还女的故事很相似。说起来，狐仙迷人的事，人们传说的可不算少了，但是，像这种类型的还从没听说过。可能狐仙与少女之间，也是夙缘应了、夙债应偿吧？

【原文】

杨雨亭言登莱间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丽。课之读书，亦颇慧。一日，自乡塾独归，遇道士对之诵咒，即惘惘不自主，随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无居人。道士引入室，复相对诵咒。心顿明了，然口噤不能声，四肢缓碍不能举。又诵咒，衣皆自脱。道士掖伏榻上，抚摩偎倚，调以词。方露体近之，忽蹶起，却坐曰：修道二百余年，乃为此狡童败乎？沉思良久，复偃卧其侧，周身玩视，慨然曰：如此佳儿，千载难遇。纵败吾道，不过再炼气二百年，亦何足惜。奋身相逼，势已万万无免理。间不容发之际，又掉头自语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鸡。俄绕屋旋行如转磨，突抽壁上短剑，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欹倚呻吟。约一食顷。掷剑呼此子曰：尔几败，吾亦几败。今幸俱免矣。更对之诵咒，此子觉如解束缚，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门外，指以归路。口吐火焰，自焚草庵。转瞬已失所在。不知其为妖为仙也。余谓妖魅纵淫，断无顾虑。此殆谷饮严岩，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原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马悬崖耳。老子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若已见已乱，则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于欲海横流，势不能遏，竟毅然一决，以楚毒断绝爱根，可谓地狱劫中证天堂果矣。其转念可师，其前事可勿论也。

【译文】

据杨雨亭说，登州、莱州一带有个木匠，儿子十四五岁，长得很俊秀，也很聪慧。一天他从学馆独自回来，遇见一个道士对他念咒，他便昏昏沉沉，不由自主地跟着道士走。走到山坳中的一座草房前，道士把他领进屋，然后又对着他念咒，他清醒过来，但不能说话，四肢无力。道士又念咒，他的衣服便自动脱落了。道士把他弄到床上，抚摩亲热，刚要奸污他，忽然又猛地退后道：“修道二百多年，却被这孩子败坏么？”沉思了好久，道士又躺在孩子的身边，上下抚摩，慨然道：“这么俊秀的孩子，真是千载难逢。纵然败坏了我的道行，也不过再练二百年，有什么可惜的？”道士又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道士又掉头自语道：“二百年的辛苦也实在不容易。”他抽身下床，站在那儿呆若木鸡。又绕屋转圈像推磨。突然他抽出墙上的短剑刺入自己的胳膊，血喷了出来。他倚墙呻吟了约一顿饭的工夫，扔了剑叫孩子说：“你差点完了，我也差点完了，幸好都免于难。”然后又对孩子念咒，孩子这才觉得好像解开了绑绳，急忙起来穿衣服。道士把他带到门外，指给他回去的路，然后吐了一口火焰，把草房烧了。转瞬之间，道士不见了。不知他是妖还是仙。我认为妖魅纵淫，决没有什么顾虑。这道士可能在深山老林里多年练习胎息，偶然一念之差，心魔顿生。幸亏他道力较深，所以在忽迷忽醒之中，能够悬崖

勒马。老子说,不见勾起欲望的东西,就能使心不乱。如果见了而且心也乱了,不是大智慧的人不能猛省,不具备大神通的人不能忍痛割爱。这个道士能毅然割爱,断绝欲念,可以说是身处地狱而修得了天堂正果。他的悔悟是值得效法的,他开始做的事就不必追究了。

【原文】

朱秋圃初入翰林时,租横街一小宅。最后有破屋数楹,用贮杂物。一日,偶入检视,见尘壁仿佛有字迹。拂拭谛观,乃细楷书二绝句。其一曰:红蕊几枝斜,春深道韞家。枝枝都看遍,原少并头花。其二曰:向夕对银缸,含情坐绮窗。未须怜寂寞,我与影成双。墨迹黯淡,殆已多年。又有行书一段,剥落残缺。玩其句格,似是一词。惟末二句可辨,曰:天孙莫怅阻银河,汝尚有牵牛相忆。不知是谁家娇女,寄感罍梅。然不畏人知,濡毫题壁,亦太放诞风流矣。余曰:罍梅三章,非女子自赋耶?秋圃曰:旧说如是,于心终有所格格。忆先儒有一说,云是女子父母所作。(案此宋戴岷隐之说。)是或近之。倪余疆闻之,曰:详词末二语,是殆思妇之作。遭遇砑之变者也。二公其皆失之乎?既而秋圃揭换壁纸,又得数诗。其一曰:门掩花空落,梁空燕不来。惟余双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曰:久已梳妆懒,香奁偶一开。自持明镜看,原让赵阳台。又一首曰:咫尺楼窗夜见灯,云山似阻几千层。居家翻作无家客,隔院真成退院僧。镜里容华空若许,梦中晤对亦何曾。侍儿劝织回文锦,懒惰心情病未能。则余疆之说信矣。后为程文恭公诵之。公癡思良久,曰:吾知之,吾不言。既而曰语语负气,不见答也亦宜。

【译文】

朱秋圃刚进翰林院时,在横街租用了一座小宅院,院子的后角有几间破屋,没法住人,他就用来贮存杂物。一天,朱先生偶然到破屋里查看,只见落满灰尘的墙壁上隐约露出了字迹。他擦去尘土,仔细观看,原来是用细笔楷书写的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红蕊几枝斜,春深道韞家。枝枝都看遍,原少并头花。”另一首是:“向夕对银缸,含情坐绮窗。未须怜寂寞,我与影成双。”其墨迹黯淡,看来已是年代久远了。又写有一段行书,但已剥落残缺。仔细玩味句子的格式,像是首词,上文已看不清,只有末尾两句尚可辨认,写的是:“天孙莫怅阻银河,汝尚有牵牛相忆。”不知是谁家娇女,寄情于《罍梅》。然而,作者不惧人知,挥毫将此情题于壁上,未免过于放荡风流了。我问朱先生:“《罍梅》三章,不是女子自述情怀之作吗?”秋圃说:“以前都这么说,但我心里始终存有异议。记得前辈学者中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父母为女儿择婿之作,这种说法比较贴切。”倪馥疆听后说:“仔细琢磨一下那首词的末尾两句,恐怕是属于思念妻子的作品,作者夫妻之间是大

概遭受了离异之苦。两位先生所言似乎已偏离主题了。”不久，秋圃揭换壁纸，又发现了几首诗，其一是：“门掩花空落，梁空燕不来。惟余双小婢，鞋印在青苔。”其二是：“久已梳妆懒，香奁偶一开。自持明镜看，原让赵阳台。”还有一首是：“咫尺楼窗夜见灯，云山似阻几千层。居家翻作无家客，隔院真成退院僧。镜里容华空若许，梦中晤对亦何曾？侍儿劝织回文锦，懒惰心情病未能。”从这几首诗的内容来看，馥疆的说法还是可信的。后来，在程文恭先生面前诵读了这几首诗，程先生低头沉思半晌，说：“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不说。”过了一会儿又说：“这些诗，句句带着气，不答也罢。”

【原文】

李漱六言有佃户所居枕旷野。一夕，闻兵仗格斗声。阖家惊矜，登墙视之无所睹，而战声如故，至鸡鸣乃息。知为鬼也。次日复然，病其聒不已，共谋伏铕击之。果应声啾啾奔散。既而屋上屋下，众声合噪曰：彼劫我为质，我亦劫彼为质。互控于社公，社公愤愤，劝以互抵息事，俱不肯伏，故在此决胜负。何预汝事，汝以铕击我。今共至汝家，汝举铕则我去，汝置铕则我又来。汝能夜夜自昏至晓，发铕不止耶？思其言中理，乃跪拜谢过，大具酒食纸钱送之去。然战声亦自此息矣。夫不能不为之事，不出任之，是失几也。不能不除之害，不力争之，是养痍也。鬼不干人，人反干鬼，鬼有词矣。非开门揖盗乎？孟子有言，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译文】

李漱六说，有个佃户，住处接近旷野。一天晚上，忽然传来军队厮杀的声音，全家都被惊醒了。爬上墙往外看，却什么也没有，而厮杀声照旧，一直到鸡叫才停息。他知道这是鬼在作怪。第二天，厮杀声又起。他被闹得受不了，于是商量用枪打。枪声一响，鬼果然都啾啾叫着散了。过后，他家屋顶屋下有一群鬼鼓噪道：“他们劫持我们的女人，我们也劫持他们的女人。两方都告到土神那儿，土神昏庸，劝我们既然扯平就算了。双方都不服，所以在这儿决个胜负。这关你什么事？你用枪打我们，今天我们都来到你家。你举起枪我们就跑，你放下枪我们又来。你能天天从晚上到早上不停地放枪么？”佃户觉得鬼说得在理，便跪拜赔罪，准备了许多酒食和纸钱送走了鬼。然而厮杀声也从此停了。不能不做的事而不出来做，就是失去了机会；不能不除的害而不力争除掉，就是姑息养奸。鬼不侵害人，人反去侵害鬼，鬼就有理了。这不是开门请强盗么？孟子说，邻居有打架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去干涉，就办了糊涂事；关上门不理不睬就可以了。

【原文】

伊松林舍人，言有赵延洪者，性伉直，嫉恶至严，每面责人过，无所避忌。偶见邻妇与少年语，遽告其夫，夫侦之有迹，因伺其私会，骈斩之，携首鸣官。官已依律勿论矣。越半载，赵忽发狂自挝，作邻妇语，与索命，竟啮断其舌死。夫荡妇矻闲，诚为有罪。然惟其亲属得执之，惟其夫得杀之。非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者也。且所失者一身之名节，所玷者一家之门户，亦非神奸巨砵，弱肉强食，虐焰横煽，沉冤莫雪，使人人公愤者也。律以隐恶扬善之义，即转语他人，已伤盛德，倘伯仁由我而死，尚不免罪有所归，况直告其夫。是诚何意，岂非激以必杀哉？游魂为厉，固不为无词。观事经半载，始得取偿，其必得请于神，乃奉行天罚矣。然则以讐为直，固非忠厚之道。抑亦非养福之道也。

【译文】

据中书舍人伊松林说，赵延洪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常常当面斥责人，无所顾忌。他一次看见邻居女人和一个年轻人说话，便马上告诉了女人的丈夫。丈夫暗中监视发现了奸情，便在两人幽会时将两人都杀了，然后带着人头去官府自首。官府依法不予追究。过了半年，赵延洪忽然发疯打自己的嘴巴，以邻居那个女人的口吻向赵索命，他竟咬断舌头死了。淫荡的女人行为不检点，自然有罪。不过只有她的亲属有权干预，只有她的丈夫才有权杀她。她并不是乱臣贼子，人人可杀。况且她所失去的是她一人的名声和贞节，所玷污的是她一家的门户。她也不是那种大奸巨盗、弱肉强食、专横暴虐、使人蒙冤而不能雪、惹起人们公愤的人。根据隐恶扬善的原则，把她的事张扬出去，已经有伤大德。倘若她因此而死，还难免归罪于张扬的人，何况直接告诉她的丈夫？游鬼来索命当然并非无理。事情过了半年才来索命，说明她请示过神。这就是说她奉命执行天的惩罚。可见以揭人隐私为正直，自然有失忠厚，也不是养福的做法。

【原文】

御史佛公伦，姚安公老友也。言贵家一佣奴，以游荡为主人所逐。衔恨次骨，乃造作蜚语，诬主人帷薄不修，缕述其下，匍上报状。言之凿凿，一时传布。主人亦稍闻之，然无以箝其口，又无从而与辩。妇女辈惟瘗香吁神而已。一日，奴与其党坐茶肆，方抵掌纵谈，四座耸听。忽 然一声，已仆于几上死。无由检验，以痰厥具报。官为敛埋，棺薄土浅，竟为群犬啖食，残骸狼藉。始知为负心之报矣。佛公天性和易，不喜闻人过。凡僮仆婢媼，有言旧主之失者，必善遣使去。鉴此奴也。尝语昀曰：宋党进闻平话说韩信，（优人演说故实，谓之平话，永乐大典所载，尚数十部。）即行斥逐。或请其故，曰：对我说韩信，必对韩信亦说我。是乌可听。千古

笑其愤愤。不知实绝大聪明。彼但喜对我说韩信,不思对韩信说我者,乃真愤愤耳。真通人之论也。

【译文】

御史佛伦先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说,有个富贵人家有一雇工,因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被主人驱逐,于是对主人恨之入骨,便造谣诽谤,说主人家里男女之间有许多丑事。他详细描绘公公媳妇婢子侄儿之间乱伦的状况,说得绘声绘色,一时流传开去,主人也略有所闻,但无法箝制他的嘴巴,又无法与他辩白。主人家的妇女们只能焚香祷告神灵而已。一天,这人正与他的同伙坐在茶馆里,拍着手大谈特谈,在座的人都凝神倾听,他突然“噉”地叫了一声,已扑倒在桌上死了。检验死因的人当作因痰堵而死上报官府,官府出面收葬。因为棺材很薄,土又埋得浅,竟被一群狗拖出来撕咬,残剩的骨头散得满地都是,人们这才知道他是背叛主人而遭到报应。佛公天性温和平易,不喜欢听说别人的坏话。凡是家里男女老少仆人喜欢说他们原来主人的坏话的,他一定好好打发他们离开,就是借鉴了这个雇工的教训。他曾经对我说:“宋代的党进听人说韩信的平话(艺人演说故事,叫做平话,《永乐大典》还收了几十种),马上把他赶走,有人问为什么,党进回答说:‘他当着我的面说韩信,当着韩信的面必定也说我,怎么能听他的呢?’近千年来,人们都笑话党进糊涂,不知他实际上是极为聪明的。那些只喜欢当自己的面说‘韩信’,而不想想对着‘韩信’的面会说我的人,才是真正的糊涂啊!”这才真正是通达的人的见识。

【原文】

福建泉州试院,故海防道署也,室宇宏壮。而明季兵燹,署中多婴杀戮。又三年之中,学使按临仅两次。空闭日久,鬼物遂多。阿雨斋侍郎,言尝于黄昏以后,隐隐见古衣冠人,暗中来往。即而视之,则无睹。余按临是郡,时幕友孙介亭,亦曾见纱帽红袍人,入奴子室中,奴子即梦魇。介亭故有胆,对窗唾曰:生为贵官,死乃为僮仆辈作祟,何不自重乃尔耶?奴子忽醒。此后遂不复见。意其魂即栖是室,故欲驱奴子出。一经斥责,自知理屈而止欤?

【译文】

福建泉州的试院,是原先的海防道衙门,屋宇宏伟宽敞。但在明代,这儿遭到兵祸,杀了许多人。而且在三年里,学政只来监考了两次。由于长期空锁着,鬼类便多起来。阿雨斋侍郎说,曾在黄昏之后,隐约看见身穿古代衣装的人来往。到跟前去看,则什么也没有。我到该郡监考时,幕僚孙介亭也曾看见戴纱帽、穿红袍的人进入奴仆的屋子里;奴仆随即梦魇。孙介亭向来胆大,对着窗户唾道:“活着

时当贵官，死了却在奴仆身上作祟，怎么不自重到这地步？”奴仆忽然醒来。此后这个纱帽红袍的人再也没出现。也许鬼魂就住在这间屋子里，所以要赶奴仆走；一经斥责，自知理亏罢休了。

【原文】

里俗遇人病笃时，私翦其着体衣襟一片，炽火焚之。其灰有白文，斑驳如篆籀者，则必死。无字迹者，即生。又或联纸为衾，其缝不以糊粘，但以秤锤就捣衣砧上捶之。其缝缀合者必死，不合者即生。试之，十有八九验。此均不测其何理。

【译文】

我的老家有个风俗：遇到人病危时，就偷偷从他穿着的衣服上剪下一片衣襟，用火烧掉。烧完的灰上如果有白色、像篆字一样的花纹，这人的命就保不住了；如果没有这种带字迹的花纹，这人还能活。再有，用纸为病人剪裁衣服，接缝之处不用浆糊粘，却用秤砣在捣衣砧上砸，砸后接缝如果连在一起，这人就活不了，如果没有连到一起，这人还有救，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原文】

莆田林生，霈言闻泉州有人忽灯下自顾其影，觉不类己形。谛审之，运动转侧，虽一一与形相应，而首巨如斗，发蓬如羽葆，手足皆钩曲如鸟爪，宛然一奇鬼也。大骇，呼妻子来视。所见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怖不知所为。邻有塾师闻之，曰：妖不自兴，因人而兴。子其阴有恶念，致罗刹感而现形欤？其人悚然具服，曰：实与某氏有积仇，拟手刃其一门，使无遗种，而跳身以从鸭母。（康熙末，台湾逆寇朱一贵，结党煽乱，一贵以养鸭为业，闽人皆呼为鸭母云。）今变怪如是，毋乃神果惊我乎？且辍是谋，观子言验否。是夕鬼影即不见。此真一念转移，立分祸福矣。

【译文】

莆田林生霈说，泉州有个人在灯下自顾其影，觉得不像自己。仔细看，虽然影子与自己一一相应，但影子的头却有斗那么大，头发蓬乱，手脚弯曲，恰如一个奇形的鬼。他大声叫妻子来看。妻子来看也是这样。从此每天晚上影子都是这个形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惶惶地不知该怎么办。邻居有个教书先生，说：“妖物不会无缘无故地作妖，而是因人而作妖。你莫非有什么恶念，以致罗刹鬼感觉到了而现形？”这人说：“不错，我和某某有旧仇，想杀了他满门，叫他断子绝孙，然后去投靠山大王。如今有这种变异，莫不是神在警告我？暂且绝了这个恶念，看你说的灵不灵。”这天晚上，鬼影就不见了。这真是意念一变，立即分出了祸福。

【原文】

丁御史芷溪言，曩在天津，遇上元，有少年观灯夜归，遇少妇甚妍丽，徘徊歧路，若有所待。衣香髻影，楚楚动人。初以为失侣之游女，挑与语，不答。问姓氏里居，亦不答。乃疑为幽期密约，迟所欢而未至者，计可以挟制留也，邀至家少憩。坚不肯。强迫之同归。柏酒粉团，时犹未彻，遂使杂坐妻妹间，联袂共饮。初甚腼腆，既而渐相调谑，媚态横生，与其妻妹互劝酬。少年狂喜，稍露留宿之意。则微笑曰：缘蒙不弃，故暂借君家一卸妆。恐伙伴相待，不能久住。起解衣饰卷束之，长揖径行，乃社会中拉花者也。（秋歌队中作女妆者，俗谓之拉花。）少年愤恚，追至门外，欲与斗。邻里聚问。有亲见其强邀者，不能责以夜入人家；有亲见其唱歌者，不能责以改妆戏妇女。竟哄笑而散。此真侮人反自侮矣。

【译文】

丁芷溪御史说：从前在天津时，正遇上元宵节。有个年轻人晚上观过灯后回家，遇到一个年轻女子，长得很美丽，在岔路口徘徊，好像在等什么人。她的衣服发出幽香，头上的发髻高耸，在夜幕中影影绰绰，更显得楚楚动人。年轻人开始以为是与伙伴走散了的观灯的女子，故意与她搭话，她不回答；问她姓什么住在哪里，她也不说。于是年轻人怀疑她是与人私会，正在等心上人，可以用这一点来要挟她，让她留下来。年轻人邀请她到自己家稍休息一下，她坚决不肯。强逼着与自己一齐回家，则家中过元宵节的宴席还没散，于是使她夹坐在自己的妻子和妹妹中间，一起饮酒。她开始还很，不久便互相开起玩笑来。只见她美目顾盼，仪态万方，与年轻人的妻子妹妹互相劝酒。年轻人高兴欲狂，稍微吐露出想留她住下的意思，她就微笑着说：“因为你盛情邀请，所以我暂时借你家卸一下妆，怕伙伴们在等，我不能久留了。”她站起来解开外衣，和首饰卷在一起，作一个揖便往外走，原来是乡里演社戏的团伙中的“拉花”（秧歌队里装女子的男人，俗称为“拉花”）。年轻人怒气冲天，追到门外想与他打架，邻居们一起聚拢来询问事情原委。有人亲眼看到是年轻人强逼他来的，所以不能给他加上夜晚私闯进人家的罪名；有人又亲眼见他唱歌，所以也不能加给他改扮妆束调戏妇女的罪名。最后众人哄笑而散。这真是本想侮辱人，反而侮辱了自己。

【原文】

老仆卢泰，言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枣树下。见邻女在墙上露半身，向之索枣。扑数十枚与之。女言今日始归宁，兄嫂皆往守瓜，父母已睡。因以手指墙下梯，斜盼而去。其舅会意，蹑梯而登。料女甫下，必有几橙在墙内。伸足试踏，乃踏空堕溷中。女父兄闻声趋视，大受楚。众为哀恳，乃免。然邻女是日实未归，

方知为魅所戏也。前所记骑牛妇，尚农家子先挑之。此则无因而至，可云无妄之灾。然使招之不住，魅亦何所施其技。仍谓之自取可矣。

【译文】

我家的老仆卢泰说：他有个堂舅，在一个月明之夜坐在院里的枣树下乘凉，忽见邻居的女儿从院墙上探出了半截身子，伸出手向他要枣吃。这位堂舅打了几十个枣子，送给了她。邻女称今天刚回到娘家来，兄嫂到地里看瓜去了，父母也已经睡下。说完，用手指了指墙下的梯子，递了一个飞眼，然后隐去了。这位堂舅会意，蹬着梯子爬上了墙头。他估计墙那边肯定会有板凳之类的蹬踏物，就伸脚去踩，结果一脚踩空，掉进了尿坑子。邻女的父亲和哥哥听到声音，急忙跑出来观看，于是他挨了一顿臭揍。幸亏街坊四邻跑来为他求情，才算完事。其实，那天邻女根本没回娘家，他这才知道是被鬼魅捉弄了。前面我曾记录过一个骑牛女子的故事，那个农家子先去挑逗人家，才遭到戏弄；而这位堂舅并没有先去招惹谁，却也遭到戏弄，真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啊。然而，假使人家招唤他，他并不动心，鬼魅也就无从下手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他咎由自取呀。

【原文】

李苟亭言有友尝避暑一僧寺，禅室甚洁，而以板实其后窗。友置榻其下。一夕，月明，枕旁有隙如指顶，似透微光。疑后为僧密室，穴纸觐之，乃一空园，为厝棺之所。意其间必有鬼，因侧卧枕上，以一目就窥。夜半，果有黑影，仿佛如人，来往树下。谛视粗能别男女，但眉目不了了。以耳就隙窃听，终不闻语声。厝棺约数十，然所见鬼少仅三五。多不过十余。或久而渐散，或已入转轮欤？如是者月余，不以告人，鬼亦竟未觉。一夕，见二鬼 狎于树后，距窗下绕七八尺。冶荡之态，更甚于人。不觉失声笑，乃 然灭迹。次夜再窥，不见一鬼矣。越数日，寒热大作。疑鬼为祟，乃徙居他寺。变幻如鬼，不免于意想之外，使人得见其阴私。十目十手，殆非虚语。然智出鬼上，而卒不免为鬼驱。察见渊鱼者不祥。又是之谓矣。

【译文】

李苟亭说，有个朋友曾在和尚庙里避暑，禅室极清洁。后窗用木板档死了，朋友把床放在窗下。一天晚上，月光明亮。他的枕旁木板有个指头肚大小的洞，好像透出一点光亮。他以为后面是和尚的密室，便把窗纸捅开一个洞往外看，外面是一处空园，是放置棺槨的地方。他估计园子里肯定有鬼，便侧卧在枕头上，用一只眼向外窥视。半夜时，果然有一个黑影，好像是人，来往于树下。他仔细辨认，大略能分出男女，但看不清眉眼。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细听，怎么也听不到说话

声。园里停放着几十具棺材，但所见的鬼只有三五个，至多不过十几个。也许是时间长了鬼渐渐消散了，或者已经投生去了？这么过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和别人讲这事，鬼也没有查觉有人偷看。一天晚上，他看见两个鬼在树后亲热，距离窗下只有七八尺远。淫荡的姿态，比人还下流。他不觉失声笑了出来，鬼转瞬消失了。次日夜里他再偷看，就一个鬼也没有了。过了几天，他大发起寒热病来。他怀疑是鬼作祟，便迁到别的寺庙住。鬼变幻莫测，也不免在意料之外被人瞧见了隐私。他说得有板有眼，可能不是虚构。然而他的聪明在鬼之上，仍不免被鬼赶了出来。能看清渊中鱼的人不吉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

大学士温公，镇乌鲁木齐日，军屯报遣犯王某逃缉捕无迹。久而微闻其本与一吴某，皆闽人，同押解至哈密辟，展间。王某道死，监送台军，不通闽语，不能别孰吴孰王。吴某因言死者为吴，而自冒王某之名。来至配所数月，伺隙潜遁。官府据哈密文牒，缉王不缉吴，故吴幸逃免。然事无左证，疑不能明，竟无从究诘。军吏巴哈布，因言有卖丝者妇，甚有姿首。忽得奇疾，终日惟昏昏卧，而食则兼数人。如是两载余。一日，然长号，僵如尸厥。灌治竟夜，稍稍能言。自云魂为城隍判官所摄，逼为妾媵。而别摄一饿鬼附其形。至某日寿尽之期，冥牒拘召，判官又嘱鬼役，别摄一饿鬼抵。饿鬼亦喜得转生，愿为之代。迨城隍庭讯，乃察知伪状，以判官鬼役付狱，遣我归也。后判官塑像，无故自碎。此妇又两年余乃终。计其复生至再死，与其得疾至复生，日数恰符。知以枉被掠夺，仍还其应得之寿矣。然则移甲代乙，冥司亦有。所惜者此少城隍一讯耳。

【译文】

大学士温公镇守乌鲁木齐时，驻军报告流放犯人王某逃走了，于是到处搜寻，不见踪迹。很久以后，才慢慢知道，王某本来与一姓吴的人同被押送到哈密、辟展一带，两人都是福建人。王某半路上死了，押送的驻军听不懂福建话，分不清哪个姓王哪个姓吴。吴某于是谎称死的是吴某，而自己冒充王某的名字。到达流放地几个月后，他寻找机会逃跑了。官府根据哈密转来的公文，通缉王某而不通缉吴某，于是姓吴的侥幸逃脱了。因为事情没有旁证，只能怀疑而不能证实，最后竟无法追究。

军吏巴哈布接着又说起另外一件事：有个卖丝商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忽然得了怪病，一天到晚只是昏睡，而吃饭则抵得上几个人。这样过了两年多，一天，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嗷叫，然后便浑身僵硬，像抽搐而死的尸体。灌水灌药抢救了一个通宵，她终于慢慢可以讲话了，说：“我的魂被城隍判官摄去，逼我给它作

妾，而另外摄来一个饿鬼，附在我的形体上。到了某一天，是我寿命终结的日子，阴司发公文来召我去，判官吩咐鬼役另摄一个饿鬼替代我。那饿鬼也为能够得到转生而高兴，愿意替代。等到城隍神当堂审问时，才察觉假冒的真相，将判官和鬼役下到监狱中，而放我回来。”后来城隍庙里判官的塑像无缘无故自然碎裂，而这个女人又活了两年多才死，算她复生到再死的时间，与她得病到复生的天数正好相等，知道她是冤枉被判官掠夺去，所以又还给她应得的寿命了。这样说来，以甲代替乙，阴司里也是有的。可惜上面讲的王某吴某的事情，没有城隍神当堂审问一下。

【原文】

李阿亭言滦州民家，有狐据其仓中居，不甚为祟。或偶然抛掷砖瓦，盗窃饮食耳。后延术士劾治，殪数狐。且留符曰：再至则焚之。狐果移去。然时时幻形为其家妇女，夜出，与邻舍少年狎。甚乃幻其幼子形，与诸无赖同卧起，大播丑声。民固弗知。一日至佛寺，闻禅室嬉笑声。穴纸窃窥，乃其女与僧杂坐。愤甚，归取刃。其女乃自内室出。始悟为狐复仇。再延术士。术士曰：是已窜逸，莫知所之矣。夫狐魅小小扰人，事所恒有，可以不必治。即治亦罪不至死。遽骈诛之，实为己甚，其衔冤也固宜。虽有符可恃，狐不能再逞。而相报之巧，乃卒生于所备外。然则君子于小人，力不足胜，固遭反噬。即力足胜之，而机械潜伏，变端百出，其亦深可怖已。

【译文】

据李阿亭说，滦州一户人家的粮仓被狐狸占据了，但不作祟，只不过偶尔扔砖头瓦块、偷窃食物而已。后来请术士镇治，杀死了几只，并留下一符说：“再来就烧死。”狐狸果然逃走了，但时时变作这家的妇女，和邻居的年轻人鬼混。甚至变作这家主人的小儿子，和几个无赖混在一起。以致臭名远扬，而主人却不知道。有一天他到佛寺，听见禅室里有嬉笑声。他捅开窗纸看，却是他的女儿和尚坐在一起。他气极了，回去拿刀，却看见女儿从内室里出来，这才醒悟是狐狸在复仇。于是他又去请术士。术士说：“狐狸已不知逃到哪儿去了。”狐魅给人找些小麻烦，这种事常见，可以不必管它。即便镇治，按罪也不该死。一下杀死好几只，已是过分。狐狸怀恨就不奇怪了。虽然仗着符，狐狸不能再捣乱，但它报复方式的巧妙，则大大出乎人的防备之外。可见君子对于小人，如果力量不足以胜过他，则反遭小人的侵害。即使足以胜过他，而他巧诈万变、诡计多端，也是很可怕的。

【原文】

嵩辅堂阁学，言海淀有贵家守墓者，偶见数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悯之。

持杖击犬散，捉狐置室中。俟其苏息，送至旷野，纵之去。越数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华绝代。骇问所自来。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遭大难，蒙君再生，今来为君拂枕席。守墓者度无恶意，因纳之。往来狎昵，两月余，日渐瘠瘦，然爱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寝，闻窗外呼曰：阿六贱婢，我养创甫愈，未即报恩。尔何得冒伯我名，魅郎君使病。脱有不讳，族党中谓我负义，我何以自明？即知事出于尔，而郎君救我，我坐视其死，又何以自安？今偕姐姐来诛尔。女子惊起欲遁，业有数女排闥入，掙击立毙。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反斥此女无良，夺其所爱。此女反覆自陈，终不见省。且拔刃跃起，欲为彼女报冤。此女乃痛哭越墙去。守墓者后为人言之，犹恨恨也。此所谓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也欤。

【译文】

大学士嵩辅堂说：海淀有个给富贵人家守坟的人，偶然见到几条狗追一只狐狸，狐狸已被撕咬得满身是血了。守坟人可怜它，就拿棍棒将狗打散，把它救了下来，提到屋里，等它缓过劲儿来，才又将它送回旷野，放它离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有个女子敲门而入，只见她服饰华贵，容貌绝伦。守坟人十分惊骇，忙问她来自何方。女子拜了两拜说：“我本是狐女，那日遇上大难，蒙您搭救，得以再生，如今特来侍候您的起居，以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守坟人估计她没有恶意，所以收留了她。狐女每日往来，与守坟人亲狎厮混。两个月过去了，守坟人日渐消瘦，但是，他仍深爱狐女，没有产生丝毫疑虑。一天晚上，二人正要睡下，忽听窗外有人喊道：“阿六，你这小贱人！我养伤刚刚痊愈，还没来得及报恩，你竟敢冒名顶替，迷惑郎君，致使他身患重病。倘有不测，咱们狐族定会认为我忘恩负义，到那时，我恐怕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虽然坏事是你干的，但郎君曾救过我，如果坐视不管，我又怎能心安呢？今天，我带着姐妹们杀你来了。”那个狐女听完这话，吃了一惊，爬起来想要逃走，早有几个女子破门而入，连踢带打，当场把她击毙了。守坟人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后来的狐女反复解释，他始终听不进去，索性拔刀跃起，要为死去的狐女报仇。后来的这位狐女有口难辩，只得痛哭一场，越墙而去。从那以后，每当守坟人提起这件事，都憾恨不已。这就是所谓的“忠而见谤，信而见疑”啊！

【原文】

董曲江前辈言，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苛礼绳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颇负端方名，不能诋其非也。塾后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见花间隐隐有人影。时积雨初晴，土垣微圯，疑为邻里窃蔬者。迫而诘之，则一丽人匿树后，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言词柔婉，顾盼间百

媚俱生。讲学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外有人声，我自能从窗隙去，公无虑。俄晓日满窗，执经者麇至，女仍垂帐偃卧。讲学者心摇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媼来迓女。女披衣径出，坐皋比上，理鬓讫，敛衽谢曰：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乃里中新来角妓，诸生徒贿使为此也。讲学者大沮，生徒课毕归早餐，已自负衣装遁矣。外有余必中不足，岂不信乎！

【译文】

董曲江前辈说，有个道学家生性乖僻，好以苛刻的礼法来约束学生。学生们很讨厌他，但他一向直有行为端庄方正的名声，所以不能说他什么坏话。学塾后面有个小菜园，一天晚上，道学家在月下散步，看见花丛中隐约有人影。当时阴雨初晴，土墙稍稍有些坏损。他怀疑是邻家偷菜的，便逼过去质问，却是一个美人藏在树后。美人跪着回答：“我是狐女，因你是个正人君子，不敢靠近，所以夜里来折花。不料被先生看见了，请饶恕我。”她言词柔婉，眼睛顾盼之间风情种种。道学家被迷住了，用话挑逗她，她便很宛转地投向道学家的怀中。她还说能隐形，来往无踪迹，即便旁边有人也看不见，不会叫学生们知道。于是两人缠绵亲热到快天亮时，道学家催她走。她说：“外面有人声，我能从窗缝里出去，你不必担心。”不一会儿，朝阳满窗，学生们拿着经书都来了，狐女仍然放下帐子躺在床上。道学家心神不安，还期望别人看不见。忽然听外面说某某老妈子来接女儿来了。狐女披上衣服径直出来，坐在讲座上，理了一下头发，整了整衣襟，致歉说：“我没带梳妆用具，暂回去梳洗，有时间再来探望。”她向道学家要昨夜陪睡的酬金。原来她是新来的艺妓，几个学生买通了她演出了这场戏。道学家极为沮丧。学生们听完课回去吃早餐，他已背着行李逃了。外表装得过分，心中必然有所不足，这话很有道理。

【原文】

曲江又言济南有贵公子，妾与妻相继歿。一日，独坐荷亭，似睡非睡，恍惚若见其亡姬。素所怜爱，即亦不畏。问何以能返。曰鬼有地界，土神禁不许阑入。今日明日，值娘子诵经期，连放焰口，得来领法食也。问娘子来否？曰：娘子狱事未竟，安得自来。问施食无盖于亡者，作焰口何益。曰：天心仁爱，佛法慈悲。赈人者佛天喜，赈鬼者佛天亦喜。是为亡者资冥福，非为其自来食也。问泉下况味何似。曰：堕女身者妾夙业，充下陈者君夙缘。业缘俱满，静待转轮，亦无大苦乐。但乏一小婢供驱使，君能为焚一偶人乎？懵腾而醒。姑信其有，为作偶人焚之。次

夕见梦，则一小婢相随矣。夫束刍缚竹，剪纸裂缯，假合成质，何亦通灵？盖精气转结，万物成形。形不虚立，秉气含精。虽久而腐朽，犹硃蠕以化，芝菌以蒸。故人之精气未散者为鬼，布帛之精气，鬼之衣服亦如生。其于物也，既有其质，精气斯凝。以质为范，象肖以成。火化其渣滓，不化其菁英。故体为灰烬，而神聚幽冥。如人殂谢，魄降而魂升。夏作明器，殷周相承。圣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若夫金瘤春条，未砒佳城。殡宫寂，于夜行。投畀炎火，微闻咿嚶。是则衰气所召，妖以人兴。抑或他物之所凭矣。（有樊媪者，在东光见有是事。）

【译文】

董曲江又说：济南有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妾和妻相继死去。一天，他独自坐在荷花亭，似睡非睡，恍惚中好像见到已死的妾。他素来很喜欢她，所以并不害怕，问她为什么能回来。妾回答道：“鬼也划分地界，土神禁止随便走进。今天和明天正逢娘子诵经的日期，连作布施，所以我来领法食。”问娘子来了没有，答道：“娘子的案子还没了结，怎能自己来呢？”又问：“施舍饭食对死亡的人没有用，布施又有什么用呢？”妾又答道：“上天的心意是仁爱的，佛法也以慈悲为本。赈济活着的人，上天和佛都高兴；赈济鬼，上天和佛也高兴。所以布施是为了替死亡的人在阴间积德添福，并不是为了给他们自己吃的。”问阴间情况和她的感受怎么样，妾答道：“我这辈子托生为女人，是因为我前生的罪业；给你作妾，是你前世的缘份。现在罪业缘份都已了结，静静地等待再次转生，也没有什么很苦或很快乐的感觉，只是缺个小丫环使唤。你能为我焚烧一个偶人吗？”公子懵然惊醒，姑且相信是有那么回事，作了一个偶人焚烧。第二天晚上妾又来托梦，则她旁边已有个小丫环伴随着了。捆起草把绑住竹子，剪开纸张撕裂布匹，做成偶人，只不过假装做成那么个样子而已，为什么也会产生灵气呢？大概因为精气凝结，才形成万物的形状；万物的形体也不是空虚的存在，而是包含着精气的。它们虽然时间一久形体要腐朽，但还能化成细微的小虫，蒸发生成芝菌之类。所以，人的精气尚未散失就形成鬼，布匹的精气成鬼的衣服，就像真实的布作活人的衣服一样。凡是所有的物，既有了实体，精气就凝结在其中了。物以实体作框架，于是便形成了某种物的形状。火可以焚烧掉这物的渣滓，但它的精气不会因焚烧而消失。所以物的形体是变成了灰烬，而它的神灵则聚集在冥冥世界中，就像人死了，体魄瓦解了，而魂则进入冥冥世界中一样。传说夏代时就开始用明器殉葬，商、周以后一直继承，这大约就是因为当时的圣人们已了解鬼神的情况了。至于像金灯玉环之类贵重的殉葬品不能长埋棺材中，而要变成精怪出来；墓地里荒凉寂静，而有随葬的物品变成精怪出来走动；如果把这些东西丢在火上烧，会隐隐约约听到“咿嚶”的声音等，则

是人自身的衰气召来。妖是因人本身的原因而出现的，或者便是另外的鬼怪附着在它上面了。（有个姓樊的老妇，在东光见到有这种事。）

【原文】

朱子颖运使，言昔官叙永同知时，由成都回署。偶遇茂林，停輿小憩。遥见万峰之顶，似有人家。而削立千仞，实非人迹所到。适携西洋远镜，试以窥之。见草屋三楹，向阳启户。有老翁倚松立，一幼女坐檐下，手有所持，似俯首缝补。柱屋似有对联，望不了了。俄云气磅礴，遂不复睹。后重过其地，林麓依然。再以远镜窥之，空山而已。其仙灵之宅，误为人见，遂更移居欤？

【译文】

转运使朱子颖说，过去任叙永同知时，从成都回叙永。偶然路过一片茂密的树林，便停车休息。远远望见山峰顶上好像有人家。但这些山峰立陡立崖，决非是人所能上去的。恰好他带着西洋望远镜，便仔细观察。只见有草房三间，向阳开门。有个老翁倚着松树而立，一个幼女坐在房檐下，手里拿着什么，好像在低头缝织。屋柱上好像有对联，但看不清。不久云气上涌，就看不见了。后来他又路过此地。峰林依旧，用望远镜观察，峰顶空空如也。也许那是仙人的住宅，因误被凡人瞧见而迁走了？

【原文】

潘南田画有逸气，而性情孤峭。使酒骂座，落落然不合于时。偶为余作梅花横幅。余题一绝曰：水边篱落影横斜，曾在孤山处士家。只怪砭枝蟠似铁，风流毕竟让桃花。盖戏之也。后余从军塞外，侍姬辈嫌其敝黯，竟以桃花一幅易之。然则细琐之事，亦似皆前定矣。

【译文】

潘南田画风俊逸，但性情孤僻，常常借酒骂人，落拓不合时宜。他为我画了一幅梅花横幅，我题了一首绝句：“水边篱边影横斜，曾在孤山处士家。只怪砭枝蟠似铁，风流毕竟让桃花。”这不过是游戏之作。后来我从军塞外，侍姬们竟因这幅画色调黯淡，用一幅桃花图把它换掉了。可见细微小事，似乎都事先安排好了。

【原文】

青县王恩溥，先祖母张太夫人乳母孙也。一日，自兴济夜归，月明如昼，见大树下数人聚饮，杯盘狼藉。一少年邀之入座，一老翁嗔语少年曰：素不相知，勿恶作剧。又正色谓恩溥曰：君宜速去，我辈非人，恐小儿等于君不利。恩溥大怖，狼狽奔走，得至家，殆无气以动。后于亲串家作吊，突见是翁，惊仆欲绝，惟连呼鬼！鬼！老翁笑掖之起，曰：仆耽曲蘖，日恒不足。前值月夜，荷邻里相邀。酒已无多，

遇君适至，恐增一客则不满枯肠，故诡语遣君。君乃竟以为真耶！宾客满堂，莫不绝倒。中一客目击此事，恒向人说之。偶夜过废祠，见数人轰饮，亦邀入座。觉酒味有异，心方疑讶，乃为群鬼挤入深淖，化磷火荧荧散。东方渐白，有耕者救之，乃出。缘此胆破，翻疑恩溥所见为真鬼。后途遇此翁，竟不敢接谈。此表兄张自修所说。戴君恩诏则曰实有此事，而所传殊倒置。乃此客先遇鬼，而恩溥闻之。偶夜过某村，值一多年未晤之友，邀之共饮。疑其已死，绝裾奔逃。后相晤于姻家，大遭诟谇也。二说未审孰是。然由张所说，知不可偶经一事，遂谓事事皆然，致失于误信；由戴所说，知亦不可偶经一事，遂谓事事皆然，反败于多疑也。

【译文】

青县的王恩溥，是先祖母张太夫人乳母的孙子。一天，他夜间从兴济归来，正值月光明亮，照如白昼，只见一棵大树下，几个人正围坐一起喝酒，桌上杯盘狼藉。见他走过来，座中一位青年起身邀他入席，另一位老者责怪青年说：“你与他素不相识，不要恶作剧。”又严肃地对王恩溥说：“您还不快走，我们并不是人，时间长了，恐怕这些后生小辈要耍点花招儿，那就对您不利了。”恩溥大惊，转身逃走，狼狈不堪，跑到家里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后来，一位亲戚家里死了人，他前去吊唁，突然在吊唁的人群中，见到了那位曾在树下饮酒的老者，他吓得摔倒在地，连连叫喊：“有鬼！有鬼！”老者走到他身边，笑着把他扶起来，说：“请不必惊慌。老朽平日贪杯，总喝不够。那天恰逢月明之夜，应朋友之邀，聚饮于树下，当时酒已不多，正在这时，您来到席边，我怕再增加一个人，更无法尽兴，所以编了个瞎话把您支走，不想您竟信以为真了！”听完这话，在场的宾客无不叹息。其中有一位客人亲眼目睹此事，每每向人们谈起当时的情景。一天夜里，这位客人偶然路过一座破旧的祠堂，见几个人正在里面饮酒取乐。有人邀他入席，他也不推辞。刚喝了一口，他就觉出酒味不对，正在惊讶，却被群鬼推进了深潭。再看时，群鬼已化作莹莹闪闪的磷火，渐渐散去了。直到东方渐白，天已破晓，他才被下地干活的人从泥潭里救了出来。这件事，使他吓破了胆，由此他断定王恩溥所见者也都是鬼。以后，他再遇见那位老者，就远远避开，不敢交谈。这件事，是表兄张自修对我说的。戴恩诏也证实确有其事，只不过事情的前后顺序被弄颠倒了，应该是那位客人先遇到了鬼，而王恩溥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此后不久，王恩溥夜间路过某村，偶遇一位一年多没见的老朋友，这位朋友热情地邀他同去饮酒。他曾听说此人已经死了，疑心碰上了鬼，于是扯断衣襟逃走了。后来，王恩溥在亲戚家又遇到了此人，因为当初曾把人误当作鬼，所以被人家痛骂了一顿。这两种说法，不知哪一种对。如果按照张自修所说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不能偶

经一事，就认定事事皆然，乃致失于误信。如果接受戴恩诏的说法，我们也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不能偶经一事，就认为事事皆然，结果失于多疑。

【原文】

李秋崖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仓中，三四十年未尝为祟。恒与人对语，亦颇知书；或邀之饮，亦肯出，但不见其形耳。老儒歿后，其子亦诸生，与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渐肆扰。生故设帐于家，而兼为人作讼牒。凡所批课文，皆不遗失；凡作讼牒，则甫具草辄碎裂，或从手中掣其笔。凡修脯所入，毫厘不失；凡刀笔所得，虽扃锁严密，辄盗去。凡学子出入，皆无所见；凡讼者至，或瓦石击头面流血，或檐际作人语，对众发其阴谋。生苦之，延道士劾治。登坛召将，摄狐至。狐侃侃辨曰：其父不以异类视我，与我交至厚。我亦不以异类自外，视其父如兄弟。今其子自堕家声，作种种恶业，不陨身不止。我不忍坐视，故挠之使改图。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将待其倾覆，周其妻子，实无他肠。不虞炼师之见谴，生死惟命。道士蹶然下座，三揖而握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无一二。此举乃出尔曹乎！不别主人，太息径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辍是业，竟得考终。

【译文】

李秋崖说，有个狐狸住在一个老儒的空仓库里，三四十年中从未作过妖。狐狸常和人说话，也很有知识。有时请他喝酒，他也出来，但看不见它的形体。不久，老儒死了。他的儿子是位秀才，和狐狸往来，和他父亲在时一样。但狐狸不怎么答理他，后来就开始骚扰起人来。老儒之子一直在家设帐教学，又兼给人写状子。凡是他批改的文章，都不丢；凡是他写状子，则刚打完草稿就碎裂，或者笔从手中被抢走。凡是他讲学的收入，连毫厘也不丢；凡是写状子得来的钱，即便是装箱加锁也被偷了去。凡是学习的人出入，都无所见闻；凡是打官司的来，或被瓦块石头打得头破血流，或它在房檐上发声说话，当众揭露来人的阴谋。老儒的儿子受不了，请道士来镇治。道士登坛招来神将，把狐狸拘来。狐狸理直气壮地说：“他的父亲不把我当成异类，与我交情很深。我也不以自己是异类而见外，把他的父亲当作弟。如今他的儿子自己败坏这个家的名声，做出种种坏事来，不毁了自己不罢休。我不忍心看着不管，所以给他捣乱以使他改悔。我弄来他的钱，都埋在他父亲的墓中，以备他将来败了家，好周济他的妻子儿女，此外没有别的目的。不料遭到炼师的责难，我的生死就听天由命吧。”道士急忙离开座位，做了三个揖之后，握住狐狸的手说：“我的亡友有这样的儿子，我也不能管；不但我不能管，恐怕能管的人，千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两个。而你却能出来管教他。”道士也不和老儒的

儿子告别，径直叹息而去。老儒的儿子惭愧得无地自容，发誓不再帮人写状子，后来竟然有了个善终。

【原文】

乾隆丙辰丁巳间，户部员外郎长公泰，有仆妇年二十余，中风昏眩，气奄奄如缕，至夜而绝。次日，方为营棺敛，手足忽动，渐能屈伸。俄起坐，问此何处。众以为犹谵语也。既而环视室中，意若省悟。喟然者数四，默默无语。从此病顿愈，然察其语音行步，皆似男子，亦不能自梳沐，见其夫若不相识。觉有异，细诘其由。始自言本男子，数日前死。魂至冥司，主者检算未尽，然当谪为女身，命借此妇尸复生。觉倏如睡去，倏如梦醒，则已卧板榻上矣。问其姓名里贯，坚不肯言。惟曰事已至此，何必更为前世辱。遂不穷究。初不肯与仆同寝，后无词可拒，乃曲从。然每一荐枕，辄饮泣至晓。或窃闻其自语曰：读书二十年，作官三十余年，乃忍耻受奴子辱耶？其夫又尝闻呓语曰：积金徒供儿辈乐，多亦何为？呼醒问之，则曰未言。知其深讳，亦姑置之。长公恶言神怪事，禁家人勿传。故事不甚彰，然亦颇有知之者。越三载余，终郁郁病死。讫不知其为谁也。

【译文】

乾隆元年、二年间，户部员外郎长泰家有个仆人的妻子，年纪二十多岁，突然中风昏迷，只剩下一丝气息，到晚上就死了。第二天，人们正在买棺材准备收殓，她的手脚忽然动起来，渐渐能曲能伸，不久便坐起来，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人们还以为她在说胡话。接着她把房子里四下打量了一遍，神情好像是已经明白了什么，连连叹气，默默无语，从此病也全好了。但观察她讲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都像男子，而且她自己不会梳头洗脸，见到她的丈夫，似乎根本不认识。大家发现不对劲，仔细问她，她才说：“我本是个男人，几天前死了，魂灵到了阴间官府，管事的人查出我的寿命还没完，然而应贬为女身，使我借这家女人的尸体复生。我只觉得一下子好像睡去，一下子又像梦醒了，就已经躺在板床上了。”人们问她的姓名和籍贯，她坚决不肯讲，说：“事情已到了这一步，何必还给前一世带来羞辱呢。”人们也就不刨根问底了。开始她不肯与那个仆人同寝，后来没有理由拒绝，只得勉强服从，然而每次仆人与她性交，她都低声哭泣直到天亮。有人偷偷听到她自言自语说：“读了二十年书，作了三十多年官，竟然要忍受羞耻被奴才侮辱吗？”她丈夫又曾听到她说梦话道：“积累金钱，只是供儿辈们享乐而已，多又有什么用？”叫醒了问她，她就回答没说。知道她想隐瞒，也就暂且不管它。长公厌恶谈论鬼神之类的事，禁止家人不要传出去，所以这事不很流传，但也有不少人知道。过了三年多，她终于郁郁不乐地病死了，结果人们还是不知道她的前生是

谁。

【原文】

先师裘文达公，言有郭生刚直负气。偶中秋燕集，与朋友论鬼神，白云不畏。众请宿某凶宅以验之。郭慨然仗剑往。宅约数十间，秋草满庭，荒芜蒙翳。扃户独坐，寂无闻。四鼓后，有人当户立。郭奋剑欲起，其人挥袖一拂，觉口噤体僵，有如梦魇，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罄折致词曰：君固豪士，为人所激因至此。好胜者常情，亦不怪君。既蒙枉顾，本应稍尽宾主意，然今日佳节，眷属皆出赏月。礼别内外，实不欲公见，公又夜深无所归。今筹一策，拟请君入瓮，幸君勿嗔。觞酒豆肉，聊以破闷，亦幸勿见弃。遂有数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压以巨石。俄隔缸笑语杂盥，约男妇数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觉酒香触鼻，暗中摸索，有壶一杯一小盘四，横阁象箸二。方苦饥渴，且姑饮啖。复有数童子绕缸唱艳歌，有人扣缸语曰：主人命娱宾也。亦靡靡可听。良久，又扣缸语曰：郭君勿罪，大众皆醉，不能举巨石。君且姑耐，贵友行至矣。语讫，遂寂。次日，众见门不启，疑有变，逾垣而入。郭闻人声，在缸内大号。众竭力移石，乃闯然出。述所见闻，莫不拊掌。视缸中器具，似皆己物。还家讯问，则昨夕家燕，并酒肴失之，方诘诮大索也。此魅可云狡狴矣。然闻之，使人笑，不使人怒。当出瓮时，虽郭生亦自哑然也。真恶作剧哉。余容若曰：是犹玩弄为戏也。曩客秦陇间，闻有少年，随塾师读书山寺。相传寺楼有魅，时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绝艳，每夕诣楼外，祷以词，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树下，见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跃然相就。小鬟悄语曰：君是解人，不烦絮说。娘子甚悦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贵人，不敢崇，惟约束娘子颇严。今夜幸他出，娘子使来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随之行。觉深闺曲径，都非寺内旧门径。至一房，朱扉半开。虽无灯，隐隐见床帐。小鬟曰：娘子初会，觉腼腆，已卧帐内。君第解衣，径登榻，无出一言，恐他婢闻也。语讫，径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拥于怀而接唇。忽其人惊起大呼。却立愕视，则室庐皆不见，乃塾师睡檐下乘凉也。塾师怒，大施夏楚。不得已吐实，竟遭斥逐。此乃真恶作剧矣。文达公曰：郭生恃客气，故仅为魅侮。此生怀邪心，故竟为魅陷。二生各自取耳，岂魅有善恶哉。

【译文】

我的老师裘文达先生说，有位郭某人性情刚直任性。一次中秋节，他说他不怕鬼神。朋友们叫他夜宿某凶宅，郭某慨然带剑前往。这座宅子有几十间屋子，满庭秋草，荒芜昏暗。郭某关门独坐，屋里静静的，什么也没有出现。四更后有人当窗而立。郭某奋然要起来。那人用袖子一拂，他说不出话，身体也发僵了，好像

梦魇一样。但心里明白，眼睛也能看见。那人躬身说道：“你算得上是个豪杰，被人激到这里来。好胜是人之常情，这也不怪你。既然承蒙你来此，本应尽地主之谊，但今天是佳节，眷属都出来赏月。礼法讲究内外有别，不想让你见到她们。而你夜深又无处可去，现在想请你到瓮中，希望你不要生气。有酒有肉，聊以解闷，也希望你不要嫌弃。”于是几人将郭某装进大缸里，上面盖上方桌，然后用大石头压上了。不久他听见笑语喧哗，约有几十个男男女女，在行酒布菜，听得一清二楚。忽然他觉得酒香扑鼻，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只壶、一只杯、四个小盘，还横放着一双象牙筷子。郭某又饥又渴，便吃了起来。又有几个童子绕着缸唱艳歌。有个人敲着缸说：“主人命令娱乐客人。”那靡靡的歌声倒也好听。过了好久又有人敲缸说：“郭君不要怪罪，大家都醉了，抬不动大石头。你忍耐一下，你的朋友就来。”说完便寂然无声了。第二天清晨，朋友们见门没开，怀疑有什么变故，便跳墙进来。郭某听见人声，在缸中大叫。大家竭尽全力掀开了石头，郭某才出了缸。他讲了所见所闻，朋友们都拊掌大笑。看看缸里的器具，好像都是自己家的。回去一问，家人说昨晚举办家宴，器具酒菜都一起丢了，正在怒骂着寻找。这个魅怪可以说是够狡猾的了。这事只叫人笑，而不叫人怒。当时出缸时，郭某也止不住笑。真是恶作剧啊。余容若说：这还是以玩弄为游戏。以前我客居秦陇一带时，听说有个年轻人，随着老师在山寺中读书。传说寺楼上有魅，时时出来媚人。这年轻人心想，狐女肯定极艳丽，便每天晚上到寺楼外面，祝祷些不正经的话，期望能遇见狐女。一天夜里，他在树下徘徊，看见一个小丫环招手。他知道是狐女来了，便马上迎了过去。小丫环悄声说：“你是明白人，不必细说。娘子很喜欢你，不过这是什么事，怎么能明目张胆地祝祷？主人对你很愤怒，因为你是贵人，所以不敢害你，只是严密地约束娘子。今晚幸好主人出去了，娘子叫我来偷偷地找你，你要赶快去。”年轻人跟着小丫环走，觉得深闺曲巷，都不是寺中的旧路。来到一房前，朱门半开。虽然没有灯，但能隐隐看见床榻帷帐。小丫环说：“娘子初次与人相会，很腼腆，已经躺在帐子里。你脱了衣服就上床去，不要说话，以免叫别的婢女听见。”说完，小丫环便走了。年轻人喜不自胜，赶紧掀开被，把被里的人搂在怀里就亲嘴。被窝里的人忽然惊跳大叫起来。年轻人退后吃惊地一看，房屋床帐都不见了，那人却是老师，睡在檐下乘凉。老师大怒，把他好一顿打。他不得不吐实情，结果被老师赶走了。这真是恶作剧啊。裘文达先生说：“郭某虚张声势，所以只被魅耍了一顿。这个年轻人怀着邪心，所以被魅怪陷害。都是自找的，并不是魅怪也有善恶之分。”

【原文】

李村有农家妇，每早晚出，辄见女子随左右。问同行者，则不见。意大恐怖。后乃渐随至家，然恒在院中，或在墙隅，不入寝室。妇逼视，即却走。妇返，即仍前。知为冤对，因遥问之。女子曰：汝前生与我皆贵家妾。汝妒我宠，以奸盗诬我致幽死。今来取偿，诿汝今生事姑孝，恒为善神所护，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随，揆度事势，万万无可相报理。汝倘作道场度我，我得转轮，即亦解冤矣。妇辞以贫。女子曰：汝贫非虚语。能发念诵佛号万声，亦可度我。问此安得能度鬼？曰：常人诵佛号，佛不闻也。特念念如对佛，自摄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诚感神明。一诵佛号，则声闻三界。故其力与经忏等。汝是孝妇，知必应也。妇如所说，发念持诵。每诵一声，则见女子一拜。至满万声，女子不见矣。此事故老时说之。知笃志事亲，胜信心礼佛。

【译文】

李村有位农家妇，每天早晚两次往地里送饭。她总看见有个女子随在她左右，问同行的人，都说没看见。她非常害怕。后来这个女子渐渐跟随到家，但常常跟到院里或墙角，而不进寝室。农家妇逼近去看，女子即退走。农家妇回身走，那个女子也跟着走。农家妇知道这是冤家对头，便远远地问她是谁。女子说：“你前生和我都是贵家的妾，你嫉妒我受宠，就诬陷我通奸、盗窃，以致我被幽禁而死。如今我来索命。谁料你今生对婆婆很孝顺，常常有鬼神守护着你，我靠不了前。因此我天天随着你，等待时机，绝对不可能报不了仇。你如果能做道场来超度我，我得以早日托生，也就解了冤仇了。”农家妇说家贫做不起道场。女子说：“你家贫不假。如能有心诵念一万声佛号，也能超度我。”农家妇说这怎么能超度鬼？女人说：“普通人诵佛号，佛听不到。他们始终觉得好像面对着佛，不过是克制着自己这么想而已。至于忠臣孝子，诚意感动神灵，一诵佛号，声音直达三界。所以他们诵佛号，与诵经忏悔效力一样。你是孝妇，我知道你肯定能声达三界。”农家妇照女子说的诵佛号。她虔诚地诵唱，每诵一声，就见女子拜一次。一直诵到一万次，女子不见了。这事老人们时常说起。由此可知一心一意地侍奉长辈，胜过虔诚地拜佛。

【原文】

又闻洼东有刘某者，母爱其幼弟，刘爱弟更甚于母。弟婴痼疾，母忧之，废寝食。刘经营疗治，至鬻其子供医药。尝语妻曰：弟不救，则母可虑，毋宁我死耳。妻感之，鬻及殊衣，无怨言。弟病笃，刘夫妇昼夜泣守。有丐者，夜栖土神祠。闻鬼语曰：刘某夫妇轮守其弟，神光照烁，猝不能入。有违冥限，奈何。土神曰：兵家声东而击西，汝知之乎？次日，其母灶下卒中恶，夫妇奔视，母苏而弟已绝矣。盖鬼

以计取之也。后夫妇并年八十余，乃卒。奴子刘琪之女，嫁于洼东。言闻诸故老曰：刘自奉母以外，诸事蠢蠢如一牛。有告以某忤其母者。刘掉头曰：世宁有是人？人宁有是事？汝毋造言。其痴多类此，传以为笑。不知乃天性纯挚，直以尽孝为自然，故有是疑耳。元人王彦章墓诗曰：谁信人间有冯道。即此意矣。

【译文】

我又听说洼东有个姓刘的人，他有个弟弟，甚得母亲疼爱，可刘某对弟弟的疼爱之情，胜过母亲。弟弟不幸身染重病，母亲忧心如焚，废寝忘食。刘某则为弟弟请医治病，甚至卖掉了孩子购买医药。他曾对妻子说：“如果弟弟救不活了，母亲也就到了绝境，那样的话，倒不如我替弟弟去死！”妻子听了，十分感动。为了救弟弟，刘某连她的贴身的衣服都卖了，她也没有怨言。弟弟病危，刘某夫妇昼夜哭守在床边。有个要饭的夜间住在土地庙里。这天，他听见一个小鬼儿问土地爷：“刘某夫妇轮流守着他弟弟，他们头上有神光照射，我们一时不能靠前，眼看就要误了日期，怎么办呢？”土地爷说：“兵家所谓声东而击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吗？”第二天，母亲在灶间突然晕倒，刘某夫妇急忙跑过去抢救。母亲终于苏醒过来，可弟弟却咽了气。这就是小鬼儿所施的夺命之计啊。后来，刘某夫妇都活了八十多岁才死去。奴仆刘琪的女儿，嫁到了洼东，她听当地的父老们说，刘某除了侍奉母亲之外，做什么事都笨得像头牛。有人告诉他某某忤逆不孝，他马上掉过头去爱搭不理地说：“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人间怎么会有这种事？请你不要造谣了。”他的痴呆之举，大致如此，被人传为笑柄。元代人曾作《王彦章墓》一诗，诗中写道：“谁信人间有冯道？”说的正是此意啊。

【原文】

景少司马介兹，官翰林时，斋宿清秘堂。（此因乾隆甲子，御题集贤清秘额，因相沿称之，实无此堂名。）积雨初晴，微月未上。独坐廊下，闻瀛洲亭中语曰：今日楼上看西山，知杜紫微雨余山态活句，真神来之笔。一人曰：此句佳在活字。又佳在态字烘出活字。若作山色山翠，则兴象俱减矣。疑为博晰之等尚未睡，纳凉池上。呼之不应。推户视之，无人迹。次日，以告晰之。晰之笑曰：翰林院鬼，故应作是语。

【译文】

景介兹在翰林院任职时，斋宿清秘堂。一天雨过初晴，月亮还没上来，他独坐廊下，听见瀛洲亭中有人说：“今天在楼上看西山，才知道杜紫微的‘雨余山态活’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又一个人说：“这一句好在‘活’字上，又好在‘态’字烘托出‘活’字。如果写作‘山色’或‘山翠’，那么就差了。”他以为博晰之等人还没有

睡，在池边纳凉，便叫他，却没有回声。推门一看，一个人也没有。第二天，他和博晰之说了这件事。晰之笑道：“翰林院的鬼，当然应该谈论诗词文章。”

【原文】

释家能夺舍，道家能换形。夺舍者托孕妇而转生。换形者血气已衰，大丹未就，则借一壮盛之躯，与之互易也。狐亦能之。族兄次辰，云有张仲深者，与狐友，偶问其修道之术。狐言初炼幻形，道渐深则炼蜕形。蜕形之后，则可以换形。凡人痴者忽黠，黠者忽颠，与初不学仙，而忽好服饵导引，人怪其性情变常，不知皆魂气已离，狐附其体而生也。然既换人形，即归人道，不复能幻化飞腾。由是而精进，则与人之修仙同，其证果较易。或声色货利，嗜欲牵缠，则与人之惑溺同，其堕轮回亦易。故非道力坚定，多不敢轻涉世缘，恐浸淫而不自觉也。其言似亦近理。然则人欲之险，其可畏也哉。

【译文】

佛教徒能夺舍，道教徒能换形。夺舍就是托孕妇而转生；换形是因为血脉气息已经衰竭，而大丹还没炼成，于是借一个强壮人的躯体与他互换。狐狸也能换形。我的族兄次辰说：有个叫张仲深的人，与狐狸交朋友，偶尔问起它们修道的方法，狐狸说：“开始是炼变幻形体，道行渐深后，则炼蜕落形体。蜕落形体之后，便可以换形了。凡是痴呆的人突然变得狡猾聪明，或狡猾聪明的人忽然发狂，以及原来并不学道，而忽然喜欢服用丹药炼气功，众人都对他们的性情忽然变化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的魂气实际上已离去，是狐精附在他们的形体上而复生了。然而既已换成人形，就归入人类，不再能变幻飞腾了。在此基础上精心修炼，就与人的修道一样，这样它们要修成仙就比较容易。但受声色货利嗜好欲望的牵缠诱惑，也与人沉溺其中一样，它们半途而废堕入轮回的危险也增大了。所以，不是道性坚定的狐狸精，一般不敢换成人形到人间来修炼，怕不知不觉中受到人世间种种诱惑的浸染。”这话似乎也近理。这样说来，人世间欲望之险恶，真是令人可怕啊。

【原文】

朱介如言尝因中暑眩瞀，觉忽至旷野中。凉风飒然，意甚爽适。然四顾无行迹，莫知所向。遥见数十人前行，姑往随之。至一公署，亦姑随入。见殿阁宏敞，左右皆长廊。吏役奔走，如大官将坐衙状。中一吏突握其手曰：君何到此。视之，乃亡友张恒照。悟为冥司，因告以失路状。张曰：生魂误至，往往有此。王见之亦不罪，然未免多一诘问。不如且坐我廊屋，俟放衙，送君返。我亦欲略问家事也。入坐未几，王已升座。自窗隙窃窥，见同来数十人，以次庭讯。语不甚了了，惟一

人昂首争辩，似不服罪。王举袂一挥，殿左忽现大圆镜，围约丈余。镜中现一女子反缚受鞭像。俄似电光一瞥，又现一女子忍泪横陈像。其人叩颡曰：伏矣。即曳去。良久放衙，张就问子孙近状。朱略道一二。张挥手曰：勿再言，徒乱人意。因问顷所见者业镜耶？曰：是也。问影必肖形，今无形而现影，何也？曰：人镜照形，神镜照心。人作一事，心皆自知。既已自知，即心有此事。心有此事，即心有此事之象，故一照而毕现也。若无心作过，本不自知，则照亦不见。心无是事，即无是象耳。冥司断狱，惟以有心无心别善恶。君其识之。又问神镜何以能照心。曰：心不可见，缘物以形。体魄已离，存者性灵。神识不灭，如灯荧荧。外光无翳，内光虚明。内外莹澈，故纤芥必呈也。语讫，遽曳之行。觉此身忽高忽下，如随风败箨。倏然惊醒，则已卧榻上矣。此事在甲子七月。怪其乡试后期至，乃具道之。

【译文】

朱介如说，他曾因中暑昏迷，觉得忽然来到一个旷野中。凉风飒爽，极为舒服。然而四周没有路，不知往哪儿去。远远望见几十个人在前面走，便跟在后面。走到一个衙门，他也跟着那些人往里走。只见殿阁宽敞，左右都是长廊，小吏杂役来回奔走，好像有大官要坐堂。有一个小吏忽然拉住他的手说：“你怎么到了这儿？”一看，却是亡友张恒照。他这才明白这儿是地府。于是他告诉亡友迷了路。张恒照说：“活魂误入这儿，常常有这种事，阎王见了也不怪罪，不过也难免要审问几句。不如且坐在我的廊屋里，等退了堂，我送你。我也想问问家里的事。”他坐了不大一会儿，阎王已升堂。他从窗缝偷看，发现同来的几十个人都按顺序受审，听不大清说什么。唯有一人昂头争辩，好像不服罪。阎王抬起胳膊一挥，殿左边忽然出现一个大圆镜，周长有一丈多。镜子里出现一个女子，被反绑着挨鞭打。不一会儿，似电光一闪，镜中又出现一个女子忍泪被污的景象。这人叩头说：“伏罪。”随即便被拖走了。过了好一会儿，退了堂，张恒照来问子孙的近况。朱介如大略说了一下，张恒照挥手道：“不要再讲了，只能叫人心烦意乱。”朱介如问刚才看见的镜子就叫“业镜”么？张恒照说：“是的。”朱介如问，有原形镜子才能照出来；这个镜子没有原形，怎么能照出像来？张恒照答：“人镜照形，神镜照心。人做了一件事，心里都明白。既然明白，心里就有这件事。心里有这件事，心中就有这件事的像。所以一照就完全显现出来了。如果无意中做了错事，他自己也不知道，则照不出来。心中没有这件事，就没有这件事的像。地府断案，只根据有心无心来分辨善恶，你要明白。”朱又问神镜怎么能照心？张恒照答：“心是不可见的，唯靠着事物在心上留下形象才能见到。身体灵魂分离之后，性灵还存在，神光不灭。如荧荧灯火，外光没有遮挡，内光通明。内外晶莹明澈，所以连极细小的事件也能

显现出来。”说完便急急地拉着朱介如走。朱介如觉得自身忽高忽下，如随风飞舞的枯叶。忽然惊醒，他已躺在卧榻上。这事发生在乾隆九年七月。怪不得他参加乡试来晚了；他给我详细讲了这件事。

【原文】

东光马节妇，余妻党也。年未二十而寡。无翁姑兄弟，亦无子女，艰难困苦，坐卧一破屋中，以浣濯缝纫自给。至鬻釜以易粟，而拾破瓦盆以代釜。年八十余，乃终。余尝序马氏家乘，然其夫之名字，与母之族氏，则忘之久矣。相传其十一二时，随母至外家。故有狐，夜掷瓦石击其窗。闻屋上厉声曰：此有贵人，汝辈勿取死。然竟以民妇终。殆孟子所谓天爵欤？先师李又聃先生与同里，尝为作诗曰：早岁吟黄鹄，颠连四十春。怀贞心比铁，完节鬓如银。慷慨期千古，凋零剩一身。几番经坎坷，此念未缁磷。（即妇初寡时，尚存田数亩，有欲迫之嫁者，欺凌至尽。）震撼惊风雨，拊为呵赖鬼神。（一岁霖雨经旬，邻屋新造者皆圯，节妇一破屋，支柱欹斜得无恙。）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怜贫。稍觉亲朋少，羞为乞索频。一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绝粒肠空转，佣针手尽皴。有薪皆扫叶，无甑可生尘。黧面真如鹄，悬衣半似鹑。遮门才破荐，（屋扉破碎不能葺，以破荐代扉者十余年。）藉草是华茵。祇自甘饥冻，翻嫌话苦辛。偷儿嗤饿鬼。（夜有盗过节妇屋上，节妇呼问。盗大笑曰，吾何至进汝饿鬼家。）女伴笑痴人。（有同巷贫妇，再醮富室，归宁时，华服过节妇曰：看我享用，汝岂非大痴也。）生死心无改，存亡理亦均。喧阗凭燕雀，坚劲自松筠。伊我钦贤淑，多年共里闾。不辞歌咏拙，取表性情真。公议存乡校，廷评待史臣。他时邀紫诰，光映九河滨。盖先生壬申公车主余家时所作，故仅云颠连四十春。诗格绝类香山。敬录于此，一以昭节妇之贤，一以存先师之遗墨也。后外舅周 马公见此诗，遂割腴田三百亩，为节妇立嗣，且为请旌。或亦讽谕之力欤？

【译文】

东光县的马节妇，是我妻子的同辈人。她不到二十岁就守了寡，既无公婆兄弟，也无子女。她生活困苦，住在一间破屋里，靠为人缝补浆洗赚点钱糊口。最穷的时候，她卖掉锅换点粮食，再捡个破瓦盆代锅做饭。就这样，她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我曾为马氏家族叙家谱，叙到马节妇这里，出现了问题：她丈夫的名字，她母亲的族氏，早已被人们忘记了。相传她十一、二岁时，随母亲到了外婆家。外婆家一向闹狐仙，当天晚上，狐仙就投掷瓦石击打窗户，大肆骚扰。忽然，屋顶上有人厉声道：“这里住着贵人，你们不要找死。”狐仙立即停止了喧闹。然而，马节妇仍以平民身份终老天年，所谓贵人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天爵”吗？先师李又聃先

生，与马节妇是同乡，他曾为马节妇作诗一首，那诗写道：“早岁吟黄鹄，颠连四十春。怀贞心比铁，完节鬓如银。慷慨期千古，凋零剩一身。几番经坎坷，此念未缁磷。震撼惊风雨，癯呵赖鬼神。天原常佑善，人竟不怜贫。稍觉亲朋少，羞为乞索频。一家徒四壁，九食度三旬。绝粒肠空转，佣针手尽皴。有薪皆扫叶，无甑可生尘。黧面真如鹄，悬衣半似鹑。遮门才破荐，藉草是华茵。只自甘饥冻，翻嫌话苦辛。偷儿嗤饿鬼，女伴笑痴人。生死心无改，存亡理亦均。喧阗凭燕雀，坚劲自松筠。伊我钦贤淑，多年共里闾。不辞歌咏拙，取表性情真。公议存乡校，廷评待史臣。他时邀紫诰，光映九河滨。”这首诗是李先生在壬申年主持会试时，住在我家时作的，当时，马节妇尚在，所以诗中说：“颠连四十春。”诗的风格酷似白香山。现在，我敬录于此，一来是为了宣扬节妇的贤德，二来为保存先师的遗墨。后来，我的岳父马周先生见到了此诗，便献出良田三百亩，为马节妇立嗣，并请求朝廷旌表。或者说，这是借助于那首诗的讽谕之力吧！

【原文】

余从军西域时，草奏草檄，日不暇给，遂不复吟咏。或得一联一句，亦境过辄忘。乌鲁木齐杂诗，百六十首，皆归途追忆而成，非当日作也。一日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怅怀今昔，偶为赋一绝句。曰：雄心老去渐颓唐，醉卧将军古战场。半夜醒来吹铁笛，满天明月满林霜。毛不解诗，余亦不复存稿。后同年杨君逢元过访，偶话及之。不知何日杨君登城北关帝祠楼，戏书于壁，不署姓名。适有道士经过，遂传为仙笔。余畏人乞诗，杨君畏人乞书，皆不肯自言。人又微知余能诗不能书，杨君能书不能诗，亦遂不疑及。竟几于流为丹青。迨余辛卯还京祖饯，于是始对众言之，乃爽然若失。昔南宋闽人林外题词于西湖，误传仙笔。元王黄华诗刻于山西者，后摹刻于滇南，亦误传仙笔。然则诸书所谓仙诗者，此类多矣。

【译文】

我在西域时，每天要写各种奏章、檄文，忙得不可开交，没有时间写诗吟诗了。有时做了一联半句，也事过则忘。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都是在归途中追忆写成的，并非当时所作。有一天毛副总兵讲述了自己的生平。我怅然感慨，写了一首绝句：“雄心老去渐颓唐，醉卧将军古战场。半夜醒来吹铁笛，满天明月满林霜。”毛不懂诗，我也没存底稿。后来同年杨逢元来访，偶然谈及。一天杨君登城北关帝祠，把这首诗写在墙上，也没署姓名。恰好有个道士经过，于是传为仙人的手笔。我怕人求诗，杨怕人求书，都不肯说破这事。人们知我能写诗但字不好，杨君字好诗写得不好，也就没有怀疑到我俩头上，“仙笔”之说几乎要载入史册了。直到乾隆三十六年奉旨还京，大家为我饯行时才说出真相；大家听了都惘

然如有所失。过去南宋福建人林外在西湖题词，误传为“仙笔”。元代王黄华的诗刻在山西石头上，后来有人摹刻于滇南，也误传为“仙笔”。可见世上所说的所谓“仙诗”大多如此而已。

【原文】

图裕斋前辈，言有选人游钓鱼台。时西顶社会，游女如织。薄暮，车马渐稀。一女子左抱小儿，右持鼗鼓，袅袅来。见选人，举鼗一摇。选人一笑，女子亦一笑。选人故狡黠，揣女子装束类贵家，而抱子独行，又似村妇。踪迹诡异，疑为狐魅，因逐之絮谈。女子微露夫亡之幼意，选人笑语之曰：毋多言，我知尔，亦不惧尔。然我贫，闻尔辈能致财。若能贍我，我即从尔去。女子亦笑曰：然则同归耳。至其家，屋不甚宏壮，而颇华洁，亦有父母姑姐妹。彼此意会，不复话氏族，惟献酬款洽而已。酒阑，就宿，备极婉。次日入城，携小奴及眠被往。颇相安。惟女子冶荡无度，奔命殆疲。又渐使拂枕簟，侍梳沐，理衣裳，司洒扫。至于烟筒茗碗之役，亦遣执之。久而其姑若姐妹，皆调谑指挥，视如僮婢。选人耽其色，利其财，不能拒也。一旦，使涤厕硃。选人不肯。女子愠曰：事事随汝意，此乃不随我意耶？诸女亦助之诮责。由此渐相忤。既而每夜出不归，云亲戚留宿。又时有客至，皆曰中表。日嬉笑燕饮，或琵琶度曲，而禁选人勿至前。选人悲愤。女子亦怒，且笑曰：不如是，金帛从何来？使我谢客易，然一家三十口，须汝供给。汝能之耶？选人知不可留，携小奴入京，僦住屋。次日再至，则荒烟蔓草，无复人居，并衣装不知所往矣。选人本携数百金，善治生。衣颇褴褛，忽被服华楚，皆怪之。具言赘婿状，人亦不疑。俄又褴褛，讳不自言。后小奴私泄其事，人乃知之。曹慕堂宗丞曰：此魅窃逃，犹有人理。吾所见有甚于此者矣。

【译文】

图裕斋前辈说：有个到京城候补官职的人去钓鱼台游玩。当时西顶正有赛神聚会，出来游玩的女子很多。傍晚时分，车马渐渐稀少，只见有个女子左手抱个小孩，右手拿着一只咚咚鼓，袅袅婷婷走过来，见到这人，举起鼓一摇，这人一笑，女子也一笑。这人本来很机灵，打量女子的装束，像是富贵人家；但自己抱着小孩独自行走，又像个乡村妇女，行迹可疑，怀疑是个狐狸精。于是他跟着她走，与她慢慢交谈，女子稍微吐露出丈夫已死孩子还小的意思，这人笑着对她说：“不用多说了，我知道你是什么，也不怕你，但我很穷，听说你们能招来钱财，若能供给我，我就跟你去。”女子也笑道：“那么就一起回去吧。”到了她家，房子不太高大，但很华丽清洁。也有父母小姑姊妹等，彼此心里都明白，也就不互相打听家族姓氏，只是坐在一起饮酒而已。酒宴结束，两人同寝，极其恩爱欢悦。第二天，这人回城，把

一个小仆人及行李也带来了，相互间都很适应。只是那女子性欲极强，这人疲于奔命。她又渐渐支使他打扫床铺，侍候她梳头洗脸，帮她整理衣裳，洒水扫地，以至于点烟筒、泡茶之类的事也要他做。久而久之，她的小姑及姊妹之类都随便对他开玩笑，命令他做这做那，好像使唤奴仆一样。这人迷恋她的美貌，贪图她的钱财，不敢拒绝。一天，她竟叫他洗贴身内衣，他不肯，女子生气说：“事事都随你的意，这事就不能随我的意吗？”其他女人也给她助威责备他，从此相互间开始发生冲突。接着那女子常常晚上出去不归，说是亲戚挽留住下。又常常有客人来，都说是表兄弟，天天嬉戏饮酒，有时还弹着琵琶唱歌助兴，而禁止这人不许靠近。这人又羞又怒，女子也发怒并笑道：“不这样，金钱财物从哪里来？使我不见客容易，但一家三十口人，须由你供养，你能办到吗？”这人知道不能留下去了，带着小奴仆回京城去租房子。第二天再去，则只见一片荒烟野草，根本无人居住，连自己的衣服行李也不知到哪里去了。这人本带了几百两银子进京，平时很节俭，衣服破旧，忽然穿得衣冠楚楚起来，人们都感到奇怪。他于是说明给人家入赘作女婿的情况，人们也不怀疑。不久他又穿得破破烂烂了，他又不肯说出缘故。后来小奴仆偷偷把这事泄露出去，人们才明白。曹慕堂宗丞说：“这妖怪窃取一点钱财而逃走，还算有点人的味道，我所见到的事有比这更厉害的。”

【原文】

武强张公令誉，康熙丁酉举人，刘景南之妇翁也。言有选人纳一姬，聘币颇轻。惟言其母爱女甚，每月当十五日在寓，十五日归宁。悦其色美而值廉，竟曲从之。后一选人纳姬，约亦如是。选人初不肯，则举此选人为例。询访信然，亦曲从之。二人本同年，一日话及，前选人忽省曰：君家阿娇，归宁上半月耶？下半月耶？曰：下半月。前选人大悟，忽引入内室视之，果一人也。盖其初鬻之时，已预留再鬻地矣。张公淳实君子，度必无妄言。惟是京师鬻女之家，虽变幻万状，亦必欺以其方。故其术一时不遽败。若月月克日归宁，已不近事理。又不时往来于两家，岂人不能闻？是必败之道，狡黠者断不出此。或传闻失实，张公误听之欤？然紫陌看花，动多迷路。其造作是语，固亦不为无因耳。

【译文】

武强的张令誉先生，是康熙丁酉年举人，刘景南的岳父。张先生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候补官娶了个小老婆，女方要的聘礼很少，但是提了个条件：每月有十五天住他家，另外十五天住娘家。说这样做是因为母亲过份疼爱女儿，有点儿舍不得她。候补官爱她貌美且身价低廉，居然委曲求全，答应了人家的要求。后来，又有一个候补官娶小老婆，情况与前一位大致相同。这个候补官开始不答应，

人们就举出了前一个例子，打算以此来说服他。他私下查询，知道果有此事，也就接受了女方的条件。两个候补官本是同年，一天聊起这件事，前一位忽然若有所悟地说：“你家阿娇住娘家，是上半月还是下半月？”后一位答道：“下半月。”前一位候补官顿时明白过来，急忙带着后一位进入内室观看，原来，二人娶的竟是同一个女子。这说明女方第一次做这笔买卖时，已为第二次留下余地了。张先生是位忠厚君子，我觉得，他的话不会毫无根据。只是京城里以卖女为生的人家，其手法虽变化万端，却总以欺骗对方为宗旨，所以这种招术不会迅速败露。但是，每月定时住娘家，已不近情理；又要不时来往于两家，哪有不被人知的道理。因此，这是一条必然败露的道路，即便是狡诈之人，最终也无法逃脱这种下场。由此讲来，也许是传闻失实，而张先生听到的，恰是这种失实的传闻。然而紫陌看花，动多迷路。有人造出这种传闻，恐怕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文】

朱青雷言李华麓在京，以五百金纳一姬。会以他事诣天津，还京之日，途遇一友，下车为礼。遥见姬与二媒媼同车驰过，大骇愕。而姬若弗见华麓者。恐误认，思所衣绣衫，又己所新制，益怀疑。草草话别，至家则姬故在。一见，即问尔先至耶？媒媼又将尔嫁何处？姬仓皇不知所对。乃怒，遣家僮呼父母来领女。父母狼狈至。其妹闻姐有变，亦同来。入门则宛然车中女，其绣衫乃借于姐者，尚未脱。盖少其姐一岁，容貌略相似也。华麓方跳踉如眦虎，见之省悟，嗒然无一语。父母固诘相召意，乃述误认之故，深自引愆。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借衣随媒媼同往事。问价几何。曰：三百金，未允也。华麓赧然，急开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与其姐同价，可乎？顷刻议定，留不遣归，即是夕同衾焉。风水相遭，无心凑合。此亦可谓佳话矣。

【译文】

朱青雷说，李华麓在京城，花五百两银子纳了一个妾。正好他有事到天津，回京城那天，途中遇到一个朋友，便下车见礼。远远看见自己的妾和两个媒婆坐着一辆车子驰过去。李大惊，而妾却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他以为认错了人，但又一想，妾穿的衣服还是他新给做的，心中更疑。于是和朋友草草告别。到了家，妾竟然在。李一见妾便问，你先到了？媒婆又把你嫁到哪儿了？妾仓间地不知说什么。李便发怒地打发家僮去叫妾的父母来领她走。妾的父母狼狈地赶来。妾的妹妹听说姐姐出了事，也一起来了。进门一看，她就是车中那个女子。她身上穿的绣衫是和姐姐借来的，还没换下来。她比姐姐小一岁，长相差不多。李华麓正在发怒咆哮如老虎，见了妾的妹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耷拉下脑袋一声不吭了。

妾的父母追问找他们来干什么，他说了认错人的事，诚恳道歉。妾的父母也说了要卖次女，借了衣服和媒婆同去的事。李问卖了多少钱？她父母答：“三百两银子，对方还没答应。”李华麓笑着急忙打开箱子取出五百两银子，放在桌上，说：“给你和她姐姐一样的价，行么？”顷刻之间这事就定下来了。他把妾的妹妹也留了下来，当天晚上就和她同床共寝了。恰如风雨相遇，无意地凑到一起，这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原文】

刘东堂言，狂生某者，性悖妄，诋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诗文一字者，衔之次骨，或至相殴。值河间岁试，同寓十数人，或相识，或不相识。夏夜散坐庭院纳凉，狂生纵意高谈。众畏其唇吻，皆缄口不答。惟树后坐一人，抗词与辩，连抵其隙。理屈词穷，怒问：子为谁？暗中应曰：仆焦王相也。（河间之宿儒。）骇问：子不久死耶？笑应曰：仆如不死，敢捋虎须耶？狂生跳掷叫号，绕墙寻觅。惟闻笑声吃吃，或在木杪，或在檐端而已。

【译文】

刘东堂说：有个秀才十分狂妄，对古代和当代的人物乱加贬斥，而自以为很了不起。如果有谁指出他的诗文某个字用得不好，他就恨之入骨，甚至与之殴斗。当时正逢河间的秀才参加岁试，住在一起的十几个人，有相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因为天热都散坐在院子里乘凉。狂生肆意高谈阔论，众人怕他那张嘴，都闭口不答理。只有树背后一人发话与他辩论，连连指出他的漏洞。狂生理屈词穷，怒问道：“你是谁？”暗中一个声音回答道：“我是焦王相。”（河间的著名学者）狂生吃惊问道：“你不是早死了吗？”那个声音笑着回答：“我如果不死，敢摸老虎的胡须吗？”狂生气得又跳又叫，绕着墙寻找，只听见“吃吃”的笑声，一会儿在树顶上，一会儿在屋檐边。

【原文】

王洪绪言砧州筑堤，时有少妇抱衣袱行堤上，力若不胜，就柳下暂息。时佣作数十人，亦散憩树下。少妇言归自母家，惟幼弟控一驴相送。驴惊坠地，弟入秫田，驴自辰至午尚未返，不得已沿堤自行。家去此西北四五里，谁能抱袱送我，当谢百钱。一少年私念此可挑，不然亦得谢，乃随往。一路与调谑，不甚答亦不甚拒。行三四里，突七八人要于路曰：何物狂且，敢覬觐我家妇女。共执缚捶楚，皆曰送官徒涉讼，不如埋之。少妇又述其谑语。益无可辩，惟再三哀祈。一人曰：姑贳尔，然须罚掘开此塍，尽泄其积水。授以一钬，坐守促之。掘至夜半，水道乃通。诸人亦不见。环视四面，芦苇丛生，杳无村落。疑狐穴被水，诱此人浚治云。

【译文】

据王洪绪说，州修堤坝时，有个少妇抱着个包袱在堤坝上走，好像抱不动了，便到柳树下休息。有几十个打工人也在树下休息。少妇说她从娘家回来，小弟赶着驴送她。驴受惊把她掀下来，弟弟到高粱地里找驴，从早晨一直到中午也没回来。她不得已自己走，家离这儿还有四五里，谁能扛着包袱送送她，就赏一百个钱。一个年轻人暗想，在这少妇身上能沾点便宜，至少也得几个赏钱，便送她走。一路上这年轻人和她调笑，她不怎么答理，也不拒绝。走了三四里，突然有七八个人挡在路上，说：“哪儿来的狂徒，敢打我家女人的主意？”于是七手八脚把年轻人绑上，一顿好打，都说与其送到官府打官司，不如活埋了他。少妇又讲述年轻人一路上说的轻薄话，他更是有口难辩，只能再三求饶。一人说：“姑且饶你，罚你把这段田埂挖开，把积水排出去。”于是交给他一把铁锹，大家坐下来看他挖。他一直挖到半夜，才挖开田埂，那几个人也不见了。他环视四周，只见芦苇丛生，渺无村落。有人怀疑是狐狸洞遭水淹，诱惑这个年轻人来替它们疏通。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原文】

族侄竹汀，言文安有佣工古北口外者，久无音问。其父母值岁荒，亦就食口外，且觅子。亦久无音问。后乃有人见之泰山下。言昔至密云东北，日已暮，风云并作。遥见山谷有灯光，漫往投止。至则土屋数楹，围以秫篱。有老姬应门，问其里贯，入以告。又遣问姓名年岁，并问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几何岁。具以实对。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坐，拜而侍立，促老姬督婢治酒肴，意甚亲昵。莫测其由，起而固诘，则失声伏地曰：儿不敢欺翁姑，儿狐女也。尝与翁姑之子为夫妇。本出相悦，无相媚意，不虞其爱恋过度，竟以瘵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别适，依其墓以居。今无意与翁姑遇，幸勿他往，儿尚能养翁姑。初甚骇怖，既而见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留共居。狐女奉事无不至，转胜于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姬市一棺，且具槨。怪问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贺儿。儿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尽寸心耳。不期感动土神，闻于岳帝。岳帝悯之，许不待丹成，解形证果。今以遗蜕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侧室，果一黑狐卧榻上。毛光如漆，举之轻如叶，扣之乃作金石声。信其真仙矣。葬事毕，又启曰：今隶碧霞元君为女官，当往泰山。请共往。故相偕至此，僦屋与土人杂居。狐女惟不使人见形，其供养仍如初也。后不知其所终。此与前所记狐女略相近。然彼有所为而为，故仅得逗诛，此无所为而为，故竟能成道。天上无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谅哉。

【译文】

族侄竹汀说，文安县有一个人到古北口外当雇工，久无音信。他的父母因年成不好，也到口外谋生，且去寻觅儿子，也一去久无音信。后来有人在泰山下见到了老两口。他们说当初到了密云县东北时，天色已晚。冷风吹来，阴云渐浓。遥见山谷中有灯光，便投奔过去。到了跟前，见有几间土房，围着高粱秸墙。有个老妈子出来，问了他们的籍贯乡里，进去通告。老妈子又出来问姓名年龄，并问有没有儿子到口外去，儿子叫什么，多大了。老两口都照实说了。忽然有位女子整衣迎了出来，请老两口坐上座，她拜见之后，侍立一旁，叫老妈子催促婢女准备酒

菜，态度极为亲热。老两口不知是怎么回事，站起来再三追问。女子失声痛哭，趴在地上说：“我不敢骗公婆，我是狐女，曾和您的儿子结为夫妻。我本来出于一片爱心，并没有媚他的意思，不料他竟因爱恋过度，得痼病死了。我心里时常悔恨，所以发誓不再嫁，而在他的墓旁住着。如今无意间遇见了公婆，希望不要到别处了，我还能扶养公婆。”老两口开始时极为吃惊，随后见她情真意切，便相互拉着哭了一场，于是就留了下来。狐女侍奉公婆无所不至，反而胜过儿子。这么过了六七年，狐女忽然打发老妈子去买来一具棺材，且准备铁锹簸箕之类。老两口问她这是干什么。狐女高兴地说：“公婆应该祝贺我。我侍奉公婆，不过是为追念死去的丈夫，以尽我的心意，不料却感动了土神，报告了东岳帝。东岳帝同情我，准许我不等我修炼成功，即可脱形成正果。如今要把我的遗蜕和我丈夫葬在一起，以体现死则同穴的意思。”说罢把老两口带到侧屋。那儿果然有一只黑色狐狸躺在榻上，毛色如黑漆，抬起来轻得像树叶；一敲则发出金石声。这才相信她是真仙。安葬完后，她又对公婆说：“如今我隶属碧霞元君为女官，应该到泰山去，请公婆和我一起走。”于是一起到了泰山，租了房子和当地人杂居在一块儿。狐女只是不叫人看见她的形体，还像以前那样善养公婆。后来就不知他们怎样了。这个故事和前面所记叙的狐女大致相同。不过前一狐女是有目的地供养婆婆，所以仅仅免于天诛。这个狐女不是有所求而扶养公婆，所以能修炼成仙。天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这话一点儿不假。

【原文】

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庙廊者，闻殿中鬼语曰：奉牒拘某妇，某妇恋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诘，神不离舍。不能摄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计成败，与命数争，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诚之至，鬼神所不能夺者，挽回一二，间亦有之。与强魂捍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岳帝，取进止，毋遽以厉鬼往也。语讫，遂寂。后不知究竟能摄否。然足知人定胜天，确有是理矣。

【译文】

竹汀又说：有一个人，夜间住在城隍庙的走廊里，听到了城隍与小鬼的对话。小鬼说：“我奉命去拘捕某妇女。可这个妇女惦记着病中的婆婆，不想死，她的意念与婆婆紧密联接，神不离舍，我没法拘捕她，怎么办呢？”城隍说：“愚忠愚孝之人，大多不计较成败得失。他们与命运抗争，实在是自讨苦吃，这种人固然不少；然而由于精诚所至，鬼神也不能夺去他性命的人，偶而也会出现一两位。这种情况，与强魂拒捕是完全不同的。你说的事应该禀报岳帝，再行定夺，千万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厉鬼去强行拘捕啊。”城隍的话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后来，那

位妇女是否能被拘捕，不得而知。然而，这件事情，足以证明“人定胜天”的格言，确有道理啊。

【原文】

顾郎中德懋，世所称判冥者也。尝自言平反一狱，颇自喜。其姓名不敢泄，其事则有姑出其妇者。以小姑之谗，非其罪也。姑性悻，仓卒度无挽回理，而母家亲党无一人，遂披缁尼庵，待姑意转。其夫怜之，时往视妇，亦不能无情。庵旁有废园，每约以夜伏破屋，而自砌墙缺私就之。来往岁余，为其师所觉。师持戒严，以为污佛地，斥其夫勿来，来且逐妇。夫遂绝迹，妇竟郁郁死。冥官谓既入空门，宜遵佛法。乃耽淫犯戒，当从僧律科断，议付泥犁。顾驳之曰：尼犯淫戒，固有明刑。然必初念皈依，中违誓愿，科以僧律，百喙无词。此妇则无罪仳离，冀收覆水。恩非断绝，志且坚贞。徒以孤苦无归，托身荒刹。其为尼也，但可谓之毁容，未可谓之奉法。其在庵也，但可谓之借榻，不可谓之安禅。若据其浮踪，执为恶业，则瑶光夺媚，更以何罪相加？至其感念故夫，砌墙幽会，迹似赠以芍药，事均采彼靡芜。人本同衾，理殊失节。阳律于未婚私媾，仅拟杖刑，犹容纳赎。兹之违礼，恐视彼为轻。况已抑郁捐生，纵有微愆，足以蔽罪。自应宽其薄罚，径付转轮。准理酌情，似乎两协。事上，冥王竟从其议。此语真妄，无可证验。然据其所议，固持平之论矣。又顾临歿，自云以多泄阴事，谪为社公。姑存其说，亦足为轻谈温室者箴也。

【译文】

郎中顾德懋，被人们称为“判冥者”。曾经说为一案件平过反，颇有点洋洋自得。关于这件案子，当事人的姓名不便点明。主要事由是婆婆休了她的儿媳。因为小姑从中向母亲进谗言，而不是儿媳的罪过。婆婆性格刚悻，儿媳知道一时恐怕难以挽回，而娘家亲族中一个人也没有，就到尼姑庵出了家，等待婆婆回心转意。她丈夫爱怜她，就不时到尼姑庵探视妻子，她不能无情拒绝他。尼姑庵旁边有座废园，她就经常和丈夫约好，丈夫晚上躲在破屋里，她就从墙豁口翻出庵去与他私会。这样约会了一年多，被她师傅发现了，师傅严格遵守戒规，认为她这样做玷污了佛地，责令她丈夫以后不要再来。再来的话就把他妻子赶走。于是她丈夫不敢再来，她竟郁闷而死，冥官认为，既然遁入空门，就要遵守佛法，她却因沉缅于淫欲而犯戒，应当根据僧律定罪，拟将她打入地狱。顾德懋驳斥说：“尼姑犯了淫戒，当然有明确的刑罚。但应当是一开始就要皈依佛门，而中途却违背誓愿的，这种情况如根据僧律量刑就是长一百张嘴也无言反驳。而这位女人却是无罪被迫与丈夫离异，希望能与丈夫重修前缘，他们恩情并未断绝，她因此意志坚强。完全是因为孤苦无靠，无处安身，才托身于尼姑庵当尼姑，只能称为毁

容，不能说是信奉佛法，她身处庵中，只能说是借宿，不能说是参禅悟理。如果只根据她的外部表现就定为恶罪，那么瑶光寺尼姑争抢男人作为夫，更要判以何种罪名呢？至于她思念先前的丈夫，翻墙相会，行为近乎淫奔，事情却有如重逢。他们本来是同床共枕的夫妻，这同失节完全是两回事。阳间的刑律对于未婚私通的，仅施以杖刑，还容许结为夫妻。现在这对夫妇违背礼节的程度，较未婚私通者恐怕还轻，更何况这女人郁闷而死，即便有些小过错，也足以抵罪了。自然应该从轻处罚，直接让她去投胎。这样处理，于情于理，似乎都讲得通。”陈词报上去后，阎王竟同意了顾的意见。这种说法的真假，无可验证，但他的那段议论，倒是公平之论。又顾德懋临死时，自称因泄露阴间秘密太多，被贬作土地神。姑且把他的说法保留下来，好让那些轻易泄露秘密的人引起警惕。

【原文】

库尔喀喇乌苏（库尔喀喇，译言黑。乌苏，译言水也。）台军李印，尝随都司刘德行山中。见悬崖老松贯一矢，莫测其由。晚宿邮舍，印乃言昔过是地，遥见一骑飞驰来。疑为玛哈沁，伏深草伺之。渐近，则一物似人非人，据马上。马乃野马也。知为怪，发一矢，中之。噙然如钟声，化黑烟去。野马亦惊逸。今此矢在树，知为木妖也。问顷见之何不言。曰：射时彼原未见我，彼既有灵，恐闻之或报复，故宁默也。其机警多类此。一日，塔尔巴哈台押通寇满答尔至，命印接解。以铁砧贯手，以铁链从马腹横锁其足。时已病，奄奄仅一息。与之食，亦不甚咽。在马上每欲倒掷下，赖系足得不堕。但虑其死，不虑其逃也。至戈壁，两马相并，又作欲堕状。印举手引之，突挺然而起，以砧击印仆马下，即旋辔驰入戈壁去。戈壁东北连科布多，绵亘数百里，古无人迹，竟莫能追。始知其病者伪也。参将岳济，坐是获重谴，印亦长枷。既而伊犁复捕得满答尔。盖额鲁特来降者，赏赉最厚。满答尔贪饵而出，因就擒。讯其何以敢再至。则曰我罪至重，谅必不料我来。我随众而来，亦必不疑其中有我。其所计良是，而不虞识其顶上箭瘢也。以印之巧密，而卒为术愚。以满答尔之深险，而卒以诈败。日以心斗，诚不知其所穷。然任智终遇其敌，未有千虑不一失者，则定理也。

【译文】

库尔喀喇乌苏（库尔喀喇，译为汉语是“黑”；乌苏，译为汉语即“水”）的驻军李印，曾随都司刘德经过山中，见悬崖的老松树上穿着一支箭，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他们在驿站住下，李印才说：从前路过这地方时，见一个人骑着马飞驰而来，怀疑是玛哈沁，于是躲在深草中偷望。走近来一看，则是一个又像人又不像人的怪物骑在马上，马也是一匹野马。他知道是妖怪，就射出一支箭，射中时发出

“嗡嗡”的像撞钟的声音，妖物化成一道黑烟散去，野马也惊跑了。现在这支箭穿在树上，可知那是个木妖。刘德问他刚才看到时为什么不说，李印答道：“射的时候它没有看见我，它既然有神灵，恐怕听到后来报复，所以宁愿沉默。”李印往往就是这样机警。一天，塔尔巴哈台押来一名叫满答尔的强盗，长官命令李印接着押送。李印用铁铐铐住他的手，用铁链从马肚子底下绕上来横锁住他的脚。满答尔当时已患病，虚弱得只剩下奄奄一息。给他食物，他也不大下咽，坐在马上，总要向下倒，只是因为系住了脚，才没掉下来。李印只担心他会死，不担心他会逃。到了戈壁，两人的马并列行走，满答尔又作出要倒下的样子，李印伸手去拉他，他突然挺起，用镣铐把李印砸倒在马下，接着拨转马头，驰入戈壁中去了。戈壁东北面连着科布多（属北路定边副将军管辖），绵延数百里，自古没有人迹，根本无法追捕，这才知道他生病是假装的，参将岳济因此事受到严厉惩处，李印也长期戴枷示众。后来伊犁重新抓到满答尔。原来，额鲁特部落的人来归降的，朝廷给的赏赐很多，满答尔也来想领赏，结果被擒。问他为何敢再来，他说：“我的罪最重，估计你们肯定想不到我还会来。我来与很多人在一起，你们肯定不会怀疑其中有我。”他想得也确实周到，没料到人们会认出他头顶上的箭伤疤痕。像李印这样机警细心，结果还是中了圈套；像满答尔这样阴险狡诈，结果还是因使诈而败亡。人们每天都在用心互斗，确实不知心计的巧妙会到什么地步。但专门倚仗心计的人，终究会遇到对手，从来没有千虑而不一失的，这一点则是肯定无疑的道理。

【原文】

李义山诗，空闻子夜鬼悲歌，用晋时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诗，秋坟鬼唱鲍家诗，则以鲍参军有蒿里行，幻肆其词耳。然世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言尝读书别业。一夕，风静月明，闻有度昆曲者。亮折清圆，凄心动魄。谛审之，乃牡丹亭叫画一出也。忘其所以，静听至终。忽省墙外皆断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来。开户视之，惟芦荻瑟瑟而已。

【译文】

李商隐的诗中有“空闻半夜鬼悲歌”的句子，用的是晋时传说鬼在半夜唱歌的故事。李贺诗中有“秋坟之中鬼在唱鲍照的诗”句，则因鲍照写有《蒿里行》一诗，他加以想象发挥。然而世上往往有这种事。田香沁说，他曾在别墅中读书。一天晚上，风静月明，听见有人在唱昆曲。歌声宏亮曲折，清丽圆润，听来叫人伤心动魄。细细一听，原来是《牡丹亭》“叫画”那一出。他忘了身边一切，一直听到完。忽然记起墙外都是残岗荒陂，人迹罕至，这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开门一看，唯见芦苇在秋风中发抖。

【原文】

香硃又言，有老儒授徒野寺。寺外多荒冢，暮夜或见鬼形，或闻鬼语。老儒有胆，殊不怖。其僮仆习惯，亦不怖也。一夕，隔墙语曰：邻君已久，知先生不讲。尝闻吟咏，案上当有温庭筠诗，乞录其《达摩支曲》一首焚之。又小语曰：末句邺城风雨连天草，祈写连为粘，则感极矣。顷争此一字，与人赌小酒食也。老儒适有温集，遂举投墙外。约一食顷，忽木叶乱飞，旋飏怒卷，泥沙洒窗户如急雨。老儒笑，且叱曰：尔辈勿劣相。我筹之已熟：两相角赌，必有一负；负者必怨，事理之常。然因改字以招怨，则吾词曲；因其本书以招怨，则吾词直。听尔辈狡狴，吾不愧也。语讫而风止。褚鹤汀曰：究是读书鬼，故虽负气求胜，而能为理屈。然老儒不出此集，不更两全乎？王谷原曰：君论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矣。

【译文】

香盥又说：有位老儒在郊外野庙中开帐授徒。庙外荒冢累累，到了夜晚，不是看到鬼影，就是听到鬼的说话声。老儒素有胆量，毫不惧怕。他的僮仆对此也习惯成自然，不放在心上了。一天晚上，有个鬼隔着墙对老儒说：“咱们做邻居已经很久了，我知道您不怕我们。常听见您吟咏诗句，您的书桌上应该有温庭筠的诗。我想求您抄录他那首《达摩支曲》，然后烧掉送我，不知您肯答应我吗？”接着，鬼又小声说：“末句的‘邺城风雨连天草’，请您把‘连’写作‘粘’，我就更感激不尽了。刚才，为了这个字，我和别人争论了半天，还打了赌，输酒菜儿的。”老儒案头，正放着一本《温庭筠诗集》，就随手把它扔出了墙外。约摸过了一顿饭光景，外面忽然狂风怒吼，树叶乱飞，泥土沙石像急雨一般飞洒到窗户上。老儒笑着叱责道：“收回你的丑态吧。对打赌这一行，我比你精明多了。双方打赌，必有一负；输的一方自然不高兴，这是常理。然而，如果我把诗中的字改了，从而招来怨恨，我是亏理的；如果我没有改动人家的原文，即便受人抱怨，我也是心中坦荡，理直气壮。任你怎样折腾，我都问心无愧。”老儒的话音刚落，外面立刻没有动静了。褚鹤汀说：“必竟是些读书鬼，所以尽管他们为一字而赌气求胜，仍能服从正理。然而，如果老儒不把那本诗集扔出墙外，不更是两全其美了吗？”王盩原说：“您所谈的两全之策是世俗的方法，老儒的言行举止，皆超脱于世俗，否则，就不成其为老儒了。”

【原文】

司爨王媪言（即见醉钟馗首。）有樵者，伐木山冈，力倦小憩。遥见一人持衣数袭，沿路弃之。不省其何故。谛视之，履险阻如坦途，其行甚速，非人可及。貌亦惨淡，不似人，疑为妖魅。登高树瞰之，人已不见。由其弃衣之路，宛转至山坳，则

一虎伏焉。知人为伥鬼，衣所食者之遗也。急弃柴，自冈后遁。次日，闻某村某甲，于是地死于虎矣。路非人径所必经，知其以衣为饵，导之至是也。物莫灵于人，人恒以饵取物。今物乃以饵取人，岂人弗灵哉？利汨其灵，故智出物下耳。然是事一传，猎者因循衣所在，得虎窟，合锐群击，殪其三焉。则虎又以智败矣。辗转倚伏，机械又安有穷欤？或又曰虎至悍而至愚，心计万万不到此。闻伥役于虎，必得代乃转生。是殆伥诱人自代，因引人捕虎报冤也。伥者人所化，揆诸人事，固亦有之。又惜虎知伥助己，不知即伥害己矣。

【译文】

在我家做饭的王婆说，有个打柴的人到山冈上打柴，疲倦了稍事休息。远远望见一人拿着几件衣服，沿途丢弃。他不明白是何缘故。仔细观察他，发现他走险路如走平路，速度很快，不是人能达到的。并且面色苍白，暗淡无光，不像人样，就怀疑他是妖怪。当他爬到一棵高树上了望时，那人已不见了。樵夫沿着那人丢衣服的路往前走，拐弯后到山坳，只见一只老虎躲在树丛中。这才明白那人是个伥鬼，那些衣服是被害者的遗物。赶忙丢了柴，从山岗后面逃跑了。第二天，樵夫听说某村某人在山坳被虎吃了。这条路不是人必经之路，他猜它是用衣做诱饵，诱人来到这里的。动物不会比人更聪明，人总是用诱饵捕获猎物，现在动物竟然用诱饵吃人。难道是因为人不聪明吗？利欲扰乱了心智，所以人反倒不如动物聪明了。但这事一传出来，猎人们找到衣服丢弃的地方，发现了虎窝，一齐开枪，打死了三只老虎。老虎也因其心智而招致灭顶之灾。祸福辗转生变互相变化，机巧变幻又怎会有穷尽呢？又有人说老虎最强暴但也最愚蠢，心计万万达不到这般高度。听说伥鬼为老虎所役使，必须找到替身才能投生。这样，大概是伥鬼诱使别人代替自己，又引猎人捕杀老虎报仇。伥鬼是人变成的，考察一下人间世事，当然有这种事情，可惜老虎只知伥鬼帮助自己，却不知也是它害了自己啊！

【原文】

梁谿堂言有粤东大商，喜学仙。招纳方士数十人，转相神圣，皆曰冲举可坐致。所费不貲，然亦时时有小验，故信之益笃。一日，有道士来访。虽敝衣破笠，而神采落落，如独鹤孤松。与之言，微妙元远，多出意表。试其法，则驱役鬼神，呼召风雨，如操券也。松鲈台菌、吴橙闽荔，如取携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犹仆隶也。握其符，十洲三岛，可以梦游。出黍颗之丹，点瓦石为黄金。百炼不耗。粤商大骇服。诸方士自顾不及，亦稽首称圣师，皆愿为弟子，求传道。道士曰：然则择日设坛，当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众拜讫。道士问尔辈何求。曰：求仙。问求仙何以求诸我。曰：如是灵异，非真仙而何？道士轩渠良久，曰：此术也，非道也。

夫道者冲漠自然，与元气为一，乌有如是种种哉？盖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谈天说性，亦非也。佛之本旨，无生无灭而已。布施供养，非也。机锋语录，亦非也。道之本旨，清净冲虚而已。章咒符，非也。炉火服饵，亦非也。尔所见种种，是皆章咒符事，去炉火服饵，尚隔几尘，况长生乎？然无所征验，遽斥其非。尔必谓誉其所能，而毁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种种能为，而告以种种不可为，尔庶几知返乎？儒家释家，情伪日增。门径各别，可勿与辩也。吾疾夫道家之滋伪，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诸方士曰：尔之不食，辟谷丸也。尔之前知，桃偶人也。尔之烧丹，房中药也。尔之点金，缩银法也。尔之入冥，茉莉根也。尔之召仙，摄灵魂也。尔之返魂，役狐魅也。尔之般运，五鬼术也。尔之辟兵，铁布衫也。尔之飞跃，鹿卢砑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众牵衣叩额曰：下士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驾，是亦前缘。忍不一度脱乎？道士却坐，顾粤商曰：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有一人挥手飞升者乎？顾诸方士曰：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有一人脱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坚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后可不死。使此气绵绵不停，而后可长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缘。骨非药物所能换，缘亦非情好所能结。必积功累德，而后列名于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灵自尔感通，仙缘乃凑。此在尔辈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内绝世缘，外积阴鹭。无怪无奇，是真秘密。投笔于案，声如霹雳，已失所在矣。

【译文】

梁谿堂说，有位粤东巨商，爱学仙，招来几十个方士。方士们彼此吹捧，都说成仙指日可待。养活他们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他们还时时有些小灵验，于是巨商就更相信他们了。有一天，一位道士来访。虽然他穿着破衣、戴着破斗笠，但神态洒脱，像是独鹤孤松。和他交谈，觉得他神思妙远，多出于想像之外。请他表演法术，他驱使鬼神、呼风唤雨，都易如反掌。松江的鲈鱼、台州的鲜蘑、吴越的蜜桔、福建的荔枝，他随意取来好像是身边带的；召织女弹琴吹竽，召玉女唱歌跳舞，就好像指挥他的仆隶。拿着他的符，可以梦游十洲三岛。他拿出米粒大小的一颗丹，点瓦块石头为黄金，虽经百炼也不损耗。巨商极为惊服，方士们也自觉不如，都叩头称呼圣师，愿意当他的弟子，请求传道。道士说：“那么就选个日子设坛，一一传授给你们。”到了这一天，道士登坛坐下。方士们拜完，道士问：“你们都有什么要求？”大家说：“想成仙。”道士说想成仙怎么来求我？大家说：“您这么灵异，不是真仙还会是什么？”道士笑了好久道：“这是法术，而不是道。所谓道，融合于大自然中，和元气成为一体，哪有这种种法术？说起来，儒、道、佛三教已放任好久了。儒

的本旨是明事理而通达有用，不是记诵文章，也不是谈天说物性。佛的本旨是无生无灭，不是布施供养，也不是散布神机微妙的箴言。道的本旨是清静无为，不是念咒用符，也不是炼丹服药。你们所见到的种种，都是念咒用符之类，离炼丹服药还隔着凡尘，何况长生不老？但是如果我没有法术，却贬斥法术，你们肯定会认为我褒奖我所能的，而诋毁我所不能的，只不过说些大话吓人。今天我显示出种种所能，同时告诉你们这种种法术不能去学，或许你们能够迷途知返。儒、佛两家，虚伪的东西越来越多。由于门派不同，不必与他们辩论。我痛恨道家的虚伪也在滋生，所以借你们好道，且正视听。”于是道士指着方士们说：“你不吃饭，是因为吃了避谷丸；你事先知道有没有鬼，靠的是桃木偶人；你烧的丹，不过是性刺激药；你的所谓点金法，不过是缩银法；你的所谓能进入地府，靠的是茉莉根；你的所谓能召仙，不过是摄灵魂；你的所谓能返魂，不过是役使狐魅；你的所谓搬运术，不过用的是五鬼术；你的所谓避兵器，靠的是铁布衫功；你的所谓飞跃，不过乘的是鹿卢盃。名义是道家，实际上都是妖人，不赶紧解散，雷神就要来惩罚你们了。”道士弹弹衣服要起来，方士们拉着他的衣服叩头道：“我们沉迷其中，已知道我们的罪过了。幸好遇上了仙人，这也是前缘，能忍心不超度我们么？”道士又坐下来，回看巨商说：“你听没听说过生活在富贵乡中的人，有谁挥挥手便成仙升天了？”道士又对方士们说：“你们听没听说过靠着小术卖钱的人，有谁脱离尘世而登仙了？修道的人必须谢绝所有尘缘，坚持一念，使自己的心沉寂如死去一样，这样之后就可以不死了。假如这种气息绵延不停，然后才能青春永驻。但这也不是枯坐了事。仙人要有仙骨，也要有仙缘。这并不是吃点药就能得来的。缘也不是感情好就能结成，必须积累功德，然后才能列名于仙籍之中。这样就能生出仙骨。仙骨既长成，真灵便从此感通，于是仙缘也便形成了。这一切全要靠你们自己去度脱，仙家哪有什么度脱人的法术？”道士要来纸笔写了十六个大字道：“内绝世缘，外积阴鹭，无怪无奇，是真秘密。”写完把笔扔到桌上，声如打雷，道士已不见了。

【原文】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仓中，不甚为祟。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辄被瓦击。一日，厨下得一小狐，众欲捶杀以泄愤。洪生曰：是挑衅也。人与妖斗，宁有胜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饵，亲送至仓外。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不复击矣。此不战而屈人也。

【译文】

我的表伯王洪生家有狐狸，住在仓中，不大为害，但小孩子如果靠近仓房游

戏,就会被瓦片飞来击中。一天,家里人在厨房抓到一只小狐狸,都提议把它捶死,以发泄愤怒。王洪生说:“这是挑起事端引来麻烦,人与妖怪斗,哪有斗赢的呢?”于是他把小狐狸放在床上,用果子点心等喂它,然后亲手送到仓房旁。从此以后,小孩们经过那地方,再也没有瓦片飞击来了。这是不通过战斗而使它屈服了。

【原文】

又舅氏安公五占,居县东留福庄。其邻家二犬,一夕,吠甚急。邻妇出视无一人,惟闻屋上语曰:汝家犬太恶。我不敢下。有逃婢匿汝家灶内,烦以烟熏之,当自出。妇大骇,入视灶内,果嚶嚶有泣声。问是何物,何以至此。灶内小语曰:我名绿云,狐家婢也。不胜鞭,逃匿于此。冀少缓须臾死,惟娘子哀之。妇故长斋礼佛,意颇怜悯。向屋仰语曰:渠畏怖不出,我亦实不忍火攻。苟无大罪,乞仙家舍之。里俗呼狐曰仙家。屋上应曰:我二千钱新买得,那能即舍?妇曰:二千钱赎之,可乎?良久,乃应曰:是或尚可。妇以钱掷于屋上,遂不闻声。妇扣灶呼曰:绿云可出,我已赎得汝,汝主去矣。灶内应曰:感活命恩,今便随娘子驱使。妇曰:人那可蓄狐婢?汝且自去,恐惊骇小儿女,亦慎勿露形。果似有黑物瞥然逝。后每逢元旦,辄闻窗外呼曰:绿云叩头。

【译文】

我的舅辈人安五占先生,家住本县东留福庄。他邻居家有两条狗。一天晚上,两条狗突然拼命大叫起来。邻居的女人出外观看,连个人影也没看到,只听见屋顶上有人说:“你家的狗太凶,我不敢下去。我有个丫环逃进你们家的灶洞里了,麻烦你用烟熏一熏,她自然会出来的。”这女人吓得不得了,连忙回到屋内向灶洞里看,果然听到里面有“嚶嚶”的哭泣声。她大声问:“你是什么东西,怎么到这儿来了?”灶洞里有人小声说:“我叫绿云,是狐仙家的丫环。因为忍受不了主人的鞭打,才逃到这里,或许能多活几天,望娘子可怜我。”这女人一向吃斋念佛,可谓心地善良,听完狐婢的话,很可怜她,于是走到屋外,仰脸向屋顶上说:“她怕得要命,不敢出来,我也实在不忍心点火烧她。如果她没犯什么大罪,求仙家放了她吧。”屋顶上的狐仙应声道:“我刚用二千钱买了她,哪能轻易放走呢?”女人问:“我用二千钱赎她,行不行?”过了半天,那狐仙才答道:“就这么办吧。”女人把钱扔到了屋顶上,上面还真没有动静了。女人回到灶边,敲着灶台说:“绿云,可以出来了,我拿钱赎了你,你家主人已经走了。”灶洞里应声道:“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从现在开始,我就听从您的使唤了。”女人说:“人的家里怎么能养着狐婢呢,你赶紧走吧,随便去哪儿;走时千万不可现出原形,别吓着孩子。”果然,灶洞里钻出了

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转眼间不见了。后来，每逢大年初一的夜里，这位女人都会听到窗外大声呼喊：“绿云给您叩头了。”

【原文】

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霍丈易书，在葵苏图军台时，有老妇解此术。使卜归期。妇侧睨良久，曰：马未鞍，人未冠，是不行也。然鞍与冠皆已具，行有兆矣。越数月，又使卜。妇一视即拜，曰：马已鞍，人已冠矣，公不久其归乎。既而果赐环。又大学士温公，言曩征乌什，俘回部十余人，禁地窖中。一日，指口诉饥。投以杏，众分食讫，一年老者握其核，喃喃密祝，掷于地上，观其纵横奇偶，忽失声哭。其党环视，亦皆哭。既而骈诛之牒至。疑其法如火珠林钱卜也。是与蓍龟虽不同，然以骨取象者龟之变，以物取数者蓍之变。其藉人精神以有灵，理则一耳。

【译文】

蒙古人用羊骨占卦，用火烧从裂开的纹路观察预兆，这同侗族人用鸡骨占卜一样，霍易书在葵苏图的部队时，有位老妇人懂得这种占卜术，霍易书让她为自己卜问归期，老妇斜着眼把烧过的骨头端详了好久，说：“马未备鞍，人没戴帽，还回不去。如果马鞍和帽子都有了，就有回去的征兆了。”过了几个月，霍易书又叫老妇人为他占卜，她看了一遍就说：“马已备鞍，人也戴了帽子，您不久就要回家了。”不久果然有班师回朝的公文。又大学士温公说他征乌什时，俘虏了回部十多个人，把他们关押在地窖里。一天，他们指着嘴巴示意肚子饿了。他就扔给他们一些杏子，众人分吃完后，有一位年老者拿着杏核，口中念念有词，暗中念咒，然后把杏核丢到地上，观察它们的纵横奇偶。忽然，他失声痛苦起来，其他人都围过去看，也都哭起来。不久，把他们全部处死的公文就到了。我疑心这种占卜法同《火珠林》中所记的钱卜法相似。这同古代的蓍草、龟甲占卜虽然不同，但观察骨头裂纹形状的方法是由龟甲占卜的方法演变来的，而观察东西的奇偶数字等情况的方法是由蓍草占卜的方法演变来的。这主要是依靠人的主观精神的评判才显灵，这样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原文】

康熙癸巳秋，宋村厂佃户周甲，不胜其妇之 楚，夜伺妇寝，逃匿破庙。将待晓，介邻里乞怜。妇觉之，追迹至庙，对神像数其罪，叱使伏受鞭。庙故有狐。鞭甫十余，方哀呼，群狐合噪而出。曰：世乃有此不平事。齐夺甲置墙隅，执其妇，褫无寸缕，即以其鞭鞭之，至流血未释。突狐妇又合噪而出，曰：男子但解护男子，渠背妻私匿某家女，不应死耶？亦夺其妇置墙隅，而相率执甲。群狐格斗争救，喧哄

良久。守田者疑为劫盗，大呼鸣铙为声援，狐乃各散。妇已委顿，甲竭蹶负以归。王得庵先生，时设帐于是，见妇在途中，犹喃喃骂也。先生尝曰：快哉诸狐，可谓礼失而求野。狐妇乃恶伤其类，又别执一理，操同室之戈。盖门户分而朋党起，朋党盛而公论淆。眈眈纷纭，是非蜂起，其相轧也久矣。

【译文】

康熙五十二年秋天，宋村厂的佃户周甲因受不了老婆的揍，夜里乘着老婆睡去，逃到破庙里藏了起来。打算天亮之后，求邻里可怜他想个法子。他老婆发觉后，追寻到破庙，对着神像历数丈夫的罪过，喝令丈夫趴在地上挨鞭子。这座庙里一直有狐狸。老婆刚打了十多鞭，丈夫正在哀呼，一群狐狸鼓噪着出来，说：“世上还有这种不平的事。”一齐把周甲抢了来放在墙角，却把他老婆捉住，扒得精光，然后就用她打丈夫的鞭子打她，一直打出了血也没放开她。突然狐婆们又鼓噪而出，说：“男人只知道帮助男人，那家伙背着妻子私通某某家的女人，不应该打死他么？”于是又把周甲的老婆抢过来放在墙角，然后来抓周甲。狐狸们混斗争抢，喧闹了好久。守地的以为是劫盗，又喊又打枪地予以声援，狐狸们才都散去。周甲的老婆已动不了了，周甲使尽吃奶的劲，好歹把老婆背了回去。王得庵先生当时在这儿设帐教学，看见他们俩在回去的路上，妻子还喃喃地骂着。王先生曾说：“这些狐狸们可真痛快。可以说是不讲礼仪，只按粗鲁的方式来解决。”狐婆们恨伤害她们的同性，又另外找了个理由，引起一场内部争斗。分了门户，朋党就产生了；朋党兴盛，公理就被混淆了。于是事情纠缠不清，是非随之而起。这么彼此相倾轧已好久了。

【原文】

张铉耳先生家，一夕，觅一婢不见，意其遁逃。次日，乃醉卧宅后积薪下。空房锁闭，不知其何从入也。沃发渍面，至午乃苏。言昨晚闻后院嬉笑声，稔知狐魅，习惯不惧，窃从门隙窥之。见酒炙罗列，数少年方聚饮。俄为所觉，遽跃起拥我逾墙入。恍惚间如睡如梦，噤不能言，遂被逼入坐。陈酿醇，加以苛罚，遂至沉酣。不记几时眠，亦不知其几时去也。铉耳先生素刚正，自往数之曰：相处多年，除日日取柴外，两无干犯。何突然越礼，以良家婢子，作娼女侑觞？子弟猖狂，父兄安在。为家长者，宁不愧乎？至夜半，窗外语曰：儿辈冶荡，业已笞之，然其间有一线乞原者。此婢先探手入门，作谗词乞肉，非出强牵。且其月下花前，采兰赠芍，阅人非一，碎璧多年，故儿辈敢通款曲。不然，则某婢某婢，色岂不佳？何终不敢犯乎？防范之疏，仆与先生，似当两分其过。惟俯察之。先生曰：君既笞儿，此婢吾亦当痛笞。狐哂曰：过罍梅之年，而不为之择配偶，郁而横决，罪岂独在此婢乎？先

生默然。次日呼媒媼至，凡年长数婢尽嫁之。

【译文】

张铉耳先生家里有个丫环，一天晚上忽然不见了，家人以为她逃走了。可第二天，却发现她醉倒在后院的柴禾堆上。后院里都是锁着的空房，院门也上了锁，不知她是从哪儿进去的。她头发散乱，满面灰尘，直到中午才醒了过来。她告诉人们说：“昨天晚上，我听到后院有嘻笑声，因为早知道里面住着狐仙，所以并不害怕。我隔着门缝偷看，只见那里杯盘罗列，几个青年正饮酒聚会。忽然，他们发现了我，就窜出来从墙头上把我推进了院子。恍惚之中，我如入梦境，一句话也不能说，被他们强拉入座。他们逼我喝酒，不时地还罚一两杯，那酒劲儿很大，我终于醉倒了，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散去的。”铉耳先生一向刚正，听说此事，直奔后院，数落狐仙道：“咱们相处多年，我们除了每天来取点柴禾，两下里并无干扰。为什么突然这么无礼，把良家婢女当作娼妓拉到席间劝酒？子弟这么猖狂，父兄干吗去了？当家长的难道不惭愧吗？”到了半夜，先生听到窗外说：“儿辈们放荡无礼，我已经鞭打他们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请让我说明：那天晚上，是您的婢女先把手伸进门，一边调情一边要肉吃，并不是儿辈们强拉她进来。而且，您这婢女在花前月下，早已干过‘采兰赠芍’的风流事儿，勾搭男人也决不止一次。她已破身多年，所以儿辈们才敢和她互通情意。不然，您府中有几个婢女也很俏丽，为什么没人敢招她们呢？疏于防范之责，我与先生是否应各负一半，请您明察。”先生说：“您既已鞭打儿辈，我也该痛打这个丫环。”狐仙以讽刺的口吻说：“她早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岁。您不为她选配人家，使她感情压抑，才做出非礼之事。罪过难道只在她身上吗？”先生默然无语。第二天，他叫来媒婆，把年岁大的丫环都配了人家。

【原文】

邱县丞天锦，言西商有杜奎者。不知其乡贯，其语似泽潞人也。刚劲有胆，不畏鬼神。空宅荒祠，所至恒眠被独宿，亦无所见闻。偶行经六盘山麓，日已曛黑，遂投止。废堡破屋，荒烟蔓草，四无人踪，度万万无寇盗。解装绊马，拾枯枝礪火御寒，竟展衾安卧。方欲睡间，闻有哭声。谛听之，似在屋后，似出地下。时硯研方然，室明如昼。因侧眠，握刀以待之。俄声渐近，已在窗外黑处，呜呜不已，然终不露形。杜叱问曰：平生未曾见尔辈，是何鬼物，可出面言。暗中有应者，曰：身是女子，裸无寸缕，愧难相见。如不见弃，许入被中。则有物蔽形，可以对语。杜知其欲相媚惑，亦不惧之。微晒曰：欲入即入。阴风飒然，已一好女共枕矣。羞容腴碘，掩面泣曰：一语才通，遽相偎倚。人虽冶荡，何至于斯。缘有苦情，迫于陈诉。

虽嫌造次，勿讶淫奔。此堡故群盗所居。妾偶独行，为其所劫。尽褫衣裳簪珥，缚弃涧中。夏浸寒泉，冬埋积雪。沉阴亘冻，万苦难名。后恶党伏诛，废为墟莽。无人可告，茹痛至今。幸空谷足音，得见君子。机缘难再，千载一时。故忍耻相投，不辞自献。拟以一宵之爱，乞市薄硃，移骨平原。庶地气少温，得安营魄，倘更作佛事，超拔转轮，则再造之恩，誓世世长执巾栉。语讫拭泪，纵体入怀。杜慨然曰：本谓尔为妖，乃沉冤如是。吾虽耽花柳，然乘人窘急，挟制求欢，则落落丈夫，义不出此。汝既畏冷，无妨就我取温。如讲幽期，则不如径去。女伏枕叩额，亦不再言。杜拥之酣眠，帖然就抱。天晓，已失所在。乃留数日，为营葬营斋。越数载归里，有邻家小女，见杜辄恋恋相随。后老而无子，求为侧室。父母不肯，女自请相从，竟得一男，知其事者，皆疑为此鬼后身也。

【译文】

县丞邱天锦说，西北有位叫杜奎的商人，不清楚他的乡里、籍贯。听他说话象泽潞人。他性情刚直，气力过人，很有胆量，不怕鬼神，他外出碰到空屋破庙，总是铺好被褥独自睡觉，也不会出什么事。一次，他偶然路过六盘山脚下，天色已晚，就停下来歇宿，废堡破屋，荒烟蔓草，四无人迹，他料想万万不会有盗贼，就解下行李，拴好马，捡了些枯枝烧火御寒，就打开被窝安睡起来。正要入睡时，听到附近传来哭声，仔细听时，好像是从屋后的地下传出来的。这时木炭还亮着，屋子里光线明亮，有如白天。于是他侧身躺着，持刀等待。一会儿，声音慢慢靠近，已到了窗外暗处，呜呜不停，但一直没有露出身影。杜奎大声责问道：“我一生没见过你们，是什么鬼怪，可以出来当面跟我讲。”黑暗中有声音回答道：“我是女人，身上一丝不挂，感到很羞愧，不能相见，如你不嫌弃，允许我到你被窝里来，就有东西遮着我的身体，可以当面同你讲。”杜奎知道鬼怪想媚惑自己，但他仍不害怕，就以讥讽的语气说：“你想进来就进来。”只听阴风飒然作响，一位美女已与他同床共枕了。她面容姣羞，腼腆地蒙面哭诉道：“才讲通了一句话，我就同你偎依在一起，即使是放荡，也不到这种地步。因我有苦情，被迫陈述。即使嫌我给你添麻烦，也不要对我的私奔感到惊诧。此堡原来是一群盗贼住着。有一次，我独自路过这里，被他们劫持，把我的衣服首饰全抢光，然后就绑起来丢到山涧中。夏天浸泡在冰凉的泉水里，冬于埋于积雪之中。沉寂、阴凉、冷冻，说不清我受了多少苦。后来盗贼们伏法，这里废为空墟，无人可以倾诉，忍痛至今。现在我听到了空谷中的脚步声，有幸碰上你，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所以我忍耻相投，不惜献身。想以一个晚上的恩爱，乞求你为我买一具小棺木，把尸骨移葬到平原。大概地气稍微温暖些，灵魂得以安宁。如果你能为我做佛事，超度我早日投生，那你对我的再

生之恩，我愿世代侍奉还报。”讲完后，她擦干眼泪，就把身体投入杜奎怀抱，桂奎慷慨地回答道：“我以为你是妖怪，却原来蒙受如此深冤，我虽然沉湎于花柳丛中，但乘人之危，要挟别人以寻欢作乐，那我男子汉大丈夫按理不应干这等缺德事。你既然怕冷，靠近我取暖无妨。如果说偷情，就不如离开这儿。”女鬼趴在枕头上叩头拜谢，也就不再多言。杜奎抱着她酣睡，她服服帖帖地配合。天亮的时候，女鬼已不知去向。这样，杜奎就留了几天，为女鬼安葬，做佛事。过了几年，他邻家有位小女孩，看到他就恋恋不舍地跟在他身后。后来，杜奎年老无子，相娶那小女孩为妾，她父母不愿意，但那女孩儿主动要求嫁给杜奎，后来生了一个男孩，知道这件事的人，都疑心小女孩就是那女鬼转世的。

【原文】

宋书符瑞志曰，珊瑚钩，王者恭信则见，然不言其形状。盖自然之宝也。杜工部诗曰：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似即指此。萧铨诗曰：珠帘半上珊瑚钩。则以珊瑚为钩耳。余见故大学士杨公一带钩，长约四寸余，围约一寸六七分。其钩就倒垂桠杈，截去附枝，作一螭头。其系缎环柱，亦就一横出之瘿瘤，作一芝草。其干天然弯曲，脉理分明，无一毫斧凿迹。色迹纯作樱桃红，殆为奇绝。其挂钩之环，则以交柯连理之枝，去其外歧，而存其周围相属者，亦似天成。然珊瑚连理者多，佩环似此者亦多，不为异也。云以千四百金，得诸洋舶。此在壬午癸未间，其时珊瑚易致，价尚未昂云。

【译文】

《宋书·符瑞志》说：“珊瑚钩，国王恭敬有礼守信用，它就出现。”但没有描绘它的形状，大约它是一种自然生成的宝物。杜甫诗中说的“飘飘青琐郎，文采珊瑚钩”，似乎就是指的这种东西。萧铨诗中说的“珠帘半上珊瑚钩”，则是用珊瑚做成的钩而已。我见过已故大学士杨公家有一只带钩，长约四寸余，粗约一寸六七分。它的钩是就倒垂的枝丫截去附枝，做成一个螭头的形状。它上面系丝绳的圆环的柱子，也是靠近一个横长出的瘿瘤做成一根芝草的形状。它的主干天然弯曲，脉络纹理分明，没有一丝一毫斧凿的痕迹，颜色也纯呈樱桃红，可以算是奇绝之宝。挂钩的环则是用两株树孪生为一体的连理木的树枝，去掉外面的分杈，而留下那连成一体的一段，也好像是自然生成的。珊瑚连为一体的很多，佩环像这样的也不少，不足为奇。据说它是用一千四百两银子从西洋商船上买到的，这事在壬午、癸未年间，当时珊瑚还容易得到，价格还没有高起来。

【原文】

又余在乌鲁木齐时，见故大学士温公有玉一片。如掌大，可作臂阁。质理莹

白，面有红斑四点，皆大如指顶，鲜活如花片，非血浸，非油炼，非琥珀烫，深入腠理。而晕脚四散，渐远渐淡，以至于无。盖天成也。公恒以自随。木果木之战，公理轮紮马，慷慨捐身。此物想流落蛮烟瘴雨间矣。

【译文】

又，我在乌鲁木齐时，看见已故大学士温公有一片玉，有巴掌那么大，可以做成手镯。玉的质地莹白，表面有四点红斑，都有指肚那么大，鲜活得像是花朵。这红斑不是血浸的，不是油炼的，不是琥珀烫的。它深入玉的脉理之中，并向四周散开，渐散渐淡，渐渐至于无。这是天然生成的。温公常带着它。在木果木之战中，温公不幸遇难，慷慨捐躯，这块美玉估计也流落到蛮烟瘴雨之中了。

【原文】

又尝见贾人持一玉簪，长五寸余，圆如画笔之管。上半纯白，下半莹澈如琥珀。为目所未睹。有酬以九百金者，坚不肯售。余终疑为药炼也。

【译文】

我又曾看见一商人拿着一支玉簪，五寸多长，圆如画笔的杆。上半截是纯白色，下半截晶莹清澈似琥珀，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有人打算用九百两银子买下来，商人坚决不卖。我始终怀疑是用药物炼成的。

【原文】

五十年前，见董文恪公一玉蟹。质不甚巨，而纯白无点瑕。独视之亦常玉，以他白玉相比，则非隐青即隐黄隐赭，无一正白者，乃知其可贵。顷与柘林司农话及。司农曰：公在日，偶值匮乏，以六百金转售之矣。

【译文】

在五十年前，我见过董文恪先生的一只玉蟹。不太大，是纯白色，没有一点瑕疵。只看这只玉蟹时，和平常玉没什么不同；用其它的白玉一比，则其它白玉不是隐隐有青色，就是隐隐透着黄色或赭色，没有一块是正白的。这才知道这只玉蟹的可贵。不久前我和户部尚书柘林说到这只玉蟹，他说：“先生在世时，偶尔缺钱用，以六百两银子的价钱转卖了。”

【原文】

益都有书生，才气颢发，颇为隽上。一日，晚凉散步，与村女目成，密遣仆妇通词约，某夕虚掩后门待。生潜踪匿影，方暗中扪壁窃行，突火光一掣，朗若月明。见一厉鬼当户立，狼狽奔回，几失魂魄。次日至塾，塾师忽端坐大言曰：吾辛苦积得小阴鹭，当有一孙登第。何逾墙钻穴，自败成功，幸我变形阻之，未至削籍。然亦殿两举矣。尔受人研脯，教人子弟，何无约束至此耶？自批其颊十余，昏然仆地。

方灌治间，宅内仆妇，亦自批其颊曰：尔我家三世奴，岂朝秦暮楚者耶？幼主妄行当劝戒，不从则当告主人。乃献媚希赏，几误其终身。岂非负心耶？后不再悛，且褫尔魄。语讫，亦昏仆。并久之，乃苏，门人李南涧曾亲见之。盖祖父之积累如是其难，子孙之败坏如是其易也。祖父之于子孙如是，其死尚不忘也，人可不深长思乎？然南涧言此生终身不第，硃额以终。殆流荡不返，其祖亦无如何欤？抑或附形于塾师，附形于仆妇，而不附形于其孙，亦不附形于其子，犹有溺爱者存，故终不知惩欤？

【译文】

益都有位书生，才气勃发，隽秀过人。一天晚上，他出外散步纳凉，碰上了本村一个女子。二人眉目传情，心意相通。事后，书生派了一个女仆传过话去，约那女子于某夜虚掩上后门等他。到了那天夜里，书生潜踪匿迹前去赴约。他正摸着黑扶着墙向前走着，忽然，一道火光闪过，刹那间，周围明亮有如皓月当空，只见一个厉鬼横在路上。书生仓皇逃回了家，差点儿吓掉了魂儿。第二天早上，他去私塾上课，塾师忽然正襟危坐，大声叫喊道：“我辛辛苦苦积了点儿阴德，该有个孙子科考成功。可是，他竟然去干跳墙钻洞、沾花惹草的勾当，这不是自己毁自己吗？幸亏我变成厉鬼加以阻挡，使他免除了被削籍的处分，不过，有两次考试他是要落榜的。你受人酬报，教人子弟，为什么对学生这样放任自流呢？”说完，塾师自己盖了自己十几个嘴巴，然后昏倒于地。大家正忙着灌汤救治，忽然，家中那个传信儿的女仆也自打着嘴巴说：“你们祖孙三代给我家当奴婢，难道是那种朝秦暮楚的人吗？小主人胡作非为，你应该劝诫他，如果他不听，可以向主人报告。为了图几个赏钱就献媚取宠，险些误了他的终身，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以后若不悔改，仔细你的魂儿！”说罢，她也昏倒在地。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才苏醒过来。我的门人李南涧曾亲见此。可见，祖宗积德是如此之难，子孙将它败坏却相当容易。那位祖父虽已死去，对子孙的好歹尚且不忘，真使人不可不深思啊！然而，南涧说，那个书生后来终生不第，最后贫困而死。大概是因为他淫行不改，他的祖父也无可奈何了吧？这位祖父或附形于塾师，或附形于女仆，却不附形于他的子孙，这表明他存有溺爱之心，所以，他始终不明白子孙受惩的根本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

【原文】

狐魅人之所畏也。里有罗生者，读小说杂记，稔闻狐女之姣丽，恨不一遇。近郊古冢，人云有狐，又云时或有人与狎昵。乃指其窟穴，具贽币牲醴，投书求婚姻。且云或香闺娇女，并已乘龙，或鄙弃樗材，不堪倚玉，则乞赐一艳婢，用充贵媵，衔感亦均。再拜置之而返。数日寂然。一夕，独坐凝思，忽有好女出灯下，嫣然笑曰：

主人感君盛意，卜今吉日，遣小婢三秀来充下陈，幸见收录。因叩谒如礼，凝眸侧立，妖媚横生。生大欣慰，即于是夜定情。自以为彩鸾甲帐，不是过也。婢善隐形，人不能见。虽远行别宿，亦复相随，益惬生所愿。惟性饕餮，家中食物，多被窃食，物不足则盗衣裳器具，鬻钱以买。亦不知谁为料理，意有徒党同来也。以是稍譙责之，然媚态柔情，摇魂动魄。低眉一盼，亦复回嗔。又冶荡殊常，蛊惑万状。卜夜卜昼，靡有已时，尚阜阜不足。以是家为之凋，体亦为之敝，久而疲于奔命。怨置时间，渐起衅端，遂成仇隙。呼朋引类，妖祟大兴，日不聊生。延正一真人劾治。婢现形抗辩曰：始缘祈请，本异私奔。继奉主命，不为苟合。手扎具存，非无故为魅也。至于盗窃淫佚，狐之本性，振古如是，彼岂不知。既以耽色之故，舍人而求狐。乃又责狐以人理，毋乃硁欤？即以人理而论，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畜养之费。既充妾媵，即当仰食于主人。所给不敷，即不免私有所取。家庭之内，似此者多。较攘窃他人，终为有间。若夫闺房燕昵，何所不有。圣人制礼，亦不能立以程限。帝王定律，亦不能设以科条。在嫡配尚属常情，在姬侍又其本分。录以为罪，窃有未甘。真人曰：鸠众肆扰，又何理乎？曰：嫁女与人，意图求取。不满所欲，聚党喧哄者，不知凡几，未闻有人科其罪。乃科罪于狐欤？真人癡思良久，顾罗生笑曰：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驱役鬼神，预人家儿女事。后罗生家贫如洗，竟以瘵终。

【译文】

狐狸精是人们害怕的，而乡里有位罗生，因读小说杂记，熟知狐女容貌姣美，恨不能一见。有人说近郊的古墓有狐狸精，又说不时有人与狐女亲热。罗生就根据指定的墓穴，准备好钱财祭品，前去投书信向狐女求婚，并说：“如果香闺娇女，都有乘龙快婿，或者嫌弃我这样的蠢才，我也不敢高攀，那就请赐给我一漂亮婢女作为宠妾，我一样感恩不尽。”他再三拜谢放下书信后才回去。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罗生正在独自沉思，忽然有一位漂亮女子出现在灯下，嫣然笑着说：“我家主人感谢你的盛情，择了今天这个吉日，打发小婢三秀前来侍候你，希望你收留。”于是她按礼节拜见了罗生，站在一旁，凝眸静视罗生，风情万种。罗生很高兴，就在当天晚上同三秀定了情，自认为就是文箫和彩鸾结为夫妻，也不过这么幸福。三秀善于隐身，一般人看不见。即使罗生出远门歇在别处，她也相随，这更使罗生中意。只是她生性贪吃，家中的食物被她偷吃了许多，食物不足就偷了衣服器具卖钱买东西吃。也不知谁为她干这些事情，罗生猜想她是有同伙一起来的。因此就稍微责备了她几句，但她那风骚的体态，那万种的风情实在使罗生神魂颠倒。她低眉顾盼，罗生便回嗔作喜，再也生不起气来。加之三秀非常妖冶

放荡，作出万种姿态来诱惑罗生，无论白天黑夜，没有停止的时候，她还是很不满足。因此，罗生家道败落，身体也日益虚弱。时间一长，他便疲于奔命。不时怨骂，于是慢慢产生了隔阂，有了怨仇。三秀就招来同伴，作祟闹妖，搅得罗家鸡犬不宁。罗生请得正一真人镇妖，三秀现形分辩道：“是罗生祈求我到罗家来的，这和私奔性质大不一样，同时我是奉主人的命令来的，完全不同于苟且凑合。罗生的求婚生都保存完好，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来诱惑他。至于盗贼、滥淫，这本是狐的本性，自古就如此。他难道不知道吗？既然他因好色不找人却要找狐，又以人的行为准则来约束狐狸，这就有点讲不通了。就按人理来说，贪图声乐娱乐的人，就不能吝啬艺人妓女必需的费用，我既然是姬妾，就要靠主人来养活，因而所给不够用时，就免不了自己去拿。家庭中，这种事情多得很，这同到别人那儿偷窃，毕竟不相同。至于闺房中的恩爱私情，有谁不干那种事呢？圣人制订礼法，不会加以限制；帝王制订律法，也不能把它纳入条律之中。这在嫡妻，是人之常情，对姬妾来说，也是正常要求，把这也定为罪过，我实在有点不甘心。”真人又问道：“你聚众滋事，又有什么道理？”三秀答道：“把女儿嫁给别人，就会有所企图，不能达到要求，就聚集家人闹事。这种事情不知有多少，没听说有人因此受罪，现在却因此要给我治罪吗？”真人沉思良久，笑着对罗生说：“你是所谓求仁得仁，又有何埋怨的呢？我去了，不能驱使鬼神干预人家的儿女私事。”后来罗生家一贫如洗，竟然得病而死。

【原文】

从侄秀山，言奴子吴士俊，尝与人斗，不胜，恚而求自尽，欲于村外觅僻地。甫出栅，即有二鬼邀之。一鬼言投井佳，一鬼言自缢更佳。左右牵制，莫知所适。俄有旧识丁文奎者从北来，挥拳击二鬼遁去，而自送士俊归。士俊惘惘如梦醒，自尽之心顿息。文奎亦先以缢死者。盖二人同役于叔父栗甫公家。文奎歿后，其母婴疾困卧。士俊尝助以钱五百，故以是报之。此余家近岁事，与新齐谐所记针工遇鬼略相似，信凿然有之。而文奎之求代而来，报恩而去，尤足以激薄俗矣。

【译文】

堂侄秀山说，仆人吴士俊曾和人斗殴，没占到便宜，便气得要自尽，打算到村外找个僻静的地方。刚出栅栏门，便有两个鬼迎上来。一个鬼说：“投井好。”一个鬼说：“上吊更好。”一左一右地拉扯他，他不知依从哪一个好。继而旧相识丁文奎从北面来，几拳把两个鬼打跑了，然后把吴士俊送了回去。吴士俊迷迷登登好像做梦醒来，自尽的念头顿时消失了。丁文奎是以前上吊死的。原来他们两个一起在我叔父栗甫公家干活。文奎死后，他母亲得病困在床上，士俊曾资助她五百钱，

所以才有这次的报答。这是我家近年发生的事，和《新齐谐》中记载的裁缝遇鬼事差不多。可见这类事确实有。而丁文奎为找替身而来，却报恩而去，尤其足以激励淡薄的世界向淳厚转化。

【原文】

周景垣前辈，言有巨室眷属，连舫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舰来同泊，门灯檣帜，亦官舫也。日欲没时，舱中二十余人，露刃跃过，尽驱妇女出舱外。有靓妆女子隔窗指一小妇曰：此即是矣。群盗应声曳之去。一盗大呼曰：我即尔家某婢父。尔女酷虐我女，鞭炮烙无人理。幸逃出遇我，尔追捕未获。衔冤次骨，今来复仇也。言讫，扬帆顺流去。斯须灭影。缉寻无迹，女竟不知其所终，然情状可想矣。夫贫至鬻女，岂复有所能为？而不虑其能为盗也。婢受惨毒，岂复能报？而不虑其父能为盗也。此所谓蜂蛰有毒歟？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残忍者，偶以小过闭空房，冻饿死。然无伤痕，其父讼不得直，反受笞。冤愤莫释，夜逾垣入，并其母女手刃之。缉捕多年，竟终漏网。是不为盗，亦能报矣。又言京师某家火，夫妇子女并焚。亦群婢怨毒之所为。事无显证，遂无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报矣。余有亲串，鞭笞婢妾，嬉笑如儿戏，间有死者。一夕，有黑气如车轮，自檐堕下，旋转如风，啾啾然有声，直入内室而隐。次日，疽发于项如粟颗，渐以四溃，首断如斩。是人所不能报，鬼亦报之矣。人之爱子，谁不如我。其强者衔冤茹痛，郁结莫申。一决横流，势所必至。其弱者横遭荼毒，赍恨黄泉，哀感三灵，岂无神理？不有人祸，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译文】

周景垣前辈说：有个大官带着家属，乘着连在一起的几只船去赴任，傍晚停泊在大江中。不久又一艘大船来停泊在一起，那船舱门口挂着灯笼，桅杆上飘着旗帜，也像是一艘官员乘坐的船。太阳快要落山时，那船舱中跳出二十几个人，都拿着刀跳上大官家的船，把所有妇女都驱赶到舱外。那船上有个穿戴华丽的女子隔着窗户指着一个少妇说：“这个就是。”那些盗贼于是一拥而上，把这个少妇拖了过去。一个强盗大声说道：“我就是你们家某婢女的父亲，你女儿残酷虐待我的女儿，用鞭抽用火烫，简直没有人性。幸亏她逃出来遇到我，你们没有追捕到。我恨你入骨，今天是来报仇的。”说完，他们扯起帆船，顺水驶去，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官府没有线索追捕，大官的女儿不知后来怎样，但情状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贫穷到卖女儿的人，还能有何作为？没想到他可以做强盗；婢女受到残酷毒打，她还能怎么样？没想到她的父亲可以做了强盗来报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蜜蜂蝎子虽小，也有毒刺螫人！又李受公说，有个人对待婢女十分残忍，偶尔因为一点小过

失，就把一个婢女锁在空房里，使她冻饿而死。然而身上没有伤痕，她的父亲告状不赢，反被鞭打。他冤愤之极，晚上跳过墙进入主人家，将主人母女俩一齐杀死。官府全国通缉多年，也没有抓住。这又是不做强盗也能报仇了。又说京城某户人家失火，夫妇子女全部烧死，也是他家众多婢女怨恨之极而做的事。因为没有明显证据，也无法追究。这又是不必有父亲，自己也能报仇了。我有一个亲戚，鞭打婢女小妾时，还嬉嬉笑笑如同儿戏，有时甚至活活打死。一天晚上，有一股黑气像车轮一样，从屋檐上落下，然后像风一样地旋转，还发出“啾啾”的声音，一直飘进卧室，最后散掉了。第二天，我那亲戚脖子上便长了一个痈疽，开始只有粟米粒那么大，渐渐向四面溃烂，最后头齐脖子烂掉，像刀斩断的一样。这又是人不能报仇，鬼也要报仇了。人都爱自己的儿女，谁不跟自己一样？那些刚强的，衔冤忍痛，积压在心底，无处申诉，于是铤而走险报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弱小的横遭毒害，怀恨而死，他们的悲哀必然感动神灵，神一定会替他们作主。因此，那些虐待婢女的，没遭到人为的祸患，也必定会遭到天神的惩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原文】

世谓古玉皆昆吾刀刻，不尽然也。魏文帝《典论》已不信世有昆吾刀，是汉时已无此器。李义山诗：玉集胡沙割。是唐已沙碾矣。今琢玉之巧，以痕都斯坦为第一，其地即佛经之印度，《汉书》之身毒。精是技者，相传犹汉武时玉工之裔，故所雕物象，颇有中国花草，非西域所有者，沿旧谱也。又云别有奇药能软玉，故细入毫芒，曲折如意。余尝见玛少宰兴阿自西域买来梅花一枝，虬干夭矫，殆可以插瓶，而开之则上盖下底成一盒，虽细条碎瓣，亦皆空中。又尝见一钵，内外两重，可以转而不可出，中间隙缝，仅如一发。摇之无声，断无容刀之理；刀亦断无屈曲三折，透至钵底之理。疑其又有粘合无迹之药，不但能软也。此在前代，偶然一见，谓之鬼工。今则纳礪输琛，有如域内，亦寻常视之矣。

【译文】

人们都说古代的玉器都是用昆吾刀雕刻的。实际上不完全这样。魏文帝所著《典论》一文中，已不相信世上有昆吾刀。可见在汉代时已没有昆吾刀了。李商隐有“玉集胡沙割”的诗句，可见在唐代用沙碾法雕刻玉。如今雕琢玉器工艺最精巧的，要属痕都斯坦。痕都斯坦即佛经中所说的印度，《汉书》中所说的身毒。精于雕玉工艺的，相传还是汉武帝时期玉工的后裔。所以他们所雕刻的形象，有许多中国的花草，而不是西域所有的形象，这是沿用旧谱的缘故。还有人说，有一种奇药能使玉柔软，所以玉雕的图案细致入微，曲折随意。我曾见过吏部侍郎玛兴阿从西域买回来的一枝梅花。枝叉虬结弯曲，几乎可以插进瓶里乱真。而一打开，

这枝花的上面变为盖、下面变为底，成了一个盒子；即便是细枝、小叶，当中也是空的。我又曾看见一个钵，是里外两层。里面那一层可以转，但拿不出来。两层之间的缝隙只有一根头发那么窄，摇晃也没有声音。这么窄小的空间决不能容下刀，刀也不能弯成三道弯，伸到钵底。估计有一种粘合后看不见痕迹的药。而不仅有能使玉柔软的药。前代的人偶然见了这种工艺品，则称之为“鬼工”。如今外国向朝廷贡献奇珍异宝，好像地方向朝廷贡献一样，所以这些东西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文】

闽人有女未嫁卒，已葬矣。阅岁余，有亲串见之别县。初疑貌相似，然声音体态，无相似至此者。出其不意，从后试呼其小名，女忽回顾。知不谬，又疑为鬼。归告其父母。开冢验视，果空棺。共往踪迹，初阳不相识。父母举其胸肋癍痣，呼邻妇密视，乃具伏。觅其夫则已遁矣。盖闽中茉莉花根，以酒磨汁饮之，一寸可尸噉一日。服至六寸尚可苏，至七寸乃真死。女已有婿，而私与邻子狎，故磨此根使诈死，待其葬而发墓共逃也。婿家鸣官，捕得邻子，供词与女同。时吴林塘官闽县，亲鞠是狱。欲引开棺见尸律，则人实未死，事异图财。欲引药迷子女例，则女本同谋，情殊掠卖。无正条可以拟罪，乃仍以奸拐本律断。人情变幻，亦何所不有乎。

【译文】

有个福建女子，还没出嫁就死了，家人已将她安葬。过了一年多，这家人有个亲戚在外县又见到了她。开始，以为是遇到了相貌相似之人，然而，仔细观察那人的声音体态，才知道就是她本人，因为决不可能有人与她这样相象。这位亲戚出奇不意地从身后呼她的小名，她立即转过身来。这位亲戚不再疑心是别人了，却又疑心遇上了鬼。他回到乡间，把这事告诉了她的父母，家人急忙开棺验看，果然只剩了一口空棺。老两口跟随这位亲戚去寻找女儿，见面之后，这位女儿先是装作不认识，老两口指出她胸肋部位长有癍痣，并招呼邻家妇人帮忙查看，她这才低头认可。再看她那位“丈夫”，早已不见踪影了。福建有一种茉莉花根，把它磨成汁泡酒喝，一寸长的茉莉花根泡酒，可以使人假死一天，服到六寸可以令人苏醒，服到七寸就能致人死命了。其实，这位女儿早已有了人家，却又与邻居一个青年暗中勾搭，于是她服用茉莉花根装死，等下葬后，青年扒开坟墓救出了她，二人一同逃走了。这位女儿的未婚夫家鸣鼓告官，结果，那个青年被抓获归案，供词与女子相同。当时，吴林塘正在闽县做县令，他亲自审理本案。本来，他想引用朝廷“开棺见尸”的律条处理犯人，但实际上人没死，案情与图财掘墓不同；他又想引用“以药迷人子女”的有关规定来结案，但案中的女子本是同谋，所以案情又不同。

于拐骗人口。想来想去，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拟罪，最后，还是以“奸拐”的罪名论处了。人情变幻，真是无所不有啊！

【原文】

唐宋人最重通犀。所云种种人物，形至奇巧者。唐武后之简，作双龙对立状。宋孝宗之带，作南极老人扶杖像。见于诸书者不一，当非妄语。今惟有黑白二色，未闻有肖人物形者。此何以故欤？惟大理石往往似画，至今尚然。尝见梁少司马铁幢家，一插屏作一鹰立老树斜柯上。觜距翼尾，一一酷似。侧身旁睨，似欲下搏，神气亦极生动。朱运使子颖，尝以大理石镇纸赠亡儿汝侓。长约二寸，广约一寸，厚约五六分。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宛然两水墨小幅。上有刻字，一题曰轻舟出峡。一题曰松溪印月。左侧题十岳山人。字皆八分书。盖明王寅故物也。汝侓以献余。余于器玩不甚留意，后为人取去。烟云过眼矣，偶然忆及，因并记之。

【译文】

唐宋时的人最看重犀牛角中的通天犀，据记载上面有种种人或物的图案，最奇特巧妙的如武则天的手板上有两条龙对立的图案，宋孝宗的犀带上有南极老人拄着拐杖的像。像这类情况记载在各种书里的很多，应该不假。现在的犀牛角则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没听说有人或物的图形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唯有大理石往往有像画一样的图案，现在还能见到。我曾见兵部侍郎梁铁幢家有块插屏，上面有一只老鹰立在老树斜枝上的图案，嘴、爪、翅、尾都一一酷似，侧身斜视，好像是要飞下搏击的样子，神气也极生动。朱子颖运使曾将一块大理石镇纸送给我已死去的儿子汝侓，长约二寸，宽约一寸，厚约五六分。一面是悬崖两边对峙，中间有两个人乘一只船顺流驶下；另一面是两棵松树斜立，连松针也清晰可见。下面有水波纹，一个月亮在松树枝头，一个月亮在水中，很像两小幅水墨画。上面刻有字，一面题的是“轻舟出峡”，一面题的是“松溪印月”。左侧署名“十岳山人”，字都是八分书体，看来它过去属明代的王寅所有。汝侓把它献给我，我历来对这类器物玩艺儿不大感兴趣，后来它就被别人拿走了，对我来说好似过眼烟云。现在偶然回忆起，所以一并记在这里。

【原文】

旧蓄北宋苑画八幅。不题名氏，绢丝如布，笔墨沉著，工密中有浑浑穆穆之气。疑为真迹。所画皆故事。而中有三幅不可考。一幅下作甲仗隐现状，上作一月衔树杪。一女子衣带飘舞，翩如飞鸟，似御风而行。一幅作旷野之中，一中使背诏立。一人衣巾褴褛自右来，二小儿迎拜于左。其人作引手援之状。中使若不见

三人，三人亦若不见中使。一幅作一堂甚华敞，阶下列酒罍五。左侧作艳女数人，靓装彩服，若贵家姬。右侧作媼婢携抱小儿女，皆侍立甚肃。中一人常服据榻坐，自抱一酒罍，持钻钻之。后前一幅辨为红线，后二幅则终不知为谁。姑记于此，俟博雅者考之。

【译文】

原来我一直收藏着北宋的八幅苑画，上面没有题写画家的姓名，绢丝像布一样，笔墨沉郁，工整细密中暗含着一种庄严浑厚的氛围。我疑心它们都是真品，并且画的题材都是故事。不过其中有三幅，画的题材不知它的出处。一幅画下面呈现出隐隐约约的军队，上面是一轮明月高悬在树梢上，一位姑娘衣裙飘动，像飞鸟一样，仿佛在驾风疾行。另一幅的画面是在一片旷野之中，一位皇宫使者拿着诏书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从右边走来，两位小孩在左边迎拜他。那人作出伸手搀扶的姿式，使者好像没看到这三人，这三人也好像没看到使者，还有一幅画的是一处极富丽的殿堂，阶下摆着五坛酒，左边有几位美女，身穿漂亮衣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很像贵人家的姬妾。右边是婢女、老妈子们拉着或抱着小孩们。他们都严肃地站立着。中间一人穿着普通衣服，坐在榻上，抱着酒坛，拿着钻子在开启。这三幅的第一幅依稀可辨画的是薛嵩家的青衣，后两幅始终弄不清楚画的是谁。权且把它记录下来，等有博识之士来考证它。

【原文】

张石邻先生，姚安公同年老友也。性伉直，每面折人过。然慷慨尚义，视朋友之事如己事，劳与怨皆不避也。尝梦其亡友某公，盛气相诘曰：君两为县令，凡故人子孙零替者，无不收恤，独我子数千里相投，视如陌路。何也？先生梦中怒且笑曰：君忘之欤？夫所谓朋友，岂势利相攀援，酒食相征逐哉。为缓急可恃，而休戚相关也。我视君如弟兄，吾家奴结党以蠹我，其势蟠固，我无可如何。我尝密托君察某某。君目睹其奸状，而恐招嫌怨，讳不肯言。及某某贯盈自败，君又博忠厚之名，百端为之解脱。我事之债不债，我财之给不给，君皆弗问。第求若辈感激，称长者而已。是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君先陌路视我，而怪我视君如陌路。君忘之欤？其人瑟缩而去。此五十年前事也。大抵士大夫之习气，类以不谈人过为君子，而不计其人之亲疏，事之利害。余常见胡牧亭为群仆剥削，至衣食不给。同年朱学士竹君，奋然代为驱逐，牧亭生计乃稍苏。又尝见陈裕斋歿后，孀妾孤儿，为其婿所凌逼。同年曹宗丞慕堂，亦奋然鸠率旧好，代为驱逐，其子乃得以自存。一时清议，称古道者百不一二，称多事者十恒八九也。又尝见崔总宪应阶娶孙妇，赁彩轿亲迎。其家奴互相钩贯，非三百金不能得。众喙一音，至前期一两日，价更

倍昂。崔公悲愤，自求朋友代赁。朋友皆避怨不肯应。甚有谓彩轿无定价，贫富贵贱，各随其人为消长，非他人所可代赁，以巧为调停者。不得已以己所乘轿，结绶辇用之。一时清议，谓坐视非理者，亦百不一二，谓善体下情者，亦十恒八九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将乌乎质之哉。

【译文】

张石邻先生是姚安公同年登第的老朋友，性情伉直，时常当面指斥人。但他慷慨讲义气，把朋友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任劳任怨，一点儿也不闪躲。他曾梦见亡友某某，怒冲冲地质问他：“你两次担任县令，凡是老朋友的子孙败落的，你无不予以抚恤。只有我的儿子自数千里外来投奔你，你视他为陌生人一样，为什么？”张先生在梦中既怒且笑，说：“你忘了么？所谓朋友，哪能是形势有利时便相互攀援，有了酒肉时便相互追随？交朋友为的是危急时可依靠，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我把你当成弟兄，我家的奴仆相互勾结欺骗我，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我没有办法。我曾偷偷地托你观察某某，你亲眼见过他的劣迹，却怕招嫌惹怨，不肯告诉我。等到某某恶贯满盈自我暴露时，你又为博得忠厚的名声而千方百计地为他说情。至于我的事成不成，我的生活有否保障，你都不关心，而只想求得那些人的感激，称你为忠厚长者。你这不是厚待应当疏远的人，而疏远应当厚待的人么？你先把我看作是陌生人，却来责怪我把你看作陌生人，你忘了么？”这人瑟缩着离去了。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般士大夫的习气，是以不谈别人的过失为君子，而不管这人的亲疏和事情的利害。我曾看见胡牧亭被仆奴们算计得到了衣食都没有保障的地步。同年朱竹君先生奋然代他驱逐奴仆，牧亭的状况才稍好。我又曾见陈裕斋死后，寡妇孤儿被女婿欺凌。同年，宗丞曹慕堂愤然集合了旧友，代为驱逐，陈裕斋的儿子才得以安然。当时人议论，认为上述作为是古道热肠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人；认为是多事的，十中有八九个人。巡抚崔应阶娶孙媳妇，要租彩轿迎亲。他的家奴互相串通，说没有三百两银子租不来。家奴们众口一词，到迎亲前的一两天，价码又长了一倍。崔公愤恨，自己去求朋友代租。朋友们怕招怨都不肯答应。甚至有的还说彩轿没有一定的租价，它随着租轿人的贫富贵贱而涨落，别人可不能代租。以这种巧辩来进行调停。崔公不得已，将自己乘坐的轿披红挂彩，用来迎亲。当时的舆论，认为坐视不帮不对的，也是百人中不到一两个人；认为善于体察下情的，也占了十之八九。此方有个是非的标准，彼方也有个是非标准，将怎样来看待这种事呢？

【原文】

朱青雷言尝谒椒山祠，见数人结伴入。众皆叩拜，中一人独长揖。或诘其故，

曰：杨公员外郎，我亦员外郎。品秩相等，无庭参礼也。或又曰杨公忠臣。砭然曰：我奸臣乎？于大羽因言聂松岩尝骑驴，遇一治磨者，嗔不让路。治磨者曰：石工遇石工，（松岩，安邱张卯君之弟子，以篆刻名一时。）何让之有？余亦言交河一塾师，与张晴岚论文，相诋。塾师怒曰：我与汝同岁入泮，同至今日皆不第。汝何处胜我耶？三事相类，虽善辩者无如何也。田白岩曰：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遇此种人，惟当以不治治之，亦于事无害。必欲其解悟，弥葛藤。尝见两生同寓佛寺，一詈紫阳，一詈象山，喧诟至夜半。僧从旁解纷，又谓异端害正，共与僧斗。次日，三人破额，诣讼庭。非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乎。

【译文】

朱青雷说：曾去瞻仰杨继盛的祠堂，见有几个人也结伴而进。众人都叩头而拜，唯有一人只作了一个揖。有人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杨公是员外郎，我也是员外郎，级别相同，不应有当堂叩拜的礼节。”又有人说：“杨公是忠臣。”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就是奸臣吗？”

于大羽接着说了一件事：聂松岩曾骑着驴子走，遇到一个制作石磨的人，责问他为什么不让路。那人说：“石工遇石工，有什么好让路的。”（松岩是安邱张卯君的学生，以篆刻著名当时）

我也说了一件事：交河有个私塾教师，与张晴岚谈论文章，互相攻击。私塾教师发怒道：“我与你同年考中秀才，同样到今天还没考上举人，你哪个地方胜过我了？”

这三件事很类似，即使善于辩论的人，对他们也无可奈何。田白岩说：“天地这么大，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事没有？遇到这种人，只有以不理睬来对待，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如果一定要让他们明白醒悟，可能会引出更多的纠葛。我曾见两个书生同寄住在佛寺中，一人骂朱熹，一人骂陆九渊，吵闹到半夜。和尚在旁边劝解，两人又说佛教是异端邪说，危害儒学正统，一起与和尚争斗。第二天，三人都打破了头，到官府去告状。这不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吗？”

【原文】

昌平有老妪，蓄鸡至多，惟卖其卵。有买鸡充饷者，虽十倍其价不肯售。所居依山麓，日久滋衍，殆以谷量。将曙时，唱声竞作，如传呼之相应也。会刈麦暴于门外，群鸡忽千百齐至，围绕啄食。媪持杖驱之不开，遍呼男女，交手扑击。东散西聚，莫可如何。方喧呶间，住屋五楹，忽然摧圯，鸡乃俱惊飞入山去。此与宣室志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事相类。夫鹤知夜半，鸡知将旦，气之相感而精神动焉。非其能自知时也。故邵子曰禽鸟得气之先。至万物成毁之数，断非禽鸟所先知。何

以聚族而来，脱主人于厄乎？此必有凭之者矣。

【译文】

昌平县有个老太太，养了很多鸡，她时常用鸡蛋换钱花，可从来不卖鸡。有人想买她的鸡炖肉吃，即便出十倍的价钱她也不卖。她住的地方靠近山麓，时间一长，鸡群不断繁衍，全撒出来，几乎遍及山谷。天快亮时，群鸡唱晓，叫声此起彼伏，仿佛相互传唤。一次，她把割下的麦子放在门外晾晒，忽然，千百只鸡蜂拥而来，四处啄食麦粒。老太太挥动手杖不断驱赶，但无济于事。又招呼家中男女人等帮忙。大家扑击堵截，鸡群却东散西聚，仍是无可奈何。正在喧闹时，一声巨响，家中的五间住房一齐倒塌。鸡群受了惊，“扑楞扑楞”都飞到山里去了。这件事与《宣室志》所载李甲家鼠报恩之事相似。鹤知夜半，鸡知将旦，这是气的感应使它们精神振奋，而并不是他们知道时辰已经到来。因此邵雍先生说：“禽鸟得气之先。”至于世间万物成败的定数，决不是禽鸟所能先知的，而那些鸡为什么能聚众而来，救主人于危难之中呢？这一定是有鬼神附体呀！

【原文】

从侄汝夔，言甲乙并以捕狐为业，所居相距十余里。一日，伺得一冢有狐迹，拟共往，约日落后，会于某所。乙至甲已先在，同至冢侧。相其穴，可容人。甲令乙伏穴内，而自匿冢畔丛薄中。待狐归穴，甲御其出路，而乙在内禽紮之。乙暗坐至夜分，寂无音响。欲出与甲商进止，呼良久，不应。试出寻之，则二墓碑横压穴口，仅隙光一线，阔寸许，重不可举。乃知为甲所卖。次日，闻外有叱牛声，极力号叫，牧者始闻，报其家往视。鸠人移石，已幽闭一昼夜矣。疑甲谋杀，率子弟诣甲，将报讼官。至半途，乃见甲裸体反缚柳树上，众围而唾骂，或鞭扑之。盖甲赴约时，路遇一妇相调谑，因私狎于秫丛。时盛暑，各解衣置地，甫脱手，妇跃起，掣其衣走，莫知所向。幸无人见，狼狈潜归。未至家，遇明火持械者。见之，呼曰：奴在此。则邻家少妇三四，睡于院中，忽见甲解衣就同卧。惊唤众起，已弃衣矻墙遁。方其里党追捕也。甲无以自白，惟呼天而已。乙述昨事，乃知皆为狐所卖。然伺其穴而掩袭，此戕杀之仇也。戕杀之仇，以游戏报之。一闭使不出而留隙使不死；一褫其衣使受缚无辩，而人觉即遁，使其罪亦不至死，犹可谓善留余地矣。

【译文】

堂侄汝夔说，甲乙二人都以捕狐为生，住处相距十多里。有一天，他们发现一处坟丘有狐狸，打算一起去捉，两人约好在太阳落下去后，相会于某处。乙到了约定地点时，甲已等在那里。两人一起来到坟丘旁，看了看洞口，觉得能容纳下人。甲便叫乙藏在洞里，他自己则躲在坟丘边的草丛里。两人打算等狐狸回来，甲堵

住洞口，乙在洞里捉住狐狸。乙在黑影里坐到深夜，还是没有动静。他想出去和甲商量一下，叫了好久也无回答。他想出去找甲，洞口却被压上了两块墓碑，仅留下一条缝隙，有一寸多宽。墓碑沉重搬不动，乙知道被甲出卖了。第二天，乙听见外边有吆喝牛的声音，便拚命地喊。牧牛人听见喊声，告诉了乙的家人来。待搬开墓碑，乙已被禁闭了一昼夜了。乙怀疑是甲谋杀，便领着子弟们到甲家，打算报官。走到半路，却见甲赤裸着被反绑在柳树上，一群人围着唾骂，有的还在用鞭子抽。原来甲赴约时，路上碰见一个送饭的女人勾搭他。于是两人便到了高粱地里亲热。当时正值盛夏，两人都脱了衣服。甲刚把衣服放下，女人便跳起来抢了他的衣服跑了，一会儿便没影了。幸好没人看见，甲狼狈地回来了。还没到家，遇风一伙人明火执杖，看见了他，便喊：“这家伙在这儿！”原来，邻居三四个少妇在院子里睡觉，忽然看见甲脱了衣服来和她们躺在一起。少妇们惊慌地喊来了人，甲已丢下衣服跳墙跑了。乡亲们正在追捕他。甲洗不清自己，唯有呼天唤地而已。乙说起昨晚的事，才知道都被狐狸卖了。不过，侦察了狐狸的洞而计划突然袭击，这将是杀身之仇。杀身之仇而用游戏的方式加以报复；一个关了禁闭，且留下缝隙不至于死；一个脱了衣服被捆绑挨打且辨不清，人一觉察狐狸便逃了，被报复者也不至于死。狐狸这种做法，也可谓善于留有余地了。

【原文】

天下有极细之事，而皋陶亦不能断者。门人折生遇兰，健令也。官安定日，有两家争一坟山，讼四五十年，阅两世矣。其地广阔不盈亩，中有二冢。两家各以为祖塋。问邻证，则万山之中，裹粮挈水乃能至，四无居人。问契券，则皆称前明兵燹已不存。问地粮串票，则两造具在。其词皆曰此地万不足耕，无锱铢之利，而有地丁之额。所以百控不已者，徒以祖宗丘陇，不欲为他人占耳。又皆曰苟非先人之体魄，谁肯涉讼数十年，认他人为祖宗者。或疑为谋占吉地。则又皆曰秦陇素不讲此事，实无此心，亦彼此不疑有此心。且四周皆石，不能再容一棺，如得地之后，掘而别葬，是反授不得者以间，谁敢为之。竟无以折服。又无均分理，无入官理，亦莫能判定。大抵每祭必斗，每斗必讼。官惟就斗论斗，更不问其所因矣。后蔡西斋为甘肃藩司，闻之，曰：此争祭非争产也。盍以理喻之，曰：尔既自以为祖墓，应听尔祭。其来争祭者，既愿以尔祖为祖，于尔祖无损，于尔亦无损也。听其享荐亦大佳，何必拒乎？亦不得已之权词。然迄不知其遵否也。

【译文】

世上有些微小的事情，皋陶也裁决不了。我有位门生叫折遇兰，是位很能干的县令。他在安定县任职时，有两家争一块坟地，已经打了四五十年官司，经历了

两代人。那块坟地面积不足一亩，中间有两座坟丘，两家都咬定那就是自己的祖坟，要邻居作证吧，可那块地在丛山之中，须带好干娘饮水才能到达，四周也没有人家。问他们有没有地契，却又都说在明代兵乱中丢失了。而向他们索要官府收缴钱粮的串票，却两家都有，并且两家人都说，这种地实在种不得，种了没有什么收成，官府却照纳地丁税。他们没完没了地打官司的原因，是那块地里有祖宗的坟墓，不想让别人把它占去。两家又都说，要不是前辈的尸骨葬在这里，谁肯打几十年的官司，认别人为祖宗呢？有人怀疑这两家都是想占有这块风水宝地，而两家却都说秦陇地区历来不讲究风水，自己没有这种念头，也不怀疑对方有这种念头。况且这块地四周都是石头，连再安一口棺木的地方都找不到。如果得到这块坟地后把祖坟迁葬到别处，就会给另一家以可趁之机，谁敢这样做呢？县令没法说服他们，又不可能平分，也不可能没收入官，因而一直没法裁决。大概每到祭祀时就会发生殴斗，殴斗后就会到官府打官司，官府也只得就事论事，而不能管它的起因了。后来蔡西斋任甘肃布政使，听说这件事后，说：“这是争祭祀，不是争田产，不如晓之以理，对他们说：你既然自认为这是你家祖坟，尽管去祭祀好了。争着来祭祀的人既然认你的祖先为祖先，对你祖先没有什么害处，对你也没有什么危害，你让他去祭祀不也很好么？何必阻拦他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至今也不知那两家是否按他的话去做了没有。

【原文】

胡牧亭言其乡一富室，厚自奉养，闭门不与外事，人罕得识其面。不善治生，而财终不耗。不善调摄，而终无疾病。或有祸患，亦意外得解。尝一婢自缢死，里胥大喜，张其事报官。官亦欣然即日来，比陈尸检验，忽手足蠕蠕动。方共骇怪，俄欠伸，俄转侧，俄起坐，已复苏矣。官尚欲以逼污投缯，锻炼罗织，微以语导之。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宁有情到我，设其到我，方欢喜不暇，宁肯自戕？实闻父不知何故，为官所杖杀。悲痛难释，愤恚求死耳，无他故也。官乃大沮去。其他往往多类此。乡人皆言其蠢然一物，乃有此福，理不可明。偶扶乩召仙，以此叩之。乩判曰：诸公误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过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闷闷，无计较心。悠悠忽忽，无得失心。落落漠漠，无爱憎心。坦坦平平，无偏私心。人或凌侮，无争竞心。人或欺诒，无机械心。人或谤詈，无嗔怒心。人或瞭解，无报复心。故虽槁死牖下，无大功德，而独以是心为神所福，使之食报于今生。其蠢无知识，正其身异性存，未昧前世善根也。诸君乃以为疑，不亦误耶？时在侧者，信不信参半。吾窃有味斯言也。余曰此先生自作传赞，托诸斯人耳。然理固有之。

【译文】

胡牧亭说，他的家乡有一个富户，在家养尊处优，关了门不管门外的事。人们难得见他一面。这人不善于生计，财产却总也用不完；他不善于调养，却从来也没有什么病。有时遇上什么祸难，也能意外地得到解脱。他家有一个婢女上吊自杀了，乡官大喜，大肆张扬并报了官。官也兴冲冲地当天就来了。待把尸体抬来检验，忽然尸体的手脚蠕蠕而动。大家正在惊诧，只见尸体欠伸，接着身子转侧，之后坐了起来，已复活了。官员还要以“逼奸上吊”来罗织罪名，委婉地加以引导诱供。婢女叩头道：“主人的姬妾长得都像神仙一样，哪会钟情于我呢？假使会看中我，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去自杀？实事是我听说父亲不知因为什么被官府杖杀，因悲痛绝望，才愤恨地以求一死，并没有别的原因。”这位官员大失所望而去。其它的祸事，也往往都像这件事一样意外地消了灾。乡里的人都说，这富户蠢乎乎的，却有这样的神气，实在不知是什么道理。有人偶然扶乩招仙，问这是为什么。乩仙判道：“各位错了，他的福气正是因为他蠢。这老翁在前生中，是一个村叟。他淳厚不爱说话，没有计较心；悠悠忽忽的没有得失心；落落寞寞的没有爱憎心；平平坦坦的没有偏私心；有人欺侮他，他也没有争吵心；有人欺骗他，他也没有机诈心；有人辱骂或诽谤他，他也没有嗔怒心；有人陷害他，他也没有报复心。所以他虽然老死在自己的屋里，也没什么大功德，却因为他的这种心境，为神灵所福佑，让他在今生中得到报答。他傻乎乎地没有知识，正说明他虽与前世身异而性情同，没有掩去前生的善良本性。你们仍对他有所怀疑，岂不是错了？”当时在一旁的人，信和不信的各占一半。我则觉得这话很是耐人寻味。我认为这是胡先生为自己的生平写的赞语，而假托于这个富户。但从道理上看还是能讲通的。

【原文】

刘约斋舍人，言刘生名寅，（此在刘景南家，酒间话及，南北乡音各异，不知是此寅字否也）家酷贫。其父早年与一友订婚姻，一诺为定。无媒妁，无婚书庚帖，亦无聘币。然子女则并知之也。刘生父卒，友亦卒。刘生少不更事，窳益甚，至寄食僧寮。友妻谋悔婚。刘生无如之何，女竟郁郁死。刘生知之，痛悼而已。是夕，灯下独坐，悒悒不宁。忽闻窗外啜泣声。问之不应，而泣不已。固问之，仿佛似答一我字。刘生顿悟曰：是子也耶？吾知之矣。事已至此，来生相聚可也。语讫，遂寂。后刘生亦夭死。惜无人好事，竟不能合葬华山。长恨歌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此之谓乎。虽悔婚无迹，不能名以贞。又以病终，不能名以烈。然其志则贞烈兼矣。说是事时，满座太息，而忘问刘生里贯。约斋家在苏州，意其乡里欤？

【译文】

刘约斋舍人说：有个人叫刘寅（这件事是在刘景南家饮酒时谈到的。南北口音有区别，不知是否是这个“寅”字），家里极为贫穷。他父亲早年与一位朋友约定作儿女亲家，只是口头答应，没有媒人，也没写婚书和双方的生辰八字，也没有送聘礼，但双方的儿女都知道这件事。后来刘寅的父亲死了，父亲的朋友也死了，刘寅年轻不懂事，家里变得更为贫穷，甚至只能靠在寺庙里讨饭吃为生。女子的母亲想悔弃婚约，刘生也无可奈何，女子结果竟郁郁而死。刘寅知道了，也只能痛心悼念而已。这天晚上，他独自坐在灯下，心中正在伤感苦闷，忽听到窗户外面有抽泣声，问“是谁”，没有回答，而抽泣声仍未停止。刘寅反复地问，才仿佛听到一个很轻微的声音回答了一个“我”字。刘寅突然明白了，他说：“是你吗？你的心意我知道了，但事情已到这一步，让我们下一辈子相聚吧。”说完，那抽泣声便没有了。后来刘寅也年纪轻轻就死去，可惜没有热心的人，将他们的墓合葬在一起。白居易的《长恨歌》里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是说的这类情况吧。虽然母亲的悔婚还没成事实，不能称她为“贞”；她又因病而死，也不能称之为“烈”。但她的心愿志向，则是兼有“贞”、“烈”的品格。说这件事时，在场的人无不叹息，都忘记问刘寅的籍贯了。刘约斋的家在苏州，或者刘寅也就是苏州人吧。

【原文】

河间有游僧，卖药于市。以一铜佛置案上，而盘贮药丸，佛作引手取物状。有买者，先祷于佛，而捧盘进之。病可治者，则丸跃入佛手；其难治者，则丸不跃。举国信之。后有人于所寓寺内，见其闭户研铁屑。乃悟其盘中之丸，必半有铁屑，半无铁屑；其佛手必磁石为之，而装金于外。验之信然，其术乃败。会有讲学者，阴作讼牒，为人所讦。到官昂然不介意，侃侃而争。取所批《性理大全》核对，笔迹皆相符，乃叩额伏罪。太守徐公，讳景曾，通儒也。闻之笑曰：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今日观之，灼然不谬。

【译文】

河间府有个游方和尚，常在集市上卖药。他把一尊铜佛放在案子上，铜佛面前摆着一个盛药丸的盘子，铜佛的一只手前伸作取物状。有人买药，先要向着佛像祷告，然后捧起药盘靠上前去。如果病可以治好，药丸会自己跳入铜佛手中；如果治不好，药丸就静止不动。和尚的法术十分灵验，使全河间府的人深信不疑。后来，有人在和尚借住的寺庙里，见他关着房门在屋里研磨铁屑。那人忽然明白了，盘子里的药丸，有一半搀上了铁屑，另一半没搀；铜佛的手也一定是磁石做成的，只不过表面镀上了一层金。经过验证，事情果真如此，和尚的“法术”也因此而败。

露。还有一位道学家。私下为他人撰写讼词，被人揭露出来。到了官府的大堂上，他昂首挺胸，毫不介意，侃侃而谈，为自己辩解。官府取出他所批注的《性理大全》，核对了一番。笔迹与他写的讼词一般无二，他这才磕头伏罪。河间府太守徐景曾，是位大学问家。听了这两个故事后，他说：“我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现在看来，我的信念还是不错的。”

【原文】

杨槐亭前辈，有族叔，夏日读书山寺中。至夜半，弟子皆睡，独秉烛咿唔，倦极假寐，闻叩窗语曰：敢敬问先生，此往某村，当从何路？怪问为谁？曰吾鬼也。硃谷重复，独行失路。空山中鬼本稀疏，偶一二无赖贱鬼，不欲与言。即问之，亦未必肯相告。与君幽明虽隔，气类原同。故闻书声而至也。具以告之，谢而去。后以语槐亭。槐亭恍然曰：吾乃知孤介寡合，即作鬼亦难。

【译文】

杨槐亭前辈有位族叔，夏天在山寺中读书。到了半夜，弟子们都睡了，他独自点着灯咿呀地诵读，困极了便闭眼休息。这时他听见外面有人敲门说：“敬问先生，从这儿往某村去，该走哪条路？”这位族叔奇怪地问：“你是谁？”外面回答说我是鬼。这儿硃谷重复，我独自走迷了路。空山之中鬼本来就少，偶尔遇见一两个无赖贱鬼，我也不愿和他们说话；问了也未必肯告诉我。我与先生虽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气类相同。所以听到了读书声便来了。”族叔告诉了鬼，鬼道谢而去。后来他把这事讲给杨槐亭听，杨槐亭怅惘地说：“我这才知道，孤僻不合群的人即便作鬼也难。”

【原文】

李秋崖与金谷村尝秋夜坐济南历下亭，时微雨新霁，片月初生。秋崖曰：韦苏州流云吐华月句，气象天然，觉张子野云破月来花弄影句便多少著力。谷村未答，忽暗中人语曰：岂但著力不著力，意境迥殊。一是诗语，一是词语，格调亦迥殊也。即如《花间集》细雨湿流光句，在词家为妙语，在诗家则靡靡矣。愕然惊顾，寂无一人。

【译文】

有一次，李秋崖和金谷村秋夜里坐在济南历下亭中。当时正值小雨过后天转晴，一弯新月刚刚出来。秋崖说：“韦应物的‘流云吐华月’的诗句，气象自然，对比之下就觉得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的诗句多少有点刻意。谷村没有回答，忽听得黑暗中有人说：“不只是刻意不刻意的问题，意境也完全两样。一句是诗的语言，一句是词的语言，格调也完全不同，即便像《花间集》中‘细雨湿流光’的句子，词

家认为是妙语，诗家便认为有些娇弱了。”两人惊讶地往四周寻看，空寂得不见一个人影。

【原文】

胶州法南墅，尝偕一友登日观。先有一道士倚石坐，傲不为礼。二人亦弗与言。俄丹曦欲吐，海天砒耀，千汇万状，不可端倪。南墅吟元人诗曰：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不信然乎？道士忽哂曰：昌谷用作梦天诗，故为奇语。用之泰山，不太假借乎？南墅回顾，道士即不再言。既而砒乌涌上。南墅谓其友曰：太阳真火，故入水不濡也。道士又哂曰：公谓日自海出乎？此由不知天形，故不知地形。不知地形，故不知水形也。盖天椭圆如鸡卵，地浑圆如弹丸。水则附地而流，如核桃之皴皱。椭圆者东西远而上下近，凡有九重。最上曰宗动，元气之表，无象可窥。次为恒星，高不可测。次七重，则日月五星，各占一重，随大气旋转，去地且二百余万里，无论海也。浑圆者地无正顶，身所立处皆为顶。地无正平，目所见处皆为平。至广漠之野，四望天地相接处，其圆中规，中高而四砒之证也。是为地平。圆规以外，目所不见者，则地平下矣。湖海之中，四望天水相合处，亦圆中规。是又水随地形，中高四砒之证也。然江河之水狭且浅，夹以两岸，行于地中。故日出地上，始受日光。惟海至广至深，附于地面，无所障蔽。故中高四砒之处，如水晶球之半，日未至地平，倒影上射，则初见如一线。日将近地平，则斜影横穿，未明先睹。今所见者，是日之影，非日之形。是天上之日影，隔水而映。非海中之日影，浴水而出也。至日出地平，则影斜落海底，转不能见矣。儒家盖尝见此景，故以为天包水，水浮地，日出入于水中。而不知日自附天，水自附地。佛家未见此景，故以须弥山四面为四州。日环绕此山，南昼则北夜，东暮则西朝。是日常旋转平行，竟不入地。证以今日所见，其谬更无庸辩矣。南墅惊其博辩，欲与再言。道士笑曰：更竟其说，子不知九万里之围圆，以渐而迤，以渐而转，渐迤渐转，遂至周环。必以为人能正立，不能倒立，拾杨光先之说，苦相诘难。老夫慵惰，不能与子到大郎山上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祿国，与中国上下反对，其地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北极入地三十五度。）不如其已也。振衣径去，竟莫测其何许人。

【译文】

胶州法南墅曾与一位朋友同登泰山日观峰，先有一位道士已在那里靠着石头坐着，很傲慢的样子，不与两人施礼相见，两人也不与他搭话。不久朝霞将起，海与天边相接处盪漾闪耀，千汇万状，难以捉摸，难以形容。南墅吟起元朝人写的诗句说：“‘万古齐州烟九点，五更沧海日三竿’，不是写得极真切吗？”道士忽然不屑一顾地笑了一声，说：“这两句诗是摹拟李贺《梦天》诗。李贺用它写梦中天地的

情景，自然奇妙。如用它来写泰山观日出的景象，不是太勉强了吗？”南墅回过头去看，道士又不说话了。过了一会，一轮火红的太阳涌出，南墅对友人说：“太阳是真火，所以能从海水中涌出而不沾湿。”道士又轻笑一声，说：“您认为太阳是从海里出来的吗？这是因为您不知道天的形状，所以不知道地的形状；又因为不知道地的形状，所以不知道海水的形状。整个天体是椭圆形，像只鸡蛋；地球则是浑圆形，像一颗弹丸。水则附在地面上流动，就像核桃壳表面的皱沟。所谓天体椭圆，是指它从东到西远，而从上到下近。天共有九层，最上面的一层叫宗动，是宇宙元气的外表，看不到它的形状。下一层就是恒星，也极为高远，无法测量。再往下数还有七层，就是太阳、月亮以及水、火、木、金、土五颗星各占一层。它们随着宇宙的气流旋转，离地面还有二百多万里，更不用说海了。所谓地球浑圆，是指它没有一个唯一的正顶点，每个人所立的地方都可以说是顶点。也没有一道唯一的正平线，眼睛所望到的都可以说是正平线。在非常广阔空旷的原野上，朝四面望去，一直望到天地相接的地方，视力所到的地方正好是一个正圆形，这就证明地球是一个圆球面，站的地方是中心，它最高，而周围则依次低下去了。天与地相接处就是地平线。这个正圆形以外、人的眼睛望不到的地方，就在地平线以下了。如果处于大湖或大海之中，朝四面望去，视力所到的四周天水相接处，也构成了一个正圆形。这又证明，水面是随地面伸展，也是中间高而周围依次低下去的。然而江河中的水既狭窄又浅，夹在两岸之间，在地面中流动，所以一定要等到太阳高过地平线后，才能照到日光。而大海则既深又广阔，附在地面上，没有什么东西遮挡，所以人处在中间高而四面低的地面上，地球的这一部分便像水晶球的一半。当太阳还没到达地平线时，它的光线往上倒射，于是人们便开始见到地平线上有一道光线。太阳接近地平线时，则它的光线斜照，所以人们在太阳还没出来时便见到了它。现在我们见到的，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它的影子；是天上的太阳隔着地平线的水映现出来，而不是海中的太阳从水中钻出来。等到太阳高出地平线后，则太阳照在水中的影子落下海底，陆地上的人反而看不见了。儒家的学者大概曾注意到这种现象，所以认为天包着水，水浮着地，太阳从水中出入，而不知道太阳实际上附于天空，水则附在地面上。佛教学者大概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所以他们认为须弥山四面有四大洲，太阳环绕着这座山，南面是白天，北面就是夜晚；东面是傍晚，西面就是早晨。太阳总是围绕地球平行旋转，总不入地。用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情况来检验，这种看法的荒谬性更用不着辩论了。”南墅听了这番话，对道士的知识渊博和能言善辩感到惊奇，正想再与他交谈，只见道士笑道：“让我再把这个问题说完。你不知道地球表面有九万里，它的圆形一点一点伸展，也一点

一点转弯，这样渐伸渐转，结果就转了一周，你必定以为人能正着站立，不能倒立，捡起杨光先提出的这种说法，来与我苦苦地追究争辩。我年纪大了，懒惰无力，不能和你一起到大郎山上去看南斗（大郎山在亚祿国，与中国正好上下相对。那里南极高出地平线 35 度，北极低于地平线 35 度），不如就到此为止吧。”说完，那道士抖动衣衫离去，竟不能断定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原文】

大学士温公，言征乌什时，有骁骑校腹中数刃，医不能缝。适生俘数回妇。医曰：得之矣。择一年壮肥白者，生剖腹皮，褫于创上，以匹帛缠束。竟获无恙。创愈后，浑合为一，痛痒亦如一。公谓非战阵无此病，非战阵亦无此药。信然。然叛徒逆党，法本应诛。即不剥肤，亦即断。用救忠义之士，固异于杀人以活人尔。

【译文】

大学士温公说，出征乌什时，有位骁骑校腹部中了好几刀，医生缝不了伤口。恰好俘虏来几个回族妇女，医生说：“有了。”便选了一个年轻白胖的妇女，活活地割下她的肚皮，盖在骁骑校的刀伤上，用布缠裹起来，竟然长上了。创口痊愈后，后补的皮与原皮肤浑然成一体，痛痒也一样。温公说，不是在战场上，也不会有这种重伤；不是在战场上，也不会有这种治法。确实如此。但是那些叛徒逆党，依法本应处死；即便不剥皮，也要砍头。用她们的皮肤来医救忠义之士，当然和杀人以救人不同了。

【原文】

周化源言有二士游黄山，留连松石，日暮忘归。夜色苍茫，草深苔滑，乃共坐于悬崖之下。仰视峭壁，猿鸟路穷。中间片石斜欹，如云出岫。缺月微升，见有二人坐其上。知非仙即鬼，屏息静听。右一人曰：顷游岳麓，闻此翁又作何语？左一人曰：去时方聚讲西铭，归时又讲大学衍义也。右一人曰：西铭论万物一体，理原如是。然岂徒心知此理，即道济天下乎？父母之于子，可云爱之深矣。子有疾病，何以不能疗？子有患难，何以不能救？无术焉而已。此犹非一身也。人之一身，虑无不深自爱者。己之疾病，何以不能疗？己之患难，何以不能救？亦无术焉而已。今不讲体国经野之政，捍灾御变之方，而曰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此心一举，万物即可以生乎？吾不知之矣。至大学条目，自格致以至治平，节节相因，而节节各有其功力。譬如土生苗，苗成禾，禾成谷，谷成米，米成饭，本节节相因。然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禾，禾不刈则不得谷，谷不舂则不得米，米不炊则不得饭，亦节节各有其功力。西山作大学衍义，列目至齐家而止。谓治国平天下，可举而措之，不知虞舜之时，果瞽瞍允若，而洪水即平，三苗即格乎？抑犹

有治法在乎？又不知周文之世，果太姒徽音，而江汉即化，崇侯即服乎？抑别有政典存乎？今一切弃置，而归本于齐家，毋亦如土可生苗，即炊土为饭乎？吾又不知之矣。左一人曰：琼山所补，治平之道其备乎？右一人曰：真氏过于泥其本，邱氏又过于逐其末。不究古今之时势，不揆南北之情形，琐琐屑屑，缕陈多法，且一一疏请施行，是乱天下也。即其海运一议，胪列历年漂失之数，谓所省转运之费，足以相抵。不知一舟人命，诎止数十。合数十舟即逾千百，又何为抵乎？亦妄谈而已矣。左一人曰：是则然矣。诸儒所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大法。有太平之实验，究何如乎？右一人曰：封建井田，断不可行。驳者众矣。然讲学家持是说者，意别有在，驳者未得其要领也。夫封建井田不可行，微驳者知之，讲学者本自知之。知之而必持是说，其意固欲借一必不行之事，以藏其身也。盖言理言气，言性言心，皆恍惚无可质。谁能考未分天地之前，作何形状，幽微暧昧之中，作何情态乎？至于实事，则有凭矣。试之而不效，则人人见其短长矣。故必持一不可行之说，使人必不能试，必不肯试，必不敢试，而后可号于众曰：吾所传先王之法，吾之法可为万世致太平，而无如人不用何也。人莫得而究诘，则亦相率而曰：先生王佐之才，惜哉不竟其用云尔。以棘刺之端为母猴，而要以三月斋戒乃能观，是即此术。第彼犹有棘刺，犹有母猴，故人得以求其削。此更托之空言，并无削之可求矣。天下之至巧，莫过于是。驳者乃以迂阔议之，乌识其用意哉？相与太息者久之，划然长啸而去。二士窃记其语，颇为人述之。有讲学者闻之，曰：学求闻道而已。所谓道者，曰天曰性曰心而已。忠孝节义，犹为末务。礼乐刑政，更末之末矣。为是说者，其必永嘉之徒也夫。

【译文】

周化源说：有两位士人去游览黄山，由于喜爱那里的山石松柏、风光景物，不觉到了日暮时分，仍留连忘返。转眼间，苍茫的夜色笼罩大地。由于草深苔滑，不便行走，他们只得同坐在悬崖之下，等待天明。二人抬头仰望，只见头顶上方，峭壁陡立，即便是猿猴飞鸟，亦无法穿越。峭壁中间，斜嵌着一片巨石，仿佛出岫白云，雄伟而壮观。渐渐地，半轮缺月升上空中。借着月光，忽然他们发现那片巨石上坐着两个人，知道非仙即鬼，于是，屏住呼吸，静听他们说话。右边那个人说：“刚才，您去山脚下转了转，是不是听见那老头子又在说什么？”左边那人说：“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给一帮人讲《西铭》，回来时，又听他在讲《大学衍义》哪。”右边那人说：“《西铭》论述的是万物一体，道理原本不错。然而，难道只明白这种道理，就能以此道来拯救天下吗？父母对待子女，可以说爱得很深了，但子女得了病，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治好呢？子女遭遇危难，父母为什么不能援救他们呢？是因

为没有办法罢了。况且，子女与父母并非一体。对于人来说，考虑最多、最为关心的恐怕就是自身了，而自身得了病，为什么自己治不了呢？自身遭遇了灾难，为什么不能自我拯救呢？也是因为没有办法罢了。现在，不去研究体量国家安抚百姓的策略，不去探求抵御灾难应付变动的方法，却在痴谈什么‘吾仁爱之心，同于天地之生物’。果真是一有仁爱之心，万物就可以生存吗？这道理我弄不懂。至于《大学》中的条目，从格物致理乃至治国平天下，环环相扣，每一环节都显出功力。比如土壤中生出秧苗，秧苗长成庄稼，庄稼生出谷穗，谷穗打出米粒，米粒做成饭食，也是环环相扣之理。然而，土地不耕种就长不出秧苗；秧苗得不到灌溉就无法长成庄稼；庄稼长熟了没人收割，就得不到谷穗；谷穗有了而不去舂米，也成不了米；有了米不去烧制，也变不成饭，这也是一环扣一环，环环见功力。西山作《大学衍义》，所列篇目至齐家而止，说治国平天下，可以举出这些方法以施行之。我不知道虞舜那样孝道是否经他爸爸瞽叟一答应，洪水就能平息、三苗就能臣服了？还是有什么治理方法握在手中呢？我更不知道周文王时，是否因为他的贤内助太姒夫人发表了一些美好的言论，江汉之间人群就被同化了、叛国的崇侯就屈服了呢？还是有什么政治制度在起作用呢？如今，《大学衍义》抛开了一切，将所有的功德都归之于齐家，这不是等于说土壤可以长出秧苗，就用土壤来做饭吃吗？这道理我还是弄不懂。”左边那人说：“琼山先生所作《大学衍义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否完备了呢？”右边那人说：“真氏过于拘泥其本，邱氏又过于舍本逐末了。他们不去研究古今时势的变化，不去揣度南北情形之异同，只是屡屡陈述一些琐琐碎碎的所谓的治国之法，并一一上疏请求施行，这等于是在扰乱天下啊。就说兴办海运一事吧，历年来，在海上漂流失散的船只已为数不少，他们却说，省下的转运费足以同遭受的损失抵销了。殊不知，一条船上的人命，岂只数十条；如果几十条船合起来计算，就是千百条性命，这将如何抵销呢？真是荒谬之论啊。”左边那人说：“您的这些说法很有道理。但是，诸儒所提倡的封建井田制，是先王奉行的大法，有天下太平的实例作证，您以为如何？”右边那人说：“封建井田制，断然不可行，对此，驳斥的人已经很多了。然而，道学家坚持井田制理论，是别有用心的，而驳斥他们的人又未得其要领。要说井田制不可推行的道理，不仅驳斥者明白，道学家自己也清楚。既然明知不对，却又坚持那种观点，他们的目的是想借一个讲不通的理论来藏匿嘴脸。理、气、性、心，这些东西说起来总是恍恍惚惚，抓不着实质，谁能考证出天地未分之前，是什么样子；在幽微暧昧之中，又是何种情态？至于那些有实质的实事，就很容易找到根据了，如果在现实中试验一下，没有效果，那么所有的人都能立刻看到它的优劣。所以，他们一定要坚持一种

根本行不通的理论，使别人必不能试，必不肯试，必不敢试。然后，他们就可以向众人宣布道：‘我所传授的是先王之法，我传授的法可以使万世太平，但是，找不到这样的能人来运用此法，我们也是无可奈何！’众人对他的话无以穷究，于是一同顺着话音奉承道：‘先生乃王佐之才，可惜不竟其用啊？’有人告诉燕王，他有一个棘刺上端雕成的母猴，要斋戒三个月才能观看，其实，这种东西根本没有。道学家们施用的招术正与此相同。不过，上面那个例子中还有棘刺，还有母猴等等实物，而道学家们的理论却都是空话，没有一点实际东西了。天下之至巧，莫过于这帮道学家了。驳斥他们的人只认为他们迂阔，是因为没有看清他们的用心啊！”左右二人相互叹息了许久，忽然长啸一声，划破夜空而去。两位士人偷偷记下了他们的话，一有机会，便为人讲述一番。有位道学家听说了此事，道：“学习所追求的，只不过是明白道理而已。所谓道理，不过是天、性、心罢了。忠孝节义，要在其后，礼乐刑政，更应放在其后之后了。持这种说法的人，一定是永嘉学派的党徒了！”

【原文】

刘香畹寓斋扶乩，邀余，未赴。或传其二诗曰：是处春山长药苗，闲随蝴蝶过溪桥。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木瘦瓢。飞岩倒挂万年藤，猿攀缘到未能。记得随身棕拂子，前年遗在最高层。虽意境微狭，亦楚楚有致。

【译文】

有一次，刘香畹在寓斋扶乩时请我去，我没有去。听说乩仙判了两首诗：“是处春山长药苗，闲随蝴蝶过溪桥。林中借得樵童斧，自斫槐根木瘦瓢。”“飞岩倒挂万年藤，猿猴攀缘到未能。记得随身棕拂子，前年遗在最高层。”意境虽然不算宏大高远，但韵致却是清楚明晰。

【原文】

春秋有原心之法，有诛心之法。青县有人陷大辟。县令好外宠。其子年十四五，颇秀丽，乘其赴省宿馆舍，邀之于途，托言牒诉而自献焉。狱竟解。实为变童，人不以变童贱之，原其心也。里有少妇与其夫狎昵无度。夫病瘵死。姑察其性佚荡，恒自监之。眠食必共，出入必偕，五六年未尝离一步，竟郁郁以终。实为节妇，人不以节妇许之，诛其心也。余谓此童与郭六事相类。惟欠一死耳。（语详滦阳消夏录。）此妇心不可知，而身则无玷。大车之诗所谓畏子不奔，畏子不敢者。在上犹为有刑政，则在下犹为守礼法。君子与人为善，盖棺之后，固应仍以节许之。

【译文】

《春秋》有追究动机的原则，有严惩动机的原则。青县有个人被判为死刑。县

令好搞婚外恋。死刑犯的儿子十四五岁，长相极秀丽。他乘县令前往省城在途中住宿的机会，假借诉讼而献身。死刑犯因此而被释放。其实这孩子是出卖男色的变童，但人们不因此而贱视他，因为他的动机是救人。村里有个少妇和丈夫亲热无度，丈夫因此得痨病死了。婆婆发现她性淫，常常监视着她，一起睡觉吃饭，一起出入，五六年中几乎形影不离。少妇竟郁郁而死。她其实是位节妇，但人们并不认为她是节妇，因为她的性情淫荡。我觉得这个变童和郭六的事差不多，不同的是这个孩子没有死。这个少妇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她的行为是清白的。《诗经·大车》中有“畏子不奔”、“畏子不敢”的句子。上有刑政加以约束，下则遵守了礼法。君子与人为善，她死之后，盖棺论定，当然应该称她为节妇。

【原文】

啄木能禹步劾禁，竟实有之。奴子李福，性顽劣。尝登高木之杪，以塞其穴口，而锯平其外，伏草间伺之。啄木返，果翩然下树，以喙画沙若符篆。画毕，以翼拂之，其穴口之，铮然拔出如激矢。此岂可以理解欤？余在书局，销毁妖书，见万法归宗中，载有是符。其画纵横交贯，略如小篆两无字相并之形。不知何以得之，亦不知其信否也。

【译文】

相传啄木鸟能像巫师那样跛脚走路，念咒语显神通，没想到竟真有其事。我家的小奴仆李福生性顽皮，曾爬到大树的顶端，用一截木头塞住啄木鸟的巢洞，并把露出树外的部分锯平，然后埋伏在草丛里观察。只见啄木鸟飞回来后，发现巢洞被塞，果然直接飞落地面，用嘴在沙上画，画出像巫师符咒一样的图案，画完后用翅膀一拂，那巢洞口上的木桩一下子就被拔出来，好像突然射出的箭一样。这种现象怎能用道理来解释呢？我在朝廷设立的整理编辑书籍的机构工作时，奉命销毁妖书，曾见《万法归宗》中载有这种符咒，它的笔划纵横交错，大体像小篆体的两个“礞”字合在一起的形状。不知这种符咒当初是怎样得来的，也不知它们是否灵验。

【原文】

李福又尝于月黑之夜，出村南丛冢间，呜呜作鬼声，以恐行人。俄磷火四起，皆呜呜来赴。福乃狼狈逃归。此以类相召也。故人家子弟，于交游当慎其所召。

【译文】

李福还干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来到村南的坟地里，呜呜地学鬼叫，以恐吓过路人。不一会儿，坟地里忽然磷火四起，招惹得鬼怪们都呜呜聚拢而来。李福惊恐万分，狼狈地逃回了家中。这是以类相召的缘故啊。因此，家

人子弟在与人交游时，应该考察他平时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

【原文】

壬午顺天乡试，与安溪李延彬前辈同分校，偶然说虎。延彬曰：里有入山樵采者，见一美妇隔涧行。衣饰华丽，不似村妆。心知为魅，伏丛薄中觐所往。适一鹿引麂下涧饮，妇见之，突扑地化为虎，衣饰委地如蝉蜕，径搏二鹿食之。斯须仍化美妇，整顿衣饰，款款循山去。临流照影，妖媚横生，几忘其曾为虎也。秦涧泉前辈曰：妖媚蛊惑，但不变虎形耳。捕噬之性则一也。偶露本质，遽相惊讶。此樵何少见多怪乎。

【译文】

乾隆二十七年顺天乡试，我和安溪人李延彬前辈为同考官。偶然谈及老虎，李延彬说：“村里有个人进山打柴，看见隔涧有一位美妇在走，衣饰华丽，不像村妇，心里便明白是妖魅。砍柴的藏在草丛中察看她往哪儿去。这时有一只鹿带着一只小鹿下涧饮水，美妇见了，突然扑在地上化为老虎，衣服摊在地上像是蝉蜕。老虎把两只鹿都捉来吃了。转眼间又化为美妇，整理了一下衣服，又款款地沿着山路走去。她俯临小溪照照自己，妖媚百态，几乎忘了她曾变为老虎。”秦涧泉前辈说：“妖媚蛊惑人的时候，只是不变作虎形而已，其实它搏杀吃肉的本性没有变。偶然露了一下原形，便又惊又怕，这打柴的真是少见多怪。”

【原文】

大学士伍公，镇乌鲁木齐日，颇喜吟咏，而未睹其稿。惟于驿壁见一诗曰：极目孤城上，苍茫见四郊。斜阳高树顶，残雪乱山坳。牧马嘶归枥，啼鸟倦返巢。秦兵真耐冷，薄暮尚鸣。殊有中唐气韵。

【译文】

大学士伍公镇守乌鲁木齐时很爱吟诗，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诗稿。只在他住过的驿站墙壁上见过一首诗，诗的内容是这样的：“极目孤城上，苍茫见四郊。斜阳高树顶，残雪乱山坳，牧马嘶归枥，啼鸟倦返巢。秦丘真耐冷，薄暮尚鸣鹳。”这诗很有中唐诗歌的气韵。

【原文】

束州佃户邵仁我，言有李氏妇，自母家归。日薄暮，风雨大作，避入废庙中。入夜稍止，已暗不能行。适客作（俗谓之短工，为人锄田刈禾，计日受值，去来无定者也。）数人荷入。惧遭强暴，又避入庙后破屋。客作暗中见影，相呼追迹。妇窘急无计，乃呜呜作鬼声。既而墙内外并呜呜有声，如相应答。数人怖而反。夜半雨晴，竟潜踪得脱。此与李福事相类，而一出偶相追逐，一似来相救援。虽谓乘

心贞正，感动幽灵，亦未必不然也。

【译文】

束州佃户邵仁我说，有位李家媳妇从娘家回来，天快黑了，风雨大作，她便避入一座废庙里。入夜时，风雨稍小了，但外面已黑得不能走了。这时几个打短工的扛着锄头进来了。她怕遭到强暴，便往庙后的破屋里躲。打短工的在黑暗中发现了她，便相互招呼着来找她。她在急迫之中呜呜地学起了鬼叫。继而墙内外都呜呜地叫起来，好像在相互应答。打短工的吓得跑回来了。半夜时天晴了，她悄悄地避开打短工的跑了回来。这事和李福的事差不多。但一是偶然来追逐，一是好像来救援。如果认为李家媳妇秉心端正，因而感动了幽灵，也并非没有道理。

【原文】

仁我又言有盗劫一富室，攻楼门垂破。其党手炬露刃，迫胁家众曰，曰敢号呼者死。且大风，号呼亦不闻，死何益？皆噤不出声。一灶婢年十五六，睡厨下，乃密持火种，黑暗中伏地蛇行，潜至后院。乘风纵火，焚其积柴。烟焰烛天，阖村惊起，数里内邻村亦救视。大众既集，火光下明如白昼。群盗格斗不能脱，竟骈首就擒。主人深感此婢，欲留为子妇。其子亦首肯，曰：具此智略，必能作家，虽灶婢何害？主人大喜，趣取衣饰，即是夜成礼。曰：迟则讲尊卑，论良贱，是非不一，恐有变局矣。亦奇女子哉。

【译文】

仁我又说：有伙强盗抢劫一户富裕人家，攻打楼门，眼看就要攻破。强盗们举着火把，执着大刀，威胁全家人说：“敢叫喊的一律杀死，而且现在正刮大风，喊也没人听见，白白送死，有什么用？”全家人都闭口不敢出声。有个烧火丫头，年纪约十五六岁，睡在厨房里。她于是偷偷带着火种，在黑暗中伏在地上爬行，悄悄进入后院，乘风放火，烧起堆在那里的许多干柴，火光照到半天空，全村的人都被惊起，几里以内邻村的人也来救火。众人聚集后，火光之下像白天一样明亮，强盗们与众人格斗，无法逃脱，竟全部被擒。主人深深感谢这个婢女，要留她作儿媳妇，他儿子也完全同意，说：“有这样的智慧胆识，一定会持家，虽然是烧火丫头，又有什么关系？”主人大喜，催促马上取来衣服首饰，就在当晚举行婚礼，说：“一迟就会讲究什么尊卑，考虑什么良贱，赞成反对的意见不一，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变化。”这婢女也真算得上是一位奇特的女子了。

【原文】

边秋癘前辈，言一宦家夜至书斋，突见案上一人首，大骇，以为咎征。里有道士能符，时预人丧葬事。急召占之，亦骇曰大凶，然可禳解。斋醮之，不过百

余金耳。正拟议间，窗外有人语曰：身不幸伏法就终，幽魂无首，则不可转生。故恒自提携，累如疣赘。顷见公几滑净，偶置其上。适公猝至，仓皇忘取，以致相惊。此自仆之粗，无关公之祸福。术士妄语，慎不可听。道士仍丧气而去。又言一宦家患狐祟，延术士劾治。法不验，反为狐所窘。走投其师，更乞符至。方登坛檄将，已闻楼上般移声，呼应声，汹汹然相率而去。术士顾盼有德色。宦家亦深感谢。忽举首见壁上一帖，曰：公衰运将临，故吾辈得相扰。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泽。故吾辈举族而去。术士行法，适值其时。据以为功，深为忝窃。赐以觞豆，为稍障羞颜，庶几或可。若有所酬赠，则小人太侥幸矣。字径寸余，墨痕犹湿。术士惭沮，竟噤不敢言。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引谚曰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此二事者，可谓鬼魅能语矣。术士其知之。

【译文】

边秋崖前辈说，有位官人晚上到书斋去，突然发现桌上有个人头，极为害怕，以为是凶兆。村里有个道士善于用符咒驱神役鬼，经常参预人家的丧葬事情。官人忙把他叫来，他也惊讶地说不祥，不过他说可以禳除，设坛祭祷的费用只要一百多两银子。他俩正在商量之中，忽听窗外有人说：“我不幸伏法，幽魂没有头胪不能投生，所以我常自己拎着头，真是个累赘。刚才我见先生桌上很平整，便偶然把头放在上面。你突然进来，我仓皇之中不及拿走，所以让你受惊了。这是我的疏忽，同你的祸福并没多大关系，术士胡说八道，你要小心，不要上他的当。”道士见状垂头丧气地走了。边前辈还说，有一位官人家被狐狸搅得不安宁，这位官人请来术士镇治，法术不灵，术士反被狐狸弄得狼狈不堪。术士又去找他的师父，要了符篆来。刚登坛传呼神将，就听到头上有搬动东西的声音，相互招呼着，闹哄哄地走了。术士环顾众人，满脸得意，官人更是感激他。忽然看到墙上有一幅帖子，上面写道：“公衰运将临故吾辈得相扰。昨公捐金九百，建育婴堂，德感明神，又增福泽。故吾辈举族而去。术士行法，适值其时。据以为功，深为忝窃。赐以觞豆，为稍障羞颜，庶几或可。若有所酬赠，则小人太侥幸矣。”字有一寸多大，墨迹还是湿的。术士惭愧丧气，竟一声不吭。梁代简文帝给湘东王的信中引用谚语说：“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这两件事情，可说是鬼怪能说话，术士们心里很清楚。

【原文】

朱导江言有妻服已释，忽为礼忏者，意甚哀切，过于初丧。问之初不言，所亲或私叩之。乃泫然曰：亡妇相聚半生，初未觉其有显过。顷忽梦至冥司，见女子数

百人，锁以银铛，驱以骨朵，入一大官署中。俄闻号呼凄惨，栗魄动魂。既而一一引出，并流血被，匍匐膝行，如牵羊豕。中一人见我招手。视即亡妇。惊问何罪至此。曰坐事事与君怀二意。初谓家庭常态，不意阴律至严。与欺父欺君，竟同一理，故堕落如斯。问二意者何事。曰不过骨肉之中，私庇子女。奴隶之中，私庇婢媼。亲串之中，私庇母党。均使君不知而已。今每至月朔，必受铁杖三十，未知何日得脱。此累累者皆是也。尚欲再言，已为鬼卒曳去。多年伉俪，未免有情。故为营斋造福耳。夫同牢之礼，于情最亲，亲则非疏者所能间。敌体之义，于分本尊，尊则非卑者所能违。故二人同心，则家庭之纤微曲折，男子所不能知，与知而不能自为者，皆足以弥缝其阙。苟徇其私爱，意有所偏，则机械百出，亦可于耳目所不及者，无所不为。种种衅端、种种败坏，皆从是起，所关者大，则其罪自不得轻。况信之者至深，托之者至重，而欺其不觉，为所欲为。在朋友犹属负心，应干神谴，则人原一体，分属三纲者，其负心之罪，不更加倍蓰乎？寻常细故，断以严刑，因不得谓之深文矣。

【译文】

朱导江说，有个人妻子的丧期已过，忽然又进行祭奠，神情比妻子刚去世时还悲伤。问他他也不说什么原因，和他关系亲近的人在私下里问他，他才流泪道：“我和亡妻生活了半辈子，并没发觉她有什么大过错。不久前我忽然做梦到了地府，看见几百个女人都被锁着，后有人手持骨朵驱赶着，进入一个衙门里。随后就听见凄惨的呼叫声，惊心动魄。接着这些女人又被一个一个地带来了出来，都血流到胫，匍匐爬行，被人像猪羊一样地牵着。其中一个女子见了我招手，我一看，就是亡妻。我吃惊地问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的惩罚。她说因为事事都和你怀着二心。开始还以为这是家庭中的常事，没想到阴律极严，把这看得和欺父欺君一样重，所以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又问她二心指什么？她说不过是在亲骨肉中偏向子女；在奴仆之中，偏向婢女老妈子；在亲戚之中偏向娘家人。这些都没有让你知道。如今每到月初，就要挨三十下铁杖，不知哪天能脱出苦海。她还要说下去，却被鬼卒拖走了。我们是多年夫妻，情义还在，所以为她祈祷施斋造福。”夫妻之情，是最亲的。这种亲情是其他人所无法离间的。夫妻地位相等，同处尊位，因此位卑者就不能违拗。夫妻同心，那么家庭中的细微小事，丈夫不能尽知，或知道了而自己不能去办的，妻子都能加以妥善处理。如果妻子徇私情而有所偏向，那么机诈就产生了，也可能在主人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人为所欲为。种种是非、种种坏事，都会因此而起。这事关系重大，所以罪也不轻。何况丈夫对妻子信任至深，委托至重，她却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以欺骗，为所欲为。这种做法，对朋友尚属

负心，应遭到神灵的惩罚。人虽然是一身，但分属于三纲之中。那么负心之罪不应加倍处罚么？对这种平常小过处以严刑，当然不能说是援用法律条文苛细严峻。

【原文】

人情狙诈，无过于京师。余尝买罗小华墨十六铤，漆匣黯敝，真旧物也。试之，乃抁泥而染以黑色，其上白霜，亦庵于湿地所生。又丁卯乡试，在小寓买烛，瘤之不燃。乃泥质而冪以羊脂。又灯下有唱卖炉鸭者，从兄万周买之。乃尽食其肉，而完其全骨，内傅以泥，外糊以纸，染为炙爆之色，涂以油，惟两掌头颈为真。又奴子赵平以二千钱买得皮靴，甚自喜。一日骤雨，著以出，徒跣而归。盖 则乌油高丽纸揉作绉纹，底则糊粘败絮，缘之以布。其他作伪多类此，然犹小物也。有选人见对门少妇甚端丽，问之，乃其夫游幕，寄家于京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全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位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鬻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赘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问。夫怒甚，将讼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筐，驱选人出。越半载，选人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则先归者乃妇所欢，合谋挟取选人财，后其夫真归而败也。黎丘之技，不愈出愈奇乎！又西城有一宅，约四五十楹，月租二十余金。有一人住半载余，恒先期纳租，因不过问。一日，忽闭门去，不告主人。主人往视，则纵横瓦砾，无复寸椽，惟前后临街屋仅在。盖是宅前后有门，居者于后门设木肆，贩鬻屋材，而阴拆宅内之梁柱门窗，间杂卖之。各居一巷，故人不能觉。累栋连甍，搬运无迹，尤神乎技矣。然是五六事，或以取贱值，或以取便易，因贪受饵，其咎亦不尽在人。钱文敏公曰：“与京师人作缘，斤斤自守，不入陷阱已幸矣。稍见便宜，必藏机械，神奸巨蠹，百怪千奇，岂有便宜到我辈。”诚哉是言也。

【译文】

人心狡诈，没有比京城里更厉害的。我曾买到制墨名家罗小华的墨十六铤，装墨的匣子漆色暗旧，好像真是经过了许多年岁的东西。等到一试，才发现是用泥巴捏成，外面染上了一层黑色，表面的白霜也是放在阴暗潮湿地方长出来的霉。丁卯年参加乡试，在小小的住所买了蜡烛，点它点不燃，原来也是用泥捏的，外面蒙了一层羊油。晚上又有卖烤鸭的，我的堂兄万周买了一只，原来是肉已经吃光了，而骨头架子保持完整，里面涂了一些泥巴，外面糊了一层纸，染成经过烧烤的颜色，涂上一层油，只有两只脚掌和头颈是真的。又我家的仆人赵平用两千文钱买了一双皮靴，非常高兴。一天突然下雨，他穿着出去，不久便赤着脚回来，原来皮靴的帮是用乌油高丽纸揉出一些皱纹作的，底则是用浆糊把烂棉絮粘成

一块，再用布包上。其他造假的情况大多与此类似，但这还是一些小东西。有个赴京候选官职的人，见对门住的少妇长得很端庄秀丽，一问，才知道她的丈夫给人作幕僚远行，暂把家眷寄在京城，她与母亲住在一起。过了几个月，她家门口忽然糊上白纸，全家号哭，原来是她丈夫的死讯传到了。她家设起灵位祭奠，又请和尚念经超度，也有不少人来吊唁。事后不久，她渐渐开始变卖衣物，说是没饭吃了，而且准备再嫁人，候选官职的人于是入赘她家。又过了几个月，她的丈夫突然活着回来，这才知道误传了死讯。她丈夫非常愤怒，要到官府告状，母女俩百般哀求，才留下候选官职的人所有钱财，把他赶出来。又过了半年，这人在巡城御史那里看到那妇女正在受审，原来前面跑来并扣下他的财物的那个人是女子的相好，他们合谋夺取了他的钱财。现在女子的丈夫真的回来了，所以他们才因败露而被拘捕。真真假假的诡计，不是越变越奇异么？

又西城区有一处住宅，约有四五十间房子，每月租金二十多两银子。有个人租住了半年多，总是在规定的日期之前就把租金交来，房主于是也不过问。一天，他突然关门离去，没有通知房主，房主跑去一看，则院子里碎砖烂瓦散落满地，不剩一根木头，只有前后临街的房子还保存着。原来这处住宅前后都有门，租住的人在后门口设了个木材店，贩卖建房用的木料，而暗暗拆住宅里的梁、柱及门窗等，夹杂着卖掉。因为前后门在不同街巷，所以别人没能发觉。宅内大片房屋的木料砖瓦，不声不响地全部搬运光，这骗术真可谓神乎其神了。

不过，以上五六件事情，受骗的人或者是看中了价格低廉，或者是为它的方便所吸引，都是因有所贪图而上当受骗，责任也不全在骗子身上。钱文敏公说：“与京城的人打交道，时时刻刻注意保护自己，不落入别人设置的陷阱，就算幸运的了。稍微显示出便宜的事情，其中必然设有圈套。京城人阴险狡猾，千奇百怪，哪有便宜落到我们这些人身上。”这话说得真深刻啊。

【原文】

王青士言有弟谋夺兄产者，招讼师至密室，篝灯筹画。讼师为设机布阱，一周详。并反间内应之术，无不曲到。谋既定，讼师掀髯曰：令兄虽猛如虎豹，亦难出铁网矣。然何以酬我乎？弟感谢曰：与君至交，情同骨肉，岂敢忘大德？时两人对据一方几，忽几下一人突出，绕室翘一足而跳舞。目光如炬，长毛毵毵如蓑衣。指讼师曰：先生斟酌，此君视先生如骨肉，先生其危乎？且笑且舞，跃上屋檐而去。二人与侍侧童子并惊仆。家人觉声息有异，相呼入视，已昏不知人。灌治至夜半，童子先苏，具述所闻见。二人至晓乃能动，事机已泄。人言藉藉，竟寝其谋，闭门不出者数月。相传有狎一妓者，相爱甚。然欲为脱籍，则拒不从。许以别宅自居，

礼数如嫡，拒益力。怪诘其故。喟然曰：君弃其结发而匿我，此岂可托终身者乎？与此鬼之言，可云所见略同矣。

【译文】

王青士说：有个当弟弟的想要侵夺哥哥的家产，为此，他把讼师请进了密室，在灯下仔细筹划了一番，讼师设计了一些机关陷阱，以及反间内应等计策，考虑得十分周全，可谓面面俱到。计谋定好之后，讼师捋着胡子说：“令兄就算是猛如虎豹，也难以逃出这张铁网。不过，你打算怎么谢我呢？”这位弟弟说：“我与您是至交，情同骨肉，怎敢忘掉您的大恩大德呢？”当时，二人是面对面坐在一张方桌边。忽然，桌下钻出来一个人，翘着一脚在屋内转着圈儿跳舞。他两眼放光，如同火炬，浑身长着毵毵的长毛，像是穿着一件蓑衣。他指着讼师说：“请先生多斟酌斟酌：此人把您视同骨肉，您不太危险了吗？”他一边笑，一边跳，然后窜上房檐不见了，剩下这两个人和一个侍候在一边的童子，都吓得昏倒于地。家里人觉得这屋声音异常，相互招呼着闯了进去，只见三人早已不醒人事了。众人急忙灌汤灌药，一直抢救到半夜，童子先醒了，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述说了一遍。那二人直到天亮才苏醒过来。事情已经败露，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弟弟弄得声名狼藉，只好放弃了那个阴谋，几个月闭门不出。相传，有个人爱上了一位妓女，感情很是热烈。然而，当他提出要为妓女赎身时，她竟然不答应。那人又许下诺言：在她从良之后，可以找房单过，并像对待嫡配夫人一样对待她。可那妓女还是不答应。那人奇怪地问她是何缘故，她长叹一声道：“您抛弃了结发之妻，爱上了我。像您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寄托终身呢？”这位妓女的话，与前面那个长毛鬼所说的，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啊。

【原文】

张夫人，先祖母之妹，先叔之外姑也。病革时，顾侍者曰：不起矣。闻将死者见先亡，今见之矣。即而环顾病榻，若有所觅。喟然曰错矣。俄又拊枕曰大错矣。俄又瞑目啮齿，掐掌有痕曰真大错矣。疑为谵语，不敢问。良久，尽呼女媳至榻前，告之曰：吾向以为夫族疏而母族亲。今来导者皆夫族，无母族也。吾向以为媳疏而女亲。今亡媳在左右，而亡女不见也。非一气者相关，异派者不属乎？回思平日之存心，非厚其所薄，薄其所厚乎？吾一误矣。尔曹勿再误也。此三叔母张太宜人所亲闻。妇女偏私，至死不悟者多矣。此犹是大智慧人，能回头猛省也。

【译文】

张夫人是我先祖母的妹妹，也是我先叔的岳母。她重病时，对待候她的人说：“我不行了。听说要死的人能看见已经去世的人，今天我就看见了。”说完后她就

环视病床，好像在寻找东西。她又叹息着说：“错了！”过了一会儿又拍着枕头说：“大错！”随后又闭上眼睛掐自己的手掌，说：“真是大错啊！”在一边侍候的人以为她在说胡话，也不敢问。过了许久，她把儿媳妇都叫到床前，告诉她们说：“我一直以为夫族对我疏远而母族对我亲近。现在来接我的却全是夫家的人，娘家人反而没有。我一直以为媳妇疏远而女儿亲近。现在亡媳在我左右而亡女却不见踪影。这是不是同声气的人相互关心，除此以外的人就毫无关系了呢？回想我平日的作为，那么是不是疏远了该亲近的人而亲近了该疏远的人呢？我已经错了，你们不能再错。”这是三叔母张太宜亲耳听到的。女人偏心，一直到死也不醒悟的多得很，张夫人应该算得上一位大智大慧的人，她能够回头猛省。

【原文】

孔子有言，谏有五，吾从其讽。圣人之究悉物情也。亲串中一妇，无子而阴伎其庶子，侄若婿又媒孽短长，私党胶固，殆不可以理喻。妇有老乳母，年八十余矣。闻之，匍匐入谒。一拜，辄痛哭曰：老奴三日不食矣。妇问曷不依尔侄？曰：老奴初有所蓄积，侄事我如事母。诱我财尽，今如不相识，求一盂饭不得矣。又问曷不依尔女若婿？曰：婿诱我财如我侄，我财尽后，弃我亦如我侄。虽我女无如何也。又问至亲相负，曷不讼之？曰：讼之矣。官以为我已出嫁，于本宗为异姓。女已出嫁，又于我为异姓。其收养为格外情，其不收养，律无罪，弗能直也。又问尔将来奈何？曰：亡夫昔随某官在外，娶妇生一子，今长成矣。吾讼侄与婿时，官以为既有此子，当养嫡母，不养则律当重诛。已移牒拘唤，但不知何日至耳。妇爽然若失，自是所为遂渐改。此亲戚族党，唇焦舌敝不能争者，而此姬以数言回其意。现身说法，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耳。触龙之于赵太后，盖用此术矣。

【译文】

孔子说过：劝告有五种方式，我倾向于用巧妙暗示的方式。这表明圣人对人情世故是了解把握得十分准确深刻的。我的一家亲戚中有个妇人，自己没有儿子，而心里十分嫉恨妾所生的儿子，侄儿和女婿们又造谣中伤，彼此勾结抱成一团，简直不可能用道理使她醒悟了。妇人有个老奶妈，已经八十多岁，得知后很艰难地走来拜见她，刚一下拜就痛哭起来，说：“老奴仆已经三天没吃饭了。”妇人问她为什么不去投靠侄儿，老奶妈说：“老奴仆当初积蓄了一点钱财，侄儿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把我的钱财全骗去了。现在看到我像不认识一样，求一碗饭也得不到了。”又问为什么不去投靠女儿女婿，老奶妈说：“女婿骗取我的钱财，和侄儿一模一样。我的钱财没有了，他抛弃我也和侄儿一模一样，我的女儿也无可奈何。”又问：“骨肉之亲负心，你为什么不去告状？”老奶妈说：“告过状了，官

府说我已经出嫁,对娘家人来说已经是异姓人了;我女儿也已出嫁,对我来说她也已经是异姓人了。他们如果愿意收养我,那是他们格外的恩情;他们不肯收养,在法律上没有罪过,所以官府不能为我作主。”又问:“那你将来怎么办呢?”老奶妈说:“我已死去的丈夫从前跟随某位官员,在外面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儿子。现在他长大成人了,我告侄儿和女婿的状时,官府说我既然有这个儿子,他应该赡养我这个嫡母,如不肯赡养,在法律上就有重罪。官府已发出传票召他来这里,只不知他哪天才能到。”妇人听了爽然若有所失。从此以后,她的行为也就慢慢改变了。这件事,亲戚族人说得口干舌燥也没有用,而这个老奶妈只用几句话就使她回心转意。用自己作例子来说明道理,说的人没有罪过,听的人足以用来警戒自己。触龙说服赵太后,也是用的这种方法。

阅微草堂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原文】

马德重言沧州城南，盗劫一富室。已破扉入，主人夫妇并被执，众莫敢谁何。有妾居东厢，变服逃匿厨下，私语灶婢曰：主人在盗手，是不敢与斗。渠辈屋脊各有人，以防救应，然不能见檐下。汝抉后窗循檐出，密告诸仆，各乘马执械，四面伏三五里外。盗四更后必出。四更不出，则天晓不能归巢也。出必挟主人送。苟无人阻，则行一二里必释。不释恐见其去向也。俟其释主人，急负还，而相率随其后。相去务在半里内，彼如返斗即奔还。彼止亦止，彼行又随行。再返斗仍奔，再止仍止，再行仍随行。如此数四，彼不返斗则随之，得其巢；彼返斗则既不得战，又不得遁。逮至天明，无一人得脱矣。婢冒死出告，众以为中理，如其言，果并就擒。重赏灶婢。妾与嫡故不甚协，至是亦和睦。后问妾何以办此。泫然曰：吾故盗魁某甲女，父在时，尝言行劫所畏惟此法，然未见有用之者。今事急姑试，竟侥幸验也。故曰用兵者务得敌之情。又曰以贼攻贼。

【译文】

马德重说，在沧州城南，强盗抢劫一家富户，破门而入，主人夫妇都被捆了起来；全家人谁也不敢反抗。有个妾住在东厢房里，换了身衣服逃到厨房藏了起来。她悄悄对烧饭丫头说：“主人落在强盗手里，所以不敢和他们斗。那伙人在房顶上也有人，以防止有人来救，但他们却看不到房檐下。你扒开后窗出去，沿着房檐走，偷偷地告诉那几个仆人，叫他们都骑马拿着武器，四面埋伏在三五里之外的地方。强盗在四更天时肯定撤走；四更天不走，天亮就不能回他们的巢穴了。他们撤走时肯定要挟持着主人送他们。如果没人阻拦，走一二里地就会放了主人；如果不放，他们怕主人知道他们的去向。等他们放了主人，可赶紧把主人弄回来，然后跟在强盗的后面，距离必须在半里之内。如果强盗回身杀来，就往回跑。他们停下来，我们也停下来，他们走，我们也跟着走。他们再回身杀来，我们还跑。他们再停下，我们也停，他们走，我们也随着。这么反复几次，他们不再返身杀来，就跟着他们，弄清楚他们的巢穴。他们回身杀来却近不了我们，又摆脱不了我们，这

么相持到天亮，就一个也跑不了了。”那丫头冒着危险出去告诉了奴仆们。大家认为有道理，就照妾的话去做，果然强盗都被捕了。于是重赏做饭丫头。妾和正妻一直不大和，至此关系也和睦起来。后来正妻问妾怎么会想出这种高招来。妾流泪道：“我是过去某某强盗头子的女儿。父亲在时，曾说去打劫就怕对方用这个办法，但是没见有人用过这种办法。当时在危急之中，试着用用，竟然侥幸奏效。”所以说，用兵须得了解敌方情况。又说要以敌攻敌。

【原文】

戴东原言有狐居人家空屋中，与主人通言语，致 遗。或互假器物，相安若比邻。一日，狐告主人曰，君别院空屋，有缢鬼多年矣。君近拆是屋，鬼无所栖，乃来与我争屋。时时现恶状，恐怖小儿女，已自可憎，又作祟，使患寒热，尤不堪忍。某观道士能劾鬼，君盍求之除此害。主人果求得一符，焚于院中。俄暴风骤起，声轰然如雷霆。方骇愕间，闻屋瓦格格乱鸣，如数十人奔走践踏者。屋上呼曰：吾计大左，悔不及。顷神将下击，鬼缚而吾亦被驱。今别君去矣。盖不忍其愤，急于一逞，未有不两败俱伤者。观于此狐，可为炯鉴。又吕氏表兄，言有人患狐祟，延术士禁咒。狐去而术士需索无厌，时遣木人纸虎之类，至其家扰人。赂之，暂止，越旬日复然，其祟更甚于狐。携家至京师避之，乃免。锐于求胜，借助小人，未有不遭反噬者。此亦一征矣。

【译文】

戴东原说，有狐狸住在人家空屋里，和屋主谈话聊天，互赠礼物，平安无事，像是相好的邻居。有一天，狐狸告诉屋主人说：“你的别院空房里有个多年的吊死鬼，因你近来拆了那房，鬼没地方呆，就跑来和我争屋子，他经常做出凶狠的样子吓唬小孩，这已经很可恶了，却又作祟，害得小孩患冷热病。我实在无法忍让。某道观的道士能治鬼，你最好去求他，为你除去这个害人鬼。”屋主人果然去求道士，带了一道符回来，把它在院子里烧了。一会儿，暴风骤起，轰隆隆的声音像在打雷。他正在惊愕时，只听见瓦屋上咯咯乱响，好像有几十人在上面奔走践踏。屋顶上有声音叫道：“我的提议太差了，我后悔不及，刚才神将冲下来，把鬼绑走了。我也被赶了出去。今天我来告别你走了。”如果忍不下一时的怒气，急于报复，没有不两败俱伤的，看看狐狸的结果，就能作为一面很明亮的镜子。还有吕家表兄也说过，有人害怕狐狸作祟，就请来术士镇治，狐狸被赶跑了，而术士却不停地勒索钱财，并时常作法派遣木人纸虎之类的东西到这人家骚扰。送些财物给他，让你安宁几天。过了十天半月他又会变着法子勒索。这术士简直比狐狸还能作妖。于是这人只得带着家人到京城躲避，才得以摆脱术士的纠缠。急于求胜而求

助于小人，没有不被反咬一口的，上面的事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原文】

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言昔征乌什时，战罢还营，见崖下树桠间，一人探首外窥。疑为间谍，奋矛刺之。（军中呼矛曰苗子，盖声之转也。）中石上，火光激进，矛折，臂几损。疑为目眩。然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何怪。余谓此必山精也。深山大泽，何所不育。白泽图所载，虽多附会，殆亦有之。又言有一游兵，见黑物蹲石上，疑为熊。引满射之，三发皆中，而此物夷然如不知，骇极，驰回呼伙伴。携銃往，则已去矣。余谓此亦山精耳。

【译文】

乌鲁木齐参将海起云说：当年，他征讨乌什的时候，一次战后回营，发现山崖下的树杈之间有人探头探脑地向外偷看。他疑心那人是敌军的探子，就奋力挺矛刺去。没想到却刺在了山石上。一时间火光迸射，矛折断了，他的胳膊也差点受了伤。他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刺错了地方，然而矛上地上皆有血迹。不知被刺中的是个什么怪物。我认为，这一定是个山精。深山大泽，何所不育。《白泽图》载有不少这样的故事，虽多有牵强附会，恐怕也还是实有其事。海起云又说：有位哨兵，看见一个黑盗伙蹲在山石上，他认为是个熊瞎子，就拉满弓，向它连射三箭。眼看三箭都射中了，可是那黑盗伙却好像浑然不觉。这位哨兵怕得要命，赶忙跑回营地招呼同伴，然后带上火枪回到原地，那黑盗伙已经离开了。我说，那黑盗伙也是个山精。

【原文】

常山峪道中加班轿夫刘福言，（九卿肩舆，以八人更番，出京则加四人，谓之加班。）长姐者，忘其姓，山东流民之女。年十五六，父母就食于赤峰，（即乌蓝哈达。乌蓝译言红，哈达译言峰也。今建为赤峰州。）租田以耕。一日，入山采樵，遇风雨，避岩下。雨止已昏黑，畏虎不敢行，匿草间。遥见双炬，疑为虎目。至前，则官役数人，衣冠不古不今，叱问何人。以实告。官坐石上，令曳出。众呼跪，长姐以为山神，匍匐听命。官曰：汝夙孽应充我食，今就擒，当啖尔。速解衣伏石上，无留寸缕，致挂碍齿牙。知为虎王，齧觫祈免。官曰：视尔貌尚可，肯侍我寝，当赦尔。后当来往于尔家，且福尔。长姐愤怒跃起曰：岂有神灵肯作此语？必邪魅也。啖则啖耳，长姐良家女，不能蒙面作此事。拾石块奋击，一时奔散。此非其力足胜之，其气足胜之，其贞烈之心足以帅其气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译文】

常山山道上的加班轿夫（九卿一级的官员坐的轿子用八个人轮番抬，出了京

城则加四个人，称为加班）刘福说：有个女孩叫长姐，忘记她姓什么了，“乌蓝”译成汉语是“红”，“哈达”译成汉语是“峰”。现在这里已设赤峰州），租了当地人一些田耕种。一天，长姐进山砍柴，遇到风雨，她躲在悬崖下避雨。等到雨停，天已昏黑，怕有老虎，不敢回家，因此躲在草丛中。这时只见远远有一对灯笼，她怀疑是老虎的眼睛。等靠近后，才发现是一个官和几个仆人，穿的衣服戴的帽子既不像古代人又不像当代人。那官员喝问是什么人，长姐实话相告。那官员坐在石头上，命令仆人将长姐从草丛中拖出来。仆人们叫长姐跪下，长姐以为遇到了山神，于是伏在地上听命。那官员说：“你前生犯了罪，应该充当我的食物。现在抓住你了，应该马上吃掉你。快把衣服脱掉，躺在石头上，不要留下一根纱，免得妨碍我的牙齿咀嚼。”长姐这才知道他是虎王，浑身颤抖着祈求饶命。那官员说：“看你的容貌还可以，如果肯陪我睡觉，我可以赦免你。以后我会常来你家，并给你带来好处。”长姐愤怒地跳起来，说：“哪有神灵肯说出这种话的？你必定是个妖怪。你要吃就吃吧。我长姐是良家女子，决不能蒙着自己的脸做这种事。”说完，她捡起石头乱打，那些妖怪四处逃散。这不是她的力量足以战胜妖怪，而是她的正气足以压倒妖怪，她的坚贞刚烈的心灵又足以统帅她的气。所以说，人的正气，是最强大最刚强的。

【原文】

张太守墨谷言：德、景间有富室，恒积谷而不积金，防劫盗也。康熙、雍正间，岁频歉，米价昂。闭廩不肯赍升谷，冀价再增。乡人病之，而无如何。有角妓号玉面狐者曰：是易与，第备钱以待可耳。乃自诣其家曰：我为鸨母钱树，鸨母顾虐我。昨与勃溪，约我以千金自赎。我亦厌倦风尘，愿得一忠厚长者托终身，念无如公者。公能捐千金，则终身执巾栉。闻公不喜积金，即钱二千贯亦足抵。昨有木商闻此事，已回天津取资。计其到，当在半月外。我不愿随此庸奴。公能于十日内先定，则受德多矣。张故惑此妓，闻之惊喜，急出谷贱售。廩已开，买者至，不能复闭，遂空其所积，米价大平。谷尽之日，妓遣谢富室曰：鸨母养我久，一时负气相诟，致有是议。今悔过挽留，义不可负心。所言姑俟诸异日。富室原与私约，无媒无证，无一钱聘定，竟无如何也。此事李露园亦言之，当非虚谬。闻此妓年甫十六七，遽能办此，亦女侠哉。

【译文】

知府张墨谷说，德景两州相邻处有个富户，常囤积粮食而不攒钱，为的是防备劫盗。康熙、雍正年间，连年歉收，米价极贵。这个富户却关了粮仓一升也不卖。他希望粮价再长。同乡的人对他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有位艺妓外号叫玉面狐，

说：“这容易，你们准备好了钱等着就行了。”她亲自到富户那儿说：“我是鸨母的摇钱树，鸨母却对我很不好。昨天我和她吵起来，她叫我拿出一千两银子来赎身。我在风月场中也厌倦了，愿意投靠一位忠厚的人托付终身。思量起来，没有能比得上你的。如你能拿出一千两银子来，那么我终生侍奉你。听说你不喜欢攒钱，那么有二千贯也就凑合了。昨天有个木柴商听说了这事，已回天津取钱去了，估计在半月左右就能回来。我不愿跟着这个庸俗的家伙。你如果能在十天之内先凑够了钱，我就更感念你的恩德了。”这位富户一直迷恋着玉面狐，听说了这事，又惊又喜，急忙压低了价卖粮。粮仓打开了，买粮的蜂涌而来，就再也关不上了；他的存粮都卖光了，于是米价平定下来。卖完粮食那天，玉面狐打发人辞谢富户道：“鸨母养我很久了，我一时负气和她吵起来，以致有了自赎的打算。如今她后悔挽留我，我也不能负心。我跟你说的等以后再考虑吧。”富户原来与玉面狐是私自商定的，没有中间人，没有证据，也没有一个钱的聘礼，竟无可奈何。这事李露园也说过，该不会是假的。听说这个艺妓才十六七岁，竟然能做出这种事，也是一位女侠呵。

【原文】

丁药园言有孝廉，四十无子，买一妾，甚明慧。嫡不能相安，旦夕诟谇。越岁，生一子，益不能容。竟转鬻于远处。孝廉惘惘如有失，独宿书斋。夜分未寝，妾忽褰帷入。惊问何来，曰：逃归耳。孝廉沉思曰：逃归虑来追捕，妒妇岂肯匿？且事已至此，归何所容。妾笑曰：不欺君，我实狐也。前以人来，人有人理，不敢不忍诟。今以狐来，变幻无端，出入无迹，彼乌得而知之。因婉如初。久而渐为童婢泄，嫡大恚，多金募术士劾治。一术士檄将拘妾至。妾不服罪，攘臂与术士争曰：无子纳妾，则纳为有理。生子遣妾，则夫为负心。无故见出，罪不在我。术士曰：既见出矣，岂可私归。妾曰：出母未嫁，与子未绝。出妇未嫁，于夫亦未绝。况鬻我者妒妇，非见出于夫。夫仍纳我，是未出也。何不可归？术士怒曰：尔本兽类，何敢据人理争？妾曰：人变兽心，阴律阳律皆有刑。兽变人心，反以为罪，法师据何宪典耶？术士益怒曰：吾持五雷法，知诛妖耳，不知其他。妾大笑曰：妖亦天地之一物，苟其无罪，天地未尝不并育。上帝所不诛，法师乃欲尽诛乎？术士拍案曰：媚惑男子，非尔罪耶？妾曰：我以礼纳，不得为媚惑。倘其媚惑，则摄精吸气，此生久槁矣。今在家两年，复归又五六年，康强无恙。所谓媚惑者安在？法师受妒妇多金，锻炼周内，以酷济贪耳。吾岂服耶？问答之顷，术士顾所召神将，已失所在。无可如何，目曰：今不与尔争，明日会当召雷部。明日，嫡再促设坛，则宵遁矣。盖所持之法虽正，而法以贿行，故魅亦不畏，神将亦不满也。相传刘念台先生官总宪

时，题御史台一联曰：无欲常教心似水，有言自觉气如霜。可谓知本矣。

【译文】

丁药园说，有位举人年过四十还没有儿子，就买了一位很聪慧的姑娘作小妾。他正妻不容她，天天找岔儿辱骂她。过了一年，妾生了一个儿子，正妻就更容不下她。竟把她转卖到远方。举人精神恍惚若有所失，独自一人睡在书斋里。夜深了还没睡着，小妾突然掀开帷帐进来了。举人吃惊地问她怎么突然回来了。小妾回答说：“逃回来的。”举人沉思道：“你虽然逃回来了，恐怕有人前来追捕。我那妒火中烧的妻子怎么会窝藏你呢？事情已到这一步，该怎么办呢？”小妾笑道：“我不想骗你，我其实是狐狸。原来我是作为人到你家来的，人有人的伦理，我不得不忍着挨骂。今天我是作为狐狸来的，我变化万端，来去都没有形迹，她怎么会知道？”于是两人还像原来一样恩爱。时间一长童婢走漏了风声，正妻嫉恨狐狸，就花了许多钱请来术士镇治。一个术士请天将把小妾捉来了，她不服罪，气愤地和术士争论道：“主人没有儿子就纳妾，这纳得有理，生了儿子又把妾卖了，那就是丈夫负心，我无缘无故遭到休弃，罪不在我。”术士说：“你既然被休了，怎么可以随便回来呢？”小妾说：“母亲被休但没改嫁，就没有和儿子断绝关系；妻子被休但没改嫁，就没有和丈夫断绝关系。况且卖我的是妒忌的正妻，而不是丈夫休了我。丈夫既然收留我，就等于没有休我。我为什么不能回来？”术士怒道：“你本来是兽类，怎么能根据人理来争论？”小妾说：“人变成了兽心，阴间、人间的法律都能制裁，兽变成了人心，反而认为是罪过，法师依据的是什么呢？”术士越发大怒道：“我掌握着五雷法，只知诛杀妖怪，不讲什么依据。”小妾大笑道：“妖怪也是天地间的一种东西，如果没罪，天地也会允许它与万物并存，上天没有诛杀的，法师却要诛杀吗？”术士拍着桌子道：“媚惑男人，不是你的罪吗？”小妾说：“我是按礼法被纳为妾的，不能说是媚惑。倘若媚惑，则摄精吸气，我丈夫早就干瘪了。我在这家里住了两年，逃回来后又过了五、六年，他仍健康无病，所谓媚惑又从何说起呢？法师接受了那妒妻的许多钱财，就千方百计地罗织我的罪名，不过是借残忍的手段达到贪婪的目的罢了。我又怎能服你？”问答之间，术士发现招来的神将已不见了。他无可奈何，只好瞪着眼睛喊道：“今天不和你争，明天我就请来雷神。”第二天，举人的妻子又请他设坛镇治，那术士却已在夜里逃走了。因为他依仗的法术虽然光明正大，却是在接收贿赂后才施行法术，所以狐狸不怕，神将也不满。据说刘念台任左都御史时，曾为御史台题写了一副对联：“无欲常使心如水，有言自觉气如霜。”真可谓触及到本质了。

【原文】

莫雪崖言有乡人患疫，困卧草榻，魂忽已出门外。觉顿离热恼，意殊自适，然道路都非所曾经。信步所之，偶遇一故友。相见悲喜，忆其已死，忽自悟曰：我其入冥耶？友曰：君未合死，离魂到此耳。此境非人所可到，盍同游览，以广见闻。因随之行。所经城市墟落，都不异人世。往来扰扰，亦各有所营。见乡人皆目送之，然无人交一语也。乡人曰：闻有地狱，可一观乎？友曰：地狱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启，非冥吏不能导，吾不能至也。有三数奇鬼，近乎地狱，君可以往观。因改循歧路，行半里许，至一地，空旷如墟墓。见一鬼，状貌如人，而鼻下则无口。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巧于应对。谀词颂语，媚世悦人，故受此报，使不能语。或遇焰口浆水，则饮以鼻。又见一鬼，尻耸向上，首折向下，面著于腹，以两手支拄而行。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妄自尊大，故受此报，使不能仰面傲人。又见一鬼，自胸至腹，裂罅数寸，五脏六腑，虚无一物。问此何故，曰：是人生时，城府深隐，人不能测，故受是报，使中无匿形。又见一鬼，足长二尺，指巨如椎，踵巨如斗，重如千斛之舟，努力半刻，始移一寸。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高材捷足，事事务居人先，故受是报，使不能行。又见一鬼，两耳拖地，如曳双翼，而混沌无窍。问此何故，曰：此人生时，怀忌多疑，喜闻蜚语，故受此报，使不能听。是皆按恶业浅深，待受报期满，始入转轮。其罪减地狱一等，如阳律之徒流也。俄见车骑杂沓，一冥官经过。见乡人惊曰：此是生魂，误游至此，恐迷不得归。谁识其家，可导使去。友跪启是旧交。官即令送返。将至门，大汗而醒。自是病愈。雪崖天性爽朗，胸中落落无宿物。与朋友谐戏，每俊辩横生。此当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庄生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

【译文】

莫雪崖说：有位乡下人身患重病，困乏地躺在草垫子上休息。忽然，他的魂儿离开了躯壳，跑出了门外。顿时，他觉得浑身清爽，舒适无比。然而，眼前的道路都十分陌生，他只是信步而行，走着走着，他忽然遇到一位老朋友，因多年不见，一时间悲喜交加。忽然，他想起这位朋友早已死了，于是自悟道：“莫非我是到了阴曹地府？”朋友说：“您命不该死，只是魂魄离了身，来到了此地。这地方不是人轻易能来的，我可以陪您四处走一走，让您长长见识。”乡下人随着这位朋友一路走着，所见的城镇与村落，都与人间没什么两样；其间人来人往，皆各有营生。人们见到了乡下人，只是用眼睛注视他，没有一人与他搭话。乡下人对他的朋友说：“听说这里有地狱，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朋友说：“地狱如同人间的囚牢，有官吏看管，我是进不去的，不过，在地狱附近，有几个模样奇特的鬼，您可以去看看。”

于是，他们顺着一条岔道走了半里多路，来到一个处所，这里四周空旷，像是一片颓败的墓地。只见前面有个鬼，面貌身形与人一样，只是鼻子下面没有嘴。乡下人问他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朋友说：“这鬼活着的时候，待人接物十分圆滑，专会阿谀奉承，取悦于人，所以他受到了这种报应，再也不能讲话；偶然遇上人家办丧事放焰口，发放食物的时候，他只能用鼻子喝上一点东西。”还有一个鬼屁股冲上，脑袋弯曲向下，脸贴于腹部，用两只手支撑着行走。乡下人问：“这是为什么？”朋友说：“这鬼活着的时候，总是妄自尊大，所以受到这种报应，让他再也不能昂头挺胸，傲视他人。”又有一个鬼，他从胸口到肚子裂开了一条几寸长的大口子，内中空空荡荡，五脏六腑，一样没有。乡下人问：“这是为什么？”朋友说：“这鬼活着的时候，城府太深，令人琢磨不透，所以受到这种报应，让他肚子里什么也藏不下。”再有一个鬼，脚有二尺多长，脚趾如同棒槌，脚跟巨大如斗，整个脚像是装载着千斛粮食的小船，费半天劲，才移出一步远。”乡下人问：“这是怎么回事？”朋友说：“这鬼活着时，依仗才能过人，腿脚敏捷，事事总是抢在别人前面，占尽便宜，所以让他受此报应不能再去抢先。”更有一鬼，只见他两耳拖地，如长双翼，仔细一看，却没有耳朵眼儿。乡下人问：“这又是为了何故？”朋友说：“这鬼在世时，既喜欢猜忌人，又喜欢听流言蜚语，所以让他受此报应，无法再听信传言。这些鬼，都是按他们罪恶的深浅不同在这里接受报应，等到期限一满，方可以转轮托生。对他们的惩罚较之入地狱者要轻一些，与阳间的流放相类似。”过了一会儿，但见车马纷乱，有一冥官路过此地，见到乡下人，他吃惊地问：“此为生魂，一定是误游到此，恐怕是迷了路，回不去了。谁认识他家，快带他回去。”那位朋友连忙跪下报告，说是自己的老朋友。冥官令他速将乡下人送回阳间。乡下人恍恍惚惚地走着，刚到了自家的大门外，忽然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大汗，从此身体完全康复了。雪崖天性爽朗，心胸开阔，心里搁不住事儿；与朋友往来戏谑，每每高谈雄辩，妙趣横生。他讲的这个故事，我只把它看作寓言，并不当真。然而《庄子》、《列子》中的故事，多半是寓言，它们的含义，足以劝诫世人。所以，我们听了雪崖的故事，也不必刻舟求剑，过份求其真实了。

【原文】

陈半江言有书生月夕遇一妇，色颇姣丽，挑以微词，欣然相就。自云家在邻近，而不肯言姓名。又云夫恒数日一外出，家有后窗可开，有墙缺可玆，遇隙即来，不能预定期也。如是五六年，情好甚至。一岁，书生将远行，妇夜来话别。书生言随人作计，后会无期，凄恋万状，哽咽至不成语。妇忽嬉笑曰：君如此情痴，必相思致疾，非我初来相就意。实与君言，我鬼之待替者也。凡人与鬼狎，无不病且死，

阴剥阳也。惟我以爱君韶秀，不忍玉折兰摧。故必越七八日后，待君阳复，乃肯再来。有剥有复，故君能无恙。使遇他鬼，则纵情冶荡，不出半载，索君于枯鱼之肆矣。我辈至多，求如我者则至少。君其宜慎。感君义重，此所以报也。语讫，散发吐舌作鬼形，长啸而去。书生震栗几失魂。自是虽遇冶容，曾不侧视。

【译文】

陈半江说：有个书生，在一个月夜遇到一位女子，容貌很美丽。书生用含蓄的话挑逗她，她便很愉快地来与他相处。她说自己的家就在附近，却不肯说出姓名。又说她的丈夫总是几天就要出去一次，家里有后窗可以打开，院墙上有缺口容易跨过，只要有就会来与他相会，但是不能预定时间。这样过了五六年，感情非常深。一年，书生要远行，女子晚上来话别，书生说自己的命运都由别人来支配，将来不知什么时候能再与她相会。说到这里，书生不胜伤感留恋，哽咽说不出话来。那女子忽然嘻笑着说道：“你这样痴情，必然会因相思而生病，这可不是当初我来与你相处的本意。实话对你说吧，我是一个正在等待替身的鬼。凡是人与鬼亲热，没有不生病并死亡的，这是因为阴气耗损阳气的缘故。只有我因为爱你年轻漂亮，不忍心让你夭折，所以一定要每隔七八天后，当你的阳气已经恢复时，我才再来一次。有耗损有恢复，所以你没有生病。假使你遇到别的鬼，则尽情淫乐，不出半年，你早就没命了。像我这样的鬼很多，但其中和我一样重情的则极少，你以后可要慎重啊。我为你的深情厚谊所感动，就把这些告诉你，作为报答。”说完，她披散头发，吐出舌头，现出鬼的形状，发出长长的啸声离去了。书生心惊胆战，几乎丧魂落魄。从此以后，他即使遇到艳丽妖冶的美女，也不会侧眼望一下。

【原文】

王梅序言，交河有为盗诬引者，乡民朴愿，无以自明，以赂求援于县吏。吏闻盗之诬引，由私调其妇，致为所殴，意其妇必美，却赂而微示以意曰：此事秘密，须其妇潜身自来，乃可授方略。居间者以告乡民。乡民惮死失志，呼妇母至狱，私语以故。母告妇，磊然不应也。越两三日，吏家有人夜扣门。启视，则一丐妇，布帕裹首，衣百结破衫，闯然入。问之不答，且行且解衫与帕，则鲜妆华服艳妇也。惊问所自，红潮晕颊，俯首无言，惟袖出片纸。就所持灯视之，某人妻三字而已。吏喜过望，引入内室，故问其来意。妇掩泪曰：不喻君语，何以夜来？既已来此，不必问矣，惟祈毋失信耳。吏发洪誓，遂相婉。潜留数日，大为妇所蛊惑，神志颠倒，惟恐不得当妇意。妇暂辞去，言村中日日受侮，难于久住，如城中近君租数楹，便可托庇荫，免无赖凌藉，亦可朝夕相往来。吏益喜，竟百计白其冤。狱解之后，遇乡民，意甚索漠。以为狎昵其妇，愧相见也。后因事到乡，诣其家，亦拒不见。知

其相绝，乃大恨。会有挟妓诱博者讼于官，官断妓押归原籍。吏视之，乡民妇也，就与语。妇言苦为夫禁制，愧相负，相忆殊深。今幸相逢，乞念旧时数日欢，免杖免解。吏又惑之，因告官曰：妓所供乃母家籍，实县民某妻。宜究其夫。盖觊怂恿官卖，自买之也。遣拘乡民，乡民携妻至，乃别一人。问乡里皆云不伪。问吏何以诬乡民？吏不能对，第曰风闻。问闻之何人？则噤无语。呼妓问之，妓乃言吏初欲挟污乡民妻，妻念从则失身，不从则夫死，值妓新来，乃尽脱簪珥赂妓。冒名往，故与吏狎识。今当受杖，适与相逢，因仍诋托乡民妻，冀脱桎楚。不虞其又有他谋，致两败也。官覆勘乡民，果被诬。姑念其计出救死，又出于其妻，释不究，而严惩此吏焉。神奸巨蠹，莫吏若矣，而为村妇所笼络，如玩弄婴孩。盖愚者恒为智者败，而物极必反，亦往往于所备之外，有智出其上者，突起而胜之。无往不复，天之道也。使智者终不败，则天地间惟智者存，愚者断绝矣，有是理哉！

【译文】

王梅序说，交河有个乡民遭盗贼诬陷。乡民憨厚，没办法洗刷自己，便送礼给县吏要求帮忙。县吏听说盗贼乱咬他，是由于偷偷地调戏他的妻子，被他揍了一顿。县吏猜测他妻子肯定漂亮，便退回礼物，透露说：“这事牵扯隐私，必须你妻子偷偷地亲自来一趟，才可授以方略。”中间人告诉了乡民，乡民怕死，把岳母找到狱里来，说了其中原委。岳母回去告诉了女儿，女儿不高兴地拒绝了。过了两三天，夜里有人敲县吏家的门。他开门一看，是一个乞婆，她用破布包着头，身上穿得破衣烂衫，竟闯了进来，问她也不回答。她一边走一边解下头布破衣，却原来是一位浓装艳抹的美妇人。县吏吃惊地问她来干什么。美妇人红晕满面，低头无语，只是拿出一张纸来。县吏拿在灯前一看，只写了“某某妻”三个字。县吏大喜过望，把她带进内室，故意问她来干什么。美妇掩泣道：“没有你的话，我夜里来干什么？既然已来到这儿，就不必问了。只是希望不要失信。”县吏发了大誓，于是两人便同宿亲热。县吏把她留了好几天，完全被迷惑住了。他神魂颠倒，唯恐不当美妇的意。美妇要暂时离开几天，说在村里天天受欺负，难以久住。如果能在城里靠近县吏的住处租几间房子，便可借助虎威，免受无赖们的侮辱，还可以朝夕往来。县吏更加高兴，于是想方设法为乡民辩解。乡民被释放之后，县吏遇见他，他的态度很冷淡。县吏以为自己玩弄了他的妻子，他羞愧不愿见自己。后来县吏有事到乡里，来到这位乡民家，他也拒绝不见。县吏知道乡民夫妇要和自己断绝关系，便极为愤恨。恰好又有一个人因利用妓女引诱赌博被告到官府。官府判决将妓女押回原籍。县吏去一看，这妓女就是乡民的妻子。他上前和她说话，她说因为被丈夫看管得紧，对你负心，很感惭愧。我很想念你，今天幸好又相见了。请念及以

前的几天欢情，不要让我受杖刑，不要把我押回原籍。”县吏又被她迷了心窍，便报告县官说：“那妓女供的是娘家的原籍，其实她是县民某某的妻子，应该先查究她丈夫。”县吏想怂恿县官以官府名义拍卖这个妓女，然后自己来买去。于是县官叫人把乡民拘来。乡民带着妻子来，却是另一个人。问乡里百姓，大家都说这个妻子不假。县官问县吏为什么要诬告乡民？县吏答不上来，只是说听人传的。又问听谁传的，县吏就一声没有了。把妓女叫来一问，妓女说，当初县吏想趁机奸污乡民的妻子。乡民妻想，答应了他便失身，不答应则丈夫就得死。恰好我刚来，她便卖了所有的首饰贿赂我，冒名前往县吏家。因此我和县吏很熟。现在我要挨杖刑，恰好见到了县吏，于是又假冒乡民的妻子，想免去杖刑。不料县吏又有别的打算，以致两人的打算都落空了。县官复审乡民，果然是被诬陷。考虑到他的妻子采取这种计策是为了救人，而且又不是乡民想出来的，便把乡民释放了不再追究，却严惩了县吏。世上的大奸贼大蠢虫，莫过于官府中的吏，但却被一个村妇愚弄，像玩一个婴孩。愚蠢的总也斗不过聪明的，但物极必反，往往在预料之外，他们的智慧却比聪明人还要高超，异兵突起地胜过聪明人。有往必有复，就是天道。假使聪明人永远不败，那么天地间就只剩下聪明人了，而愚蠢的就断绝了。有这个道理么？

【原文】

鬼魔人至死，不知何意。倪余疆曰：吾闻诸施亮生矣，取啖其生魂耳。盖鬼为余气，渐消渐减，以至于无。得生魂之气以益之，则又可再延。故女鬼恒欲与人狎，摄其精也。男鬼不能摄人精，则杀人而吸其生气，均犹狐之采补耳。因忆刘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举子，晚遇雨，栖破寺中。四人已眠，惟一人眠未稳，觉阴风飒然，有数黑影自牖入，向四人嘘气。四人即梦魔。又向一人嘘气，心虽了了，而亦渐昏瞢，觉似有拖曳之者。及稍醒，已离故处，似被縶缚。欲呼则噤不能声。视四人亦纵横偃卧，众鬼共举一人啖之。斯须而尽。又以次食二人。至第四人，急有老翁自外入，厉声叱曰：野鬼无造次，此二人有禄相，不可犯也。众鬼骇散，二人倏然自醒，述所见相同。后一终于教谕，一终于训导。鲍敬亭先生闻之，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为鬼神所重也。观其所言，似亮生之说不虚矣。

【译文】

鬼魔人致人于死地，不知有什么用意。倪余疆说，我听施亮生说这是鬼在吃活人的魂灵。大概鬼是人的余气，会逐渐减少，至于完全消失。如果得到活人灵魂的元气予以补充，就可以延长存活的时间。所以女鬼总愿和人亲热，以摄取精气。男鬼不能摄取人的精气，就会杀人以吸取死者的生气，这些方法都与狐狸的

采补方式差不多。刘挺生说，康熙五十九年，有五个赶考的书生晚上遇雨，住在一座破庙里，其中有四人一会儿就睡着了，只有一个还没有睡着，他忽然觉得一阵阴风袭来，发现有几个黑影从窗户进来了，向另四个人吹气，这四个人就便魔住了。后来黑影又向他自己吹气。他心里虽然清楚，但也渐渐昏沉。只觉得有人在拖他，他醒来一看，自己已不在原来睡着的地方，好像被绑住了，想呼喊也发不出声。另外四人也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群鬼正在吃一个人，一下子就吃完了。接着又开始吃第二个。吃到第四个人，忽然有位老者从外面进来高声叱道：“野鬼不能太放肆了，这两位是有福之人，你们不能伤害。”群鬼被吓跑了。这两人一会儿就醒来了，讲述了彼此在梦中的见闻，都相同。后来，他俩一人当了教谕官，一人当了训导官。鲍敬亭先生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一生都看不上这种官职，不料鬼却重视它。”从这个故事看起来，施亮生说的好象不是虚假的。

【原文】

李庆子言朱生立园，辛酉，北应顺天试。晚过羊留之北，因绕避泥泞，遂迂回失道。无逆旅可栖，遥见林外有人家，试往投止。至则土垣瓦舍，凡六七楹。一童子出应门，朱具道乞宿意。一翁衣冠朴雅，延宾入，止旁舍中。呼灯至，黯黯无光。翁曰：岁歉油不佳，殊令人闷，然无如何也。又曰夜深不能具肴饌，村酒小饮，勿以为褻。意甚款洽。朱问家中有何人。曰：零丁孤苦，惟老妻与僮婢同居耳。问朱何适。朱告以北上。曰：“有一札及少物，欲致京中。僻路苦无书邮，今遇君甚幸。朱问四无邻里，独居不怖乎？曰：薄田数亩，课奴辈耕作，因就之卜居。贫无储蓄，不畏盗也。朱曰：谓旷野多鬼魅耳。翁曰：鬼魅即未见。君如怖是，陪坐至天曙，可乎？因借朱纸笔，入作书札。又以杂物封函内，以旧布裹束，密缝其外。付朱曰：居址已写于函上，君至京拆视自知。天曙作别，又切嘱信物勿遗失，始殷勤分手。朱至京，拆视布裹。则函题朱立园先生启字。其物乃金簪银钏各一双。其札称仆老无子息，误惑妇言，以婿为嗣。至外孙犹间一祭扫，后则视为异姓。纸钱麦饭，久已阙如。三尺孤坟，亦就倾圯。九泉茹痛，百悔难追。谨以殉棺薄物，祈君货鬻。归途以所得之直，修治荒茔，并稍浚冢南水道，庶淫潦不浸幽窆。如允所祈，定如杜回结草。知君畏鬼，当暗中稽首，不敢见形，勿滋疑虑。亡人杨宁顿

首。朱骇汗浹背，方知遇鬼。以书中归途之语，知必不售。既而果然。还至羊留，以所卖簪钏钱，遣仆往治其墓，竟不敢再至焉。

【译文】

李庆子说：有位名叫朱立园的书生，于辛酉年北上参加顺天乡试。晚上，他途经羊留以北的地段，因为要避开一段泥泞路，就绕道而行，绕来绕去迷失了方向，

想要住下又找不到旅店栖身。这时，他远远看见林子外面有一户人家，就想去那里投宿。走到跟前，只见土坯围成的院墙里，有六、七间瓦房。他敲了敲门，有位小童迎了出来，朱立园述说了借宿之意。不一会儿，有位衣着朴实典雅的老翁走了出来，把客人让进去，安置在厢房里。他招呼小童取来了灯，那灯却是暗淡无光。老翁说：“今年粮食歉收，油质不好，所以灯光昏暗令人憋闷，实在没有办法。”又说：“夜深了，不便为您准备饭菜，现有土酒一壶，请您小饮几杯，慢待您了，实在不好意思。”老翁的态度友好而热情。朱立园问：“请问家中还有何人？”老翁说：“家里只有我们老俩口儿，孤苦零丁的，和小童、丫头一同过活。”老翁问朱立园去哪儿，朱立园告诉他，自己打算北上应试。老翁听了这话连忙说：“我这里有一封信和一点儿东西，正要寄往京城，却苦于荒村野店，邮路不通，今天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朱立园问“您一家独居在此，无邻里作伴，难道不害怕吗？”老翁说：“这儿有几亩薄田，可以督促仆役们耕种，以维持生活，所以就近住下来。我家里贫穷且无积蓄，所以不怕强盗。”朱立园说：“人们都说，旷野里常有鬼怪出没，您不怕吗？”老翁说：“自从住在这里，我从没见过鬼怪，如果您害怕，我就陪您坐到天亮，行吗？”说罢，老翁向朱立园借了纸笔，到里屋写了一封书信，又把几样东西连同书信一起封入了信封，用旧布包了，再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了几道，然后交给了朱立园，并说：“地址已经写在里面了，您到京城后，拆开一看，自然明白了。”天亮之后，朱立园起身作别。老翁一再叮嘱，不要把信件和东西丢了，然后才依依分手。朱立园一到京城，立即拆看包裹，只见信封上题着“朱立园先生启”的字样，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原来是一对金簪和一对银手镯。信是这样写的：“老汉我生前无子，误听了老伴儿的话，以女婿为后嗣。到了外孙这一辈儿，还偶然为我祭奠，再往后的子孙后代，索性把我当作外姓人了，纸钱麦饭，久已不见；三尺孤坟，也已经倒塌。我于九泉之下含酸忍痛，真是追悔莫及。现在，只好拿出这几件不值钱的殉葬品，求您帮我卖了，回来时用这笔钱替我修修坟墓，通通坟头南面的水道，让那些霪雨积水流走，别再泡着我的墓穴。如果您能答应我的请求，我一定像杜回结草那样报答您。我知道您怕鬼，所以不敢露面，只有在暗中给您磕头了，请您不必生疑。亡人杨宁顿首。”朱立园读罢书信，才知道遇上了鬼，只吓得汗流夹背；因为老翁信中有“回来”之类的话，由此他预测到，此番赴考必然落榜，后来，结局果然如此。归家途中，再次路过羊留，他派遣仆从，用卖金簪银镯的钱替老翁整修了坟墓，他自己却不敢再去老地方了。

【原文】

吴云岩言有秦生者，不畏鬼，恒以未一见为歉。一夕，散步别业，闻树外朗吟

唐人诗曰：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惟对空山月。其声哀厉而长。隔叶窥之，一古衣冠人，倚石坐。确知为鬼，遽前掩之。鬼亦不避。秦生长揖曰：与君路异幽明，人殊今古。邂逅相遇，无可寒温。所以来者，欲一问鬼神情状耳。敢问为鬼时何似？曰：一脱形骸，即已为鬼。如茧成蝶，亦不自知。问果魂升魄降，还入太虚乎？曰：自我为鬼，即在此间。今我全身现与君对，未尝随 元气，升降飞扬。子孙祭时始一聚，子孙祭毕则散也。问果有神乎？曰：鬼既不虚，神自不妄。譬有百姓，必有官师。问先儒称雷神之类，皆旋生旋化。果不诬乎？曰：作措大时，饱闻是说。然窃疑霹雳击格，轰然交作。如一雷一神，则神之数多于蚊蚋。如雷止神灭，则神之寿促于蜉蝣。以质先生，率遭呵叱。为鬼之后，乃知百神奉职，如世建官，皆非顷刻之幻影。恨不能以所闻见，再质先生。然尔时拥皋比者，计为鬼已久，当自知之，无庸再诘矣。大抵无鬼之说，圣人未有。诸大儒恐人谄渎，故强造斯言。然禁沉湎可，并废酒醴则不可。禁淫荡可，并废夫妇则不可。禁贪 可，并废财货则不可。禁斗争可，并废五兵则不可。故以一代盛名，挟百千万亿朋党之助，能使人噤不敢语，而终不能惬服其心，职是故耳。传其教者，虽心知不然，然不持是论，即不得称为精义之学，亦违心而和之曰：理必如是云尔。君不察先儒矫枉之意，生于相激，非其本心。后儒辟邪之说，压于所畏，亦非其本心。竟信儒者，真谓无鬼神，皇皇质问，则君之受绐久矣。泉下之人，不欲久与生人接，君亦不宜久与鬼狎。言尽于此，余可类推。曼声长啸而去。案此谓儒者明知有鬼。故言无鬼。与黄山二鬼，谓儒者明知井田封建不可行，故言可行，皆洞见症结之论。仅目以迂阔，犹坠五里雾中矣。

【译文】

吴云岩说，有位秦某不怕鬼，常常因没见过鬼而遗憾。一天晚上，他在别墅散步，听见树后有人朗读唐诗道：“自去自来别人不知道，回来时唯有对着空山中的月亮。”声音哀厉而长。他隔着树叶看去，是一个穿着古代服装的人，坐在石边。秦某确信是鬼，便突然冲了过去。鬼却不躲避。秦某作了个长揖说：“我和你是不同世界的人，而且也不是同代的人，在这儿邂逅相遇，也不必寒暄了。我来的目的是想问问鬼的情况。请问当了鬼之后是个什么样子？”鬼说：“一脱离躯体，就已成为鬼。像茧变成蝴蝶，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的。”秦某问：“人死后真的魂升天、魄降地、进入太虚空间么？”鬼说：“自从我成为鬼，就在这儿。现在我现出全身来和你相对说话，并未随着飘飘的元气或升或降地飞扬。子孙祭祀我时，才相聚到一起；子孙祭祀完了，就各奔东西了。”秦某说：“真的有神么？”鬼说：“鬼既然真有，神也不是假的。比如有百姓，就必须有官、有师。”秦某问先代的儒者所说的雷神之类，

都是随时生随时灭的，是真的么？”鬼说：“我做寒士时，听过不少这种说法。但我暗中怀疑，霹雳闪电，轰然交响，如果一个雷是一个神，那么神多得就像蚊虫了。雷停了神便灭，则神的寿命就像蜉蝣那么短。请问先生，却遭到斥责。我变成鬼之后，才知道众神各有职守，好像世上设置的官，都不是转瞬间的幻影。我只恨不能以我所亲见，再去问问那位先生。然而当时占据讲席的先生，估计早已变成鬼了。他自己也该明白，不必再质问他了。一般来看，圣人并没有坚持无鬼论。诸位大儒怕人过于迷信，所以硬编出这种说法。但是禁止沉溺其中是可以的，如果连祭祀都一起废除则不可。禁止淫荡可以，如果连结成夫妻也禁止则不可。禁止贪婪可以，如果连财物一并废掉则不可。禁止争斗可以，如果连所有的兵器都废掉则不可。所以尽管利用自己一生所享有的盛名，并有百千万亿朋党的协助，能使人闭嘴不敢说，却最终不能使人们心服。由于处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传授这种学说的人，虽然心里明白不是这么回事，但不坚持这种学说，他就不能被具有高深造诣的学者。于是便违心地迎合道：按道理必是这样。你没发现么？先代儒者矫枉过正的想法，是由于彼此激发而产生的，并非出于本意。后代儒者辟邪的说法，是在所敬畏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也不是出于本心。你竟相信儒者的话，以为真的没有鬼神，堂皇地前来质问，可见你受骗好久了。泉下的人，不能长时间和活人接触，你也不能长时间和鬼在一起。我就说到这儿，其余的可由此类推。”说完，拉长声音呼啸而去。按，这里说儒者明知有鬼，故意说没有鬼，和黄山二鬼说儒者明知封建制、井田制不能施行，却故意倡导施行一样，都洞察到了关键所在。如果仅仅认为上述儒者迂腐，就叫人坠入五里雾中了。

【原文】

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坛诗曰：旧埋香处草离离，只有西陵夜月知。词客情多来吊古，幽魂肠断看题诗。沧桑几劫湖仍绿，云雨千年梦尚疑。谁信灵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对琉璃。众知为苏小小也。客或请曰：仙姬生在南齐，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阅历岁时，幽明一理。性灵不昧，即与世推移。宣圣惟识大篆，祝词何写以隶书？释迦不解华言，疏文何行以骈体？是知千载前人，其性识至今犹在，即能解今之语，通今之文。江文通谢元晖，能作爱妾换马八韵律赋。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怀古五言律诗。古有其事，又何疑于今乎？又问尚能作永明体否？即书四诗曰：欢来不得来，依去不得去。懊恼石尤风，一夜断人渡。欢从何处来，今日大风雨。湿尽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结束蛱蝶裙，为欢棹舴艋。宛转沿大堤，绿波双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杨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见。盖子夜歌也。虽才鬼依托亦可云俊辩矣。

【译文】

汪厚石主事说：有些人在杭州西湖扶乩，乩仙降临作诗说：“旧埋香处草离离，只有西陵夜月知。词客情多来吊古，幽魂肠断看题诗。沧桑几劫湖仍绿，云雨千年梦尚疑。谁信灵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对琉璃。”众人知道这乩仙是苏小小，于是有人问道：“你是南朝齐时的人，为什么也能作唐代以后才有的七言律诗呢？”乩仙又写道：“经过年年月月，阴间与阳间是相同的。鬼神的性灵没有堙灭，就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知识。孔子生前只认识大篆体的文字，现在人们祭祀他用的祭文却可用隶书体书写；释迦牟尼不懂中国的语言，而现在的祈祷文却可以用汉语中的骈体文来写。由此可见，千年以前的人，他们的性灵至今还存在，因此也就听得懂现在的话，能写现在的文章。南朝齐、梁时的文人江淹、谢朓能够作《爱妾换马》的八韵律赋（按：谢朓当是谢庄之误，爱妾换马的故事见于《纂异记》），而这种赋体是唐代才有的；沈约的儿子青箱能够作《金陵怀古》的五言律诗，而这种诗体也是唐代才有的。古代人化为乩仙能作后代的诗文，这种事情从前早就有过，今天的事情又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在场的人又问：“你还能作齐梁时盛行的‘永明体’诗吗？”乩仙随即写了四首：“欢来不得来，依去不得去。懊恼石尤风，一夜断人渡”；“欢从何处来，今日大风雨。湿尽杏子衫，辛苦皆因汝”；“结束蛱蝶裙，为欢棹舴艋。宛转沿大堤，绿波双照影”；“莫泊荷花汀，且泊杨柳岸。花外有人行，柳深人不见。”这些都是《子夜歌》的形式。虽然这是个有才华的鬼依托苏小小，但他也可谓能言善辩了。

【原文】

表兄安伊在，言河城秋获时，有少妇抱子行塍上。忽失足仆地，卧不复起，获者遥见之，疑有故，趋视则已死，子亦触瓦角脑裂死。骇报田主，田主报里胥。辨验死者，数十里内无此妇。且衣饰华洁，子亦银钏红绫衫，不类贫家，大惑不解，且覆以苇箔，更番守视，而急闻于官。河城去县近，官次日晡时至。启箔检视，则中置槁秸一束，二尸已不见。压箔之砖，固未动，守者亦未顷刻离也。官大怒，尽拘田主及守者去。多方鞫治，无丝毫谋杀弃尸状。纠结缴绕，至年余，乃以疑案上。上官以案情恍惚，往返驳诘，又岁余，乃姑俟访，而是家已荡然矣。此康熙癸巳甲午间事。相传村南墟墓间，有黑狐夜夜拜月，人多见之。是家一子好弋猎，潜往伏伺。穀弩中其股，然长号，化火光西去。搜其穴，得二小狐，繫以返，旋逸去。月余而有是事。疑狐变幻来报冤。然荒怪无据，人不敢以入供。官亦不敢入案牒，不能不以匿尸论，故纷扰至斯也。又言城西某村有丐妇，为姑所虐，缢于土神祠。亦箔覆待检，更番守视。官至则尸与守者俱不见。亦穷治如河城。后七八年，乃

得之于安平。(深州属县。)盖妇颇白皙,一少年轮守时,褫下裳而淫其尸。尸得人气复生,竟相携以逃也。此康熙末事。或疑河城之事当类此。是未可知。或并为一事,则传闻误矣。

【译文】

表兄安伊在说过,河城镇秋收时,有位少妇抱着孩子在田埂上走,忽然失足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收割庄稼的人们在远处看见了,疑心出了什么事。等他们跑过去看时,少妇已经死了,孩子也撞在瓦片上,脑袋破裂而死,人们吓得赶紧把这件事禀告田主,田主就报告了乡官。但他们在辨认死者时,却发现方圆几十里内没有这个人。而死者衣饰华贵整洁,孩子也身穿红绫袄,手戴银手镯,不像是贫穷人家的。周围的人们大惑不解,只得暂且用苇席把尸体盖上,轮班守护着,同时急忙把这件事向官府汇报。河城离县城比较近,县官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就赶到了。他派人掀开苇席查验尸体,却发现席下只有一捆枯干的秸杆,两具尸体都不见踪影。而压席子的砖一直没有动过,守卫的人一时也没有离开过。县官大怒,把田主和守尸的人都抓去了,想方设法用多种方式审问他们,但没有审出丝毫谋杀弃尸的线索。就这样,这案子折腾了一年多也没有头绪,县官只得把它作为疑案报了上去。上面因认为案情不清楚,往来查询,又过去了一年多,于是只得放下来等以后再慢慢访查,田主这时也折腾得败了家。这是康熙五十二、三年间的事。传说,该村南边坟地里,有只黑狐夜夜拜月,很多人都见过,田主家一位儿子因好打猎,就潜伏在坟地里,等黑狐出现时,射中了它的腿。黑狐嗷地一声长叫,化作一道火光往西跑了。他趁机搜索了狐狸的窝,捉到了两只小狐狸,便绑回家中,但不久,小狐狸却逃走了。过了一个多月,便发生了前面的那件事,有可能是狐狸变化前来报复。但这种推测荒诞而没有根据,人们就不敢去作证,官府也不能把它写入案卷。又不能以藏尸论处,因而纷纷扰扰闹了好一阵。表兄又说在城西某地方有位讨饭的女人,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在土神祠里上了吊。也是用席子盖着,有人轮班守护。官员来了之后,尸体和守护人都不见了。也像河城的案子那样审讯,始终没有头绪。过了七、八年,却在安平县发现了这两人。原来讨饭女人皮肤很白嫩,轮到一个人守尸时,他扒下讨饭女的裤子奸尸。尸体得到活人的气息后,竟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了,两人就一起逃跑了。这是康熙末年的事,有的人怀疑河城的案子可能也是这种情况,这事就说不准。也有人把这两件案子说成一件事。那纯粹是传说有误造成的。

【原文】

同年龚肖夫,言有人四十余无子。妇悍妒,万无纳妾理,恒郁郁不适。偶至道

观，有道士招之曰：君气色凝滞，似有重忧。道家以济物为念，盍言其实，或一效铅刀之用乎？异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闻之，姑问君耳。君为制鬼卒衣装十许具，当有以报命。如不能制，即假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诳取无所用，当必有故，姑试其所为。是夕，妇梦魇，呼不醒，且呻吟号叫声甚惨。次日，两股皆青黯。问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后复然。自是每三日后皆复然。半月后，忽遣奴唤媒媼，云将买妾。人皆弗信。其夫亦虑后患，殊持疑。既而妇昏瞽累日，醒而促买妾愈急。布金于案，与僮仆约，三日不得必重。得而不佳亦重。观其状，似非诡语。觅二女以应。并留之。是夕，即整饰衾枕，促其夫入房。举家骇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梦境。后复见道士，始知其有术能摄魂。夜使观中道众为鬼装，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摄妇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斩祀不孝，具牒诉冥府。用桃杖决一百，遣归，克期令纳妾。妇初以为噩梦，尚未肯。俄三日一摄，如征比然。其昏瞽累日，则倒悬其魂，灌鼻以醋。约三日不得好女子，即付泥犁也。摄魂小术，本非正法。然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掠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药，可以映眚，亦可以大败越师耳。道士所谓善用其术欤？至嚣顽悍妇，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术制之。尧牵一羊，舜从而鞭，羊不行。一牧竖驱之则群行。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讲学家乌乎识之。

【译文】

同年龚肖夫说：有个人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儿子，他老婆凶悍而好嫉妒，决不会让他纳妾的。所以，他总是为此闷闷不乐。一天，他偶然来到一座道观，有个道士招呼他说：“看您面色沉郁，好像有深重的忧愁。道家以济物助人为宗旨，如果您能以实相告，我也许能给您一些帮助。”这人觉得道士之言非同一般，就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了。道士说：“说实话，您的事我早听说了，不过是再问问罢了。请您置办十几套鬼卒的服装，然后我自然会为您效力。如果一时难于置办，找唱戏的借一借也可以。”这人感到很奇怪，但转念一想，那道士骗取这些服装也没什么用，一定是另有缘故，姑且按他的话办，看看他要干什么。这天夜里，这人的老婆忽然显现出梦魇状态，怎么叫也叫不醒，又是呻吟又是号叫，声音非常凄惨。第二天一看，她的屁股上满是青紫色的伤痕。问她怎么了，她隐而不谈，只是一劲儿叹气。三天后，这种现象又重复了一次。从此以后，每隔三天都要折腾一回。半个月后，她忽然命奴仆找来了媒婆，说是要为丈夫买妾。家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她丈夫又怕事成之后，会酿成后患，因此心存疑忌。紧接着，这位老婆一连昏迷好几天，醒来后，更加急迫地催丈夫买妾，并把银两放在桌子上，告诉仆人说，如果三

天内买不来就要鞭打他们，买得不好也一样挨鞭子。看她那样子，不像耍手段。仆人们急忙找回了两个女子应付差事，她全给留下了。当天晚上，她就命人整理好被褥，并催促丈夫进入新房。全家老少对她的举动深感惊讶，不明白她心存何意；连她的丈夫也感到迷茫，如入梦境。后来，这人又遇见了那道士，才知道他有摄魂术。每到深夜，他命道观里的一些道士穿上鬼装，他自己则头戴星冠，身穿羽衣坐在堂上，焚烧道符摄来那女人的魂魄，告诉她说：“你的祖宗公婆因为你断绝后嗣，告你有不孝之罪，状子已送到了冥府。”于是，打了她一百桃木棍，然后遣送回家，限期为丈夫纳妾。开始，她以为不过是做了个恶梦，所以来了个不予理睬。后来，她每隔三天被惩治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她昏迷的那几天，正是被倒挂起来往鼻子里灌醋的时候，同时，她还被警告说，如果三天之内买不来美貌女子为丈夫做妾，就要罚她入地狱。摄人之魂本属雕虫小技，也算不上正当的惩治人的方法。然而，法术不分邪正，还要看人们怎样使用，比如同为戈矛，用它来烧杀抢掠，就是强盗，用它来征讨逆贼，那就是王者之师了。法术不分大小，也要看人们怎样去用，古代宋国人有一种不皱手的药，有人只能用它来保护漂布者的皮肤，有人却可以用它来大败越国军队。那道士可以说是善用法术的了。至于那个凶顽刁悍的女人，道理说服不了她，又不能用法律禁止她，然而道士却可以用法术将她制服。假设让尧牵着一只羊，舜相随而挥鞭驱赶，羊也不一定会驯服地向前走，倘若赶羊的是一位牧童，他只要一声吆喝，成群的羊都会乖乖地听从指挥。可见，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是为了训服强硬而执拗的人，可以看出，圣人的心意是十分深邃的。讲学家怎么能懂得这些呢？

【原文】

褚鹤汀言有太学生，货巨万。妻生一子死，再娶，丰于色。太学惑之。托言家政无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携二妹来。不一载，其一兄二弟，亦挈家来。久而僮仆婢媼皆妻党。太学父子，反茆茆若寄食。又久而 钥簿籍，钱粟出入，皆不与闻。残杯冷炙，反遭厌薄矣。稍不能堪，欲还夺所侵权，则妻兄弟哄于外，妻母妹等诟于内。尝为众所聚殴，至落须败面，呼救无应者。其子狂奔至，一搥仆地，惟叩额乞缓死而已。恚不自胜，诣后圃将自经。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尔。君家之事，神人共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后圃狐驱逐，神必许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乱鸣，窗扉震撼，妻党皆为砖石所击，破额流血。俄而妻党妇女，并为狐媚，虽其母不免。昼则发狂裸走，丑词褻状，无所不至。夜则每室盆集数十狐，更番鬬戏，不胜其创，哀乞声相闻。厨中肴馔，俱摄置太学父子前。妻党所食，皆杂以秽物。知不可住，皆窜归。太学乃稍稍召集旧仆，复理家政，

始可以自存。妻党觊觎未息，恒来探视，入门辄被击。或私有所携，归家则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馈亦然。由是遂绝迹。然核计资产，损耗已甚。微狐力则太学父子饿殍矣。此至亲密友所不能代谋，此狐百计代谋之。岂狐之果胜人哉。人于世故深，故远嫌畏怨，趋易避难，坐视而不救。狐则未谙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长者名。义所当为，奋然而起也。虽狐也，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译文】

褚鹤汀说，有个太学生家财巨万，妻生了一个儿子后死了。后来又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太学生被迷住了。这女人借口家务无人帮忙，便将她母亲接来了；母亲还带来了她的两个妹妹。没过一年，这后妻的一兄二弟也都带着家眷来了。时间一长，所有僮仆婢媼都是后妻的人，太学生父子反而孤独地像是寄人篱下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凡是钥匙、帐簿及钱粮出入，他都不能过问了。每天他父子俩只能吃些残羹剩菜，反而遭到妻家人的讨厌。他稍有不忍，要夺回家政大权，则后妻的兄弟们在外面起哄，妻的母亲妹妹们在屋里大骂。有一次太学生还被妻家人围着揍了一顿，以致鼻青脸肿，呼救也没有理睬的。他的儿子赶紧跑了过来，结果被一巴掌打倒在地，只有叩头饶命的份儿了。太学生忍无可忍，便到后园上吊。忽然一个老人制止道：“你不要这样。你家里的事，无论是神是人，都气愤好久了。我长期住在你家，心中尤其不平。你只管到土神祠去烧张状子，说请派后园的狐狸驱逐这些人，神肯定答应。”太学生照老人的话做了。这天晚上，果然屋瓦乱响，门窗震动，妻家人都被砖头石块打了，头破血流。随后，妻家人中女人都被狐狸媚惑，她母亲也没逃脱。她们白天则发疯赤裸裸地跑，说些下流话、做着下流动作，丑态百出；夜里她们的屋子则都集聚了几十只狐狸，轮番骚扰调戏她们。这些女人被狐狸弄得受不了，哀求声不断。厨房里的美味佳肴，都被弄到太学生父子面前；妻家人吃的东西里，都掺杂着脏物。她们知道住不下去了，都逃了回去。太学生陆续把旧时仆人都招了回来，重理家政，这才可以自存了。妻家人对太学生的家产并不死心，时时来探听消息。他们进门就遭袭击，有时偷点什么带走，到了家囊中却是空空的。后妻私自给他们的东西也是这样。于是他们便不再来了。然而核查家产，已损失了不少。如果没有狐狸帮助，则太学生父子就得饿死了。这件事，即便是至亲好友也不能帮他谋划，这个狐狸却给他出谋划策。难道狐狸真的胜过人么？人老于世故，所以远离嫌疑、害怕结怨，容易的事靠前，难办的事退避，坐视不救。狐狸则还不大懂得世故，所以不要手腕博取忠厚长者的名声；据道义应该去做的，便奋然而起。虽然它们是狐狸，即便做它们的随从，也是叫人向往的。

【原文】

瞽者刘君瑞言，一瞽者年三十余，恒往来卫河旁，遇泊舟者，必问：此有殷桐乎？又必申之曰：夏殷之殷，梧桐之桐也。有与之同宿者，其梦中呓语，亦惟此二字。问其姓名，则旬日必一变，亦无深诘之者。如是十余年，人多识之，或逢其欲问，辄呼曰：此无殷桐，别觅可也。一日，粮艘泊河干，瞽者问如初。一人挺身上岸曰：是尔耶，殷桐在此，尔何能为？瞽者狂吼如虬虎，扑抱其颈，口啮其鼻，血淋漓满地。众拆解，牢不可开，竟共堕河中，随流而没。后得尸于天妃宫前，（海口不受尸，凡河中求尸不得，至天妃宫前必浮出。）桐捶其左肋骨尽断，终不释手；十指抠桐肩背，深入寸余；两颧两颊，啮肉几尽。迄不知其何仇，疑必父母之冤也。夫以无目之人，侦有目之人，其不得决也；以孱弱之人，搏强横之人，其不敌亦决也。如较伍胥之楚仇，其报更难矣。乃十余年坚意不回，竟卒得而食其肉，岂非精诚之至，天地亦不能违乎！宋高宗之歌舞湖山，究未可以势弱解也。

【译文】

瞎子刘君瑞说：有一个瞎子，年纪三十多岁，总在卫河畔来往。遇到停船的人，就一定要问“这里有殷桐吗”？而且一定还会重申：“是夏殷的‘殷’，梧桐的‘桐’。”有人晚上与这瞎子睡在一处，只听他说梦话也总是念叨这两个字。问他的姓名，则他过十天半月就要变一次，也没有人向他问个究竟，这样过了十多年，人们都认识他了。有时他正要开口问，人们就说：“这里没有殷桐，你到别处去找吧。”一天，运粮的船队停泊在岸边，瞎子又像往常一样去问，只见一个人挺身跳上岸来，说：“是你吗？殷桐在这里，你能把我怎么样？”只见瞎子发出虎吼般的狂叫声，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用嘴咬他的鼻子，血流淋漓满地。众人上前想拉扯开，但瞎子抱得死死的，根本拉不开，结果两人一齐滚入河中，随着水流沉没了。后来人们在天妃宫前发现他们的尸首（尸首漂不出入海口，凡是在河中没有找到尸体，在天妃宫前一定会浮出来），只见殷桐将瞎子左边的肋骨全部捶断，但瞎子始终没有放手，他的十个指头抠进殷桐的肩背达一寸多深，殷桐两边脸上的肉几乎全被咬掉。人们终究还是不知道他有什么冤仇，估计是杀害父母的冤仇。以一个没有双眼的人，来搜寻一个有眼的仇人，不可能发现几乎是肯定无疑的；以一个残疾弱小的人，来与一个强壮凶横的人搏斗，不会取胜也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这比起伍子胥要报楚国的杀父之仇，是更为困难的。但他仍然十几年不改变自己的决心，结果竟然咬了仇人的肉报了冤，这难道不是因为他精诚之至，连天地也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吗？南宋高宗不肯出师北伐收复金人占领的北方，迎回徽钦二帝，而躲在临安游山玩水，轻歌曼舞，终究是不能以国势衰弱为理由替自己开脱

的。

【原文】

王昆霞作雁宕游记一卷。朱导江为余书挂幅，摘其中一条，云四月十七日晚，出小石门，至北 。耽玩忘返，坐树下，待月上。倦欲微眠，山风吹衣，栗然忽醒。微闻人语曰：夜气澄清，尤为幽绝。胜罨画图中，看金碧山水。以为同游者夜至也。俄又曰古琴铭云，山虚水深，万籁萧萧。古无人踪，惟石 。真妙写难状之景。尝乞洪谷子画此意，竟不能下笔。窃讶斯是何人，乃见荆浩。起坐听之。又曰顷东坡为画竹半壁，分柯布叶，如春云出岫。疏疏密密，意态自然，无杈桠怒张之状。又一人曰：近见其西天目诗，如空江秋净，烟水渺然。老鹤长唳，清飏远引，亦消尽纵横之气。缘才子之笔，务殚心巧。飞仙之笔，妙出天然。境界故不同耳。知为仙人，立起仰视。忽扑簌一声，山花乱落，有二鸟冲云去。其诗有蹑屐颇笑谢康乐，化鹤亲见徐佐卿句，即记此事也。

【译文】

王昆霞写过《雁宕游记》一卷。朱导江为我写挂幅时，摘了其中一段：“在四月十七日，我晚上出了小石门后，到了北盗，因贪玩忘记及时归家，只得坐在树下等月亮升起来。正值疲乏欲睡时，一阵山风吹起我的衣服，将我从朦胧中吹醒，隐约听见有人说：‘夜气澄清，格外幽静，胜过在彩画图中，看那金山碧水。’我以为是其他游客到了。不久又有声音说：‘古琴铭中有这样一段：山虚水深，万籁箫箫。古无人迹，惟山石礁礁。真是极其巧妙地写出了难以形容的景色。我曾请洪谷子画这个意境，他也竟无从下笔。’我暗自吃惊这是什么人，竟见到了荆浩。待我坐正细听时，那声音又说：‘刚才苏东坡给我画出了半墙竹子，枝叶延伸，好像春云露出于秀峰，疏密相间，意态自然。毫无枝杈张牙舞爪的形态。’又有声音说：‘最近我看了他的《西天目》诗，其意境像是空江秋静，烟云渺渺，老鹤长唳，清风远去。而原有的奔腾豪放的气势却消尽无遗。不过到底是才子之笔，务求精巧，绝妙出于天然，所以境界到底大不相同。’我这才知道是仙人，站起来仰视，忽然扑通一声，山花乱落，只见两只鸟冲天飞去。”王昆霞有两句诗道：“蹑屐颇笑谢康乐，化鹤亲见徐左卿。”大概就是写的这件事。

【原文】

刘拟山家失金钏，掠问小女奴，具承卖与打鼓者。（京师无赖游民多，妇女在家倚门，其夫白昼避出，担二荆筐，操短柄小鼓击之，收买杂物，谓之打鼓。凡童婢幼孩窃出之物，多以贱价取之。盖虽不为盗，实盗之羽翼。然赃物细碎，所值不多，又踪迹诡秘，无可究诘，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问打鼓者衣服形状，求之不获，

仍复掠问。忽承尘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声，故不知有我。今则实不能忍矣。此钏非夫人检点杂物，误置漆奁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谬，然小女奴已无完肤矣。拟山终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时时不免有此事，安能处处有此狐！故仕宦二十余载，鞫狱未尝以刑求。

【译文】

刘拟山家丢了金手镯，便拷问小女奴。小女奴承认卖给了打着鼓收破烂的。又拷问收破烂的衣着长相，去找却没有找到。于是又拷打小女奴。忽然棚上轻声咳了两声说：“我住在你家四十年，从来也不愿露出身形声音来，所以你不知道有我。今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这个金手镯不是夫人检点杂物时，错放到漆妆盒里了么？”按照所说的去找，果然不差；而小女奴已被打得体无完肤了。刘拟山终生忏悔，他常说：“时时难免有这种事，怎能处处有这样的狐狸？”所以他任官二十多年，审案时未曾以刑讯逼供。

【原文】

多小山言尝于景州见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摇撼良久，书一诗，曰：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知为缢鬼，姑问姓名，又书曰：妾系本吴门，家侨楚泽。偶业缘之相凑，宛转通词。诂好梦之未成，仓皇就死。律以圣贤之礼，君子应讥。谅其儿女之情，才人或悯。聊抒哀怨，莫问姓名。此才不减李清照。圣贤儿女一联，自评亦确也。

【译文】

多小山说：他曾在景州见到有人扶乩，召请乩仙，乩仙不下坛。那人再次焚符召请，只见乩笔摇动了半天，才写了一首诗：“薄命轻如叶，残魂转似蓬。练拖三尺白，花谢一枝红。云雨期虽久，烟波路不通。秋坟空鬼唱，遗恨宋家东。”由此可知，乩仙是个女吊死鬼。有人请教乩仙姓各，乩仙又写道：“妾本是江苏吴县人，全家侨居楚地，因前世缘所系，与我那情郎得以相近，相互倾诉美好的心曲；然而好梦不长，仓促而死。如按圣贤礼仪来看待，我会受到正人君子的讥讽；如能原谅这种儿女私情，还可以受到才子的怜悯。面对诸位，我不过聊以抒发心中的哀怨，请不要再问姓名。”这位乩仙的才情，不亚于南宋李清照；其中圣贤儿女一联，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很实在的。

【原文】

新齐谐载冥司榜吕留良之罪曰：辟佛太过。此必非事实也。留良之罪，在明亡以后，即不能首阳一饿，追迹夷齐。又不能戢影逃名，鸿冥世外，如真山民之比。

乃青衿应试，身列胶庠。其子葆中，亦高掇科名，以第二人入翰苑。则久食周粟，断不能自比殷顽。何得肆作谤书，荧惑黔首，诡托于桀犬之吠尧。是首鼠两端，进退无据，实狡黠反覆之尤。核其生平，实与钱谦益相等。歿罹阴谴，自必由斯。至其讲学辟佛，则以尊朱之故，不得不辟陆王为禅。既已辟禅，自不得不牵连辟佛。非其本志，亦非其本罪也。金人入梦以来，辟佛者多，辟佛太过者亦多。以是为罪，恐留良转有词矣。抑尝闻五台僧明玉之言曰：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僧徒之所取给，亦资于士大夫者少，资于愚夫妇者多。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祇园无地。虽有大善知识，能率恒河沙众，枵腹露宿而说法哉？此如用兵者先断粮道，不攻而自溃也。故畏昌黎甚，衔昌黎亦甚。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尔儒理如是，儒法如是，尔不必从我。我佛理如是，佛法如是，我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未有害也。故不畏宋儒，亦不甚衔宋儒。然则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宋以后之儒，事事皆空谈。讲学家之辟佛，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录以为功，固为党论。录以为罪，亦未免重视留良耳。

【译文】

袁枚《新齐谐》记载阴司中公布吕留良的罪过是声讨佛教过份，这肯定不是事实。吕留良的罪过，在于在明朝灭亡之后，既不能像伯夷、叔齐不吃新王朝的粮食，饿死首阳山；又不能隐姓埋名，逃避人世之外，像真山民那样。他自己和众多童生一起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作了秀才，他儿子吕葆中还高中进士，以第二名进入翰林院，则他们父子早就享受了新王朝的名位俸禄，决不能还把自己看作旧王朝的遗民了。他们怎能写作诽谤清朝的著作，迷惑煽动老百姓，借口忠于明朝来攻击清朝呢？这是一种动摇不定进退无准的行为，是最狡猾最反覆无常的表现。考察一下他平生的作为，实与钱谦益相同。死后在阴间还逃不脱处惩，必然是因为这个缘故。至于他讲理学，斥责佛学，则是因为他既然要推尊程、朱一派的理学，就不得不批驳陆九渊、王守仁一派的理学为禅学；既然斥责禅学，自然不得不牵扯着批驳整个佛学。其实批驳佛学并不是他的本意，也不是他真正的罪过。自从佛学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批驳佛教的很多，批驳佛教太过份的也很多，以此作为吕留良的罪过，恐怕他反而有了辩解的理由。不知人们是否曾经听说过五台山和尚明玉所说的话，他说：批驳佛教的主张，宋代儒学家很深刻而韩愈则很肤浅，宋代儒学家很精致而韩愈很粗疏，然而剃了头发披起袈裟做和尚的

人怕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恨的是韩愈而不是宋代儒学家。因为韩愈斥责的是佛教信徒们给寺院和尚施舍供养，这是针对广大普通民众而发的；宋代儒学家批驳的是有关明心见性的佛学理论，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发的。天下知识分子少而普通民众多，和尚们生活所需的東西，也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少，而来自于普通民众的占大多数。假使韩愈的主张获胜，则寺廟的厨房里必然要断了炊烟，想建寺院也没有土地。即使有佛学造诣极深的和尚，他难道能率领数不清的和尚们空着肚子坐在露天里说佛法吗？这就好像用兵的人先切断了敌军的粮草供给线，敌军就将不战而自我溃散了。所以和尚们非常怕韩愈，也非常恨韩愈。若使宋代儒学家们的主张获胜，则大不了你儒家的道理是那样，儒家的礼法是那样，你不必听从我；我佛家的道理是这样，佛教的礼法是这样，我也不必听从你。你我各自信奉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各自施行自己所理解的东西，彼此对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什么危害。所以，佛教徒不太怕宋代儒学家，也不太恨宋代儒学家。由此可见，唐代以前的儒学家，所说的每句话都有实用；宋代以后的儒学家，则每件事情都只是空谈。讲理学的人口口声声斥责佛教，实际上对佛教毫无损伤，只不过是空吵闹而已。把这当作功劳，固然是讲理学的人自相吹捧；把这当作什么罪过，也未免太看重吕留良了。

【原文】

奴子王发，夜猎归。月明之下，见一人为二人各捉一臂，东西牵曳，而寂不闻声。疑为昏夜之中，剥夺衣物，乃向空虚鸣一铙。二人奔迸散去，一人返奔归，倏皆不见，方知为鬼。比及村口，则一家灯火出入，入语嘈，云：“新妇缢死复苏矣。妇云：姑命晚餐作饼，为犬衔去两三枚。姑疑窃食，痛批其颊。冤抑莫白，痴立树下。俄一妇来劝：如此负屈，不如死。犹豫未决，又一妇来怂恿之。恍惚迷瞀，若不自知，遂解带就缢，二妇助之。闷塞痛苦，殆难言状，渐似睡去，不觉身已出门外。一妇曰：我先劝，当代我。一妇曰：‘非我后至不能决，当代我。’方争夺间，忽霹雳一声，火光四照，二妇惊走，我乃得归也。后发夜归，辄遥闻哭，言破坏我事，誓必相杀。发亦不畏。一夕，又闻哭。发诃曰：尔杀人，我救人，即告于神，我亦理直。敢杀即杀，何必虚相恐怖！自是遂绝。然则救人于死，亦招欲杀者之怨，宜袖手者多欤！此奴亦可云小异矣。

【译文】

有次，奴仆王发夜里打猎归来，看见一个人抓着两个人的胳膊，向相反的方向拉扯，但一点声响也没有。他以为是盗贼趁着天黑抢劫财物，就向空中放了一枪，那两个人跑开了，另一个人也往回跑了，转眼就不见了。他这才知道有鬼。等

到了村口，看见有一家人点着灯，人客来往，声音嘈杂，一打听才知是有位新娘上吊后又醒了过来。新娘说：“婆婆叫我晚饭做饼，饼被狗叨走了两三个，婆婆怀疑是我偷吃了，就狠打我的嘴巴。我承受不白之冤无处诉说，就呆立在树下。一会儿，有一个女人过来劝我，说受到这样的冤枉不如去死。我犹豫不决时，另外又有一个女人前来，怂恿我自杀，我恍恍惚惚，不知不觉就解下带子上吊，那两个女人还帮助我。我感到憋闷痛苦，真是难以形容，渐渐地我好像睡去了一样，身体也似乎走出门外。一个女人说：‘我先讲的，应代替我。’另一个女人说：‘如果我不来，她不会下决心上吊，应该代替我。’她们正在争执，忽然一声响雷，只见火光四射，那两个女人被吓跑了，我就又回来了。后来王发夜里回来，就远远地听到哭骂声，说破坏她的事，誓必杀了他。王发却也不怕。一天晚上，王发又听到哭骂声，王发呵斥道：“你是杀人犯，我是救命恩人，即便告到神那儿，我也会有理的。你敢杀就杀，何必虚张声势吓唬人？”鬼从此再也不敢纠缠他了。不过救人于死地，就会招致凶手的怨恨，怪不得遇到此类事情袖手旁观的人居多数。王发可以说是与这些人大不一样。

【原文】

宋清远先生言，昔在王坦斋先生学幕时，一友言梦游至冥司，见衣冠数十人累累入。冥王诘责良久，又累累出，各有愧恨之色。偶见一吏，似相识，而不记姓名，试揖之，亦相答。因问：此并何人，作此形状？吏笑曰：君亦居幕府，其中岂无一故交耶？曰：仆但两次佐学幕，未入有司署也。吏曰：然则真不知矣。此所谓四救先生者也。问：“四救何义？曰：佐幕者有相传口诀，曰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官不救民者，上控之案，使冤得申，则官之祸福不可测；使不得申，即反坐不过军流耳。而官之枉断与否，则非所计也。救大不救小者，罪归上官，则权位重者谴愈重，且牵累必多；罪归微官，则责任轻者罚可轻，且归结较易。而小官之当罪与否，则非所计也。救旧不救新者，旧官已去，有所未了，羁留之恐不能偿；新官方来，有所委卸，强抑之尚可以办。其新官之能堪与否，则非所计也。是皆以君子之心，行忠厚长者之事，非有所求取巧为舞文，亦非有所恩怨私相报复。然人情百态，事变万端，原不能执一而论。苟坚持此例，则矫枉过直，顾此失彼，本造福而反造孽，本弭事而反酿事，亦往往有之。天日所鞠，即以此贻祸者。问：其果报何如乎？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夙业牵缠，因缘终凑。未来生中，不过亦遇四救先生，列诸四不救而已矣。俯仰之间，霍然忽醒；莫明其入梦之故，岂神明或假告人欤？

【译文】

宋清远先生说，以前在王坦斋先生的学府中当幕僚时，有个朋友说他梦游到地府，看见几十位士绅陆续来到地府。阎王把他们责备了好一会儿，他们又陆续退出，脸上都有愧恨之色。他偶然发现一个小吏，似曾相识却记不得名字了，他试着作礼打招呼，对方也回了礼。于是问这都是些什么人，怎么这般模样。小吏笑道：“你身在官府之中，其中难道没有一个老友么？”这人说：“我只是两次出任学官的幕僚，没在衙门里做过事。”小吏说：“这样说来，你是真不知道了。这些人就是所谓‘四救’先生的。”这人问“四救”是什么意思。小吏说：“在幕僚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救生不救死的意思是，死的已经死了，绝对救不过来了，但生者还活着，把他杀了偿命，就是多死一个人。所以宁可曲意把他救出来。至于死者冤不冤，就没人去管了。救官不救民的意思是，越级上告的案子如果得以伸冤雪耻，那么当地官员是祸是福就不可知了。假使不予伸冤雪耻，连坐也不过是发配充军。而官员的判案是否公道，就没人去管了。救大不救小的意思是，把罪过推到上司身上，则权重位高的受处分也越重，而且必将牵连更多的人。把罪过推到小官身上，那么责任轻的受罚也轻，且容易了结。至于小官该不该顶罪，就没人去管了。救旧不救新的意思是，旧官已离去，有没了的公事，再留他恐怕也没什么用。新官刚来，可以推诿不干前任未了的事，但强迫他去干，他也没办法。至于新官能否受得了，则没人去管了。以上都是出于君子之心，去做忠厚长者应做的事，并非打算捞点什么；玩弄法令公文，也并非对谁有恩或有仇，暗中报复。不过人情百态，变化万端，本来就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坚持以‘四救’办事，则可能矫枉过正，顾此失彼。本来要造福，反而造孽；本来要息事宁人，反而酿出事来。这种事时常发生。今天被审问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四救’惹下的麻烦。”这人问因果报应是怎么回事。小吏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前生的恩怨纠缠着，有这个因缘就终能相遇。在来生中，这些人也必定能遇上‘四救’先生，而他们自己则是‘四不救’中的人了。”正在谈着，这人忽然醒来。不知为什么做了这个梦。莫非是神灵要通过他把这情况告诉别人？

【原文】

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有桐城一医，以重剂石膏治冯鸿胪星实之姬，人见者骇异。然呼吸将绝，应手辄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有一剂用至八两，一人服至四斤者。虽刘守真之原病式，张子和之儒门事亲，专用寒凉，亦未敢至是，实自古所未闻矣。考喜用石膏，莫过于明缪仲淳（名希雍，天崇间人。与张景岳同时，而所传各别。）本非

中道，故王懋 白田集有石膏论一篇，力辩其非。不知何以取效如此。此亦五运六气，适值是年，未可执为定例也。

【译文】

乾隆癸丑年春夏之间，京城里到处在闹瘟疫。人们用张景岳的方法为患瘟疫的人治病，十有八九的病人还是死去了；用吴又可的方法治疗，也不怎么见效。有位桐城来的医生，用大剂量的石膏为冯星实的一个姬妾治疗瘟疫，别人见了，都惊骇不已，怕出意外。然而，这位姬妾就在将要断气儿的时候，吃完他的药，居然病体痊愈了。后来，人们都用他的药方治病，救活的人不计其数。有的人在一剂药中就放了八两石膏，有的连续用药，其中石膏用量竟累计达四斤之多。刘宗真的《原病式》、张子和的《儒门事亲》专门讲求使用寒凉药，也不曾达到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前所未闻了。据考查，喜欢用石膏的医师，莫过于明代的缪仲淳了。运用石膏，本不是医学上的根本治疗方法，所以王懋盩的《白田集》中有《石膏论》一篇，极力辩驳使用石膏的弊病。不知桐城医生大量使用石膏，何以收效如此。这也可能是他运用了五运六气的规律，又恰逢适宜的年头。看来，什么事都不能执于定例啊。

【原文】

从伯君章公，言中表某丈，月夕纳凉于村外。遇一人似是书生，长揖曰：仆不幸获谴于社公，自祷弗解也。一社之中，惟君祀社公最丰，而数十年一无所祈请。社公甚德君，亦甚重君。君为一祷，必见从。表丈曰：尔何人？曰：某故诸生，与君先人亦相识，今下世三十余年矣。昨偶向某家索食，为所诉也。表丈曰：己事不祈请，乃祈请人事乎？人事不祈请，乃祈请鬼事乎？仆无能为役，先生休矣。其人掉臂去曰：自了汉耳，不足谋也。夫肴酒必丰，敬鬼神也。无所祈请，远之也。敬鬼神而远之，即民之义也。视流俗之谄渎，迂儒之傲侮，为得其中矣。说此事时，余甫八九岁。此表丈偶忘姓名。其时乡风淳厚，大抵必端谨笃实之家，始相与为婚姻。行谊似此者多，不能揣度为谁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俯仰七十年间，能勿然远想哉。

【译文】

堂伯君章公说，有位表丈日夜在村外乘凉，遇见一位书生模样的人，对他作了个长揖说：“我不幸受土地神的处罚，自己祈祷不中用。在这块地方，唯有你祭祀土地神物品最丰富，且几十年没有向他祈祷过一件事，土地神很感激你，也最看重你。你要肯为我祈祷，他肯定会答应你。”表丈就问：“你是什么人？”书生回答说：“我是一位已故的秀才，与你的先人也相识。现在已去世三十多年了。昨天偶

然而某家去要点吃的东西，被那家告发了。”表丈说：“自己的事我都不去祈祷，难道反而会为别人去祈请？人事不去祈请，难道会反而为鬼事祈请？我无法为你效劳，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好了。”书生一甩袖子就走了，边走边说：“原来是个自顾自的家伙，真是无法跟你商量。”祭祀的酒菜务求丰厚，是敬畏鬼神，不去祈请是归避鬼神。敬崇鬼神而又远远回避，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本意。再看看那些世利之徒的谄媚衰渎和迂儒傲侮人的做法，表丈可说是不偏不倚。听说这件事时，我才八九岁。这位表丈的姓名，我偶然忘了。当时民情风俗还很淳厚，一般来说，必须是端谨朴实的人家，才能互相结为婚姻。像这样具有严谨行为的人很多，所以我无法揣度这位表丈是哪一位。《诗经》中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在俯仰之间已经七十岁了，能不叫人悠然想起遥远的过去吗？

【原文】

黄叶道人潘斑，尝与一林下巨公连坐，屡呼巨公为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余矣。时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曰：与兄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满座为之咋舌。论者谓潘生狂士，此语太伤忠厚，宜其坎 终身。然不能谓其无理也。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翎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并附案语曰：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等后者。然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枭鸾异性，未可同居，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翎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后，今亦升列于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纁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黄泉易逝，青史难诬。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废乎。

【译文】

潘班自号黄叶道人，曾与一个退居田野的著名人物同席饮酒，潘班屡次称他为兄，这著名人物十分恼怒，勉强笑着说：“老夫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潘班已经喝醉，昂着头说：“老兄在明朝所过的年岁，应该用于与明代的人排列长幼顺序，不应该一并算进清朝来。根据清朝的年岁，则我是顺治二年九月生，老兄是顺治元年五月才投降进入清朝，我只比你晚十几个月。唐代诗歌中有‘与兄行年较一岁’的句子，我称你为兄，自是古已有之的礼节，你何必过份指责呢？”当时在座的人都为之感到吃惊。评论这件事的人都认为潘班是个狂士，这话太伤忠厚之道，他一辈子坎坷不得志看来不是偶然的。但是也不能说他的话没有道理。我在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时，关于明代文人的别集，我将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翎等八

个人列在解缙、胡广等人之前，并且附了一段案语说：“谨此说明：练子宁以下八人都是建文帝的旧臣，考察他们考中科举登上仕途的年月，有在解缙等人后面的。但是，一为原来的君主殉难，一则投靠新君主永乐帝获取恩宠。他们像枭鸟与凤凰本性不同，不可排列在一起，所以我将他们分别编列，使他们各自归入所属的一类。至于龚诨死于成化十七年，更远在解缙等人之后。现在也把他列在前面，是用以昭示礼义纲常和人事是非。”千载之下是非论定。那些变节投降的人，虽然生前享受了高官厚禄的荣耀，死后竟不能与一个手持武器的老兵争青史上列名的先后。死去的人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史书中的是非却不能颠倒。潘班说的这番话，又怎能因为它的轻佻刻薄而加以否定呢？

【原文】

曾映华言：有数书生赴乡试，长夏溽暑，趁月夜行。倦投一废祠之前，就阶小憩，或睡或醒。一生闻祠后有人声，疑为守瓜枣者，又疑为盗，屏息细听。一人曰：先生何来？一人曰：顷与邻冢争地界，讼于社公。先生老于幕府者，请揣其胜负。一人笑曰：先生真书痴耶！夫胜负乌有常也？此事可使后讼者胜，诘先讼者曰：彼不讼而尔讼，是尔兴戎侵彼也。可使先讼者胜，诘后讼者曰：彼讼而尔不讼，是尔先侵彼，知理曲也。可使后至者胜，诘先至者曰：尔乘其未来，早占之也。可使先至者胜，诘后至者曰：久定之界，尔忽翻旧局，是尔无故生衅也。可使富者胜，诘贫者曰：尔贫无赖，欲使畏讼赂尔也。可使贫者胜，诘富者曰：尔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欲以财势压孤茆也。可使强者胜，诘弱者曰：人情抑强而扶弱，尔欲以肤受之诉耸听也。可使弱者胜，诘强者曰：天下有强凌弱，无弱凌强。彼非真枉，不敢冒险攫尔锋也。可以使两胜，曰：无券无证，纠结安穷？中分以息讼，亦可以已也。’可以使两败，曰：人有阡陌，鬼宁有疆畔？一棺之外，皆人所有，非尔辈所有，让为闲田可也。以是种种胜负，乌有常乎？一人曰：然则究竟当何如？一人曰：是十说者，各有词可执，又名有词以解，纷纭反覆，终古不能已也。城隍社公不可知，若夫冥吏鬼卒，则长拥两美庄矣。语讫遂寂。此真老于幕府之言也。

【译文】

曾映华说，有几个书生去参加乡试。夏日酷热，便乘夜凉赶路。走累了便来到一座废庙前，坐在台阶上休息，有睡有没睡的。有一人听见庙后有人声，以为是看守瓜果的，又怀疑是小偷，便屏息细听。一人说先生从哪儿来？另一人回答说，刚才和邻居争地界，告到土神那儿。先生在官府里干了一辈子，猜猜谁胜了？这个人笑道：“先生真是书呆子。胜负哪有一定之规？这事可以让被告获胜，那么就可对原告说，他不告而你告，是你先挑起事端侵犯他。也可以叫原告获胜，那么可

对被告说：他来告而你告，是你先侵犯了他，自知理亏。可以叫后占地的获胜，那么就可以说先占地的：你乘他没有来，抢先占了地。也可以叫先占地的获胜，这就可以说后占地的：早已定下的地界，你忽然又不认帐，你这是无中生非。可以让富户获胜，那么可以说穷户：你贫穷耍无赖，想用告官来勒索富户。也可以让穷户获胜，那么可以说富户：你为富不仁，兼并不已，想以财大气粗来欺压孤寡。可以让强者获胜，那么就可以质问弱者说：抑强扶弱，是人之常情。你想通过受点皮肉之苦来耸人听闻么？也可以使弱者获胜，那么就可以质问强者说：天下有恃强凌弱的，没有弱凌强的。他如果不是真的冤枉，不会冒险摸老虎屁股的。可以让双方都获胜，那么就可以说：一无字据、二无证明，纠缠起来哪有个完？从中间划一条界线，就算完了。也可以叫双方都败诉，那么可以说，人间有阡陌地界，鬼还有什么疆界？除了一个棺材之外，都归人所有，而不归你们所有，让那块地闲着吧。以上种种胜和负，哪有一定之规？”另一个人说：“那么究竟应该怎么了结？”这个人说：“上述十种说法，各有各的理，又都可以驳倒。纷纷扰扰反反复复，永远也不能完结。城隍、土神不知会怎样判，而那些冥吏鬼卒，则可以长期拥有两处美好的庄园了。”说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这真是对衙门极熟悉的看法呵。

【原文】

蛇能报冤，古记有之，他毒物则不能也。然闻故老之言曰：凡遇毒物，无杀害心，则终不遭螫。或见即杀害，必有一日受其毒。验之颇信。是非物之知报，气机相感耳。狗见屠狗者群吠，非识其人，亦感其气也。又有生啖毒虫者，云能益力。毒虫中人，或至死。全贮其毒于腹中，乃反无恙。此又何理欤？崔庄一无赖少年习此术。尝见其握一赤练蛇，断其首而生啖，如有余味。殆其刚悍鸷忍之气，足以胜之乎？力何必益，即益力方药亦颇多，又何必是也。

【译文】

蛇能报仇，古书上早有记载，其他有毒动物则没有这种能力。然而，我听老人们说：“凡遇上有毒的动物，你不去伤害它，它就决不会来螫咬你；如果你一见到就杀掉它们，早晚有一天会遭到报复。”实践证明，老人们的话十分可信。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动物会报仇，而是气机互感的缘故。狗一见到宰狗的人就群起而吠之，并非认识他这个人，而是因为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机了。世上有一种专吃毒虫的人，据他们说，吃了毒虫可以补益气力。一般人被毒虫咬伤，往往可以致死，而他们把毒全吞到了肚子里，却平安无事，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崔庄有个无赖少年专练这种吞吃毒虫的功夫，我曾见他手握一条赤练蛇，把蛇头砍断后大吃起来，好像很有滋味。恐怕是他那强悍残忍的气势足以战胜蛇毒吧？人的气力为什么

非要得到补益呢？即便需要补益，这方面的药物很多，干吗非要用这种方法呢？

【原文】

贾公霖言有贸易来往于樊屯者，与一狐友。狐每邀之至所居。房舍一如人家，但出门后，回顾则不见耳。一夕，饮狐家。妇出行酒，色甚妍丽。此人醉后心荡，戏其腕。妇目狐，狐侧睨笑曰：弟乃欲作陈平耶？亦殊不怒，笑谑如平时。此人归后，一日，忽家中客作，控一驴送其妇来。云得急信，君暴中风，故借驴仓皇连夜至。此人大骇，以为同伴相戏也。旅舍无地容眷属，呼客作送归，客作已自去。距家不一日程。时甫辰已，乃自控送妇。中途遇少年与妇摩肩过，手触妇足。妇怒詈，少年惟笑谢，语涉轻薄。此人愤与相搏，致驴惊逸入歧路。蜀林方茂，斯须不见。此人舍少年追妇，寻蹄迹行一二里。驴陷淖中，妇则不知所往矣。野田连陌，四无人踪。彻夜奔驰，彷徨至晓，姑骑驴且返，再商觅妇。未及数里，闻路旁大呼曰：贼得矣。则邻村驴昨夜被窃，方四出缉捕也。众相执缚，大受楚。赖遇素识，多方辩说，始得免。懊丧至家，则纺车昂然，妇方引线。问以昨事，茫然不知。始悟妇与客作及少年，皆狐所幻，惟驴为真耳。狐之报复恶矣，然衅则此人自启也。

【译文】

贾公霖说：有个商人做买卖，经常来往于樊屯一带，与一只狐狸交上了朋友。狐狸常请他到自己所住的房子里，这里与普通人家毫无区别，只是商人一走出大门，再回头看，则一切都不见了。一天晚上，商人又在狐狸家饮酒，狐狸的妻子出来斟酒劝饮，容貌非常美丽。商人喝醉了酒，心神荡漾，开玩笑捏她的手腕。她朝狐狸看，狐狸斜着看了一眼，笑着说：“老弟想学陈平调戏嫂嫂吗？”看样子一点也没发怒，还是和平时一样轻松地说说笑笑。商人回到住处后的第二天，忽见家里雇的短工牵着一头驴子，把商人的妻子送来，说：“得到急信，说你突然中风，所以借了驴子急忙连夜赶到这里。”商人大惊，以为是同伴们开的玩笑。旅馆里没有地方住家眷，叫短工仍旧把她送回去，短工却已早走了。旅馆距家不到一天的路程，而当时还是上午，于是商人自己牵着驴子送妻子回家。途中遇到一个年轻人与妻子擦肩而过，他的手碰了一下妻子的脚，妻子怒骂，那年轻人嬉皮笑脸地道歉，又说出些很轻薄的话来。商人十分愤怒，与年轻人厮打起来，驴子受惊，窜到岔路上去了。当时高粱长得正茂盛，转眼间驴子就不见了。商人丢下年轻人去追妻子，顺着驴子的足迹走了一两里地，发现驴子已陷在泥潭中，妻子则不知到哪里去了。那里一望无际都是田野，没有人迹。商人东奔西跑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惶惶然等到天亮，只得暂且骑着驴子回家，再想办法寻找妻子。没走几里，忽然听路边有人大叫道：“找到贼了。”原来邻村有户人家的驴昨晚被偷，村子里的人正在

四处搜索。众人一涌而上将商人捆住，痛打了一顿。幸亏遇到过去认识的人千方百计为他辩白求饶，他才被放掉。商人懊恼沮丧地回到家里，则纺车的声音“嗡嗡”作响，妻子正在那儿纺线。问起昨天晚上的事，则她茫然全不知道。商人这才明白，妻子、短工及年轻人都是狐狸所变，只有驴子是真的。狐狸的报复可以说够恶毒了，但祸因则是这个商人自己引起的。

【原文】

壬子春，滦阳采木者数十人，夜宿山坳。见隔涧坡上，有数鹿散游。又有二人往来林下，相对泣。共诧人入鹿群，鹿何不惊。疑为仙鬼，又不应对泣。虽崖高水急，人径不通，然月明如昼，了然可见。有微辨其中一人似旧木商某者。俄山风陡作，木叶乱鸣。一虎自林突出，搏二鹿殪焉。知顷所见，乃其生魂矣。东坡诗曰：未死神先泣。是之谓乎？闻木商亦无大恶，但心计深密，事事务得便宜耳。阴谋者道家所忌，良有以夫。

【译文】

乾隆五十七年春天，一天夜里，几十位伐木人住在山坳里，看见深涧的对岸山坡上，有几头鹿正在闲逛。同时有两人往来于树下，相对哭泣。大伙觉得奇怪的是人在鹿群之中，鹿为何不惊慌呢？有人就怀疑这两人是仙鬼，可又觉得仙鬼不会相对哭泣的。虽然山崖高峻水势急湍，道路不通，但月光明亮，大伙看得很清楚。有人隐隐约约地发现其中一人像是过去的木材商某某。一会儿，山风骤起，树叶乱响。突然有一只老虎从树林里冲出，把两只鹿扑住咬死了。伐木人这才知道刚才见到的那两个人，是这两只鹿的活魂。苏东坡的诗道：“未死神先泣。”说的就是这种事呢？听说那位木材商并没有什么大罪，只是心计细密，无论干何事都想沾便宜，道家忌讳要阴谋的人，果真有这种事呵。

【原文】

又闻巴公彦弼，言征乌什时，一日攻城急。一人方奋力酣战，忽有飞矢自旁来，不及见也。一人在侧，见之，急举刀代格，反自贯颅死。此人感而哀奠之。夜梦死者曰：尔我前世为同官，凡任劳任怨之事，吾皆卸尔。凡见功见长之事，则抑尔不得前。以是因缘，冥司注今生代尔死。自今以往，两无恩仇。我自有赏恤，毋庸尔祭也。此与木商事相近。木商阴谋故谴重，此人小智故谴轻耳。然则所谓巧者，非正其拙欤。

【译文】

又听巴彦弼说，出征乌什时，有一天攻城战很激烈。有一个人正奋力猛战，忽然有一支流矢从旁飞来，这人没有发现。另一人在旁边发现了，急忙举刀替他遮

挡，他自己倒被箭射穿头颅而死。这人感激他，悲伤地祭奠他。夜里梦见死者说：“你我在前生是同僚，凡是劳而无功的事，我都推给你；凡是能立功受奖的事，我则排挤你靠不上前。因有这么一段因缘，地府判我这一辈子要代替你死。从今以后，我们无恩无仇。我自有赏赐的抚恤金，不必劳你祭祀了。”这和木材商的事差不多。木材商耍阴谋，所以受罚重；这人耍点儿小聪明，所以受罚轻。可见所谓的巧，不正是拙么？

【原文】

门人郝瑗，孟县人，余己卯典试所取士也。成进士，授进贤令。菲衣恶食，视民事如家事。仓库出入，月月造一册。预储归途舟车费，扁一笥中，虽窘急不用铢两。囊筐皆结束室中，如治装状。盖无日不为去官计。人见其日日可去官，亦无如之何。后患病乞归，不名一钱。以授徒终于家。闻其少时，值春社，游人如织。见一媪将二女，村妆野服，而姿致天然，瑗与同行，未尝侧盼。忽见姬与二女，踏乱石，横行至绝涧，鹄立树下。怪其不由人径，若有所避。转凝睇视之，媪从容前致词曰：节物暄妍，率儿辈踏青，各觅眷属。以公正人不敢近，亦乞公毋近儿辈，使刺促不宁。瑗悟为狐魅，掉臂去之。然则花月之妖，为人心自召，明矣。

【译文】

我的门生郝瑗，孟县人，是我在乾隆二十四年录取的举人。后来他中了进士，被任为进贤县令。他穿着普通的衣服，粗茶淡饭，把百姓的事看得如自己家的事一样。仓库物品的进出，他月月都登记造册。他事先准备了回去的车马船费，锁在一个箱子里，即使生活窘迫时也不动用一文钱。他的行囊箱子，都捆好放在屋里，好像是打点行李要走。他没有一天不为自己被罢官时着想。人们见他天天打算着离任而去，对他也没办法。后来他得病，请求辞官回家。他一个钱也没有带回来，靠设帐授徒了其终生。听说他年轻时，有一年的春社日，游人车水马龙。他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两个女子；虽然是一身村野打扮，但天生丽质。郝瑗和她们一路走，目不斜视。忽然老太太和两个女子踏着乱石横行到了绝涧，站在树下张望。郝瑗奇怪她们不走道路，好像躲避什么，便转头去查看。老太太从容地来至他跟前说：“春光明媚，我领着女儿出来踏青，并各自寻找配偶。因为你是正人君子，所以不敢靠近你，也请你不要靠近她们，以免她们局促不安。”郝瑗这才知道她们是狐魅，便转身离开了她们。可知花月之妖，都是由人自己召来的，这是很明显的。

【原文】

木兰伐官木者，遥见对山有数虎。悬崖削壁，非迂回数里不能至。人不畏虎，

虎亦不畏人也。俄见别队伐木者，冲虎径过。众顿足危栗，然人如不见虎，虎如不见人也。数日后，相晤话及。别队者曰：是日亦遥见众人，亦似遥闻呼噪声。然所见乃数巨石，无一虎也。是殆命不遭乎？然命何能使虎化石？其必有司命者矣。司命者空虚无朕，冥漠无知，又何能使虎化石？其必天与鬼神矣。天与鬼神能司命，而顾谓天即理也。鬼神二气之良能也。然则理气浑沦，一屈一伸。偶遇斯人，怒而搏者，遂峙而嶙峋乎？吾无以测之矣。

【译文】

在木兰地区，有一些伐木工人正在为官府砍伐木材。远远看见对面山上有几只老虎。因为中间隔着悬崖峭壁，不绕行几里根本到不了那里；所以，工人们不必怕老虎过来，老虎自然也用不着怕人过去。过了一会儿，另外一支伐木队在对面山上出现了，直向老虎走去。这边的工人见了这情景，深感情况危急，不禁拍手顿足，全身战栗。然而，对面山上的伐木工人好象根本没见到老虎，老虎也仿佛没见到这些工人。过了几天，两支伐木队相遇了；大家谈起了那天的事。那边的那些伐木工人说：“当时，我们早已看到了你们，并听见了你们的呐喊声，可是，我们只看见了几块大石头，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老虎啊。”这大概是他们命不该绝啊。然而，命运怎么会把老虎变成石头呢？其间定有司命者存在。司命者空虚无我，冥漠无知，又如何能使猛虎化为巨石？看来，其间必有天与鬼神施以控制。既然天与鬼神能操纵命运，那么可以说天就是“理”，鬼神二气是推行天理的良好动力。但是，“理”和“气”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屈伸之间，就会有所改变，倘若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一怨之下，上前去与猛虎相搏，猛虎还会化作巨石峙立路边吗？这我就无法预测了。

【原文】

景州高冠瀛，以梦高江村而生，故亦名士奇。笃学能文，小试必第一，而省闾辄北，竟坎以终。年二十余时，日者推其命，谓天官文昌魁星贵人，皆集于一宫，于法当以鼎甲入翰林。而是岁只得食饬。计其一生遭遇，亦无更得志于食饬者。盖其赋命本薄，故虽极盛之运，所得不过如是也。田白岩曰：张文和公八字，日者以其一生仕履。较量星度，其开坊仅抵一衿耳。此与冠瀛之命，可以互勘。术家宜以此消息，不可徒据星度，遽断休咎也。又尝见一术士，云凡阵亡将士，推其死绥之岁月，运必极盛。盖尽节一时，垂名千古，馨香百世，荣逮子孙，所得有在王侯将相之上者故也。立论极奇，而实有至理。此又法外之意，不在李虚中等格局中矣。

【译文】

商冠瀛是景州人氏，因他母亲梦见了高江村之后就生下了他，因此他的名就叫士奇。他一心学习，尤擅长写文章，每次小考都得第一。但参加省试时却名落孙山，搞得坎坷终生。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算命先生推算他的命运说，天官、文昌、魁星、贵人都集中在一宫，按道理说应当高中一甲进入翰林。但那一年他只考了个廪生，纵观他全生，他的情况没有廪生更好的了。也许他命薄，所以即使有旺盛的时运，但得到的却不过是这样。田白岩说，算命先生根据张文和的八字，参考相星，为他推算一生的官运，说他科举考试只能中个秀才，这种讲法与高冠瀛的命运可以相互印证。算命先生应从中得出教训，不能只根据星相，就武断地断定人的命运。我又曾听某术士说过，凡是阵亡的将士，如果推算他们阵亡的时间，肯定是时运极盛之时。因为一时尽节，就会名扬千古，流芳百世，还能荣及子孙，得到的比王侯将相都要多。这种说法很新奇，实际上却很有道理。这却是在法术之外的说法，而不是根据李虚中等创设的推命法。

【原文】

冠瀛久困名场，意殊抑郁。尝语余及雪崖曰：闻旧家一宅，留宿者夜辄遭魇。或鬼或狐，莫能明也。一生有胆力，欲伺为祟者何物，故寝其中。二更后，果有黑影瞥落地，似前似却。闻生转侧，即伏不动。知其畏人，佯睡以俟之。渐作鼾声，俄觉自足而上，稍及胸腹，即觉昏沉。急奋右手搏之，执得其尾，即以左手扼其项。然一声，作人言求释。急呼灯视之，乃一黑狐。众共捺制，刃穿其脾，贯以索而自系于左臂。度不能幻化，乃持刀问其作祟意。狐哀鸣曰：凡狐之灵者，皆修炼求仙。最上者调息炼神，讲坎离龙虎之旨。吸精服气，饵日月星斗之华。用以内结金丹，蜕形羽化。是须仙授，亦须仙才。若是者吾不能。次则修容成素女之术，妖媚蛊惑，摄精补益。内外配合，亦可成丹。然所采少则道不成，所采多则戕人利己。不干冥谪，必有天刑。若是者吾不敢。故以剽窃之功，为猎取之计。乘人酣睡，仰鼻息以收余气。如蜂采蕊，无损于花。凑合渐多，融结为一，亦可元神不散，岁久通灵。即我辈是也。虽道浅术疏，积功亦苦。如不见释，则百年精力，尽付东流。惟君子哀而恕之。生悯其词切，竟纵之使去。此事在雍正末年，相传已久。吾因是以思，科场上者鸿才硕学，吾亦不能。次者行险侥幸，吾亦不敢。下者剽窃猎取，庶几能之。而吾又有所不肯。吾道穷矣。二君皆早掇科第，其何以教我乎？雪崖戏曰：“以君作江村后身，如香山之为白老矣。惟此一念，当是身异性存。此病至深，仆辈实无药相救也。相与一笑而罢。盖冠瀛为文，喜戛戛生造，硬语盘空。屡蹶有司，率多坐是。故雪崖用以为戏。贾长江，集有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

句下夹注一诗，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千古畸人，其意见略相似矣。

【译文】

高冠瀛在科举考试中长期不得意，心情十分压抑郁闷。他曾对我和雪崖说：“我听说一个大户人家有幢房子，凡是晚上在里面住宿的人，必遭迷惑，到底是鬼还是狐狸，一直弄不明白。一个书生有胆量，有力气，想查出作怪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晚上睡在里面。二更以后，果然有个黑影翩然落在地上，似进似退，一听到书生翻身，它就伏在地上不动。书生知道它是怕人，于是装成睡着的样子等候它，并渐渐发出打鼾声。不久就感觉到它从脚上爬上来，刚到腹部胸口之间，书生便开始觉得昏昏沉沉了。书生急忙挥起右手去打，抓住了它的尾巴，并随即用左手掐住它的喉咙。它发出尖厉的叫声，然后像人一样讲起话来，请求放了它。书生急忙叫人拿灯来一照，原来是只黑色狐狸。众人一起把它按住，用刀子刺穿它的大腿，穿上一根绳子，然后书生把绳子的另一头系在自己的左臂上，估计它不可能再变化了，于是拿起刀逼问它为什么要作怪。狐狸哀叫道：‘凡是比较有灵性的狐狸，都注意修炼希望成仙。最上一等的调节气息，炼养神气，讲究水火相生相克的深妙意义，吸纳天地的精气，服食日月星斗的精华，靠这些在腹中凝结成金丹，然后脱落形体，飞升成仙。这须有仙人来传授，被传授者也要先具备成仙的才干。像这种情况，我不能做到。次一等的则是运用容成子和素女传下来的法术，变成美女或美男子去迷惑人，通过交合吸取人的精气，来补充增添自己的精气。外吸与内养相互配合，也可以凝结成丹。但所采的精气太少，则不足以凝结成丹；所采的精气太多，则是伤害人而自己取利，不遭到阴司的惩处，也会受到上天的处罚。像这种办法，我不敢采取。所以我只好靠盗窃的办法捡点便宜，乘人们熟睡时，去接受他们鼻孔中呼出来的剩余气息，就好像蜂采花蜜一样，对花不会造成损害。而慢慢积累增多，最后也能凝结成丹，也可以达到元神不散。久而久之，就会感通灵气而能飞升成仙。像我这类狐狸，就属这种情况。我虽然道行浅薄，法术低微，但积累功力也十分不容易。如果你们不放过我，则我上百年来耗费的全部精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只求君子怜悯饶了我。’书生被它的一番话所打动，竟把它放掉了。这事发生在雍正末年，流传已经很久了。我因此想到，在科举考场上，有些人才华横溢，学问渊博，我也做不到；其次有些人阴险狡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功名，我也不敢做。最下一等的靠剽窃模拟，混个出身，我或许能够做到，而又不屑于这么做。我算是没有出路了。你们两位都是很年轻就考取了功名，能给我一些教诲么？”雪崖开玩笑说：“你是高士奇的后身，就像白居易托生成了

李商隐的儿子白老一样。只是这种倔强不肯随俗的念头还存在，大概是高士奇的形体已经变换，但本性还保存。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也没有好药能救得你。”于是三人笑了一场而作罢。原来冠瀛写文章喜欢标新立异，用语豪迈而不切实际，每次被考官黜落，往往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雪崖开这个玩笑。贾岛的《长江集》中有“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声”的诗句，下面自注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千古以来，这些性格经历很特殊的人，他们的想法大致是相似的。

【原文】

吉木萨台军，言尝逐雉入深山中。见悬崖之上，似有人立。越涧往视，去地不四五丈，一人衣紫襜褕。面及手足皆黑，毛茸茸长寸许。一女子甚姣丽，作蒙古装，惟跣足不靴。衣则绿襜褕也。方对坐共炙肉。旁侍黑毛人四五，皆如小儿，身不著寸缕。见人嘻笑，其语非蒙古，非额鲁特，非回部，非西番，啁啾如鸟不可辨。观其情状，似非妖物。乃跪拜之。忽掷一物于崖下，乃熟野骡肉半肘也。又拜谢之。皆摇手。乃携以归，足三四日食。再与牧马者往迹，不复见矣。意其山神欤。

【译文】

吉木萨的驿卒说，一次追野鸡到了深山中，看见在悬崖上面，好像有一个人站着，便爬过山涧去看。只见离地不到四五丈处，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织绒衣，脸和手脚都是黑色，长着一寸左右长的汗毛。有一个女子特别娇丽，衣着是蒙古式的，只是光脚没穿鞋子，穿着绿色织绒衣。两人正相对坐着烤肉吃。侍候在一旁的四五个黑毛人，都像小孩，身上什么也没有穿，见了人便嘻笑。他们的语言不是蒙古语，不是额尔特语，不是回族语，不是西番语，吱吱嘎嘎像是鸟语，听不懂。看他们的情状，好像不是妖物，于是便在崖下跪拜。顶上忽然扔下一个东西；一看是野骡的半个肘子。大家又拜谢，上面都摇手不谢。把野骡肘子带了回来，足够三四天吃的了。后来和牧马人又找到这儿，却没有再见到。莫非是山神？

【原文】

世言虹见则雨止。此倒置也，乃雨止则虹见耳。盖云破日露，则回光返照，射对面之云。天体浑圆，上覆如笠。在顶上则仰视，在四垂则侧视。故敛为一线，其形随下垂。两面之势，屈曲如弓。又侧视之中，斜对目者近，平对目者远。以渐而远，故重重云气，皆见其边际，叠为重重红绿色。非真有一物如带，横亘天半也。其能下涧饮水，或见其首如驴者，（见朱子语录。）并有能狎昵妇女者，当是别一妖气，其形似虹。或别一妖物，化形为虹耳。

【译文】

世人都说虹一出现，雨就会停止，这是本末倒置了。实际上是雨停之后，虹才会出现，雨停后，云开日出，空中雾状的水珠通过阳光产生折射，于是虹就出现了。天体为浑圆状，仿佛是一个大斗笠。人们看虹时，如虹在头顶上方就需要仰视，如在四边则需要侧视，所以人们见到的是一条线。虹的形状又随天体的形状而下垂，形式弯曲如弓。人们在侧视时，虹斜对目光的部份距离较近，平对目光的部份距离较远。因为它是由近而渐远的，所以尽管只是一层层雾气，也都能接受阳光的照射，重叠为一层层不同的色彩，并不是真有一条带状的物体横在空中。有人说虹也能下涧饮水，有人说虹头像是驴头，有的还能猥亵妇女，大概是另一种妖气，只不过是形状象虹而已；或是其他什么妖怪，幻化成虹形了。

【原文】

及孺爱先生，言尝亲见一蝇，飞入人耳中为祟。能作人言，惟病者闻之。或谓蝇之蠢蠢，岂能成魅？或魅化蝇形耳。此语近之。青衣童子之宣赦，浑家门客之吟诗，皆小说妄言，不足据也。

【译文】

及孺爱先生曾说，他亲眼看见一只苍蝇飞入人耳中作祟，能说人话，但只有患病人能听见。有人就会说苍蝇蠢笨得很，怎么会作妖呢？也许可能是妖怪化作苍蝇模样的缘故吧。这种观点确实有点道理，青衣童子宣布大赦之令，浑家门客吟诗一类事情，都是写小说虚构的，不能以此作为根据。

【原文】

辟尘之珠，外舅马公周 曾遇之，确有其物，而惜未睹其形也。初，隆福寺鬻杂珠宝者，布茵于地，（俗谓摆摊。）罗诸小篋于其上。虽大风霾无点尘。或戏以囊有辟尘珠。其人椎鲁，漫笑应之。弗信也。如是半载，一日，顿足大呼曰：吾真误卖至宝矣。盖是日飞尘忽集，始知从前果珠所辟也。按医书有服响豆法。响豆者，槐实之夜中爆响者也。一树只一颗，不可辨识。其法槐始花时，即以丝网罩树上，防鸟鹊啄食。结子熟后，多缝布囊贮之。夜以为枕，听无声者即弃去。如是递枕，必有一囊作爆声者。取此一囊，又多分小囊贮之。枕听，初得一响者则又分。如二枕渐分，至仅存二颗。再分枕之，则响豆得矣。此人所鬻之珠，谅亦无几。如以此法分试，不数刻得矣。何至交臂失之乎？乃漫然不省，卒以轻弃。当缘禄相原薄耳。

【译文】

避尘珠，我岳丈马周 曾见过。确实有这种宝物，可惜我没见过它是什么样

子。以前，隆福寺卖杂货珠宝的，把布铺在地上，上面摆列着小盒子，无论刮多大风，上面都一点儿尘土也没有。有人开玩笑说他的囊里有避尘珠。这人傻乎乎地笑笑，没当回事儿。这么过了半年，有一天他跺脚大叫道：“我真的误卖了至宝！”因为这一天飞尘忽然都集满了他的垫布及盒子上。他这才知道先前果然是宝珠避的尘。据查，医书有服用响豆的方法。响豆就是槐树果实在夜里爆响的。这种豆一棵树上只有一个，辨认不出来。取这种豆的方法是，在槐树刚开花时，就用丝网罩在树上，以防鸟雀啄食。结果成熟后，缝制许多布囊贮存豆荚。夜里用来当枕头，没有听到声音，便扔掉。就这么轮着枕，肯定有一个囊里有爆响声。然后把这一囊的豆类又分成几个小囊装好，夜里再枕着听。听到响声再一分为二，装进囊中枕着听。这么分下去到最后只剩下两颗，再分开枕听，就找到响豆了。这人所卖的珠，估计也不会太多。如果用这种方法分别加以试验，用不几刻钟就能分辨出来，何至于失之交臂？他稀里糊涂，终于轻易地卖了出去。大概是他禄相薄没福气拥有宝珠。

【原文】

乾隆甲辰，济南多火灾。四月杪，南门内西横街又火，自东而西，巷狭风猛，夹路皆烈焰。有张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时，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筹所以移避。既势不可出，夫妇与子女四人，抱棺悲号，誓以身殉。时抚标参将，方督军扑救，隐隐闻哭声。令标升后巷屋寻声，至所居，垂绋使缢出。张夫妇并呼曰：母柩在此，安可弃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当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标军越屋避去，仅以身免。以为阖门并煨烬，遥望太息而已。乃火熄，巡视其屋，岿然独存。盖回飚忽作，火转而北，绕其屋后，焚邻居一质库，始复西也。非鬼神呵护，何以能然。此事在癸丑七月。德州山长张君庆源，录以寄余。与余溧阳消夏录载孀妇事相类。而夫妇子女，齐心同愿，则尤难之难。夫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况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击，况六人并纯孝乎？精诚之至，哀感三灵。虽有命数，亦不能不为之挽回。人定胜天，此亦其一。事虽异闻，即谓之常理可也。余于张君不相识，而张君间关邮致，务使有传。则张君之志趣可知矣。因为点定字句，录之此编。

【译文】

乾隆四十九年，济南屡次发生火灾。四月末，南门内西横街又失火，从东向西烧，巷道狭窄，风势又猛，街道两边都烈焰冲天。有个张某，有三间草屋，位于路北边。大火还没烧到时，他原本可以带着妻子儿女逃出。只因他母亲的灵柩停在家里，他为了筹划转移灵柩的办法耽误了时间，结果全家人被困在大火中出不来

了。夫妇及四个子女抱着棺材大声哭叫，发誓要与棺材同化为灰烬。当时巡抚手下的参将正督促士兵扑救火灾，隐隐听到哭叫声，他于是命令士兵爬上后巷的屋顶，看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发现了张某一家。士兵们扔下绳子准备吊他们出来，张某夫妇一齐叫道：“母亲的灵柩在这里，怎可抛弃不管？”他们的几个子女也叫道：“父母为他们的父母殉死，我们不应该为我们的父母殉死吗？”也不肯上去。不久大火烧到，士兵们跳过屋顶避开了，差一点被烧着。他们都以为张家几口人肯定全部被烧成灰烬了，远远望着，为之长长叹息。等到火熄后，士兵们巡视火灾现场，竟发现张家的房子孤零零地保存完好。原来当时突然刮过一股回风，火头转折向北，从他家屋后绕过，烧掉邻居家一间典当库，然后重新转回西面。要是没有鬼神呵护，怎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事是在癸丑年七月间，德州书院山长张庆源先生记载下来寄给我的。它与我在《滦阳消夏录》中记载的寡妇一事很类似，而张某夫妇子女能够齐心同愿尽孝，尤为难得。两人同心，力量可以折断金属，何况是六人呢？贫民女子一声呼叫，雷霆可以为之下击，何况六人都一片纯孝呢？精诚之至，可以感动天地鬼神，虽有命运注定，也不能不为之挽回。人通过主观努力一定可以胜过天命，这也算是例证之一了。这事情虽听起来觉得很奇特，但要说它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的。我与张庆源先生不相识，而张先生辗转托人寄告我，务使这件事情得到传扬，则张先生的志趣如何，人们也不难想见了。我因此对他的记载稍加修改，把它收录在这本书里。

【原文】

吕含晖太常说，京城有户人家停放着灵柩，突然遇上火灾，没有路可以运出，也没有人肯帮助抬运。于是全家男女拿起锹镢刀铲等，合力在屋中挖了一个坑，把棺材放在里面，上面盖上土。坑刚掩埋好，大火就烧到了。结果房屋虽被焚烧，棺材在坑中一点事也没有，这是火的特性是向上烧的缘故。这也是应付突发事变而急中生智。因谈到张孝子的事，所以把它也附录在这里。

吕太常含晖，言京师有一民家，停柩遇火。无路可出，亦无人肯助舁。乃阖家男妇，锹镢刀铲，合手于室内掘一坎。置棺于中，上覆以土。坎甫掩而火及。屋虽被焚，棺在坎中竟无恙。火性炎上故也。此亦应变之急智，因张孝子事附录之。

【译文】

太常卿吕含晖说，京城有一家百姓，停灵期间遭了火灾。因无路可出，也没人来帮忙，于是全家男女齐动手，镐刨锹挖，在屋里挖了一个坑，把灵柩放在里面，盖上土。刚埋完大火就到了。房屋虽然被烧，但棺材在坑里安然无恙。这是因为火势向上的缘故。这也是应变的急智。因前面写到张孝子的故事，便一并附录于

此。

【原文】

交河泊镇有王某，善技击。所谓王飞 者是也。（俗作腿，相沿已久，然非正字也。）一夕，偶过墟墓间，见十余小儿当路戏，约皆四五岁。叱使避如不闻，怒掴其一。群儿共噪詈。王愈怒，蹴以足。群儿忿涌，各持砖瓦击其髀。捷若猿猱，执之不得。拒左则右来，御前则后至。盘旋撑拄，竟以颠陨，头目亦被伤，屡起屡仆，至于夜半，竟无气以动。次日，家人觅之归，两足青紫，卧半月乃能起。小儿盖狐也。以王之力，平时敌数十壮夫，尚挥霍自如。而遇此小魅，乃一败涂地。淮南子引尧诫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左传曰蜂虿有毒。信夫。

【译文】

交河县泊镇有个王某，精通技击，人们称“王飞腿儿”的人就是他。一天夜里，他偶然途经一处坟地，见有十几个小孩儿在前面玩耍，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些小孩儿大的都在四、五岁左右。王某大声呵斥，命他们让开路，这帮小孩儿根本不理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王某一怒之下，拉过来其中一个，盖了他一巴掌。这一下炸了窝，招得这帮孩子一块儿大骂。王某愈发恼怒，抬脚就踹。孩子们一拥而上，拣起砖头瓦块猛击王某的腿骨。王某扑上前去，孩子们却像猴子一样敏捷地闪开了。王某前后左右追了半天，居然一个孩子也没有抓到。他周旋了一阵子，终于被孩子们打翻在地，头破血流，眼睛也受了伤。他几次爬起来，又几次倒了下去，一直折腾到半夜，他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第二天，家里人把他找了回去，只见他满身是伤，两脚都肿成了青紫色，一直躺了半个月才勉强能下地。原来，那帮孩子都是狐魅变的。以王某的勇力，平时对付几十个壮汉，尚能挥洒自如；如今，遇上了一帮小妖魅，却一败涂地。《淮南子》引用帝尧的话说：“做人要战战兢兢，时刻谨慎，人们不会被大山绊倒，却往往栽倒在小土坡前。”《左传》中说：“蜂虿虽小，却不能小看它的毒性。”这些话十可信。

【原文】

郭彤纶言阜城有人外出，数载无音问。一日，仓皇夜归，曰我流落无藉，误落群盗中。所劫杀非一。今事败，幸跳身免。然闻他被执者，已供我姓名居址，计已飞檄拘眷属。汝曹宜自为计，俱死无益也。挥泪竟去，更无一言。阖家震骇，一夜星散尽。所居竟废为墟，人亦不明其故也。越数载，此人至其故宅，访父母妻子，移居何处。邻人告以久逃匿，亦茫然不测所由。稍稍踪迹，知其妻在彤纶家佣作。叩门寻访乃知其故。然在外实无为盗事，后亦实无夜归事。彤纶为稽官牒，亦并

无缉捕事。久而忆耕作八沟时，(汉右北平之故地也。)筑室山冈。冈后有狐，时或窃物，又或夜中嗥叫搅人睡，乃聚徒砸破其穴，熏之以烟，狐乃尽去。疑或其为魅以报欤？

【译文】

郭彤纶说：阜城有个人离家外出几年，一直没有音信。一天晚上他突然匆匆忙忙赶回家，说：“我在外面流浪，无所依靠，不得已加入了强盗团伙，抢劫杀害了许多人。现在罪行败露，我侥幸逃了出来，但听说其他被抓的人已供出了我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估计官府已传递公文要来拘捕家属了。你们应该快点自想办法，和我一起死是无益的。”说完，他挥泪离去，再也没说一句话。全家人惊慌恐惧，一夜之间全部逃散，所住的房屋不久便成为废墟，人们也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几年以后，这人回到旧居，寻访父母妻子搬到哪里去了，邻居告诉他早已逃走，不知躲在什么地方，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后来慢慢打听，得知他妻子在郭彤纶家做女佣，于是登门寻访，才知道他们为什么逃散。但他实际上在外面并没有加入强盗团伙，而且也没有在夜里回家的事。郭彤纶替他到官府查阅公文，也没有追捕他和他家人的事。过了好久，他才回忆起在八沟(即汉代右北平所在地)替人种地时，在山冈上建房子居住。冈后有狐狸，有时候偷盗东西，有时又在半夜里嗥叫，打扰人睡觉。他于是邀了一些人去挖破狐狸的洞穴，用烟去熏，狐狸才全部逃离，有人怀疑是这些狐狸化为妖怪来报复。

【原文】

奴子史锦文，尝往沧州延医。暑月，未携眠被，乘一马而行。至张家沟西，忽作，乃系马于树，倚树小憩。渐懵腾睡去，梦至一处。草屋数楹，一翁一妪坐门外。见锦文邀坐，问姓名。自言姓李行六，曾在崔庄住两载。与其父史成德有交。锦文幼时亦相见，今如是长成耶。感念存殁，意颇凄怆。妪又问五魁无恙否？(五魁，史锦彩之乳名。)三黑尚相随否？(三黑，李姓，锦文异父弟，随继母同来者也。)亦颇周至。翁因言今年水潦，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深，然沙底不陷。由某路至某处，水虽浅，然皆红土胶泥，粘马足难行。雨且至，日已过午，尔宜速往，不留汝坐矣。霍然而醒，遥见四五丈外，有一孤冢。意即李六所葬欤。如所指路，晚至常家砖河，果遇雨。归告其继母。继母曰：是尝在崔庄卖瓜果，与尔父日游醉乡者也。殂谢黄泉，尚 故人之子，亦小人之有意识者矣。

【译文】

我的奴仆史锦文，夏天时曾到沧州去请医生，他没带被褥，只骑着马赶路。到张家沟时，他发起疟疾来，就把马拴在树上，自己倚着树干休息，逐渐朦朦胧胧地

睡着了。他在梦中到了一处，见有几间草房，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外。见了史锦文，就请他去坐，他问老大爷的姓名，老大爷说姓李，排行第六，因自己曾在崔庄住过两年，和史的父亲史成德有些交情。并说自己见过史小时的样子，如今竟长这么大了。老大爷正在感念生者死者，表情非常忧伤，老太太又问王魁身体好不好，弓黑还跟他在一起吗，打听得很详细。老大爷说，今年雨水大，由某某路到某某处，水虽然深，但是沙底不陷，而由某某路到某某处，水虽然浅，但都是红胶泥，粘着马蹄很难走，就要下雨了，天已过午，你必须快些赶路，就不留你了。史锦文一下子醒来了，远远望见四五丈开外，有一座孤坟，估计葬的就是李六。他按着老大爷指的路，晚上到了常家砖河，果真碰上天下雨。他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继母，继母说：“李六曾在崔庄卖过瓜果，和你父亲是酒友。”在黄泉之下，还关注着老友的儿子，在小人中也算得上有心人了。

【原文】

奴子傅显喜读书，颇知文义，亦稍知医药。性情迂缓，望之如偃蹇老儒。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辄问见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复雅步以往。比相见，喘息良久。魏问相见何意，曰：适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黹，倦而假寝。小儿嬉戏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虑。男女有别，不便呼三嫂使醒。故走觅兄。魏大骇，奔往，则妇已俯井哭子矣。夫僮仆读书，可云佳事。然读书以明理，明理以致用也。食而不化，至昏愤僻谬，贻害无穷。亦何贵此儒者哉。

【译文】

奴仆傅显喜欢读书，颇有体味，还稍懂医药。他的性情迂缓，看起来像是上了年岁的老儒生。有一天，他迈着四方步来到市上，逢人便问见了魏三兄没有。有人告诉他在什么地方，他便迈着方步去了。等见了面，他喘了好一会儿。”魏三问找他干什么。他说：“刚才在苦水井前，遇见三嫂在树下作针线活，疲乏了闭眼休息。小孩在井旁玩，离井有三五尺，很叫人担心。男女有别，我不便把三嫂叫醒，所以来找你。”魏三大惊，奔向井台，而妻子已趴在井旁哭儿子了。僮仆读书，可以说是好事。但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明白道理是为了实际应用。学了而不吸收有用的，以致昏庸怪僻，则遗害无穷。这种有学问的人有什么用呢？

【原文】

武强一大姓，夜有劫盗，群起捕逐。盗逸去，众合力穷追，盗奔其祖茔松柏中。林深月黑，人不敢入，盗亦不敢出。相持之际，树内旋飏四起，砂砾乱飞，人皆眯目不相见。盗乘间突围得脱。众相诧异，先灵何反助盗耶？主人夜梦其祖曰：盗劫财不能不捕，官捕得而伏法，盗亦不能怨主人。若未得财，可勿追也。追而及盗，

还斗伤人，所失不大乎？即众力足殄盗，盗殄则必告官。官或不谅，坐以擅杀。所失不更大乎？且我众乌合，盗皆死党。盗可夜夜伺我，我不能夜夜备盗也。一与为仇，隐忧方大，可不深长思乎？旋风我所为解此结也，尔又何尤焉。主人醒而喟然曰：吾乃知老成远虑，胜少年盛气多矣。

【译文】

武强县有一家大户。夜里有小偷前去偷东西，便群起捕捉，小偷逃走后，大家便合力穷追。小偷逃到大户祖坟所在地的松柏林里，林深夜黑，大家一时都不敢进去，小偷更不敢出来。正在相持不下，树林里忽然刮起了旋风，飞沙走石，弄得人争不开眼，小偷借这个机会突围逃走了。大家都感到惊讶，先人之灵为什么反而会帮助小偷呢？大户主人夜里梦见先祖说：“小偷偷东西，不能不抓，如果官府捉到小偷加以惩罚，小偷也不能怨恨主人。但如果没有偷走东西，就不要穷追不舍。追上了，如果双方斗殴起来就会伤人，损失不是更大吗？即使大家能够杀了小偷，也必须向官府汇报，如果官府追究说你们擅自杀人，那损失不更大么？何况大家是些乌合之众，而小偷们则是些死党，他们可以夜夜伺机来下手偷东西，我们却无法夜夜防备他们。一旦你们和他们结了仇，隐患就大了，能不从长计议么？旋风就是我为了解开这个仇结刮起的，你们又有什么感到惊讶的呢？”主人醒来后惊叹道：“我这才明白老成人有远虑，这要比年轻人气盛强多了。”

【原文】

沧州城守尉永公宁与舅氏张公梦征友善。余幼在外家，闻其告舅氏一事曰：某前锋有女曰平姐，年十八九，未许人。一日，门外买脂粉，有少年挑之，怒置而入。父母出视，路无是人，邻里亦未见是人也。夜扃户寝，少年乃出于灯下。知为魅，亦不惊呼，亦不与语，操利剪伪睡以俟之。少年不敢近，惟立于床下，诱说百端。平姐如不见闻。少年倏去，越片时复来，握金珠簪珥数十事，值约千金，陈于床上。平姐仍如不见闻。少年又去，而其物则未收。至天欲曙，少年突出曰：吾伺尔彻夜，尔竟未一取视也。至人不可以利动，意所不可，鬼神不能争，况我曹乎？吾误会尔私祝一言，妄谓托词于父母，故有是举，尔勿嗔也。敛其物自去。盖女家素贫，母又老且病，父所支饷不足贍，曾私祝佛前，愿早得一婿养父母，为魅所窃闻也。然则一语之出，一念之萌，暧昧中俱有伺察矣。耳目之前，可涂饰假借乎？

【译文】

驻守沧州城的军官永宁与我的舅舅张梦征是好朋友。我小时候在外祖父家，听他告诉舅舅一件事说：某个前锋有个女儿，名叫平姐，年纪已有十八九岁，还没有订亲。一天她到门外买脂粉，有个年轻人挑逗她，她怒骂了一顿进门去了。父

母出去看，路上没有这个人，邻居们也说没看见这个人。晚上她拴好房门就寝，那年轻人忽从灯下钻出来。平姐知道是妖怪，也不惊叫，也不与他说话，只是抓了一把锋利的剪刀在手里，假装睡着等候他。那年轻人不敢靠近，只是站在床旁边，千方百计劝诱，平姐就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年轻人忽然离去，过了一会儿又来，拿出几十件金珠簪珥之类的东西，约值上千两银子，摆列在床上，平姐仍然好像没见到没听到似的。年轻人又离去，而那些物品则没有收走。等到天快亮时，年轻人又突然出现说：“我偷偷观察了你一个通宵，你竟没有拿这些东西看一下。人若是不被钱财所打动，他（她）所不情愿的事情，就是鬼神也无法勉强，何况我们这一类呢？我误会了你私下祈祷时讲的一句话，以为你是想男人而假托为了父母，所以才这样来试着引诱你，请你不要生气。”说完，他收起那些物品离去了。原来平姐家素来贫穷，母亲又年老多病，父亲领的军饷养不活全家人，平姐曾在佛像前暗暗祈祷，希望早日找到一个丈夫，好赡养父母。没想到被妖怪偷听到了。由此可见，说一句话，萌生一个念头，即使在暗中，也都有人或其他东西在旁观察注意着。那么，当着人的面，有人还想对自己的意图掩饰假托，这能办得到吗？

【原文】

瑶涇有好博者，贫至无甔，夫妇寒夜相对泣，悔不可追。夫言：此时但有钱三五千，即可挑贩给朝夕，虽死不入囊家矣。顾安所从得乎？忽闻扣窗语曰：尔果悔，是亦易得，即多于是亦易得，但恐故智复萌耳。以为同院尊长悯惻相周，遂饮泣设誓，词甚坚苦。随开门出视，月明如昼，寂无一人，惘惘莫测其所以。次夕，又闻扣窗曰：钱已尽返，可自取。秉火起视，则数百千钱累累然皆在屋内，计与所负适相当。夫妇狂喜，以为梦寐，彼此掐腕皆觉痛，知灼然是真。（俗传梦中自疑是梦者，但自掐腕觉痛者是真，不痛者是梦也。）以为鬼神佑助，市牲醴祭谢。途遇旧博徒曰：尔术进耶？运转耶？何数年所负，昨一日尽复也？罔知所对，唯诺而已。归甫设祭，闻檐上语曰：尔勿妄祭，致招邪鬼。昨代博者是我也。我居附近尔父墓，以尔父愤尔游荡，夜夜悲啸，我不忍闻，故幻尔形往囊家取钱归。尔父寄语：事可一不可再也。语讫，遂寂。此人亦自此改行，温饱以终。呜呼！不肖之子，自以为惟所欲为矣，其亦念黄泉之下，有夜夜悲啸者乎！

【译文】

涇源有个人好赌，穷得连锅都没有。夫妻俩在寒夜相对而哭，后悔不及。丈夫说这时只要有三五千钱，就可以挑着东西贩卖养家糊口，死也不去赌场了。但这钱上哪儿去找呢？忽然听到有人敲窗说：“你真的后悔，这些钱容易，即便比这更多些也不难。就怕你老毛病又犯。”他以为是同院的前辈，可怜他来救济他，便

哭着发誓，誓言坚定而凄苦。他开门出来，只见月光明亮，寂然无人。他惘惘然不知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晚上，他又听见有人敲窗说：“钱都还了回来，你自己来拿。”他点了灯起来，发现几百几千的钱，都摆放在屋里。算了一下，数量和输掉的钱差不多。夫妇俩狂喜，怀疑是做梦，彼此掐了腕子觉得痛，知道这的确是真的。他以为是鬼神保佑，便去买祭品祭谢鬼神。路上遇见过去在一起的赌徒，说：“你赌技进步了，还是时来运转？怎么几年中输的钱昨天一天都赢回来了？”这人不知怎么回答，只是嗯嗯了几句。回家刚要设祭，听见檐上有人说：“你不必乱祭，以致招来邪鬼。昨天代替你去赌场的是我。我住在附近你父亲的墓中。你父亲恨你不务正业，夜夜悲哭，我不忍听，所以我变了形到赌场把钱取了回来。你父亲告诉你，事可以有一不可有二。”说完就没有声了。这人从此改了行，终生温饱。呜呼，不孝子孙，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能念及在黄泉之下，夜夜有悲哭的人么？

【原文】

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妇亦病瘵，势皆不救。父母甚忧之。子妇先卒，其父乃趣为子纳妾。其母骇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尝祈嗣于灵隐，梦大士言汝本无后，以捐金助赈活千人，特予一孙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为纳妾，孙自何来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遗腹果生一子，竟延其祀。山谷诗曰：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诬矣。

【译文】

李秀升说：山西有个富户，主人上了年纪，膝下只有一子。不幸儿子、儿媳双双病倒，眼看着没救了，老夫妻俩真是忧心如焚。没多久，那儿媳先自去了。主人立即提出为儿子纳妾，他的老伴吃惊地问：“儿子已经病到了这步田地，你还要为他娶妾，这不是催他快死吗？”主人说：“我知道儿子的病是好不了了。可是，在他出生之前，我曾为后嗣的事儿去灵隐寺求过神佛，回来后，梦见南海大士对我说：‘你本该绝后，因为你捐过银两赈济灾民，救活了上千人，所以，特地赠给一个孙子，为你养老送终。’现在，如果不趁着他还没死，为他纳个妾，孙子从哪儿来呢？”老伴听了，也帮忙促成了这件事。没过三、四个月，主人的儿子死了，那妾果然有了个遗腹子，主人家也就有了后嗣。黄山谷诗中有“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之句，这话真是不假啊。

【原文】

宝坻王泗和，余姻家也。尝示余《书艾孝子事》一篇，曰：艾子诚，宁河之艾邻

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给。偶与人斗，击之踣，误以为死，惧而逃，虽其妻莫知所往，第仿佛传闻似出山海关尔。是时妻方娠，越两月，始生子诚。文仲不知已有子；子诚幼鞠于母，亦不知有父也。迨稍有知，乃问母父所在，母泣语以故。子诚自是惘惘如有失，恒絮问其父之年齿状貌，及先世之名字，姻娅之姓氏里居。亦莫测其意，姑一一告之。比长，或欲妻以女，子诚固辞曰：“乌有其父流离，而其子安处室家者？”始知其有志于寻父，徒以孀母在堂，不欲远离耳。然文仲久无音耗，子诚又生未出里闾，天地茫茫，何从踪迹？皆未信其果能往。子诚亦未尝议及斯事，惟力作以养母。越二十年，母以疾卒。营葬毕，遂治装裹粮赴辽东，有沮以存亡难定者，子诚泣然曰：苟相遇，生则共返，歿则负骨归。苟不相遇，宁老死道路间，不生还矣。众挥涕而送之。子诚出关后，念父避罪亡命，必潜踪于僻地。凡深山穷谷，险阻幽隐之处，无不物色。久而资斧既竭，行乞以糊口。凡二十载，终无悔心。一日，于马家城山中遇老父，哀其穷饿，呼与语。询得其故，为之感泣，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携具入，计其年与父相等。子诚心动，谛审其貌，与母所说略相似。因牵裙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缕述家世及戚党，冀其或是。是人且骇且悲，似欲相认，而自疑在家未有子。子诚具陈始末，乃然相持哭。盖文仲辗转逃避，乃至是地，已阅四十余年，又变姓名为王友义，故寻访无迹，至是始偶相遇也。老父感其孝，为谋归计。而文仲流落久，多逋负，滞不能行。子诚乃踉跄奔还，质田宅，贷亲党，得百金再往，竟奉以归。归七年，以寿终。子诚得父之后，始娶妻。今有四子，皆勤俭能治生。昔文安王原寻亲万里之外，子孙至今为望族。子诚事与相似，天殆将昌其家乎？子诚佃种余田，所居距余别业仅二里。余重其为人，因就问其详，而书其大略如右。俾学士大夫知陇亩间有是人也。时癸丑重阳后二日。案子诚求父多年，无心忽遇，与宋朱寿昌寻母事同，皆若有神助，非人力所能为。然精诚之至，故哀感幽明，虽谓之人力亦可也。

【译文】

宝坻的王泗和，是我的姻亲。他曾给我看一篇《书艾孝子事》的故事。文中说：“艾子诚是宁河艾邻村人，父名叫文仲，以木工为生。他偶然和人争斗，把对方打倒在地，误认为打死了，畏罪而逃。他的妻子也不知丈夫逃到哪儿去了。后来传说好像出了山海关。这时他妻子正怀着孕，过了两个月，生下了艾子诚。艾文仲不知有了儿子；子诚自小就由母亲抚养，也不知道有个父亲。等稍稍懂事了，才问母亲父亲上哪儿去了。母亲哭着说了原委。子诚从此便茫茫然若有所失，常常问父亲的年龄相貌以及先人的名字、亲戚的姓名住址等。母亲没有在意，便一一都告诉了他。他长大了，有人要把女儿嫁给他，他坚决不肯，说：“哪有父亲流离在

外，儿子却安居家中的？”人们这才知道他有志寻父，只是因为寡母还在，不想远离。但是艾文仲没有音信，子诚从生下来也没有出过门，天地茫茫，上哪儿去找？人们都不信他真的能去寻父。子诚也没有说及这事，只有种地养活母亲。二十年后，母亲病逝。他把母亲安葬完毕，便整束行装，带着干粮赴辽东。有人说其父生死不明，劝他不去。子诚流泪道：“如果能找到，他活着就一起回来，死了就把遗骨背回来。如果找不到，我宁可死在路上，也不回来了。”大家哭着把他送走了。他出关之后，估计父亲畏罪逃亡，肯定躲在偏僻的地方。于是凡是深山幽谷、艰难险阻之处，他没有不到的。时间一长，路费用光了。他乞讨着活命，寻找长达二十年之久，始终没有悔意。有一天，他在马家城山中，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可怜他穷困，谈论起来，问明了原委，感动得哭了。老人把子诚带到家里，用酒食款待他。不一会儿，有个木匠带着工具进来了。他估量木匠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便心中一动。仔细观察木匠的长相，也和母亲说的近似。他便拉着木匠的衣襟哭述父亲逃亡的时间，并仔细讲了家世及亲戚情况，希望这人就是自己寻找的父亲。木匠又惊又悲，待要相认，又觉得在家时并没有儿子。子诚又讲了事情的始末，木匠这才叫了一声相抱而哭。原来艾文仲辗转逃避到了这里，已有四十多年。他又改换姓名叫王友义，所以打听不到踪迹。至此两人才偶然相遇。老父感激儿子的孝义，便打算回家乡。但艾文仲长期漂泊，欠了不少债，不能走。子诚便仓皇地奔回来，典卖房屋田地，向亲戚借贷，弄到一百两银子。然后又回到马家城，终于接回了父亲。七年之后，父亲寿终。子诚找到父亲之后，才娶妻，如今有四个儿子，都勤恳能够自立。从前文安县的王原寻父于万里之外，子孙至今还是大族。子诚的事和这事相似。也许上天要使他家昌盛么？子诚租种我家的地，住处离我的别墅仅有二里多。我看重他的为人，因此找他问了个详细。并将大略写了上述文字，以使士大夫们知道，在种地的中间有这么个人。这是乾隆五十八年重阳节后的第二天。”按，子诚寻父多年，无意中忽然相遇，这和宋代朱寿昌寻母的事相同。好像都有神帮助，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不过精诚所至，感动了阴间阳间，说是靠人力也是可以的。

【原文】

引据古义，宜征经典，其余杂说参酌而已，不能一一执为定论也。汉书五行志，以一产三男，列于人彘。其说以为母气盛也。故谓之咎征。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圣人以为妖异。抑又何欤？夫天地氤氲，万物化醇，非地之自能生也。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非女之自能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谓之人彘可矣。既为有父之子，则父气亦盛可知。何独以为阴盛阳衰乎？循是以推，则嘉禾专车，异亩同颖，

见于书序者，亦将谓地气太盛乎？大抵洪范五行，说多穿凿，而此条之难通为尤甚。不得以源出伏胜，遂以传为经。国家典制，凡一产三男，皆予赏赍。一扫曲学之陋说，真千古定议矣。余修续文献通考，于祥异考中，变马氏之例，削去此门，遵功令也。癸丑七月草此书成，适议曹以题赏一产三男本稿请署。偶与论此，因附记于书末。

【译文】

引用古义，要根据经典，其他的杂说之类，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全部拿来作为定论。《汉书·五行志》把一胎生三个男孩的妇女，列入“人妖”之中，认为这是母亲太盛的原因。所以认为这是极坏的兆头。然而“成周八士”是四对双胞胎，圣人们都不认为他们是妖孽，这又怎么解释呢？天地之气互相感应，万物才能生存，并不是只有地就能自己生出万物来。男女交合，才能生下后代，并不是只有女人自己就能孕育后代。如果一胎三男是女人没有与男子交合自己孕育的，说成是“人妖”还勉强可以。不过，既然他们是有父亲的孩子，那么可推知父气肯定地过盛，怎么就一定要说成阴盛阳衰呢？以此类推，《书序》里记载的一禾多穗、生于两垄共结一穗等现象，难道也要说成地气太盛了吗？一般说来，《洪范》的“五行”学说大多属于穿凿附会之说，而这一条更加讲不通。不能因它源于伏生，我们就一定要传为经典。国家的典章制度，凡是一胎三个男孩的，都要予以奖励。这就一扫原来的那种浅薄的观念，真是千古最圣明的决策。我编撰《续文献通考》，在“祥异考”中，改掉了马端临的先例，删掉了这一门，以遵守国家法令。乾隆五十八年本书写成，恰巧碰到礼部侍郎把为一户一胎生三男的人家请赏的文稿送来签署。我同这位侍郎就偶然谈到这事，就顺便把它附隶于书末。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原文】

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消夏录》等四种，皆弄笔遣日者也。年来并此懒为，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编。又率不甚收拾，如云烟之过眼，故久未成书。今岁五月，扈从滦阳。退直之余，昼长多暇，乃连缀成书。命曰《滦阳续录》。缮写既完，因题数语，以志缘起。若夫立言之意，则前四书之序详矣，兹不复衍焉。嘉庆戊午七夕后三日，观奕道人书于礼部直庐，时年七十有五。

【译文】

如同日已西斜、景入桑榆一样，我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再没有著书的兴致了，只是时常作点杂记，借以消闲解闷。《滦阳消夏录》等四本书，都属于随意拈笔的消闲之作。近年来，连这也懒得作了，有时听到点奇闻异事，偶然写到一张纸片上；有时忽然想起往事，打算补缀前编。可又往往轻率地不注意整理，变为过眼云烟，所以久久没能成书。今年五月，我陪皇上到滦阳，值班之余，白天有很多闲暇，于是串连起来编成了书，命名为《滦阳续录》。写完之后，顺便题写几句话，作为说明。至于写此类东西的本意，前四本书的序言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赘述。嘉庆戊午年七夕后三天，观弈道人写于礼部直庐，时年七十五岁。

【原文】

嘉庆戊午五月，余扈从滦阳。将行之前，赵鹿泉前辈云，有瞽者郝生，主彭芸楣参知家。以揣骨游士大夫间，语多奇险。唯揣胡祭酒长龄，知其四品，不知其状元耳。在江湖术士中，其艺差精。郝自称河间人，余询乡里无知者。殆久游于外欤？郝又称其师乃一僧，操术弥高。与人接一两言，即知其官禄。久住深山，立意不出。其事太神，则余不敢信矣。案相人之法，见于左传，其书汉志亦著录。唯太素脉、揣骨二家，前古未闻。太素脉至北宋始出，其授受渊源，皆支离附会，依托显然。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揣骨亦莫明所自起，考太平广记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与刘贵、贾智等射猎，遇盲姬，遍扞诸人，云并富贵。及扞

神武，云皆由此人。似此术南北朝已有。又定命录称天宝十四载，陈阳县瞽者马生，捏赵自勤头骨，知其官禄。刘公嘉话录称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求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剧谈录称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是此术至唐乃盛行也。流传既古，当有所受，故一知半解，往往或中，较太素脉稍有据耳。

【译文】

嘉庆三年五月，我随从护驾去溧阳。将出发前，赵鹿泉前辈说：有一位盲人郝生，寓居在彭芸楣参知政事的家里，以揣骨相术交游于士大夫之间，推算大多出奇的灵验。惟有揣摸胡长龄祭酒时，只知道他官至四品，却不知道他出身于状元。在江湖术士中，郝生的技艺可说是相当精湛了。郝生自称是河间人。我询问同乡里人，却无人知道他，大概是他长期出游在外的缘故吧？郝生又自称他的师傅是一位僧人，技艺更加高超，只要与别人交谈一两句话，就能知道那人的官禄。他长期住在深山中，决意不出山。这种事太玄乎，我不敢相信。按给人看相的技艺，见于《左传》，有关著作《汉书·艺文志》也有著录；惟有太素脉、揣骨两家，上古时期未听说有过。太素脉到北宋才出现，它的授受渊源都支离附会，依托的痕迹非常明显。对此，我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已详加论述。揣骨相术，也不知起于何时。考《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六引《三国·典略》称：北齐神武帝高欢与刘贵、贾智等人射猎，遇到一位盲人老太。那位盲人老太摸遍每个人，说他们将来都会富贵；等到摸过高欢之后，说他们的富贵都由高欢而来。似乎揣骨相术，南北朝时已出现。又《定命录》称：唐天宝十四载，东阳县盲人马生，捏赵自勤的头骨，就知道他的官禄。《刘公嘉话录》称：唐贞元末年，有一位相骨山人，双目失明。有人来求他相命，他用手去摸一遍，必定能知道那人的贵贱。《剧谈录》称：唐开成年间，有一位叫龙复本的人，没有眼睛，擅长听辨声音和揣摸骨相。可见，揣骨相术到唐代已开始盛行了。流传久远，必定有所授受。因而，一知半解，往往能够言中，比起太素脉来也稍微有所依据罢了。

【原文】

诚谋英勇公阿公言，（文成公之子，袭封。）灯市口东，有二郎神庙，其庙面西，而晓日初出，辄有金光射室中，似乎返照。其邻屋则不然，莫喻其故。或曰是庙基址，与中和殿东西相直，殿上火珠（宫殿金顶，古谓之火珠。唐崔曙有明堂火珠诗是也。映日回光耳。其或然欤。

【译文】

诚谋英勇公阿公说，灯市口东边有一座二郎神庙。这座庙朝西，而早晨太阳

一出来，便有金光射进屋里，好像是反射光。与庙相邻的房子就没有这种金光，不知什么原因。有人说该庙址和中和殿东西垂直，殿上有火珠，在太阳的照射下反射出光来。也许是这样的吧。

【原文】

阿公偶问余刑天干戚事，余举山海经以对。阿公曰：君勿谓古记荒唐，是诚有也。昔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遇一鹿负箭而奔，因引弧殪之。方欲收取，忽一骑驰而至。鞍上人有身无首，其目在两乳，其口在脐，语啁啾自脐出。虽不可辨，然观其手所指画，似言鹿其所射，不应夺之也。从骑皆震慑失次。台吉素有胆，亦指画示以彼射未仆，此箭乃获，当剖而均分。其人会意，亦似首肯，竟持半鹿而去。不知其是何部族，居于何地。据其形状，岂非刑天之遗类欤。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儒者自拘于见闻耳。案史讵称山海经禹本纪，所有怪物，余不敢信。是其书本在汉以前。列子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其言必有所受。特后人不免附益，又窜乱之，故往往悠谬太甚，且杂以秦汉之地名。分别观之可矣。必谓本依附天问作山海经，不应引山海经反注天问，则太过也。

【译文】

有一次，阿公偶然问我们刑天干戚的事情，我就举出《山海经》中的记载来回答他。阿公听后说：“你不要认为古代的记载是荒唐的，这是确有其事的。以前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到深山里去打猎，碰到一只中箭的鹿在逃命，就趁机挽弓射死了那头鹿。他正想把鹿抬走，忽然有一骑飞驰而来。马上的人有身子没有头，更怪的是眼睛长在两个乳头处，嘴长在肚脐眼处，说话时声音就吱吱地从脐眼里发出来。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看他的手势，好像说鹿是他射的，不应该夺走他的，随从们都吓得不知所措，台吉一向胆大，就同样比划着说你射了没死，是我补了一箭，它才死，我俩应该对半分。那人竟明白了他的意思，好像同意了，竟带着半只鹿走了。不知那人是什么部族，住在什么地方。看他的模样，难道不是刑天的后裔吗？”天地广大无比，无所不有，而儒生们则太局限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了。按《史记》中说，《山海经》、《禹本纪》中的所有怪物，我都是不太相信的。因为这些书出现在汉代之前。《列子》中说，大禹四处奔走时看到过这些怪物，伯益知道这些怪物并给它们起了名字，夷坚听说后便把它们记了下来。这种说法肯定是有依据的。只是后人难免会有所增补，并加以删改，所以往往有很多的错误，其中还夹杂着秦汉时代的地名。如果能够把这些错误加以甄别来读就很好了。如果坚持认为《山海经》是依据《天问》写出来的，就不应当引用《山海经》来注释《天问》，那

就有点太过份了。

【原文】

胡中丞太初、罗山人两峰，皆能视鬼。恒阁学兰台，亦能见之，但不能常见耳。戊午五月，在避暑山庄直庐，偶然语及。兰台言鬼之形状仍如人，惟目直视，衣纹则似片片挂身上，而束之下垂，与人稍殊。质如烟雾，望之依稀似人影，侧视之全体皆见，正视之则似半身入墙中，半身凸出。其色或黑或苍，去人恒在一二丈外，不敢逼近。偶猝不及避，则或瑟缩匿墙隅，或隐入坎井，人过乃徐徐出。盖灯昏月黑，日暮云阴，往往遇之，不为讶也。所言与胡、罗二君略相类，而形状较详。知幽明之理，不过如斯。其或黑或苍者，鬼本生人之余气，渐久渐散，以至于无。故左传称新鬼大，故鬼小，殆由气有厚薄，斯色有浓淡欤。

【译文】

中丞胡太初、山人罗两峰，都能看见鬼。阁学恒兰台能看见，但不能常见。嘉庆三年五月，我去避暑山庄直庐，偶然谈及鬼。兰台说鬼的形状还像人，只是眼睛直视，穿的衣服则似一片片都挂在身上，然后束在身上下垂着，和人不大一样。鬼的体质像烟雾，看起来依稀像人影。从侧面看能看见全部，从正面看则像半身隐在墙里，半身凸出来。鬼的颜色有黑的有灰白的，距离人常在一二丈以外，不敢靠近人。偶然躲避不及，则或者瑟缩地躲在墙角，或者藏进坎井里，人走过去之后才慢慢地出来。在灯昏月黑、黄昏天阴之时，常常能见到鬼，这没什么奇怪的。他说的和胡、罗两人说的差不多，只是谈鬼的形状更详细些。可知阴间阳间的情况，不过如此。鬼有黑色的有灰白色的，那是因为鬼本来是活人剩余的气息，时间长了便渐渐消散，以至于完全消失。所以《左传》中说新鬼大、旧鬼小。这也许是由于气有厚有薄、它的颜色也有浓有淡之故吧。

【原文】

兰台又言尝晴昼仰视，见一龙自西而东，头角略与画图同，惟四足开张，摇撼如一舟之鼓四棹。尾匾而阔，至末渐纤，在似蛇似鱼之间，腹下正白如匹练。夫阴雨见龙，或露首尾鳞爪耳，未有天无纤翳，不风不雨，不电不雷，视之如此其明者，录之亦足资博物也。

【译文】

恒兰台又说：他曾经在一个晴朗的白天朝天空仰望，看见一条龙从西边往东边飞来，龙的头角与画图描绘的大致相同，惟有四脚张开，飞行时就像一只船上的四根桨在划动。它的尾巴扁平宽阔，到末梢逐渐变细，既像蛇尾又像鱼尾。它的腹部洁白如练。阴雨天出现龙，也不过是显露首尾鳞爪而已，从未听说过天空

没有一丝云彩，无风无雨，无电无雷，能如此清晰地看见龙的。记录这段话，也足以增广见闻。

【原文】

赵鹿泉前辈，言孙虚船先生未第时，馆于某家。主人之母适病危，馆童具晚餐至，以有他事尚未食，命置别室几上。倏见一白衣人入室内。方恍惚错愕，又一黑衣短人逡巡入。先生入室寻视，则二人方相对大嚼。厉声叱之，白衣者遁去，黑衣者以先生当门不得出，匿于墙隅。先生乃坐于户外观其变。俄主人踉跄出，曰：顷病者作鬼语，称冥使奉牒来拘。其一为先生所扼不得出，恐误程限，使亡人获大咎，未审真伪，故出视之。先生乃移坐他处，仿佛见黑衣短人狼狈去，而内寝哭声如沸矣。先生笃实君子，一生未尝有妄语，此事当实有也。惟是阴律至严，神听至聪，而摄魂吏卒，不免攘夺病家酒食。然则人世之吏卒，其可不严察乎。

【译文】

赵鹿泉前辈说，孙虚船先生没登第时，在某家教私塾。正值主人的母亲病危，私塾里的小童送晚饭来。孙虚船因有事不能吃，叫放在另一间屋的几案上。他看见一个白衣人一下闪进了屋里，正在恍惚惊讶间，又一个穿黑衣的小个子转来转去地也进了屋。孙虚船进屋查看，见这两人正相对着大吃，便厉声呵斥。白衣人逃走了，黑衣人因孙虚船堵了门出不去，躲在墙角。孙虚船便坐在门外看他怎么办。不一会儿，主人踉踉跄跄地出来说：“刚才病人说鬼话，说鬼卒奉命来勾人，其中一鬼被先生堵在门里出不来，恐怕误了期限，叫死者挨重罚。不知真假，所以出来看看。”孙虚船便移开了门口，仿佛看见黑衣矮人狼狈地走了，于是哭声在卧室里轰然而起。先生是诚实的君子，一生没有说过谎话，因此该是实有其事。只是阴间律法极严，神兼听耳目极灵，而勾人的鬼卒们不免抢吃病人家的酒饭。那么人间的官吏衙役，怎能不严格监督呢？

【原文】

门人伊比部秉绶，言有书生赴京应试，寓西河沿旅舍中。壁悬仕女一轴，风姿艳逸，意态如生。每独坐，辄注视凝思，客至或不觉。一夕，忽翩然自画下，宛一好女子也。书生虽知为魅，而结念既久，意不自持，遂相与笑语。婉。比下第南归，竟买此画去，至家悬至书斋。寂无灵响，然真真之唤弗辍也。三四月后，忽又翩然下。与话旧事不甚答，亦不暇致诘，但相悲喜，自此狎无间，遂患羸疾。其父召茅山道士劾治。道士熟视壁上，曰：画无妖气，为祟者非此也。结坛作法。次日，有一狐殪坛下。知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师之所遇，当亦别一狐也。

【译文】

我的门人、刑部郎中伊秉绶说：有位读书人进京应试，住进了西河沿的一家旅馆。他住的那个房间墙壁上挂着一轴仕女图，只见她风姿潇洒，姿色艳丽，栩栩如生。每当独坐时，这位书生都会凝视画面，陷入沉思，客人来了他都不觉得。一天晚上，那位画中女子翩然而下，宛如一位绝代佳人。书生虽然明知她是鬼魅，因想念已久，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便与她谈笑亲热起来。科考已毕，书生名落孙山，他便买下了那幅画，带着它南下回乡了。回到家中，他把那幅画挂到了书房里。然而，尽管他象赵颜呼唤真真一样，每日呼唤那位画中女子，却始终不见动静。直到三、四个月以后，那位画中女子才又翩然而下。书生不停地与她谈往事，叙旧情，她却不怎么答话。书生来不及追问原因，又重新与她亲热起来。从此，二人亲狎无度，书生渐渐身染重病。书生的父亲连忙请来茅山道士劾治妖魅。道士反复观察了壁上的画幅，说：“画中女子并无妖气，作祟的不是她。”于是，道士登坛作法。第二天，人们发现有一只狐狸死在了坛下。因为书生先存有邪念，以邪召邪，致使狐魅乘隙而入。他在京城见的那个女子，恐怕是另外一只狐狸幻化的。

【原文】

断天下之是非，据礼据律而已矣。然有于礼不合，于律必禁，而介然孤行其志者。亲党家有婢名柳青，七八岁时，主人即指与小奴益寿为妇。迨年十六七，合婚有日。益寿忽以博负逃。久而无耗。主人将以配他奴，誓死不肯。婢颇有姿，主人乘间挑之，许以侧室，亦誓死不肯。乃使一媪说之曰：汝既不肯负益寿，且暂从主人，当多方觅益寿，仍以配汝。如不从，既鬻诸远方，无见益寿之期矣。婢暗泣数日，竟癯首荐枕席，惟时时促觅益寿。越三四载，益寿自投归，主人如约合婚。合婚之后，执役如故，然不复与主人交一语。稍近之，辄避去。加以鞭笞，并赂益寿，使

逼胁，讫不肯从。无可如何，乃善遣之。临行以小篋置主母前，叩拜而去。发之，皆主人数年所私给，纤毫不缺。后益寿负贩，婢缝纫，拮据自活，终无悔心。余乙酉家居，益寿尚持铜磁器数事来售，头已白矣。问其妇，云久死。异哉，此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竟无可位置，录以待君子论定之。

【译文】

判断天下事的是非，大都依据礼义和法律而已。但也有不符合礼义、违反法律，却坚定不移独行其志的人。亲戚家中有一个名叫柳青的婢女，她七八岁时，主人把她许配给小奴仆益寿为妻。等到十六七岁，即将成亲时，益寿忽然因赌博负债外逃，长期杳无音信。主人要将她许配给别的奴仆，她誓死不肯。柳青颇有几

分姿色，主人趁机挑逗她，答应让她做侧室。她也誓死不肯。主人就让一个老太婆劝说她：“你既然不肯有负与益寿的婚约，姑且暂时顺从主人，主人会多方设法寻找益寿，仍然和你配合。如果你不顺从主人，他就将你卖到偏远地区去，你将永无见益寿之日了。”柳青私下里哭泣了几几天，居然同意与主人同居，只是时常催促主人寻找益寿。过了三四年，益寿自己跑回主人家。主人如约为他们举办婚礼。结婚之后，柳青干活像以前一样，但不再同主人交谈一句话。主人稍微亲近她，她就避开去。主人鞭打她，并贿赂益寿，多方逼胁她，她始终不肯顺从。无可奈何，主人只得好好打发他们出去。她临行之前，将一只小箱子放到主妇面前，叩拜而去。主妇打开箱子，里面都是主人几年来私下给她的东西，一件也没缺少。后来，益寿做小买卖，她做裁缝，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她没有一点后悔之意。乙酉年，我住在家里，益寿还拿着几件铜磁器来卖，头发已经花白。问他妻子的事，他说已死去多时了。奇怪啊，像柳青这样的奴婢，不贞不淫，亦贞亦淫，居然不能给她定位。把这些记录下来，留待君子们来论定。

【原文】

吴茂邻，姚安公门客也。见二童互詈，因举一事曰：交河有人，尝于途中遇一叟，泥滑失足，挤此人几仆，此人故暴横，遂辱詈叟母。叟怒，欲与角，忽癡首沉思，揖而谢罪，且叩其名姓居址，至歧路别去。此人至家，其母白昼闭房门，呼之不应，而喘息声颇异。疑有他故，穴窗窥之，则其母裸无寸丝，昏昏如醉，一人据而淫之。谛视即所遇叟也。愤激 嘬，欲入捕捉，而门窗俱坚固不可破。乃急取鸟铳，自棖外击之， 然而仆，乃一老狐也。邻里聚观，莫不骇笑。此人詈狐之母，特确空言，竟致此狐实报之，可以为善詈者戒。此狐快一朝之愤，反以陨身，亦足为睚眦必报者戒也。

【译文】

吴茂邻是姚安公的门客，看见两个孩子互相骂，便讲了一个故事：“交河有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老人因泥滑失足，把这人差点儿挤倒了。这人本来就横暴，于是辱骂及老人的娘。老人发怒，要和这人打架，忽又低头沉思，拱手赔不是，并问这人的姓名住址。走到叉路，老人告别走了。这人到了家，他的母亲大白天关了房门，叫也叫不应，而里面的喘息声极怪。他怀疑出了什么事，便把窗纸捅了个眼往里看。只见他母亲全身一丝不挂，昏昏然像醉了酒，有一个人正在奸污她。仔细一看，就是路上遇到的那个老人。这人愤怒叫嚷，要进去抓人，但门窗都很坚固，打不破。他急忙拿来一支鸟枪，从窗外射击，老人叫了一声倒下了，原来是一只老狐狸。邻居们围观，都又惊又笑。”这人骂狐狸的娘，只是一句空话，竟

招致狐狸用事实来报复。这可使善于骂人的人引以为戒。这条狐狸只图一时泄愤,反而丧命,也足以引起为一点小事就要予以报复的人警醒。

【原文】

诚谋英勇公,言畅春苑前有小溪,直夜内侍,每云阴月黑,辄见空中朗然悬一星,共相诧异。辗转寻视,乃见光自溪中出,知为宝气,画计取之。得一蚌,横径四五寸。剖视得二珠,缀合为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枣,形以壶芦。不敢私匿,遂以进御,至今用为朝冠之顶。此乾隆初事也。小溪不能产巨蚌,蚌珠未闻有合欢。斯由命圣人,因地呈符瑞。寿跻九旬,康强如昔,岂偶然也哉。

【译文】

诚谋英勇公说,畅春苑前有条小溪,那些值夜班的内侍,每到阴天没有月亮的时候,就能看见空中挂着一颗明亮的星,大家都感到很奇怪。于是想方设法探究原因,这才发现是小溪中射出的光聚集在空中一个点上造成的。大家知道这是宝气,就想办法到溪中去取宝。后来在小溪中捞出一个蚌,直径有四、五寸,剖开它有两颗珠在里面,合而为一,一大一小,有枣子那么大,形状同葫芦一样。大家都不敢私自据为己有,便献给了皇上。皇上至今还把它装饰在皇冠顶上。这是乾隆初年的事情。一般来说,小溪不能生出大蚌来,蚌珠也没听说有能够合成一对儿的。这大概是因为上天诞生了圣人,才借大地来呈献祥瑞。皇上后来年近九十,且身体健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原文】

莲以夏开,惟避暑山庄之莲至秋乃开,较长城以内迟一月有余。然花虽晚开,亦复晚谢,至九月初旬,翠盖红衣,宛然尚在。苑中每与菊花同瓶对插,屡见于圣制诗中。盖塞外地寒,春来较晚,故夏亦花迟。至秋早寒而不早凋,则莫明其理。今岁恭读圣制诗注,乃知苑中池沼汇武列水之三源,又引温泉以注之,暖气内涵,故花能耐冷也。

【译文】

莲花一般在夏季开花,只有避暑山庄的莲花直到秋季才开放,比长城以里晚一个多月。然而,虽然这里的莲花开得晚,可谢得也晚,直到九月上旬,池水中仍然是绿叶复盖着鲜红的花朵,艳艳地,毫无凋零之意。宫苑里常把莲花与菊花同瓶对插,在圣上的诗作中,也常常见到吟咏莲花的诗句。塞外地寒,春天来得迟,所以夏季的花儿开得晚,这可以理解。但是这里秋季早寒,花儿却并不早谢,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今年,我恭读圣上的诗注,才知道苑中的池水汇集了武列水三个源头之水,又注入了温泉之水,至使暖气内涵,所以这里的莲花才如此耐寒呀。

【原文】

戴遂堂先生讳亨，姚安公癸巳同年也。罢齐河令归，尝馆余家。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在钦天监，与南怀仁忤，（怀仁，西洋人，官钦天监正。）遂徙铁岭。故先生为铁岭人。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牝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拟献于军营，夜梦一人诃责曰：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乃惧而不献。说此事时，顾其侄秉瑛（乾隆乙丑进士，官甘肃高台知县。）曰：今尚在汝家乎？可取来一观。其侄曰：在户部学习时，五弟之子窃以质钱，已莫可究诘矣。其为实已亡失，或爱惜不出，盖不可知。然此器亦奇矣。诚谋英勇公因言征乌什时，文成公与毅勇公明公，犄角为营，距寇垒约里许。每相往来，辄有铅丸落马前后，幸不为所中耳。度鸟铳之力，不过三十余步，必不相及。疑沟中有伏，搜之未见，皆莫明其故。破敌之后，执俘讯之，乃知其国宝器有二铳，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之，试验不虚，与毅勇公各分其一。毅勇公征缅甸，殁于阵，铳不知所在。文成公所得，今尚藏于家，究不知何术制作也。

【译文】

戴遂堂先生，名亨，癸巳年与姚安公同榜登第。他从齐河县令的职位上被罢免回乡后，曾在我家坐馆。他说他的父亲也是浙江人，心灵手巧，喜欢与西洋人争高低。在钦天监工作时，与南怀仁相抵触（南怀仁，西洋人，任钦天监正的职位），被贬官到铁岭。所以，戴先生为铁岭人。他说年幼时看见父亲制造过一支鸟铳，形状像琵琶，火药铅弹都装贮在铳脊里，用机轮作开关。它的机关有两个，一凸一凹，密合无间。扳动一个机关，火药铅弹就自动落到铳筒中，第二个机关随之启动，碰击火石发火，铳就发射了。连续发射二十八次，铳筒里的火药铅丸就会射尽，才需要重新装贮。他的父亲打算将鸟铳献给军营，当晚梦见一个人喝叱他：“上帝普爱众生，你如果献出这个武器，使它流布人间，你将断子绝孙。”于是内心恐惧而没有献出。说到这件事时，他回头对侄子戴秉瑛（乾隆十年进士，任甘肃高台知县）说：“鸟铳还放在你家吗？可以取来看一下。”秉瑛说：“我在户部学习时，五弟的儿子偷去当钱用了，已经追不回来。”也许它确实已被遗失了，或许主人爱惜它，不肯拿出来，也说不定。然而，这鸟铳也太奇巧了。诚谋英勇公说，征伐乌什时，文成公与勇毅公明公犄角扎营，与敌人堡垒相距一里左右。每次相往来，都有铅弹落在马前马后，幸好未被射中。估计鸟铳的射程不过三十几步，必定射不到那里，因而怀疑山沟里有埋伏。派人去搜索，却没有发现敌人，大家都不知道是

什么缘故。打败敌人之后，审讯俘虏，才知道乌什的宝器中有两支铤，射程都可达到一里多远。搜索出来，试验结果表明，言不虚传。文成公与勇毅公各分得一支。勇毅公远征缅甸时，战死沙场，那支铤不知失落在何处。文成公得到的一支铤，现在还藏在家里。终究不明白这两支铤是用什么技艺制作的。

【原文】

宋代有神臂弓，实巨弩也。立于地而踏其机，可三百步外贯铁甲，亦曰克敌弓。洪容斋试词科，有克敌弓铭是也。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利器。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则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元世祖灭宋，得其式，曾用以制胜。至明乃不得其传，惟永乐大典，尚全载其图说，然其机轮一事一图，但有长短宽窄之度，与其牝牡凸凹之形，无一全图。余与邹念乔侍郎穷数日之力，审谛逗合，讫无端绪。余欲钩摹其样，使西洋人料理之。先师刘文正公曰：西洋人用意至深，如算术借根法，本中法流入西域，故彼国谓之东来法。今从学算，反秘密不肯尽言。此弩既相传利器，安知不阴谋以去，而以不解谢我乎？永乐大典，贮在翰苑，未必后来无解者。何必求之于异国？余与念乔乃止。维此老成，瞻言百里，信乎所见者大也。

【译文】

宋代有一种神臂弓，实际上是大弩。立在地上用脚踏动机关，可穿透三百步以外的铁甲。又叫克敌弓。洪迈在《容斋三笔》试词科中所说的《克敌弓铭》谈的就是这种弓。宋军抗金，往往倚靠它，把它当作高效的武器。军法规定一张也不能丢失，如果打了败仗来不及带回来，宁可破坏它，以免敌军用来仿造。元世祖灭了宋朝，得到了克敌弓，曾用它打胜了仗。到了明代，克敌弓失传了，只在《永乐大典》中载着所有图例。但关于它的机关原理的各种图例，只有长短宽窄的尺寸，和它的雌雄凸凹的形状，没有一个全图。我和邹念乔侍郎仔细研究了好几天，也没弄出个头绪来。我要勾勒出它的大样来，请西洋人研究一下，我的老师刘文正公说：“西洋人很有心计，比如算术中的借根法，本来是中国的算法而流传到西方的，所以他们称之为东来法。如今向他们学习算术，反而保密不肯全告诉你。这种克敌弓既然是前代传下来的高效武器，怎么会防得了他们不偷偷地学了去，却告诉我们他们也不明白呢？《永乐大典》藏在翰林院中，后来人未必就弄不明白它，何必要求教于外国呢？”我和念乔才打消了请教西洋人的念头。还是老师老成，站得高看得远。他的想法，是够深远的了。

【原文】

贝勒春晖主人，言热河碧霞元君庙，（俗谓之娘娘庙。）两庙塑地狱变相。西厢

一鬼卒，惨淡可畏，俗所谓地方鬼也。有人见其出买杂物，如柴炭之类，往往堆积于庙内。问之土人，信然。然不为人害，亦习而相忘。或曰鬼不烹饪，是安用此。左传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其他精怪欤？恐久且为患，当早图之。余谓天地之大，一气化生，深山大泽，何所不有。热河穹崖巨壑，密迩民居，人本近彼，彼遂近人，于理当有之。抑或草木之妖，依其本质，狐狸之属，原其故居，借形幻化，泊诸土偶，于理当亦有之，要皆造物所并育也。圣人以魑魅魍魉铸于禹鼎，庭氏方相列于周官，去其害民者而已，原未尝尽除异类。既不为害，自可听其去来。海客狎鸥，忽翔不下。机心一起，机心应之，或反胶胶扰扰矣。

【译文】

贝勒春晖主人说，在热河娘娘庙中的东西两厢，仿照地狱塑造了许多鬼神的泥像。西厢房里塑造的一个鬼卒，非常可怕，就是民间称呼的地方鬼。据说有人看见这个鬼出去买杂物，例如柴火木炭之类，常常堆积在庙里。问当地人，他们就会回答说确有其事。但这个鬼不害人，人们习惯了，也就熟视无睹了。也有人追究说鬼不烹饪，用柴火木炭干什么？《左传》中说，石头不会说话，但别的怪物也许会依托它而说话。也许是有其他的妖怪依托在泥像身上吧？时间长了恐怕会害人，应该早些处置它。我认为天地这么大，都是由元气化生的，在深山大泽之中，就会无奇不有。热河地区的许多高山狭谷，与居民相近。人同精怪离得近，精怪也就会接近人，这从道理上讲是行得通的。也可能是草木之妖，凭借它的本质，或者是狐狸一类东西，借助它的原住处，蜕化变形，附着在泥像身上，这从道理上讲也是行得通的。问题在于，世间万物都是天地孕育的。圣人把魑魅魍魉的形象铸在禹鼎上，而把庭氏、方相列在周代的百官之中，目的就是为了驱逐那些害人的怪物，原本就没有打算把异类全部清除干净。既然不害人，自然应任凭它们自由来往。海上人想打鸥鸟玩，鸟忽然飞着不落下来。如有机诈心产生，便另有机诈心与之相应，这样，可能反而更麻烦了。

【原文】

宛平陈鹤龄名永年，本富主，后稍落。其弟永泰，先亡。弟妇求析箸，不得已从之。弟妇又曰：兄公男子能经理，我一孀妇，子女又幼，乞与产三分之二。亲族皆曰不可。鹤龄曰：弟妇言是，当从之。弟妇又以孤寡不能征逋负，欲以赀财当二分，而已积年未偿借券，并利息计算，当鹤龄之一分。亦曲从之。后借券皆索取无著，鹤龄遂大贫。此乾隆丙午事也。陈氏先无登科者，是年鹤龄之子三立，竟举于乡。放榜之日，余同年李步玉，居与相近，闻之，喟然曰：天道固终不负人。

【译文】

宛平县的陈鹤龄，名永年。他本为富户，后来渐趋没落了。其弟陈永泰，死在他的前面。弟媳因此而请求分家，陈鹤龄不得已，只好同意了。弟媳对他说：“大哥，您是个男子汉，可以多方经营，创立家业。我一个寡妇家的，儿女又小，求您把三分之二的家产分给我吧。”亲戚们得知此事，都说不可行。但陈鹤龄说：“弟妹说得是，还是听她的吧。”弟媳得寸进尺，又借口自己是寡妇，不便出去征收欠租，提出将全部家产分做两份，以多年来别人的借券连同所欠利息作为一份，分给陈鹤龄，而其他财物则归她所有。陈鹤龄虽感到委曲，但也顺从了。后来，拿着那些借券，并没有追回欠租，陈鹤龄也因此而陷于贫困之中。这件事发生在乾隆丙午年。在陈家的先辈中，还没有过名登科榜的人，这一年，陈鹤龄的三儿子竟然在乡试时中了举。我的同年李步玉同陈鹤龄住得很近，发榜那天，他感叹道：“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呢！”

【原文】

南皮张浮槎名景运，即著秋坪新语者也。有一子，早亡。其妇缢以殉，缢处壁上，有其子小像，高尺余，眉目如生。其迹似画非画，似墨非墨。妇固不解画，又无人能为追写，且寝室亦非人所能到。是时亲党毕集，均莫测所自来。张氏纪氏为世姻。纪氏之女适张者数十人；张氏之女适纪者亦数十人。众目同观，咸诧为异。全谓此烈妇精诚之至极，不为异也。盖神之所注，气即聚焉；气之所聚，神亦凝焉。神气凝聚，象即生焉，象之所丽，迹即著焉。生者之神气动乎此，亡者之神气应乎彼，两相翕合，遂结此形。故曰缘心生象，又曰至诚则金石为开也。浮槎录其事迹，征士大夫之歌咏。余拟为一诗，而其理精微，笔力不足以阐发。凡数易稿，皆不自惬，至今耿耿于心。姑录于此，以昭幽明之感。诗则期诸异日焉。

【译文】

南皮人张浮槎，名景运，是《秋坪新语》的作者。他有一个儿子，早年死去，媳妇殉节上吊。上吊处的墙壁上，有他儿子的小像，一尺多高，眉目栩栩如生。小像的形迹似勾画非勾画，似泼墨非泼墨。媳妇本来不懂画，又没有人会替她凭回忆画上一张，况且寝室也不是外人所能去的地方。这时，亲戚聚集，都不知道小像的来源。张氏与纪氏为世代联姻，纪氏之女嫁张氏的有数十人，张氏之女嫁纪氏的也有数十人。众目同视，都感到惊异。我认为这是烈妇精诚所至，完全不值得惊异。大凡精神专注于某个人，那人的气息就会聚集到眼前。气息一旦聚集，那人的神情也就凝结起来。神情一旦凝结，那人的形象也就产生了。形象一旦有所依附，那人的形迹就显现出来了。生者的神气与死者的神气相互感应，相互聚合，就

形成了这幅小像。所以说“缘心生象”，又说“至诚则金石为开”。张浮槎记录他们的事迹，征集士大夫的歌咏。我打算写一首诗，但其中事理精细隐微，笔力不足以充分阐发，数易其稿，都不满意。至今，我还耿耿于怀，姑且把这件事记录在这里，以昭示幽明之间的感应，诗的创作只好留待来日了。

【原文】

神仙服饵，见于杂书者之一，或亦偶遇其人。然不得其法，则反能为害。戴遂堂先生言，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肌肤充溢，精神强固，自以为得力。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又久而病燥结，润以麻仁之类不应。攻以硝黄之类，所遗者细仅一线。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积渐凝结愈厚，则其窍愈窄，故束而至是也。无药可医，竟困顿至死。又见一服硫黄者，肤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减。古诗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岂不信哉！

【译文】

要当神仙而服药的记载，在杂书中不少见，有时也遇见过这种人。但是如果服药不得法，则反而有害。戴遂堂先生说，他见过一个人服用松脂十多年，他的肌肤丰满，精力充沛，自认为这方法很不错。但是时间长了便觉得肚里不大舒服，后来又大便干燥，服用麻仁之类润肠药物，也无效用。继而又用硝黄一类药强攻，大便也只是细得如一条线。他这才意识到是松脂粘挂在肠子上，积聚得越来越厚，于是肠道越来越窄，终于到了这个地步。因没有药可医治，竟艰难而死。他还看见一个服用硫黄的人，皮肤裂得像被割开一样，伤口放上冰，疼痛才稍轻一些。有句古诗说：“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话确实啊。

【原文】

长城以外，万山环抱，然皆坡陀如冈阜。至王家营迤东，则 崎秀拔，皴皱皆含画意。盖天开地献，灵气之所钟故也。有罗汉峰，宛似一僧趺坐，头顶胸腹臂肘，历历可数。有磬锤峰，即《水经注》所称武列水侧有孤石云举者也，上丰下锐，屹若削成。余修《热河志》时，曾蹑梯挽绁至其下，乃无数石卵与碎砂凝结而成，亘古不圯，莫明其故。有双塔峰，亭亭对立，远望如两浮图，拔地涌出。无路可上，或夜闻上有钟磬经呗声，昼亦时有片云往来。乾隆庚戌，命守吏构木为梯，遣人登视。一峰周围一百六步，上有小屋。屋中一几一香炉，中供片石，镌王仙生三字。一峰周围六十二步，上种韭二畦；塋畛方正，如园圃之所筑。是决非人力所到，不谓之仙踪灵迹不得矣。耳目之前，恍恍莫测尚如此，讲学家执其私见，动曰此理之所无，不亦颠乎。（距双塔峰里许有关帝庙，住持僧悟真云：“乾隆壬寅，一夜大雷雨，双塔峰坠下一石佛，今尚供庙中。然仅粗石一片，其一面略似佛形而已。此事在庚

戌前八年。毋乃以此峰尚有灵异，欲引而归诸彼法欤。疑以传疑，并附著之。）

【译文】

长城之外，万山环抱。不过都是些起伏不平的山冈和丘陵。而从王家营往东，则山势巍然挺拔，峰峦林石，都满含诗情画意。那是因为天地孕育、灵气汇聚在那一带的缘故。这里有一座罗汉峰，宛然一个和尚双腿交叉而坐，他的头、脖子、胸、腹以及胳膊，都能一一分辨出来。又有一座磬锤峰，就是《水经注》中提到的“武烈水侧有孤石云举”的那坐山峰。它上宽下窄，陡立如刀削一样。我写《热河志》时，曾攀着绳子、搭着梯子在峰下考察过。发现这座山峰是由许多卵石和碎沙凝聚而成的，但自古至今它却没有倒塌，不知是什么原因。还有双塔峰，亭亭地相对而立，从远处看上去简直是两座佛塔拔地而起。这两座山峰都无路可以上去，可有时夜里却能听到峰上有敲打钟磬和诵经的声音，白天时只有一片片云彩在峰顶飘来飘去。乾隆五十五年，曾叫驻守在这里的军吏搭了木梯，派人上去查探。有一座峰上方圆一百零六步，有一幢小屋。屋里有一张几案和一个香炉，供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写着“王仙生”三个字。另一座峰上方圆六十二步，种着两畦韭菜，畦畦很整齐，像是菜园子一样。这里决不是人能到的地方，这些如果不认为是神仙的遗迹，那就无法做出其他的解释了。能够听得到看得见的事物，尚且如此模糊难以解释，而那些道学家们却一味固执己见，动辄说这是理学中没有的，这不是颠倒了是非吗？

【原文】

同年蔡芳三，言尝与诸友游西山，至深处见有微径。试缘而登，寂无居人，只破屋数间，苔侵草没。视壁上大书一我字，笔力险劲。因入观之，后有字迹，谛审乃二诗。其一曰：溪头散步遇邻家，邀我同尝嫩蕨芽。携手贪论南渡事，不知触折亚枝花。其二曰：酒酣醉卧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经年真见熟，也来分我绿苔眠。不著年月姓名，味其词意，似前代遗民。或以为仙笔，非也。又表弟安中宽，昔随木商出古北口，因访友至古尔板苏巴尔汉，（俗称三座塔，即唐之营州、辽之兴中府也。）居停主人云：山家尝捕得一鹿，方缚，就涧边屠割，忽绳寸寸断，蹶然逸去。遥见对山一戴笠人，似举手指画。疑其以术禁制之。是山陡立，古无人踪，或者其仙欤。

【译文】

我的同年蔡芳三说：他曾与几位朋友一同游览西山，走到山林深处，忽然见到一条小径，他们试着向上攀登，来到了一个去处，这里荒凉寂静，无人居住，只有几间破屋，浸没在荒草青苔之中。只见墙壁之上写着一个大字——我，字写得

很有功夫，笔力峭拔而遒劲。众人走进屋内，发现墙壁上也有一些字迹，仔细看看，原来是两首古体诗。其一是：“溪头散步遇邻家，邀我同尝嫩蕨芽。携手贪论南渡事，不知触折亚枝花。”其二是：“酒酣醉卧老松前，露下空山夜悄然。野鹿经年相见熟，也来分我绿苔眠。”诗后没有题写作者姓名及年、月、日。体味一下那诗中的含义，仿佛出自前代遗民的手笔。有个朋友认为这两首诗为仙人所作，我看不是。我的表弟安中宽，当年曾随一位木材商出古北口，到三座塔去看望朋友。途中，他到一位居民家借宿，主人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地一位山民捕获了一只鹿，捆好以后，正要拖到涧边宰杀，忽然，捆鹿的绳子一节节断开来，那鹿蹶然而起，从容逃去了。这位山民抬头远看，只见对面山上站着一位戴斗笠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比划着什么，他疑心是那人施展法术放走了那只鹿。那座山陡峭险峻，自古以来人迹罕至。那人或许就是神仙吧？

【原文】

先师何陋庵先生讳，雍正癸丑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宦途坎坷，贫病以终。著有樵香小记，多考证经史疑义，今著录四库全书中。为诗颇喜陆放翁。一日，作怀诗曰：冷署萧条早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偶来旧友寻棋局，绝少余钱落画叉。浅碧好储消夏酒，嫣红已到殿春花。镜中频看头如雪，爱惜流光倍有加。为余书于扇上。姚安公见之，沉吟曰：何摧抑哀怨乃尔。神志已颓乎。果以是年夏秋间谢世。古云诗谶，理或有之。

【译文】

先师何陋庵先生，名璫，雍正十一年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仕途坎坷，贫病而终。著有《樵香小记》，大多考证经史疑义，今已著录在《四库全书》中。作诗特别喜爱陆游的风格。一天，作《咏怀》诗：“冷署萧条早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偶来旧友寻棋局，绝少余钱落画叉。浅碧好储消夏酒，嫣红已到殿春花。镜中频看头如雪，爱惜流光倍有加。”替我书写在扇上。姚安公看到扇子上的诗作，深思良久，说：“怎么忧伤低沈，哀怨到如此地步，大概神志已经衰败了？”果然，何先生于这一年夏秋之间去世。古代所说的诗谶，或许是存在的。

【原文】

赵鹿泉前辈言，吕城，吴吕蒙所筑也。夹河两岸，有二土神祠，其一为唐汾阳王郭子仪，已不可解。其一为袁绍部将颜良，更不省其所自来。土人祈祷，颇为灵应。所属境周十五里，不许置一关帝祠。置则为祸。有一县令不信，值颜祠社会，亲往观之，故令伶人演三国志杂剧。狂风忽起，卷芦棚苫盖至空中，斗掷而下，伶人有死者。所属十五里内，瘟疫大作，人畜死亡，令亦大病几殆。余谓两军相敌，

各为其主，此胜彼败，势不并存。此以公义杀人，非以私恨杀人也。其间以智勇之略，败于意外者，其数在天，不得而尤人。以驽下之才，败于胜己者，其过在己，亦不得而尤人。张睢阳厉鬼杀贼，以社稷安危，争是一郡，是为君国而然，非为一己而然也。使功成事定之后，殁于战阵者，皆挟以为仇，则古来名将，无不为鬼所殒矣。有是理乎？且颜良受歼已久，越一二千年，曾无灵响，何忽今日而为神？何乎今日而报怨？揆以天理，殆必不然。是盖庙祝师巫，造为诡语，山妖水怪，因民所荧惑而依泊之。刘敬叔异苑曰：丹阳县有袁双庙，真第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即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于是猛暴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风雨。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邱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余谓来必风雨，其为水怪无疑。然则是事古有之矣。

【译文】

赵鹿泉前辈说，吕城是吴国大将吕蒙建筑的。河两岸有两座庙，一座祭祀的是唐代的汾阳王郭子仪，这已经叫人莫明其妙，另一座祭祀的是袁绍的部将颜良，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地人去颜良庙祈祷，极有灵验。在它周围十五里以内的地方，不许有关帝庙，若是建了关帝庙，便生祸患。有一个县令不信，在颜良庙举办庙会时，亲自去看，故意叫伶人演《三国志》杂剧。于是狂风骤起，把芦棚上的苫盖卷到空中，绞成一团，然后飞掷下来，伶人有的被砸死了。之后，在方圆十五里之内，流行起大瘟疫来，人畜死亡，县令也大病一场，差点儿死了。我认为，两军相互敌视，各自都为自己的主君而战，有胜有败，势不两立。这是因公义而杀人，而不是以私恨杀人。有的人智勇双全，却意外的失败了，这是天意，不能怨别人。而有的才智低下，败在胜过自己的人手下，那么罪过在自己，也不能怨别人。张巡声称变成厉鬼杀敌人，因国家的安危而争夺这一个郡，则是为了国家和君王，而不是为了自己。假如大功告成之后，死在战场上的人都挟仇报复，那么自古以来的名将，都得被怨鬼索了命去，有这种道理么？况且颜良被杀已很久了，在一两千年间，他都无声无息，如今为什么忽然显灵？为什么今天才来报复？根据天理来揣度，可以说肯定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就有可能是庙祝巫师危言耸听，山妖水怪借百姓迷信而假托颜良的名字作怪。刘敬叔在《异苑》中说：“丹阳县有个袁双庙，袁双是东晋袁真的第四子，袁真被桓温杀了，尸体就不知哪儿去了。到了孝武帝太元年间，袁真便在丹阳显灵，要求给他立庙。还没有建成时，就闹起虎灾来。被害人就梦见袁双来，催促赶紧修建。百姓们建起了庙。各种灾害也就停止了。百姓们常在阴历二月末，在庙中打鼓跳舞祈祷。这天常常刮风下雨。在元嘉

五年，祭奠完毕，村民邱都在庙后看见一个怪物，人头鳄鱼身，头戴葛巾，嘴眼鼻耳等七窍端正而满身酒气。不知这是袁双的神灵，还是假冒袁双的怪物。”我认为怪物一来必有风雨，那么无疑是水怪。不过这种事古时便有过。

【原文】

舅氏张公梦征言，（亦字尚文，讳景说。）沧州吴家庄东一小庵，岁久无僧，恒为往来憩息地。有月作人，每于庵前遇一人招之坐谈，颇相投契。渐与赴市沽饮，情益款洽。偶询其乡贯居址，其人愧谢曰：与君交厚，不敢欺。实此庵中老狐也。月作人亦不怖畏，来往如初。一是复遇，挈鸟铳相授曰：余狎一妇，余弟亦私与狎，是盗嫂也。禁之不止，殴之则余力不敌。愤不可忍，将今夜伺之于路歧，与决生死。闻君善用铳，俟交斗时，乞发以击彼。感且不朽。月明如昼，君望之易辨也。月作人诺之，即所指处伏草间。既而私念曰：其弟无礼诚当死，然究所媚之外妇，彼自有夫，非嫂也。骨肉之间，宜善处置，必致之死，不太忍乎。彼兄弟犹如此，吾时与往来，倘有睚眦，虑且及我矣。因乘其纠结不解，发一铳而两杀之。棠棣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家庭交隙，未有不归于两伤者。舅氏恒举此事为子孺戒。盖是人负两狐归，尝目睹也。

【译文】

我舅舅张梦征说，沧州吴家庄有座小庙，长年没有和尚住了，成为往来行人休息的场所。有个打短工的，经常在庙外遇到一个人招呼他坐谈，两人每次都谈得很投机。慢慢地，两人后来就到市上买酒喝，关系也更加融洽。短工偶然问起对方的家乡住处，对却歉疚地说：“因我与你交情很好，故不敢骗你，其实我是这座庙里的老狐狸。”短工竟也不害怕，还是同以前一样和狐狸往来不断。有一天，他们又相见了，老狐狸带了一只鸟枪交给短工说：“我与一个女人很要好，可我弟弟也偷偷地和她相好，这是盗嫂的行为，我禁止他不听，想打他却打不过他。我咽不下这口气，决定今晚在岔道口等他，决一生死。听说你枪法很好，等我们决斗时，请你开枪打我弟弟，我会永世感谢你的。今晚月亮很亮，你会轻易地分辨出我弟弟的。”短工答应了，并到狐狸指定的地方埋伏起来。事后他又暗想，弟弟不讲礼法实在该死，但是她所喜欢的那个女人，到底还是有丈夫的，并不是嫂子。骨肉之亲，这事应该善了，非得把他置于死地，不是太残忍了么？他们兄弟之间尚且这样，我经常和他来往，如果有些小过节，肯定又该报复我了。于是他趁他兄弟俩打在一起时开了一枪，把两只狐狸都打死了。《诗经·棠棣》中说：“兄弟在家里争斗，遇上外敌，就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家庭内部闹纠纷，没有不两败俱伤的，舅舅时常以这件事为例教育后代，因为那位短工背着两只狐狸回来时，他曾亲眼

看到过。

【原文】

司庖杨媪，言其乡某甲，将死，嘱其妇曰：我生无余赀，身后汝母子必冻饿。四世单传，存此幼子，今与汝约，不拘何人，能为我抚孤则嫁之。亦不限服制，月日食尽则行。嘱讫，闭目不更言，惟呻吟待尽。越半日，乃绝。有某乙闻其有色，遣媒妁请如约。妇虽许婚，以尚足自活不忍行。数月后不能举火，乃成礼。合卺之夜，已灭烛就枕，忽闻窗外叹息声。妇识其声盘，知为故夫之魂，隔窗呜咽，语之曰：君有遗言，非我私嫁。今夕之事，于势不得不然。君何以为崇？魂亦呜咽曰：吾自来视儿，非来崇汝。因闻汝啜泣卸妆，念贫故，使汝至于此，心脾动，不觉喟然耳。某乙悸甚，急披衣起曰：自今以往，所不视君子如子者，有如日。灵语遂寂。后某乙耽玩艳妻，足不出户，而妇恒惴惴如有失。某乙倍爱其子以媚之，乃稍稍笑语。七八载后，某乙病死，无子，亦别无亲属，妇据其赀，延师教子，竟得游泮。又为纳妇，生两孙。至妇年四十余，忽梦故夫曰：我自随汝来，未曾离此。因吾子事事得所，汝虽日与彼狎昵而念念不忘我，灯前月下，背人弹泪，我皆见之。故不欲稍露形声，惊尔母子。今彼已转轮，汝寿亦尽，余情未断，当随我同归也。数日果微疾，以梦告其子，不肯服药，荏苒遂卒。其子奉棺合葬于故夫，从其志也。程子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诚千古之正理，然为一身言之耳。此妇甘辱一身，以延宗祀，所全者大，似又当别论矣。杨媪能举其姓氏里居。以碎璧归赵，究非完美。隐而不书，闵其遇，悲其志，为贤者讳也。又吾乡有再醮故夫之三从表弟者，两家所居，距一牛鸣地，嫁后乃以亲串礼回视其姑，三数日必一来问起居，且时有贍助，姑赖以活。歿后，出赀敛葬，岁恒遣人祀其墓。又京师一妇，少寡，虽颇有姿首，而针黹烹饪，皆非所能，乃谋于翁姑，伪称其女，鬻为宦家妾，竟养翁姑终身。是皆堕节之妇，原不足称，然不忘旧恩，亦足励薄俗。君子与人为善，固应不没其寸长。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仅甘心于自弃，非教人补过之道也。

【译文】

我家的厨娘杨老婆子说：他家乡的某甲临死时，曾嘱咐他女人说：“我这辈子没留下什么钱，死后你们母子一定要忍饥挨饿。我家四世单传，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年幼的儿子。今天，咱俩定个约：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愿意抚养我儿子的，你就可以嫁给他，也不必管丧期过没过，一旦粮食吃光，你随时都可以嫁过去。”嘱咐完了，某甲闭上眼睛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不停地呻吟，过了半日，他终于死了。有位某乙听说某甲的女人颇有姿色，就请媒婆去她家提亲。某甲的女人答应了这门亲事，但因为家里还有吃的，不忍心立刻就走。过了几个月，家里揭不开锅了，她

才与某乙成了亲。合婚之夜，二人上床熄灯，正要休息，忽听窗外发出了叹息声。女人听出了那是某甲的声音，知道前夫的鬼魂到了，隔着窗子正在外面哭泣，就对他说：“您不是已经留下话让我改嫁了吗？又不是我私自嫁人。今天晚上，我与新夫同床共枕，不过是势所必然，您为什么还要来作祟呢？”某甲的鬼魂呜呜咽咽的说：“我是来看儿子的，并不是来作祟。刚才，因为见你哭着卸了妆，我心中好生凄惨。我思忖着，不是因为穷，怎么会让你落到这般田地，想着想着，不由得叹息起来。”某乙知道鬼魂在讲话，吓得不得了，急忙披衣起床，对着窗外说：“从今以后，我如果不把你的儿子当自己的亲儿子看待，让我有倒霉的那一天。”这话说完，窗外便寂然无声了。后来，某乙因沉湎于妻子的美色，几乎足不出户。那女人却总是怅然若失，某乙加倍疼爱她的儿子，以此来取悦她，这才使她勉强有了笑容。过了七、八年，某乙因病而死，他没有留下孩子，也没有其他亲属。那女人依赖某乙留下的遗产，专门请来老师，对儿子严格施教，使他得以进入府学继续深造。后来，她又为儿子取了媳妇，并得了两个孙子。在她四十多岁时，忽然有一次梦见前夫某甲对她说：“你初嫁某乙时，我就随你进了他家，多少年来一直未离此地。因为我儿子事事如愿，所以尽管你终日与某乙亲昵狎褻，我对你也并不怨恨。况且你虽另有新夫，对我仍念念不忘，常于灯前月下，独自落泪。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了。因此，我始终不露面，不出声，免得吓着你们母子。如今，某乙已经转轮托生，你的寿数也到了尽头，你与我余情未断，该随我而去了。”几天后，那女人果然得了点儿小病，她把梦中的情形告诉了儿子。从那以后，她不肯服药，又过了些天，她终于离开了人世。她儿子备下棺木，将她与某甲合葬在一处，遂了他们的心愿。程颐先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确为千古纯正之理，然而，这是针对这人自身而言。那女人甘于自己受辱，以延续前夫的后代，这是为全其大义，所以自然应该另眼看待了。杨老婆子能够说出那女人的姓名与籍贯，但我认为，她虽与前夫感情真挚，最终魂魄相随，但毕竟是“碎壁归赵”，不能算作很完美，所以就隐去不写了。我怜悯她不幸的遭遇，悲叹她坚韧不拔的意志，然而这些想法都是正人君子们所忌讳的。还有，我的家乡有位女子，丈夫死后她又嫁给了他的三表弟。两家原本相距不远，一家的牛叫起来，另一家都能听到。这位女子再嫁之后，仍以亲戚的礼节探望原来的婆婆，每隔三、五天必要回来一趟，回来时总是带着一些生活用品，并留下赡养老人的费用。这位婆婆靠着儿媳的资助得以生存下来。老人死后，这位女子又出钱为她安葬，还派人年年为她祭扫坟墓。再有，京城有位女子，年轻守寡，尽管她颇有姿色，但对于针黹烹饪却一窍不通。于是她与公婆议定，假称是公婆的女儿，然后卖给一个官宦人家作妾，以此来赡养公婆，并

为他们养老送终。这几位女子都可以说是失节之妇，本不足以称道；然而，她们不忘前夫，竭尽全力报答前夫的往日之恩，从这一点上讲，也足以激励微薄的世俗之情。君子应与人为善，因此，不应该埋没她们的哪怕是一点点长处。道学家持论务严，致使偶然失足者无法自赎其过，反而甘心于自暴自弃，这不是教人弥补过失、改过自新的途径啊。

【原文】

慧灯和尚，言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于灯下手抄，闻窗外似癩癩有人，试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沉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连日听君讽诵，柕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语讫，揭帘径入。举止温雅，甚有士风。举子惶怖，呼寺僧。僧至，鬼亦不畏。指一椅曰：师且坐，我故识师。师素朴野，无丛林市井气，可共语也。僧及举子，俱不能答。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

【译文】

慧灯和尚说：有一位举人在丰宜门外租一座小庵度夏，那里十分幽静偏僻。一天，举人得到平日喜爱的秘本，在灯下抄写。他听到窗外癩癩癩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活动，就问：“是谁？”窗外答应说：“我是幽魂，滞留在这里，有一百多年没有听到读书声了。连日来听你朗诵，触动了我平素之心，想同你会谈一次，以了结胸中垒块。我与你同是读书人，请不用惊慌。”说完，就揭开门帘进来，举止温雅，颇有士人风度。举子恐惧，呼叫寺僧。寺僧到来，鬼也不畏惧，指着一张椅子说：“师父请坐，我早已认识您。您一向质朴自然，没有人世间的市侩气息，我们可以一起谈谈。”寺僧和举人都局促不安，不能答话。鬼就拿过举人所抄录的书，才阅读了几行，便急忙掷在地上，忽然消失了。

【原文】

杨雨亭言：莱州深山，有童子牧羊，日恒亡一二，大为主人扑责。留意侦之，乃二大蛇从山罅出，吸之吞食。其巨如瓮，莫敢撓也。童子恨甚，乃谋于其父，设犁刀于山罅，果一蛇裂腹死。惧其偶之报复，不敢复牧于是地，时往潜伺，寂无形迹。意其他徙矣。半载以后，贪是地水草胜他处，乃驱羊往牧。牧未三日，而童子为蛇吞矣。盖潜匿不出，以诱童子之来也。童子之父有心计，阳不搜索，而阴祈营弁藏一于深草中，时密往伺察。两月以外，见石上有蜿蜒痕，乃载燧夜伏其旁，蛇果下饮于涧，簌簌有声，遂一发而糜碎焉。还家之后，忽发狂自挝曰：汝计杀我夫，我计杀汝子，适相当也。我已深藏不出，汝又百计以杀我，则我为枉死矣，今必不舍汝。越数日而卒。俚谚有之曰：角力不解，必同仆地。角饮不解，必同沉醉。斯言

虽小，可以喻大矣。

【译文】

杨雨亭说，在莱州深山中，有个童子牧羊，每天都要丢一两只羊，为此童子倍受主人的打骂。童子留意观察，却是两条大蛇从山缝里出来。把羊吸来吞吃了。蛇有瓮那么粗，不敢招惹它。童子恨极了，请父亲想了个办法，把犁刀放置在山缝处。果然有一条蛇被犁刀割破肚子而死。童子害怕另一条蛇报复，不敢再在这儿放牧，但他时常偷着来观察。另一条蛇连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以为它迁到别处了。半年之后，童子贪图这儿的水草比别处的好，又赶着羊来放牧。不到三天，童子就被蛇吞了。蛇藏着不出来，就是为了引诱童子来。童子的父亲有心计，表面上装着不去搜寻大蛇，而暗中却请求军营的人，把一门火炮藏在深草中，时时去秘密侦察。两个月之后，发现石头上有蛇爬行的痕迹，便带着燧石，在夜里埋伏在石头旁。大蛇果然下到山涧里喝水，发出簌簌的响声，于是一炮把蛇轰得粉碎。回家之后，童子的父亲忽然发疯打自己的嘴巴说：“你设计杀了我丈夫，我设计杀了你儿子，就互相扯平了。我已深居不出来，你又百般设计杀我，我的死是太冤枉了。今天我决不放过你。”过了几天他就死了。俗语说：“摔跤不停，必然一起倒下；比酒不停，必然一起大醉。”这虽然是小道理，但可以以小喻大。

【原文】

孟鹭洲自记巡视台湾事曰：乾隆丁酉，偶与友人扶乩，乩赠余以诗曰：乘槎万里渡沧溟，风雨鱼龙会百灵。海气粘天迷岛屿，潮声簸地走雷霆。鲸波不阻三神岛，蛟室争看二使星。记取白云飘渺处，有人同望蜀山青。时将有巡视台湾之役，余疑当往。数日，果命下。六月启行，八月至厦门，渡海，驻半载始归。归时风利，一昼夜即登岸。去时飘荡十七日，险阻异常。初出厦门，即雷雨交作，云雾晦冥。信帆而往，莫知所适。忽腥风触鼻，舟人曰：黑水洋也。其水比海水凹下数十丈，阔数十里，长不知其所极。黝然而深，视如泼墨。舟中摇手戒勿语，云其下即龙宫，为第一险处，度此可无虞矣。至白水洋，遇巨鱼鼓鬣而来，举其首如危峰障日，每一拨刺，浪涌如山，声砰訇如霹雳，移数刻始过尽。计其长，当数百里。舟人云来迎天使，理或然欤？既而飓风四起，舟几覆没。忽有小鸟数十，环绕樯竿。舟人喜跃，称天后来拯。风果顿止，遂得泊澎湖。圣人在上，百神效职，不诬也。遐思所历，一一与诗语相符，非鬼神能前知欤！时先大夫尚在堂，闻余有过海之役，命兄到赤嵌来视余。遂同登望海楼。并未二句亦巧合。益信数皆前定，非人力所能为矣。戊午秋，扈从滦阳，与晓岚宗伯话及。宗伯方草《滦阳续录》，因书其大略付之，或亦足资谈柄耶。（以上皆鹭洲自序。）考唐钟辒作《定命录》，大旨在戒人躁竞，毋

涉妄求。此乩仙预告未来，其语皆验，可使人知无关祸福之惊恐，与无心聚散之踪迹。皆非偶然，亦足消趋避之机械矣。

【译文】

孟鹭洲在记述他巡视台湾的经历时写道：“乾隆四十二年，偶然和朋友一起扶乩，大仙赠给我一首诗说：‘乘槎万里渡沧溟，风雨鱼龙会百灵。海气粘天迷岛屿，潮声簸地走雷霆。鲸波不阻三神同，蛟室争看二使星。记取白云飘渺处，有人同望蜀山青。’当时有巡视台湾的公务，我怀疑可能会要我去。几天后，果然接到圣旨。我于三月份出发，八月到厦门，渡海前往台湾，住了半年才回来。回来时是顺风，船行了一昼夜就到了岸。但去时却飘荡了十七天，信受艰难险阻的折磨。船刚离开厦门，就雷雨交加，阴云密布。我只得依船随风飘荡，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忽然嗅到一股腥风扑鼻而来，船夫道：‘这儿是黑水洋。’这里的海水比其他地方的下陷几十丈，有几十里宽，长得看不到边。水又黑又深，看起来像是墨水。船夫摇手示意，不让说话，说那下面就是龙宫，是最险要的地方，过了那儿就会没事了。到了白水洋，碰到一条大鱼鼓着鳃鳍游来。鱼把头抬起来时，像座高大的山峰一样把阳光都遮住了。它每一次奋鳍击水，就浪涌如山，响声隆隆地像是打雷。过了好几分钟，大鱼才游过去。估计它的身长有几百里。船夫说大鱼是来迎接皇上的使者的。也许是吧。紧接着又刮起了飓风，我们的船几乎沉没。忽然有几十只小鸟，环绕着桅杆。船夫马上高兴地跳起来，说是天后来救我们了。大风果真马上停止了，我们这才得以趁机把船泊在澎湖岛。看来圣人在上，百神都来效劳，这话一点不假。回想起我的经历，却与诗意一一相符，这大概是鬼神的先知先觉吧。当时我父亲还健在，听说我被派出海，就让我哥哥到赤嵌看我。于是我就同哥哥一起登望海楼。这也与诗的末两句巧合了。因此我更加相信，命运都是前定的，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嘉庆三年时，我随圣驾到滦阳，同礼部尚书纪晓岚讲起这件事。纪尚书当时正在写《滦阳续录》，于是我就把大概内容记下来交给他，也许可以作为谈资吧。”查考唐代钟辂所著《定命录》，大意在于劝戒人们不要争强斗胜，不要追求自己不应得到的东西。大仙向孟鹭洲预告未来的事情，句句都得到了应验。人们由此可以知道，那些虽与祸福无关的恐惧事件和意外的团聚与分离，都不是偶然的事情。这样，人们也就大可不必为趋福避祸而费尽心机了。

【原文】

高密单作虞，言山东一巨室，无故家中廩自焚，以为偶遗火也。俄怪变数作，阖家大扰。一日，厅事上砰磕有声，所陈设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刚劲，厉声叱问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来为祟！吾行诉尔于神矣。梁上朗然应曰：尔好射猎，

多杀我子孙，衔尔次骨，至尔家伺隙八年矣。尔祖宗泽厚，福运未艾，中癩神灶君门尉，禁我弗使动，我无如何也。今尔家兄弟外争，妻妾内讧，一门各分朋党，俨若寇仇，败征已见，戾气应之。诸神不歆尔祀，邪鬼已阡尔室。故我得而甘心焉。尔尚愤愤哉。其声愤厉，家众共闻。主人悚然有思，抚膺太息曰：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德之不修，于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祸不远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释宿憾，各逐私党，翻然一改其所为，犹可以救。今日之事，当自我始，尔等听我，祖宗之灵，子孙之福也。如不听我，我披发入山矣。反复开陈，引咎自责，泪涔涔渍衣袂。众心感动，并伏几哀号，立逐离间奴婢十余人。凡彼此相轧之事，并一时顿改。执豕于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后，怀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谢罪。闻梁上顿足曰：我复仇而自漏言，我之过也夫。叹咤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间事。

【译文】

高密人单作虞说，山东有一家财主，家里的仓库无缘无故起了火，主人以为是不小心引起的。不久又发生了好几起怪事，弄得全家不安。有一天，大厅砰砰咣咣地响起来，摆设的古玩玉器都碎了。主人性情刚烈，厉声叱问道：“青天白日之下，是什么妖怪敢来闹妖！我马上到神那儿告你！”梁上有声朗朗地回答：“你好打猎，杀了我不少的子孙，我恨你入骨，到你家等待时机已达八年之久。你的祖宗恩泽厚重，福运没断，土神、灶神、门神都不让我报复你，我也没有办法。如今你家兄弟在外面争斗，你的妻妾在家里内讧，一家之中分成了好几伙，彼此好像是仇敌。出现了败象，邪气便响应。诸神不再享用你家的祭祀，妖鬼也盯住了你们家。所以我才得以痛快地进行报复了。你还昏头昏脑地不知怎么回事么？”狐狸的声音愤怒而严厉，家人们都听见了。主人悚然沉思，拍着胸脯叹息说：“妖不胜德，这是一个古训。自己的德行不够，怎能去埋怨妖怪？”于是叫来弟弟和妻妾们说：“大祸不远了，幸好还没有临头。如果大家都能抛弃前嫌，赶走自己的党羽，彻底改正以前的所作所为，还能有救。今天这事，应当从我开始。你们如果听我的话，那么就是祖宗保佑、儿孙的福气；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披发入山出家去了。”他反复陈说，引咎自责，泪水涟涟沾湿了衣襟。大家被感动了，都趴在几案上痛哭失声。他们立即赶走了十多个挑拨离间的奴婢，凡是有彼此倾轧的事，一律加以改正。然后又在祠堂里杀猪祭祖，歃血在神前盟誓道：“从今以后，再怀有二心的，就像这头猪的下场。”彼此正在互相道歉，听见梁上跺脚说：“我要报仇而自己先已泄漏出去，是我的错呵。”狐狸叹息而去。这是乾隆八九年间的事。

【原文】

侍姬明琳，粗知文义，亦能以常言成谚语。尝夏夜月明，窗外夹竹桃盛开，影

落枕上。因作花影诗，曰：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意颇自喜。次年，竟病没。其婢玉台，侍余二年余，年甫十八，亦相继夭逝。两处空花，遂成诗讖。气机所动，作者殊不自知也。

【译文】

侍妾明盦粗略懂得文章的含义，也能用平常的语言作诗。一个夏天的夜晚，月光明亮，照着窗外盛开的夹竹桃，花影落在枕头上，她即兴写了一首花影诗：“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写成后很有点自负的情绪。第二年，她竟病逝了。她的婢女玉台，侍候我两年多，年龄才十八岁，也接着早逝了。“两处空花”就成为诗讖。实际上，生命之气已有所触动，只是作者没有意识到而已。

【原文】

一庖人随余数年矣，今岁扈从滦阳，忽无故束装去，借住于附近巷中，盖挟余无人烹饪，故居奇以索高价也。同人皆为不平，余亦不能无愤恚。既而忽忆武强刘景南官中书时，极贫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诗曰：饥寒迫汝各谋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阶惟叹两三声。忠厚之言，溢于言表。再三吟诵，觉褊急之气都消。

【译文】

有个厨子，跟随我已经多年了。今年，我扈从圣驾去滦阳，他忽然无缘无故打好行李离开了我，借了间房，住进了附近的小巷里。原来，他以没人给我再做饭相要挟，企图索取高额报酬。我的同事们都为此而愤愤不平，我也同样感到气愤。不久，我忽然想起，武强县的刘景南做中书舍人时，生活极为困窘，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奴仆总是追着他要求离去。景南写了首诗，送给了那个奴仆，那诗写道：“饥寒迫汝各谋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见地，临阶惟叹两三声。”真是忠厚之心，溢于言表。我再三吟诵，自觉褊狭急躁之气顿时消失了。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原文】

一馆吏议叙得经历，需次会城，久不得差遣，困顿殊甚。上官有怜之者，权令署典史。乃大作威福，复以气焰轹同僚，缘是以他事落职。邵二云学士偶话及此，因言其乡有人方夜读，闻窗棂有声，谛视之，纸裂一罅，有两小手擘之，大才如瓜子。即有一小人跃而入，彩衣红履，头作双髻，眉目如画，高仅二寸余。掣案头笔举而旋舞，往来腾踏于砚上，拖带墨沈，书卷俱污。此人初甚错愕，坐观良久，觉似无他技，乃举手扑之，然就执。殒殒掌握之中，音呦呦如虫鸟，似言乞命。此人恨甚，径于灯上烧杀之，满室作枯柳木气，迄无他变。炼形甫成，毫无幻术，而肆然侮人以取祸，其此吏之类欤！此不知实有其事，抑二云所戏造，然闻之亦足以戒也。

【译文】

有一位馆吏经过考核后，被任命为经历官，到省会去候补。因他长期没有被授以实职，所以处境极为困难。有位上司很同情他，就让他暂且任了个典史。他却利用职权作威作福，而且还欺压同事，后来终于因别的事被罢免了。邵二云学士偶然谈及这件事，顺便又说起这样一件事：他家乡有个人正在夜读，忽然听到窗棂上有声音，他仔细一看，只见窗纸裂开了一道缝，有两只像瓜籽那样大的小手正在扒着窗纸，随即就有一个小人跳了进来，他穿着彩色衣服和红色鞋子，头上梳着双髻。长得眉清目秀，却只有两寸多高。小人拖着案头的笔旋转着跳舞，在砚台上往来践踏，拖带着墨汁，把书本都弄脏了。这人开始时很是惊讶，但他坐看了好一会儿后，觉得那个小人没有什么能耐，就伸手去捉，一下子就捉住了。小人卷曲在他手心里，呦呦地叫着像虫子在鸣叫，听起来好像在喊饶命。这人恨透了小人，就顺手把他放在火上烧死了，满屋都发出烧枯柳树时发出的那种气味，也并没有发生其他什么变异。刚刚一修炼成人形，还没有一点幻术，就放肆地以欺负人来取笑为乐，这也是属于馆吏一类的人吧。不知这是实有其事，还是邵二云开玩笑编造出来的，不过人们听了之后也足以引以为戒吧。

【原文】

昌吉守备刘德，言昔征回部时，因有急檄，取珠尔土斯路驰往。阴晦失道，十余骑皆迷。裹粮垂尽，又无水泉，姑坐树根，冀天晴辨南北。见崖下有人马骨数，虽风雪剥蚀，衣械并朽，察其形别，似是我兵。因对之慨叹曰：再两日不晴，与君辈在此为侣矣。顷之，旋风起林外，忽来忽去，似若相招。试纵马随之，风即前导，试暂憩息，风亦不行，晓然知为斯骨之灵。随之返行三四十里，又度岭两重，始得旧路，风亦戢然息矣。众哭拜之而去。嗟呼！生既捐躯，魂犹报国，精灵长在，而名氏翳如，是亦可悲也已。

【译文】

昌吉守备刘德说，昔日出征回部时，因有一份紧急文书，便取道珠尔土斯路，飞马而去。由于天气阴晦迷了路，十余骑都进退不得。带的干粮要吃光了，又没有泉水，大家坐在树下，期望天晴之后再辨别方向。他们发现在山崖下有好几具人马的尸骨。虽经风雪侵蚀，衣服器械都已朽坏，但从残存的器具看，像是清兵。于是大家对着尸骨慨叹道：“如果过了两天还不晴，我们就得和你们在这儿作伴了。”不一会儿，有一股旋风起于树林外，忽来忽去，好像是招唤他们。试着打马随着旋风，旋风便在前面引导。如果暂停休息一下，风也不走了。人们知道这是尸骨的灵魂在帮忙。随着旋风走了三四十里，又越过两道山岭，才找到了旧路，旋风也忽然停息了。大家哭拜了一场离去了。呜呼，活着时为国捐躯，死后魂灵还报效国家。精灵长在，而姓名却埋没了。这也是可悲的呵。

【原文】

谓无神仙，或云遇之；谓有神仙，又不恒遇。刘向葛洪陶弘景以来，记神仙之书，不啻百家。所记神仙之名姓，不啻千人，然后世皆不复言及。后世所遇，又自有后世之神仙。岂保固精气，虽得久延，而究亦终归迁化耶。又神仙清静，方士幻化，本各自一途。诸书所记，凡幻化者皆曰神仙，殊为无别。有王媪者，房山人，家在深山，尝告先母张太夫人曰：山有道人，年约六七十，居一小庵，拾山果为粮，掬泉而饮，日夜击木鱼诵经，从未一至人家。有就其庵与语者，不甚酬答，馈遗亦不受。王媪之侄碯于外。一夕，归省母，过其庵前。道人大骇曰：“夜深虎出，尔安得行。须我送尔往。乃琅琅击木鱼前导。未半里果一虎突出，道人以身障之，虎自去。道人不别亦自去。后忽失所在，此或似仙欤。从叔梅庵公言，尝见有人使童子登三层明楼上，（北方以覆瓦者为暗楼，上层作雉堞形，以备卸寇者为明楼。）以手招之，翩然而下，一无所损。又以铜盂投溪中，呼之，徐徐自浮出。此皆方士禁制之术，非神仙也。

【译文】

有人不信神，他却遇上了神仙；有人信神，却总是遇不上。刘向、葛洪、陶宏景以来，记述神仙的书不下百余家；所记录的有名姓的神仙，不下千人。但这些神仙，后人都不再提及了。后人所遇的，自有后世的神仙。这岂不是说，即便神仙可以保固精气，活得很久，但终究不免一死吗？神仙之道，以清静为本，方士之徒，以幻化为业，二者原非一家。然而，根据一些书上的记载，凡能幻化的都被称作神仙，这与方士还有什么区别。有个王老婆子，是房山人，家住在深山里。她曾告诉先母张太夫人说：她住的那座山里有个道士，年纪约六、七十岁。这道士住在一座小庙里，以捡拾野果为食，渴了便掬一捧泉水。他不分昼夜总是敲着木鱼念经，从不与他人来往。有人到庙里看他，他不甚理睬，布施一些财物，他也不收。王老婆子有个侄儿在外面做工。一天晚上，这位侄儿回家探母，经过庙前，那道士一见到他，便大惊失色道：“夜已深了，老虎即将出山，你怎么敢独自行走，还是我来送你吧。”说完，道士琅琅有声地敲着木鱼在前边开道，这位侄儿紧随其后。走了不到半里路，果然有一只猛虎窜将出来。道士用身体挡住老虎，那虎立即转身逃走，道士亦不辞而别，转眼间不见了。这道士或许是神仙吧？我的从叔梅庵公说：他曾见到有人让一个小孩儿登上了三层明楼的顶部，然后站在地下招手，那孩子往下一跳，翩然落地，却未伤着分毫。他还看见过一个人，把一只铜盂投入河中，随后站在河边呼叫，那铜盂便缓缓地浮出水面。这些都是方士们在施用禁制之术，并非神仙之道。我的舅公张健亭先生说：砖河有一家农户，赶着几头牛在野外放牧，忽然那些牛暴死过去。有位道士路过这里，见到这种情形后说：“它们并非真死，而是被妖怪蛊去了魂魄。赶快把我这药给它们灌下去，保住内脏不受损害。我来为你们劾治恶鬼，替它们招魂。”农人将道士请至家中，道士便迈着四方步作起法来。约摸过了半刻，那几头牛果然站立起来。农人留道士用饭，他看也不看，转身走了。有知道内情的人说：“这道士先将毒草混到其他草中，等牛中毒以后，再用药来解毒。他不肯接受酬谢，显示出不图钱财，是为了将来便于蛊惑人心。我在山东时，曾见过他用这种方法骗人。”这话一传开，道士再也不来此处了。可见，方士之中，又分真假，怎能把他们一概说成是神仙呢？

【原文】

舅氏张公健亭，言砖河农家，牧数牛于野，忽一时皆暴死。有道士过之，曰：此非真死，为妖鬼所摄耳，急灌以吾药，使藏府勿坏，吾为尔劾治，召其魂。因延至家，禹步作法，约半刻，牛果皆蹶然起。留之饭，不顾而去。有知其事者，曰：此先以毒草置草中，后以药解之耳。不肯受谢，示不图财，为再来荧惑地也。吾在山东，

见此人行此术矣。此语一传，道士遂不复至。是方士之中，又有真伪，何啻曰神仙哉。

【译文】

舅舅张健亭说，砖河某农户在田野里放了几头牛，忽然一下都暴死了。有一个道士路过，说：“这不是真死，不过是为妖鬼摄了魂去而已。可赶紧给牛灌下我的药，不要叫内脏坏了，我给你镇治，招回牛的魂。”农户把道士请回家，道士踩着禹步作法。过了约有半刻钟，牛果然都起来了。农户留道士吃饭，道士看也不看就走了。有知道内情的人说：“这是先把毒草放在草里，然后再用药解毒。道士不肯接收谢意，表示不图钱财，为以后再来迷惑人留下了伏笔。我在山东见过这个道士行这种骗术。”这话一传出去，道士便不再来了。可知术士之中，又有真假之别，怎么能一概称之为神仙呢？

【原文】

李南涧言其邻县一生，故家子也。少年挑达，颇渔猎男色。一日，自亲串家饮归，距城稍远，云阴路黑，度不及入，微雪又簌簌下。方踌躇间，见十许步外有灯光，遣仆往视。则茅屋数间，四无居人，屋中惟一童一姬。问有破止处否？姬曰：子久出外，惟一孙与我住此，尚有空屋两间，不嫌湫隘，可权宿也。遂呼童系二马树上，而邀生入座。姬言老病须早睡，嘱童应客。童年约十四五，衣履破敝，而眉目极姣好，试挑与言，自吹火煮茗不甚答。渐与谐笑，微似解意。忽乘间悄语曰：此地密迩祖母房，雪晴当亲至公家乞赏也。生大喜慰，解绣囊玉砵赠之，亦羞涩而受。软语长久，乃掩门持灯去。生与仆倚壁倦憩，不觉昏睡。比醒则屋已不见，乃坐人家墓柏下，狐裘貂冠，衣矐砢砢，俱已褫无寸缕矣。裸露雪中，寒不可忍，二马亦不知所在。幸仆衣未褫，乃脱其敝裘蔽上体，蹙而归，诡言遇盗。俄二马识路自归，已尽剪其尾鬣。衣冠则得于溷中，并狼籍污秽。灼然非盗，无可置词，仆始具泄其情状，乃知轻薄招侮，为狐所戏也。

【译文】

李南涧说：他邻县的一个后生，是世家大族子弟。少年轻浮，沉溺于追求男色。一天，他从亲戚家饮酒回家，距县城较远，阴云密布，道路昏黑，估计已来不及进城，小雪又簌簌地落下。正在犹豫之际，看到十步之外有灯光，派仆人前往察看，却是几间茅屋，四周没有邻居，屋里只有一个童子一个老妇。仆人说：“有住宿的地方吗？”老妇回答说：“儿子长期出门在外，只有一个孙子和我们居住在这里。还有两间空房，如果不嫌弃房间低下狭小，你们就住下吧。”就叫童子将两匹马系在树上，邀请后生进屋去坐。老姬说年老多病必须早睡，叮嘱童子招待客人。那童

子约十四五岁，衣服破烂，容貌却极其俊俏。后生用语言挑逗他，他只管吹火煮茶不怎么答话。慢慢地与他戏谐说笑，似乎有点理解后生的意思，忽然乘机悄悄地对后生说：“这里距祖母房间太近，天晴之后，我会亲自到你家去讨赏钱的。”后生非常欢喜，解下绣囊玉盃赠送给童子。童子也羞涩地接受了。轻言曼语了很长时间，才关上门拿着灯离去。后生和仆人靠着墙壁休息，不知不觉中昏睡过去。等到醒来，房屋却不见了，两人坐在人家墓柏下。后生的狐裘貂冠，衣裤靴袜，都已被脱去了。裸露在雪地里，冻得受不了。两匹马也不知去向。幸而仆人的衣服没有被脱去，后生就脱下仆人的破衣遮蔽身体，狼狈回家，诡称路上遇到强盗。一会儿，两匹马认识道路自己归来，它们的尾鬣已被剪尽。衣裤靴帽却从粪坑中发现，狼藉污秽不堪，显然不是被强盗抢劫的。后生再没有别的托词，仆人才将真实情况泄露出来。人们才知道后生行为轻薄招致侮辱，被狐狸戏弄了。

【原文】

戊子昌吉之乱，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十六日晓，报至乌鲁木齐，大学士温公促聚兵。时班兵散在诸屯，城中仅一百四十七人，然皆百战劲卒，视贼蔑如也。温公率之即行，至红山口，守备刘德叩马曰：此去昌吉九十里，我驰一日至城下，是彼逸而我劳。彼坐守而我仰攻，非百余人所能办也。且此去昌吉皆平原，玛纳斯河虽稍阔，然处处策马可渡，无险可扼，所可扼者，此山口一线路耳。贼得城必不株守，其势当即来。公莫如驻兵于此，借陡崖遮蔽，贼不知多寡。俟其至而扼险下击，是反攻为守，反劳为逸，贼可破也。温公从之。及贼将至，德左执红旗，右执利刃，令于众曰：望其尘气，虽不过千人，然皆亡命之徒，必以死斗，亦不易当。幸所乘皆屯马，未经战阵，受创必反走。尔等各擎枪屈一膝跪，但伏而击马，马逸则人乱矣。又令曰：望影鸣枪，则枪不及贼，火药先尽，贼至反无可利用。尔等视我旗动，乃许鸣枪。敢先鸣者，手刃之。俄而贼众枪争发，砰訇动地。德曰：此皆虚发，无能为也。迨铅丸击前队一人伤，德曰：彼枪及我，我枪必及彼矣。举旗一挥，众枪齐发。贼马果皆横逸，自相冲击，我兵一而乘之，贼遂歼焉。温公叹曰：刘德状貌如村翁，而临阵镇定乃尔，参将都司，徒善应对趋跄耳。故是役以德为首功。然捷报不能缕述曲折，今详著之，庶不淹没焉。

【译文】

乾隆三十二年的昌吉叛乱，事先并没有现出什么迹象。驻屯官在八月十五日夜犒劳屯民时，在山坡上摆好酒席，男男女女杂坐在一起，驻屯官喝醉之后，硬逼着屯民的女眷歌唱。于是一时激起民变，杀了驻屯官，抢劫军器库后，占领了昌吉

城。十六日早上，谍报传到乌鲁木齐时，大学士温福便催促集结兵力前去镇压。但当时兵力都分散在各个军屯里，城里只有一百四十七名军士，幸好都是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都没有把叛民放在眼里。温福就带着这些兵士出发，走到红山口时，守备刘德向他建议说：“到昌吉还有九十里路，我们骑马必须赶一天才能到城下。如果这样去，结果就是敌人安逸而我军疲惫，敌人坐守而我军仰攻，这恐怕不是一百多兵士就能胜任的了。但从这儿到昌吉都是平原，玛纳斯河虽然比较宽，但到处都可以骑马淌过，没有什么险要的地方可以扼守。可以扼守的地方，就只有这山口的一条路。叛民既然占领了昌吉城，就决不会死守在城里，肯定会乘胜攻来，将军不如就驻守在这儿，隐蔽在悬崖后面，叛民就不知我军虚实，等叛民赶到后，就可据险往下猛击，这样也许可以打败敌人。”温福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刘德的意见，在叛民就要赶到时，刘德左手举着旗帜，右手握着利刃，命令士兵：“从敌军的烟尘判断，他们不过一千来人，但都是些亡命之徒，如果拼死而战，也并不见得容易抵挡。幸好他们骑的都是屯马，没有经历过战阵，一旦受到狙击必定会往回跑。你们都举着枪蹲下一条腿，只管打敌人的马腿，马一跑，人也就乱了。”他又下令道：“刚看见人影时就开枪，那就不但打不中敌人，火药就会早早地没有了，等敌人到眼前来时反而没有弹。你们要看到我手中旗帜舞动时，才能开枪，有谁违令先开枪的，立即取斩。”一会儿，叛民的枪声大作，惊天动地。刘德说：“他们这是白放枪，没有什么作用的。”等到敌人的铅弹把前队的一个士兵打伤后，刘德才说：“敌人的枪弹打中了我们，那我们开枪也能击中敌人了。”于是他举旗一挥，枪弹齐发，叛军的马果真横冲直撞起来，自相践踏，队伍也乱了，清兵于是乘势冲出，叛民大败而归。温福叹息道：“刘德的长相像个乡巴佬，临阵却能这样镇定自若。而那些参将、都司，只会迎来送往跑前跑后而已。”因此这次战斗就以刘德为首功。因捷报不能把事件记述得过于详细，我这里就详加记录。目的是不埋没刘德的功劳。

【原文】

由乌鲁木齐至昌吉，南界天山，无路可上。北界苇湖，连天无际。淤泥深丈许，入者辄灭顶。贼之败也。不西还据昌吉，而南北横奔，悉入绝地，以为惶遽迷瞀也。后执俘讯之，皆曰惊溃之时，本欲西走，忽见关帝立马云中，断其归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灵，乃及于二万里外。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猾锋螭斧，潢池盗弄何为哉！

【译文】

由乌鲁木齐到昌吉，南面有天山阻隔，无路可行；北面是长满芦苇的湖泊，湖

面连天无际，湖内全是淤泥，深有丈许，误入其中便会有灭顶之灾。屯民们战败后，没有向西重新占据昌吉城，却糊里糊涂地向南北两个方向横向奔走，从而陷入绝境。后来，讯问屯民战俘，他们都说：战败之后，本想西去，忽见关帝骑马立于云雾之中，断其归路，所以不得不奔向两侧，希望能够逃脱。可见，神的威灵可以达于二万里之外。国家的福祚，又能使神于二万里之外伸手相助。刺猬的锋针、螳螂的刀斧，幼儿盗窃兵器戏弄于池塘之畔，能成什么大气候？

【原文】

昌吉未乱以前，通判赫尔喜奉檄调至乌鲁木齐，核检仓库。及闻城陷，愤不欲生，请示温公曰：屯官激变，其反未必本心，愿单骑迎贼于中途，谕以利害，如其缚献渠魁，可勿劳征讨。旭其梟獍成群，不肯反正，则必手刃其帅，不与俱生。温公阻之，不可，竟蹙踰驰去，直入贼中，以大义再三开导。贼皆曰公是好官，此无与公事。事已至此，势不可回，遂拥至路旁，置之去。知事不济，乃掣刀奋力杀数贼，格斗而死。当时公论惜之，曰：屯官非其所属，流人非其所治，无所谓纵也。衅起一时，非预谋不轨，无所谓失察也。奉调他出，身不在属，无所谓守御不坚，与弃城逃遁也。所劫者军装库，营弁所掌，无所谓疏防也。于理于法，皆可以无死，而终执与城共存亡之言，甘以身殉。推是志也，虽为常山睢阳可矣。故于其枢归，罔不哭奠，而于屯官之残骸归，（屯官为贼以铁碯，自踵寸寸碯至顶，乱定后，始掇拾之。）无焚一陌纸钱者。

【译文】

昌吉没发生叛乱之前，通判赫尔喜奉命调到乌鲁木齐核检仓库。听到昌吉城被判民攻占后，他痛不欲生，向温福请求道：“驻屯官激起叛乱，叛民可能是出于无奈。我愿单枪匹马在中途迎敌，陈说利害关系。如果他们能把首犯绑了献出来，就不必劳师征讨了。如果他们是一群食母食父的梟、獍，不肯反正，那么我一定要杀了他们的头子，誓不两立。”温福不让他去，他不听，竟全副武装地骑马奔去，直接来到贼营，申明大义，再三开导。叛民都说你是一位好官，这不关你的事，已经走到这一步，已无可挽回了。于是把他推上了路，扔下他走了。赫尔喜知道自己的努力无济于事，便拔刀奋力杀了几个叛民，他也在格斗中战死。当时公众舆论很为他惋惜，认为：驻屯官不是他的下属，屯民也不是他所管理的，不能说他有徇情怂恿之过。叛乱发生于一时，不是预谋的，不能说是他失于明察。他奉调离开昌吉，当时他不在现场，所以不能说他防守不严，也不能说他弃城逃走。被抢劫的军器库，有营官专职把守，不能说是他疏于防守。无论从道理上说还是从律法上说，他却没有死罪。但他却坚决要实现与城共存亡的誓言，甘心以死报国。他的

忠烈，可以与颜杲卿、张巡媲美了。因此他的灵柩被运回来时，人们无不哭奠，而屯官的残骸被运回来时，连给他烧一叠纸钱的人也没有。

【原文】

朱青雷言曾见一长卷，字大如杯，怪伟极似张二水。首题纪梦十首，而蠹蚀破烂，惟二首尚完整可读。其一曰：梦到蓬莱顶，琼楼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涌海中间。遥望仙官立，翻输野老闲。云帆三十丈，高挂径西还。其二曰：郁郁长生树，层层太古苔。空山未开凿，元气尚胚胎。灵境在何处，梦游今几回。最怜鱼鸟意，相见不惊猜。年月姓名，皆已损失，不知谁作也。尝为李玉典书扇，并附以跋。或曰此青雷自作，殆之古人。然青雷诗格，婉秀如秦少游小石调，与二诗笔意不近。或又曰诗字皆似张东海。东海集余昔曾见，不记有此二诗否，待更考之。（青雷跋谓前诗后四句，未经人道，然昌黎诗，我能层曲自世间，安能从汝求神仙，即是此意。特袭取无痕耳。）

【译文】

朱青雷说，他曾看见过一轴长卷，字有杯子那么大，笔力奇诡苍劲很张二水的。卷首题写着《纪梦十首》，但因潮湿虫咬已经破烂不堪了，其中只剩下两首还算完整，可以读出来。其中一首道：“梦到蓬莱顶，琼楼碧玉山。波浮天半壁，日涌海中间。遥闻仙官立，翻输野老闲。云帆三十丈，高挂径西还。”另一首道：“郁郁长生树，层层太古苔。空山未开凿，元年尚胚胎。灵境在何处，梦游今几回。最怜鱼鸟意，相见不惊猜。”署的年月、姓名都已损坏，不知是谁写的。朱青雷曾把这两首诗写在李玉典的扇子上，还写上了跋。因此有人就说，这是朱青雷自己作的，不过假托古人罢了。不过朱青雷的诗婉约清秀，很像秦观的《小石调》，与这两首诗的笔调不一致。又有人说，这两首诗像张东海的。《张东海集》我以前曾见过，但记不得有这两首诗没有，要等以后查考之后才能弄清楚。

【原文】

回部有富室子，形状臃肿，步履蹒跚，又不修边幅，垢腻恒满面。然好游狭斜，遇妇女必注视。一日独行，遇幼妇，硬员绝佳。时新雨泥泞，遽前调之，曰：路滑如是，嫂莫要扶持否？幼妇正色曰：尔勿愤愤，我是狐女，平生惟拜月修形，从不作媚人采补事。尔自顾何物，乃敢作是言，行且祸尔。遂掬沙屑洒其面。惊而却步，忽堕沟中，努力踊出，幼妇已不知所往矣。自是心恒惴惴，虑其为祟，亦竟无患。数日后，友人邀饮。有新出小妓，侑酒。谛视，即前幼妇也。疑似惶惑，罔知所措，强试问之曰：某日雨后，曾往东村乎？妓漫应曰：姊是日往东村视阿姨，吾未往也。姊与吾貌相似，公当相见耶。语殊恍惚，竟莫决是怪是人，是一是二，乃托故逃席去。

去后，妓述其事曰：实憎其丑态，且惧行强暴，姑诳以伪词，冀求解免。幸其自仆，遂匿于麦场积柴后，不虞其以为真也。席中莫不绝倒。一客曰：既入青楼，焉能择客？彼故能千金买笑者也。盍挈尔诣彼乎。遂偕之同往。具述妓翁姑，及夫名氏，其疑乃释。（妓姊妹，即所谓大杨二杨者，当时名士多作杨柳枝词，皆借寓其姓也。）妓复谢以小时固识君，昨喜见怜，故答以戏谑，何期反致唐突，深为歉仄。敢抱衾枕以自赎。吐词娴雅，恣态横生，遂大为所惑，留连数夕。召其夫至，计月给夜合之资。狎昵经年，竟殁於消渴。先足晴湖曰：狐而人，则畏之，畏死也。人而狐，则非惟不畏，且不畏死。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行且祸汝，彼固先言。是子也，死于妓，仍谓之死于狐可也。

【译文】

回部有一个富家子弟，形体臃肿，步履蹒跚，又不修边幅，常常满脸垢腻。然而，他却喜欢嫖娼宿妓，行为轻薄，遇到妇女必定紧盯着看。有一天，他单独行路，遇到一位少妇，风韵绝佳。当时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他就上前调戏道：“路这么滑，嫂子要不要我扶着走？”少妇正经地说：“你不要糊涂，我是狐女，平生只拜月炼形，从来不做迷惑人采补精气的事。你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竟然敢讲这种话，灾祸就要临头了。”说着就抓起一把沙屑洒向他的脸。他惊恐地往后退，忽然坠入沟中，用力跳出来后，少妇已不知去向。从此，他心里常常惴惴不安，担心她来作祟，却居然没有祸患。几天后，朋友邀请他饮酒，有一位刚来的妓女劝酒。他仔细一看，就是前几天遇到的少妇。他不能确定是否其人，疑惑惶恐，不知所措，勉强试探着问：“某天刚下过雨，你曾经去过东村吗？”妓女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这一天姐姐去东村看望阿姨，我没有去。姐姐与我容貌相似，你遇见的该是她？”语气恍惚不定，竟然难以判断她们是妖怪还是人，是一个还是两个，他就借故离席而去。他离开之后，妓女讲述这件事说：“当时我确实憎恶他的丑态，又担心他施行强暴，就以假话诳骗他，希望能求得解脱。幸好他自己跌倒，我就躲到麦场柴堆后面去了。不料他信以为真。”酒席中的人都笑得前俯后仰。一位客人说：“你既然身入青楼，怎么可以挑选客人？他是能用千金买笑的人，何不由我带你去见他？”就一起前往，客人详细叙述妓女的公婆及丈夫姓名，他的疑虑才消除。（妓女姐妹就是叫大杨、二杨的，当时名士多作《杨柳枝词》，都借寓她们的姓氏。）妓女又道歉说：“我小时候就认识你，昨天为得到你的怜爱而感到高兴，故意以玩笑的话语回答你，不想反而唐突了你，我深抱歉意，愿意抱衾枕来自赎罪孽。”她的谈吐既高雅，又有说不尽的娇媚，他就被她的美色所迷惑，留连了好几夜。后又叫来她的丈夫，按月付给夜宿的钱财。狎玩亲昵一年多时间，他最终死于消渴病。已故的

兄长晴湖说：“狐狸做人的事，他就怕她，实际上是怕死。人做狐狸的事，他非但不怕她，而且不怕死。这是因为她还能充当狐狸的同类吗？‘灾祸就要临头了’这是她事先就说过的。这个人死在妓女手里，说他死在狐狸手里也是可以的。”

【原文】

郭大椿、郭双桂、郭三槐兄弟也，三槐屡侮其兄，且诣县讼之。归憩一寺，见缙袍满座，梵呗竞作。主人虽吉服而容色惨沮。宣疏通诚之时，泪随声下。叩之，寺僧曰：某公之兄病危，为叩佛祈福也。三槐痴立良久。忽发颠狂，顿足捶胸而呼曰：人家兄弟如是耶！如是一语，反复不已。掖至家，不寝不食，仍顿足捶胸，诵此一语。两三日不止。大椿双桂故别住，闻信俱来，持其手哭曰：弟何至是？三槐又痴立良久，突抱两兄曰：兄故如是耶。长号数声，一踊而绝。咸曰神殛之。非也。三槐愧而自咎，此圣贤所谓改过，释氏所谓忏悔也。苟充是志，虽田荆、姜被均所能为。神方许之，安得殛之。其一恸立殒，直由感动于中，天良激发，自觉不可立于世，故一瞑不视，戢影黄泉。岂神之褫其魄哉。惜知过而不知补过，气质用事，一往莫收。无学问以济之，无明师益友以导之，无贤妻子以辅之，遂不能恶始美终，以图晚盖，是则其不幸焉耳。昔田氏姊买一小婢，倡家女也。闻人诮邻妇淫乱，瞿然惊曰：是不可为耶。吾以为当如是也。后嫁为农家妻，终身贞洁。然则三槐悖理，正坐不知，故子弟当先使知礼。

【译文】

郭大椿、郭双桂、郭三槐是三兄弟。三槐年龄最小，一向骄横霸道，屡次侮辱两位兄长，并为家中之事，到县衙去控告两位兄长。从县衙回来的途中，他到一座庙里休息，只见庙堂里坐满了穿黑袍的和尚，正在齐声念经。那位施主虽身穿吉服，却面容惨淡沮丧，宣读表示虔诚的祷文时，泪随声下。三槐上前叩问原因，一位和尚答道：“这位施主的兄长病危，他在叩请神佛为兄长降福呢。”三槐听罢，忽然发起颠狂，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喊道：“人家兄弟竟是这样啊！”他反复地重复这句话。众人把他扭掖着送回了家，他不吃不睡，仍是顿足捶胸，不断重复那句话，一连闹了两三天。大椿、双桂一向住在别处，闻讯赶来，拉着三槐的手说：“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三槐呆立了半晌，突然扑上去抱着兄长们说：“二位哥哥，你们总是这样善良啊！”然后，他大哭数声，猛然一跃，便断了气儿。人们说，是神明惩治了三槐，其实不然。三槐是因心中惭愧而引咎自责，这就是圣贤所说的“改过”，佛家所说的“忏悔”。倘若他有志，田荆、姜被所作的孝悌之事，他一样能办到。神佛正巴不得他改恶从善，怎么会击毙他呢？他一经伤悲立时殒命，是因为心中感动，天良激发，自觉无颜活在世上，所以一朝闭眼，息影黄泉，哪是神佛要了他的命。

可惜的是，他知道有过错却不知将功补过，仅仅是意气用事，一去而不回头；他没有学问，因而不能依靠学识来自我解脱，没有明师益友来开导他，也没有贤妻来帮助规劝他，致使他不能恶始善终，以求弥补过失，这真是他的不幸啊。当年，我那田氏姐姐买了个丫环，原是个妓女。这丫环听见有人讥笑邻家妇人淫乱，惊讶地问：“难道这种事儿不能干吗？我还以为就该如此呢？”后来，她嫁为农人之妻，终身保持贞洁。三槐的行为违背常理，就是因为他不明道理。所以，教育子弟应先使他们知礼。

【原文】

朝鲜使臣郑思贤，以棋子两奁赠予。皆天然圆润，不似人工。云黑者海滩碎石，年久为潮水冲击而成；白者为小车渠壳，亦海水所磨莹，皆非难得。惟检寻其厚薄均，轮郭正，色泽匀者，日积月累，比较抽换，非一朝一夕之力耳。置之书斋，颇为雅玩。后为范大司农取去。司农歿后，家计萧然，今不知在何所矣。

【译文】

朝鲜使臣郑思贤，赠给我两奁棋子。这些棋子都晶莹圆润，不像人工磨成的。郑思贤说，黑色的是海滩上的碎石，长年被潮水冲刷而成的；白色的是小车渠壳，也是被海水冲刷磨光的，都不难捡到。只是寻找厚薄一样、边缘圆正、色泽均匀的，需日积月累，比较挑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我把棋子放在书斋里，是很雅致的玩物。后来棋子被户部尚书范宜恒拿去了。范宜恒死后，家道衰落，如今就不知这副棋子的下落了。

【原文】

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之矣。朝鲜、琉球、日本诸国，皆能读华书。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皆曰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凡数十，大小岛屿不知几千百，中朝人所必不能至者，每帆樯万里，商舶往来，均不闻有是说。惟琉球之落暑，似乎三千弱水。然落暑之舟，偶值潮平之岁，时或得还，亦不闻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尔雅》，《史记》，皆称河出昆仑。考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或曰葱岭其正源，和阗之水入之。或曰和阗其正源，葱岭之水入之。双流既合，亦莫辨谁主谁宾。然葱岭、和阗，则皆在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余年，即深岩穷谷，亦通耕牧。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矣。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不但此也，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

百余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之。我兵追剿波罗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所见不过如斯。种种庄严，似亦藻绘之词矣。相传回部祖国，以铜为城。近西之回部云，铜城在其东万里。近东之回部云，铜城在其西万里。彼此遥拜，迄无人曾到其地。因是以推，恐南怀仁《坤輿图说》所记五大人洲，珍奇灵怪，均此类焉耳。周编修书昌则曰：有佛缘者，然后能见佛界；有仙骨者，然后能见仙境。未可以寻常耳目，断其有无。曾见一道士游昆仑归，所言与旧记不殊也。是则余不知之矣。

【译文】

海里的三岛十三洲、昆仑山的五城十二楼，被词赋家们引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朝鲜、琉球、日本等国，都能读中国书。我曾见过日本的《五京地志》和《山川全国》，书中所标明的日本国界绵延好几千里，但并没有记载什么仙山灵境。我就曾和朝鲜、琉球的朝贡使促膝长谈。我问起过仙山灵境一事。他们都说，东洋除日本外，还有大小国家数十个，大小岛屿不知有几千几百个。这些清朝人肯定没有去过的地方，却往往有离船，不远万里地往来贸易，但都说没有听说过仙山灵境一事。只是在琉球有一海水低陷的地方，近似于传说中的三千弱水。但经过那儿的船只，偶然赶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往往也得以返回，也没听说有什么白银的宫殿之类。传说那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那么所谓三岛十三洲，难道纯属虚构之词吗？《尔雅》、《史记》都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据考察，黄河有两个源头。其一源出于和阗；一源出自葱岭。有人说葱岭是主要源头，和阗的源头流入其中。也有人说和阗的是主要源头，葱岭的源头流入其中。应该说，两个源头既然汇合，就分不出谁主谁次来。但葱岭、和阗都是在大清的版图中，在那里驻军屯田已达四十年之久。就是那些地方的深山险谷之中，也有人耕种放牧。不论两处源头哪一处是主源，不过两座山中，定有一处是昆仑山，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所谓的瑶池、悬圃、珠树、芝田，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么所谓五城十二楼，不更是荒唐的么？不仅如此，灵鹫山就在如今的拔达克善，诸位佛爷和菩萨的骨塔至今还存在，上面题写的梵字，都与经典一一相符。还有六百多间石屋，就是所谓的大雷音寺，有回部的游牧民住在里面。清军在剿围波罗泥都、霍集占时，曾到过那儿，所见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所以那些不同的庄严的传说，似乎都只能是经过渲染加工了的故事。相传在回部祖先居住的地方，以铜筑城。可是东部的回部说，铜城在它东边万里的地方，而西部的回民也说，铜城在它东边万里的地方，双方都是遥遥地顶礼膜拜，但至今谁也没有去过，据此估计，高怀仁所著《坤輿图说》中所记的五大人洲，还有珍奇灵怪之物，也都是子虚乌有。编修周书

昌则说：“有佛缘的人，才能见到佛界；宙样，只有有仙骨的人，才能见到仙境。而不能因为一般人看不到，就武断地说没有佛界仙境。我就曾见过一位道士游历昆仑山回来后，讲的和过去的记载完全符合。”这种说法我就搞不清楚了。

【原文】

蔡季实殿撰有一仆，京师长随也。狡黠善应对，季实颇喜之。忽一日，二幼子并暴卒，其妻亦自缢于家。莫测其故，姑敛之而已。其家有老姬私语人曰：是私有外遇，欲毒杀其夫，而后携子以嫁。阴市砒制饼饵，待其夫归。不虞二子窃食，竟并死。妇悔恨莫解，亦遂并死。然姬昏夜之中，窗外窃听，仅粗闻秘谋之语，未辨所遇者为谁，亦无从究诘矣。其仆旋亦发病死。死后，其同侪窃议曰：主人惟信彼，彼乃百计欺主人。他事毋论，即如昨日四鼓诣圆明园侍班，彼故纵驾车骤逸。御者追之复不返，更漏已促，叩门借车必不及。急使雇倩，则曰风雨将来，非五千钱人不往。主人无计，竟委曲从之。不太甚乎？奇祸或以是耶？季实闻之，曰：是死晚矣。吾误以为解事人也。杨槐亭前辈，言其乡有宦成归里者，闭门颐养，不预外事，亦颇得林下之乐，惟以无嗣为忧。晚得一子，珍惜殊甚，患痘甚危。闻劳山有道士能前知，自往叩之。道士赧然曰：贤郎尚有多少事未了，那能使死。果遇良医而愈。后其子冶游骄纵，竟破其家，流离寄食，若敖之鬼遂馁。乡党论之曰：此翁无咎无誉，未应遽有此儿。惟萧然寒士，作令不过十年，而官囊逾数万，毋乃致富之道，有不可知者在乎。

【译文】

翰林院修撰蔡季实有个仆人，是京城里的长随出身。他机灵善于应变，季实很得意他。有一天，这个仆人的两个幼子突然暴死，他的妻子也在家上了吊。因为不知是什么原因，只好埋葬了事。他家有老妈子偷偷对人说：“他的妻子有外遇，想毒死丈夫，然后带着孩子嫁人。她暗里买来砒霜放在饼里，等丈夫回来吃。不料被两个孩子偷吃了，都被药死了。他妻子悔恨不已，也自杀了。”这老妈子曾在黑夜里躲在窗外偷听，只听到了密谋的大概意思，没听出姘夫是谁，也就无从查询了。这个仆人不久也发病死去了。死后，他的同伴私下里议论说：“主人一味地信任他，他却千方百计地骗主人。别的事不说，就说昨天，主人在四更天要去圆明园值班，他却故意把驾车的骡子放跑了。赶车人去追，好久没有回来。眼看着要到四更天了，去别人家借车肯定也来不及，主人便急忙叫他去雇车。他却说风雨就要来了，没有五千钱是雇不来人的。主人无奈，只好答应了。这不太过分了么？他家遭了大祸，也许是因为这些事。”季实听了这些议论，说：“他早就该死了，我误以为他是个很懂事理的人。”杨槐亭前辈说，他的乡里有位官员辞官回家，闭

门休养，不参与外面的事，享受隐居山林般的乐趣，唯一苦恼的是他没有儿子。晚年他有了一个儿子，百般疼爱，却因生水痘，病情危急。他听说劳山有个道士能预知后来，便亲往请问。道士一笑，说：“令郎还有许多事没做完，哪能就死？”于是果然遇上良医，治好了他的儿子。后来这个儿子骄纵挥霍，竟败了家，以致流落乞讨，祖宗们也断了香火。乡里人议论说：“这位回乡的官员没有罪过，也没有什么善举，不应该有这么个儿子。不过他原来只是个贫寒的读书人，当县令不过十年，却积攒下数万钱。莫非致富之道，有不可告人之处么？”

【原文】

槐亭又言有学茅山法者，劾治鬼魅，多有奇验。有一家为狐所祟，请往驱除，整束法器，碍日将行。有素识老翁诣之曰：我夕与狐友，狐事急，乞我一言。狐非获罪于先生，先生亦非有憾于狐也。不过得其贄币，故为料理耳。狐闻事定之后，彼许馈廿四金，今愿十倍其数，纳于先生。先生能止不行乎？因出金置案上。此人故贪，当即受之。次日，谢遣请者曰：吾法能治凡狐耳。昨召将检查君家之祟，乃天狐。非所能制也。得金之后，竟殊自喜。因念狐既多金，可以术取。遂考召四境之狐，胁以雷斧火狱，俾纳贿焉。征索既频，狐不胜扰，乃共计盗其符印。遂为狐所凭附，颠狂号叫，自投于河。群狐乃摄其金去，铢两不存。人以为如费长房、明崇俨也。后其徒阴泄之，乃知其致败之故。夫操持符印，役使鬼神，以驱除妖厉，此其权与官吏侔矣。受贿纵奸，已为不可，又多方以盈其硃壑。天道神明，岂逃鉴察？微群狐杀之，雷霆之诛，当亦终不免也。

【译文】

杨槐亭又说：有一位学茅山法术的人，整治鬼魅，大多十分灵验。有一家人被狐精危害，请求他前往驱除。他整理法器，按约定的日期正要出发。有一位他一向熟悉的老翁来访说：“我长久与狐精交朋友。狐精的情况危急，请求我来说句话。狐精没有得罪先生，先生与狐精也没有什么仇恨。先生只不过得了那人的钱财，所以替那人办事罢了。狐精听说事成之后，那人答应馈赠给先生二十四两银子。现在狐精愿意交纳相当那人十倍的数额给先生。先生能不去管这事吗？”说着就将银子放到桌上。这个人本来就很贪婪，当即接受下来。第二天，他就回断前来请他的人说：“我的法术只能惩治普通的狐精而已。昨天，我召神将来检查，在你家作祟的乃是天狐，这不是我所能惩治的。”他获得赠银之后，洋洋自得，就想狐精既然有很多银子，就可以用法术去索取。他因此召集四境的狐精，以雷斧火狱威胁它们，使它们向他纳贿。他频繁地索取，狐精承受不了，就一起商量盗走了他的符印。他就被狐精所依附，颠狂号叫，自己投进河里。群狐摄去他的银子，

一点也不留下。人们以为他像费长房、明崇俨那样升天去了。后来，他的徒弟暗中泄露秘密，人们才知道他导致失败的原因。操持符印，役使鬼神，驱除妖厉，这种权力与官吏的权力是相似的。接受贿赂，放纵奸狐，已是不可做的事；却又想方设法来满足贪欲，难道能逃脱天道神明的明鉴暗察吗？如果没有群狐杀死他，他应当终究也逃避不了神明的惩罚。

【原文】

天高地远，鬼神茫昧，似与人无预，而有时其应如响，殚人之智力，不能与争。沧州上河涯，有某甲女，许字某乙子。两家皆小康。婚期在一二年内矣。有星士过某甲家，阻雨留宿，以女命使推。星士沉思良久曰：未携算书，此命不能推也。觉有异，穷诘之。始曰据此八字，侧室命也。君家似不应至此。且闻嫁已有期，而干支无刑克，断不再醮，此所以愈疑也。有黠者闻此事，欲借以牟利，说某甲曰：君家赀几何？如以嫁女必多费，益不支矣。命既如是，不知先诡言女病，次诡言女死，市空棺速葬，而夜携女走京师，改名姓，鬻为贵家妾，则多金可坐致矣。某甲从之，会有达官嫁女，求美媵；以二百金买之。越月余，泛舟送女南行，至天妃闸，阖门俱葬鱼腹。独某甲女，遇救得生。以少女无敢收养，闻于所司。所司问其由来。女在是家未久，仅知主人之姓，而不能举其爵里。惟父母姓名居址，言之凿凿，乃移牒至沧州，其事遂败。时某乙子，已与表妹结婚，无改盟理。闻某甲之得多金也。愤恚欲讼。某甲窘迫，愿仍以女嫁其子，其表妹家闻之，又欲讼，纷纭眈眈，势且成大狱。两家故旧戚众为调和，使某甲出赀往迎女，而为某乙子之侧室，其难乃平。女还家后，某乙子已亲迎。某乙以牛车载女至家，见其姑苦辩非己意。姑曰：既非尔意，鬻尔时何不言有夫。女无词以应。引使拜嫡。女稍碣起，姑曰尔卖为媵时，亦不拜耶？又无词以应，遂拜如礼。姑终身以奴畜之。此雍正末年事。先祖母张太夫人，时避暑水明楼，知之最悉。尝语侍婢曰：其父不过欲多金，其女不过欲富贵，故生是谋耳。乌知非徒无益，反失所本有哉。汝辈视此，可消诸妄念矣。

【译文】

天地高远，神鬼迷茫，他们似乎与人间并无瓜葛。可有时，他们对人间事物的反应却像声音的回响一样准确及时，以人的智力，根本无法与他们抗衡。沧州的上河涯有位某甲之女，许配给某乙之子为妻。两家皆为小康之家，婚期就定在一、二年内。一天，有个算命先生途中遇雨，借宿到某甲家。某甲请他为女儿算命。算命先生沉思了半天，忽然说：“我没带算命书，这命没法算啊。”某甲听他话头儿不对，就一再追问，他才又说：“看她的八字，命中注定作人家的侧室，您家似乎也不应该在此处。可是，听说您女儿出嫁之日已经有期，而且他们的属相并无相克之

处，绝无再嫁的道理。这事真令人生疑呀。”有个生性狡猾的人得知了此事。便想借机牟利。他劝说某甲道：“您家能有多少钱，再要嫁女必然加大开销，益发财力不支了。您女儿既然命中注定该做侧室，不如先谎称她已患病，接着谎称已经病死，买口空棺火速下葬；然后乘黑夜带着女儿直奔京城，改名换姓将她卖入富贵人家为妾。这样，你可以在家坐等，自然有大笔钱财送上门来。”某甲采纳了这个主意。到京城后，正赶上有位大官嫁女儿，想找个美女作陪送，于是用二百两银子买下了某甲的女儿。过了一个多月，大官乘船送女儿回南方老家。船行至天妃闸时因故沉没了，合家大小皆葬身鱼腹，只有某甲之女被人搭救，得以生还。因为她是少女，没人敢收养，就把她送交官府了。官府询问来由，她因在那大官家时间不长，只知道主人的姓，至于爵位和籍贯，她一概不知；对于父母的姓名住址，她却说得一清二楚。官府的公文发至沧州，某甲卖女之事也因此而败露。这时，某乙之子已与其表妹结婚，自然没有毁弃前盟的道理。他听说某甲卖女儿得了不少银子，一怒之下想要告官。某甲被逼而陷入窘境，表示愿将女儿仍嫁某乙之子。那位表妹听说此事，也要告官。一时间矛盾纠葛纷纭交错，看那势头，将要酿成一场大官司。两家的亲朋好友出面帮助调停。让某甲出钱迎回女儿，并把女儿嫁给某乙之子为侧室，这场纠纷才算平息下来。某甲的女儿回到家后，某乙之子亲自上门迎娶。某乙命儿子用牛车将她接到家中，见到婆婆时，她苦苦辩解，说被卖到京城，转嫁他人绝不是自己情愿的。婆婆说：“既不是您情愿的，为什么卖你时，你绝口不谈已经有了丈夫？”她无言以对。婆婆带她去拜见正室，她稍稍迟疑了一下。婆婆马上说：“你被卖给人家作妾，也敢不拜见正室吗？”她又无言以对，只好按常理拜见了。婆婆始终把她当作婢女一样使唤。这事发生在雍正末年。当时，先祖母张太夫人正在水明楼避暑，对此事知道得最详细。祖母曾对待女们说：“某甲不过是贪图金钱，他女儿奢望富贵，所以才生出了这个鬼主意。没想到，不仅没占便宜，反而连本儿都搭上了！你们应以此为戒，消除妄念才是啊。”

【原文】

先四叔母李安人，有婢曰文鸾，最怜爱之。会余寄书觅侍女，叔母于诸侄中最喜余，拟以文鸾赠。私问文鸾，亦殊不拒。叔母为制衣裳簪珥，已戒日脂车。有妒之者，嗾其父多所要求，事遂沮格。文鸾竟郁郁发病死。余不知也。数年后稍稍闻之，亦如雁过长空，影沉秋水矣。今岁五月，将扈从启行，摒挡小倦，坐而假寐。忽梦一女翩然来，初不相识，惊问为谁。凝立无语。余亦遽醒。莫喻其故也。及家人会食，余偶道之。第三子妇，余甥女也。幼在外家，与文鸾嬉戏，又稔知其赍恨事，瞿然曰：其文鸾也耶？因具道其容貌形体，与梦中所见合。是耶非耶，何二

十年来，久置度外，忽无因而入梦也。询其葬处，拟将来为树片石。皆曰丘陇已平，久埋沉于荒榛蔓草，不可识矣。姑录于此，以慰黄泉。忆乾隆辛卯九月，余题秋海棠诗，曰：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宛似为斯人也。

【译文】

已故的四婢李安人，有个叫文鸾的婢女，李安人最喜欢她。那年我寄信给四婢，要她帮我找个侍女。四婢在几个侄子中最喜欢我，就打算把文鸾给我。她私下里问文鸾自己的意见时，她一点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四婢就帮她准备好衣服首饰等，并选好日子要送她到我这里来。但有人嫉妒，就唆使文鸾的父亲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事情就泡汤了。文鸾竟忧郁成病死去了。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些事。几年后，才渐渐地听到一些传闻，也像雁过长空，影子掠过水面一样，没留下很深的印象。直到今年五月，我将随从圣驾到溧阳，临行前收拾行李时，有点疲劳，就坐下来闭眼休息。忽然梦见有一个女人翩然而来。因我不认识她，就惊问她是谁。她却伫立着一声不吭，我也一下子就醒了过来。我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等到和家人一起吃饭时，我就偶然提及这个梦。我的三儿媳，原来是我外甥女，小时候在外婆家时，常和文鸾一起玩，又加之她熟知文鸾含恨而死的事，就猛然醒悟道：“会不会是文鸾？”于是她详细地描绘了一下文鸾的身形容貌，却与我梦中所见的女人十分相符。是不是她呢？为什么我二十年来一直都没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而她却突然无缘无故地闯入我梦中呢？于是我就打听她葬在什么地方，准备将来为她立一块碑。家人都说她的坟墓已夷为平地，淹没在荒榛野草里，辨认不出来了。我只好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来安慰黄泉之下的幽魂。记得在乾隆三十六年，我写过一首《秋海棠》诗，诗道：“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红一怅然。”简直是为文鸾作的一样。

【原文】

宗室敬亭先生，英郡王五世孙也。著四松堂集五卷。中有拙鹊亭记曰：鹊巢鸠居，谓鹊巧而鸠拙也。小园之鹊，乃十百其侣，惟林是栖。窥其意非故厌乎巢居，亦非畏鸠夺之也。盖其性拙，视鸠为甚，殆不善于为巢者。故雨雪霜霰，毛羽磳磳，而朝阳一暄，乃复群噪于木梢，其音怡然，似不以露栖为苦。且飞不高翥，去不远颺，惟饮啄于园之左右，或时入主人之堂。值主人食，弃其余，便就而置其喙。主人之客来，亦不惊起。若视客与主人，皆无机心者然。辛丑初冬，作一亭于堂之北，冻林四合，鹊环而栖之，因名曰拙鹊亭。夫鸠拙宜也，鹊何拙？然不拙不足为吾园之鹊也。案此记借鹊寓意，其事近在目前，定非虚构。是亦异闻也。先生之弟仓

场侍郎宜公，刻先生集竟，余为校仇，因掇而录之。以资谈柄。

【译文】

宗室敬亭先生是英郡王五代孙。他著有《四松堂集》五卷，其中有一篇《拙鹊亭记》写道：“鹊的巢，由鸠住着；说鹊灵巧能做巢，而鸠拙笨。小园中的鹊，有个十对百对，只栖息在树林里。仔细观察它们不是讨厌住在巢里，也不是怕被鸠夺了巢，而是它们笨，看起来比鸠还笨，可以说它们不善于筑巢。所以在下雨、雪、霜、霰的时候，它们都羽毛精湿地粘在一起，而当太阳一出来，它们又都一群一堆地站在树枝上监噪，鸣声怡然，好像不以露天过夜为苦。而且它们从不远走高飞，觅食饮水也都不离小园的左右。有时则进入主人的堂上。赶上主人吃饭，扔点剩余的食物，它们便围拢来啄吃。主人的客人来了，它们也不惊飞，好像把客人、主人都看作是没有狡诈心思的人。乾隆四十六年初冬，在堂北建了一亭。四周是落尽叶子的冬树，鹊环绕着亭子栖息在树上。因此起名为拙鹊亭。说鸠笨是妥当的，鹊笨什么？然而不拙笨就不是我这小园里的鹊了。”这篇文章是借鹊寓意，因建亭时间很近，决非虚构。这也是一件异闻。先生的弟弟仓场侍郎宜公，刻完先生的集子，我为他校勘，因而把这一段摘录下来，作为谈资。

【原文】

疡医殷赞庵，自深州病家归，主人遣杨姓仆送之。杨素暴戾，众名之曰横虎，沿途寻衅，无一日不与人竞也。一日，昏夜至一村，旅舍皆满，乃投一寺。僧曰：惟佛殿后空屋三楹，然有物为祟，不敢欺也。杨怒曰：何物敢祟杨横虎。正欲寻之耳！促僧扫榻，共赞庵寝。赞庵心怯，近壁眠，横虎卧于外，明烛以待。人定后，果有声呜呜自外入，乃一丽妇也，渐逼近榻。杨突起拥抱之。即与接唇狎戏。妇忽现缢鬼形，恶状可畏，赞庵战栗，齿相击。杨徐笑曰：汝貌虽可憎，下体当不异人，且一行乐耳。左手揽其背，右手遽褪其亵，将按置榻上，鬼大号逃去。杨追呼之，竟不返矣。遂安寝至晓。临行，语寺僧曰：此屋大有佳处，吾某日还，当再宿。勿留他客也。赞庵尝以语沧州王友三曰：世乃有逼奸缢鬼者，横虎之名，定非虚得。

【译文】

精神病医生殷赞庵从深州病人家回来，主人派一个姓杨的仆人护送他。杨一向脾气暴戾，众人都称他为横（读去声）虎，一路上总是惹事生非，没有一天不与别人争吵。一天夜晚到达一个村庄，旅舍已经客满，他们就投奔一座寺庙，寺僧说：“只有佛殿后面有三间空屋。但是那里有怪物作祟，我不敢隐瞒你们。”杨横虎发火说：“什么怪物敢危害我杨横虎，我正想找它呢！”催促寺僧整理好床铺，就和殷赞庵睡在里面。赞庵内心恐惧，靠近墙壁睡下。杨横虎睡在外面，点亮蜡烛等

待怪物。半夜里，果然有“呜呜”的声音从门外进来，一看却是一个美丽的妇人。她慢慢地走近床榻，杨横虎突然跳起拥抱住她。就与她接吻狎戏。妇人忽然现出吊死鬼的原形，形状丑恶可怕。殷赞庵浑身发抖，两排牙齿在打架。杨横虎慢慢地笑着说：“你的容貌虽然讨厌，下身应当与人相同，暂且行乐一次。”左手揽住她的背，右手就脱去她的裤子，将她按倒在床榻上。鬼大叫着逃走，杨横虎追出去喊她回来，她竟然没有回来。他们就安睡到天亮。临走时，杨横虎对寺僧说：“这间屋大有好处，我某天回来还要住宿，不要留宿别的客人。”殷赞庵曾将这件事告诉沧州王友三说：“世上居然有逼奸吊死鬼的人，横虎的名字，决不是凭空得来的。”

【原文】

科场为国家取人材，非为试官取门生也。后以诸房额数有定，而分卷之美恶则无定，于是有拨房之例。雍正癸丑会试，杨丈农先房，（杨丈讳椿，先姚安公之同年。）拨入者十之七，杨丈不以介意，曰：诸卷实胜我房卷，不敢心存畛域，使黑白倒置也。（此闻之座师介野园先生，先生即拨入杨丈房者也。）乾隆壬戌会试，诸襄七前辈不受拨，一房仅中七卷，总裁亦听之。闻静儒前辈，本房第一，为第二十名。王铭锡竟无魁选。任钧台前辈，乃一房两魁，戊辰会试，朱石君前辈，为汤药罔前辈之房首，实从金雨叔前辈房拨入。是雨叔亦一房两魁矣。当时均为有异词，所刻同门卷，余皆尝亲见也。庚辰会试，钱箴石前辈，以蓝笔画牡丹，遍赠同事，遂递相题咏。时顾晴沙员外拨出卷最多，朱石君拨入卷最多。余题晴沙画曰：深浇春水细培沙，养出人间富贵花。好似艳阳三四月，余香风送到邻家。边秋崖前辈和余韵曰：一番好雨净尘沙，春色全归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种，莫教移到野人家。又题石君画曰：乞得仙园花几茎，嫣红姹紫不知名。何须问是谁家种，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和之曰：春风春雨剩枯茎，倾国何曾一问名。心似维摩老居士，天花来去不关情。张镜壑前辈继和曰：墨捣青泥砚硯沙，浓蓝写出洛阳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拟把因缘问画家。黛为花片翠为茎，欧谱知居第几名。却怪玉盘承露冷，香山居士太关情。盖皆多年密友，脱略形骸，互以虐谑为笑乐，初无成见于其闻也。蒋文恪公，时为总裁，见之曰：诸君子跌宕风流，自是佳话，然古人嫌隙，多起于俳谐。不如并此无之，更全交之道耳。皆深佩其言。盖老成之所见远矣。录之以志少年绮语之过，后来英俊，慎勿效焉。

【译文】

科考的目的是为国家选取人材，而不是为了给考官收取门生创造条件。后来，因为各房考官录取的名额皆有一定的数量，而判卷却没有一定的优劣标准，于是就有了拨房评卷的例制。雍正癸丑年会试，先父姚安公的同年杨椿先生在判

卷时，有十分之七是从其他试房拨入的，杨先生对此并不介意，他说：“其他试卷确比本房试卷水平高，我不敢心存偏见，致使黑白颠倒。”乾隆壬戌年会试，诸襄七先生拒绝判阅其他诸房拨来的试卷，而他自己房中仅有七份试卷，总裁也只好听之任之。闻静儒先生房中，有一份试卷名列本房第一，拿到别的试房，落到第二十名。王铭锡房中，竟评选不出够第一名的试卷，而任钧台先生房中，却出了两个第一名。戊辰年会试，朱石君先生的试卷在汤药冈先生房中列于榜首，实际上，他的试卷是从金雨叔先生房中拨入的。这样说来，金雨叔房中也有两个第一了。当时，大家对此均无异议。所刻同门试卷，我都亲眼见过。庚辰年会试，钱箴石先生用兰颜色画了几幅牡丹，赠送给考官同侪，大家相互传看并在画上题诗。这一次，员外郎顾晴沙房中拨出的试卷最多，朱石君拨入的试卷最多，我在赠给顾晴沙的画上题诗道：“深浇春水细培沙，养出人间富贵花。好是艳阳三四月，余香风送到邻家。”边秋 先生和着我的诗韵写道：“一番好雨净尘沙，春色全归上苑花。此是沉香亭畔种，莫教移到野人家。”我又为赠朱石君的画题道：“乞得仙园花几茎，嫣红姹紫不知名。何须问是谁家种，到手相看便有情。”石君自己和诗道：“春风春雨剩枯茎，倾国何曾一问名。心似维摩老居士，天花来去不关情。”张镜壑先生接着和诗道：“墨捣青泥砚盘沙，浓蓝写出洛阳花。云何不著胭脂染，拟把因缘问画家。”“黛为花片翠为茎，《欧谱》知居第几名？却怪玉盘承露冷，香山居士太关情。”我们是多年密友，彼此间并不隔心，相互取笑为乐，却毫无成见。当时，蒋文恪先生为会试总裁，看了我们的题诗后说：“诸位先生跌宕风流，笔墨游戏堪称佳话。然而，古人之间的嫌隙与误解，多起于相互戏谑嘲弄。不如免去这些作法，才是保全友情之道。”众人皆深服其论。蒋先生为人老成持重，他的言论足以说明他的远见卓识。我将此事记录在这里，以使我们记住青年时期玩弄虚词绮语的过失，希望后来的英才俊杰，千万不可效仿。

【原文】

科场填榜完时，必卷而横置于案。总裁主考，具朝服九拜，然后捧出。堂吏谓之拜榜。此误也。以公事论，一榜皆举子，试官何以拜举子？以私谊论，一榜皆门生，座主何以拜门生哉？或证以周礼拜受民数之文殊为附会。盖放榜之日，当即以题名录进呈。录不能先写，必拆卷唱一名，榜填一名，然后付以填榜之纸条，写录一名。今纸条犹谓之录条，以此故也。必拜而送之。犹拜摺之礼也。榜不放，录不出，录不成，榜不放，故录与榜必并陈于案，始拜。榜大录小，灯光晃耀之下，人见榜而不见录，故误认为拜榜也。厥后，或缮录未完，天已将晓，或试官急于复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时不陈录于案者，久而视为固然。堂吏或因可无录而拜，遂

竟不陈录。又因录既不陈，可暂缓而追送，遂至写榜竣后，无录可陈，而拜遂潜移于榜矣。尝以问先师阿文勤公，公述李文贞公之言如此。文贞即公己丑座主也。

【译文】

科场在填完榜后，必须把榜卷起来横放在桌子上。然后总裁官、主考官都身穿朝服在行过九拜之礼后，才捧出去发榜。因此，堂吏们称之为拜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按公事而论，这一榜中都是举子，考官为什么要拜举子呢？按私人交情而论，这一榜都是主考官的门生，老师为什么要拜门生呢？有人就用《周礼》中五拜受百姓这个典故来加以解释，这也更是牵强附会。发榜那一天，应当马上把题名录呈上去。题名录不能先写，必须在拆卷后念一个名字，然后付给填榜的纸条，再写录一个人。现在纸条还叫录条，来源就是这样的。这个题名录也要在拜了之后才能送上去，就像臣子拜了奏折才能送上去一样。如果不放榜，就写不成题名录；而题名录写不成，榜也就放不了。所以录和榜要一齐放在桌子上拜。因榜大录小，在灯光的照耀之下，人们只能看到榜而没有注意到录，所以误认为是拜榜。此后，有时因题名录还没有写完时天就亮了，也有时因考官急于报告皇上，便先拜完就走了，以致有拜时桌子上没有摆放题名录的情况出现。久而久之，这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堂吏也许会认为没有题名录也可以拜，就不再摆放题名录了。又因为没有摆放题名录，可以暂时延缓，等以后再追送，以致在写完榜后，也没有题名录摆放，于是这种九拜礼就慢慢地转到榜上了。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先师阿文勤先生，他就把上述李文贞讲过的情况转述了一遍。李文贞先生就是阿先生在康熙四十八年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

【原文】

翰林院堂，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癸巳，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临视，司事者启之。俄而掌院刘文正公、觉罗奉公相继逝。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倘或误碎，必损翰林。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为儿童掷裂。吴云岩前辈旋歿。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设坐。坐则有刑磔。陆耳山时为学士，毅然不信，竟丁外艰。至左角门，久闭不启，启则司事者有谴谪。无人敢试，不知果验否也。其余部院，亦各有禁忌。如礼部甬道屏门，旧不加搭渡。（搭渡以夹木二方，夹于门限坡陀如桥状，使堂官乘车者，可从中入，以免于旁绕。）钱箴石前辈不听，旋有天坛灯杆之事者。亦往往有应，此必有理存焉。但莫详其理安在耳。

【译文】

翰林院的正堂不开启中门，说是一旦开启，就对掌院不利。癸巳年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亲临视察，负责接待的人开启中门。不久，主掌院事的刘文正公、觉

罗公奉相继去世。又，门前沙堤中有凝结成丸的土块，如果有人把它弄碎，一定会损害翰林。癸未年，经雨水冲激，露出一颗土丸，被儿童掷破。吴云岩前辈不久死去。又，原心亭的西南角，父母健在的翰林，不能在那里设立座位，坐下就要克父母的命。陆耳山当时为学士，坚决不相信，结果父亲竟然去世。至于左边的角门是长期锁着不开的，如果开启，那么主事的人会遭贬谪，因没有人敢去试一试，不知是否果然应验。其余部院，也各有禁忌，如礼部甬道屏门，以前不加搭渡（搭渡，用二块夹木夹在门限上，坡度像桥的形状，使乘车的堂官可以从中间进去，以免绕道），钱箴石前辈不相信，不久就有天坛灯杆之事发生，也都常常有应验。这其中必定有道理存在，只是不知是什么道理罢了。

【原文】

相传翰林院宝善亭，有狐女曰二姑娘，然未睹其形迹。惟诸筠心学士斋宿时，梦一丽人携之行，逾越墙壁，如踏云雾，至城根高丽馆，遇一老叟，惊曰：此褚学士，二姑娘何造次乃耳，速送之归。遂霍然醒。筠心在清砧堂，曾自言之。

【译文】

相传翰林院的宝善亭里，住着一位狐女，名叫二姑娘，但没人见过她的模样。只有学士褚筠心斋宿于此时，梦见一位美人儿与他携手而行，跨越墙壁，如腾云驾雾。到了城根儿的高丽馆，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见他们在一起，吃惊道：“这位是褚学士，二姑娘怎么这样没分寸，快把他送回去。”褚筠心霍然惊醒过来。这故事是筠心在清秘堂亲口讲的。

【原文】

神奸机巧，有时败也，多财恣横，亦有时败也。以神奸用其财，以多财济其奸，斯莫可究诘矣。景州李露园，言燕齐间有富室失偶，见里人新妇而艳之。阴遣一媼，税屋与邻，百计游说，厚赂其舅姑，使以不孝出其妇，约勿使其子知。又别遣一媼与妇家素往来者，以厚赂游说其父母，伪送妇还。舅姑亦伪作悔意，留之饭，已呼妇入室矣。俄彼此语相侵，仍互诟逐妇归。亦不使妇知。于是买休卖休，与母家同谋之事，俱无迹可寻矣。既而二媼诈为媒，与两家议婚，富室以惮其不孝辞，妇家又以贫富非偶辞。于是谋取之计，亦无迹可寻矣。迟之又久，复有亲友为作合，仍委禽焉。其夫虽贫，然故士族，以迫于父母，无罪弃妇，已快快成疾，犹冀破镜再合。闻嫁有期，遂愤郁死，死而其魂为厉于富室。合卺之夕，灯下见形挠乱，不使同衾枕。如是者数夜。改卜其昼，妇又恚曰：岂有故夫在旁，而与新夫如是者。又岂有三日新妇，而白日闭门如是者。大泣不从。无如之何，乃延术士劾治。术士登坛焚符，指挥叱咤，似有所睹，遽起谢去。曰：吾能驱邪魅，不能驱冤魂也。延

僧礼忏亦无验。忽忆其人素颇孝，故出妇不敢阻，乃再赂妇之舅姑，使谕遣其子。舅姑虽痛子，然利其金，姑共来怒詈。鬼泣曰：父母见逐，无复住理，且讼诸地下耳。从此遂绝。不半载富室竟死。殆讼得直欤？富室是举，使邓思贤不能讼，使包龙图不能察。且恃其钱神至能驱鬼，心计可谓巧矣，而卒不能逃幽冥之业镜。闻所费不下数千金，为欢无几，反以殒生，虽谓之至拙可也，巧安在哉。

【译文】

神机妙算、奸狡巨滑的人，也有败露之时；依仗财大气粗横行霸道的人，也有倒霉那一天。但奸狡的人拥有钱财，又用钱财来帮助他行施奸计，这可就不大好追究了。景州人李露园说，在河北与山东交界处有个富户丧偶，看见本乡有位新娘，便喜欢上了。他偷偷打发一个老妈子在新娘家旁边租了一间屋子住下，千方百计地加以游说，并出重金收买新娘的公婆，以不孝的罪名休了儿媳，还约定不要让公婆的儿子知道。富户又打发另外一个和新娘家素有来往的老妈子，带着许多钱财游说新娘的父母，假装把女儿送回婆家。公婆也假装后悔，留亲家吃饭，已经允许新娘回来了。继而双方话不投机，以致互相吵骂，新娘又被赶了出来。新娘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于是双方关系破裂，富户和新娘的父母同谋之事，就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找不到了。此后，又出来两个老妈子假装为新娘和富户议婚。富户以那位新娘不孝为由拒绝了，而新娘家也以贫富悬殊为由拒绝了。这样，富户策划谋娶那位新娘的奸计，也找不到一点儿破绽了。过了许久，又有亲友为两家说合，于是婚事才定了下来。新娘的丈夫虽然贫困，但是士族出身，因被父母所迫，无缘无故地休了妻子，心中郁郁终于得病，但还期望破镜重圆。这回听说原妻已定下日子出嫁，终于悲愤而死。死后他的鬼魂便来到富户家作祟。在新婚之夜，丈夫在灯下显形捣乱，不让两人同床。这么闹了好几夜，富户要改在白天同床。新妇恼恨地说：“哪有先夫在旁边，却和新郎干这种事的？又哪有过门三天的新媳妇，就大白天关起门来的？”她大哭不从。富户没有办法，便请术士来镇治。术士登坛烧了符，指挥叱咤之中，好像看见了什么，便马上起身道歉而去，说：“我能驱逐邪魅，但不能驱逐冤魂。”富户又请来和尚做道场，超度亡灵，也没有效果。富户忽然想起这人极孝顺，所以他父母休儿媳时他不敢出来阻拦。于是再次贿赂他的父母，叫他们命令儿子离开。父母虽然心疼儿子，但禁不住金钱利诱，于是一起来骂儿子。鬼哭道：“父母来赶我，我当然不能再住在这儿了。我要到地府里去告状。”从此鬼再也不来了。不到半年，这个富户竟然死了。可能是告赢了吧？富户的这一套手法，用《邓思贤》中的诉讼法也告不倒他，包公也难以洞察他的奸计。他依仗他的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心计可真够机巧的了。但他最终却没能

逃过阴间明察的业镜。听说他花费了不下几千两银子，快活了不长时间，反而送了命。说他至拙也是可以的；巧在哪儿呢？

【原文】

京师有张相公庙，其缘起无考，亦不知张相公为谁。土人或以为河神。然河神宜在沽水、蠡县间，京师非所治也。又密云亦有张相公庙，是实山区，并非水国，不去河更远乎？委巷之谈，殊未足征信。余谓唐张守珣、张仲武，皆曾镇平卢。考高适燕歌行序，是诗实为守珣作。一则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再则曰君不见边庭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于守珣大有微词。仲武则摧破奚寇，有捍御保障之功。其露布今尚载文苑英华。以理推之，或土人立庙祀仲武，未可知也。行篋无书可检，俟扈从回銮后，当更考之。

【译文】

京城里有座张相公庙，它的缘起已无从查考，也搞不清张相公是什么人物。土神认为张相公可能就是河神，不过河神庙应该在沽水、蠡县一带，因为京城并不属于河神管辖的地方。密云也有一座张相公庙，但庙址在山区，不是在水乡，离河也更远。因此那些猜测，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我倒认为，唐代的张守珣、张仲武，都曾镇守平卢。从高适的《燕歌行·序》来看，这首诗实际上是写张守珣的。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也有“君不见边庭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这首诗对张守珣表示不满。但张仲武则打垮了奚寇，有捍卫国家、安定边境的功劳，他的捷报至今还记在《文苑英华》里。根据这种情况来推断，也许是当地人建庙祭祀张仲武吧。因我随身携带的行箱里没有书籍可以查证，等我随从圣驾回京后，再细加考证吧。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原文】

轮回之说，凿然有之。恒兰台之叔父，生数岁，即自言前身为城西万寿寺僧。从未一至其地，取笔粗画其殿廊门径、庄严陈设、花树行列往验之一一相合。然平生不肯至此寺，不知何意。此真轮回也。朱子所谓轮回虽有，乃是生气未尽。偶然与生气凑合者，亦实有之。余崔庄佃户商龙之子，甫死，即生于邻家。未弥月，能言。元旦，父母偶出，独此儿在襁褓。有同村人叩门，云贺新岁，儿识其语音，遽应曰：是某丈耶？父母俱出，房门未锁，请入室小憩，可也。闻者骇笑。然不久夭逝。朱子所云，殆指此类矣。天下之理无穷，天下之事亦无穷，未可据其所见，执一端论之。

【译文】

轮回之说，确实是有的。恒兰台的叔父，出生才几岁，就自说前身是城西万寿寺的和尚。他从未到过那地方，拿起笔勾画那里的殿廊门径、装饰摆设、花树行列，派人去验证，都一一相符。但是，他平生不肯去那个寺，不知是什么意思。这是真正的轮回。朱熹所谓的轮回，就是指死人的生气未尽，偶然与活人的生气凑合起来，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我家崔庄佃户商龙的儿子，才死去，就出生在邻家。这孩子未满月，就能说话。元旦那天，父母偶尔外出，只有婴儿一人在襁褓里。同村一个人来敲门，说是恭贺新年。婴儿能辨别出他的语音，急忙回答说：“是某位老丈吗？父母都出去了，房门没有加锁，请进屋来坐一会。”听到的人惊异地发出笑来。但是，这孩子不久夭折了。朱熹所说的，大概是指这类情况。天下之理无穷无尽，天下之事也无穷无尽，不可根据自己的见闻，拘泥于一个方面来理解。

【原文】

德州李秋癘，言尝与数友赴济南秋试，宿旅舍中。屋颇敝陋，而旁一院屋二楹稍整洁，乃锁闭之。怪主人不以留客，将待富贵者居耶？主人曰：是屋有魅，不知其狐与鬼，久无人居，故稍洁，非敢择客也。一友强使开之，展眠被独卧。临睡，大言曰：是男魅耶，吾与尔角力，是女魅耶，尔与吾荐枕。勿瑟缩不出也。闭户灭烛，

殊无他异。人定后，闻窗外小语曰：荐枕者来矣。方欲起视，突一巨物压身上。重若磐石，几不可胜。扞之。长毛，喘如牛吼。此友素多力，因抱持搏击。此物亦多力，牵拽起伏，滚室中几遍。诸友闻声往视，门闭不得入，但听其砰訇而已。约二三刻许，魅要害中拳，然遁。此友开户出，见众人环立，指天画地，说顷时状，意殊自得也。时甫交三鼓，仍各归寝。此友将睡未睡，闻窗外又小语曰：荐枕者真来矣。顷欲相就，家兄急欲先角力。因尔唐突。今渠已愧沮不敢出。妾敬来寻盟也。语讫，已至榻前。探手抚其面，指纤如春笋，滑泽如玉脂，香粉气馥馥袭人。心知其意不良，爱其柔媚，且共寝以观其变。遂引之入衾，备极缱绻。至欢畅极时，忽觉此女腹中气一吸，即心神恍惚，百脉沸涌，昏昏然竟不知人。比晓，门不启，呼之不应，急与主人破窗入，泼水喷之，乃醒，已僵然如病夫。送归其家，医药半载，乃杖而行。自此豪气都尽，无复轩昂意兴矣。力能胜强暴，而不能不败于妖冶。欧阳公曰祸患常生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岂不然哉。

【译文】

德州人李秋崖说：他曾与几位朋友去济南参加秋试，住进了一家旅店，旅店的房子十分破旧。旁边那个院子，有两间房屋，收拾得比较整洁，可房门紧闭，无人居住。他们嗔怪旅店主人说：“你放着空房不让住，是不是想留给阔佬们？”主人说：“这两间房不太安全，不知是闹狐还是闹鬼，久已无人敢住，所以比别处干净一些。我哪儿能选择客人、留房不租呢？”有位朋友强使主人打开那两间房的房门，铺开床上的被褥独自躺下，临睡前吹出大话说：“如果碰上男鬼，我就和他摔一跤；若是女鬼，正好和她睡一觉，到那时，你们也别不好意思出来。”说罢，他关好门，吹灭蜡烛，一会儿就睡着了，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夜深人静后，他忽听窗外有人小声说：“陪你睡觉的来了。”他正要坐起来，突然有个家伙压到了他身上，其重如同磨盘，使他几乎无法承受。摸一摸，满身長毛，并发出了牛吼一般的喘息声。这位朋友很有力气，便同那家伙搏斗起来。那家伙也挺有劲儿，而且毫不相让，双方牵拉拽扯，扭抱成一团儿，在屋里打了好几个滚儿。众朋友听到声音，忙跑来观看，只见屋门紧闭，里面传出了“砰砰訇訇”的磕碰声。约摸过了两三刻钟，那妖物的要害被击中了一拳，“嗷”地一声逃走了。这位朋友开门出来，见众人站在门外，便指手划脚，描绘起与妖物搏斗的情状，面露得意之色。当时，正是三更时分，大家见已无事，便各自回房睡下。这位朋友将睡未睡之时，又听窗外有人说：“这回，陪你睡觉的真来了。刚才我本想来，但家兄非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因而有所冒犯。如今他已是愧不敢来了，所以小奴得以前来赴约。”说罢，一位女子已来到床边。她用手抚摸他的脸，那手指纤若春葱，滑泽如玉。一阵阵脂粉的香气

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这位朋友明知她居心不良，但爱其温柔妩媚，便想姑且与她同床以观其变。于是，他将那女子拉入被窝，缠绵亲热起来。正欢畅时，他忽然觉得那女子腹中猛一吸气，便立即心神恍惚、血液沸腾起来，不一会儿，他便昏昏然不醒人事了。早上，朋友们来找他，却打不开门，隔窗呼叫也没人应声。他们急忙找来主人，一同破窗而入，用水喷了半天才把他救醒，看他那精神，俨然是个病夫了，众人只好将他送回了家。他求医问药治了半年，才勉强能够扶杖而行，从此后他豪气丧尽，再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了。此人力可以胜强暴，却不能不败于妖艳女子之手。欧阳文忠公说：“祸患常起于微小的疏忽，智勇者多败于他所溺爱的事物。”这话难道不对吗？

【原文】

余家水明楼，与外祖张氏家度帆楼，皆俯临卫河。一日，正乙真人舟泊度帆楼下，先祖母与先母，姑侄也，适同归宁。闻真人能役鬼神，共登楼自窗隙窥视。见三人跪岸上，若陈诉者。俄见真人若持笔判断者。度必邪魅事，遣仆侦之。仆还报曰：对岸即青县境，青县有三村妇，因拾麦，俱僵于野。以为中暑，舁之归。乃口俱喃喃作谵语。至今不死不生，知为邪魅。闻天师舟至，并来陈诉。天师亦莫省何怪，为书一符，钤印其上，使持归，焚于拾麦处，云姑召神将勘之。数日后，喧传三妇为鬼所劫，天师劾治得复生。久之，乃得其详曰：三妇魂为众鬼摄去，拥至空林，欲迭为无礼。一妇癯首先受污。一妇初撑拒，鬼揶揄曰：某日某地，汝与某幽会林丛内，我辈环视嬉笑，汝不知耳，遽诈为贞妇耶？妇猝为所中，无可置辩，亦受污。十余鬼以次 褻，狼藉困顿，殆不可支。次牵拽一妇，妇怒詈曰：我未曾作无耻事，为汝辈所挟，妖鬼何敢尔。举手批其颊，其鬼奔仆数步外。众鬼亦皆辟易，相顾曰：是有正气不可近，误取之矣。乃共拥二妇入深林，而弃此妇于田塍。遥语曰：勿相怨，稍迟遣阿姥送汝归。正踟躇寻路，忽一神持戟自天下，直入林中。即闻呼号乞命声，顷刻而寂。神携二妇出曰：鬼尽诛矣，汝等随我返。恍惚如梦，已回生矣。往询二妇，皆呻吟不能起。其一本倚市叹息而已。其一度此妇必泄其语，数日，移家去。余尝疑妇烈如是，鬼安敢摄。先兄晴湖曰：是本一庸人妇，未遭患难，无从见其烈也。迨观两妇之贱辱，义愤一激，烈心陡发刚直之气，鬼遂不得不避之。故初误触而终不敢干也。夫何疑焉。

【译文】

我家的水明楼和外祖父张氏家的度帆楼都俯临着卫河。有一天，正乙真人的船泊在度帆楼下。先祖母和先母是姑侄，恰好一起回到娘家，听说真人能驱神役鬼，便一起上楼从窗缝里偷看。只见有三个人跪在岸上，好像陈述什么。接着看

见真人拿着笔好像在画什么。估计肯定是邪魅的事，便打发仆人去探探。仆人回来报告说：“对岸就是青县境内。青县有三位妇女去拾麦子，都昏倒在地里。以为是中暑，便都抬了回来。这三个人嘴里喃喃地说着胡话，至今也不死不活。这才知道是中了邪魅。听说天师来了，便一起来陈述。天师也不知道是什么怪，便给他们写了一道符，在上面盖了印，叫他们拿回去，在拾麦子的地方烧化，说是先召神将来查查。”过了几天，人们纷纷传说三个妇女被鬼劫持，经天师镇治，得以复生。好久之后，才了解到详情是这样的：三位妇女的魂被鬼们摄去，推拥到一片树林里，要挨个玷辱。一个妇女老实地先被侮辱了；一个妇女起初还挣持，鬼嘲弄道：“某天在某地，你和某某在高粱地里幽会，我们围着看，嬉笑，你不知道，这会儿又当起贞妇来了”。这个妇女一下被揭了底，无话可说，也被污辱了。十多个鬼依次污辱这两个妇女，把她们折磨得死去活来，几乎不行了，接着又来拉扯最后一位妇女，这个妇女怒骂道：“我从来没做无耻的事，却被你们挟持来，妖鬼怎敢如此无礼！”抬手一记耳光，把鬼打得退了好几步倒下了。其它鬼也都被吓退，互相看了看，说：“这人有正气，不能靠近。怪我们找错了人。”于是一起拥着另两个妇女进了深林，而把这个妇女扔在田埂上。鬼远远地说：“别怨我们，过会儿打发阿姥送你回去。”她正彷徨着找回路，忽然有一个神拿着戟从天而降，直入深林中，随即便听见呼叫哀求饶命的声音。不一会儿，哀叫声消失了。神把那两个妇女领了出来，说：“鬼都被消灭了，你们随着我回去。”恍恍惚惚像做了一场梦，三人又都醒了过来。人们去看望另两位妇女，她俩都呻吟着起不来床。其中一位妇女本来是卖淫的，只有叹气而已；另一位妇女估计未受辱的那位妇女肯定要把鬼揭露她幽会的话传出去，过了几天，便搬家走了。我曾怀疑，没受辱的那个妇女这样刚烈，鬼怎敢摄她的魂？先兄晴湖说：“她本来是一个平庸人的妻子，没经过什么灾难，也就无从发现她的刚烈。待她看到另两位妇女受辱，激于义愤，刚烈之气陡然冲起，鬼于是也不得不避开。所以说鬼在起初误犯了她，最后还是不敢惹她，这没什么可怀疑的。”

【原文】

刘书台言其乡有导引求仙者，坐而运气，致手足拘挛，然行之不辍。有闻其说而悦之者，礼为师，日从受法，久之亦手足拘挛。妻孥患其闲废至郁结，乃各制一椅，恒舁于一室，使对谈丹诀。二人促膝共语，寒暑无间，恒以为神仙奥妙，天下惟尔知我知，无第三人能解也。人或窃笑之。二人闻之，太息曰：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信哉是言。神仙岂以形骸论乎？至死不悔，犹嘱子孙秘藏其书，待五百年后有缘者。或曰是有道之士，砲废疾以自晦也。余于杂书稍涉猎，独未一

阅丹经。然欤否欤，非门外人所知矣。

【译文】

刘书台曾说，他的乡里有个人练导引术，以求成仙。他坐在那里只顾运气，以致于手足痉挛，但是他仍然修练不停。另外有个人听了这人的事很感兴趣，便拜这人为师傅，天天跟他学习。时间一长，他的手脚也痉挛起来。这两人的妻子儿女们都担心他们这么下去会酿成大病，便各做了一把椅子，常常把这两人抬到一个屋里，叫他们相对着谈论炼丹的秘诀。于是两人促膝交谈，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从不间断。他们常以为神仙的奥秘，这世界上就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再没有第三个人能领会。有人在背后笑话他们，这两人听到了，叹息道：“朝菌不知道有晦朔，蟪蛄不知道有春天或秋天。这话真的不错。是不是神仙怎么能只看外形呢？”这两人直到死也不悔悟，还嘱咐子孙好好地保存他们的书。等待五百年后有缘分的人。也有人说，这两人是有道之士，假装残废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我读过不少的杂书，只是没有读过《丹经》之类的书。所以上面的说法是对还是错，就不是我这个门外汉所能知道的了。

【原文】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贫而鬻妻者。已受币，而其妻逃。鬻者将讼。其人曰：卖休买休，厥罪均，币且归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偿，是君失一再婚妇，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从之。或曰妇逃以全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啻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归，复从人逃。皆曰天也。

【译文】

安介然公说：束州有一个因贫穷而卖妻的人，已收下买方的钱币，妻子却逃走了。买方将要诉讼他，他说：“卖方和买方的罪行是一样的，而且钱币要没收给官库，你诉讼到官府，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将妹妹赔偿给你。这样，你失去的是一个已婚的妇女，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处女，这对你有什么不好？”买方就同意了。有人说：“他的妻子逃走是为了保全贞节。”也有人说：“他是想卖掉妹妹；但又怕被别人指责，所以找出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来做借口。”不久，他的妻子回到家里，接着又跟别人私奔了。评论这件事的人都说：“这是天意啊。”

【原文】

程编修鱼门，言有士人与狐女狎，初相遇即不自讳，曰：非以采补祸君，亦不欲啻词有夙缘，特悦君美秀，不自持耳。然一见即恋恋不能去，傥亦夙缘耶。不数数至，曰：恐君以耽色致疾也。至或遇其读书作文，则去。曰恐妨君正务也。如是近十年，情若夫妇。士人久无子，尝戏问曰：能为我诞育否耶？曰：是不可知也。夫

胎者，两精相搏，翕合而成者也。媾合之际，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不先不后，两精并至，阳先冲而阴包之，则阳居中为主而成男；阴先冲而阳包之，则阴居中为主而成女。此化生自然之理，非人力所能为。故有一合即成者，有千百合而终不成者。故曰不可知也。问孪生何也。曰：两气并盛，遇而相冲。正冲则歧而二。偏冲则其一阳多而阴少，阳即包阴；其一阴多而阳少，阴即包阳。故二男二女者多，亦或一男一女也。问精必欢畅而后至，幼女新婚，畏缩不暇，乃有一合而成者，阴精何以至耶？曰：燕尔之际，两心同悦，或先难而后易，或貌瘁而神怡。其情既洽，其精亦至。故亦偶一遇之也。问既由精合，必成于月信落红以后。何也。曰：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生气。乘生气乃可养胎也。吾曾侍仙妃，窃闻讲生化之源，故粗知其概。愚夫妇所知能，圣人有所不知能。此之谓矣。后土人年过三十须暴长。狐叹曰：是癰癰者如芒刺，人何以堪，见辄生畏，岂夙缘尽耶？初谓其戏语，后竟不再来。鱼门多髯，任子田因其纳姬，说此事以戏之。鱼门素闻此事，亦为失笑。既而曰此狐实大有词辩，君言之未详。遂具述其论如右。以其颇有理致，因追忆而录存之。

【译文】

编修程鱼门说，有位士子和狐女亲热。初次相遇，狐女便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要采补精气害你的，也不想假托你我有夙缘，只是喜欢你的秀美，情不自禁。但是我一见了你就依恋着离不开，莫非真的是夙缘？”狐女不常来，说：“怕你沉溺于美色之中而得病。”有时来看见士子在读书著文，就离去了，说恐怕妨碍他的正事。这么来往了近十年，两人感情投合像夫妻。士子结婚好久没有儿子，便和狐女开玩笑说：“你能给我生个儿子么？”狐女说：“这可说不定。胎是双方精气相遇结合而成的。男女交合的时候，阳精到了而阴精没有到，或者阴精到了而阳精没有到，都不能成胎。两精都到了，但如果先有后，则先到的精气涣散无力，也不能成胎。不前不后，双方精气同时到来，阳精先行冲击而阴精包裹在外面，那么阳精就居中为主而成男胎；阴精先行冲击而阳精包裹在外面，则阴精居中为主而成女胎。这是大自然生化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所以有的一交合便成胎，有的交合千百次而始终不成胎，所以我说这可说不定。”士子问双胞胎是怎么回事？狐女说：“双方精气同样旺盛，相遇后彼此冲击。正面冲击就一分为二。侧面冲击，一种情况是阳精多而阴精少，那么阳精就包裹阴精；一种情况是阴精多而阳精少，那么阴精就包裹阳精。所以双胞胎往往是两男或两女，也有一男一女的情况。”士子问，精气只能在欢畅时来到，少女新婚，只顾又怕又羞了，有的却相交

一次就受孕，那么阴精为什么能来呢？狐女说：“新婚之夜，两人相悦。或者开始时难为情，后来便不羞了；或者表面畏缩而心中高兴，感情既然融洽了，精气也就来了。所以偶然也有一次便受孕的。”士子问既然两精相合而成胎，却又说在女子月经之后才能成胎，这是为什么？狐女说：“精气像谷种，血好像土壤。旧血消耗精气，新血产生精气。乘着血产生精气时便可以养胎。我曾侍奉仙妃，偷听过她讲生化的源起，所以了解个大概情况。普通夫妇能了解的事，圣人却不大了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后来士子年过三十，胡须暴长。狐女叹道：“这满脸的胡子像芒刺，人怎么能受得了，见了让人害怕，莫非缘分尽了？”士人开始以为她是开玩笑，后来狐女竟然不再来了。程鱼门的胡须很重，任子田因他纳妾，讲了这个故事和他开玩笑。程鱼门听过这个故事，也笑了起来。之后他说这狐狸实际上很健谈，你讲得还不详细，于是讲了上述的内容。因为讲的很有道理，所以追忆着记录了下来。

【原文】

吕览称黎邱之鬼，善幻人形。是诚有之。余在乌鲁木齐，军吏巴哈布曰：甘肃有杜翁者，饶于资。所居故旷野，相近多狐獾穴。翁恶其终夜嗥呼，悉薰而驱之。俄而其家人见内室坐一翁，厅外又坐一翁。凡行坐之处，又处处有一翁来往，殆不下十余。形状声音衣服如一，摒挡指挥家事，亦复如一。合门大扰，妻妾皆闭门自守。妾言翁腰有素囊可辨，视之无有，盖先盗之矣。有教之者，曰：至夜必入寝，不纳即返者翁也。坚欲入者即妖也。已而皆嗟惜，怒叱喧呶，一昼夜，无如之何。有一妓，翁所昵也，十日恒三四宿其家。闻之，诣门曰：妖有党羽，凡可以言传者必先知，凡可以物验者必幻化。盍使至我家，我故乐籍，无所顾惜。使壮士执巨斧立榻旁，我裸而登榻，以次交接。其间反侧曲伸，疾徐进退，与夫抚摩偎倚。口舌所不能传，耳目所不能到者，纤芥异同，我自意会。虽翁不自知，妖决不能知也。我呼曰斫，即速斫，妖必败矣。众从其言。一翁启衾甫入。妓呼曰斫。斧落果一狐，脑裂死。再一翁稍趑趄，妓呼曰斫，果惊窜去。至第三翁，妓抱而喜曰：真翁在此，余并杀之可也。刀杖并举，殪其大半，皆狐与獾也。其逃者遂不复再至。禽兽夜鸣，何与人事。此翁必扫其穴，其扰实自取。狐獾既解化形，何难见翁陈诉，求免播迁，遽逞妖惑，其死亦自取也。计其智数，盖均出此妓下矣。

【译文】

《吕氏春秋》一书中说黎丘的鬼善于变幻人形，是真的有这种事。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有个叫巴哈布的军吏说：“甘肃有个姓杜的老人，家里很富裕，住在旷野之中，近处有很多狐狸和獾子洞。那杜老头讨厌它们整夜的嚎叫，便把它们都

用火熏跑了。不久，他的家人看见里屋里坐了一个杜翁，厅外又坐了一个杜翁，凡是走动坐卧的地方，处处都有一个杜翁来往，几乎有了十多个。这些杜翁的相貌、声音、服饰都完全一样，管理指示家事也都一样。全家人被搅得一塌糊涂，妻妾们也都闭门自守了。妾说，杜翁的腰上有个素囊，可以辨认出来。仔细一观察，杜翁们都没有。原来事先那素囊已被盗走了。有人教她们说：“夜里杜翁肯定要回来睡觉，你们不让他进屋转头就走的，是杜翁；那些坚决要进屋的肯定就是妖。”结果晚上，杜翁以不准进屋就都退到了门外叹气。怒骂喧闹了一昼夜，还是没有办法。其中有一个妓女，是杜翁最宠爱的，十天之中常常有三四天都住在她那儿。她听说了这件事，上门说：“这些妖鬼有同伙，凡是可以言传的，它们肯定首先知道；凡是通过物品加以验证的，它们肯定会幻化出来的。倒不如叫真假杜翁们都到我家来，我是个妓女，没什么可顾惜的。可以叫一个壮士拿着大斧头站在我床边，然后我赤裸着在床上，和这些真假杜翁们挨个地亲热。这中间，比如翻身曲伸、快慢进退以及抚摩依偎等语言所不能传达、耳目所不能听到看到的，丝毫的同异，我都感觉得到。这些差别是连杜翁自己也不知道的，妖狐决不能知道。我叫砍，便赶紧用力砍，妖狐就露馅了。”人们依着她说的去做。一个杜翁掀开被子刚要上床，妓女大喊砍！大斧砍下来，果然是一只狐狸，被砍破了脑袋，死了。第二个杜翁稍稍有些迟疑，妓女喊砍！这个假杜翁果然惊窜而去。到了第三个杜翁，妓女搂着他高兴地说：“这才是真的杜翁，其余的杜翁都可杀掉。”于是人们刀杖齐举，把假杜翁们打死了大半，原来都是狐狸、獾子变的，逃跑了的也没再回来。其实野兽在夜里叫，又碍了人什么事呢？这杜翁却要去找它们的洞穴；他被搅扰实际是自找的。狐狸、獾子既然会变形，也不难找杜翁陈述，请求别让它们搬走就是。却非要兴妖作怪，被打死也只是自找的。如果说起计谋来，这些人和狐狸等，都还不如那个妓女。

【原文】

吴青紆前辈，言横街一宅，旧云有祟，居者多不安。宅主病之，延僧作佛事。入夜放焰口时，忽二女鬼现灯下，向僧作礼曰：师等皆饮酒食肉，诵经礼忏殊无益。即焰口施食，亦皆虚抛米谷，无佛法点化，鬼弗能得。烦师傅语主人，别延道德高者为之，则幸得超生矣。僧怖且愧，不觉失足落座下。不终事，灭烛去。后先师程文恭公居之，别延僧禅诵，音响遂绝。此宅文恭公歿后，今归沧州李臬使随轩。

【译文】

前辈吴青紆说：横街有一所宅院，据说时常闹鬼，令居住者不得安宁。对此，主人甚为忧虑，便请来和尚做佛事以超度鬼魂。夜间，正放焰口时，忽然灯下出现

了两个女鬼，向和尚行礼道：“师傅们都是酒肉之徒，你们这样的和尚念经忏悔能有什么用处；即便放焰口、布施食物，也不过是浪费粮食，你们不具备佛法，无从点化，布施的食物鬼也无法享用。烦请诸位转告这家主人，请他们另请高明，说不定我们还能有幸得以超生。”众和尚又惭愧，又害怕，乃至有人一不小心跌下了座位。结果佛事还没做定，便熄灭烛火，悄悄溜走了。后来，先师程文恭先生住进了这所宅院，另请了一拨和尚念经，鬼魂作祟之事便从此绝迹了。文恭先生死后，这所宅院归于按察使、沧州人李随轩了。

【原文】

表兄安伊在，言县人有与狐女昵者，多以其妇夜合之资，买簪珥脂粉赠狐女。狐女常往来其家，惟此人见之，他人不见也。一日，妇诟其夫曰：尔财自何来？乃如此用。狐女忽中应曰：汝财自何来，乃独责我。闻者皆绝倒。余谓此自伊在之寓言。然亦足见惟无瑕者可以责人。赛商鞅者，不欲著其名氏里贯，老诸生也。挈家寓京师，天资刻薄，凡善人善事，必推求其疵类。故得此名。钱敦堂编修歿，其门生为经纪棺衾，贍恤妻子，事事得所。赛商鞅曰：世间无如此好人，此欲博古道之名，使要津闻之，易于攀援奔竞耳。一贫民母死于路，跪乞钱买棺，形容枯槁，声音酸楚。人竞以钱投之。赛商鞅曰：此指尸敛财，尸亦未必其母，他人可欺，不能欺我也。过一旌表节妇坊下，仰视微哂曰：是家富贵，仆从如云，岂少秦宫、冯子都耶？此事须核，不敢遽言非，亦不敢遽言是也。平生操论皆类此。人皆畏而避之，无敢延以教读者，竟困顿以歿。歿后，妻孥流落，不可言状。有人于酒筵遇一妓，举止尚有士风，讶其不类倚门者。问之，即其少女也。亦可哀矣。先姚安公曰：此老生平亦无大过，但务欲其识加人一等，故不觉至是耳。可不戒哉。

【译文】

表兄安伊在说，他所在县里一人和狐女相好，常用妻子夜里陪人睡觉挣来的钱，买首饰脂粉等赠给狐女。狐女常到他家来，只有这人能看见，别人看不见。有一天，妻子骂丈夫：“你知道钱是怎么来的？这么个花法。”狐女忽然在暗中应声说：“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还责备我。”听到的人都大笑。我认为这是安伊在编的寓言。但也足以说明，只有自己没有污点的人才能要求别人。有个叫赛商鞅的，这里就不写出他的姓名籍贯了。他是个老秀才，带着家眷住在京城。他天性刻薄，凡是好人好事，他都要想方设法从中挑剔，所以得了这么个名。编修钱敦堂死了，他的门生为他置办棺材、寿衣、抚恤他的妻子，事事都办得周全妥贴。赛商鞅说：“世上没有这样的好人，门生不过是想博得个古道热肠的美名，让当权者听到，更容易攀附钻营罢了。”一个穷人的母亲死在路上，穷人跪在地上讨钱买棺

材。他面黄肌瘦，声音凄惨，路人纷纷投给他钱。赛商鞅说：“这人是借着尸体发财，这具尸体也未必是他的母亲。可以骗人，骗不了我。”他走过一个表彰节妇的牌坊下。他仰头看了微微嘲弄道：“这家富贵，仆从众多，难道就没有秦宫、冯子都那种人？这事必须核查，不敢马上下结论说节妇不贞，也不能马上下结论说节妇贞。”他这一生就这样挑剔人，因此人们都怕他，躲着他，也没人敢请他教书。他竟贫困潦倒而死。他死后，妻子儿女流落四处，极为悲惨。有人在酒宴上看见一个妓女，举止还有些读书人家的风度，便觉得她不像是卖淫的妓女。一问，她就是赛商鞅的小女儿。也够悲哀的了。先父姚安公说：“这老人一生也没什么大过错，只是想显示自己的见识高人一等。所以不知不觉到了这个地步。能不引以为戒么？”

【原文】

乾隆壬午九月，门人吴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于余绿意轩中。下坛诗曰：沈香亭畔艳阳天，斗酒曾题诗百篇。二八妖娆亲捧砚，至今身带御炉烟。满城风叶蓟门秋，五百年前感旧游。偶与蓬莱仙子遇，相携便上酒楼家。余曰：然则青莲居士耶？批曰：然。赵春涧突起问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杨贵妃马嵬陨玉，年已三十有八，似尔时不止十六岁。大仙平生足迹，未至渔阳，何以忽感旧游？天宝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误记？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动矣。大抵乩仙多灵鬼所托，然尚实有所凭附。此扶乩者，则似粗解吟咏之人，炼手法而为之，故必此人与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则不能书。其诗亦皆流连光景，处处可用。知决非古人降坛也。尔日猝为春涧所中，窘迫之状可掬。后偶与戴庶常东原议及，东原骇曰：尝见别一扶乩人，太白降坛，亦是此二诗，但改满城为满林，蓟门为大江耳。知江湖游士，自有此种稿本。转相授受，固不足深诘矣。（宋蒙泉前辈亦曰：有一扶乩者至德州，诗顷刻即成。后检之，皆村书诗学大成中句也。）

【译文】

乾隆二十七年九月，门人吴惠叔请来一个扶乩人，在我的绿意轩中降仙。乩仙写下坛诗说：“沈香亭畔艳阳天，斗酒曾题诗百篇。二八妖娆亲捧砚，至今身带御炉烟。”“满城风叶蓟门秋，五百年前感旧游。偶与蓬莱仙子遇，相携便上酒楼家。”我说：“这样看来，这位仙人就是青莲居士了？”乩仙批写道：“是的。”赵春涧突然站起来，问道：“大仙斗酒诗百篇，好像不是发生在沈香亭上。杨贵妃在马嵬坡身亡时，年龄已有三十八岁，好像那时不止是十六岁。大仙平生足迹，未曾到过渔阳，怎么忽然感叹起旧游来呢？从唐代天宝年间到现在，也不止五百年，怎么大仙会误记呢？”乩仙只批“我醉欲眠”四个字。再问他，乩已不动了。大抵乩仙多为

灵鬼所依托，但是还要有现实中可以凭附的东西。这个扶乩人，好像是稍微懂得吟咏诗歌的人，学习扶乩的手法而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一定要这个人同那个人一起扶乩，才能写出字来，换掉一个人，就不能写字。这些诗也都是流连风光，处处可用。从而可知，这决不是古人降坛。那天，突然被赵春涧言中要害，他们的窘迫之状，就十分可笑了。后来，我偶尔与戴东原席吉士谈及此事，戴东原惊讶地说：“我曾见到另外一个扶乩人，说是太白降坛，也是这两首诗，只改‘满城’为‘满林’，‘蓊门’为‘大江’而已。”可见，江湖游士，自有这种稿本，相互传授，本来就没有必要深究。（宋蒙泉前辈也说：有一个扶乩人到德州，诗立刻就写成。后来检索，都是俗书《诗学大成》中的句子。）

【原文】

田丈耕野，统兵驻巴尔库尔时，（即巴里坤。坤字以吹唇声读之，即库尔之合声。）军士凿井得一镜，制作精妙。铭字非隶非八分，（隶即今之楷书，八分即今之隶书。）似景龙钟铭；惟土蚀多剥损。田丈甚宝惜之，常以自随。殁于广西戎幕时以授余姊婿田香谷。传至香谷之孙，忽失所在。后有亲串戈氏于市上得之，以还田氏。昨岁欲制为镜屏，寄京师乞余考定。余付翁检讨树培，推寻铭文，知为唐物。余为镌其释文于屏趺，而题三诗于屏背曰：曾逐毡车出玉门，中唐铭字半犹存。几回反覆分明看，恐有崇徽旧手痕。黄鹄无由返故乡，空留鸾镜没沙场。谁知土蚀千年后，又照将军鬓上霜。暂别仍归旧主人，居然宝剑会延津。何如揩尽珍珠粉，满匣龙吟送紫珍香谷孙自有题识，亦镌屏背，叙其始末甚详。《夜灯随录》载威信公岳公钟琪西征时，有裨将得古镜。岳公求之不得，其人遂遭祸。正与田丈同时同地，疑即此镜传说也。

【译文】

田耕野先生统兵驻扎于巴尔库尔时，军士们在凿井时挖出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制作精巧，上面的铭文非楷非隶，字体颇似唐代铸造的景龙钟的铭文；只是在土中埋放久了，文字多被腐蚀。田先生非常珍惜它，时常带在身边。后来，他死于广西幕府，临死时把镜子传给了我姐夫田香谷。到了田香谷孙子那一辈儿，这面镜子忽然不知去向了。不久，有位亲戚在集市上发现了这面镜子，便买下来还给了田家。去年，田家想将这面镜子制成镜屏，就把它寄到京城请我考定。我带着它到翰林院检讨翁树培先生家中，请他帮助鉴定，才知道此乃唐朝旧物。我在镜屏的一角题写了释文，在背面题诗三首，诗道：“曾逐毡车出玉门，中唐铭字半犹存。几回反复分明看，恐有崇徽旧手痕。”“黄鹄无由返故乡，空留鸾镜没沙场。谁知土蚀千年后，又照将军鬓上霜。”“暂别仍归旧主人，居然宝剑会延津。何如揩

尽珍珠粉，满匣龙吟送紫珍。”香谷之孙也在镜屏背面题写了文字，详细叙述了得镜始末。《夜灯随录》载，威信公岳钟琪西征时，有位裨将得了一面古镜，岳公向他索要，没有得到，那位裨将因此而遭殃。这件事的发生与田耕野驻守巴尔库尔的时间与地点相同，我疑心这是田家得镜之事被人讹传了。

【原文】

门人邱人龙，言有赴任官，舟泊滩河。夜半，有数盗执炬露刃入，众皆慑伏。一盗拽其妻起，半跪曰：愿乞夫人一物，夫人勿惊。即割一左耳，敷以药末，曰数日勿洗，自结痂愈也。遂相率呼啸去。怖几失魂，其创果不出血，亦不甚痛，旋即平复。以为仇耶，不杀不淫；以为盗耶，未劫一物。既不劫不杀不淫矣，而又戕其耳；既戕其耳矣，而又赠以良药，是专为取耳来也。取此耳又何意耶？千思万索，终不得其所以然。天下真有理外事也。邱生曰：苟得此盗，自必有其所以然。其所以然亦必在理中。但定非我所见之理耳。然则论天下事，可据理以断有无哉。（恒兰台曰：此或采生折割之党，取以炼药。似乃近之。）

【译文】

我的门生丘人龙说，有一个官员去上任，他所乘的船就停泊在滩河边。半夜时分，有几个强盗点着火拿着木棍来到船上，船上的人都吓得趴在船上，一动也不敢动。一个强盗把官员的妻子拖起来，半跪着说：“我只想和夫人要一样东西，夫人不要害怕。”随即割下了她的左边耳朵，并给她敷上了药末，说，几天不沾水，结了痂后就好了。然后他们彼此打着呼哨离去了。夫人被他们吓得差点儿丢了魂。伤口果然没有出血，也不怎么疼，不久就痊愈了。这伙强盗说他们是来报仇吧，却不杀不淫；说是来抢劫吧，却一样东西也不抢。既然不杀不淫不抢，却又割了耳朵去；既然割下了耳朵，却又赠好药给她。这可能是专门取耳朵来的吗，但要这耳朵又是什么意思呢？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天下真的是有不可理喻的事情。丘人龙说：“如果把这个强盗捉住了，就能弄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所以然也肯定有一定道理。但肯定不是我们所想得到的道理。”可见论述天下的事，不能只根据道理来判断有无。

【原文】

董天士先生，前明高士，以画自给，一介不妄取。先高祖厚斋公老友也。厚斋公多与唱和，今载于花王阁剩稿者，尚可想见其为人。故老或言其有狐妾。或曰天士孤僻，必无之。伯祖湛元公曰：是有之而别有说也。吾闻诸董空如曰：天士居老屋两楹，终身不娶，亦无仆婢，井臼皆自操。一日晨兴，见衣履之当著者，皆整顿置手下。再视则盥漱俱已陈。天士曰：是必有异，其妖将媚我乎？窗外小语应曰：

非敢媚公，欲有求于公，难于自献，故作是以待公问也。天士素有胆，命之入。入辄跪拜，则娟静好女也。问其名，曰：温玉。问何求，曰：狐所畏者五：曰凶暴，避其盛气也。曰术士，避其劾治也。曰神灵，避其稽察也。曰有福，避其旺运也。曰有德，避其正气也。然凶暴不恒有，亦究自败。术士与神灵，吾不为非，皆无如我何。有福者运衰亦复玩之。惟有德者则畏而且敬。得自附于有德者，则族党以为荣，其品格即高出侪类上。公虽贫贱，而非义弗取，非礼弗为，倘准奔则为妾之礼。许侍巾栉，三生之幸也。如不见纳，则乞假以虚名，为画一扇，题曰某年月日，为姬人温玉作。亦叨公之末光矣。即出精扇置几上，濡墨调色，拱立以俟。天士笑从之。女自取天士小印，印扇上曰：此姬人事，不敢劳公也。再拜而去。次日晨兴，觉足下有物，视之则温玉。笑而起曰：诚不敢以贱体玷公，然非共榻一宵，非亲执腰御之役，则姬人字终为假托。遂捧衣履侍洗漱讫，再拜曰妾从此逝矣。瞥然不见，遂不再来。岂明季山人，声价最重，此狐女亦移于风气乎？然襟怀散朗，有王夫人林下风。宜天士之不拒也。

【译文】

董天士先生是明代的高士，以画画为生，不要一文来路不正的钱。他是先高祖厚斋公的老朋友，厚斋公常和他以诗唱和。如今从载于《花王阁剩稿》中的诗作中，可以想象出他的为人。老人们说他可能有个狐妾。有人说他性情孤僻，肯定不会有。我伯祖湛元公说：“是有这么回事，但说法不一样。我听董空如说，天士住着两间老屋，终身不娶，也没有仆人婢女侍奉，一应杂事都亲自干。一天早上起来，看见要穿的衣服鞋子等，都整齐地放在他手够得着的地方；再一看，连梳洗用具都已摆好了。天士说：‘这肯定有异，妖物是想来媚惑我？’窗外小声应道：‘我不敢媚惑你，而是有求于你。因难以主动献身，所以干了这些事等着先生来问。’天士胆大，叫她进来。她进来就跪拜，原来是一位娟秀娴静的女子。天士向她叫什么，她回答：‘温玉。’问她求办什么事，她回答：‘狐狸所怕的有五：一是凶暴的人，以躲避他的盛气；二是术士，以躲避他的镇治；三是神灵，以躲避他的稽察；四是有福的人，以躲避他的旺运；五是有德行的人，以躲避他的正气。不过凶暴的人不常有，而且这种人也往往自取败亡；术士和神灵，我不做坏事，他们也不能把我怎样；有福的人运气衰竭，也就没什么能为了；唯有对有德行的人，我们怕他敬他。如果能够依附于有德行的人，那么它的本族都会引以为荣，它的品位也就高出于同类之上。先生虽然贫贱，不义之财分文不取，违礼的事一点不干。倘若答应遵照‘奔则为妾’的礼节，允许我侍奉在你身旁，就是我三生有幸了。如你不收留我，就请以赠侍姬的名义，给我画一个扇，题上某年某月某日，为侍姬温玉作，那么也

能沾一点先生的光。’随即拿出一把精致的扇子放在几案上，并研了墨调好色，恭候在一旁。天士笑着答应了。温玉自己拿来天士的小印，盖在扇子上。她说：‘这是侍姬应该干的，不敢劳先生大架。’然后又拜了两拜离去了。第二天早上，天士醒来，觉得脚下有什么东西，一看，却是温玉。她笑着起来说：‘我实在不敢以我这贱体玷污您，但是如果不在一个床上睡一夜，不真的做一回侍姬应做的事，那么侍姬这个名字毕竟是虚的。’于是她捧来衣服帮着天士穿衣梳洗，之后又拜道：‘妾从此去了。’一晃就不见了，后来也没再来过。”明代遗民隐居者声价最高，莫非这个狐狸也随了世风？不过她的胸怀爽朗，有王夫人的闲雅风度，怪不得天士没有拒绝她。

【原文】

先姚安公曰：子弟读书之余，亦当使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二三能解事。崇祯壬午，厚斋公携家居河间，避孟村土寇。厚斋公卒后，闻大兵将至河间，又拟乡居。濒行时，比邻一叟顾门神叹曰：使今日有一人如尉迟敬德、秦琼当不至此。汝两曾伯祖，一讳景星，一讳景辰，皆名诸生也。方在门外束幙被，闻之，与辩曰：此神荼、郁垒象，非尉迟敬德、秦琼也。叟不服，检丘处机《西游记》为证。二公谓委巷小说不足据，又入室取东方朔《神异经》与争。时已薄暮，检寻既移时，反覆讲论又移时，城门已阖，遂不能出。次日将行，而大兵已合围矣。城破，遂全家遇难。惟汝曾祖光禄公、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存耳。死生呼吸，间不容发之时，尚考证古书之真伪，岂非惟知读书不预外事之故哉！姚安公此论，余初作各种笔记，皆未敢载，为涉及两曾伯祖也！今再思之，书痴尚非不佳事，古来大儒似此者不一，因补书于此。

【译文】

先父姚安公对我说：“家人的子弟在读书之余，也应该让他们稍懂家务，略知世事，而后他们才可以治家、涉世。明朝末年，道学受到尊崇，科考极受重视。于是，聪明人便研究心学，以攀援时髦的风气；纯朴的人则死背经典，以求取功名。招引得读书人，十个人中间竟没有一两位能懂些家事、世事的。崇祯壬午年，先高祖厚斋公携带家小移居河间，以躲避孟村的土匪。厚斋公去世后，听说朝廷大兵将到河间，全家人筹划着迁回老家。临行时，邻家的一位老者望着大门上贴的门神叹道：‘假使现在有一个像尉迟敬德、秦琼那样的人，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你的两位曾伯祖，一位名景星，一位名景辰，都是有名的秀才。他们正在门外捆扎行李，听了老者的话，辩解道：‘这是神荼、郁垒的画像，并不是尉迟敬德和秦琼。’

老者不服，举出邱处机的《西游记》为证。你那两位曾伯祖说此书为街巷小说，不足为凭，并转身回屋里取出东方朔的《神异经》与他争论。当时已是日暮时分，他们反复争辩又耽搁了时间，城门已经关闭，所以无法出城了。第二天，他们正要上路，河间城已被大兵包围了。城被攻破后，一家人全部遇难。只有你曾祖光禄公、曾伯祖镇番公及叔祖云台公得以幸存。就在性命攸关之时，他们还在考证古书记载的真伪，这难道不是只知道读书却不识时务所造成的后果吗！”姚安公的这番议论，最初我撰写各种笔记时，皆未敢收入，因为涉及到两位曾伯祖。如今我再三考虑，当个书呆子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古往今来的许多大学问家，做出这种糊涂事的并非绝无仅有，因此将这件事补录在此。

【原文】

奴子刘福荣，善制网罟弓弩，凡弋禽猎兽之事，无不能也。析爨时分属于余，无所用其技，颇郁郁不自得。年八十余尚健饭，惟时一携鸟铳，散步野外而已。其铳发无不中。一日，见两狐卧陇上，再击之不中，狐亦不惊。心知为灵物，惕然而返。后亦无他。外祖张公水明楼，有值更者范玉，夜每闻瓦上有声，疑为盗。起视则无有，潜踪侦之，见一黑影从屋上过。乃设机瓦沟，仰卧以听。半夜闻机发，有女子呼痛声。登屋寻视，一黑狐折股死矣。是夕，闻屋上置曰：范玉何故杀我妾？时邻有刘氏子为妖所媚，玉私度必是狐，亦还置曰：汝纵妾私奔，不知自愧，反置吾，吾为刘氏子除患也。遂寂无语。然自是觉夜夜有人以石灰渗其目，交睫即来，旋洗拭，旋又如是。渐肿痛溃裂，竟至双瞽。盖狐之报也。其所见逊刘福荣远矣。一老成经事，一少年喜事故也。

【译文】

有个叫福荣的奴仆善于制作网套弓弩，凡是捕鸟猎兽之类的事，没有什么他不会的。分家的时候，他归了我，他的特长发挥不出来，很有些郁郁不得志。八十多岁时饭量还不小，每天拎着一支枪鸟在野外散步。他的枪法真是百发百中。有一天，他看见两只狐狸趴在田埂上，打了两枪也没打中，狐狸也就不怕了。他知道那是个灵物，慌忙回家了。不过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外祖张公的水明楼里，有个打更的叫范玉。夜里他常常听见屋瓦上有声音，还以为是小偷，起来看却什么也没有。于是他偷偷地观察，看见一个黑影从屋顶上过去了。他便在瓦沟处设下了机关，仰躺着听声音。半夜里，听到机关发动，有一个女子在喊疼。他连忙爬上屋顶查看，只见一条狐狸断了后腿死去。这天夜里，他听见屋顶上骂道：“范玉为什么杀了我的妾！”当时，邻居刘某的儿子被妖所媚惑，范玉估计肯定是这条狐狸，便回骂他道：“你纵容妾私奔，自己不知羞愧，还来骂我，我是在为刘家的儿子

除害。”于是外面又没有了声音。但是，从此他夜夜都觉得有人往他眼睛里撒石灰；他一闭上眼睛便觉得有人撒石灰，刚洗完眼睛，随即又被撒上了。后来，他的眼睛渐渐肿痛溃裂，竟然全瞎了。原来这是狐狸的报复。他的见识可比刘福荣差远了。因为，一个老成世故，一个年轻好事。

【原文】

门人有作令云南者，家本苦寒，仅携一子一僮，拮据往，需次会城。久之，得补一县，在滇中，尚为膏腴地。然距省城远，其家又在荒村，书不易寄。偶得鱼雁，亦不免浮沈，故与妻子几断音问。惟于坊本碣绅中，检得官某县而已。偶一狡仆舞弊，杖而遣之。此仆衔次骨。其家事故所备知，因伪造其僮书云，主人父子先后卒，二棺今浮厝佛寺，当借资来迎。并述遗命，处分家事甚悉。初，令赴滇时，亲友以其朴讷，意未必得缺；即得缺，亦必恶。后闻官是县，始稍稍亲近，并有周恤其家者，有时相馈问者。其子或有所称贷，人亦辄应，且有以子女结婚者。乡人有宴会，其子无不与也。及得是书，皆大沮，有来唁者，有不来唁者。渐有索逋者，渐有道途相遇似不相识者。僮奴婢媼皆散，不半载，门可罗雀矣。既而令托入覲官寄千二百金至家迎妻子。始知前书之伪。举家破涕为笑，如在梦中。亲友稍稍复集，避不敢见者，颇亦有焉。后令与所亲书曰：一贵一贱之态，身历者多矣；一贫一富之态，身历者亦多矣。若夫生而忽死，死逾半载而复生，中间情事，能以一身亲历者，仆殆第一人矣。

【译文】

我有个门生在云南当县令。他家境本来贫寒，赴任时只带了一个儿子一个僮子，紧紧巴巴地到省城需次。等了很久，补了个县令，在云南中部，还算是个富饶的县。但是这个县距离省城较远，他的家又在荒村，信也不好寄。偶然有了捎信的人，信也不免沉沉浮浮地到不了收信人手中，因此和妻子几乎断了音信。他的家人只能在坊刻本的《缙绅录》中查得他在某县任官。这时，他的一个奸狡的仆从舞弊，被他打了一顿赶走了。这个仆人对他的恨之入骨。他对县令的家事很熟悉，便假冒僮子写信说，主人的父子都先后去世，两口棺材都放在佛庙中，请借钱来迎。同时还写了主人的遗嘱，安排家事很详细。当初他前往云南时，亲友因为他质朴老实，觉得他未必能补上官；即便补了官，也一定是不好的职位。后来听说他当了这个县的县令，才稍稍和他的家人亲近起来，有的还出钱周济，常常赠送东西、慰问。他的儿子有时向人借贷，对方也很痛快，而且有的还和他家攀谈亲事。村里每次宴会，他的儿子都被邀参加。待得到这封信，人们都大失所望，有来吊唁的，有不来的。渐渐地，还有来讨债的，有的在路上相遇，好像不认识似的。他家

的僮奴婢媼都散去了，不到半年，门庭冷落得不见人影。不久，这位县令托进京晋见皇帝的官员把一千二百两银子带给家里，拟迎家眷到云南去。全家人这才知道前一封信是假的，破涕为笑，好像在梦中。于是亲友们又渐渐凑上前来，还有一些人则避而不敢再见他的家人。后来县令给他的一个好友写信道：“一贵一贱的情态，亲身经历过的人很多；一穷一富的情态，亲身经历过的人也很多。至于活着忽然死了，死了大半年又复活，这中间的情态，由一个人来亲身经历的，恐怕我是第一个。”

【原文】

门人福安陈坊，言闽有人深山夜行，仓卒失路，恐愈迷愈远，遂坐崖下，待天晓。忽闻有人语时，时缺月微升，略辨形色，似二三十人坐崖上，又十余出没丛薄间。顾视左右皆乱冢，心知为鬼物，伏不敢动。俄闻互语社公（土地神）来。窃睨之，衣冠文雅，年约三十余，颇类书生，殊不作剧场白须布袍状。先至崖上，不知作何事。次至丛薄，对十余鬼太息曰：汝辈何故自取横亡，使众鬼不以为伍。饥寒可念，今有少物哺汝。遂撮饭撒草间，十余鬼争取，或笑或泣。社公又太息曰：此邦之俗，大抵胜负之念太盛，恩怨之见太明。其弱者力不能敌，则思自戕以累人。不知自尽之案，律无抵法，徒自陨其生也。其强者妄意两家各杀一命，即足相抵，则械斗以泄愤。不知律凡杀二命，各别以生者抵，不以死者抵。死者方知悔之已晚，生者不知为之弥甚，不亦悲乎。十余鬼皆哭。俄远寺钟动，一时俱寂。此人尝以告陈生，陈生曰：社公言之，不如令长言之也。然神道设教，或挽回一二，亦未可知耳。

【译文】

门人福安人陈坊说：福建有个人在深山夜行，匆促之中迷了路。他担心会越走越远，就坐在山崖下面，等待天亮。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当时下弦月刚刚升起，借助月光大致能够分辨出人的身形，好像有二三十人坐在山崖上面，又有十多个人在草木丛中出没。他环顾左右，都是乱坟堆，内心明白那些人一定是鬼怪，伏在那里不敢动弹。一会儿，他听到那些人相互传告说土地神来了，偷偷地瞄了一眼，只见土地神衣冠文雅，年龄约三十多岁，很有点像书生，完全不像剧场上白胡子穿布袍的形象。土地神先走到山崖上，不知干什么事；后来走到草木丛中，对十多个鬼叹息道：“你们为什么选择自杀，死于非命，使众鬼不愿与你们为伍？饥寒交迫确实可怜，现在有一点东西供你们食用。”就抓起饭撒向草丛中。十多个鬼争先恐后地去抢，有的笑有的哭。土地神又叹息道：“这个地方的风俗，大约胜败的观念太强盛，恩怨的成见太分明。那些弱者力不能敌强者，就想以自杀来拖累

别人，却不懂得自杀的案子，按法律是没有抵罪这一条的，只不过白白地断送自己的生命而已。那些强者妄想两家各杀了对方一条人命，也足以相互抵罪了，就发动了械斗来发泄私愤，却不懂得法律规定凡是杀死两条人命，要分别用活人来抵罪，而不是以死人来抵销。死了的人才知道悔恨，却为时已晚；活着的人不知道，变本加厉地干，难道不可悲吗？”十多个鬼都哭起来。不久，远处的寺钟撞响，立刻周围一片寂静。那个人曾将上述情况告诉陈坊，陈坊说：“土地神讲那些话，不如县令讲那些话更有效。然而，神灵施行教化，或许能够挽回一点损失，也未可知。

【原文】

嘉庆丙辰冬，余以兵部尚书出德胜门监射，营官以十刹海为馆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门径，与刘侗帝京景物略所说全殊，非复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旧矣。寺僧居寺门一小屋，余所居则在寺之后殿。室亦精洁，而封闭者多。验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旷废已久。余住东廊室内，气冷如冰。点燃数炉不热。数灯皆黯黯作绿色，知非佳处。然业已入居，故宿一夕。竟安然无恙。奴辈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彻夜坐廊下，亦幸无恙。惟闻封闭室中，喁喁有人语。听之不甚了了耳。轿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晓，已死其一矣。飭别觅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道士云，闻有十刹海老僧，尝见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来。曰我转轮期末至，偶此闲游。汝何来。其一曰我缢魂之求代者也。问居此几年，曰十余年矣。又问何以不得代。曰人见我皆惊走，无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机，匕首将出袖，而神色怡然，■有济也。汝以怪状惊之，彼奚为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气以媚之，抱衾荐枕以悦之？必得当矣。老僧素严正，厉声叱之。然入地。数夕后，寺果有缢者。此鬼可谓阴险矣。然寺中所封闭，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

【译文】

嘉庆丙辰年冬，我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出德胜门监察射击演习。营官安排我住在什刹海，这是一座前明时的古庙。庙里的殿堂门径，与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全不一样，不再遵循僧住一房、佛住一房的老规矩了。和尚们住在庙门内的一间小屋儿里，我住的是后殿，殿内殿外清洁而雅致。可是，有不少殿堂的门都被封了起来，我查看了一下，有的竟然是乾隆三十一年封的，看来旷废很久了。我住在后殿东廊下的一间屋里。屋内气冷如冰，生了几炉火都不暖和，点燃的几盏灯总是昏黄黯淡地放出绿莹莹的光。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地方，可已经住进来了，估且安歇一夜。最终也没发生意外。我的奴仆们住在西廊下各屋里，到了晚上都不敢睡觉，点着灯彻夜坐于廊下，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过，他们听到被封闭

的殿堂里有“喁喁”的说话声，只是听不太清楚。那九名轿夫，倒是大胆地到屋内蒙头大睡起来，天亮时，发现其中一人已经死了。为慎重起见，我们另找了住处，移居到真武祠。祠中的道士说，他听说什刹海的老和尚，曾亲见二鬼相遇，其中一个说：“你干嘛来了？”另一个说：“我转轮之期未到，偶然间来此闲游，你到此何干？”前一个说：“我是个吊死鬼，在这儿等着拉替身。”后一个问：“来几年了？”前一个答：“十几年了。”又问：“怎么还没拉到呢？”答：“人一见到我都吓跑了，我实在没办法。”后一个说：“善于攻击者总是暗藏杀机，匕首出袖之前仍然神情坦然，这才有成功的把握。你现出怪相吓唬人家，人家哪有不跑的道理？你若是幻化成涂脂抹粉的美女去迷惑他，搂着他上床睡觉，然后乘机行事，必定可以得手。”老和尚一向秉性严正，听完这番对话气愤填膺，厉声将他们斥责了一顿。这两个鬼倏地坠入地下不见了。几天后，老和尚所在的庙里，果然有人上吊自尽了。这两个鬼真是太阴险了。庙中那些封闭的殿堂里，这种鬼恐怕还很多，决不止一两个。

【原文】

汪阁学晓园，言有一老僧过屠市，泫然流涕。或讶之，曰：其说长矣。吾能记两世事。吾初世为屠人，年三十余死，魂为数人执缚去。冥官责以杀业至重，押赴转轮受恶报。觉恍惚迷离，如醉如梦，惟恼热不可忍。忽似清凉，则已在豕栏矣。断乳后，见食不洁，心知其秽，然饥火燃烧，五脏皆如焦裂，不得已食之。后渐通猪语，时与同类相问讯，能记前身者颇多。特不能与人言耳。大抵皆自知当屠割，其时作呻吟声者，愁也。目睫往往有湿痕者，自悲也。躯干痠重，夏极苦热，惟汨没泥水中少可，然不常得。毛悚而劲，冬极苦寒，视犬羊软毳厚，有如仙兽。遇捕执时，自知不免，姑跳跟奔避，冀缓须臾。追得后，蹴踏头项，拗捩蹄肘，绳勒四足，深至骨痛苦刀脊。或载以舟车，则重叠相压，肋如欲折，百脉涌塞，腹如欲裂。或贯以竿而扛之，更痛甚三木矣。至屠市提掷于地，心脾皆震动欲碎。或即日死，或缚至数日，弥难忍受。时见刀俎在左，汤镬在右，不知著我身时，作何痛楚，辄簌簌战栗不止。又时自顾己身，念将来不知磔裂分散，作谁家杯中羹，凄惨欲绝。比受戮时，屠人一牵拽，即惶怖昏瞀，四体皆软，觉心如左右震荡，魂如自顶飞出，又复落下。见刀光晃耀，不敢正视，惟瞑目以待癸剔。屠人先一刀于喉，摇撼摆拨。泻血盆盎中，其苦非口所能道。求死不得，惟有长号，血尽始刺心大痛，遂不能作声。渐恍惚迷离，如醉如梦，如初转生时。良久稍醒，自视已为人形矣。冥官以夙生尚有善业，仍许为人，是为今身。顷见此猪，哀其荼毒，因念昔受此荼毒时，又惜此持刀人，将来亦必受此荼毒。三念交萦，故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屠人闻之，遽掷刀于地，竟改业为卖菜佣。

【译文】

内阁学士汪晓园说，有一个老和尚路过屠宰场，泪流满面。有人感到奇怪，老僧说：“说来话长，我记得两辈子的事。第一辈子是屠户，三十多岁时死了，魂被绑去了。冥官责备我杀孽太重，押到转轮王那儿受恶报。我觉得恍恍惚惚，如醉如梦，只觉得酷热难熬，忽然觉得清凉了，却已在猪栏里了。我断了奶后，看见猪食，心里明白肮脏，但是饥肠辘辘像火烧，五脏焦裂，只好吃下去。后来懂了猪语，经常和同类打招呼，很多都能记得自己的前世，只是不能和人说话。一般都知道自己要被屠宰。经常发出呻吟声的是发愁；眼睛经常是潮湿的是自悲。身躯笨重，夏天很苦很热，只有泡在泥水里才稍好些，但经常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身上的毛稀而硬，冬天又冷得受不了，看羊、狗身上的毛柔软厚实，简直像神兽。遇到被捕捉时，自知免不了一死，但仍跳跃逃避，期望再活一会儿。捉住后，被人踩着头顶，硬把腿肘别过去，用绳子勒着四脚，疼痛深入骨髓像刀剐。有时用车船载着，就互相重叠相压，肋骨都像要断了，百脉涌塞，肚子像要裂开。有时又用一个杠子穿过抬着，更是比受三木刑还疼。到了屠宰场，被扔到地上，心脾都被震得要碎裂了。或者当天被杀死，或者被绑着放几天，这更难以忍受。经常看见刀俎在左边，热锅在右边。心想不知到我被宰时该是怎样的疼痛，就簌簌地发抖不已。又时时回看自己的身体，想到将来被分解剁碎不知要被谁家做成碗里的肉羹，就悲伤欲绝。等到要挨刀时，屠户一牵拉，就恐怖得昏了过去，身体也瘫软了，心在胸腔里左右震荡，魂魄好像从头顶上飞出去，又落了下来。看见刀光闪闪，不敢正视，只好闭眼等着挨屠割。屠户先把刀插进喉部，摇晃着，叫血流到盆子里，这种苦楚真是难以形容。求死不得，只能长嚎。等到血流尽了才刺心脏，因大疼而不能出声，渐渐恍惚迷离，如醉如梦，好像当初投生时一样。过了好久才渐渐醒来，一看自己已成为人形了。冥官因为我前生中做过善事，仍然让我投生为人，这就是现在的我。刚才看见这头猪，可怜它遭的罪，因而想起我受这种罪的时候，又惋惜这位屠夫，将来肯定也得受这种罪。这几种想法纠缠在一起，所以不知不觉涕泪横流。”屠夫听了这话，把刀扔在地上，从此改行卖菜去了。

【原文】

晓园说此事时，李汇川亦举二事曰：有屠人死，其邻村人家生一猪。距屠人家四五里，此猪恒至屠人家中卧，驱逐不去。其主人捉去仍自来，繫以锁，乃已。疑为屠人后身也。又一屠人死，越一载余，其妻将嫁，方彩服登舟，忽一猪突至，怒目眈眈，径裂妇裙，啮其胫。众急救护，共挤猪落水，始得鼓棹行。猪自水跃出，仍沿岸急追。适风利扬帆去，猪乃懊丧自归。亦疑屠人后身，怒其妻之琵琶别抱也。此

可为屠人作猪之旁证。又言有屠人杀猪甫死，适其妻有孕，即生一女。落蓐即作猪号声，号三四日死。此亦可证猪还为人。余谓此即朱子所谓生气未尽，与生气偶然凑合者。别自一理，又不以轮回论也。

【译文】

汪晓园说前一则故事时，李汇川也说了两件事：有位屠夫死了，邻村一家的母猪生了一头猪。这家离屠夫家有四五里路，这头猪常到屠夫家里躺卧，赶也赶不去。主人把它捉去了，它自己还来。把它抓回去拴了起来，才跑不出来了。怀疑这头猪就是屠夫的后身。还有一个屠夫死了，过了一年多，他的妻子改嫁，穿着花衣服刚要上船，忽然一头猪闯来，怒瞪着两眼，一下撕裂了新娘的裙子，咬她的腿。众人急忙来救，一起把猪挤落水中，才得以开船。猪从水里爬出来，仍沿着岸急追。船赶上顺风扬帆而去，猪才懊丧地回去了。估计这也是屠夫的后身，恨自己的妻子改嫁。这可以作为屠夫投生为猪的旁证。他又说，有个屠夫刚把猪杀了，恰好他的妻子有孕，生下一个女儿。这小孩一出生就像猪一样地嚎，嚎了三四天便死了。这也可以作猪投生为人的证明。我认为这就是朱熹所说的生气没尽而又与生气偶然凑合而出现的现象。这是另一回事，不能作为轮回来看。

【原文】

汪编修守和，为诸生时，梦其外祖史主事珥，携一人同至其家，指示之曰：此我同年纪晓岚，将来汝师也。因窃记其衣冠形貌。后以己酉拔贡应廷试，值余阅卷，擢高等授官。来谒时具述其事，且云衣冠形貌，与今毫发不差，以为应梦。迨嘉庆丙辰会试，余为总裁，其卷适送余先阅，（凡房官荐卷，皆由监试御史先送一主考阅定，而复转轮公阅。）复得中式，殿试以第二人及第，乃知梦为是作也。按人之有梦，其故难明。世说载卫瓘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又云是因，而未深明其所以然。戊午夏，扈从滦阳，与伊子墨卿，以理推求。有念所专注，凝神生象，是为意识所造之梦。孔子梦周公是也。有祸福将至，朕兆先萌，与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相同，是为气机所感之梦。孔子梦奠两楹是也。其或心绪瞽乱，精神恍惚，心无定主，遂现种种幻形。如病者之见鬼，眩者之生花，此意想之歧出者也。或吉凶未著，鬼神前知，以象显示，以言微寓，此气机之旁召者也。虽变化杳冥，千态万状，其大端似不外此。至占梦之说，见于周礼，事近祈禳，礼参巫觋。颇为攻周礼者所疑。然其文亦见于小雅：大人占之。固凿然古经载籍所传。虽不免多所附会，要亦实有此术也。惟是男女之受，骨肉之情，有凝思结念，终不一梦者，则意识有时不能造，仓卒之患，意外之福，有忽至而不知者，则气机有时不必感。且天下之人，如恒河沙数。鬼神何独示梦于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独示梦于此事？且事不

可泄，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隐以不可知之象，疑以不可解之语，（如酉阳杂俎载梦得枣者，谓枣字似两来字。重来者，呼魄之象。其人果死。朝野僉载，崔碣梦座下听讲而照镜，谓座下听讲，法从上来。镜字，金旁竟也。小说所说梦事如此迂曲者不一。）是鬼神日日造谜语，不已劳乎？事关重大，示以梦可也，而猥琐小事，亦相告语，（如敦煌实录载宋补梦人坐桶中，以两杖极打之。占桶中人为肉食，两杖象两箸。果得饱肉食之类。）不亦褻乎？大抵通其所可通，其不可通者，置而不论可矣。至于谢小娥传，其父夫之魂，既告以为人碓杀矣，自应告以申春申兰。乃以田中走、一日夫隐申春，以车中猴、东门草隐申兰，使寻索数年而后解，不又乎？此类由于记录者欲神其说，不必实有是事。凡诸家所占梦事，皆可以是观之，其法非太人之旧也。

【译文】

汪守和编修作秀才时，梦见他的外祖父史珥主事带着一个人一起来到他家，指着这个人说：“这是与我同年登榜的纪晓岚，将来是你的老师。”因而私下记住这个人的衣冠和形貌。后来，汪守和以己酉年拔贡身份应礼部试，正值我阅卷，选拔他为优等。他被授官后，来拜谒我时，详尽地叙述那个梦，并说梦中人衣冠和形貌与现在的我丝毫不差，认为是印证了梦境。等到嘉庆元年会试，我为总裁，他的考卷正好送给我先阅。（凡是房官推荐的试卷，都由监试御史先送给一位主考官阅定，然后再轮流评阅。）他又被录取，殿试以第二名及第。这才知道那梦是为这件事作的。按，人会做梦，其中的原因难以说清楚。《世说新语》记载卫癩问乐令做梦是什么，乐令说是“想”，又说是“因”，却没深入阐明其所以然。戊午年夏天，我随从护驾到滦阳，与伊墨卿先生以理推求梦境。有的因意念专注于某个人，聚精会神而产生那人的形象，这是由意识观照而形成的梦境，像孔子梦见周公就属于此类。有的因祸福即将降临，征兆已先表现出来，与见于蓍草和龟甲占卜、身体有所感应的情况相同，这是由气息感动而形成的梦境，像孔子梦见奠于两楹就属于此类。有的因心绪混乱，精神恍惚，心情不宁，就产生种种变幻的形象，如病人看见鬼，眼睛昏黑发花，这是由意想而旁生出来的梦境。有的因吉凶还未显露出来，鬼神却已先知，用形象显示出来，用语言暗示，这是由气息而旁招来的梦境。梦境尽管变化无穷，千姿万态，但大体上不外乎这几种。至于占梦之说，从《周礼》的记载来看，这件事像是祈求福祥，祛除灾难，祭神过程也像是巫覡的行为，研究《周礼》的人十分怀疑这些。然而，这些文字记载也出现在《诗经·小雅》“大人占之”中，确实是古典经籍所记载，尽管不免多所附会，总之也实有占梦之术。只是男女之爱，骨肉之情，有的人虽然聚精会神地思念，却终究没有出现在梦中，

那是因为意识有时不能观照。突然的祸患，意外的福份，有忽然降临而人却不晓得的情况，那是因为气息有时未必产生感应。况且天下人多如恒河的沙粒，鬼神为什么只将梦显示给这个人？这个人一生得失，也一定不止一件，鬼神为什么只将这件事显示在梦中？况且如果此事不可泄密，何必显示给他呢？既然已经显示给他了，却又用不可知的形象隐喻他，用不可解的语言迷惑他。（如《酉阳杂俎》记载有人梦见得枣，解梦者认为枣字像两个“来”字重叠。重“来”就是呼叫魂魄归来的迹象，那人果真死去。《朝野僉载》记载崔蠶梦见在座下听讲而照镜，解梦者认为座下听讲是“法从上来”的意思；“镜”字，拆开是“金旁竟”。小说所载有关梦的事像这样迂回曲折的，不一而足。）这样鬼神天天在制造谜语，不也太劳累了吗？事情重大，以梦来显示，是可以的；然而琐碎小事，也要相告（如《敦煌实录》记载宋补梦见人坐在桶中，用两只手杖拼命夹打他，占梦人说桶中人为“肉食”，两只手杖指“两只筷子”，宋补果然饱吃了一顿肉），不也太轻慢了吗？大致说来，占梦的人能解得通的就解，解不通的，可以置而不论。至于《谢小娥传》所记载的那样，在她的梦中，父亲和丈夫的魂既然已经告诉她被人劫杀了，自应告诉她是谁申春、申兰劫杀的，却以“田中走，一日夫”来隐喻申春，以“车中猴，东门草”隐喻申兰，使得她寻找几年后才解开谜底，不又本末倒置吗？这类是由于记录人想使他的作品神秘而吸引人，不一定实有其事。凡是诸家所占的梦境，都可由此观之，他们所用的方法已经不是周代占梦官的方法了。

【原文】

何纯斋舍人，何恭惠公之孙也。言恭惠公官浙江海防同知时，尝于肩舆中，见有道士跪献一物。似梦非梦，涣然而醒。道士不知所在，物则宛然在手中。乃一墨晶印章也。辨验其文，镌青宫太保四字。殊不解其故。后官河南总督，卒于任，（官制：有河东总督，无河南总督。时公以河南巡抚加总督衔，故当日有是称。）特赠太子太保。始悟印章为神预告也。案仕路升沈，改移不一，惟身后饰终之典，乃为一身之结局。定命录载李迥秀自知当为侍中，而终于兵部尚书。身后乃赠侍中。又载张守碣自知当为凉州都督，而终于括州刺史。身后乃赠凉州都督。知神注禄籍，追赠与实授等也。恭惠公官至总督，而神以赠官告，其亦此意矣。

【译文】

中书舍人何纯斋是何恭惠先生的孙子。他说恭惠公任浙江海防同知时，曾在轿中看见一个道士跪着献来一个东西。他似梦非梦，猛然醒来，道士已不见了，东西却在手中。原来是一方墨色水晶印章。查看印文，则刻着“青宫太保”四字。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任河南总督，死在任上，皇上特赠太子太保衔。这才醒悟

印章是神的预告。人在仕途上沉浮，常常变动，只有身后所加的恩典，才是一生的结局。《定命录》中载李迥秀自知应当任侍中，却升至兵部尚书时去世了。他死后追赠为侍中。又载张守廩自知应当任凉州都督，却死在括州刺史任上，死后追赠为凉州都督。可知神在安排人的官禄时，是把追赠和实际任命等同看待的。恭惠公升至总督，而神告诉他追赠的官衔，就说明了这一点。

【原文】

高冠瀛言有人宅后空屋住一狐，不见其形，而能对面与人语。其家小康，或以为狐所助也。有信其说者，因此人以求交于狐。狐亦与款洽。一日，欲设筵餽狐。狐言老而饕餮，乃多设酒肴以待。比至日暮，有数狐醉倒现形，始知其呼朋引类来也。如是数四，疲于供给，衣物典质一空。乃微露求助意。狐大笑曰：吾惟无钱供酒食，故数就君也，使我多财，我当自醉自饱，何所取而与君友乎。

【译文】

高冠瀛说：有个人家，居室后面的空屋里住着一位狐仙，人们不见其形，他却能面对面与人讲话。这家经济比较宽裕，人们以为是狐仙帮他们致了富。有人相信了这种说法，便求这家人搭桥，与狐仙结交。狐仙对此人给予了友好接待，并从此和睦相处。一天，此人打算设筵款待狐仙，狐仙自称虽然年老但饭量很大。此人便多置备了一些酒菜。酒筵一直进行到日暮时分，有几位狐仙醉倒之后现出了原形，此人这才知道那位狐仙是招呼同类朋友一同来赴宴的。如此重复了几次，他已是疲于供给，家中衣物典当一空，不得已，向狐仙微微露出了求助之意。那位狐仙大笑道：“我正是因为没钱喝酒，才几次到你家赴宴。倘若有钱，我自会找地方吃个酒足饭饱，何须同你交朋友呢？”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原文】

刘香畹言，有老儒宿于亲串家，俄主人之婿至。无赖子也。彼此气味不相入，皆不愿同住一屋，乃移老儒于别室。其婿睨之而笑，莫喻其故也。室亦雅洁，笔砚书籍皆具。老儒于灯下写书寄家，忽一女子立灯下，色不甚丽，而风致颇娴雅。老儒知其为鬼，然殊不畏，举手指灯曰：既来此，不可闲立，可剪烛。女子遽灭其灯，逼而对立。老儒怒，急以手摩砚上墨沈，搦其面而涂之，曰：以此为识，明日寻汝尸，锉而焚之！鬼呀然一声去。次日，以告主人。主人曰：原有婢死于此室，夜每出扰人，故惟白昼与客坐，夜无人宿。昨无地安置君，揣君耆德硕学，鬼必不出。不虞其仍现形也。乃悟其婿窃笑之故。此鬼多以月下行院中，后家人或有偶遇者，即掩面急走。他日留心伺之，面上仍墨污狼藉。鬼有形无质，不知何以能受色？当仍是有质之物，久成精魅，借婢幻形耳。《酉阳杂俎》曰：郭元振尝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盘，硃目出于灯下。元振染翰题其颊曰：久戍人偏老，长征马不肥。其物遂灭。后随樵闲步，见巨木上有白耳，大数斗，所题句在焉。是亦一证也。

【译文】

据刘香畹说，有位老儒生住在亲戚家，恰好主人的女婿也来了。这女婿是个无赖。两人合不来，不愿意同住在一个屋子里，于是老儒搬到另间屋去。女婿斜着眼笑，不知什么缘故。这间屋子也还雅致整洁，笔砚书籍都有。老儒在灯下给家里写信，忽然一女子站在灯下，不怎么漂亮，但文雅大方。老儒知道她是鬼，但一点也不怕，抬头指着灯说：“既然到了这里，就不能闲站着，剪剪灯花吧。”女子一下就把灯弄灭了，然后逼近老儒与他面对。老儒发怒，急忙用手抹一把砚中的剩墨，打在鬼脸上说：“以这为标记，明天找到你的尸体，砍成段烧掉！”鬼叫了一声跑了。第二天老儒告诉了主人，主人说：“有个婢女死在这间屋子里，常出来打扰人，所以晚上就没人住了。昨天没有地方安顿你，认为你年长德高，饱读诗书，鬼不敢出来。不料她还是现形出来。”老儒这才醒悟到主人的女婿暗笑的原因。鬼常在月下来往于院中，后来有人偶然遇见她，她就掩面急走。留心观察，她脸上仍

然墨迹狼藉。鬼有形没有质，不知为什么能着色？这可能是有质的怪物，时间长了变成精魅，借婢女幻形。《酉阳杂俎》中说：“郭元振曾住在山里，半夜时，有个脸像盘子那么大的鬼突然出现在灯下。元振濡笔在这人的脸颊上题写道：‘长期戍边人都死了，长期征战马肥不了。’这人就不见了。后来他跟着樵夫散步，看见大树上有个白木耳，有好几头那么大，所题诗句就在木耳上。”这这也是一个例子。

【原文】

乌鲁木齐农家，多就水灌田，就田起屋，故不能比闾而居。往往有自筑数椽，四无邻舍。如杜甫诗所谓一家村者。且人无徭役，地无丈量，纳三十亩之税，即可坐耕数百亩之产。故深岩穷谷，此类尤多。有吉木萨军士，入山行猎，望见一家，门户坚闭，而院中似有十余马，鞍辔悉具。度必玛哈沁所据，噪而围之。玛哈沁见势众，弃锅帐，突围去。众惮其死斗，亦遂不追。入门，见骸骨狼藉，寂无一人。惟隐隐有泣声，寻视，见幼童约十三四，裸体悬窗棂上。解缚问之，曰：玛哈沁四日前来，父兄与斗不胜，即一家并被缚。率一日牵二人至山溪洗濯，曳归，共齑割炙食，男妇七八人并尽矣。今日临行，洗濯我毕，将就食。中一人摇手止之。虽不解额鲁特语，观其指画，似欲支解为数段，各携于马上为粮。幸兵至，弃去，今得更生。泣絮絮不止。问其孤苦，引归营中，姑使执杂役。童子因言其家尚有物埋窖中。营弁使导往发掘，则银币衣物甚多。细询童子，乃知其父兄并劫盗。其行劫必于驿路近山处。俾见一二车孤行，前后十里无援者，突起杀其人。即以车载尸入深山，至车不能通，则合手以巨斧碎之。与尸及幙被并投于绝涧。惟以马驮货去。再至马不能通，则又投羈縻于绝涧，纵马任其所往，共负之由鸟道归。计去行劫处数百里矣。归而窖藏一两年，乃使人伪为商贩，绕道至辟展诸处卖于市，故多年无觉者。而不虞玛哈沁之灭其门也。童子以幼免连坐，后亦牧马坠崖死。遂无遗种。此事余在军幕所经理。以盗已死，遂置无论。由今思之，此盗踪迹诡秘，猝不易缉，乃有玛哈沁来，以报其惨杀之罪。玛哈沁食人无厌，乃留一童子，以明其召祸之由。此中似有神理，非偶然也。盗姓名久忘，惟童子坠崖时，所司牒报，记名秋儿云。

【译文】

在乌鲁木齐，农家大多临近水源开垦粮田，并以此水灌田，房屋就盖在自家田边，所以不能与他人比邻而居。杜甫诗中所说的“一家村”指的正是这种现象。此地之人不负徭役，土地也不经人丈量，只要向官府交纳三十亩地的租税，就可以耕种几百亩。在深山穷谷之中，此类农户并不少见。有一次，驻守吉木萨的一些军士进山打猎，望见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大门紧闭，而院中却有十几匹马，这些

马都配有马鞍和辮头。他们估计，此处定是被盗匪占据着，便鼓噪而上，将院子团团围住。盗匪们见官军人多势众，匆忙丢下锅灶帐篷突围而去。众官军怕盗匪们狗急跳墙，也就不再穷追。他们进到院内，只见满地尸骨狼藉，四周寂无一人。忽然，他们隐隐约约听到了啜泣声，寻声望去，只见有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赤条条地被捆在窗棂上。他们给男孩儿松开绑绳，询问他何以至此。男孩儿说：“盗匪于四天前闯到我家，我的父兄与他们搏斗失利，于是全家都做了俘虏。每天，他们都要牵着两个人到山泉边洗净，然后再拉回来割肉烤着吃，几天来，全家男女七、八口已被吃净了。今天，他们在临行之前，把我也一样洗了洗正要开吃，其中一人摆着手制止了众盗匪。我虽听不懂额鲁特语，看他那手势，像是说要把我支解成几段，各自带在马上当作干粮。幸亏官军来到，他们才丢下了我，使我死里逃生。”男孩儿一边抽泣，一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军士们可怜他孤苦伶仃，便把他带回营地，暂且干些杂活儿。男孩儿告诉众人，说他家的地窖里埋着不少东西。军士们让他引路前去挖掘，挖出了许多钱币和衣物。众人细问男孩儿，才知道他的父兄也是盗匪。并从他口中得知，他的父兄在抢劫时，先要藏在驿路边的山石后，一旦看到有车辆远远而来，前后十里无救援之人，他们便突然闯出，杀死来人，随后把尸体装入车内推进深山，一直走到车子再也无法行进，便合力用巨斧将车子劈碎，连同尸体与行李一同抛入山涧，只将货物用马驮走。等走到马匹也无法通行的地段时，他们就把马鞍卸下来抛入山涧，将马放走，任其所往，然后背负着货物顺险峻小路而去。至此，离开行劫之处已有几百里了。他们潜回家中，将财物放入地窖藏上一两年，再派人伪装成商贩，绕道去辟展等地的集市上出售，所以多年来从未被人发觉，没想到这次被盗匪灭了满门。男孩儿因为年幼被官府免去连坐之罪，后来他在放马时跌入山涧死了，这一家便从此绝了种。这件事是我在乌鲁木齐军幕中亲身经历的，因为盗贼已死，便丢在一边不再追究了。今天想起来，这家盗贼行迹诡秘，不易缉拿，于是便来了盗匪，也算是惩治了他们的残杀之罪。盗匪吃人肉，十分贪婪，却留下了一个孩子，使他将家遭祸事的缘由向世间披露。这中间似有神理，而并非偶然。这家盗贼的姓名，我早已忘记了，只有男孩儿坠入山涧时，官府牒报中记录了他的名字叫秋儿。

【原文】

佃户刘破车妇云，尝一日早起乘凉，扫院，见屋后草棚中，有二人裸卧。惊呼其夫来，则邻人之女与其月作人也。并僵卧，似已死。俄邻人亦至，心知其故，而不知何以至此。以姜汤灌醒，不能自讳。云久相约，而逼仄无隙地。乘雨后墙缺，天又阴晦，知破车草棚无人，遂藉草私会。倦而憩，尚相恋未起，忽云破月来，皎然

如昼。回顾棚中，坐有七八鬼，指点挪揄。遂惊怖失魂，至今始醒。众以为奇。破车妇云，我家故无鬼，欲观戏剧，随之而来。先从兄懋园曰：何处无鬼？何处无鬼观戏剧？但人有见有不见耳。此事不奇也。因忆福建整关公馆，（俗谓之水口。）大学士杨公督闽浙时所重建。值余出巡，语余曰：公至水口公馆，夜有所见，慎勿怖，不为害也。余尝宿是地。已下键睡，因天暑，移床近窗。隔纱幌视天晴阴。时虽月黑，而檐挂六灯尚未灭。见院中黑影略似人形，在阶前，或坐或卧，或行或立，而寂然无一声。夜半再视之，仍在，至鸡鸣乃渐渐缩入地。试问驿吏，均不知也。余曰：公为使相，当有鬼神为阴从。余焉有是。公曰：不然。仙霞关内，此地为水陆要冲，用兵者所必争。明季唐王、国初郑氏、耿氏、战斗杀伤，不知其几。此其沈沦之魄，乘室宇空虚而窃据，有大官来则避而出耳。此亦足证无处无鬼之说。

【译文】

佃户刘破车的妻子说，一天早晨起来乘凉、扫院子，看见屋后草棚里有两个人赤裸着躺在那里。她吃惊地喊来了丈夫，认出是邻居的女儿和打短工的。两人直僵僵地躺着，好像死了。不大一会儿，邻居也来了，心里明白女儿的事，但不知怎么会僵卧在这儿。大家用姜汤把人灌醒，这两人便不能再隐瞒了，说很久以前就相约幽会，但没有时机。昨天雨后墙塌了一块，天色又阴暗，知道刘破车家草棚里没有人，便借这儿幽会。疲倦了之后便躺着休息，相恋着没有起来。忽然云开月出，照得如同白天。回看草棚里，却坐着七八个鬼，在指点着嘲笑他们，于是惊吓得昏了过去，如今才醒来。大家觉得这事很离奇。刘破车的妻子说：“我家一直没有鬼，鬼是为了看两人作戏跟来的。”先堂兄懋园说：“哪儿没有鬼？哪儿没有鬼在看人们作戏？只不过人有时能看见鬼有时看不见罢了。这事没什么奇怪的。”我想起福建的整关公馆；这个馆是大学士杨廷璋任闽浙总督时重建的。有一次我出巡，杨公对我说：“你到了水口公馆，夜里见到什么不要害怕，不害人的。”我出巡时曾宿在这个馆中。夜里已插上门躺下。因天热，便把床移到窗下，隔着纱窗观察天晴天阴。当时天黑无月，但檐际挂着的六个灯笼还没有熄。只见院里有黑影，像是人形，在阶前或坐或卧，或立或走，却静静的没有一声。半夜里再看，黑影还在。一直到鸡叫时，黑影才渐渐缩入地下。问了一下驿吏，都不知有这事。我对杨公说：“你是大臣，应当有鬼神在暗中护从，我哪会有呢？”杨公说：“不对，在仙霞关以里，这儿是水陆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明代唐王以及本朝之初的郑氏、耿氏，都曾在这儿战斗厮杀，死人不计其数。沉滞于此地的魂灵，趁着屋空无人住，便来占据了。有大官来则避了出去。”这也足以证明无处没有鬼的说法了。

【原文】

老仆施祥，尝曰天下惟鬼最痴。鬼据之室，人多不往，偶然有客来宿，不过暂居耳。暂让之何害，而必出扰之？遇禄命重、血气刚者，多自败。甚或符 劾治，更蹈不测。即不然，而人既不居，屋必不葺。久而自圯，汝又何归耶？老仆刘文斗曰：此语诚有理，然谁能传与鬼知？汝毋乃更痴于鬼？姚安公闻之，曰：刘文斗正患不痴耳。祥小字举儿，与姚安公同庚。八岁，即为公伴读。数年，始能暗诵千字文，开卷乃不识一字。然天性忠直，视主人之事如己事，虽嫌怨不避。尔时家中外倚祥，内倚廖媪，故百事皆井井。雍正甲寅，余年十一。元夜，偶买玩物，祥启张太夫人曰：四官今日游灯市，买杂物若干，钱固不足惜，先生明日即开馆，不知顾戏弄耶？顾读书耶？太夫人首肯曰：汝言是。即收而键诸篋。此虽细事，实言人所难言也。今眼中遂无此人，徘徊四顾，远想慨然。

【译文】

老仆人施祥曾经说：“天下只有鬼最愚痴。鬼占据的房间，人大多不去住。偶尔有客人来住，不过是暂时居住而已，暂时让出来又有什么害处？但鬼一定要出来扰乱客人。遇到禄命旺盛、血气刚强的人，鬼大多败坏自己；甚至遭到符 的劾治，更是在劫难逃。即使不这样，人既然不来居住，房屋一定不再被修整，时间一长就坍塌了，鬼又住到哪里去呢？”老仆人刘文斗说：“这话确实很有道理，然而谁能将它转告鬼呢？你岂不比鬼更愚痴！”姚安公听到这话，说：“刘文斗的毛病就在于不愚痴。”施祥，小字举儿，与姚安公同年出生，八岁就成为姚安公的伴读。几年后，他才能默诵《千字文》。而打开书本，他却不识一字。但是，他秉性忠直，把主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看待，即使遭到怨恨也不退避。当时，家中事务对外依靠施祥，对内依靠廖媪，所以每件事都被处理得井井有条。雍正十二年，我十一岁，元宵夜偶尔买了几件玩具。施祥就启禀张太夫人：“四官人今天游灯市时，买了几件杂物。这点钱财本来不足可惜，只是先生明天就开馆上课，不知四官人是顾得游戏呢，还是顾得读书呢？”太夫人赞同说：“你说得有道理。”就收去我的玩具，把它们锁在箱里。这虽然是件小事，他却实在说了别人不好开口的话。现在，我眼前已没有这个人了，徘徊四顾，遥想过去，感慨万分。

【原文】

先兄晴湖第四子汝来，幼韶秀，余最爱之。亦颇知读书。娶妇生子后，忽患颠狂。如无人料理，即发不理，面不盥，夏或衣絮，冬或衣葛，不自知也。然亦无疾病，似寒暑不侵者。呼之食即食，不呼之食亦不索。或自取市中饼饵，呼儿童共食，不问其价，所残剩亦不顾惜。或一两日觅之不得，忽自归。一日，遍索无迹，或云村

外柳林内，似仿佛有人。趋视，已端坐僵矣。其为迷惑而死，未可知也。其或自有所得，托以混迹，缘尽而化去，亦未可知也。忆余从福建归里时，见余犹跪拜如礼。拜讫，卒然曰：叔大辛苦。余曰：是无奈何。又卒然曰：叔不觉辛苦耶？默默退去。后思其言，似若有意。故至今终莫能测之。

【译文】

先兄晴湖的第四个儿子汝来，小时聪明伶俐，我最喜欢他。也很懂得读书。他娶妻生子后忽然得了颠狂病。如果没人管他，就头发也不理，脸也不洗，夏天可能穿上棉衣，冬天可能穿上单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也没有别的疾病，好像寒暑都不能把他怎样。叫他吃就吃，不叫他吃他也不要。有时到市上自己去拿饼吃，还叫儿童们一起吃，也不问价钱，剩下的也不吝惜。有时一两天找不到他，忽然自己回来了。一天，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有人说村外柳树林里好像有人。跑去一看，他已经端坐着僵硬了。他是迷乱而死的么？弄不清楚。他或是混迹于人世之中，历练有所成果，缘份尽了而坐化死了？也不清楚。记得我从福建回到老家时，看见我还是按礼节跪拜。拜完突然说：“叔叔太辛苦了。”我说这是无可奈何。他又突然说：“叔叔不觉得辛苦么？”然后默默地退下去了。后来想起他的话好像有深意，至今也没有揣测透他的意思。

【原文】

姚安公言，庐江孙起山先生谒选时，贫无资斧，沿途雇驴而行，北方所谓短盘也。一日，至河间南门外，雇驴未得。大雨骤来，避民家屋檐下。主人见之，怒曰：造屋时汝未出钱，筑地时汝未出力，何无故坐此？推之立雨中。时河间犹未改题缺，起山入都，不数月竟掣得是县。赴任时，此人识之，惶愧自悔，谋卖屋移家。起山闻之，召来笑而语之曰：吾何至与汝辈较。今既经此，后无复然，亦忠厚养福之道也。因举一事曰：吾乡有爱蒔花者，一夜偶起，见数女子立花下，皆非素识。知为狐魅，遽掷以块，曰：妖物何得偷看花！一女子笑而答曰：君自昼赏，我自夜游，于君何碍？夜夜来此，花不损一茎一叶，于花又何碍？遽见声色，何鄙吝至此耶？吾非不能揉碎君花，恐人谓我辈所见，亦与君等，故不为耳。飘然共去。后亦无他。狐尚不与此辈较，我乃不及狐耶？后此人终不自安，移家莫知所往。起山叹曰：小人之心，竟谓天下皆小人。

【译文】

姚安公说：庐江人孙起山先生进京城候选时，因缺少旅费，沿途只能雇毛驴驮东西，北方人称之为短盘。一天，他走到河间县城南门外，没雇到毛驴，正赶上天降大雨，便躲到一户人家的房檐下暂避。那家的主人见到他，怒冲冲地说：“盖

房时你既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避雨？”说罢，将他推到雨地里。当时，河间县令正属空缺，孙起山到京城没几个月，便得到了这个职位。赴任时，那位房主认出了新县令，惶恐之余，后悔万分，于是便筹划卖房搬家。起山听说此事，将他召来，笑着对他说：“我哪至于同你们这些人斤斤计较。现在，你既然知道事情办错了，以后不再重犯，也算是登上了一条修身养性的途径。”随后他又讲了个故事：“我的老家有个人喜欢培植花木，一天夜里，他偶然起身来到院子里，发现几位女子立于花前，仔细看看，一个也不认识。他明白是遇上了狐魅，急忙拣起一块石块扔了过去，并怒斥道：‘你们这些妖精，竟敢来偷看我的花！’一位女子笑着答道：‘先生于白天赏花，我们夜间观看，对您有何妨碍？我们夜夜来此，花并不因此损伤一茎一叶，对花又有何妨碍？瞧您那声色俱厉的样子，怎么吝啬到如此地步？我们并非不能毁掉这些花卉，只是为怕外人耻笑我们同您一般见识，所以才不干这种事。’说罢，众女子飘然而去。事后也没发生什么意外。狐仙尚且不与这种人计较，我难道还不如狐辈吗？”后来，那位房主仍是心中不安，终于搬得无影无踪了。起山叹道：“真是小人之见，居然把天下人都看作小人。”

【原文】

太原申铁蟾。好以香奁艳体，寓不遇之感。尝谒某公未见，戏为无题诗曰：堊粉围墙罨画楼，隔窗闻拨细箜篌。分无信使通青鸟，枉遣游人驻紫骝。月姊定应随顾兔，星娥可止待牵牛。垂杨疏处雕栊近，只恨珠帘不上钩。殊有玉溪生风致。王近光曰：似不应疑及织女，诬蔑仙灵。余曰：已矣哉。织女别黄姑，一年一度一相见，彼此隔河何事无。元微之诗也。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悞牵牛妒，故把支机石赠君。李义山诗也。微之之意，在于双文。义山之意，在于令狐。文士掉弄笔墨，借为比喻，初与织女无涉。铁蟾此语，亦犹元李之志云尔，未为诬蔑仙灵也。至于纯构虚词，宛如实事。指其时地，撰以姓名，灵怪集所载郭翰遇织女事，（灵怪集今佚。此条见太平广记六十八。）则悖妄之甚矣。夫词人引用，渔猎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实。然过于诬罔，亦不可不知。盖自庄列寓言，借以抒意，战国诸子，杂说弥多。讖纬稗官，递相祖述。遂有肆无忌惮之时。如李冗独异志，诬伏羲兄妹为夫妇。已属丧心。张华博物志，更诬及尼山。尤为狂吠。（案张华不应悖妄至此，殆后人依托。）如是者不一而足。今尚流传，可为痛恨又有依傍史文，穿凿锻炼。如汉书贾谊传，有太守吴公爱幸之之语。骈语雕龙。（此书明人所撰，陈枚刻之。不著作者姓名。）遂列长沙于变童类中。注曰大儒为龙阳。史记高帝本纪称母媪在大泽中，太公往视，见有蛟龙其上。晁以道诗。遂有杀翁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句。以高帝乃龙交所生，非太公子。左传有成风私事

季友。敬嬴私事襄仲之文。私事云者，密相交结，以谋立其子而已。后儒拘泥私字，虽朱子亦有诬是大恶之言。如是者亦不一而足。学者当考校真妄，均不可炫博矜奇，遽执为谈柄也。

【译文】

太原人申铁蟾好作香奁体诗，以寄托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求见某公没得见，便戏作了一首无题诗道：“白灰围墙挂着罨画的楼，隔窗听见轻弹箜篌声。本来没有信使送信来，白白地叫游人停马等待。月中仙女应随着月中兔，织女只能等着牛郎。垂杨稀疏处离雕窗近，只恨珠帘没有钩起来。”这诗很有李商隐的风致。王近光说：“好像不该牵扯到织女，诬蔑神灵。”我说：“算了吧，织女告别牛郎，一年一次一相见，彼此隔着一河什么事也没有？这是元稹的诗。‘海客乘船上空际，织女停了织机来相问。只为不怕牛郎妒，故意把支织机的石头赠给君，这是李商隐的诗。元稹的寓意在于莺莺，李商隐的寓意在于令狐湓。文人们舞文弄墨，借题发挥，并与织女无关。申铁蟾的诗，也和元、李两人的诗差不多，不能说是侮蔑神灵。至于纯属虚构，却像真事一样，指出时间地点，冠以姓名，像《灵怪集》中所载的郭翰遇见织女的事，就大错特错了。诗人引用典故，涉猎许多人的文章书籍，不能一一加以核对。但是过于荒诞的内容，也不能不知道。自从《庄子》、《列子》用寓言阐述自己的主张之后，战国时期的诸子杂说更多。后来的讖纬及小说家又相继继承，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比如李冗的《独异志》诬蔑伏羲兄妹俩是夫妻，已属丧了良心。张华的《博物志》更诬及孔子，尤其像狗乱咬。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这些胡说还在流传，实在叫人痛恨。还有的人根据史料，穿凿附会。比如《汉书·贾谊传》中有太守吴公“爱幸之”的话，《骈语雕龙》一书便把贾谊归入到变童之中，还加注解说大儒当了男色。《史记·高帝本纪》中说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中，刘邦的父亲去，看见蛟龙在上面。后来晁以道的诗便有“杀翁给我一杯羹，喝，龙种的由来说来话长。”认为刘邦是他母亲与龙相交生出来的，不是刘太公的儿子。《左传》中有成风私事季友、敬嬴私事襄仲的记载。所谓“私事”，就是密切交结的意思，她们为的是谋求自己的儿子接替王位。后代的儒者只拘泥于“私”字上，连朱熹也有“这确实是大恶”的话。这样的例子也有很多。作为学者，应当考证真假，不能只顾炫耀博学非凡，而被人抓住话柄。

【原文】

从叔梅庵公，言族中有二少年，（此余小时闻公所说，忘其字号。大概是伯叔行也。）闻某墓中有狐迹，夜携铙往，共伏草中伺之。以背相倚而睡，醒则两人之发，交结为一，贯穿缭绕，猝不可解。互相牵掣不能行，亦不能立。稍稍转动，即彼

此呼痛。胶扰彻晓，望见行路者，始呼至，断以佩刀，狼狈而返。愤欲往报。父老曰：彼无形声，非力所胜。且无故而侵彼，理亦不直。侮实自召，又何仇焉，仇必败滋甚。二人乃止。此狐小虐之使警，不深创之以激其必报，亦可谓善自全矣。然小虐亦足以激怒，不如敛戢勿动，使伺之无迹弥善也。

【译文】

堂叔梅庵公说：我们家族中有两个少年（这是我年幼时听堂叔说的，已忘记他们的字号，大概也是伯叔一辈的人），听说某个墓上有狐狸的足迹，夜里携带猎銃前往，一起伏在草丛中侦察它们，背靠背地睡着了。醒来，却发现两人的头发交结在一起，贯穿缭绕成一团，一时间竟解不开来；二人互相牵制着，不能行走，也不能站立；稍微移动一下，就彼此喊痛。就这样二人连结苦恼到天亮，望见行路人，才叫他来，用佩刀割断头发，狼狈地回家。他们十分愤怒，想去报复狐狸。父辈说：“它们没有露出形状和声音，不是人力所能战胜的；况且人无故去侵扰它们，道理上也说不过去。你们的侮辱实际上是自己招致的，又有什么仇恨可言呢？报仇，必定失败更为惨重。”他们两人方才作罢。这是狐狸稍微戏弄他们，使他们警悟；而不严重伤害他们，激起他们必定来复仇，也可谓善于自我保全了。然而，稍微戏弄也能够激起怒火，不如深藏不露，使他们侦察一无所得，更是自我保全的上策。

【原文】

太和门丹墀下有石匱，莫知何名，亦莫知所贮何物。德脊斋前辈（脊斋名德保，与定圃前辈同名。乾隆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故当时以大德保小德保别之云。）云：图裕斋之先德，昔督理殿工时，曾开视之。以问裕斋，曰：信然。其中皆黄色细屑，仅半匱不能满，凝结如土坯。谛审似是米谷岁久所化也。余谓丹墀左之石阙，既贮嘉种，则此为五谷，于理较近。且大驾卤簿中，象背宝瓶，亦贮五谷。盖稼穡维宝，古训相传；八政首食，见于《洪范》。定制之意，诚渊乎远矣。

【译文】

太和门的台阶下，有个石匣不知叫什么名，也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德脊斋先生说：“图裕斋的先父曾经负责管理修葺工程，曾打开看过。”去问他，他说：“里面都是黄色的细末，只有半匣，凝结在一起像土坯。仔细看好像是粮食年岁长了变成这样的。”我认为台阶左边的石阙既是贮放良种的地方，那么这个石匣中装的是粮食，较为合理。况且在圣驾的卤簿中，象背宝瓶里也装有五谷。因为耕种是宝，古训就是这样说的。周代八政主要的就是食，载于《洪范》中。制定制度时考虑得很深远。

【原文】

宣武门子城内，如培者五，砌之以砖。土人云五火神墓。明成祖北征时，用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制飞炮，破元兵于乱柴沟。后以其术太精，恐或为变，杀而葬于是。立五竿于丽谯侧，岁时祭之，使鬼有所归，不为厉焉。后成祖转生为庄烈帝，五人转生李自成张献忠诸贼，乃复仇也。此齐东之语，非惟正史无此文，即明一代稗官小说，充栋汗牛，亦从未言及斯人斯事也。戊子秋，余见汉军步校董某，言闻之京营旧卒云，此水平也。京城地势，惟宣武门最低。衢巷之水，遇雨皆汇于子城，每夜雨太骤，守卒即起，视此培碓。水将及顶，则呼开门以泄之。没顶则门扉为水所壅，不能启矣。今日久渐忘，故或有时阻碍也。其城上五竿，则与白塔信炮相表里，设闻信炮，则昼悬旗，夜悬灯耳。与五火神何与哉。此言似乎近理，当有所受之。

【译文】

北京宣武门城内，有五个类似坟头儿的土堆，外表砌了一层砖，当地人称之为五火神墓。当年，明成祖北征时，曾命火仁、火义、火礼、火智、火信兄弟五人制造飞炮，用这种飞炮在乱柴沟大破元兵。后来，明成祖因五兄弟精于造炮，怕他们恃此技而作乱，便将他们全部杀死，埋葬在宣武门内城根下。然后，在城门楼上立了五根旗杆，每逢年节，按时祭祀，使他们的鬼魂有所归依，不出来作祟。后来，明成祖死后转生为崇祯皇帝，火家五兄弟则转生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终于使崇祯被迫自杀，报了前仇。这种说法流传于民间，正史上并无文字记载，即便是明代多如充栋汗牛的杂记小说中，也从未提及其人其事。戊子年秋，我结识了汉军步兵校尉董某。董某告诉我，他曾听京城军营中的一位老兵讲：“那五个土堆，是京城的水位标志。京城内的地势，宣武门最低，每遇大雨，街巷中的积水与雨水汇集在一处，流到宣武门一带。每当夜间雨水过急时，守城更卒便起床到五个土堆前观察水位，如果积水将要没过土堆顶部，他们就大呼其他更卒开门，将水放走；如果积水没过了土堆顶部，城门就会被水堵住，无法打开了。如今，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五个土堆的作用，致使水流不能及时泄出，酿成水患。至于城门楼上的五根竹竿，是与白塔旁的信炮配合使用的报警装置。如果听到信炮轰响，那么白天则在竹竿上挂旗子，夜间则挂灯笼。这与五火神有何瓜葛呢！”这话似乎有理，可以令人接受。

【原文】

科场拨卷，受拨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视其卷何如耳。壬午，顺天乡试，余充同考官，（时阅卷尚不回避本省。）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诗不佳。因甫改试

诗之制，可以恕论。遂呈荐主考梁文庄公。已取中矣。临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
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题为始吾于人也四句。）驳落。别拨一合字备卷，与余
先视。其诗第六联曰：素娥寒对影，顾兔夜眠香。（题为月中桂。）已喜其秀逸。及
观其第七联曰：倚树思吴质，吟诗忆许棠。遂跃然曰：吴刚字质，故李贺李凭箜篌
引曰：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诗选本皆不录，非曾见昌谷集者不知
也。华州试月中桂诗，举许棠为第一人。棠诗今不传，非曾见王定保摭言、计敏夫
唐诗纪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开花临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诗乎。微公拨
入，亦自愿易之。即朱子颖也。放榜后，时已九月，贫无絮衣。蒋心余素与唱和，
借衣与之，乃来见。以所作诗为贄。余丙子扈从古北口时，车马拥塞，就旅舍小憩。
见壁上一诗，剥残过半，惟三四句可辨。最爱其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
二语。以为云中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不是过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
卷，此诗在焉。乃知瞻芥契合。已在六七年前。相与叹息者久之。子颖待余最尽
礼，歿后，其二子承父之志，见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缘，良非偶尔，何尝以拨房为
亲疏哉。（余严江舟中诗曰：山色空盃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坐，
处处随人欲上船。实从万山句夺胎。尝以语子颖曰：人言青出于蓝，今日乃蓝出
于青，子颖虽逊谢，意似默可。此亦诗坛之佳话。并附录于此。）

【译文】

科场中拨卷复查，被拨卷的考生心里大多不痛快，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否
得中，还得看答卷的水平怎样。乾隆二十七年顺天乡试，我任同考官，阅到一张合
字号舍的卷子。此卷的文章很有功底，但诗不怎么样。因为考试制度刚刚改试作
诗，我觉得诗作差些还可谅解，便呈给了主考官梁文庄先生。已决定录取了，但在
填写草榜时，梁公认为此卷中“为什么不改这种制度”一句，和下文的“改”字相矛
盾，于是刷掉，另拨来一张合字号房的卷子补上，先给我看。这份卷子的诗中第六
联道：“素娥冷冷清清地对着自己的影，玉兔正睡得香。”我已喜欢上了诗的秀逸，
又看第七联写道：“吴刚倚树沉思，吟诗时想念许棠。”我不禁眉飞色舞地说：“吴
刚的字是质，所以李贺在《李凭箜篌引》中说：‘吴质不眠倚着桂树，露水斜飘打湿
了寒兔。’这首诗在各选本中都没有收录，没有读过《昌谷集》的人不知有这首诗。
唐代华州乡试以《月中桂》为题作诗，许棠得了第一名。许棠的诗没有流传下来，
如果没有读过王定保的《摭言》、计敏夫的《唐诗纪事》，就不知这件事。不必说你
拨来这张卷，即便我知道有这么张卷，也会自动去调换。”这张卷子的考生就是朱
子颖。放榜之后，已是九月了，他穷得连棉衣也没有。蒋心余常和他以诗唱和，便
借了衣服给他穿，他这才能来见我，并带着他的诗作作为见面礼。我在乾隆二十

一年扈从皇上到古北口时，路上车马拥挤，便到旅舍休息。只见墙上有一首诗，已剥落大半，只有三四句尚可辨认。我最喜欢其中“一条河喧流于人声之外，万山一直绿到马蹄下”两句。认为可以和“云中路环绕着巴山的绿色，林中河流响着汉水的声音”两句媲美。可惜不知是谁写的。打开朱子颖的诗卷，这首诗就在其中。由此才知彼此已在六七年前就相投合了。大家在一起叹息了好久。子颖对我极为尊敬，他去世后，两个儿子秉承父志，见了我仍有依依不舍之情。说起来，笔墨因缘实在不是偶然的，怎么能以拨房来定亲与疏的关系呢？

【原文】

先师介野园先生，官礼部侍郎，扈从南巡，卒于路。卒前一夕，有星陨于舟前。卒后，京师尚未知，施夫人梦公乘马至门前，骑从甚都。然伫立不肯入。但遣人传语曰：家中好自料理。吾去矣。匆匆竟过。梦中以为时方扈从，疑或有急差遣，故不暇入。觉后，乃惊怛。比凶问至，即公卒之夜也。公屡掌文柄，凡四主会试，四主乡试。其他杂试，殆不可缕数。尝有恩荣宴诗曰：鸚鵡新班宴御园，（案鸚鵡新班。不知出典。当时拟问公，竟因循忘之。）摧颓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四见门生作状元。丁丑年作也。于文襄公亦赠以联曰：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谓儒者之至荣。然日者推公之命，云终于一品武阶，他日或以将军出镇耶？公笑曰：信如君言，则将军不好武矣。及公卒，圣心悼惜，特赠都统。盖公虽官礼曹，而兼摄副都统。其扈从也，以副都统班行。故即武秩进一阶。日者之术，亦可云有验矣。

【译文】

先师介野园先生任礼部侍郎时，扈从皇上南巡，病死在路上。他去世的前天晚上，有一颗陨星落在船前。死后，京城还不知道。施夫人梦见他骑马到门前，随从很多。但他勒马不肯进门，只派人传话说：“家里好好料理，我走了。”然后匆匆走了。施夫人在梦中认为他正扈从皇上，有急事去处理，没工夫进家门。醒来后心中不安。等到凶信报来，才知道那天夜里去世的。先生掌握科考大权，曾四次主持会试，四次主持乡试。其他考试几乎数不清。他曾写过一首《恩荣宴》诗道：“鸚鵡新班宴御园，摧颓老鹤也乘轩。龙津桥上黄金榜，回见门生作状元。”这是丁丑年写的。于文襄公也赠了一联道：“天下文章同轨辙，门墙桃李半公卿。”可以说是对文人的最高称誉了。但卜者给先生算命，说先生这一生能升到一品武官，以后也可能以将军的身份去镇守一方呢。先生笑道：“如果真像你的，那么我这个将军就是不好武的将军了。”他去世后，皇上很痛悼可惜，特地赠给他都统之衔。先生虽在礼部任职，但兼任副都统一职。他扈从皇上就是用副都统的名义随行的。

所以皇上就他的武秩追赠一级。卜者的推算也是很灵验的。

【原文】

乩仙多伪托古人，然亦时有小验。温铁山前辈，（名温敏。乙丑进士。官至盛京侍郎。）尝遇扶乩者，问寿几何。乩判曰：甲子年华有二秋。以为当六十二。后二年卒，乃知二秋为二年。盖灵鬼时亦能前知也。又闻山东巡抚国公，扶乩问寿。乩判曰：不知。问仙人岂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则不可知。修短有数，常人尽其所禀而已。若封疆重镇，操生杀予夺之权。一政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福，寿可以增。一政不善，则千百万人受其祸，寿亦可以减。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预为注定。何况于吾？岂不闻苏碣误杀二人，减二年寿。姜师德亦误杀二人，减十年寿耶？然则年命之事，公当自问，不必问吾也。此言乃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译文】

乩仙大多伪托古人，然而有时也稍有应验。温铁山前辈（名温敏，乙丑年进士，官至盛京侍郎）曾经遇到扶乩人，请问自己寿命有多长。乩仙判词说：“甲子年华有二秋。”他以为寿数为六十二岁。后来过了两年去世，家人才知道“二秋”是指两年。因为灵鬼有时也能先知命运。又听说山东巡抚国公扶乩请问寿数。乩仙判词说：“不知道”。国公问：“仙人难道会有不知道的事吗？”判词说：“别人的寿数能够知道，您的寿数却不能知道。寿命的长短有定数，一般人只是享尽他所应有的寿数而已。如果是封疆大臣等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件政事处理得当，那么千百万人都受到他的福惠，寿数就可以增加；一件政事处理不当，那么千百万人都受到他的祸害，寿数也就可以减少。这就是司命之神也不能预先注定，何况是我？难道没有听说苏鑫误杀两个人，减寿两年；姜师德也误杀两个人，减寿十年吗？既然这样，那么寿数的事，您应当问自己，不必来问我了。”这话讲得确实有道理，恐怕他所遇到的居然是真神仙了。

【原文】

族叔育万，言张歌桥之北，有人见黑狐醉卧场屋中。（场中守视谷麦小屋。俗谓之场屋。）初欲擒捕，既而念狐能致财，乃覆以衣而坐守之。狐睡醒，伸缩数四，即成人形。甚感其护视，遂相与为友。狐亦时有所馈赠。一日，问狐曰：设有人匿君家，君能隐蔽弗露乎？曰：能。又问君能凭附人身狂走乎？曰：亦能。此人即恳乞曰：“吾家酷贫，君所惠不足以贍，而又愧于数渎君。今里中某甲，甚富而甚畏讼。顷闻觅一妇司庖，吾欲使妇往应。居数日，伺隙逃出藏君家，而吾以失妇阳欲讼。妇尚粗有姿首，可诬以蜚语，胁多金。得金之后，公凭附使奔至某甲别墅中。然后使人觅得，则承惠多矣。狐如所言，果得多金。觅妇返后，某甲以在其别墅，

亦不敢复问。然此妇狂疾竟不愈，恒自礪饰，夜似与人共嬉笑，而禁其夫勿使前。急往问狐。狐言无是理。试往侦之，俄归而顿足曰：败矣。是某甲家楼上狐，悦君妇之色，乘吾出而彼入也。此狐非我所能敌，无如何矣。此人固愚不已。狐正色，曰：譬如君里中某，暴横如虎，使彼强据人妇，君能代争乎？后其妇颠痛日甚，且具发其夫之阴谋，踰灸劾治皆无效，卒以瘵死。里人皆曰，此人狡黠如鬼，而又济以狐之幻，宜无患矣。不虞以狐召狐，如螳螂黄雀之相伺也。古诗曰利旁有倚刀，贪人还自贼。信矣。

【译文】

族叔育万说，在张歌桥的北边，有人看见有黑狐狸醉倒在场院的屋子里。开始这人想捉住它，后来想到狐狸能让人发财，便给狐狸盖上衣服，坐在一边守着。狐狸睡醒后，左伸右伸，便变成了人。狐狸极感谢这人的守护，便和他交上了朋友。狐狸时常送些礼物给他。有一天他问狐狸：“假设有人藏在你家，你能使他隐藏起来不暴露么？”狐狸说：“能。”他又问：“你能附在人身上飞跑么？”狐狸说：“能。”他便恳求道：“我家极穷，你所给的钱财还不足以维持生计；而你时常赠我钱财，我又感到惭愧。如今村里的某甲极富，而且怕打官司。不久前听说他要雇一个女人做饭。我想叫妻子去应聘，干几天，再叫她找机会逃出来藏在你家里。而我则以妻子在某甲家失踪为由要告官。我妻子还有些姿色，我可以诬赖他见色起意，便能迫使他给我一大笔钱。得到钱之后，你就依凭在她身上，使她跑到某甲的别墅里，然后叫人在那儿找到她。这样，我就很感激你的恩情了。”狐狸答应照他说的做。他果然得到了许多钱。他把妻子找回来后，某甲因他的妻子是在自己的别墅中找到的，也不敢再说什么。不料这人妻子的疯病竟不好了。她常常梳妆打扮，夜里好像和人在一起嬉笑，而不让丈夫靠前。这人急忙去找狐狸，狐狸说没这个道理，便亲往观察。回来后，狐狸跺脚道：“坏了，这是某甲家楼上的狐狸看上了你的妻子，乘我不在时迷住了你妻子。这狐狸我对付不了，这可没法子了。”这人哀恳不已。狐狸板起脸说：“比如你们村里的某某，凶暴如虎，假使他强占了别人的女人，你能帮别人去理论么？”后来这人妻子的癫狂病越来越重，并且把丈夫的阴谋都揭露了出来，医生针灸、术士镇治都无效，终于因瘵病而死。村里的人都说，这人像鬼那么狡黠，又有狐狸的幻术帮忙，应该没什么差错了。不料狐狸引来了狐狸，好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样。古诗中说“利”旁倚了一把刀，贪人自己害自己。一点不差。

【原文】

门人王廷绍，言忻州有以贫鬻妇者。去几二载，忽自归。云初彼买时，引至一

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意甚疑惧，然业已卖与，无如何。道士令闭目，即闻两耳风飕飕。俄令开目，已在一高峰上。室庐华洁，有妇女二十余人，共来问讯。云此是仙府，无苦也。因问到此何事，曰：更番侍祖师寝耳。此间金银如山积，珠翠锦绣，嘉肴珍果，皆役使鬼神，随呼立至。服食日用，皆比拟王侯。惟每月一回小痛楚，亦不害耳。因指曰：此处仓库，此处庖厨，此我辈居处，此祖师居处。指最高处两室曰：此祖师拜月拜斗处，此祖师炼银处。亦有给使之人，然无一男子也。自是每白昼则呼入荐枕席，至夜则祖师升坛礼拜，始各归寝。惟月信落红后，则净褌内外衣，以红绒为巨绋，缚大木上。手足不能丝毫动，并以绵丸塞口，暗不能声。祖师持金管如箸，寻视脉穴，刺入两臂两股肉内，吮吸其血，颇为酷毒。吮吸后，以药末糝创孔，即不觉痛，顷刻结痂。次日，痂落如初矣。其地极高，俯视云雨皆在下。忽一日狂飚陡起，黑云如墨，压山顶。雷电激射，势极可怖。祖师惶遽，呼二十余女，并裸露环抱其身，如肉屏风。火光入室者数次，皆一掣即返。俄一龙爪大如箕，于人丛中攫祖师去。霹雳一声，山谷震动，天地晦冥，觉昏瞽如睡梦。稍醒则已卧道旁。询问居人，知去家仅数百里，乃以臂钏易敝衣遮体，乞食得归也。忻州人尚有及见此妇者，面色枯槁，不久患瘵而卒。盖精血为道士采尽矣。据其所言，盖即烧金御女之士。其术灵幻如是，尚不免于天诛，况不得其传，徒受妄人之蛊惑，而冀得神仙，不亦 哉。

【译文】

我的门人王廷绍说：忻州有个人，穷得把老婆卖了。过了不到两年，这女人忽然自己回到家里，说是当初被卖之后，便让人带到一户人家中。跟着又来了一个道士，带她进了深山，她甚为惊恐。但转念一想，自己已被卖了，只好听天由命。道士下令，让她闭上双眼，刹时间，她只听得耳边风声飕飕。不一会儿，道士让她睁开眼时，她已经站立在一座山峰顶上了。峰顶上有些整洁而华丽的殿堂，里面走出来二十几位女子，来到她面前，热情地向她问候，并告诉她，这里是仙府，呆在此处不会吃苦的。她问：“让我到这儿，有什么事？”女子们答道：“和我们一起，轮流侍候祖师睡觉。此处金银堆积如山，珠宝玉器、绫罗绸缎、美味珍馐应有尽有，若要用时，可以驱使鬼神去办，他们随叫随到。咱们的吃穿用度，可以比拟王侯。只是每月需经历一次小小的痛苦，不过没什么关系。”然后指点着说：“这儿是仓库，这儿是厨房，这儿是咱们的住处，这是祖师的居室。”她们指着最高处的两间屋子说：“这儿是祖师拜月、拜北斗的地方，那儿是祖师炼银的地方。”这里也有供驱使的下人，但除祖师外，再没有一个男的。从这以后，这女人白天被祖师叫去一块儿睡觉，到了夜晚，祖师登坛礼拜，女人们则各自回房就寝。只是在月经来潮之

后，祖师便命她们脱光衣服，然后用红绒制成的大绳子，将她们捆在一根大圆木上，手脚丝毫不能动转；再用棉团堵住她们的嘴，使她们无法出声。祖师拿着一根筷子一样的金管儿，在女人们身上找寻脉穴，随后，将金管儿刺入她们的两臂两腿的肉里，吮吸血液，那祖师看上去既狠毒又残酷。吸完后，祖师用药末涂在她们的伤口上，她们立时便不疼了，伤口也结了痂。第二天，痂脱落掉，皮肤则完好如初了。这座山峰的峰顶地势极高，每当云雨到来，皆须向下俯视。忽然有一天，狂风骤起，墨一般的黑云向山顶压下来，雷光电闪，在空中激烈地喷射。那情势令人十分恐怖。祖师惊慌失措，忙将二十几个女子一齐唤来，全部脱光衣服把他环抱在中间，形成肉体屏风。雷光电火几次冲进室内，都近不得他的身，只好一掣即回。不一会儿，一只簸箕大的龙爪伸了进来，在人丛中将祖师抓了去。接着，霹雳一声巨响，震动了山谷，一时间天昏地暗。这女人昏昏沉沉如同在做梦，稍清醒后，她发现自己已躺在路边了。从当地人口中，她得知此地离家不过几百里。她用手镯换了几件衣服以遮蔽身体，一路要着饭回到了家中。忻州地区，还有人见过这个女人，她面色枯槁，不久便病重而死了。她的精血已经被道士采吸一空。根据这女人所说的，可以断定，那道士乃烧金御女之徒。他的法术如此灵通虚幻，尚不免被天庭诛杀，而那些没有得到真传，仅仅受骗子蛊惑，而希冀成为神仙的人，不是太颠狂了吗！

【原文】

江南吴孝廉，朱石君之门生也。美才夭逝，其妇誓以身殉，而屡缢不能死。忽灯下孝廉形见，曰：易彩服则死矣。从其言，果绝。孝廉乡人录其事徵诗，作者甚众。余亦为题二律。而石君为作墓志，于孝廉之坎坷，烈妇之慷慨，皆深致悼惜，而此事一字不及。或疑其乡人之粉饰。余曰：非也。文章流别，各有体裁。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于西王母事，铺叙綦详。其注尔雅释地，于西至西王母句，不过曰西方昏荒之国而已。不更益一语也。盖注经之体裁，当如是耳。金石之文，与史传相表里，不可与稗官杂记比。亦不可与词赋比。石君博极群书，深知著作之流别。其不著此事于墓志，古文法也。岂以其伪而削之哉。余老多遗忘，记孝廉名承绂，烈妇之姓氏，竟不能忆。姑存其略于此，俟扈跸回銮，当更求其事状，详著之焉。

【译文】

江南吴孝廉，是朱石君的门生。他有高才却不幸早死，他妻子发誓殉死，几次上吊却没有死。忽然孝廉在灯下现形说：“换上花衣服就死了。”妻子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死了。孝廉的乡人记录了他的事迹征诗，作诗的人很多。我也写了两首律

诗。朱石君为他写了墓志铭，对他的坎坷不遇，烈妇的慷慨殉情，都深为惋惜，但对他灯下现形的事只字不提。有人怀疑是他的同乡虚构出来的。我说：“这看法不对。文章有流派，各有自己的体裁。郭璞注《山海经》、《穆天子传》，对于西王母的事详细铺叙。注《尔雅·释地》时，就“西至西王母”一句，只写了“西方昏荒之国”，不再多加解释。因为注释经书的体裁就该这样。刻在鼎碑上的文章和史传相呼应，不能和小说、杂记等同，也不能和词赋相同。朱石君博览群书，他不把这事写到墓志铭中，是根据古文法则，怎能说是因为那件事不真实而删去不用呢？我年岁大了，好忘事，记得吴举人名叫承绂，烈妇的姓名竟忘。姑且把大概记，等扈从皇上回京，再进一步考查他们夫妇的事迹。

【原文】

老仆施祥，尝乘马夜行至张白。四野空旷，黑暗中有数人掷沙泥，马惊嘶不进。祥知是鬼，叱之曰：我不至尔墟墓间，何为犯我？群鬼揶揄曰：自作剧耳，谁与尔论理。祥怒曰：既不论理，是寻斗也。即下马，以鞭横击之。喧哄良久，力且不敌，马又跳踉掣其肘。意方窘急，忽遥见一鬼狂奔来，厉声呼曰：此吾好友，尔等毋造次。群鬼遂散。祥上马驰归，亦不及问其为谁。次日，携酒于昨处奠之，祈示灵响，寂然不应矣。祥之所友，不过厮养屠沽耳。而九泉之下，故人之情乃如是。

【译文】

老仆施祥曾骑马夜行到张白，四野空旷无人，黑暗中有几个人扬泥沙，马惊叫不往前走。施祥知道是鬼，叱喝道：“我没进入你们的坟墓中，为什么来侵犯我？”群鬼们嘲弄道：“我们在玩我们的，谁和你讲道理？”施祥怒道：“既然不讲道理，就是要找杖打。”随即下马，用鞭子横扫。混战了好久，他渐渐支持不住了，马又乱蹦乱跳地碍事。正在急迫之中，忽然远远地看见一个鬼狂奔而来，厉声叫道：“这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不要乱来！”群鬼便都散去了。施祥上马跑了回来，也没来得及问那个鬼是谁。第二天，他带着酒来到昨夜打斗处祭奠，祈求鬼魂出来，但寂然没有反应。施祥的朋友，不过是些砍柴的、喂马的、屠户、卖酒的之类下人，但在九泉之下，还在念念不忘老朋友的情谊。

【原文】

门人吴钟侨，尝作《如愿小传》，寓言滑稽，以文为戏也。后作蜀中一令，值金川之役。以监运火药歿于路。诗文皆散佚，惟此篇偶得于故纸中，附录于此。其词曰：如愿者，水府之女神，昔彭泽清洪君以赠庐陵欧明者是也。以事事能给人之求，故有是名。水府在在皆有之，其遇与不遇，则系人之禄命耳。有四人同访道，涉历江海，遇龙神召之，曰：鉴汝等精进，今各赐如愿一。即有四女子随行。其一

人求无不获，意极适。不数月病且死，女子曰：今世之所享，皆前生之所积；君夙生所积，今数月销尽矣。请归报命。是人果不起。又一人求无不获，意犹未已。至冬月，求鲜荔巨如瓜者。女子曰：溪壑可盈，是不可饜，非神道所能给。亦辞去。又一人所求有获有不获，以咎女子。女子曰：神道之力，亦有差等，吾有能致不能致也。然日中必昃，月盈必亏。有所不足，正君之福。不见彼先逝者乎？是人惕然，女子遂随之不去。又一人虽得如愿，未尝有求。如愿时为自致之，亦蹙然不自安。女子曰：君道高矣，君福厚矣，天地鉴之，鬼神佑之。无求之获，十倍有求，可无待乎我，我惟阴左右之而已矣。他日相遇，各道其事，或喜或怅。曰：惜哉！逝者之不闻也。此钟侨弄笔狡狴之文，偶一为之，以资惩劝，亦无所不可；如累牍连篇，动成卷帙，则非著书之体矣。

【译文】

门人吴钟侨曾经作有《如愿小传》，寓深意于滑稽之中，是一篇游戏文字。后来，他做四川一个县令，正值金川之战，因监运火药死在路上。他的诗文都已散佚，只有这一篇偶尔从故纸堆中翻出，附录在此。《如愿小传》其文辞为：如愿是水府的女神，以前彭泽湖湖神青洪君赠送庐陵欧明的就是她。因她事事都能满足别人的请求，所以有“如愿”这个名称。处处都有水府，能否遇上水神，却是由每个人的福禄和命运决定的。有四个人一起访道，遍游江海，到处寻觅，遇到龙神召见。龙神说：“鉴于你们精神至诚而有上进心，我现在赐给你们每人一个如愿。”就有四位女子出来随从他们。其中一人任何请求都获得满足，过得极其适意，没过几个月就病得快要死去，女子说：“今世的享受，都是前生的积德。你前生的积德，这几个月已消耗完了。请让我回去复命吧。”这个人果然死去。又有一人的请求没有不实现的，却还不觉满足。到了冬天，他请求弄来像瓜那么大的鲜荔枝。女子说：“溪壑可以填满，这个要求却不能满足，这不是神道所能供给的。”她也因此而离去。另有一人的请求，有实现的，也有未能实现的，他因此责怪女子。女子说：“神道的能力，也有差别，我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事。然而，太阳当空必定西斜，月亮丰满必定亏缺。有不能满足的事，正是你的福份。你没有看到那个已经去世的人吗？”这个人警惕起来，女子就跟随他而不离去。还有一人虽然得到如愿，却从不曾有什么请求。如愿有时主动替他做点事，他也皱起眉头表示不安。女子说：“你的道德高尚，你的福泽深厚，天地明鉴你，鬼神保佑你。没有请求的获取，比有请求的获取高十倍。你可无须我的帮助，我只在暗地里帮助你而已。”此后，四位如愿相遇，各人说出自己的经历，有的欢喜有的感叹。她们说：“可惜啊，去世的人已听不到这些了！”这是吴钟侨弄笔游戏之文，偶尔为之，以资惩劝，也没有什么

不可以的。如果写起来累牍连篇，动不动就成卷成帙，就不是应有的著书体裁了。

【原文】

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归里，年六十余矣，强健如少壮。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岁，则治奁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阴颂其德，人亦多乐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时，枕衾狎昵，与常人同。或以为但取红铅供药饵，或以为徒悦耳目，实老不能男，莫知其审也。后其家婢媼私泄之，实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虚实，殊不自讳，曰：吾血气尚盛，不能绝嗜欲。御女犹可以生子，实惧为身后累。欲渔男色，又惧艾碜之事，为子孙羞。是以出此间道也。此事奇创，古所未闻。夫闺房之内，何所不有，床第事可勿深论。惟岁岁转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于人有损。而不稽其婚期，不损其贞体，又似于人有恩。此种公案，竟无以断其是非。戈芥舟前辈曰：是不难断，直恃其多财，法外纵淫耳。昔窦二东之行劫，必留其御寒之衣衾，还乡之资斧，自以为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译文】

郭石洲说：河南有一位巨富，为官多年，期满后归于故里，年纪已六十多岁了，但身体强壮，宛如壮年男子。他身边总是养着三、四个小妾，到她们二十多岁时，便置办妆奁将她们嫁出去，此时她们仍是白璧无瑕。娶她们为妻的人都暗中赞颂这位富翁的美德，一些人家的女儿也乐于将他家为妾。然而，这些女子在他家时，同床共枕，亲热狎昵，与常人并无不同。有人以为，他只是取女子们的经血做药饵，以补养身体。有人则认为，他不过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欲，因为他已经衰老，早已不能再过性生活。然而到底怎样，却始终弄不清楚。后来，他家的丫环老婆子将隐情泄露出来：实际上，他是通过另一种方式玩弄了这些女子。有位老朋友悄悄向他问起此事的真假，他并不隐讳，却坦白地说：“我血气还很旺盛，尚不能断绝色欲。如果与女子过性生活，仍有可能生儿生女，我怕那会成为我身后的累赘；如果搞同性恋，又怕丑闻传出去，被子孙们笑话。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此事实为创举，真是前所未闻。若说闺房之中的事，可谓无所不有。床上之事，更不可深谈。这位富翁年年换妾，使良家之女承受着再嫁的名声，似乎于人有损；但是，他并不延误女子们的婚期，不破坏她们的贞洁之体，又似乎于人有恩。这种公案，真是无法断定谁是谁非。前辈戈芥舟说：“其中的是非并不难断，这个富翁正是仗着他的财势，无视法律而纵欲害人的。当年，大盗窦二东行劫之后，必要给受害者留下御寒的衣服、还乡的路费，自以为很有德行。这个老富翁的所谓恩德，同窦二东没什么两样。

【原文】

里有一士者，矫捷多力，兼习技击、超距之术。两三丈之高，可翩然上；两三丈之阔，可翩然越也。余幼时犹及见之，尝求睹其技。使余立一过厅中，余面向前门，则立前门外面相对；余转面后门，则立后门外面相对。如是者七八度，盖一跃即飞过屋脊耳。后过杜林镇，遇一友，邀饮桥畔酒肆中。酒酣，共立河岸。友曰：能越此乎？一士应声耸身过。友招使还，应声又至。足甫及岸，不虞岸已将圯，近水陡立处开裂有纹。一士未见，误踏其上，岸崩二尺许。遂随之坠河，顺流而去。素不习水，但从波心踊起数尺，能直上而不能旁近岸，仍坠水中。如是数四，力尽，竟溺焉。盖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恃财者终以财败，恃势者终以势败，恃智者终以智败，恃力者终以力败。有所恃，则敢于蹈险故也。田侯松岩于溱阳买一劳山杖，自题诗曰：月夕花晨伴我行，路当坦处亦防倾。敢因恃尔心无虑，便向崎岖步不平！斯真阅历之言，可贵而佩者矣。

【译文】

有位叫丁一士的人，矫健有力，并练习技击、跳跃的武术。两三丈高的地方能纵身上去，两三丈宽的地方能一下跳过去。我小时曾请他表演。他叫我站在一个过厅中，我面朝前面，看见他在前面和我相对而立；我转身向后面，又看见他在后面和我相对而立，这样有七八次。原来他是从屋脊上跳过去的。后来他到杜林镇碰见了一个朋友，两人在桥边的酒店中喝酒，喝到高兴处，两人站在河边。朋友说：“你能跳过去么？”他应声跳过去了。朋友又叫他跳回来，他又跳了回来。脚要踏到岸边时，不料河岸已塌，丁一士也随之掉到河里，顺流而去。他不会游泳，只能从水中跃起几尺高，但只能直上而不能向旁边跳上岸，于是又落入水中。这样跳了许多次，终于淹死了。天下最大的祸患莫过于有所依仗。依仗钱财的因为钱财倒霉，依仗势力的因为势力倒霉，依仗智谋的因为智谋倒霉，依仗气力的因为气力倒霉。因为有所依仗就敢于冒险。田松岩买了一根劳山手杖，自题诗道：“月夕花晨伴我行，路当坦处亦防倾。敢因恃尔心无虑，便向崎岖步不平！”这是饱经世故的经验之谈，可以作为座右铭。

【原文】

沧洲憩水井有老尼，曰慧师父。不知其为号，亦不知是此慧字否，但相沿呼之云尔。余幼时，尝见其出入外祖张公家，戒律谨严，并糖不食。曰糖亦猪脂所点成也。不衣裘，曰寝皮与食肉同也。不衣绸绢，曰一尺之帛，千蚕之命也。供佛面筋必自制，曰市中皆以足踏也。焚香必敲石取火，曰灶火不洁也。清斋一食，取足自给，不营营募化。外祖家一仆妇，以一布为施，尼熟视识之，曰：布施须用己财，方

为功德。宅中为失此布，笞小婢数人，佛岂受如此物耶？妇以情告，曰初谓布有数十疋，未必一一细检，故偶取其一。不料累人受 楚，日相诅咒，心实不安，故布施求忏罪耳。尼掷还之，曰然则何不密送原处？人亦得白，汝亦自安耶？后妇死数年，其弟子乃泄其事，故人得知之。乾隆甲戌乙亥间，年已七八十矣。忽过余家，云将诣潭柘寺礼佛，为小尼受戒。余偶话前事，摇首曰：实无此事，小妖尼饶舌耳。相与叹其忠厚。临行，索余题佛殿一额。余属赵春涧代书。合掌曰谁书，即乞题谁名。佛前勿作诳语。为易赵名，乃持去。后不再来。近问沧洲人无识之者矣。又景城天齐庙一僧，住持果成之第三弟子，士人敬之，无不称曰三师父，遂佚其名。果成弟子颇不肖，多散而托钵四方。惟此僧不坠宗风，无大刹知客市井气，亦无法座禅师骄贵气。戒律精苦，虽千里亦打包徒步，从不乘车马。先兄晴湖，尝遇之中途，苦邀同车，终不肯也。官吏至庙，待之礼无加。田夫野老至庙，待之礼不减。多布施、少布施、无布施，待之礼如一。禅诵之余，惟端坐一室，入其庙，如无人者。其行事如是焉而已。然里之男妇，无不曰三师父道行清高。及问其道行安在、清高安在，则茫然不能应。其所以感动人心，正不知何故矣。尝以问姚安公。公曰：据尔所见，有不清不高处耶？无不清不高，即清高矣。尔必欲锡飞、杯渡为善知识耶？此一尼一僧，亦彼法中之独行者矣。（三师父涅槃不久，其名当有人知。俟见乡试诸孙辈，使归而询之庙中。）

【译文】

沧洲憩水井有位老尼姑，叫慧师父，不知这是她的名字还是她的号，也不知是否这个慧字，只是人们都这么沿习着称呼下来。我小时，看她来往于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家。她守戒极严，连糖也不吃。她说糖也是用猪油做的。她不穿皮衣，说穿皮衣服跟吃肉一样。她也不穿绸绢做的衣服，认为一尺绸绢，是一千只蚕的性命换来的。供佛用的面食，她一定要自己做，说市上卖的，加工时都用脚踩。烧香时，她一定要用火石打火，认为灶火不干净。她的斋饭清淡，自给自足，从来不忙忙碌碌地去募化。外祖父家有一位女仆，施舍她一匹布。她仔细审视了布之后认了出来，说：“施舍必须是自己的东西，才能成为功德。府上因丢了这匹布，有好几个小婢挨了打，佛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东西呢？”女仆坦白说：“原先以为有几十匹布，未必能一一点查，所以就给拿来一匹。不料连累了别人挨打，天天诅咒，我的心中实在不安。所以布施这匹布以忏悔恕罪。”老尼把布扔还她说：“你为什么不偷着送还原处？这样别人也可以洗清自己，你也可以心安。”女仆死了几年之后，老尼的弟子把这事透露了出来，所以人们才知道。乾隆十九、二十年，她已七八十岁了。有一天她忽然来到我家，说要去潭柘寺拜佛，为小尼姑受戒。我偶

然说到上述之事，她摇头说：“哪有这事，是小尼姑们乱嚼舌头。”在座的无不叹息她的忠厚。临行，她求我为佛殿写一幅匾额，我托赵春涧代写。她合掌说是谁写的，就请签署谁的名，在佛前不要打诳语。待换上赵春涧的名字后，她才拿走了。后来她再没来过。近来问起沧州人，竟没有人知道她。又，景城天齐庙有位和尚，是住持僧果成的第三个弟子。士绅们敬重他，都称他为三师父，倒把真名给忘了。果成的弟子大多不怎么样，都托着钵游食四方。只有这位三师父坚持师祖的作风，他没有名山大刹中知客僧的那种市侩气，也没有法座禅师的那种娇贵气。他守戒勤苦，即便是千里路程也背着包步行，从来不乘车骑马。先兄晴湖曾在路上遇到他，苦苦邀请他上车，他始终不肯。官员来到庙中，他对待他们的礼节并没有增加，农夫村叟来到庙中，他对待他们的礼节并不减少。布施多的、布施少的、不布施的，他都同样对待。他诵经之余，只端坐于一室中，以致来人以为庙里没有人。他的行事也只是如此而已，但乡里无论男女，没有不说三师父道行清高的。待问到道行表现在哪儿？清高表现在哪儿？人们就茫然回答不上来了。三师父能够感动人心，不知是什么原因。就此我曾问姚安公，他说：“据你所见，他有不清高的地方么？没有不清不高的地方，就是清高。你认为必须像飞锡、杯渡那样才算是了解一切的和尚么？这一尼一僧，也是佛门中独有此行为的人呵。”

【原文】

九州之大，奸盗事无地无之，亦无日无之，均不为异也。至盗而稍别于盗，究不能不谓之盗；奸而稍别于奸，究不能不谓之奸，斯为异矣。盗而人许遂其盗，奸而人许遂其奸，斯更异矣。乃又相触立发，相牵立息。发如鼎沸，息如电掣，不尤异之异乎？舅氏安公五章。言有中年失偶者，已有子矣，复买一有夫之妇。幸控制有术，犹可相安。既而是人死，平日私蓄，悉在此妇手。其子微闻而索之，事无佐证，妇弗承也。后侦知其藏贮处，乃夜中穴壁入室。方开篋携出，妇觉，大号有贼，家众惊起。各持械入。其子仓皇从穴出，迎击之，立踣。即从穴入搜余盗。闻床下喘息有声，群呼尚有一贼。共曳出絜缚。比灯至，审视，则破额昏仆者其子，床下乃其故夫也。其子醒后，与妇各执一词。子云子取父财不为盗，妇云妻归前夫不为奸。子云前夫可再合而不可私会，妇云父财可索取而不可穿窬。互相诟谇，势不相下。次日，族党密议，谓涉讼两败，徒玷门风。乃阴为调停，使尽留金与其子，而听妇自归故夫，其难乃平。然已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矣。先叔仪南公曰：此事巧于相值，天也。所以致有此事，则人也。不纳此有夫之妇，子何由而盗？妇何由而奸哉？彼所恃者，力能驾驭耳。不知能驾驭于生前，不能驾驭于身后也。

【译文】

中国之大，通奸偷盗之事无地不发生，也无日不发生，都不足为怪。至于偷盗而又有别于偷盗，却不能不称为偷盗，通奸而又有别于通奸，终究不能不称为通奸，那就够奇怪了。偷盗而别人容许他偷盗，通奸而别人容许他通奸，那就更为奇怪了。却又有相互接触立即爆发，相互牵制立刻平息，爆发时如水沸一般强烈，平息时如电闪一样迅速，不更是奇怪中的奇怪吗？舅舅安五章公说，有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已有儿子了，又买进一个有夫之妇作继室。幸亏他控制有术，还可相安过日子。不久，这个人死去，他平时的积蓄都由继室掌管。他的儿子听到一些风声，就向继母索取钱财，但事无佐证，继母不承认。后来，儿子侦察到钱财贮藏的地方，就在夜里挖墙洞进入室内。正当他打开箱子准备将钱财拿走时，被继母发觉。她大喊有贼，家中仆人惊起，各人拿着器械冲进来。儿子仓皇从墙洞里爬出，被仆人迎面一棒击中，立刻倒在地下。家仆们就从墙洞里爬进室内去搜查别的盗贼，听到床下有喘息声，大家呼喊还有一个贼，一起将他拉出捆缚起来。等到取来灯烛仔细一看，额头打破昏倒在地的是儿子，躲在床下的却是以前的丈夫。儿子苏醒之后，与继母各执一词。儿子说：“儿子取父亲的钱财，不是偷盗。”继母说：“妻子归依前夫，不是通奸。”儿子说：“前夫可以再次结合，却不可私下幽会。”继母说：“父亲的钱财可以索取，却不可偷窃。”两人互相责骂，势均力敌。第二天，族人秘密商议，认为诉讼则必定两败俱伤，徒然玷污门风。就私下里替他们调解，将父亲留下的钱财都归儿子，听凭继母自己归依前夫，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然而，已经“鼓钟于宫，声闻于外”了。先叔仪南公说：“这件事巧在相互碰上，这是天意。之所以会导致这件事，却是人为的。如果不娶这个有夫之妇，哪有什么儿子偷盗、继室通奸的事？他所凭借的，是自己能够驾驭继室和儿子，却不懂得在生前能驾驭，在死后却不能驾驭了。”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原文】

戴东原言，其族祖某，尝僦僻巷一空宅。久无人居，或言有鬼。某厉声曰：吾不畏也。入夜，果灯下见形，阴惨之气，砭人肌骨。一巨鬼怒叱曰：汝果不畏耶？某应曰：然。遂作种种恶状，良久，又问曰：仍不畏耶？又应曰：然。鬼色稍和，曰：吾亦不必定驱汝，怪汝大言耳。汝但言一畏字，吾即去矣。某怒曰：实不畏汝，安可诈言畏？任汝所为可矣！鬼言之再四，某终不答。鬼乃太息曰：吾住此三十余年，从未见强项似汝者。如此蠢物，岂可与同居！奄然灭矣。或咎之曰：畏鬼者常情，非辱也。谬答以畏，可息事宁人。彼此相激，伊于胡底乎？某曰：道力深者，以定静祛魔，吾非其人也。以气凌之，则气盛而鬼不逼；稍有牵就，则气馁而鬼乘之矣。彼多方以饵吾，幸未中其机械也。论者以其说为然。

【译文】

戴东原说，他的一位族祖曾在僻巷租了一座空宅子。因这儿长期没人住，有人说这儿有鬼。族祖厉声道：“我不怕”。到了夜里，鬼果然在灯下显出形来，阴森的气息侵人肌骨，一个大鬼怒叱道：“你真的不怕么？”族祖应道：“不怕。”鬼便作出种种可怕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又问：“还不怕么？”族祖又说：“不怕。”鬼的脸色稍缓和了些，说：“我也不是非要把你吓走，只是怪你说大话，你只要说一个怕字，我就走了。”族祖怒道：“我真不怕你，怎么能撒谎说怕？随便怎么做好了。”鬼再三劝说，他还是不答应。鬼叹息道：“我住在这儿有三十多年了，从未看见像你这么固执的。这种蠢家伙，怎么能和你同住？”鬼一下消失了。有人责备他说：“怕鬼是人之常情，并不是什么难堪的事，撒谎说个怕字，可以息事宁人。如果彼此这么叫劲，鬼没完可怎么好？”族祖道：“道力深的人用定静来驱逐魔鬼。我不是道力深的人，只能以盛气对付他。气盛鬼就不敢进逼，稍有迁就就气馁，而鬼就趁机而入了。鬼想方设法引诱我，幸好我没进它的圈套。”人们谈论起来，认为族祖的看法对。

【原文】

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儿豔女，情有所钟，实非大悖于礼者，似不必苛以深文。余幼闻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疐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仍怒曰：嫁殇非礼，岂不闻耶？亦不听。后某公歿时，口喃喃似与人语，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语，言之十余度，了了分明。咸疑其有所见矣。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礼也。某公于孩稚之时，即先定婚姻，使明知为他日之夫妇。朝夕聚处，而欲其无情，必不能也。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古礼也。某公僮婢无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时时亲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语，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礼，实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处之过当，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为厉，犹以于礼不可为词，其斯以为讲学家乎？

【译文】

食与性，是人生最大的欲望。但干犯名义、亵渎伦常、伤风败俗的事，是王法所必须禁止的。而那些痴男怨女，情有所钟，只要他们没有违悖礼法。似乎不应对他们过份苛求。我小时候，听说某公在员外郎任上时，自以为气节严正，并颇为自负。他曾经把家中的一个小丫环指配给一个小奴仆，这事已不是一年两年了，所以他们往来出入，并不相互回避。一天，二人在庭院里嬉笑玩耍，正巧被某公撞上了，他见二人脸上的笑容还未收敛，便怒冲冲地说：“这是通奸私奔！按法律规定，与未婚妻通奸的，当处以杖刑。”说完后，他便命人动手。众人说：“小孩子们嬉笑游戏，并没干什么出圈儿的事，这从小丫环的眉眼和乳房上可以得到验证。”某公说：“按法律规定，有预谋而未形成事实的，可以罪减一等。减可以，但不能免。”终于他把两个孩子打了个半死。他认为，把自己与治家严谨的河东柳氏相提并论，也并不为过。从此以后，他因为厌恶两个孩子无礼，便故意推迟他们的婚期。弄得二人于干活之际，躲躲闪闪；没事儿的时候，也是藏来躲去，不敢相见。他们前忧后虑，惶惶不可终日。渐渐地，忧郁成疾，不到半年，便先后死去了。他们的父母可怜两个孩子，乞求某公为他们合葬一处。某公仍是怒气冲冲地说：“死后合婚，不合道理，难道你们没听说过吗？”他对此果然置之未理。后来某公临死时，

口中喃喃地、像是对人说些什么，但听不太清。只有“非我不可”、“于礼不可”二句，他重复了十几遍，使人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疑心他见到了什么。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牵线，他们便互不相知，这也算古代的礼仪了。某公在丫环和奴仆孩提之时，便为他们先定下了婚事，使他们明确得知早晚会成为夫妇。他们朝夕相处，要想让他们不产生感情，那是不可能的。“闺阁内外不通货”，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某公家中童仆丫环不多，做不到男女分开，各司其事；他们时常相互授受，想禁止他们对话是不可能的。“其本不正，其末不端”，树根有了毛病，树梢就会出现问題。那两个孩子即便有超越礼法的行为，也是因为主人成全了他们。某公对此事操之过急，处理不当，死者难道会甘心吗？冤魂变为厉鬼登门作祟，他还要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于礼不可”。难道鬼魂还会管你是什么讲学家吗？

【原文】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有李甲者，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其踪迹，遂传为死。俄其父母并逝，妇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氏家。其舅本住邻县，又挈家逐什一，商舶南北，岁无定居。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旅卒，家属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他时尚可归乡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人媒合，遂成其事。合卺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宵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未得实据而遽嫁，且诟且殴。阖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有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古有其事。若夫再娶而仍元配，妇再嫁而未失节，载籍以来，未之闻也。姨丈卫公可亭，曾亲见之。

【译文】

山西有很多人在外经商，十多岁起就学习贸易。等到积攒下一些钱财，才回家娶妻子。娶了妻子后，仍然出去经商赚钱，大概二三年回家一次，这种情况很普遍。有的时运不济，有的或遇到了什么灾祸，一二十年没有回去过。甚至有的钱财没有了，衣裳破烂，以回归家乡为耻辱，像浮萍一样漂泊，像蓬一样辗转，不通音信的，也常常可见到。有个叫李甲的人，辗转迁徙成为了某地乡村人靳乙的养子，于是改姓靳。他家里得到不他的消息，就传说他死了。不久，他的父母亲都死去了，妻子没有依靠，就在娘舅家寄住吃喝。她的舅舅本来住在邻县，后来带家眷去经商，商船南北各地到处航行，终年没有定居的地方。李甲长期没有得到家信，

也以为家人都死了。靳乙打算给李甲娶妻。恰好李妻的舅舅死在旅途中，家属流落到天津居住。考虑到李妻年纪轻轻守寡，不是长远的打算，也打算嫁给山西人，以后好回到家乡去。害怕男方嫌弃李妻没有娘家，因此谎称是自己的女儿。大家商量撮合，就使这桩婚事成了。新婚之夜，因已经分别八年，两人都怀疑但是不敢询问。夜深时分说私房话时，才开始明白。李甲恨他的妻子没有得到他已死的真实依据就急着再嫁，便又骂又打。使全家都惊动起来了，靳乙隔着窗户大声说：“你的再娶，有妻子死了的真实依据吗？况且她流落迁徙，等待你八年才嫁，也可以谅解她的不得已了。”李甲不能回答，于是两人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古代就有这种事了。至于再娶妻仍然是元配的，妇女再嫁而没有失去贞节，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我姨丈卫可亭先生曾经亲眼看到这件事。

【原文】

沧洲酒，阮亭先生谓之麻姑酒。然土人实无此称。著名已久，而论者颇有异同。盖舟行来往，皆沽于岸上。肆中村酿薄醪，殊不足辱杯碗。又土人防徵求无餍，相戒不以真酒应官。虽笞捶不肯出，十倍其价，亦不肯出。保阳制府，尚不能得一滴，他可知也。其酒非市井所能酿，必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水虽取于卫河，而黄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罍沉至河底，取其地涌之清泉，始有冲虚之致。其收贮畏寒畏暑、畏湿畏蒸，犯之则味败。其新者不甚佳，必度阁至十年以外，乃为上品。一罍可值四五金。然互相馈赠者多，耻于贩鬻。又大姓若戴吕刘王、若张卫，率多零替，酿者亦稀，故尤难得。或运于他处，无论肩运车运舟运，一摇动即味变。运到之后，必安静处澄半月，其味乃复。取饮注壶时，当以杓平挹。数摆拨则味亦变，再澄数日乃复。姚安公尝言：饮沧酒禁忌百端，劳苦万状，始能得花前月下之一酌，实功不补患。不如遣小竖随意行沽，反陶然自适。盖以此也。其验真伪法，南川楼水所酿者，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醉，亦不病酒。不过四肢畅适，恬然高卧而已。其但以卫河水酿者则否。验新陈法，凡度阁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如故，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莫知其所以然也。董曲江前辈之叔名思任，最嗜饮。牧沧州时，知佳酒不应官，百计劝谕，人终不肯破禁约。罢官后，再至沧州，寓李进士锐巖家，乃尽倾其家酿。语锐巖曰：吾深悔不早罢官。此虽一时之戏谑，亦足见沧酒之佳者不易得矣。

【译文】

沧洲酒，阮亭先生称之为麻姑酒。但当地人并没有这么叫的。虽然沧洲酒久负盛名，但说起沧洲酒的人看法很不一样。这儿舟船往来，都上岸买酒喝。酒店

里的家酿薄酒，实在不怎么样。而当地人又为了防止官府无休止地征酒，便相约不卖正宗酒给官府的人。即便是挨打也不肯拿出来，出十倍的价钱也不卖。保阳制府尚且连一滴也得不着，何况他人。沧洲酒不是一般人家所能酿造的，必须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候。造酒的水虽然取之于卫河，但深水不能造酒，必须在南川楼下，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那样，把锡罍沉到河底，装地下涌出的清泉水，这样酒才有淡雅的味道。贮存的沧洲酒怕冷怕热，怕湿怕燥，环境稍不对劲，味儿就变了。新酿的酒不太好喝，必须把它放置在架上，过了十年之后，才算是上品，一罍能值四五两银子。但是人们大多用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上去卖。又酿酒大户如戴家、吕家、刘家、王家，还有张家、卫家等，都衰落了，酿酒的人少了，所以这种酒尤其难得。如要把这种酒运到别处，或者肩扛、车载、船运，一晃动它就变味。必须把它静放几天之后，才能恢复原味。喝酒时要把酒装入壶中，必须用酒杓平平地舀，如用酒杓搅来搅去，酒味也变。这样须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味。姚安公曾说：“沧洲酒有无数的禁忌，经过万般劳苦之后，才能喝到花前月下的那一杯，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打发小僮去随便买来一壶，反倒陶然自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检验沧洲酒真假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然大醉，胸膈间也不难受；第二天也不害酒。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安然高卧而已。如果用卫河水酿的酒，情况就相反了。检验酒的新陈法是：在架上放了两年的，可以温两次；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不变，温十一次，味就变了。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就变了。放了两年的，温三次味就变了。这一点儿也不能假冒，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董曲江前辈的叔叔名叫思任，最爱喝酒。任沧洲知州时，他知道好酒不交官府，百般劝说，酿酒人还是不肯破坏禁约。于是他在罢官之后又来到沧州，住在进士李锐巖家，把他家酿的好酒都喝光了。他对李进士说：“我真后悔不早些丢了官。”这虽然是一时的玩笑话，也足以证明好的沧州酒不容易喝到。

【原文】

先师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有赵氏者，（先生曾举其字，今不能记。似尚是先生之尊行。）尝过清风店，招一小妓侑酒。偶语及某年宿此，曾招一丽人留连两夕，计其年今未滿四十，因举其小名。妓骇曰：是我姑也。今尚在。明日同至其家，宛然旧识。方握手寒温，其祖姑闻客出现，又大骇曰：是东光赵君耶？三十余年不相见，今鬓虽欲白：形状声音，尚可略辨。君号非某耶？问之，亦少年过此所狎也。三世一堂，都无避忌，传杯话旧，惘惘然如在梦中。又住其家两夕而别。别时言祖藉本东光，自其翁始迁此，今四世矣，不知祖墓犹存否。因举其翁之名，乞为访问。赵

至家后，偶以问乡之耆旧。一人愕然良久，曰：吾今乃始信天道。是翁即君家门客。君之曾祖与人讼，此翁受怨家金，阴为反间，讼因不得直。日久事露，愧而挈家逃，以为在海角天涯矣。不意竟与君遇，使以三世之妇，偿其业债也。吁，可畏哉。

【译文】

老师李又聃先生说：东光有个姓赵的人（李先生曾经讲过此人的字号，现在记不住了，好像还是先生的长辈），有一次经过清风店，找来一个年轻妓女陪酒，顺便说到某年曾经在这里住宿，找过一位美人住了两夜，算来那位美人今年还未满四十岁。于是说出美人的小名。年轻妓女说：“是我姑姑呀，现在还在这里。”第二天，一起到妓女家里相见，正是过去认识的那个美人。双方正在拉手问好，年轻妓女的姑奶奶听说有客来，从里面出来看看，又大吃一惊，说：“你是东光的赵先生吗？三十多年不见面了，现在你的鬓角虽然都要白了，但相貌声音，还有一点记得的。你的字号是否叫某某呢？”赵先生一问，原来这个姑奶奶，也是他年轻时在这里找过的妓女。三代妓女同时相见，也没有什么避忌，一起喝酒谈往事，大家有点迷惘，好像做梦一样。赵先生又在她们家住了两晚，才告辞回去。临别时，第一代妓女说她们祖籍本来在东光，从父亲一辈才搬迁到这里，到现在已是第四代了。不知东光的祖坟还在不在？她就把父亲的姓名讲出来，请先生回去查访一下。赵先生回到家乡后，有一次顺便向老前辈们打听。其中一个人惊讶了很久，才说：“我现在才相信天道循环的道理。那妓女之父就是你们家的门客。你的曾祖父与别人打官司，那个门客接受了对方的金钱，暗中出卖主人，使你曾祖父的官司失败了。时间长久了，事情暴露出来，门客羞愧得带着家眷逃走了。还以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去了，想不到会让你碰上，使他家三代妇女，为他补偿过去的罪过。啊，真可怕啊！”

【原文】

又聃先生又言，有安生者颇聪颖，忽为众狐女摄入承尘上。吹竹调丝，行肴劝酒，极狎冶荡之致。隔纸听之，甚了了。而承尘初无微隙，不知何以入也。燕乐既终，则自空掷下。头面皆伤损，或至破骨流血。调治稍愈，又摄去如初。毁其承尘，则摄置屋顶，其掷下亦如初。然生殊不自言苦也。生父购得一符悬壁上，生见之，即战栗伏地，魅亦随绝。问生符上何所见。云初不见符，但见兵将狰狞，戈甲晃耀而已。此狐以为仇耶？不应有燕昵之欢；以为媚耶？不应有扑掷之酷。忽喜忽怒，均莫测其何心。或曰是仇也，媚之乃死而不悟。然媚即足以致其死，又何必多此一掷耶。

【译文】

又聃先生又说，有位叫安生的很聪明，忽然被狐女们弄到了天棚上，吹拉弹唱，行酒布菜，极尽风流冶荡之能事，隔着纸听得很清楚。而天棚上一道缝也没有，不知道是如何进去的。宴乐完毕后，狐女们把安生从空中扔下来。头部摔伤了，直流血。调养治疗稍微好一点，又像上次那样被狐女们弄去了。家人把天棚毁掉了，狐女们就把安生弄到屋顶，还和前几次那样扔下来。但是安生自己一点儿也不觉得痛苦。安生的父亲买来一道符悬挂在墙壁上。安生见了就颤抖着趴伏在地上，狐魅们也随之不见了。（有人）问安生在符上看见了什么。他说一开始并没有看见符，只看见兵将狰狞，戈甲闪光而已。狐狸们认为安生是仇敌吗？（如是仇敌），就不应该和他亲热宴乐。是来媚惑他的么？如是媚惑，就不应该那么残酷地摔他。狐狸忽喜忽怒，都摸不准它们有什么心思。有人说是仇，要叫他媚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媚惑就能致安生于死地，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原文】

李汇川言，有严先生，忘其名与字。值乡试期近，学子散后，自灯下夜读。一馆童送茶入，急失声仆地，碗碎昂然。严惊起视，则一鬼披发瞪目立灯前。严笑曰：世安有鬼，尔必黠盗饰此状，欲我走避耳。我无长物，惟一枕一席。尔可别往。鬼仍不动。严怒曰：尚欲给人耶？举界尺击之，瞥然而灭。严周视无迹，沈吟曰：竟有鬼耶？既而曰：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此理甚明。世安有鬼，殆狐魅耳。仍挑灯琅琅诵不辍。此生崛强，可谓至极，然鬼亦竟避之。盖执拗之气，百折不回，亦足以胜之也。又闻一儒生，夜步廊下。忽见一鬼，呼而语之曰：尔亦曾为人，何一作鬼，便无人理？岂有深更昏黑，不分内外，竟入庭院者哉？鬼遂不见。此则心不惊怖，故神不瞽乱，鬼亦不得而侵之。又故城沈丈农功，（讳鼎勋，姚安公之同年。）尝夜归遇雨，泥潦纵横，与一奴扶掖而行，不能辨路。经一废寺，旧云多鬼，沈丈曰：无人可问，且寺中觅鬼问之。径入，绕殿廊呼曰：鬼兄鬼兄。借问前途水深浅？寂然无声。沈丈笑曰：想鬼俱睡，吾亦且小憩。遂偕奴倚柱睡至晓。此则襟怀洒落，故作游戏耳。

【译文】

李汇川说，有位严先生，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在乡试日期临近时，学生们都回去了。夜里他自己在灯下读书，一个小僮给他送茶，忽然叫了一声倒在地上，茶杯也打碎了。严先生吃惊地起来一看，却是一个鬼披散了头发瞪着眼睛站在灯前。严先生笑道：“世上哪有鬼？你肯定是个狡猾的强盗伪装的，想把我吓跑。我没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枕一席，你还是到别处去吧。”鬼仍然不动。严先生怒道：

“你还要骗人么？”举起界尺便打，鬼转眼不见了。严先生转圈找，什么也没有发现，便沉吟道：“竟然有鬼？”接着又说：“魂升上天，魄降入地下，这道理很清楚。世上哪有鬼，可能是狐魅吧？”他继续点着灯朗诵不停。这人倔强，可以说是到了份了，然而鬼也竟然躲避他。脾气固执，百折不回，也足以胜过鬼。又听说一个儒生，夜里在廊下散步，忽然遇见一个鬼，便叫来对它说：“你也曾作过人，为什么一作了鬼，就不懂人理了？哪有深更半夜不分内外地进入庭院的呢？”鬼于是消失了。这就是说，心不惊恐，神志就不昏乱，鬼也就不敢冒犯。还有，故城县沈农功先生，一次夜归遇雨，路上泥泞难走，他和一个奴仆搀扶着，看不清路。经过一座废寺，过去传说这儿有不少鬼。沈先生说：“没人可问路，且到寺里找鬼问问。”他进寺中后，绕着殿廊叫道：“鬼兄、鬼兄，请问前边路上水深不深？”寺里寂然无声。沈先生笑道：“可能鬼都睡了，我也休息一会儿吧。”于是和奴仆倚着柱子睡到早晨。这是因为他襟怀坦荡，故意取取乐而已。

【原文】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时，于空山捕得一玛哈沁，诘其何以得活。曰：打牲为粮耳。问潜伏已久，安得如许火药？曰：蜚螂曝乾为末，以鹿血调之，曝乾，亦可以代火药。但比硝磺力稍弱耳。又一蒙古台吉，云鸟铳贮火药铅丸后，再取一乾蜚螂，以细杖送入，则比寻常可远出一二十步。此物理之不可解者。然试之均验。又疡医殷赞庵云，水银能蚀五金。金遇之则白。铅遇之则化。凡战阵铅丸，陷入骨月者，割取至为楚毒。但以水银自创口灌满，其铅自化为水，随水银而出。此不知验否，然于理可信。

【译文】

阿文成公平定伊犁之时，在深山空谷里抓到了一个强盗。他问那强盗在这荒僻的大山里靠什么生活？那强盗回答说：“猎取野兽为食。”阿文成公又问：“你藏匿在此地已经很久了，哪来那么多火药？”强盗说：“我抓来一些蜚螂，把它们弄死晒干后研成细末，用鹿血调和后晒干，便可以用来代替火药。只是比硝磺的火药威力要差一些。”还有一位蒙古台吉说过：“在火枪里装上火药铅弹之后，再取一只晒干的蜚螂，用细棍儿捅入枪膛，这样，火药射出的距离可以延长一、二十步。”这种现象从物理上无法解释，但每次试验皆有效果。专治疮毒的医生殷赞庵说：“水银能腐蚀一些金属。黄金遇上水银会变成白色，铅遇到它会立即熔化。凡是在战场上被铅弹射中的人，如果用外科手法取铅弹，须要忍受巨大痛苦。如果用水银灌到伤口里，铅会自然熔化成水，随水银流出来。”这个办法不知是否灵验，但其中的道理还是可信的。

【原文】

田白岩言，有士人僦居僧舍，壁悬美人一轴，眉目如生，衣褶飘扬如动。士人曰：上人不畏扰禅心耶？僧曰：此天女散花图，堵芬木画也。在寺百余年矣，亦未暇细观。一夕，灯下注目，见画中似人凸起一二寸。士人曰：此西洋界画，故视之若低昂，何堵芬木也。画中忽有声曰：此妾欲下，君勿讶也。士人素刚直，厉声叱曰：何物妖鬼敢媚我！遽掣其轴，欲就灯烧之。轴中絮泣曰：我炼形将成，一付祝融，则形消神散，前功付流水矣。乞赐哀悯，感且不朽。僧闻睊扰，亟来视。士人告以故。僧憬然曰：我弟子居此室，患瘵而死，非汝之故耶？画不应，既而曰：佛门广大，何所不容。和尚慈悲，宜见救度。士怒曰：汝杀一人矣，今再纵汝，不知当更杀几人。是惜一妖之命，而戕无算人命也。小慈是大慈之贼，上人勿吝。遂投之炉中。烟焰一炽，血腥之气满室，疑所杀不止一僧矣。后入夜，或嚶嚶有泣声。士人曰：妖之余气未尽，恐久且复聚成形。破阴邪者惟阳刚。乃市爆竹之成串者十余，（京师谓之火鞭。）总结其信线为一，闻声时骤然癉之，如雷霆砰磕，窗扉皆震，自是遂寂。除恶务尽，此士人有焉。

【译文】

田白岩说：有个书生租僧房居住，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人画，面目如同生人，衣服皱褶飘拂潇洒，好像会动似的。书生说：“大师不怕干扰修禅的心思吗？”僧人说：“这是天女散花图，是木雕画，在这寺院里一百多年了，我也没有功夫细看。”一天晚上，书生在灯光下注视这幅画，看见画中的美人仿佛凸起一二寸高。书生说：“这是西洋画，所以看起来好像有高低凹凸，哪里是木雕画呢！”画中美人忽然讲话，说：“这是我想要出来，你不要惊讶。”书生性格一向刚强正直，就大声骂道：“什么妖魔鬼怪，竟敢来迷惑我！”马上抓起画轴，想凑到灯上烧掉。画轴里发出唠唠叨叨的哭声，说：“我修炼快要成功了，一旦烧掉，我就会形消神散，以前的功力都付给流水了。恳求你可怜我，我会永远感激的。”僧人听到吵闹声，赶快来看。书生就把这件事讲出来。僧人忽然醒悟说：“我的弟子住在这间屋子里，生病而死，这不就是你的原故吗！”画里没有声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佛门包容广大，有什么不能宽容呢？和尚是慈悲心肠，应该拯救超度我。”书生愤怒地说：“你已经杀死一个人了，今天再放了你，更不知还要杀几个人。可惜一个妖怪的性命，就会害了无数的人命。小慈悲是大慈悲的祸害，大师切勿可惜她！”就把画轴抛到火炉中。烟火一冒出来，血腥的气味布满房间，大家疑心这妖怪杀死的还不止一个僧人了。后来到了晚上，有时还听到嚶嚶的哭泣声。书生说：“妖怪剩余的气息还没有散尽，恐怕时间长了会再凝聚成形体。破灭阴邪气息，只有用阳刚

之气。”书生就买来成串的鞭炮十几挂(京城称为火鞭),把引信结在一起,一听到妖怪的声音就点燃鞭炮,一时像炸雷似的轰然大响,窗门都震动起来,从此妖怪声就没有了。消除邪恶一定要从根子上消灭干净,书生就是这样做的。

【原文】

有与狐为友者,天狐也,有大神术,能摄此人于千万里外。凡名山胜境,恣其游眺,弹指而去,弹指而还,如一室也。尝云,惟贤圣所居不敢至,真灵所驻不敢至,余则披图按籍,惟意所如耳。一日,此人祈狐曰:君能携我于九州之外,能置我于人闺阁中乎?狐问何意。曰:吾尝出入某友家,预后庭丝竹之宴。其爱妾与吾目成,虽一语未通,而两心互照。但门庭深邃,盈盈一水,徒怅望耳。君能于夜深人静,摄我至其绣阁,吾事必济。狐沈思良久,曰:是无不可。如主人在何?曰:吾侦其宿他姬所而往也。后果侦得实,祈狐偕往。狐不俟其衣冠,遽携之飞行。至一处,曰:是矣。瞥然自去。此人暗中摸索,不闻人声,惟觉触手皆卷轴,乃主人之书楼也。知为狐所弄,仓皇失措,误触一几倒,器玩落板上,碎声砰然。守者呼:有盗!僮仆至,启锁明烛,执械入。见有人瑟缩屏风后,共前击仆,以绳急缚。就灯下视之,识为此人,均大骇愕。此人故狡黠,诡言偶与狐友忤,被提至此。主人故稔知之,拊掌揶揄曰:此狐恶作剧,欲我痛君耳。姑免笞,逐出!因遣奴送归。他日,与所亲密言之,且詈曰:狐果非人,与我相交十余年,乃卖我至此。所亲怒曰:君与某交,已不止十余年,乃借狐之力,欲乱其闺闼,此谁非人耶?狐虽愤君无义,以游戏傲君,而仍留君自解之路,忠厚多矣。使待君华服盛饰,潜挈置主人卧塌下,君将何词以自文?由此观之,彼狐而人,君人而狐者也。尚不自反耶?此人愧沮而去。狐自此不至,所亲亦遂与绝。郭彤纶与所亲有瓜葛,故得其详。

【译文】

有个人和狐狸是朋友,这是一只天狐,有很大神通法术,能够在千万里之外遥控此人。凡是名胜古迹,任他游玩,弹指间去了,弹指间又回来,好像在一间房子里走动。狐狸曾经说:“只有圣贤住的地方不敢去,真正的神灵住的地方不敢去。其余地方都能按照地图书籍的指示,想到哪儿都可以如愿。”一天,这个人请求狐狸说:“你能把我带到九州之外,能把我带到人家的闺阁里去吗?”狐狸问他是什意思。他说:“我曾经在某个朋家往来出入,参加了在他家后院举行的歌舞宴会。朋友的爱妾和我目光相触,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两颗心却互相明白。只是他家宅深大,虽只一水之隔,只能怅然相望罢了。你如果能够在夜深人静时把我弄到她的闺房里,我的事一定会成功。”狐狸沉思了好久,说:“这没有什么不能够。如果主人在怎么办。”他说:“我侦察他在其他侍姬屋里时再去。”后来他侦察

确实，请求狐狸带他去。狐狸不等他穿戴好，就马上带着他飞行。到了一个地方说：“是这儿了。”然后转眼就不见了。这人在黑暗中摸索，听不见人的声音，只感觉到手触摸到的都是卷轴，原来是主人的书楼。他知道被狐狸耍了，仓皇失措，不小心碰倒了一张几，器玩落在地板上，发出破碎的砰砰声。守夜的喊：“有贼！”僮仆一起赶来，打开锁点亮烛火，拿着棍棒入房间。看见一个人瑟缩在屏风后面，一起上前把他打倒在地，用绳子捆缚起来。在灯下仔细一看，认出是他，都很吃惊。这人也很狡猾，撒谎说偶然和狐友闹翻了，被拎到这儿。主人和他很熟悉，拍着手嘲弄他说：“这是狐狸的恶作剧，想要我痛打你罢了。因此免除挨打，赶出去！”于是派奴仆把他送了回去。后来有一天，和他的好友悄悄说起这件事，并骂道：“狐狸果然不是人，和我交往了十多年，还把我这么个卖法。”好友怒道：“你和某某相交，已经不只十多年，还想借助于狐狸，想勾搭他的妻妾。这谁不是呢？狐狸虽然生气你不讲义气，开玩笑来警告你，却还是给你留下脱身的后路，这很忠厚了。假使等你穿得仪表堂堂，偷偷把你弄到主人的床下，你怎么来掩饰自己？由此看来，那狐狸是人，你有人的外表却实际上是狐狸。你还不自己反省吗？”这人惭愧沮丧而去。狐狸从此不再来了，朋友也渐渐和他断绝了关系。郭彤纶和这人的朋友有关系，因此知道了他的详细情况。

【原文】

老儒刘泰宇名定光，以舌耕为活。有浙江医者某，携一幼子流寓。二人甚相得，因卜邻。子亦韶秀，礼泰宇为师。医者别无亲属，濒死托孤于泰宇。泰宇视之如子，适寒冬夜与共被。有杨甲为泰宇所不礼，因造谤曰：泰宇以故人之子为妾童。泰宇愤恚，问此子知尚有一叔，为粮艘旗丁掌书算。因携至沧州河干，借小屋以居。见浙江粮艘一一遥呼，问有某先生否。数日，竟得之。乃付以侄。其叔泣曰：夜梦兄云，侄当归。故日日独坐舵楼望。兄又云：杨某之事，吾得直于神矣。则不知所云也。泰宇亦不明言，悒悒自归。迂儒拘谨，恒念此事无以自明，因郁结发病死。灯前月下，杨恒见其怒目视。杨故犷悍，不以为意，数载亦死。妻别嫁，遗一子，亦韶秀。有宦轻薄子，诱为妾童，招摇过市。见者皆太息。泰宇，或云肃宁人，或云任邱人，或云高阳人，不知其审。大抵住河间之西也。迹其平生，所谓歿而可祀于社者欤。此事在康熙中年。三从伯灿宸公，喜谈因果，尝举以为戒。久而忘之。戊午五月十二日，住密云行帐。夜半睡醒，忽然忆及。悲其名氏翳如，至滦阳后，为录大略如右。

【译文】

老儒生刘泰宇，名定光，小教书为生。有位浙江医生带着个幼子流落到刘泰

宇的村子，两人相处很好，便比邻而居。医生的儿子聪敏清秀，拜刘泰宇为师。医生别无亲属，临终时把儿子托付给刘泰宇。刘泰宇把他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在寒冷的冬夜里，两人共盖一被。有个杨甲，刘泰宇很看不上他。他造谣说，泰宇把朋友的儿子当变童。刘泰宇又气又恨，问起来，知道小孩还有个叔叔，为押粮船的旗丁管文书帐目。于是他把小孩带到沧州河岸，借了一间小屋居住，见了浙江粮船便呼叫，问有位某某先生在船上否？这么找了几天，竟然找到了小孩的叔叔，把小孩交给了他。小孩的叔叔哭道：“昨夜梦见哥哥说，侄该回来了，所以我天天坐在舵楼上望。”哥哥还说：“杨某的事，我在神前告赢了。不知说的是什么事。”刘泰宇也不明说，郁郁地自己回来了。这位老儒生迂阔拘谨，常常思考这事没法洗清自己，结果忧郁成病死去。在灯前月下，杨甲经常看见刘泰宇怒目而视。杨甲本性强悍凶暴，也不在乎。过了几年，杨甲也死了，他妻子改嫁，扔下一个儿子，也聪明清秀。有位轻薄的公了哥儿引诱这小孩当了变童，毫不避人地招摇过市。见到这小孩的人都叹息。有人说刘泰宇是肃宁人，有人说是任丘人，有人说是高阳人，不知究竟是哪儿。大概是在河间府以西的地方。考察一下他的生平，可以说是死后可以在社庙里享祭的人吧。这事发生在康熙年间中期。我的三堂伯灿宸公喜欢谈因果，曾举这事叫人引以为戒。年长日久，我也忘了这事。嘉庆三年五月十二日，我住在密云行帐中，半夜醒来，忽然想起这事，感伤他的姓名渐为人所忘，到了溧阳后，写下了以上大略情况。

【原文】

常寺福镇番人康熙初随众剽掠，捕得当斩。曾伯祖光吉公，时官镇番守备，奇其状貌，请于副将韩公免之，且补以名粮，收为亲随。光吉公罢官归，送公至家，因留不返。从伯祖钟秀公尝曰：常寺福矫捷绝伦，少时尝见其以两足挂明楼雉堞上倒悬，而扫砖线之雪。四围皆净，（剧盗多能以足向上，手向下，倒抱楼角而登。近雉堞处，以砖凸出三寸，四围镶之，则不能登，以足不能悬空也。俗谓之砖线。）持帚翩然而下，如飞鸟落地。真健儿也。后光吉公为娶妻生子。闻今尚有后人，为四房佃种云。

【译文】

常守福，镇番人。康熙初年，他随同盗匪掠夺民财，后来被官府抓住，按律当斩。我的曾伯祖光吉公当时正在做镇番守备，很欣赏他的相貌和气势，便恳求副将韩公免其死罪，又为他补了名额，发其粮饷，并收作自己的亲随。光吉公罢官后，常守福亲送到家，且留在其身边，不再返回军营。从伯祖钟秀公曾说：“常守福身手矫健，武功盖世无双，我小时候，曾见他两脚倒挂在明楼女儿墙上，将砖线四

周的积雪扫净，然后，手持扫帚飘然落下，仿佛飞鸟落地一般轻巧，真算得上是一位高手。”后来光吉公为常守福娶了妻子，他又有了子女。如今，听说常守福尚有后人，在族中四房的名下做佃户呢。

【原文】

门联唐末已有之，蜀辛寅逊为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二语是也。但今以朱笺书之为异耳。余乡张明经晴风，除夕前自题门联曰：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适有锻炼者求彭信甫书门联，信甫戏书此二句与之。两家望衡对宇，见者无不失笑。二人本辛酉拔贡同年，颇契厚，坐此竟成嫌隙。凡戏无益，此亦一端。又董曲江前辈喜谐谑，其乡有演剧送葬者，乞曲江于台上题一额。曲江为书吊者大悦四字，一邑传为口实，致此人终身切齿，儿为其所构陷。后曲江自悔，尝举以戒友朋云。

【译文】

门联从唐代末年已经有了。蜀国辛寅逊为孟昶题写在桃符板上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两句就是，不过现在用红纸书写，和以前不同罢了。我的同乡张晴岚贡生，除夕时自己在门口题一副门联说：“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刚好有个打铁匠请彭信甫写门联，彭信甫顺手就把这两句写上送给打铁匠。这两户人家房子相对，看到这两副门联的人，没有不笑出声来的。张晴岚和彭信甫本来是辛酉年拔贡生的同榜，情谊相当深厚，却因为这件事有了误会隔阂。凡是戏弄别人都没有好处，这便是一个例子。还有，董曲江前辈喜欢开玩笑，他家乡有为送葬演戏的，演戏的人请曲江给戏台题个扁额。曲江给他写了“吊者大悦”四个字，一县都相传，成为话柄。以致这个人恨他一生，有次几乎被这个人陷害。后来，曲江也很后悔，曾拿这件事例来劝戒朋友。

【原文】

董秋原言，有张某者，少游州县幕，中年度足自贍，即闲居以莳花种竹自娱。偶外出数日，其妇暴卒，不及临诀，心恒怅怅如有失。一夕灯下形见，悲喜相持。妇曰：自被摄后，有小罪过，待发遣，遂羁绊至今。今幸勘结，得入轮回。以距期尚数载，感君忆念，祈于冥官，来视君。亦夙缘之未尽也。遂相缱绻如平生。自此人定恒来，鸡鸣辄去，燕婉之意有加。然不一语及家事，亦不甚问儿女。曰：人世器杂，泉下人得离苦海，不欲闻之矣。一夕，先数刻至，与语不甚答。曰：少迟，君自悟耳。俄又一妇褰帘入，形容无二，惟衣饰差别。见前妇惊殒。前妇叱曰：淫鬼假形媚人，神明不汝容也。后妇狼狈出门去。此妇乃握张泣，张惘恍莫知所为。妇曰：凡饿鬼多托名以求食，淫鬼多假形以行媚。世间灵语，往往非真。此鬼本西市娼女，乘

君思忆，投隙而来，以盗君之阳气。适有他鬼告我，故投诉社公，来为君驱除。彼此时谅已受笞矣。问今在何所。曰：与君本有再世缘，因奉事翁姑，外执礼而心怨望。遇有疾病。虽不冀幸其死，亦不迫切求其生，为神道所录，降为君妾。又因怀挟私愤，以语激君，致君兄弟不甚睦，再降为媵婢。须后公二十余年生。今尚浮游墟墓间也。张牵引入帟。曰：幽明路隔，恐于阴谴。来生会了此愿耳。呜咽数声而减。时张父母已故，惟兄别居。乃诣兄具述其事，友爱如初焉。

【译文】

据董秋原说，有位张某年轻时在州县衙里当幕僚，积下的财产估计足够养活自己，就闲住在家，以养花种竹来自娱。他偶然外出了几天，他的妻子暴死了，来不及临终诀别，心中常常若有所失。一天晚上妻子出现在灯下，他悲喜交加。妻子说：“被拘到阴间后，因有小罪过，等待处置，所以延误到今天。如今结了案，可以进入轮回了。因为离托生时期还要几年，感念你的怀念之情，向冥官请求来看望你。也因为我们的前生缘分没有尽。”于是两人在一起亲热像活着时一样。从此，他的妻子常常在人定时来，鸡鸣时离开。两人越来越缠绵亲昵。但是鬼魂从来不问家事，也不问儿女的事。她说：“人世喧嚣复杂，泉下的人不想听这人世的事了。”一天晚上，她提前来了几刻钟。张某和她说话，她不怎么答理。她说：“过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一会儿又有一个女人进来，两人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衣服装饰不同。后来的看见先来的惊退几步。先来的女人喝道：“淫鬼假冒别人的相貌媚惑人，神明不会饶了你。”后来的女人狼狈地走了。先来的女人拉着张某的手哭泣，张某还恍恍惚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人说：“凡是饿鬼，大多冒名来寻求食物，淫鬼大多冒相貌来媚惑人。世上的灵语往往不是真的。这个鬼本来是西市的妓女，趁你思念我的机会而来，以便盗取你的阳气。正好有别的鬼告诉我，所以向社公投诉，来替你驱逐她。这时她可能已经挨了板子了。”张某问妻子现在何处。她说：“和你本来有下一生的缘份，因为我侍奉公婆表面尽情尽礼，心里却怀着怨望。公婆有病时，虽然不祈求他们死，但也不迫切祈求他们活。被神记录在案，把我降为你的妾。又因为我为泄私愤，致使你们兄弟不大友好，因此再降为媵婢。必须晚你二十多年投生。如今还浮游在坟墓之间。”张某拉她上床。她说：“阴阳是两个世界，恐怕要被神惩罚。来生会满足你的愿望。”她呜咽几声不见了。当时张某父母已经去世，只有哥哥和他分居。就到哥哥那儿说了这件事，两人又像以前一样友爱和睦了。

【原文】

有嫠妇年未二十，惟一子，甫三四岁。家徒四壁，又鲜族属，乃议嫁。妇色颇

艳。其表戚某甲，密遣一姬说之曰：我于礼无娶汝理，然思汝至废眠食。汝能托言守志，而私昵于我，每月给贍若干，足以贍母子。两家虽各巷，后屋则仅隔一墙。梯而来往，人莫能窥也。妇惑其言，遂出入如外妇。人疑妇何以自活，然无迹可见。姑以为尚有蓄积而已。久而某甲奴婢泄其事。其子幼，即遣就外塾宿。至十七八，亦稍闻繁言。每泣谏，妇不从，狎昵杂坐，反故使见闻，冀杜其口。子恚甚，遂白昼入某甲家，刃于心，出于背。而以借贷不遂，遭其轻薄，怒激致杀，首于官。官廉得其情，百计开导，卒不吐实，竟以故杀论抵。乡邻哀之。好事者欲以片石表其墓，乞文于朱梅癯前辈。梅癯先一夕梦是子，容色惨沮，对而拱立。至是憬然曰：是可毋作也，不书其实则一凶徒耳，乌乎表。书其实，则彰孝子之名，适以伤孝子之心，非所以妥其灵也。遂力阻罢其事。是夕又梦其拜而去。是子也，甘殒其身以报父仇，复不彰母过以为父辱。可谓善处人伦之变矣。或曰斩其宗祀，祖宗恫焉。盍待生子而为之乎。是则讲学之家，责人无已。非余之所敢闻也。

【译文】

有个寡妇不到二十岁，有个儿子，只三四岁。家穷得什么也没有，又很少亲属，于是便打算再嫁。寡妇长得很漂亮，她的一位表亲某甲秘派一个老妈子和她说：“按照礼法，我不能娶你，但我想你到了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你能假托守节不嫁，而暗中和我相好，我每月给你多少多少钱，足够养活你们母子了。两家虽然不在一个巷子里，但屋后只隔着一道墙。搭上梯子来往，别人不会发现的。”寡妇被他引诱，于是便出入他家，成了他的姘妇。人们怀疑她靠什么生活？但没有发现什么疑点。她婆婆以为她还有积蓄。时间一长，某甲的奴婢把这事透了出来。她的儿子还小，便被打发到外面私塾里住宿。到了十七八岁时，儿子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常常哭着劝说母亲。她不听，反而和某甲亲热调笑，故意叫儿子听到看到，打算堵住儿子的嘴。儿子气极了，大白天闯入某甲家，用刀从某甲的心窝捅进去，从后背透了出来。他向官府自首说，向某甲借贷未遂，又遭他侮辱，被激怒杀死了他。官员明察，弄清了事情真相，想方设法开导他说出实情。但这年轻人仍坚持原口供，最后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抵命。乡邻们同情他，热心的想给他树起一块碑表彰他，请朱梅崖先生写碑文。在这前一晚，朱先生梦见这位年轻人。他神色惨淡，拱手站在他面前。这时朱先生忽然醒悟，这碑文没法写。不实事求是地写，则这年轻人不过是个凶犯，这还表彰什么？如果实事求是地写，则表彰了孝子的名，而伤了孝子的心。这怎能安慰地下的灵魂？于是极力劝阻不树碑。这天晚上，朱梅崖先生又梦见年轻人来拜谢而去。这个年轻人，甘心舍弃自己的性命为父亲雪耻，又不张扬母亲的过失而辱没父亲的名声，可以说是善于处理人伦方面

的变故。有人说，这年轻人断了宗嗣后代，令祖宗痛心。何不生了儿子之后再去报仇？这就是道学家的腔调了。对人求全责备，我是不大赞成的。

【原文】

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信。李云举言其兄宪威官广东时，闻一游士性迂僻。过岭干谒亲旧，颇有所获。归装袱被衣履之外，独有二巨篋，其重四人乃能舁，不知其何所携也。一日，至一换舟处，两舷相接，束以巨绳。扛而过，忽四绳皆断如刀截，訇然堕板上，两篋皆破裂。顿足悼惜，急开检视，则一贮新端砚，一贮英德石也。石篋中白金一封，约六七十两，纸裹亦绽。方拈起审视，失手落水中。倩渔户没水求之，仅得小半。方懊丧间，同来舟子遽贺曰：盗为此二篋，相随已数日，以岸上有人家不敢发。吾惴惴不敢言。今见非财物，已唾而散矣。君真福人哉。抑阴功得神佑也。同舟一客私语曰：渠有何阴功，但新有一痴事耳。渠在粤日，尝以百二十金，托逆旅主人买一妾。云是一年余新妇，贫不举火，故鬻以自活。到门之日，其翁姑及礪俱来送，皆羸病如乞丐。临入房，互相抱持痛哭。诀别已分手，犹追数步，更絮语。媒姬强曳妇入。其翁抱数月小儿，向渠叩首，曰：此儿失乳，生死未可知，乞容其母暂一乳，且延今日，明日再作计。渠忽跃然起，曰：吾谓妇见出耳，今见情状，凄动心脾。即引汝妇去，金亦不必偿也。古今人相去不远。冯京之父吾岂不能为哉。竟对众焚其券。不知乃主人窥其忠厚，伪饰己女以给之。傥其竟纳，又别有狡谋也。同寓皆知，渠至今未悟。岂鬼神即录为阴功耶？又一客曰：是阴功也。其事虽痴，其心则实出于恻隐。鬼神鉴察，亦鉴察其心而已矣。今日免祸，即谓缘此事可也。彼逆旅主人，尚不知究竟如何耳。先师又聘先生，云举兄也。谓云举曰：吾以此客之论为然。余又忆姚安公言，田丈耕野西征时，遣平鲁路守备李虎，偕二千总将三百兵出游徼。猝遇额鲁特自间道来。二千总启虎曰：贼马健，退走必为所及。请公率前队扼山口，我二人率后队助之。贼不知我多寡，犹可以守。虎以为然，率众力斗。二千总已先遁。盖给虎与战，以稽时刻。虎败，则去已远也。虎遂战殁。后荫其子先捷如父官。此虽受给而败，然受给适以成其忠。故曰：小人之谋，无往不福君子也。此言似迂而实确。

【译文】

小人所施的计谋，没有一条不是在为君子造福的。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傻，实际上却一点不假。李云举说：他哥哥宪威在广东做官时，听说有个士子，四处飘游求学，他性情迂腐而孤僻。路过岭南时，他拜见了一些亲戚朋友，颇有收获。归来时，除了铺盖衣物之外，他还带回了两只大箱子。箱子很重，须要四个人才能搬动，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一天，到了一个换船的地方，两船的船舷靠在一

起。士子命人用粗绳捆好箱子，抬到那条船上去。忽然绳子断裂开来，断头像是被刀砍过的一样。两只箱子都摔裂了，士子心疼得直跺脚。他急忙打开箱子检查，原来一只箱子里放的是崭新的端砚，另一只箱子装的是英德石。装英德石的箱子里有白银一封，用纸包裹着，大约有六七十两，纸包已经摔破了。士子拈起银子来查点，不小心失手掉入河中。他急忙求渔民入水打捞，只捞上了一小半。正懊丧时，同来的一位船工突然向他道喜说：“由于您带着这两只箱子，强盗们已跟踪您几天了，因为岸边有人家，他们才没敢动手。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又不敢说出来。现在，强盗们见箱子里没有财物，已经唾了几口唾沫散去了。您真是有福之人哪！大概是您平日积有阴德，所以得到了神灵的保佑。”同船的一位客人偷偷地说：“他有什么阴德，只不过刚刚干了一件傻事。前不久，他在广州时，曾花一百二十两银子托旅店主人买了一个妾，据说是个刚结婚一年的新媳妇，因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卖了她，使她能有条活路。过门那天，她的公婆和丈夫皆来送别，一个个面如病鬼，形同乞丐。临进屋时他们竟相互搂抱着痛哭起来，像是再也见不到了，分手之后，她又回身追出几步，拉着丈夫，絮絮叨叨嘱咐个不停。媒婆上前，强拉硬拽那女人进屋，她那公公抱着个几个月的婴儿，跪到士子面前说：‘这孩子一旦断奶，生死就难以预料了，求您允许他母亲再给他喂一次奶，使他今天得以维持生命。至于明天，只得另作打算了。’士子忽然一跃而起，说：‘我以为她是被你们撵出来的，见此情状，真令人心惊魄动。你们把这女人领回去，钱我也不要了。古人今人相去不远，宋代冯京之父能做到的事，难道我就做不到吗？’于是，他当众焚烧了卖身契。然而，他却根本没想到，那帮人是看着他为人忠厚就耍了个花招，把那女子伪装起来卖给了他。倘若他买下了那个女子，那帮人还有更狡猾的招数。与士子同住一处的人都知道这事的底细，只有他至今还蒙在鼓里。难道鬼神会把这种事录为阴德吗？”另一位客人说：“说起来，此事还应该算是他积的阴德。事情办的虽不明智，他却是出于恻隐之心。鬼神监察事体，着眼点还是放在办事人的心灵上。今天，他能够免除祸患，就是因为他办了此事。而那个旅店主人，还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先师又聘先生，是云举之兄，他对云举说：“我认为这后一位客人说得对。”我又想起姚安公说的一件事：田耕野先生西征时，曾派遣平鲁路守备李虎偕同两位千总、三百名军士出外巡察，突然遇到格鲁特人从小路袭来。两位千总向李虎报告说：“贼人马匹强健，我军如要撤退，必然会被他们追上。请您率领前队守住山口，我二人率后队相助，贼人弄不清我军兵力有多少，我们或者可以守住阵地。”李虎认为此话有理，便率前队兵士奋力与敌人搏斗。就在李虎与敌人交战之际，两个千总已经先逃走了。等李虎战败时，他们早

溜得没影儿了。李虎终于牺牲在战场上。后来，李虎的儿子袭了父亲的官爵，做了平鲁路守备。李虎虽因受人欺骗而战死沙场，但这种欺骗也成全了他，使他成了一代忠良。所以说，小人所施的计谋，没有一条不是为君子造福的。这话虽然近似迂腐，却是实实在在的。

【原文】

云举又言，有人富甲一乡，积粟千余石。遇岁歉，闭不肯赍。忽一日，征集仆隶，陈设概量，手书一红笺，榜于门曰：岁歉人饥，何心独饱？今拟以历年积粟，尽贷乡邻，每人以一石为律。即日各具囊筐赴领，迟则粟尽矣。附近居民，闻声云合，不一日而粟尽。有请见主人申谢者，则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于久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众惊愕掖起，于身畔得一纸曰：积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归，祸之丛也。千家饥而一家饱，剽劫为势所必至，不名实两亡乎？感君旧恩，为君市德。希恕专擅，是所深禱。不省所言者何事。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时人情汹汹，实有焚掠之谋。得是博施，乃转祸为福。此幻形之妖，可谓爱人以德矣。所云旧恩，则不知其故。或曰：其家园中有老屋，孤居之数十年，屋圯乃移去。意即其事欤？

【译文】

云举又说：有个全乡最富的人，收藏粮食一千多石。遇上荒年，闭门不肯售粮。突然有一天，富人把仆人们召集来，摆出升斗量器，写了一张红纸，贴在大门口，说：“荒年人人饥饿，我怎能安心一个人吃饱？现在准备把历年积存的粮食，全部借给同乡邻里，每人限借一石。即日开始，各人自备口袋箩筐来领取，迟到粮食就分光了。”附近的居民，听到消息都涌来，不到一天，粮食分光了。有人请求拜见主人，表示感谢，但主人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惊慌起来，到处寻找，从一间关闭很久的破房子中找到，正在沉沉大睡，见有人来才打呵欠、伸懒腰地醒来。大家很惊讶地把他扶起，在他身边看到一张纸，上面写着：“积存而不散发，是怨恨的根源；怨恨集中，灾祸就丛生了。千家饥饿，一家饱食，抢掠就是形势的必然，这不就名誉和实际两者都丧失了吗？我感谢你旧日的恩德，现在为你买取德行。希望你宽恕我的专权，这是我最大的请求。”大家都不清楚纸上讲的什么事。富人查问分粮的过程，只有叹气的份儿了。但是，当时人们心情焦急，实在有放火抢掠的设想。富人因为广为分送粮食，才转祸为福。这个变成富人模样的妖怪，可以说是用德行来爱护这个富人了。所说的旧时的恩德，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说：“富人家的院子里有间老屋，狐精住了几十年，到老屋倒塌才离开。估计大概指这件事吧？”

【原文】

小时闻乳母李氏言，一人家与佛寺邻。偶寺廊跃下一小狐，儿童捕得，絜缚鞭，皆慑伏不动。放之则来往于院中，绝不他往。与之食则食，不与亦不敢盗，饥则向人摇尾而已。呼之似解人语，指挥之亦似解人意。举家怜之，恒禁儿童勿凌虐。一日，忽作人语，曰：我名小香，是钟楼上狐家婢。偶嬉戏误事，因汝家儿童顽劣，罚受其蹂躏一月。今限满当归，故此告别。问何故不逃避。曰：主人养育多年，岂有逃避之理。语讫，作叩额状，翩然越墙而去。时余家一小奴，窃物远遁。乳母因说此事，喟然曰：此奴乃不及此狐。

【译文】

小时候听乳母李氏说，一户人家挨着佛寺居住。一天佛寺廊殿上突然跳下一只小狐狸，被儿童们捕捉住了，用绳子绑住鞭打，小狐趴在地上不动。放开它就在院子中来来往往，决不到别处跑，给它食物就吃，不给也不敢偷，饿了就向人摇尾巴。叫它好像懂得人的语言，指示它做什么好像也懂得人的意思。全家人都很喜欢它，禁止虐待它。一天，它忽然说起了人话说：“我名叫小香，是钟楼上狐家的婢女。有一次贪玩误了事，因为你们家的儿童顽皮，罚我受他们虐待一个月。现在期限到了，应当回去。因此向你们告别。”问它为什么不逃避？它说：“主人养育我多年，怎能有逃避的理由。”说完，做出叩头的样子，然后轻轻地翻墙走了。当时我家一个小奴偷了东西远走高飞了。乳母就说了这个故事，她叹息说：“这个小奴还不如这只狐狸。”

【原文】

陈云亭舍人言，其乡深山中有废兰若，云鬼物据之，莫能修复。一僧道行清高，径往卓锡。初一两夕，似有物窥伺。僧不闻不见，亦遂无形声。三五日，夜夜有夜叉排闥入，狰狞跳掷，吐火嘘烟。僧禅定自若。扑及蒲团者数四，然终不近身。比晓，长啸去。次夕，一好女至，合什作礼，请问法要。僧不答。又对僧琅琅诵金刚经。每一分讫，辄问此何解。僧又不答。女子忽旋舞，良久，振其双袖，有物簌簌落满地。曰：此比散花何如？且舞且退，瞥眼无迹。满地皆寸许小儿，蠕蠕几千百。争缘肩登顶，穿襟入袖，或碯啮，或搔爬，如蚊虻蚋虱之攒啮。或抉剔耳目，擘裂口鼻，如蛇蝎之毒螫。撮之投地，爆然有声，一辄分形为数十，弥添弥众。左支右诎，困不可忍，遂委顿于禅榻下。久之苏息，寂无一物矣。僧慨然曰：此魔也，非迷也。惟佛力足以伏魔。非吾所及。浮屠不三宿桑下，何必恋恋此土乎？天明，竟打包返。余曰：此公自作寓言。譬正人之愠于群小耳。然亦足为轻尝者戒。云亭曰：仆百无一长，惟平生不能作妄语。此僧归路过仆家。面上血痕，细如乱发。

实曾目睹之。

【译文】

中书舍人陈云亭说，他家乡的深山中有座破寺庙，说是被鬼类占据着，不能去修复。一个和尚道行清高，径到寺里去住。刚去的一两夜，好像有什么怪物来窥伺。和尚好像不闻不见，这怪物没显形也没出声。第三天到第五天，夜夜有夜叉推门闯进来，面目凶恶地又窜又跳，吐火喷烟。和尚静坐自若，夜叉多次扑到他坐的蒲团边，但始终没有近他身。天亮后，夜叉长啸一声离去了。这天晚上，来了一位美女，合掌行礼，请问和尚法号。和尚不答，她又对着和尚琅琅地朗诵《金刚经》。她每朗诵完一段，就问这一段什么意思。和尚还是不回答。美女忽然旋转着舞起来，舞了好久，一抖双袖，里面有东西簌簌落了满地。她说：“这比天女散花怎样？”她一边舞着一边后退，转眼不见了。只见满地都是一寸左右高的小孩，蠕动着有几千个，争着沿着和尚的肩膀爬上头顶，或从衣襟、袖子钻进去，或者乱啃乱咬，或者爬来爬去，好像蚊虻蛆虱聚堆叮咬。有的还扒眼睛、耳朵、撕嘴、拉鼻子，好像是蛇、蝎螫人。抓住它往地上一扔，还发出一声爆响，一个又分裂成几十个，越来越多。和尚左右挣持，一夜疲劳，终于支持不住，瘫在禅床下。过了好久他才醒来，已寂然一个小人也没有了。和尚感慨地说：“这是魔，不是迷人的妖物。只有佛力才足以能降伏魔，这不是我所能的。浮屠不连着在桑树下住三夜，我何必依恋这儿呢？”天亮竟打包回来了。我说：“这是陈先生编的一篇寓言，比喻正人君子受到众多小人的欺负。但这也足以让那些贸然采取行动的人引以为戒。”陈云亭说：“我什么长处也没有，唯有一生不说谎。这和尚回来时路过我家，脸上的血痕细如乱发，我确实亲自看到过。”

【原文】

老仆刘廷宣言，雍正初，佃户张璜于褚寺东架团焦（俗谓之团瓢，焦字音转也。二字出北齐书本纪。）守瓜。夜恒见一人行步迟重，徐徐向西北去。一夕，偶窃随之，视所往，见至一丛冢处。有十余女鬼出迓，即共狎笑戏，知为妖物，然似是蠢蠢无所能。乃藏火铳于团焦。夜夜伺之。一夜，又见其过，发铳猝击，匍然仆地。秉火趋视，乃一翁仲也。次日，积柴燔为灰。亦无他异。至夜梦十余妇女罗拜。曰：此怪不知自何来，力猛如熊虎。凡新葬女鬼，无老少皆遭胁污。有枝拒者，登其坟顶，踊跃数四，即土陷棺裂，无可栖身。故不敢不从。然饮恨则久矣。今蒙驱除，故来谢也。后有从高川来者云，石人洼冯道墓前，（冯道，景城人，所居今犹名相国庄，距景城二三里。墓则在今石人洼，余幼时见残缺石兽石翁仲，尚有存者。县志云，不知道墓所在。盖承旧志之误也。）忽失一石人。乃知即是物也。是

物自五代至今，始炼成形。岁月不为不久。乃甫能幻化，即纵凶淫，卒自取焚如之祸。与邵二云所言木偶。其事略同。均为器小易盈者鉴也。

【译文】

我的老仆人刘廷宣说：雍正初年，我家的佃户张璜在褚寺以东的地头上架起瓜棚，看守西瓜。每到夜间，他总是能看见一个人，迈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向西北方向走去。一天夜里，张璜偷偷地跟上了那人，看他究竟去哪儿。只见他走进了一片坟地，十几个女鬼出来迎接他。随后，他们便在一起亲昵嬉戏，互相调笑。张璜知道此人是妖物，但似乎是个蠢笨无能的家伙。于是，便在瓜棚里准备了火枪，每天夜间都在那儿等他。这天夜里，那人又从瓜棚外走过，张璜突然开枪射击，那人轰然倒地。张璜手持火把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原来竟是坟墓前的一幅石雕像。第二天，他堆起柴草，将那雕像烧了一通，到也没发生什么意外。到了夜间，张璜梦见几十名妇女转着圈儿跪在他身边，对他说：“这怪物不知从何而来，力气大得如同熊虎。凡新死的女鬼，不分老少都要遭他的威胁和污辱；谁敢抗拒不从，他便登上谁的坟头，猛跳几次，直踩得坟堆塌陷，棺木破裂，使这坟墓的主人无处栖身。因此，没人敢违拗他，大家忍气吞声，已经很久了。如今，蒙您为我们除了这个祸根，所以特来相谢。”后来，有个人从高川来，说是石人洼的冯道墓前，忽然丢了个石人，才知道正是这怪物。这家伙塑造于五代，时至今日，刚刚修炼成形，时间不能说不久，功夫不能说不深；但是，他刚刚能够幻化，便放纵自己，逞凶纵淫，最终自取烧身之祸。这件事与前面邵二云焚烧木偶的事大致相同，都可以使那些能量有限而野心颇大的人引以为戒。

【原文】

外叔祖张公蝶庄家，有书室，颇轩敞。周以回廊，中植芍药三四十本。花时，香过邻墙。门客閔姓者，携一仆，下榻其中。一夕，就枕后，忽外有女子声。曰：姑娘致意先生，今日花开，又值好月，邀三五女伴，借一赏玩。不致有祸于先生，幸勿开门唐突。足见雅量矣。閔噤不敢答。亦不复再言。俄微闻衣裳砢砢声。穴窗纸视之，无一人影。侧耳谛听时，偶喁喁私语，若有若无，都不辨一字。砢砢枕席，睡不交睫。三鼓以后似又闻步履声。俄而隔院犬吠，俄而邻家犬亦吠，俄而巷中犬相接而吠。近处吠止，远处又吠。其声迢递向东北，疑其去矣。恐忤之招祟，不敢启户。天晓出视，了无痕迹。惟西廊尘土，似略有弓弯印，亦不分明。盖狐女也。外祖雪峰公曰：如此看花，何必更问主人？殆閔公莽莽有伧气。恐其偶然冲出，致败人意耳。

【译文】

外叔祖张蝶庄先生家里有间书室，相当宽敞，周围是回廊，院子中种有芍药花三四十棵，开花时香气四溢，飘过邻居的墙头。有个门下清客姓闵，带着一个仆人住在书室里。有一天晚上，刚刚躺下，忽然窗外有女子的声音说：“姑娘向先生致意。今日花开，又碰上好月色，我邀请了几位女朋友来赏花，不会给先生带来什么灾祸的。请不要开门出来干涉，就见出你的宽容了。”闵先生闭口不敢回答，那女子也不再出声。不久，听到有轻轻的衣服摩擦的声音，闵先生从窗纸挖开小洞观察，又不见人影；侧耳仔细听，好像时时有人切切私语，若有若无，一个字都听不清楚。闵先生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三更以后，似乎又听到脚步声。不久，隔壁院子狗吠，接着邻家的狗也吠，跟着街巷的狗都接着吠叫起来。靠近处的狗吠停止了，远处的狗吠声又响起来，吠声逐渐向东北方面传递过去，估计妖怪走了。又怕得罪妖怪会招来灾祸，不敢打开室门。到天亮时出门察看，什么痕迹也没有，只有西廊尘土上，似乎有点弓鞋印，也不很分明，大概是狐女。外祖父雪峰先生说：“这样去看花，何必再问主人呢？大概闵先生有点毛毛躁躁的市民习气，狐女怕他偶然间冲了出去，败坏赏花玩月的兴趣罢了。”

【原文】

沧州有董华者，读书不成，流落为市肆司书算。复不能善事其长，为所排挤。出以卖药卜卦自给，遂贫无立锥。一母一妻，以缝维瀚濯佐之，犹日不举火。会岁饥，枵腹杜门，势且俱毙。闻邻村富翁方买妾，乃谋于母，将鬻妇以求活。妇初不从。华告以失节事大，致母饿死事尤大，乃涕泗曲从，惟约以倘得生还，乞仍为夫妇。华亦诺之。妇故有姿，富翁颇宠眷，然枕席时有泪痕。富翁固问，毅然对曰：身已属君，事事可听君所为。至感忆旧恩，则虽刀锯在前，亦不能断此念也。适岁再饥，华与母并为饿殍。富翁虑有变，匿不使知。有一邻姬偶泄之，妇殊不哭，痴坐良久，告其婢媼曰：吾所以隐忍受玷者，一以活姑与夫之命。一以主人年已七十余，度不数年，即当就木；吾年尚少，计其子必不留我，我犹冀缺月再圆也。今则已矣！突起开楼窗，踊身倒坠而死。此与前录所载福建学使妾相类。然彼以儿女情深，互以身殉，彼此均可以无恨。此则以养姑养夫之故，万不得已而失身，乃卒无救于姑与夫，事与愿违，徒遭玷污，痛而一决，其赍恨尤可悲矣。

【译文】

有个叫董华的人读书不成，当了店铺里的算帐先生。但又没有能好好利用他的长处，受人排挤，被迫从店铺里出来，以卖药算命来维持生活，穷得没有立锥的地方。他的母亲和妻子，靠缝补洗洗来帮衬家用，还是常常揭不开锅。正遇上这

一年闹饥荒，全家人都饿得闭门不出，看样子非得饿死。董某听说邻村富翁要买妾，就和母亲商量，打算卖了妻子。妻子不肯，董华便说失去贞节事大，母亲饿死了事情就更大了，才哭着同意了。她要求倘若活着回来，仍然和他为夫妻。董华也答应了。董妻相貌漂亮，富翁很宠爱她。每当她睡觉时枕席上总有泪痕。富翁追问，她毅然说：“我已经是你的了，什么事都可以为所欲为。感念丈夫往日恩情，即使有刀锯在眼前，也不能使我断了这个念头。”遇上这一年又闹饥荒，董华和母亲都被饿死了。富翁隐瞒不让董妻知道。邻居一个老婆子偶然把消息透露出来，她一声也不哭，呆坐了很久，告诉她的婢女老妈子说：“我之所以忍受玷污，一是为了救婆婆和丈夫的命，二是因为主人已经七十多岁，过不了几年就该死了。我年纪还轻，估计主人的儿子不会留下我。我还是缺月再圆。如今一切都完了！”说完打开楼窗，坠楼而死。这和前面所载福建学使所买的妾殉情的事差不多。但是那个妾因男女情深，以身殉情，都没有遗恨。这位是为了婆婆、丈夫不得已而失身，最终仍没能救婆婆和丈夫，事愿违，白白地遭到玷污，因此一死了之，这尤其可悲。

【原文】

余十岁时，闻槐镇一僧，（槐镇即金史之槐家镇。今作淮镇，误也。）农家子也，好饮酒食肉。庙有田数十亩，自种自食。牧牛耕田外，百无所知。非惟经卷法器，皆所不蓄，毗卢袈裟，皆所不具，即佛龕香火，亦在若有若无间也。特首无发，室无妻子，与常人小异耳。一日，忽呼集邻里。而自端坐破几上，合掌语曰：同居三十余年，今长别矣，以遗蜕奉托可乎。溘然而逝。合掌端坐仍如故，鼻垂两玉筋，长尺余。众大惊异，共为募木造龕。舅氏安公实斋，居丁家庄，与相近。知其平日无道行，闻之不信，自往视之。以造龕未竟，二日尚未敛，面色如生，抚之肌肤如铁石。时方六月，蝇蚋不集，亦了无尸气。竟莫测其何理也。

【译文】

我十岁时，听说槐镇有位和尚，是农家子弟。他好喝酒吃肉，庙里有几十亩地，他自己种了自己吃，除了放牛种地，什么也不懂。他不但不准备经卷、法器，连僧幅、袈裟也没有，甚至佛龕、香火也似有似无。只是他头上没有头发，屋里没有妻子，这是他与普通人的不同处。有一天，他忽然把乡亲们找了来，他则端坐在破几上，合掌说道：“和大家一起住了三十多年，今天要永别了。把我的遗体托付给大家，可以么？”说完便闭目去世了。他依然合掌端坐，鼻子里垂下两条鼻涕，有一尺多长。大家很感惊异，便募集木材建造佛龕。我的舅舅安实斋住在丁家庄，离这个村很近，知道这个和尚平时没什么道行，听说了这事，不信，便亲自去看。

因为建造佛龕没有完工，和尚遗体停了两天还没入殓。但尸体面色如生，摸了摸肌肤，像铁石一样冰冷坚硬。当时正值六月份，苍蝇蚊虫都不往尸体上叮，也没有尸臭气。不知这是什么道理。

【原文】

喀喇沁公丹公（号益亨，名丹巴多尔济，姓乌梁汗氏，蒙古王孙也。）言，内廷都领侍萧得禄，幼尝给事其邸第。偶见一黑物如猫，卧树下，戏击以弹丸。其物甫一转身，即如巨犬。再击，又一转身，遂巨如驴。惧不敢复击。物亦自去。俄而飞瓦掷砖，变怪陡作。知为狐魅，惴惴不自安。或教以绘象事之，其祟乃止。后忽于几上得钱数十，知为狐所酬，始试收之，秘不肯语。次日，增至百文。自是日有所增，渐至盈千。旋又改为银一，重约一两。亦日有所增，渐至一铤五十两。巨金不能密藏，遂为管领者所觉。疑盗诸官库，磔掠讯问，几不能自白。然后知为狐所陷也。夫飞土逐肉，（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载陈音所诵古歌，即弹弓之始也。）儿戏之常。主人知之，亦未必遽加深责；狐不能畅其志也。饵之以利，使盈其贪壑，触彼祸罗，狐乃得适所愿矣。此其设阱伏机，原为易见；徒以利之所在，遂令智昏。反以为我礼即虔，彼心故悦。委曲自解，致不觉堕其彀中。昔夫差贪勾践之服事，卒败于越；楚怀贪商于之六百，卒败于秦；北宋贪灭辽之割地，卒败于金；南宋贪伐金之助兵，卒败于元。军国大计，将相同谋，尚不免于受饵。况区区童稚，乌能出老魅之阴谋哉，其败宜矣。又举一近事曰：有刑曹某官之仆夫，睡中觉得舌添其面。举石击之，踣而毙。烛视，乃一黑狐。剥之，腹中有一小人首，眉目宛然，盖所炼婴儿未成也。翌日，为主人御车归。狐凭附其身，举凳击主人，且厉声陈其枉死状。盖欲报之而不能，欲假手主人以鞭笞泄其愤耳。此二狐同一复仇，余谓此狐之悍而直，胜彼狐之阴而险也。

【译文】

喀喇沁公丹巴尔多济说：内廷都领侍萧得禄，幼年时曾在他府上供驱使。有一次，萧得禄偶然见到一个黑家伙趴在树下，大小像只猫。他用弹丸射击，那家伙一转身，就变得像狗样大。他再次射击。那家伙又一转身，于是变得像驴一样大小了。他不敢再射击，那家伙也溜走了。过了一会儿，忽然瓦石乱飞，险象环生，他知道自己遇上的是狐仙，于是心中惴惴不安起来。有人指教他，让他依照那怪物的样子画一幅图，然后供奉起来。他照这办法做了，那家伙便不再打扰他。后来，他忽然发现桌上放着几十文钱，知道是狐仙所赠，便试探着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第二天，这钱增加到上百文。此后，每天都有所增加，渐渐超过了一千文。转眼又变成了一铤银子，约一两多重。这铤银子一天天见长，渐渐地变成五十两

一锭。这么大的银子无法秘密收藏，终于被管家发现。管家疑心他偷盗了官库的银两，便严刑拷问，他却怎么也说不清银子的来历。萧得禄这才明白，自己被狐仙陷害了，若说用弹弓向动物射击。本是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主人知道了。也未必会过份责怪他们，狐仙自然出不了这口恶气。先用小利引诱他上钩，逐渐满足他的贪心，然后将祸水泼到他身上，狐仙也便如愿以偿了。狐仙所设的陷阱本来很容易识破；只因萧得禄贪财，便利令智昏。他却以为自己心意虔诚，以礼相待而感动了狐仙。由于对事情做出了不正确的判断，使他不知不觉陷入了狐仙设置的罗网。当年，吴王夫差贪图勾践的服事，最终败给越国；楚怀王贪图商、于六百里的土地，最终败给秦国；北宋贪图灭辽之后，辽国将割让土地，最终败于金人；南宋贪图借助元攻打金人，最终败于元军。国家大计，将相同谋，仍不免上当受骗，何况一个小毛孩子，怎能逃脱老狐狸设置的圈套。他的失败，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丹巴多尔济又举出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说：刑部某官员有个仆人，一次睡觉时，觉得有人用舌头舔他的脸。他抄起一块石头猛击过去，那家伙倒地死了。他点上蜡烛来看，原来是一只黑狐狸。这个仆人剖开了狐狸的肚子，发现里面有个小人儿的脑袋，那上面眉眼俱全。原来这只狐狸已修炼成了婴儿，只是还没有完全成形。过了几天，他为主人驾车回来，被狐仙附了体，使他举起凳子向主人打去，并厉声陈述自己死得如何冤枉。这是黑狐狸想报仇却无能为力，便打算借主人之手鞭打这位仆人以泄私愤。这两只狐狸同样都是在报仇，我觉得这只黑狐狸强悍而直爽，比起前面那只阴险狡猾的狐狸来，要强得多了。

【原文】

丹公又言，科尔沁达尔汗王一仆，尝行路拾得二毡囊。其一满贮人牙，其一满贮人指爪。心颇诧异，因掷之水中。旋一老姬仓皇至，左顾右盼，似有所觅。问仆曾见二囊否。仆答以未见。姬知为所毁弃，遽大愤怒，折一木枝奋击仆。仆徒手与搏，觉其衣裳柔脆，如通草之心。肌肉虚松，似莲房之穰。指所抠处，辄破裂。然放手即长，合如故。又如抽刀之断水。互斗良久。姬不能胜，乃舍去。临去顾仆誓曰：少则三月，多则三年，必褫汝魄。然至今已逾三年，不能为祟。知特大言相恐而已。此当是炼形之鬼，取精未足，不能凝结成实，故仍聚气而为形。其蓄人牙爪者，牙者骨之余，爪者筋之余。殆欲合炼服饵，以坚固其质耳。

【译文】

丹公又说：科尔沁达尔汗王的一个仆人，在赶路时路上捡到两只毡囊，其中一只装满人的牙齿，另一只装满人的指甲。仆人心中很是惊讶，就把它扔到水里去。很快看到一个老太婆神色仓皇地跑过来，左顾右盼，好像在寻找什么，还问

仆人有没有见过两只毡囊？仆人回答说没有看见过。老太婆猜想一定是被仆人弄破抛掉了，立刻大为愤怒，折了一根树枝用力打仆人。仆人空手与她打，只感得她的衣服柔软脆弱，像通草的草心；肌肉又虚又松，像莲蓬的包囊。仆人手指挖到的地方马上裂开，但放手之后立即凝合起来像原来一样，又像抽刀断水。相互搏斗了很久，老太婆不能取胜，才放开仆人离去。临走前还回头骂仆人说：“少则三个月，多则三年，我一定捉拿你的灵魂！”然而，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年了，老太婆也不能降灾祸，可知她只是讲大话恐吓仆人而已。老太婆应当是炼形的鬼，取得的精血未够，不能凝结成有实质的形体，所以仍然凝聚气息成为形体。她收集人的牙齿指甲，因为牙是骨头的剩余，指甲是筋的剩余，大概是想合起来炼制成药服食，用以充实她的实质罢了。

【原文】

田侯松岩言，今岁六月，有扈从侍卫和升，卒于滦阳。马兰镇总兵爱公星阿，与和亲旧，为经理棺衾，送其骨归葬。一夕如厕，缺月微明，见一人如立烟雾中。问之不言，叱之不动。爱公故能视鬼，凝神谛审，乃和之魂也。因拱而祝曰：昔斂君时，物多不备。我力碯薄，君所深知。今形见岂有所责耶，不言不动如故。又祝曰：闻殁于塞外者，不焚路引，其鬼不得入关。碾偶忘此，君毋乃为此来耶？魂即稽首至地，倏然而隐。爱公为具牒于城隍，后不复见。又扈从南巡时，与爱公同寓江甯承恩寺。规模宏壮，楼阁袤延，所住亦颇轩敞。一日方共坐，忽楼窗六扇，无风自开，俄又自阖。爱公视之，曰：有一僧坐北牖上，其面横阔，须癯癯如久未剃，目瞪视而项微倮。盖缢鬼也。以问寺僧。僧不能讳，惟怪何以识其貌。疑有人泄之。不知爱公之自能视也。又偶在船头，戏拈篙刺水。忽掷篙却避，面有惊色。怪诘其故。曰：有溺鬼缘篙欲上也。戊午八月，宴蒙古外藩于清音阁。爱公与余连席。余以松岩所语叩之。云皆不妄。然则随处有鬼，亦复如人。此求归之鬼，有系恋心。开窗之鬼，有争据心。缘篙之鬼，有竞斗心。其得失胜负、喜怒哀乐，更当一如人。是胶胶扰扰，地下尚无了期。释氏讲忏悔解脱，圣人之法，亦使有所归而不为厉。其深知鬼神之情状矣。子贡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庄周曰：嗟来桑扈乎，而已反其真。特就耳目所及言之耳。

【译文】

田侯松岩说，今年六月有位随从侍卫叫和升死在滦阳。马兰镇总兵爱星阿公和他是好友，置办棺材寿衣，送他的遗骨回去下葬。一天晚上爱星阿去厕所，在残月的微光下看见一个人好像站在烟雾之中。问他不答，叱喝也不动。爱星阿能看见鬼，仔细审视，原来是和升的魂。于是拱手而祝道：“先前安葬你时，很多东西不

齐。我的财力单薄你是知道的。你今天显形是来责备我的么？”鬼魂还是不动。爱星阿又说：“听说死在塞外的人，不焚烧通行证就进不了关。我偶然忘了这事，莫非你是为这事来的？”鬼叩头后，转眼不见了。爱星阿就到城隍庙里呈文祷告，从此和升的鬼魂没再出现。田松岩随从圣驾南巡时和爱公一起住在江宁的承恩寺中。承恩寺规模雄伟，楼阁极多，居室也很宽敞。一天他们正在一起坐着，六扇楼窗忽然无风自开，过会儿又自己关上了。爱公说：“有个和尚坐在北窗上。他满脸毛乎乎的胡子，好像好久没有剃了；眼睛直瞪着，脖子有点弯，原来是个吊死鬼。”问庙里的和尚，和尚奇怪他怎能知道吊死鬼的长相。怀疑是有人泄露出去的，不知道爱公能看见鬼。还有一回在船头上，爱公篙刺水玩，忽然扔了篙后退，满脸惊恐之色。田松岩问怎么了，他说有个淹死鬼沿着篙要爬上来。嘉庆三年八月，朝廷在清音阁宴请蒙古外藩使节，我和爱公作陪。我问他，他说这都是真的。可见到处有鬼，就像处处有人一样。那个要入关的鬼是依恋家乡，坐在窗上的鬼有争占屋子的心，沿着篙往上爬的鬼有竞争打斗的心。它们的得失胜负、喜怒哀乐，也都像人一样。这种纷扰争斗的状况在地下也没有终了之时。佛家讲忏悔解脱，圣人也认为要使鬼有所归附，这样它就不会出来作怪了。可见圣人对神鬼的情况有深刻了解。子贡说：“死是大事，君子安息了。”庄周说：“桑扈啊，你已经反朴归真了。”这是就自己所理解的来谈死的问题。

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原文】

狐能诗者，见于传记颇多。狐善画则不概见。海阳李文砚亭言，顺治康熙间，周处士璣，薄游楚豫。周以画松名，有士人倩画书室一壁。松根起于西壁之隅，盘拏夭矫，横迳北壁，而纤末犹扫及东壁一二尺。觉浓阴入座，长风欲来。置酒邀社友共赏。方攒立壁下，指点赞叹，忽一友拊掌绝倒。众友俄亦哄堂。盖松下画一秘戏图。有大木榻布长簟，一男一妇，裸而好合。流目送盼，媚态宛然。旁二侍婢，亦裸立，一挥扇驱蝇，一以两手承妇枕，防蹂躪坠地。乃士人及妇与媵婢小像也。哗然趋视，眉目逼真，虽僮仆亦辨识其面貌，莫不掩口。士人恚甚，望空指画，詈妖狐。忽檐际大笑，曰：君太伤雅。曩闻周处士画松，未尝目睹。昨夕得观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实不平。是以与君小作剧。君尚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图之。盖士人先一夕设供客具，与奴子秉烛至书室。突一黑物冲门去。士人知为狐魅，曾诟历也。众为慰解，请入座设一虚席于上。不见其形，而语音琅然。行酒至前辄尽，惟不食肴饌。曰：不茹荤四百余年矣。濒散，语士人曰：君太聪明，故往往以气凌物。此非养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倘遇负气如君者。则难从此作矣。惟学问变化气质，愿留意焉丁宁郑重而别。回视所画，净如洗矣。次日，书室东壁，忽见设色桃花数枝，衬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开者，有半开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八九片，反侧横斜，势如飘动。尤非笔墨所能到。上题二句，曰：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杨师道之诗。）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后周处士见之，叹曰：都无笔墨之痕，觉吾画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

【译文】

狐狸能作诗，许多传记都有记载。狐狸会画，就不大多见了。海阳人李砚亭先生说，顺治、康熙年间，处士周旰游历湖南、河南一带。周旰以画松著名，有位士子请他在书房的墙上作画。周旰画的松树根部在西墙一角，枝干盘延而上，伸展

到北墙，而树梢还占了东墙一二尺的地方。只觉得满座浓荫，似乎有风吹来。士人备了酒肴，请朋友来一起欣赏。大家围站在墙下，指点赞叹。忽然一人拍掌大笑，随即其他朋友也都哄堂大笑。原来松树下还画着一幅秘戏图。画面上有张大木床，铺着长床罩。有一男一女正赤裸着相交，眉目含情，媚态逼真。旁边有两个侍婢，也赤裸着。一个拿着扇子赶苍蝇；一个用两手扶住女人的枕头，以防被蹂躏到地上。这是士子和妻子以及妾婢的小像。全家都喧哗着来看，画中人一个个都极像，即便是僮仆也能认出画中人是谁，于是莫不掩口而笑。士子大怒，指天骂地，骂妖狐。忽然房檐处有人大笑道：“你太伤大雅。以前听说周处士善于画松，我没亲眼见过。昨晚得以观赏他的画，坐卧在画下舍不得离去，以致没来得及避你。我也没曾抛砖扔瓦惹你，你便大在骂起来。我心中实在不平，因此和你开个小玩笑。你不自我反省，还像昨天那样粗暴无礼，那么我将把这种图画在你家白板门上，叫路人也来乐乐。你考虑一下。”原来士子在昨天晚上准备请客的用具，和奴仆举着灯来到书房，突然有个黑色的东西冲开门跑了。士子知道是狐魅，曾大骂一通。大家都来说情，请狐狸入座；在上座设了一个虚位。不见狐狸的身形，而它说话声宏亮，酒到跟前就干了。但它不吃菜肴，说有四百年不吃荤了。临散去的时候，狐狸对士子说：“你太聪明了，所以往往盛气凌人。这不是修养德行的方式，也不是保全自己的方式。今天的事幸好遇见了我，我如果也像你那样任性使气，则将因此而招来大祸了。只有学问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请你努力。”狐狸郑重地叮嘱完告别走了。再看墙上，那幅秘戏图已消失了，像洗过一样。第二天，书房的东墙上，忽然出现几枝艳丽的桃花，衬着青苔碧草。花不很密，有已开了的，有半开的；有已经落下的，有八九片落下还没落到地上的，随风飘舞；花瓣正侧横斜，好像在空中飘动，这尤其不是笔墨所能表现出来的。上面题了两句诗：“芳草中无路径，深山中正落花。”没有署姓名，知道是狐狸答谢昨夜的酒宴。后来周处士见了这幅画，叹道：“一点儿没有笔墨的痕迹，比起来我的画是在勉强表现风格，有意作态了。”

【原文】

景城北冈有元帝庙，明末所建也。岁久壁上微迹，隐隐成峰峦起伏之形，望似远山笼雾。余幼时尚及见之。庙祝棋道士病其晦昧，使画工以墨勾勒，遂似削圆方竹。今庙已圯尽矣。棋道士不知其姓，以癖于象戏，故得此名。或以为此姓误也。棋至劣而至好胜，终曰丁丁然不休。对局者或倦求去，至长跪留之。尝有人指对局者一著，衔之次骨。遂拜绿章，诅其速死。又一少年偶误一著，道士幸胜。少年欲改著，喧争不许。少年粗暴，起欲相殴。惟笑而却避，曰：任君击折我肱，终

不能谓我今日不胜也。亦可云痴物矣。

【译文】

景城北面的山岗上有座玄帝庙，是明末建造的。由于年代久远，庙堂的墙壁上出现了发霉的痕迹，这些霉痕形成了隐隐约约的峰峦起伏的形状，看上去像是笼罩着烟雾的远山，这是我小时候曾亲眼见过的。庙中的住持棋道士不喜欢这阴晦暗淡的色调，便让画工用笔墨勾勒渲染，于是成了“削圆方竹”，破坏了它那自然天成的韵味。如今，这座庙早已坍塌废弃了，棋道士这个人，谁都说不上他的姓名。因为他酷好下象棋，因而得此雅号。有人说他姓齐，恐怕是“齐”“棋”之误吧。棋道士的棋术很差，却又总是逞强好胜，终日与对手争执不休。有时候，棋友累了，想回家休息，他拼命挽留，甚至跪下来一再恳求。一次，有个人为他的对手支了一着棋，他便对人家恨之入骨，暗中写了符咒，咒人家早死。还有一次，一个青年与他对局，因走错了一着，使他侥幸获胜。青年想要悔棋，他吵嚷着坚决不答应，那青年性情粗暴，站起身来要打他，他一边躲闪一边笑着说：“即便你打断了我的腿，你也不得不承认我今天赢了你。”这道士真称得上是个愚顽之极的人物了。

【原文】

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余所闻者，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余所见者，先师孙端人先生亦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著十余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猛猛争胜。晋清曰：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曰：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念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尝饮余家，与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舆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曰：吾相随七八年，从未见其独酌，亦未见其偶醉也。惟饮不择酒，使尝酒亦不甚知美恶。故其同年以登徒好色戏之。然亦罕有矣。惜不及见顾缪二前辈，一决胜负也。端人先生恒病余不能饮，曰：东坡长处，学之可也，何并其短处，亦刻画求似。及余典试得临溪以书报先生，先生覆札曰：吾再传有此君，闻之起舞。但终恨君是蜂腰耳。前辈风流，可云佳话。今老矣，久不预少年文酒之会。后来居上，又不知为谁。

【译文】

喝酒的人肚里还有另外的肠子，确实如此。八九十年来，我所听说的，顾侠君

前辈算第一，缪文子前辈是第二。我所看见的，先师孙端人先生也加入了当时的酒社。孙先生曾说：“我和顾、缪二人之间还可以排上十多人。”其次是陈句山前辈和他相匹敌，但他的酒量不著名。近来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关云岩前辈也跃跃欲试和他争胜。晋清说：“云岩酒后更加温静，这是因为不胜酒力故意矜持。”果然不错。同年朱竹君学士，观察使周稚圭都以豪饮自居。云岩说：“这两人只豪饮罢了，举杯猜拳喧嚷，酒已泼了大半。如果让他们静静地喝就不行了。”确实这样。后辈中以葛临溪的第一。不给他酒，他从不主动要。给他喝，即使是一盆也没有为难的样子，张开大嘴，一滴也不剩。他曾在我家，和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拼酒到深夜。其他人都酩酊大醉，有的失足摔倒。临溪指挥僮仆把这几个人搀扶上床，从容地上车走了，好像没喝酒一样。他的仆人说：“我跟随他七八年，从没有看他独自喝过酒，也没有看见他醉过。”喝酒从来不选择，叫他尝酒也不大知道好坏。所以他的同年进士用“登徒好色”笑他。他这样的酒量是少见的，可惜没有赶上顾、缪两位前辈，一决胜负。端人先生经常埋怨我不能喝酒，他说：“苏东坡的长处学了是可以的，怎么连他的短处都要刻意相似呢？”我主持科考录取了葛临溪，写信给孙先生。先生回信说：“我的再传弟子中有这样的酒量，我听了要舞剑了。但是还是遗憾你不会喝酒。”前辈的风流可以说是佳话。现在老了，很久没有参加年轻人的文酒之会。后来者居上，如今不知是谁的酒量第一了。

【原文】

高官农家畜一牛，其子幼时，日与牛嬉戏，攀角捋尾皆不动。牛或嗅儿顶，舐儿掌，儿亦不惧。稍长使之牧。儿出即出，儿归即归，儿行即行，儿止即止，儿睡则卧于侧，有年矣。一日往牧。牛忽狂奔至家。头颈皆浴血，哮吼，以角触门。儿父出视，即掉头回旧路。知必有变，尽力追之。至野外，则儿已破颅死。又一人横卧道左，腹裂肠出。一枣棍弃于地。审视，乃三果庄盗牛者。（三果庄，回民所聚。沧州盗藪也。）始知儿为盗杀，牛又触盗死也。是牛也，有人心焉。又西商李盛庭，买一马极驯良，惟路逢白马，必立而注视，鞭策不肯前。或望见白马，必驰而追及，衔勒不能止。后与原主谈及。原主曰：是本白马所生，时时觅其母也。是马也，亦有人心焉。

【译文】

高官的农民家里养一头牛，他儿子小时候，天天和牛玩耍，攀牛角，拉牛尾，牛都不乱动。有时这头牛嗅嗅孩子的头，舐孩子的手，孩子也不怕。孩子长大了一些，家里便叫孩子去放牛。孩子出门，牛跟着出门；孩子回家，牛跟着回家；孩子走，牛就走；孩子停，牛就停；孩子睡下，牛就躺在旁边。这样子有几年了，有一天，

孩子去放牛。忽然那头牛飞奔回家，牛头牛颈都沾满鲜血，又跳又叫，还用牛角撞门。孩子的父亲出来看时，牛又回头向原路跑去。孩子父亲知道一定出事了，就极力追赶。到了野外，看见孩子脑袋破裂死了，又有一个人横卧在路边，肚子开裂，肠子流出来，一根枣木棍丢在地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三果庄的偷牛贼。（三果庄是回民聚居的地方，是沧州的强盗窝。）孩子父亲这才知道，孩子被强盗杀死，牛又把强盗顶死了。这头牛，是有人的心肠的。还有一个西北商人李盛庭，买来一匹马，十分驯良。只是在路上碰到白马，一定站下来仔细看，鞭打也不肯前进。或者远望见有白马，一定飞跑过去追上，硬拉马缰也控制不住。后来和这匹马原来主人讲到这件事，原来的主人说：“这匹马本来是白马生的，经常要寻找它的母亲。”这匹马，也是有人的心肠的。

【原文】

余八岁时，闻保母丁媪言，某家有硃牛，跛不任耕，乃鬻诸比邻屠肆。其犊甫离乳，视宰割其母，牟牟鸣数日。后见屠者即奔避，奔避不及，则伏地战栗，若乞命状。屠者或故逐之，以资笑噱，不以为意也。犊渐长，甚壮健，畏屠者如初。及角既坚利，乃伺屠者侧卧凳上，一触而贯其心，递驰去。屠者妇大号捕牛。众悯其为母复仇，故缓追，逸之，竟莫知所往。时丁媪之亲串杀人，遇赦获免，仍与其子同里。丁媪故窃举是事为之忧危，明仇不可狎也。余则取犊有复仇之心，知力弗胜，故匿其锋，隐忍以求一当。非徒孝也，抑亦智焉。黄帝《巾机铭》曰：（机是本字，校者或以为破体俗书，改为机字，反误。）日中必慧，（案《汉书·贾宣传》引此句，作慧。《六韬》引此句作慧，音义并同。）操刀必割。言机之不可失也。《越绝书》子贡谓越王曰：夫有谋人之心，使人知之者，危也。言机之不可泄也。《孙子》曰：善用兵者，闭门如处女，出门如脱兔。斯言当矣。

【译文】

我八岁时，听保姆丁妈说，某家有头母牛，因瘸腿不能耕地，便卖给了附近的屠户。母牛生的牛犊刚断奶，看见屠宰母牛，哞哞叫了好几天。后来它见了这个屠夫便跑，奔跑不及便趴在地上发抖，好像哀求饶命的样子。有时屠夫故意追它取乐，并不在意。等牛犊长大，极为壮健，还像小时那么怕屠夫。等角长到坚硬锋利时，便瞅准屠夫在凳子上侧卧的时机，用角一下把屠夫的心脏刺穿了，之后急忙跑了。屠夫的妻子狂呼捉牛，众人都同情牛为母报仇，故意耽搁追牛。牛跑了，竟不知它到哪儿去了。当时丁妈的一个亲戚杀人，遇到大赦获免，但这个亲戚却和被杀者的儿子住在一个胡同里。所以丁妈就讲了这个故事来警告他，说这种仇恨不能掉以轻心。我从这个故事中所得到的启示是：牛犊有复仇心，知道力气胜

不过对方，便故意藏起了锋芒，隐忍着等着那一击。它不仅有孝道，而且聪明。黄帝在《巾机铭》中说：“太阳到了正午是晾衣的好时候，拿起了刀就必须割。”说的是机不可失。《越绝书》中，子贡对越王说：“有谋算他人之心而被这人知道了，就危险了。”说的是机密不可泄露。《孙子》中说：“善于用兵的，关闭着门安静如处女；出了门则如逃脱的兔子一样迅速。”这话说得很在理。

【原文】

汝慎思言，乾隆己卯夏，有江南举子以京师逆旅多湫隘，乃税西直门外一大家坟院读书。偶晚凉树下散步，遇一女子年十五六，颇白皙。挑与语，不嗔不答，转墙角自去。夜半睡醒，似门上了鸟。微有声。疑为盗，呼僮不应。自起隔门罅窥之。乃日间所见女子也。知其相就，急启户，拥以入。女子自言为守坟人女，家酷贫。父母并拙钝，恒恐嫁为农家妇。顷蒙顾盼，意不自持，故从墙缺至君处。君富贵人，自必有妇。倘能措百金与父母，则为妾媵无悔。父母嗜利，亦必从也。举子诺之。遂相缱绻，至鸡鸣乃去。自是夜半恒至，妖媚冶荡，百态横生。举子以为巫山洛水不是过也。一夜来稍迟，举子自步月候之。乃忽从树杪飞下。举子顿悟，曰：汝毋乃狐耶？女子殊不自讳，笑而应曰：初恐君骇怖，故托虚词。今情意已深，不妨明告。将来宦游四方，有一隐形随侍之妾，不烦车马，不择居停，不需衣食，昼可携于怀袖，夜即出而荐枕席。不愈于千金买笑耶？举子思之，计良得。自是潜住书室，不待夜度矣。然每至秉烛，则外出。夜半乃返，或微露乱钗横状。举子疑之而未决。既而与其妾童乱，旋为二仆所窥，亦并与乱。庖人知之，亦续狎焉。一日，昼与妾童寝，举子潜扼杀之，遂现狐形。因埋于墙外。关月后，有老翁诣举子曰：吾女托身为君妾，何忽见杀。举子愤然曰：汝知汝女为吾妾，则易言矣。夫两雄共雌，争而相戕，是为妒奸。于律当议抵。汝女既为我妾，明知非人，而我不改盟，则夫妇之名分定矣。而既淫于他人，又淫于我仆。我为本夫，例得捕奸。杀之又何罪耶？翁曰：然则何不杀君仆？举子曰：汝女死则形见，此则皆人也。手刃四人，而执一死狐为罪案，使汝为刑官，能据以定讞乎？翁癡首良久，以手拊膝曰：汝自取也夫。吾诚不料汝至此。振衣自去。举子旋移居准提庵，与慎思邻房。其妾童与狐尤昵，衔主人之太忍，具泄其事于慎思。故得其详。

【译文】

汝慎思说：乾隆己卯年夏，有位江南举子来京城应试，因为嫌旅店狭小潮湿，他便在西直门外一个大户人家的坟院里租了房子，住在那里读书。一天晚上，他偶然在院内树下散步乘凉，忽然遇到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大约十五、六岁，皮肤又白又嫩。举子上前挑逗她，她既不答言，也无嗔怪之意，转过墙角独自去了。半夜

时分，举子一觉醒来，好像听见房门有响动。他疑心有贼，便起身招呼小童，见没人应声，就自己走到门边，隔着门缝往外看，原来正是晚上遇到的那位女子。举子明白她是来寻欢作乐的，赶快打开门，迫不急待地把她搂到怀里。女子说：“我是守坟人的女儿，家里很穷，父母既顽固又愚钝，我真怕他们会把我嫁给农人为妻。适才蒙您垂青。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穿过院墙的缺口处来到您这儿。您是富贵之人。自然已经娶妻成家，倘若您能筹措一百两银子送给我父母，我情愿做您的小老婆，决不后悔。我父母都是财迷，肯定答应这件事。”举子满口答应。于是二人相互亲热，情义缠绵，直到鸡叫头遍，女子才离别而去，此后，这位女子每夜必来，每次接触，她都表现得妖媚淫荡，百态横生。举子十分得意，以为巫山神女，洛水宓妃的美艳多情也不过如此。一天夜里，女子来得稍迟了一些，举子便乘着月光，走到坟院里去等候，忽见她从树梢上翩然落下。举子猛然醒悟，说：“莫非你是个狐女？”女子并不隐讳，笑着回答说：“当初，我怕您恐惧，所以编了那么一套话骗您，如今，我与您可谓情深意厚，把真像告诉您自然无妨。将来，您宦游四方，有一位隐形姬妾贴身服侍，不劳您预备车马，不须选择住处，不用准备衣服食品；白天，可以藏在您的衣袖里，夜晚出来陪您睡觉，这样不是胜过您以千金去买一笑吗？”这个举子琢磨了半天，认为此计甚好。从此以后，狐女便昼夜藏在书房里，不再等到夜晚才来。但是，每到掌灯之时，她都要外出一次，半夜才回来；有时候弄得头发蓬松，鬓乱钗横。举子疑心她另有所爱，但没有拿到证据，一时无法提出质问。不久，狐女与举人家养的变童乱搞，被两个仆人发现了，她又与两个仆人胡来，厨子也知道了此事，她继而与厨子也发生了关系。有一天，她大白天就和变童躲在被窝里。举子气愤不过，便潜伏在一边，乘机将她掐死了。狐女死后现出了狐形，被举子埋到了院墙之外。半个月后，有个老头儿来到举子的住处，对他说：“我女儿托身于您，做了您的姬妾，您怎么忽然把她杀了？”举子愤愤地说：“你既然知道你女儿是我的妾，话就好说了。两个男人争一个女人，倘若互有戕害，便叫作妒奸，按律应该抵偿。你女儿既做了我的妾，我又明知她并非人类却没有嫌弃她，那么，我们的夫妇名份就算是确定了，但是，她既与外人淫乱，又与我的仆人通奸，我作为本夫，按惯例应该出面抓奸，如今杀了她，何罪之有？”老头儿说：“那么，您为何不杀仆人？”举子说：“你女儿死后现了狐形，其余几位却都是人啊。我倘若杀了他们四个，却又提着一只死狐作为罪证，假如你是法官，能据此来定案吗？”老头儿听完这话，低头沉思了半晌，用手拍着膝头说：“你这是自取灭亡啊！我真没想到你会落得这么个下场。”说罢，整了整衣服，径自去了。事后，举子移居到了准提庵，与姜慎思做了邻居。举子家的那个变童与狐女最为亲近，他恨

主人太残忍，就把事情的经过一古脑儿全告诉了慎思，所以，他知道得特别详细。

【原文】

吉木萨(乌鲁木齐所属也。)屯兵张鸣凤调守卡伦。(军营睥睨之名。与一菜园近。灌园叟年六十余，每遇风雨，辄借宿于卡伦。一夕，鸣凤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营弁。碾所创尚未平。申上官，除鸣凤粮。时鸣凤年甫二十，众以为必无此理。或疑叟或曾窃污鸣凤，故此相报。然覆鞫两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为怪也。曩牧马南山，为射雉者惊，马逸。惧遭责罚，入深山追觅。仓皇失道，愈转愈迷，经一昼夜不得出。遥见林内屋角，急往投之。又虑是盗巢。或见戕害，且伏草间觐情状。良久，有二老翁携手笑语出，坐盘石上，拥抱偎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牵右一翁伏石畔，恣为淫。我方以窥见阴私，惧杀我灭口，惴惴蜷缩，不敢动。乃彼望见我，了无愧怍。共呼使出，询问何来。取二饼与食，指归路曰：从某处见某树转至某处，见深涧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峰，曰：此是正南，迷即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无草，汝马已饥而自归。此间熊与狼至多，勿再来也。比归家，马果先返。今张鸣凤爱六十之叟，非此老翁类乎？据其所言，天下真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许人。遁迹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为乃如此。因树屋书影，记仙人马绣头事，称其比及顽童，云中有真阴可采。是容成术，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采及老翁。有何裨益。即修炼果有此法，亦邪师外道而已。上真定无此也。

【译文】

吉木萨的兵士张鸣凤调守卡伦，和一个菜园很近。种菜的老头年纪有六十多，每到风雨天，就到卡伦借宿。一天晚上张鸣凤用酒灌醉他而淫辱了他。老头很愤怒，就到营官处告状。经检查，创伤还在。向上级官员申报，免去了鸣凤的粮饷。当时他才二十岁，大家认为他决不会做这事。有人怀疑老头偷着淫辱鸣凤，因此张鸣凤报复他？复审的时候双方都不承认。大家都说是怪事。有个官奴玉保说：“这事当然有，不值得奇怪。从前我在南山放马，马被打野鸡的吓跑了。我怕遭到责罚，就进入深山追踪找马。仓皇之中迷了路，转了一昼夜也没有转出来。远远望见林子里露出一个屋角，就急忙走过去。又担心是贼巢，贸然闯去会遭难，就趴在草中观察。过了好久，有两个老翁拉着手说笑着出来，坐在大石头上，拥抱依偎，看样子很亲昵。随后左边的老翁拉着右边的老翁趴在大石肆意淫污起来。我怕因偷看他们的阴私而杀我灭口，惴惴不安地缩在草丛里不敢动，他们看见，我却没有一点羞愧之色。他们把我叫出去，问来干什么。还拿两个饼给我吃，并指点我回去的路说：“从某处看见某棵树转到某处，沿着深涧走，一天就可以到

家。”又指一座最高的山峰说：“那是正南方，看这座山峰就知道方向了。”他们又说：“山里没有草，你的马饿了自己就会回去。这儿有很多熊和狼，不要再来。”等到他回到家，马果然先返回了。如今张鸣凤爱六十岁的老翁，不是那老翁一类的人吗？”根据他所说的，天下真的有不可理喻的事情。不知道两个老翁是什么人。他们隐居深山，好像也是修道的人，竟会干这种事？《因树屋书影》中记载仙人马绣头的事，说他淫及顽童采补。这是容成术，不但奸淫女人，也奸淫男人。但是奸淫老翁，又有什么益处。如果修炼中真有这种方法，也是邪门歪道。上真之道中决没有这种方法。

【原文】

张助教潜亭言，昔与一友同北上，夜宿逆旅，闻砢砢有声，或在窗外，或在室之外间。初以为虫鼠不甚讶，后微闻叹息，乃始悚然。侦之无睹也。至红花埠，偶忘收笔砚。夜分闻有阁笔声。次早，几上有字迹，阴黯惨淡，似有似无。谛审乃一诗。其词曰：上已好莺花，寒食多风雨。十年汝忆吾，千里吾随汝。相见不得亲，悄立自凄楚。野水青茫茫，此别终万古。似香魂怨抑之语。然潜亭自忆无此人。友自忆亦无此人。不知其何以来也。程鱼门曰：君肯诵是诗，定无是事。恐贵友讳言之耳。众以为然。

【译文】

助教张潜亭说，过去和一个朋友一起北上，夜里宿在旅舍里，听见 地有声音，有时在窗外，有时在外间。开始以为是虫子老鼠，也没在意，后来隐隐听到叹息声，这才害起怕来。去查视，又什么也没有。走到红花埠，在馆舍中，晚上睡前忘了收笔砚，半夜听见有放笔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一看，几上有字，笔迹阴暗惨淡，似有似无。仔细辨认，却是一首诗，写道：“上已日莺花好，寒食节风雨多。你想我十年，我随你千里。相见不能亲近，悄然而立很凄苦。野水一片苍茫，这次相别是永诀。”好像是倩女的幽怨之词。不过潜亭回忆并不认识这么个女子；他的朋友也想不起这个女子是谁。不知她为什么跟了这两个人来。程鱼门说：“你肯念这首诗，肯定没有这个事；你的朋友恐怕没有说真话。”大家认为有理。

【原文】

同年胡侍御牧亭，人品孤高，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然性情疏阔，绝不解家人生产事。古所谓不知马几足者，殆有似之。奴辈玩弄如婴孩。尝留余及曹慕堂、朱竹君、钱辛楣饭。肉三盘、蔬三盘、酒数行耳。闻所费至三四金。他可知也。同年偶谈及，相对太息。竹君愤尤甚，乃尽发其奸，迫逐之。然结习已深，密相授受，不数月，仍故辙。其党类布在士大夫家，为竹君腾谤，反得喜事名。于是人皆坐视，

惟以小人有党，君子无党，姑自解嘲云尔。后牧亭终以贫困郁郁死。死后一日，有旧仆来哭尽哀，出三十金置几上，跪而祝曰：主人不迎妻子，惟一身寄居会馆。月俸本足以温饱，徒以我辈剥削，致薪米不给。彼时以京师长随，连衡成局，有忠于主人者，共排挤之，使无食宿地，故不敢立异同。不虞主人竟以是死。中心愧悔，夜不能眠。今尽献所积助棺敛，冀少赎地狱罪也。祝讫自去。满堂宾客之仆，皆相顾失色。陈裕斋因举一事，曰：有轻薄子见少妇独哭新坟下，走往挑之。少妇正色，曰：实不相欺，我狐女也。墓中人耽我之色，至病瘵而亡。吾感其多情，而愧其由我而殒命，已自誓于神，此生决不再偶。尔无妄念，徒取祸也。此仆其类此狐欤。然余谓终贤于掉头竟去者。

【译文】

科举同榜的胡牧亭侍御，性格清高，学问文章功底深厚，但性情马虎随便，一点儿都不了解家里的生计，古代所说那种不知道马有几只脚的人，他大概有点相似。仆人们把他当孩子般糊弄。他曾经请我以及曹慕堂、朱竹君、钱辛楣吃饭，只有肉三盘，蔬菜三盘，酒几杯，听说花去三四两银子，其他可想而知。科举同榜的朋友谈到这些事，都感慨叹息。朱竹君更加愤怒，就把胡牧亭仆人的坏事都揭发出来，迫他把仆人都赶出去。但是仆人们坏习惯已经形成，彼此相互传授，不到几个月，胡牧亭家的仆人仍然和过去一样。仆人的同党分布在士大夫家里，到处诽谤朱竹君，反而使竹君得到喜欢闹事的名声。于是，人们都只能对牧亭袖手旁观，只有用小人有党、君子无党来自我解嘲。后来，胡牧亭终于因为贫困忧郁而死。死后一天，有个旧时的仆人来吊丧，痛哭悲哀，还拿出三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跪下祷告道：“主人不接妻子来京，只有独身寄住在会馆里，每月的俸银本来完全可以够温饱生活。只因我们的剥削，以致饭食都不能保证。当时因为京城的仆人都结成一伙，有对主人忠心的，大家一起排挤他，使他找不到吃饭住宿的工作，所以没有人敢表示不同意见。没想到主人竟然因此而死。我心中又惭愧又后悔，晚上也睡不着。现在我把自己的积蓄都捐献出来，帮助棺木收殓费用，希望能稍稍赎抵我下地狱的罪过！”祷告完，这个旧仆人就走了。满堂宾客的仆人，都相互看看，脸色都变了。陈裕斋也举出一个事例，说：“有个生性轻薄的青年看见一个少妇在新坟前哭泣，就走过去调戏她。少妇严肃地说：‘实在不骗你，我是狐女。坟墓里的人沉迷我的美色，以致病重身亡。我感激他多情，同时惭愧他因为我而送命，我已经向神发誓，今生决不再结婚。你不要有胡思乱想，否则只会白白招来祸患！’这个仆人大概类似这个狐女吧？”不过，我认为这个仆人总是比掉头不顾的仆人品德好得多。

【原文】

田侯松岩言，幼时居易州之神石庄，（土人云，本名神子庄，以尝出一神童故也。后有三巨石陨于庄北，如春秋宋国之事，故改今名。在易州西南二十馀里。）偶与僮辈嬉戏马厰中。见煮豆之锅，凸起铁泡十数，并形狭而长。僮辈以石破其一，中有虫长半寸余，形如柳蠹，色微红。惟四短足，与其首皆作黑色，而油然有光。取出犹蠕蠕能动。因一一破视，一泡一虫，状皆如一。又言头等侍卫常君青，（此又别一常君，与常大宗伯同名。）乾隆癸酉戌守西域卓帐南山之下。（塞外山脉，自西南趋东北。西域三十六国，夹之以居。在山南者呼曰北山。在山北者呼曰南山。其实一山也。）山半有飞瀑二丈余，其泉甚甘。会冬月冰结，取水于河。其水湍悍而性冷，食之病。人不得已，仍凿瀑泉之冰水。窍甫通，即有无数冰丸随而涌出，形皆如橄榄。破之中有白虫如蚕，其口与足则深红。殆所谓冰蚕者欤。与铁中之虫，煅而不死，均可谓异闻矣。然天地之气，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极阳之内必伏阴，极阴之内必伏阳。八卦之对待，坎以二阴包一阳，离以二阳包一阴。六十四卦之流行，阳极于乾，即一阴生，下而为垢。阴极于坤，即一阳生，下而为复。其静也伏斯敛，敛斯郁焉。其动也郁斯蒸，蒸斯化焉。至于化则生，生不已矣。特冲和之气，其生有常。偏胜之气，其生不测。冲和之气，无地不生。偏胜之气，或生或不生耳。故沸鼎炎碓、寒泉磳结，其中皆可以生虫也。崔豹古今注，载火鼠生炎洲火中。绩其毛为布，入火不燃。今洋舶多有之。先兄晴湖蓄数尺，余尝试之。又神异经，载冰鼠生北海冰中，穴冰而居，啮水而食。岁久大如象，冰破即死。欧罗巴人曾见之。谢梅庄前辈，戍乌里雅苏台时，亦曾见之。是兽且生于火与冰矣。其事似异，实则常理也。

【译文】

田松岩先生说，小时住在易州的神石庄，偶然和小僮们在马棚里玩，看见煮豆的锅，凸起了十几个铁泡，泡都是狭长形的。小僮用石头砸破了一个泡，里面有一条半寸多长的虫，样子像柳树上的蠹虫，微微发红，只有四条短腿和头是黑色的。这只虫油光发亮，取出来时还蠕动。于是小孩们把铁泡一一都砸开了，一个泡里有一条虫，虫的形状都一样。田先生还说，头等侍卫常君青，于乾隆十八年戌守西域卓帐南山下。山半腰有两丈多长的瀑布，水很甜。冬天水冻住了，驻军便到河中取水。河水湍急而水质很冷，人食用后得病，不得已又去凿瀑布的冰。刚凿开了一个眼，便有无数冰丸随着水涌出来，形状都像橄榄。破开冰丸，里面有白色的虫子，像蚕。它的嘴和腿都是深红色，莫非就是所谓的冰蚕？这种虫和在铁锅的泡里烧不死的虫一样，可以说是奇闻了。然而天地的气，一动一静，相互为彼

此所依，极阳之内必然伏着阴；极阴之内必然伏着阳。八卦也是相互对应的：“坎”的图形是二阴包着一阳；“离”的图形是二阳包着一阴。六十四卦，阳极在乾，就是一阴生；下面便是“垢”。阴极在坤，即一阳生，下面便是“复”。在相对静止之时，阴阳都处于抑制状态，两者性状都不明显。但当阴阳活跃起来，性状明显，以致相互转化，万物就不停地化生了。只是冲和的气，它的化生有一定规律；偏胜的气，它的化生就难以预料。冲和的气，什么地方都可以化生；偏生的气，有时化生有时不化生。所以在炽热的铁锅下，冰冻的寒泉中，都可以生出虫来。崔豹的《古今注》中载，火鼠生长在炎洲的火里，用它的毛织成布，进入火里不燃烧。西洋货中这种布很多。先兄晴湖存了几尺，我曾试验过。还有《神异经》中载，冰鼠生在北海的冰里，住在冰洞里，以冰充饥。时间长了就长到大象那么大，把冰洞撑破它就死了。欧洲人曾见过这种冰鼠。谢梅庄前辈戍守乌里雅苏台时，也曾见过。火鼠、冰鼠生活在火与冰中，这种事虽然奇异，但也在情理之中。

【原文】

数皆前定。故鬼神可以前知。然有其事尚未发萌，其人尚未举念，又非吉凶祸福之所关，因果报应之所系，游戏琐屑，至不足道，断非冥籍所能预注者，而亦往往能前知。乾隆庚寅，有翰林偶遇乩仙，因问宦途。乩判一诗，曰：春风一笑手扶筇，桃李花开泼眼浓。好是寻香双蛱蝶，粉墙才过巧相逢。茫不省为何语。俄御试翰林，以编修改知县。众谓次句，隐用河阳一县花事，可云有验。然其余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閤者扶杖蹇出。盖朝官仆隶，视外吏如天上人。司閤者得主人外转信，方立磚上，喜而跃，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损其胫，故杖而行也。数日后，微闻一日遣二仆，而罪状不明。旋有泄其事者，曰：二仆皆谋为司閤，而无如先已有跛者。乃各因饰其妇，俟主人燕息，诱而蛊之。至夕，一妇私具饼饵，一妇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书斋廊下。猝然相触，所赍俱倾，愧不自容，转怒而相诟。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于是诗首句三四句并验。此乩可谓灵鬼矣。然何以能前知此等事，终无理可推也。（马夫人雇一针线人，曾在是家，云二仆谋夺司閤则有之。初无自献其妇意。乃私谋于一黠仆。黠仆为画此策。均与约，是日有暇，可乘隙以进，而不使相知，故致两败。二仆逐后，黠仆又党附于跛者，邀游妓馆，跛者知其有伏机，阳使先往待，而阴告主人往捕。故黠仆亦败。嗟乎，一州县官司閤耳，而此四人者，互相倾轧，至辗转多方而不已。黄雀螳螂之喻，兹其明验矣。附记之以著世情之险。）

【译文】

运数都是前定，所以鬼神可以先知。有的事没有迹象，当事人还没有这念头，

而且无关吉凶祸福、因果报应，不值一提，决不可能写在阴间的生死簿上，但也往往能先知。乾隆庚年，有位翰林偶然遇上了乩仙，便问自己的仕途情况。乩仙判下一诗道：“春风一笑年扶筇，桃李花开泼眼浓。好是寻香双蛱蝶，粉墙才过巧相逢。”他茫然不知是什么意思。不久，翰林经皇上测试，被外放为知县。大家说这首诗的第二句隐用河阳一县花的故事，可以说是应验了。但其余几句还是不明白。等到同年们上门祝贺，把门人拄了拐杖出来了。大概是朝官的仆从们把外放的官员看作天上人。这仆从得到主人外放的消息，正站在台阶上，高兴得跳起来叫：“我今天登仙了！”不料失足摔坏了脚脖子，所以拄拐杖行走。几天后有消息说翰林一天里打发走了两个仆人，但罪状不清楚。随后便有人透露出消息说：“这两个仆人都要谋求看门人的职位，可是都被那个摔坏脚脖子的先占了。于是这两人都把自己的老婆打扮起来，等主人休息时来诱引他。晚上，一个妇人偷偷地带着点心，一个妇人偷偷地带着茶，都在黑暗中摸索着来到书房的廊下，却突然撞在一起，手中的东西都打翻了，两人恼羞成怒，相互骂了起来。主人不想深究，就把她们打发走了。诗的首句及三四句都应验了。这个乩仙怎么能预先知道这些事？真是无从解释。

【原文】

余官兵部尚书时，往良乡送征湖北兵，小憩长新店旅舍，见壁上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曰：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曰：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飞。末题晴湖二字。是先兄字也。然语意笔迹，皆不似先兄。当别一人。或曰有郑君名鸿撰，亦字晴湖。

【译文】

我任兵部尚书时，有一次，去良乡为出征湖北的官兵们送行，在长辛店旅馆稍事休息。只见旅店的墙壁上题有《归雁诗》二首，其一是：“料峭西风雁字斜，深秋又送汝还家。可怜飞到无多日，二月仍来看杏花。”其二是：“水阔云深伴侣稀，萧条只与燕同归。惟嫌来岁乌衣巷，却向雕梁各自飞。”末尾题有“晴湖”二字，这是先兄的字啊。然而，那诗的语意及题写的笔迹都不是先兄的风格，该是另一个人。有人说：“有一位名叫郑鸿撰的先生，他的字也是‘晴湖’。”

【原文】

偶见田侯松岩，持画扇。笔墨秀润，大似衡山。云其亲串德君芝麓所作也。上有一诗，曰：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樽坐，看我骑驴过板桥。风味悠然，有尘外之致。复有德君题语，云是卓悟庵作。画即画此诗意，故并

录此诗。殆亦爱其语也。田侯云，悟庵名卓礼图。然不能详其始末。大抵沈于下僚者。遥情高韵，而名氏翳如。录而存之，亦郭恕先之远山数角耳。

【译文】

偶然间看见田松岩先生拿着一把画扇，笔墨秀雅圆润，很像文征明的风格，说是他的亲戚德芝麓所作。上面有一首诗，说：“野水平沙落日遥，半山红树影萧条。酒楼人倚孤樽坐，看我骑驴过板桥。”风味自然超脱，有出尘的风致。还有德先生的题词，说诗是卓悟庵所作，图画便是画这首诗的意思，所以把诗一起抄录在上面，大概也是喜爱这首诗的。田先生说，悟庵名卓礼图，但不能详细地讲出他的经历。大概是长期担任微小的官职，性情文思高雅，但姓名却不显著。这里记录保存，也算是郭恕先画的远山，只露出几个山头罢了。

【原文】

古人祠宇，俎豆一方，使后人挹想风规，生其效法，是即维风励俗之教也。其间精灵常在， 礲如闻者，所在多有；依托假借，凭以猎取血食者，间亦有之。相传有士人宿陈留一村中，因溽暑散步野外。黄昏后，冥色苍茫，忽遇一人相揖。俱坐老树之下，叩其乡里名姓。其人云：君勿相惊，仆即蔡中郎也。祠墓虽存，享祀多缺；又生叨土流歿不欲求食于俗辈。以君气类，故敢布下忱。明日赐一野祭可乎？士人故雅量，亦不恐怖，因询以汉末事。依违酬答，多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语，已窃疑之；及询其生平始末，则所述事迹与高则诚《琵琶记》纤悉曲折，一一皆同。因笑语之曰：资斧匱乏，实无以享君，君宜别求有力者。惟一语嘱君：自今以往，似宜求《后汉书》、《三国志》、中郎文集稍稍一观，于求食之道更近耳。其人面瘠彻耳，跃起现鬼形去。是影射敛财之术，鬼亦能之矣。

【译文】

在古人的祠堂里，都祭祀着某一方面的人。这能使后人联想到教化，从而学习效法，这就起到了维持风化的作用。这里有许多古人精灵常在，极为灵验。冒名假托，借以猎取祭祀的，也是有的。传说有个士子宿在陈留的一个村子里，因天热在野外散步。黄昏之后，暮色苍茫，忽然遇见一个人来作揖搭话。士子和这人坐在老树下，问起他的籍贯姓名。这人说：“你不要怕，我就是蔡邕。我的祠堂、坟墓虽然还在，但不大有人祭祀了。而我生前是个士人，死后还不愿意向那些世俗之辈求祭。因为和你气味相投，所以来说说我的心情。明天在这儿祭奠我一次行么？”士子一向度量宽宏，也不害怕，随便问起汉代末年的事。但鬼回答的模棱两可，大多是《三国演义》中的内容，士子便因而生疑。待问及鬼的生平情况，鬼所叙述的详细情况，一一都与高则诚的《琵琶记》中情节相合。于是士子笑道：“我不大

富裕，实在无力祭奠你，你应该去求富裕的人。我还有一句话嘱咐你；以后似乎应该找来《后汉书》、《三国志》和《蔡中郎集》翻翻，这样你再装蔡邕出去求祭，就更像一些了。”鬼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跳起来显了鬼的原形跑了。这个故事是在影射某些人骗取财物，其实鬼也会这种骗术。

【原文】

梁磚堂言，有客游粤东者，妇死，寄柩于山寺。夜梦妇，曰：寺有厉鬼，伽蓝神弗能制也。凡寄柩僧寮者，男率为所役，女率为所污。吾力拒，弗能免也。君盍讼于神。醒而忆之了了。乃炷香祝曰：我梦如是。其春睡迷离耶？意想所造耶？抑汝真有灵耶？果有灵，当三夕来告我。已而再夕梦皆然。乃牒诉于城隍。数日无。一夕，梦妇来，曰：讼若得直，则伽蓝为失纠举，山神社公为失约束，于阴律皆获谴。故城隍踌躇未能理。君盍再，具牒，称将诣江西诉于正乙真人。则城隍必有处置矣。如所言，具牒投之。数日，又梦妇来，曰：昨城隍召我。谕曰：此鬼原居此室中，是汝侵彼，非彼摄汝也。男女共居一室，其仆隶往来，形迹嫌疑，或所不免。汝诉亦不为无因。今为汝重笞其仆隶，已足谢汝。何必坚执奸污，自博不贞之名乎？从来有事不如化无事，大事不如化小事。汝速令汝夫移柩去，则此案结矣。再四思之，凡事可已则已，何必定与神道争，反激意外之患。君即移我去可也。问城隍既不肯理。何欲诉天师，即作是调停。曰：天师虽不治幽冥，然遇有控诉，可以奏章于上帝。诸神弗能阻也。城隍亦恐激意外患，故委曲消弭。使两造均可以已耳。语讫，郑重而去。其夫移柩于他所，遂不复梦。此鬼苟能自救，即无多求，亦可云解事矣。然城隍既为明神，所司何事？毋乃聪明而不正直乎？且养痍不治，终有酿为大狱时。并所谓聪明者，毋乃亦通蔽各半乎。

【译文】

梁豁堂说：有位客人出外旅游，走到粤东地区，不幸死了妻子，他便把妻子的灵柩寄放在山上的一座庙里。一天夜里，这位客人梦见妻子对他说：“这座庙里有个恶鬼，庙里的伽蓝神管不了他。凡寄居在庙里的魂灵，男的都得听他的驱使，女的都要遭他的污辱，我曾竭力拒绝他，结果也未能幸免。您是否到神明那里告他一状？”这位客人醒来后，梦中的情景仍记得十分清楚，于是他焚香祝告说：“我做了这么个梦，是因为睡迷糊了呢？还是因为我平时放心不下所造成的呢？抑或是你真地显了灵？如果你真有灵，三天之内再告诉我一声。”第二天夜里，他果然又做了个同样的梦。于是，他写了状纸，告到了城隍那里，可一连几天，毫无动静。一天夜里，这位客人又梦见妻子说：“如果您的官司打赢了，那么伽蓝神就会背上失察的罪名，山神土地也要承担管教不严的罪责，按阴间的法律都要受到制裁，所

以城隍一直犹豫不决，对此事未能及时处理。您可以再写状纸，声称将要去江西找正乙真人告状，城隍迫于压力，一定会处置那个恶鬼。”这位客人按妻子的指点，又写了投诉状。过了几天，他又梦见妻子对他说：“昨天城隍召见了，对我说：‘此鬼原来就住在这间房子里，你来后，占了他的地方，并不是他主动摄取了你。你们男女二鬼同住一屋，他的仆们从来来往，怎能不起疑心，传出点儿闲话，也是在所难免。你告他的状不是没有原因。如今，我已经命人狠揍了他的那些仆从，替你出了气，你应该满足了，为什么非要坚持说是他奸污了你，落个不贞洁的坏名声？从来有事不如化作无事，大事不如化作小事。你赶快通知你丈夫把你的灵柩移走，这个案子就算彻底了结了。’我再三考虑，凡事能了就算了，何必非要同神道争锋，弄不好还要激发意外的祸患。您还是把我移走吧。”这位客人问：“开始，城隍对此案拖着不肯办，怎么一说要告到正乙天师那里，他就马上出面调停了呢？”他妻子说：“天师虽然不管阴间的事，可是遇到有控诉状告上来，他可以直接向上帝奏明，诸神谁也不能阻挡。城隍怕天师出面后，会产生意外，所以急忙出来调停，采取了这么个折衷的办法，使双方都能接受。”说罢，郑重离去了。这位客人按照妻子的嘱咐，把她的灵柩移走了，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梦。这位女鬼不过是为了自我拯救，除此以外别无他求，也可以算是明白事理的了。然而，城隍既是聪明之神，他应该知道自己该管什么。如此处理问题实在聪明，只是太不正直了。况且养痍不治，终归要酿成大患。看来所谓聪明人，也是聪明、糊涂各占一半啊。

【原文】

田白岩言，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但闻声而不见形。亦时预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莫能屈也。一日，有请见其形者。狐曰：欲见吾真形耶？真形安可使君见。欲见吾幻形耶，是形既幻，与不见同。又何必见。众固请之。狐曰：君等意中，觉吾形何似。一人曰：当庞眉皓首。应声即现一老人形。又一人曰：当仙风道骨。应声即现一道士形。又一人曰：当星冠羽衣。应声即现一仙官形。又一人曰：当貌如童颜。应声即现一婴儿形。又一人戏曰：庄子言姑射神人，绰约若处子。君亦当如是。即应声现一美人形。又一人曰：应声而变，是皆幻耳。究欲一睹真形。狐曰：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大笑而去。子青曰：此狐自称七百岁，盖阅历深矣。

【译文】

田白岩说济南的朱子青和一只狐狸做朋友，只听见声音而不见形体。狐狸也常常参加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谁也不能使它屈服。一天有人要求见它。狐狸说：

“你想见我的真形么？真形怎么叫你看见？你想见我的幻形么？这个形体既然是幻化的，就和不见一样。又何必见？”众人坚持。狐狸说：“在你们的想像中我的形体应该像什么？”一个人说应该是一个长眉白发的老人。狐狸应声就变作一个老人。又一人说应该是仙风道骨。应声变作一个道士。又一人说应该头戴星冠，身穿羽毛。又应声变作一个仙人。又一人说：“应该相貌像儿童。”应声变作一个婴儿。又一人开玩笑说庄子说姑射山的神人像处女。你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又应声变作一个美人。又一人说应声而变，这些都是幻形。还是想看真形。狐狸说：“天下这么大，谁肯把真面目展示在别人面前？却只要我露出真面目来么？”说完它大笑着走了。子青说这只狐狸自称七百岁，阅历够深了。

【原文】

舅氏实斋安公，曰：讲学家例言无鬼。鬼吾未见，鬼语则吾亲闻之。雍正壬子乡试，返宿白沟河。屋三楹，余住西间，先一南士住东间。交相问讯，因沽酒夜谈。南士称与一友为总角交。其家酷贫，亦时周以钱粟。后北上公车。适余在某巨公家，司笔墨。悯其飘泊，邀与同居。遂渐为主人所赏识。乃摭余家事，潜造蜚语，挤余出而据余馆。今将托钵山东。天下岂有此无良人耶？方相与太息，忽窗外呜呜有泣声。良久，语曰：尔尚责人无良耶？尔家本有妇，见我在门前买花粉，诡言未娶，诳我父母，赘尔于家。尔无良否耶？我父母患疫，先后歿。别无亲属，尔据其宅，收其资，而棺衾祭葬，俱草草，与死一奴婢同。尔无良否耶？尔妇附粮艘寻至，入门，与尔相诟厉，即欲逐我。既而知原是我家，尔衣食于我，乃暂容留。尔巧说百端，降我为妾，我苟求宁静，忍泪曲从。尔无良否耶？既据我宅，索我供给，又虐使我，呼我小名，动使伏地受杖。尔反代彼揪我项背，按我手足，叱我勿转侧。尔无良否耶？越年余，我财产衣饰，剥削并尽，乃鬻我于西商。来相我时，我不肯出，又痛捶我，致我途穷自尽。尔无良否耶？我歿后不与一柳棺，不与一纸钱，复褫我敝衣，仅存一裤。裹以芦席，葬丛冢。尔无良否耶？吾诉于神明，今来取尔，尔尚责人无良耶？其声哀厉，僮仆并闻。南士惊怖，瑟缩莫措一词，遽然仆地。余虑或牵涉，未晓即行。不知其后如何。谅无生理矣。因果分明，了然有据。但不知讲学家见之，又作何遁词耳。

【译文】

我的舅舅安实斋先生说：“道学家都说世上没有鬼。鬼我没有看见过，鬼语倒是听到过。雍正十年，我参加乡试，回来时住在白沟河。这是三间房，我住西间，先有一位南方人住在东间。彼此打了招呼，于是买来酒夜谈。南方人说他和一个朋友是自小的交情。他家极穷，我时常给他钱粮接济他。后来他到京城参加会试，

正好我在某大财主家当师爷，因同情他飘泊不定，便邀请他同住。渐渐地他受到主人的赏识，于是又搜集我的家事，暗中编造流言蜚语，把我排挤出来，而他占了我的位置。如今我只好到山东去求人混口饭吃。天下哪有这种没有良心的人呢？两人正在相对叹息，忽然窗外有呜呜的哭声，哭声延续了好久，外面有人说道：“你还责备别人没有良心？你家中本来有妻子，见我在门前买花粉，撒谎说没结婚，骗我的父母，入赘于我家。你说你怎么样？我的父母得病，先后去世。因为没有别的亲戚，你便占据了他们房子和财产，而他们的棺材、寿衣以及祭祀、葬礼等，你都草草了之，好像死的是奴仆婢女一样。你说你有良心么？你妻子搭乘粮船找上了门，和你大吵大骂，要马上赶我走。后来得知这是我的家，你的衣食都靠我，这才暂时允许留下我。你花言巧语地把我降为妾；而我只图安静，便忍泪勉强答应了。你说你有良心么？之后你们占了我的房子，要我供吃供喝，又虐待使唤我，叫我的小名，动不动就让我趴在地上打我。你反而帮着她按着我的脖子、后背和手脚，还呵斥我不准转动。你说你有没有良心？过了一年多，你把我的财产衣饰都剥削光了，便把我卖给了西北的商人。商人来相我时，我不肯出来，你又痛打我。以致我走投无路而自尽了。你说你有良心么？我死后你连一口棺材也不给我，连点纸钱也不烧，还把我的衣服扒去，仅留下一个短裤，然后用芦席一裹，埋在乱葬岗子。你说你有没有良心？我已告到神灵那儿，今天就来索你的命，你还在责备别人没有良心。”声音极为凄惨，僮仆们也都听见了。南方人惊恐万状，瑟缩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突然他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担心受牵连，天不亮就出发了。不知后来怎样，可能这南方人没有命了。这件事因果清楚、证据确凿。但不知道学家听了，又会有什么辩解。

【原文】

张浮槎秋坪新语，载余家二事。其一记先兄晴湖家东楼鬼。此楼在兄宅之西，以先世未析产时，楼在宅之东，故沿其旧名。其事不虚，但委曲未详耳。此楼建于明万历乙卯，距今百八十四年矣。楼上楼下，凡缢死七人，故无敢居者。是夕不得已开之，遂有是变。殆形家所谓凶方欤。然其侧一小楼，居者子孙蕃衍，究莫明其故也。其一记余子汝侏临歿事，亦不得六七。惟作西商语索逋事，则野鬼假托以求食。后穷诘其姓名居址年月，与见闻此事之人，乃词穷而去。汝侏与债家涉讼时，刑部曾细核其积逋数目，具有案牘，亦无此条。盖张氏纪氏为世姻，妇女递相述说，不能无纤毫增减也。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他人记吾家之事，其异同吾知之，他人不能知也。然则吾记他人家之事，据其所闻，辄为叙述，或虚或实或漏，他人得而知之，吾亦不得知也。刘后村诗

曰：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得管，满村听唱蔡中郎。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矣。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劝惩之旨，不颠倒是非如碧云誓，不挟恩怨如周秦行记，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不绘画横陈如秘辛，冀不见诋于君子云尔。

【译文】

张浮槎《秋坪新语》记载我家的两件事，其中一件记述我已故兄长晴湖家东楼的鬼（这座楼在兄长宅子西边，因为上代没有分家时，楼在大宅子的东边，所以沿用旧时的叫法），这件事不假，但细节记得不够详尽而已。这座楼建筑于明朝万历四十三年，距离现在一百八十四年了。楼上楼下，一共吊死过七个人，所以没有人敢住。当天晚上，事不得已打开这座楼，就发生那样的变故。这大概是看风水的人所讲的凶方吧？不过，在旁边的一座小楼，居住的人家却子孙繁衍，真是不知什么原故。另外一件记载我儿子汝侒临死时的事，也有六七分的准确。只是西北商人附身说话讨债的事，却是野鬼假装来骗取供品。后来认真追问西北商人的姓名、住址、年月和见过听过这件事的人，野鬼才无话而去。汝侒和债主打官司时，刑部曾经仔细核对过他欠债的数目，都有文件记录，也没有这件事。原来张姓和纪姓世代婚姻，妇女们相互传说，不会没有一点增减的。哎，所见相同而讲法不同，所听相同而讲法不同，传闻相同而讲法又不同，鲁国史书还这样，何况野史小说呢！别人记录我家的事情，哪些符合事实，哪些不符合，我是知道的，其他人不能知道。那么，我记录别人的事，是根据听说的人转述的，有的假，有的真，有的遗漏，人家会知道，我也不会知道的。刘后村的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可见并非今天才如此，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只要不丧失忠厚的意思，稍为保存劝善惩恶的目的，不像《碧云誓》那样颠倒是非，不像《周秦行记》那样带着个人恩怨，不像《会真记》那样描绘才子佳人，不像《杂事秘辛》那样描写男女淫乱，希望不会被君子所唾弃就是了。

附：

【原文】

亡儿汝侏，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作八比。乙酉举于乡，始稍稍治诗古文，尚未识门径也。会余从军西域，乃自从诗社才士游，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后依朱子颖于泰安。见聊斋志异抄本，（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沈沦不返，以迄于亡故。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惟所作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礫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

【译文】

亡儿汝侏生于乾隆九年，小时很聪慧。没读多少书，便能作八股文。乾隆三十年中了举人，这才开始钻研诗和古文，但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时值我从军西域，他便自己结识了诗社的成员，于是误入公安、竟陵两派。后来又在泰安跟朱子颖学习，读到《聊斋志异》抄本，又误入它的窠臼，竟然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直到病故。他的遗诗遗文，只交给了孙子树庭等人，作为遗物，我没有加以编排。唯有他所写的杂记，还没成书。其中有的写些琐事，还可采用，因此选择了几条，附录在此，以不埋没他忍冻熬夜写作的辛苦。同时又惋惜他误入歧途，一事无成，却只靠这种无关著书立说的文字来留下自己的名字。

【原文】

花隐老人居平陵城之东、鹊华桥之西，不知何许人，亦不自道真姓字。所居有亭台水石，而莳花尤多。居常不与人交接，然有看花人来，则无弗纳曳杖，伛偻前导，手无停指，口无停语，惟恐人之不及知，不及见也。园无隙地，殊香异色，纷纷拂拂，一往无际。而兰与菊与竹，尤擅天下之奇。兰有红有素，菊有墨有绿。又有丹竹纯赤，玉竹纯白。其他若方若斑，若紫若百节，虽非目所习见，尚为耳所习闻也。异哉物之聚于所好。固如是哉。

【译文】

花隐老人住在平陵城以东，鹊华桥以西，不知他是何许人，他也从不披露自己的真名实姓。他的居所里遍是亭台水石，而且植有很多花草。花隐老人不喜欢交游，然而，如果有人来看花，他却从不拒绝。他每每拄着拐杖、伛偻着身子做前

导，手里不停地比划着，嘴里不停地说着，唯恐别人忽略了什么。园子里几乎没有空隙，到处是殊香异色，纷纷拂拂地一眼看不到边际。其中的兰花、菊花和竹子，更称得上是天下之珍奇了。兰花中有红色的和白色的，菊花中有墨菊和绿菊。更有两种竹子，一种全身赤红，一种上下纯白。竹子的形状也是千奇百怪，有方形的，全身长满了斑点；有紫色的，仿佛生有百结。这些奇花异木，非人们所能常见，只不过是常听人说起而已。物之聚于所好，这话真是不假。

【原文】

士人某寓岱庙之环咏亭。时已深冬，北风甚劲。拥炉夜坐，冷不可支，乃息烛就寝。既觉，见承尘纸破处有光。异之，披衣潜起，就破处审视。见一美妇，长不满二尺，紫衣青衿，著红履，纤瘦如指，髻作时世妆，方瘠火炊饭。灶旁一短足几，几上锡槃荧然。因念此必狐也。正凝视间，忽然一嚏。妇惊，触几灯覆，遂无所见。晓起，破承尘视之，黄泥小灶，光洁异常。铁釜大如碗，饭犹未熟也。小锡槃倒置几下，油痕狼籍。惟蒸火处纸不燃，殊可怪耳。

【译文】

某士子住在岱庙的环咏亭。当时已是深冬，北风劲吹。他夜里围着炉火坐，冷得受不了，便灭灯就寝。他醒来，看见天棚纸破处有光亮。他觉得奇怪，悄悄地披衣起来，从破口处观察。发现有一个美丽的妇人，不到二尺高，身穿镶着青边的紫衣，套着红鞋，脚只有指头那么粗，梳着当时流行的发髻，正在烧火做饭。灶旁有一个短腿几，几上立着一盏锡灯架，灯光如豆。他心想这肯定是狐狸。正在凝视之间，他忽然打了一个喷嚏，妇人一惊，碰到了矮几，把灯弄倒了，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早上，士子弄破了天棚查看，只见有黄泥筑的小灶，非常光洁。铁锅有碗那么大，里面的饭还没有熟。小锡灯架倒在几下，油迹狼藉一片。只是烧火处棚纸没有烧着，真是怪事。

【原文】

徂徕山有巨蟒二，形不类蟒，顶有角如牛。赤黑色。望之有光。其身长约三四丈，蜿蜒深涧中。涧广可一亩，长可半里。两山夹之中，一隙仅三尺许。游人登其巅，对隙俯窥，则蟒可见。相传数百年前，颇为人害。有异僧禁制，遂不得出。夫深山大泽，生龙蛇，似此亦无足怪。独怪其蜷伏数百年；而能不饥渴也。

【译文】

徂徕山有两条巨蟒，形状不像一般蟒蛇，头顶有像牛一样的角，红黑色，望过去闪闪发光。巨蟒身体约三四丈长，蜿蜒地栖息在深涧里。这条山涧面积有一亩，长达半里，在两山夹峙之中，有一处空隙只有三尺多阔。游人登上山顶，对空隙处

低头俯视，就可见到巨蟒。相传几百年前，常会伤害游人。有个神异的僧人把蟒禁制住，蟒就爬不出来了。深山大泽之中，是会生长龙蛇的，像这样的蟒也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它潜伏几百年，却不会感到饥渴。

【原文】

泰安韩生，名鸣岐，旧家子，业医。尝夤夜骑马赴人家，忽见数武之外有，有巨人长十余丈。生胆素豪，摇鞞径过。相去咫尺，即挥鞭击之。顿缩至三四尺，短发蓬毳，状极丑怪。唇吻翕辟，格格有声。生下马执鞭逐之，其行缓止，蹒跚地上，意颇窘。既而身缩至一尺，而首大如瓮，似不胜载，殆欲颠仆。生且行且逐，至病者家，乃不见。不知何怪也。汶阳范灼亭说。

【译文】

泰安的韩某，名叫鸣岐，是位大族子弟，以医为业。深夜他骑马到一个人家去，忽然看见几步之外，有个巨人高十多丈。韩某一向胆大，放马竟走过去。离有咫尺远的时候，他便挥鞭打去，这巨人顿时缩到三四尺高，蓬头垢面，样子极为丑陋。这怪物嘴还一张一合，发出格格的响声。韩某下马挥鞭追赶，怪物动作迟钝，在地上蹒跚而行，极为窘迫。随后它的身子缩到一尺高，而头却像瓮那么大，好像要支撑不住了，几乎要摔倒。韩某一边走一边追，到了患者的家，怪物不见了。不知这是什么怪物。这是汶阳人范灼亭讲的。

【原文】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吴林塘年五旬，时居太平馆中，余往为寿。座客有能为烟戏者，年约六十余，口操南音，谈吐风雅。不知其何以戏也。俄有仆携巨烟筒来，中可受烟四两。燃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顷方尽。索巨碗沦苦茗，饮讫，谓主人曰：“为君添鹤算可乎？即张吻吐鹤二只，飞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盘。双鹤穿之而过，往来飞舞，如掷梭然。既而嘎喉有声，吐烟如一线，亭亭直上，散作水波云状。谛视皆寸许小鹤，翩翩左右。移时方灭。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俄其弟子继至，奉一觞与主人，曰：吾技不如师，为君小作剧可乎？呼吸间，有朵云缥缈筵前。徐结成小楼阁，雕栏绮窗，历历如画。曰：此海屋添筹也。诸客复大惊。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亦无以喻是矣。以余所见诸说部，如掷杯化鹤顷刻开花之类，不可殚述。毋亦实有其事，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终不信也。

【译文】

戊寅年五月二十八日，是吴林塘先生五十寿辰。当时，他住在太平馆，我便去那里为他祝寿。在座的客人当中，有一位能以吸烟做游戏。这人约有六十多岁，操南方口音。他谈吐风雅，出语不俗。不知他将要做什么游戏。过了一会儿，有

个仆人给他拿来一支大烟袋，烟锅里足足可以装四两烟叶。他接过烟袋，点着火便吸了起来，边吸边咽，将烟都吞进了肚里，有一顿饭的功夫，烟吸完了，他又耍了一大碗浓茶喝了下去，然后对主人吴先生说：“我呼唤两只仙鹤，一同来为您祝寿吧？”说着，张开嘴吐出一口浓烟，那烟转眼化作两只仙鹤，飞向大厅一角；他又慢慢地吐出一道烟圈，大小与盘子相仿，仙鹤由烟圈中穿来穿去，往返飞舞，如玉女穿梭。随后，他咳了一声，吐出了一条烟线，这条烟线直挺挺地冲向上方，渐渐散开去，像是水波状云雾。仔细一看，那云雾又变作许多一寸左右的小仙鹤，在厅内徘徊飞翔，过了半天，才逐渐消失。众人对眼前的景像目所未睹，皆惊异非常。不一会儿，他的弟子也走上前来，先为主人敬上一杯酒，然后说：“我的本事比不上老师，只能为您表演个小戏法儿。”说着他吸了一口气，再向空中一吐，便有一朵祥云在酒宴前缥缈隐现，慢慢地变成一座小楼阁，楼阁上雕栏绮窗历历在目，如同画幅一般。这位弟子说：“此为‘海屋添筹’之意。”众宾客又大为惊讶，认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的情景，也无法与眼前的境界相提并论。以我所见的野史小说而言，如“掷杯化鹤”“顷刻开花”之类的故事实在不少了，说不定是实有其事的，后人大都不信其有，恐怕是少见多怪之故吧？不过，这种事倘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

【原文】

豫南李某，酷好马。尝于遵化牛市中，见一马。通体如墨，映日有光，而腹毛则白于霜雪。所谓乌云托月者也。高六尺余，骏尾髯然。足生爪，长寸许。双目莹澈如水精。其气昂昂如鸡群之鹤。李以百金得之。爱其神骏，喂秣必身亲。然性至犷劣，每覆障泥。须施绊锁，有力者数人，左右把持，然后可乘。按辔徐行，不觉其驶，而瞬息已百里。有一处去家五日程，日午就道，比至，则日未衔山也。以此愈爱之。而畏其难控，亦不敢数乘。一日，有伟丈夫碧眼虬髯，礲门求见，自云能教此马。引就枥下，马一见即长鸣。此人以掌击左右肋，始弭耳不动。乃牵就空屋中，阖户与马盘旋。李自隙窥之，见其手提马耳，喃喃似有所云。马似首肯。徐又提耳喃喃如前，马亦似首肯。李大惊异，以为真能通马语也。少间，启户，引缰授李。马已汗如濡矣。临行谓李曰：此马能择主，亦甚可喜。然其性未定，恐或伤人。今则可以无虑矣。马自是驯良。经二十余载，骨干如初。后李至九十余而终，马忽逸去，莫知所往。

【译文】

河南南部的李某，十分喜欢马匹。他曾在遵化的牛市上看到一匹马，全身像墨那样黑，在太阳下闪闪发亮，但腹部的毛比霜雪还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乌云

托月马。马有六尺多高，鬃毛尾巴卷起，蹄下生有爪子，一寸多长。双眼明净像水晶，气概高昂像鹤立鸡群。李某用一百两银子买下，喜爱这匹马的神采骏逸，喂草料时一定亲自动手。但这匹马脾气十分凶恶，每次放上障泥时，一定要把它绑紧，叫几个有力气的人把马四面拉住，才可以骑坐。提着马缰，从容地奔跑，还没有觉得它快跑，一下子就跑过百里路了。有个地方，离开李某家有五日路程。骑这匹马在午前上路，到达时，太阳还没有下山呢。因此，李某更加喜爱这匹马，但又怕难以驾驭，也不敢经常骑它。有一天，有个绿眼睛卷胡子的大汉上门求见，自称会调教这匹马。李某就把大汉带到马厩，马一见大汉就高声嘶叫。大汉用手掌拍打马的左右两肋，这匹马才俯首帖耳，不再乱动。大汉把这匹马拉到一间空屋子里，关上门和马兜圈子。李某从门缝中偷看，只见大汉手提着马耳朵，轻轻地说些什么话，马好像点头同意。慢慢地大汉又提着马耳朵，像前次那样轻轻地说些什么话，马也好像点头同意。李某大吃一惊，以为大汉真是会讲马语的。过了一会，大汉开门出来，把缰绳交给李某，这匹马已经浑身大汗了。大汉临走时对李某说：“这匹马会选择主人，也是十分可喜的事。但它的性情未定，恐怕会伤害人。现在就可以不必担心了。”这匹马从此变得很驯良，过了二十多年，骨架精力仍然和从前一样。后来，李某活到九十多岁去世，这匹马忽然逃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